近思錄集注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桐鄉陸費逵總勘
杭縣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重刻近思錄序

卜子云切問而近思近思云者將以收其放心也操之則存其固有之良舍之則亡其本來之善聖狂殊途只爭克念與否耳朱子近思錄一編爲學者切要之橐鑰所當朝夕循誦以發深省者也 省厓使者視學西江頃語予云江右爲人文之藪代有英賢輶軒所及課士命題類多博通淹雅斐然可觀若再勗以先儒心性經術之精修己治人之要其所進當不止是因囑刊近思錄徧布學宮俾知蹬躡爰與方伯廉使觀察諸公共商剞劂梓成因弁簡端併敬告以勗多士

嘉慶十九年歲在甲戌春二月初吉長白先福謹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序

學術與治術一以貫之者也古之聖賢戒慎恐懼主敬存誠默察乎天命民彝之本體驗於躬行實踐之餘而天地之所以裁成民物之所以發育經曲之所以燦陳與夫一切制度文爲之淆列而與時損益以各適其宜者悉於是乎出推之人心而同放之天下而準故學爲有本之學而治爲可久之治況夫學術醇則風尚端膠庠稽古之士範身名教而鄉里之薰其德而善良者效可立覩又爲裨益政教之急務乎歐陽子曰教學之法本於人性磨揉遷革使趨於善至於禮讓興行而風俗醇美然後爲學之成誠哉是言也

國家以經義育才自太學以迄郡州縣莫不立之學而設之官教之之法則使人日誦習五經四子書以講求義理之精爲升選登進之階海内之士爭自濯磨學術畫然一出於正以應

朝廷之選者蓋百七十餘年矣竊嘗思之人受天地之中以生而治以協天地之大同道者所由適於治之路也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治集於孔子孔子之道著於孟子秦火以後漢之江都隋之河汾唐之昌黎皆能闡發道義力任正學然或見其本而倚於偏或窺其廣大而未極乎精微其他紛紜舛錯解經而不得聖人之用心者指不勝屈於異端害道又何責焉宋周程張朱諸大賢出剖晰於理欲之微並進乎知行之功密動靜之交養見内外之合一由小學以及大學由治己而推之治世鉅細精粗本末始終莫不同條而共貫體立而用行然後千古之道統治法燦然以明而後世得有所取法今科場

功令命題一本五經四子書其援引傳說必以朱子爲斷誠以朱子之道孔孟之道也夫聖人之道高矣美矣而朱子引之以近聖人盡其性推而行之以盡人物之性極於贊化育參天地而朱子則教學者慎之於思昔呂東萊先生過寒泉精舍朱子留與閱周程張四家

之書擇其切實粹精裨於性情心術之正人生日用之恆經世宰物之宜者得六百二十二條分爲十四卷名曰近思錄其後往復商榷久而始定以此爲下學切要工夫且曰近思錄四子書之階梯四子書五經之階梯也然則士生

聖教昌明之會誦聖賢之書志聖賢之志學聖賢之學以仰體

聖人之化者舍是書其何以爲階哉嘉慶壬申冬余奉

命視學江右抵任後循例按試各郡恭繹

先皇飭士習厚風俗正人心之諭兢兢與士子相勗以實學爰取近思錄爲入德門戶士之穎異者翕然知所尊尚而潛心研究之子亦時能陳其義蘊顧其所讀本率皆近世汪氏施氏之編且坊刻歧誤甚多非復朱子之舊矣憶予廿年前得婺源江氏慎修集註極爲完善十年前又得大興朱文正公與徽人之宦京師者新刻江氏本合而校之藏諸篋中因出以商諸中丞芝圃先公重爲刊刻徧示學宮弟子公曰善遂與方伯柏田袁公廉訪孟岩盛公暨僚屬等輸貲發刊起癸酉冬十一月越次年夏五月告成按學分大小而周布之蓋人人得善本焉夫是書自朱子手訂後淳祐中葉氏采進集解一遵原本其後周公恕分標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不免漏落妄增之譏新安朱氏本或節去本文或以本文訛入分註又或訛葉註爲本文謬僞滋甚大率沿周氏本而益其誤也汪氏施氏又取朱子語附益其中復引後儒之說發明之均失原編之義茲刻江氏集註標名曰朱子原訂近思錄從其朔也余惟古昔教育人才之法莫重於學而學宮之制我

朝更詳備於古學所以求道也道成己而成物者也士君子窮經致用思

聖天子振興文治廣勵師儒之意原欲使經正民興俾鄉有善俗國有真才也其服習必於仁義而所學必求衷諸正不矜博覽章句之能盡捐富貴利達之見一志慮之專以戒夫浮薄之失殫切磋之益而力致夫道德之精以之持己則誠而明以之式俗則順而祥以之處家國天下之事無所施而不當則必於近思錄基之體認既熟於以讀四子書始恍然於義理之悅我心由四子書而研窮諸經益恍然於唐虞三代之學與治運用天理而合乎人情者亘萬古而不易然後博稽史傳考制作之得失驗人心之邪正自釐然以辨而不蔽以偏私由是取以備公卿大夫百職事之選才皆預定而設施亦皆素所習聞即偶處鄉曲而訓俗型方亦己立立人己達達人事也豈不休哉若夫拘守是書而不復旁通徒事口耳而不求心得甚或撫拾腐說支離傅會而一毫無裨於實用反使記誦之學嗤其陋詞章之學哂其拙此則蹈嘉定以來末學談理之流弊非今日刊刻之意矣讀者幸鑒余之苦心也夫

嘉慶十有九年歲次甲戌夏五月關中王鼎序并書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原序

道在天下亙古長存自孟子後一綫弗墜有宋諸大儒起而昌之所謂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其功偉矣其書廣大精微學者所當博觀而約取玩索而服膺者也昔朱子與呂東萊先生晤於寒泉精舍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閎博無涯恐始學不得其門因共掇其關於大體切於日用者爲近思錄十四卷凡義理根原聖學體用皆在此編其於學者心身疵病應接乖違言之尤詳箴之極切蓋自孔曾思孟而後僅見此書朱子嘗謂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又謂近思錄所言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則此書直亞於論孟學庸豈尋常之編錄哉其間義旨淵微非註不顯攷朱子朝夕與門人講論多及此書或解析文義或闡發奧理或辨別同異或指摘瑕疵又或因他事及之與此相發散見文集或問語類諸書前人未有爲之薈萃者宋淳祐間平巖葉氏采進近思錄集解採朱子語甚略近世有周公恕者因葉氏註以己意別立條目移置篇章破析句段細校原文或增或複且復脫漏譌舛大非寒泉纂集之舊後來刻本相仍幾不可讀永自早歲先人授以朱子遺書原本沈潛反覆有年今已垂暮所學無成日置是書案頭默自省察以當嚴師竊病近本既行原書破碎朱子精言復多刊落因仍原本次第裒輯朱子之言有關此錄者悉採入註朱子說未備乃採平巖及他氏說補之閒亦竊附鄙說盡其餘蘊蓋欲昭晰不厭詳備由是尋繹本文彌覺義旨深遠研之愈出味之無窮竊謂此錄既爲四子之階梯則此註又當爲此錄之牡鑰開扃發鐍袪疑釋蔽於讀者不無小補晚學幸生朱子之鄉取其遺編輯而釋之或亦儒先之志既以自勗且公諸同好共相與砥礪焉

乾隆壬戌九月丁巳朔婺源後學江永序

朱子原訂近思錄集註凡例

一是錄原本六百二十二條。各卷中以所引書爲先後。一條或及數事。全文不可破拆也。淳祐中。葉采進集解。尙仍原文。近世周公恕分出細目。移動本文。破碎糾紛。或漏落。或妄增。大失朱呂之意。新安朱氏刊本仍之。題作吉水李振裕宛平高裔重編。皆非其實。其閒譌繆益多。有節去本文。有以本文作分註。以葉註作本文者。此書遂不可讀。今悉遵朱子遺書原本。以還其舊。

一原本十四卷。各爲事類而無篇目。朱子嘗言逐卷不可以一事名。近本題篇目。如第一卷。題云道體篇。亦非其舊。今本語類近思錄逐篇綱目一條。註於卷首。俾各篇有總領。仍不失朱子之意。

一朱子文集語類。言編此錄及讀此錄之法。彙爲綱領。列於書目原序之後。俾讀者知其大要。

一朱子之說。散見文集語類或問等書者甚夥。今倣性理大全太極通書西銘附註之例。凡朱子說悉採入。有數條文異意同者從略。

一所引太極通書西銘。惟載朱子本解。其他說甚繁。自有性理全書。此不備載。

一朱子說有不備。則採先儒諸家說及葉氏說補之。葉說有未安或未盡。則附鄙說足之。本文已詳明。可不煩註釋者從略。

一是書原有本註者。加本註二字以別之。

一諸條有字義姓名當釋者釋之。所引經史雜書。閒釋一二。其原文不盡載。蓋是書非爲幼學設。不必一一訓詁。讀者自能詳之。

一近世新安汪氏佑。每篇增入朱子之言。爲五子近思錄。施氏璜又爲之發明。採薛敬軒胡敬齋羅整菴高景逸四家語錄入註。各自成書。此不能旁及。亦恐後儒衍說太多。讀者易生厭倦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書目原序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周子太極通書

明道先生文集

伊川先生文集

周易程氏傳

程氏經說

程氏遺書

程氏外書

橫渠先生正蒙

橫渠先生文集

橫渠先生易說

橫渠先生禮樂說

橫渠先生論語說

橫渠先生孟子說

橫渠先生語說

淳熙乙未之夏東萊呂伯恭來自東陽過予寒泉精舍留止旬日相與讀周子程子張子之書歎其廣大閎博若無津涯而懼夫初學者不知所入也因共掇取其關於大體而切於日用者以爲此編總六百二十二條分十四卷蓋凡學者所以求端用力處己治人之要與夫辨異端觀聖賢之大略皆粗見其梗概以爲窮鄉晚進有志於學而無明師良友以先後之者誠得此而玩心焉亦足以得其門而入矣如此然後求諸四君子之全書沈潛反覆優柔厭飫以致其博而反諸約焉則其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庶乎其有以盡得之若憚煩勞安簡便以爲取足於此而可則非今日所以纂集此書之意也五月五日新安朱熹謹識

近思錄既成或疑首卷陰陽變化性命之說大抵非始學者之事祖謙竊嘗與聞次緝之意後出晚進於義理之本原雖未容驟語苟茫然不識其梗概則亦何所底止列之篇端特使之知其名義有所嚮望而已至於餘卷所載講學之方日用躬行之實具有科級循是而進自卑升高自近及遠庶幾不失纂集之指若乃厭卑近而騖高遠躐等陵節流於空虛迄無所依據則豈所謂近思者耶覽者宜詳之淳熙三年四月四日東萊呂祖謙謹識

朱子答呂伯恭曰近思錄向時嫌其太高去却數段如太極及明道論性之類者今看得似不可無如以顏子論爲首却非專論道體自合入第二卷作第三段又事親居家宜在第九卷亦似太緩今欲別作一卷令在出處之前乃得其序卷中添却數段不知於尊意如何此書若欲行之須更得老兄數字附於目錄之後致丁寧之意爲佳千萬勿吝也○又曰近思數段已補入逐篇之末今以上呈恐有未安却望見教所欲移第六卷者可否亦望早垂喻也○答汪易直曰近思錄此間書坊別刊得一本卷尾所增已附入卷中矣○答宋澤之曰近思錄比舊本增多數條如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家儀鄉儀亦有補於風教幸勿以爲空言而輕讀之也○答宋深之曰熹自十四五時得河南程先生橫渠張先生兩家之書讀之至今四十餘年但覺其義之深指之遠而近世紛紛所謂文章議論者殆不足復過眼信乎孟氏以來一人而已然非用力之深者亦無以信其必然也舊嘗擇其言之近者別爲一書名近思錄幸細讀之○答李子能曰程先生說涵養須是敬進學則在致知若只於此用力自然此心常存衆理自著日用應接各有條理矣近思錄前三四卷專說此事○答竇文卿曰知日誦四書時時省察此意甚善近思錄說得近世學問規模病痛親切更能兼看亦佳○答或人曰近思錄本爲學者不能徧觀諸先生之書故掇其要切者使有入道之漸若已看得浹洽通曉自當推類旁通以致其博若看得未熟只此數卷之書尚不能曉會何暇盡案頭邊所載之書而悉觀之乎○修身大法小學備矣義理精微近思錄詳之○近思錄好看四子六經之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近思錄逐篇綱目一道體二爲學大要三格物窮理四存養五改過遷善克己復禮六齊家之道七出處進退辭受之義八治國平天下之道九制度十君子處事之方十一教學之道十二改過及人心疵病十三異端之學十四聖賢氣象○近思錄大率所錄雜逐卷不可以一事名如第十卷亦不可以處事目之以其有人教小童一段在○近思錄一書無不切人身救人病者○或言近思錄中語甚有切身處曰聖賢說得語言平如中庸大學論語孟子皆平易近思錄是近來人說話便較切○且熟看大學了即讀論孟近思錄又難看○近思錄首卷難看某所以與伯恭商量教他做數語以載

於後。正謂此也。若只讀此。則道理孤單。如頓兵堅城之下。却不如語孟只是平鋪說去。可以游心。○看近思錄。若於第一卷未曉得。且從第二第三卷看起。久久後看第一卷。則漸曉得。○問輩卿近思錄看得何如。曰所疑甚多。曰今猝乍看這文字也是難。有時前面恁地說。後面又不是恁地。這裏說得如此。那裏又却不如此。子細看來看去。却自中間有箇路陌推尋通得四五十條後。又却只是一箇道理。伊川云窮理豈是一日窮得盡。窮得多後。道理自通徹。○因論近思錄曰不當編易傳所載。問如何。曰公須自見意謂易傳已自成書。○東見錄中。明道曰學者先須識仁。仁者渾然與物同體。義禮智信皆仁也云云。極好。當添入近思錄。○遺書晁氏客語卷中張思叔記程先生語云思欲格物則固已近道一段甚好。當收入近思錄。○橫渠語錄用關陝方言。甚者皆不可曉。近思錄所載。皆易曉者。○因論近思續錄曰如今書已儘多了。更有却看不辯。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一　凡五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道體

濂溪先生曰無極而太極朱子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朱子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眹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朱子曰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為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間隔哉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朱子曰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即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為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朱子曰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間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為之主而陰陽五行為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朱子曰此言衆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行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本註〕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本註〕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朱子曰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嚮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君子修之吉小人悖之凶朱子曰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修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修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朱子曰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已隨事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間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大哉易也斯其至矣朱子曰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旨豈不深哉

○誠無為朱子曰實理自然何為之有即太極也幾善惡朱子曰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朱子曰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性焉安焉之謂聖朱子曰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復焉執焉之謂賢朱子曰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通書○朱子曰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

○伊川先生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中也者言寂然不動者也故曰天下之大本發而皆中節謂之和和也者言感而遂通者也故曰天下之達道文集下同○朱子曰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

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中性也寂然不動言其體則然也和情也感而遂通言其用則然也○中和以情性言寂感以心言中和蓋所以爲寂感也觀言字者字可以見其微意矣○問伊川言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中也者寂然不動是也南軒言伊川此處有小差所謂喜怒哀樂之中言衆人之常性寂然不動者聖人之道心又南軒辯呂與叔論中書說亦如此今載近思錄如何曰前輩多如此說不但欽夫自五峯發此論某自是曉不得今湖南學者往往守此說某看來寂然不動衆人皆有是心至感而遂通惟聖人能之衆人却不然蓋衆人雖具此心未發時已自汨亂了思慮紛擾夢寐顚倒曾無操存之道至感發處如何得如聖人中節○天命之性純粹至善而具於人心者其體用之全本皆如此不以聖愚而有加損也然靜而不知所以存之則天理昧而大本有所不立矣動而不知所以節之則人欲肆而達道有所不行矣

○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本註）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本註）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何如耳朱子曰伊川此語甚渾圓無病問心本是箇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靜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橫渠心統性情之說甚善性是靜情是動心則兼動靜而言或指體或指用隨人所見方其靜時動之理已在及動時又只是靜底○伊川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寂然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統性情者也伊川此說最爲穩當

○乾天也天者乾之形體乾者天之性情乾健也健而無息之謂乾夫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分而言之則以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以性情謂之乾易傳下同○朱子曰程易單說道理處如此章天專言之則道也以下數句皆極精○乾者天之性情指理而言也謂之性情該體用動靜而言也○火之性情是熱水之性情是寒天之性情則只是一箇健健故不息惟健乃能不息○性情二字常相參情便是性之發非性何以有情健而不息非性何以能此○健之體便是天之性健之用便是天之情靜專便是性動直便是情○乾坤是性情天地是皮殼○天專言之則道也所謂天命之謂性此是說道所謂天之蒼蒼此是形體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此是謂帝○天專言之則道也天且弗違是也此語某亦未敢以爲然天且弗違此只是上天曰知性則知天此天便是專言之則道者否曰是○問以主宰謂之帝孰爲主宰曰自有主宰蓋天是箇至剛至陽之物自然如此轉運不息所以如此必有爲之主宰者這樣處要人自見得非語言所能盡也○問以功用謂之鬼神以妙用謂之神二神字不同否曰鬼神之神此神字說得粗如繫辭言神也者妙萬物而爲言此所謂妙用謂之神也言知鬼神之情狀此所謂功用謂之鬼神也○功用兼精粗而言是說造化妙用以其精者言其妙不可測○功用言其氣也妙用言其理也功用是有迹底妙用是無迹底○鬼神者有屈伸往來之迹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秋斂冬藏皆鬼神之功用此皆可見也忽然而來忽然而往方如此又如彼使人不可測知鬼神之妙用也○鬼神是有箇漸次形迹神則忽然如此忽然不如此無一箇蹤由要之亦不離於鬼神只是無迹可見○勉齋黃氏曰合而言之言鬼神則神在其中矣析而言之則鬼神者其粗致神者其妙用也

○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乾傳○朱子曰要理會得仁當就粗處看如元亨利貞而元爲四德之首就初生處看便是仁如春夏秋冬春爲一歲之首由是而爲夏爲秋爲冬皆自此生出所以謂仁包四德者只緣四箇是一箇只是三箇元却有元之元元之亨元之利元之貞又有亨之元利之元貞之元曉得此意則仁包四者尤明白了○問仁如何包四者曰易便說得好元者善之長義禮智莫非善這箇却是善之長又曰義禮智無仁則死矣何處更討義禮智來○須是統看仁如何包得四者又却分看禮義智信如何亦謂之仁大抵於仁上見得盡須知發於剛果處亦是仁發於辭遜是非亦是仁○仁是箇溫和底意思義是慘烈剛斷底意思禮是宣著發揮底意思智是收斂無痕迹底意思性中有此四者聖門却以求仁爲急緣仁是四者之先若常存得溫厚底意思到宣著發揮時便自然會宣著發揮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若將別箇做主便都對副不著了此仁之所以包四者也○且就氣上看如春夏秋冬看他四時界限又却看春如何包得三時四時之氣溫涼寒熱涼與寒既不能生物夏氣又熱亦非生物之時惟春氣溫厚乃見天地生物之心到夏是生物之長秋是生氣之斂冬是生氣之藏若春無生物之意後面三時都無了此仁所以包得義禮智也○問仁何以能包四者曰人只是一箇心就裏面分爲四者且以惻隱論之本只是箇惻隱遇當辭遜便爲辭遜不安處便爲羞惡分別處便爲是非若無一箇動底醒底在裏面便也不知羞惡不知辭遜不知是非如天地只是一箇春氣發生之初爲春氣發生得透便爲夏收斂便爲秋消縮便爲冬明年又從春起渾然只是一箇發生之氣○問仁包四者就初意上看就生意上看曰統是箇生意四時雖異生意則同劈頭是春生到夏長養是長養那生底秋成遂是成遂那生底冬堅實亦是堅實那生底草木未華實去摧折他生意便死了仁義禮智都只是箇生意當惻隱而不惻隱便無生意便死了當羞惡而無羞惡這生意亦死了以至當辭遜而失其辭遜當是非而失其是非心便死全無那活底意思○仁是生底意思通貫周流於四者之中須得辭遜斷制是非三者方成得仁之事○問仁可包義禮智惻隱如何可包羞惡三端曰但看羞惡時自有一般惻怛底意思便可見○仁之包四德猶冢宰之統六官○仁乃天地生物之心而在人者故特爲衆善之長雖列於四者之目而四者不能外焉所謂專言之則包四者亦是指生物之心而言非別有包四者之仁而又別有主一事之仁也惟是即此一事便包四者此則仁之所以爲妙也○偏言則曰愛之理專言則曰心之德○偏言專言亦不是兩箇仁小處也只是大裏面○說著偏言底專言底便在裏面說著專言底則偏言底便在裏面雖是相關又要看得界限分明如孝弟爲仁之本就愛上說此是說偏言之仁至說克己復禮爲仁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仁人心也此是說專言之仁然雖說專言之仁所謂偏言之仁亦在裏面○偏言專言恰似有箇小底仁又有箇大底仁不知仁只是一箇如知福州是這箇人此偏言也及專言之爲九州安撫亦是這一箇人不是兩人也故明道謂義禮智皆仁也若見得此理則聖人言仁處或就人上說或就事上說皆是這一箇道理○葉氏曰元者天地之生理也亨者生理之達利者生理之遂貞者生理之正也仁者人心之生理也禮者仁之節文義者仁之裁制智者仁之明辨信者仁之眞實也

○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乾傳○朱子曰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命猶誥勅性猶職任天以此理命於人人稟受此理則謂之性○理一也自天之所賦與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之所稟受於天言之

謂之性其實所從言之地頭不同耳。

○鬼神者造化之迹也。乾文言傳○問鬼神者造化之迹朱子曰風雨霜露四時代謝又問此是迹可得而見又曰視之不見聽之不聞何也曰說道無又有說道有又無物之生成非鬼神而何然又去那裏討鬼神○如日月星辰風雷皆造化之迹天地之間只是此一氣耳來者爲神往者爲鬼○問伯有爲厲此豈亦造化之迹乎曰皆是也若論正理則似樹上忽生出花葉此便是造化之迹又如空中忽有雷霆風雨皆是也但人所常見故不之怪○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

○剝之爲卦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陰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於上則生於下無間可容息也聖人發明此理以見陽與君子之道不可亡也或曰剝盡則爲純坤豈復有陽乎曰以卦配月則坤當十月以氣消息言則陽剝爲坤陽來爲復陽未嘗盡也剝盡於上則復生於下矣故十月謂之陽月恐疑其無陽也陰亦然聖人不言耳爾雅十月爲陽○問剝復相因畢竟須經由坤坤卦純陰無陽如此陽有斷滅朱子曰凡陰陽之生一爻當一月須是滿三十日方滿得那腔子做得一畫成坤卦非是無陽陽始生甚微未滿那腔子做一畫未成然此亦不是甚深奧事但伊川當時不曾分明道與人故令人做一件大事看○無可盡之理伊川說得甚精且以卦配月則剝九月坤十月復十一月剝一陽尚存復一陽已生坤純陰陽氣闕了三十日安得謂之無盡嘗細推之這一陽不是恁地生出纔立冬便萌芽下面便萌芽一分上面剝一分上面剝二分下面便萌芽二分積累到那復處方成一陽消一時亦如此但伊川說欠幾句漸漸消長之意問冬至子之半如何是一陽方生冬至方是結算那一陽冬至以後又漸生成二陽過一月卻成臨卦○復之一陽不是頓然便生乃是自坤卦中積來且一月三十日以復之一陽分作三十分從小雪後便一日生一分上面趲得一分下面便生一分到十一月半一陽始生也以此便見天地無休息處○天運流行本無一息間斷豈解一月無陽且如木之黃落時萌芽已生了不特如此木之冬青者必先萌芽而後舊葉方落若論變時天地無時不變不惟月變日變而時亦有變但人不覺耳○陰亦然以夬乾姤推之亦可見但聖人所以不言者這便是一箇參贊裁成之道蓋抑陰而進陽長善而消惡用君子而退小人此理自是恁地雖堯舜之世豈無小人但有聖人壓在上面不容他出而有爲耳

○一陽復於下乃天地生物之心也先儒皆以靜爲見天地之心蓋不知動之端乃天地之心也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雖氣有闔闢物有盈虛而天地之心則亘古亘今未始有毫釐之間斷也故陽極於外而復生於內聖人以爲於此可以見天地之心焉蓋其復者氣也其所以復者則有自來矣向非天地之心生生不息則陽之極也一絕而不復續矣尚何以復生於內而爲闔闢之無窮乎此則動之端者乃一陽之所以動非指夫一陽之已動者而言之也○問伊川以動之端爲天地之心曰動亦不是天地之心只是見天地之心如十月豈得無天地之心天地之心流行自若元亨利貞元是結實歸宿處若無這歸宿處便也無這元了惟有這歸宿處元又從此起如此循環無窮十月萬物收斂寂無蹤跡到一陽動處生物之心始可見○十月陽氣收斂天地生物之心固未嘗息但無端倪可見惟一陽動則生意始發露出乃始可見端緒也言動之頭緒於此處起於此處方見天地之心也○不直下動字却云動之端雖動而物未生未到大段動處凡發生萬物都從這裏起豈不是天地之心

○仁者天下之公善之本也復六二傳○朱子曰伊川此說說得渾淪開闊無病○此說固好然說得太渾淪只恐人理會不得○葉氏曰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曰天下之公四端萬善皆統乎仁故曰善之本

○有感必有應凡有動皆爲感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爲感所感復有應所以不已也感通之理知道者默而觀之可也咸九四傳○朱子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如雨便感得暘來暘已是應又感得雨來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父慈則感得子孝子孝則感得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便是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

○天下之理終而復始所以恆而不窮恆非一定之謂也一定則不能恆矣惟隨時變易乃恆道也天地常久之道天下常久之理非知道者孰能識之恆彖傳○朱子曰恆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則從明日不合則去皆隨時變易故可以爲常也○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士以上父子異宮則又有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爲恆論其體則終是恆然體之常所以爲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爲體之常○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在其中伊川卻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人性本善有不可革者何也曰語其性則皆善也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所謂下愚有二焉自暴也自棄也人苟以善自治則無不可移者雖昏愚之至皆可漸磨而進惟自暴者拒之以不信自棄者絶之以不爲雖聖人與居不能化而入也仲尼之所謂下愚也然天下自棄自暴者非必皆昏愚也往往強戾而才力有過人者商辛是也聖人以其自絶於善謂之下愚然考其歸則誠愚也既曰下愚其能革面何也曰心雖絶於善道其畏威而寡罪則與人同也惟其有與人同所以知其非性之罪也革上六傳○問語其才則有下愚之不移孟子非天之降才爾殊語意不同朱子曰孟子之說自是與程子之說小異孟子只見得是性善便把才都做善看不知氣稟各不同如后稷岐嶷越椒知其必滅若敖是氣稟如此須說到氣稟方得程子說得較密○言非禮義以禮義爲非而拒之以不信自賊害也吾身不能居仁由義自謂不能而絶之以不爲自棄絶也○自暴者剛惡之所爲自棄者柔惡之所

爲○書與性成而至於相遠則固有不可移之理然人性本善雖至惡之人一日而能從善則爲一日之善人夫豈有終不可移之理當從伊川之說所謂雖强戾如商辛亦有可移之理是也○孔子說不移便定是不移了人之氣質實有如此者如何必說變得所以謂之下愚而其所以至此下愚者便是氣質之性伊川却只說得七分不說到底孟子却只說得性善其所言地頭各自不同○如堯舜之不可爲桀紂桀紂之不可爲堯舜夫子說底只是如此伊川却又推其說須知異而不害其爲同○以聖人之言觀之則曰不移而已不曰不可移也以程子之言考之則以其不肯移而後不可移耳蓋聖人之言本皆以氣質之稟而言其品第未及乎不肯不可之辨也程子之言則以人責其不可移也而徐究其本焉則以其稟賦甚異而不肯移非以其稟賦之異而不能移也○葉氏曰史記稱紂資辯捷敏材力過人手格猛獸知足以拒諫言足以飾非則其天資固非昏愚者然其勇於爲惡而自絕於善要其終眞下愚耳○在物爲理處物爲義

良象傳○朱子曰凡物皆有理理不外乎事物之間是非可否處之得宜所謂義也○理是在此物上便有此理義是於此物上自家處置合如此便是義便有箇區處如這棹子於理可以安頓事物我把他如此用便是義○揚雄言義以宜之韓愈言行而宜之之謂義若只以義爲宜則義有在外意須如程子言處物爲義則是處物者在心而非外也○事之宜雖若在外然所以制其宜則在心程子曰處物爲義非此一句則後人恐未免有義外之見矣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經說下同○朱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說道有有無底在前說道無有有底在前是箇循環物事○動之前有靜靜之前又有動推而上之其始無端推而下之以至未來之際其卒無終○如云太極動而生陽不成動以前便無靜程子曰動靜無端蓋此亦是且自那動處說起若論著動以前又有靜靜以前又有動○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終成始猶元雖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理固然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程子所謂動靜無端陰陽無始者此也○動靜無端陰陽無始看來只是一箇實理○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其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仁者天下之正理失正理則無序而不和

朱子曰仁者天下之正理只是汎說不是以此說仁體○此說太寬如義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禮亦可謂天下之正理○程子說得自好只是太寬須是說仁者本心之全德人若本然之良心存而不失則所作爲自有序而和若此心一放只是人欲私心放出來安得有序安得有和○永按此釋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也

○明道先生曰天地生物各無不足之理常思天下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有多少不盡分處

遺書下同○葉氏曰分者天理當然之則天之生物理無虧欠而人之處物每不盡理如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一毫不盡其心不當乎理是爲不盡分故君子貴精察而力行之也

○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修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朱子曰此是因解乾字遂推言許多名字只是一理而各有分別雖各有分別又却只是一箇實理誠者實理之謂也○此一段只是解箇終日乾乾在天之剛健者便是天之乾在人之剛健者便是人之乾其體則謂之易便是橫渠所謂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者自此而下雖有許多般要之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皆是實理以時節分段言之便有古今以血氣支體言之便有人己却只是箇理也○此段只是解終日乾乾忠信進德修辭立誠便無間斷便是終日乾乾不必更說終日對越在天下面說上天之載云云便是說許多事都只是一箇天○此只是解終日乾乾故說此一段從上天之載說起雖是無聲無臭其闔闢變化之體則謂之易然所以能闔闢變化之理則謂之道其功用著見處則謂之神此皆就天上說及說到性道教是就人身上說上下說得如此子細都說了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又皆是此理顯著之迹看甚事都離這箇事不得上而天地鬼神下而萬事萬物都不出此故曰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者無形無影是此理形而下者有情有狀是此器然有此器則有此理有此理則有此器未嘗相離却不是於形器之外別有所謂理亙古亙今萬事萬物皆只是這箇所以說但得道在不係今與後己與人○體是體質之體猶言骨子也易者陰陽錯綜交換代易之謂如寒暑晝夜闔闢往來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蓋與道爲體也寒暑晝夜闔闢往來而實理流行其間非此則實理無所頓放故曰其體則謂之易言易爲此理之體質也○體字與實字相似是該體用而言如陰陽動靜之類畢竟是陰爲體陽爲用靜而動動而靜是所以爲易之體也○就人身而言易猶心也道猶性也神猶情也易者變化錯綜如陰陽晝夜雷風水火反復流轉縱橫經緯而不已也人心則語默動靜變化不測者是也言體則亦是形而下者其理則形而上者也○易是陰陽屈伸隨時變易大底古今只是大闔闢小闔闢聖人便於六十四卦只以陰陽奇耦寫出來至於所以爲陰陽爲古今乃是此道理及至忽然生物如花木之類驀然而出花時都花實時都實生氣便發出來此便是神○此一段皆是明道體無乎不在名雖不同只是一理發出是箇無始無終底意○北溪陳氏曰道不離乎器道只是器之理人事有形狀處都謂之器人事中之理便是道所以明道曰道亦器器亦道○葉氏曰大小猶多少也不繫猶不拘也

○醫書言手足痿痹爲不仁此言最善名狀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莫非己也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若不有諸己自不與己相干如手足不仁氣已不貫皆不屬己故博施濟衆乃聖之功用仁至難言故止曰己欲立而立人己欲達而達人能近取譬可謂仁之方也已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

問遺書中取醫家言仁又一段言醫家以不識痛癢爲不仁又以不知覺不認義理爲不仁又却從知覺上說朱子曰覺是覺於理問與上蔡說同異曰異上蔡說覺纔是此心耳○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此即人物初生時驗之可見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胞胎所以皆當愛曰不須問他從初時只今便是一體猶之水江河池沼皆是此

水如以兩椀盛得水來不必尋討這一椀是這裏酌來那一椀是那裏酌來既都是水便是同體如說人與物均受此氣均受此理所以皆當愛便是不如此愛字不在同體上說他那物事自是愛不是同體了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說得太深無捉摸處易傳偏言專言又云仁者天下之公此兩處說得極平實學者當精看此等處○認得爲己何所不至認得箇什麼夫仁者己欲立便立人己欲達便達人此卽仁之體也能近取譬則是推己之恕故曰可謂仁之方欲令如是觀仁可以得仁之體這處却好看仁○氣已不貫血脈都在這氣字上○問博施濟衆一段程子全做仁之體先生却分別箇體用便有用力處曰某說非破程子之說程子之說却兼得某說程說似渾淪一箇屋子某說如屋下分間架爾○問集註以上一截說仁之體下一截說仁之術而程子乃合而言曰程子合而言之上下句似不相應不若分作兩截看然惟其仁者之心如此故求仁之術必如此也○問於此可以得仁之體是此處見得人與己相關甚切便是生意相貫處否曰亦是只無私意理便流通然此處也是己對人說便恁地若只就自己說此又使不得蓋此是仁之發出處若未發之前只一念之私便是不仁○葉氏曰天地萬物與我同體心無私蔽則自然愛而公矣所謂仁也苟是理不明而爲私意所隔截則形骸爾汝之分了無交涉譬如手足痿痺氣不相貫疾痛疴癢皆不相關此四體之不仁也

○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

朱子曰天之付與萬物者謂之命物之稟受於天者謂之性然天命流行必二氣五行交感凝聚然後能生物也性命形而上者也氣則形而下者也形而上者一理渾然無有不善形而下者則紛紜雜揉善惡有所分矣故人物既生則卽此所稟以生之氣而天命之性存焉此程子所以發明告子生之謂性之說而以性卽氣氣卽性者言之也○此章內性字有指其墮在氣質中者而言有指其本原至善者而言須且分別此一字令分明不差方可子細逐項看詳○生之謂性一條難說須子細看此條程子說得亦未盡生之謂性是生下來喚做性底便有氣稟夾雜便不是理底性了○問性卽氣氣卽性此言人生性與氣混合者曰有此氣爲人卽理具於身方可謂之性○性卽氣氣卽性這且是滾說性便是理氣便是氣是未分別說其實理無氣亦無所附○問告子之言若果如程先生之說亦無害而渠意直是指氣爲性與程子之意不同曰程子之言亦是認告子語脈小差果如此說則孟子何必排之則知其發端固非矣

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

〔本註〕后稷之克岐克嶷子越椒始生人知其必滅若敖氏之類

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

朱子曰所稟之氣所以必有善惡之殊者亦性之理也蓋氣之流行性爲之主以其氣之或純或駁而善惡分焉故非性中本有二物相對也然氣之惡者其性亦無不善故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先生又曰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本非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蓋天下無性外之物本皆善而流於惡耳○人生氣稟理有善惡此理字不是說實理猶云理當如此只作合字看○不是兩物相對而生蓋言性善也問旣言性善下却言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却是言氣稟之性似與上文不接曰不是言氣稟之性蓋言性本善而今乃惡亦是此性爲惡所汨正如水爲泥沙所混不成不喚做水○問惡專是氣稟不干性事如何說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曰旣是氣稟惡便也牽引得那性不好蓋性只是搭附在氣稟上所以謂濁亦不可不謂之水○他原頭處都是善因氣稟偏這性便偏了如人渾身都是惻隱而無羞惡都是羞惡而無惻隱這便是惡德這喚做性却不是如墨子之心本是惻隱孟子推其弊到無父處這便是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問惡亦不可不謂之性疑與孟子牴牾曰這般處難說作卒理會未得某初看亦自疑但看來看去自是分明今定是不錯只著工夫子細看

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

朱子曰性則理而已矣何言語之可形容哉故善言性者不過卽其發見之端而言之而性之韞固可默識矣如孟子之論四端是也觀水之流而必下則水之性下可知觀性之發而必善則性之韞善亦可知也○周子言無極而太極程子又言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蓋聖賢論性無不因心而發若欲專言之則是所謂無極而不容言者亦無體段之可名矣○人生而靜只是性之未發但於此可見天性之全非眞以靜狀性也○人生而靜是未發時以上卽是人物未生之時不可謂性才謂之性便是人生以後此理墮在形氣之中不是性之本體矣然其本體又未嘗外此要人卽此而見得其不雜於此者耳○靜者固其性然只生字便帶却氣質了但生字以上又不容說蓋此道理未有形見處故才說性便須帶著氣質無能懸空說得性者○人生而靜以上天命之本體也○人物未生時只可謂之理說性未得○人生而靜以上只說箇天道下性字未得所以云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便是如此所謂天命之謂性者是就人身中指出這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者而言爾○人有此形氣此理始具於形氣之中而謂之性才是說性便已涉乎有生而兼乎氣質不得爲性之本體然性之本體亦未嘗雜要人就此上面見得本體元未嘗離亦未嘗雜耳○程先生說性有本然之性有氣質之性人具此形體便是氣質之性才說性此性字是雜氣質與本來性說便已不是性此性字是本然之性○才說氣質底便不是本然底人生而靜以下方有形體可說○如說善卽是有性了方說得善○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便兼氣質了問恐是兼了情曰情便兼質了○這繼字主於人之發用處言之○易說天命流行處明道却將來就人發處說孟子言性善亦是就發處說因其發處之善是以知其本無不善猶循流而知其源也易以天命言程子就人言蓋人便是一箇小天地也○孟子說性便是從中間斡出好底說故謂之善○性之在人猶水之在山其清不可得而見流出而見其清然後知其本清也所以孟子只就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處指以示人便知性之本善也易謂繼之者善在性之先此所引在性之後天道流行如此所以人性發見亦如此○問易與孟子就天人分上各以流出處言明道則假彼以明此耳曰然○問繼之者善易與程子之說異明道先生之言高遠闊不拘本文正意如此處多若執其方而論則所不可通者不但此句而已○不容說處卽性之本體如水則只是水別著一字不得至謂之善則性之發如水之下矣

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汙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爲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

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朱子曰此又以水之清濁譬之水之清者性之善也流而至海不汚者氣稟清明自幼而善聖人性之而全其天者也流未遠而已濁者氣稟偏駁之甚自幼而惡者也流既遠而方濁者長而見異物而遷焉失其赤子之心者也濁有多少氣之昏明純駁有淺深也不可以濁者不爲水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然則人雖爲氣所昏流於不善而性未嘗不在其中特謂之性則非其本然謂之非性則初不離是以其如此故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惟能學以勝氣則知此性渾然初未嘗壞所謂元初水也雖濁而清者存故非將清來換濁既清則本無濁故非取濁置一隅也如此則其本善而已矣性中豈有兩物對立而並行也哉○此段引譬喻亦叢雜如說水流而就下了又說從清濁去與就下不相續這處只認得大意可也○其言水之下與水之清亦是兩意須細分別○猶水流而就下也這下更欠言語須爲他作文補這裏始得蓋水之就下是喻性之善如孟子所謂過顙在山雖不是順水之性然不謂之水不得這便是前面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說到得說水之清却依舊是譬喻○問先生嘗云性不可以物譬明道以水喻性還有病否曰若比來比去也終有病只是不以這箇比又不能得分曉○問水流就下以後是說氣稟否若說氣稟則生下已定安得有遠近之別曰此是夾習說○問以水譬性天道純然一理便是水本來清陰陽五行交錯雜揉而有昏濁便是水被泥汚了昏濁可以復清者只因他母子清曰然那下愚不移底人却是那臭穢底水問也須可以澄治曰他減得些分數舊時人裝惠山泉去京師或時臭了京師人會洗水將沙石在筧中上面傾水從筧中下去如此數十番便漸如故問下愚恐他自不肯去澄治曰那水雖臭想也未至汚穢問物更推不去却似那臭泥曰是如此○問此一節是說人變化氣質然變了氣質復還本然之性亦不是在外面添得曰是如此○生之謂性一段當作三節看有言天命者有言氣質者生之謂性是一節水流就下是一節清濁又是一節橫渠云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將此兩箇性字分別自生之謂性以下凡說性字者孰爲天地之性孰爲氣質之性則其理自明矣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修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朱子曰此理天命也該始終本末而言也修道雖以人事而言然其所以修者莫非天命之本然非人私智所能爲也然非聖人有不能故以舜明之○問此理天命也這處方提起以此理說則是純指上面天理而言不雜氣說曰固是又曰理離氣不得而今講學用心著力却是用這氣去尋箇道理○所引舜事非論語本文之意○觀天地生物氣象〔本註〕周茂叔看○問程子觀天地生物氣象朱子曰他也只是偶然見如此便說出來示人而今不成只管去守看生物氣象○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朱子曰物之初生其本未遠固好看及幹成葉茂便不好看如赤子入井時怵惕惻隱之心只此子仁得見時却好看到得發政施仁其仁周廣便看不見得何處是仁○仁是箇和柔底物事譬如物之初生自較和柔及至夏間長茂方始稍堅硬秋則收結成實冬則斂藏然四時生氣無不該貫如程子說生意處非是說似生物皆能發動死物則不能如穀種烝殺則不能生也○萬物之生天命流行自始至終無非此理但初生之際淳粹未散尤易見耳如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滿腔子是惻隱之心朱子曰惻傷之切隱痛之深所謂不忍人之心也○腔子猶言軀殼是俗語滿腔子只是言充塞周徧本來如此○此就人身上指出此理充塞處最爲親切若於此見得卽萬物一體更無內外之分○滿這箇軀殼都是惻隱之心纔觸著便是這箇物事出來大感則大應小感則小應恰似大段痛傷固是痛只如針子略挑些血出也便痛故日用所當應接更無些子間隔癢疴疾痛莫不相關纔是有些子不通便是被些私意隔了○問心所發者不一便說惻隱如何曰惻隱之心渾身皆是無處不發如見赤子有惻隱之心見一蟻子亦豈無此心○問此莫是人生惻隱之心具足否曰如今也恁地看事有箇不穩當處便自覺不穩這便是惻隱之心問處事物亦然否曰此心應物不窮若事事物物常是這箇心便是仁若有一事不如此便是不仁了○不特是惻隱之心滿腔子是羞惡之心滿腔子是辭遜之心滿腔子是是非之心彌滿充實都無空闕處○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每中夜以思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朱子曰東西上下寒暑晝夜生死皆是相反而相對天地間物未嘗無相對者看得來真箇好笑○問對是物也理安得有對曰如高下小大淸濁之類皆是有高必有下有大必有小皆是理必當如此如天之生物不能獨陰必有陽不能獨陽必有陰皆是對所以有對者是理合當恁地○問太極便對甚底曰太極便與陰陽相對此是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便對過却是橫對了如土便與金木水火相對蓋金木水火是有方所土却無方所亦對得過四物皆資土故也湖南學者云善無對不知惡乃善之對惡者反乎善者也○一便對二形而上便對形而下然就一言之一中又自有對且如眼前一物便有背面上下內外二又各自爲對雖說無獨必有對然獨中又自有對如碁盤末梢中間只空一路若似無對然此一路對了三百六十路此所謂一對萬道對器也○程子謂惟道無對予嘗與人論此而問之曰棋局之中一路者孰爲對乎其人曰是所以對夫三百六十路者云爾其言深有會於予意如此則程子之意可以推之而無窮矣○天下之物未嘗無對然又却只是一箇道理如人行出去是這脚歸亦是這脚譬如口中之氣噓則爲溫吸則爲寒耳○中者天下之大本天地之間亭亭當當直上直下之正理出則不是惟敬而無失最盡朱子曰亭亭當當此俗語也蓋不偏不倚直上直下之意也○亭亭當當直上直下皆是形容中之在我其體段如此出則不是者出便是已發發而中節只可謂之和不可謂之中矣○敬而無失只是常敬便是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也○伊川先生曰公則一私則萬殊人心不同如面只是私心永按義理之正人心所同故公則一○凡物有本末不可分本末爲兩段事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問其然所以然之說朱子曰灑埽應對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灑埽應對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自形而下者而言則灑埽應對之理精義入神本末精粗不可同日而語矣自夫形而上者言之則初未嘗以其事之不同而有餘於此不足於彼也曰物有本末而本末不可分者何也曰有本末者其然之事也不可分者以其悉具所以然之理也○須是就事上理會道理非事何以識理灑埽應對末也精義入神本也不可說這箇是末不足理會只理會那本又不可說這末便是本但學其末則本便在此也○問

所以然者是如何曰若無誠意如何灑掃應對○治心修身是本灑掃應對是末皆其然之事也至於所以然則理也理無精粗本末皆是一貫○楊子拔一毛不為墨子又摩頂放踵為之此皆是不得中至如子莫執中欲執此二者之中不知怎麽執得識得則事事物物上皆天然有箇中在那上不待人安排也安排著便不中矣朱子曰子莫執中正是安排尋討問時中如何曰中字最難識須是默識心通且試言一廳則中央為中一家則廳中非中而堂為中言一國則堂非中而國之中為中推此類可見矣如三過其門不入在禹稷之世為中若居陋巷則非中也居陋巷在顏子之時為中若三過其門不入則非中也朱子曰居陋巷則似楊氏三過其門不入則似墨氏要之禹稷似兼愛而非兼愛顏子似為我而非為我○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矣〔本註〕李邦直云不欺之謂誠便以不欺為誠徐仲車云不息之謂誠中庸言至誠無息非以無息解誠也或以問先生先生曰云云○朱子曰无妄者聖人也謂聖人為无妄則可謂聖人為不欺則不可○問此所謂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曰然无妄是自然之誠不欺是著力去做底○非无妄故能誠无妄便是誠无妄是四方八面都去得不欺猶是兩箇物事相對○无妄兼天地萬物所同得底渾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說問不欺是就人身說否曰然○无妄自是我无妄故誠不欺者對物而言之故次之○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之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旋安排引入來教入塗轍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朱子曰此一段只是說無極而太極○此言未有這事先有這理如未有君臣已先有君臣父子之理不成元無此理直待有君臣父子却旋將道理入在裏面○未應是未應此事已應是已應此事未應固在先却只是後來事已應固是後却只是未應時理○未有事物之時此理已具少間應處只是此理所謂塗轍即是所由之路如父之慈子之孝只是一條路從源頭下來○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如既有君君臣臣底塗轍却只是元君臣之理也○是這一箇事便只是這一箇道理精粗一貫元無兩樣今人只見得前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將謂是空蕩蕩却不知道沖漠無眹萬象森然已具如釋氏便只說空老氏便只說無却不知道莫實於理○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恐是記者欠了字○近取諸身百理皆具屈伸往來之義只於鼻息之間見之屈伸往來只是理不必將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生生之理自然不息如復卦言七日來復其間元不斷續陽已復生物極必返其理須如此有生便有死有始便有終問屈伸往來氣也程子云只是理何也朱子曰其所以屈伸往來者是理必如此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氣也其所以一陰一陽循環而不已乃道也○氣須有屈伸要之方伸之氣自非既屈之氣氣雖屈而物亦自一面生出此所謂生生之理自然不息也○此段為橫渠形潰反原之說而發也○果齋李氏曰往而屈者其氣已散來而伸者其氣方生生生之理自然不窮若以既屈之氣復為方伸之氣則是天地間只有許多氣來來去去造化之理不幾於窮乎釋氏不明乎此所以有輪迴之說○永按程子破張子形潰反原之說固為正論而人物間有投生者又別有理理固有常有變也但學者不可以此溺其心爾

○明道先生曰天地之間只有一箇感與應而已更有甚事朱子曰陰陽之變化萬物之生成情偽之相通事為之終始一為感則一為應循環相代所以不已也○事事物物皆有感應寤寐語默動靜亦然譬如氣聚則風止風止則氣復聚○問感只是內感曰不專是內感固有自外感者○問仁伊川先生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為仁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為仁孟子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為仁則不可朱子曰不可便以愛為仁此正謂不可認情為性耳非謂仁之性不發於愛之情而愛之情不本於仁之性也○仁便是愛之體愛便是仁之用○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把愛做仁他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問仁與心何異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陽氣發處乃情耳朱子曰心相以穀種論則包裹底是心有秫種有秔種隨那種發出不同這便是性心是箇發出底他只會生又如服藥喫了會治病此是藥力或溫或涼便是藥性至於喫了有溫證涼證這便是情○以穀種譬之一粒穀春發生夏成苗秋結實冬收藏生意依舊包在裏面每箇穀子裏有一箇生意種而復生○穀種之喻甚善若有這種種在這裏何患生理不存○問仁者生之理而動之機曰這自是難說若要見得分明只看程先生說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便分明若更要真實識得仁之體只看夫子說克己復禮克去己私如何便喚仁曰若如此看則程子所謂公字愈覺親切曰公也只是仁底殼子盡他未得在畢竟裏面是箇甚物事生之性也只是狀得仁之體○生之性便是愛之理○義訓宜禮訓別智訓知仁當何訓說者謂訓覺訓人皆非也當合孔孟言仁處大概研窮之二三歲得之未晚也問仁當何訓朱子曰不必須用一字訓但要識得大意通透覺決不可以言仁雖足以知仁自屬智了○仁是愛之體覺自是智之用仁統四德故仁則無不覺然便以覺為仁則不可○永按中庸以人訓仁猶之以宜訓義古人訓字多用諧聲苟識得大意則人字未嘗不可訓要之仁字之義朱子心之德愛之理二言盡之矣○性即理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本註〕易傳曰成而後有敗敗非先成者也得而後有失非得何以有失也○朱子曰性即理也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性即理也自孔孟後無人見得到此

亦自古無人敢如此道○性卽理也四字攧撲不破實自己身上見得出來○性卽理也一語直是自孔子後惟伊川說得盡這一句便是千萬世說性根基○問所謂理者仁義禮智是也不知是否曰四者固性之綱維然其中無所不包更詳味之○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無惡

○問心有善惡否曰在天爲命在義爲理在人爲性主於身爲心其實一也心本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若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譬如水只可謂之水至如流而爲派或行於東或行於西卻謂之流也朱子曰疑此段微有未穩處蓋凡事莫非心之所爲雖放僻邪侈亦是心之爲也善惡但如反覆手耳翻一轉便是惡只安頓不著也便是不善如當惻隱而羞惡便不是問心之用雖有不善亦不可謂之非心否曰然○明看來不善之發有二有自思慮上不知不覺自發出來者有因外誘然後引動此思慮者曰謂發處有兩端固是然畢竟從思慮發者也只在外來底天理渾是一箇只不善便是不從天理出來便是出外底了○問思慮從心生心若善思慮因何有不善曰思慮以交物而蔽故有不善○問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如何曰心是貫徹上下不可只於一處看○旣發則可謂之情不可謂之心此句亦未穩又曰是亦記者之誤○旣發不可不謂之心但有不善則非心之本體

○性出於天才出於氣氣淸則才淸氣濁則才濁才則有善有不善性則無不善朱子曰程子此說才字與孟子本文小異蓋孟子專指其發於性者言之故以爲才無不善程子專指其發於氣者言之則人之才固有昏明強弱之不同矣張子所謂氣質之性是也二說雖殊各有所當然以事理考之程子爲密蓋氣質所稟雖有不善而不害性之本善性雖本善而不可以無省察矯揉之功學者所當深玩也○孟子論才是本然者不如程子之備曰然則才亦稟於天乎曰皆天所爲但理與氣分爲兩路又問程子謂才稟於氣如何曰氣亦天也○問性之所以無不善者以其出於天也才之所以有善有不善以其出於氣也要之性出於天氣亦出於天何故便至於此曰性是形而上者氣是形而下者形而上者全是天理形而下者只是渣滓至於形又是渣滓至濁者也○一般能爲謂之才才之初亦無不善緣他氣稟有善惡故才亦有善惡孟子自其同者言之故以爲出於性程子自其異者言之故以爲稟於氣要之須兼是二者言之方備只緣孟子不曾說到氣上覺得此段話無結殺故有後來荀揚韓許多議論○氣質之性古人雖不曾說考之經典卻有此意如書云惟人萬物之靈亶聰明作元后與夫天乃錫王勇知之說皆此意也孔子謂性相近孟子辯告子生之謂性亦是說氣質之性近世被濂溪拈掇出來橫渠二程始有氣質之說此伊川論才所以云有善有不善者蓋主此而言也○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淸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通達事事曉了者其氣淸矣而所爲或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之不醇也人有謹厚忠信事事平穩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之不淸也推此類以求之才自見矣

○性者自然完具信只是有此者也故四端不言信問四端不言信朱子曰如惻隱眞箇惻隱羞惡眞箇羞惡此便是信曰此卻是已發時方有這信曰其中眞箇有此理○信是箇眞實無妄底道理如信義禮智皆眞實而無妄故信字更不須說○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又如土於四時各王十八日○四端之信猶五行之土無定位無成性無專氣而水火金木無不待是以生者故土於四行無不在於四時則寄王焉其理亦猶是也○五行非土不立而土無定位五常非信不有而信非一端故曰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亦可以觀矣

○心生道也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朱子曰心生道也此句是張思叔所記疑有欠闕處問何故入在近思錄中曰如何敢不載但只恐有闕文此四字說不盡○心生道也謂天地以生物爲心而人得之以爲心者○天地生物之心是仁人之稟賦接得此天地之心方能有生故惻隱之心在人亦爲生道也○心生道也心乃生之道惻隱之心人之生道也乃是得天之心以生生物便是天之心○上面心生道也全然做天底也不得蓋理只是一箇渾然底人與天地混合無間○問生道者是本然也所以生者也曰是人爲天地之心意○永按又有一條云有是心斯具是形以生是心乃屬天地未屬我在疑非定說

○橫渠先生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淸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結爲風雨爲霜雪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正蒙下同○朱子曰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此張子所謂虛空卽氣也蓋天在四畔地居其中減得一尺地遂有一尺氣但人不見耳此是未成形者問虛實以陰陽言否曰以有無言及至浮而上降而下則已成形者若所謂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卽是氣之渣滓要之皆是示人以理○升降飛揚所以生人物者未嘗止息但人不見耳○問言機言始莫是說理否曰此本只是說氣理自在其中一箇動一箇靜便是機處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此等言語都是經鍛鍊底語須熟念細看○問氣坱然太虛此是言天地未判之時爲復亙古今如此曰只是統說只今便如此問升降者是陰陽之兩端飛揚者是游氣之紛擾否曰此只是說陰陽之兩端下文虛實動靜二句此正是說陰陽之兩端到得爲雨露霜雪流形融結卻正是說游氣之紛擾者也○問虛實動靜兩句欲云虛實動靜乘此氣以爲機陰陽剛柔資此氣以爲始可否曰此兩句只一般實與動便是陽虛與靜便是陰但虛實動靜是言其用陰陽剛柔是言其體而已問始字之義曰只是說如箇生物底母子相似萬物都從這裏生出去上文說升降飛揚便含這虛實動靜兩句在裏面了所以虛實動靜陰陽剛柔者便是這升降飛揚者爲之非兩般也至浮而上者兩句便是例○問無非教也都是道理在上面發見曰然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問此段是說氣與理合朱子曰此段專是說氣未及言理生人物之萬殊言氣到此已是渣滓粗濁者去生人物立天地之大義此說氣之本上章亦是發明此意○游氣陰陽陰陽卽氣也豈陰陽之外復有游氣所謂游氣者指其所以賦與萬物一物各得一箇性命便有一箇形質此氣合而成之也雖是如此而所謂陰陽兩端成片段滾然出來者固自若也亦猶論太極物物皆有之而太極之體未嘗不存也○晝夜運而無息者便是陰陽之兩端其散出紛擾者便是游氣以生人物之萬殊正如麪磨相似其四邊只管撒出正如天地之氣運轉無已只管生出人物其中有粗有細故人物有偏有正有精有粗○循環不已者乾道變化也合而成質者各正性命也○陰陽循環如磨游氣紛擾如磨中出者易曰陰陽相摩八卦相盪鼓之以雷霆潤之以風雨日月運行一

寒一暑此陰陽之循環也乾道成男坤道成女此游氣之紛擾也○游是散殊此如水車一上一下只管滾轉便是循環不已中間帶得水灌溉所在便是生人物之萬殊天地之間二氣只管運轉不知不覺生出人物卽他這箇幹轉便是生物時節○游氣自裏面底如扇相似扇便是立天地之大義底扇出風來便是生人物底○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游氣陰陽固是一物橫渠言游氣紛擾合而成質是指陰陽交會言之陰陽兩端循環不已是指那分開底說○橫渠說得稍支離只合云陰陽五行循環錯綜升降往來所以生人物之萬殊立天地之大義○天

體物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朱子曰此數句是從赤心片片說出來荀揚豈能到○體物猶言爲物之體也蓋物物有箇天理體事謂事事是仁做出來凡言體便是做他骨子○天體在物上仁體在事上猶言天體於物仁體於事本是言物以天爲體事以仁爲體須著從上說故如此下語○體物猶言幹事事事之幹也○問仁體事而無不在曰只是未理會得仁字若理會得這一字了則到處都理會得○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須得仁以爲骨子○往來游行無非是理無一物之不體猶言無一物不將這箇做骨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朱子曰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布置故曰良能○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問鬼神是功用良能曰但以一屈一伸看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更無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卻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程子之說固好但渾淪在這裏張子之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

○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游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朱子曰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橫渠物之初生一章尤說得分曉○問此息字是生息之息曰然○橫渠言至之謂神反之謂鬼固是然雷風山澤亦有神今之廟貌亦謂之神亦以方伸之氣爲言耳此處要錯綜周徧而觀之伸中有屈屈中有伸伸中有屈如人有魄是也屈中有伸如鬼而有靈是也○天下萬事萬物只是箇陰陽消息屈伸橫渠將屈伸說得貫通○人死便是鬼祖考來格便是神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爲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性者則亦末如之何矣問性爲萬物之一源朱子曰所謂性者人物之所同得非惟己有是而人亦有是非惟人有是而物亦有是○永按自蔽塞謂惟知有我之私也

○一故神譬之人身四體皆一物故觸之而無不覺不待心使至此而後覺也此所謂感而遂通不行而至不疾而速也橫渠易說○問一故神朱子曰一是一箇道理卻有兩端用處不同譬如陰陽陰中有陽陽中有陰陽極生陰陰極又生陽所以神化無窮○發於心達於氣天地與吾身共只是一團物事所謂鬼神者只是自家氣自家心下思慮才動這氣卽敷於外自然有所感通○一故神橫渠說得極好但近思錄所載與本書不同當時緣伯恭不肯全載故後來不曾與他添得一故神橫渠親注云兩在故不測只是一物卻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以至於行乎什伯千萬之中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注云推行乎一凡天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雖是兩箇要之亦是推行乎此一耳說得極精須子細看

○心統性情者也橫渠語錄下同○朱子曰心統性情語最精密○橫渠此句乃不易之論孟子說心許多皆未有似此語端的子細看便見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此○心統性情二程卻無一句似此切統猶兼也○性是體情是用性情皆出於心故心能統之統如統兵之統言有以主之也仁義禮智是性孟子曰仁義禮智根於心惻隱四端是情孟子曰惻隱之心云云以此見得心統性情一心之中自有動靜靜者性也動者情也○性者心之理情者心之動心者性情之主○凡物有心而其中必虛人心亦然只這虛處便包藏許多道理彌綸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以爲人心之妙與理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充此中虛莫非是理而已心是神明之舍爲一身之主宰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天而具於心者發於智識念慮處皆是情故曰心統性情○先生取近思錄心統性情之語示學者或問曰心之未發則屬乎性既發則情也曰是此意○舊看五峯說只將心對性說一箇情字都無下落後來看橫渠心統性情之說乃知此語大有功始尋得箇情字著落與孟子說一般又曰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

○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知愚之別塞者牢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聖人一朱子曰此似欠了生知之聖○此段不如呂與叔分別得分曉呂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問通蔽開塞橫渠與呂芸閣說孰爲親切曰與叔倒分明似橫渠之說看來塞中也有通處如猿狙之性卽靈豬則全然蠢了本乎天者親上本乎地者親下如人頭向上所以最靈草木頭向下所以最無知禽獸頭橫所以無知猿狙稍靈爲他頭有時也似人故稍向得上○問人物之性一源何以有異曰人之性論明暗物之性只是偏塞暗者可使之明只偏塞者不可使之通橫渠言凡物莫不有是性云云至薄者開之也易是也○問人物皆稟天地之理以爲性皆受天地之氣以爲形若人品之不同固是氣有昏明厚薄之異若在物言之不知是所稟之理便有不全耶亦是緣氣稟之昏蔽故如此耶曰惟其所受之氣只有許多故其理亦只有許多又問物物具一太極則是理無不全曰謂之全亦可謂之偏亦可以理言之則無不全以氣言之則不能無偏故呂與叔謂物之性有近人之性者人之性有近物之性者○問氣質有不同則天命之性有偏全否曰亦非有偏全謂如日月之光在露地盡見之若在蔀屋之下則有見有不見在人則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被他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卻只通這些子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若昏愚之人便在人與禽獸之間所以終難改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一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二　凡百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爲學大要。

濂溪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朱子曰希望也字本作睎。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朱子曰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通書下同○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辭矜智能慕空寂爲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爲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學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朱子曰欲人知道義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或問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伊川先生曰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歟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朱子曰天地儲蓄得二氣之精聚故能生出萬物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只說五行不言陰陽也蓋做這人須是五行方做得成然陰陽便在五行中所以周子云五行一陰陽也。其本也眞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朱子曰其本也眞而靜是說未發眞便是不雜無人僞靜便是未感○眞靜兩字不同眞指本體而言靜但言其初未感乎物未發即靜之謂五性即眞之謂仁義禮智信者未發之蘊而性之眞也○五性便是眞未發便是靜只是疊說。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其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懼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問性上如何說鑿朱子曰性固不可鑿但人不循此理任意妄作去傷了他耳。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然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朱子曰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方是大綱說學之道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便是詳此意一本作知所養恐往字爲是往與行字相應○明諸心知所往窮理之事也力行求至踐履之事也。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顚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

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然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其與聖人相去一息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朱子曰聖人無怒何待於不遷聖人無過何待於不貳所以不遷不貳者猶有意存焉所謂守之非化之也○問守之非化之曰聖人則無這箇顏子則疑於遷貳與不遷貳之間○大而化之理與己一其未化者如人操尺度量物用之尚未免有差若至於化者則己便是尺度尺度便是己顏子未化若化則便是仲尼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強記巧文麗辭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文集下同○或謂人不知性故怠於希聖之學而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朱子曰不是他樂於希名慕利之學是他不知聖之可學別無可做只得向那裏去因曰世上萬般皆下品若見得這道理高見世間萬般皆低故這一段緊要處只在先明諸心上蓋先明諸心了方知聖之可學有下手處方就這裏做工夫○好學論是程子十八歲時已做得這文好這箇說話便是所以爲學之本惟知所本然後可以爲學○此論說得條理只依此學便可以終其身也。○橫渠先生問於明道先生曰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先生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內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內是有意於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問聖人動亦定靜亦定所謂定者是體否朱子曰是曰此是惡物來感時定抑善惡來皆定曰惡物來不感這裏自不接曰善物則如何曰當應便應有許多分數應這裏自定曰子哭之慟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也○問聖人定處曰知止而后有定只看此一句便了得萬物各有當止之所知得則此心自不爲物動曰舜號泣于旻天象憂亦憂象喜亦喜當此時何以見其爲定曰此是當應而應當應而應便是定若不當應而應便是亂了當應而不應則又是死了○西山眞氏曰定性者理定於中而事不能惑也理定於中靜時固定動時亦未嘗不定也不隨物而往不先物而動故曰無將迎理自內出而周於事事自外來而應以理理卽事事卽理也故曰無內外○勉齋黃氏曰此書分七段讀此首段定性字當作定心看若以心有內外不惟未可語定亦且不識心矣。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問普萬物莫是以心

周偏而無私否朱子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爲人之心物得之遂爲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耳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知得他無心處○廓然而大公是寂然不動物來而順應是感而遂通○所謂普萬物順萬事者即廓然而大公之謂所謂無心無情者即物來而順應之謂○問大公順應學者卒未到此奈何曰雖未到此規模也是恁地只是除却私意事物之來順他道理應之且如有一事自家見得道理是恁地却有箇偏曲底意思要爲那人便是不公便逆了這道理不能順應聖人自有聖人大公賢人自有賢人大公學者自有學者大公曰學者大公當如何曰也是要存得這箇在克去私意這兩句是有頭有尾說話大公是包說順應是就裏面細說○勉齋黃氏曰此第二段此書大意不過此二句廓然大公是不絶乎物物來順應是不累乎物

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朱子曰往來不合著憧憧了便是私意擴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是朋從爾思○勉齋黃氏曰此第三段引易以結上段之意貞吉則虛中無我不絶乎物而亦不累乎物也憧憧則累乎物矣

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問自私則不能廓然大公所以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物來順應所以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朱子曰然○應迹謂應事物之迹若心則未嘗動也○問程子謂釋氏自私先生嘗以此自私說得較粗是常人之自私然細思之如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亦自說得煞恐只是釋氏之自私曰此說得較闊兼兩意也是見橫渠說得有這病故如此說問反鑑索照亦是說絶外物而求定之意曰然但所謂自私而用智如世人一等嗜慾也是如異端絶滅外物也是若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便上不淪於空寂下不累於物欲○勉齋黃氏曰此第四段只是與前二段相反自私便是求絶乎物用智是反累乎物不能以有爲爲應迹故求絶乎物不能以明覺爲自然故反累乎物

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子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尙何應物之爲累哉朱子曰艮其背云云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人之四支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問內外兩忘是內不自私外應不鑿否曰是大抵不可以在內者爲是在外者爲非只得隨理順應○勉齋黃氏曰此第五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艮不獲其身則無我無我則不自私用智而鑿則不以明覺爲自然故不若內外之兩忘也

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內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問聖人恐無怒容否朱子曰怎生無怒容合當怒時必亦形於色如要治那人之罪自爲笑容則不可曰如此則恐涉忿怒之氣否曰天之怒雷霆亦震舜誅四凶當其時亦須怒但當怒而怒便中節事過便消了更不積○血氣之怒不可有義禮之怒不可無○勉齋黃氏曰此第六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廓然大公物來順應也

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曰舊時謂觀理之是非才見己是而人非則其爭愈力後來看不如此如孟子所謂我必不仁也自反而仁其橫逆由是也則曰此亦妄人而已矣○若知其理之曲直不必校却好若見其直而又怒則愈甚○此明道爲學者理未甚明底說言於怒時且權停閣這怒而觀理之是非少間自然見得當怒不當怒蓋怒氣易發難制如水之澎漲能權停閣這怒則如水漸漸歸港○勉齋黃氏曰此第七段未嘗無怒而觀理是非則未至於聖人而於道思過半矣此段專說順應一邊然未嘗不怒則是大公文公舊說則兼大公順應而言蓋以遽忘其怒爲大公也

（總論）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惟定則動靜如一而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爲是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所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內而非外不是內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尙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爲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彊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問定性書是正心誠意工夫否曰是正心誠意以後事問定性所論固是不可有意於除外誘然此說地位高者之事在初學恐亦不得不然否曰初學也不解如此外誘如何除得有當應者也只得順應便看理如何此篇大綱只在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兩句其他引易孟子皆是如此未謂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一篇著力緊要只在此一句遽忘其怒便是廓然大公觀理之是非便是物來順應明道言語渾淪子細看節節有條理○明道意言不惡事物亦不逐事物今人惡則全絶之逐則又爲物引將去惟不拒不流泛應曲當則善矣蓋橫渠有意於絶外物而定其內明道意以爲須是內外合一動靜皆定則應物之際自然不累於物苟只靜時能定則動時恐被物引去矣○定性書一篇中都不見一箇下手處或云廓然大公兩句是下工夫處否曰這是說已成處今人私欲萬端如何得大公所見與理皆背馳如何得順應曰這便是先生前日所謂也須存得這箇在日也不由你存這須是見得須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方是所謂知止而后有定也○自私用智此書首尾只此兩項明道文字多只成片說去細看中間自有脈絡貫串將去大公順應自後許多話都是此二句意引易是說大公引孟子是說順應忘怒是應大公觀理是應順應○明道此書自胸中瀉出如有物在後逼逐他相似皆寫不辨直卿云此所謂有造道之言曰然○問此書難理會曰也不難定性字說得詫異此性字是箇心字意明道言語甚圓轉初讀未曉得子細看却成段相應此書在鄠時作年甚少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

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真失正反害於道必矣來書所謂欲使後人見其不忘乎善此乃世人之私心也夫子疾沒世而名不稱焉者疾沒身無善可稱云爾非謂疾無名也名者可以厲中人君子所存非所汲汲

○內積忠信所以進德也擇言篤志所以居業也知至至之致知也求知所至而後至之知之在先故可與幾所謂始條理者知之事也知終終之力行也既知所終則力進而終之守之在後故可與存義所謂終條理者聖之事也此學之始終也易傳下同○朱子曰內積忠信積字說得好某實其善之說雖密不似積字見得積在此而未見於事之意○一言一動必忠必信是積也○內積忠信是實心擇言篤志是實事擇言是修辭篤志是立誠○伊川擇言篤志說得來寬不如明道云修省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知至至之全在知字知終終之在著力守之○知至是真實知得如惡惡臭如好好色至之便真箇求到其地知終是知得進到這處了如何保守得便終保守此是終之可與幾是未到那裏先見得箇事幾可與存義便是守得箇物事在○問知至至之是致知知終終之是力行固是如此然細思恐知至與知終屬致知至之終之屬力行二者自相兼帶曰程子云知至至之主知知終終之主行然某却疑似亦不必如此說只將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說自得○知至至之進德之事知終終之居業之事

○君子主敬以直其內守義以方其外敬立而內直義形而外方義形於外非在外也敬義既立其德盛矣不期大而大矣德不孤也無所用而不周無所施而不利孰爲疑乎朱子曰直是直上直下無纖毫委曲方是割截方正之意是處事皆合宜如一物四方在面前不可得而移易之意○敬立而內自直義形而外自方若欲以敬要去直內以義要去方外則非矣○問義形而外方曰義是心頭斷事心斷於內而外自方正萬物各得其宜○此坤六二之爻以敬解直以義解方將不孤來解大字若敬而無義則做出事來必錯了只義而無敬則無本何以爲義皆是孤也須是敬義立方不孤

○動以天爲无妄動以人欲則妄矣无妄之義大矣哉葉氏曰震下乾上爲无妄震動也乾天也故曰動以天爲無妄雖無邪心苟不合正理則妄也乃邪心也既已无妄不宜有往往則妄也故无妄之彖曰其匪正有眚不利有攸往朱子曰所謂雖無邪心而不合正理者該動靜而言如燕居獨處之時物有來感理所當應而此心頑執不動則此不動處便非正理又如應事接物處理當如彼而吾所以應之者乃如此則雖未必出於血氣人欲之私然只此亦是不合正理既不合正理非邪妄而何又如賢智者過之其心豈有邪却不合正理○人之應事有不出於意欲之私而但以不是義理之當然遂陷於不正者多矣董子所謂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惡言而不敢辭者正謂此耳如鬻拳強諫之類是也

○人之蘊蓄由學而大在多聞前古聖賢之言與行考跡以觀其用察言以求其心識而得之以蓄成其德大畜象傳

○咸之象曰君子以虛受人傳曰中無私主則無感不通以量而容之擇合而受之非聖人有感必通之道也朱子曰心無私主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聖人至公至神之化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問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己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契者應不相契者則不應○以量而容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葉氏曰有量必有限有合則必有不合

其九四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傳曰感者人之動也故咸皆就人身取象四當心位而不言咸其心感乃心也感之道無所不通有所私係則害於感通所謂悔也聖人感天下之心如寒暑雨暘無不通無不應者亦貞而已矣貞者虛中無我之謂也若往來憧憧然用其私心以感物則思之所及者有能感而動所不及者不能感也以有係之私心既主於一隅一事豈能廓然無所不通乎問易傳云貞者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同何也朱子曰某尋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裏面○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日月寒暑往來安得爲心中之往來伊川說微倒了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只是加一箇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伊川說得未備往來自還他自然之理惟正靜爲主至於憧憧則私爲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不朋從矣

○君子之遇艱阻必思自省於身有失而致之乎有所未善則改之無歉於心則加勉乃自修其德也蹇象傳○葉氏曰此教人以處險阻之道

○非明則動無所之非動則明無所用豐初九傳○朱子曰豐明以動以明心應事物也○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

○習重習也時復思繹浹洽於中則說也以善及人而信從者衆故可樂也雖樂於及人不見是而無悶乃所謂君子經說下同○朱子曰浹洽二字宜子細看凡於聖賢言語思量透徹乃有所得譬之浸物於水水若未入只是外面稍溼裏面依前乾燥必浸之久則透內皆溼程子之言極有深意○己既有得何待人之信從始爲可樂須知己之有得亦欲人之

皆得然信從始但一二人亦未能愜吾之意至於信從者衆豈不可樂○大抵私小底人或有所見則不肯告人持以自多君子存心廣大己有所得足以及人若己能之以教人而人不能多少可悶今既信從者衆安得不樂○問初學將自謀不暇何以及得人曰如傳得師友好說話好文字歸與朋友亦是及人○古之學者爲己欲得之於己也今之學者爲人欲見知於人也○伊川先生謂方道輔曰聖人之道坦如大路學者病不得其門耳得其門無遠之不到也求入其門不由於經乎今之治經者亦衆矣然而買櫝還珠之蔽人人皆是經所以載道也誦其言辭解其訓詁而不及道乃無用之糟粕耳覬足下由經以求道勉之又勉異日見卓爾有立於前然後不知手之舞足之蹈不加勉而不能自止矣手帖○方元寀字道輔買櫝還珠事見韓子○朱子曰買櫝還珠之論尤可以警今日學者用心之謬○朱子以此書示學者曰他只恁平鋪無緊要說出來只是要移易他一兩字也不得要改動他一句也不行○明道先生曰修辭立其誠不可不子細理會言能修省言辭便是要立誠若只是修飾言辭爲心只是爲僞也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纔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也終日乾乾大小大事却只是忠信所以進德爲實下手處修辭立其誠爲實修業處遺書下同○問蘇季明以治經爲傳道居業之事居常講習只是空言無益質之兩先生如何朱子曰季明是橫渠門人祖橫渠修辭之說以立言傳後爲修辭是爲居業明道與說易上修辭不恁地修辭只是如非禮勿言若修其言辭正爲立己之誠意乃是體當自家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之實事便是理會敬義之實事便是表裏相應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是立誠道之浩浩何處下手惟立誠方有可居之處有可居之處則可以修業修業便是逐日底事業以日課一般忠信進德爲實下手處如是心中實見得理之不妄如惡惡臭如好好色常常恁地則德不期而進矣誠便是忠信修省言辭便是要立得這忠信若口不擇言逢事便說則忠信亦被汩沒動蕩立不住了○問何不說事却說辭曰事尚可欺人辭不可揜故曰言顧行行顧言○伊川先生曰志道懇切固是誠意若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蓋實理中自有緩急不容如是之迫觀天地之化乃可知朱子答劉子澄云學者正欲習中廓然大公明白四達方於致知窮理有得力處今乃迫切往昔念念不志竊恐徒自煎熬無復義理悅心之味也程子所謂迫切不中理則反爲不誠正慮此耳升高自下陟遐自邇能不遺寸晷而不計近功則終必有至矣○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學者當學顏子入聖人爲近有用力處又曰學者要學得不錯須是學顏子〔本註〕有準的○朱子曰孔子體面大不用恁地說道理自在裏面孟子多是就發見處盡說與人終不似夫子立得根本住所以程子謂其才高學之無可依據○孟子才高學之無可依據爲他元來見識自高顏子才雖未嘗不高然其學却細膩切實所以學者有用力處孟子終是粗○孟子說得粗不甚子細只是他才高自至那地位若學者學他或錯認了他意思若顏子說話便可下手做孟子底更須解說方得○問如說養氣處豈得爲無可依據曰孟子皆是要用顏子須就己做工夫所以學顏子則不錯○勉齋黃氏曰如博文約禮克己復禮不遷怒不貳過皆用力處就務實切己下功所以入聖人爲近○明道先生曰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所守不約泛濫無功問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只是教人鞭辟近裏明善是致知誠心是誠意否朱子曰知至即便意誠善才明誠心便進問其文章雖不中不遠矣便是應那省外事一句否曰然外事所可省者即省之所不可省者亦強省不得善只是那每事之至理文章是威儀制度所守不約泛濫無功說得極切這般處只管將來玩味則道理自然都見又曰這段是呂與叔自關中來初見二程時說話蓋橫渠多教人禮文制度之事他學者用心不近裏故以此說教之然只可施之與叔諸人若與龜山言便不著地頭了○且省外事但明乎善惟進誠心是且理會自家切己處明善了又更須看自家進誠心與未○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經義皆栽培之意朱子曰學者識得仁體實有諸己識得與實有須做兩句看識得是知之實有是得之若只識得只是知有此物却須實有諸己方是己物也○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顏子仲尼樂處所樂何事朱子曰程子之言引而不發蓋欲學者深思而自得之今亦不敢妄爲之說學者但當從事於博文約禮之誨以至於欲罷不能而竭其才則庶乎有以得之矣○問顏子所樂何事周子程子終不言不審先生以爲所樂何事曰人之所以不樂者有私意耳克己之私則樂矣○問孔顏所樂何事曰不要去孔顏身上問只去自家身上討○問孔顏之樂若但以爲在於樂道則是孔顏與道終爲二物要之孔顏之樂只是私意淨盡天理昭融自然無一毫繫累耳曰然但今人說樂道說得來淺了要之說樂道亦無害曰觀周子之問其爲學者甚切曰然頤之復曰程子云人能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問孔顏之樂求之亦甚難曰且就聖賢着實用功處求之如克己復禮致謹於視聽言動之間久久自當純熟充達向上去○或說顏子之樂云天理流行渾融貫通顏子見得這箇物事分明在面前其樂自不能已曰也不要說得似有一箇物事樣道是箇公共底道理但是安頓不能得恰好顏子向前見不得底今見得向前做不得底今做得所以樂不是抱這一箇物事來恁地快活○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亦須量力有漸志大心勞力小任重恐終敗事朱子曰學者志道固不可不以遠大自期然苟悅其遠而忽於近慕於大而畧於細則無漸次經由之實而徒有懸空駭望之勞亦終不能以自達矣○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工夫多學記相觀而善之謂摩○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爲九層之臺須大做脚始得朱子曰心只是放寬平便大不要先有一私意隔礙便大心大則自然不急迫○明道先生曰自舜發於畎畝之中至百里奚舉於市若要熟也須

從這裏過朱子曰只是要事事經歷過○問若要熟也須從這裏過人須從貧困艱苦中做來方堅牢曰若不從這裏過也不識所以堅牢者似一條路須每日從上面往來行得熟了方認得許多險阻去處若素不會行忽然一日撞行將去少間定墮坑落塹去也

○參也竟以魯得之朱子曰曾子魯鈍難曉只是不肯放過直捱到達徹了方住不似別人只略綽見得些小便休一樣敏底見得容易又不能堅守鈍底捱得到略曉得處便說道理止此更不深求惟曾子不肯放舍若這事看未透真是捱得到透處所以竟得之○緣他質鈍不解便理會得故著工夫去看遂看得來透徹非他人所及有一等伶俐人見得雖快然只是從皮膚上略過所以不如他○魯鈍之人卻能守其心專一明達者每事要入一分半上落下多不專一○非說須要魯魯是他一般病但卻是上好底病他卻是得這箇魯底力

○明道先生以記誦博識為玩物喪志〔一本註〕時以經語錄作一冊鄭轂云嘗見顯道先生云某從洛中學時錄古人善行別作一冊明道先生見之曰是玩物喪志蓋言心中不宜容絲髮事胡安國云謝先生初以記問為學自負該博對明道舉史書成篇不遺一字明道曰賢卻記得許多可謂玩物喪志謝聞此語汗流浹背面發赤看明道讀史又卻逐行看過不蹉一字謝甚不服後來省悟卻將此事做話頭接引博學之士○謝艮佐字顯道上蔡人程子門人○朱子曰明道以上蔡記誦為玩物喪志蓋謂其意不是理會道理只是誇多鬬靡為能若明道看史不蹉一字則意思自別此正為己為人之分○玩物喪志之戒乃為求多聞而不切己者發○明道玩物喪志之說蓋是箴上蔡記誦博識而不理會道理之病渠得此語遂一向埽蕩直要得曠然無一毫所累則可謂矯枉過其正矣觀其論曾點事遂及列子御風以為易做則可見也明道謂與學者語如扶醉人真是如此

○禮樂只在進反之間便得性情之正〔原註〕以上並明道語○問記曰禮主其減樂主其盈禮減而進以進為文樂盈而反以反為文恐減與盈是禮樂之體本如此進反是用功處否朱子曰減是退讓撙節收斂底意思是禮之體本如此進者力行之謂盈是和說舒散快滿底意思是樂之體如此反者退斂之謂禮主其減卻欲進一步向前著力去做樂主其盈卻須退斂節制收拾歸裏如此則得性情之正○問如此則禮樂相為用矣曰然○禮主於撙節退遜檢束然以其難行須勇猛力進始得故以進為文樂主於舒暢發越然一向如此必至於流蕩故以反為文○主於減者以進為文主於盈者以反為文中間便自有箇恰好處所謂性情之正也

○父子君臣天下之定理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安得天分不有私心則行一不義殺一不辜有所不為有分毫私便不是王者事朱子曰天分即天理也父子君臣各安其分則安得私

○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朱子曰論性不論氣則無以見生質之異論氣不論性則無以見義理之同○本然之性只是至善然不以氣質而論之則不知其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故有所不備徒論氣質之性而不自本原言之則雖知有昏明開塞剛柔強弱之不同而不知至善之源未嘗有異故其論有所不明須是合性與氣觀之然後盡○如只說仁義禮智是性世間卻有生出來便無狀底是如何只是氣稟如此若不論氣這道理便不周匝若只論氣稟這箇善這箇惡卻不論那一原處這道理又卻不明○天命之性若無氣質卻無安頓處如一勺水非有物盛之則水無歸著程子論性不論氣云云所以發明千古聖賢未盡之意甚為有功○論氣不論性荀子言性惡揚子言善惡混是也論性不論氣孟子言性善是也○孟子論性不論氣但只認說性善雖說得好終是欠了下面一截○孟子終是未備所以不能杜絕荀揚之說○不備則少欠耳不明則大害事○韓愈也說得好只是少箇氣字○須是兩邊都說理方明備二之正指上兩句論性不論氣論氣不論性便是二之○問氣質之說始於何人曰此起於張程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原處下面卻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有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這許多說話自不用分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周子太極圖卻有氣質底意思程子之論又自太極圖中見出來

○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朱子曰事理合當做處凡事皆有箇體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為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箇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做○只怕人傷了那大體如為天子近臣合當謇諤正直又卻恬退寡欲及至處鄉里合當閉門自守躬廉退之節又卻向前要做事這箇便都傷了那大體今人議論都是如此合當舉賢才而不舉而曰我遠權勢合當去姦惡而不去而曰不為已甚

○曾點漆雕開已見大意故聖人與之問如何是已見大意朱子曰是他見得大了便小合殺不得開只說得一句如何便見他已見大意工夫只在斯字信字上斯是許多道理見於日用之間君臣父子仁義忠孝之理雖已見得如此卻恐做不盡不免或有過差雖是知其已然未能決其將然規模小底易自以為是規模大則工夫卒難了所以自謂未能信○大意便是本初處若不見得大意如何下手做工夫若已見大意而不下手做工夫亦不可○問大意畢竟是如何曰若推其極只是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答曾擇之曰漆雕語意深密難尋而曾點之言可以玩索而見其意若見得曾點意則漆雕之意亦見得矣且看程子說大意二字是何意二子見得是向甚處如何見得又曰謂開有經綸天下之志則未必然正是已分上極親切處自覺有未盡處耳雖其見處不及點之開闊得處未至如點之從容然其功夫精密則恐點有所不逮也然今日只欲想象聖賢胷襟洒落處卻未有益須就自家下學致知力行處做工夫覺得極辛苦不快活便漸見好意思也○舊看皆云曾點高今看來卻是開著實點頗動蕩○點開闊開深穩○論其資稟之誠慤則開優於點語其見趣超詣脫然無毫髮之累則點賢於開然開之進則未已也○點已見大意卻做得有欠缺開見得不如點透徹而用功卻密點天資甚高如一箇大屋但見外面牆圍周匝裏面間架卻未見得卻又不肯做工夫如邵康節見得恁地只管作弄

○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朱子曰涵養持敬便是栽培○此段只如弟子入則孝云云之意先從實上培壅一箇根腳卻學文做工夫去

○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朱子曰最是他說夾持兩字好敬主乎中義方於外二者相夾持要放下霎時也不得只得直上去故便達天德○表裏夾持更無東西走作去處上面只更有箇天德○直上者無許多人欲牽惹也又曰不為物欲所蔽無到東來西之謂也

○懈意一生便是自棄自暴

○不學便老而衰或云人之晚年知識卻會長進朱子曰也是後生時都定了便長進也不會多然而能用心於學問底便會長進若不學問只縱其客氣底亦如何會長進日見昏了有人後生氣盛時說盡萬千道理晚年只恁地闒靸了或引程先生曰人不學便老而衰曰

只這一句說盡了。○人之學不進，只是不勇。○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或以科擧作館廢學自咎者，朱子曰：不然，只是志不立，不曾做工夫耳。伊川曰：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正爲此也。若志立，則無處無工夫。○爲學大端，在於求復性命之本然，求造聖賢之極致。須是立志如此，便做去始得。若曰我之志只是要做箇好人，識此道理便休，宜乎工夫不進，日漸消靡。程子云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葉氏曰：立志不大不剛，則義理不足以勝其氣質之痼蔽，學力不足以移其習俗之纏繞。○內重則可以勝外之輕，得深則可以見誘之小。葉氏曰：道義重則外物輕，造理深則嗜欲微。○董仲舒謂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可以爲法矣。此仲舒對江都易王語。思邈，隋唐間人。○問道義如何分別，朱子曰：道義是箇體用。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義是道中之細分別，功是就道中做得功效出來。○問正義在先，明道在後否，曰：未有先後，此只是合掌底意思。又云：微有先後之序。事成之之謂利，所以有義。功成則是道。便不是惠迪吉，從逆凶，然惠迪亦未必皆吉。○問膽欲大，曰：彼丈夫也，我丈夫也，吾何畏彼哉。○膽大是千萬人吾往處，天下萬物不足以動其心，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皆是膽大。心小是畏敬之謂，文王小心翼翼，曾子戰戰兢兢是也。○膽欲大而心欲小，戰戰兢兢，方能爲赳赳武夫公侯干城之事。○問四者缺一不可，曰：圓而不方則譎詐，方而不圓則執而不通，膽不大則卑陋，心不小則狂妄。江西諸人便是膽大而心不小者也。○智是對仁義禮信而言，須是知得是非方謂之智。問智欲圓轉，若行不方正，合於義，則將流於權謀譎詐，曰：是如此。○大抵學不言而自得者，乃自得也；有安排布置者，皆非自得也。永按：不言自得者，用力之久，浹洽於中，熟而悅者也。安排布置，勉强而已，安能自得。○視聽思慮動作，皆天也，人但於其中要識得真與妄爾。朱子曰：言視聽思慮動作，皆是天理。其順發出來，無非當然之理，卽所謂真；其妄者，却是反乎天理者也。雖是妄，亦無非天理，只是發得不當地頭，恰如善固性也，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之意。○問視聽思慮動作發得不中節是妄，曰：妄是私意，不是不中節。問此是顏子之所謂非禮者，曰：非禮處便是私意。○識字是緊要處，要識得時，須是學始得。○明道先生曰：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立則見其參於前也，在輿則見其倚於衡也，夫然後行。只此是學。質美者明得盡，查滓便渾化，却與天地同體。其次惟莊敬持養，及其至則一也。問鞭辟是如何，朱子曰：此是洛中語，大約是要鞭督向裏去。今人皆不是鞭督向裏，心都向外。下言切問而近思云云，何嘗有一句說做外面去。○問博學篤志章，曰：明道常說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若能如此，便是心在己，是有七八分仁了。○天地同體處，如義理之精英；查滓是私意人欲之未消者。克己復禮爲仁，己是查滓，復禮便是天地同體處。有不善未嘗不知，不善處是查滓。曾子言不忠不信不習，是曾子查滓處；漆雕開言未能信，皆是有些查滓處。只是質美者見得透徹，查滓處都盡化了。若未到此，須當莊敬持養，旋旋磨擦去，教盡。○所謂持養，亦非是作意去穿鑿以求其明，但只此心常敬，則久久自明。

○忠信所以進德，修辭立其誠所以居業者，乾道也。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者，坤道也。朱子曰：乾言聖人之學，故曰忠信所以進德云云；坤言賢人之學，故曰敬以直內云云。問既分聖賢之學，其歸如何，曰：歸無異，但乾所言便有自然底意思，坤所言只是作得持守。○忠信進德，修辭立誠，是流行發用，朴實頭便做將去，是健之義。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便只簡靜循守，是順之義。大率乾是做，坤是守。○凡人才學，便須知著力處；既學，便須知得力處。葉氏曰：始學不知用力之地，則何以爲入道之端；既學而不知得力之地，則何以爲造道之實。

○有人治園圃役知力甚勞，先生曰：蠱之象，君子以振民育德。君子之事，惟有此二者，餘無他焉。二者，爲己爲人之道也。朱子曰：役智力於農圃，內不足以成己，外不足以治人，濟得甚事。○葉氏曰：振民，謂興起作成之；育德，謂正養己德。○博學而篤志，切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得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朱子曰：四者皆學問思辨之事耳，未及乎力行而爲仁也。然從事於此，則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故曰仁在其中矣。○問學者要思得之，莫便是先生所謂心不外馳而所存自熟之意，曰：然。於四者中見得箇仁底道理，便是徹上徹下之道。○問了此便是徹上徹下之道，此是深說也恁地，淺說也恁地否，曰：是。只是這箇道理，深說淺說都恁地。○宏而不毅則難立，毅而不宏則無以居之。〔本註〕西銘言宏之道。○朱子曰：宏，寬廣也；毅，强忍也。○宏而不毅，如近世龜山之學者，其流與世之常人無以異；毅而不宏，如胡氏門人，都恁地撐腸拄肚，少間都沒頓著處。○永按：宏而不毅者縱弛，毅而不宏者狹陋。西銘之道，能實體之，渾然與物同體，宏之至也。○伊川先生曰：古之學者，優柔厭飫，有先後次序。今之學者，却只做一場話說，務高而已。常愛杜元凱語：若江海之浸，膏澤之潤，渙然冰釋，怡然理順，然後爲得也。今之學者，往往以游夏爲小，不足學。然游夏一言一事，却總是實。後之學者好高，如人游心於千里之外，然自身却只在此。永按：杜預春秋左傳序中語，本謂學春秋當如是，程子借以言學也。○脩養之所以引年，國祚之所以祈天永命，常人之至於聖賢，皆工夫到這裏，則自有此應。葉氏曰：明學聖賢者，當真積力久而得之也。○忠恕所以公平，造德則自忠恕，其致則公平。朱子曰：進德則自忠恕，是從這裏做出來；其致則公平，言其極則公平也。○忠恕是工夫，公平是忠恕之效，所以謂其致則公平。致，極至也。○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做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朱子曰：程子之言，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

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仁者性之德而愛之本。因其性之有仁。是以其情能愛。但或蔽於有我之私。則不能盡其體用之妙。惟克己復禮。廓然大公。然後此體渾全。此用昭著。動靜本末。血脈貫通。○仁是愛底道理。公是仁底道理。故公則仁。仁則愛。公却是仁發處。無公則仁行不得。○仁是本有之性。生物之心。惟公則能體之。非因公而後有也。故曰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細看此語。却是人字裏面帶得仁字過來。○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伊川自謂不可以公爲仁。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須公而有惻隱之心。此工夫却在人字上。蓋人體之以公方是仁。○公而以人體之。此句本微有病。然若眞箇曉得。方知這一句說得好。所以程子又曰公近仁。蓋這箇仁便在這人字上。你元自有這仁。合下便帶得來。只爲不公所以蔽塞了不出來。若能公。仁便流行。如溝中水被沙土壅塞了。故水不流。若能擔去沙土。水便流矣。又非是外面別將水來放溝中。是溝中元有此水。如克己復禮爲仁。能去己私。天理便自流行。不是克己了。又別討箇天理來放在裏面。○永按此數條重人字。恐非定說。當以後答陳安卿一條爲正。○朱子曰公之爲仁。猶言去其壅塞。則水自流通。然便謂無壅塞者爲水則不可。○仁是本有之理。公是克己功夫極至處。故惟公然後能仁。其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猶無塵也。人猶鏡也。仁則猶鏡之光明也。鏡之明非自外來。元來自有光明。今不爲塵所昏耳。人心元來自有這仁。今不爲私欲所蔽耳。○董銖問體猶骨也。如體物不可遺之體。非體用之體。曰公是仁之方法。人是仁之材料。有此人方有此仁。蓋有形氣便具此生理。若無私意間隔。則人身上全體皆是仁。體字便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體認者是將此身去裏面體察。如體羣臣之體。又問先生謂作體認之體亦不妨。銖思之未達。竊謂有此人則具此仁。然人所以不仁者。以其私也。能無私心。則此理流行。卽此人而仁在矣。非是公後又要去體認尋討也。曰仁字說得是了。但認體字未是。體者乃是以人而體公。蓋人撐起這公作骨子。則無私心而仁矣。蓋公只是一箇公理。仁是人心本仁。人而不公。則害夫仁。故必體此公在人身上以爲之體。則無所害其仁。而仁流行矣。作如此看方是。○陳安卿問先生謂緊要在人字上。淳竊謂此段之意人字只是指吾身而言。與中庸仁者人也之人自不同。不必重看。緊要都在體字上。公如何體亦不過克盡己私。至於此心豁然瑩淨光潔。徹表裏純是天理之公。則天地生物之意常存。此所以能恕能愛。曰此說得之。○恕與愛本皆出於仁。然非公則安能恕。安能愛。○公恕愛皆所以言仁者也。公在仁之前。恕與愛在仁之後。公則能仁。仁則能恕能愛。○仁之發處自是愛。恕是推那愛底。愛是恕之所推者。若不是恕處推那愛也。不能及物。也不能親親仁民愛物。只是自愛而已。若裏面元無那愛。又推箇甚麽。如開溝相似。愛水也。開之者恕也。○問施與用如何分。曰恕之所施。施其愛耳。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施是從這裏流出。用是就事說。推己當恕。恕是從己流出去及那物。愛是才調恁地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退而思有所不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曰說得是。昨日說過了。○恕是分俵那愛底。如一桶水。愛是水。恕是分俵此水何處一杓。故謂之施。○施用兩字。移動全不得。惟孔孟能如此下。此等處極當細看。

○今之爲學者。如登山麓。方其迤邐。莫不闊步。及到峻處便止。須是要剛決果敢以進。朱子曰爲學須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什麽精神。什麽骨力。

○人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纔著意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問力行如何是淺近語。朱子曰不明道理。只是硬行。他只見聖賢所爲。心下愛。硬依他行。這是私意。若見得道理時。皆是當恁地行。問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了是如何。曰久時將次只是恁地休了。○伊川謂說力行是淺近事。惟知爲上。知最要緊。

○知之必好之。好之必求之。求之必得之。古人此箇學是終身事。果能顚沛造次必於是。豈有不得道理。

○古之學者一。今之學者三。異端不與焉。一曰文章之學。二曰訓詁之學。三曰儒者之學。欲趨道。舍儒者之學不可。朱子曰此切要之言。夫子之所志。顏子之所學。子思孟子之所傳。皆是學也。

○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曰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謂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胷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呂大臨字與叔。張程門人。○朱子曰貫穿百氏及經史。乃所以辨驗是非。明此義理。豈特欲使文辭不陋而已。義理既明。又能力行不倦。則其存諸中者必也光明四達。何施不可。發而爲言。以宣其心志。當自發越不凡。可愛可傳矣。今執筆以習研鑽華采之文。務悅人者。外而已。可恥也矣。○道者文之根本。文者道之枝葉。惟其根本乎道。所以發之於文者皆道也。三代聖賢文章皆從此心寫出。文便是道。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朱子曰涵養此心須用敬。譬之養赤子。須時其起居飮食養之屋室之中。而謹顧守之。方有向成之期。○問涵養又在致知之先。曰涵養是合下在先。古人從小以敬涵養。漸教之讀書識義理。今若說待涵養了方去致知。也無期限。須是兩下用功。也著涵養。也著致知。○無事時且存養在這裏。提撕警覺。不要放肆。到講習應接時。便當思量義理。○問敬先於知。然知至則敬愈分明。曰此正如配義與道。○二者偏廢不得。致知須用涵養。涵養須用致知。○下須守在守。便是皆要齊頭著力。不可道知得了方始行。○此兩言如車兩輪。如鳥兩翼。未有廢其一而可行可飛者也。○此二言者體用本末無不該備。○敬克己致知。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則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是克。如誠則不消言閑邪之意。如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拒盜。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則各作一事亦可。涵養譬如將息。克己譬如服藥去病。能純於敬。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

○莫說道將第一等讓與別人且做第二等才如此說便是自棄雖與不能居仁由義者差等不同其自小一也言學便以道為志言人便以聖為志○問必有事焉當用敬否曰敬是涵養一事必有事焉須用集義只知用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又問義莫是中理否曰中理在事義在心問孟子之所謂有事者集義而已程子之論每以有事於敬為言何也朱子曰孟子之學以集義為養氣之本程子之學以敬為入德之門此其言之所以異也然義非敬則不能以自集故孟子雖言集義而必先之以持敬敬非義則不能以自行故程子雖言持敬而於其門人有事於敬之閒亦未嘗不以集義為言也○問敬是涵養一事敬不足以盡涵養否曰五色養其目聲音養其耳義理養其心皆是養也○涵養須用敬處事須是集義○敬有死敬有活敬若只守著主一之敬遇事不濟之以義辨其是非則不活若熟後敬便有義義便有敬○敬義工夫不可偏廢彼專務集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驕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間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幾焉則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有非其敬矣○義莫是中理如此說卻是義在外也○中理只是做得事來中理義則所以能中理者也義便有揀擇取舍易傳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如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為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卻是都無事也且如欲為孝不成只守著一箇孝字須是知所以為孝之道所以侍奉當如何溫清當如何然後能盡孝道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方是有意近名則為偽也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為名與為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朱子曰務實一事觀今日學者不能進步病痛全在此處○回也其心三月不違仁只是無纖毫私意有少私意便是不仁朱子曰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仁者先難而後獲有為而作皆先獲也古人惟知為仁而已今人皆先獲也朱子曰先計其效而後為其事則其事雖公而意則私○有求為聖人之志然後可與共學學而善思然後可與適道思而有所得則可與立立而化之則可與權朱子曰可與共學知所以求之也可與適道知所往也可與立者篤志固執而不變也可與權謂能權輕重使合義也○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今之學者為物其終至於喪己問伊川云為己欲得之於己也為人欲見知於人也後又云古之學者為己其終至於成物云云何也朱子曰此兩段意思自別前段是低底為人後段是好底為人前為人只是欲見知於人而已後為人卻是真箇要為人然不曾先去自家身心上做得工夫非惟是為那人不得末後和己也喪了○君子之學必日新日新者日進也不日新者

必日退未有不進而不退者惟聖人之道無所進退以其所造者極也葉氏曰聖人理造乎極行止乎成則無所進退○永按聖人之學亦日新不已蓋有獨覺其進而人不知者然必無所退也唯其不已所以不退○明道先生曰性靜者可以為學外書下同○永按習以靜而明行以靜而篤○宏而不毅則無規矩毅而不宏則隘陋問程子謂宏而不毅則無規矩而難立恐毅字訓義非可以有規矩言之朱子曰毅有忍耐底意思無規矩是說目今難立是說後來○知性善以忠信為本此先立其大者朱子曰知性善以忠信為本須是的然識得這箇物事然後從忠信做將去若不識得這箇不知是做甚麼故曰先立乎其大者○伊川先生曰人安重則學堅固朱子曰人言語簡重舉動詳緩則厚重可知言語輕率舉動輕肆其人輕易可知輕最害事飛揚浮躁所學安能堅固○葉氏曰躁擾輕浮則所知者易忘所守者易隳○博學之審問之慎思之明辨之篤行之五者廢其一非學也問學問思辨亦有序乎朱子曰學之博然後有以備事物之理故能參伍之以得所疑而有問問之審然後有以盡師友之情故能反復之以發其端而可思思之謹則精而不雜故能有所自得而可以施其辨辨之明則斷而不差故能無所疑惑而可以見於行行之篤則凡所學問思辨而得之者又皆必踐其實而不為空言矣此五者之序也○張思叔請問其論或太高伊川不答良久曰累高必自下張繹字思叔○永按思叔與尹彥明同事伊川先生思叔以高識彥明以篤行俱為程子所稱然又謂尹焞魯張繹俊俊者他日過之魯者終有守也故思叔請問常有過高之病累高必自下所以抑而救之也○明道先生曰人之為學忌先立標準若循循不已自有所至矣問為學若以聖人為標準何不可之有若無所指擬茫然而去將何所歸宿朱子曰忌先立標準如孟子所謂勿正者學者固當以聖人為標準然豈可日日比並而較量之乎觀顏子喟然之嘆不於高堅瞻忽處用功卻就博文約禮上進步則可見矣○學者固當以聖人為師然亦何須先立標準才立標準心裏只計較思量幾時得到聖人便有箇先獲之心顏淵謂舜何人予何人有為者亦若是也只如此平說只恁下著工夫少間自有所至○以聖為志而忌立標準者必有事焉而勿正也循循不已自有所至者心勿忘勿助長也先難後獲意亦類此○尹彥明見伊川後半年方得大學西銘看尹焞字彥明號和靖○朱子曰尹和靖從伊川半年後方見大學西銘不知那半年是做甚麼想只是且教他聽說話問也是初入門未知次第驟與他看未得曰是如此○問此意如何曰也是教他自就切己處思量自看平時是不是未欲便把那書與之讀問如此則未後以此二書併授之還是以尹子已得此意還是以二書互相發故曰他好把西銘與學者看他也是要教他知天地間有箇道理恁地開闊○此意思也好也有病蓋且養他氣質淘潠了許多不好底意思如學記所謂未卜禘不視學游其志也之意固好然也有病者蓋天下有許多書若半年間都不教看一字幾時讀得天下許多書易曰富有之謂大業天下事無不當理會者才工夫不到業無由得大少間措諸事業便有欠缺此便是病問想當時大學未成倫緒難看曰然尹彥明看大學臨了連格物也看錯了所以深不信伊川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之說是看箇甚麼○有人說無心

伊川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永按無心之說入於空寂聖賢之心公而已矣○謝顯道見伊川伊川曰近日事何如對曰天下何思何慮伊川曰是則是有此理賢卻發得太早在伊川直是會鍛鍊得人說了又道恰好著工夫也問謝氏說何思何慮處程子道恰好著工夫此是著何工夫朱子曰人所患者不能見得大體謝氏合下便見得大體處只是下學之工夫卻欠程子道恰好著工夫便是教他著下學底工夫○永按事物各有當然之理何思何慮順理而行因物付物者也謝氏之學未至此故謂其發之太早○謝顯道云昔伯淳教誨只管著他言語伯淳曰與賢說話卻似扶醉漢救得一邊倒了一邊只怕人執著一邊朱子曰上蔡因有發於明道玩物喪志之一言故其所論每每過高如浴沂御風何思何慮之類皆是墮於一偏如扶醉漢真是如此○扶醉漢之說今之學者大抵皆然如云讀史成誦亦是玩物喪志學者若不理會得聞這說話又一齊棄了○橫渠先生曰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之能強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正蒙下同○朱子曰下學之事盡力於精義利用而交養互發之機自不能已自是以上則亦無所用其力矣至於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而自致耳○問求利吾外求字似有病便有箇先獲底心精義入神自然能利吾外何待於求曰然當云所以利吾外也○精熟義理而造於神事業定乎內而乃所以求利乎外也通達其用而身得其安素利乎外乃所以致養其內也蓋內外相應之理○入神是入至於微妙處此卻似向內做工夫非是作用於外然乃所以致用於外也故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橫渠可謂精義入神○事豫吾內事未至而先知其理之謂豫○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朱子曰天地之所以生物者理也其生物者氣與質也人物得是氣質以成形而其理之在是者則謂之性然所謂氣質者有偏正純駁昏明厚薄之不齊故性之在是者其為品亦不一所謂氣質之性者也告子所謂生之謂性程子所謂生質之性所稟之性所謂才者皆謂是也然其本然之理則純粹至善而已所謂天地之性者也孟子所謂性善程子所謂性之本所謂極本窮原之性皆謂此也○天地之性太極本然之妙萬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萬殊也○天地之性是理才到有陰陽五行處便有氣質之性於此便有昏明厚薄之殊○人只是一般人厚於仁而薄於義有餘於禮而不足於智便自氣質上來○氣質之性只是此性墮在氣質之中故隨氣質而自為一性正周子所謂各一其性者向使元無本然之性則此氣質之性又從何處得來耶○本原之性無有不善只被氣質有昏濁隔了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學以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矣皋陶謨所謂寬而栗等九德皆是論反氣質之意○若工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工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義理○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氣之不可變者獨死生修夭而已問性命於氣性命於德前日先生說以性命之命為聽命之命適見先生舊答潘恭叔書以命與性字只一般如言性與命也所以後面分言性天德命天理不知如何朱子曰也是如此但命字較輕得些○問若將性命作兩字看則於氣於德當云性命皆由於氣由於德曰橫渠文自如此○德性若不勝那氣稟則性命只由那氣德性能勝其氣則性命都是那德兩者相為勝負蓋其稟受之初便如此矣然亦非是元地頭不渾全只是氣稟之偏隔著故窮理盡性則善反之功也性天德命天理則無不是元來至善之物矣若使不用修為之功則雖聖人之才未必成性然有聖人之才則自無不修為之理○性與氣質從上面流下來自家之德若不能勝其氣則只是承當得所賦之氣若德有以勝其氣則我之受其賦予者皆是德故窮理盡性則我之所受皆天之德其所以賦予我者皆天之理氣之不可變者惟死生修夭蓋死生修夭富貴貧賤這卻還他氣至仁之於父子義之於君臣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謂命這箇卻須由我○問所謂勝者莫是指人做處否曰固是又問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皆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否曰固是○問性天德命天理這處性命如何分曰性是以其定者而言命是以其流行者而言命便是水恁地流底性便是將椀盛得水大椀盛得多小椀盛得少潔淨椀盛得清汙漫椀盛得濁○人生氣稟自然不同天非有殊人自異稟有學問之功則性命於德不能學問然後性命惟其氣稟耳曰從前看性命於德意謂此性由其德之所命今如此云則是性命二者皆是德也曰然○氣不可變惟壽夭要之此亦可變但大概如此○問知所攝養者則多壽考肆其嗜慾者則多夭亡是死生修夭亦可變也故程子以火為喻與此說不合如何曰正蒙之言恐不能無偏○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禮記領惡而全好鄭氏曰領猶理治也好善也○問莫非天也是兼善惡言否朱子曰然正所謂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二者皆出於天也陽是善陰是惡陽便清明陰便昏濁大抵陰陽有主對待而言者如陽仁陰義之類又別是一樣專就善上說○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人心虛靜自然清明才為物欲所蔽便黑暗了○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為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朱子曰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世人之心止於見聞之狹故不能體天下之物惟聖人盡性故不以所見所聞梏其心故大而無外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蓋盡心則心極其大知性知天而無有外之心矣問今未到聖人盡心處則亦當推去否曰未到那裏也須知聞見之外猶有我不聞不見底道理在若不知聞見之外猶有道理如何推得要之此亦是橫渠之意孟子之意則未必然孟子只是說窮理之至則心自然極其全體而無餘非是要大其心而後知性知天也問只如橫渠所說亦自難下手曰便是橫渠有時自要恁地說似只是懸空想像而心自然大○大其心則能遍體天下之物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有一物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到是心為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橫渠此說只是言人心要廣大耳不知未能盡得此心之理如何便能盡其心兼大

其心亦做盡心說不得○問物有未體此體字是體察之體否曰須認得如何喚做體察曰是將自家這身入那事物裏面去體認否曰然猶曰體羣臣也伊川云天理二字自家體貼出來是這樣體字又曰是置心在物中究見其理如格物致知之義○問如何得不以見聞梏其心曰張子此說是說聖人盡性事如今人理會學須是有見聞豈能舍此先是於見聞上做工夫到然後脫然貫通○天大無外物無不包物理所在一一有所遺則吾心爲有外便與天地不相似○十分事做得七八分便是有外所以致知格物者要得無外也○問如何是有外之心曰只有私意便內外扞格只見得自己凡物皆不與己相關便是有外之心此說固好然只管如此說便無歸著入於邪道之說如夫子都說得平易從得夫子之言便是無外之實若便要說天大無外則此心便瞥入虛空裏去了

○仲尼絕四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也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矣朱子曰橫渠之意以絕爲禁止之辭是言聖人將這四者使學者禁絕而勿爲毋字亦是禁止之意故曰自始學至成德竭兩端之教○意有思也未安意却是箇有爲底意思爲此一事故起此一意也○問夫子嘗言學而不思則罔又言君子有九思今橫渠言意有思也與此相反曰絕四是聖人事不思不勉者也學者則思不可無但不可有私意耳○我有方也方所也猶言有限隔也

○上達反天理下達徇人欲者與葉氏曰反天理則所趨日以高明徇人欲則所趨日以沉溺

○知崇天也形而上也通晝夜而知其知崇矣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朱子曰知崇天也言知識高明如天形而上指此理通晝夜而知通猶兼也兼陰陽晝夜之道而知知晝不知夜知夜不知晝則知皆未盡也合知禮成性則道義出矣知禮行處也○問橫渠知禮成性之說曰橫渠說成性謂是渾成底性知禮成性如習與性成之意同又問不以禮性之曰如堯舜性之相似但他言語艱意是如此○性者我所得於天底道義是衆人共由底

○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智者常存乎疢疾以此朱子曰辨猶子細感速言我之感發速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朱子曰橫渠此語極好君子終日乾乾不可食息間亦不必終日讀書或靜坐存養亦是雖靜坐亦有所存主始得不然兀坐而已○一息之間亦有養一瞬之頃亦有存如造次顛沛必於是之意但說得太緊

○橫渠先生作訂頑曰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朱子曰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稟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朱子曰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爲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爲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爲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民吾同胞物吾與也朱子曰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爲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爲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爲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性體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爲一家中國爲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爲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强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朱子曰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爲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衆事則大臣而已故爲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朱子曰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朱子曰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朱子曰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朱子曰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也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事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朱子曰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朱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修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朱子曰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參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惟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

奇矣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朱子曰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存吾順事沒吾寧也朱子曰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也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也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本註〕明道先生曰訂頑之言極醇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訂頑一篇意極完備乃仁之體也學者其體此意令有諸己其地位己高到此地位自別有見處不可窮高極遠恐於道無補也又曰訂頑立心便達得天德又曰游酢得西銘讀之卽渙然不逆於心曰此中庸之理也能求於言語之外者也○〔本註〕楊中立問曰西銘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何如伊川先生曰橫渠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分殊之蔽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以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游酢字定夫楊時字中立皆程子門人○朱子曰西銘要句句見理一而分殊今人說只中間五六句理一分殊據某看乾稱父坤稱母直至存吾順事沒吾寧也句句皆是理一分殊喚做乾稱坤稱便是分殊逐句渾淪看便見理一當中橫截看便見分殊〔餘詳見性理大全〕

又作砭愚曰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於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謂出於心者歸咎爲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爲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朱子曰橫渠學力絕人尤勇於改過獨以戲爲無傷一日忽曰凡人之過猶有出於不知而爲之者至戲則皆有心爲之也其爲害尤甚遂作東銘○問東銘曰此正如今法書所謂故失兩字○〔本註〕橫渠學堂雙牖右書訂頑左書砭愚伊川曰是起爭端改訂頑曰西銘砭愚曰東銘○朱子答江仲謀曰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詞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迥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而於東銘則未之嘗言蓋學者誠於西銘之言反復玩味而有以自得之則心廣理明意味自別若東銘則雖分別長傲遂非之失於毫釐之間所以開警後學亦不爲不切然意味有窮而於下學工夫蓋猶有未盡者又安得與西銘徹上徹下一以貫之之旨同日而語哉

○將修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尙反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橫渠文集下同○問張子學則不固之說如何朱子曰此蓋古註舊說而張子從之但文勢若有反戾而不安者蓋曰不重則不威則當曰不學則固若曰學則不固則當曰重則有威且學之爲功又豈止於不固而已哉

○橫渠先生謂范巽之曰吾輩不及古人病源何在巽之請問先生曰此非難悟設此語者蓋欲學者存意之不忘庶游心浸熟有一日脫然如大寐之得醒耳范育字巽之○朱子曰今人不能如大寐之得醒只是捉道理說也說得去只是不透徹又曰正要常存意使不忘釋氏只是如此黃直卿曰張子語似釋氏更有窮理工夫在曰工夫固自在也須相存意問直卿如何說存意不忘曰只是常存不及古人意曰設此語者只不欲放倒此意耳○橫渠之意正要學者將此題目時時省察使之積久貫熟而自得之耳○人於義理須如所謂脫然如大寐之得醒方始是信得處

○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之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修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朱子曰未知立心則或善或惡故胡亂思量惹得許多疑起既知所立則是此心已立於善而無惡便又惡講治之不精又却用思講治之思莫非在我這道理之內如此則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蓋急於可欲之善則便是無善惡之雜便是立吾心於不疑之地人之所以有疑而不果於爲善者以有善惡之雜今既有善而無惡則若決江河以利吾往矣遜此志務時敏雖是低下著此心以順道理又却抖擻起精神敏速以求之則厥修乃來矣下面云云只是說一敏字○未知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序處事固當考索然心未有主每泛然理會不得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學

○明善爲本固執之乃立擴充之則大易視之則小在人能宏之而已永按易視之謂玩忽視之安於固陋不能擴充也

○今且只將尊德性而道問學爲心日自求於問學者有所背否於德性有所懈否此義亦是博文約禮下學上達以此警策一年安得不長每日須求多少爲益知所亡改得少不善此德性上之益讀書求義理編書須理會有所歸著勿徒寫過又多識前言往行此問學上益也勿使有俄頃閒度逐日似此三年庶幾有進

○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爲去聖繼絕學爲萬世開太平朱子曰此道自孟子沒千有餘歲若天不欲此道復明則不使今人有知者旣使人有知者則必有復明之理此皆先生以道自任之意○葉氏曰天地以生生爲心聖人參贊化育使萬物各正其性命此爲天地立心也建明義理扶植綱常此爲生民立道也繼絕學謂纘述道統開太平謂有王者起必來取法利澤垂於萬世學者以此立志則所任至大而不安於小成所存至公而不苟於近用

○載所以使學者先學禮者只爲學禮則便除去了世俗一副當習熟纏繞譬之延蔓之物解纏繞卽上去苟能除去了一副當世習便自然脫灑也又學禮則可以守得定葉氏曰學禮則可以

消除舊俗之累有所據依而自守又○須放心寬快公平以求之乃可見道況德性自廣大易曰窮神知化德之盛也豈淺心可得橫渠易說○葉氏曰偏狹固滯不足以見道○人多以老成則不肯下問故終身不知又爲人以道義先覺處之不可復謂有所不知故亦不肯下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知橫渠論語說○多聞不足以盡天下之故苟以多聞而待天下之變則道足以酬其所嘗知若劫之不測則遂窮矣橫渠孟子說下同○葉氏曰心通乎道則能盡夫事理之所以然故應變而不窮不通乎道而徒事乎記問則見聞有限而事變無涯卒然臨之以所未嘗知則窮矣○爲學大益在自求變化氣質不爾皆爲人之弊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文要密察心要洪放語錄下同○葉氏曰文不密察則見理粗疏心不洪放則所存狹滯○不知疑者只是不便實作既實作則須有疑有不行處是疑也朱子曰人須是做工夫方有疑初做時定是觸著相礙沒理會處如居敬窮理始初定分作兩段居敬則執持在此才動則便忘了○心大則百物皆通心小則百物皆病朱子曰通是透得那道理處病則是窒礙了○心狹隘則事有窒礙不行如仁則流於姑息義則入於殘暴皆見此不見彼○心小是卑陋狹隘事物來都沒奈何打不去只見礙皆是病如要敬則礙和要仁則礙義要剛則礙柔爲敬便一向拘拘爲和便一向放肆仁便煦煦姑息義便粗暴決裂心大便能容天下萬物有這物則有這理有那物則有那理並行而不相悖並育而不相害○問橫渠云心要洪放又云心大則百物皆通孫思邈云膽欲大而心欲小竊謂橫渠是言心之體思邈是言心之用否曰心自有合要大處有合要小處○人雖有功不及於學心亦不宜忘心苟不忘則雖接人事卽是實行莫非道也心若忘之則終身由之只是俗事永按學不止讀書接人事無非道卽無非學實行與俗事特以心之所存者不同耳○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朱子曰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既學而先有以功業爲意者於學便相害既有意必穿鑿創意作起事端也德未成而先以功業爲事是代大匠斲希不傷手也永按學成自能立功業若先以此爲志則穿鑿創造有害於道矣代大匠斲者傷其手老子語○竊嘗病孔孟既沒諸儒囂然不知反約窮源勇於苟作持不逮之資而急知後世明者一覽如見肺肝然多見其不知量也方且創艾其弊默養吾誠顧所患日力不足而未果他爲也葉氏曰不知反約窮源故浮淺而無實默養吾誠則反約窮源之事也○學未至而好語變者必知終有患蓋變不可輕議若驟然語變則知操術已不正葉氏曰變者非常行之道權宜之事也非見理明制義精者不足以與此○凡事蔽蓋不見底只是不求益有人不肯言其道義所得所至不得見底又非於吾言無所不說永按學者於師友之前不肯自言其所得之淺深雖恐人之知其底裏與顏子之無所不說而如愚者異矣○耳目役於外攬外事者其實是自惰不肯自治只言短長不能反躬者也永按好攬外事則自治輕好從言短長則躬行緩○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永按志小者恆自畫氣輕者多虛夸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二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三　凡七十八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格物窮理。

伊川先生答朱長文書曰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持權衡以較輕重孟子所謂知言是也心不通於道而較古人之是非猶不持權衡而酌輕重竭其目力勞其心智雖使時中亦古人所謂億則屢中君子不貴也文集下同○永按此言心未通道未可輕論古人是非也欲通乎道窮理而已後言窮理者或論古今人物而辨其是非又即以此為窮理意與此異蓋彼欲究其是非之實而此則億度較量理未明而強辨論也亦因長文之失而告之○伊川先生答門人曰孔孟之門豈皆賢哲固多衆人以衆人觀聖賢弗識者多矣惟其不敢信己而信其師是故求而後得今諸君於頤言纔不合則置不復思所以終異也不可便放下更且思之致知之方也朱子曰伊川云不信其師乃知當時有不信者○伊川先生答横渠先生曰所論大概有苦心極力之象而無寬裕溫厚之氣非明睿所照而考索至此故意屢偏而言多窒小出入時有之〔本註〕明所照者如目所覩纖微盡識之矣考索至者如揣料於物約言髣髴爾能無差乎更願完養思慮涵泳義理他日自當條暢朱子曰横渠只是一向苦思求將向前去却欠涵泳以待其義理自形見處如云由氣化有道之名說得是好終是生受辛苦如以太虛太和為道體却只是說得形而下者○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悅豫沛然有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嘗有人言比因學道思慮心虛曰人之血氣固有虛實疾病之來聖賢所不免然未聞自古聖賢因學而致心疾者遺書下同○永按此條本欲人致思慮但其自得與否心氣上亦可驗之學者致思當由勞苦而後得悅豫若慮其致心疾而曰因學道思慮心虛則憚勞者之辭耳惟思慮過苦者當如上條完養之說○今日雜信鬼怪異說者只是不先燭理若於事上一一理會則有甚盡期須只於學上理會永按燭理明則鬼怪之事皆可以理斷之理有常變怪者亦不足為異也○學原於思朱子曰學原於思思所以起發其聰明○所謂日月至焉與久而不息者所見規模雖略相似其意味氣象迥別須潛心默識玩索久之庶幾自得學者不學聖人則已欲學之須熟玩味聖人之氣象不可只於名上理會如此只是講論文字問日月至焉與不息者全別此言略相似何也朱子曰若論到至處却與久而不息底一般只是日月至者至得不長久不息者純然無間斷○永按玩味聖人氣象亦窮理之事也○問忠信進德之事固可勉強然致知甚難伊川先生曰學者固當勉強然須是知了方行得若不知只是覷却堯學他行事無堯許多聰明睿智怎生得如他動容周旋中禮如子所言是篤信而固守之非固有之也葉氏曰固守者勉強堅持固有者從容自得○永按非固有者未嘗真知故也未致知便欲誠意是躐等也勉強行者安能持久永按此言未致知亦不能誠意耳非謂誠意功夫有等待也故朱子嘗云為學次第雖有先後然須用一齊做去如格物致知而後誠意不成說物未格知未至且未要誠意安有此理聖人亦只說大綱自然次序如此非謂做一件無餘方做一件也除非燭理明自然樂循理性本善循理而行是順理事本亦不難但為人不知旋安排著便道難也知有多少般數煞有深淺學者須是真知纔知得是便泰然行將去也朱子曰程子論知之淺深從前未有人說到此○人果見得分曉如烏喙之不可食水火之不可蹈見善如飢之欲食寒之欲衣則意自實矣某年二十時解釋經義與今無異然思今日覺得意味與少時自別朱子曰程子晚而自言如此此溫故知新之大者學者當以是為的而深求之○葉氏曰此可見先生致知之功進德之實而聖經之旨要必玩味積久乃能真知亦不徒在於解釋文義而已○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朱子曰物理無窮故他說得來亦自多端如讀書以講明道義則是理存於書如論古今人物以別其是非邪正則是理存於古今人物如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則是理存於應接事物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怎得便會貫通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本註〕又曰所務於窮理者非道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問一理通則萬理通其說如何朱子曰伊川嘗云雖顏子亦未到此天下豈有一理通便解萬理皆通也須積累將去如顏子高明不過聞一知十亦是大段聰明了學問却有漸無急迫之理○一日一件者格物工夫次第也脫然貫通者知致效驗極致也不循其序而遽責其全則為自罔但求粗曉而不期貫通則為自畫○程子此語便是真實做工夫來也不說格一件後便會通也不說盡格天下物理後方始通只云積習既多然後脫然有箇貫通處○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工夫如何日如讀書今日看一段明日看一段又如今日理會一事明日理會一事積習多後自然貫通○問今日格一件明日格一件莫太執著否曰人日用間自是不察耳若體察當格之物一日之間儘有之○

積習既多自當脫然有貫通處乃是零零碎碎湊合將來不知不覺自然醒悟其始固須用力及其得之也又却不假用力此箇事不可欲速欲速則不達須是慢慢做將去○積累多後便是學之博脫然有貫通處便是約○程子此言該內外寬緩不迫有涵泳從容之意○所謂不必盡窮天下之物者如十事已窮得八九其一二雖未窮得將來湊會都自見得○問知至若論極盡處則聖賢亦未可謂之知至曰然如何要一切知得然理會得已極多萬一有插生一件差異底事來也都識得他破只是貫通便不知底亦通將去某舊來亦如此疑後來看程子說格物非謂盡窮天下之物云云方理會得○思曰睿思慮久後睿自然生若於一事上思未得且別換一事思之不可專守著這一事蓋人之知識於這裏蔽著雖強思亦不通也問於窮不得處正當努力豈可還延逃避別窮一事耶朱子曰這是言隨人之量非曰遷延逃避也蓋於此處既理會不得若專一守在這裏却轉昏了須著別窮一事又或可以因此而明彼也○問程子此說與中庸弗得弗措相發明否曰看來有一樣底若弗得弗措一向思量這箇少間便會擔閣了若謂窮一事不得便掉了也不得程子爲見學者有恁地底不得已說此話○程子之言誠善然窮一事未透又便欲窮一事亦不得彼謂有甚不通者不得已而如此耳不可便執此說容易改換却致工夫不專一也○問伊川此說與延平之說何如曰這說自有一項難窮底事如造化禮樂度數等事是卒急難曉只得且放住延平說是窮理之要若平常遇事一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二件第二件理會未透又理會第三件恁地終身不長進○問人有志於學然知識蔽固力量不至則如之何曰只是致知若智識明則力量自進葉氏曰真知事理之當然則自有不容已者○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此合內外之道也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何如曰求之情性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本註）又曰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但理會得多相次自然豁然有覺處○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己此說亦是程子非之何也朱子曰這理是天下公共之理人人都一般初無物我之分不可道我是一般道理人又是一般道理將來相比○知得事物上是非分明便是自家心下是非分明所以說才明彼卽曉此○於這一物窮得一分之理卽我之知亦知得一分其實只是一理才明彼卽曉此所以大學說致知在格物蓋致知便在格物中非格之外別有致處也○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才明彼卽曉此○問草木當如何格曰此推而言之雖草木亦有理存如麻麥稻粱甚時種甚時收地之厚薄不同宜植某物亦皆有理○格物之論伊川意雖謂眼前無非是物然其格之也亦須有先後緩急之序豈遽以爲存心於一草木器用之間而忽然懸悟也哉今爲學而不窮天理明人倫講聖言通世故乃兀然存心於草木器用之間此是何學問如此而望有所得是炊沙而欲其成飯也○自一身之中以至萬物之理理會得多自當豁然有箇覺處此一段尤要切學者所當深究○一身之中是仁義禮智惻隱四端與夫視聽言動皆所當理會至若萬物之榮悴與夫動植小大這底可以如何使那底可以如何用皆所當理會○問自一身以至萬物之理所當由中而外自近而遠秩然有序而不迫切者曰然到得豁然處是非人力勉強而致者也○思曰睿睿作聖致思而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朱子曰思索如穿井不解便得清水先亦須是濁漸漸刮將去却自清○問何如是近思曰以類而推朱子曰程子說得推字極好問以類莫是比這箇意思推去否曰固是如爲子當止於孝爲臣當止於忠自此節節推去然只一愛字雖出於孝畢竟千頭萬緒皆當推去始得○此語道得好不要跳越望遠亦不是縱橫陡頓只是近傍那曉得處挨將去如這一件理會得透了又因這件推去只管挨將去次第都能理會得今人不曾以類而推不曾先理會得一件却便理會那一件須是劈初頭要理會教分曉透徹○從己理會得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己○問程伯子云學只要鞭辟近裏著己而已故切問而近思則仁在其中矣叔子云近思以類而推兩程子所謂近思其義似不同曰伯子之意蓋曰思之以不遠乎己耳叔子則以思之有序爲近也伯子之言固得其本旨然不參以類推之說則將有捐事棄物專以反思默造爲功而不自知其陷於異端者故二子之說不可以偏廢也○學者先要會疑朱子曰書始讀未知有疑其次漸有疑又其次節節有疑過此一番後疑漸漸釋以至融會貫通都無可疑方始是學○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曰所訪物怪神姦此非難語顧語未必信耳孟子所論知性知天學至於知天則物所從出當源源自見知所從出則物之當有當無莫不心喻亦不待語而後知諸公所論但守之不失不爲異端所刼進進不已則物怪不須辨異端不必攻不逾朞年吾道勝矣若欲委之無窮付之以不可知則學爲疑撓智爲物昏交來無間卒無以自存而溺於怪妄必矣文集下同○問橫渠物怪神姦書先生提出守之不失一句朱子曰且要守那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是鬼神定說又如孔子說非其鬼而祭之諂也敬鬼神而遠之等語皆是定底其他變處如未曉得且當守此定底○如精氣爲物游魂爲變此理之常守之勿失者以此爲正且恁地去他日當自見也若委之無窮求之不可知此又溺於茫昧不能以常理爲主者也伯有爲厲別是一種道理此言其變如世之妖妄者也○子貢謂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既言夫子之言則是居常語之矣聖門學者以仁爲己任不以苟知爲得必以了悟爲聞因有是說葉氏曰苟知者徒聞其說了悟者深達其理○義理之學亦須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之可得也朱子曰子張謂執德不宏宏字有深沉重厚之意橫渠謂義理深沉方有造非淺易輕浮所可得此語最佳○聖人言語一重又一重須入深處看方有得若只見皮膚便有差錯○學不能推究事理只是心麤至如顏子未至於聖人處猶是心麤問顏子心粗之說恐太過否朱子曰顏子比之衆人純粹比之孔子便麤如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是他細膩如此然猶有這不善便是粗伊川說未能不勉而中

不思而得便是過說得好○顏子尚心粗人有一毫不是便是心粗○心粗學者之通病顏子未至聖人猶是心粗一息不存卽爲粗病要在精思明辨使理明義精而操存涵養無須臾離無毫髮間則天理常存人欲消去其庶矣乎○博學於文者只要得習坎心亨蓋人經歷險阻艱難然後其心亨通朱子曰難處見得事理透便處斷無疑行之又果決便是習坎心亨凡事皆如此且如看文字見這說好見那說又好如此說又礙如彼說又有礙便是險阻處到這裏須討一路去方透便是習坎心亨○博學於文又要得習坎心亨如應事接物之類皆是文但以事理切磨講究自是心亨且如讀書每思索不通處則翻來覆去處處窒塞然其間須有一路可通只此便是許多艱難險阻習之可以求通通處便是亨也○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有所開卽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間朋友論著則一日間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也朱子曰橫渠云濯去舊見以來新意此說甚當若不濯去舊見何處得新意來今學者有二病一是主私意一是舊有先入之說雖欲擺脫亦被他自來相尋○學者不可只管守從前所見須除了方見新意如去了濁水然後清者出焉○到理會不得處便當濯去舊見以來新意仍且只就本文看之○人致思到說不得處始復審思明辨乃爲善學也若告子則到說不得處便已更不復求橫渠孟子說○葉氏曰思之其說似窮然後更加審思明辨之功則其窮者通而所得者深○伊川先生曰凡看文字先須曉其文義然後可求其意未有文義不曉而見意者也遺書下同○學者要自得六經浩渺乍來難盡曉且見得路徑後各自立得一箇門庭歸而求之可矣問門庭豈容各立耶朱子曰此是說讀六經只要從師講問且識得如何下工夫便是歸而求之○問如何是門庭曰定門庭却歸去依此實下工夫便是立是讀書之法如讀此一書須知此書當如何讀伊川教人看易以王輔嗣胡翼之王介甫三人易解看此便是讀書之門庭緣當時諸經尚未有成說學者乍難捉摸故教人如此問如詩是吟咏性情讀詩者便當以此求之否曰然○凡解文字但易其心自見理理只是人理甚分明如一條平坦底道路詩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此之謂也或曰聖人之言恐不可以淺近看他曰聖人之言自有近處自有深遠處如近處怎生強要鑿教深遠得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頤與改之曰聖人之言其遠如天其近如地揚子揚雄法言中語○朱子曰今之談經者往往有四病本卑也而抗之使高本淺也而鑿之使深本近也而推之使遠本明也而必使至於晦○學者不泥文義者又全背却遠去理會文義者又滯泥不通如子濯孺子爲將之事孟子只取其不背師之意人須就上面理會事君之道如何也又如萬章問舜完廩浚井事孟子只答他大意人須要理會浚井如何出得來完廩又怎生下得來若此之學徒費心力○凡觀書不可以相類泥其義不爾則字字相梗當觀其文勢上下之意如充實之謂美與詩之美不同朱子曰凡讀書須看上下文意是如何不可泥著一字如揚子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到易中又將剛來配仁柔來配義孟子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到中庸又謂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此等須是各隨本文意看便不相礙○問瑩中嘗愛文中子或問學易子曰終日乾乾可也此語最盡文王所以聖亦只是箇不已先生曰凡說經義如只管節節推上去可知是盡夫終日乾乾未盡得易據此一句只做得九三使若謂乾乾是不已不已又是道漸漸推去自然是盡只是理不如此瑩中程子門人子曰者王通答或人之語○永按此言道理各有地頭經義各有指歸不可抗之使高也○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須是自見得張繹曰此便是無窮先生曰固是道無窮然怎生一箇無窮便道了得他朱子曰無窮之言固是但爲渠道出不親切故以爲不可○永按終日乾乾不可以盡易無窮不可以了逝者皆欲學者親切觀書毋以高遠浮泛之言儱侗說過也○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不達於政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須是未讀詩時如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這箇人及讀了後來又只是這箇人便是不會讀也葉氏曰讀書之法但反諸己驗其實得致其實用變化氣質必有日新之功○凡看文字如七年一世百年之事皆當思其如何作爲乃有益葉氏曰治效遲速淺深當究其規模之略施爲之方○凡解經不同無害但緊要處不可不同爾外書下同○永按緊要對緩漫者言之謂有關繫處○焞初到問爲學之方先生曰公要知爲學須是讀書書不必多看要知其約多看而不知其約書肆耳頤緣少時讀書貪多如今多忘了須是將聖人言語玩味入心記著然後力去行之自有所得永按尹子之學要約而篤實蓋終身守此言者○初學入德之門無如大學其他莫如語孟遺書下同○問初學當讀何書朱子曰六經語孟皆當讀但須知緩急大學語孟最是聖賢爲人切要處然語孟隨事答問難見要領惟大學是說古人爲學之大方體

統都具玩味此書知得古人爲學所鄉讀語孟便易入後面工夫雖多而大體已立矣○某要人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立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處大學有等級次第總作一處易曉宜先看論語却實但言語散見初看亦難孟子有感激興發人心處中庸亦難讀看三書後方宜讀之○今日須熟究大學作間架却以他書塡補去○大學是修身治人底規模如人起屋相似須先打箇地盤○大學如一部行程歷皆有節次今人看了須是行去今日行到何處明日行到何處方可漸到那田地○伊川舊日教人先看大學那時未有解說想也看得鶻突而今著註解覺大段分曉了只在仔細去看○論語中庸待大學貫通浹洽無可得看後方看乃佳○論孟都是大學中肉菜先後淺深參差互見若不把大學做箇匡殼子卒亦未易看得○論語要冷看孟子要熟讀論語逐文逐章各是一義故用仔細靜觀孟子成大段首尾通貫熟讀文義自見不可逐一句一段上理會也○學者

先須讀語孟窮得語孟自有要約處以此觀他經甚省力語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朱子曰學者若先讀得語孟十分透徹其他書都不費力觸處便見○讀論語者但將諸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朱子曰孔門問答曾子聞得底顏子未必聞顏子聞得底子貢未必聞今却合在論語一書後世學者豈非大幸但患自家不去用心葉氏曰甚生猶言非常也○凡看語孟且須熟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人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也朱子曰且如學而時習之切己看時曾時習與否句句如此求之則有益矣○如克己復禮與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看我實能克己與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論語有讀了後全無事者有讀了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了後知好之者有讀了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朱子曰有得一二句喜者到這一二句喜處便是入頭處如此讀將去將久自解○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明而治矣永按此猶前條以此觀他經甚省力之意其實治六經自有功夫朱子云語孟功夫少得效多六經功夫多得效少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朱子曰此條程先生說讀書最爲親切今人不會讀書是如何只緣不曾求聖人之意才拈得些小便把己意放裏面胡亂說故教他就聖人意上求問易其氣是如何曰只是放教寬慢今人多要硬把捉住如有箇難理會處便要刻畫百端討出來只說得自底那裏見聖人之意又擧闕其疑一句歎美之○讀論語孟子而不知道所謂雖多亦奚以爲○論語孟子只剩讀著便自意足學者須是玩味若

以語言解著意便不足某始作此二書文字既而思之又似剩只有些先儒錯會處却待與整理過外書下同○朱子曰論孟須是熟讀一一記放心下時時將來玩味久久自然貫通○問且將語孟緊要處看如何伊川曰固是好然若有得終不浹洽蓋吾道非如釋氏一見了便從空寂去朱子曰此程子答呂晉伯問後來晉伯終身坐此病說得孤單入禪學去學者讀書須逐一去理會使通貫浹洽○論語有緊要底有泛說底今要著力緊要底便是揀別若如此則孟子中可刪者多矣聖賢言語粗說細說皆著理會教透徹蓋道體至廣大故有說得易處說得難處說得大處說得小處若不盡見必定有空缺處○興於詩者吟咏性情涵暢道德之中而歆動之有吾與點也之氣象〔本註〕又曰興於詩是興起人善意汪洋浩大皆是此意○朱子曰詩本性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既易知而吟咏之間抑揚反復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善可爲法惡可爲戒他書皆然古人獨以爲興於詩者詩便有感發人底意思今讀之無所感發者正是被諸儒解殺了與起人善意不得今且先置小序及舊說只將元詩虛心熟讀徐徐玩味彷彿見詩人本意却從此推尋將去方有感發○讀詩正在於吟咏諷誦觀其委曲折旋之意自足以感發善心○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善言詩他又渾不曾章解句釋但優游玩味吟哦上下便使人有得處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思之切矣終曰百爾君子不知德行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歸于正也又云伯淳嘗談詩竝不下一字訓詁有時只轉却一兩字點掇地念過便教人省悟又曰古人所以貴親炙之也外書下同○朱子曰讀詩之法只是熟讀涵泳自然和氣從胷中流出其妙處不可得而言不待安排立說只平讀著意自足○明道先生曰學者不可以不看詩看詩便使人長一格價朱子曰讀詩便使人長一格今人讀詩何緣會長一格詩之興最不緊要然興起人意處只在興會得詩人之興便有一格長○不以文害辭文文字之文擧一字則是文成句是辭詩爲解一字不行却遷就他說如有周不顯自是作文當如此葉氏曰詩言周家豈不顯乎言其顯也苟直謂之不顯則是以文害辭○看書須要見二帝三王之道如二典卽求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遺書下同○朱子曰此大概說讀書之法而已若論堯所以治民舜所以事君是事事做得盡堯典都是治民事舜典都是事君事然亦是治民事或曰若論堯舜治民事君二典亦不足以盡之曰也大槪可見○中庸之書是孔門傳授成於子思孟子其書雖是雜記更不分精粗一滾說了今人語道多說高便遺却卑說本便遺却末永按中庸語道高卑本末皆兼之○伊川先生易傳序曰易變易也隨時變易

以從道也其爲書也廣大悉備將以順性命之理通幽明之故盡事物之情而示開物成務之道也聖人之憂患後世可謂至矣去古雖遠遺經尚存然而前儒失意以傳言後學誦言而忘味自秦而下蓋無傳矣予生千載之後悼斯文之湮晦將俾後人沿流而求源此傳所以作也易有聖人之道四焉以言者尚其辭以動者尚其變以制器者尚其象以卜筮者尚其占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備於辭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象與占在其中矣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得於辭不達其意者有矣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也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觀會通以行其典禮則辭無所不備故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傳者辭也由辭以得意則存乎人焉文集下同○朱子曰陰陽有相對而言者有錯綜而言者伊川言易變易也只說得相對之陰陽流轉而已不說錯綜之陰陽交互之理言易須兼此二意○問易卽道也何以言變易以從道曰易之所以變易固皆理之當然聖人作易因象明理教人以變易從道之方耳如乾初則潛二則見之類是也○隨時變易以從道主卦爻而言然天理人事皆在其中今且以乾卦潛見飛躍觀之其流行而至此者易也其定理之當然者道也故明道亦曰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易中無一卦一爻不具此理所以沿流而可以求其源也○易變易也隨時變易以從道正謂伊川這般說話難說蓋他把這書硬定做人事之書他說聖人做這書只爲世間人事本有許多變樣所以做這書出來○此序無一字無下落無一語無次序其曰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蓋自理而言則卽體而用在其中所謂一源也自象而言則卽顯而微不能外所謂無間也○自理而觀則理爲體象爲用而理中有象是一源也自象而觀則象爲顯理爲微而象中有理是無間也○體用一源者以至微之理言之則沖漠無朕而萬象昭然已具也曰顯微無間者以至著之象言之則卽事卽物而此理無乎不在也言理則先體而後用蓋舉體而用之理已具是所以爲一源也言事則先顯而後微蓋卽事而理之體可見是所以爲無間也○體用一源者體雖無迹中已有用顯微無間者顯中便具微天地未有萬物已具此是體中有用天地旣立此理亦存此是顯中有微○體用是物物而不相離故可言一源○有問尹和靖伊川易傳何處是切要尹云體用一源顯微無間此是最切要處後舉以問李延平延平曰尹說固好然須是看得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都有下落方始說得此話○會謂理之所聚而不可遺處通謂理之可行而無所礙處○觀會通是就事上看理之所聚與其所當行處辭謂卦爻之辭○欲理會理與象又須辭上理會辭上所載皆觀會通以行其典禮之事凡於事物須就其聚處理會尋得一箇通路行去若不尋得一箇通路只驀地行去則必有礙典禮只是常事會是事之合聚交加難分別處今學者却於辭上看觀其會通以行典禮也○問易傳序以行典禮曰如堯舜揖遜湯武征伐皆是典禮處典禮只是常

事○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伊川喫緊爲人處○伊川先生答張閎中書曰易傳未傳自量精力未衰尚覬有少進爾永按程子云易傳已成書但旋修補期以七十其書可出遂來書云易之義本起於數則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明理由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本註理無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旣見乎辭矣則可由辭以觀象故曰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朱子曰伊川晚年文字直是盛得水住○晚年所見甚實觀易傳可見何嘗有一句不著實○易得其理則象數在中固是如此然泝流以觀却須先見象數的當下落方說得理不走作不然事無實證則虛理易差也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之所尚非儒者之所務也朱子曰以前解易多只說象數自程門以後人方都作道理說○易傳言理甚備象數却欠○伊川說象只似譬喻看來須有箇象如此只是如今曉他不出○王輔嗣伊川皆不信象今却不敢如此說只可說道不及見這箇了且從象以下說免得穿鑿所以有象底意思不可見却只就象上推求道理不可爲求象不得便喚做無如潛龍便須有潛龍之象○伊川易傳亦有未盡處當時康節傳得數甚佳却輕之不問似此處却閑過了○知時識勢學易之大方也易傳下同○夬九二象傳○大畜初二乾體剛健而不足以進四五陰柔而能止時之盛衰勢之強弱學易者所宜深識也葉氏曰畜之時不利於進初二俱位乎下勢弱不能進也畜之時在於止四五位據乎上勢又足以爲止也○諸卦二五雖不當位多以中爲美三四雖當位或以不中爲過中常重於正也蓋中則不違於正正不必中也天下之理莫善於中於九二六五可見震六五傳○朱子曰中重於正正不必中中能度量而正在其中○如君子而時中則是中無不正若君子有時不中則正未必中蓋正是骨子好了而所作事有未恰好處故未必中也○事之斟酌得宜合理處是中則未有不正者若事雖正而處之不合時宜於理無所當則雖正而不合乎中○言中則正在其中矣蓋無正則做中不出來而單言正則未必能中也如夷惠諸子其正與夫子同而夫子之中則非諸子所及也○如飢渴飲食是正若過些子便非中節中節處乃中也責善正也父子之間則不中○中須以正爲先若不能先見正處又何中之可言如欲行賞罰須是先看當賞與不當賞然後量賞之輕重若不當賞又何輕重之云乎○問胡先生解九四作太子恐不是卦義先生云亦不妨只看如何用當儲貳則做儲貳使九四近君便作儲貳亦不害但不要拘一若執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作得三百八十四件事便休了遺書下同○胡瑗字翼之號安定先生○問胡安定將乾九四爲儲君朱子曰易不可恁地看易只是卜筮之書如五雖主君位然亦有不可專主君位言者若只將乾九四爲儲位說則古人未立太子者不成是虛却此一爻如一爻只主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乃止三百八十四事○六爻不必限定是說人君如潛龍勿用若是庶人得之自當不用人君得之也當退避見龍在田

若是衆人得亦可用事易不是限定底物伊川亦自說一爻當一事則三百八十四爻只當得三百八十四事說得自好不知如何到他解却恁地說○問程易說理太多曰伊川求之太深嘗說三百八十四爻云云其說也好似他解時依舊只作三百八十四般用○程子解乾九三云在下之人君德已著此語亦是拘了程子笑胡安定以九四爲太子云云此說極是反到他解易却又拘了要之此是通上下而言君臣父子以至事物莫不皆然○看易且要知時凡六爻人人有用聖人自有聖人用賢人自有賢人用衆人自有衆人用學者自有學者用君有君用臣有臣用無所不通因問坤卦是臣之事人君有用處否先生曰是何無用如厚德載物人君安可不用問讀易貴知時今觀爻辭皆是隨時取義然非聖人見識卓絕盡得義理之正則所謂隨時取義安得不差朱子曰古人作易只是爲卜筮今說易者乃是硬去安排聖人隨時取義只事到面前審驗箇是非難爲如此安排下也○伊川有一段云君有君用臣有臣用說得好反到逐卦解釋却分作聖人之卦賢人之卦更有分作守令之卦者古何嘗有此○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朱子曰程子言易中只是言反復往來上下這只是一箇道理陰陽之道一進一退一長一消反復往來上下於此見之○易是互相轉易之義觀先天圖東邊一畫陰便對西邊一畫陽東本是陽西本是陰東邊陰畫皆自西邊來西邊陽畫皆是自東邊來輔廣云程子所謂易中只說反復往來上下者是指此否曰看來程子之意又別邵子易程子多理會他底不得蓋他只據理說都不曾去問他○葉氏曰反復如復姤之類往來如賁无妄之類上下如咸恆之類皆陰陽變易之道○作易自天地幽明至於昆蟲草木微物無不合外書下同○葉氏曰易無不該無不合者理之根極本一原也○今時人看易皆不識得易是何物只就上穿鑿若念得不熟與就上添一德亦不覺多就上減一德亦不覺少譬如不識此兀子若減一隻脚亦不知是少若添一隻亦不知是多若識則自添減不得也葉氏曰學者當體此意使於卦象辭義皆的然見其不可易而後爲得也○游定夫問伊川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曰賢是疑了問是揀難底問有問盡性至命者朱子不答云不要如此看文字游定夫問陰陽不測之謂神伊川云云後來人便道游將難底問大意且要將聖賢言語次第看得分曉自然知得○葉氏曰游氏或謂之深思特以此語艱深而卒爾請問故伊川不答直攻其心欲使反己而致思也○伊川以易傳示門人曰只說得七分後人更須自體究永按此程子不自足之意然義理無窮非可以言盡故朱子又有本義以補程傳之所未備○伊川先生春秋傳序曰天之生民必有出類之才起而君長之治之而爭奪息導之而生養遂教之而倫理明然後人道立天道成地道平二帝而上聖賢世出隨時有作順乎風氣之宜不先天以開人各因時而立政暨乎三王迭

興三重既備子丑寅之建正忠質文之更尚人道備矣天道周矣聖王既不復作有天下者雖欲倣古之迹亦私意妄爲而已事之繆秦至以建亥爲正道之悖漢專以智力持世豈復知先王之道也夫子當周之末以聖人不復作也順天應時之治不復有也於是作春秋爲百王不易之大法所謂考諸三王而不繆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也先儒之傳曰游夏不能贊一辭辭不待贊也言不能與於斯耳斯道也惟顏子嘗聞之矣行夏之時乘殷之輅服周之冕樂則韶舞此其準的也後世以史視春秋謂褒善貶惡而已至於經世之大法則不知也問伊川謂顏子嘗聞春秋大法何也朱子曰此不是孔子將春秋大法向顏子說蓋三代制作極備矣孔子更不可復作故告以四代禮樂只是百王不易之大法其作春秋善者則取之惡者則誅之意亦只是如此故引以爲據耳○四代之禮樂是經世之大法春秋之書亦經世之大法然四代之禮樂是以善者爲法春秋是以不善者爲戒春秋大義數十其義雖大炳如日星乃易見也惟其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也或抑或縱或與或奪或進或退或微或顯而得乎義理之安文質之中寬猛之宜是非之公乃制事之權衡揆道之模範也朱子曰春秋大旨其可見者誅亂臣討賊子內中國外夷狄貴王賤伯而已未必如先儒所言字字有義也想孔子當時只是要備二百餘年之事故取史文寫在這裏何嘗云某事用某法某事用某例耶且如書會盟侵伐大意不過見諸侯擅興自肆耳書郊禘大意不過見魯僭禮耳如三卜四卜牛傷牛死是失禮中又失禮也如不郊猶三望是不必望而猶望也如書仲遂卒猶繹是不必繹而猶繹也如此等義却自分明○程子謂春秋大義數十炳如日星者如成宋亂宋災故之類乃是聖人直著誅貶自是分明如胡氏謂書晉侯爲以常情待晉襄書秦人爲以王事責秦穆處却恐未必如此須是己之心果與聖人之心神交心契始可斷他所書之旨不然則未易言也程子所謂微辭隱義時措從宜者爲難知耳○問孔子有取乎五霸豈非時措從宜曰是又曰觀其予五霸其中便有一箇奪底意思夫觀百物然後識化工之神聚衆材然後知作事之用於一事一義而欲窺聖人之用心非上智不能也故學春秋者必優游涵泳默識心通然後能造其微也後王知春秋之義則雖德非禹湯尚可以法三代之治朱子曰春秋序云雖德非禹湯亦可以法三代之治如是則無本者亦可以措之治乎語有欠自秦而下其學不傳予悼夫聖人之志不明於後世也故作傳以明之俾後之人通其文而求其義得其意而法其用則三代

可復也是傳也雖未能極聖人之蘊奥庶幾學者得其門而入矣文集○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病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遺書下同○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唯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學春秋亦善一句是一事是非便見於此此亦窮理之要然他經豈不可以窮理但他經論其義春秋因其行事是非較著故窮理爲要嘗語學者且先讀論語孟子更讀一經然後看春秋先識得箇義理方可看春秋春秋以何爲準無如中庸欲知中庸無如權須是時而爲中若以手足胼胝閉戸不出二者之間取中便不是中若當手足胼胝則於此爲中當閉戸不出則於此爲中權之爲言秤錘之義也何物爲權義也時也只是說得到義義以上更難說在人自看如何問何物爲權義是也朱子曰如人犯一罪性剛者以爲可誅性寛者以爲可恕槩之以義皆未是合宜此則全在權量之精審須是他平日涵養本原此心虛明純一自然權量精密○春秋傳爲案經爲斷〔本註〕程子又云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黄聱隅問某如何看某答曰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問春秋當如何看朱子曰只如看史樣看問程子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如何曰便是亦有不可考處曰其間不知是聖人果有褒貶否曰也見不得○看春秋且須看得一部左傳首尾意思貫通方能略見聖人筆削與當時事之大意問讀左傳法曰也只是平心看那事理事情事勢○伊川論春秋傳爲案經爲斷尹和靖謂伊川無此言此兩句卽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眞僞之意非伊川之言而何○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其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且如讀高帝紀便須識得漢家四百年終始治亂當如何是亦學也葉氏曰觀高祖寛大長者能用三傑則知漢所以得天下觀其入關除秦苛法則知漢所以立四百年基業觀僞遊雲夢則知諸侯王以次而叛觀繫蕭相國獄則知漢之大臣多不保終○先生每讀史到一半便掩卷思量料其成敗然後却看有不合處又更精思其間多有幸而成不幸而敗今人只見成者便以爲是敗者便以爲非不知成者煞有不是敗者煞有是底○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元祐中客有見伊川者几案間無他

書惟印行唐鑑一部先生曰近方見此書三代以後無此議論外書○范祖禹字淳夫著唐鑑○問范太史文字朱子曰如唐鑑雖是好文字然多照管不及評論總意不盡只是文字本體好然無精神所以有照管不到處無氣力到後面便多脫了○胡致堂讀史管見方是議論唐鑑議論弱又有不相應處前面說一項事末又說別處去○橫渠先生曰序卦不可謂非聖人之蘊今欲安置一物猶求審處況聖人之於易其間雖無極至精義大概皆有意思觀聖人之書須遍布細密如是大匠豈以一斧可知哉橫渠易說○朱子曰序卦先儒以爲非聖人之蘊某以爲非聖人之精則可謂非易之蘊則不可周子分精與蘊字甚分明序卦卻正是易之蘊事事夾雜都有在裏面問如何謂易之精曰太極生兩儀自一箇生出來以至無窮便是精○永按謂序卦非聖人之蘊韓康伯說○天官之職須襟懷洪大方看得蓋其規模至大若不得此心欲事事上致曲窮究湊合此心如是之大必不能得也釋氏錙銖天地可謂至大然不嘗爲大則事爲不得若畀之一錢則必亂矣又曰太宰之職難看蓋無許大心胷包羅記得此復忘彼其混混天下之事當如捕龍蛇搏虎豹用心力看方可其他五官便易看止一職也語錄下同○朱子曰天官之職是總五官者若其心不大如何包得許多事且冢宰內自王之飲食衣服外至五官庶事自大至小自本至末千頭萬緒若不是大其心者區處應副事到面前便且區處不下況於先事措置思患豫防是著多少精神所以記得此復忘彼佛氏只合下將心頓在無用處才動少便疎脫所以吾儒貴窮理致知便須事事物物理會過今文字在面前尚且看不得況許多事在面前如何奈得他須襟懷大底人始得○古人能知詩者惟孟子爲其以意逆志也夫詩人之志至平易不必爲艱險求之今以艱險求詩則已喪其本心何由見詩人之志〔本註〕詩人之性情溫厚平易老成本平地上道著言語今須以崎嶇求之先其心已狹隘了則無由見得詩人之情本樂易只爲時事拂著他樂易之性故以詩道其志○朱子曰以意逆志此句最好逆是前去追迎之意是將自家意思去等候詩人之志來等得來自然相合此是教人讀書之法自家虛心在這裏看他道理如何來自家便迎接將來今人讀書都是去捉他不是逆志○尚書難看蓋難得胷臆如此之大只欲解義則無難也問他書亦須大心胷方讀得如何只說尚書朱子曰他書却有次第尚書只合下便大如堯典自克明俊德以親九族至黎民於變時雍展開是大小大分命羲和定四時成歲便是心中包一箇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底天方見得恁地若不得一箇大底心胸如何看得○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朱子曰張子說得維持字好蓋不讀書則此心便無用處○人常讀書庶幾可以管攝此心使之常

存。○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則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知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矣。朱子曰。讀書須是成誦方精熟。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之患。橫渠說讀書須是成誦。今人所以不如古人處。只爭這些子。古人記得故曉得。今人鹵莽記不得故曉不得。緊要處慢處。皆須成誦。自然曉得也。○近與學者講論。尤覺橫渠成誦之說最為徑捷。蓋未論看得義理如何。且是收得此心有歸著處。不至走作。然亦須是專一精研。使一書通透爛熟。都無記不起處。方可別換一書。乃為有益。若但輪流通念而數之不精。則亦未免枉費工夫也。須是都通透後。又却如此溫習。乃為佳耳。○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這裏方是長進。

○六經須循環理會。義理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

○如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朱子曰。橫渠謂讀中庸如此。今讀大學亦然。某年十七八時。讀中庸大學。每早起須誦十遍。

○春秋之書。在古無有。乃仲尼所自作。惟孟子能知之。非理明義精。殆未可學。先儒未及此而治之。故其說多鑿。問先生於春秋未有說。朱子曰。春秋是當時實事。孔子書在冊子上。後世諸儒學未至。而各以己意猜揣。正橫渠所謂非理明義精而治之。故其說多鑿是也。唯伊川以為經世之大法。得其旨矣。然其間極有無定當難處置處。今不若且存取胡文定本子。與後來看。縱未能盡得之。然不中不遠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二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四　凡七十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存養。

或問聖可學乎。濂溪先生曰可。有要乎。曰有。請問焉。曰一爲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通書。○朱子曰此章之旨最爲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眞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伊川先生曰。陽始生甚微。安靜而後能長。故復之象曰。先王以至日閉關。易傳。下同。○朱子曰一陽初復。陽氣甚微。不可勞動。故當安靜以養微陽。如人善端方萌。正欲靜以養之。方能盛大。○動靜節宣。以養生也。飲食衣服。以養形也。威儀行義。以養德也。推己及物。以養人也。頤卦傳。○愼言語以養其德。節飲食以養其體。事之至近而所繫至大者。莫過於言語飲食也。頤象傳。○朱子曰二者養德養身之切務。○震驚百里。不喪匕鬯。臨大震懼。能安而不自失者。惟誠敬而已。此處震之道也。震象傳。○葉氏曰匕所以載鼎實。鬯秬酒也。誠敬盡於祀事。則雖震而不爲驚。君子當大恐懼中。有所主則威震不足以動之矣。○人之所以不能安其止者。動於欲也。欲牽於前而求其止。不可得也。故艮之道。當艮其背。所見者在前。而背乃背之。是所不見也。止於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而止乃安。不獲其身。不見其身也。謂忘我也。無我則止矣。不能無我。無可止之道。行其庭。不見其人。庭除之間至近也。在背則雖至近不見。謂不交於物也。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於止爲无咎也。艮象傳。○朱子曰易傳云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爲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象辭自解得分曉。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背字。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卽至善之地。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此道理各止其所也。○人之一身。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所。明道答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他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解艮其背。又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問易傳說艮其背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外物不接。內欲不萌。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外物無有絕而不接之理。曰此一段亦有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聽言動四者用力。○外既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明道先生曰。若不能存養。只是說話。遺書。下同。○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朱子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矣。此孟子開示切要之言。程子又發明之。曲盡其指。學者宜服膺而勿失也。○明道只是大槩說如此。若已放之心。如何會收得轉來。只是莫令此心逐物去。則此心便在這裏。只是知求則心便在此。便是反復入身來。○問明道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收放心。曰講學讀書固是。然要知所以講學讀書。所以致知力行。以至習禮習樂。事親從兄。無非只是要收放心。○學問之道。皆所以求放心。不是學問只有求放心一事。程先生說是如此。○看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二句。必不至空守此心無所用也。○李籲問每常遇事。卽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籲字端伯。程子門人。○呂與叔嘗言患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主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以一器實之以水。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無事。朱子曰有主則實。既言有主。便是實了。卻似多了一實字。看來這箇實字。謂中有主則外物不能入。○永按與後條有主則虛參看。○邢和叔言吾曹常須愛養精力。精力稍不足則倦。所臨事皆勉強而無誠意。接賓客語言尚可見。況臨大事乎。邢恕字和叔。○明道先生曰。學者全體此心。學雖未盡。若事物之來。不可不應。但隨分限應之。雖不中不遠矣。朱子曰此亦是言其大概。且存得此心在這裏。若事物之來。且隨自家力量應之。更須下工夫方到得細密的當。止於至善處。此亦且是爲初學言。○全體此心。只是全得此心。不爲私欲相汨。非是更有一心能體此心也。此等當以意會。○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是徹上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朱子曰告樊遲三語。便與告顏回仲弓都無異。故云此是徹上徹下語。○伊川先生曰。學者須敬守此心。不可急迫。當栽培深厚。涵泳於其間。然後可以自得。但急迫求之。只是私己。終不足以達道。朱子曰栽只如種得一物在此。但涵養持守之功繼繼不已。是謂栽培深厚。如此而優游涵泳於其間。則浹洽而有以自得矣。苟急迫求之。則此心已自躁迫紛亂。只是私己而已。終不能優游涵泳以達於道。○道理本自廣大。只是潛心積慮。緩緩養將去。自然透熟。若急迫求之。則是起意去趕趁他。只是私意而已。安足以入道。○明道先生曰。思無邪。毋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

皆由不敬不正也。朱子曰思無邪是心正意誠毋不敬是正心誠意○永按思未能無邪者亦當勉強禁止如古人以黑白豆記起念善惡久之而黑者漸少漸無是也毋不敬亦兼正容言之○今學者敬而不自得又不安者只是心生亦是太以敬來做事得重此恭而無禮則勞也恭者私爲恭之恭也禮者非體之禮是自然底道理也只恭而不爲自然底道理故不自在也須是恭而安今容貌必端言語必正者非是道獨善其身要人道如何只是天理合如此本無私意只是箇循理而已。朱子曰只是心生言只是敬心不熟也恭者私爲之恭言恭只是人爲禮者非體之禮言只是禮無可捉摸故人爲之恭必循自然底道理則自在也○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而正之也亦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隣到德盛後自無窒礙左右逢其原也。朱子曰正預期也○亦須且恁去其說蓋曰雖是必有事焉而勿正亦須且恁地把捉操持不可說道持之太甚便放下了德孤只是單丁有這些道理所以不可靠易爲外物侵奪若是處多不是處少便不爲外物侵奪○助長固是不好然合下未能到從容處亦須且恁去猶愈於不能執捉者○答呂伯恭曰承諭整頓收斂則入於著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悠此正學者之通患然程子嘗曰亦須且自此去到德盛後自然左右逢其原今亦當且就整頓收斂處著力但不可用意安排等候即成病耳。○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即所以中也。朱子曰未發之中本體自然不須窮索但當此之時敬以持之使此氣象常存而不失則自此而發者必中節矣故程子於此每以敬而無失爲言○吳伯豐說敬而無失則不偏不倚斯能中矣曰說得慢了只敬而無失便不偏不倚只此便是中○只是常敬敬即所以中○敬而無失本不是中只是敬而無失便見得中底氣象此如公不是仁然公而無私則仁又曰中是本來底須是做工夫此理方著○此言持敬而無間斷則喜怒哀樂渾然在中而無所偏倚子夏之言本不如此程子取其有會於吾心耳。○司馬子微嘗作坐忘論是所謂坐馳也。朱子曰他只管要恁地虛靜都無事但只管要得忘便忘是馳也○葉氏曰司馬承貞字子微唐天寶中隱居天台之赤城嘗著論八篇言清淨無爲坐忘遺照之道○伯淳昔在長安倉中閒坐見長廊柱以意數之已尚不疑再數之不合不免令人一一聲言數之乃與初數者無差則知越著心把捉越不定。朱子曰人心至靈主宰萬變而非物所能宰故纔有執持之意即是此心先自動了此程子所以每言坐忘即是坐馳又因默數倉柱發明其說而其指示學者操存之道則必曰敬以直內而又有以敬直內便不直矣之云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若不做一箇主怎生奈何張

天祺昔嘗言自約數年自上著牀便不得思量事不思量事後須強把他這心來制縛亦須寄寓在一箇形象皆非自然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此又爲中所繫縛且中亦何形象有人胷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之間欲爲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張戩字天祺橫渠先生之弟司馬溫公字君實○朱子曰天祺雖是硬捉且把定得一箇物事在這裏溫公又管念箇中字又更生出頭緒多他所以說終夜睡不得天祺是硬截溫公是死守旋旋去尋討箇中伊川則曰持其志所以教人且就裏面理會譬如人有箇家不自作主却倩別人來作主○程子謂一心之中如有兩人正是言意不誠心不實處大凡意不誠分明是吾之賊我要上他牽下來我要前他拖教後此最學者所宜察○明道先生曰某寫字時甚敬非是要字好只此是學。問作字忽忽則不成字是忘也或作意令好則愈不好是助也以此知持敬者正勿忘勿助之間朱子曰若如此說則只是要字好矣非明道先生之意也○伊川先生曰聖人不記事所以常記得今人忘事以其記事不能記事處事不精皆出於養之不完固。朱子曰聖人之心虛明故能如此常人記事忘事只是著意之故○明道先生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語以戒學者心不可有一事。問凡事須思而後通安可謂心不可有一事朱子曰事如何不思但事過則不留於心可也明道肚裏有一條梁不知今人有幾條梁在肚裏○伊川先生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朱子曰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具於此而得失可驗故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曰心若走作不定何緣見得道理如理會這一件事未了又要去理會那事少間都成無理會須是理會這事了方去理會那事須是主一○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此是大綱說要窮理須是著意不著意如何理會得分曉○問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蓋敬則胷次虛明然後能格物而判其是非曰雖是如此然亦須格物不使一毫私欲得以爲之蔽然後胷次方得虛明○答胡廣仲曰敬之一字真聖學始終之要向來未必先致知然後有以用力於此疑若未安蓋古人由小學進於大學其於灑埽應對進退之間持守堅定涵養純熟固已久矣是以大學之序特因小學已成之功而以格物致知爲始今人未嘗一日從事於小學而曰必先致知然後敬有所施則未知以何爲主而格物以致其知也故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又論敬云但存此久之則天理明推而上之古昔聖賢之言亦莫不如此者○葉氏曰事至當應初何爲累顧心無主應則反累事耳○永按天下事皆不可少不可有厭事之心○人只有一箇天理却不能存得更

做甚人也○人多思慮不能自寧只是做他心主不定要作得心主定惟是止於事為人君止於仁之類如舜之誅四凶四凶已作惡舜從而誅之舜何與焉人不止於事只是攬他事不能使物各付物物各付物則是役物為物所役則是役於物有物必有則須是止於事以上並伊川語○葉氏曰應事而不止其所當止是以己之私智攬他事而不能物各付物者也物各付物者物來而應不過其則物往而化不滯其迹是則役物而不為物所役

○不能動人只是誠不至於事厭倦皆是無誠處

○靜後見萬物自然皆有春意問此還是指聖賢而言否潛室陳氏曰觀物會心靜者能之固是聖賢如此吾人胸次豈可不見此境界靜却不分聖賢

○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便須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自然惟慎獨便是守之之法聖人修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知皆由此出以此事天饗帝問孔子告仲弓方是持敬底事程子如此說豈不有自然勉強之異朱子曰程子之言舉敬之極致而言也這般處要寬看識得他意不可迫切求之○亦須見得箇意思方謹獨以守之○問心廣體胖動容周旋中禮是平日功夫方能如此非一旦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便能如此曰自這裏做去方能如此只是常能存得此心便能如此○惟上下一於恭敬這却是上之人有以感發興起之體信是忠達順是恕體信是無一毫之僞達順是發而皆中節無一物不得其所聰明睿智皆由此出這是自誠而明○問上下一於恭敬上之人下之人也同寅協恭曰聖人之敬熏天炙地不是獨修於九重而天下之人侮慢自若也如漢廣之詩可見○體信是實體此道於身達順是發而中節推之天下而無所不通也○信是實理順是和氣體信是致中底意思達順是致和底意思此禮記中語言能恭敬則能體信達順○體信是盡這至誠道理順即自此發出所謂和者天下之達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者皆由敬出以此事天饗帝此則敬也○問聰明睿智如何皆由此出曰且看敬則如何不會聰明人之所以不聰不明只緣身心惰慢便昏塞了敬則虛靜自然通達○且以一國之君看之此心才不專靜則姦聲佞辭雜進而不察何以為聰亂色詖說之容交蔽而莫辨何以為明睿智皆出於心心既無主則應事接物何以思慮而得其宜所以此心常要肅然虛明然後物不能蔽○問敬中有誠立明通道理曰然

○存養熟後泰然行將去便有進

○不愧屋漏則心安而體舒葉氏曰此謹獨之效

○心要在腔子裏問心要在腔子裏莫只是不放却否朱子曰得之○人心終日放在那裏去得幾時在這裏孟子所以只管教人求放心○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曰然則方其應接時則心在事上事去則此心亦不管著曰固是要如此○問心如何得在腔子裏曰敬便在腔子裏

○只外面有些隙罅便走了問外面有此隙罅便走了莫是功夫間斷便外馳否朱子曰此心才向外便走了

○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問心如何是活朱子曰心無私便可推行活者不死之謂○人心活則周流無偏係即活憂患樂好皆偏係也○活是生活之活對著死說天理存則活人欲用則死周流無窮活便能如此

○明道先生曰天地設位而易行乎其中只是敬也敬則無間斷朱子曰易是自然造化聖人本意只說自然造化流行程子是將來就人身上說敬則這道理流行不敬便間斷了前輩引經文多是借來說己意○問不知易何以言敬曰程子說得闊使人難曉就天地之間言之是實理就人身言之惟敬然後見得心之實處流行不息敬才間斷是不誠不誠便無物是息也○天地也似有箇主宰方始恁地變易便是天地底敬天理只是直上去更無四邊滲漏更無走作○問子在川上章也是這意思曰固是天地與聖人一般但明道說得寬○一念不存也是間斷一事有差也是間斷

○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

○敬勝百邪朱子曰學者常提醒此心如日之升羣邪自息

○敬以直內義以方外仁也若以敬直內則便不直矣必有事焉而勿正則直也問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如何便謂之仁朱子曰亦是仁也若能到私欲淨盡天理流行處皆可謂之仁但從一路入做到極處皆是仁○此亦言敬以直內義以方外則無一毫私意而仁自在其中爾這般處要寬看○問以敬直內則不直何也曰此是解直方二字從上說下來方順以敬則不順矣○問必有事而勿正二程多主於敬曰孟子本無敬字只有義字程子是移將去敬字上說非孟子本意

○涵養吾一葉氏曰心存則不二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純亦不已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慎獨問程子謂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朱子曰是不曾識得佛氏却略窺得上面些影子自漢以來儒者如仲舒語只約度有這物事韓退之雖知有這物事又說得太闊疎了○聖人見川流之不息嘆逝者之如斯原其所以然乃天命流行不息之體惟聖人之心默契乎此故有感焉於此可見聖人純亦不已之心○川流不息天運也純亦不已聖人之心也謹獨所以為不已學者之事也○問川上之歎程子所謂純亦不已者果聖人之本意乎曰程子非以聖人之意本如此也亦曰非其心之如是則無以見天理之如是耳其曰其要只在慎獨者言人欲體此道當知此也蓋道無時而不然惟慎獨則可以無所間斷而不虧真體○有天德則便是天理便做得王道無天德則是私意是計較後人多無天德便做王道不成○謹獨與這裏何相關若不謹獨便去隱微處間斷了如何得與天地相似

○不有躬無攸利不立己後雖向好事猶為化物不得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後自能了當得天下萬物朱子曰此程子解易二句後二句又是復解此意在乎以立己為先應事為後今人平日講究所以治國平天下之道而自家身己全未曾理會得若能理會自家身己雖無外事若不相接然明德在這裏了新民只見成推將去○己不立則在我無主宰雖向好事亦只是見那事物好隨那事物去便是為物所化

○伊川先生曰學者患心慮紛亂不能寧靜此則天下公病學者只要立箇心此上頭儘有商量

朱子曰學者不先立箇心便似作室無基址求此心正爲要立基址得此心有箇存主處爲學便有歸著可以用功○閑邪則誠自存不是外面捉一箇誠將來存著今人外面役役於不善中尋箇善來存著如此則豈有入善之理只是閑邪則誠自存故孟子言性善皆由內出只爲誠便存永按人性本善故人心本誠其有邪者妄也去妄則無妄矣故誠非外鑠閑邪更著甚工夫但惟是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是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是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學者須是將敬以直內涵養此意直內是本【本註】尹彥明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毫髮事非主一而何○問主一朱子曰做這一事且做一事做了這一事却做那一事今人做這一事未了又要做那一事心下千頭萬緒○問動而無二三之雜者主此一也靜而無邪妄之念者亦主此一也主一兼動靜而言曰是○或謂主一不是主一事如一日萬幾須要並應曰一日萬幾也無並應底道理須還他逐一件理會○問或人專守主一曰主一亦是然程子論主一却不然又要有用豈是守塊然之主一○聖人言語當初未曾關聚如說見賓承祭之類皆是敬之目到程子始關聚說出一箇敬來教人然敬有甚物只如一畏字相似不是塊然兀坐只收斂身心整齊純一不恁地放縱便是敬○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敬字只著一畏字形容亦得故和靖只以收斂身心言之○這心都不著一物便收斂他說入神祠云云最親切今人若能專一此心便收斂緊密無些子空罅若這事思量未了又走作那邊去心便成兩路○心主這一事不爲他事所亂便是不容一物問此只是說靜時氣象否曰然○閑邪則固一矣然主一則不消言閑邪有以一爲難見不可下工夫如何一者無他只是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朱子曰只是覺見邪在這裏要去閑他則這心便一了既一則邪自不能入更不消說又去閑邪恰如知得外面有賊今夜須防他則便惺了不須更說防賊○整齊嚴肅此心便存便能惺惺○才整頓起處便是天理無別天理但常常整頓起思慮自一○持敬之說不必多言但熟味整齊嚴肅嚴威儼恪動容貌整思慮正衣冠尊瞻視此等數語而實加功焉則所謂直內所謂主一自然不費安排而身心肅然表裏如一矣○永按朱子又有一條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與程子意異故不錄○有言未感時知何所寓曰操則存舍則亡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更怎生尋所寓只是有操而已操之之道敬以直內也朱子曰這處難說只爭這些子只是看來看去待自見得若未應時又更操這所寓便是有兩箇物事所以道只有操而已只操便是主宰在這裏○敬則自虛靜不可把虛靜喚做敬朱子曰周子說主靜正是要人靜定其心自作主宰程子又恐人只管求靜遂與事物不交涉却說箇敬云敬則自虛靜○學者先務固在心志然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患其紛亂則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感萬物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不一則二三矣至於不敢欺不敢慢尚不愧於屋漏皆是敬之事也問程子謂有主則虛又謂有主則實朱子曰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便是虛有主於中義理甚實便是實○心虛則理實心實則理虛有主則實此實字是好字指理而言無主則實此實字是不好字指私欲而言以其爲主則此心虛明一毫私意著不得○有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有主外患所不能入此非實而何無主則實者自家心裏既無以爲之主則外邪却入來實其中安得不謂之實○中有主則實此重在主字上有主則虛重在敬字上言敬則自虛靜故邪不得而奸之也○程子既言有主則實又言有主則虛此不可泥看須看大意各有不同始得○主一無適此等語須力行之方見得真實意味○無適只是持守得定不馳騖走作之意持守得定而不馳騖走作則是主一主一即是敬只是輾轉相解非無適之外別有主一主一之外又別有敬也○敬主於一做這件事更不做別事無適是不走作問思其所當思如何曰却不妨但不可胡思如思此一事又別思一件事便不可問方應此事未畢而復有一事至則當如何曰也須是做一件了又理會一件亦無雜然而應之理但甚不得已則權其輕重可也○問伊川言主一無適又謂人心常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或疑主一則滯不能周流曰謂主一則此心便存心存則物來順應何有乎滯曰固是然所謂主一者何嘗滯於一事不主一則方理會此事而心留於彼這却是滯於一隅○嚴威儼恪非敬之道但致敬須自此入永按嚴威儼恪外面勉強把捉而已然致教却須自此始○舜孳孳爲善若未接物如何爲善只是主於敬便是爲善也以此觀之聖人之道不是但嘿然無言朱子曰程子未接物之論尤能發明言外之意學者所當深念○主於敬是存養此心在這裏照管勿差失○問人之燕居形體怠惰心不慢者可否曰安有箕踞而心不慢者昔呂與叔六月中來緱氏閑居中某嘗窺之必見其儼然危坐可謂敦篤矣學者須恭敬但不可令拘迫拘迫則難久朱子曰近世學者之病只是合下欠却持敬工夫所以事事滅裂其言敬者又只說能存此心自然中理至於容貌詞氣往往全不加功又況心慮荒忽未必真能存得耶程子言敬必須整齊嚴肅正衣冠尊瞻視爲先又言未有箕踞而心不慢者如此乃是至論○心無不敬則四體自然收斂不待十分著意安排而四體自然舒適著意安排則難久而生病矣○思慮雖多

果出於正亦無害否曰且如在宗廟則主敬朝廷主莊軍旅主嚴此是也如發不以時紛然無度雖正亦邪○蘇季明問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卽是已發〔本註〕思與喜怒哀樂一般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如何曰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無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是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如爲人君止於仁爲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嘗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蘇昞字季明張程門人呂學士與叔也○朱子曰才思卽是已發一句能發明子思言外之意蓋言不待喜怒哀樂之發但有所思卽是已發此意已極精微說到未發界至十分盡頭不可以有加矣○問伊川云求中於喜怒哀樂之前却是已發延平先生謂驗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爲何如此說又似與季明同曰但欲見其如此耳然亦有病若不得其道則流於空故程子云今只道敬○此條記得極好涵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只是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且未有一箇動綻大綱且約住執持在這裏到謹獨處便是發了當中時雖耳無聞目無見然須是常有箇主宰執持底在這裏始得不是一向放倒又不是一向空寂了下面說復卦便是說靜中有動不是如瞌睡底靜中間常自有箇主宰執持後又說艮卦又是說動中要靜復卦便是一箇大翻轉底艮卦艮卦便是兩箇翻轉底復卦○但操存得在時少間喜怒哀樂自有一箇則在○耳無聞目無見之答以下文若無事時須見須聞之說參之其誤必矣蓋未發時但爲未有喜怒哀樂之偏耳若其目之有見耳之有聞則當愈益精明而不可亂豈若心不在焉而遂廢耳目之用哉○子思只說喜怒哀樂今却轉向見聞上去所以說得愈多愈見支離紛冗都無交涉此程門請問記錄者之罪○問心本動物不審未發之前全是寂然而靜還是靜中有動意曰不是靜中有動意周子謂靜無而動有不是無以其未形而謂之無非因動而後有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方其靜時動之理只在伊川謂當中時耳無聞目無見但見聞之理在始得及動時又只是這靜底○謂之無物則不可無物恐當作有物○問未發之前當戒謹恐懼提撕警覺則亦是知覺而伊川謂既有知覺却是動何也曰未發之前須常恁底醒不是瞑然不省若瞑然不省則道理何在成甚大本曰常醒便是知覺知覺須是動何以謂之未發曰知覺須是動不害其爲未動若喜怒哀樂則又別也問知覺須是動而喜怒哀樂却未發否曰是下面說復見天地之心說得好復一陽生豈不是動問一陽雖動然未發生萬物便是喜怒哀樂未發否曰是○其言靜時既有知覺豈可言靜而引復以見天地之心爲說亦不可曉蓋當至靜之時但有能知覺者而未有所知覺也故以爲靜中有物則可而便以纔思卽是已發爲比則未可以爲坤卦純陰而不爲無陽則可而便以復之一陽已動爲比則未可也○問靜中有知覺曰此是坤中不能無陽到動處却是復只將十二卦排便見○問靜中有物莫是含喜怒哀樂之理否曰喜怒哀樂乃是感物而有猶鏡中之影鏡未照物安得有影曰然則靜中有物乃鏡中之光明曰此却說得近似所謂靜中有物者只是知覺便是伊川云才知覺便是動此恐說得太過若云知得寒覺得煖便是知覺一箇物事今未曾知覺甚事但有知覺在何妨其爲靜不成靜坐便是瞌睡○問某作事時多不能主一曰只是心不定人心須是定其心問非不欲主一然竟不能曰這箇須是習程子也教人習問莫是氣質薄否曰然亦須涵養本原則自然別○無事時固是敬有事時敬便在事上所以程子說到專一時方好蓋專一則有事無事皆是如此程子答或人問末梢這一句是緊要處

○人於夢寐間亦可以卜自家所學之淺深如夢寐顛倒卽是心志不定操存不固朱子曰魂與魄交而成寐心在其間依舊能思慮所以做出夢來若心神安定夢寐亦不至顚倒○胡氏說夢亦有可取者胡氏曰心爲萬物之至靈人之所以有夢夢之所以多變也然聖人誠存賢人存誠則夢亦若夫民之處紛擾精神不定則所夢雜亂或正或邪亦與日晝之所爲等耳善學者旣謹其言動而又以驗諸夢寐之際

○問人心所繫著之事果善夜夢見之莫不害否曰雖是善事心亦是動凡事有朕兆入夢者却無害捨此皆是妄動人心須要定使他思時方思乃是今人都由心曰心誰使之曰以心使心則可人心自由便放去也問孔子夢周公恐涉於心動否朱子曰心本是箇動物怎教他不動夜之夢猶晝之思也思亦是心之動處但無邪思可矣夢得其正何害心存這事便夢這事常人便胡夢了○問以心使心上心字是道心下心字是人心以心使心則是道心爲一身之主而人心聽命也曰亦是如此然觀程先生之意只是說自作主宰耳○問以心使心此句有病否曰無病其意只要此心有所主宰○只是一箇心被他

說得來却似有兩箇子細看來只是這一箇心。○持其志無暴其氣內外交相養也。朱子曰持志所以直其內也無暴其氣所以防於外也兩者各致其功而無所偏廢焉則志正而氣自完氣完而志益正其於存養之功且將無一息之不存矣○以志壹則動氣氣壹則動志觀之則見內外交相養之理矣○問出辭氣莫是於言語上用工夫否曰須是養乎中自然言語順理若是慎言語不妄發此却可著力○先生謂繹曰吾受氣甚薄三十而浸盛四十五十而後完今生七十二年矣校其筋骨於盛年無損也繹曰先生豈以受氣之薄而厚爲保生邪夫子默然曰吾以志生徇欲爲深恥南軒張氏曰若他人養生要康強只是利伊川說出來純是天理○大率把捉不定皆是不仁外書下同○朱子曰人心湛然虛定者仁之本體把捉不定者私欲奪之而動靜紛擾矣然則把捉得定其惟篤於持敬乎○問心之本體湛然虛明無一毫私欲之累則心德存把捉不定則爲私欲所亂是心外馳而其德亡矣曰如此則是把捉不定故謂之不仁今此但曰皆是不仁乃是言惟其不仁所以致把捉不定也○伊川先生曰致知在所養養知莫過於寡欲二字朱子曰致知者必先有以養其知有以養之則所見益明所得益固欲養其知者惟寡欲而已欲寡則無紛擾之雜而知益明矣無變遷之患而得益固矣○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是既知後便如此養否曰此不分先後未知之前若不養之此知如何發得既知之後若不養則又差了○二者自是兩箇話頭本若無相干但得其道則交相爲養失其道則交相爲害○問養知莫過於寡欲此句最緊切曰便是這話難說又須是格物方得若一向靠著寡欲又不得○心定者其言重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朱子曰言發於心心定則言必審故的確而舒遲不定則內必紛擾有不待思而發故淺易而急迫此亦志動氣之驗也○明道先生曰人有四百四病皆不由自家則是心須教由自家永按四百四病佛家之說謂人身爲四大之合各有百一病也氣體之病非人所能爲心則操之在我而已○謝顯道從明道先生於扶溝一日謂之曰爾輩在此相從只是學顥言語故其學心口不相應盍若行之請問焉曰且靜坐伊川每見人靜坐便嘆其善學問程子嘗教人靜坐如何朱子曰亦是他見人要多慮且教人收拾此心耳初學亦當如此○明道云無可行時且去靜坐蓋靜坐便涵養得本原稍定雖是不免逐物及自覺而收斂歸來也有箇著落若不曾涵養得本原茫茫然逐物在外便要收斂歸來也無箇著身處也○明道教人靜坐李先生亦教人靜坐蓋精神不定則道理無湊泊處又云須是靜坐方能收斂○明道教人靜坐蓋爲是時諸人相從學中無甚外事故教之如此今若無事固是只得靜坐若特地將靜坐做一件工夫則是釋子坐禪矣但只著一敬字通貫動靜則於二者之間自無間斷處○問伊川見人靜坐如何便嘆其善學曰這却是一箇總要處○橫渠先生曰始學之要當知三月不違與日月至焉內外賓主之辨使心意勉勉循循而不能已過此幾非在我者文集○朱子曰內外賓主之辨在內之日多即是爲主在外之日多即是爲客○以屋喻之三月不違者心常在內雖間或有出時然終是在外不穩便才出即便入蓋心安於內所以爲主日月至焉者心常在外雖間或有入時然終是在內不安才入即便出蓋心安於外所以爲賓日至者一日一至此月至者一月一至此不違者心常存日月至者有時而存此無他知有至未至意有誠未誠故責於見得透則心意勉勉循循自不能已矣過此幾非在我者猶言過此以往未之或知言過此則自家著力不得待他自長進去○問三月不違者是仁常在內常爲主日月至焉者是仁常在外常爲賓否曰此倒說了心常在仁內常爲主心在仁外常爲客問如此則心不違仁者是心在仁內否曰不可言心在仁內略略是恁地意思○勉勉循循之說猶是真箇到那田地實知得那滋味方自不能已要住不得過此幾非在我者不由我如推車子相似才推動了自然不停○永按或問謂不違者仁在內而我爲主日月至焉者仁在外而我爲客蓋朱子未定之說○心清時少亂時常多其清時視明聽聰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完也朱子曰客慮是泛底思慮習俗之心是從來習染偏勝之心實心是義理之心○橫渠大段用工夫來說得更精切人又要得剛太柔則入於不立亦有人生無喜怒者則又要得剛剛則守得定不回進道勇敢載則比他人自是勇處多語錄下同○朱子曰看來這道理須是剛硬立得脚住方能有所成曾子子思孟子都是如此剛果決烈方能傳這道理若慈善柔弱底終不濟事○戲謔不惟害事志亦爲氣所流不戲謔亦是持氣之一端朱子答劉子澄曰戲謔亦是自家有此玩侮之意以爲之根而日用間流轉運用機械活熟致得臨事不覺出來又自以爲情信辭巧主於愛人以爲無害於義理故不復更加防遏以至於此蓋不唯害事而害於心術者尤深昔橫渠先生嘗言之矣此當痛改不可緩也○永按張子作東銘亦以戲言戲動爲戒戲謔之害事納侮啓釁招尤致悔是也人之有口才多機智而好狎侮者尤易犯此病當深戒之○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爲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葉氏曰視己心如嚴師則知所敬畏而邪僻之念不作○定然後始有光明若常移易不定何求光明易大抵以艮爲止止乃光明故大學定而至於能慮人心多則無由光明易說○問艮何以光明朱子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莊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發是也○葉氏曰止水可鑑而流水不可鑑亦此理也○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學者必時其動靜則其道乃不蔽昧而明白今人從學之久不見進長正以莫識動靜見他人擾擾非關己事而所修亦廢由聖學觀之冥冥悠悠以是終身謂之光明可乎艮彖傳○葉氏曰動靜各有其時然學者多失於不當動而動因循廢學終何光明之有○敦篤虛靜

者仁之本不輕妄則是敦厚也無所繫閡昏塞則是虛靜也此難以頓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孟子說○朱子曰張子敦篤虛靜之說於學者爲有功○敦厚虛靜是爲仁之本○李孝述問仁爲動之始禮爲動之極義爲靜之始智爲靜之極智無所作爲又所以爲動之本而仁禮之所由發也曰橫渠先生曰虛靜者仁之本亦此意○葉氏曰言動輕妄而不純篤則此心外馳非仁也有所繫閡昏塞而不虛靜則此心罔覺非仁也然必存心之久實體於己然後能深知其味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四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五　凡四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改過遷善克己復禮

濂溪先生曰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朱子曰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通書○朱子曰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

○濂溪先生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耳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遺文○朱子曰欲未便是邪邪僻不好底物事只是眼前底事纔多欲便將本心都紛雜了孟子說寡欲如今且要得寡漸至於無○問周子言不止於寡如何曰語其所至則固然矣然未有不由寡欲而能至於無者也語其所至而不由其序則無自而進語由其序而不要其至則或恐其安於小成也是以周子之說於此為有相發之功焉○濂溪言寡欲以至於無蓋恐人以寡欲為便得了故言不止於寡欲而已必至於無而後可耳然無底工夫則由於能寡欲到無欲非聖人不能也曰然則欲字何如曰不同此寡欲則是合不當如此者如私欲之類若是飢而欲食渴而欲飲則此欲亦豈能無但亦是合當如此者○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立字輕如三十而立之立明字就見處說如知天命以上之事

○伊川先生曰顏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夫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於外所以養其中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為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私勝則動容周旋無不中禮而日用之間莫非天理之流行矣○由乎中而應乎外是勢之自然制於外所以養其中是做工夫處○上句是說視聽言動皆自此心形見下句卽是克己工夫制於外所以養其中這一句好看○問克己工夫從內做去反說制於外如何曰制却在內○問明知其不當視而自接乎目明知其不當聽而自接乎耳這將如何曰視與看見不同聽與聞不同如非禮之色若過目便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視之之心非禮之聲入耳也過了自家不可有要聽之之心然這般處也難古人亦有以禦之如云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顏淵請事斯語所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朱子曰四箴精確縝密無纖芥之可疑

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為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則誠矣朱子曰四者惟視為切所以先言視而視箴之說尤重於聽○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為操心之準則此兩句未是不好至蔽交於前方有非禮而視故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則克己而復禮也如是功夫無間斷則久而自從容不勉故曰久則誠矣○問制外安內却與克伐怨欲不行底相似曰克己工夫其初如何便會自然也須著禁制始得到養熟後便私意漸漸消磨去矣

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問視何以說心聽何以說性朱子曰互換說也得然諺云開眼便錯視所以就心上說道理本自好在這裏却因雜得外面言語來誘化聽所以就理上說○問知誘物化曰樂記云人生而靜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動性之欲也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人莫不有知物至則知足以知之而有好惡這是自然如此到得好惡無節知誘於外方始不好去○視是將這裏底引出去故云安其內聽是聽得外面底來故云閑邪存誠○問聽箴前面亦大概說不知可改聽字作視箴否曰視箴說又較切視最在先開眼便是所以說得切至聽處却較輕也

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朱子曰言箴說許多是人口上有許多病痛從頭起至吉凶榮辱惟其所召是就身上謹傷易則誕至出悖來違是當謹於接物間都說得周備○上四句是就身上最緊要處須是不躁妄方始靜專才不靜專自家心自做主不成如何去接物矧是樞機四句是說謹言底道理下是說四項病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則物忤出悖則來違○心氣和則言順理然亦須就言上做工夫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

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為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文集○朱子曰誠之於思是動之於心守之於為是動之於身○思是動之微為是動之著這是該動之精粗為處動思處亦動思是動於內為是動於外蓋思於內不可不誠為於外不可不守然專誠於思而不守於為不可專守於為而不誠於思亦不可○視聽言動該貫內外不可謂專在外面功夫須是誠之於思守之於為內外交致其功可也○問哲人志士是兩般人否曰非也只是誠之於思底却覺得速守之於為者及其形於事為早是見得遲了此覺有遲速不可道有兩般却兩脚做工夫去○哲人只於思量間便見得合做與不合做志士便於做出了方見得雖是有兩樣大抵都是順理便安裕從欲便危險○動箴那句是緊要或云順理則裕曰更連從欲惟危句都是這是生死路頭○四箴意思都該括得盡有說多底有說少底多底減不得少底添不得○其曰制外閑邪而禁躁妄則克己復禮之事也曰安內存誠而內靜專則吾心之德於此具得之矣學者深體而力行之其庶幾乎

○復之初九曰不遠復无祗悔元吉傳曰陽君子之道故復為反善之義初復之最先者也是不遠而復也失而後有復不失則何復之有惟失之不遠而復則不至於悔大善而吉也顏子無形顯之過夫子謂其庶幾乃无祗悔也過既未形而改何悔之有既未能不勉而中所欲不踰矩是有過也然其明而剛故

一有不善未嘗不知既知未嘗不遽改故不至於悔乃不遠復也學問之道無他也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易傳下同○朱子曰易傳云惟其知不善則速改以從善而已這般說話好簡當○晉之上九晉其角維用伐邑厲吉无咎貞吝傳曰人之自治剛極則守道愈固進極則遷善愈速如上九者以之自治則雖傷於厲而吉且无咎也嚴厲非安和之道而於自治則有功也雖自治有功然非中和之道故於貞正之道為可吝也葉氏曰伐邑內自治也○損者損過而就中損浮末而就本實也天下之害無不由末之勝也峻宇雕牆本於宮室酒池肉林本於飲食淫酷殘忍本於刑罰窮兵黷武本於征討凡人欲之過者皆本於奉養其流之遠則為害矣先王制其本者天理也後人流於末者人欲也損之義損人欲以復天理而已損彖傳○夫人心正意誠乃能極中正之道而充實光輝若心有所比以義之不可而決之雖行於外不失其中正之義可以无咎然於中道未得為光大也蓋人心一有所欲則離道矣故夬之九五曰莧陸夬夬中行无咎而象曰中行无咎中未光也夫子於此示人之意深矣朱子曰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此意不誠之本也○葉氏曰九五與上六比心有所昵未必能正特以義不可而勉勉決去之意亦未必誠也○方誠而止節之義也節彖傳○朱子曰說以行險伊川說是說則欲進而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葉氏曰說則易流方說而能止是節之義也○節之九二不正之節也以剛中正為節如懲忿窒欲損過抑有餘是也不正之節如嗇節於用懦節於行是也○人而無克伐怨欲惟仁者能之有之而能制其情不行焉斯亦難能也謂之仁則未可也此原憲之問夫子答以知其為難而不知其為仁此聖人開示之深也經說○朱子曰克好勝伐自矜怨忿恨欲貪欲有是四者而能制之使不得行可謂難矣仁則天理渾然自無四者之累不行不足以言之也○問程子以為聖人開示之深而原憲不能再問使憲也而再問夫子告之宜奈何曰聖人未發之旨孰能測之然以程子之意而言則四者之不行亦制其末而不行於外耳若其本則固著之於心而不能去也譬之木焉不去其根則萌蘖之生自不能已制而不行日力亦不給矣且雖或能制之終身不見於外而其鬱屈不平之意乃日鬭進於胸中則夫所謂仁者亦且殫殘蔽害而不能以自存矣必也絕其萌芽蹷其根本不使少有毫髮留於心念之間則於仁也其庶幾乎非程子之學之至何足以及此然以為學者苟不能深省而力行之則亦徒為無當之大

言而已故雖發之而亦有所不敢盡其言者其旨深矣○明道先生曰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客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遺書下同○葉氏曰義理者性命之本然客氣者形氣之使然○永按如克伐怨欲驕吝之類皆客氣也○或謂人莫不知和柔寬緩然臨事則反至於暴厲曰只是志不勝氣氣反動其心也永按不能持志則客氣用事故多暴厲能持其志則不為氣所勝而臨事自然從容○人不能祛思慮只是吝吝故無浩然之氣永按思慮者心多計較私意小智也不能祛者只是心有係吝故無浩然正大之氣○治怒為難治懼亦難克己可以治怒明理可以治懼葉氏曰怒氣盛則不能自遏懼氣怯則不能自立故治之皆難然己私既克則一朝之忿有所不作矣物理既明則非理之懼有所不動矣○堯夫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他箇麤礪底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與小人處為小人侵陵則修省畏避動心忍性增益預防如此便道理出來邵康節先生雍字堯夫○永按君子與小人不並立者也然或有時不幸而與之處善修己者正資之以為進德之助如麤石能磨玉也○目畏尖物此事不得放過便與克下室中率置尖物須以理勝他尖必不刺人也何畏之有朱子曰人有目畏尖物者明道先生教以室中率置尖物使見之熟而知尖之不刺人也則知畏者妄而不復畏矣○疑病每如此尖物原不曾刺人他眼病只管見尖物來刺人耳伊川又一處說此稍詳有人眼病常見獅子伊川教他見獅子則捉來其人一面去捉捉來捉去捉不著遂不見獅子了○問前輩說治懼室中率置尖物曰那箇本不能害人心下要恁地懼且習教不如此妄怕問書在危階上行底亦是此意否曰那箇分明是危底只教習得不怕著問書得不怕少間到危疑之際心亦不動否曰是如此○明道先生曰責上責下而中自恕己豈可任職分永按專務責人而不知責己必不能盡其職分者也橫渠先生曰以責人之心責己則盡道○舍己從人最為難事己者我之所有雖痛舍之猶懼守己者固而從人者輕也朱子曰此程子為學者言之若聖人分上則不如此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曰痛舍之則大段費力矣○九德最好皐陶謨九德寬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亂而敬擾而毅直而溫簡而廉剛而塞彊而義○朱子曰九德分得細密○九德只是好底氣質然須兩件合將來方成一德凡十八種○葉氏曰寬宏而莊栗則寬不至於弛和柔而卓立則和不至於懦愿而恭則朴愿而不徒尚乎質亂治也亂而敬則整治而不徒恃乎文蓋恭著於外敬守於中也馴擾而毅則擾不至於隨勁直而溫則直不至於訐簡易者或規矩之不立今有廉隅則簡不至於疎剛果者或傷於刻薄今塞實而篤厚則剛不至於虐強力者或徇血氣之勇今有勇而義則強不至於暴學問之道在唐虞時論者已如是之密矣○飢食渴飲冬裘夏葛若著些私吝心在便

是廢天職。問飢食渴飲冬裘夏葛何以謂之天職。朱子曰。這是天教我如此。飢便食。渴便飲。只得順他。窮口腹之欲便不是。蓋天只教我飢則食。渴則飲。何曾教我窮口腹之欲。○或謂手之不可履。猶足之不可持。此是天賦率性之道。道只循此自然之理。曰不然。桀紂亦會手持足履。如何便喚做道。若便以爲道。是認欲爲理也。明道云。夏葛冬裘。飢食渴飲。若著些私吝心。便是廢天職。須看著些私吝心守。○獵自謂今無此好。周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前矣。後十二年。因見。果知未也。〔本註〕云。明道先生年十六七時好田獵。十二年暮歸。在田野間見田獵者。不覺有喜心。○問明道先生三十年猶不忘遊獵之心。朱子曰。人當以此自點檢。須見得明道氣質如此。年至三十猶不忘。在我者當益加操守。方是不可以此自恕。○伊川先生曰。大抵人有身。便有自私之理。宜其與道難一。朱子曰。不待接事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事。便不至於流。○如爲人謀而不忠。只是爲別人做事。自不著意。這箇病根尤深於計較利害。伊川云。人才有形。便有彼己。所以難與道合。釋氏所謂流注想。如水流注下去。才有此形。便有此事。其端甚微。須用省察。○罪己責躬不可無。然亦不可長留在心胷爲悔。問程子曰。自訟不置。能無改乎。又曰。罪己責躬不可無云云。今有學者幸知自訟矣。心胷之悔又若何而能不留耶。朱子曰。改了便無悔。又問。已往之失却何如。曰。自是無可救了。○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胷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若只說不悔。則今番做錯且休。明番做錯又休。不成說話。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做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做錯了。○葉氏曰。已往之失。長留愧怍。應酬之間。反爲繫累。○所欲不必沈溺。只有所向便是欲。朱子曰。只是纔有意在上面。便是欲。便自動自家心。人好寫字。見壁間有碑軸。便須要看別是非。好畫。見掛畫。便須要識美惡。這都是欲。皆足以爲心病。○明道先生曰。子路亦百世之師。〔本註〕人告之以有過則喜。○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其勇於自修如此。○人語言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問不遷怒不貳過。何也。語錄有怒甲不移乙之說。是否。伊川先生曰。是。曰。若此則甚易。何待顏子而後能。曰。只被說得粗了。諸君便道易。此莫是最難。須是理會得因何不遷怒。如舜之誅四凶。怒在四凶。舜何與焉。蓋因是人有可怒之事而怒之。聖人之心本無怒也。譬如明鏡。好物來時便見是好。惡物來時便見是惡。鏡何嘗有好惡也。世之人固有怒於室而色於市。且如怒一人。對那人說話。能無怒色否。有能怒一人而不怒別人者。能忍得如此。已是煞知義理。若聖人因物而未嘗有怒。此莫是甚難。君子役物。小人役於物。今見可喜可怒之事。自家著一分陪奉他。此亦勞矣。聖人之心如止水。朱子曰。顏子見得道理透。故怒於甲者。雖欲遷於乙。亦不可得遷也。○問不遷怒。伊川說得太高。渾淪是箇無怒了。曰。喜怒哀樂發皆中節。天下之達道。那有無怒底。聖人只是聖人分上著不遷字不得。顏子不還怒。便尚在夾界處。○葉氏曰。役物者我常定。役於物者逐物而往。聖人之心常湛然如止水。無一毫作好作惡。○人之視最先。非禮而視。則所謂開目便錯了。次聽。次言。次動。有先後之序。人有克己。則心廣體胖。仰不愧。俯不怍。其樂可知。有息則餒矣。外書。下同。○朱子曰。人能克己。此數語極有味。○聖人責己感也處多。責人應也處少。永按。此感彼應。常理也。有不應焉。反求諸己而已。雖亦有時懲惡禁非。而責己之意恆多也。○謝子與伊川先生別一年。往見之。伊川曰。相別一年。做得甚工夫。謝曰。也只去箇矜字。曰。何故。曰。子細檢點得來。病痛盡在這裏。若按伏得這箇罪過。方有向進處。伊川點頭。因語在坐同志者曰。此人爲學。切問近思者也。問上蔡才高。所以病痛在此。朱子曰。此說是。○謝氏謂去得矜字。後來矜依舊在。說道理愛揚揚地。○永按。顏子願無伐善。無施勞。亦去矜字之病也。謝子語胡文定公以飲食夸耀人之類爲矜。而說理之好張大處。猶有未及覺者。學者當隨時省察。○思叔詬詈僕夫。伊川曰。何不動心忍性。思叔慙謝。永按。今人好詬詈下賤者多矣。當以此言自省。○見賢便思齊。有爲者亦若是。見不賢而內自省。蓋莫不在己。永按。莫不在己。謂反躬自省。人之不善。己皆有之也。○橫渠先生曰。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正蒙。下同。○朱子曰。湛一是未感物之時。湛然純一。此是氣之本。攻取如目之欲色。耳之欲聲。便是氣之欲。問攻取是攻取那物否。曰。然。○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問張子言纖惡必除云云。學者須是毫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朱子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橫渠言成性。猶孟子言踐形。是說去氣稟物欲之私。以成其性。○惡不仁。是不善未嘗不知。徒好仁而不惡不仁。則習不察。行不著。是故徒善未必盡義。徒是未必盡仁。好仁而惡不仁。然後盡仁義之道。葉氏曰。所習或未之察。所行或未之明。雖有好仁之心。卒陷於不仁而莫之覺矣。○永按。去不善乃能盡善。徒知向善而不知惡惡。徒爲其是而不務去其非。皆好仁而不惡不仁者也。此張子自爲一說。以好仁惡不仁爲一人。若論語則是言兩種人也。○責己者當知無天下國家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永按。在人者未必皆非。故不敢尤人。而惟務盡己。○有潛心於道。忽忽爲他慮引去者。此氣也。舊習纏繞。未能脫灑。畢竟

無益但樂於舊習耳問爲他慮所引必是意不誠心不定却以爲氣是如何朱子曰人誰不要此心定到不定時也不奈何得如重擔擔不去只爲力量不足心之不定只是合下無工夫且持其志無暴其氣可也若我不放縱此氣自然心定古人欲得朋友與琴瑟簡編常使心在於此惟聖人知朋友之取益爲多故樂得朋友之來橫渠論語說○承按朋來而樂程子言之切矣此謂樂其取益亦張子自爲一說○矯輕警惰語錄下同○朱子曰知有此病必去其病此便是療之之藥如覺言語多便用簡默意思疎闊便加細密覺得輕浮淺易便須深沈重厚所謂矯輕警惰蓋如此○仁之難成久矣人人失其所好蓋人人有私欲之心與學正相背馳故學者要寡欲○君子不必避他人之言以爲太柔太弱至於瞻視亦有節視有上下視高則氣高視下則心柔故視國君者不離紳帶之中學者先須去其客氣其爲人剛行音項終不肯進堂堂乎張也難與並爲仁矣承按剛暴者常有矜高之病蓋目者人之所常用且心常託之視之上下且試之己之敬傲必見於視所以欲下其視者欲柔其心也柔其心則聽言敬且信人之有朋友不爲燕安所以輔佐其仁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承按敬則相下而非善柔日與之親亦得相觀之益仲尼嘗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欲速成者則學者先須溫柔溫柔則可以進學詩曰溫溫恭人維德之基蓋其所益之多○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狠只爲未嘗爲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爲子弟則不能安灑埽應對在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爲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也只爲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人須一事事消了病則義理常勝葉氏曰後世小學既廢父母愛踰於禮恣之驕惰而莫爲禁止病根既立隨遇隨長卒至盡失其良心蓋有自來學者所當察其病源力加克治則舊習日消而道心日長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五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六　　凡二十二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齊家之道

伊川先生曰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學文非爲己之學也經解○永按不修其職而學文雖詩書六藝猶爲務外爲人況習爲浮華姸巧之詞乎○孟子曰事親若曾子可也未嘗以曾子之孝爲有餘也蓋子之身所能爲者皆所當爲也易傳下同○蠱初六傳○朱子曰程子論曾子事先儒所不到○幹母之蠱不可貞子之於母當以柔巽輔導之使得於義不順而致敗蠱則子之罪也從容將順豈無道乎若伸己剛陽之道遽然矯拂則傷恩所害大矣亦安能入乎在乎屈己下意巽順相承使之身正事治而已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義亦相近蠱九二傳○陳芝拜辭朱子贈以近思錄曰公事母可檢幹母之蠱看便自見得那道理因言易傳自是成書伯恭都摭來作閫範今亦載在近思錄某本不喜他如此然細檢點來段段皆是日用切近功夫而不可闕者於學者甚有益○葉氏曰幹治也蠱事之弊也人子事親皆當以承順爲主使事得於理而已然婦人柔暗有難以遽曉尤當以柔順行之比之事父有間矣但爲矯拂而反害其所治之事則子之過也剛陽之臣事柔弱之君若孟子於齊宣王諸葛孔明於蜀後主是也○蠱之九三以陽處剛而不中剛之過也故小有悔然在巽體不爲無順順事親之本也又居得正故无大咎然有小悔已非善事親也○正倫理篤恩義家人之道也家人彖傳○問今欲正倫理則有傷恩義欲篤恩義又有乖於倫理如何朱子曰須是於正倫理處篤恩義篤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葉氏曰正倫理則尊卑之分明篤恩義則上下之情合○人之處家在骨肉父子之閒大率以情勝禮以恩篤義惟剛立之人則能不以私愛失其正理故家人卦大要以剛爲善家人六二傳○永按初九之閑有家而悔亡九三之嗃嗃而吉上九之威如終吉皆以剛爲善九五之王假有家勿恤吉剛而得中尤善之至也○家人上九爻辭謂治家當有威嚴而夫子又復戒云當先嚴其身也威嚴不先行於己則人怨而不服葉氏曰持身謹嚴無少假弛則家人自然有所嚴憚而不敢踰越有所觀感而卒歸於正○歸妹九二守其幽貞未失夫婦常正之道世人以媟狎爲常故以貞靜爲變常不知乃常久之道也葉氏曰貞靜乃相處可久之道媟狎則玩侮乖離所自生○世人多慎於擇壻而忽於擇婦其實壻易見婦難知所繫甚重豈可忽哉遺書下同○永按古人納采之後加諸卜而後納吉是以卜筮擇之也今擇之之法宜就知其性行者審於訪問遲之稍久而後議婚如問不能詳審則以筮決之易中元有取女吉勿用取女諸辭或遇他辭不言取女者亦可以意斷之也○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問程子云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如先生舊時亦嘗有壽母生朝及太碩人生朝與向日賀高倅詞不審又何也豈在人子自己言則非其所宜而爲父母待親朋則其情又有不容已處否然恐爲此則是人子以禮律身而以非禮事其親以非禮待於人也其義如何朱子曰此等事是力量不足放過了處然亦或有不得已者其情各不同也○問行狀云伊川所作明道行狀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不識孝弟何以能盡性至命也曰後人便將性命別作一般事說了性命孝弟只是一統底事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朱子曰盡性至命必從孝弟做起○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如灑埽應對與盡性至命亦是一統底事無有本末無有精粗永按程子嘗言灑埽應對是其然必有所以然其所以然者即精也本也卻被後來人言性命者別作一般高遠說故舉孝弟是於人切近者言之然今時非無孝弟之人而不能盡性至命者由之而不知也葉氏曰行不著習不察故不能擴而充之以至於極○問第五倫視其子之疾與兄子之疾不同自謂之私如何曰不待安寢與不安寢只不起與十起便自私也父子之愛本是公才著些心做便是私也本注後漢第五倫傳或問倫曰公有私乎對曰吾兄子嘗病一夜十起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葉氏曰事物各有自然之理不容安排父子之愛天性今子疾不視而十起於兄子豈人情哉著意安排即是私矣又問視己子與兄子有閒否曰聖人立法曰兄弟之子猶子也是欲視之猶子也永按喪服兄弟之子與己之衆子皆期服又問天性自有輕重宜若有閒然曰只爲今人以私心看了孔子曰父子之道天性也此只就孝上說故言父子天性若君臣兄弟賓主朋友之類亦豈不是天性只爲今人小看卻不推其本所由來故爾己之子與兄之子所爭幾何是同出於父者也只爲兄弟異形故以兄弟爲手足人多以異形故親己之子異於兄弟之子甚不是也又問孔子以公冶長不及南容故以兄之子妻南容以己之子妻公冶長何也曰此亦以己之私心看聖人也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也聖人自至公何更避嫌凡嫁女各量其才而求配或兄之子不甚美必擇其相稱者爲

之配己之子美必擇其才美者爲之配豈更避嫌耶若孔子事或是
年不相若或時有先後皆不可知以孔子爲避嫌則大不是如避嫌
事賢者且不爲況聖人乎問伊川言避嫌之事賢者不爲自今觀之閨門中安知無合避嫌處朱子曰聖人正
大道理合做處便做何用避嫌問古人門內之治恩掩義門外之治義斷恩恐閨門中主恩亦有避嫌處曰固是主恩亦須是當理方可
程子所謂年之長幼時之先後正是解或人之說未必當時如此大抵二人都是好人可託或先見公冶長遂將女妻他後來見南容亦
是個好人又把兄之女妻之看來文勢恐是孔子之女年長先嫁兄之女少後嫁亦未可知程子所謂凡人避嫌者皆內不足實是如此
○問程子避嫌之說曰合當委曲便是道理當如此且如避嫌亦不能無如通判與太守是親戚也合當避嫌第五倫之事非不見得如
此自是常有這心在克不去今人這樣甚多只是徇情恁地去少間將這個做正道理了大是害事所以古人於正心誠意上更做工夫
正怕到這處○問若是有一項合委曲而不可以直遂者這不可以爲避嫌曰自是道理合如此如避嫌者却是怕人道如何這却是私
意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己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問孀婦於理似不
可取如何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又
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此
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病臥在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
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外書下同○程子葬父使周恭叔主客客欲酒
恭叔以告先生曰勿陷人於惡周行己字恭叔○買乳婢多不得已或不能
自乳必使人然食己子而殺人之子非道必不得已用二子乳食三
子足備他虞或乳母病且死則不爲害又不爲己子殺人之子但有
所費若不幸致誤其子害孰大焉葉氏曰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其慮之周如此○先公太
中諱珦字伯溫前後五得任子以均諸父子孫嫁遣孤女必盡其力
所得俸錢分贍親戚之貧者伯母劉氏寡居公奉養甚至其女之夫
死公迎從女兄以歸教養其子均於子姪既而女兄之女又寡公懼
女兄之悲思又取甥女以歸嫁之問取甥女歸嫁一段與前孤孀不可再嫁相反何也朱子曰大綱恁
地但人亦有不能盡者時小官祿薄克己爲義人以爲難公慈恕而剛斷平居
與幼賤處惟恐有傷其意至於犯義理則不假也左右使令之人無
日不察其飢飽寒燠娶侯氏侯夫人事舅姑以孝謹稱與先公相待
如賓客先公賴其內助禮敬尤至而夫人謙順自牧雖小事未嘗專
必稟而後行仁恕寬厚撫愛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姑夫人存視常
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奴婢視小臧獲如兒女諸子
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
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唯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常曰子之所以
不肖者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也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其慈愛
可謂至矣然於教之之道不少假也纔數歲行而或踣家人走前扶
抱恐其驚啼夫人未嘗不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踣乎飲食常置之
坐側嘗食絮羹皆叱止之曰幼求稱欲長當如何永按絮羹嫌味薄復以厚味調和也
絮摘慮切嘗食與絮羹二事皆求詳於味他本作常食絮羹卽叱止之者非雖使令輩不得以惡言罵之
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能惡言罵人非性然也教之
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不右曰患其不能屈不患其不能伸及稍長
常使從善師友遊雖居貧或欲延客則喜而爲之具夫人七八歲時
誦古詩曰女子不夜出夜出秉明燭自是日暮則不復出房閤既長
好文而不爲辭章見世之婦女以文章筆札傳於人者則深以爲非
文集○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行狀○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
○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
略無害理姑必順之葉氏曰事親以順爲主非甚不得已者不可輕爲矯拂也親之故舊所喜者
須極力招致以悅其心凡於父母賓客之奉必極力營辦亦不計家
之有無然爲養又須使不知其勉強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
不安矣橫渠記說○葉氏曰所謂養志者也○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
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
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詩說下同○問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指何事而言朱子
曰不要相學不好處且如兄去友弟弟却不能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亦不友爲兄者但當盡其友可也爲弟能恭其兄兄乃
不友其弟爲弟者豈可亦學兄之不友而遂忘其恭爲弟者但當知盡其恭而已然詩之本意猶字當作相圖謀說或曰猶當作尤○此
於本義或未必然然意則善矣○人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常深思此言
誠是不從此行甚隔著事向前推不去蓋至親至近莫甚於此故須

從此始朱子曰周南召南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卽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婢僕始至者本懷勉勉敬心若到所提掇更謹則加謹慢則棄其本心便習以性成故仕者入治朝則德日進入亂朝則德日退只觀在上者有可學無可學爾語錄○永按提掇更謹者涖之以莊御之以道令其自不敢惰慢非徒尚威嚴之謂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六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七　凡三十九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出處進退辭受之義

伊川先生曰賢者在下豈可自進以求於君苟自求之必無能信用之理古人之所以必待人君致敬盡禮而後往者非欲自爲尊大蓋其尊德樂道之心不如是不足與有爲也易傳下同○蒙彖傳○葉氏曰賢者之進將以行其道也自非人君有好賢之誠心則諫不行言不聽豈足以有爲哉○君子之需時也安靜自守志雖有須而恬然若將終身焉乃能用常也雖不進而志動者不能安其常也需初九傳○葉氏曰靜退以待時而終至於失常者其身雖退而志則動也○比吉原筮元永貞无咎傳曰人相親比必有其道苟非其道則有悔咎故必推原占決其可比者而比之所比得元永貞則无咎元謂有君長之道永謂可以常久貞謂得正道上之比下必有此三者下之從上必求此三者則无咎也永按朱子本義謂筮得此卦者當爲人所親輔然必再筮以自審有元善長永正固之德然後可以當衆之歸而无咎與程傳意異傳專以君臣相比言之○履之初九曰素履往无咎傳曰夫人不能自安於貧賤之素則其進也乃貪躁而動求去乎貧賤耳非欲有爲也既得其進驕溢必矣故往則有咎賢者則安履其素其處也樂其進也將有爲也故得其進則有爲而無不善若欲貴之心與行道之心交戰於中豈能安履其素乎葉氏曰欲貴之心勝則必不能安行乎素位而亦卒無可行之道矣○大人於否之時守其正節不雜亂於小人之羣類身雖否而道之亨也故曰大人否亨不以道而身亨乃道否也否六二傳○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無兩從之理隨之六二苟係初則失五矣故象曰弗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葉氏曰隨六二與九五爲正應然下比初九苟隨私昵必失正應○君子所貴世俗所羞世俗所貴君子所賤故曰賁其趾舍車而徒賁初九傳○永按世俗以勢位爲榮君子以道義爲貴故寧舍非道之車而安於徒步○蠱之上九曰不事王侯高尚其事象曰不事王侯志可則也傳曰士之自高尚亦非一道有懷抱道德不偶於時而高潔自守者有知止足之道退而自保者有量能度分安於不求知者有清介自守不屑天下之事獨潔其身者所處雖有得失小大之殊皆自高尚其事者也象所謂志可則者進退合道者也問知止足之道與量能度分者何以別朱子曰知止足是能做底量能度分是不能做底○葉氏曰懷抱道德伊尹太公是也知止足之道張良疏廣是也量能度分徐穉申屠蟠是也清介自守嚴光周黨是也○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固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便遽已也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聖賢之於天下雖知道之將廢豈肯坐視其亂而不救必區區致力於未極之間強此之衰艱彼之進圖其暫安苟得爲之孔孟之所屑爲也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是也朱子曰小利貞小指陰小之小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算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與君存亡如何去○葉氏曰強此之衰扶君子之道未盡消艱彼之進抑小人之道未驟長○明夷初九事未顯而處甚艱非見幾之明不能也如是則世俗孰不疑怪然君子不以世俗之見怪而遲疑其行也若俟衆人盡識則傷已及而不能去已葉氏曰初九傷猶未顯而曰君子於行三日不食蓋知幾而去之速處人之所難而不疑也楚王戊不設醴酒而穆生去之曰不去楚人將鉗我於市當時雖申公之賢猶以爲過其後申公受胥靡之辱至是欲去而不得矣○晉之初六在下而始進豈遽能深見信於上苟上未見信則當安中自守雍容寬裕無急於求上之信也苟欲信之心切非汲汲以失其守則悻悻以傷於義矣故曰晉如摧如貞吉罔孚裕无咎然聖人又恐後之人不達寬裕之義居位者廢職失守以爲裕故特云初六裕則无咎者始進未受命當職任故也若有官守不信於上而失其職一日不可居也然事非一概久速唯時亦容有爲之兆者永按裕者不急進亦不遽退孟子所謂無官守言責則吾進退綽綽然有餘裕者也兆事之端爲之兆謂若孔子之不去魯示以道有可行之端也○不正而合未有久而不離者也合以正道自無終睽之理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睽六三傳○永按順理安行隨時之宜無心遇合也知幾固守者知事之微不求苟合也○君子當困窮之時既盡其防慮之道而不得免則命也當推致其命以遂其志知命之當然也則窮塞禍患不以動其心行吾義而已苟不知命則恐

懼於險難隕穫於窮戹所守亡矣安能遂其爲善之志乎困象傳○朱子曰致命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難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永按隕穫謂爲窮戹所壓而顛墜消落○寒士之妻弱國之臣各安其正而已苟擇勢而從則惡之大者不容於世矣困九四傳○井之九三渫治而不見食乃人有才智而不見用以不得行爲憂惻也蓋剛而不中故切於施爲異乎用之則行舍之則藏者矣○革之六二中正則無偏蔽文明則盡事理應上則得權勢體順則無違悖時可矣位得矣才足矣處革之至善者也必待上下之信故已日乃革之也如二之才德當進行其道則吉而无咎也不進則失可爲之時爲有咎也葉氏曰已日乃革之謹之至也革固不可遽然當其時處其位有其才豈容自已故辭曰征吉无咎○鼎之有實乃人之有才業也當慎所趨向不慎所往則亦陷於非義故曰鼎有實慎所之也鼎九二傳○葉氏曰有才者急於有爲不暇謹持所向如苟彧之類是也○士之處高位則有拯而無隨在下位則有當拯有當隨有拯之不得而後隨艮六二傳○永按拯者救其弊隨者隨其失也處高位不可坐視其失在下位則有職所不及力所不能者矣○君子思不出其位位者所處之分也萬事各有其所得其所則止而安若當行而止當速而久或過或不及皆出其位也況踰分非據乎艮象傳○葉氏曰踰越常分據非所據又出位之尤者○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晚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人之所同患也艮之上九敦厚於終止道之至善也故曰敦艮吉○中孚之初九曰虞吉象曰志未變也傳曰當信之始志未有所從而虞度所信則得其正是以吉也志有所從則是變動虞之不得其正矣葉氏曰未有所從則中無私係苟志有所係則好惡成於中是非變於外○賢者惟知義而已命在其中中人以下乃以命處義如言求之有道得之有命是求無益於得知命之不可求故自處以不求若賢者則求之以道得之以義不必言命遺書下同○朱子曰程子言義不言命之說有功於學者亦前聖所未發之一端○君子之所急當先義語義則命在其中如行一不義殺一不辜而得天下不爲此只說義若不恤義惟命是恃則命可以有得雖萬鍾有不辨禮義而受之矣義有可取如爲養親於義合取而有不得則當歸之命爾○葉氏曰命雖定於事物之先實顯於事物之後義雖因事物而有實著於應酬之時如去就辭受要決於義而後命從之以顯苟欲以命決之可乎故君子求之道義而已命不必言也○人

之於患難只有一個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有人遇一事則心心念念不肯捨畢竟何益若不會處置了放下便是無義無命也葉氏曰遇事不能處是無義處置了不能放下是無命○門人有居太學而欲歸應鄉舉者問其故曰蔡人尠習戴記決科之利也先生曰汝之是心已不可入於堯舜之道矣夫子貢之高識曷嘗規規於貨利哉特於豐約之間不能無留情耳且貧富有命彼乃留情於其間多見其不信道也故聖人謂之不受命有志於道者要當去此心而後可語也○人苟有朝聞道夕死可矣之志則不肯一日安於所不安也何止一日須臾不能如曾子易簀須要如此乃安朱子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苟得聞之則生順死安無復遺恨矣○程子引易簀之事蓋以道之重於生明正之安於死言有夫子所言之志而後能有曾子所處之事耳非以聞道便爲得正亦非以聞道而得正者便無餘事而可以死也○問曾子易簀當時若差了這一著喚做聞道不聞道曰不論易簀只論他平日是聞道與不聞道平日已是聞道那時萬一照管不到也無奈何問若果已聞道到那時也不會放過曰那時是正終大事既見得自然不放過人不能若此者只爲不見實理實理者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朱子曰伊川說實理有不可曉處云實見得是實見得非恐是記者之誤見字上必有漏落理自是理見自是見○實理與實見不同蓋有那實理人須見得確定若不實見得又都閑了○葉氏曰本以人心見處而言惟實見是非之理然後爲實理蓋理無不實但見有未實耳○永按葉氏說亦可通凡實理得之於心自別若耳聞口道者心實不見若見得必不肯安於所不安人之一身儘有所不肯爲及至他事又不然若士者雖殺之使爲穿窬必不爲其他事未必然至如執卷者莫不知說禮義又如王公大人皆能言軒冕外物及其臨利害則不知就義理却就富貴如此者只是說得不實見及其蹈水火則人皆避之是實見得須是有見不善如探湯之心則自然別昔曾經傷於虎者他人語虎則雖三尺童子皆知虎之可畏終不似曾經傷者神色懾懼至誠畏之是實見得也朱子曰致知便要窮究徹底真見得決定如此程子虎傷之譬甚好○今人行到五分便是他只知得五分譬諸穿窬稍是個人便不肯做蓋真知穿窬之不善也虎傷事亦然得之於心是謂有德不待勉強然學者則須勉強朱子曰這不待勉強不是不勉而中從容中道只是見得通透做得順便如所謂樂循理底意思古人有捐軀隕命者若不實見得則烏能如此須是實見得生

不重於義生不安於死也故有殺身成仁只是成就一個是而已朱子曰曾見人解殺身成仁言殺身者所以全性命之理人當殺身時何暇更思量我是全性命之理只爲死便是生便不是不過就一個是故伊川說生不安於死至於全其性命之理乃是旁人看他說底話非是其人殺身時有此意也

○孟子辨舜跖之分只在義利之間言間者謂相去不甚遠所爭毫末爾義與利只是個公與私也纔出義便以利言也只那計較便是爲有利害若無利害何用計較利害者天下之常情也人皆知趨利而避害聖人則更不論利害惟看義當爲不當爲便是命在其中也南軒張氏曰無所爲而爲之者義也有所爲而爲之者利也○葉氏曰義如是則命亦當如是

○大凡儒者未敢望深造於道且只得所存正分別善惡識廉恥如此等人多亦須漸好

○趙景平問子罕言利所謂利者何利曰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爲利如釋氏之學皆本於利故便不是朱子曰程子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如此則善利之間相去毫髮苟辨之不明其不反以利爲善者鮮矣○問義安處便爲利只是當然而然便安否曰是也只萬物各得其分便是利君得其爲君臣得爲其臣父得其爲父子得其爲子何利如之此利字卽易所謂利者義之和利便是義之和處然那句解得不似此語却親切正好去解那句義初似不和而却和截然不可犯似不和分別後萬物各得其所便是和不和生於不義義則和而無不利矣○葉氏曰釋氏惡死則欲無生惡物欲亂心則絕滅人倫推其本心惟欲利己而已是賊義之大者

○問邢七久從先生想都無知識後來極狼狽先生曰謂之全無知則不可只是義理不能勝利欲之心便至如此也邢七邢恕也附章惇爲惡○朱子曰此言以責人言之則恕以教人言之則切

○謝湜自蜀之京師過洛而見程子子曰爾將何之曰將試教官子弗答湜曰何如子曰吾嘗買婢欲試之其母怒而弗許曰吾女非可試者也今爾求爲人師而試之必爲此媼笑也湜遂不行

○先生在講筵不曾請俸諸公遂牒戶部問不支俸錢戶部索前任歷子先生云某起自草萊無前任歷子〔本註〕舊例初入京官時用下狀出給料錢歷先生不請其意謂朝廷起我便當廩人繼粟庖人繼肉也遂令戶部自爲出券歷又不爲妻求封范純甫問其故先生曰某當時起自草萊三辭然後受命豈有今日乃爲妻求封之理問今人陳乞恩例義當然否人皆以爲本分不爲害先生曰只爲而今士大夫道得個乞字慣却動不動又是乞也因問陳乞封父祖如何先生曰此事體又別再三請益但云其說甚長待別時說朱子曰某因說甚長之意思之後來人只是投家狀便是陳乞了以至入仕事事皆然古者人有才德卽舉用當時這般封贈朝廷自行之何待陳乞程先生之意恐然也觀後來郊恩都不曾爲太中陳請則乞封贈程先生亦不爲之矣○問封父母此自朝廷合行之禮當令有司檢舉行下亦不必俟陳乞也曰如此名義却正○問若是應舉得官便只當以常調自處雖陳乞封蔭亦可曰本以應舉得官則當只以常調自處此自今常人言之如此可也然朝廷待士却不當如此伊川先生所以難言之也但云其說甚長則是其意以爲要當從科舉法都改變了乃是正耳

○漢策賢良猶是人舉之如公弘宏者猶強起之乃就對至如後世賢良乃自求舉爾若果有曰我心只望廷對欲直言天下事則亦可尚已若志富貴則得志便驕縱失志則便放曠與悲愁而已

○伊川先生曰人多說某不教人習舉業某何嘗不教人習舉業也人若不習舉業而望及第却是責天理而不修人事但舉業既可以及第卽已若更去上面盡力求必得之道是惑也

○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修可以免此伊川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孔子曰不知命無以爲君子人苟不知命見患難必避遇得喪必動見利必趨其何以爲君子朱子曰死生有定命若合死於水火死於刀兵看如何逃不得此說雖甚麤然所謂知命者不過如此若這裏信不及才見利便趨見害便避如何得成君子

○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足可爲學然人不志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事不患妨功惟患奪志外書○問科舉之妨功朱子曰程先生有言不恐妨功惟恐奪志若一月之間著十日事舉業亦有二十日修學若被他移了志則更無醫處矣○以科舉爲爲親而不爲爲己之學只是無志以舉業爲妨實學不知曾妨飲食否只是無志也○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利害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科舉亦不害爲學然今人把心不定所以爲害才以得失爲心理會文字意思都別了

○橫渠先生曰世祿之榮王者所以錄有功尊有德愛之厚之示恩遇之不窮也爲人後者所宜樂職勸功以服勤事任長廉遠利以似述世風而近代公卿子孫方且下比布衣工聲病售有

司不知求仕非義而反羞循理爲無能不知蔭襲爲榮而反以虛名爲善繼誠何心哉（文集）○不資其力而利其有則能忘人之勢（孟子說○葉氏曰人之歆動乎勢位者皆有待於彼也惟不藉其力而利其所有則己自重而彼自輕）○人多言安於貧賤其實只是計窮力屈才短不能營畫耳若稍動得恐未肯安之須是誠知義理之樂於利欲也乃能（語錄下同○朱子曰人須是讀書洞見此理知得不求富貴只是本分求著便是罪過不惟不可有求之之迹亦不可有求之之心）○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麤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卹惟義所在（葉氏曰義之所在死生去就有所不顧豈有懷齷齪之見畏人非笑者哉）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七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治國平天下之道。

濂溪先生曰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朱子曰則謂物之可視以爲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朱子曰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踈也朱子曰親者難處踈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朱子曰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朱子曰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朱子曰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程子曰无妄之謂誠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通書○朱子曰无妄次復亦易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

○明道先生嘗言於神宗曰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若毫釐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惟陛下稽先聖之言察人事之理知堯舜之道備於己反身而誠之推之以及四海則萬世幸甚文集下同○朱子曰宣帝雜王霸元不識王霸只是以寬慈喚做王嚴酷喚做霸自古論王霸至明道先生此劄無餘蘊矣

○伊川先生曰當世之務所尤先者有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今雖納嘉謀陳善算非君志先立其能聽而用之乎君欲用之非責任宰輔其孰承而行之乎君相協心非賢者職任其能施於天下乎此三者本也制於事者用也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問程先生進說只以聖人之說爲可必信何也朱子曰也不得不恁地說如今說與學者也只得教他依聖人言語恁地做去待他就裏面做工夫有見處便自知得聖人底是確然恁地○葉氏曰立志篤實而遠大則不膠於淺近不惑於流俗

○比之九五曰顯比王用三驅失前禽傳曰人君比天下之道當顯明其比道而已如誠意以待物恕己以及人發政施仁使天下蒙其惠澤是人君親比天下之道也如是天下孰不親比於上葉氏曰積誠實之意以待物推愛己之心以及人發政施仁公平正大羣心自然豫附若乃暴其小仁違道干譽欲以求天下之比其道亦已狹矣其能得天下之比乎王者顯明其比道天下自然來比來者撫之固不煦煦然求比於物若田之三驅禽之去者從而不追來者則取之也此王道之大所以其民皞皞而莫知爲之者也朱子曰田獵之禮置旃以爲門刈草以爲長圍田獵者自門驅而入禽獸向我而出者皆免惟被驅而入者皆獲故以前禽比去不追獲者譬來則取之○永按樹旗以表其門御者驅而過之轂擊則不得入此未田之前習過君表之御法也逐獸別設驅逆之車非以驅車入門爲驅獸記錄有小差讀者得其大意可也非惟人君比天下之道如此大率人之相比莫不然以臣於君言之竭其忠誠致其才力乃顯其比君之道也用之與否在君而已不可阿諛逢迎求其比己也在朋友亦然修身誠意以待之親己與否在人而已不可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比己也於鄉黨親戚於衆人莫不皆然三驅失前禽之義也易傳下同

○古之時公卿大夫而下位各稱其德終身居之得其分也位未稱德則君舉而進之士修其學學至而君求之皆非有預於己也農工商賈勤其事而所享有限故皆有定志而天下之心可一後世自庶士至於公卿日志於尊榮農工商賈日志於富侈億兆之心交鶩於利天下紛然如之何其可一也欲其不亂難矣履象傳○葉氏曰履象曰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上之人不度其德而制爵位則爲士者日志於尊榮不明其分而立品節則爲民者日志於富侈貴賤競趨而心欲無窮此亂之所由生也

○泰之九二曰包荒用馮河傳曰人情安肆則政舒緩而法度廢弛庶事無節治之之道必有包含荒穢之量則其施爲寬裕詳密弊革事理而人安之若無含宏之度有忿疾之心則無深遠之慮有暴

擾之患深弊未去而近患已生矣故在包荒也自古泰治之世必漸至於衰替蓋由狃習安逸因循而然自非剛斷之君英烈之輔不能挺特奮發以革其弊也故曰用馮河或疑上云包荒則是包含寬容此云用馮河則是奮發改革似相反也不知以含容之量施剛果之用乃聖賢之爲也葉氏曰有含容之量則剛果不至於躁迫有剛果之用則含容不至於委靡二者相資而治泰之道可成也○永按神宗用王安石更新法而宋室以否有馮河之果而無包含之量故也

○觀盥而不薦有孚顒若傳曰君子居上爲天下之表儀必極其莊敬如始盥之初勿使誠心少散如既薦之後則天下莫不盡其孚誠顒然瞻仰之矣朱子曰祭祀無不薦者此是假說薦是用事了盥是未用事之初言常持得這誠敬如盥之意常在若薦則是用出用出則纔畢便過了

○凡天下至於一國一家至於萬事所以不和合者皆由有間也無間則合矣以至天地之生萬物之成皆合而後能遂凡未合者皆爲有間也若君臣父子親戚朋友之間有離貳怨隙者蓋讒邪間於其間也去其間隔而合之則無不和且洽矣噬嗑者治天下之大用也噬嗑傳○朱子曰噬齧也嗑合也物有間者齧而合之也○葉氏曰天地有間則氣不通而生化莫遂人倫有間則情不通而恩義日睽

○大畜之六五曰豶豕之牙吉傳曰物有總攝事有機會聖人操得其要則視億兆之心猶一心道之斯行止之則戢故不勞而治其用若豶豕之牙也豕剛躁之物若強制其牙則用力勞而不能止若豶去其勢則牙雖存而剛躁自止君子法豶豕之義知天下之惡不可以力制也則察其機持其要塞絶其本原故不假刑法嚴峻則惡自止也且如止盜民有欲心見利則動苟不知教而迫於饑寒雖刑殺日施其能勝億兆利欲之心乎聖人則知所以止之之道不尚威刑而修政教使之有農桑之業知廉恥之道雖賞之不竊矣葉氏曰制強暴者察其機要治其本原而人自服非若後世權謀之術執其要害以御人之謂也

○解利西南無所往其來復吉有攸往夙吉傳曰西南坤方坤之體廣大平易當天下之難方解人始離艱苦不可復以煩苛嚴急治之當濟以寬大簡易乃其宜也既解其難而安平無事矣是无所往也則當修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進復先代明王之治是來復也謂反正理也自古聖王救難定亂其始未暇遽爲也既安定則爲可久可繼之治自漢以下亂既除則不復有爲姑隨時維持而已故不能成善治蓋不知復來之義也朱子曰禍亂既平正合修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便休了兩漢以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得人主如陋巷之士治心修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有攸往夙吉謂尚有當解之事則早爲之乃吉也當解而未盡者不早去則將復盛事之復生者不早爲則將漸大故夙則吉也葉氏曰張柬之等不殺武三思及其勢復盛乃欲除之則亦晚矣

○夫有物必有則父止於慈子止於孝君止於仁臣止於敬萬物庶事莫不各有其所得其所則安失其所則悖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爲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艮彖傳○朱子曰伊川於艮其止止其所也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當只如此說

○兌說而能貞是以上順天理下應人心說道之至正至善者也若夫違道以干百姓之譽者苟說之道違道不順天干譽非應人苟取一時之說耳非君子之正道君子之道其說於民如天地之施感之於心而說服無斁朱子曰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

○天下之事不進則退無一定之理濟之終不進而止矣無常止也衰亂至矣蓋其道已窮極也聖人至此奈何曰唯聖人爲能通其變於未窮不使至於極堯舜是也故有終而無亂既濟傳○葉氏曰常人苟安於既濟乃衰亂之所由生聖人通變於未窮故有終而無亂堯舜通其變使民不倦是也

○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用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修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經說下同○葉氏曰書不時者如隱七年夏城中邱之類書時者如桓十六年冬城向之類書不義者如莊二十三年丹桓宮楹之類書義者如莊元年築王姬之館之類泮宮諸侯之學閟宮毛詩以爲先妣姜嫄之廟泮宮所以教育賢才閟宮所以尊事祖先二者皆爲國之先務

○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

者治之道也建立治綱分正百職順天時以制事至於創制立度盡天下之事者治之法也聖人治天下之道唯此二端而已○明道先生曰先王之世以道治天下後世只是以法把持天下遺書下同○葉氏曰先王治天下以仁義爲主法固在其中後世惟恃法令以控制天下而法亦非先王之法矣

○爲政須要有紀綱文章先有司鄉官讀法平價謹權量皆不可闕也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仲弓曰焉知賢才而舉之子曰舉爾所知爾所不知人其舍諸便見仲弓與聖人用心之大小推此義則一心可以喪邦一心可以興邦只在公私之間爾朱子曰所謂文章者便是文飾那謹權審量讀法平價之類耳○問何以言人各親其親然後能不獨親其親曰此所以明夫人必各舉其所知然後可以得其所不知也○於此可見聖賢用心之大小仲弓只緣見識未極其開闊故如此人之心量本自大緣私故小蔽錮之極則可以喪邦矣○程子之意固非謂仲弓有固權市恩之意而至於喪邦但一蔽於小則其害有時而至此亦不爲難矣故極言之以警學者用心之私也○仲弓之問未見其爲私意然其心淺狹欠闕處多其流弊便有喪邦之理凡事微有過差才有安頓不著處便是惡○問所謂公私者豈非仲弓必欲人才皆由己舉聖人則使人各得而舉之否曰仲弓只是見不到纔見不到便陷於私學者見程子說興邦喪邦說得甚險多疑於此然程子亦曰推其義耳○程子此章之說廣大精微無所不備學者所宜詳玩

○治道亦有從本而言亦有從事而言從本而言惟是格君心之非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若從事而言不救則已若須救之必須變大變則大益小變則小益永按此謂事有積弊不可不變革者須變乃有益倘輕於改作或變之不得其道則不唯無益而已有煩擾之害矣

○唐有天下雖號治平然亦有夷狄之風三綱不正無君臣父子夫婦其原始於太宗也故其後世子弟皆不可使君不君臣不臣故藩鎮不賓權臣跋扈陵夷有五代之亂葉氏曰太宗以智力劫持取天下其於君臣父子之義有慚閨門之間又有慙德三綱皆已不正是以後世子孫氣習相傳綱常陵蔑而不可止明皇使肅宗至靈武則自立使永王璘使江南則反君臣之道不正遂使藩鎮割據於外閹豎擅專於內馴致五季之極亂也

漢之治過於唐漢大綱正唐萬目舉本朝大綱正萬目亦未盡舉葉氏曰大綱謂綱常唐之治目若世業若府兵若租庸調若省府其區畫法制略倣先王之遺意故亦足以維持天下

○教人者養其善心而惡自消治民者導之敬讓而爭自息外書下同

○明道先生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問必有關雎麟趾之意只是要得誠意素孚否朱子曰須是自閨門衽席之微積累到薰烝洋溢天下無一民一物不被其化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不然則爲王莽矣揚雄不曾說到此後世論治皆欠此一意○孟子云徒善不足以爲政徒法不能以自行程子嘗言爲政須要有綱紀文章謹權審量讀法平價皆不可闕而又曰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以行周官之法度正謂此也

○君仁莫不仁君義莫不義天下之治亂繫乎人君仁不仁耳離是而非則生於其心必害於其政豈待乎作之於外哉昔者孟子三見齊王而不言事門人疑之孟子曰我先攻其邪心心既正然後天下之事可從而理也夫政事之失用人之非知者能更之直者能諫之然非心存焉則一事之失救而正之後之失者將不勝救矣格其非心使無不正非大人其孰能之朱子曰大人者大德之人正己而物正者也

○橫渠先生曰道千乘之國不及禮樂刑政而云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言能如是則法行不能如是則法不徒行禮樂刑政亦制數而已正蒙○楊氏曰此特論其所存而已未及爲政也苟無是心則雖有政不行焉

○法立而能守則德可久業可大鄭聲佞人能使爲邦者喪其所守故放遠之葉氏曰夫子既告顏子以四代之禮樂而必欲放鄭聲遠佞人蓋二者蕩心之原敗法亂紀之要也

○橫渠先生答范巽之書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巽之謂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邪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永按所得即所學之道所不爲謂非其平日所學者也葉氏謂不以政術非吾所事非是大都君相以父母天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伯之假名巽之爲朝廷言人不足與適政不足與間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文集○葉氏曰帝王之道即今日之政事非有兩途今日之政術即平日之學問非有二心也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八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九　凡二十七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制度

濂溪先生曰古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朱子曰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爲妻綱父爲子綱君爲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朱子曰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流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朱子曰淡者理之發和者樂之爲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然後見其本於莊敬齊肅之意耳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朱子曰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朱子曰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朱子曰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致治者遠哉通書○朱子曰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永按此句綱領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俾朝夕相與講明正學永按以上求賢講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道自小學灑埽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摩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永按以上言教學之法小大體用具備擇其學明德尊者爲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永按此言教成使爲學官推教法於天下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遜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文集下同○永按此言選士之法○朱子曰學校選舉之法必如明道先生熙寧之議然後可以漸復先王之舊而善今日之俗則必欲乘時改制以大正其本而盡革其末流之弊

○明道先生論十事一曰師傅古者自天子達於庶人必須師友以成就其德業今師傅之職不修友臣之義未著所以尊德樂善之風未成二曰六官天地四時之官歷二帝三王未之或改今官秩淆亂職業廢弛太平之治所以未至三曰經界正井地不可不均今富者跨州縣而莫之止貧者流離餓殍而莫之恤幸民雖多而衣食不足者蓋無紀極生齒日益繁而不爲之制則衣食日蹙轉死日多四曰鄉黨古者政教始乎鄉里其法始於比閭族黨州鄉酇遂以相聯屬統治故民相安而親睦刑罰鮮犯廉恥易格五曰貢士庠序所以明人倫化成天下今師學廢而道德不一鄉射亡而禮義不興貢士不本於鄉里而行實不修秀民不養於學校而人材多廢六曰兵役古者府史胥徒受祿公上而兵農未始判也今驕兵耗匱國力禁衛之外不漸歸之農則將貽深慮府史胥徒之役毒遍天下不更其制則未免大害七曰民食古者民必有九年之食今天下耕之者少食之者衆地力不盡人功不勤固宜漸從古制均田務農公私交爲儲粟之法以爲凶歲之備八曰四民古者四民各有常職而農者十居八九故衣食易給今京師浮民數逾百萬此在酌古變今均多恤寡漸爲之業以救之九曰山澤〔本註〕修虞衡之職○聖人理物山虞澤衡各有常禁故萬物阜豐而財用不乏今五官不修六府不治用之無節取之不時惟修虞衡之職使長養之則有變通長久之勢十曰分數〔本註〕冠婚喪祭車服器用等差分別莫敢踰僭故財用易給而民有常心今禮制不足以檢飭人情名數不足以旌別貴賤奸詐攘奪人人求厭其欲此爭亂之道也○以上十條並節錄本文　其言曰無古今無治亂如生民之理有窮則聖王之法可改後世能盡其道則大治或用其偏則小康此歷代彰灼著明之效也苟或徒知泥古而不能施之於今姑欲徇名而遂廢其實此則陋儒之見何足以論治道哉然儻謂今人之情皆已異於古先王之迹不可復於今趣便目前不務高遠則亦恐非大有爲之論而未足以濟當今之極弊也永按神宗亦欲變法復古有眞儒不用而用剛愎拂戾之人則生民之不幸也

○伊川先生上疏曰三代之時人君必有師傅保之官師道之教訓傅傅之德義保保其身體後世作事無本知求治而不知正君知規過而不知養德傅德義之道固已踈矣保身體之法復無聞焉臣以爲傅德義者在乎防見聞之非節嗜好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慎之心葉氏曰非禮之事不接於耳目嗜好之私不溺乎心術則德義進矣外適起居之宜內存畏謹之念則心神莊肅氣體和平矣今既不設保傅之官則此責皆在經筵欲乞皇帝在宮中言動服食皆使經筵官知之有翦桐

之戲。則隨事箴規。違持養之方。則應時諫止。文集。○〔本註〕遺書云。某嘗進說。欲令人主於一日之中。親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宦官宮人之時少。所以涵養氣質。熏陶德性。

○伊川先生看詳三學條制云。舊制公私試補。蓋無虛月。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及置待賓吏師齋。立檢察士人行檢等法。葉氏曰。尊賢。謂道德可矜式者。待賓。謂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也。又云。自元豐後設利誘之法。增國學解額至五百人。來者奔湊。捨父母之養。忘骨肉之愛。往來道路。旅寓他土。人心日偷。士風日薄。今欲量留一百人。餘四百人。分在州郡解額。窄處自然士人各安鄉土。養其孝愛之心。息其奔趨流浪之志。風俗亦當稍厚。又云。三舍升補之法。皆案文責跡。有司之事。非庠序育材掄秀之道。蓋朝廷授法。必達乎下。長官守法而不得有為。是以事成於下。而下得以制其上。此後世所以不治也。或曰。長貳得人則善矣。或非其人。不若防閑詳密。可循守也。殊不知先王制法。待人而行。未聞立不得人之法也。苟長貳非人。不知教育之道。徒守虛文密法。果足以成人材乎。朱子曰。先王之學。以明人倫為本。是以當是之時。百姓親睦。風俗淳厚。而聖賢出焉。後世學校雖存。而不復此意。所以教之者。不過趨時干祿之技。而其所以勸勉程督之者。又適所以作其躁競無恥之心。雖有良材美質。可與入於聖賢之域者。亦往往反為俗學所風驅誘破壞而不得有所成就。尚何能望其能致化民成俗之效。如先王之時哉。先生君子。蓋有憂之。故程夫子兄弟。皆嘗建言。欲以漸變流俗之謬。而復於先王之意。顧皆屈於俗儒之陋說。而不得有所施行矣。後之君子。有能深考其說而申明之。其亦庶幾矣乎。○今日學制。近出崇觀。專以月書季考。為黜陟。使學者屑屑然計較得失於毫釐間。而近世之俗。又專務以文字新奇相高。不復根據經之本義。以故學者益騖於華靡。無復探索根源。效勵名檢之志。大抵所以破壞其心術者。不一而足。蓋先王所以明倫善俗。成就人材之意。埽地盡矣。惟元祐間伊川程夫子在朝。與修學制。獨有意乎深革其弊。而當時或謂其迂闊。無所施行。今其書具在。意者後之君子。必有能舉而行之。○問後世人材不振。士風不美。在於科舉之法。然使便用明道賓興之請。伊川看詳之制。則今之任學校者。皆由科舉而出。豈能遽變而至道。曰明道所言。始終本末。次序甚明。伊川立法。姑以為之兆耳。然欲變今而從古。亦不過從此規模。以漸為之。其初不能不費力矯揉。久之成熟。則自然不變矣。

○明道先生行狀云。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悌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姦僞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

○萃王假有廟。傳曰。羣生至衆也。而可一其歸仰。人心莫知其鄉也。而能致其誠敬。鬼神之不可度也。而能致其來格。天下萃合人心。總攝衆志之道非一。其至大莫過於宗廟。故王者萃天下之道。至於有廟。則萃道之至也。祭祀之報。本於人心。聖人制禮以成其德耳。故豺獺能祭。其性然也。易傳。

○古者戍役。再期而還。今年春暮行。明年夏代者至。復留備秋。至過十一月而歸。又明年仲春遣次戍者。每秋與冬初。兩番戍者皆在疆圉。乃今之防秋也。經說。○葉氏曰。此論采薇遣戍役也。北狄畏暑耐寒。又秋氣弓弩可用。故秋冬易為侵暴。每留戍以防之。

○聖人無一事不順天時。故至日閉關。遺書。下同。

○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永按。分數明者。管轄有法。區畫分明。能以簡馭煩也。

○伊川先生曰。管轄人亦須有法。徒嚴不濟事。今帥千人。能使千人依時及節得飯喫。只如此者亦能有幾人。葉氏曰。法謂區畫分數之法。嘗謂軍中夜驚。亞夫堅臥不起。不起善矣。然猶夜驚何也。亦是未盡善。永按。舉此一事。以明管轄有法之難。

○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本註〕一年有一年工夫。○葉氏曰。古者諸侯之適子。適孫。繼世為君。其餘庶子。不得禰其先君。因各自立為本派之始祖。其子孫百世皆宗之。所謂大宗也。族人雖五世外。皆為之齊衰三月。大宗之庶子。又別為小宗。而小宗有四。其繼高祖之適長子。則與三從兄弟為宗。繼曾祖之適長子。則與再從兄弟為宗。繼祖之適長子。則與同堂兄弟為宗。繼禰之適長子。則與親兄弟為宗。一身凡事四宗。與大宗為五宗也。○永按後世不行封建。則所謂別子為祖。繼別為宗者。唯有官職蔭襲者可行。若士庶之家。傳世既久。恐有窒礙難行者矣。今世間有推大宗子主祭者。然無法以維之。其宗子或貧困絶嗣。或流寓四方。或身為敗類。不足為族人宗。則難以持久。唯立祠堂。明譜系。使人知尊祖敬宗而收族。則宗法雖不行。庶乎猶有統紀。不至於渙散。而風俗可厚也。朱子嘗言大宗立不得。亦當立小宗云。

○宗子法壞。則人不自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絶不相識。今且試以一二巨公之家行之。其術要得拘守得。須是且如唐時立廟院。仍不得分割了祖業。使一人主之。

○凡人家法。須月為一會以合族。古人有

花樹韋家宗會法可取也每有族人遠來亦一爲之吉凶嫁娶之類或須相與爲禮使骨肉之意當相通骨肉日踈者只爲不相見情不相接爾○冠婚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本註〕庶人立影堂○朱子曰古者命士得立家廟伊川謂無貴賤皆祭自高祖而下但祭有豐殺疏數不同耳○祭祖自高祖而下當如伊川所論溫公祭自曾祖而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伊川祭自高祖始疑其過要之既無廟又於禮敎缺祭四代亦無害古之所謂廟者其體面甚大皆有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室爲之廟必有主〔本註〕高祖以上卽當祧也主式見文集又云今人以影祭或一髭髮不相似則所祭已是別人大不便○朱子曰伊川木主制度其刻刻開竅處皆有陰陽之數存焉信乎其有制禮作樂之具也○伊川制士庶不用主只用牌子看來牌子當如主制只不消做二片相合及竅其旁以通中○問士庶家亦可用主否曰用亦不妨且如今人未仕只用牌子到仕後不申換了若是士人只用主亦無大利害問祧主當如何曰當埋之於墓月朔必薦新〔本註〕薦後方食○朱子曰諸家禮皆云薦新用朔朔新如何得合但有新卽薦於廟時祭用仲月〔本註〕止於高祖旁親無後者祭之別位○問舊嘗收得先生一本祭儀時祭皆是卜日今聞却用二至二分祭如何朱子曰卜日無定慮有不虔溫公亦云止用分至亦可問如此則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此三祭如何曰覺得此箇禮數太遠似有僭上之意又問禰祭如何曰此却不妨○問時祭用仲月淸明之類或是先世忌日則如之何曰却不思量到古人所以貴於卜日也○排祖先時以客位西邊爲上高祖第一高祖母次之只是正排着正面不曾對排曾祖祖父皆然其中有伯叔伯叔母兄弟嫂無人主祭而我爲祭者各以昭穆論如祔祭伯叔則祔於曾祖之傍一邊在位牌西邊安伯叔母則祔曾祖母東邊安兄弟嫂妻婦則祔於祖母之傍伊川云曾祖兄弟無主者亦不祭只是以義起也○永按朱子排祖先位以西爲上蓋謂神道尚右也然古人祫祭尸在室則以東向爲尊南向昭而北向穆尸在堂則以南向爲尊亦左昭而右穆今人祭皆在堂宜以最尊者居中南向餘則左右對排似理得而心安蓋今人習於東上若以尊者居西反若不安也又如夫婦合葬夫必當居左則祭位可知矣旁親無後者今人或別設一室祭之似得伊川先生祭之別位之意冬至祭始祖〔本註〕冬至陽之始也始祖厥初生民之祖也無主於廟中正位設二位合考妣享之○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古者諸侯只得祭始封之君以上不敢祭大夫有大功則請於天子得祭其高祖然亦止得祭一番常時不敢祭程先生亦云人必有高祖只是有疏數耳又問今士庶亦有始基之祖莫亦止祭得四代但四代以上亦不可祭否曰如今祭四代已爲僭古者官師亦只得祭二代若是始基之祖莫亦只存得墓祭○問冬至祭始祖是何祖曰或謂受姓之祖如蔡氏則蔡叔之類或謂厥初生民之祖如盤古之類○永按本註厥初生民之祖疑亦指受氏者言之如周之后稷也程子嘗言我祖喬伯始封於程則喬伯爲程氏之始祖今人祭始祖或以受姓或以改姓或以有大功德或以始遷家自爲禮亦各有義其太荒遠者亦不祭矣立春祭先祖〔本註〕立春生物之始也先祖始祖而下高祖以上非一人也亦無主設兩位分享考妣○問先生祭禮立春祭高祖而上只設二位若古人祫祭須是逐位祭朱子曰某只是依伊川說伊川禮更略伊川所定不是成書溫公儀却是做成了○伊川時祭止於高祖高祖而上則於立春設二位統祭之而不用主此說是也却又云祖又豈可厭多苟其可知者無遠近多少須當盡祭之疑是初時未曾討論故有此說○始祖先祖之祭伊川方有此說固足以盡孝子慈孫之心然嘗疑其禮近於禘祫非臣民所得用遂不敢行古者大夫以下極於三廟而干祫可以及其高祖今用先儒之說通祭高祖已爲過矣其上世久遠自合遷毁不當更祭也○永按程子主於追遠朱子主於限制學者擇焉今人祀祖卽從始祖祭之其禮簡略似亦無害又因是使人不忘其祖亦可以勵薄俗云季秋祭禰〔本註〕季秋成物之時也忌日遷主祭於正寢朱子曰古無忌祭近日諸先生方考及此○忌日祭只設一位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卜其宅兆卜其地之美惡也地美則其神靈安其子孫盛然則曷謂地之美者土色之光潤草木之茂盛乃其驗也而拘忌者或以擇地之方位決日之吉凶甚者不以奉先爲計而專以利後爲慮尤非孝子安厝之用心也惟五患者不得不慎須使異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犂所及〔本註〕一本所謂五患者溝渠道路避村落遠井窰○問風水之說朱子曰伊川先生力破俗說然亦自言須是風順地厚之處乃可然則亦須稍有形勢拱揖環抱無空闕處乃可用也但不用某山某水之說耳○答孫敬甫書曰陰陽家說前輩所言固爲正論然恐幽明之故有所未盡故不敢從今亦不須深考其書但道路所經耳目所接有數里無人烟處有欲仕者亦往不得其成聚落有宅舍處便須山水環合略成氣象然則欲掩藏其祖父安處其子孫者亦豈可都不揀擇以爲久遠安寧之慮而率意爲之乎但不當極意過求必爲富貴利達之計耳此等事自有酌中恰好處便是正理世俗固爲不及而必爲高論者似亦過之也○因說地曰程先生亦云揀草木茂盛處便不是不擇伯恭却只胡亂平地上便葬若是不知此理亦不是若是知有此道理故意不理會尤不可○答程允夫書曰熹家中自先人以來不用浮屠法今謹守但卜地未能免俗然亦只求一平穩處○永按朱子之論如此今之溺於俗說與過爲高論者可知所折衷矣又一條因說易睽卦及之見十卷○正叔云某家治喪不用浮圖在洛亦有一二人家化之問治喪不用浮屠或親意欲用之不知當如何處朱子曰且以委曲開釋爲先如不可回則又不可咈親意也○問親死遺囑敎用僧道則如何曰便是難處曰也可以不用否曰人子之心有所不忍這事須仔細商量○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古者子弟從父兄今父兄從子弟由不知本也且如漢高祖欲下沛時只是以帛書與沛父老其父兄便能率子弟從之又如相如使蜀亦遺書責

父老。然後子弟皆聽其命而從之。只有一箇尊卑上下之分。然後順從而不亂也。若無法以聯屬之。安可。且立宗子法。亦是天理。譬如木必有從根直上一榦。亦必有旁枝。又如水雖遠。必有正源。亦必有分派處。自然之勢也。然又有旁枝達而爲榦者。故曰古者天子建國。諸侯奪宗云。朱子曰。今要立宗。亦只在人。有甚難處。只是而今時節更做事不得。如伊川當時要勿封孔氏。要將朝廷所賜田五百頃。一處給作一奉聖鄉。而呂原明便以爲不可。不知如何。○祭祀須是用宗子法。方不亂。不然。前面必有不可處置者。大宗法既立。不得。亦當立小宗法。祭自高祖以下。親盡則請出高祖。就伯叔位服未盡者祭之。便則別處。使其子私祭之。今世禮全亂了。○邢和叔敘明道先生事云。堯舜三代帝王之治。所以博大悠遠。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先生固已默而識之。至於興造禮樂。制度文爲。下至行師用兵戰陣之法。無所不講。皆造其極。外之夷狄情狀。山川道路之險易。邊鄙防戍城寨斥候控帶之要。靡不究知。其吏事操決。文法簿書。又皆精密詳練。若先生可謂通儒全才矣。附錄○介甫言律是八分書。是他見得。外書。○問介甫言律一條何意。朱子曰。伯恭以凡事皆具。惟律不說。偶有此條。遂謾載之。○律是刑統。此書甚好。疑是歷代所有傳襲下來。周世宗命竇儀注解過。名曰刑統。卽律也。今世却不用律。只用勑令。大概勑令之法。皆重於刑統。與古法相近。故曰八分書。○律所以明法禁非。亦有助於教化。但於根本上少有欠闕耳。八分是其所長處。二分乃其所闕。此言是他見得者。蓋許之之詞。○律是八分書。是欠些教化處。○橫渠先生曰。兵謀師律。聖人不得已而用之。其術見三王方策。歷代簡書。惟志士仁人。爲能識其遠者大者。素求預備而不敢忽忘。文集。下同。○葉氏曰。好謀而成。師出以律。雖聖人用師。無謀必敗。無律必亂。非若後世譎詐以爲謀。酷暴以爲律。斯其爲遠者大者。○永按。志士仁人。有任天下之志。有憂天下之心。故兵事亦留意焉。橫渠先生少年喜談兵。所謂素求預備。不敢忽忘者。○肉辟於今世死刑中取之。亦足寬民之死。過。句此當念其散之之久。永按。肉辟。墨。劓。剕。宮也。張子欲以此代死刑之情輕者。亦足寬其死。過。蓋上失道而民散久。不幸入於死罪。所當念也。葉氏讀寬民之死爲句。過此爲句。未安。又按。今世死刑情輕者。但於流徙減等。終不忍用肉辟。尤善。○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先生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世之病難行者。未始不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茲法之行。悅之者衆。苟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所病者特上之人未行耳。乃言曰。縱不能行之天下。猶可驗之一鄉。方與學者議古之法。共買田一方。畫爲數井。上不失公家之賦役。退以其私正經界。分宅里。立斂法。廣儲蓄。興學校。成禮俗。救菑恤患。敦本抑末。足以推先王之遺法。明當今之可行。此皆有志未就。問橫渠復井田之法如何。朱子曰。這箇事。某皆不曾敢深考。而今只是差役。尚有萬千難行處。莫道便要奪他田。他豈肯。講學時。且恁地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做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難行。問。東坡破此論。只行限田之法。如何。曰。都是胡說。作事初如霹靂。三五年。便放緩了。況限田之法。雖舉於今。一年淡一年。便寢矣。若欲行之。須是行井田。若不能行。則且如今之俗。那限田只是戲論。○橫渠先生爲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行狀。○橫渠先生曰。古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宮而同財。永按。此儀禮喪服傳文。此禮亦可行。古人慮遠。目下雖似相疎。其實如此乃能久相親。蓋數十百口之家。自是飲食衣服難爲得一。又異宮乃容子得伸其私。所以避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必也同宮。有叔父伯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父子異宮。爲命士以上。愈貴則愈嚴。故異宮。猶今世有逐位。非如異居也。樂說。○朱子曰。古者宗法。有南宮北宮。便是不分財也。須異爨。今若同爨固好。只是少間人多了。又却不齊整。又不如異爨。○治天下不由井地。終無由得平。周道只是均平。語錄。下同。○井田卒歸於封建乃定。朱子曰。封建井田。皆易得致弊。○封建井田。乃聖王之制。公天下之法。豈敢以爲不然。但在今日恐難下手。設使強做得成。亦恐意外別生弊病。反不如前。則難收拾耳。此等事。未須深論。他日讀書多。歷事久。當自見之也。○程先生幼年屢說須要井田封建。到晚年又說難行。想是他經歷世故之多。見得事勢不可行。○永按。朱子之論至矣。語錄中有極言封建之弊者。文多不能盡載。凡井田封建。朱子姑採先儒之說。以其爲先王治天下之大法也。學者當考朱子平日之言爲斷。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九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　凡六十四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處事之方。

伊川先生上疏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臣前後兩得進講未嘗敢不宿齋預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文集下同○問伊川未進講時有間斷否朱子曰尋常未嘗不誠臨見君時又加意爾如孔子沐浴而告哀公是也○伊川荅人示奏藁書云觀公之意專以畏亂爲主頤欲公以愛民爲先力言百姓飢且死丏朝廷哀憐因懼將爲寇亂可也不惟告君之體當如是事勢亦宜爾公方求財以活人祈之以仁愛則當輕財而重民懼之以利害則將恃財以自保古之時得丘民則得天下後世以兵制民以財聚衆聚財者能守保民者爲迂惟當以誠意感動覬其有不忍之心而已葉氏曰後世以兵制民謂民有所不足畏以財養兵謂財有所不可闕於是以聚財爲守國之道以愛民爲迂緩之事苟徒懼之以禍亂則無惻隱愛民之心愈增其聚財自守之慮矣○明道爲邑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法所拘者然爲之未嘗大戾於法衆亦不甚駭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則過今之爲政者遠矣人雖異之不至指爲狂也至謂之狂則大駭矣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何嫌乎葉氏曰先生道德之盛從容裁處故不大戾當時之法而有補於民人亦不至於駭者亦其存心寬平而區處有方也盡誠爲之不容而後去又可是先生忠厚懇惻之心豈若悻悻小丈夫之爲哉○永按先生爲邑正熙寧行新法之時○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葉氏曰苟存愛物之心必有及物之效○伊川先生曰君子觀天水違行之象知人情有爭訟之道故凡所作事必謀其始絕訟端於事之始則訟無由生矣謀始之義廣矣若慎交結明契券之類是也易傳下同○師之九二爲師之主恃專則失爲下之道不專則無成功之理故得中爲吉凡師之道威和竝至則吉也葉氏曰不恃專者如衛青不敢專誅歸諸天子使自裁是也專者如將在軍君令有所不受是也威而不和則懼而離和而少威則玩而弛九二剛中故有威和交濟之象○世儒有論魯祀周公以天子禮樂以爲周公能爲人臣不能爲之功則可用人臣不得用之禮樂是不知人臣之道也夫居周公之位則爲周公之事由其位而能爲者皆所當爲也周公乃盡其職耳師九二傳○永按臣事君猶子事親皆無過分之事○大有之九三曰公用亨于天子小人弗克傳曰三當大有之時居諸侯之位有其富盛必用亨通於天子謂以其有爲天子之有也乃人臣之常義也若小人處之則專其富有以爲私不知公己奉上之道故曰小人弗克也朱子曰古人於亨字作亨享字通用公用亨於天子分明是享字解作亨字不是○葉氏曰如朝覲供貢之儀凡所以奉上之道皆不敢自有其有○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苟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隨之初九出門而交則有功也葉氏曰出門而交則無所係累而所從者有功○隨九五之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傳曰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說隨則不知其過矣○坎之六四曰樽酒簋貳用缶納約自牖終无咎傳曰此言人臣以忠信善道結於君心必自其所明處乃能入也人心有所蔽有所通通者明處也當就其明處而告之求信則易也故曰納約自牖能如是則雖艱險之時終得无咎也葉氏曰牖者室中所以通明也且如君心蔽於荒樂唯其蔽也故爾雖力詆其荒樂之非如其不省何必於所不蔽之事推而及之則能悟其心矣自古能諫其君者未有不因其所明者也故訐直強勁者率多取忤而溫厚明辨者其說多行朱子曰事君匡救其惡是正理伊川說納約自牖又是一等○葉氏曰訐直則無委曲強勁則乏和順溫厚者其氣和明辨者其理著非唯告於君者如此爲教者亦然夫教必就人之所長所長者心之所明也從其心之所明而入然後推及其餘孟子所謂成德達財是也○恆之初六曰浚恆貞凶象曰浚恆之凶始求深也傳曰初六居下而四爲正應四以剛居高又爲二三所隔應初之志異乎常矣而初乃求望之深是知常而不知變也世之責望故素而至悔咎者皆浚恆者也朱子曰浚恆是欲深以常理求人○遯之九三曰係遯有疾

厲畜臣妾吉傳曰係戀之私恩懷小人女子之道也故以畜養臣妾則吉然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也問小人女子近之則不遜事以私恩懷之未必不有悔吝而此以爲吉何耶朱子曰此爻不可大事但可畜臣妾耳御下而有以懷之未爲失正但恐所以懷之者失其正耳○問畜臣妾吉傳曰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身邊若無以懷之則望望然去矣○睽之象曰君子以同而異傳曰聖賢之處世在人理之常莫不大同於世俗所同者則有時而獨異不能大同者亂常拂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能異耳朱子曰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周而不比羣而不黨是也此處伊川說得甚好○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爲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推去斯得其旨○睽之初九當睽之時雖同德者相與然小人乖異者至衆若棄絶之不幾盡天下以仇君子乎如此則失含宏之義致凶咎之道也又安能化不善而使之合乎故必見惡人則无咎也古之聖王所以能化姦凶爲善良革仇敵爲臣民者由弗絶也○睽之九二當睽之時君心未合賢臣在下竭力盡誠期使之信合而已至誠以感動之盡力以扶持之明理義以致其知杜蔽害以誠其意如是宛轉以求其合也遇非枉道逢迎也巷非邪僻由徑也故象曰遇主於巷未失道也○損之九二曰弗損益之傳曰不自損其剛貞則能益其上乃益之也若失其剛貞而用柔說適足以損之而已世之愚者有雖無邪心而惟知竭力順上爲忠者蓋不知弗損益之之義也葉氏曰剛正不撓乃能有益於君九二剛中非有邪心者但當損下益上之時惟知損己以奉上而不知臣道之少貶未有能致益其君者○益之初九曰利用爲大作元吉无咎象曰元吉无咎下不厚事也傳曰在下者本不當處厚事厚事重大之事也以爲在上所任所以當大事必能濟大事而致元吉乃爲无咎能致元吉則在上者任之爲知人己當之爲勝任不然則上下皆有咎也朱子曰初九上爲四所任而作大事必盡善而後无咎若所作不盡善未免有咎也故釋之曰下不厚事也蓋在下之人不當重事若在下之人爲在上之人作事未能盡善自應有咎又云不惟已不安而亦累於上向編近思錄說與伯恭此一段非常有不必入伯恭云既云非常有則有時而有豈可不書以爲戒後思之果然○革而無甚益猶可悔也況反害乎古人所

以重改作也革象傳○葉氏曰苟非有大益無後患君子不輕改作○漸之九三曰利禦寇傳曰君子之與小人比也自守以正豈惟君子自完其己而已乎亦使小人得不陷於非義是以順道相保禦止其惡也葉氏曰小人近正亦不敢爲惡○旅之初六曰旅瑣瑣斯其所取災傳曰志卑之人既處旅困鄙猥瑣細無所不至乃其所以致悔辱取災咎也葉氏曰此教人處旅困之道當略細故存大體斯免悔咎○在旅而過剛自高致困災之道也旅九三傳○葉氏曰過剛則暴戾而乏和順自高則矯亢而人不親附○兌之上六曰引兌象曰未光也傳曰說既極矣又引而長之雖說之之心不已而事理已過實無所說事之盛則有光輝既極而強引之長其無意味甚矣豈有光也○中孚之象曰君子以議獄緩死傳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其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事有時而當過所以從宜然豈可甚過也如過恭過哀過儉大過則不可所以小過爲順乎宜也能順乎宜所以大吉小過傳○朱子曰三者之過皆小者之過可過於小而不可過於大可以小過而不可甚過○防小人之道正己爲先小過九三傳○葉氏曰己正則彼雖奸詐無間之可乘矣○周公至公不私進退以道無利欲之蔽其處己也夔夔然存恭畏之心其存誠也蕩蕩然無顧慮之意所以雖在危疑之地而不失其聖也詩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經說下同○朱子曰孫讓也碩大也膚美也赤舄冕服之舄也几几安重貌公遭流言之變而其安肆自得乃如此蓋其道隆德盛而安土樂天有不足言者所以遭大變而不失其常也○葉氏曰當危疑之地既不忿戾而改常亦不疑懼而失守○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朱子曰詩云載馳載驅周爰咨諏使臣自以每懷靡及故廣詢博訪以補其不及而盡其職也○葉氏曰採察民隱求訪賢才使職之大者也○明道先生與吳師禮談介甫之學錯處謂師禮曰爲我盡達諸介甫我亦未敢自以爲是如有說願往復此天下公理無彼我果能明辯不有益於介甫則必有益於我遺書下同○永按介甫惟自以爲是先生以虛公無我之說箴之而介甫終不能改也○天祺在司竹常愛用一卒長及將代自見其人盜筍皮遂治之無少貸罪已正待之復如初略不介意其德量如此葉氏曰德量大則不爲喜怒所遷○因論口將言而囁嚅云若合開口時要他頭也須開口〔本註〕如荊軻於樊於期○事見史記刺客傳須

是聽其言也厲朱子曰所謂合開口者亦曰理之所當言耳樊於期事非理之所當言者蓋取其事之難言而猶言之非以爲理之當言也○須是就事上學蠱振民育德然有所知後方能如此何必讀書然後爲學葉氏曰振民育德修己治人之事然必知之至而後行之至無非學也豈但讀書而後謂之學哉程子之教固以讀書窮理爲先務然不就事而學則捨簡冊之外凡應事接物之際不知所以用力其學之間斷多矣與子路之言意異○先生見一學者忙迫問其故曰欲了幾處人事曰某非不欲周旋人事者曷嘗似賢急迫葉氏曰事雖多爲之必有序事雖急應之必有節未聞可以急遽苟且而處之者○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葉氏曰胡安定教學者以通經術治時務明體適用故其門人皆知以稽古愛民爲事稽古則爲政之法愛人則爲政之本○門人有曰吾與人居視其有過而不告則於心有所不安告之而人不受則奈何曰與之處而不告其過非忠也要使誠意之交通在於未言之前則言出而人信矣又曰責善之道要使誠有餘而言不足則於人有益而在我者無自辱矣永按誠有餘而言不足謂誠至而不爲煩數也其進言之時自當宛轉開導非謂言不可盡如是而人猶不受則夫子亦謂不可則止矣○職事不可以巧免葉氏曰職所當爲而巧圖規避自私用智之人也○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永按夫子答練而杖之問指其人則言不知不指其人則言非禮是也事見家語蓋居是邦當存敬上之心也若非居是邦或爲是邦之先大夫則議論固有及之者矣由是推之今時郡縣官員長短得失亦非君子所宜言○克勤小物最難永按克勤小物惟精密謹慤者能之亦惟才大者能不忽於小○欲當大任須是篤實葉氏曰篤實則力量深厚而謀慮深固斯可以任大事○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怫永按爲人言者從容以理譬喻之則人易曉而言易入矣　居今之時不安今之法令非義也若論爲治不爲則已如復爲之須於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方爲合義若須更改而後爲則何義之有朱子曰不安今之法令謂在下位者○永按明道先生爲邑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而亦不病其拘礙者今之法度內處得其當也○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伊川先生曰人惡多事或人憫之世事雖多盡是人事人事不教人做更責誰做永按有厭事之心則有怠惰苟且之病知其爲人所當爲則雖多而不厭矣○感慨殺身者易從容就義者難問如何是從容就義朱子曰從容謂徐徐但義理不

精則思之再三或汨於利害却悔了此所以爲難○人或勸先生以加禮近貴先生曰何不見責以盡禮而責之以加禮禮盡則已豈有加也葉氏曰與孟子不與右師言意同○永按不妄悅人卽是盡禮○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唯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永按此條合之監司一條上之使下下之事上皆以誠爲本○問人於議論多欲直己無含容之氣是氣不平否曰固是氣不平亦是量狹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葉氏曰見識陋則人己得失之間皆爲之動是卽量之狹也故識長則量亦長大凡別事人都強得惟識量不可強今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鍾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天資之量須有限葉氏曰聖人之心純乎道道本無外故其量亦無涯大抵六尺之軀力量只如此雖欲不滿不可得也如鄧艾位三公年七十處得甚好及因下蜀有功便動了謝安聞謝玄破苻堅對客圍碁報至不喜及歸折屐齒強終不得也更如人大醉後益恭謹者只益恭謹便是動了雖與放肆者不同其爲酒所動一也又如貴公子位益高益卑謙只卑謙便是動了雖與驕傲者不同其爲位所動一也葉氏曰居之如常而不爲異者量足以勝之也一有意於其間雖驕肆謙恭之不同要皆爲彼所動也然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待勉強而成永按此所謂量隨識長也然此亦謂大賢以下之人若聖人與道如一更不必言知道今人有所見卑下者無他亦是識量不足也○人纔有意於爲公便是私心昔有人典選其子弟係磨勘皆不爲理此乃是私心人多言古時用直不避嫌得後世用此不得自是無人豈是無時〔本註〕因言少師典舉明道薦才事○永按不爲理磨勘者避私嫌也有意避嫌雖公亦私苟能以大公之心行之當遷則遷當黜則黜何嫌之避亦何時而不可行程子謂凡人避嫌者內不足也內不足則上不見信於君下不足信於友欲不避嫌而不得矣○君實嘗問先生云欲除一人給事中誰可爲者先生曰初若泛論人才却可今既如此頤雖有其人何可言君實曰出於公口入於光耳又何害先生

終不言。問伊川不答溫公給事中如何朱子曰自是不容預如兩人有公事在官爲守令者來問自不當答問者已是失曰此莫是避嫌否曰不然本原已不是與避嫌異○永按問者爲失言言之則爲出位當默而默制義之方也○先生云韓持國服義最不可得。一日頤與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須與客將去有一官員上書謁見大資頤將謂有甚急切公事乃是求知己。頤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章常事也頤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韓維字持國范純禮字夷叟○葉氏曰求知者失己使之求知者失士○先生因言今日供職只第一件便做他底不得吏人押申轉運司狀。頤不曾簽國子監自係臺省臺省係朝廷官外司有事合行申狀豈有臺省倒申外司之理只爲從前人只計較利害不計較事體直得憑地須看聖人欲正名處見得道名不正時便至禮樂不興是自然住不得。朱子曰明道德性寬大規模廣闊伊川氣質剛方文理密察其道雖同而造德各異故明道嘗爲條例司官不以爲浼而伊川所作行狀乃獨不載其事明道猶謂青苗可且放過而伊川乃於西監一狀計較如此此可謂不同矣然明道之放過乃孔子之獵較爲兆而伊川之一一理會乃孟子之不見諸侯也此亦何害其爲同耶但明道所處是大賢以上事學者未至而輕議之恐失所守伊川所處雖高然實中人皆可跂及學者只當以此爲法則庶乎寡過矣然又當觀用之淺深事之大小裁酌其宜難執一意此君子所以貴窮理也○程子所論西監申狀之事尤足以驗聖言於日用之間○學者不可不通世務天下事譬如一家非我爲則彼爲非甲爲則乙爲。已上並遺書○葉氏曰君子存心正大如此其所以講明世務者亦非分外之事也○人無遠慮必有近憂思慮當在事外。外書下同○永按思慮在事外則圖之早防之周而近患可免矣○聖人之責人也常緩便見只欲事正無顯人過惡之意。○伊川先生云今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爲其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者患人不爲耳。永按法度中有可爲之事惟有愛人之實心者能爲之○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常曰顥常愧此四字。○伊川每見人論前輩之短則曰汝輩且取他長處。永按前輩之短非所當議舍短取長則有進德之益而無浮薄之失○劉安禮云王荊公執政議法改令言者攻之甚力明道先生嘗被旨赴中堂議事荊公方怒言者厲色待之先生徐曰天下之事非一家私議願公平氣以聽荊公爲之媿屈。附錄下同○劉立之字安禮程子門人王荊公安石○葉氏曰從容一言之間有以破其私己之見消其忿厲之氣○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葉氏曰使民各得輸其情惟平易聽達者能之○永按正己以格物不徒恃乎苛察嚴威也○橫渠先生曰凡人爲上則易爲下則難。然不能爲下亦未能使下不盡其情僞也大抵使人常在其前己嘗爲之則能使人。文集○永按己嘗事人則使人之際能盡其情而亦能知其僞○坎維心亨故行有尚外雖積險苟處之心亨不疑則雖難必濟而往有功也今水臨萬仞之山要下卽下無復疑滯之在前惟知有義理而已則復何回避。所以心通。易說下同○葉氏曰坎爲重險二五以剛居中其心自亨通心亨而無疑則可以出險矣人於義理苟能信之篤行之決如水之就下則何往而不心亨哉○人所以不能行己者於其所難者則惰其異俗者雖易而羞縮惟心宏則不顧人之非笑所趨義理耳視天下莫能移其道。永按心大而志立故無羞縮與惰之病然爲之人亦未必怪。永按難能異俗之事義理所當爲故人亦終不之怪正以在己者義理不勝惰與羞縮之病消則有長不消則病常在意思齷齪無由作事。永按惰與羞縮之病常與義理相爲消長在古氣節之士冒死以有爲於義未必中然非有志概者莫能況吾於義理已明何爲不爲。葉氏曰舉重明輕所以激昂柔懦之士○姤初六羸豕孚蹢躅豕方羸時力未能動然至誠在於蹢躅得伸則伸矣如李德裕處置閹宦徒知其帖息威伏而忽於志不忘逞照察少不至則失其幾也。葉氏曰唐武宗時德裕爲相君臣契合莫能間之宦官帖息畏伏若無能爲而不知其志在求逞也繼嗣重事卒定於宦者之手而德裕逐矣幾微之間所當深察○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數上數如字下數音朔謂授書遍數多也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語錄○永按教小童者或多出入授書草率惰慢無威儀不顧壞人才是不善取四益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一　凡二十一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教學之道

濂溪先生曰剛善為義為直為斷為嚴毅為幹固惡為猛為隘為強梁柔善為慈為順為巽惡為懦弱為無斷為邪佞朱子曰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為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為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朱子曰此以德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為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通書○朱子曰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强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為嚴毅或為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伊川先生曰古人生子能食能言而教之大學之法以豫為先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便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雖未有知且當薰聒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雖以他說惑之不能入也若為之不豫及乎稍長私意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完不可得也文集

○觀之上九曰觀其生君子无咎象曰觀其生志未平也傳曰君子雖不在位然以人觀其德用為儀法故當自慎省觀其所生常不失於君子則人不失所望而化之矣不可以不在於位故安然放意無所事也易傳○永按人所觀瞻而自修之志稍懈則不足為人望矣

○聖人之道如天然與衆人之識甚殊邈也門人弟子既親炙而後益知其高遠既若不可以及則趨望之心怠矣故聖人之教常俯而就之事上臨喪不敢不勉君子之常行不困於酒尤其近也而以己處之者不獨使夫資之下者勉思企及而才之高者亦不敢易乎近矣經說○朱子曰程子之意精矣但失不以何有於我為聖人之謙辭耳

○明道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葉氏曰志輕才俊者憚於檢束而樂於馳騁使之習經念書則心平氣定若令作文字則得以用其才而長其輕俊矣○永按常人於子弟輕俊者不以為憂而以為喜且早教之作文以干進他日輕俊之害不可勝言此由父兄之無識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如王虞顏柳輩誠為好人則有之曾見有善書者知道否平生精力一用於此非惟徒廢時日於道便有妨處足知喪志也遺書下同○永按書札猶喪志其他玩好可知故書札惟欲楷正不必求工

○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為政皆興水利有功葉氏曰治民如政教施設之方治兵如戰陣部伍之法水利如江河渠堰之利算數如律曆九章之類○永按安定又有經義齋專講明經義

○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葉氏曰知德者玩其理而不厭無德者守其說而不惑○永按輕於立言無涵蓄意思知德者厭其無味無德者惑於輕揚朱子嘗謂尹氏論語說句句有味而於張無垢中庸解粗暴淺露舉程子此語識之可知立言之方矣

○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埽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

○子厚以禮教學者最善使學者先有所據守問橫渠之教以禮為先恐謂之禮則有品節每遇事却停當方可遵守初學者或未會識禮恐無下手處敬則有一念之肅使己改容更貌不費安排事事上見得此意如何朱子曰古者自幼入小學便教以禮及長自然在規矩之中橫渠却是用官法教人禮也易學今人作見往往以為難

○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反將理低看了永按未見到之理必俟其深造將有得而後語之否則不惟不能深曉而亦以淺易輕視之矣

○舞射便見人誠永按舞射必誠乃可應節命中古之教人莫非使之成己自灑埽應對上便可到聖人事朱子曰此亦言其理之在是而由是可以至於彼苟習焉而察而又勉焉以造其極則不俟改塗而聖可至耳豈曰一灑埽一應對之不失其節而遂可直以聖人自居也哉

○自幼子常視毋誑以上便是教以聖人事永按小學皆是教之以誠誠即聖人事也

○先傳後倦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朱子曰灑埽應對精義入神事有大小理無大小事有大小故教人有序而不可躐理無大小故隨其所處而皆不可不盡○葉氏曰子夏正謂教人小大有別前段程子之說却就灑埽應對上發明理無大小自是一義

○伊川先生曰說書必非古意轉使人薄學者須是潛心積慮優游涵養使之自得今一日說盡只是教得薄至如漢時說下帷講誦猶未必說書葉氏曰理貴玩索至於口耳之傳末矣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擇其才可教者聚之不肖者復之農畝蓋士農不易業既入學則不治農然後士農判在學之

養若士大夫之子則不慮無養雖庶人之子既入學則亦必有養古之士者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須去趨善便自此成德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人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本註]人有養便定志於學○朱子曰程子之言未知何所據古者教士其比閭之學則鄉老坐於門而察其出入其來學也有時既受學則退而習於其家及其升而上也則亦有時春秋耕耘餘時肄業未聞上之人復有以養之也夫既給之以百畝之田矣又給之以學糧亦安得許多糧給之耶○葉氏曰營衣食者求於力分之內未足以奪志若誘於利祿則所學皆非爲己而根本已撥矣○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且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如今人怎生會得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怎生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目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孔子教人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蓋不待憤悱而發則知之不固待憤悱而後發則沛然矣學者須是深思之思之不得然後爲他說便好朱子曰憤者心求通而未得之意悱者口欲言而未能之貌啓謂開其意發謂達其辭○問如何是沛然曰此正所謂時雨之化如種植之物人力隨分已加但正當那時節欲發生未發生之際却欠了雨忽然得此一雨來生意豈可禦也○葉氏曰未嘗深思其受之也必淺既無所得其聽之也若忘啓發於憤悱之餘則思深力窮而倏然有得必沛然而通達矣初學者須是且爲他說不然非獨他不曉亦止人好問之心也已上並遺書○葉氏曰此又誘進初學之道○橫渠先生曰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仁之至也愛道之極也己不勉明則人無從倡道無從宏教無從成矣正蒙○永按此張子言以禮教人當自勉也教者能恭敬撙節退讓以明禮則能率人使成材是仁之至能宏道以教人是愛道之極○學記曰進而不顧其安使人不由其誠教人不盡其材人未安之又進之未喻之又告之徒使人生此節目不盡材不顧安不由誠皆是施之妄也教人至難必盡人之材乃不誤人觀可及處然後告之聖人之明直若庖丁之解牛皆知其隙刃投餘地無全牛矣人之才足以有爲但以其不由於誠則不盡其才若曰勉率而爲之則豈有由誠哉橫渠禮記說下同○朱子曰嘗見橫渠簡與人謂其子日來誦書不熟宜教他熟誦盡其誠與材○永按不顧學者之能受而强進之人雖勉强爲之而無誠意既無誠意則亦不能盡其才質三者相因皆躐等陵節之弊也○古之小兒便能敬事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問之掩口而對蓋稍不敬事便不忠信故教小兒且先安詳恭敬葉氏曰奉手習扶持尊者掩口而對習其鄉尊者屏氣安詳則不躁率恭敬則不誕慢此忠信之本也○孟子曰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與間也唯大人爲能格君心之非非惟君心至於朋游學者之際彼雖議論異同未欲深較惟整理其心使歸之正豈小補哉橫渠孟子說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一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二　凡三十三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改過及人心疵病

濂溪先生曰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通書○伊川先生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踰於祿則雖盛而非滿自古隆盛未有不失道而喪敗者也易傳下同○泰九三傳○葉氏曰德勝於祿則所享者雖厚而不爲過祿過其德薄且不能勝況於隆盛乎隆盛之喪敗必自無德者致之○人之於豫樂心悅之故遲遲遂至於耽戀不能已也豫之六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蓋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辨之早去之速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爲多豫六五傳○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其盛而不知戒故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綱紀壞忘禍亂則釁孽萌是以浸淫不知亂之至也臨彖傳○復之六三以陰躁處動之極復之頻數而不能固者也復貴安固頻復頻失不安於復也復善而屢失危之道也聖人開遷善之道與其復而危其屢失故云厲无咎不可以頻失而戒其復也頻失則爲危屢復何咎過在失而不在復也［本註］劉質夫曰頻復不已遂至迷復○劉絢字質夫程子門人○葉氏曰頻復頻失而不止久則玩溺而不能復必至上六之迷復矣○睽極則咈戾而難合剛極則躁暴而不詳明極則過察而多疑睽之上九有六三之正應實不孤而其才性如此自睽孤也如人雖有親黨而多自疑猜妄生乖離雖處骨肉親黨之間而常孤獨也葉氏曰睽上九居離之終是明極也多自疑猜過明之患妄生乖離過剛好睽之致也○解之六三曰負且乘致寇至貞吝傳曰小人而竊盛位雖勉爲正事而氣質卑下本非在上之物終可吝也若能大正則如何曰大正非陰柔所能也若能之則是化爲君子矣○益之上九曰莫益之或擊之傳曰理者天下之至公利者衆人所同欲苟公其心不失其正理則與衆同利無侵於人人亦欲與之若切於好利蔽於自私求自益以損於人則人亦與之力爭故莫肯益之而有擊奪之者矣○艮之九三曰艮其限列其夤厲熏心傳曰夫止道貴乎得宜行止不能以時而定於一其堅強如此則處世乖戾與物睽絕其危甚矣人之固止一隅而舉世莫與宜者則艱蹇忿畏焚撓其中豈有安裕之理厲熏心謂不安之勢熏爍其中也葉氏曰限界分也列絕也夤膂肉亦一身上下之限也三居內卦之上實內外之分故取象皆爲限止之義○大率以說而動安有不失正者歸妹傳○葉氏曰歸妹兌悅震動心有所好樂則不得其正況從欲而忘返耶○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婦有倡隨之理此常理也若徇情肆欲唯說是動男牽欲而失其剛婦狃說而忘其順則凶而無所利矣上同○雖舜之聖且畏巧言令色說之惑人易入而可懼也如此兌六五傳○治水天下之大任也非具至公之心能舍己從人盡天下之議則不能成其功豈方命圮族者所能乎鯀雖九年而功弗成然其所治固非他人所及也惟其功有敘故其自任益強咈戾圮類益甚公議隔而人心離矣是其惡益顯而功卒不可成也經說下同○君子敬以直內微生高所枉雖小而害直則大朱子曰易得之物尚委曲如此若臨大事如何當有便道有無便道無才枉其小便害其大○人有慾則無剛剛則不屈於慾朱子曰慾與剛正相反若耳之欲聲目之欲色之類皆是慾也才有些被他牽引去此中便無所主焉得剛○人之過也各於其類君子常失於厚小人常失於薄君子過於愛小人傷於忍朱子曰厚與愛畢竟是仁上發來其苗脈可見○明道先生曰富貴驕人固不善學問驕人害亦不細遺書下同○葉氏曰君子之學爲己而已學問驕人非特其學爲務外而傲惰敗德學亦不進矣○人以料事爲明便駸駸入逆詐億不信去也永按喜料事則逆億之心熟雖中猶爲私意小智況未必皆中乎○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面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卻已先不好了也葉氏曰所謂小害大賤害貴者也○人於天理昏者是只爲嗜欲亂著他莊子言其嗜欲深者其天機淺此言卻最是永按天機天理發動之機也○伊川先生曰閱機事之久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葉氏曰莊子云有機械者必有機事有機事者必有機心○疑病者未有事至時先有疑端在心周羅事

者先有周事之端在心皆病也葉氏曰周羅事猶言兜攬事○較事大小其弊為枉尺直尋之病葉氏曰事無大小惟理是視或者有苟成急就之意則道雖小屈義雖微害亦有冒而為之者原其初心止於權大小遂至枉尺直尋其末流之弊有不可勝言矣○小人小丈夫不合小了他本不是惡葉氏曰性無不善而局於氣質汨於利欲者自小之耳○雖公天下事若用私意為之便是私○做官奪人志問仕宦奪人志或言為富貴所移愚意以為不特言此但才仕宦則為事窒礙處有隨宜區處之意浸浸遂入於隨時徇俗之域與初間立心各別此所謂奪志也不知程子意出於此否又不知人未免仕宦而有此病又何以救之朱子曰所論奪志之說是也若欲救此但當隨事省察而審其輕重耳然幾微之間大須著精彩也○驕是氣盈吝是氣歉人若吝時於財上亦不足於事上亦不足凡百事皆不足必有歉歉之色也朱子曰吝之所有乃驕之所恃也故驕而不吝無以保其驕吝而不驕無所用其吝此盈於虛者所以必歉於實而歉於實者所以必盈於虛也○一學者來問驕是氣盈吝是氣歉歉則不盈盈則不歉如何却說使驕且吝試商量看吳伯豐對云盈是加於人處歉是存於己者粗喻之如勇於為非則怯於遷善明於責人則暗於恕己同是一箇病根先生曰如人曉些文義吝惜不肯與人說便是要去驕人非驕無所用其吝非吝則無以為驕○驕吝雖有盈歉之殊然其勢常相因蓋驕者吝之枝葉吝者驕之本根故嘗論之天下之人未有驕而不吝吝而不驕者也○問氣之盈歉如何曰驕吝是一般病驕是放出底吝是不放出底驕如人病寒熱攻注上則頭目痛攻注下則腰腹痛熱發出外似驕寒包縮在內似吝○未知道者如醉人方其醉時無所不至及其醒也莫不愧恥人之未知學者自視以為無缺及既知學反思前日所為則駭且懼矣○邢七云一日三檢點明道先生曰可哀也哉其餘時理會甚事蓋倣三省之說錯了可見不曾用功又多逐人面上說一般話明道責之邢曰無可說明道曰無可說便不得不說○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為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爾正蒙○鄭衛之音悲哀令人意思留連又生怠惰之意從而致驕淫之心雖珍玩奇貨其始惑人也亦不如是切從而生無限嗜好故孔子曰必放之亦是聖人經歷過但聖人能不為物所移耳橫渠禮樂說○孟子言反經特於鄉原之後者以鄉原大者不先立心中初無主惟是左右看順人情不欲違一生如此橫渠孟子說○葉氏曰鄉原浮沈俯仰無所可否蓋其義理不立中無所主惟務悅人以是終身乃亂常之尤者君子反經復其常道則是非昭然而鄉原僞言僞行不得以惑之矣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二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三　凡十四條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辨異端之學

明道先生曰楊墨之害甚於申韓佛老之害甚於楊墨楊氏爲我疑於義墨氏兼愛疑於仁申韓則淺陋易見故孟子只闢楊墨爲其惑世之甚也佛老其言近理又非楊墨之比此所以其惑尤甚楊墨之害亦經孟子闢之所以廓如也遺書下同○朱子曰楊朱學爲義者也而偏於爲我墨翟學爲仁者也而流於兼愛本其設心豈有邪哉皆以善而爲之耳特於本原之際微有毫釐之差是以孟子推言其禍以爲無父無君而陷於禽獸辭而闢之不少假借孟子亦豈不原其情而過爲是刻核之論哉誠以其賊天理害人心於幾微之間使人陷溺而不自知非若刑名狙詐之術其禍幾近而易見也是以拔本塞源不得不如是之力○問墨氏兼愛疑於仁此易見楊氏爲我何以疑於義曰楊朱看來不似義他全是老子之學只是箇逍遙物外僅足其身不屑世務之人只是他自愛其身界限齊整不相侵越微似義耳然終不似也○楊朱卽老聃弟子孟子闢楊墨則老莊在其中矣○葉氏曰申不害鄭人以刑名干韓昭侯韓非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佛本西域之胡爲寂滅之學自漢以來其說始入中國老聃周柱下史其書論清淨無爲之道

○伊川先生曰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其始甚微其終則不可救如師也過商也不及於聖人中道師只是過於厚些商只是不及些然而厚則漸至於兼愛不及則便至於爲我其過不及同出於儒者其末遂至楊墨胡氏曰楊朱卽莊周所謂楊子居者與老聃同時墨翟又在楊朱之前宗師大禹而晏嬰學之者也以爲出於二子則其考之不詳甚矣○或問楊墨學出於師商信乎朱子曰胡氏論之當矣○程子論楊墨之源流考之有未精者若曰佛氏之害甚於楊墨儒者潛心正道不容有差則皆至論也至如楊墨亦未至於無父無君孟子推之便至於此蓋其差必至於是也朱子曰楊朱但知愛身而不復知有致身之義故無君墨子愛無差等而視其至親無異衆人故無父

○明道先生曰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然則毀人倫去四大者其外於道也遠矣葉氏曰釋氏以地水火風爲四大謂四大幻假而成人身寂滅幻根斷除一切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若有適有莫則於道爲有間非天地之全也彼釋氏之學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矣義以方外則未之有也故滯固者入於枯槁疏通者歸於恣肆此佛之教所以爲隘也吾道則不然率性而已斯理也聖人於易備言之本註又云佛有一箇覺之理可以敬以直內矣然無義以方外其直內者要之其本亦不是○問佛家如何有敬以直內朱子曰他有箇覺察可以敬以直內然與吾儒亦不同他本是箇不耐煩底人故盡欲掃去吾儒便有是有無是無於應事接物只要處得是○問遺書云釋氏於敬以直內則有之義以方外則未也恐未安曰前日章蜚卿正論此以爲釋氏本與吾儒同只是其末異某與言正是大本不同因檢近思錄有云佛有一箇覺之理云云這是當時記得全處前者記傳不完也只無義以方外則連敬以直內也不是了程子謂釋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則其上達處豈有是邪亦是此意○葉氏曰君子之於天下無可無不可惟義之從釋氏寂滅無爲不可以察理應事必欲斷除外相始見眞性非天地本然全體之性矣釋氏書定欲得此心收斂虛靜亦若敬以直內然有體而無用何有於義離器以爲道故或拘或肆皆爲之病名爲大自在而實則隘陋吾儒率性之道動靜各正既不病於拘亦不至於肆聖人贊易所謂知幾存義直內方外時止時行體用本末備言之矣○覺者心無倚著靈覺不昧所謂常惺惺法若可敬以直內矣然無制事之義則所謂覺者猶無寸之尺無星之秤其直內之本亦非矣

○釋氏本怖死生爲利豈是公道葉氏曰釋氏求不生不滅之理可免輪迴之苦此本出於利己之私意唯務上達而無下學然則其上達處豈有是也元不相連屬但有間斷非道也孟子曰盡其心者知其性也彼所謂識心見性是也若存心養性一段事則無矣朱子曰釋氏恍惚之間略見得心性影子都不見裏面許多道理就使有存養之功亦只存養得他所見影子殺不分明○明道論釋氏下學上達處則無滲漏矣其下文說盡心知性語亦不完二先生語中亦間有如此處必是記者之失○程子論釋氏有盡心知性而無存養之功者正承上文譏其無下學非上達不連屬而有間斷之病非眞以是許之也其論直內方外而曰既無方外則所謂直內者其本亦不是意亦如此彼固曰出家獨善便於道體自不足葉氏曰道本人倫今曰出家則於道體虧欠大矣

或曰釋氏地獄之類皆是爲下根之人設此怖令爲善先生曰至誠貫天地人尚有不化豈有立僞教而人可化乎以上明道語○司馬溫公曰天堂地獄若果有之當與天地俱生自佛家未入中國之前人死而生者亦有之矣何故無一人誤入地獄見閻羅等十王者耶不學者固不足與言讀書知古者亦可以少悟矣

○學者於釋氏之說直須如淫聲美色以遠之不爾則駸駸然入其中矣顏淵問爲邦孔子既告之以二帝三王之事而復戒以放鄭聲遠佞人曰鄭聲淫佞人殆彼佞人者是他一邊佞耳然而於己則危只是能使人移故危也至於禹之言曰何畏乎巧言令色巧言令色直消言畏只是須著如此戒愼猶恐不免釋氏之學更不消言常戒到自家自信後便

不能亂得○所以謂萬物一體者皆有此理只爲從那裏來生生之
謂易生則一時生皆完此理人則能推物則氣昏推不得不可道他
物不與有也人只爲自私將自家軀殼上頭起意故看得道理小了
他底放這身來都在萬物中一例看大小大快活葉氏曰人知萬物一體之理不爲私
己之見自然與物各得其所○永按大小大快活猶云許多快活也釋氏以不知此去他身上起意思
奈何那身不得故却厭惡要得去盡根塵爲心源不定故要得如枯
木死灰然沒此理要有此理除是死也葉氏曰釋氏以耳目口鼻身意爲六根以色聲香味觸法
爲六塵其說謂幻塵滅故幻根亦滅幻根滅故幻心亦滅釋氏其實是愛身放不得故說許多譬
如負版之蟲已載不起猶自更取物在身又如抱石投河以其重愈
沉終不道放下石頭惟嫌重也○人有語導氣者問先生曰君亦有
術乎曰吾嘗夏葛而冬裘飢食而渴飲節嗜欲定心氣如斯而已矣
葉氏曰聖賢養生順理窒慾而已豈若偏曲之士爲長生久視之術哉○佛氏不識陰陽晝夜死生古
今安得謂形而上者與聖人同乎葉氏曰形而上者性命也陰陽晝夜死生古今乃天命之流行二氣
之屈伸釋氏指爲輪回爲幻妄則其所談性命亦異乎聖人矣○釋氏之說若欲窮其說而去取之
則其說未能窮固已化而爲佛矣只且於迹上考之其設教如是則
其心果如何固難爲取其心不取其迹有是心則有是迹王通言心
迹之判便是亂說文中子云汝所問者迹也吾告汝者心也心迹之判久矣故不若且於迹上斷
定不與聖人合其言有合處則吾道固已有有不合者固所不取如
是立定却省易永按毀棄人倫是其迹之大異者然則其心皆無父無君也尚何取於彼哉○問神仙之
說有諸曰若說白日飛昇之類則無若言居山林間保形鍊氣以延
年益壽則有之譬如一鑪火置之風中則易過置之密室則難過有
此理也又問揚子言聖人不師仙厥術異也聖人能爲此等事否曰
此是天地間一賊若非竊造化之機安能延年使聖人肯爲周孔爲
之矣朱子感興詩曰飄飄學仙侶遺世在雲山盜啓玄命祕竊當生死關金鼎蟠龍虎三年養神丹刀圭一入口白日生羽翰我欲
往從之脫屣諒非難但恐逆天道偷生詎能安○謝顯道歷舉佛說與吾儒同處問伊川先
生先生曰恁地同處雖多只是本領不是一齊差却外書○問佛氏所以差朱子曰

從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他底從頭到尾都是空○橫渠先生曰釋氏
妄意天性而不知範圍之用反以六根之微因緣天地明不能盡則
誣天地日月爲幻妄蔽其用於一身之小溺其志於虛空之大此所
以語大語小流遁失中葉氏曰佛氏謂六根悉本天地六根起滅無有實相天地日月等爲幻妄厭此身之小則
蔽其用而不能推樂虛空之大則溺其志而不能反故其語大語小輾轉流遁皆失其中其過於大也塵芥六合
其蔽於小也夢幻人世謂之窮理可乎不知窮理而謂之盡性可乎
謂之無不知可乎塵芥六合謂天地爲有窮也夢幻人世明不能究
其所從也正蒙下同○葉氏曰佛說謂虛空無窮天地有窮人世起滅皆爲幻妄莫知其所從來也○大易不言
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問言有無諸子之陋朱子曰無者無物却有此理有此理則有矣老氏乃云物生於
有有生於無和理也無便錯了○周子云無極而太極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一老氏之言有無以有無爲二○永按易不言有無謂
不言無也易謂易有太極是只言有耳程子嘗云聖人作易未嘗言無惟無思也無爲也此戒夫作爲也然下即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
天下之故是動靜之理未嘗爲一偏之說此易不言無也老子云萬物皆生於有有生於無莊子又推言之曰有有也者有無也者有未
始有無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無也者諸子之言之陋如此○浮圖明鬼謂有識之鬼受生循環
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見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
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遊魂爲變爲輪
迴未之思也永按孔子答宰我鬼神之問云骨肉斃於下陰爲野土其氣發揚於上爲昭明焄蒿悽愴此百物之精也神之
著也是卽遊魂爲變之說也指爲輪迴惑矣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
今浮圖劇論要歸必謂死生流轉非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本註
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推知晝夜通陰陽體之無二○葉氏曰當生而生當死而死是有義有命生死均安何所厭苦天人一致
何所取舍知晝夜通陰陽則知死生之說何所謂輪迴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
牆已爲引取淪胥其間指爲大道乃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知愚男
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
崇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修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
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
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
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辭翕然並興一出於

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向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哉。朱子感興詩曰。西方論緣業。卑卑喻羣愚。流傳世代久。梯接凌空虛。顧盼指心性。名言超有無。捷徑一以開。靡然世爭趨。號空不踐實。躓彼荆榛塗。誰哉繼三聖。爲我焚其書。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三

婺源江永集註　關中王鼎校次

朱子曰此卷聖賢氣象

明道先生曰堯與舜更無優劣及至湯武便別孟子言性之反之自古無人如此說只孟子分別出來便知得堯舜是生而知之湯武是學而能之文王之德則似堯舜禹之德則似湯武要之皆是聖人遺書下同○朱子曰堯舜天性渾全不假修習湯武修身體道以復其性又曰性者得全於天無所汚壞不假修爲聖之至也反之者修爲以復其性而至於聖人也○以書觀之湯畢竟反之之功極細密如以義制事以禮制心等語又自謂有慚德覺多不是往往自此益去加功如武王大故疎其數紂之罪辭氣暴厲如湯便都不如此○葉氏曰文王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蓋亦生知之性也禹克勤克儉不矜不伐蓋亦學能之事也○仲尼元氣也顏子春生也孟子幷秋殺盡見仲尼無所不包顏子示不違如愚之學於後世有自然之和氣不言而化者也孟子則露其才蓋亦時焉而已仲尼天地也顏子和風慶雲也孟子泰山巖巖之氣象也觀其言皆可見之矣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孟子其迹著孔子儘是明快人顏子儘豈弟孟子儘雄辯問顏子春生孟子幷秋殺盡見朱子曰仲尼無不包顏子方露出春生之意如無伐善無施勞是也使此更不露便是孔子孟子便如秋殺都發出來露其才如所謂英氣是發用處都見也明道下二句便是解上三句獨時焉而已難曉○問顏子之微有迹處曰如願無伐善無施勞皆是若孔子無迹只是人捉摸不著○問孟子露其才時焉而已或曰非常如此蓋時出之耳或曰戰國之習俗如此或曰世衰道微孟子不得已耳三者孰是曰恐只是習俗之說較穩大抵自堯舜以來至於本朝一代各自是一樣氣象不同○問時焉而已豈孟子亦有戰國之習否曰亦是戰國之習如三代人物自是一般氣象左傳所載春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戰國人物又是一般氣象○葉氏曰夫子清明在躬猶青天白日故極其明快顏子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故極其豈弟孟子息邪說距詖行放淫辭故極其雄辯○曾子傳聖人學其德後來不可測安知其不至聖人如言吾得正而斃且休理會文字只看他氣象極好被他所見處大後人雖有好言語只被氣象卑終不類道葉氏曰曾子易簀之言自非樂善不倦安行天理一息尚存必歸於正夫豈一時之所能勉強哉○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道何嘗息只是人不由之道非亡也幽厲不由也末二句董仲舒對策語○葉氏曰羣經定於夫子之手至孟子時纔百年間微言絕而大義乖猶賴曾子之門有傳子思孟子之徒相繼纘述提綱挈領闢邪輔正以垂萬世如論語大學中庸孟子之書可見矣○荀子才高其過多揚雄才短其過少葉氏曰荀子名況字卿爲楚蘭陵令揚雄字子雲爲漢光祿勳荀卿才高敢爲異論如以人性爲惡以子思孟子爲非其過多揚雄才短如作太玄擬易法言擬論語皆模擬前聖之遺言其過少○荀子極偏駁只一句性惡大本已失揚子雖少過然已自不識性更說甚道朱子曰荀揚諸人論性其實只說得氣荀子只見得不好人底性便說惡揚子見半善半惡底人便說善惡混○問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揚雄爲不識性曰性不容修修是揠苗○荀子極偏駁揚子雖少過等語皆是就分金秤上說下來若不曾看荀子揚子則所謂極偏駁雖少過等語亦見不得○董仲舒曰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此董子所以度越諸子朱子曰漢儒惟董仲舒三篇說得稍親切終是不脫漢儒氣味只對江都易王云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方無病又是儒者語○誼必正非是有意要正道必明非是有意要明功利自是所不論仁人於此有不能自已者節出無名事故不成明其爲賊敵乃可服此便是有意立名以正其誼○仲舒所立甚高後世所以不如古人者道義功利關不透耳○仲舒資質純良摸索道得數句如正誼不謀利之類然亦非他真見得這道理○仲舒本領純正班固所謂醇儒極是至於天下國家事業恐施展未必得○漢儒如毛萇董仲舒最得聖賢之意然見道不甚分明下此即至揚雄規模又窄狹矣毛萇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問伊川於毛公不知何所主而取之朱子曰程子不知何所見而然嘗考之詩傳其緊要處有數處如關雎所謂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要之亦不多見只是其氣象大概好○問董仲舒見道不分明處曰見得鶻突如命者天之令性者生之質情者人之欲命非聖人不行性非教化不成情非制度不節等語似不識性善模樣又云明於天性知自貴於物知自貴於物然後知仁義知仁義然後重禮節重禮節然後安處善安處善然後樂循理又似見得性善模樣終是說得騎牆不分明端的○揚子爲人深沉會去思索然太玄亦是拙底功夫道理不是如此其學似本於黃老如云惟清惟靜惟寂惟寞之類某嘗謂揚雄最無用真是一腐儒到急處只是投閣自身命也奈何不下如何會理得別事○林希謂揚雄爲祿隱揚雄後人只爲見他著書便須要做他是怎生做得是葉氏曰祿隱謂浮沉下位依祿而隱雄失身仕莽以是祿隱何辭而可○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王者如天地之無私心焉行一不義而得天下不爲孔明必求有成而取劉璋聖人寧無成耳此不可爲也若劉表子琮將爲曹公所幷取而興劉氏可也朱子曰程子謂孔明有王佐之心道則未盡其論極當問殺劉璋事何如曰這只是不是問聖人處此合如何曰亦須有箇道理若似如此寧可事不成只爲後世事欲苟成功欲苟就便有許多事孔明大綱却好只爲如此便有斑駁處○葉氏曰琮降則地歸曹氏取以興漢何負於表較之取劉璋則曲直有間矣○諸葛武侯有儒者氣象問武侯有儒者氣象如何朱子曰孔明學不甚正但資質好有正大氣象○葉氏曰孔明輔漢討賊以信義爲主以節制

行師以公誠待人至於親賢臣遠小人諮諏善道察納雅言有大臣格君之業。○永按鞠躬盡瘁死而後已成敗利鈍非所逆睹數言尤近儒者氣象。○孔明庶幾禮樂。文中子曰使孔明而無死禮樂其有興乎○問孔明庶幾禮樂如何朱子曰也不見得孔明是禮樂中人也只是粗底禮樂○孔明也粗若興禮樂也是粗禮樂○葉氏曰亮之治國政刑修舉而人心豫附名正言順禮樂其庶幾乎。○文中子本是一隱君子世人往往得其議論附會成書其間極有格言荀揚道不到處。朱子曰王通極開爽說得廣闊緣他於事上講究得精故於世變興亡人情物態更革沿襲施爲作用先後次第都曉得識得箇仁義禮樂都有用處若用於世必有可觀只可惜不曾向上透一著於大體處有所欠闕所以如此若更曉得高處一著那裏得來只細看他書便見他極有好處非特荀揚道不到雖韓退之也道不到○文中子其間有見處也卽是老氏又其間被人夾雜今也難分別但不合有許多事全似孔子其間論文史及時事世變煞好○伊川謂文中子有些格言被後人添入壞了看來必是阮逸諸公增益張大復借顯者以爲重耳○葉氏曰文中子王通隋末不仕教授河汾其弟王凝子福時等取其議論增益爲書名曰中說○韓愈亦近世豪傑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後能將許大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子醇乎醇又曰荀與揚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他見得豈千餘年後便能斷得如此分明。朱子曰韓退之却有些本領如原道其言雖不精然皆實大綱是○自古罕有人說得端的惟退之原道庶幾近之却說見大體程子謂能作許大見識尋求眞箇如此他資才甚高然那時更無人制服他便做大了謂世無孔子不當在弟子之列○問遺書第一卷言韓愈近世豪傑揚子雲豈得如愈第六卷則曰揚子之學實韓子之學華華則涉道淺二說取予似相牴牾曰只以言性論之則揚子善惡混之說所見僅足以比告子若退之見得到處却甚峻絕性分三品正是說氣質之性至程門說破氣字方有去著此退之所以不易及而第二說未得其實也○問韓子稱孟子醇乎醇荀與揚大醇而小疵程子謂韓子稱孟子甚善非見得孟子意亦道不到其論荀揚則非也竊謂韓子既以失大本不識性者爲大醇則其稱孟子醇乎醇亦只是說得到未必眞見得到曰如何見得韓子稱荀揚大醇處便是就論性處說又云韓子說荀揚大醇是泛說與申不害韓非之徒較之則荀揚爲大醇韓子只說得那一邊湊不著這一邊若是會說底說那一邊亦自湊著這一邊○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後有言退之却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死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前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朱子曰韓文公第一義是去學文字第二義才去窮究道理所以看得不親切○問韓公雖有心學問但於利祿之意甚重曰他也是不曾去做工夫他於外面皮殼上都見得只是不曾向裏省察不曾就身上細密做工夫只從麄處去不見得原頭來處乎日只以詩文飮酒博戲爲事○問軻之死不得其傳程子以爲非見得眞實不能出此語而屛山以爲孤聖道絕後學如何先生笑曰屛山只要說釋子道流皆得其傳耳○朱子韓文考異云諸賢之論惟程子此條爲能極其深處然考諸臨川王氏之書則其詩有曰紛紛易盡百年身舉世何人識道眞力去陳言誇末俗可憐無補費精神其爲予奪乃有大不同者故嘗折其衷而論之竊謂程子之意固爲得其大端而王氏之言亦自不爲無理蓋韓公於道知其用之周於萬事而未知其體之具於吾之一心知其可行於天下而未知其本之當先於吾之一身也是以其言常詳於外而略於內其志常極於遠大而其行未必能謹於細微雖知文與道有內外淺深之殊而終未能審其緩急重輕之序以決取舍雖知汲汲以行道濟時抑邪崇正爲事而或未免乎貪位慕祿之私此其見於文字之中信有如王氏之所譏者但王氏雖能言此而其所謂道眞者實乃老佛之餘波正韓公所深詆則是楚雖失而齊亦未爲得耳○周茂叔胷中灑落如光風霽月。見黃庭堅所作詩序○朱子曰延平先生每誦此言以爲善形容有道者氣象○所謂灑落者只是形容一箇不疑所行清明高遠之意若有一毫私吝心何處更有此等氣象其爲政精密嚴恕務盡道理。見潘延之所撰墓誌○通書附錄○伊川先生撰明道先生行狀曰先生資稟既異而充養有道純粹如精金溫潤如良玉寬而有制和而不流忠誠貫於金石孝悌通於神明視其色其接物也如春陽之溫聽其言其入人也如時雨之潤胷懷洞然徹視無間測其蘊則浩乎若滄溟之無際極其德美言蓋不足以形容。朱子曰以上一節言資稟之粹充養之厚也先生行己內主於敬而行之以恕見善若出諸己不欲弗施於人居廣居而行大道言有物而動有常。葉氏曰以上一節言行己之本末也先生爲學自十五六時聞汝南周茂叔論道遂厭科舉之業慨然有求道之志未知其要泛濫於諸家出入於老釋者幾十年返求諸六經而後得之。朱子曰二程之於濂溪如曰仲尼顏子所樂吟風弄月以歸皆當時口傳心受的當親切處後來二程先生舉似後學亦不將作第二義看然則行狀所謂反求之六經然後得之者特語夫功用之大全耳至其入處則自濂溪不可誣也○葉氏曰按濂溪先生爲南安軍司理參軍時程公珦攝通守事視其氣貌非常人與語知其爲學之道也因與爲友且使其二子爲學焉而程氏遺書言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明道學於濂溪者雖得其大意然其博求精察益充所聞以抵於成者尤多自得之功明於庶物察於人倫知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窮神知化由通於禮樂。朱子曰明道行狀說孝弟禮樂處上兩句說心下兩句說用○問盡性至命必本於孝弟盡性至命是聖人事然必從孝弟做起否曰固是又問伊川說就孝弟中便可盡性至命看來孝弟上面更有幾多事如何只是孝弟便可至命曰知得孝弟之理便是盡性至命也只如此若是做時須是從孝弟上推將去方始知得性命如孝弟爲仁之本不是孝弟便是仁了但是爲仁自孝弟始若是聖人如舜之孝王季之友便是盡性至命事辯異端似是之非開百代未明之惑秦漢而下未有臻斯理也謂孟子沒而聖學不傳以興起斯文爲己任其言曰道之不

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葉氏曰昔之害楊墨申韓是也今之害佛老是也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遠故高明者反蹈其中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遍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異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先生進將覺斯人退將明之書不幸早世皆未及也其辨析精微稍見於世者學者之所傳耳葉氏曰以上一節言學道本末與其闢異端正人心之大略也先生之門學者多矣先生之言平易易知賢愚皆獲其益如羣飲於河各充其量朱子曰明道之言一見便好久看愈好所以賢愚皆獲其益伊川之言乍見未好久看方好故非久於玩索者不能識其味此其自任所以有成人材尊師道之不同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埽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窺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葉氏曰以上一節言教人之道本末備具而循序漸進也先生接物辨而不間葉氏曰是非雖明而亦不絕之感而能通教人而人易從怒人而人不怨賢愚善惡咸得其心狡僞者獻其誠暴慢者致其恭聞風者誠服覿德者心醉雖小人以趨向之異顧於利害時見排斥退而省其私未有不以先生爲君子也葉氏曰先生以議新法不合遂遭排斥然當時用事者亦曰伯淳忠信人也則其言行之懿有不可誣者○以上一節言接物之道先生爲政治惡以寬葉氏曰開其自新之路改而止處煩而裕葉氏曰得其要領且順乎理當法令繁密之際未嘗從衆爲應文逃責之事人皆病於拘礙而先生處之綽然衆憂以爲甚難而先生爲之沛然葉氏曰法令峻密而先生未嘗爲苟且應命之事然而處之有道故不見其礙爲之有要故不見其難雖當倉卒不動聲色葉氏曰理素明而志素定方監司競爲嚴急之時其待先生率皆寬厚設施之際有所賴焉葉氏曰忠信懇惻足以感人故能不徇時好而得遂其所爲先生所爲綱條法度人可效而爲也至其道之而從動之而和不求物而物應未施信而民信則人不可及也文集○葉氏曰以上一節言爲政之道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遺書下同○(本註)子厚觀驢鳴亦謂如此○問周子取其生生自得之意邪抑於生物中欲觀天理流行處邪朱子曰此不要解得那田地自理會得須看自家意思與那草底意如何是一般○問周子言窻前草不除去即是謂生意與自家一般曰他也只是偶然見與自家意思相契又問橫渠觀驢鳴是天機自動意思曰固是但也是偶然見他如此如謂草與自家意一般木葉便不與自家意一般乎如驢鳴與自家呼喚一般馬鳴便不與自家一般乎

○張子厚聞皇子生喜甚見餓莩者食便不美吳必大曰子厚聞皇子生云云正淳嘗云與人同休戚陸子壽曰此主張題目耳先生嘗問致思否曰皆是均氣同體惟在我者至公無私故能無間斷而與之同休戚曰固是如此然亦只說得一截如是說時真是主張題目實不曾識得今土木何嘗有私然與他物不相管人則元有此心故至公無私便都管攝之無間斷也○葉氏曰此卽西銘之意亦其養德之厚故隨所感遇藹然動於中而不可遏初無擬議作意而爲之也

○伯淳嘗與子厚在興國寺講論終日而曰不知舊日曾有甚人於此處講此事呂原明曰此處氣象自有合得如此等人說此等話道理

○謝顯道云明道先生坐如泥塑人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外書下同○葉氏曰所謂望之儼然卽之也溫

○侯師聖云朱公掞見明道於汝歸謂人曰光庭在春風中坐了一箇月游楊初見伊川伊川瞑目而坐二子侍立旣覺顧謂曰賢輩尙在此乎日旣晚且休矣及出門門外之雪深一尺侯仲良字師聖朱光庭字公掞皆程子門人○葉氏曰明道接人和粹伊川師道尊嚴皆盛德所形但氣質成就有不同耳明道似顏子伊川似孟子

○劉安禮云明道先生德性充完粹和之氣盎於面背樂易多恕終日怡悅立之從先生三十年未嘗見其忿厲之容附錄○葉氏曰先生資之美養之厚德之全故其睟然發見從容豈弟如此百世之下聞之者鄙夫寬薄夫敦而況於親炙之者乎

○呂與叔撰明道先生哀詞云先生負特立之才知大學之要博文強識躬行力究察倫明物極其所止渙然心釋洞見道體其造於約也雖事變之感不一知應以是心而不窮雖天下之理至衆知反之吾身而自足其致於一也異端竝立而不能移聖人復起而不與易其養之成也和氣充浹見於聲容然望之崇深不可慢也遇事優爲從容不迫然誠心懇惻弗之措也其自任之重也寧學聖人而未至不欲以一善成名寧以一物不被澤爲己病不欲以一時之利爲己功其自信之篤也吾志可行不苟潔其去就吾義所安雖小官有所不屑

○呂與叔撰橫渠先生行狀云康定用兵時先生年十八慨然以功名

自許上書謁范文正公公知其遠器欲成就之乃責之曰儒者自有名教何事於兵因勸讀中庸先生讀其書雖愛之猶以爲未足於是又訪諸釋老之書累年盡究其說知無所得反而求之六經嘉祐初見程伯淳正叔於京師共語道學之要先生渙然自信曰吾道自足何事旁求於是盡棄異學淳如也[本註]尹彥明云橫渠昔在京師坐虎皮說周易聽從甚衆一夕二程先生至論易次日橫渠撤去虎皮曰吾平日爲諸公說者皆亂道有二程近到深明易道吾所弗及汝輩可師之○朱子曰行狀有兩本一云盡棄其學而學焉一云盡棄異學淳如也後本爲勝○橫渠之學實亦自成一家但其源則自二程先生發之○葉氏曰此可見橫渠先生勇於從善無一毫繫吝之意非大公至明孰能如是晚自崇文移疾西歸橫渠終日危坐一室左右簡編俯而讀仰而思有得則識之或中夜起坐取燭以書其志道精思未始須臾息亦未嘗須臾忘也朱子曰橫渠教人道夜間自不合睡只爲無可應接他人皆睡了己不得不睡他做正蒙時或夜裏默坐徹曉他直是恁地勇方做得○橫渠作正蒙時中夜有得亦須起寫了方放下睡不然放不下無安著處學者有問多告以知禮成性變化氣質之道學必如聖人而後已聞者莫不動心有進嘗謂門人曰吾學既得於心則修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朱子曰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他意謂須先說得分明然後行處分明今人見得不明故說得自儱侗如何到得行處分明○橫渠言吾學既得於心云云看來理會道理須是說得出一字不穩便無下落所以中夜便筆之於紙只要有下落橫渠如此若論道理他卻未熟然他地位卻要如此高明底卻不必如此○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只管說箇幾字然辨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葉氏曰人於義理其初得於心者了然無疑及宣之於口筆之於牘則或有差故命辭無差則所見已審以是應酬事物知明理精妙用無方矣是皆窮理致知之功素立而非勉强擬議於應事之時也先生氣質剛毅德盛貌嚴然與人居久而日親其治家接物大要正己以感人人未之信反躬自治不以語人雖有未諭安行而無悔故識與不識聞風而畏非其義也不敢以一毫及之葉氏曰德貌嚴毅而中誠懇惻故與人久而益親躬自厚而薄責於人故人心服而不敢加以非義

○橫渠先生曰二程從十四五時便銳然欲學聖人語錄○朱子曰伊川好學論十八時作明道十四五時便學聖人二十及第出去做官一向長進定性書二十二三時作

朱子原訂近思錄卷之十四

前秋謁　相國石君師出近思錄集註抄本語端曰江先生輯朱子之語以註朱子之書至爲精切雖非時儒所好然使是書得行必將有讀之而興起者用裨益於世道人心不淺夫人必能體程朱之心然後能爲程朱之學躬行實踐豈在多言以江先生之發揮漢學著述等身考據家莫不宗仰至其深入宋儒奧窔研悅而羽翼之則知者鮮矣端受書退因與鋭齋汪君互相校讎訂其訛舛請正于　師醵資授梓今校成不幸　師不及見未得一序言爲可惜也然其表章正學以迪後進之盛心於茲刻蓋三致意云

嘉慶十二年丁卯春正月婺源後學李承端謹識

小學集注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

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小學原序

古者。小學教人以灑掃應對進退之節。愛親敬長隆師親友之道。皆所以爲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本。灑去聲掃去聲長上聲治平聲後不圈者皆去聲○古者夏商周也小學鄉學也人指八歲以至十四歲之子弟也灑謂灑水以斂塵掃謂掃地以去塵應謂應尊長之呼對謂對尊長之問節禮節也親父母也隆尊也親近也道者當然之理修齊治平大學之事也古人由小學以收心養性基本已立至大學特收其成功耳而必使其講而習之於幼穉之時。欲其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而無扞格不勝之患也。穉音治長上聲扞音汗格胡得切勝音升○講以明其理習以熟其事穉亦幼也扞格猶抵牾也不勝不能勝當其教也幼穉之子心知未有所主及時而教之使習於善而與智俱化長於善而與心俱成故無扞格不勝之患而大學之教亦易入矣此兩節言古者小學教人之意今其全書雖不可見。而雜出於傳記者亦多。讀者往往直以古今異宜而莫之行。殊不知其無古今之異者。固未始不可行也。傳去聲○今朱子自謂宋時也古者小學之全書不可見者以秦火焚之也傳記謂禮記管子諸書直猶但也殊猶絶也古今異宜謂宜於古而不宜於今也無古今之異謂古法亦有宜於今也今頗蒐輯以爲此書。授之童蒙。資其講習。庶幾有補於風化之萬一云爾。蒐音搜輯音集幾平聲○蒐輯者采古法之宜於今者而纂輯之也授付也童蒙童幼而蒙昧也資助也庶幾近辭風化詩序曰上以風化下是也萬一萬分之一也云爾語辭朱子此書纘古者小學之教以爲大學基本有補於國家之風化大矣曰庶幾曰萬一皆謙辭耳吳氏曰朱子之於世教豈惟有補於當時實則有功於萬世也此兩節言繼絶學輯小學之意淳熙丁未三月朔日。晦菴題。淳熙丁未宋孝宗十四年也晦菴朱子草堂之名因以爲號

凡語絶謂之句則點於字之旁語未絶而分之以便於誦謂之讀則點於字之中間

小學題辭

饒氏曰小學者小子之學也題辭者標題書首之辭也

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

元者生物之始亨者生物之通利者生物之遂貞者生物之成四者謂之天道天道天理自然之本體也亙萬世而不易故曰常仁者溫和慈愛之理義者斷制裁割之理禮者恭敬撙節之理智者分別是非之理四者謂之人性人所稟之天理也統萬善而不遺故曰綱猶綱之綱下文所謂四端四行則其目之大者也○元於時爲春於人爲仁亨於時爲夏於人爲禮利於時爲秋於人爲義貞於時爲冬於人爲智○此一節言天道流行賦於人而爲性也

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

見音現○饒氏曰此者指上文仁義禮智之性也厥語辭初謂本然也藹然衆盛貌端緒也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之端也羞惡之心義之端也辭讓之心禮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此言仁義禮智之性其本然無有不善是以惻隱羞惡是非辭讓四者之善端藹藹然隨其物之所感動而形見也○此一節言性發而爲情也

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彊

長上聲彝音夷彊上聲○饒氏曰忠者盡己之心也弟順也秉執彝常也順者因其自然彊者抑之使然此言愛親敬兄忠君弟長四者人之善行根於秉執之常性因其自然而非抑之使然也○此一節言性之見於行也

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

惟語辭天卽理也毫末一毫之末也萬善如四端四行是也此言聖人性全於天無所汚壞其本然之理浩浩然廣大不待增加毫末人爲而萬善自足無少欠缺也○此一節言聖人之盡其性也

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

蚩音笞頽徒回切○饒氏曰蚩蚩無知之貌物欲謂凡聲色臭味之欲也暴害也此言衆人氣稟昏愚而無知物欲交互而遮蔽是以頽墜其仁義禮智之綱而安於自暴自棄也○此一節言衆人之汨其性也

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

惻音測培音裴支與枝同○斯語辭建亦立也此言聖人見衆人安於暴棄於是惻然傷憫而建學立師以教之小學之教所以收其放心養其德性如培壅木之根本也大學之教所以開發聰明進德修業如發達木之支條也○此一節言聖人與學設教之意

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

悖音佩蹈音稻逾音兪○方法也罔無也手曰舞足曰蹈饒氏曰此言小學之方必使學者謹夫灑掃應對之節入則愛其親出則敬其長凡所動作無或悖戾乎此也行此數者而有餘力則誦詩讀書或詠歌以習樂之聲或舞蹈以習樂之容凡所思慮無或逾越乎此也○此一節言小學之教所以培其根也

窮理修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

復音伏○饒氏曰斯此也明命卽天之所賦於人而人之所得以爲性者也赫然明盛貌德者道之得於內者也業者功之成於外者也復還也初謂本然也此言格物致知以窮究其理誠意正心以修治其身此乃大學之道也然天之明命赫然昭著無有內外之間學者誠能從事於大學使物格知至意誠心正身修而德之積於內者極乎崇高由是推之使家齊國治天下平而業之施於外者極乎廣博則有以復其性之本然矣昔日之安於暴棄也此性固非不足今日之德崇業廣也此性亦非有餘但昔爲氣稟物欲之所蔽今則復其本然耳○此一節言大學之教所以達其支也

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鄕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

弛音始靡音米拏汝加切豗音灰○饒氏曰端正也乏無也利欲猶言物欲也拏牽引也豗相擊也此言前世既遠聖人既沒六經殘缺而教法亦廢弛也小學之教廢故學者自童蒙之時而養之不以其正大學之教廢故及其年長則所習日益輕浮華靡是以鄕無淳厚之習俗世無粹美之人材但見利欲之習紛然而相牽引異端之言喧然而相攻擊也○此一節言後世教學不明之意

幸玆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輯音集裔以制切耄音冒○極終也極天罔墜言人心秉彝之理萬古常存也我朱子自稱也饒氏曰爰於也裔衣襟之末來裔謂後學也嗟嗟歎辭耄老而昏也此言後世教學不明雖如上文所云然所幸者人之秉彝極天罔墜我於是纂輯舊所聞者以爲小學之書庶幾可以覺悟後來之學者爾初學之小子宜敬受此書而學之此非我老耄之妄言是乃前聖之謨訓也○此一節言輯小學開後學之意

小學集註篇目

內篇

立教第一
明倫第二 父子 君臣 夫婦 長幼 朋友
敬身第三 心術 威儀 衣服 飲食
稽古第四

外篇

嘉言第五
善行第六

小學集註卷之一

許文正公曰小學之書吾信之如神明敬之如父母

內篇　夏氏曰上卷爲內篇下卷爲外篇許文正公曰內篇者小學之本原外篇者小學之支流○內篇有四立教明倫敬身皆述虞夏商周聖賢之言乃小學之綱也稽古摭虞夏商周聖賢之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外篇有二嘉言述漢以來賢人之言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善行紀漢以來賢人之行所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摭音只

立教第一

此篇述古聖人所以立極教人之法其大目不出乎立明倫之教立敬身之教而已篇首胎教一章則教之本原也凡十三篇

子思子曰。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子思孔子之孫名伋子思其字也子者(下子字)後學宗師先儒之稱朱子曰命猶令也性卽理也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率循也道猶路也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修品節之也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爲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政刑之屬是也○見中庸　則天明。遵聖法。述此篇。俾爲師者。知所以教。而弟子知所以學。則法也天之明命卽天命之性也遵循也聖人之法卽修道之教也俾使也此篇所述皆道之當然原於天而立於聖人者也師之所以教弟子之所以學無有切於此者矣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妊音壬側音仄○饒氏曰蹕當作跛音庇○列女猶言諸女漢劉向采其事以爲傳妊娠也寢臥也側謂側其身邊謂偏其身跛偏任一足也古人席地而坐如今人之跪至漢猶然○娠音申　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邪味不正之味割謂切肉席謂坐席　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令平聲瞽音古○邪色不正之色淫聲不正之聲則卽也令使也瞽無目者詩謂二南之詩道言也正事事之合禮者令瞽誦詩以其精於聲也　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如此二字總結上文寢食坐立視聽言動一出於正然後生子形容端正而才能過於常人矣蓋妙合而凝之時正形生神發之初感於正則美感於邪則惡自然之理也

○內則曰。凡生子。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愼而寡言者。使爲子師。內則禮記篇名言閨門之內禮儀可則諸母衆妾也可者謂雖非衆妾而可爲子師者寬容而安裕慈愛而惠順溫和而易良恭莊而敬畏謹愼而寡言婦德之純也故使之爲子師以教子爲司馬溫公曰乳母不良非惟敗亂家法兼令所飼之子性行亦類之○飼音似　子能食食。教以右手。能言。男唯女俞。男鞶革。女鞶絲。上食音石下食音似唯音委鞶音盤○食飯也以用也男女皆用右手取其強而已唯應之速兪應之緩剛柔之義也鞶帶也革皮也絲帛也男用皮女用帛亦剛柔之義也　六年。教之數與方名。年卽歲也數謂一十百千萬方名謂東西南北　七年。男女不同席。不共食。不同席而坐不同器而食教之有別也　八年。出入門戶。及卽席飮食。必後長者。始教之讓。八年入小學之時也稱曰門奇曰戶卽就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讓謙遜也出入門戶後長者行之讓也卽席後長者坐之讓也飮食後長者食之讓也　九年。教之數日。數上聲○日謂朔望六甲以上兼男女言也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於外。學書計。衣不帛襦袴。禮帥初。朝夕學幼儀。請肄簡諒。傅音付襦音儒帥音率儀音宜肄音異○此言男子事矣十年曰幼外傅教學之師也居宿日居夜宿也學猶習也書字體計算法卽六書九數也襦上衣袴下衣不用帛而用布防奢靡也禮帥初禮節皆帥循初時之所教也幼儀幼事長之禮儀也簡書篇諒信實皆請於外傅而肄習之　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學射御。有同又勺音酌○樂六樂詩樂章學之誦之所以養性情也勺美武王之詩象美文王之詩舞勺者歌勺爲節而舞也舞象者歌象爲節而舞也成童十五以上也射五射御五御程子曰射中鵠舞中節御中度皆誠也古之教人以射御象勺所養之意如此○中去聲　二十而冠。始學禮。可以衣裘帛。舞大夏。惇行孝弟。博學不教。內而不出。冠音貫衣去聲○二十曰弱冠加冠也始初也禮五禮衣著也裘皮服冠者成人之道故學五禮冠而後服備故衣裘帛大夏禹樂樂之文武兼備者也惇篤也博廣也博學於文而不教人恐未精也內蓄其德而不暴於外切於爲己也熊氏曰八年教遜讓十年學幼儀則已知孝弟之道矣至此益加以篤行也○加冠之冠如字著音酌暴音僕爲去聲　三十而有室。始理男事。博學無方。孫友視志。孫音遜○三十曰壯陳氏曰室猶妻也男事受田給役也方猶常也遜友順其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尙也○博學無常惟善是師孫友視志惟善是取　四十始仕。方物出謀發慮。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四十曰強方猶對也物猶事也謀謂論理慮謂思患服謂任事從謂從君○朱子曰方物謀慮只是隨事隨處　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七十致事。五十曰艾七十曰老服猶任也上言仕治一官之小事也此言服官政統一官之大政也致事則致還其職事於君矣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於祭祀。納酒漿籩豆葅醢。禮相助奠。姆音茂婉音苑娩音晚枲音洗紝音壬組音祖紃音巡共音供籩音邊葅臻魚切醢音海相去聲○十年不出謂十歲則不出閨門姆女師也婉謂言語柔順娩謂容貌柔順聽謂有所受從謂無所違此皆教以女德也枲麻之有子者執麻枲績事也治絲繭蠶事也紝布帛之屬組亦織也紃似絛古人以置諸冠服縫中者此皆教之學女事以供衣服也祭祀饗先祖也納進也漿醋水也竹曰籩木曰豆醃菜曰葅肉醬曰醢奠薦也禮相助奠謂以禮相長者而助其奠此皆教以祭祀之禮也　十有五年而笄。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上有音又笄音雞○笄簪也婦人不冠以簪固髻而已故謂父母之喪　聘則爲妻。奔則爲妾。聘問也奔趨也謂不待聘而從之妻之爲言齊也以禮聘問得與夫敵體也妾之爲言接也得接見於君子不得與敵體也

○曲禮曰。幼子常視毋誑。立必正方。不傾聽。視同示毋同無誑古況切○曲禮禮記篇名言禮之節目委曲也示猶教也毋不可也誑欺誑也正方謂正向一方傾聽謂側耳以聽常視毋誑教之以誠也立必正方不傾聽教之以敬也

○學記曰。古之教者。家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塾音孰庠音祥術陳氏曰當作州○學記禮記篇名古者二十五家爲閭同在一巷閭巷之學曰塾五百家爲黨黨之學曰庠二千五百家爲州州之學曰序國謂天子之諸侯之都也國之學曰學家塾小學也黨庠州序國學大學也人生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皆教之以人倫而已

○孟子曰。人之有道也。飽食煖衣。逸居而無教。則近於禽獸。

聖人有憂之。使契爲司徒。教以人倫。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契音薛。別必列切。○孟子名軻。字子輿。聖人謂堯也。契人名。司徒官名。倫序也。同門曰朋。同志曰友。別謂各有配偶而不相亂也。朱子曰。人之有道言其皆有秉彝之性也。然無教則亦放逸怠惰而失之。故聖人設官而教之以人倫。亦因其固有者而道之耳。○見滕文篇。

○舜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寬。舜虞帝名。契舜臣名。卽上章堯所命者。五品。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也。敬謂敬其事。敷布也。五教。父子教之以親。君臣教之以義。夫婦教之以別。長幼教之以序。朋友教之以信也。百姓不相愛。由於五品不相遜順。故舜申命契。仍爲司徒。敬以敷五教。而寬以待之。朱子曰。寬只是不急迫。慢慢地養他。

命夔曰。命汝典樂。教胄子。直而溫。寬而栗。剛而無虐。簡而無傲。詩言志。歌詠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諧。無相奪倫。神人以和。胄音宙。諧音鞋。○夔亦舜臣名。典主也。胄長也。自天子至卿大夫之適子也。栗莊敬也。永長也。聲五聲宮商角徵羽也。律十二律。黃鍾太簇姑洗蕤賓夷則無射陽律也。大呂夾鍾仲呂林鍾南呂應鍾陰律也。八音金石絲竹匏土革木也。蔡氏曰。凡人直者必不足於溫。故欲其溫。寬者必不栗。故欲其栗。所以慮其偏而輔翼之也。剛者必至於虐。故欲其毋虐。簡者必至於傲。故欲其毋傲。所以防其過而戒禁之也。教胄子者。欲其如此。而其所以教之之具。則又專在於樂。蓋樂可以養人中和之德。而救其氣質之偏也。心之所之謂之志。心有所之。必形於言。故曰詩言志。旣形於言。必有長短之節。故曰歌永言。旣有長短。則必有高下淸濁之殊。故曰聲依永。旣有長短淸濁。則又必以十二律和之。乃能成文而不亂。所謂律和聲也。人聲旣和。乃以其聲。被之八音而爲樂。則無不諧協。而不相侵亂。失其倫次。可以奏之朝廷。薦之郊廟。而神人以和矣。聖人作樂。以養性情。育人材。事神祇。和上下。其體用功效。廣大深切。乃如此。今皆不復見矣。可勝歎哉。○適音的。徵音止。簇音族。洗鮮上聲。蕤如追切。射音亦。○見舜典。

○周禮。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周禮。周公致太平之書也。大司徒。教官之長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物猶事也。興猶擧也。謂以鄉三事教成萬民。鄕大夫論其賢者能者。以鄕飮酒禮。尊之爲賓。而獻其書於王也。一曰六德。知。仁。聖。義。忠。和。知音智。○德者。理之得於心者也。知。識事理。爲智。事理通明。爲聖。仁者。心之德。愛之理。義者。心之制。事之宜。盡己之心爲忠。心無乖戾爲和。二曰六行。孝。友。睦。婣。任。恤。行去聲。睦音目。任去聲。○行者。理之見於行者也。孝謂善事父母。友謂善於兄弟。睦謂親於九族。婣謂親於外親。任謂信於朋友。恤謂賑於憂貧。○見去聲。下行如字。賑音振。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藝者。理之寓於事者也。禮有五。曰吉凶軍賓嘉。樂有六。曰雲門咸池大韶大夏大濩大武。射有五。曰白矢參連剡注襄尺井儀。御有五。曰鳴和鸞逐水曲過君表舞交衢逐禽左。書有六。曰象形會意轉注指事假借諧聲。數有九。曰方田粟布衰分少廣商功均輸盈朒方程勾股。禮以制中。樂以道和。射以觀德行。御以正馳驅。書以見心畫。數以盡物變。皆至理所寓。而日用不可缺者也。眞氏曰。三物之教。先以德行。而次以六藝者。卽孔子行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濩音護。剡音閃。襄音讓。衰初加切。朒女六切。以鄕八刑。糾萬民。一曰不孝之刑。二曰不睦之刑。三曰不婣之刑。四曰不弟之刑。五曰不任之刑。六曰不恤之刑。七曰造言之刑。八曰亂民之刑。糾音九。弟去聲。造音皂。○糾謂察而正之。造言。造爲妖妄之言也。亂民。挾邪道以惑民也。或問八刑無不友之刑何也。朱子曰。不須如此看。但看古人教法如何。而今無矣。○見地官。

○王制曰。樂正崇四術。立四教。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造音皂。○王制禮記篇名。樂正掌教之官。崇尚也。四術謂詩書禮樂。四教謂春夏秋冬。順依也。造成也。陳氏曰。古人之教。雖曰四時各有所習。其實亦未必截然棄彼而習此。恐亦互言耳。非春秋不可教詩書。冬夏不可教禮樂也。

○弟子職曰。先生施教。弟子是則。溫恭自虛。所受是極。弟子職。管子篇名。管仲所著者。先生。師也。稱師曰先生。以先己而生也。自稱曰弟子者。尊師如父兄也。則效。溫和。恭遜也。自虛。心不自滿也。朱子曰。所受是極。謂受業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見善從之。聞義則服。溫柔孝弟。毋驕恃力。毋同無。○服猶行也。柔巽順也。孝謂善事父母。弟謂善事兄長。驕則侮人。恃力則陵人。非汎愛衆也。志毋虛邪。行必正直。游居有常。必就有德。行去聲。○心之所之謂之志。身之所行謂之行。虛謂虛僞。常謂常所。就有德。親仁也。顔色整齊。中心必式。夙興夜寐。衣帶必飭。飭音赤。○式敬。夙早。飭整也。顔色整齊。敬見乎外也。中心必式。敬存乎中也。夙興夜寐。勤以檢身也。衣帶必飭。謹以檢身也。此三節。言力行之事。朝益暮習。小心翼翼。一此不懈。是謂學則。懈音戒。○益增也。翼翼敬也。朝益暮習。勤以務學也。小心翼翼。敬以務學也。此學文之事。一專一也。懈怠也。則法也。通結上文。

○孔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謹而信。汎愛衆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孔子名丘。字仲尼。朱子曰。謹者。行之有常也。信者。言之有實也。汎廣也。衆謂衆人。親近也。仁謂仁者。餘力猶言暇日。以用也。文謂詩書六藝之文。程子曰。爲弟子之職。力有餘則學文。不修其職而先文。非爲己之學也。○見論語學而篇。

○興於詩。此章之首。當有孔子曰三字。而略之者。蒙上章也。他皆倣此。朱子曰。興起也。詩本人情。有邪有正。其爲言旣易知。而吟詠之間。抑揚反覆。其感人又易入。故學者之初。所以能興起其好善惡惡之心。而不能自已者。必於此而得之。立於禮。朱子曰。禮以恭敬辭遜爲本。而有節文度數之詳。可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故學者之中。所以能卓然自立。而不爲事物之所搖奪者。必於此而得之。成於樂。朱子曰。樂有五聲十二律。更唱迭和。以爲歌舞八音之節。可以養人之性情。而蕩滌其邪穢。消融其渣滓。故學者之終。所以至於義精仁熟。而自和順於道德者。必於此而得之。是學之成也。又曰。按內則十歲學幼儀。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後學禮。則此三者。非小學傳授之次。乃大學終身所得之難易先後淺深也。○見泰伯篇。

○樂記曰。禮樂不可以斯須去身。樂記。禮記篇名。斯須。一離一合之頃也。去。離也。禮樂。治身之本。故不可斯須離之。

○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之已學矣。易音亦。○子夏。孔子弟子。姓卜名商。朱子曰。賢人之賢。而易其好色之心。好善有誠也。致猶委也。委致其身。謂不有其身也。四者皆人倫之大者。而行之必盡其誠。學求如是而已。故子夏言有能如是之至。雖或以爲未嘗爲學。我必謂之已學也。○按立教明倫敬身三者。小學之綱也。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心術威儀衣服飮食九者。小學之目也。而立教則教此而已。或乃外是立說。誤矣。○見學而篇。

小學集註卷之一

小學集註卷之二

內篇

明倫第二

明明之也倫人倫也其目有五明父子之親明君臣之義明夫婦之別明長幼之序明朋友之交凡百八章

○孟子曰設爲庠序學校以教之皆所以明人倫也設立也庠以養老爲義序以習射爲義校以教民爲義皆鄉學也學國學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稽聖經訂賢傳述此篇以訓蒙士訂丁定切傳去聲○稽考也訂評議也聖人之書曰經賢人之書曰傳

內則曰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拂髦冠緌纓端韠紳搢笏左右佩用偪屨著綦盥音管漱音嗽櫛則瑟切縰音洒笄音雞髦音毛緌如追切韠音畢搢音晉偪音逼屨音句著音酌綦音忌○咸皆也盥洗手也漱漱口也櫛梳也縰韜髮作髻者黑繒爲之笄簪也總束髮飾髻者練繒爲之拂髦謂拂去髦上之塵緌者纓之餘纓者冠之系端玄端服韠蔽膝也紳大帶也搢插也插笏於大帶所以記事也左右佩用謂身之兩旁佩帨巾小刀之類以備用也偪邪幅也纏足至膝者屨鞋也著猶結也綦鞋口帶也在首則櫛縰加緌加笄加總拂髦著冠結纓垂緌在身則服玄端著韠加紳搢笏佩用在足則縛偪納屨著綦各以次第施之司馬溫公曰孫事祖父母同劉氏曰髦謂生子三月則剪其胎髮爲鬌帶之于首男左女右逮其冠笄也則采飾之加於冠不忘父母生育之恩也父母喪則去之○繒音層絹也玄端色玄兩被端方著音酌纓音纂鬌音采

婦事舅姑如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櫛縰笄總衣紳左右佩用衿纓綦屨衿巨禁切○夫之父曰舅夫之母曰姑衣紳著衣而加紳也佩用鍼線之類衿結也纓香囊也恐身有穢氣觸尊者故佩之司馬溫公曰孫婦同以適父母舅姑之所適往也所寢室也及所下氣怡聲問衣燠寒疾痛苛癢而敬抑搔之出入則或先或後而敬扶持之燠音郁苛音疴癢音養抑音益搔音騷○燠熱也苛疥也低下其氣怡悅其聲問衣之燠將減之也問衣之寒將加之也疾痛則抑按苛癢則搔爬出入則或前以扶持之或後以扶持之一出於敬也○爬音琶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奉音捧槃音盤沃音屋○槃承盥水者沃盥注水而盥也授進也巾拭手者問所欲而敬進之柔色以溫之父母舅姑必嘗之而後退溫去聲○所欲意之所欲食者陳氏曰溫承藉也謂以和柔之顏色承藉尊者之意○藉音謝男女未冠笄者雞初鳴咸盥漱櫛縰拂髦總角衿纓皆佩容臭昧爽而朝問何食飲矣若已食則退若未食則佐長者視具冠音貫朝音潮佐去聲○男未冠女未笄皆幼者總角束髮爲角也臭香物也助爲容飾故曰容臭以纓佩之昧晦也爽明也謂欲明未明之時朝猶見也佐助也視具謂察視饌具寒煖之節

○凡內外雞初鳴咸盥漱衣服斂枕簟灑掃室堂及庭布席各從其事衣去聲簟徒點切○此亦內則之文而不言者蒙上章也他皆放此內外婢僕之輩斂收也枕簟謂尊者之枕簟布設也席謂尊者之坐席各從其事若女服事於內男服事於外是矣

○父母舅姑將坐奉席請何鄉將衽長者奉席請何趾少者執牀與坐御者舉几斂席與簟縣衾篋枕斂簟而襡之奉音捧鄉音向衽音稔趾音止縣音懸篋音怯襡音獨○將衽謂將設臥席趾足也牀謂安坐之牀御者謂侍奉之人衾被也篋以竹爲之襡以布爲之設坐席則問面向何方設臥席則問足向何方臥而起則執牀以與之坐舉几以與之憑席與簟則收斂之衾則束而縣之枕則以篋貯之簟既斂而又以襡韜之者以臥則簟在席上尤當敬也將坐奉席亦長者斂席以下皆侍者○貯音杜父母舅姑之衣衾簟席枕几不傳杖屨祗敬之勿敢近敦牟卮匜非餕莫敢用與恆食飲非餕莫之敢飲食祗音支敦音對牟音謀卮音支匜音移餕音俊○傳移也衣衾簟席枕几每日置之有常處不得輒移置他處也近謂挨逼之杖屨服御之重者尤須恭敬不敢挨逼之也敦牟皆盛黍稷之器卮酒器匜盛水漿之器食餘曰餕與及也恆常也尊者所用之器非食其餘則不敢用之所常飲食之物非食之餘者則不敢飲食之○盛平聲

○在父母舅姑之所有命之應唯敬對進退周旋愼齊唯音委齊則皆反○應唯應以速也敬對對以敬也進退周旋愼齊言一進一退之時周回旋轉之際必謹愼齊莊也升降出入揖遊不敢噦噫嚏咳欠伸跛倚睇視不敢唾洟噦於決切噫音隘嚏音帝咳邱蓋切跛音庇睇音第唾吐涴切洟音替○升降以堂階言出入以門戶言揖謂進而前其身略俯如揖也遊謂退而後其身微抑而揚也噦嘔逆聲噫食飽聲嚏噴嚏咳咳嗽氣乏則欠體疲則伸偏任爲跛依物爲倚睇視邪視也唾出於口洟出於鼻噦噫嚏咳則聲不恭欠伸跛倚睇視則貌不恭唾洟則聲貌俱不恭故升降出入揖遊之頃皆不敢寒不敢襲癢不敢搔不有敬事不敢袒裼不涉不撅褻衣衾不見裏襲音習搔音騷袒音但裼音昔撅音厥褻音屑見音現○亦爲不恭也襲謂重衣敬事謂習射袒裼露臂也涉謂涉水撅謂褰裳也非習射則不敢露臂非涉水則不敢褰裳褻猶近也褻衣衾謂近身之衣衾其裏有穢故不見○重直容反褰音牽揭也父母唾洟不見冠帶垢和灰請漱衣裳垢和灰請澣衣裳綻裂紉箴請補綴見音現垢音苟漱音搜澣音緩紉尼隣切箴音針綴贅拙二音○不見謂刷去之垢塵垢也和湯漬也手洗曰漱足洗曰澣上服曰衣下服曰裳以線貫針曰紉少事長賤事貴共帥時帥音率○賤謂婢僕之輩共皆也帥循也時是也謂皆循是禮而行之

○曲禮曰凡爲人子之禮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凊七姓切○溫以致其煖如溫被之類凊以致其涼如扇枕之類定以安其寢省以問其安出必告反必面所遊必有常所習必有業恆言不稱老告音谷○告啓也反還也面猶見也常猶方也陳氏曰遊有常身不他往也習有業心不妄用也恆言平常言語也自以老稱則父母爲過於老矣不稱老欲安父母之心也

○禮記曰孝子之有深愛者必有和氣有和氣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孝子如執玉如奉盈洞洞屬屬然如弗勝如將失之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也奉音捧屬音竹勝音升○此禮記祭義之篇不曰祭義而曰禮記者以其言孝非言

祭也餘皆放此愉悅之色見於面婉順之容見於身盈滿也洞洞質慤貌屬屬專一貌勝當也言敬親常如執玉奉盈恐不能當其重滿而且將覆墜也若夫嚴肅威重儼正謹恪乃以上臨下之敬耳豈事親之道哉陳氏曰和氣愉色婉容皆愛心之所發如執玉如奉盈如弗勝如將失之皆敬心之所存愛敬兼至乃孝子之道○曲禮曰凡爲人子者居不主奧坐不中席行不中道立不中門主當也室西南隅爲奧尊者所居也食饗不爲槩祭祀不爲尸食音似饗音享槩音蓋○食饗如延客奉祭之類槩量也槩具之多少當順親意不得自限量也尸神像也父主祭而子爲尸是父拜子也故不爲聽於無聲視於無形親雖未言亦聽之恐言而不及聞也親雖未動亦視之恐動而不及見也以上言尊親之事不登高不臨深不苟訾不苟笑訾音紫○苟苟且訾毀也登高臨深危道也苟訾苟笑辱道也此言愛身之事邵氏曰爲子之道既當自卑以尊其親又當自重以愛其身○孔子曰父母在不遠遊遊必有方朱子曰遠遊則去親遠而爲日久定省曠而音問疏不惟己之思親不置亦恐親之念我不忘也遊近遊也遊必有方如已告云之東則不敢更適西欲親必知己之所在而無憂召己則必至而無失也范氏曰子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孝矣○見論語里仁篇○曲禮曰父母存不許友以死死謂患難相死親在而以死許人是忘親矣黃氏曰許友以死雖父母不在亦不可○禮記曰父母在不敢有其身不敢私其財示民有上下也有猶專也卽許友以死之謂示猶教也有上下卑當統於所尊也父母在饋獻不及車馬示民不敢專也自此遺彼曰饋自下奉上曰獻車馬物之重者故不敢專之以饋獻○遺音位○見坊記○內則曰子婦孝者敬者父母舅姑之命勿逆勿怠子而孝敬父母必愛之婦而孝敬舅姑必愛之然不可恃愛而於命或逆或怠也逆謂不順怠謂不勤若飮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飮去聲食音似耆音視○耆欲皆好也待謂待尊者察己不好而改命焉然後去之○去上聲加之事人代之己雖不欲姑與之而姑使之而後復之姑且也使教也陳氏曰尊者任之以事己既爲之矣或念其勞又使人代爲己雖不以爲勞而不欲人代然必順尊者之意且與之若慮其爲之不如己意且教之及其果不能而後己復爲之黃氏曰此兩節皆明勿逆勿怠之意○子婦無私貨無私畜無私器不敢私假不敢私與畜養牲也假借人也與與人也鄭氏曰此言家事統於所尊而不敢專也婦或賜之飮食衣服布帛佩帨茝蘭則受而獻諸舅姑舅姑受之則喜如新受賜帨音稅茝昌改切○或賜之謂私親兄弟與之也佩雜佩鍼線之類帨帨巾茝蘭皆香草輔氏曰新初也如初受兄弟之賜也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藏以待之反賜之謂舅姑不受而復與之不得命不允其辭也如更受賜如再受舅姑之賜也待之者待舅姑之乏乏而獻之也○乏去聲婦若有私親兄弟將與之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後與之復扶又切故爲句○故卽反賜之物也亦必再請於舅姑卽許然後與之黃氏曰不敢私受故獻諸舅姑不敢私與故復請其故○曲禮曰父召無諾先生召無諾唯而

起唯音委○諾應之則緩唯應之速士相見禮曰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士相見禮儀禮篇名大人卿大夫也視面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抱懷抱也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視面察其納己言也毋改謂見答之間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嫌懈惰不虛心也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皆若是視之儀無異也若父則遊目毋上於面毋下於帶上上聲○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故所視差廣目觀安否何如也記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視足伺其行也視膝伺其起也○禮記曰父命呼唯而不諾手執業則投之食在口則吐之走而不趨唯音委○父命呼爲父命所呼也唯諾皆應也而唯速於諾走趨皆步也而走速於趨親老出不易方復不過時親癠色容不盛此孝子之疏節也復音伏癠音薺○易改也不易方如已告云東往則不敢更適西也復還也不過時如已告云晝還則不敢更至暮也癠病也色容不盛有憂色也孝子之事親無所不至此特其疏略之禮節耳父沒而不能讀父之書手澤存焉爾母沒而杯圈不能飮焉口澤之氣存焉爾圈區員切○不能猶不忍父母沒而澤猶存故不忍方氏曰書書策也杯圈飮食器也手澤汗之所漬也口澤津之所漬也口有氣焉故又以氣言之○漬音恣○見玉藻篇○內則曰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甚愛之雖父母沒沒身敬之不衰婢子婢所生者若及也庶子庶孫庶母所出者父母所愛當終身敬之非特愛之而已子有二妾父母愛一人焉子愛一人焉由衣服飮食由執事毋敢視父母所愛雖父母沒不衰由自也視比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說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說音悅○宜猶善也出謂出其妻應氏曰父母以爲善子情雖替而夫婦之禮亦不可不行焉○曾子曰孝子之養老也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飮食忠養之養去聲樂音洛處上聲○曾子孔子弟子名參字子輿老及四其字皆指親而言樂其心怡悅其心也不違其志承順其志也方氏曰怡聲以問所以樂其耳且柔色以溫所以樂其目昏定所以安其寢晨省所以安其處忠者盡己之心也是故父母之所愛亦愛之父母之所敬亦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父母所愛之犬馬猶愛之況父母所愛敬之人乎○見祭義篇○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介婦請於冢婦老謂傳家事於冢婦非以年計也冢婦長婦也祭祀賓客禮之大者猶必咨稟而後行焉介婦衆婦也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友當作敢○言舅姑以事使冢婦既不可怠於事又不敢恃舅姑之命而無禮於介婦也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

冢婦。不敢並行。不敢並命。不敢並坐。（耦音偶○敵相抗也。耦相並也。命出令也。言舅姑若以事使介婦。亦不敢恃此而與冢婦相抗。並非惟任事不敢抗並。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凡婦未命適私室。不敢退。婦將有事。大小必請於舅姑。（凡婦。通冢婦介婦言。私室。婦之室。蓋婦侍舅姑。不命之退。不敢退也。事。謂私事。）○適子庶子。祇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雖衆車徒。舍於外。以寡約入。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適音的。舍去聲。○適子。謂父及祖之適子。是小宗也。庶子。謂適子之弟。宗子。謂大宗子。宗婦。謂大宗子之妻。祇。敬也。徒。從人也。舍。置也。寡。少也。約。省也。入。亦謂入宗子之家。加。高也。言非惟不敢以富貴入宗子之家。凡內外父兄宗族。皆不敢以此加之。○從去聲。）○曾子曰。父母愛之。喜而弗忘。父母惡之。懼而無怨。父母有過。諫而不逆。（朱子曰。諫而不逆。謂委曲作道理以諫。不唐突以觸父母之怒也。○見祭義篇。）○內則曰。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說則復諫。（說音悅。復扶又切。○吳氏曰。下。怡。柔。皆和順之意。蓋諫易至於犯。故欲和順也。入。納也。起者。悚然興起之意。）不說。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說。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說音悅。孰同熟。○萬二千五百家爲鄉。五百家爲黨。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閭。熟諫。謂純熟殷勤而諫。疾。惡也。諫而父母不說。其罪輕。不諫而父母得罪於人。其罪重。二者之間。寧可熟諫。）○曲禮曰。子之事親也。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之。（號平聲。○將以感動親心。庶或能聽也。）○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詈。疾止復故。（矧矢引切。詈音利。○櫛。梳髮也。翔。張拱也。惰。戲謾也。變。猶易也。貌。謂色也。齒見曰矧。怒罵曰詈。孝子之事親。病則致其憂。不櫛。憂不爲飾也。不翔。憂不爲容也。不惰。憂不爲謔也。不御。憂不爲樂也。不變味。憂不擇食也。不變貌。憂不多飲也。大笑則見矧。怒甚則至詈。亦爲忘憂。故戒之。復故。復常也。疾止則憂散。故復常。）○君有疾飲藥。臣先嘗之。親有疾飲藥。子先嘗之。（嘗。謂度其所堪。○度音鐸。）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呂氏曰。醫至三世。活人多矣。用藥熟矣。然後服之。謹疾之道也。方氏曰。經之所言。道其常而已。非世傳而自得。未及三世。固在所取也。）○孔子曰。父在觀其志。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行去聲。○朱子曰。父在。子不得自專。而志則可知。父沒。然後其行可見。故觀此足以知其人之善惡。然又必能三年無改於父之道。乃見其孝。不然。則所行雖善。亦不得爲孝矣。○見學而篇。）○內則曰。父母雖沒。將爲善。思貽父母令名。必果。將爲不善。思貽父母羞辱。必不果。（貽。遺也。令。善也。果。謂果決爲之。○遺去聲。）○祭義曰。霜露既降。君子履之。必有悽愴之心。非其寒之謂也。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如將見之。（悽音妻。愴音創。濡音儒。怵音出。惕他歷切。○祭義。禮記篇名。此言君子感時思親也。履。踐也。悽愴。悲傷貌。濡。沾溼也。怵惕。驚動貌。見之。謂見其親。履霜露而悽愴。故祭於秋。履雨露而怵惕。故祭於春。）○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夫音扶。○祭統。禮記篇名。統猶本也。具者。供祭之物。國之祭。卿大夫相君。命婦相夫人。家之祭。衆子相宗子。備外官也。衆婦相宗婦。備內官也。官既備。則事無闕矣。）○君子之祭也。必身親涖之。有故則使人可也。（涖音利。○涖。臨也。必身親臨之者。致其如在之誠也。輔氏曰。有故。謂疾病或不得已之事。己既不克與。而時又不可失。則使他人攝之可也。）○祭義曰。致齊於內。散齊於外。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耆。齊三日。乃見其所爲齊者。（齊莊皆切。散上聲。處上聲。樂五教切。耆音視。爲去聲。○齊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致齊於內。若心不苟慮之類。散齊於外。若不飲酒不茹葷之類。樂。好也。耆。欲也。五其字。及所爲。皆指親而言。）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還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嘆息之聲。（僾音愛。還音旋。愾開代切。○陳氏曰。入室。入廟堂也。僾然。彷彿之貌。見乎其位。如見親之在神位也。周旋出戶。謂薦俎酌獻之時。行步周旋之間。或自戶內而出也。肅然。儆惕之貌。容聲。舉動容止之聲也。出戶而聽。祭畢而出聽也。愾然。大息之聲也。）是故先王之孝也。色不忘乎目。聲不絕乎耳。心志耆欲不忘乎心。（輔氏曰。先王能存其心。故親之容色。自不忘乎目。親之聲音。自不絕乎耳。親之心志耆欲。自不忘乎心。）致愛則存。致愨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愨音確。○陳氏曰。致愛。極其愛親之心也。致愨。極其敬親之誠也。存。以上文三者不忘而言。著。以上文見乎其位以下三者而言。輔氏曰。著存不忘乎心。則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夫安得不敬乎。）○曲禮曰。君子雖貧。不粥祭器。雖寒。不衣祭服。爲宮室不斬於丘木。（粥音育。衣去聲。○粥。賣也。丘。墓也。君子寧其身之困。而不忍慢其先。孝敬之至也。）○王制曰。大夫祭器不假。祭器未成。不造燕器。（假。借也。大夫有田祿。祭器當自具。故不假。造。爲也。燕器。自奉之器。祭器未成則不造。先神而後己也。）○孔子謂曾子曰。身體髮膚。受之父母。不敢毀傷。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揚名於後世。以顯父母。孝之終也。（膚。皮也。身體。言其大。髮膚。言其小。道者。當然之理。身不苟安。而行必由道。則己之名揚於後世。而父母之名亦顯矣。）夫孝始於事親。中於事君。終於立身。（夫音扶。○此孝之終始也。○見孝經開宗明義章。）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愛敬盡於事親。而德教加於百姓。刑於四海。此天子之孝也。（惡去聲。○刑。儀法也。）

眞氏曰孝者不出乎愛敬而已推愛親之心以愛人而無所疾惡推敬親之心以敬人而無所慢易則躬行於上而德教自刑於下天下之人無不皆愛敬其親矣此大孝尊親之事○見天子章在上不驕。高而不危。制節謹度。滿而不溢。然後能保其社稷。而和其民人。此諸侯之孝也。溢音逸○制節自制於禮節也謹度謹守法度也貴爲國君可謂高矣富有千乘可謂滿矣高則易危在上不驕故不危滿則易溢制節謹度故不溢社土神稷穀神惟諸侯得祭之民謂庶民人謂在位者此下三節其次弗辱之事○見諸侯章非先王之法服不敢服。非先王之法言不敢道。非先王之德行不敢行。然後能保其宗廟。此卿大夫之孝也。德行之行去聲○法法度也道言也宗程子曰言人宗於此而祭祀也卿大夫有家家必有廟故言保宗廟○見卿大夫章以孝事君則忠。以敬事長則順。忠順不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此士之孝也。移事親之孝以事君則忠矣移事親之敬以事長則順矣上卽君長也士有田祿以奉祭祀故言守祭祀○見士章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謹身節用。以養父母。此庶人之孝也。養去聲○朱子曰用天之道因地之利謂依時及節耕種田土謹身謂不作非爲不犯刑憲節用謂省使儉用不妄耗費人能行此則身安用足有以奉養其父母使父母穩快樂方是孝順雖是父母不存亦須如此方能保守父母產業不至破壞乃爲孝順若父母生存不能奉養父母亡沒不能保守便是不孝之人天所不容地所不載幽爲鬼神所責明爲官法所誅不可不深戒也此其下能養之事故自天子至於庶人。孝無終始。而患不及者。未之有也。孝之終始見上文事親而不能有終有始災及其身必矣○見庶人章孔子曰。父母生之。續莫大焉。君親臨之。厚莫重焉。是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者。謂之悖德。不敬其親而敬他人者。謂之悖禮。續音俗悖音佩○悖猶逆也眞氏曰父母生我者也我則嗣續乎父母者天性之恩孰大焉君之臨臣父之臨子所以治而教之也其厚乎我孰重焉合君親而並言以見君臣之義一也○見聖治章○孝子之事親。居則致其敬。養則致其樂。病則致其憂。喪則致其哀。祭則致其嚴。五者備矣。然後能事親。養去聲樂音洛○致極也樂謂愉色婉容人子事親之心自始至終無一毫之不盡可謂孝矣事親者。居上不驕。爲下不亂。在醜不爭。居上而驕則亡。爲下而亂則刑。在醜而爭則兵。三者不除。雖日用三牲之養。猶爲不孝也。醜音丑養去聲○驕矜肆亂悖逆醜同類爭爭鬪亡滅亡刑刑戮也兵謂以兵刃相加除去也三牲牛羊豕也三者不除烖將及親其爲不孝大矣口體之奉豈足贖哉○見紀者行章○孟子曰。世俗所謂不孝者五。惰其四支。不顧父母之養。一不孝也。博弈好飮酒。不顧父母之養。二不孝也。好貨財。私妻子。不顧父

母之養。三不孝也。從耳目之欲。以爲父母戮。四不孝也。好勇鬪很。以危父母。五不孝也。養去聲弈音亦好去聲下同從音縱戮音六很下懇切○四支手足也顧猶念也博局戲弈圍棋私偏私從縱恣也欲謂耳欲聲目欲色也戮羞辱很忿戾也新安陳氏曰五不孝之序從輕漸說到重○見離婁篇○曾子曰。身也者。父母之遺體也。行父母之遺體。敢不敬乎。居處不莊。非孝也。事君不忠。非孝也。莅官不敬。非孝也。朋友不信。非孝也。戰陳無勇。非孝也。五者不遂。烖及其親。敢不敬乎。處上聲莅音利陳音陣烖同災○行猶奉也莅臨也交兵曰戰制行伍曰陣遂成也曰莊曰忠曰敬曰信曰勇皆持身以敬也一有不敬小則辱親大則禍親矣○見祭義篇○孔子曰。五刑之屬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也墨者刺面劓者割鼻剕者刖足宮者去勢大辟死刑按書呂刑墨屬千劓屬千剕屬五百宮屬三百大辟之屬二百凡三千條刑所以罰惡惡莫大於不孝故罪亦莫大於不孝○劓音乂剕音肺辟音闢○見孝經五刑章

右明父子之親

禮記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沐浴。史進象笏。書思對命。旣服。習容。觀玉聲。乃出。齊莊皆切觀音貫○適往也公所君所也宿前期也史掌文史者笏者忽也書事以備忽忘者也思謂所思告君者對謂所擬對君也命謂君命三者皆書於笏有進思盡忠之意焉旣服著朝服畢也容貌儀觀佩玉之聲點檢不至則失色於人故預習之○見玉藻篇○曲禮曰。凡爲君使者。已受命。君言不宿於家。爲去聲使去聲○君言卽君命受命卽行敬君也君言至則主人出拜君言之辱。使者歸則必拜送於門外。使去聲○出謂出門辱者屈辱君命之臨也陳氏曰至則拜命歸則拜送皆敬君也若使人於君所。則必朝服而命之。使者反則必下堂而受命。使者之使去聲○反還也朝服而遣使下堂而受命皆敬君也○論語曰。君召使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躩匾若切○朱子曰擯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勃變色貌躩盤辟貌皆敬君命故也○辟音壁揖所與立。左右手。衣前後。襜如也。襜赤占切○朱子曰所與立謂同爲擯者也揖左人則左其手揖右人則右其手襜整貌趨進翼如也。朱子曰疾趨而進張拱端好如鳥舒翼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朱子曰紓君敬也○此一節記孔子爲君擯相之容○紓音舒○入公門。鞠躬如也。如不容。朱子曰鞠躬曲身也公門高大而若不容敬之至也立不中門。行不履閾。閾音役○朱子曰中門中於門也閾門限也謝氏曰立中門則當尊行履閾則不恪過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朱子曰位君之虛位君雖不在過之必敬不敢以虛位而慢之也言似不足不敢肆也攝齊升堂。鞠躬如也。屛氣似不息者。齊音咨屛

也。禮。將升堂。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屏。藏也。息。鼻息出入者也。近至尊。氣容肅也。○縫音奉。摳。區侯切。音丙。○朱子曰。攝。摳也。齊。衣下縫出降一等。逞顏色。怡怡如也。沒階。趨翼如也。復其位。踧踖如也。踧子六切。踖音積。○朱子曰。等。階之級也。逞。放也。漸遠所尊。舒氣改顏。怡怡。和悅也。沒階。下盡階也。趨。走就位也。踧踖。恭敬不寧之貌。復位踧踖。敬之餘也。此一節。記孔子在朝之容。○皆見鄉黨篇。

○禮記曰。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句賜。陳氏曰。君賜。及門。既拜受矣。明日又乘服詣君所而拜謝其賜。敬之至也。君未有命。弗敢即乘服也。輔氏曰。君雖賜之而未有命使之乘服。則亦不敢即乘服也。意者古之人君賜臣下以車服。又必命之乘服與。○見玉藻篇。

○曲禮曰。賜果於君前。其有核者。懷其核。核。胡得切。○木實曰果。果實曰核。懷之。敬君賜也。

○御食於君。君賜餘。器之溉者不寫。其餘皆寫。溉音蓋。○御食。侍食也。餘。謂食之餘者。溉。洗滌也。陶器木器。可以洗滌。則就本器食之。若萑竹所織之器。不可洗滌。則傾寫於別器而食之。陳氏曰。不欲口澤之瀆也。

○論語曰。君賜食。必正席先嘗之。君賜腥。必熟而薦之。君賜生。必畜之。畜音旭。○朱子曰。食恐或餕餘。故不以薦。正席先嘗。如對君也。言先嘗。則餘當頒賜矣。腥。生肉。熟而薦之祖考。榮君賜也。畜之者。仁君之惠。無故不敢殺也。○餕音俊。

○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飯。音反。○祭。謂祭先代始爲飲食之人。朱子曰。侍食者。君祭則己不祭而先飯。若爲君嘗食然。不敢當客禮也。○爲去聲。

○疾君視之。東首。加朝服。拖紳。首去聲。拖。待可切。○朱子曰。東首。以受生氣也。病臥不能著衣束帶。又不可以褻服見君。故加朝服於身。又引大帶於上也。○著音酌。

○君命召。不俟駕行矣。朱子曰。急趨君命。行出而駕車隨之。此四條。皆記孔子事君之禮。

○吉月。必朝服而朝。朝音潮。○朱子曰。吉月。月朔也。孔子在魯致仕時如此。○皆見鄉黨篇。

○孔子曰。君子事君。進思盡忠。退思補過。將順其美。匡救其惡。故上下能相親也。真氏曰。將。猶承也。匡。正也。進謂入見其君。則思盡己之忠。退謂出適私室。則思補君之過。無一時一念之不在君也。有善焉。承順之。使之益進於善。有惡焉。正救之。使之潛消其惡。此愛君之至也。臣以忠愛而親其君。君亦諒其忠愛而親之。○見孝經事君章。

○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朱子曰。二者皆理之當然。各欲自盡而已。○見論語八佾篇。

○大臣以道事君。不可則止。朱子曰。以道事君者。不從君之欲。不可則止者。必行己之志。又曰。不可則止。謂不合則去也。○見先進篇。

○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子路。孔子弟子。姓仲名由字子路。朱子曰。犯謂犯顏諫爭。○爭去聲。○見憲問篇。

○鄙夫可與事君也與哉。下與音于。○與哉疑辭。朱子曰。鄙夫。庸惡陋劣之稱。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何氏曰。患得之。謂患不能得之。新安陳氏曰。得。謂得富貴權利。苟患失之。無所不至矣。朱子曰。小則吮癰舐痔。大則弒父與君。皆生於患失而已。○吮徂兗切。舐音指。痔丈几切。○見陽貨篇。

○孟子曰。責難於君。謂之恭。陳善閉邪。謂之敬。吾君不能。謂之賊。范氏曰。人臣以難事責於君。使其君爲堯舜之君者。尊君之大也。開陳善道。以禁閉君之邪心。惟恐其君或陷於有過之地者。敬君之至也。謂其君不能行善道而不以告者。賊害其君之甚也。○見離婁篇。

○有官守者。不得其職則去。有言責者。不得其言則去。朱子曰。官守。以官爲守者。言責。以言爲責者。○見公孫丑篇。

○王蠋曰。忠臣不事二君。烈女不更二夫。蠋音蜀。更平聲。○蠋。齊之晝邑人。忠義之臣。終始一心。貞烈之女。始終一志。不以利害易。不以死生變。按通鑑。燕將樂毅破齊。聞蠋賢。使請蠋。蠋拒之。以此遂自經死。○見戰國策。

右明君臣之義

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非受幣。不交不親。行媒。謂媒氏之往來。名。謂男女之名。幣。幣帛也。故日月以告君。齊戒以告鬼神。爲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以厚其別也。別必列切。○日月。謂取婦之期。鬼神。謂先祖。僚。同官者。友。同志者。厚其別。重其有別之禮也。取妻不取同姓。故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取音娶。○不取同姓。爲其近禽獸。卜者。卜其吉凶也。

○士昏禮曰。父醮子。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不敢忘命。醮焦去聲。迎去聲。相去聲。勗音旭。帥音率。○士昏禮。儀禮篇名。酌而無酬酢曰醮。蓋醮子以親迎也。相。助也。妻所以助夫。故謂之相。宗事。宗廟之事。勗。勉也。帥。倡也。母曰先妣。蓋古稱也。先妣之嗣。謂婦代姑祭也。若。爾也。有常。始終以敬也。諾應辭。堪。能也。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無違命。無毋通。下同。○夙。早也。違。逆也。命謂舅姑之命。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衿音琴。○衿。衣帶。帨。佩巾。違。乖也。宮事。謂閫內之事。○閫苦本切。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鞶。衿音琴。○庶母。父妾。鞶。大帶。申。重。宗。尊。愆。過也。不違命。不違宮事。則無過矣。視衿鞶者。欲其常睹之以憶父母之言而不忘也。真氏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曰戒之敬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禮記曰。夫昏禮。萬世之始也。取於異姓。所以附遠厚別也。幣必誠。辭無不腆。告之以直信。信事人也。信婦德也。一與之齊。終身不改。故夫死不嫁。夫音扶。取音娶。遠去聲。別必列切。腆他典切。○有夫婦然後有父子。父子所以傳世。故曰萬世之始。附。託也。託於遠嫌之義也。厚別。所以重其有別之禮。不欲相褻也。幣所以將意。辭所以道情。腆。猶善也。幣誠而不濫惡。辭腆而不輕瀆。是欲告戒其婦者。以正直誠信也。婦人。事人者也。信者事人之道。婦人之德。故以是告戒之。齊。謂共牢而食。合巹而酳。不改。謂不改而他適。方氏曰。信而無僞則直在其中矣。○牢。牲也。巹音謹。瓢也。酳音孕。飲也。男子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也。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迎去聲。先去聲。○先。倡導也。馬氏曰。男子親迎而男先於女者。剛先於柔之義也。豈獨婚姻之際如此。天造始而地代終。君主倡而臣主和。亦此義也。執摯以相見。敬章別也。男女

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然後義生義生然後禮作禮作然後萬物安無別無義禽獸之道也。摯音至別必列切○昏禮摯用鴈章明也執鴈以相見行敬以明別也男女無別則淫僻之罪多而父子之恩薄故必男女有別然後父子親父子親則義生禮作措之家國天下而萬物各安其所矣朱子曰漢武帝溺於聲色遊燕後宮父子不親遂至戾太子之變此亦夫婦無別而父子不親之一證○見郊特牲篇　○取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取音娶○娶妻以代父母有可感傷者故不舉樂○見曾子問篇　○昏禮不賀人之序也。序猶代也在子則代父在婦則代母故不賀○見郊特牲篇　○內則曰禮始於謹夫婦爲宮室辨內外男子居外女子居內深宮固門閽寺守之男不入女不出。閽音昏寺音氏○夫婦人倫之始禮爲人倫而設故始於謹夫婦爲宮室以下皆謹夫婦之事閽守門者寺守宮者　男女不同椸枷不敢縣於夫之楎椸不敢藏於夫之篋笥不敢共湢浴。椸音移枷同架縣懸同楎音輝篋音怯笥音似湢音逼○橫者曰椸直者曰楎挂衣者也篋笥皆竹爲之貯衣者也浴室曰湢草廬吳氏曰言內外之辨非特男女爲然雖夫婦得相親者亦然　夫不在斂枕篋簟席襡器而藏之少事長賤事貴咸如之。襡音獨○吳氏曰器者器重之謂斂枕於篋斂簟席於襡器重而藏之是不特妻事夫之禮凡少之事長賤之事貴皆當如是也　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長者謂婢妾中之長者婢妾雖賤亦必有長幼之倫焉　妻不在妾御莫敢當夕。接於寢曰御古者妻妾之御各有夕當夕者當妻之夕也　○男不言內女不言外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則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句奠之而後取之。篚音匪○內謂女事外謂男事篚箱類坐跪也奠置也男女授受不親惟喪祭二事得親相授器蓋祭嚴喪遽不嫌也非此二事則不得親相授器其或相授則女必執篚使授者置之篚中然後受之其或無篚則男女皆跪授者置諸地受者取諸地不親相授也　外內不共井不共湢浴不通寢席不通乞假男女不通衣裳。乞求也假借也○輔氏曰井湢一定故言不共寢席衣裳可移故言不通外內汎也男女切也　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女子出門必擁蔽其面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嘯謂蹙口出聲指謂用手指畫不嘯不指爲駭人視聽也以用也擁猶障也　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道路之法其右以行男子其左以行女子地道尊右故男右而女左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在家從父適人從夫夫死從子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食之間而已矣。食音似○伏屈伏也專制自遂即下文所謂擅爲獨成也饋食供饋酒食也已止也　是故女及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奔喪事無擅爲行無獨成參知而後動可驗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奔音犇行去聲○及日猶言終日不百里猶言不越境參使人相參也驗證據也晝居於內而不出中庭夜行於內而必照以火婦人之德以順爲正凡此皆所以正婦德而使之正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子不取亂家子不取世有刑人不取世有惡疾不取喪父長子不取。取音娶喪去聲○逆謂逆德如不忠不孝之類亂謂亂倫世有刑人棄於人也世有惡疾棄於天也長子長女也喪父而又無兄則無所受命矣或疑世有刑人不取朱子曰所謂不取者是世世爲惡不能改過者非指一世而言如喪父長子不取卻可疑若然則無父之女不復嫁此不可曉　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妬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去上聲○妬妬忌不順父母逆德也無子絕世也淫亂族也妬亂家也有惡疾不可與共粢盛也多言閒親也竊盜反義也無子有惡疾命也而去之於義未安若必以爲不去則無以承宗事繼後世也處之自當以義何至於去邪此皆可疑○共音供閒去聲　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取去聲與音預更平聲○取有父兄而歸無父兄去之不仁曾喪舅姑曾共貧賤去之不義○喪平聲○見大戴禮本命篇　凡此聖人所以順男女之際重婚姻之始也。際謂交際之道始謂正始之義通結上文　○曲禮曰寡婦之子非有見焉弗與爲友。見音現○見謂才德著見不著見則不友避好色之嫌也

右明夫婦之別

孟子曰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也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也。朱子曰孩提二三歲之間知孩笑可提抱者也有孝弟之心人皆有之堯舜所以世爲天下法亦充此而已矣○見盡心篇　○徐行後長者謂之弟疾行先長者謂之不弟。弟去聲先去聲○徐緩也後長者在長者之後也疾速也先長者在長者之先也善事兄長爲弟○見告子篇　○曲禮曰見父之執不謂之進不敢進不謂之退不敢退不問不敢對。陳氏曰父之執父同志之友也謂之命之也敬之同於父　○年長以倍則父事之十年以長則兄事之五年以長則肩隨之。此汎言敬長之節人生以十年爲一節倍之則二十年也○父事之兄事之即後章所謂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也肩隨之並行而稍退也　○謀於長者必操几杖以從之長者問不辭讓而對非禮也。操平聲○操執也從就也几所以憑杖所以扶謀事於長者必執以救之非謂長者所無也盡禮而已曾子曰參不敏何足以知之公西華曰非曰能之願學焉皆辭讓之言也　○從於先生不越路而與人言遭先生於道趨而進正立拱手先生與之言則對不與之言則趨而退。從去聲○從隨行也越踰也遭遇也趨急走也　從長者而上丘陵

則必鄉長者所視。從去聲。鄉今作向。○上高曰邱。大阜曰陵。向長者所視。恐其因所見而問。則可卽所見以對也。

○長者與之提攜。則兩手奉長者之手。負劍辟咡詔之。則掩口而對。奉音捧。辟音僻。咡音二。○提攜。謂牽行。捧手所以承長者之意。負劍。卽帶劍。謂長者旁挾幼者。狀如帶劍也。僻。偏也。咡。口旁也。詔。猶語也。掩口。謂以手障口。不使氣觸長者。

○凡爲長者糞之禮。必加帚於箕上。以袂拘而退。其塵不及長者。以箕自鄉而扱之。拘音句。鄉音向。扱音吸。○糞與拚同。掃地也。袂。袖也。拘。障也。退。卻行也。扱。斂取也。初則置帚於箕上。得以兩手奉箕。掃地之時。則一手執帚。一手障帚。卻步而行。不使塵及長者。終則以箕自向斂取其塵。不以箕向長者。皆敬也。○拚音奮。奉上聲。

○將卽席。容毋怍。兩手摳衣。去齊尺。怍音昨。摳苦侯切。齊音咨。○卽。就也。怍。愧也。失容則可愧矣。齊。衣下縫也。兩手摳衣。使去地尺。恐躡之而傾跌失容也。衣毋撥。足毋蹶。撥半末切。蹶音厥。○撥。發揚貌。蹶。行遽貌。二者亦失容。先生書策琴瑟在前。坐而遷之。戒勿越。坐。跪也。遷。移也。越。謂跨之而過。此皆將卽席之事。下文乃既卽席之事。坐必安。執爾顏。長者不及。毋儳言。儳音暫。○安。謂不搖動。爾。指少者。執顏。卽正顏色也。不及。不言及也。儳言。參雜長者之先而言也。正爾容。聽必恭。毋勦說。毋雷同。必則古昔。稱先王。勦初交切。○容。謂見於一身者。聽。謂聽長者之言。勦說。擥取人之言也。雷同。附和人之言也。法則古昔稱述先王。則言有據而非勦說雷同矣。○擥音覽。

○侍坐於先生。先生問焉。終則對。請業則起。請益則起。陳氏曰。問終而後對。欲盡聞所問之旨。且不敢參雜先生之言也。請業者。求當習之事。請益者。再問未盡之蘊。起。所以致敬。

○尊客之前不叱狗。讓食不唾。叱音赤。唾吐臥切。○不叱狗。慮駭尊客之聽。不吐唾。慮嫌尊客之意。

○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屨。視日蚤莫。侍坐者請出矣。撰仕轉切。蚤同早。莫同暮。○氣乏則欠。體疲則伸。撰。猶轉動也。日。謂日影。四者皆厭倦之容。故請退以息之。

○侍坐於君子。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更平聲。○問更端。更易事端而見問也。起。所以致敬。

○侍坐於君子。若有告者曰。少間。願有復也。則左右屏而待。少上聲。間去聲。屏音丙。○復。白也。言欲得少間隙以白事也。屏。退也。居左則屏於左。居右則屏於右而且待者。屏所以遠人之私語。待所以防君子之召。○遠去聲。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長者辭。少者反席而飲。長者擧未釂。少者不敢飲。釂音醮。○尊。酒尊也。辭。止之也。反。還也。擧。猶飲也。盡酒曰釂。

○長者賜。少者賤者不敢辭。不敢抗禮也。○亢音抗。

○御同於長者。雖貳不辭。偶坐不辭。御。侍也。貳。謂重殽膳。偶坐。謂配長者而坐。侍食不辭饌。偶坐不辭席。皆以其不爲己設。非己之所敢辭也。一說。或侍食。或偶坐。有盛饌。皆不辭。○爲去聲。

○侍坐於君子。不顧望而對。非禮也。饒氏曰。顧。顧自己。望。望君子。

○少儀曰。尊長於己踰等。不敢問其年。燕見不將命。遇於道。見則面。不請所之。少去聲。見音現。○少儀。禮記篇名。踰等。祖與人之行沇也。不敢問年。嫌若序齒也。燕私來見。不敢使儐者傳命。非賓主之禮也。相遇於道路。尊長見己則面見之。不見則隱避。不敢煩動之也。不請所之。不敢問其所往也。○行音沆。侍坐弗使。不執琴瑟。不畫地。手無容。不翣也。寢則坐而將命。翣色洽切。○翣。扇也。坐。跪也。侍坐於尊長。不使之鼓琴瑟。則不得擅執而鼓之。無故而畫地。弄手以爲容。揮扇以取涼。皆不敬也。若當尊長寢臥而傳命。則跪而言。不敢直立以臨之。侍射則約矢。侍投則擁矢。勝則洗而以請。矢。箭也。射禮。二人爲耦。各四矢。更迭取之。卑幼則一時并取之。故曰約矢。投壺之禮。賓主亦各四矢。皆委於地。一一取而投之。卑幼則悉抱之。故曰擁矢。此皆不敢與尊長亢也。若己勝。則不敢使人酌以罰尊長。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尊長勝。則亦不敢使人酌以飲己。必自洗爵而請自飲。故曰洗而以請。

○王制曰。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鴈行。朋友不相踰。父之齒。年與父等者。兄之齒。年與兄等者。朋友。年相若者。隨行。行則隨之也。鴈行。行如鴈列也。踰。越也。不相踰。並行而齊也。輕任并。重任分。頒白者不提挈。并去聲。頒同班。○任。以肩背。提挈。以手。頒。老人頭半黑白者。并。謂少者獨任之。分。謂少者分任之。不提挈。謂少者代之。君子耆老不徒行。庶人耆老不徒食。耆音其。○君子。謂士也。六十曰耆。七十曰老。徒。猶空也。不徒行。則有車。不徒食。則有肉。○此章記古者敬長優老之制。

○論語曰。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朱子曰。杖者。老人也。六十杖於鄉。未出不敢先。既出不敢後。○此章記孔子居鄉之事。○見鄉黨。

右明長幼之序。凡二十條。禮文雖殊。要皆不出乎敬之一字。曰先生。以教稱之也。曰君子。以德稱之也。曰尊。父行也。曰長。兄行也。皆以長爲主也。

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朱子曰。講學以會友。則道益明。取善以輔仁。則德日進。○見顏淵篇。

○孔子曰。朋友切切偲偲。兄弟怡怡。偲音思。○胡氏曰。切切。懇到也。偲偲。詳勉也。怡怡。和悅也。○見子路篇。

○孟子曰。責善。朋友之道也。朱子曰。朋友當相責以善也。○見離婁篇。

○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告音谷。○子貢。孔子弟子。姓端木。名賜。朱子曰。友所以輔仁。故盡其心以告之。善其說以道之。然以義合者也。故不可則止。若以數而見疏。則自辱矣。○數音朔。疏音蘇。○見顏淵篇。

○孔子曰。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朱子曰。賢以事言。仁以德言。事大夫之賢者。則有所嚴憚。友士之仁者。則有所切磋。皆進德之助也。○見衛靈篇。

○益者三友。損者三友。友直。友諒。友多聞。益矣。友便僻。友善柔。友便佞。損矣。便平聲。僻音辟。○諒。信實也。善。猶工也。朱子曰。友直。則聞其過。友諒。則進於誠。友多聞。則進於明。便。習熟也。便僻。謂習於威儀而不直。善柔。謂工於媚悅而不諒。便佞。謂習於口語而無聞見之實。三者損益正相反也。○見季氏篇。

○孟子曰。不挾長。不挾貴。不挾兄弟而友。友也者。友其德也。不可以有挾也。朱子曰。挾者。兼有而恃之之稱。陳氏曰。有挾則取友之意不誠。見萬章篇。

○曲禮曰。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

之忠以全交也竭亦盡也歡謂好於我忠謂盡心於我不過望於人則交道可全矣

○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凡者通貴賤言每門通大門寢門言讓於客欲客先入也寢門內門爲猶布也固辭再辭肅謂揖也客辭不先入故主人揖客而先入以導之凡門南向入則東爲右而西爲左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拾級聚足連步以上上於東階則先右足上於西階則先左足上上聲○降等謂等列卑於主人先登所以導客拾當作涉級謂階之等聚足後足合前足也連步以上不躐等也先右先左以相向爲敬也

○大夫士相見雖貴賤不敵主人敬客則先拜客客敬主人則先拜主人貴謂大夫賤爲士朋友之交先施之而已

○主人不問客不先舉客自外至主人當先致問客不當先舉言也

右明朋友之交

孔子曰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是故行成於內而名立於後世矣弟去聲行去聲○長謂官在己上者理猶齊也孝弟則家齊忠順則國治行卽孝弟內卽家也○見孝經廣揚名章

○天子有爭臣七人雖無道不失其天下諸侯有爭臣五人雖無道不失其國大夫有爭臣三人雖無道不失其家士有爭友則身不離於令名父有爭子則身不陷於不義爭去聲離去聲○爭諫也父有爭子通上下言不義卽無道也故當不義則子不可以弗爭於父臣不可以弗爭於君范氏曰子不爭則陷父於不義臣不爭則陷君於無道○見諫諍章

○禮記曰事親有隱而無犯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致喪三年養去聲○隱微諫也犯犯顏以諫也親者仁之所在有過而犯則傷恩故有隱而無犯左右卽方也或左或右就近而奉養之無一定之方言事事皆當理會也服勤行勤勞之事也致喪極其哀毁之節也黃氏曰於勤言至死則勤無時或已矣事君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服勤至死方喪三年君者義之所在有過而隱則近於容悅故有犯而無隱左右就養有方言當各盡職守也方喪比方於親喪也事師無犯無隱左右就養無方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劉氏曰師者道之所在諫必不見拒不必犯也過則當疑問不必隱也心喪者身無衰麻之服而心有哀戚之情也○衰音崔○見檀弓篇

○欒共子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父生之師教之君食之非父不生非食不長非教不知生之族也故一事之唯其所在則致死焉共音恭食音似○欒共子晉大夫名成食養也族類也君父師皆人之所由生者故曰民生於三又曰生之族也一事之卽事之如一所在致死謂在君爲君在父爲父在師爲師報生以死報賜以力人之道也眞氏曰報生以死謂君父師也報賜以力謂他人之有賜於我者則以力報之也○見國語晉語篇

○晏子曰君令臣共父慈子孝兄愛弟敬夫和妻柔姑慈婦聽禮也共音恭○晏子齊大夫名嬰聽猶從也眞氏曰此十者皆禮之當君令而不違臣共而不二父慈而教子孝而箴兄愛而友弟敬而順夫和而義妻柔而正姑慈而從婦聽而婉禮之善物也共音恭○箴諫也從不自專也婉順也物猶事也眞氏曰君以出令爲職要必不違於理然後人心服而令行臣之事君以恭爲本然必忠臣不二然後可貴父慈而不能教則敗其子子孝而不能箴則陷父於不義兄能愛弟矣必有切磋之益如朋友之相資弟能敬兄矣必有和順之美使情意之相親夫之於妻雖貴和樂必以義而帥其妻妻之於夫雖貴柔順必以正而事其夫君臣以下皆以二德相濟姑之於婦一於慈而從婦之於姑一於聽而婉者蓋婦姑相與專主於和柔也此十者於禮爲至善矣○見左傳

○曾子曰親戚不說不敢外交近者不親不敢求遠小者不審不敢言大說音悅○親戚謂父兄外謂外人近卽內遠卽外小謂家大謂國與天下此三者欲人先脩孝弟於家耳故人之生也百歲之中有疾病焉有老幼焉故君子思其不可復者而先施焉親戚既沒雖欲孝誰爲孝年既耆艾雖欲悌誰爲悌故孝有不及悌有不時斯之謂與爲去聲耆音其○六十曰耆耆之言久也五十曰艾艾之言老也然其間有疾病老幼之變不能常也故君子思其養之不可復追而及時先行之若親沒則養不逮己老則兄不存欲行孝悌不可得已曾子曰木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待此孝有不及之意也李勣曰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得乎此悌有不時之意也○見大戴禮曾子疾病篇

○官怠於宦成病加於小愈禍生於懈惰孝衰於妻子察此四者愼終如始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懈音戒○宦成官已遂也小愈病稍減也懈惰不謹也詩大雅蕩之篇靡無鮮少克能也有始無終人之常情能察能愼斯勉矣○見說苑敬愼篇

○荀子曰人有三不祥幼而不肯事長賤而不肯事貴不肖而不肯事賢是人之三不祥也荀子名況戰國人祥吉也三者皆凶德有一如是烖及其身矣○見非相篇

○無用之辯不急之察棄而不治若夫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別則日切瑳而不舍也

別。必列切。舍音捨。○治。理也。舍。亦棄也。切以刀鋸。磋以鑪鐋。皆治骨角之事。無用之言而辯之。不急之務而察之。非惟無益。反害於心。故當棄而不理。若夫三綱之道。乃人倫之大者。則當朝夕講習。如切如磋。已精而益求其精。不可舍也。○見天道篇。

右通論 通論五倫

小學集註卷之二

小學集註卷之二

內篇

敬身第三

敬身者敬以持身也許文正公曰敬身之目其別有四心術威儀衣服飲食心術正乎內威儀正乎外則敬身之大體得矣其衣服飲食所以奉身也苟不制之以義節之以禮將見其所以養人者反害於人也分而言之心術威儀修德之事也衣服飲食克己之事也統而言之皆敬身之要也蓋惟敬身故於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間無施而不可此古人修身必本於敬矣凡四十六章

○孔子曰。君子無不敬也。敬身爲大。身也者。親之枝也。敢不敬與。不能敬其身。是傷其親。傷其親。是傷其本。傷其本。枝從而亡。與平聲○身之於親猶木之有枝親之於身猶木之有本

仰聖模。景賢範。述此篇。以訓蒙士。仰猶慕也景猶向也聖賢之言爲天下後世法故曰模範

丹書曰。敬勝怠者吉。怠勝敬者滅。義勝欲者從。欲勝義者凶。丹書書名師尚父所以告武王者敬敬畏怠怠慢滅亡也義者天理之公欲者人欲之私從順也眞氏曰敬則萬善俱立怠則萬善俱廢義則理爲之主欲則物爲之主吉凶存亡之所由分也○見大戴禮武王踐阼篇

○曲禮曰。毋不敬。儼若思。安定辭。安民哉。黃氏曰毋禁止辭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審也毋不敬正其心也儼若思正其貌也安定辭正其言也安民哉正己而物正也

敖不可長。欲不可從。志不可滿。樂不可極。從音縱○敖者矜己慢物之謂欲謂飲食男女之欲馬氏曰敖不可長必消而絕之欲不可縱必克而止之志不可滿必損而抑之樂不可極必約而歸於禮

賢者狎而敬之。畏而愛之。愛而知其惡。憎而知其善。積而能散。安安而能遷。狎謂素親狎安安謂安其所安朱子曰此言賢者於其所狎能敬之於其所畏能愛之於其所愛能知其惡於其所憎能知其善雖積財而能散施雖安安而能遷義可以爲法與上下文禁戒之辭不同

臨財毋苟得。臨難毋苟免。很毋求勝。分毋求多。難去聲○苟苟且分分財很鬪很毋苟得見利思義也毋苟免見危授命也毋求勝忿思難也毋求多患不均也

疑事毋質。直而勿有。質成也事有疑則質之不可以己意斷也朱子曰兩句連說爲是疑事毋質卽少儀所謂毋身質言語也直而勿有謂陳我所見聽彼決擇不可據而有之專務强辯不然則是以身質言語也

○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此答顏淵問仁也朱子曰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又曰但有些箇不循道理處便是非禮也

○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此答仲弓問仁也出門如賓使民如祭敬以持己也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恕以及物也○皆見顏淵篇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雖之夷狄。不可棄也。處上聲○此答樊遲問仁也之往也夷東夷狄北狄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恭見乎外敬主乎中雖之夷狄不可棄勉其固守而勿失也蔡氏曰朱子問仁而所答各異者因其所稟之資而發也○見子路篇

○言忠信。行篤敬。雖蠻貊之邦行矣。言不忠信。行不篤敬。雖州里行乎哉。此答子張問行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篤厚也篤敬厚而敬也蠻南蠻貊北狄二千五百家爲州二十五家爲里乎哉疑辭○見衛靈篇

○君子有九思。視思明。聽思聰。色思溫。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問。忿思難。見得思義。朱子曰視無所蔽則明無不見聽無所壅則聰無不聞色見於面者貌舉一身而言思問則疑不蓄思難則忿必懲思義則得不苟○見季氏篇

○曾子曰。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遠去聲下同倍音佩○朱子曰貴猶重也容貌舉一身而言斯猶卽也暴粗厲也慢放肆也信實也正顏色而近信則非色莊也辭言語氣聲氣也鄙凡陋也倍與背同謂背理也言道雖無所不在然君子所重者在此三事而已是皆修身之要爲政之本學者所當操存省察而不可有造次顚沛之違也○見泰伯篇

○曲禮曰。禮不踰節。不侵侮。不好狎。修身踐言。謂之善行。好去聲行去聲○踰越也節謂上下之等級侵侮侵犯而侮慢也好狎好爲褻狎也三者禮之所禁也脩治其身踐行其言二者行之善者也然禮之實亦不外是也

○樂記曰。君子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惰慢邪辟之氣。不設於身體。使耳目鼻口心知百體。皆由順正。以行其義。慝音忒辟音僻○姦聲亂色聲色之不正者也淫樂慝禮禮樂之不正者也不留聰明謂不停於耳目不接心術謂不入於念慮由從也眞氏曰君子之所以自養者無他內外交致其功而已姦聲亂色不留聰明養其外也淫樂慝禮不接心術養其內也惰慢之氣自內出者也邪僻之氣自外入者也二者不設於身體如是則外而耳目鼻口百體內而心知皆由順正以行其義自養之功畢矣

○孔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愼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朱子曰不求安飽者志有在而不暇及也敏於事者勉其所不足愼於言者不敢盡其所有餘也然猶不敢自是而必就有道之人以正其是非則可謂好學也已○見學而篇

○管敬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從懷如流。民之下也。見懷思威。民之中也。管敬仲齊大夫名夷吾威刑法也疾疾病也懷貪欲也流謂水之流畏威如疾懷刑之君子也從懷如流懷惠之小人也見懷思威畏則君子不畏則小人矣○見國語

右明心術之要

冠義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禮義也。冠去聲○冠義禮記篇名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禮義也冠者成人之道故以是責之 禮義之始。在於正容體。齊顏色。順辭令。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而後禮義備。以正君臣。親父子。和長幼。君臣正。父子親。長幼和。而後禮義立。順謂理順立猶成也

○曲禮曰。毋側聽。毋噭應。毋淫視。毋怠荒。遊

毋倨。立毋跛。坐毋箕。寢毋伏。斂髮毋髢。冠毋免。勞毋袒。暑毋褰裳。噭音叫。倨音句。跛音庇。髢音替。袒音但。褰音牽。○側聽側耳以聽也。噭應高急以應也。淫視流動而視也。怠荒容止放縱也。遊行也。倨傲慢也。跛偏任一足也。箕兩展其足如箕也。伏覆其身也。髢髲也。言垂如髲也。免脫去也。袒露臂也。褰揭也。袒衣所以息勞。褰裳所以取涼。凡此數者。皆不敬也。敬身之要。禁止乎此而已矣。

○登城不指。城上不呼。呼去聲。○指則惑人之見。呼則惑人之聞。將適舍。求毋固。適舍就主人之館也。有所求而堅欲得之。非爲客之道矣。將上堂。聲必揚。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上上聲。屨音句。聞音問。下同。○陳氏曰。上堂升主人之堂也。揚其聲者。使內人知之也。古人脫屨在戶外。客雖衆。脫屨於戶內者。惟長者一人。言有二屨。則幷戶內一屨爲三人矣。三人而所言不聞於外。必是密謀。故不入也。○古者卽席則去屨。不以屨踐席。將入戶。視必下。入戶奉扃。視瞻毋回。戶開亦開。戶闔亦闔。有後入者。闔而勿遂。奉音捧。扃涓熒切。○陳氏曰。入戶入主人之戶也。視下不擧目也。扃門關木也。入戶之時。兩手當心。如奉扃然。雖瞻視而不爲迴轉。嫌於干人之私也。開闔皆如前。不違主人之意也。遂闔之盡也。嫌於拒後來者。故勿遂。毋踐屨。毋踖席。摳衣趨隅。必愼唯諾。踖音迹。摳苦侯切。唯音委。○此卽席之儀。踐屨踏他人之屨也。踖席躐他人之席也。摳揭也。陳氏曰。欲便於坐。故摳之。趨隅由席角而升坐也。唯諾皆應辭。旣坐定。又當謹於應對也。

○禮記曰。君子之容舒遲。見所尊者齊遬。齊莊皆切。遬音速。○舒遲閑雅也。燕居之容。齊遬謹飭也。敬所尊之意。足容重。手容恭。目容端。口容止。聲容靜。頭容直。氣容肅。立容德。色容莊。重擧欲遲也。恭高且正也。端不邪視也。止不妄言也。靜不噦咳也。直不傾顧也。肅似不息也。德謂中立不倚。儼然有德之氣象。莊矜持之貌。朱子曰。九者皆敬之目。卽此便是涵養本原也。○見玉藻篇。

○曲禮曰。坐如尸。立如齊。齊莊皆切。○尸以象神。齊以交神。朱子曰。皆敬之目也。

○少儀曰。不窺密。不旁狎。不道舊故。不戲色。窺覘人隱處。狎與人褻狎。言知識之過失。爲戲侮之容色。皆非厚重之事。毋拔來。毋報往。拔蒲末切。報音赴。○拔報皆疾也。朱子曰。來往只是向背之意。言人見有箇好事。火急歡喜去做。這樣人不耐久。少間心懶意闌。則速去之矣。所謂其進銳者其退速也。毋瀆神。毋循枉。毋測未至。毋瀆神。敬鬼神而遠之也。毋循枉。過則勿憚改也。毋測未至。不逆詐。不億不信也。毋訾衣服成器。毋身質言語。訾音子。○訾毀也。人之衣服及已成之器。不可毀其不善也。質成也。言語之際。疑則闕之。不可以己意斷也。

○論語曰。車中不內顧。不疾言。不親指。朱子曰。內顧回視也。三者皆失容且惑人。○此章記孔子升車之容。○見鄕黨篇。

○曲禮曰。凡視上於面則敖。下於帶則憂。傾則姦。敖音傲。○呂氏曰。上於面者。其氣驕。知其不能下人矣。下於帶者。其神奪。知其憂在乎心矣。視流則容側。必有不正之心存乎胸中矣。此君子之所愼也。

○論語曰。孔子於鄕黨。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恂音荀。○朱子曰。恂恂信實之貌。似不能言者。謙卑遜順。不以賢知先人也。鄕黨父兄宗族之所在。故孔子居之。其容貌辭氣如此。其在宗廟朝廷。便便言。唯謹爾。朱子曰。便便辯也。宗廟禮法之所在。朝廷政事之所出。言不可以不明辯。故必詳問而極言之。但謹而不放耳。朝。與下大夫言。侃侃如也。與上大夫言。誾誾如也。誾音銀。○朱子曰。此君未視朝時也。侃侃剛直也。誾誾和悅而諍也。○此章記孔子在鄕黨宗廟朝廷言貌之不同。

○孔子食不語。寢不言。朱子曰。答述曰語。自言曰言。范氏曰。聖人存心不他。當食而食。當寢而寢。言語非其時也。○皆見鄕黨篇。

○士相見禮曰。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大人卿大夫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衆謂衆人。居官者謂上士至庶人在官者。言使臣則以禮。言事君則以忠。言使弟子則以慈愛。祥猶善也。

○論語曰。席不正不坐。謝氏曰。聖人心安於正。故於位之不正者。雖小不處。

○子見齊衰者。雖狎必變。見冕者與瞽者。雖褻必以貌。齊音咨。衰音催。瞽音古。褻音屑。○齊衰喪服也。狎謂素親狎。變謂變其容色。冕有爵者。瞽無目者。褻謂燕見。貌謂禮貌。范氏曰。聖人之心。哀有喪。尊有爵。矜不成人。凶服者式之。式負版者。朱子曰。式車前橫木。有所敬則俯而憑之。負版持邦國圖籍者。式此二者。哀有喪。重民數也。○皆見鄕黨篇。

○禮記曰。若有疾風迅雷甚雨則必變。雖夜必興。衣服冠而坐。迅音信。○迅急也。變謂變其容色。興起也。皆所以敬天之怒。○見玉藻篇。

○論語曰。寢不尸。居不容。尸屍通用。○朱子曰。尸謂偃臥似死人也。居居家。容容儀。○此章記孔子之事。○見鄕黨篇。

○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朱子曰。燕居閒暇無事之時。楊氏曰。申申其容舒也。夭夭其色愉也。程子曰。今人燕居之時。不怠惰放肆。必太嚴厲。唯聖人便自有中和之氣。○見述而篇。

○曲禮曰。並坐不橫肱。授立不跪。授坐不立。肱姑橫切。○肱臂也。不橫肱。爲妨並坐者。授以物與人也。不跪不立。爲不便於受者。

○入國不馳。入里必式。吳氏曰。國國都。馳驟車馬也。不馳者。恐傷人也。二十五家爲里。式說見前章。必式者。恐里中有賢人也。

○少儀曰。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執虛器如執盈滿之器。入虛室如入有人之室。敬心常存也。

○禮記曰。古之君子必佩玉。右徵角。左宮羽。徵音止。○佩玉比德也。徵角宮羽。玉聲所中也。左右之分。互文耳。不言商者。亦以文不偶而遺之也。必求其取義則泥矣。趨以采薺。行以肆夏。周還中規。折還中矩。進則揖之。退則揚之。然後玉鏘鳴也。故君子在車則聞鸞和之聲。行則鳴佩玉。是以非辟之心無自入也。薺音齊。還音旋。下同。中音衆。下同。辟音僻。○自由也。通上文而言。君子以禮樂養其心。故非違邪僻之心無由而入也。朱子曰。周旋是直去了卻回來。其回轉處欲其圓如規也。折旋是直去了復橫去。其橫轉處欲其方如矩也。陳氏曰。路寢門外至應門曰趨。趨則歌采薺之詩以爲節。路寢門內至堂曰行。行則歌肆夏之詩以爲節。進而前則其身略俯。故曰揖。退而後則其身微仰。故曰揚。進退俯仰皆得其節。故佩玉之聲鏘然而鳴焉。鸞和皆車上之鈴也。方氏曰。心雖在內。有物引之而出。及其久也。則與物俱入矣。○見玉藻篇。

○射義曰。射者進退周還必中禮。內志正。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審固。持弓矢審

固。然後可以言中。此可以觀德行矣。還音旋中音衆行去聲○射義禮記篇名方氏曰進退者升降之節周旋者揖讓之容內志正然後持弓矢審外體直然後持弓矢固惟固也故其力能至惟審也故其巧能中○動必合禮而志正體直有德行者也故曰可以觀德行也

右明威儀之則

士冠禮。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維祺。介爾景福。冠音貫令去聲祺音其○士冠禮儀禮篇名古者二十而冠筮日筮賓三加而三祝之始加用緇布冠令吉皆善也元首也元服謂冠也爾汝順從祺祥也介景皆大也棄童幼之志從成人之德斯有壽考之祥而介大福者矣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敬爾威儀。淑愼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再加用皮弁辰時也申重也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淑善也眉壽老人以秀眉爲壽徵也胡猶遐也敬威儀而善謹其德則眉壽萬年而永享遐福也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兄弟具在。以成厥德。黃耉無疆。受天之慶。耉音苟疆音姜○三加用爵弁正猶善也咸猶盡也兄弟具在祝其無故也黃謂髮白而復黃耉凍梨也老人面色如之皆壽徵也疆猶限也德既成則有無疆之壽而受天之福慶也○曲禮曰。爲人子者。父母存。冠衣不純素。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純音準下同○冠飾衣緣皆曰純不純素樂也不純采哀也幼而無父曰孤當室爲父後者雖除喪猶純素加隆也衆子則否○論語曰。君子不以紺緅飾。紺古暗切緅音鄒○朱子曰君子謂孔子紺深青揚赤色齊服也緅絳色三年之喪以飾練服者飾領緣也張氏曰紺緅不以飾重喪祭也紅紫不以爲褻服。朱子曰紅紫間色不正且近於婦人女子之服也褻服私居服也當暑袗絺綌。必表而出之。袗音軫絺音笞綌乞逆切○朱子曰袗單也葛之精者曰絺麤者曰綌表而出之謂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欲其不見體也去喪無所不佩。去上聲○朱子曰君子無故玉不去身觿礪之屬亦皆佩也○孔子羔裘玄冠不以弔。羔裘用黑羊皮爲之玄黑色朱子曰喪主素吉主玄弔必變服所以哀死○此三者皆記孔子衣服之制○皆見鄉黨篇○禮記曰。童子不裘不帛。不屨絇。屨音句絇音劬絇屨頭飾不裘不帛不備服也不屨絇不盡飾也皆以其未成人也○見玉藻篇○孔子曰。士志於道。而恥惡衣惡食者。未足與議也。朱子曰心欲求道而以口體之奉不若人爲恥其識趣之卑陋甚矣何足與議於道哉○見里仁篇

右明衣服之制

曲禮曰。共食不飽。共飯不澤手。飯上聲○食者所食非一品飯者止飯而已共食而求飽非讓道也古之飯者以手共飯而手有汗澤人將惡之矣毋摶飯。毋放飯。毋流歠。摶音團上飯去聲下飯音反歠昌悅切○取飯作摶則易得多是欲爭飯也放飯大飯食無節也流歠長歠飲無節也毋咤食。毋嚙骨。毋反魚肉。毋投與狗骨。毋固獲。咤丑亞切嚙魚列切○咤謂以舌作聲反謂還之器中固獲謂必欲取之毋咤食毋嚙骨皆嫌不謹也毋反魚肉爲已歷口人所穢也毋投與狗骨慮其相噬也毋固獲嫌貪食也毋揚飯。飯黍毋以箸。上飯去聲下飯音反箸音住○陳氏曰揚謂散其熱氣嫌欲食之急也毋以箸取匙之便也毋嚃羹。毋絮羹。毋刺齒。毋歠醢。客絮羹。主人辭不能亨。客歠醢。主人辭以窶。嚃音塔絮音處刺音戚歠昌悅切下同醢音海窶音巨○嚃謂羹有菜以口嚃食之絮謂羹無味就器調和之刺猶剔也歠謂詳味之毋嚃羹宜以箸也毋刺齒亦嫌不謹也毋絮羹毋歠醢皆惡食味也辭不能亨貧辭以貧窶蓋主人不當正客之失但遜謝之而已濡肉齒決。乾肉不齒決。毋嘬炙。濡音如乾音干嘬初怪切炙音柘○濡溼也決斷也乾肉脯類溼肉以齒齒斷之乾肉以手治之各有宜也炙炙肉一食盡之曰嘬毋嘬炙謂宜以漸之也○少儀曰。侍燕於君子。則先飯而後已。毋放飯。毋流歠。小飯而亟之。數噍。毋爲口容。飯反俱同亟音棘數音朔噍在笑切○君子三達尊之稱先飯者嘗食之禮後已者勸食之意放飯流歠說見前章小口而飯備噎也亟疾而噍備見問也數數而嚼易至於弄口爲容故又以爲戒○論語曰。食不厭精。膾不厭細。食音似膾音檜○朱子曰食飯也精鑿也牛羊與魚之腥聶而切之爲膾食精則能養人膾麤則能害人不厭言以是爲善非謂必欲如是也食饐而餲。魚餒而肉敗。不食。食音似饐於計切餲於賣切餒奴罪切飪而甚切○臭氣也朱子曰饐飯傷熱溼也餲味變也魚爛曰餒肉腐曰敗色惡臭惡未敗而色臭變也飪烹調生熟之節也不時五穀不成果實未熟之類此數者皆足以傷人故不食色惡不食。臭惡不食。失飪不食。不時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醬不食。朱子曰割肉不方正者不食造次不離於正也食肉用醬各有所宜不得則不食惡其不備也此二者無害於人但不以嗜味而苟食耳肉雖多。不使勝食氣。惟酒無量。不及亂。食音似○朱子曰食以穀爲主故不使肉勝食氣酒以爲人合懽故不爲量但以醉爲節而不及亂耳沽酒市脯不食。朱子曰沽市皆買也恐不精潔或傷人也不撤薑食。撤直列切○撤去也朱子曰薑通神明去穢惡故不撤不多食。朱子曰適可而止無貪心也此一節記孔子飲食之節○見鄉黨篇○禮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君子遠庖廚。凡有血氣之類。弗身踐也。豕音矢遠去聲踐當作翦○故謂祭祀及賓客之禮庖宰殺之所廚烹飪之所身親也翦殺也○見玉藻篇○樂記曰。豢豕爲酒。非以爲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爲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之所以備酒禍也。豢音患○豢養也爲造也獄訟益繁爲小人乘醉相侵以致訟獄滋多也士之酒禮惟行一獻百拜言多也酒所以合懽先王因其生禍而制禮以防之蓋通乎上下記特舉士以例其餘耳○孟子曰。飲食之人。則人賤之矣。爲其養小以失大也。爲去聲○飲食之人專養口腹者也小謂口腹大謂心志○見告子篇

右明飲食之節

小學集註卷之二

小學集註卷之四

內篇

稽古第四

稽考也。考虞夏商周聖賢已行之迹，以證前篇立教明倫敬身之言也。凡四十七章。

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朱子曰道言也。性者人所稟於天以生之理也。渾然至善。未嘗有惡。人與堯舜初無少異。但衆人汨於私欲而失之。堯舜則無私欲之蔽。而能充其性爾。故孟子每道性善。而必稱堯舜以實之。欲人知仁義不假外求。聖人可學而至。而不懈於用力也。○汨音骨。其言曰。舜爲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爲鄉人也。是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矣。其指孟子也。朱子曰法者人倫而已。鄉人鄉里之常人也。○見滕文公篇。摭往行。實前言。述此篇。使讀者有所興起。摭音只。行去聲。○摭猶采也。實猶證也。興起謂感動奮發而爲善也。

太任。文王之母。摯任氏之中女也。王季娶以爲妃。任音壬。摯音至。中音仲。○太尊稱。任姓。文王周國之君。摯國名。中女次女。王季文王之父。太任之性。端一誠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爲周宗。君子謂太任爲能胎教。娠音身。敖音傲。○端正純一。誠實莊肅。性之美也。惟德是行。行之美也。娠任也。始受命曰宗。太任性行既美。又能胎教。故文王之生。明無不照。聖無不通。教之以一。即能識百。後爲周家始受命之君也。此摭太任之行。以實首篇胎教之言。後皆放此。然或詳或略。未必盡同。讀者宜求其大意焉。

○孟軻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戲爲墓間之事。踊躍築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戲爲賈衒。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徙舍學宮之旁。其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孟母曰。此眞可以居子矣。遂居之。少去聲。賈音古。衒音炫。○軻孟子名。舍居也。踊躍哭狀。築埋葬事。坐而賣曰賈。行而賣曰衒。徙遷也。俎豆禮器。揖讓進退禮容也。孟子幼時。問東家殺猪何爲。母曰。欲啖汝。既而悔曰。吾聞古有胎教。今適有知而欺之。是教之不信。乃買猪肉以食之。啖音淡。食音似。○啖食也。欲啖汝。戲答之也。適猶方也。欺誑也。信實也。買肉食之。以見前言之非誑。既長就學。遂成大儒。趙氏曰孟子夙喪父。幼被慈母三遷之教。長師孔子之孫子思。通五經。著書七篇。命世亞聖之大才也。○並見列女傳。

○孔子嘗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詩乎。對曰未也。不學詩無以言。鯉退而學詩。鯉音里。○鯉孔子之子。字伯魚。朱子曰事理通達而心氣和平。故能言。他日又獨立。鯉趨而過庭。曰學禮乎。對曰未也。不學禮無以立。鯉退而學禮。朱子曰品節詳明而德性堅定。故能立。○見季氏篇。

孔子謂伯魚曰。女爲周南召南矣乎。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也與。女音汝。召音邵。與平聲。○朱子曰爲猶學也。周南召南詩首篇名。所言皆修身齊家之事。正牆面而立。言即其至近之地。而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見陽貨篇。

右立教

虞舜父頑。母嚚。象傲。克諧以孝。烝烝乂。不格姦。嚚音銀。○蔡氏曰虞氏舜名也。舜父號瞽瞍。心不則德義之經爲頑。母舜後母也。口不道忠信之言爲嚚。象舜異母弟名。傲驕慢也。克能也。諧和也。烝進也。乂治也。格至也。言舜不幸遭此。而能和以孝。使之進進以善自治。而不至於大爲姦惡也。○見尚書舜典。

○萬章問曰。舜往于田。號泣于旻天。何爲其號泣也。孟子曰。怨慕也。我竭力耕田。共爲子職而已矣。父母之不我愛。於我何哉。號並平聲。共音恭。○萬章孟子弟子。朱子曰舜往于田。耕歷山時也。仁覆閔下。謂之旻天。號泣于旻天。呼天而泣也。怨慕。怨己之不得其親而思慕之也。於我何哉。自責不知己有何罪耳。非怨父母也。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倉廩備。以養舜於畎畝之中。天下之士多就之者。帝將胥天下而遷之焉。爲不順於父母。如窮人無所歸。爲去聲。○朱子曰帝堯也。史記云二女妻之以觀其內。九男事之以觀其外。又言一年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是天下之士就之也。胥相視也。遷之移以與之也。如窮人無所歸。言其怨慕迫切之甚也。○妻去聲。天下之士悅之。人之所欲也。而不足以解憂。好色人之所欲。妻帝之二女。而不足以解憂。富人之所欲。富有天下。而不足以解憂。貴人之所欲。貴爲天子。而不足以解憂。人悅之好色富貴。無足以解憂者。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好妻並如字。○朱子曰孟子推舜之心如此。以解上文之意。言極天下之欲。不足以解憂。而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孟子眞知舜之心哉。人少則慕父母。知好色則慕少艾。有妻子則慕妻子。仕則慕君。不得於君則熱中。大孝終身慕父母。五十而慕者。予於大舜見之矣。少去聲。下同。好去聲。○朱子曰常人之情。因物有遷。惟聖人爲能不失其本心也。艾美好也。不得失意也。熱中躁急心熱也。言五十者。舜攝政時年五十也。五十而慕。則其終身慕可知矣。此章言舜不以得衆人之所欲爲己樂。而以不順乎親之心爲己憂。非聖人之盡性。其孰能之。

○楊子曰。事父母自知不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

事親之謂也。孝子愛日。（揚子名雄，西漢人。自知不足者，雖若已順其親，而其心常若不足也。愛日者，惜此日之易過，懼來日之無多，而不得久事其親也。○見法言至孝篇。）○文王之爲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雞初鳴而衣服，至於寢門外，問內豎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內豎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朝音潮。衣去聲。豎音樹。莫音暮。○國君之適子曰世子。內寢之小臣曰內豎。御，直日者。）其有不安節，則內豎以告文王。文王色憂，行不能正履。王季復膳，然後亦復初。食上，必在視寒暖之節。食下，問所膳。命膳宰曰：未有原。應曰：諾。然後退。（履音理。上，上聲。○不安節，謂有疾不能循其起居飲食之常也。復，謂病愈也。復膳，謂飲食如故也。在，察也。進食則察視寒煖之節，如飯宜溫，羹宜熱之類。食畢而徹，則問所食之多寡。未，猶勿也。原，再也。謂所食之餘不可再進也。）○文王有疾，武王不說冠帶而養。文王一飯，亦一飯；文王再飯，亦再飯。（說音脫。養，去聲。飯，音反。○武王，文王之子。○並見文王世子篇。）○孔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周公，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朱子曰：達，通也。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也。○志者，事之未成者也。繼則續而成之。事者，志之已成者也。述則循而行之。）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朱子曰：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見中庸。）○淮南子曰：周公之事文王也，行無專制，事無由己。身若不勝衣，言若不出口。有奉持於文王，洞洞屬屬，如將不勝，如恐失之，可謂能子矣。（行，去聲。勝，音升。奉音捧。屬，音竹。○淮南子，漢淮南王劉安也。奉持，執物以進也。能子，能盡子道也。餘見明倫。○見氾論篇。）○孟子曰：曾子養曾皙，必有酒肉。將徹，必請所與。問有餘，必曰有。曾皙死，曾元養曾子，必有酒肉。將徹，不請所與。問有餘，曰亡矣。將以復進也。此所謂養口體者也。若曾子，則可謂養志也。（養，去聲。徹，直列切。亡，音無。復，扶又切。○朱子曰：曾皙名點，曾子父也。曾元，曾子子也。曾子養其父，每食必有酒肉。食畢將徹去，必請於父曰：此餘者與誰。或父問此物尚有餘否，必曰有，恐親意更欲與人也。曾元不請所與，雖有言無，其意將以復進於親，不欲其與人也。此但能養父母之口體而已。曾子則能承順父母之志，而不忍傷之也。）事親若曾子者，可也。（朱子曰：言當如曾子之養志，不可如曾元但養口體。○見離婁篇。）○孔子曰：孝哉閔子騫。人不間於其父母昆弟之言。（間，去聲。○閔子騫，孔子弟子，名損。胡氏曰：父母兄弟稱其孝友，人皆信之，無異辭者，蓋其孝友之實有以積於中而著於外，故夫子歎而美之。○見先進篇。）○老萊子孝奉二親，行年七十，作嬰兒戲，身著五色斑斕之衣。嘗取水上堂，詐跌仆，臥地，爲小兒啼。弄雛於親側，欲親之喜。（著，音酌。斕，音蘭。跌，音迭。仆，音赴。○老萊子，楚人也。五色，青赤黃白黑也。仆，偃倒也。雛，謂鳥雛。吳氏曰：恐父母見子之老而生悲感，故爲是以樂其心也。○見高士傳。）○樂正子春下堂而傷其足，數月不出，猶有憂色。門弟子曰：夫子之足瘳矣，數月不出，猶有憂色，何也。（瘳，音抽。○樂正，姓，子春，名，曾子弟子。瘳，愈也。）樂正子春曰：善如爾之問也，善如爾之問也。吾聞諸曾子，曾子聞諸夫子曰：天之所生，地之所養，惟人爲大。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可謂孝矣。不虧其體，不辱其身，可謂全矣。故君子頃步而不敢忘孝也。今予忘孝之道，予是以有憂色也。（頃，苦偎切，亦作蹞，亦作跬。○大，猶貴也。一舉足爲頃，再舉足爲步。方氏曰：不虧其體，所以全其形；不辱其身，所以全其德。）一舉足而不敢忘父母，是故道而不徑，舟而不游，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殆。一出言而不敢忘父母，是故惡言不出於口，忿言不反於身。不辱其身，不羞其親，可謂孝矣。（道，大路也。徑，小路也。游，浮水也。忿，恨怒也。由道而不由徑，由舟而不由水，不敢以先父母之遺體行歷於危殆故也。己之惡言不出於口，故人之忿言不反於身。忿言不反，則不辱身，不羞親矣。○見祭義篇。）○伯俞有過，其母笞之，泣。其母曰：他日笞子，未嘗泣，今泣，何也。對曰：俞得罪，笞常痛，今母之力不能使痛，是以泣。（伯俞，姓韓，名俞。得罪，謂他日得罪也。伯俞之泣，悲母力之衰耳。）故曰：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深受其罪，使可哀憐，上也。父母怒之，不作於意，不見於色，其次也。父母怒之，作於意，見於色，下也。（見，音現。○故曰以下，劉向論也。意發於心，色見於面。○見說苑建本篇。）○公明宣學於曾子，三年不讀書。曾子曰：宣而居參之門，三年不學，何也。（公明，姓，宣，名，曾子弟子。）公明宣曰：安敢不學。宣見夫子居庭，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應賓客，

恭儉而不懈惰。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見夫子之居朝廷。嚴臨下而不毀傷。宣說之學而未能。宣說此三者學而未能。宣安敢不學。而居夫子之門乎。(叱尺栗切。吒丑亞切。說音悅。懈音戒。○夫子謂曾子。庭中庭也。叱咤怒聲也。恭莊敬也。儉節制也。朝廷外廷也。不毀傷謂不毀傷其下。謂書學文之事。孝敬慈力行之事。論語曰。行有餘力。則以學文。○見反質篇。)

○少連大連。善居喪。三日不怠。三月不解。期悲哀。三年憂。東夷之子也。(少去聲。解音懈。期音碁。○此孔子之言。三日親始死時也。怠惰也。不怠如水漿不入口之類。三月親未葬時也。解倦也。不解如哀至則哭之類。期周一年也。悲哀如朝夕哭之類。憂謂憂戚憔悴。二子居喪如此。非惟進於中國。而且善於禮矣。故孔子稱而表之。○見雜記篇。)

○高子皐之執親之喪也。泣血三年。未嘗見齒。君子以爲難。(見音現。○子皐孔子弟子。名柴。無聲出涕曰泣血。見齒笑也。)

○顏丁善居喪。始死。皇皇焉如有求而弗得。既殯。望望焉如有從而弗及。既葬。慨然如不及其反而息。(顏丁魯人。皇皇猶彷徨。求謂求其親。望望仰思貌。從謂從其親。慨感悵意。息者待也。待其反也。皆不忍死其親之至情也。○並見檀弓篇。)

○曾子有疾。召門弟子曰。啓予足。啓予手。詩云。戰戰兢兢。如臨深淵。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夫音扶。○朱子曰。啓開也。曾子平日以爲身體受於父母。不敢毀傷。故於此使弟子開其衾而視之。詩小旻之篇。戰戰恐懼。兢兢戒謹。臨淵恐墜。履冰恐陷也。曾子以其所保之全示門人。而言其所以保之之難如此。至於將死而後知其得免於毀傷也。小子門人也。語畢而又呼之。以致其反覆丁寧之意。其警之也深矣。范氏曰。身體猶不可虧也。況虧其行以辱其親乎。○呼行並去聲。○見泰伯篇。)

○箕子者。紂親戚也。紂始爲象箸。箕子歎曰。彼爲象箸。必爲玉杯。爲玉杯。則必思遠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輿馬宮室之漸。自此始。不可振也。(箕國名。子爵也。紂之諸父。紂商王受也。御用。振救也。)紂爲淫泆。箕子諫。紂不聽而囚之。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爲人臣諫不聽而去。是彰君之惡而自說於民。吾不忍爲也。乃被髮佯狂而爲奴。遂隱而鼓琴以自悲。故傳之曰箕子操。(泆音逸。說音悅。佯音羊。○淫貪欲。泆放蕩。如嬖妲己爲酒池肉林之類。囚拘繫也。傳曰。囚箕子以爲奴。彰著也。佯詐也。操琴曲也。)王子比干者。亦紂之親戚也。見箕子諫不聽而爲奴。則曰。君有過而不以死爭。則百姓何辜。乃直言諫紂。紂怒曰。吾聞聖人之心有七竅。信有諸乎。乃遂殺王子比干。刳視其心。(爭去聲。竅苦弔切。刳音枯。○王子比干亦紂諸父。辜罪也。何辜言無罪而被虐也。刳剖也。)微子曰。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義屬。故父有過。子三諫而不聽。則隨而號之。人臣三諫而不聽。則其義可以去矣。於是遂行。(屬音燭。號平聲。○微國名。子爵也。紂庶兄。屬聯續也。行所以存宗社也。○見史記世家。)孔子曰。殷有三仁焉。(朱子曰。三人之行不同。而同出於至誠惻怛之意。故皆不咈乎愛之理。而有以全其心之德也。○怛當割切。咈音弗。見微子篇。)

○武王伐紂。伯夷叔齊叩馬而諫。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義人也。扶而去之。(叩音寇。○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叩馬當馬之前也。兵猶殺也。太公呂望也。夷齊之諫武王曰。以臣弑君。可謂義乎。故太公以爲義人。扶猶擁也。)武王已平殷亂。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齊恥之。義不食周粟。隱於首陽山。采薇而食之。遂餓而死。(武王處一時之大權。二子守萬世之大經。各一義也。首陽山在河東。○見史記列傳。)

○衛靈公與夫人夜坐。聞車聲轔轔。至闕而止。過闕復有聲。公問夫人曰。知此爲誰。夫人曰。此蘧伯玉也。公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妾聞禮。下公門。式路馬。所以廣敬也。夫忠臣與孝子。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蘧伯玉。衛之賢大夫也。仁而有智。敬於事上。此其人必不以闇昧廢禮。是以知之。公使人視之。果伯玉也。(轔音鄰。復扶又切。蘧音劬。夫音扶。爲去聲。信音伸。行去聲。闇音暗。○衛國名。靈公衛君。名元。闕君門。蘧伯玉衛大夫。名瑗。下者下車以過也。公門亦君門。式說見敬身篇。路大也。君馬曰路馬。大之也。廣敬推廣其敬也。昭昭顯明也。冥冥闇暗也。忠臣之事君也。如事親。孝子之事親也。如事夫。豈以人知之而信節。人不知而惰行乎。○見列女傳。)

○趙襄子殺智伯。漆其頭以爲飲器。智伯之臣豫讓。欲爲之報讎。乃詐爲刑人。挾匕首入襄子宮中塗廁。左右欲殺之。襄子曰。智伯死無後。而此人欲爲報讎。眞義士也。吾謹避之耳。(欲爲之爲去聲。讎音求。匕音比。○襄子名無恤。智伯名瑤。皆晉大夫。飲器或云飲酒之器。或云溲溺之器。未詳孰是。刑人有罪被刑而執役者。匕首短劍也。其首類匕。塗廁謂以泥塗墁溷廁之牆壁。讓之爲此。謀欲以殺襄子也。左右謂襄子從者。)讓又漆身爲癩。呑炭爲啞。行乞於市。其妻不識也。其友識之。爲之泣曰。以子之才。臣事趙孟。必得近幸。子乃爲所欲爲。顧不易邪。何乃自苦如此。讓曰。委質爲臣。而求殺之。是二心也。吾所以爲

此者將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而懷二心者也（癩音賴啞倚下切爲之之爲去聲易音異○爲癩爲啞而有乞欲人不識得以殺襄子也識謂識其形容一說謂識其志意在於報仇趙孟卽襄子顧猶反也爲所欲爲謂殺襄子委質猶屈膝也卽致身之意）後又伏於橋下欲殺襄子襄子殺之（讓之死舍生取義也眞可以愧天下後世之爲人臣懷二心者矣○見史記列傳）

○王孫賈事齊湣王王出走賈失王之處其母曰女朝去而晩來則吾倚門而望女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女今事王王出走女不知其處女尚何歸（走去聲女音汝莫音暮○王孫姓賈名齊大夫湣王名地燕破齊王走莒爲楚人淖齒所殺門家之門閭巷之門○莒音舉）王孫賈乃入市中曰淖齒亂齊國殺湣王欲與我誅齒者袒右市人從之者四百人與誅淖齒刺而殺之（淖音鬧袒音但刺音戚○淖姓齒名袒右袒露右臂也從之謂袒右也○見戰國策）

○臼季使過冀見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與之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以治民君請用之臣聞出門如賓承事如祭仁之則也文公以爲下軍大夫（使去聲耨乃豆切饁音葉○臼季晉大夫名胥臣文公晉君名重耳冀邑名缺人名郤其姓也耘田曰耨野饋曰饁能敬則心存心存則理得故敬爲德之聚修己可以安百姓故曰德以治民出門如賓承事如祭敬也以是爲則而持守之則私意無所容而心德全矣下軍大夫官名○見左傳）

○公父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康子往焉䦤門而與之言皆不踰閾仲尼聞之以爲別於男女之禮（父音府從去聲一本無叔字䦤音委閾音域別必列切○公父文伯魯大夫名歜其母敬姜也季康子亦魯大夫名肥往謂往而見之也䦤開也閾門限也敬姜不踰閾而出康子不踰閾而入故曰皆不踰閾○見晉語）

○衛共姜者衛世子共伯之妻也共伯蚤死共姜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共姜不許作柏舟之詩以死自誓（共音恭○衛國名姜齊姓歸共伯故曰共姜夫死不嫁義也奪謂奪其守義之志柏舟之詩曰之死靡他是以死自誓也○見詩序）

○蔡人妻宋人之女也既嫁而夫有惡疾其母將改嫁之女曰夫之不幸乃妾之不幸也奈何去之適人之道一與之醮終身不改不幸遇惡疾彼無大故又不遣妾何以得去終不聽（其母女之母也酌而無酬酢曰醮蓋婚禮贊者三酌壻婦而不酬酢也彼指夫大故謂惡逆婦人自稱曰妾聽猶從也○見列女傳）

○萬章問曰象日以殺舜爲事立爲天子則放之何也孟子曰封之也或曰放焉仁人之於弟也不藏怒焉不宿怨焉親愛之而已矣（朱子曰放猶置也置之於此使不得去也萬章疑舜何不誅之孟子言舜實封之而或者誤以爲放也藏怒謂藏匿其怒宿怨謂留宿其怨饒氏曰仁人之於弟雖有怒亦不藏之雖有怨亦不留之少間心便釋然孟子曰親之欲其貴也愛之欲其富也封之有庳富貴之也）

○伯夷叔齊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齊及父卒叔齊讓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齊亦不肯立而逃之國人立其中子（中音仲○孤竹國名朱子曰伯夷以父命爲尊叔齊以天倫爲重○見史記列傳）

○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之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而歸之者四十餘國（芮儒遂切盍音合○虞芮皆國名西伯周文王也盍何不也質正也畔田界也○見左傳）

○曾子曰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嘗從事於斯矣（朱子曰校計校也友馬氏以爲顏淵是也顏子之心惟知義理之無窮不見物我之有閒故能如此○顏子至無窮解以能至若虛四句不見物我之有閒解犯而不校一句○見泰伯篇）

○孔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晏平仲齊大夫名嬰程子曰人交久則敬衰久而能敬所以爲善○見公冶篇）

右明倫（李氏曰首十七章明父子之親次五章明君臣之義次四章明夫婦之別次三章明長幼之序末二章明朋友之交）

孟子曰伯夷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惡色非禮之色惡聲非禮之聲○見萬章篇）

○子游爲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爾乎曰有澹臺滅明者行不由徑非公事未嘗至於偃之室也（女音汝澹音談○子游孔子弟子姓言名偃朱子曰武城魯下邑澹臺姓滅明名字子羽徑路之小而捷者公事如飮射讀法之類不由徑則動必以正而無見小欲速之意可知非公事不見邑宰則其有以自守而無枉己徇人之私可見矣又曰焉爾乎三字是助語聖人之言寬緩而不迫見雍也篇）

○高柴自見孔子足不履影啓蟄不殺方長不折衛輒之難出而門閉或曰此有徑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徑曰此有竇子羔曰吾聞之君子不竇有閒使者至門啓而出（蟄直立切）

長上聲。折音哲。難去聲。閒如字。○啓謂開穴而出。蟄蟲之藏者。方長謂草木。輒衛君名。難謂輒以兵拒父時也。竇孔穴也。有閒少頃也。不踐影敬人之至。不殺不折愛物之至。不徑不竇守身之至。朱子曰不徑不竇無事時可也。若有寇盜患難如何守此以殘其軀。觀聖人微服過宋可見矣。○見家語弟子行篇致思篇。

○南容三復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三去聲。復音福。○南容孔子弟子。居南宮。名縚。又名适。字子容。朱子曰詩大雅抑之篇曰白圭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為也。南容一日三復此言。事見家語。蓋深有意於謹言也。此邦有道所以不廢。邦無道所以免禍。故孔子以兄子妻之。○見公冶篇。

○子路無宿諾。朱子曰宿留也。急於踐言。不留其諾也。○見顏淵篇。

○孔子曰衣敝緼袍。與衣狐貉者立。而不恥者。其由也與。衣去聲。緼音愠。貉音鶴。○朱子曰敝壞也。緼枲著也。袍衣有著者也。蓋衣之賤者。狐貉以狐貉之皮為裘。衣之貴者。子路之志如此。則能不以貧富動其心。而可以進於道矣。故夫子稱之。○見子罕篇。

○鄭子臧出奔宋。好聚鷸冠。鄭伯聞而惡之。使盜殺之。君子曰服之不衷。身之災也。詩曰彼其之子。不稱其服。子臧之服不稱也夫。好去聲。鷸音聿。惡去聲。衷音中。其音記。稱去聲。○鄭宋皆國名。子臧鄭伯之子。鷸翠鳥。聚鷸冠者。聚其羽以為冠也。衷正也。詩曹風候人之篇。其語辭。○見左傳。

○公父文伯退朝。朝其母。其母方績。文伯曰以歜之家。而主猶績乎。其母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邪。父音甫。朝音潮。下同。歜昌六切。亡如字。○績緝麻也。歜文伯之名。主主母也。僮子指文伯。國將亡則任非人。文伯富貴而驕。故敬姜歎而責之。亦善計國矣。居。吾語女。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語去聲。女音汝。瘠音寂。嚮音向。○居者喻之使止也。勞勤勞。逸安逸。淫淫蕩。沃肥饒。瘠薄瘦也。善心生則嚮義矣。惡心生則不材矣。不材由於淫。嚮義由於勞。是故王后親織元紞。公侯之夫人加以紘綖。卿之內子為大帶。命婦成祭服。列士之妻加之以朝服。自庶士以下。皆衣其夫。社而賦事。烝而獻功。男女效績。愆則有辟。古之制也。紞丁坎切。紘音宏。綖音延。辟音闢。○元黑色。紞冠之垂前後者。紘纓之無緌者。綖冠之上覆者。內子卿之妻。命婦大夫之妻。列士元士。庶士下士。庶士以下則庶人也。自公侯至士庶之妻。所織以漸而加者。以貴賤為勞逸之差也。冬祭曰烝。績功。愆過。辟罪也。春祭社之時。則供其農桑之事。冬祭廟之時。則獻其五穀布帛之功。男耕女織。各效其績。逸而有過則治以罪也。古之制通貴賤言之。吾冀而朝夕修我。曰必無廢先人。爾今曰胡不自安。以是承君之官。予懼穆伯之絕嗣也。冀欲也。而爾皆汝也。修猶飭也。廢猶墜也。先人謂穆伯。文伯之父也。胡何也。君謂魯君。居位而苟求安逸。敗亡之道也。故敬姜懼穆伯之絕嗣。文伯曠於禮。敬姜語之。皆凜凜有法度。其愛而知勞者與。○見魯語。

○孔子曰。賢哉回也。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回也不改其樂。賢哉回也。簞音丹。食音似。樂音洛。○回孔子弟子。姓顏。字子淵。朱子曰簞竹器。食飯也。瓢瓠也。顏子之貧如此。而處之泰然。不以害其樂。夫子再言賢哉回也。以深歎美之。○見雍也篇。

右敬身　李氏曰首三章言心術。次二章言威儀。次三章言衣服。末章言飲食。

衛莊公娶於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其娣戴媯生桓公。莊姜以為己子。娣音弟。媯音圭。○衛齊皆國名。莊公衛君名揚。東宮太子宮。得臣太子名。姜齊姓。媯陳姓。莊公再娶於陳。莊戴皆謚也。娣女弟之從嫁者。桓公名完。公子州吁。嬖人之子也。有寵而好兵。公弗禁。莊姜惡之。嬖音庇。好去聲。惡去聲。○嬖人莊公幸嬖也。石碏諫曰。臣聞愛子。教之以義方。弗納於邪。驕奢淫泆。所自邪也。四者之來。寵祿過也。碏音鵲。泆音逸。○石碏衛大夫。方道也。義方即六順。納猶實也。邪即六逆。驕矜高奢侈肆淫貪慾泆放蕩自由也。寵祿過盛則驕奢淫泆而陷於邪逆矣。夫寵而不驕。驕而能降。降而能憾。憾而能眕者鮮矣。夫音扶。眕音軫。鮮上聲。○降抑也。憾恨也。眕安重也。蓋恃寵則驕。驕則恣橫而不能自抑。若強抑之則恨。恨則思亂而不能自安自重。此必然之勢也。且夫賤妨貴。少陵長。遠間親。新間舊。小加大。淫破義。所謂六逆也。君義臣行。父慈子孝。兄愛弟敬。所謂六順也。夫音扶。少去聲。間去聲。○貴賤以位言。少長以齒言。親猶近也。遠近以地言。新舊以時言。小大以德言。淫義以道言。淫者邪道。義者正道也。妨害也。陵犯也。間離也。破亦害也。義謂使臣以義。行謂行君之義。去順效逆。所以速禍也。君人者。將禍是務去。而速之。無乃不可乎。去上聲。下同。○去猶違也。順即六順。效猶習也。逆即六逆。速召也。言為人君者。當務於去禍。不可反召禍也。莊公溺愛嬖人之子。使恃寵弄兵而弗之禁。是去順而效逆也。其後州吁弒桓公。為石碏所誅。豈非速禍之明驗乎。孔氏曰州吁于六逆則少陵長。於六順則弟不敬。兄非謂偏犯之也。

○劉康公成肅公會晉侯伐秦。成子受脤于社。不敬。脤音腎。○劉成皆邑名。康肅皆謚。秦晉皆國名。脤祭肉也。社祭土而主陰。凡出兵則宜於社。○宜祭名。脤亦作蜃。大蛤也。古人多以蜃飾器。祭肉以蜃器盛之。故曰脤。謚者生有功德。卒則人君賜謚以易其名。劉子曰。吾聞之。民受天地之中以生。所謂命也。是以有動作禮義威儀之則。以定命也。能者養之以福。不能者敗以取禍。中者理之本然也。動作以事言。禮義以理言。威儀以身言。定者靜所復也。天地之理。人得之以生。所謂在天為命。在人為性者也。動作禮義威儀各有當然之則。聖人所以定其性而使弗失也。能循是則以養其性。則為福。順乎天而吉也。不能循是則而敗其性。則取禍。違乎天而凶也。能與不能。亦在乎敬怠之間而已矣。是故君子勤禮。小人盡力。勤禮莫如致敬。盡力莫如敦篤。敬在養神。篤在守業。國之大事。在祀與戎。祀有執膰。戎有受脤。神之大節

也。今成子惰棄其命矣。其不反乎。膰音煩。○君子小人以位言之。敦加厚也。篤實而加厚焉。亦敬也。養神謂奉祭。守業謂務農。戎兵戎。膰祭肉。執膰受脤。皆交神之大節。惰謂受脤不敬。反還也。君子敬以奉祭。小人敬以務農。皆養之以福者也。成子以君子而受脤不敬。有取禍之道。故劉子逆知其不反。其後果卒於瑕。○衛侯在楚。北宮文子見令尹圍之威儀。言於衛侯曰。令尹其將不免。詩云。敬慎威儀。維民之則。令尹無威儀。民無則焉。民所不則。以在民上。不可以終。衛楚皆國名。衛侯名惡。文子衛大夫名佗。北宮其姓也。時相衛侯在楚。令尹楚上卿執政者。名圍。免謂免於禍。詩大雅抑之篇。則法也。終謂善終。公曰。善哉。何謂威儀。對曰。有威而可畏謂之威。有儀而可象謂之儀。君有君之威儀。其臣畏而愛之。則而象之。故能有其國家。令聞長世。臣有臣之威儀。其下畏而愛之。故能守其官職。保族宜家。順是以下皆如是。是以上下能相固也。聞音問。○此衛侯問而文子答也。令聞長世。謂善名久垂於世也。是指君臣而言。順是以下。若父子兄弟內外大小是矣。皆如是。謂皆有威儀也。固者安固不敗也。衛詩曰。威儀棣棣。不可選也。言君臣上下父子兄弟內外大小皆有威儀也。棣音第。○詩邶風柏舟之篇。棣棣富而閑習之貌。選簡擇也。言威儀無一不善。不可得而簡擇取舍也。此蓋借引以為人皆不可無威儀耳。周詩曰。朋友攸攝。攝以威儀。言朋友之道。必相教訓以威儀也。詩大雅既醉之篇。攸所也。攝簡也。故君子在位可畏。施舍可愛。進退可度。周旋可則。容止可觀。作事可法。德行可象。聲氣可樂。動作有文。言語有章。以臨其下。謂之有威儀也。舍上聲。行去聲。樂音雒。○施用也。舍不用也。用舍當。斯可愛。十者皆威儀也。自可畏言曰威。自可象言曰儀。真氏曰。令尹圍專楚國之政。有篡奪之心。形諸威儀。必有僭偪於上者。故文子見而知其不終也。未幾以篡被殺。果不能終。○以上三章。並見左傳。

右通論通論立教明倫敬身三者。

小學集註卷之四

小學集註卷之五

外篇

說見內篇

○詩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好是懿德孔子曰為此詩者其知道乎故有物必有則民之秉彝也故好是懿德懿音意○詩大雅烝民之篇尹吉甫之所作也朱子曰烝衆也物事也則法也彝常也懿美也有物必有法如有耳目則有聰明之德有父子則有慈孝之心是民所秉執之常性也故人之情無不好此懿德者胡氏曰知道知率性之道也○見告子篇歷傳記接見聞述嘉言紀善行為小學外篇傳去聲○歷考前代漢魏晉南北朝隋唐之傳記承接近代王代之見聞凡言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嘉言也則述之行之本乎物則民彝者善行也則紀之所以合內篇而為小學之全書也學者讀內篇而遠師虞夏商周之聖賢讀外篇而近師漢唐宋之君子盛德大業於是乎在矣奚可以為童穉之習而忽之哉

嘉言第五

嘉善也此篇述漢以來賢者所言之善言以廣立教明倫敬身也凡九十一章

橫渠張先生曰教小兒先要安詳恭敬橫渠地名先生名載字子厚宋郿縣人安靜詳審恭莊敬畏四者小學涵養本原之事也今世學不講男女從幼便驕惰壞了到長益凶很只為未嘗為子弟之事則於其親已有物我不肯屈下病根常在又隨所居而長至死只依舊只為之為去聲已音以○安詳恭敬不講而矜驕惰慢成習此天理所由滅而人欲所由熾也壞謂壞其質性親父母也有物我猶言分彼此病根即驕惰也為子弟則不能安灑掃應對接朋友則不能下朋友有官長則不能下官長為宰相則不能下天下之賢此言病根隨所居而長也安謂安意為之下謂屈己下之甚則至於徇私意義理都喪句也只為病根不去隨所居所接而長徇私閏切為去聲○徇從也居居處接交接○見橫渠語錄

○楊文公家訓曰童穉之學不止記誦養其良知良能當以先入之言為主公名億字大年諡文宋浦城人良知者本然之知良能者本然之能愛親敬長是也程子曰人之幼也知思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使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後雖有讒說搖惑不能久也日記故事不拘今古必先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等事如黃香扇枕陸績懷橘叔敖隱德子路負米之類只如俗說便曉此道理久久成熟德性若自然矣扇平聲○故事古今已往之事也善事父母為孝善事兄長為弟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禮者天理之節文義者人心之裁制廉即辭讓之心禮之發也恥即羞惡之心義之發也黃香扇枕之類即孝弟等事也德性謂得之於天者仁義禮智是也○黃香字文強盡心養親暑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陸績字公紀年六歲見袁術術出橘績懷三枚拜辭墮地術曰陸郎作賓客而懷橘乎績跪答曰欲歸遺母術大奇之叔敖楚官名蔿氏名艾為兒時出游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而泣母問其故對曰聞見兩頭蛇者死嚮者見之恐去母而死也母曰蛇今安在曰恐他人又見殺而埋之矣母曰吾聞有陰德者天報以福汝不死也及長為楚相子路姓仲名由嘗曰昔事二親常食藜藿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為楚大夫從車百乘積粟萬鍾累茵而坐列鼎而食雖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何可得也○見楊氏家訓

○明道程先生曰憂子弟之輕俊者只教以經學念書不得令作文字子弟凡百玩好皆奪志至於書札於儒者事最近然一向好著亦自喪志好去聲下同著直略切喪去聲○先生名顥字伯淳宋河南人文潞公題其墓曰明道先生憂者憂其不能致遠也蓋少年之輕浮俊秀者惟教以學經讀書則可以收其放心而於道之所向若使作文字則心愈放而離道遠矣凡百玩好如書與琴棋之類奪志謂奪其求道之志書習字札小簡書札固儒者之一藝若專攻乎此則亦喪其求道之志也

○伊川程先生曰教人未見意趣必不樂學欲且教之歌舞如古詩三百篇皆古人作之如關雎之類正家之始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日使人聞之此等詩其言簡奧今人未易曉別欲作詩略言教童子灑掃應對事長之節令朝夕歌之似當有助樂五教切○伊川地名先生名頤字正叔明道之弟趣指趣也樂喜好也關雎周南國風詩之首篇關雎等詩為教於閨門之內乃正家之始故當時上下通用之簡奧者辭簡約而意深奧也以灑掃等事編為韻語令朝夕詠歌之庶見意趣而好學矣朱子曰嘗疑曲禮衣無撥足無蹶將上堂聲必揚將入戶視必下等皆是古人教小兒語○並見陳氏遺書

○陳忠肅公曰幼學之士先要分別人品之上下何者是聖賢所為之事何者是下愚所為之事向善背惡去彼取此此幼學所當先也別必列切背音佩○公名瓘字瑩中號了翁忠肅諡也宋延平人吳氏曰當向當取者上品聖賢也當背當取者下品下愚也顏子孟子亞聖也學之雖未至亦可為賢人今學者若能知此則顏孟之事我亦可學此下言聖賢之事當向而取也亞次也學之謂學顏孟也言溫而氣和則顏子之不遷漸可學矣過而能悔又不憚改則顏子之不貳漸可學矣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怒於甲者不移於乙過於前者不復於後知埋鬻之戲不如俎豆念慈母之愛至於三遷自幼至老不厭不改終始一意則我之不動心亦可如孟子矣鬻音育埋墓間之事鬻市中之事俎豆學宮之事此即三遷之教也不厭謂學不倦不改謂守不變若夫立志不

高。則其學皆常人之事。語及顏孟。則不敢當也。其心必曰我爲孩童。豈敢學顏孟哉。此人不可以語上矣。先生長者。見其卑下。豈肯與之語哉。先生長者。不肯與之語。則其所與語。皆下等人也。言不忠信。下等人也。行不篤敬。下等人也。過而不知悔。下等人也。悔而不知改。下等人也。聞下等之語。爲下等之事。譬如坐於房舍之中。四面皆牆壁也。雖欲開明。不可得矣。語去聲。行去聲。○此言下愚之事。當背而去也。下等之語。下等之事。皆蔽塞人心之牆壁也。開而明之。在立志以學聖賢而已。吳氏曰。言僞而行薄。恥過而遂非。所聞所行。無一不歸於下愚之習。耳目壅塞。中心昏蔽。一物無所見。一步不可行。欲求開明。何可得哉。○見東萊辨志錄。

○馬援兄子。嚴敦。並喜譏議。而通輕俠客。援在交趾。還書誡之曰。吾欲汝曹聞人過失。如聞父母之名。耳可得聞。口不可得言。俠音協。○援字文淵。漢茂陵人。嚴敦。援兄二子名。譏。譏誚。議。議論。俠。謂以權力俠輔人。通輕俠客。交通輕薄遊俠之客也。交趾。郡名。汝曹。汝輩也。好議論人長短。妄是非正法。此吾所大惡也。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好去聲。下同。惡去聲。行去聲。○妄是非正法。謂妄談國法之是非。龍伯高。敦厚周愼。口無擇言。謙約節儉。廉公有威。吾愛之重之。願汝曹效之。伯高名述。京兆人。敦篤而重厚。周密而謹愼。出言皆善。而無可選擇。謙約節儉而不驕奢。廉公有威而不私褻。皆君子之常道。杜季良。豪俠好義。憂人之憂。樂人之樂。清濁無所失。父喪致客。數郡畢至。吾愛之重之。不願汝曹效也。樂音洛。下同。○季良名保。人有憂。己亦爲之憂。人有樂。己亦爲之樂。不辨清濁。待之皆無所失。故父喪致客。數郡皆至也。此輕俠之事。效伯高不得。猶爲謹敕之士。所謂刻鵠不成。尚類鶩者也。效季良不得。陷爲天下輕薄子。所謂畫虎不成。反類狗者也。敕音飭。鶩音木。○吳氏曰。鵠鶩皆鳥。而略相似。虎狗皆獸。而絕不同。○見漢書列傳。

○漢昭烈將終。敕後主曰。勿以惡小而爲之。勿以善小而不爲。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昭烈。漢帝名備。字玄德。敕。戒也。後主。昭烈之子。名禪。朱子曰。善必積而後成。惡雖小而可戒。

○諸葛武侯戒子書曰。君子之行。靜以修身。儉以養德。非澹泊無以明志。非寧靜無以致遠。行去聲。○侯名亮。字孔明。諸葛其姓也。事漢昭烈爲丞相。諡忠武。子瞻。字思遠。靜卽寧靜也。儉卽淡泊也。寧靜則心不逐於物。故可以修身致遠。淡泊則心不汩於欲。故可以養德明志。夫學須靜也。才須學也。非學無以廣才。非靜無以成學。慆慢則不能硏精。險躁則不能理性。年與時馳。意與歲去。遂成枯落。悲歎窮廬。將復何及也。慆音滔。躁音照。復扶又切。○廣才。充廣其才也。慆。淫也。慆慢則心不收。故不能硏究精微之理。險躁則心妄動。故不能理治氣質之性。蓋人之年。意與時歲而俱往。不暫駐也。失時不學。遂與草木同枯落。雖悲歎而無及矣。眞氏曰。孔明此書。眞格言也。○竝見三國志。

○柳玭嘗著書。戒其子弟曰。壞名災己。辱先喪家。其失尤大者五。宜深誌之。玭蒲眠切。○玭字直清。唐柳公綽之孫。仲郢之子。壞。敗也。誌。記也。其一。自求安逸。靡甘澹泊。苟利於己。不恤人言。此言不勤儉之失。靡。不也。恤。憂也。其二。不知儒術。不悅古道。懵前經而不恥。論當世而解頤。身旣寡知。惡人有學。懵毋總切。解音蟹。頤音怡。惡去聲。○此言不好學之失。懵。無知貌。頤。口旁也。人笑則口旁解。言其於前聖之經。無所知而不恥。於當世之事。妄議之以爲笑也。其三。勝己者厭之。佞己者悅之。唯樂戲談。莫思古道。聞人之善嫉之。聞人之惡揚之。浸漬頗僻。銷刻德義。簪裾徒在。廝養何殊。樂去聲。漬音恣。頗音坡。廝音思。○此言不好善之失。厭惡。佞諂。嫉妒。揚播也。頗僻。謂偏頗邪僻之行。浸漬頗僻。漸染於惡也。銷刻德義。斲喪其善也。簪裾。猶言衣冠。廝養。謂奴僕徒至也。殊。異也。其四。崇好優游。耽嗜麴蘗。以銜杯爲高致。以勤事爲俗流。習之易荒。覺已難悔。好去聲。蘗魚列切。○此言好宴樂之失。崇。高也。吳氏曰。麴蘗。銜杯。皆言酒也。高致。謂高尚之風致。勤事。勤於事業也。言好逸嗜酒。自以爲高。反鄙勤事者爲俗流。此心旣荒。雖知而不能悔也。其五。急於名宦。匿近權要。一資半級。雖或得之。衆怒羣猜。鮮有存者。猜倉才切。○此言好奔競之失。名宦。顯仕也。匿近。陰附也。權要。有勢位者。資猶品也。猜。恨也。鮮。少也。言雖或得官。終必失之。余見名門右族。莫不由祖先忠孝勤儉以成立之。莫不由子孫頑率奢傲以覆墜之。成立之難如升天。覆墜之易如燎毛。言之痛心。爾宜刻骨。覆音福。下同。燎音料。○古人以右爲尊。名門右族。皆大家也。頑劣輕率奢侈驕傲。皆敗家之由也。燎。燒也。刻骨。猶言銘心。亦深誌之意。而語加切耳。○見柳氏公家訓。

○范魯公質爲宰相。從子杲嘗求奏遷秩。質作詩曉之。從去聲。杲音槁。○質字文素。周宰相。事宋。封魯國公。從子。兄之子也。名杲。遷。升也。秩。職也。其略曰。戒爾學立身。莫若先孝悌。怡怡奉親長。□不生驕易。戰戰復兢兢。造次必於是。造音操。○孝悌者。立身之本。怡怡。和悅也。驕。驕傲。易。慢易。戰戰。恐懼。兢兢。戒謹。造次。急遽苟且之時。是。指孝悌也。戒爾學干祿。莫若勤道

藝。嘗聞諸格言。學而優則仕。不患人不知。惟患學不至。干求也。祿俸也。道道理。藝文藝。諸語辭。格猶法也。優有餘力也。學優則仕。子夏之法言也。戒爾遠恥辱。恭則近乎禮。自卑而尊人。先彼而後己。相鼠與茅鴟。宜鑑詩人刺。相去聲。鴟音笞。○朱子曰。恭致敬也。禮節文也。致恭而中其節。則能遠恥辱矣。自卑尊人。先彼後己。致恭之事也。相鼠詩名。其辭曰。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死。茅鴟亦詩名。今亡其辭矣。二詩皆刺無禮也。鑑照也。刺譏諷相規也。戒爾勿放曠。放曠非端士。周孔垂名教。齊梁尚清議。南朝稱八達。千載穢青史。放放蕩。曠疏曠。端士正士也。周孔謂周公孔子。名教謂人倫之教。有實有名也。齊梁皆都江南。故又稱南朝。清議清虛之談也。八達謂晉胡毋輔之謝鯤阮放畢卓羊曼桓彜阮孚光逸八人。終日清談酣飲。爲曠達也。當時雖稱之。而無禮無法。得罪名教。其姓名久汚史冊。亦可賤矣。古史以竹。故曰青史。戒爾勿嗜酒。狂藥非佳味。能移謹厚性。化爲凶險類。古今傾敗者。歷歷皆可記。酒能亂性。是狂藥也。古今以之而傾覆喪敗者多矣。戒爾勿多言。多言衆所忌。苟不慎樞機。災厄從此始。是非毀譽間。適足爲身累。厄一作危。譽平聲。○戶之開闔由於樞。弩之張弛由於機。人之禍福榮辱由於言。故比言於樞機。災厄謂禍辱。毀者稱人之惡而損其真也。譽者揚人之善而過其實也。以言而是非毀譽人。皆取禍召辱。祇足自累而已。舉世重交游。擬結金蘭契。忿怨容易生。風波當時起。所以君子心。汪汪淡如水。當去聲。○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契合也。風波比忿怨。勢利之交。一言不合。則怒氣相加。如風波之起矣。汪汪深廣貌。記曰。君子之交如水。小人之交如醴。君子淡以成。小人甘以壞。舉世好承奉。昂昂增意氣。不知承奉者。以爾爲玩戲。所以古人疾。籧篨與戚施。籧音渠。篨音除。施音叶去聲。○疾憎惡也。籧篨龜胸者。戚施駝背者。籧篨不能俯。戚施不能仰。皆醜疾也。陳氏曰。好承奉之態似之。舉世重游俠。俗呼爲義氣。爲人赴急難。往往陷囚繫。所以馬援書。殷勤戒諸子。爲去聲。難去聲。繫音係。○游俠之徒。輕身以殉人。似乎有氣有義而非正。故馬援之書曰。寧死不願聞子孫有此行也。舉世賤清素。奉身好華侈。肥馬衣輕裘。揚揚過閭里。雖得市童憐。還爲識者鄙。衣去聲。○揚揚自得之意。憐猶愛也。鄙猶賤也。我本羈旅臣。遭逢堯舜理。位重才不充。戚戚懷憂畏。深淵與薄冰。蹈之唯恐墜。爾曹當憫我。勿使增罪戾。閉門斂蹤跡。縮首避名勢。勢位難久居。畢竟何足恃。羈音肌。蹈音稻。戾音麗。縮所六切。○羈寄。旅寓。理治也。質既相周。復相宋。故自謂羈旅之臣。宋太祖受周禪。故比之堯舜之治。戚戚憂畏意。若蹈淵冰。言憂畏之甚也。曹即輩也。戾亦罪也。戒其勿求遷秩以增己罪也。畢竟終也。又言爾等當深自斂避。勿求遷秩。蓋富貴無常。不足恃也。物盛則必衰。有隆還有

替。速成不堅牢。亟走多顛躓。灼灼園中花。早發還先萎。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賦命有疾徐。青雲難力致。寄語謝諸郎。躁進徒爲耳。亟音棘。躓音至。萎音痿。○隆興。替廢。亟急也。顛躓蹉跌也。萎枯。疾速。徐遲也。青雲比名位之高顯也。躁急。徒空也。此一節首八句言人物之常理。次二句言富貴有定命。末二句總括而戒之。○見宋文鑑。○康節邵先生戒子孫曰。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後善。下品之人。教亦不善。不教而善。非聖而何。教而後善。非賢而何。教亦不善。非愚而何。先生名雍。字堯夫。康節謚也。宋河南人。氣質之性。雖有是三品。然天地之性。初無少異。愚者果能奮然用力於善。未必不可以爲賢也。是知善也者。吉之謂也。不善也者。凶之謂也。爲善者爲吉人。爲惡者爲凶人。吉也者。目不觀非禮之色。耳不聽非禮之聲。口不道非禮之言。足不踐非禮之地。人非善不交。物非義不取。親賢若就芝蘭。避惡如畏蛇蠍。或曰不謂之吉人。則吾不信也。蠍音歇。○此一節言爲善者爲吉人。凶也者。語言詭譎。動止陰險。好利飾非。貪淫樂禍。疾良善如讎隙。犯刑憲如飲食。小則隕身滅性。大則覆宗絕嗣。或曰不謂凶人。則吾不信也。詭音癸。譎音厥。樂音雒。讎音酬。隙乞逆切。隕音允。○此一節言爲惡者爲凶人。陰暗也。飾非文過也。貪淫嗜慾也。樂禍樂人有禍也。如讎隙疾之甚也。如飲食好而甘之也。隕猶喪也。覆猶傾也。吳氏曰。隕身滅性。禍止一身。故曰小。覆宗絕嗣。禍及一族。故曰大。傳有之曰。吉人爲善。惟日不足。凶人爲不善。亦惟日不足。汝等欲爲吉人乎。欲爲凶人乎。傳去聲。○傳之言。今見書泰誓篇。蔡氏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以爲不足也。○見皇極經世書。○節孝徐先生訓學者曰。諸君欲爲君子。而使勞己之力。費己之財。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不勞己之力。不費己之財。諸君何不爲君子。鄉人賤之。父母惡之。如此而不爲君子。猶可也。父母欲之。鄉人榮之。諸君何不爲君子。惡去聲。○先生名積。字仲車。節孝謚也。宋山陽人。諸君指學者。君子成德之稱。又曰。言其所善。行其所善。思其所善。如此而不爲君子。未之有也。言其不善。行其不善。思其不善。如此而不爲小人。未之

有也。吳氏曰君子小人之分在乎口之所言身之所行心之所思而已○見呂氏童蒙訓 ○胡文定公與子書曰。公名安國字康侯文定諡也宋建安人三子寅字明仲寧字和仲宏字仁仲志者心之所之也 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明道程伯子也朱子稱其十四五歲便學聖人希文范文正公也朱子稱其自做秀才便以天下爲己任立志以二公自待期而力行以求至焉聖賢之德業不遠矣 立心以忠信不欺爲主本。心者身之主也不欺卽忠信之謂人無實心言行雖善終非聖賢之徒故立心必以是爲主爲本 行己以端莊淸愼見操執。操平聲○操執皆守也端正莊肅淸白謹愼惟有守者能之 臨事以明敏果斷辨是非。熊氏曰事有是非惟明敏可以立見惟果斷可以早決 又謹三尺考求立法之意而操縱之斯可爲政不在人後矣。操平聲○此言爲政之方三尺謂法律古者以三尺竹簡書之操縱謂本法意原人情而適寬嚴之宜也 汝勉之哉治心修身以飮食男女爲切要從古聖賢自這裏做工夫其可忽乎。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一念之偏不能自克則陷其身於惡而不可振矣故治心修身必以是爲切要古之聖賢如禹之菲飮食湯之不邇聲色皆從此做工夫者也○見胡氏家錄

○古靈陳先生爲仙居令敎其民曰爲吾民者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夫婦有恩男女有別子弟有學鄕閭有禮貧窮患難親戚相救婚姻死喪鄰保相助無墮農業無作盜賊無學賭博無好爭訟無以惡陵善無以富呑貧行者讓路耕者讓畔斑白者不負戴於道路則爲禮義之俗矣。別必列切難去聲墮音灰又音惰好去聲○古靈村名先生名襄字述古宋福州人仙居台州屬邑義謂能正其家有恩謂貧窮相守若棄妻不養夫亡改嫁是無恩也有別謂男有婦女有夫不相亂也有禮謂歲時相往來及燕飮敍齒之類患難謂水火盜賊之類墮廢墜也陵侵欺也呑兼幷也讓路若少避長輕避重之類讓畔謂地有界畔不相侵奪也此皆孟子所謂義敎得民者○見行狀

右廣立敎

司馬温公曰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得咨稟於家長。公姓司馬名光字君實宋陝州人贈温國公咨謀也○見温公書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省音醒○籍簿也佩謂服於身省察也視也返命復命也 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况未必是乎。備陳是非利害之兩端而稟白之欲父母自喩也曲委曲○見家範

○橫渠先生曰舜之事親有不悅者爲父頑母嚚不近人情若中人之性其愛惡若無害理必姑順之。爲去聲嚚音銀惡去聲○舜盡事親之道宜得親之悅矣而猶不悅者爲其頑嚚不近人情也今天下人之父母若舜之父母者蓋寡矣事親不悅何以爲人乎 若親之故舊所喜當極力招致賓客之奉當極力營辦務以悅親爲事不可計家之有無然又須使之不知其勉强勞苦苟使見其爲而不易則亦不安矣。强上聲易音異○故舊所喜謂故舊中所嘉者賓客之奉謂酒餚之類○見橫渠語錄

○羅仲素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云。只爲天下無不是底父母。底音止爲去聲底音邸○仲素名從彥宋豫章人底致也豫悅樂也定者子孝父慈各得其所也孟子曰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羅氏讀之而有是論蓋天下無不愛子之父母豈有不是者哉子孝則父母之心自悅樂矣 了翁聞而善之曰唯如此而後天下之爲父子者定彼臣弑其君子弑其父常始於見其有不是處耳。了翁陳忠肅公也臣子弑逆常起於一念之差以君父所爲不是也若知天下無不是底君父惡有弑逆之事哉眞氏曰罪己而不非其親者仁人孝子之心也怨親而不反諸己者亂臣賊子之心也

○伊川先生曰病臥於牀委之庸醫比之不慈不孝事親者亦不可不知醫。委猶付託也病者死生所係而委之庸醫是猶飮藥以加病也故親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孝子有疾而委之庸醫比之不慈子能知醫則可以養親且不爲庸醫所誤矣○見遺書

○橫渠先生嘗曰事親奉祭豈可使人爲之。事父母奉祭祀皆當親爲之葉氏曰使人代爲孝敬之心安在○見語錄

○伊川先生曰冠昏喪祭禮之大者今人都不理會豺獺皆知報本。今士大夫家多忽此厚於奉養而薄於先祖甚不可也。冠去聲豺音柴獺音撻養去聲○冠以責成人昏以承宗事喪以愼終祭以追遠理會謂講而行之孟春獺祭魚季秋豺祭獸皆有報本之意豈可人而不如獸乎此字指報本言奉養謂奉養其親 某嘗修六禮大略家必有廟廟必有主月朔必薦新時祭用仲月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秋祭禰忌日遷主祭於正寢凡事死之禮當厚於奉生者。禰乃里切○六禮冠昏喪祭鄕飮酒士相見之禮也主木主也所以依神新謂新物禰父廟也遷猶奉也正寢猶正堂也月朔一月之始四時天道之變冬至陽生之始立春物生之始季秋成物之始忌日親之死日君子於此必有悽愴怵惕之心故因之而行追遠之禮此言祭禮之大略司馬温公曰國家時祭用孟月私家不敢用故用仲月 人家能存得此等事數件雖幼者可使漸知禮義。存謂行之久而不廢

也。○見遺書。

○司馬温公曰。冠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也。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冠去聲。下同。行去聲。下同。與平聲。○所謂成人者。非謂行體異於童子也。將責孝弟忠順之行也。四行立而後可以爲人。故冠爲成人之道。冠禮之廢久矣。近世以來。人情尤爲輕薄。生子猶飮乳。已加巾帽。有官者。或爲之製公服而弄之。過十歲猶總角者。蓋鮮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能知之。故往往自幼至長。愚騃如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乳音汝。爲去聲。騃五駭切。○巾幘士庶所著者。有官卽今之陰襲也。弄戲。鮮少。騃癡也。古禮雖稱二十而冠。然世俗之弊。不可猝變。若敦厚好古之君子。俟其子年十五以上。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之方。然後冠之。斯其美矣。猝倉沒切。好去聲。俟音似。上上聲。○猝遽也。世俗因襲之弊。不能必皆二十而冠。然其間損益行之。庶免乎猝遽更變之難。若篤厚學古之君子。適待其子年過十五。能讀書。略識理。然後行冠禮。則可責成人之道也。

○古者父母之喪。旣殯食粥。齊衰疏食水飮。不食菜果。齊音咨。衰音崔。疏音疎。下同。食音似。下同。○衰喪服也。緝其旁及下際曰齊衰。不緝曰斬衰。疏食粗飯也。言父母之喪旣殯。始食粥。若齊衰之喪旣殯。得疏食水飮。異於父母之喪也。父母之喪。旣虞卒哭。疏食水飮。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食醯醬。期音箕。醯音希。○虞祭名。旣葬而虞。虞之言安也。以魂氣無所不之。故三行虞祭以安之。旣虞而卒哭。自是哀至則哭。猶朝夕哭也。期周年也。祥吉也。祭用吉禮也。醯醋也。中月而禫。禫而飮醴酒。始飮酒者。先飮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古人居喪。無敢公然食肉飮酒者。禫徒感切。醴音理。乾音干。○中月。閒一月也。禫祭名。大祥之後。間一月而禫。禫者。淡淡然平安之意。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酒二宿熟者曰醴。醴酒味薄。乾肉味澀。先食之者。不忍遽御醇厚之味也。漢昌邑王奔昭帝之喪。居道上不素食。霍光數其罪而廢之。數上聲。○漢劉氏王天下之號。昌邑王名賀。昭帝崩無子。賀嗣位。光字子孟。時爲大將軍。廢賀爲海昏侯。晉阮籍負才放誕。居喪無禮。何曾面質籍於文帝坐曰。卿敗俗之人。不可長也。因言於帝曰。公方以孝治天下。而聽阮籍以重哀飮酒食肉於公坐。宜擯四裔。無令汚染華夏。誕音但。○晉司馬氏簒國之號。阮籍人姓名。自負其才。放蕩妄誕。曾字穎考。籍曾皆晉臣。質謂正言之。文帝司馬昭也。時爲晉公。卿指籍。公指昭。聽猶許也。重哀謂親喪。擯斥也。四裔四夷。華夏中國也。宋盧陵王義眞居武帝憂。使左右買魚肉珍羞。於齋內別立廚帳。會長史劉湛入。因命臑酒炙車螯。湛正色曰。公當今不宜有此設。義眞曰。旦甚寒。長史事同一家。望不爲異。酒至。湛起曰。旣不能以禮自處。又不能以禮處人。臑音暖。螯音翱。處上聲。○宋南朝劉氏簒國之號。義眞武帝裕之子。居憂卽居喪。珍羞美食。會遇也。湛字宏仁。吳氏曰。臑當作㬉。古暖字。炙燒也。車螯海蛤也。隋煬帝爲太子。居文獻皇后喪。每朝令進二溢米。而私令外取肥肉脯鮓。置竹筩中。以蠟閉口。衣襆裹而納之。煬音揚。溢音逸。襆音僕。裹音果。○隋楊氏據國之號。煬帝名廣。溢一手所握也。衣襆卽今之袱也。湖南楚王馬希聲。葬其父武穆王之日。猶食雞臛。其官屬潘起譏之曰。昔阮籍居喪。食蒸肫。何代無賢。臛音郝。○五代之時。馬殷據湖南。武穆王卽殷也。雞臛雞肉羹也。肫蒸熟豬也。何代無賢。反辭以譏之。然則五代之時。居喪食肉者。人猶以爲異事。是流俗之弊。其來甚近也。今之士大夫居喪。食肉飮酒。無異平日。又相從宴集。靦然無愧。人亦恬不爲怪。禮俗之壞。習以爲常。悲夫。靦他典切。恬音甜。○承上文潘起之譏而言。五代梁唐晉漢周也。靦面見人之貌。恬安也。怪異也。乃至鄙野之人。或初喪未斂。親賓則齎酒饌往勞之。主人亦自備酒饌。相與飮啜。醉飽連日。及葬亦如之。甚者初喪作樂以娛尸。及殯葬則以樂導輀車而號泣隨之。亦有乘喪卽嫁娶者。噫。習俗之難變。愚夫之難曉。乃至此乎。斂去聲。勞去聲。啜昌悅切。輀音而。號平聲。○勞慰勞。輀車喪車也。古者父母始死。子三日不食。鄰里爲糜粥食之。親賓往哭弔以助其不及。今人親死及殯葬之際。親賓乃攜酒食往勞。主人亦復營備。相與酬勸醉飽。甚至作樂娛尸。乘喪嫁娶。而不以爲非。哀哉。凡居父母之喪者。大祥之前。皆未可飮酒食肉。禮也。若有疾。暫須食飮。疾止。亦當復初。必若素食不能下咽。久而羸憊。恐成疾者。可以肉汁及脯醢。或肉少許。助其滋味。不可恣食珍羞盛饌及與人燕樂。是則雖被衰麻。其實不行喪也。唯五十以上。血氣旣衰。必資酒肉扶養者。則不必然耳。咽音煙。羸音雷。憊音敗。樂音雒。

衰音崔。上上聲。○歠，權也。食飲食，肉飲酒也。羸，瘦也。憊，疲也。有病瘠憊，恐致傷生，故權食肉汁及乾脯肉醬以助滋補。若肆意饗食珍美餚饌及預宴席，則與無喪之人何殊哉。喪聽樂及嫁娶者，國有正法，此不復論。復扶又切。○法謂法律。○其居父母之喪，中門外擇樸陋之室，爲丈夫喪次。斬衰寢苫枕塊，不脫絰帶，不與人坐焉。婦人次於中門之內別室，撤去帷帳衾褥華麗之物。樸音朴。衰音崔。苫失廉切。枕去聲。絰音迭。撤直列切。○樸，樸素。陋，隘陋。苫，藁薦。塊，土塊。麻在首曰絰，在腰曰帶。撤亦去也。皆哀痛之至，有所不安而然。男子無故不入中門，婦人不得輒至男子喪次。內外之辨當然。晉陳壽遭父喪，有疾，使婢丸藥，客往見之，鄉黨以爲貶議，坐是沈滯坎坷終身。坷音可。○陳壽，人姓名。貶議，謂貶抑而議論之。坐猶爲也。沈滯，不振也。坎坷，不遇也。嫌疑之際，不可不慎。嫌疑，事之可嫌可疑者。○父母之喪，不當出。若爲喪事及有故不得已而出，則乘樸馬，布裹鞍轡。爲去聲。樸音朴。○樸，素也。○世俗信浮屠誑誘，凡有喪事，無不供佛飯僧，云爲死者滅罪資福，使生天堂，受諸快樂。不爲者必入地獄，剉燒舂磨，受諸苦楚。殊不知死者形旣朽滅，神亦飄散，雖有剉燒舂磨，且無所施。又況佛法未入中國之前，人固有死而復生者，何故都無一人誤入地獄，見所謂十王者耶。此其無有而不足信也明矣。屠音徒。誑古況切。供去聲。飯上聲。爲去聲。樂音雒。舂書容切。磨去聲。復音福。○浮屠，佛氏也。誑，欺也。誘，引也。云猶言也。滅，消也。資，助也。諸，衆也。不爲，謂不供飯飯僧也。刀剉火燒，碓舂磑磨，甚言其苦楚也。殊，絕也。形，形體。神，神魂。佛法入中國，始於漢明帝。言前此之時，人死而復生者有矣，未嘗聞有入地獄見十王者，以未有佛法惑人，本無天堂地獄故也。後世有死而復生，云入地獄見十王者，乃佛法所惑耳。○以上皆見書儀。○顏氏家訓曰：吾家巫覡符章，絕於言議。汝曹所見，勿爲妖妄。覡刑狄切。○顏氏名之推，北朝人，作家訓。巫，女巫。覡，男巫。符章，即書符拜章之術，皆妖怪妄誕之事也。○伊川先生曰：人無父母，生日當倍悲痛，更安忍置酒張樂以爲樂。若具慶者可矣。爲樂之樂音洛。○念父母鞠育之劬勞，故倍增悲痛。父母俱存曰具慶。可者，可置酒張樂也。○見遺書。○呂氏童蒙訓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未盡也。呂氏名本中，字居仁，宋正獻公之曾孫，作童蒙訓。盡吾之心，致其誠而已。○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奈何。伊川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與簿不和，只是爭私意。佐去聲。○簿者縣之佐，令者縣之長。動，感動也。令是邑之長，若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孟子曰：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見遺書。○明道先生曰：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周禮一命受職，如今之第九品也。苟，誠也。物即人也。一命猶然，況居大位者乎。○見行狀。○劉安禮問臨民，明道先生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史，曰：正己以格物。安禮字立之，明道弟子。輸猶盡也。平易近民，使下情各得上達，則所以處之者自無不當矣。御，馭也。格，正也。范氏曰：未有己不能正而能正人者。○見立之敘述。○伊川先生曰：居是邦，不非其大夫，此理最好。不非，譏其過惡，有忠敬意。此古語而程子稱之。○見遺書。○童蒙訓曰：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吳氏曰：清謂廉潔不汚，慎謂謹守禮法，勤謂勤於職業。能是三者，則能持身而可以治人矣。○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疏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媼音襖。○異色人，謂不務常業之人。巫祝，皆事鬼神者。尼，女僧。媼，牙婆也。此輩一接之，內則伺意以納賄，外則誑人以行私，害敗事害政，故當一切禁絕。清心，謂不以物欲累心。省事，謂不作無益之事。○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良可惜也。少去聲。猾音滑。餌音耳。省音醒。復扶又切。貲音咨。譴去戰切。○猾，狡猾。餌，釣餌。不敢舉動，爲吏所制也。不貲，不可量也。譴，罪責也。○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處上聲。中去聲。○暴怒，怒之暴者。中，中理也。○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字，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處上聲。著直略切。擦音切。重平聲。○著實，不作僞。塗擦文字，塗挑舊字也。追改文字，去舊判而換新也。重易押字，去舊署而改之也。非惟得罪，實且欺心，豈事君之道也。○王吉上疏曰：夫婦，人倫大綱，夭壽之萌也。世俗嫁娶太蚤，未知爲人父母之

道而有子是以教化不明而民多夭疏所助切○王吉字子陽漢瑯邪人疏奏疏也夭短命也萌芽也古者二十而嫁三十而娶後世反是嫁娶太蚤故民多夭未知爲人父母之道而有子故教化不明○見漢書列傳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虜音魯○文中子姓王名通字仲淹隋之大儒也門人私謚曰文中子不入其鄉不與之共處也德謂男女之性行財謂男之聘財女之資裝○見事君篇

○早婚少聘教人以偷妾媵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少去聲媵以正切○偷薄也媵從嫁者亂眞氏謂內或陷於惡外或生僮僕之變是也等謂妾媵之等數也○見魏相篇

○司馬温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如何勿苟慕其富貴行去聲○婦家曰婚壻家曰姻苟但也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日不貧賤乎此言壻之性行當察也苟誠也不肖卽不賢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鮮上聲○此言婦之性行當察也婦賢則家道盛不賢則家道衰故曰所係盛衰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能無愧乎富貴有命不可必得假使得之是亦妾婦之妾婦耳○見遺書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道安定地名先生名瑗字翼之宋泰州人欽欽敬戒戒謹○吳氏曰女婦之性大率長慕富盛而厭薄貧賤○見景行錄

○或問孀婦於理似不可取如何伊川先生曰然凡取以配身也若取失節者以配身是己失節也孀音霜取音娶下同○此言孀婦不可取無夫曰孀又問或有孤孀貧窮無託者可再嫁否曰只是後世怕寒餓死故有是說然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此言孀婦不可再嫁○見語錄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佐輔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食音似蠱音古牝毗忍切○進食曰饋居中饋食婦人主之預干也幹猶主也蠱事也君子夫也牝雞雌雞也牝雞晨鳴婦人預政幹蠱之喻也婦人預政幹蠱則有敗亡之禍矣

○江東婦女略無交遊其婚姻之家或十數年間未相識者唯以信命贈遺致殷懃焉遺音位○江東大江之東略無交遊絕不與外人往還也以用也信命以言贈遺以物皆所以通殷懃之意鄴下風俗專以婦持門戶爭訟曲直造請逢迎代子求官爲夫訴屈此乃恆代之遺風乎鄴音業造七到切○鄴下古之相州造請謂謁人於外逢迎謂延客於家恆代皆燕趙間地名燕太子丹不愛後宮美女以結士故其遺風如此

○夫有人民而後有夫婦有夫婦而後有父子有父子而後有兄弟一家之親此三者而已矣自茲以往至於九族皆本於三親焉故於人倫爲重者也不可不篤夫音扶○三親夫婦父子兄弟也九族高曾祖父己身及子孫曾玄九者及旁親也篤厚也三親於人倫爲重不厚則無所不薄矣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吳氏曰兄弟同出於父母故形分而氣同左提右挈謂父母左手引兄以行右手挈弟以走也前襟後裾謂兄前挽父母之襟弟後牽父母之裾也服著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各妻其妻則各有室家矣各子其子則各有嗣息矣物我相形偏私漸起而親愛日衰替也衰者親愛之情衰也娣姒之比兄弟則疏薄矣今使疏薄之人而節量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旁人之所移者免夫娣音弟姒音似爲去聲○長婦爲姒少婦爲娣疏薄謂娣姒親厚謂兄弟節量猶言裁處旁人亦謂娣姒免者免於衰也

○柳開仲塗曰皇考治家孝且嚴旦望弟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面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漬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人言所惑吾見多矣若等寧有是耶退則惴惴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上上聲漸音尖漬音咨背音佩戾音利惴之瑞切○開字仲塗宋大名人父沒稱皇考旦謂朔日上手叉手也漸漬爲譖言如水之浸潤不驟也偏愛各有所欲也私藏各有所蓄

也。若汝也。惴惴恐懼之貌。抵此猶言至今。全謂不分異。云語辭。○見柳氏家訓。

○伊川先生曰。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舉世皆如此。惑之甚矣。夫音扶。下同。衣去聲。○閭閻。里巷之門也。仇敵。仇讐相敵也。惑謂蔽惑而不知輕重也。夫愛父母之口體犬馬。重於己之口體犬馬者。天理之明也。愛父母之子。輕於己之子者。人欲之蔽也。推其所明而達之於其所蔽。則弟矣。○見遺書。

○橫渠先生曰。斯干詩。言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言兄弟宜相好。不要相學。猶似也。人情大抵患在施之不見報則輟。故恩不能終。不要相學。己施之而已。好。如字。輟。音拙。己音紀。○斯干。小雅篇名。式。語辭。好。和好。輟。止也。朱子曰。不要相學。是不要相學其不好處。如兄能愛其弟。弟却不恭。其兄兄豈可學弟之不恭而遂忘其愛。但當盡其愛而已。如弟能恭其兄。兄却不愛其弟。弟豈可學兄之不愛而遂忘其恭。但當盡其恭而已。○見語錄。

○伊川先生曰。近世淺薄。以相歡狎爲相與。以無圭角爲相歡愛。如此者安能久。若要久。須是恭敬。君臣朋友。皆當以敬爲主也。歡狎。爲歡好而褻狎也。無圭角。謂去方而爲圓也。○見遺書。

○橫渠先生曰。今之朋友。擇其善柔以相與。拍肩執袂。以爲氣合。一言不合。怒氣相加。朋友之際。欲其相下不倦。故於朋友之間。主其敬者。日相親與。得效最速。袂音寐。○善柔。謂善爲柔媚。氣合。謂意氣相合。相下。謂彼此相讓。效。即忠告善道之益也。○見語錄。

童蒙訓曰。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分。音問。將。去聲。○契。合也。交承。新舊官交代也。分。際也。舉將。舉主也。

○范文正公爲參知政事時。告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在矣。汝母亦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令若曹享富貴之樂也。爨取亂切。樂音雒。○公名仲淹。字希文。諡文正。宋吳縣人。公二歲而孤。親謂母也。爨。炊爨也。甘旨。美味也。早世。早沒也。若曹。汝輩也。吾吳中宗族甚衆。於吾固有親疏。然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疏也。苟祖宗之意無親疏。則饑寒者。吾安得不恤也。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得至大官。若獨享富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何顏入家廟乎。於是恩例俸賜。常均於族人。幷置義田宅云。恩例。異數也。俸賜。常典也。范氏義莊。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縑一匹。嫁娶喪葬皆有給。○見名臣事實。

○司馬溫公曰。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稱。去聲。贏。音盈。○禮先王所制。法。國家所立。御。統也。家衆。婢僕輩也。職。如主庖廩掌田園之類。事。如治產業給征役之類。量入以出。入多則出多。入少則出少也。稱家以給。有則豐。無則儉也。吉凶。謂冠婚喪祭之事。品節。言其當。均一。言其平。冗。雜。贏。賸。備。防也。不虞。謂不可虞度之事。如水火盜賊之類。此皆制財用之節也。○見家儀。

右廣明倫。李氏曰。首十四章廣父子之親。次十章廣君臣之義。次八章廣夫婦之別。次四章廣長幼之序。次三章廣朋友之交。末二章通論五倫之義。

董仲舒曰。仁人者。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誼義同。○仲舒。漢廣川人。仁者。心之德。仁人者。無私欲而有其德者也。義者。人心之裁制。道者。天理之自然。功。功效也。朱子曰。道是大綱說。義是就一事上說。正義未嘗不利。明道豈必無功。但不先以功利爲心耳。○見漢書列傳。

○孫思邈曰。膽欲大而心欲小。智欲圓而行欲方。行。去聲。○思邈。唐京兆人。膽大。謂敢爲。心小。謂畏敬。智圓。謂通變。行方。謂有守。○見唐書方技傳。

○古語云。從善如登。從惡如崩。古語。國語。升高曰登。墜下曰崩。朱子曰。善者。天命所賦之本然。惡者。物欲所生之邪穢。眞氏曰。從善如登。善難進也。從惡如崩。惡易陷也。○見晉語篇。

孝友先生朱仁軌。隱居養親。嘗誨子弟曰。終身讓路。不枉百步。終身讓畔。不失一段。先生字德容。孝友。私諡也。唐亳州人。畔。田界也。終身讓路。無枉百步之時。終身讓畔。無失一段之時。何憚而不爲乎。○見唐書列傳。

○濂溪周先生曰。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濂溪。地名。先生名敦頤。字茂叔。宋道州人。朱子曰。希。望也。伊尹顏淵。大

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爲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於市。顔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伊姓尹字名摯相湯伐桀若撻於市言恥之甚也朱子曰遷移也貳復也三月言其久仁者心之德心不違仁者無私欲而有其德也此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顔淵之所學。朱子曰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朱子曰三者隨其用力之淺深以爲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爲善之實也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爲德行。行之爲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行去聲○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積於中爲德行道之體也發於外爲事業道之用也陋謂卑陋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甯滅其身而無悟也。噫。朱子曰喜其得聞而改之○規規諫悟悔悟噫傷痛聲過不改則爲惡而速禍○皆見周子通書 ○明道先生曰。聖賢千言萬語。只是欲人將已放之心。約之使反復入身來。自能尋向上去。下學而上達也。約猶收也下學而上達下學人事而上達天理也朱子曰所謂反復入身來不是將已縱出底收拾轉來只是知求則心便在便是反復入身來又曰能求放心則志氣清明義理昭著而可以上達矣 ○心要在腔子裏。腔音羌○腔子猶言身子耳朱子曰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常爲一身之主以提萬事之綱而不可有頃刻之不存者也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則一身無主萬事無綱雖其俯仰顧盼之間在己不自覺其身之所在矣又曰敬便在腔子裏 ○伊川先生曰。只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無非辟之干。辟音僻○整齊嚴肅如正衣冠尊瞻視之類一專一也盧氏曰外面整齊嚴肅則內面便一內面一則外面便無非辟之干○見遺書 ○伊川先生甚愛表記君子莊敬日彊。安肆日偸之語。蓋常人之情纔放肆。則日就曠蕩。自簡束則日就規矩。表記禮記篇名彊彊立也偸偸惰也常人以下程氏釋記之言規所以爲圓之器矩所以爲方之器喩禮度也周氏曰安肆日偸亦言君子者謂雖爲君子或安肆則日入於偸也○見呂氏雜志 ○人於外物奉身者。事事要好。只有自家一箇身與心。卻不要好。苟得外物好時。卻不知道自家身與心。已自先不好了也。外物之奉身者如飲食衣服宮室之類身不好謂身不脩心不好謂心不收○見遺書 ○伊川先生曰。顔淵問克己復禮之目。孔子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朱子曰克勝也己謂身之私欲也復反也禮者天理之節文也目條件也非禮者己之私也勿者禁止之辭是人心之所以爲主而勝私復禮之機也 四者身之用也。由乎中而應乎外。制乎外所以養其中也。顔淵事斯語。所

以進於聖人。後之學聖人者。宜服膺而勿失也。因箴以自警。視聽言動皆身之用由心而出者也非禮勿視聽言動所以制外而養心也事從事也進者進步幾及之意服著也膺胸也奉持而著之心胸之間也朱子曰由中應外以言其理如此耳制外養中方是說做工夫處 其視箴曰。心兮本虛。應物無迹。操之有要。視爲之則。蔽交於前。其中則遷。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克己復禮。久而誠矣。操平聲○心之體本自虛明而其用則隨物而應無有形迹操而存之之要以視爲則而已蓋物欲之蔽交接於前則心隨之以遷此非禮之視所以當制也制之於外克己也以安其內復禮也至於眞積力久則誠矣誠者從容不勉者也朱子曰人之視聽言動視最在先爲操心之準則 其聽箴曰。人有秉彝。本乎天性。知誘物化。遂亡其正。卓彼先覺。知止有定。閑邪存誠。非禮勿聽。性即理也人之秉彝乃得於天之正理也聽非禮則心之知爲物所引誘與之俱化而正理遂亡矣惟彼先覺之人卓然自立知其所當止而志有定向故能防閑其邪妄於外而存其實理於內自然非禮勿聽也 其言箴曰。人心之動。因言以宣。發禁躁妄。內斯靜專。矧是樞機。興戎出好。吉凶榮辱。惟其所召。傷易則誕。傷煩則支。己肆物忤。出悖來違。非法不道。欽哉訓辭。躁音照好字叶去聲易音異誕音但忤音誤○宣布也人心有動於內因言以宣於外所謂言者心之聲也發發言也言不煩躁則心安靜言不妄誕則心專一矧況也樞機喩言說見范魯公詩戎兵也好善也謂言能興戎出好且召吉凶榮辱也傷於輕易則妄誕傷於煩多則支蔓己放肆則忤於人出者逆則來者違四者言之病也道言也欽敬也訓辭訓戒之辭即非法不道也 其動箴曰。哲人知幾。誠之於思。志士勵行。守之於爲。順理則裕。從欲惟危。造次克念。戰兢自持。習與性成。聖賢同歸。幾平聲行去聲造音操○思者動於心也惟知幾之哲人能誠之爲者動於身也惟勵行之志士能守之二者雖不同然皆順理則安裕從欲則危險也動於心造次而能念動於身戰兢而自持內外交致其力也習之久而與氣質之性俱成則賢亦聖矣故曰同歸一說聖性之也謂哲人賢習之也謂志士反其成功則一也故曰同歸朱子曰此章問答乃傳授心法切要之言程子之箴發明親切學者尤宜深玩○見文集 ○伊川先生言。人有三不幸。少年登高科。一不幸。席父兄之勢爲美官。二不幸。有高才能文章。三不幸也。幸猶慶也席猶藉也少年登高科者學未優藉勢爲美官者人不稱有高才能文章者必無德以將之此三者皆不足以致遠故謂之不幸○見童蒙訓 ○橫渠先生曰。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遊之樂耳。樂音洛○捨棄也猷謀爲作爲也下民下等之人也一致猶言同歸踰過也○見正蒙 ○范忠宣公戒子弟曰。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曹但常以責人之心責己。恕

己之心恕人不患不到聖賢地位也公名純仁字堯夫忠宣諡也文正公之子朱子曰恕是推去的於己不當下恕字若欲修潤其語當曰以愛己之心愛人吳氏曰恕字之義范公蓋以寬恕爲言○見言行錄

○呂滎公嘗言後生初學且須理會氣象氣象好時百事是當氣象者辭令容止輕重疾徐足以見之矣不惟君子小人於此焉分亦貴賤壽夭之所由定也當去聲○公名希哲字原明宋東萊人封滎陽郡公理會謂省察矯揉之辭令出諸口容止見諸身乃德之符也故端重安徐者爲君子爲貴爲壽輕浮躁疾者爲小人爲賤爲夭熊氏曰氣象不過言貌二者而已

○攻其惡無攻人之惡蓋自攻其惡日夜且自點簡絲毫不盡則慊於心矣豈有工夫點簡他人耶慊苦簟切○攻專治也攻其惡無攻人之惡孔子之言也蓋發語辭士之飭身一念惡未盡去卽有愧於心矣何暇責人哉○見童蒙訓

○大要前輩作事多周詳後輩作事多闕略大要猶言大抵周則無闕詳則不略用心勤密則作事多周詳用心疏怠則作事多闕略

○恩讎分明此四字非有道者之言也無好人三字非有德者之言也後生戒之孔子曰以德報德以直報怨是恩讎不當分明也孟子曰人皆可以爲堯舜是世未嘗無好人也見呂氏集

○張思叔座右銘曰凡語必忠信凡行必篤敬飲食必愼節字畫必楷正行去聲○思叔名繹宋河南人銘者自警之辭愼謂不苟食節謂不恣食楷謂不草率正謂不偏邪容貌必端莊衣冠必肅整步履必安詳居處必正靜處上聲○容貌舉一身而言端莊端正莊嚴也衣服所以正容儀肅整者肅齊整也足容重故當貴乎安詳居處恭故必在乎正靜也作事必謀始出言必顧行常德必固持然諾必重應見善如己出見惡如己病行去聲○事謀於始則無後悔言顧其行則非虛言常德平常之德持之固則不失然諾皆應辭應之重則思踐如己出冀己亦有是善也如己病恐己亦有是惡也凡此十四者我皆未深省書此當座隅朝夕視爲警省察也警戒也熊氏曰座右銘凡十四言不過卽其日用言動之間出入起居之際大要以誠敬爲主曰愼節曰楷正曰端莊曰肅整曰安詳曰正靜曰固持曰重應非誠敬其能然乎作事謀始一動不忘敬也出言顧行一語不忘敬也程門教人以敬爲先思叔此銘學者所當佩服而深省也○見言行錄

○胡文定公曰人須是一切世味淡薄方好不要有富貴相孟子謂堂高數仞食前方丈侍妾數百人我得志不爲學者須先除去此等嘗自激昂便不到得墜墮一切世味如飲食衣服居室之類淡薄謂食取充腹衣服蔽形居室取蔽風雨也富貴相驕奢之態也八尺曰仞方丈食饌列於前者方一丈也此所謂富貴相也激揚猶奮發也墜墮皆落也不以富貴爲事嘗自激昂而爲善則不淪於污下矣常愛諸葛孔明當漢末躬耕南陽不求聞達後來雖應劉先主之聘宰割山河三分天下身都將相手握重兵亦何求不得何欲不遂乃與後主言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自有餘饒臣身在外別無調度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死之日不使廩有餘粟庫有餘財以負陛下及卒果如其言如此輩人眞可謂大丈夫矣握一角切調去聲度去聲○南陽地名先主漢昭烈也嘗三顧武侯於草廬之中宰宰制割分割三分天下謂昭烈居蜀曹操居中原孫權居江南分天下爲三國也都猶居也握猶掌也成都郡名百畝爲頃饒亦餘也調度猶言區畫長增益也尺寸猶言毫末背恩忘德曰負躬耕南陽若將終身及爲將相志惟與漢孟子稱大丈夫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武侯有之矣○見胡氏傳家錄

○范益謙座右戒曰一不言朝廷利害邊報差除二不言州縣官員長短得失三不言衆人所作過惡四不言仕進官職趨時附勢五不言財利多少厭貧求富六不言淫媟戲慢評論女色七不言求覓人物干索酒食媟音屑評音平覓音密索音色○益謙名沖宋人利害謂事有利有害也邊報邊境之報也遣使曰差授官曰除無心失理爲過有心悖理爲惡媟狎也淫媟戲慢皆邪僻之事覓干索皆求也

又曰一人附書信不可開拆沈滯開拆則干人之私沈滯則誤人之託發人私書拆人信物甚者遂至結爲仇怨余得人所附書物雖至親卑幼者亦未嘗輒留必爲附至及人託於某處問訊干求若是非順理而己之力不及者則可至誠辭卻之若已諾之則必須達所欲言至於聽與不聽則在一人二與人並坐不可窺人私書窺竊視也私書親故之書也凡與賓客對坐及往人家見人得親戚書切不可往觀及注目偷視若屈膝並坐目力可及則斂身而退候其收書方復進以續前話若其人置書几上亦不可取觀須俟其人云某所惠書云足下請觀之方可一看若書中事無大小以至戲謔之語皆不可於他處復說三凡入人家不可看人文字文字如書簡簿籍之類凡入人家切不可於几案上及書篋等內檢看書簡及記事冊子錢穀文歷若人將文字令己看切不可於背後觀皆無德之一端也四凡借人物不可損壞不還物如書籍器服之類凡借一物上至書冊下至器用苟得已者則不須借若不獲已則須愛護過於己物看用才畢卽時歸還切不可以借爲名意在沒納及不加愛惜至有損壞大率豪氣於己者之物多不自愛若借人物豈可亦如此此非用豪氣之所乃無德之一端也五凡喫飲食不可揀擇去取謂揀擇以去其不可意者而取其可意者凡飲食蒸餅去皮饅頭去蔕肉去脂皮之類皆非成人所爲乃癡騃無知而已自非生硬臭惡與犯己宿疾之物豈有不可食之理六與人同處不可自擇便利凡與人同坐夏則己擇涼處冬則己擇煖處及與人共食多取先取皆無德之一端也七見人富貴不可歎羨詆毀詆音底○慕之則歎羨妒之則詆毀富貴高下人所共知見親戚相識輒稱其富貴若得其實卽是歎羨可見不知義命若不得實卽是妒嫉用心不佳莫此爲甚凡

此數事有犯之者足以見用意之不肖於存心修身大有所害因書以自警以上數件之事一有所犯者乃不肖之人也然數者雖若細事茍生於其心而害於修己者大矣故書之座隅以爲戒也〇見東萊辨志錄 〇胡子曰今之儒者移學文藝干仕進之心以收其放心而美其身則何古人之不可及哉父兄以文藝令其子弟朋友以仕進相招往而不返則心始荒而不治萬事之成咸不逮古先矣胡子名宏字仁仲文定公之子言今之儒者學文藝而干仕進其用心最勤能移此心以存心修身雖古人亦可及也往而不返謂心馳逐於文藝仕進而不知返也心者萬事之本心既荒故萬事之成皆不及古之人矣〇見語錄 〇顏氏家訓曰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夫音扶〇開心明目猶言推極知識也利者行無不得之謂 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腝音輭惕他歷切〇先意道迎父母之善意也惕然慙懼意吳氏曰先意而承順顏色怡聲而低下其氣所謂養志也不憚己之疲勞以營奉甘腝之飲食所養口體也此皆古人之所行者今因讀書學問而知之故必惕然慙懼興起而必欲行之也後五者文意皆倣此 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思欲效之也守職無侵有官守者修其職有言責者盡其忠也見危授命知有君而不知有身也不忘誠諫以利社稷知有國而不知有家也惻然感念意 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瞿音句〇素平日也驕矜奢縱役於氣者也自牧自處也禮以律人敬以立己瞿然自失貌收斂其容抑下其志則不驕奢矣 素鄙悋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慾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悋音吝惡烏故切賙音周卹恤同赧乃板切〇鄙鄙陋悋悋嗇役於利者也慾貪欲也盈則溢故可忌滿則覆故可惡匱乏也赧然慙而面赤之貌積財而能散施則不鄙悋矣 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苶然沮喪若不勝衣也悍音旱黜音出苶音捏沮再呂切喪去聲勝音升〇猛暴強悍剛惡也黜己自退抑也齒弊舌存喻強死而弱生也含垢猶言忍恥藏疾猶言隱惡衆謂衆人苶然沮喪貌謂自沮喪其暴悍之氣也 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強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懼也怯乞業切懦音糯〇怯畏懦弱柔惡也達生委命達生死之常理而委之命也求福不回不爲回邪之行以求福也勃然奮厲貌謂奮發振厲以去其怯懦也 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但能言之不能行之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耳去上聲下同嗤音笞詆音邸〇茲指上文六者而言皆然謂皆如此取法古人也人能勇於力行雖或未至盡善而氣習之偏駁泰甚者亦必克而去之矣蓋學之所知者能力行之自無不達也達卽周子所謂行之利也嗤笑也詆毁也 又有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讎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求益今反自損不如無學也梟音消〇此言借讀書爲名而矜己傲人者夫不能使人親愛而使人疾惡是學本求進益今反自損害也是不如不學矣鴟梟惡鳥也

〇伊川先生曰大學孔氏之遺書而初學入德之門也於今可見古人爲學次第者獨賴此篇之存而其他則未有如論孟者故學者必由是而學焉則庶乎其不差矣大學之書古之大學所以教人之法孔子誦而傳之以詔後世者也德之爲言得也行道而有得於心也門以比大學之書蓋入德必由乎大學譬之入室必由乎門也爲學次第謂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有先後之序也是指大學而言

〇凡看語孟且須熟讀玩味將聖人之言語切己不可只作一場話說看得此二書切己終身儘多矣孔孟之言皆實理也熟讀其辭玩味其理而著之於己則終身用之不能盡矣

〇讀論語者但將弟子問處便作己問將聖人答處便作今日耳聞自然有得若能於論孟中深求玩味將來涵養成甚生氣質讀書當體認歸己不徒誦說而已輔氏曰將來涵養成謂後來涵養成就也新安陳氏曰甚生氣質謂愚者明柔者強生出好氣質也〇見遺書

〇橫渠先生曰中庸文字輩直須句句理會過使其言互相發明理會謂深求玩味之互交互也朱子曰張子之言眞讀書之要法不但可施於中庸也

〇六經須循環理會儘無窮待自家長得一格則又見得別古者以易詩書禮樂春秋爲六經宋以易詩書周禮禮記春秋爲六經循環謂周而復始此理會亦謂深求玩味也儘無窮謂義理無窮盡也長一格謂學有進也學進則所見益高矣〇見語錄

〇呂舍人曰大抵後生爲學先須理會所以爲學者何事舍人呂本中也嘗爲中書舍人此理會猶言識得也 一行一住一語一默須要盡合道理默不言也蓋學所以爲道如下文行止語默須要盡合道理及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是已非爲作文章取官祿計也後生爲學先須識得此意然後志定而德業可成 學業則須是嚴立課程不可一日放慢每日須讀一般經書一般子書不須多只要令精熟須靜室危坐讀取二三百

遍字字句句須要分明又每日須連前三五授通讀五七十遍須令成誦不可一字放過也史書每日須讀取一卷或半卷以上始見功須是從人授讀疑難處便質問求古聖賢用心竭力從之難去聲○經書聖人之書子書賢人之書史書紀事之書危坐猶正坐也質正也經書子書必讀之精熟反覆玩味然後文義可通史書必讀一卷半卷以上然後事之本末可見皆必從師友授而讀之有疑難則取正審問乃不差也如是以求古聖賢所以用心而盡力從之道將爲我有矣夫指引者師之功也行有不至從容規戒者朋友之任也決意而往則須用己力難仰他人矣從音聰仰去聲○仰資也指導汲引則在於師切磋勸勉則在於友若夫勇往精進自彊不息則在於己而難倚恃師友矣高彦先云修學須是出於本心不待父母先生督責造次不忘寢食在念然後可成功○見童蒙訓

○呂氏童蒙訓曰今日記一事明日記一事久則自然貫穿今日辨一理明日辨一理久則自然浹洽穿去聲浹音接洽音匣○此致知之事久謂日日如此無間斷也貫穿通透也理卽事中之理辨謂辨其是非浹洽謂心與理相涵矣今日行一難事明日行一難事久則自然堅固此力行之事堅固則身與事相安矣渙然冰釋怡然順理久自得之非偶然也釋消也林氏曰渙然解散如春冰之釋怡然喜悅而衆理皆順前輩嘗說後生才性過人者不足畏惟讀書尋思推究者爲可畏耳又曰讀書只怕尋思蓋義理精深惟尋思用意爲可以得之鹵莽厭煩者決無有成之理鹵音魯莽毋黨切○鹵莽不用心也熊氏曰人有才貴乎有學非學無以充其才有學貴乎有思非思無以充其學故後生可畏者非以其才之難旣能學而又能思者爲難也夫義理散在簡冊之中聖賢之言不可以麤看不可以淺窺若鹵莽厭煩則何由知聖賢用心而窮其義理乎

○顔氏家訓曰借人典籍皆須愛護先有缺壞就爲補治此亦士大夫百行之一也爲行並去聲○百行大而忠君孝親小而手容恭足容重皆是借人器物皆須保護況書籍乎或先損壞卽爲修補完好實士君子之一行也濟陽江祿讀書未竟雖有急速必待卷束整齊然後得起故無損敗人不厭其求假焉卷音捲○濟陽縣名祿字彦遐竟終也假借也讀書雖遇急事必整束而起此亦可見其處事敬謹宜乎人不厭其求借也或有狼籍几案分散部帙多爲童幼婢妾所點汚風雨蟲鼠所毁傷實爲累德吾每讀聖人書未嘗不肅敬對之其故紙有五經詞義及聖賢姓名不敢他用也籍音席汚累並去聲○狼籍草而臥去則穢亂故物之散亂曰狼籍部帙書冊卷帙也褻汚經書實累大德故顔氏書以爲世戒且云舊紙有經書之文聖賢之姓名皆不當别用所以廣敬也

○明道先生曰君子教人有序先傳以小者近者而後教以大者遠者非是先傳以近小而後不教以遠大也小者近者謂灑掃應對進退之節大者遠者謂明德新民之事○見遺書

○明道先生曰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道者聖人之道也異端非聖人之道而别爲一端如楊墨老佛是也昔之害謂楊墨今之害謂佛氏葉氏曰淺近故迷暗者爲所惑深微故高明者反陷其中朱子曰楊墨是硬恁地做爲我兼愛做得來也淺不能惑人佛氏最有精微動人處從他說愈深愈害人又曰他劈初頭便錯了如天命之謂性他把這箇便都做空虛說了吾儒見得都是實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天下之學非淺陋固滯則必入於此言爲夏氏曰所言所爲也佛氏空寂之教自謂通神明之德知變化之道語大包法界語小入微塵或陳說道德指陳心性皆朱子所謂彌近理而大亂眞者也開物謂人所未知者開發之成務謂人之欲爲者成全之如三皇五帝造書契教稼穡制衣服宮室之類是也倫理謂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類有親義别序信之理也堯舜之道卽倫理也淺陋固滯如刑名術數之說記誦詞章之習皆是道不明固天下之學不入於淺陋固滯必入於佛氏之空寂自道之不明也邪誕妖妄之說競起塗生民之耳目溺天下於汚濁雖高才明智膠於見聞醉生夢死不自覺也楊墨老佛皆邪誕妖妄之說也塗猶塞也溺猶陷也膠猶滯也覺悟也言其迷溺之深如醉如夢自生至死而不悟也是皆正路之蓁蕪聖門之蔽塞闢之而後可以入道正路喩聖道蓁草盛貌蕪荒也闢開也言學者欲由聖道入聖門必先除其蓁蕪開其蔽塞則大道廓如而人可得而行也○見行狀

右廣敬身李氏曰首十六章廣心術之要次四章廣威儀之則次三章廣衣服之制及飲食之節後十三章通論爲學之道

小學集註卷之五

小學集註卷之六

外篇

善行第六此篇紀漢以來賢者所行之善行以實立教明倫敬身也凡八十一章

呂滎公名希哲字原明申國正獻公之長子正獻公居家簡重寡默不以事物經心而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正獻公名公著字晦叔相宋封申國公簡簡要重重厚寡省事默慎言也事物謂外事外物經猶縈也蹈猶行也規矩喻禮度事事依循禮度而行下文所言是也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縛袴衣服唯謹縛音篆○甫始祁大縛繞也縛袴所以纏繞袴管者亦謂之偪首之巾足之襪脛之纏袴身之衣服皆不得去謹則又加整飭矣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鄭衛二國名其音淫熊氏曰足不妄行耳不妄聽目不妄視正獻公通判潁州歐陽公適知州事焦先生千之伯強客文忠公所嚴毅方正正獻公招延之使教諸子諸生小有過差先生端坐召與相對終日竟夕不與之語諸生恐懼畏服先生方略降辭色歐陽公名修字永叔諡文忠焦先生名千之字伯強時寓歐陽公家諸子諸生皆謂滎公及其弟也端正也降猶舒解也時公方十餘歲內則正獻公與申國夫人教訓如此之嚴外則焦先生化導如此之篤故公德器成就大異衆人公嘗言人生內無賢父兄外無嚴師友而能有成者少矣行成曰德才成曰器人性本善而氣質不同苟無父兄教訓於內師友導化於外則安能有成哉程子曰天下英材不爲少矣特以道學不明不能有所成就○皆見呂氏家訓

○呂滎公張夫人待制諱昷之之幼女也最鍾愛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時張公已爲待制河北都轉運使矣昷音溫使去聲○夫人滎公之妻待制官名諱卽名也生曰名死曰諱鍾聚更再益增也都轉運使亦官名張公已貴顯矣而示女子以儉約如此非特教子者所當法亦守官者所當法也及夫人嫁呂氏夫人之母申國夫人姊也一日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樂音雒○張待制呂正獻公皆嘗參政宗道之壻張待制女嫁正獻之子滎公一日張妻來呂氏視女見女私室有鍋釜等器乃作色謂其妹申國夫人曰兒女輩豈可令私造飲食以敗壞家法乎熊氏曰呂氏家法固美矣而張待制嘗參政家其閫範又嚴正如此可見當時士大夫家禮義成習豈後世之可及乎○見童蒙訓

○唐陽城爲國子司業引諸生告之曰凡學者所以學爲忠與孝也諸生有久不省親者乎明日謁城還養者二十輩有三年不歸侍者斥之養去聲○唐李氏王天下之號城字亢宗定州人謁告也斥逐也○見唐書列傳

○安定先生胡瑗字翼之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辭而遺經業苟趨祿利及爲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嚴師弟子之禮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爲諸生言其所以治己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刮劘爲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行實後爲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瑗音願先去聲懇口很切爲去聲劘音磨傳音附行去聲○條教條約約束以身先之謂躬行以率之要義卽治人治己之道懇懇切到之意治己而後治人明體適用之學也刮劘刮垢磨光也兼文行而言傳依也必以理勝不尚辭也信尊信也安定後爲國子直講四方學者歸之故庠舍不能容其在湖學置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治民治兵水利算數之類其在太學亦然吳氏曰疏通謂氣質開明有器局謂局量寬廣朱子曰胡氏開治事齋亦非獨只理會這些如所謂頭容直足容重手容恭許多說話都是本原其弟子散在四方隨其人賢愚皆循循雅飭其言談擧止遇之不問可知爲先生弟子其學者相與稱先生不問可知爲胡公也吳氏曰循循有次序而不越禮度也雅飭雅正而謹飭也辭氣異乎常人故不問知其爲先生弟子四方從學者衆故稱先生必知其爲安定也○見歐陽文集

○明道先生言於朝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風者上所化俗者下所習賢有德者才有能者二者固治天下之本然得賢才斯可以正風俗則得賢才又正風俗之本也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及百執事悉心推訪有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爲篤志好學

材良行修者。延聘敦遣。萃於京師。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好行皆去聲○悉盡也推訪推求詢訪也延聘謂迎之以禮敦遣謂送之以禮萃聚京大師衆也天子之都曰京師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修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修身。至於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漸音尖○誘之掖之使有進激之勵之使無退漸之磨之使不苦其難皆所以成就之正學不出乎人倫物理而已灑掃應對以至周旋禮樂小學之教也誘掖激勵漸磨成就之成其始也擇善修身以至化成天下大學之教也自鄉人而至於聖人之道成其終也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為成德。取材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擇其學明德尊者。為太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行去聲中去聲○中於是謂合於小學大學之教也以成德為師取才識之明達者受其教及學之既成上者使教國學其次以分教州縣之學也此三節言擇師之法擇士入學。縣升之州。州賓興於太學。太學聚而教之。歲論其賢者能者於朝。縣謂縣學州謂州學王制曰論定然後官之

凡選士之法。皆以性行端潔。居家孝悌。有廉恥禮讓。通明學業。曉達治道者。行去聲○選亦擇也此兩節言擇士之法朱子曰明道論學制最為有本讀之未嘗不慨然發歎也

○伊川先生看詳學制。大概以為學校禮義相先之地。而月使之爭。殊非教養之道。請改試為課。有所未至。則學官召而教之。更不考定高下。伊川嘗充崇政殿說書同孫覺等看詳國子監條制相先猶相尚月使之爭謂月有試以較其高下是使之爭競也制尊賢堂。以延天下道德之士。鐫解額。以去利誘。省繁文。以專委任。勵行檢。以厚風教。及置待賓吏師齋。立觀光法。如是者亦數十條。鐫子全切解居隘切去上聲行去聲○制置也延待也鐫謂刻定之解猶貢也額數也宋元豐中以利祿誘士國學解額增至五百人來者犇湊程子蓋欲量留百人餘四百分於州郡使士人各安鄉土也省減也繁文吏牘之類師儒之官不責以小文所以專委任也行檢謂行誼名檢待賓齋所以待行能可賓敬者吏師齋則通於治道可為吏之師法者居之觀光謂觀見國之盛德光輝立觀光法蓋以處來學之士也○見文集

○藍田呂氏鄉約曰。凡同約者。德業相勸。藍田縣名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鄉約與鄉人約誓也勸勉也本注德謂見善必行聞過必改能治其身能治其家能事父兄能教子弟能御童僕能事長上能睦親故能擇交遊能守廉介能廣施惠能受寄託能救患難能導人為善能規人過失能為人謀事能為衆集事能解鬭爭能決是非能興利除害能居官舉職業謂居家則事父兄教子弟待妻妾在外則事長上接朋友教後生御童僕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如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為之非此之類皆為無益過失相規。規猶戒也本注犯義之過六一曰酗博鬭訟二曰行止踰違三曰行不恭遜四曰言不忠信五曰造言誣毀六曰營私太甚不修之過五一曰交非其人二曰遊戲怠惰三曰動止無儀四曰臨事不恪五曰用度不節禮俗相交。本注謂婚姻喪葬祭祀之禮往還書問慶弔之節患難相卹。本注一曰水火二曰盜賊三曰疾病四曰死喪五曰孤弱六曰誣枉七曰貧乏有善則書於籍。有過若違約者亦書之。三犯而行罰。不悛者絕之。悛音銓○若及也悛改也絕之使不與約也

○明道先生教人。自致知至於知止。誠意至於平天下。灑掃應對。至於窮理盡性。循循有序。格物致知所以求知所止誠意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所以求得所止灑掃應對小學之教也窮理即致知至於知止之事盡性即誠意至於平天下之事大學之教也循循有次序貌謂先習之於小學而後進之於大學之教又自有其序也病世之學者。捨近而趨遠。處下而闚高。所以輕自大而卒無得也。闚音規○病患也趨奔也闚猶覷也卒終也此學者之大病程子教人循循有序蓋病乎此矣吳氏曰行遠自近升高自下學之序也自大小學之序言之灑掃應對近者下者也窮理盡性高者遠者也以大學之序言之致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非近而下者乎齊家治國平天下非高而遠者乎

右實立教

江革。少失父。獨與母居。遭天下亂。盜賊並起。革負母逃難。備經險阻。常採拾以為養。數遇賊。或劫欲將去。革輒涕泣哀求。言有老母。辭氣愿款。有足感動人者。賊以是不忍殺之。或乃指避兵之方。遂得俱全於難。少去聲難去聲下同養去聲數音朔愿音願○江革字次翁漢臨淄人負謂以背負之備經險阻謂偏歷道路之艱危採拾謂採取草木之可食者數頻也劫欲將去謂欲劫革以去也愿款誠慤也俱全謂母子皆保全也轉客下邳。貧窮裸跣。行傭以供母。便身之物。莫不畢給。裸魯果切跣蘇典切傭音庸○轉客猶飄泊下邳今邳州裸露身跣露足行傭謂雇工也便身之物謂母身所便安之物畢猶皆也給猶足也革困於寒餒而養母乃如此可謂能竭其力矣○薛包好學篤行。父娶後妻而憎包。分出之。包日夜號泣不能去。至被毆杖。不得已廬於舍外。旦入而灑掃。父怒又逐之。乃廬於里門。晨昏不廢。積歲餘。父母慚而還之。後服喪過哀。好去聲行去聲號平聲毆音嘔○薛包字孟嘗漢汝南人不能猶不忍里門巷門也不廢謂不廢定省之禮既而弟子求分財異居。包不能止。乃中分其財。奴婢引其老者。曰與我共事久。若不能使也。田廬取其荒頓者。曰吾少時所理。意所戀也。器物取其朽敗者。曰我素所服食。

身口所安也。弟子數破其產。輒復賑給。少去聲。纔龍春切。數音朔。復去聲。○既謂服喪已也。弟子，弟及其子也。中分，均分也。共事，同事也。若，汝也。指弟子。荒，謂田畝荒蕪。頓，謂廬舍傾頓。服，用也。○見漢書列傳。○王祥性孝。蚤喪親。繼母朱氏不慈。數譖之。由是失愛於父。每使掃除牛下。祥愈恭謹。父母有疾。衣不解帶。湯藥必親嘗。母嘗欲生魚。時天寒冰凍。祥解衣將剖冰求之。冰忽自解。雙鯉躍出。持之而歸。母又思黃雀炙。復有雀數十飛入其幕。復以供母。鄉里驚歎。以爲孝感所致。有丹柰結實。母命守之。每風雨。祥輒拉樹而泣。其篤孝純至如此。數音朔。譖則禁切。剖普厚切。炙音柘。幕音莫。○王祥字休徵。晉琅琊人。親，母也。譖，毁也。失愛於父，不得父之愛也。牛下，牛糞。剖，破也。炙，炙肉。驚歎，驚異嗟歎也。孝感，謂魚雀之至，皆孝誠之感動也。丹，紅色。柰，果名。○見晉書列傳。○王裒字偉元。父儀爲安東將軍司馬昭司馬。東關之敗。昭問於衆曰。近日之事。誰任其咎。儀對曰。責在元帥。昭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邪。遂引出斬之。裒蒲侯切。○裒，晉人。儀，裒父名。魏曹氏簒國之號。上司馬，覆姓。下司馬，官名。言儀爲魏國安東將軍司馬昭之司馬也。東關，地名。敗，謂戰敗。咎，罪也。元帥，稱昭。孤，昭自稱也。裒痛父非命。於是隱居教授。三徵七辟皆不就。廬於墓側。旦夕常至墓所拜跪。攀柏悲號。涕淚著樹。樹爲之枯。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門人受業者。並廢蓼莪之篇。辟音壁。號平聲。著直略切。復音福。蓼音六。○朝廷召曰徵。郡國舉曰辟。哀哀父母生我劬勞，蓼莪詩之辭。三復，謂再三反覆誦之。廢蓼莪篇者，恐其師哀感，故舍之而不誦也。家貧躬耕。計口而田。度身而蠶。或有密助之者。裒皆不聽。及司馬氏簒魏。裒終身未嘗西向而坐。以示不臣於晉。度音鐸。簒初患切。○密，猶私也。聽，猶從也。逆而奪取之曰簒。昭既死，子炎簒魏自立爲晉。衣食不求豐裕。而坐不西向，皆痛父非命，不忍故爾。○晉西河人王延。事親色養。夏則扇枕席。冬則以身溫被。隆冬盛寒。體常無全衣。而親極滋味。養去聲。扇平聲。○西河，縣名。延字延元。色養，以和悅之顏色而奉養也。以，用也。全，完也。滋味，猶言甘旨。○皆見晉書孝友傳。○柳玭曰。崔山南昆弟子孫之盛。鄉族罕比。山南曾祖王母長孫夫人。年高無齒。祖母唐夫人事姑孝。每旦櫛縰笄。拜於階下。卽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乳去聲。○山南，名琯。唐博陵人。爲山南西道節度使，故稱山南。昆，兄也。王，大也。曾祖王母，卽曾祖母也。姓長孫。不粒食而康樂安寧，繇飲乳也。一日疾病。長幼咸萃。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疾甚曰病。萃，聚也。長孫夫人臨沒，聚長幼，稱其子婦之孝，願子孫皆克似之。孝子錫類，其族隆盛可知也。○見柳氏家訓。○南齊庾黔婁爲孱陵令。到縣未旬。父易在家遘疾。黔婁忽心驚。擧身流汗。卽日棄官歸家。家人悉驚其忽至。孱鉏山切。易音異。遘音姤。○南，南朝。齊，蕭氏僭國之號。黔婁，字子貞。孱陵，縣名。旬，十日也。易，黔婁父名。遘，遇也。熊氏曰：父子一體而分，父疾而子心驚汗出，自然之理也。時易疾始二日。醫云。欲知差劇。但嘗糞甜苦。易泄利。黔婁輒取嘗之。味轉甜滑。心甚憂苦。至夕每稽顙北辰。求以身代。差楚戒切。劇音極。稽音起。顙蘇朗切。○病愈曰差。病甚曰劇。醫蓋以糞甜則病甚，糞苦則病愈矣。稽顙，叩頭也。北辰，北極也。○見南史孝友傳。○海虞令何子平。母喪去官。哀毁踰禮。每哭踊頓絕方蘇。屬大明末。東土饑荒。繼以師旅。八年不得營葬。晝夜號哭。常如袒括之日。冬不衣絮。夏不就清涼。一日以米數合爲粥。不進鹽菜。所居屋敗。不蔽風日。兄子伯與欲爲葺理。子平不肯。曰。我情事未申。天地一罪人耳。屋何以覆。屬音竹。袒音但。葺音緝。覆敷救切。○海虞，縣名。子平，南朝會稽人。哀毁踰禮，痛傷過於禮也。頓絕，遽然氣絕也。蘇，猶醒也。屬，猶會也。大明，年號。東土，卽會稽。軍法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營，謀爲也。袒，露臂。括，括髮。人子初喪之禮也。葺，修補也。情事未申，謂親未葬也。蔡興宗爲會稽太守。甚加矜賞。爲營冢壙。會音檜。爲去聲。○矜者，憫其苦。賞者，嘉其孝。○見孝義傳。○朱壽昌生七歲。父守雍。出其母劉氏嫁民間。母子不相知者五十年。壽昌行四方求之不已。飮食罕御酒肉。與人言輒流涕。雍去聲。下同。○壽昌字康叔。宋天長人。昌年七歲，父名巽，爲雍州太守。昌之生母劉氏，巽之寵人也。嫡妻嫉之，故巽出之，嫁民間。母子不相知其安否者五十年，後巽官至工部侍郎。昌受父蔭，累官至閬州及廣德二郡守。嫡母既喪，壽昌始知其事，行四方求母不止。飮食少用酒肉者，心在於親，而不在於味也。與他人言及母事，卽悲泣流涕。熙寧初。棄官入秦。與家人訣。句 誓不見母不復還。行次同州得焉。劉氏時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以事聞。詔壽昌還就官。由是天下

皆知其孝。熙寧年號昌棄官入秦郎雍州之地訣別也次猶至也與家人別誓不見母不復還行至同州避雨於逆旅忽有老婦冒雨拾薪而歸因傷而歎息曰吾兒壽
昌安知母今日如是壽昌聞語驚愕進前恭問乃知其爲生母劉氏年七十餘矣雍守錢明逸字子飛以壽昌尋母之事聞於朝詔令壽昌還就所棄之官從此天下皆知壽昌之孝也。壽
昌再爲郡守。至是以母故。通判河中府。迎其同母
弟妹以歸。居數歲。母卒。涕泣幾喪明。拊其弟妹益
篤。爲買田宅居之。其於宗族。尤盡恩意。嫁兄弟之
孤女二人。葬其不能葬者十餘喪。蓋其天性如此。
幾平聲喪去聲拊音府爲去聲○河中府今蒲州也近同州壽昌先爲廣德郡守棄官尋母後得母歸詔還元官故曰再爲郡守至熙寧八年以尋母之故便於奉養故辭郡守而爲河中府通判迎其
民謂同母所生之弟妹以歸於家相與居處數年其母方卒壽昌涕泣哭之幾喪其目之明拊安其弟妹益加厚於母存之日爲買田宅以居之使之不失所也其宗族最能盡其恩意嫁其兄弟之無
父孤女二人葬其死而家貧不能葬者十餘喪推愛母之心而篤於同母弟妹推愛父之心而篤於宗族兄弟蓋至孝出於天性而然也○見宋史。○伊川先生
家治喪。不用浮屠。在洛亦有一二家化之。洛同雒○浮屠佛氏
也洛水名在河南伊川先生家治死者之喪皆依古禮而行不用僧佛以爲追薦之事在於洛地亦有一二人家從先生之教其治喪亦不用於浮屠也○見遺書。○霍光
出入禁闥二十餘年。小心謹愼。未嘗有過。爲人沈
靜詳審。每出入下殿門。進止有常處。郎僕射竊識
視之。不失尺寸。闥音達下去聲射音夜識音志○光字子孟漢平陽人爲大將軍禁闥宮中小門也深沈安靜不浮躁也精詳審密不麤率也進止一進
一止也郎僕射皆官名不失尺寸猶言一步不差耳僕生也古者重故有是官關中語轉射爲夜耳。○汲黯。漢景帝時爲太
子洗馬。以嚴見憚。武帝即位。召爲主爵都尉。以數
直諫。不得久居位。是時太后弟武安侯田蚡爲丞
相。句 中二千石拜謁。句 蚡弗爲禮。黯見蚡未嘗拜。
句 揖之。洗蘇典切數音朔蚡音焚○黯字長孺漢濮陽人太子洗馬官名以嚴見憚以正直爲景帝所敬憚也主爵都尉亦官名以猶因也中滿也中二千石謂九卿之官歲俸
滿二千石也蚡負貴而驕人黯獨不爲之屈但揖之而已洗之言先也太子出則前導也 上方招文學儒者。上曰。吾
欲云云。黯對曰。陛下內多欲而外施仁義。奈何欲
效唐虞之治乎。上怒變色而罷朝。公卿皆爲黯懼。
上退謂人曰。甚矣汲黯之戇也。治去聲爲去聲戇音撞○上謂武帝云云猶言如此如此蓋欲效唐虞之
治也心多欲如好征伐好神仙之類唐虞唐堯虞舜也戇愚也帝不罪黯而容之君人之度偉矣。羣臣或數黯。黯曰。天子
置公卿輔弼之臣。寧令從諛承意。陷主於不義乎。
且已在其位。縱愛身。奈辱朝廷何。數上聲○數責也輔弼輔德而弼違也從諛承意順從阿諛以

奉承上意也已既也 黯多病。病且滿三月。上常賜告者數。終不瘉。
最後嚴助爲請告。上曰。汲黯何如人也。曰。使黯任
職居官。亡以瘉人。然至其輔少主守成。雖自謂賁
育。弗能奪也。上曰。然。古有社稷之臣。至如汲黯近
之矣。數音朔瘉音愈下同爲去聲亡無同少去聲賁音奔○漢法病滿三月當免官告休假也瘉通作愈病瘥也嚴助人姓名時爲侍中瘉當作愈過也孟賁夏育皆古之有力者言黯
之正直若託之擁輔幼君以保守成業雖自謂有賁育之勇者亦不能奪其大節也然是其言也社稷臣能安社稷者 大將軍青侍中。上
踞廁視之。丞相宏宴見。上或時不冠。至如見黯。不
冠不見也。上嘗坐武帳。黯前奏事。上不冠。望見黯。
避帷中。使人可其奏。其見敬禮如此。宴見之見音現○青衛青侍於禁中也踞蹲坐也廁
牀邊側宏公孫宏宴見宴閑時進見也嘗曾也武帳帳中置兵衛者可猶是也從其奏則稱制曰可○皆見漢書列傳 ○初。魏遼東公翟
黑子有寵於太武。奉使并州。受布千疋。事覺。黑子
謀於著作郎高允曰。主上問我。當以實告。爲當諱
之。允曰。公帷幄寵臣。有罪首實。庶或見原。不可重
爲欺罔也。中書侍郎崔鑒公孫質曰。若首實罪不
可測。不如姑諱之。黑子怨允曰。君奈何誘人就死
地。入見帝。不以實對。帝怒殺之。翟音狄使去聲并音兵爲去聲幄一角切首去聲下同重平聲
○史氏記事而原其始則曰初此則節取其事而失刪也魏元魏太武魏帝并州今太原府覺發覺也允字伯恭諱隱諱也帷幄寵臣侍帷幄受寵眷之臣也有罪曰原重再也言已受寵若更隱諱是
再造欺罔之罪也崔鑒公孫質皆中書侍郎測度姑且誘引也。帝使允授太子經。及崔浩以史事
被收。太子謂允曰。入見至尊。吾自導卿。脫至尊有
問。但依吾語。崔浩爲司徒與允等修國書刻石以彰直筆太武怒其暴揚國惡收浩誅之將及於允故太子欲指導其生路脫儻若也 太子
見帝。言高允小心愼密。且微賤。制由崔浩。請赦其
死。帝召允問曰。國事皆浩所爲乎。對曰。臣與浩共
爲之。然浩所領事。句 多總裁而已。至於著述。臣多
於浩。帝怒曰。允罪甚於浩。何以得生。太子懼曰。天
威嚴重。允小臣。迷亂失次耳。臣曏問。皆云浩所爲。
帝問允。信如東宮所言乎。對曰。臣罪當滅族。不敢

虛妄。殿下以臣侍講日久。哀臣欲丐其生耳。實不問臣。臣亦無此言。不敢迷亂。（鄉音向。丐音蓋。○微賤言其職之卑。制著述也。多猶皆也。總裁謂總其大綱而裁正之。紀事曰著。纂言曰述。失次謂所對失其次序。鄉猶昔也。東宮太子之宮。殿下太子之稱。丐乞也。）帝顧謂太子曰。直哉此人情所難。而允能爲之。臨死不易辭。信也。爲臣不欺君。貞也。宜特除其罪以旌之。遂赦之。（直哉贊其直也。旌之表其善也。）他日太子讓允曰。吾欲爲卿脫死。而卿不從何也。允曰。臣與崔浩實同事史。死生榮辱。義無獨殊。誠荷殿下再造之慈。違心苟免。非臣所願也。太子動容稱嘆。（爲去聲。荷去聲。○讓責也。殊異也。言當與浩同之。再造猶言再生。動容變貌也。）允退謂人曰。我不奉東宮指導者。恐負翟黑子故也。（靜修劉氏曰。高允告黑子之言。衷情之忠亮。而作史者遽繼之以庶或見原。則所謂首實者。乃所以爲徼倖之資。又以不奉東宮指導爲恐負黑子。則允所以爲是者。非以義理之當然。第以此爾。此皆史臣不明義理。而於遣辭之際。輕爲增損。使允忠亮之心不白。豈直筆可信之史乎。○見北史列傳。）

○李君行先生名潛。虔州人。入京至泗州。留止其子弟。請先往。君行問其故。曰。科場近。欲先至京師。貫開封戶籍。取應。君行不許曰。汝虔州人。而貫開封戶籍。欲求事君。而先欺君可乎。甯遲緩數年。不可行也。（虔音乾。○君行字潛名。宋人也。宋之京師在開封府。貫猶係也。冒籍以應舉欺君矣。○見童蒙訓。）

○崔元暐母盧氏。嘗誡元暐曰。吾見姨兄屯田郎中辛元馭曰。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能存。此是好消息。若聞貲貨充足。衣馬輕肥。此惡消息。吾嘗以爲確論。（暐音偉。馭音御。貲音咨。○元暐名暐。唐博陵人。仕至宰相。姨兄姨之子長於我者也。貧必廉故曰好消息。富必貪故曰惡消息。）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將錢物上其父母。父母但知喜悅。竟不問此物從何而來。必是祿俸餘貲。誠亦善事。如其非理所得。此與盜賊何別。縱無大咎。獨不內愧於心。元暐遵奉教誡。以清謹見稱。（別必列切。○比近也。親同姓。表外姓。非理所得如竊官物剝民財皆是。咎罪也。言罪雖幸免。心實有愧矣。○此見唐書列傳。）

○劉器之待制。初登科。與二同年謁張觀參政。三人同起身請教。張曰。某自守官以來。常持四字。勤謹和緩。中間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旣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張正色作氣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器之名安世。宋元城人。待制參政皆官名。勤以從政。謹以持身。和以待人。緩以處事。未聞猶未喩也。賢稱後生也。蓋緩非迂緩不及事之謂。乃從容詳審之謂耳。○見呂氏雜錄。）

○伊川先生曰。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矣。則於爲政也何有。（門人如劉彝錢藻孫覺范純仁錢公輔是也。稽古經義齋之事。愛民治事齋之事。何有言不難也。○見遺書。）

○呂滎公自少官守處。未嘗干人舉薦。其子舜從守官會稽。人或譏其不求知者。舜從對曰。勤於職事。其他不敢不愼。乃所以求知也。（少去聲。會音檜。○舜從滎公第二子。名疑問。字舜從。官守以官爲守也。干求也。滎公生平未嘗求舉於人。故舜從克紹父志。嘗曰職事不敢不勤。他事不敢不愼。此雖不求知。而人必自知也。孔子曰不患莫己知。求爲可知也。舜從似之。○見童蒙訓。）

○漢陳孝婦。年十六而嫁。未有子。其夫當行戍。且行時。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戍音庶。屬音燭。養去聲。下同。○列女傳漢時陳之孝婦也。守邊曰戍。屬付託也。夫往從軍。以母託孝婦爲養。）夫果死不還。婦養姑不衰。慈愛愈固。紡績織紝以爲家業。終無嫁意。（慈愛愈固姑慈婦愛愈深固也。紡以車績以指織以機紝以箴。）居喪三年。其父母哀其少。無子而早寡也。將取嫁之。孝婦曰。夫去時屬妾以供養老母。妾旣許諾之。夫養人老母而不能卒。許人以諾而不能信。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其父母懼而不敢嫁也。遂使養其姑。二十八年。姑八十餘。以天年終。盡賣其田宅財物以葬之。終奉祭祀。（少去聲。夫音扶。○卒終也。夫死不嫁節也。養姑而生事葬祭必盡力孝也。）淮陽太守以聞。使使者賜黃金四十斤。（句）復之終身無所與。號曰孝婦。（下使去聲。復音福。與去聲。○淮陽卽今陳州。太守以孝婦聞之於朝。因遣使賜金。復之謂除其家之戶役。終孝婦之身無所下與也。故當時號曰孝婦云。）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故以女妻之。裝送資賄甚盛。宣不悅。謂妻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禮。（少去聲。下同。妻去聲。賄音悔。○

宣字子都，渤海人。清，謂淡泊。苦，謂憂勤。擧以清苦而成行，以清苦而立。士能如此，亦奇矣。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賤妾侍執巾櫛。旣奉承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著短布裳。與宣共挽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更平聲。著音酌。挽音晚。○大人，稱其父也。先生，以年。君子，以德稱其夫也。約，儉約也。侍御，婢妾也。服飾，資裝也。少君聞夫言，遂以婢妾資裝歸之於父，別著短布衣裳，與夫同乘鹿頭小車，歸家拜姑，躬執婦道。宣至哀帝時任諫大夫，累上書極諫。帝以宣名儒，優容之。後拜司隸校尉，不避權勢，爲王介所害。○見漢書列傳。

○曹爽從弟文叔妻。譙郡夏侯文寧之女。名令女。文叔蚤死。服闋。自以年少無子。恐家必嫁己。乃斷髮爲信。其後家果欲嫁之。令女聞。卽復以刀截兩耳。居止常依爽。及爽被誅。曹氏盡死。令女叔父上書。與曹氏絶婚。彊迎令女歸。從去聲。譙音樵。闋音缺。少去聲。斷音短。復扶又切。彊上聲。○曹爽字伯昭，魏宗室，譙郡人。令女，爽從弟同祖之弟。夏侯，姓。文寧，名也。闋，終也。斷，截也。令女夫死無子，恐家嫁己，斷髮截耳，依夫兄曹爽以居。及爽爲司馬懿所殺，夷其族，令女叔父彊迎令女歸父母之家也。時文寧爲梁相。憐其少執義。又曹氏無遺類。冀其意阻。乃微使人風之。令女歎且泣曰。吾亦惟之。許之是也。家以爲信。防之少懈。令女於是竊入寢室。以刀斷鼻。蒙被而臥。其母呼與語。不應。發被視之。血流滿牀席。擧家驚惶。往視之。莫不酸鼻。相一作州。少去聲。風去聲。懈音戒。斷音短。○無遺類，盡死也。冀其意阻，幸其阻守義之意而改適也。風，謂以言動之。惟，思也。竊，私也。或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乃爾。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哉。爲去聲。行去聲。○輕塵棲弱草，熊氏曰，輕塵易散，弱草難依，適然棲泊，飄卽去矣，非有纏固也。而已曰耳。如此曰爾。夷，誅也。守此，謂守義。不仁不義，禽獸之行也。魏晉之際，廉恥道喪，背君父而事仇讎者，比肩接跡。聞令女之言，觀令女之行，寧不愧乎。後司馬懿聞而嘉之，乃聽令女乞子養爲曹氏後。見三國志。

○唐鄭義宗妻盧氏。略涉書史。事舅姑甚得婦道。嘗夜有強盜數十。持杖鼓譟。踰垣而入。家人悉奔竄。唯有姑自在室。盧冒白刃。往至姑側。爲賊捶擊幾死。杖音丈。譟先到切。竄取亂切。冒音墨。爲去聲。捶主蘂切。幾平聲。○涉，涉水也。在書史則泛廣之也。杖，兵器也。鼓譟，鼓舞呼譟也。奔竄，奔走竄匿也。冒，犯也。賊去後。家人問何獨不懼。盧氏曰。人所以異於禽獸者。以其有仁義也。鄰里有急。尚相赴救。況在於姑。而可委棄乎。若萬一危禍。豈宜獨生。五家爲鄰，二十五家爲里。危禍，謂姑。獨生，謂己。

○唐奉天竇氏二女。生長草野。幼有志操。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邨落。二女皆有容色。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匿巖穴間。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先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下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自投。折足破面流血。羣盜乃捨之而去。長上聲。剽音票。曳音裔。○奉天，縣名。永泰，年號。剽掠，攻劫也。邨落，邨居也。匿，藏也。曳，拖也。前，謂前行。捨之，謂捨其妹。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其門閭。永蠲其家丁役。蠲音捐。○京兆，郡。尹，官。第五，姓。琦，名。蠲，除也。○皆見唐書列傳。

○繆肜少孤。兄弟四人。皆同財業。及各娶妻。諸婦遂求分異。又數有鬭爭之言。肜深懷忿歎。乃掩戶自撾曰。繆肜汝修身謹行。學聖人之法。將以齊整風俗。奈何不能正其家乎。弟及諸婦聞之。悉叩頭謝罪。遂更爲敦睦之行。繆音謬。肜音容。少去聲。取音娶。數音朔。撾職瓜切。行俱去聲。更平聲。○肜字豫公，漢汝南人。幼而無父曰孤。同財者，兄弟之本心。鬭爭者，婦姒之私意。撾，以杖擊身也。叩頭，以頭擊地也。更，改也。敦，厚也。睦，和也。肜怒諸弟求分財異居，乃閉戶用杖自擊其身，因呼己名責數之曰：肜汝平昔修其己身，謹其行事，學聖人之禮法，汝心將欲施之當時，以整齊天下之風俗。汝今何不能自正其家而欲分異乎。於是諸弟諸婦聞肜自責，悉俯地擊首以謝，遂改成爲敦睦之行。嗚呼，肜之德固有以感動諸弟，然而諸弟亦可謂善於改過者矣。宜乎朱子著於小學，以爲世鬪勸也。○俱見漢書獨行傳。

○蘇瓊除南清河太守。有百姓乙普明兄弟爭田。積年不斷。各相援據。乃至百人。瓊召普明兄弟諭之曰。天下難得者兄弟。易求者田地。假令得田地。失兄弟心。如何。因而下淚。諸證人莫不灑泣。普明兄弟叩頭乞外更思。分異十年。遂還同住。斷都玩切。易音異。令平聲。○瓊字珍之，北朝人。南清河，郡。乙，姓。普明，名。斷，決也。援據，攀援他人爲證據也。諭，曉也。如何，問之以發動其良心也。太守下淚，而諸證人灑泣，普明兄弟悔過，可以見人心之天矣。○見北史循吏傳。

○王祥弟覽。母朱氏。遇祥無道。

覽年數歲。見祥被楚撻。輒涕泣抱持。至於成童。每諫其母。少止凶虐。朱氏屢以非理使祥。覽與祥俱。又虐使祥妻。覽妻亦趨而共之。朱患之。乃止。（屢音慮○）句 （王覽字元通。祥孝奉繼母。見前。楚撻謂撻之痛楚也。成童十五歲也。覽年幼見兄被楚撻。抱持泣諫。其友愛出於天性然矣。至於祥妻受虐。覽妻亦趨共之。則非得於觀感之深者。其能然乎。由是其母遂止凶虐。一門之內。母子相親。兄弟相愛。娣姒亦相和。爲何如哉。其後祥居三公之位。覽至光祿卿。逮其孫王導。遂相元帝。立國江左。子孫衣冠蟬聯不替。吁。非孝順之篤至。詎能至是歟。）○晉右僕射鄧攸。永嘉末。沒於石勒。過泗水。攸以牛馬負妻子而逃。又遇賊掠其牛馬。步走擔其兒及其弟子綏。度不能兩全。乃謂其妻曰。吾弟蚤亡。唯有一息。理不可絕。止應自棄我兒耳。幸而得存。我後當有子。妻泣而從之。乃棄其子而去之。卒以無嗣。（射音夜。度音鐸。應平聲。○右僕射。官名。攸字伯道。永嘉。懷帝年號。石勒字世龍。匈奴人。僭據自立。爲後趙。沒。陷沒也。息。子也。弟子。弟之子。綏其名也。泗水在淮北。攸遭亂。步擔其子與弟之子綏以避。自度其力不能兩全。因棄己子。以全從子。觀其告妻之言可見。○熊氏曰。既不能兩全。則寧棄己之兒。毋絕亡弟之後。卒以無子。命也。）時人義而哀之。爲之語曰。天道無知。使鄧伯道無兒。弟子綏服攸喪三年。（爲去聲。○時人哀之者。義也。弟子綏服喪三年者。義之當然也。熊氏曰。君子殉義以安命。存亡絕續。皆天也。人事所當爲者。爲之而已爾。○按本傳。是日過泗水棄子。及暮子復追及。明日繫之於樹而去。攸棄子之後。妻不復孕。過江納妾。訊其家。乃攸之甥。攸素有行。聞之感恨。遂不復畜妾。至咸和元年卒。史臣曰。棄子存姪。以義斷恩。若力所不能。自可割情。何至於纍繫絕其奔走。斯豈慈父仁人之心。卒以無嗣宜矣。）○晉咸寧中大疫。庾衮二兄俱亡。次兄毗復危殆。癘氣方熾。父母諸弟皆出次於外。衮獨留不去。諸父兄強之。乃曰。衮性不畏病。遂親自扶持。晝夜不眠。句 其間復撫柩哀臨不輟。如此十有餘旬。疫勢既歇。家人乃反。毗病得差。衮亦無恙。（疫音役。毗音皮。復扶又切。下同。癘音利。熾昌志切。強上聲。間音澗。臨去聲。輟音拙。有音又。差楚戒切。恙音樣。○咸寧年號。疫癘皆瘟疾。衮字叔褒。次兄名毗。危殆謂病甚也。熾盛也。次舍也。間空隙也。臨哭。輟止。差愈。恙病也。）父老咸曰。異哉此子。守人所不能守。行人所不能行。歲寒然後知松柏之後凋。始知疫癘之不能相染也。（父老。鄉之高年者。異哉。稱其所守所行異於人也。後凋謂後於衆木之凋。○皆見晉書列傳。）○楊播家世純厚。並敦義讓。昆季相事。有如父子。椿津恭謙。兄弟旦則聚於廳堂。終日相對。未嘗入內。有一美味。不集不食。廳堂間往往幃幔隔障。爲寢息之所。時就休偃。還共談笑。（幔莫半切。○播字延慶。北朝人。昆季。兄弟也。椿字延壽。津字羅漢。休亦息也。偃猶臥也。）椿年老。曾他處醉歸。津扶持還室。假寢閣前。承候安否。（寢本傳作寐。○假寐。不脫衣冠而寢也。閣謂室之門。）椿津年過六十。並登台鼎。而津常旦暮參問。子姪羅列階下。椿不命坐。津不敢坐。（莫音暮。○台鼎。三公之稱。如星之有三台。鼎之有三足也。椿爲司徒。津爲司空。故曰並登台鼎。）椿每近出。或日斜不至。津不先飯。椿還然後共食。食則津親授匙箸。味皆先嘗。椿命食然後食。津爲泗州。椿在京宅。每有四時嘉味。輒因使次附之。若或未寄。不先入口。一家之內。男女百口。緦服同爨。庭無間言。（飯上聲。匙音時。箸音住。使去聲。爨取亂切。間去聲。○京宅。宅在京也。嘉味。美味也。未寄於兄。則不先食。緦麻之服。同炊爨。四世不分異也。間言。異言也。○見北史列傳。）○隋吏部尚書牛宏弟弼。好酒而酗。嘗醉射殺宏駕車牛。宏還宅。其妻迎謂宏曰。叔射殺牛。宏聞無所怪問。直答曰。作脯。坐定。其妻又曰。叔射殺牛。大是異事。宏曰。已知。顏色自若。讀書不輟。（酗許御切。脯音府。輟音拙。○宏字里仁。安定人。弟名弼。酗。酗酒狂也。直猶但也。輟止也。○見隋書列傳。）○唐英公李勣。貴爲僕射。其姊病。必親爲然火煑粥。火焚其鬚。姊曰。僕妾多矣。何爲自苦如此。勣曰。豈爲無人耶。顧今姊年老。勣亦老。雖欲數爲姊煑粥。復可得乎。（勣音迹。射音夜。爲去聲。下同。數音朔。復去聲。○勣本姓徐。爲唐相。封英公。賜姓李。字懋功。曹州人。顧猶念也。勣貴爲宰相。僕妾既多。而姊病親爲煑粥。其友愛之情至矣。○見唐書列傳。）○司馬溫公與其兄伯康友愛尤篤。伯康年將八十。公奉之如嚴父。保之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飢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拊音府。○伯康名旦。吳氏曰。奉之如嚴父。敬之至也。保之如嬰兒。愛之至也。老人腸胃弱。易飽易饑。氣體虛。易寒易熱。故公撫問之情如此。○見范太史篇。）○近世故家。惟晁氏因以道申戒子弟。皆有法度。羣居相呼。外姓尊長。必曰某姓第幾叔。若兄。諸姑尊姑之夫。必曰某姓姑夫。某姓尊姑夫。未嘗敢呼字也。其言父黨交遊。必曰

某姓幾丈。亦未嘗敢呼字也。當時故家舊族。皆不能若是。晁音潮○故家舊族。惟獨也。以道名說之。澶淵人。若及也。尊者曰某姓第幾叔。長者曰某姓第幾兄。姑父之姊妹也。尊姑。祖之姊妹也。父黨交遊。父之友也。稱姓稱行。稱位而不呼字。皆謙厚之道。○包孝肅公尹京時。民有自言以白金百兩寄我者死矣。予其子。其子不肯受。願召其子予之。尹召其子。辭曰。亡父未嘗以白金委人也。兩人相讓久之。予音與。下同○公名拯。字希仁。孝肅謚也。宋廬州人。尹京時。爲京尹之時也。銀百兩。中人一家之產。一以爲受其父寄。當還其子。一以爲亡父未嘗寄人。而不肯受。各盡其心而已矣。聞其風者。廉讓之心。當油然而生矣。嗚呼。斯二人也。非唐虞三代比屋可封之人歟。惜乎史失其名。不得表白於後世也。呂滎公聞之。曰世人喜言無好人三字者。可謂自賊者矣。古人言人皆可以爲堯舜。蓋觀於此而知之。賊害也。古人謂孟子。人無有不善。故皆可以爲堯舜。蓋疑辭。此指讓金而言。猶言此等事也○見童蒙訓。○萬石君石奮歸老於家。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必軾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爲便坐。對案不食。然後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固謝罪。改之。乃許。誚在笑切。爲去聲○漢石奮與四子皆官二千石。故號萬石君。歸老。由老而歸也。路馬。駕路車之馬也。謁省也。誚讓。謂以言責之也。便坐。謂坐於便食之處。對案不食。謂設飲食於案。對之而不食。自責也。長老。族之高年者。肉袒。袒衣露肉也。固再三也。許謂其改過。而己復坐復食也。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勝音升。側音則。訢音銀○勝冠。謂年及冠者。燕謂燕居。申申和緩也。訢訢和悅也。和則易肆。故加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稽音啓○稽首。卽叩首。稽首俯伏而後起食者。在家如在上前。敬謹之至也。執喪哀戚甚。孝之至也。萬石君家以孝謹聞乎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行去聲○孝謹。郞下宮門闕等事。齊魯二國名。質猶謹也。長子建爲郎中令。少子慶爲內史。少去聲○郞中令。內史。皆官名。建老白首。萬石君尚無恙。每五日洗沐歸謁親。入子舍。竊問侍者。取親中帬廁牏。身自浣滌。復與侍者。不敢令萬石君知之。以爲常。恙音樣。帬音裙。牏音投。浣音緩。滌音狄○恙病也。漢法在官五日。則休假一日。以洗身沐首。子舍小房。親謂萬石君。中帬中衣。廁牏穢器。不使親知者。共爲子職。而又欲親心安也。內史慶醉歸。入外門不下車。萬石君聞之。不食。慶恐。肉袒謝罪。不許。舉宗及兄建肉袒。萬石君讓曰。內史貴人。入閭里。里中長老皆走匿。而內史坐車中自如。固當。乃謝罷慶。慶及諸子入里門。趨至家。外門巷門。舉宗猶言闔族。讓責也。固當者。反辭以責之也。謝罷慶者。許不過慶而復食也。里門卽巷門。言自是以後。入巷門則疾趨而歸。不但下車矣。○疏廣爲太子太傅。上疏乞骸骨。加賜黃金二十斤。太子贈五十斤。歸鄉里。日令家供具。設酒食。請族人故舊賓客。相與娛樂。數問其家金餘尚有幾斤。趣賣以共具。疏音踈。骸音諧。樂音洛。數音朔。趣音促。共音供○廣字仲翁。漢蘭陵人。太傅官名。上疏乞骸骨。猶今之告老也。娛歡也。趣與促同。共與供同。言促賣餘金。以共酒食之具也。居歲餘。廣子孫竊謂其昆弟老人廣所信愛者。曰子孫冀及君時頗立產業基址。今日飲食費且盡。宜從丈人所勸說君置田宅。老人卽以閒暇時爲廣言此計。說音稅。爲去聲○冀欲也。君指廣。丈人卽廣所愛信之高年兄弟也。所處也。說誘也。廣曰。吾豈老悖不念子孫哉。顧自有舊田廬。令子孫勤力其中。足以共衣食。與凡人齊。今復增益之。以爲贏餘。但教子孫怠惰耳。悖音佩。令平聲。共音供。復扶又反○老悖。年老而乖悖也。贏亦餘也。衣食有餘。則子孫倚之而怠惰矣。賢而多財。則損其志。愚而多財。則益其過。且夫富者衆之怨也。吾旣無以教化子孫。不欲益其過而生怨。又此金者。聖主所以惠養老臣也。故樂與鄉黨宗族共享其賜。以盡吾餘日。不亦可乎。夫音扶。樂音雒。○益增也。○龐公未嘗入城府。夫妻相敬如賓。劉表候之。龐公釋耕於壟上。而妻子耘於前。表指而問曰。先生苦居畎畝而不肯官祿。後世何以遺子孫乎。龐公曰。世人皆遺之以危。今獨遺之以安。雖所遺不同。未爲無所遺也。表嘆息而去。遺音詒。下同○龐公字德公。漢襄陽人。劉表漢宗室。候猶訪也。釋猶罷也。壟田間高處也。畎田間水道也。遺猶與也。富貴者易危。勤勞者常安。理勢然也○皆見漢書列傳。○陶淵明爲彭澤令。不以家累自隨。送一力給其子。書曰。汝旦夕之費。自給爲難。今遣此力。助汝薪水之勞。此亦人子

也。可善遇之。淵明字元亮。晉潯陽人。彭澤。縣名。家累。妻子也。力。僕也。給。與也。贍也。遇。待也。○見晉書列傳。○崔孝芬兄弟。孝義慈厚。弟孝暐等奉孝芬盡恭順之禮。坐食進退。孝芬不命。則不敢也。鷄鳴而起。且溫顔色。一錢尺帛。不入私房。吉凶有須。聚對分給。諸婦亦相親愛。有無共之。暐音偉。○孝芬。北朝博陵人。孝芬叔振既亡後。孝芬等承奉叔母李氏。若事所生。旦夕溫凊。出入啓覲。家事巨細。一以咨決。每兄弟出行有獲。則尺寸以上。皆入李之庫。四時分賫。李氏自裁之。如此二十餘歲。凊七正切。上上聲。賫。雖代切。○孝芬之叔名振。溫謂冬溫。凊謂夏凊。啓謂出必告。覲謂反必面。獲。得也。賫。與也。○見北史魏崔挺傳。○王凝常居慄如也。子孫非公服不見。閨門之內。如朝廷焉。慄栗通音歷。○凝字叔恬。文中子之弟。慄。嚴謹貌。御家以四教。勤儉恭恕。正家以四禮。冠婚喪祭。御。治也。勤以事事。儉以制用。恭以處之。恕以待人。四禮說見嘉言。聖人之書及公服禮器。不假。垣屋什物必堅朴。曰無苟費也。門巷果木必方列。曰無苟亂也。假。借也。不假。阮氏曰。皆自足也。營築垣屋。造設什物。必渾堅朴素。經畫門巷。種植果木。必方整成列。蓋其爲人不苟。故每事亦不苟如此。○見文中子關朗篇。○張公藝九世同居。北齊隋唐皆旌表其門。麟德中。高宗封泰山。幸其宅。召見公藝。問其所以能睦族之道。公藝請紙筆以對。乃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以爲宗族所以不協。由尊長衣食或有不均。卑幼禮節或有不備。更相責望。遂爲乖爭。苟能相與忍之。則家道雍睦矣。更平聲。○公藝。唐東平人。北齊。北朝高齊也。麟德。唐高宗年號。封。謂封土爲壇以祭也。泰山。山名。天子所至曰幸。忍。耐也。協。和也。卑幼責望尊長之不均。尊長責望卑幼之不備。是更相責望也。乖。戾也。雍。和也。○見唐書孝友傳。○韓文公作董生行曰。淮水出桐柏山。東馳遙遙千里不能休。淝水出其側。不能千里百里入淮流。壽州屬縣有安豐。唐貞元年時。縣人董生召南。隱居行義於其中。刺史不能薦。天子不聞名聲。爵祿不及門。門外惟有吏。日來徵租更索錢。行。如字。淝音肥。召音邵。索音色。○公名愈。字退之。謚文。唐昌黎人。董生名召南。行。歌類。桐柏山在唐縣。淝水在合肥縣。安豐。縣名。貞元。年號。董生隱居行義於淮淝之間。時之人不能與傳。韓子爲作此詩。蓋賦而興也。嗟哉董生。朝出耕。夜歸讀古人書。盡日不得息。或山而樵。或水而漁。入廚具甘旨。上堂問起居。父母不慼慼。妻子不咨咨。吳氏曰。慼慼。憂愁也。咨咨。嗟怨也。父母安其孝。故不憂。妻子樂其慈。故不怨。嗟哉董生孝且慈。人不識。唯有天翁知。生祥下瑞無休期。家有狗乳出求食。雞來哺其兒。啄啄庭中拾蟲蟻。哺之不食鳴聲悲。彷徨躑躅久不去。以翼來覆待狗歸。乳。去聲。哺音步。彷音旁。徨音皇。躑音擲。躅音逐。覆。敷救切。○天翁猶言老天。乳。生子也。躑躅。跳貌。吳氏曰。董生孝慈之行。獨天知之。故祥瑞見於異類如此。嗟哉董生。誰將與儔。時之人夫妻相虐。兄弟爲讎。食君之祿。而令父母愁。亦獨何心。嗟哉董生無與儔。儔音紬。○儔。匹也。朱子曰。上句誰將與儔。疑而問之之辭也。下句無與儔。答而決之之辭也。○見唐韓愈昌黎文集。○唐河東節度使柳公綽。在公卿間。最名有家法。綽。尺約切。○河東。道名。節度使。官名。公綽。字子寬。中門東有小齋。自非朝謁之日。每平旦。輒出至小齋。諸子仲郢皆束帶晨省於中門之外。公綽決私事。接賓客。與弟公權及羣從弟再會食。自旦至暮。不離小齋。燭至。則命一人子弟執經史。躬讀一過訖。乃講議居官治家之法。或論文。或聽琴。至人定鐘。然後歸寢。諸子復昏定於中門之北。凡二十餘年。未嘗一日變易。朝音潮。郢音穎。從。去聲。莫音暮。離。去聲。○仲郢。節度之子。字諭蒙。公權。節度之弟。字誠懸。其遇饑歲。則諸子皆蔬食。曰。昔吾兄弟侍先君爲丹州刺史。以學業未成。不聽肉食。吾不敢忘也。食音似。○曰。節度言也。父沒稱先君。聽。猶許也。姑姊妹姪有孤嫠者。雖疏遠。必爲擇壻嫁之。皆用刻木妝奩。纈文絹爲資裝。常言必待資裝豐備。何如嫁不失時。嫠音離。爲。去聲。奩音廉。纈。胡結切。○姪謂兄弟之女。孤。無父者。嫠。無夫者。奩。鏡匣也。纈文絹。繫絹染爲文者。及公綽卒。仲郢一遵其法。事公權如事公綽。非甚病。見公權未嘗不束帶。爲京兆尹鹽鐵使。出遇公權於通衢。必下馬端笏立候。公權

過。乃上馬。公權莫歸。必束帶迎候於馬首。公權屢以爲言。仲郢終不以官達有小改。莫音暮。○其指節度也。以公上言家法之在外者。綽妻韓氏。相國休之曾孫。家法嚴肅儉約。爲搢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啓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覲。不乘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每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楷口駭切。少去聲。衣去聲。祇音支。兜當侯切。屣音洗。和去聲。○相國宰相之稱。休其名也。縉紳搢笏垂紳也。楷範猶言法式。婦人謂嫁曰歸。啓齒笑也。歸覲歸寧父母也。竹兜子竹轎也。二青衣二僮使也。屣徐行貌。資助也。此言家法之在內者。○皆見溫公家範。○江州陳氏。宗族七百口。每食設廣席。長幼以次坐而共食之。有畜犬百餘。共一牢食。一犬不至。諸犬爲之不食。畜許六切。爲去聲。○江州今九江府。陳氏名褒。南唐人。十世同居。犬知愛其類。和順之所感也。○見五代史。

○溫公曰。國朝公卿。能守先法。久而不衰者。唯故李相家。子孫數世。至二百餘口。猶同居共爨。田園邸舍所收。及有官者俸祿。皆聚之一庫。計口日給。餉婚姻喪葬所費。皆有常數。分命子弟掌其事。其規模大抵出於翰林學士宗諤所制也。相去聲。邸音底。○國朝溫公自謂本朝也。李相名昉。字明遠。滁州人。爲宰相。故稱李相。邸舍客店也。宗諤李相之子。字昌武。○見家範。

右實明倫。李氏曰。首十章實父子之親。次八章實君臣之義。次五章實夫婦之別。次十章實長幼之序。次一章實朋友之效。後十一章通實五倫之義。或問此篇似少朋友章。朱子曰。當時是衆編類來。偶缺此耳。

或問第五倫曰。公有私乎。對曰。昔人有與吾千里馬者。吾雖不受。每三公有所選舉。心不能忘。而亦終不用也。吾兄子嘗病。一夜十往。退而安寢。吾子有疾。雖不省視。而竟夕不眠。若是者。豈可謂無私乎。第五姓。倫名。字伯魚。漢京兆人。爲司空。以公正稱。周以太師太傅太保爲三公。東漢以太尉司徒司空爲三公。竟終也。朱子曰。不黨自是好然。於心終不忘。便是與他趨奉意思。不過這便是私意。又曰。如十起與不起。便是私。這便是避嫌。只是他見得這意思。已是大段做工夫大段會省察了。○劉寬雖居倉卒。未嘗疾言遽色。夫人欲試寬令恚。伺當朝會。裝嚴已訖。使侍婢奉肉羹。翻污朝衣。婢遽收之。寬神色不異。乃徐言曰。羹爛汝手乎。其性度如此。倉如字。卒音村入聲。遽音句。恚音惠。伺音似。朝音潮。奉音捧。污去聲。○寬字文饒。漢弘農人。恚怒也。裝嚴謂裝著嚴整。異變也。○張湛矜嚴好禮。動止有則。居處幽室。必自修整。雖遇妻子。若嚴君焉。及在鄉黨。詳言正色。三輔以爲儀表。好去聲。處去聲。○湛字子孝。漢平陵人。矜嚴矜莊而嚴厲也。嚴君尊嚴之君長也。漢以京兆尹左馮翊右扶風爲三輔。共治長安城中。儀表猶言法式。建武初。爲左馮翊。告歸平陵。望里門而步。主簿進曰。明府位尊德重。不宜自輕。湛曰。禮下公門。式路馬。孔子於鄉黨。恂恂如也。父母之國。所宜盡禮。何謂輕哉。馮音平。翊音亦。○建武年號。寺官府之稱。主簿馮翊屬吏也。恂恂信實之貌。○楊震所舉荊州茂才王密。爲昌邑令。謁見。懷金十斤以遺震。震曰。故人知君。君不知故人。何也。密曰。莫夜無知者。震曰。天知神知我知子知。何謂無知。密愧而去。遺音位。莫音暮。○震字伯起。漢弘農人。嘗爲荊州刺史。故人震自謂。君謂密。熊氏曰。明不欺天。幽不欺神。內不欺心。外不欺人。○茅容與等輩避雨樹下。衆皆夷踞相對。容獨危坐愈恭。郭林宗行見之。而奇其異。遂與共言。因請寓宿。旦日容殺雞爲饌。林宗謂爲己設。既而供其母。自以草蔬與客同飯。林宗起拜之曰。卿賢乎哉。因勸令學。卒以成德。夷本作銕。踞音據。爲去聲。令平聲。○容字季偉。漢陳留人。夷踞蹲坐也。危坐以尻著蹠而坐也。林宗名泰。太原人。異謂異於衆。○皆見漢書列傳。○陶侃爲廣州刺史。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莫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皆此類也。甓音闢。莫音暮。○侃字士行。晉鄱陽人。仕至太尉。甓甎也。時中原陷沒。侃欲致力興復。故朝夕運甓以習勞也。後爲荊州刺史。侃性聰明。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遠近書疏。莫不手答。筆翰如流。未嘗壅滯。引接疏遠。門無停客。閫苦本切。上疏去聲。下疏平聲。○愛好人倫。尙名敎也。閫外謂邦域之外。晉處江左。以荊楚爲國之西門。故曰閫外。常語人曰。大禹聖人。乃惜寸陰。至

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是自棄也。語，去聲。○陰，光陰。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乃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於江。吏將則加鞭撲。曰樗蒱者。牧豬奴戲耳。老莊浮華。非先王之法言。不可行也。君子當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謂宏達耶。蒱音蒲，下同。樗音摴。○樗蒱，博局戲，雙陸之類。浮華，謂老聃莊周之言，虛而無實也。攝，斂束也。養望，通鑑作跣足。逸遊荒醉，談戲廢事，蓬頭跣足，皆老莊尚玄虛棄禮法之流弊。吳氏曰：養望，養其虛望也。○見晉書列傳。

○王勃、楊炯、盧照鄰、駱賓王。皆有文名。謂之四傑。裴行儉曰。士之致遠。先器識而後文藝。勃等雖有文才。而浮躁淺露。豈享爵祿之器耶。楊子沈靜。應得令長。餘得令終爲幸。其後勃溺南海。照鄰投潁水。賓王被誅。炯終盈川令。皆如行儉之言。躁音竈。溺音匿。○行儉字守約，唐絳州人。器，器局。識，識見。浮躁，不沈靜也。淺露，不深潛也。令長，令尹。令終，善終。盈川，縣名。○見唐書裴行儉傳。

○孔戡於爲義若嗜慾。不顧前後。於利與祿。則退怯畏避。如懦夫然。戡音堪。懦音糯。○戡字君勝，孔子三十八世孫。懦，柔弱也。言其勇於爲義而怯於趨利祿如此。○見韓昌黎文集。

○柳公綽居外藩。其子每入境。郡邑未嘗知。既至。每出入常於戟門外下馬。呼幕賓爲丈。皆許納拜。未嘗笑語款洽。外藩，謂節度使。取屏蔽之義也。其門得列戟，故曰戟門。納，受也。

○柳仲郢以禮律身。居家無事。亦端坐拱手。出內齋。未嘗不束帶。三爲大鎭。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公退必讀書。手不釋卷。廐音救。○仲郢嘗爲山南、劍南、天平三道節度使，故曰三爲大鎭。公退，自公而退也。釋，捨也。端坐拱手，束帶，敬也。廐無良馬，衣不薰香，儉也。讀書不釋卷，勤也。家法。句　在官不奉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法。凡理藩府。急於濟貧卹孤。有水旱必先期假貸。廩軍食必精豐。逋租必貰免。館傳必增飾。宴賓犒軍必華盛。而交代之際。食儲帑藏。必盈溢於始至。境內有孤貧衣纓家女及笄者。皆爲選壻。出俸金爲資裝嫁之。貸音泰。逋，奔謨切。貰音世。傳，朱戀切。犒，口到切。帑音倘。藏，去聲。溢音逸。皆爲之爲，去聲。○在官以下，皆柳氏之家法。貸，寬也。假貸，謂以錢穀借之。廩，倉廩。軍食，軍餉。逋，欠也。貰，除也。館，客舍。傳，馬驛。犒，勞也。儲，畜也。帑藏，皆庫名，所以貯金帛者。衣纓，猶簪纓。及笄，年十五者。熊氏曰：不奏祥瑞，爲諂上也。吳氏曰：食儲帑藏盈溢於始至，出納有籍，用無所私而致也。

○柳玭曰。王相國涯。方居相位。掌利權。竇氏女歸。請曰。玉工貨一釵。奇巧。須七十萬錢。王曰。七十萬錢。我一月俸金耳。豈於女惜。但一釵七十萬。此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子不復敢言。女音汝。復，扶又切。○王涯，唐宰相。掌利權，謂其兼度支、鹽鐵、榷茶等使也。竇氏女，涯女嫁竇氏者。歸，謂歸寧。熊氏曰：涯實斬然辭拒之，然妖物必與禍隨，則名言也。蓋妖巧之物，人所貪競，固有招禍之道也。數月。女自婚姻會歸。告王曰。前時釵爲馮外郎妻首飾矣。乃馮球也。王歎曰。馮爲郎吏。妻之首飾有七十萬錢。其可久乎。球音求。○婚姻會，因婚姻而燕會也。馮爲賈相餗門人。最密。賈有蒼頭頗張福威。馮召而勗之。未浹旬。馮晨謁賈。有二青衣捧地黃酒出。飲之。食頃而終。賈爲出涕。竟不知其由。餗音速。勗音旭。浹音挾。飲，去聲。賈爲之爲，去聲。○賈餗亦宰相。密，親密也。奴僕以蒼爲巾，故曰蒼頭。勗，勉也。浹，周也。十日爲旬。二青衣，二童使也。地黃，藥名，無毒，蓋他酒詭稱耳。食頃，一飯之頃也。球以奴張威福，恐爲主累，故戒之。奴恐球告主，故毒殺之。又明年。王賈皆遘禍。遘音姤。○遘，遇也。涯、餗皆爲宦者仇士良所殺。噫。王以珍玩奇貨爲物之妖。信知言矣。徒知物之妖。而不知恩權隆赫之妖甚於物耶。馮以卑位貪寶貨。已不能正其家。盡忠所事。而不能保其身。斯亦不足言矣。賈之臧獲害門客於牆廡之間而不知。欲終始富貴。其可得乎。廡音武。○恩權之隆赫，禍機所伏也，故謂之妖。知言，本謂知理之言也。盡忠所事，謂盡心於餗也。奴曰臧，婢曰獲，指蒼頭。門客，指馮球。廡，堂下周屋也。此雖一事。作戒數端。熊氏曰：珍玩奇貨不可貪，一戒也。恩權隆赫不可恃，二戒也。溺愛而不能正家，三戒也。失言而不能保身，四戒也。嬖臧獲張威福，害門客而不知，五戒也。○皆見柳氏家訓。

○范文正公發解。南省廷試。皆爲首冠。或戲之曰。狀元試三場。一生喫著不盡。公正色曰。曾平生之志。不在溫飽。解，去聲。冠，去聲。著音酌。○公名曾，字孝先，宋青州人，仕至宰相，諡文正。狀元，指公試三場言。鄉試、省試、廷試皆第一也。志不在溫飽，則在安天下矣。○見東軒筆錄。

○范文正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慼。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少，去聲。譽音于。樂音雒，下同。○不一動其心，謂富貴不慕，貧賤不厭，毀之不怒，譽之不喜，得而

（不戚失而不戚也天下未憂而先憂天下已樂而後樂仁人之心如此）其事上遇人一以自信不擇利害爲趨捨其有所爲必盡其方曰爲之自我者當是其成與否其不在我者雖聖賢不能必吾豈苟哉（自信守其正也如是盡其方也事上待人一以自信而不趨利不避害有所爲必盡其方而成敗不苟爲容心於其間有行法俟命意○見歐陽文集）

○司馬溫公嘗言吾無過人者但平生所爲未嘗有不可對人言者耳（誠而已公平生誠實不欺故不可對人言者則不爲也○見晁無咎錄）

○管甯嘗坐一木榻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當膝處皆穿（股音古○甯字幼安漢高士古人危坐如跪箕股謂兩展其股狀如箕也○見魏志注）

○呂正獻公自少講學即以治心養性爲本寡嗜慾薄滋味無疾言遽色無窘步無惰容凡嬉笑俚近之語未嘗出諸口於世利紛華聲伎游宴以至博弈奇玩淡然無所好（少去聲窘巨隕切俚音里伎音忌好去聲○治心收其放心也養性養其德性也自寡嗜慾以下皆治心以養性之事窘迫促也俚鄙俗也伎巧戲也○見申公家訓）

○明道先生終日端坐如泥塑人及至接人則渾是一團和氣（塑音素○終日端坐如泥塑人敬也○見外書）

○明道先生作字時甚敬嘗謂人曰非欲字好即此是學（朱子曰此亦可以收放心○見遺書）

○劉忠定公見溫公問盡心行己之要可以終身行之者曰其誠乎劉公問行之何先曰自不妄語始（忠定元城先生諡也朱子曰溫公所謂誠即大學所謂誠其意者指人之實其心而不自欺也）劉公始甚易之及退而自檃括日之所行與凡所言自相掣肘矛盾者多矣力行七年而後成自此言行一致表裏相應遇事坦然常有餘裕（易音異檃音隱掣昌列切肘音帚矛音謀盾汝允切言行之行去聲○易之以不妄語爲易也揉曲者曰檃正方者曰括皆制木之器也自相掣肘矛盾喻言行相違也吳氏曰掣挽也肘臂節也掣肘謂肘欲運動而人挽之不能運也矛有鉤之兵盾即今傍牌也矛盾謂矛欲傷人而盾蔽之不能傷也）

○劉公見賓客談論踰時體無欹側肩背竦直身不少動至手足亦不移（欹音欺竦音聳○敬而已劉公即忠定公也踰過也踰時謂過一時之久心爲一身之主首體皆聽命劉公存心正直故見於外者如此○皆見元城語錄）

○徐積仲車初從胡先生學潛心力行不復仕進其學以至誠爲本事母至孝自言初見安定先生退頭容少偏安定忽厲聲云頭容直某因自思不獨頭容直心亦要直也自此不敢有邪心卒諡節孝先生（仲車父早卒盡孝於母朱子曰這樣人都是資質美所以一撥便轉終身不爲惡也○見童蒙訓）

○文中子之服儉以絜無長物焉綺羅錦繡不入於室曰君子非黃白不御婦人則有青碧（絜音潔長音丈○儉謂不華靡潔謂不垢污長賸也無長物謂儉潔之外無所增飾也黃白麻絲自然之色青碧染造使然之色○見事君篇）

○柳玭曰高侍郎兄弟三人俱居清列非速客不二羹胾夕食齕蔔匏而已（胾音恣齕音核匏音庖○高氏兄弟唐人長釴翰林學士次銖給事中次鍇禮部侍郎速召也不二不兼設也羹肉羹胾肉臠齕猶嚼也蔔匏皆菜名○見柳氏家訓）

○李文靖公治居第於封邱門外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公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爲宰輔廳事誠隘爲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寬矣（公名沆字太初位宰相諡文靖宋雒州人第宅封邱宋都門名廳所以治事旋回轉也隘窄狹也太祝奉禮皆世蔭之官已太也）

○張文節公爲相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所親或規之曰今公受俸不少而自奉若此雖自信清約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宜少從衆公嘆曰吾今日之俸雖舉家錦衣玉食何患不能顧人之常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今日之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旦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公名知白字用晦宋滄州人初爲河陽掌書記後爲宰相諡文節漢丞相公孫宏爲布被汲黯曰宏俸祿多而爲布被此詐也或人見文節之儉約亦疑其詐故引是以譏之頓遽也）

○溫公曰先公爲羣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柿肴止於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人不相非也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甆音慈數音朔○溫公父名池字和中行猶巡也）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遠方珍異食非多品器皿非滿案不敢會賓友常數日營聚然後敢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故不隨俗奢

靡者鮮矣。案亦作按。○內法謂宮內造酒之法。營辦也。聚積也。書謂召客之書。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見禁。忍助之乎。居位謂居相位。時公已作相矣。○溫公曰。吾家本寒族。世以清白相承。吾性不喜華靡。自爲乳兒時。長者與以金銀華美之服。輒羞赧棄去之。年二十忝科名。聞喜宴獨不戴花。同年曰。君賜不可違也。乃簪一花。平生衣取蔽寒。食取充腹。亦不敢垢敝以矯俗干名。但順吾性而已。赧乃板切。矯音皎。○忝叨也。聞喜進士宴名。垢污。敝壞。矯拂。干求也。○皆見溫公訓儉文。○汪信民嘗言。人常齩得菜根。則百事可做。胡康侯聞之。擊節嘆賞。信民名革。宋臨川人。康侯文定公字也。人能甘澹泊而不以外物動心。則可以有爲矣。擊節一說擊手指節。一說擊器物爲節。皆通。嘆嗟嘆。賞稱賞。朱子曰。學者須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外物至微末事。不得未必便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齩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見呂氏雜志。

右實敬身。李氏曰。首十四章。實心術之要。次七章實威儀之則。次一章實衣服之制。末六章實飲食之節。

小學集註卷之六

性理精義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輯校
杭縣 丁輔之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御製性理精義序

朕自冲齡至今六十年來未嘗少輟經書唐虞三代以來聖賢相傳授受言性而已宋儒始有性理之名使人知盡性之學不外循理也故敦好典籍於理道之言尤所加意臨莅日久玩味愈深體之身心驗之政事而確然知其不可易前明纂脩性理大全一書頗謂廣備矣但取者太煩類者居多凡性理諸書之行世者不下數百朕實病其矛盾也爰命大學士李光地詮擇進覽授以意指省其品目撮其體要既使諸儒之闡發不雜於支蕪復使學者之披尋不苦於繁重至於圖象律曆性命理氣之源前人所未暢發者朕亦時以己意折中其間名曰性理精義頒示天下讀是書者自有所知也已

康熙五十六年春二月初一日書

序

詩學之宗也盛稱有唐其原原本本唐人固非無所藉據而能空拳以白戰者大都前人靡書不輯含其英而咀其華得之心以應之手故其登諸梨棗也令學者誦其詞不覺諸書神髓溢於行間蓋確見洽聞若斯之責也

聖祖仁皇帝所纂子史精華多士素所欽尚上元胡靜夫既撮其要編而輯之昭人耳目矣第學問之道精益求精博必加博今以全書檢之遺玉剩珠爲前集所未採者其美抑復可收其功仍歸有要是以更爲輯略以備參考焉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十二日內閣奉
上諭陸建瀛奏請崇正學以黜邪教等語近來邪教
流傳蔓延各省始不過燒香歛錢煽惑愚民漸至聚
衆滋事總因地方官平日化道無方民間父兄師長
又不能隨時訓迪俾顓蒙服教畏刑不致爲邪說所
惑我
皇考曾命儒臣恭闡
聖諭廣訓黜異端以崇正學一條編撰四言韻文頒
行各省啟發愚氓朕思性理諸書均爲導民正軌著
各直省督撫會同各該學政轉飭地方官及各學教
官於書院家塾教授生徒均以
御纂性理精義
聖諭廣訓爲課讀講習之要使之家喻戶曉禮義廉
恥油然自生斯邪教不禁而自化經正民興庶收實
效各該督撫等務當實力奉行毋得視爲迂闊具文
日久生懈則風俗人心蒸蒸日上朕實有厚望焉將
此通諭知之欽此

先儒姓氏

宋

周子 敦頤　茂叔　濂溪
程子 顥　伯淳　明道
程子 頤　正叔　伊川
張子 載　子厚　橫渠
邵子 雍　堯夫　康節
歐陽氏 脩　永叔　廬陵
司馬氏 光　君實　涑水
余氏 靖　安道
范氏 祖禹　淳夫　華陽
呂氏 大臨　與叔　藍田
謝氏 良佐　顯道　上蔡
游氏 酢　定夫　廣平
楊氏 時　中立　龜山
尹氏 焞　彥明　和靖
呂氏 希哲　原明　滎陽
曾氏 鞏　子固　南豐
劉氏 安世　器之　元城
邵氏 伯溫　子文
胡氏 宏　仁仲　五峯
羅氏 從彥　仲素　豫章
李氏 侗　愿中　延平
張氏 崏　子望
張氏 九成　子韶　范陽
朱子 熹　元晦　紫陽
張氏 栻　敬夫　南軒
呂氏 祖謙　伯恭　東萊
陸氏 九淵　子靜　象山
蔡氏 元定　季通　西山
陳氏 淳　安卿　北溪
黃氏 榦　直卿　勉齋
陳氏 埴　器之　潛室
李氏 方子　正叔　果齋
楊氏 復　信齋
程氏 珙
真氏 德秀　希元　西山
魏氏 了翁　華父　鶴山
饒氏 魯　仲元　雙峯
祝氏 泌
葉氏 采　仲圭　平巖

元

鍾氏 過
黃氏 巖孫
許氏 衡　平仲　魯齋
胡氏 方平　師魯　玉齋
吳氏 澄　幼清　草廬　臨川
彭氏 絲　魯叔　魯齋

御纂性理精義凡例

一性理之學至宋而明自周程授受粹然孔孟淵源同時如張如邵又相與倡和而發明之從遊如呂如楊如謝如尹又相與賡續而表章之朱子生於其後紹述周程參取張邵斟酌於其及門諸子之同異是非然後孔孟之指粲然明白道術一歸於正焉宋元諸儒皆所流衍之支派宋之真元之許則其最醇者也明初編爲性理大全之書其所采輯亦幾備矣然擇焉不精未免泛雜冗長之弊其所區分門目亦頗繁碎而失綱要是以三百年來精熟此書者鮮是反以多爲病也今特撥去華葉尋取本根必其微言大義直與六經四書相羽翼者然後慎收而約載之但取其義之備不貴乎言之長也至於門目之分亦以程朱論道論學之塗轍次第爲準的凡所標題可以包括衆論足矣條件太多則從芟削

一周子太極圖說通書張子西銘乃有宋理學之宗祖誠爲學庸語孟以後僅見之書並悉載全文附以朱子解說使學者知道理之根源學問之樞要若張子正蒙邵子觀物亦皆窮極天地萬物之理上贊聖經有裨學者然程子謂橫渠之言誠有過者又謂堯夫之說之流未免有弊則二書在學者固當精別明辨存其大醇庶幾不謬前賢之意朱子近思錄不及觀物所采正蒙亦止三十餘條耳今兼采二書不下二百餘條較之近思錄則已多而以視全書則甚約欲其便學者之講誦不誤學者之心思要其言之精且至者不外乎此也

一朱子易學啟蒙已全載入周易折中內因其討論易理與太極圖經世觀物有相發明者故就全文四篇內各摘其要語若干條俾學者知讀易之門戶若家禮律呂乃朱子言禮樂之書也其文頗繁學者憚於講究亦摘其宏綱大節可以括全書之體要者約文申義以發其端庶有志禮樂之事者自約入博由此以稽其全也至於蔡氏範數之作朱子不及見矣稱爲父師之傳實非朱子之意朱子嘗病揚王以僭經不應其門又有僭經之事也今削不載

一自太極理氣以下性理大全剖爲題目若干門其區別既太多又有命名不當者有前後無序者今加以釐正使條理粲然易曉又學者下學上達原有次第故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未及於易程子以西銘教學者而祕太極圖說朱子於四書先大學論孟而後中庸皆此意也朕祖其意故纂集朱子全書從小學大學起然後及於天道性命之說今此書門類先後亦用此意云

一鬼神之事夫子所罕言四書六經及者寥寥非學者之切務也故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又曰務民之義敬鬼神而遠之此聖人教人之意至於標道統則啟爭端論人物則雜細碎欲考其

詳者。自有伊洛淵源錄通鑑綱目等書在焉。此書以性理爲名。但令學者用心實學。以知聖德王道之要。有得於此。亦不患乎通幽明之無階。論古今之無識矣。故鬼神道統歷代人物之目。亦且闕如。

一性理大全。編末有箴銘詩賦之類。考周程張朱。平日所講論者。無非此理。不假乎聲韻之文也。今亦削去。

一卷首諸成書。除太極圖西銘通書有朱子注解外。餘如正蒙觀物啟蒙家禮律呂等編。諸儒解釋。皆擇其精切明當有發文義者存之。無則闕之。間有文義不明圖象賾奧。而諸儒無說者。頗附以案語。爲之略啟關鍵。以示學者。

奉

旨開列

御纂性理精義承脩校對分脩繕寫監造諸臣職名

承脩

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尙書臣李光地

御前校對

翰林院侍讀臣魏廷珍

翰林院侍講臣何國宗

左春坊左贊善兼翰林院檢討臣吳孝登

翰林院編修臣梅瑴成

分修

候補翰林院侍講今授直隸巡道臣楊名時

翰林院檢討臣彭維新

翰林院檢討臣董宏

原任翰林院庶吉士臣蔡世遠

武英殿繕寫

翰林院編修臣嵇曾筠

翰林院編修臣蔣漣

翰林院編修臣徐葆光

翰林院編修臣劉於義

翰林院編修臣潘允敏

翰林院編修臣狄貽孫

翰林院編修臣薄海

翰林院編修臣任蘭枝

翰林院檢討臣陳世倌

翰林院待詔臣曹曰瑛

中書科中書舍人臣王曾期

進士今授江南鎮江府學教授臣張榮源

武英殿監造

總監造兼內務府會計司員外郎臣伊都立

總監造兼佐領臣張常住

總監造臣李國屏

監造兼驍騎校臣巴實

監造臣神保

表
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
茲者伏蒙
皇帝陛下命臣等編校
御纂性理精義總一十二卷刊刻已竣謹裝潢成帙
進
呈臣光地等誠惶誠恐稽首頓首
上言伏以
文明式煥五百年道運重光
刪定聿新億萬載儒宗有統
體天德以行王道沿近派以遡遙源惟道術一歸
於醇信羣言必折諸
聖臣光地等竊惟伏羲始畫中涵性命之精堯舜相
傳顯抉危微之奧是以孔門垂教推本於執中
鄒嶧揚風求端於性善聖賢心法千古昭然理
學源流其來尚矣下不離於功利故管晏未免
事業之卑高不入於空虛故鄒莊大爲賢智之
過秦漢而下申商黃老代興魏晉以還釋典禪
宗交煽推其言厖而道散皆由學絶而風微爰
及周程首尋聖緒輔以張邵悉闡天機太極建
圖依然易卦之指皇極經世蓋取洪範之書體
仁孝者莫如西銘乃孝經之要義發性情者莫
如定性本艮象之微言故朱子得因四子之師
承上遡六經之聖制一倡羣和無媿當日鄒魯
之風有開必先實啓于今
堯舜之運欽惟
皇帝陛下
道符天載
德合乾行
學緝熙于光明
治允升于淳古
踐基大寶卽披簡以窮經
削亂四方亦投戈而講藝
默成理數之妙允矣單心
坐徹天人之宗判若指掌以今日行仁義之有效
知古人論道德之非虛凡宋儒皆獲表章至朱
子尤崇尊禮斯實前賢之厚幸得蒙
後聖之深知
謂性理大全之書脩於前代永樂之際采摭綦備而
芟擇未精門目雖多而部分失當恐學者貪多
而無益使斯道反晦而不明特發
宸衷重加纂輯務令揚秕糠而取精鑿故記錄之汎
濫在所芟不欲醨玄酒而和太羹故衍說之支
離在所棄約其義類如網在綱切於進脩猶階
有級詳而不冗簡而無遺雖屬羣賢之成編亦
存至當之精義學必謹其純疵之辨治必酌於
古今之宜一稟
聖裁盡經
睿斷縱使諸儒復起必奉
聖明折中矣
賜弁序文頒行學校從此學者先河後海悟斷潢絶
港之差望墻入宮識宗廟百官之富學以從政

人心正而人材興，習焉成風，大道行而大化茂。臣光地等業同蝕蠹，技比雕蟲，叨服章逢，清夜有慚儒行，徒呫佔畢，白頭未覩賢關，謬受役於編摩，幸日親於
指示，與聞
至教，信雄況之非真，取成
聖心，允游夏之莫贊，遂使枯株朽質，賴薪槱以舒光，腐草微明，秉陽蒸而發照，遵道遵路，思無玷於前脩，是訓是行，期有立於
聖世。臣光地等無任瞻
天仰
聖激切屏營之至，謹奉
表隨
進以
聞。
康熙五十四年八月初四日光祿大夫文淵閣大學士兼吏部尚書臣李光地等謹上表。

御纂性理精義目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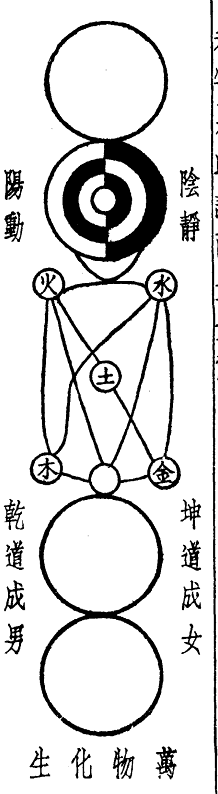
卷第一
太極圖說　通書
卷第二
西銘　正蒙
卷第三
皇極經世
卷第四
易學啓蒙
卷第五
家禮
卷第六
律吕新書
卷第七
學類一
小學　總論爲學之方　立志　存養
省察
卷第八
學類二
致知　力行雜論言行出處附　人倫師道附
讀書法　文藝
卷第九
性命類
性命　心性情　五常　雜論經書名義
卷第十
理氣類
理氣　天地日月　陰陽五行　曆法
地理潮汐附
卷第十一
治道類一
總論治道　君道　臣道　用人
卷第十二
治道類二
田賦　學校　宗廟　禮樂謚法附
兵政　刑罰　諫諍　禎異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太極圖

周子作　朱子註

朱子曰河圖出而八卦畫洛書呈而九疇敘而孔子於斯文之興喪亦未嘗不推之於天自周衰孟軻氏沒而此道之傳不屬更秦及漢歷晉隋唐以至於我有宋五星集奎實開文明之運而先生出焉不由師傳默契道體建圖屬書根極領要當時見而知之有程氏者遂擴大而推明之使夫天理之微人倫之著事物之衆鬼神之幽莫不洞然畢貫於一而周公孔子孟氏之傳煥然復明於當世有志之士得以探討服行而不失其正如出於三代之前者嗚呼盛哉非天所畀其孰能與於此○又曰先生之學其妙具於太極一圖通書之言亦皆此圖之蘊而程先生兄弟語及性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觀通書之誠動靜理性命等章及程氏書李仲通銘程邵公誌顏子好學論等篇則可見矣潘清逸誌先生之墓敘所著書特以作太極圖為稱首然則此圖當為先生書首無疑也然先生既手以授二程本因附書後傳者見其如此遂以圖為書之卒章不復釐正使先生立象盡意之微指闇而不明而驟讀通書者亦復不知有所總攝此則諸本之失也又嘗讀朱內翰震進易說表謂此圖之傳自陳摶种放穆脩而來而五峯胡氏作序又以為先生非止為种穆之學者此特其學之一師爾非其至者也夫以先生之學之妙不出此圖以為得之於人則決非种穆所及以為非其至者則先生之學又何以加於此圖是以竊嘗疑之及得誌文考之然後知其果先生所自作而非有受於人者公蓋未嘗見此誌而云云爾



○此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所以動而陽靜而陰之本體也然非有以離乎陰陽也即陰陽而指其本體不雜乎陰陽而為言耳◎此○之動而陽靜而陰也中○者其本體也☾者陽之動也○之用所以行也☽者陰之靜也○之體所以立也☽者☾之根也☾者☽之根也㊌㊋㊏㊍㊎此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也∟者陽之變也┘者陰之合也㊌陰盛故居右㊋陽盛故居左㊍陽穉故次火㊎陰穉故次水㊏沖氣故居中而水火之╳交系乎上陰根陽陽根陰也水而木木而火火而土土而金金而復水如環無端五氣布四時行也○◎㊌㊋㊏㊍㊎五行一陰陽五殊二實無餘欠也陰陽一太極精粗本末無彼此也太極本無極上天之載無聲臭也五行之生各一其性氣殊質異各一其○無假借也○此無極二五所以妙合而無閒也○乾男坤女以氣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萬物化生以形化者言也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此以上引說解剝圖體此以下據圖推盡說意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則所謂人○者於是乎在矣然形☽之為也神☾之發也五性㊌㊋㊏㊍㊎之德也善惡男女之分也萬事萬物之象也此天下之動所以紛綸交錯而吉凶悔吝所由以生也惟聖人者又得夫秀之精一而有以全乎○之體用者也是以一動一靜各臻其極而天下之故常感通乎寂然不動之中蓋中也仁也感也所謂☾也○之用所以行也正也義也寂也所謂☽也○之體所以立也中正仁義渾然全體而靜者常為主焉則人○於是乎立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矣君子之戒慎恐懼所以脩此而吉也小人之放僻邪侈所以悖此而凶也天地人之道各一○也陽也剛也仁也所謂☾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所謂☽

也物之終也此所謂易也而三極之道立焉實則一○也故曰易有太極◎之謂也

無極而太極

註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而實造化之樞紐品彙之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

集說 ○朱子曰太極圖只是一箇實理一以貫之○又曰老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二周子之言有無以有無為一○又曰謂之無極正以其無方所形狀以為在無物之前而未嘗不立於有物之後以為在陰陽之外而未嘗不行於陰陽之中以為通貫全體無乎不在則又初無聲臭影響之可言也○又曰原極之所以得名蓋取樞極之義聖人謂之太極者所以指夫天地萬物之根也周子因之而又謂之無極者所以著夫無聲無臭之妙也○又曰先生之精立圖以示先生之蘊因圖以發而其所謂無極而太極云者又一圖之綱領所以明夫道之未始有物而實為萬物之根柢也夫豈以為太極之上復有所謂無極哉近世讀者不足以識此而或妄議之既以為先生病史氏之傳先生者乃增其語曰自無極而為太極則又無所依據而重以病夫先生○又曰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非謂太極之上別有無極也但言太極非有物耳故下文云無極之真二五之精既言無極則不復別舉太極也若如今說則此處豈不欠一太極字耶○或問所謂無極而太極者亦可得而聞其說之詳乎饒氏魯曰難言也姑以名義推之所謂太極者蓋天理之尊號云爾極者至極之義樞紐根柢之名世之常言所謂樞極根極是也聖人以陰陽五行闔闢不窮而此理為闔闢之主如戶之有樞紐男女萬物生生不息而此理為生生之本如木之有根柢至其在人則萬善之所以生萬事之所以定者亦莫非此理為之根柢為之樞紐焉是故謂之極太者大無以加之稱言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然凡謂之極者如南極北極屋極商邑四方之極之類皆有形狀之可見方所之可指而此極獨無形狀無方所故周子復加無極二字以明之以其無樞紐根柢之形而實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也故曰無極而太極以其為天下之大樞紐大根柢而初非有樞紐根柢之形也故曰太極本無極也此雖名義之粗然先儒嘗云讀書之法當先曉其文義文義既通然後可以求其意學者苟知此義而於日用之間端莊靜一以養之於未發之時而驗之於已發之際則是理之妙或者亦可以默識矣

太極動而生陽動極而靜靜而生陰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分陰分陽兩儀立焉

註 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誠者聖人之本物之終始而命之道也其動也誠之通也繼之者善萬物之所資以始也其靜也誠之復也成之者性萬物各正其性命也動極而靜靜極復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動而生陽靜而生陰分陰分陽兩儀立焉分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蓋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太極形而上之道也陰陽形而下之器也是以自其著者而觀之則動靜不同時陰陽不同位而太極無不在焉自其微者而觀之則沖漠無朕而動靜陰陽之理已悉具於其中矣雖然推之於前而不見其始之合引之於後而不見其終之離也故程子曰動靜無端陰陽無始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集說 朱子曰太極生陰陽理生氣也陰陽既生則太極在其中理復在氣之內也○又曰性猶太極也心猶陰陽也太極只在陰陽之中非能離陰陽也然至論太極則太極自是太極陰陽自是陰陽惟性與心亦然所謂一而二二而一也○又曰太極動而生陽靜而生陰不是動後方生陽蓋纔動便屬陽纔靜便屬陰○又曰太極未動之前便是陰靜之中自有陽之根陽動之中自有陰之根動之所以必靜者根乎陰故也靜之所以必動者根乎陽故也○問太極之有動靜是靜先動後否曰一動一靜循環無端無靜不成動無動不成靜譬如鼻息無時不噓無時不吸噓盡則生吸吸盡則生噓理自如此○又曰陰陽有箇流行底有箇定位底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是流行底寒暑往來是也分陰分陽兩儀立焉是定位底天地四方是也易有兩義一曰變易便是流行底一曰交易便是對峙底○吳氏澄曰太極無動靜動靜者氣機也氣機一動則太極亦動氣機一靜則太極亦靜故朱子釋太極圖曰太極之有動靜是天命之流行也此是為周子分解太極不當言動靜是天命之有流行故只得以動靜言也又曰太極者本然之妙也動靜者所乘之機也機猶弩牙弩弦乘此機機動則弦發機靜則弦不發氣動則太極亦動氣靜則太極亦靜太極之乘此氣猶弩弦之乘機也故曰動靜者所乘之機謂其所乘之氣機有動靜而太極本然之妙無動靜也然弦與機卻是兩物太極與此氣非有兩物只是主宰此氣者非別有一物在氣中而主宰之也機字是借物為喻不可以辭害意

陽變陰合而生水火木金土五氣順布四時行焉

註 有太極則一動一靜而兩儀分有陰陽則一變一合而五行具然五行者質具於地而氣行於天者也以質而語其生之序則曰水火木金土而水木陽也火金陰也以氣而語其行之序則曰木火土金水而木火陽也金水陰也又統而言之則氣陽而質陰也又錯而言之則動陽而靜陰也蓋

五行之變至於不可窮然無適而非陰陽之道至其所以爲陰陽者則又無適而非太極之本然也夫豈有所虧欠閒隔哉

集說 朱子曰陽變陰合初生水火水火氣也流動閃爍其體尚虛其成形猶未定次生木金則確然有定形矣水火初是自生木金則資於土○又曰水質陰而性本陽火質陽而性本陰水外暗而內明以其根於陽也火外明而內暗以其根於陰也太極圖陽動之中有黑底陰靜之中有白底是也橫渠言陰陽之精互藏其宅正此意也○又曰金木水火分屬春夏秋冬土則寄旺四季惟夏季十八日土氣爲最旺以圖象考之木生火金生水之類各有小畫相牽聯而火生土土生金獨穿乎土之內餘則從旁而過爲可見矣○問以質而語其生之序此豈就圖而指其序耶而水木何以謂之陽火金何以謂之陰曰天一生水地二生火天三生木地四生金一三陽也二四陰也問以氣而語其行之序豈即其運用處而言之耶而木火何以謂之陽金水何以謂之陰曰此以四時而言春夏爲陽秋冬爲陰○黃氏榦曰五行之序以質之所生而言則水本是陽之濕氣以其初動爲陰所陷而不得遂故水陰勝火本是陰之燥氣以其初動爲陽所揜而不得達故火陽勝木則陽之濕氣寖多以感於陰而舒其質柔其性煖金則陰之燥氣寖多以感於陽而縮其質剛其性寒土則陰陽之氣各盛相交相搏凝而成質以氣之行而言則一陰一陽往來相代木火金水云者各就其中而分老少爾故其序各由少而老土則分旺四季而位居中者也此五者序若參差而造化所以爲發育之具實並行而不相悖質曰水火木金蓋以陰陽相間言猶曰東西南北所謂對待者也氣曰木火金水蓋以陰陽相因言猶曰東南西北所謂流行者也

案 朱子雖以陰陽分質之序氣之序然實陰陽合體氣質同歸何則天一陽也加五爲六卽地之陰也地二陰也加五爲七卽天之陽也三與八四與九亦然其陰陽合體者如此是故以氣言之以冬春爲陽夏秋爲陰可也以陽氣生於冬至而盛於春陰氣生於夏至而盛於秋也以春夏爲陽秋冬爲陰亦可也以陽功發於春而極於夏陰功成於秋而終於冬也以質言之以水木爲陽火金爲陰可也水之滋潤故能生木陽之舒也火之燥烈故能成金陰之斂也以木火爲陽金水爲陰亦可也木溫火熱氣稟乎陽也金涼水寒氣稟乎陰也又通而言之則陽始於水盛於木極於火而終於金陰始於火盛於金極於水而終於木此又時令與物理皆然而無氣質之異者也讀者不可不知

五行一陰陽也陰陽一太極也太極本無極也五行之生也各一其性

註 五行具則造化發育之具無不備矣故又卽此而推本之以明其渾然一體莫非無極之妙而無極之妙亦未嘗不各具於一物之中也蓋五行異質四時異氣而皆不能外乎陰陽陰陽異位動靜異時而皆不能離乎太極至於所以爲太極者又初無聲臭之可言是性之本體然也天下豈有性外之物哉然五行之生隨其氣質而所稟不同所謂各一其性也各一其性則渾然太極之全體無不各具於一物之中而性之無所不在又可見矣

集說 朱子曰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則非太極之後別生二五而二五之上先有太極也無極而太極太極本無極則非無極之後別生太極而太極之上先有無極也○問無極太極本非二物曰無極而無極之中萬象森列不可謂之無矣太極本無極則太極之體沖漠無朕不可謂之有矣○問先生荅書言陰陽五行之爲性各是一氣所稟而性則一也兩性字同否曰一般又曰同者理也不同者氣也○又曰金木水火土雖曰五行各一其性然一物又各具五行之理不可不知康節曾細推來

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萬物生生而變化無窮焉

註 夫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此無極二五所以混融而無閒者也所謂妙合者也真以理言無妄之謂也精以氣言不二之名也凝者聚也氣聚而成形也蓋性爲之主而陰陽五行爲之經緯錯綜又各以類凝聚而成形焉陽而健者成男則父之道也陰而順者成女則母之道也是人物之始以氣化而生者也氣聚成形則形交氣感遂以形化而人物生生變化無窮矣自男女而觀之則男女各一其性而男女一太極也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統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於此尤可以見其全矣子思子曰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此之謂也

集說 問周子言無極之真却又不言太極如何朱子曰無極之真已該得太極在其中真字便是太極○又曰太極如一本生上分而爲枝幹又分而生花生葉生生不窮到得成果子裏面又有生生無窮之理生將出去又是無限箇太極更無停息○又曰太極只是箇極好至善底道理人人有一太極物物有一太極周子所謂太極是天地人物萬善至好底表德○問先天太極二圖曰先天乃伏羲本圖非康節所自作雖無言語而所該甚廣凡今易中一字一義無不自其中流出者太極却是濂溪自作發明易中大概綱領意思而已故論其格局則太極不如先天之大而詳論其義理則先天不如太極之精而約蓋合下規模不同而太極終在先天範圍之內又不若彼之自然不假思慮安排也若以數言之則先天之數自一而二自二而四自四而八以爲八卦太極之數亦自一而二自

二而四遂加其一以為五行而遂下及於萬物蓋物理本同而象數亦無二致但推得有大小詳略耳○陳氏埴曰氣化謂未有種類之初以陰陽之氣合而生形化謂既有種類之後以牝牡之形合而生皆兼人物言之○真氏德秀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萬理一原者太極也太極者乃萬理總會之名有理即有氣分而二則為陰陽分而五則為五行萬事萬物皆原於此人與物得之則為性性者即太極也仁義即陰陽仁義禮智信即五行也萬物各具一理是物物一太極也萬理同出一原是萬物統體一太極也【案】無極之真真即誠也通書誠字實根於此○又案圖末二圓象與上圓象不二則知人之性即天地之性渾然合一而無加損也然氣化形化似不必分而周子必分為二象者則有深意焉蓋人之體性受於父母易知也人之體性受於天地則習焉不察者多矣故自男女構精而遡夫天地絪縕之始由父子似續而推於厥初生民之先則知父母之為父母又知乾坤之為大父母矣為父母之子則身體髮膚受之者不敢毀傷為天地之子則形色天性必如聖人然後可以踐形也此即西銘之大指然已具於周子圖象之中矣

惟人也得其秀而最靈形既生矣神發知矣五性感動而善惡分萬事出矣

【註】此言眾人具動靜之理而常失之於動也蓋人物之生莫不有太極之道焉然陰陽五行氣質交運而人之所稟獨得其秀故其心為最靈而有以不失其性之全所謂天地之心而人之極也然形生於陰神發於陽五常之性感物而動而陽善陰惡又以類分而五性之殊散為萬事蓋二氣五行化生萬物其在人者又如此自非聖人全體太極有以定之則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人極不立而違禽獸不遠矣【集說】朱子曰只一箇陰陽五行之氣滾在天地中精英者為人查滓者為物精英之中又精英者為聖為賢精英之中查滓者為愚不肖○問靈處是心抑是性曰靈處只是心不是性性只是理○又曰形既生矣形體陰之為也神發知矣神知陽之為也蓋陰主翕凡斂聚成就者陰為之也陽主闢凡發暢揮散者皆陽為之也○又曰仁義禮智信之性即水火木金土之理木仁金義火禮水智各有所主獨土無位又為四行之實故信亦無位而為四德之實也○問通書多說幾太極圖卻無此意曰五性感動善惡未分處便是○問感物而動或發於理義之公或發於血氣之私這裏便分善惡曰非發於血氣之私便為惡乃發後流而為惡耳○又曰太極便是性動靜陰陽是心金木水火土是仁義禮智信化生萬物是萬事

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而主靜**無欲故靜**立人極焉故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日月合其明四時合其序鬼神合其吉凶**

【註】此言聖人全動靜之德而常本之於靜也蓋人稟陰陽五行之秀氣以生而聖人之生又得其秀之秀者是以其行之也中其處之也正其發之也仁其裁之也義蓋一動一靜莫不有以全夫太極之道而無所虧焉則向之所謂欲動情勝利害相攻者於此乎定矣然靜者誠之復而性之真也苟非此心寂然無欲而靜則又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故聖人中正仁義動靜周流而其動也必主乎靜此其所以成位乎中而天地日月四時鬼神有所不能違也蓋必體立而後用有以行若程子論乾坤動靜而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亦此意爾【集說】問周子不言禮智而言中正如何朱子曰禮智說得猶寬中正則切而實矣且謂之禮尚或有不中節處若謂之中則無過不及無非禮之禮乃節文恰好處也謂之智尚或有正不正若謂之正則是非端的分明乃智之實也○問中正仁義而主靜中仁是動正義是靜如先生解曰非此心無欲而靜則何以酬酢事物之變而一天下之動哉今於此心寂然無欲而靜處欲見所謂正義者何以見曰見理之定體便是○又曰中正仁義分屬動靜而聖人則主於靜蓋正所以能中義所以能仁易言利貞者性情也元亨是發用處必至於利貞乃見乾之實體萬物到秋冬收斂成實方見得他本質故曰性情此亦主靜之說也○李氏方子曰人生而靜性之本體湛然無欲斯能主靜此立極之要領也○黃氏巖蓀曰天地日月四時鬼神皆不能外乎太極陰陽五行之理聖人一身兼具此理者也與天地合德是其德性純全即太極之渾融與日月合明是其智晰昭融即陰陽之昭著與四時合序是其誠通誠復即五行之順布與鬼神合吉凶是其存神過化即四時變化五行屈伸也

君子脩之吉小人悖之凶

【註】聖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脩為而自然也未至此而脩之君子之所以吉也不知此而悖之小人之所以凶也脩之悖之亦在乎敬肆之間而已矣敬則欲寡而理明寡之又寡以至於無則靜虛動直而聖可學矣

故曰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原始反終故知死生之說

【註】陰陽成象天道之所以立也剛柔成質地道之所以立也仁義成德人道之所以立也道一而

已隨處著見，故有三才之別，而於其中又各有體用之分焉。其實則一太極也。陽也、剛也、仁也，物之始也；陰也、柔也、義也，物之終也。能原其始而知所以生，則反其終而知所以死矣。此天地之閒，綱紀造化，流行古今，不言之妙。聖人作易，其大意蓋不出此，故引之以證其說。〔集說〕朱子曰：陽主進而陰主退，陽主息而陰主消。進而息者其氣強，消而退者其氣弱，此陰陽之所以為柔剛也。陽剛溫厚，居東南，主春夏，而以作長為事；陰柔嚴凝，居西北，主秋冬，而以斂藏為事。作長為生，斂藏為殺，此剛柔之所以為仁義也。以此觀之，則陰陽剛柔仁義之位，豈不曉然？而彼揚子所謂於仁也柔，於義也剛者，乃自其用處末流言之，蓋亦所謂陽中之陰、陰中之陽，固不妨自為一義，但不可雜乎此而論之耳。

〔案〕此節引易以證前文之意。立天之道曰陰與陽，則四時之氣是也；立地之道曰柔與剛，則五行之質是也；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則五性感動而必定之以中正仁義者是也。真精合凝，化生萬物者，人物之所以始而生之說也；衆人蚩蚩，草木同腐，而聖人者立人之極，至於與天地參，人物之所以終而死之說也。引此之意，所以明夫三才之道並立，而人必全受而全歸之，蓋亦西銘卒章之指也。

大哉易也，斯其至矣。

〔註〕易之為書，廣大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於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於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學者亦不可以不知也。

〔註後記〕熹既為此說，嘗錄以寄廣漢張敬夫。敬夫以書來曰：二先生所與門人講論問答之言，見於書者詳矣。其於西銘，蓋屢言之，至此圖則未嘗一言及也，謂其必有微意，是則固然。然所謂微意者，果何謂耶？熹竊謂以為此圖立象盡意，剖析幽微，周子蓋不得已而作也。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惟程子為能當之。至程子而不言，則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夫既未能默識於言意之表，則馳心空妙，入耳出口，其弊必有不勝言者。觀其荅張閎中論易傳成書，深患無受之者，及東見錄中論橫渠清虛一大之說，使人向別處走，不若且只道敬，則其意亦可見矣。若西銘則推人以之天，卽近以明遠，於學者日用最為親切，非若此書詳於性命之原，而略於進為之目，有不可以驟而語者也。孔子雅言詩書執禮，而於易則鮮及焉，其意亦猶此耳。韓子曰：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熹於周子、程子亦云。既以復於敬夫，因記其說於此。

附朱子太極說

動靜無端，陰陽無始，天道也。始於陽，成於陰，本於靜，流於動者，人道也。然陽復本於陰，靜復根於動，其動靜亦無端，陰陽亦無始，則人蓋未始離乎天，而天亦未始離乎人也。

元亨，誠之通，動也；利貞，誠之復，靜也。元者，動之端也，本乎靜；貞者，靜之質也，著乎動。一動一靜，循環無窮，而貞也者，萬物之所以成終而成始者也。故人雖不能不動，而立人極者必主乎靜。惟主乎靜，則其著乎動也，無不中節，而不失其本然之靜矣。

靜者，性之所以立也；動者，命之所以行也。然其實則靜亦動之息爾，故一動一靜皆命之行，而行乎動靜者，乃性之真也。故曰天命之謂性。

情之未發者，性也，是乃所謂中也，天下之大本也。性之已發者，情也，其皆中節，則所謂和也，天下之達道也。皆天理之自然也。妙性情之德者，心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

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

通書

周子作　朱子註

通書者，濂溪夫子之所作也。夫子姓周氏，名惇頤，字茂叔，自少卽以學行有聞於世，而莫或知其師傳之所自。獨以河南兩程夫子嘗受學焉，而得孔孟不傳之正統，則其淵源因可概見。然所以指夫仲尼顏子之樂，而發其吟風弄月之趣者，亦不可

得而悉聞矣。所著之書，又多散失。獨此一篇，本號易通，與太極圖說並出程氏，以傳於世。而其爲說，實相表裏。大抵推一理二氣五行之分合，以紀綱道體之精微；決道義文辭利祿之取舍，以振起俗學之卑陋。至論所以入德之方、經世之具，又皆親切簡要，不爲空言。顧其宏綱大用，既非秦漢以來諸儒所及；而其條理之密，意味之深，又非今世學者所能驟而窺也。是以程氏既沒，而傳者鮮焉。其知之者，不過以爲用意高遠而已。熹自蚤歲卽幸得其遺編而伏讀之，初蓋茫然不知其所謂，而甚或不能以句。壯歲獲遊延平先生之門，然後始得聞其說之一二。比年以來，潛玩既久，乃若粗有得焉。雖其宏綱大用，所不敢知，然於其章句文字之間，則有以實見其條理之愈密，意味之愈深，而不我欺也。顧自始讀以至於今，歲月幾何，倏焉三紀。慨前哲之益遠，懼妙旨之無傳，竊不自量，輒爲注釋。雖知凡近不足以發夫子之精蘊，然創通大義，以俟後之君子，則萬一其庶幾焉。

誠上第一

誠者，聖人之本。

註 誠者，至實而無妄之謂，天所賦、物所受之正理也。人皆有之，而聖人之所以聖者，無他焉，以其獨能全此而已。此書與太極圖相表裏，誠卽所謂太極也。

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

註 此上二句，引易以明之。乾者，純陽之卦，其義爲健，乃天德之別名也。元，始也。資，取也。言乾道之元，萬物所取以爲始者，乃實理流出以賦於人之本。如水之有源，卽圖之陽動也。

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斯立焉。

註 此上二句，亦易文。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言乾道變化，而萬物各得受其所賦之正，則實理於是而各爲一物之主矣，卽圖之陰靜也。**集說** 朱子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誠之源也，此統言一箇流行本源。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誠之流行出來，各自有箇安頓處。如爲人也是這箇誠，爲物也是這箇誠，故曰誠斯立焉。譬如水，其出只是一源，及其流出來，千派萬別，也只是這箇水。

純粹至善者也。

註 純，不雜也。粹，無疵也。此言天之所賦、物之所受，皆實理之本然，無不善之雜也。

故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

註 此亦易文。陰陽，氣也，形而下者也；所以一陰一陽者，理也，形而上者也。道卽理之謂也。繼之者，氣之方出而未有所成之謂也；善則理之方行而未有所立之名也，陽之屬也，誠之源也。成則物之已成，性則理之已立者也，陰之屬也，誠之立也。**集說** 問：誠上篇舉一陰一陽之謂道三句，是證上文否？朱子曰：固是。一陰一陽之謂道一句，通證誠之源、誠斯立焉二節；繼之者善，又證誠之源一節；成之者性，又證誠斯立焉一節。○陳氏淳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夫子易繫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所以一陰一陽之理者爲道，止是統說箇太極之本體。繼此者爲善，乃是就其間說造化流行，生育賦予，更無別物，只是箇善而已。此是太極之動而陽時，所謂善者以實理言，卽道之方行者也。至成此者爲性，是說一物受得此善底道理去，各成箇性，是太極之靜而陰時。此性字與善字相對，是卽所謂善而理之已定者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此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而非有二本也。

元亨，誠之通；利貞，誠之復。

註 元，始；亨，通；利，遂；貞，正。乾之四德也。通者，方出而賦於物，善之繼也；復者，各得而藏於己，性之成也。此於圖已爲五行之性矣。**集說** 問：元亨誠之通，便是陽動；利貞誠之復，便是陰靜。註却云此已是五行之性，如何？朱子曰：五行便是陰陽，但此處已分作四。○又曰：濂溪與伊川說復字差不同。濂溪就歸處說，如云利貞誠之復，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皆是就歸處說復字。伊川就動處說，如元亨利貞，濂溪就利貞上說復字，伊川就元字頭說復字，二說只是所指地頭不同，道理只一般。

大哉易也性命之源乎。

【註】易者交錯代換之名卦爻之立由是而已天地之間陰陽交錯而實理流行一賦一受於其中亦猶是也。【集說】繼之者善是天道流行賦與所謂命也成之者性是人物之稟受成質所謂性也其理自易發之故曰性命之源。

誠下第二

聖誠而已矣。

【註】聖人之所以聖不過全此實理而已即所謂太極者也。

誠五常之本百行之源也。

【註】五常仁義禮智信五行之性也百行孝悌忠信之屬萬物之象也實理全則五常不虧而百行脩矣。

靜無而動有至正而明達也。

【註】方靜而陰誠固未嘗無也以其未形而謂之無耳及動而陽誠非至此而後有也以其可見而謂之有耳靜無則至正而已動有然後明與達者可見也。

五常百行非誠非也邪暗塞也。

【註】非誠則五常百行皆無其實所謂不誠無物者也靜而不正故邪動而不明不達故暗且塞。

故誠則無事矣。

【註】誠則衆理自然無一不備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矣。

至易而行難。

【註】實理自然故易人偽奪之故難。

果而確無難焉。

【註】果者陽之決確者陰之守決之勇守之固則人偽不能奪之矣【集說】朱子曰德輶如毛民鮮克舉之程子所謂克己最難也知其易故行之必果知其難則守之宜確能果能確則又何難之有。

故曰一日克己復禮天下歸仁焉。

【註】克去己私復由天理天下之至難也然其機可一日而決其效至於天下歸仁果確之無難如此。

誠幾德第三

誠無爲。

【註】實理自然何爲之有即太極也。

幾善惡。

【註】幾者動之微善惡之所由分也蓋動於人心之微則天理固當發見而人欲亦已萌乎其間矣此陰陽之象也【集說】朱子曰誠實理也無爲猶寂然不動也實理該貫動靜而其本體則無爲也幾者動之微動則有爲而善惡形矣誠無爲則善而已動而有爲則有善有惡○又曰周子說箇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斡轉了此是日用事爲親切功夫精粗隱顯一時穿透堯舜所謂惟精惟一孔子所謂克己復禮便是此事。

德愛曰仁宜曰義理曰禮通曰智守曰信。

【註】道之得於心者謂之德其別有是五者之用而因以名其體焉即五行之性也。

性焉安焉之謂聖。

【註】性者獨得於天安者本全於己聖者大而化之之稱此不待學問勉強而誠無不立幾無不明德無不備者也。

復焉執焉之謂賢。

【註】復者反而至之執者保而持之賢者才德過人之稱此思誠研幾以成其德而有以守之者也。

發微不可見充周不可窮之謂神。

【註】發之微妙而不可見充之周徧而不可窮則聖人之妙用而不可知者也【集說】朱子曰神即聖人之德妙而不可測者也非聖人之上復有所謂神人也○黃氏榦曰誠幾德此一段只把體用二箇字來讀他便見誠是體幾是用仁義禮智信是體愛宜理通守是用在誠爲仁則在幾爲愛在誠爲義則在幾爲宜性焉復焉發微不可見是體安焉執焉充周不可窮是用。

聖第四

寂然不動者誠也感而遂通者神也動而未形有無之間者幾也。

【註】本然而未發者實理之體善應而不測者實理之用動靜體用之閒介然有頃之際則實理發

見之端而衆事吉凶之兆也

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

【註】清明在躬志氣如神精而明也不疾而速不行而至應而妙也理雖已萌事則未著微而幽也

誠神幾曰聖人

【註】性焉安焉則精明應妙而有以洞其幽微矣

慎動第五

動而正曰道

【註】動之所以正以其合乎衆之所共由之道也

用而和曰德

【註】用之所以和以其得道於身而無所待於外也

匪仁匪義匪禮匪智匪信悉邪也

【註】所謂道者五常而已非此則其動也邪矣

邪動辱也甚焉害也

【註】無得於道則其用不和矣

故君子慎動

【註】動必以正則和在其中矣

道第六

聖人之道仁義中正而已矣

【註】中即禮正即智圖解備矣

守之貴

【註】天德在我何貴如之

行之利

【註】順理而行何往不利

廓之配天地

【註】充其本然並立之全體而已矣

豈不易簡豈爲難知

【註】道體本然故易簡人所固有故易知

不守不行不廓耳

【註】言爲之則是而嘆學者自失其幾也

師第七

或問曰曷爲天下善曰師曰何謂也曰性者剛柔善惡中而已矣

【註】此所謂性以氣稟而言也

不達曰剛善爲義爲直爲斷爲嚴毅爲幹固惡爲猛爲隘爲強梁柔善爲慈爲順爲巽惡爲懦弱爲無斷爲邪佞

【註】剛柔固陰陽之大分而其中又各有陰陽以爲善惡之分焉惡者固爲非正而善者亦未必皆得乎中也

惟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聖人之事也

【註】此以得性之正而言也然其以和爲中與中庸不合蓋就已發無過不及者而言之如書所謂允執厥中者也

【集說】問註中引允執厥中書傳中朱子曰此只是無過不及之中書傳中所言皆如此只有喜怒哀樂未發之中一處是以體言到中庸字亦非專言體便有無過不及之意

故聖人立教俾人自易其惡自至其中而止矣

【註】易其惡則剛柔皆善有嚴毅慈順之德而無強梁懦弱之病矣至其中則其或爲嚴毅或爲慈順也又皆中節而無太過不及之偏矣

故先覺覺後覺闇者求於明而師道立矣

【註】師者所以攻人之惡正人之不中而已矣

師道立則善人多善人多則朝廷正而天下治矣

【註】此所以爲天下善也○此章所言剛柔即易之兩儀各加善惡即易之四象易又加倍以爲八卦而此書及圖則止於四象以爲火水金木而即其中以爲土蓋道體則一而人之所見詳略不同但於本體不差則並行而不悖矣

幸第八

人之生不幸不聞過大不幸無恥

註 不聞過人不告也無恥我不仁也

必有恥則可教聞過則可賢

註 有恥則能發憤而受教聞過則知所改而為賢然不可教則雖聞過而未必能改矣以此見無恥之不幸為尤大也

思第九

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

註 睿通也

無思本也思通用也幾動於彼誠動於此無思而無不通為聖人

註 無思誠也思通神也所謂誠神幾曰聖人也

不思則不能通微不睿則不能無不通是則無不通生於通微通微生於思

註 通微睿也無不通聖也

故思者聖功之本而吉凶之機也

註 思之至可以作聖而無不通其次亦可以見幾通微而不陷於凶咎

易曰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

註 睿也

又曰知幾其神乎

註 聖也

志學第十

聖希天賢希聖士希賢

註 希望也字本作睎

伊尹顏淵大賢也伊尹恥其君不為堯舜一夫不得其所若撻于市顏淵不遷怒不貳過三月不違仁

註 說見書及論語皆賢人之事也

志伊尹之所志學顏子之所學

註 此言士希賢也

過則聖及則賢不及則亦不失於令名

註 三者隨其所用之淺深以為所至之近遠不失令名以其有為善之實也○胡氏曰周子患人以發策決科榮身肥家希世取寵為事也故曰志伊尹之所志患人以廣聞見工文詞矜智能慕空寂為事也故曰學顏子之所學人能志此志而學此事則知此書之包括至大而其用無窮矣

順化第十一

天以陽生萬物以陰成萬物生仁也成義也

註 陰陽以氣言仁義以道言詳已見圖解矣

故聖人在上以仁育萬物以義正萬民

註 所謂定之以仁義

天道行而萬物順聖德脩而萬民化大順大化不見其迹莫知其然之謂神

註 天地聖人其道一也

故天下之衆本在一人道豈遠乎哉術豈多乎哉

註 天下之本在君君之道在心心之術在仁義

治第十二

十室之邑人人提耳而教且不及況天下之廣兆民之衆哉曰純其心而已矣

註 純者不雜之謂心謂人君之心

仁義禮智四者動靜言貌視聽無違之謂純

註 仁義禮智五行之德也動靜陰陽之用而言貌視聽五行之事也德不言信事不言思者欲其不違則固以思為主而必求是四者之實矣

心純則賢才輔

註 君取人以身臣道合而從也

賢才輔則天下治

註 衆賢各任其職，則不待人人提耳而教矣。

純心要矣，用賢急焉。

註 心不純則不能用賢，不用賢則無以宣化。

禮樂第十三

禮理也，樂和也。

註 禮陰也，樂陽也。

陰陽理而後和。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婦婦，萬物各得其理然後和。故禮先而樂後。

註 此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之意。程子論敬則自然和樂，亦此理也。學者不知持敬而務爲和樂，鮮不流於慢者。

務實第十四

實勝善也，名勝恥也。故君子進德脩業，孳孳不息，務實勝也。德業有未著，則恐恐然畏人知，遠恥也。小人則僞而已。故君子日休，小人日憂。

註 實脩而無名勝之恥，故休。名勝而無實脩之善，故憂。

愛敬第十五

有善不及。

註 設問人或有善，而我不能及，則如之何。

曰：不及則學焉。

註 答言當學其善而已。

問曰：有不善。

註 問人有不善，則何以處之。

曰：不善則告之不善，且勸曰：庶幾有改乎，斯爲君子。

註 答言人有不善，則告之以不善而勸其改。告之者，恐其不知此事之爲不善也。勸之者，恐其不知不善之可改而爲善也。

有善一，不善二，則學其一，而勸其二。

註 亦答詞也。言人有善惡之雜，則學其善而勸其惡。

有語曰：斯人有是之不善，非大惡也，則曰：孰無過焉，知其不能改，改則爲君子矣。不改爲惡，惡者天惡之。彼豈無畏耶，烏知其不能改。

註 此亦答言。聞人有過，雖不得見而告勸之，亦當答之以此，冀其或聞而自改也。有心悖理謂之惡，無心失理謂之過。

故君子悉有衆善，無弗愛且敬焉。

註 善無不學，故悉有衆善。惡無不勸，故不棄一人於惡。不棄一人於惡，則無所不用其愛敬矣。

動靜第十六

動而無靜，靜而無動，物也。

註 有形則滯於一偏。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神也。

註 神則不離於形而不囿於形矣。

動而無動，靜而無靜，非不動不靜也。

註 動中有靜，靜中有動。

物則不通，神妙萬物。

註 結上文起下意。

水陰根陽，火陽根陰。

註 水陰也，而生於一，則本乎陽也。火陽也，而生於二，則本乎陰也。所謂神妙萬物者如此。

五行陰陽，陰陽太極。

註 此卽所謂五行一陰陽，陰陽一太極者，以神妙萬物之體而言也。

四時運行，萬物終始。

註 此卽所謂五氣順布，四時行焉，無極二五妙合而凝者，以神妙萬物之用而言也。

混兮闢兮，其無窮兮。

註 體本則一，故曰混；用散而殊，故曰闢。一動一靜其運如循環之無窮。此兼舉其體用而言也。○此章發明圖意，更宜參考。

樂上第十七

古者聖王制禮法，脩教化，三綱正，九疇敘，百姓大和，萬物咸若。

註 綱網上大繩也。三綱者，夫為妻綱，父為子綱，君為臣綱也。疇類也。九疇見洪範。若順也。此所謂理而後和也。

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

註 八音以宣八方之風，見國語。宣所以達其理之分，平所以節其和之流。

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心，莫不淡且和焉。淡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

註 淡者理之發，和者和之為，先淡後和，亦主靜之意也。然古聖賢之論樂曰和而已，此所謂淡，蓋以今樂形之而後見其本於莊正齊肅之意爾。

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

註 欲心平，故平中。躁心釋，故優柔。言聖人作樂功化之盛如此。或云化中當作化成。

後世禮法不脩，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

註 廢禮敗度，故其聲不淡而妖淫。政苛民困，故其聲不和而愁怨。妖淫故導欲而至於輕生敗倫，愁怨故增悲而至於賊君棄父。

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

註 古今之異，淡與不淡，和與不和而已。

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

註 復古禮，然後可以變今樂。

樂中第十八

樂者本乎政也。政善民安，則天下之心和。故聖人作樂以宣暢其和心，達於天地，天地之氣感而大和焉。

天地和，則萬物順，故神祇格，鳥獸馴。

註 聖人之樂，既非無因而強作，而其制作之妙，又能真得其聲氣之元，故其志氣天人交相感動，而其效至此。

樂下第十九

樂聲淡則聽心平，樂辭善則歌者慕，故風移而俗易矣。妖聲豔辭之化也亦然。

聖學第二十

聖可學乎。曰，可。曰，有要乎。曰，有。請聞焉。曰，一為要。一者無欲也。無欲則靜虛動直。靜虛則明，明則通。動直則公，公則溥。明通公溥，庶矣乎。

註 此章之指，最為要切。然其辭義明白，不煩訓解。學者能深玩而力行之，則有以知無極之真，兩儀四象之本，皆不外乎此心，而日用間自無別用力處矣。

公明第二十一

公於己者公於人，未有不公於己而能公於人也。

註 此為不勝己私，而欲任法以裁物者發。

明不至則疑生。明無疑也。謂能疑為明，何啻千里。

註 此為不能先覺，而欲以逆詐億不信為明者發。然明與疑正相南北，何啻千里之不相及乎。

理性命第二十二

厥彰厥微，匪靈弗瑩。

註 此言理也。陽明陰晦，非人心太極之至靈，孰能明之。集說 朱子曰，厥彰厥微，只是說理。理有大小精粗，如人事中自有難曉底道理，如君仁臣忠，父慈子孝，此理甚顯然。若陰陽性命鬼神往來，則不亦微乎。

剛善剛惡，柔亦如之，中焉止矣。

註 此言性也。說見第七篇，即五行之理也。

二氣五行，化生萬物。五殊二實，二本則一。是萬為一，一實萬分。萬一各正，小大有定。

【註】此言命也。二氣五行，天之所以賦授萬物而生之者也。自其末以緣本，則五行之異本二氣之實，二氣之實又本一理之極，是合萬物而言之，爲一太極而已也。自其本而之末，則一理之實而萬物分之以爲體，故萬物之中各有一太極，而小大之物莫不各有一定之分也。○此章一十六章意同。

【集說】朱子曰：自下推而上去，五行只是二氣，二氣又只是一理；自上推而下來，只是一理，萬物分之以爲體，萬物之中又各具一理。所以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此理處處皆渾淪，如一粒粟生爲苗，苗便生花，花便結實，實還復本形。一穗有百粒，每粒箇箇完全。

【案】此章與易繫傳言窮理盡性至命處相發明。彰者、微者，如易所言幽明、死生、人鬼也。剛柔必要於中，如易所謂知不過而仁不流也。二氣五行萬物皆一者之所貫，如易所謂萬物之生、晝夜之道，統於易而妙於神也。

顏子第二十三

顏子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人不堪其憂，而不改其樂。

【註】說見論語。

夫富貴，人所愛也。顏子不愛不求，而樂乎貧者，獨何心哉？

【註】設問以發其端。

天地間有至貴至愛可求而異乎彼者，見其大而忘其小焉爾。

【註】至愛之間當有富可二字。所謂至貴至富可愛可求者，即周子之教程子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者也。然學者當深思而實體之，不可但以言語解會而已。

見其大則心泰，心泰則無不足，無不足則富貴貧賤處之一也。處之一則能化而齊，故顏子亞聖。

【註】齊字意複，恐或有誤。或曰化，大而化也；齊，齊於聖也。亞則將齊而未至之名也。

師友上第二十四

天地間至尊者道，至貴者德而已矣。至難得者人，人而至難得者，道德有於身而已矣。

【註】此略承上章之意。其理雖明，然人心蔽於物欲，鮮克知之，故周子每言之詳焉。

求人至難得者有於身，非師友則不可得也已。

【註】是以君子必隆師而親友。

師友下第二十五

道義者，身有之則貴且尊。

【註】周子於此一意而屢言之，非複出也，其丁寧之意切矣。

人生而蒙，長無師友則愚。是道義由師友有之，

【註】此處恐更有由師友字屬下句。

而得貴且尊，其義不亦重乎？其聚不亦樂乎？

【註】此重此樂，人亦少知之者。

過第二十六

仲由喜聞過，令名無窮焉。今人有過，不喜人規，如護疾而忌醫，寧滅其身而無悟也。噫！

勢第二十七

天下，勢而已矣。勢，輕重也。

【註】一輕一重，則勢必趨於重，而輕愈輕，重愈重矣。

極重不可反。識其重而亟反之，可也。

【註】重未極而識之，則猶可反也。

反之，力也。識不早，力不易也。

【註】反之在於人力，而力之難易，又在識之早晚。

力而不競，天也。不識不力，人也。

【註】不識則不知用力，不力則雖識無補。

天乎？人也，何尤！

【註】問勢之不可反者，果天之所爲乎？若非天而出於人之所爲，則亦無所歸罪矣。

文辭第二十八

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人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

【註】文所以載道猶車所以載物故為車者必飾其輪轅為文者必善其辭說皆欲人之愛而用之然我飾之而人不用則猶為虛飾而無益於實況不載物之車不載道之文雖美其飾亦何為乎

文辭藝也道德實也篤其實而藝者書之美則愛愛則傳焉賢者得以學而至之是為教故曰言之無文行之不遠

【註】此猶車載物而輪轅飾也

然不賢者雖父兄臨之師保勉之不學也強之不從也

【註】此猶車已飾而人不用也

不知務道德而第以文辭為能者藝焉而已噫弊也久矣

【註】此猶車不載物而徒美其飾也○或疑有德者必有言則不待藝而後其文可傳矣周子此章似猶別以文辭為一事而用力焉何也曰人之才德偏有長短其或意中了而言不足以發之則亦不能傳於遠矣故孔子曰辭達而已矣程子亦言西銘吾得其意但無子厚筆力不能作耳正謂此也然言或可少而德不可無有德而有言者常多有德而不能言者常少學者先務亦勉於德而已矣

聖蘊第二十九

不憤不啓不悱不發舉一隅不以三隅反則不復也

【註】說見論語言聖人之教必當其可而不輕發也

子曰予欲無言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

【註】說亦見論語言聖人之道有不待言而顯者故其言如此

然則聖人之蘊微顏子殆不可見發聖人之蘊教萬世無窮者顏子也聖同天不亦深乎

【註】蘊中所畜之名也仲尼無迹顏子微有迹故孔子之教既不輕發又未嘗自言其道之蘊而學者惟顏子為得其全故因其進脩之迹而後孔子之蘊可見猶天不言而四時行百物生也

常人有一聞知恐人不速知其有也急人知而名也薄亦甚矣

【註】聖凡異品高下懸絕有不待校而明者其言此者正以深厚之極警夫淺薄之尤耳然於聖人言深常人言薄者深則厚淺則薄上言首下言尾互文以明之也

精蘊第三十

聖人之精畫卦以示聖人之蘊因卦以發卦不畫聖人之精不可得而見微卦聖人之蘊殆不可悉得而聞

【註】精者精微之意畫前之易至約之理也伏羲畫卦專以明此而已蘊謂凡卦中之所有如吉凶消長之理進退存亡之道至廣之業也有卦則因以形矣

易何止五經之源其天地鬼神之奧乎

【註】陰陽有自然之變卦畫有自然之體此易之為書所以為文字之祖義理之宗也然不止此蓋凡管於陰陽者雖天地之大鬼神之幽其理莫不具於卦畫之中焉此聖人之精蘊所以必於此而寄之也

乾損益動第三十一

君子乾乾不息於誠然必懲忿窒慾遷善改過而後至乾之用其善是損益之大莫是過聖人之旨深哉

【註】此以乾卦爻辭損益大象發明思誠之方蓋乾乾不息者體也去惡進善者用也無體則用無以行無用則體無所措故以三卦合而言之或曰其字亦是莫字

吉凶悔吝生乎動噫吉一而已動可不慎乎

【註】四者一善而三惡故人之所值福常少而禍常多不可不謹○此章論易所謂聖人之蘊

【集說】問此章前面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自脩底事後面忽說動者何故朱子曰所謂懲忿窒慾遷善改過皆是動上有這般過失須於方動之前審之

家人睽復无妄第三十二

治天下有本身之謂也治天下有則家之謂也

【註】則謂物之可視以為法者猶俗言則例則樣也

本必端端本誠心而已矣則必善善則和親而已矣

家難而天下易。家親而天下疏也。

註心不誠則身不可正。親不和則家不可齊。

家人離。必起於婦人。故睽次家人。以二女同居。而志不同行也。

註親者難處。疏者易裁。然不先其難。亦未有能其易者。

註睽次家人。易卦之序。二女以下。睽彖傳文。二女謂睽卦兌下離上。兌少女。離中女也。陰柔之性。外和悅而內猜嫌。故同居而異志。

堯所以釐降二女于嬀汭。舜可禪乎。吾茲試矣。

註釐。理也。降。下也。嬀。水名。汭。水北。舜所居也。堯理治下嫁二女於舜。將以試舜而授之天下也。

是治天下觀於家。治家觀身而已矣。身端。心誠之謂也。誠心。復其不善之動而已矣。

註不善之動息於外。則善心之生於內者。無不實矣。

不善之動。妄也。妄復則无妄矣。无妄則誠矣。

註程子曰。无妄之謂誠。

案上章言不息於誠。而後言慎動。由本體之操存以察於思慮事為也。此章言復其不善之動。而後言誠。由思慮事為之省察以復其本體也。二意蓋互相發。

故无妄次復。而曰先王以茂對時育萬物。深哉。

註无妄次復。亦卦之序。先王以下。引无妄卦大象以明對時育物。惟至誠者能之。而贊其旨之深也。○此章發明四卦。亦皆所謂聖人之蘊。

富貴第三十三

君子以道充為貴。身安為富。故常泰無不足。而銖視軒冕。塵視金玉。其重無加焉爾。

註此理易明。而屢言之。欲人有以真知道義之重。而不為外物所移也。

陋第三十四

聖人之道。入乎耳。存乎心。蘊之為德行。行之為事業。彼以文辭而已者。陋矣。

註意同上章。欲人真知道德之重。而不溺於文辭之陋也。

擬議第三十五

至誠則動。動則變。變則化。故曰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擬議以成其變化。

註中庸易大傳所指不同。今合而言之。未詳其義。或曰。至誠者實理之自然。擬議者所以誠之之事也。

刑第三十六

天以春生萬物。止之以秋。物之生也。既成矣。不止則過焉。故得秋以成。聖人之法天。以政養萬民。肅之以刑。民之盛也。欲動情勝。利害相攻。不止則賊滅無倫焉。故得刑以治。

註意與十一章略同。

情偽微曖。其變千狀。苟非中正明達果斷者。不能治也。訟卦曰。利見大人。以剛得中也。噬嗑曰。利用獄。以動而明也。

註中正。本也。明斷。用也。然非明則斷無以施。非斷則明無所用。二者又自有先後也。訟之中兼乎正。噬嗑之明兼乎達。訟之剛。噬嗑之動。即果斷之謂也。

嗚呼。天下之廣。主刑者。民之司命也。任用可不慎乎。

公第三十七

聖人之道。至公而已矣。或曰。何謂也。曰。天地至公而已矣。

孔子上第三十八

春秋。正王道。明大法也。孔子為後世王者而脩也。亂臣賊子。誅死者於前。所以懼生者於後也。宜乎萬世無窮。王祀夫子。報德報功之無盡焉。

孔子下第三十九

道德高厚教化無窮實與天地參而四時同其惟孔子乎

【註】道高如天者陽也德厚如地者陰也教化無窮如四時者五行也孔子其太極乎

蒙艮第四十

童蒙求我我正果行如筮焉筮叩神也再三則瀆矣瀆則不告也

【註】此通下三節雜引蒙卦彖象而釋其義童稚也蒙暗也我謂師也筮揲蓍以決吉凶也言童蒙之人來求於我以發其蒙而我以正道果決彼之所行如筮者叩神以決其疑而神告之吉凶以果決其所行也叩神求師專一則明如初筮則告二三則惑故神不告以吉凶師亦不當決其所行也

山下出泉靜而清也汨則亂亂不決也

【註】山下出泉大象文山靜泉清有以全其未發之善故其行可果汨再三也亂瀆也不決不告也蓋汨則不靜亂則不清既不能保其未發之善則告之不足以果其所行而反滋其惑不如不告之為愈也【集說】汨則亂亂不決也此二句皆是就泉說以況人事決水者必俟其源清而後決之若汨亂濁穢則不決也

慎哉其惟時中乎

【註】時中者彖傳文教當其可之謂也初則告瀆則不告靜而清則決之汨而亂則不決皆時中也

艮其背背非見也靜則止止非為也為不止矣其道也深乎

【註】此引艮卦之象而釋之艮止也背非有見之地也艮其背者止於不見之地也止於不見之地則靜靜則止而無為一有為之心則非止之道矣○此章發明二卦皆所謂聖人之蘊而主靜之意矣【集說】問蒙學者之事始之之意也艮成德之事終之之事也朱子曰周子之意當是如此然於此亦可見主靜之意

通書後錄

先生名張宗範之亭曰養心而為之說曰孟子曰養心莫善於寡欲其為人也寡欲雖有不存焉者寡矣其為人也多欲雖有存焉者寡矣予謂養心不止於寡而存爾蓋寡焉以至於無無則誠立明通誠立賢也明通聖也是聖賢非性生必養心而至之養心之善有大焉如此存乎其人而已

【註】誠立謂實體安固明通則實用流行立如三十而立之立通則不惑知命而耳順矣【集說】通書言無欲則明通公溥而此書只言明通亦側重靜虛一邊主靜之意也

明道先生曰昔受學於周茂叔每令尋仲尼顏子樂處所樂何事

明道先生曰自再見周茂叔後吟風弄月以歸有吾與點也之意

明道先生曰吾年十六七時好田獵既見茂叔則自謂已無此好矣茂叔曰何言之易也但此心潛隱未發一日萌動復如初矣後十二年復見獵者不覺有喜心乃知果未也

明道先生曰周茂叔窻前草不除去問之云與自家意思一般

伊川程先生見康節邵先生伊川指食卓而問曰此卓安在地上不知天地安在何處康節為之極論其理以至六合之外伊川歎曰平生惟見周茂叔論至此

【註】此康節之子伯溫所記但云極論而不言其所謂云何今按康節之書有曰天何依曰依乎地地何附曰附乎天曰天地何所依附曰自相依附天依形地附氣其形也有涯其氣也無涯竊恐當時康節所論與伊川所聞於周先生者亦當如此因附見之云

太史黃公庭堅曰舂陵周茂叔人品甚高胸中灑落如光風霽月

【註】延平先生每誦此語以為善形容有道者氣象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一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西銘

張子作　朱子注

程子曰訂頑之言極純無雜秦漢以來學者所未到○又曰西銘某得此意只是須得子厚如此筆力他人無緣作得孟子以後未有人及此得此文字省多少言語要之仁孝之理備乎此須與而不於此則便不仁不孝也○又曰孟子之後只有原道一篇其間語固多病然大要盡近理若西銘則是原道之宗祖也○問西銘如何曰此橫渠文之粹者也曰充得盡時如何曰聖人也橫渠能充盡否曰言有兩端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德之言說自己事如聖人言聖人事也造道之言則知足以知此如賢人說聖人事也○橫渠道盡高言盡醇自孟子後儒者都無他人見識○朱子曰橫渠嘗於學堂雙牖左書砭愚右書訂頑伊川先生曰是啟爭端改曰東銘西銘二銘雖同出於一時之作然其辭義之所指氣象之所及淺深廣狹判然不同是以程門專以西銘開示學者

乾稱父坤稱母予茲藐焉乃混然中處

註　天陽也以至健而位乎上父道也地陰也以至順而位乎下母道也人禀氣於天賦形於地以藐然之身混合無間而位乎中子道也然不曰天地而曰乾坤者天地其形體也乾坤其性情也乾者健而無息之謂萬物之所資以始者也坤者順而有常之謂萬物之所資以生者也是乃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而父母乎萬物者故指而言之

集說　朱子曰須子細看他說理一而分殊而今道天地不是父母父母不是天地不得分明是一理乾道成男坤道成女則凡天下之男皆乾之氣凡天下之女皆坤之氣從這裏便徹上徹下一箇氣都透過了

故天地之塞吾其體天地之帥吾其性

註　乾陽坤陰此天地之氣塞乎兩間而人物之所資以為體者也故曰天地之塞吾其體乾健坤順此天地之志為氣之帥而人物之所得以為性者也故曰天地之帥吾其性深察乎此則父乾母坤混然中處之實可見矣

集說　朱子曰塞只是氣吾之體卽天地之氣帥是主宰乃天地之常理也吾之性卽天地之理○天地之塞吾得之以為體天地之帥吾得之以為性理固然矣然於兩其字語氣尤須體會蓋言天地之精氣神理全付於人故天地之所以充塞者吾卽其體天地之所為主宰者吾卽其性也易曰盈天地之間者惟萬物此天地之塞吾其體之說記曰人者天地之德天地之心也此天地之帥吾其性之說

民吾同胞物吾與也

註　人物並生於天地之間其所資以為體者皆天地之塞其所得以為性者皆天地之帥也然體有偏正之殊故其於性也不無明暗之異惟人也得其形氣之正是以其心最靈而有以通乎性命之全體於並生之中又為同類而最貴焉故曰同胞則其視之也皆如己之兄弟矣物則得夫形氣之偏而不能通乎性命之全故與我不同類而不若人之貴然原其體性之所自是亦本之天地而未嘗不同也故曰吾與則其視之也亦如己之儕輩矣惟同胞也故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如下文所云惟吾與也故凡有形於天地之間者若動若植有情無情莫不有以若其性遂其宜焉此儒者之道所以必至於參天地贊化育然後為功用之全而非有所強於外也

大君者吾父母宗子其大臣宗子之家相也尊高年所以長其長慈孤弱所以幼其幼聖其合德賢其秀也凡天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皆吾兄弟之顛連而無告者也

註　乾父坤母而人生其中則凡天下之人皆天地之子矣然繼承天地統理人物則大君而已故為父母之宗子輔佐大君綱紀眾事則大臣而已故為宗子之家相天下之老一也故凡尊天下之高年者乃所以長吾之長天下之幼一也故凡慈天下之孤弱者乃所以幼吾之幼聖人與天地合其德是兄弟之合德乎父母者也賢者才德過於常人是兄弟之秀出乎等夷者也是皆以天地之子言之則凡天下之疲癃殘疾惸獨鰥寡非吾兄弟無告者而何哉

于時保之子之翼也樂且不憂純乎孝者也

註　畏天以自保者猶其敬親之至也樂天而不憂者猶其愛親之純也

集說　朱子曰西銘首論天地萬物與我同體之意固極宏大然其所論事天功夫則自于時保之以下方極親切○問西銘自乾稱父坤稱母至民吾同胞物吾與也處是仁之體于時保之以下是作功夫處曰若言同胞吾與了便說著博施濟眾却不是所以教人作功夫處只在敬與恐懼故曰于時保之子之翼也能常敬而恐懼則這箇道理自在

違曰悖德害仁曰賊濟惡者不才其踐形惟肖者也

註　不循天理而徇人欲者不愛其親而愛他人也故謂之悖德戕滅天理自絕本根者賊殺其親大逆無道也故謂之賊長惡不悛不可教訓者世濟其凶增其惡名也故謂之不才若夫盡人之性

而有以充人之形則與天地相似而不違矣故謂之肖

知化則善述其事窮神則善繼其志。

【註】孝子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聖人知變化之道則所行者無非天地之事矣通神明之德則所存者無非天地之心矣此二者皆樂天踐形之事也【集說】朱子曰聖人之於天地如孝子之於父母化者天地之用一過而無迹者也知之則天地之用在我如子之述父事也神者天地之心常存而不測者也窮之則天地之心在我如子之繼父志也得其心而後可以語其用故曰窮神知化

不愧屋漏爲無忝存心養性爲匪懈。

【註】孝經引詩曰無忝爾所生故事天者仰不愧俯不怍則不忝乎天地矣又曰夙夜匪懈故事天者存其心養其性則不懈乎事天矣此二者畏天之事而君子所以求踐夫形者也

惡旨酒崇伯子之顧養育英才潁封人之錫類。

【註】好飲酒而不顧父母之養者不孝也故遏人欲如禹之惡旨酒則所以顧天之養者至矣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故育英才如潁考叔之及莊公則所以永錫爾類者廣矣【案】窮神知化孟子所謂知天也無忝匪懈孟子所謂事天也顧養錫類亦事天以內事耳自不施勞所以至終篇則孟子所謂立命也張子蓋全用孟子之意以爲說

不施勞而底豫舜其功也無所逃而待烹申生其恭也。

【註】舜盡事親之道而瞽瞍底豫其功大矣故事天者盡事天之道而天心豫焉則亦天之舜也申生無所逃而待烹其恭至矣故事天者夭壽不貳而脩身以俟之則亦天之申生也

體其受而歸全者參乎勇於從而順令者伯奇也。

【註】父母全而生之子全而歸之若曾子之啓手啓足則體其所受乎親者而歸其全也況天之所以與我者無一善之不備亦全而生之也故事天者能體其所受於天者而全歸之則亦天之曾子矣子於父母東西南北唯令之從若伯奇之履霜中野則勇於從而順令也況天之所以命我者吉凶禍福非有人欲之私故事天者能勇於從而順受其正則亦天之伯奇矣【集說】問申生之不去伯奇之自沈皆陷父於惡非中道也而取之與舜曾同何也朱子曰舜之底豫贊化育也故曰功申生待烹順受而已故曰恭曾子歸全全其所以與我者終身之仁也伯奇順令順其所以使我者一事之仁也

富貴福澤將厚吾之生也貧賤憂戚庸玉女於成也。

【註】富貴福澤所以大奉於我而使吾之爲善也輕貧賤憂戚所以拂亂於我而使吾之爲志也篤天地之於人父母之於子其設心豈有異哉故君子之事天也以周公之富而不至於驕以顏子之貧而不改其樂其事親也愛之則喜而弗忘惡之則懼而無怨其心亦一而已矣【集說】朱子曰敬天當如敬親戰戰兢兢無所不至愛天當如愛親無所不順天之生我安頓得好令我富貴崇高便如父母愛我當喜而不忘安頓得不好令我貧賤憂戚便如父母欲成就我當勞而不怨

存吾順事沒吾寧也。

【註】孝子之身存則其事親者不違其志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親也仁人之身存則其事天者不逆其理而已沒則安而無所愧於天也蓋所謂朝聞夕死吾得正而斃焉者故張子之銘以是終焉

論曰天地之間理一而已然乾道成男坤道成女二氣交感化生萬物則其大小之分親疏之等至於十百千萬而不能齊也不有聖賢者出孰能合其異而反其同哉西銘之作意蓋如此程子以爲明理一而分殊可謂一言以蔽之矣蓋以乾爲父以坤爲母有生之類無物不然所謂理一也而人物之生血脈之屬各親其親各子其子則其分亦安得而不殊哉一統而萬殊則雖天下一家中國一人而不流於兼愛之敝萬殊而一貫則雖親疏異情貴賤異等而不梏於爲我之私此西銘之大指也觀其推親親之厚以大無我之公因事親之誠以明事天之道蓋無適而非所謂分立而推理一也夫豈專以民吾同胞長長幼幼爲理一而必默識於言意之表然後知其分之殊哉且所謂稱物平施者正謂稱物之宜以平吾之施云爾若無稱物之義則亦何以知夫所施之平哉龜山第二書蓋欲發明此意然言不盡而理有餘也故愚得因其說而遂言之如此同志之士幸相與折衷焉○熹旣爲此解後得尹氏書云楊中立答伊川先生論西銘書有釋然無惑之語先生讀之曰楊時也未釋然乃知此論所疑第二書之說先生蓋亦未之許也然龜山語錄有曰西銘理一而分殊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所謂分殊猶孟子言親親而仁民仁民而愛物其分不同故所施不能無差等耳或曰如是則體用果離而爲二矣曰用未嘗離體也以人觀之四肢百骸具於一身者體也至其用處則首不可以加屨足不可以納冠蓋卽體而言而分已在其中矣此論分別異同各有歸趣大非荅書之比豈其年高德盛而所見始益精與因復表而出之以明荅書之說誠

有未釋然者，而龜山所見蓋不終於此而已也。

附錄 龜山楊氏上程子書曰西銘發明聖人之微意至深然而言體而不及用恐其流遂至於兼愛則後世有聖賢者出推本而論之未免歸罪於橫渠也程子曰橫渠之言誠有過者乃在正蒙西銘之爲書推理以存義擴前聖所未發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豈墨氏之比哉西銘明理一而分殊墨氏則二本而無分老幼及人理一也愛無差等本二也分殊之敝私勝而失仁無分之罪兼愛而無義分立而推理一以止私勝之流仁之方也無別而迷兼愛至於無父之極義之賊也子比而同之過矣且謂言體而不及用彼欲使人推而行之本爲用也反謂不及不亦異乎

註後記 始予作太極西銘二解未嘗敢出以示人也近見儒者多議兩書之失或乃未嘗通其文義而妄肆詆訶予竊悼焉因出此解以示學徒使廣其傳庶幾讀者由辭以得意而知其未可以輕議也淳熙戊申二月己巳晦翁題

正蒙　張子作

楊氏時曰正蒙之書關中學者尊信之與論語等其徒未嘗輕以示人蓋恐未信者不惟無益徒增其鄙慢爾如西銘一篇伊川謂與孟子性善養氣之論同功皆前聖所未發也詳味之乃見其用意之深性命之說雖揚雄猶未能造其藩籬況他人乎

太和所謂道中涵浮沈升降動靜相感之性是生絪縕相盪勝負屈伸之始其來也幾微易簡其究也廣大堅固起知於易者乾乎效法於簡者坤乎散殊而可象爲氣清通而不可象爲神不如野馬絪縕不足謂之太和語道者知此謂之知道學易者見此謂之見易不如是雖周公才美其智不足稱也已

太虛無形氣之本體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爾至靜無感性之淵源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爾客感客形與無感無形惟盡性者一之

集說 補註云太虛無形即氣之本體在人至靜無感即性之淵源道之體也萬殊之所以一本也其聚其散變化之客形是氣之流行在人有識有知物交之客感是性之發見道之用也一本之所以萬殊也體用一原隱顯無間惟窮理盡性之人能一之也

發明 上章以天地之道言故曰太和此章以天地之性言故曰太虛道者性之流行謂之和者如人率性之道中節之和也性者道之本體謂之虛者如所謂人生而靜則天之性也此章所謂聚散即上章所謂動靜相感勝負屈伸而上章所謂清通而不可象之神即此章所謂太虛無形者是也蓋性道相爲體用故交互言之

天地之氣雖聚散功取百塗然其爲理也順而不妄氣之爲物散入無形適得吾體聚爲有象不失吾常太虛不能無氣氣不能不聚而爲萬物萬物不能不散而爲太虛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然則聖人盡道其間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彼語寂滅者往而不反徇生執有者物而不化二者雖有間矣以言乎失道則均焉

發明 明道定性書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此章蓋用其意

知虛空即氣則有無隱顯神化性命通一無二顧聚散出入形不形能推本所從來則深於易者也若謂虛能生氣則虛無窮氣有限體用殊絶入老氏有生於無自然之論不識所謂有無混一之常若謂萬象爲太虛中所見之物則物與虛不相資形自形性自性形性天人不相待而有陷於浮屠以山河大地爲見病之說此道不明正由懵者略知體虛空爲性不知本天道爲用反以人見之小因緣天地明有不盡則誣世界乾坤爲幻化幽明不能舉其要遂躐等妄意而然不悟一陰一陽範圍天地通乎晝夜三極大中之矩遂使儒佛老莊混然一塗語天道性命者不罔於恍惚夢幻則定以有生於無爲窮高極微之論入德之塗不知擇術而求多見其蔽於詖而陷於淫矣

案老氏謂有之外有無.是以世界乾坤爲化也.釋氏謂無之中無有.是以世界乾坤爲幻也.誣世界乾坤爲幻化.是總結二節.下文罔於恍惚夢幻.又申言釋氏.以有生於無.又申言老氏.

氣坱然太虛.升降飛揚.未嘗止息.易所謂絪縕.莊生所謂生物以息相吹.野馬者與.此虛實動靜之機.陰陽剛柔之始.浮而上者陽之清.降而下者陰之濁.其感遇聚散.爲風雨.爲雪霜.萬品之流形.山川之融結.糟粕煨燼.無非教也.

集說　朱子曰.無非教也.教便是說理.禮記中天道至教.聖人至德.與孔子予欲無言.天地與聖人都一般.精底都從粗底上發見.道理都從氣上流行.雖至粗底物.無非是道理發見.天地與聖人皆然.

氣聚則離明得施而有形.氣不聚則離明不得施而無形.方其聚也.安得不謂之客.方其散也.安得遽謂之無.故聖人仰觀俯察.但云知幽明之故.不云知有無之故.盈天地之間者.法象而已.文理之察.非離不相覩也.方其形也.有以知幽之因.方其不形也.有以知明之故.

集說　朱子曰.離明只是氣聚則目可得而見.不聚則目不可得而見.易所謂離爲目是也.

氣之聚散於太虛.猶冰凝釋於水.知太虛卽氣.則無無.故聖人語性與天道之極.盡於參伍之神變易而已.諸子淺妄.有有無之分.非窮理之學也.

集說　補註云.此只是明理氣合一之意.言氣之聚散.卽太虛之所爲.則太虛非離氣而入於渺茫者矣.故知此則無無.蓋不以無視太虛之理也.

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合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集說　陳氏埴曰.四者本是一理.但所由之名異耳.從太虛上看.則謂之天.天爲太極是也.從氣上看.則謂之道.一陰一陽之道是也.從虛與氣合上看.則謂之性.天命之性是也.從性與知覺合上看.知覺是血氣動物則謂之心.其實一理耳.○補註云.天與道在天者也.性與心在人物者也.

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聖者.至誠得天之謂.神者.太虛妙應之目.凡天地法象.皆神化之糟粕爾.

集說　朱子曰.伊川謂鬼神者造化之迹.却不如橫渠所謂二氣之良能.蓋程說固好.但只渾淪在這裏.張說分明.便見有箇陰陽在.問良能之義.曰.只是二氣之自然者爾.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

兩不立.則一不可見.一不可見.則兩之用息.兩體者.虛實也.動靜也.聚散也.清濁也.其究一而已.

感而後有通.不有兩則無一.故聖人以剛柔立本.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集說　補註云.感者.彼此相感.兩也.通者.流行不已之神.一也.使非陰陽彼此相感而往來相禪.則其神之所以流行不已者.何以見哉.故曰不有兩則無一.

游氣紛擾.合而成質者.生人物之萬殊.其陰陽兩端循環不已者.立天地之大義.

集說　朱子曰.游氣是氣之發散生物底氣.游亦流行之意.紛擾者.參錯不齊.既生物.便是游氣.若是生物常運行不息者.二氣初無增損也.

氣本之虛.則湛本無形.感而生.則聚而有象.有象斯有對.對必反其爲.有反斯有仇.仇必和而解.故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倏而生.忽而成.不容有豪髮之間.其神矣夫.

案此亦以太虛中之聚散言.而人心之德以之.蓋太虛成象.則必有相反相和之氣.人心應物.則亦必有相反相和之情.相反者惡也.相和者愛也.是愛惡之情.同出於太虛.而卒歸於物欲也.然徇乎物欲者.衆人也.天地則倏而生.倏而成.因物付物.而無豪髮停留凝滯之累.聖人則倏而作.倏而止.物來順應.而無幾微意必固我之私也.故上章云.兼體而不累者.存神其至矣.

以上太和篇

一物兩體.氣也.一故神.兩在故不測.兩故化.推行於一.此天之

所以參也。

集說 朱子曰此語極精只是這一物周行乎事物之間如陰陽屈伸往來上下無非這一箇物事所以謂兩在故不測天下之事一不能化惟兩而後能化且如一陰一陽始能化生萬物雖是兩要之亦推行乎此一耳。

天左旋處其中者順之少遲則反右矣。

集說 或問天道左旋日月右行如何朱子曰自疏家有此說人皆守定張子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此是截法故謂之右行取其易見日月之度爾乃云日行遲月行速此錯說也○天無體二十八宿便是天體隨天而定日月與五星則皆隨天左轉而緩急各不同不隨天而定也橫渠少遲則反右之說極精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案朱子以天爲大輪日月爲小輪與今曆九重說合。

虧盈法月於人爲近日遠在外故月受日光常在於外人視其終初如鉤之曲及其中天也如半璧然此虧盈之驗也。

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則各得其所安故日月之形萬古不變若陰陽之氣則循環迭至聚散相盪升降相求絪緼相揉蓋相兼相制欲一之而不能此其所以屈伸無方運行不息莫或使之不曰性命之理謂之何哉。

案 陰陽之精互藏其宅者性之所以一定而不移也陰陽之氣循環迭至者命之所以流行而不已也此所謂交易變易者也然陰陽之氣實卽陰陽之精之所爲故在易曰日月運行一寒一暑然則精氣一物也性命一理也。

陽之德主於遂陰之德主於閉。

陰性凝聚陽性發散陰聚之陽必散之其勢均散陽爲陰累則相持爲雨而降陰爲陽得則飄揚爲雲而升故雲物班布太虛者陰爲風驅斂聚而未散者也凡陰陽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擊而爲雷霆陽在外者不得入則周旋不舍而爲風其聚有遠近虛實故雷風有小大暴緩和而散則爲霜雪雨露不和而散則爲戾氣曀霾陰常散緩受交於陽則風雨調寒暑正。

集說 朱子曰此一段見得陰陽之情陽氣正升忽遇陰氣則相持而下爲雨蓋陽氣輕陰氣重故陽氣爲陰氣壓墜而下也陰氣正升忽遇陽氣則助之飛騰而上爲雲也陽氣伏於陰氣之內不得出故爆開而爲雷也陰氣凝結於內陽氣欲入不得故旋繞其外不已而爲風至吹散陰氣盡乃已也戾氣飛雹之類曀霾黃霧之類皆陰陽邪惡不正之氣所以雹冰穢濁或青黑色。

火日外光能直而施金水內光能闢而受受者隨材各得施者所應無窮神與形天與地之道與。

集說 補註云火日陰質也故內暗而外光金水陽質也故外暗而內明火日能直而施金水則能闢而受施則天也受則地也此天神地形之妙也與。

木曰曲直能既曲而反申也金曰從革一從革而不能自反也水火氣也故炎上潤下與陰陽升降土不得而制焉木金者土之華實也其性有水火之雜故木之爲物水漬則生火然而不離也蓋得土之浮華於水火之交也金之爲物得火之精於土之燥得水之精於土之濡故水火相待而不相害鑠之反流而不耗蓋得土之精實於水火之際也土者物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地之質也化之終也水火之所以升降物兼體而不遺者也。

集說 問陰陽五行如何朱子曰康節說得法密橫渠說得理透問金木水火體質屬土曰正蒙有一說好只金與木之體質屬土水與火卻不屬土。

案水生木，木生火，則木者水之子也，火之母也，故為水火之交。金者得熱氣而融化，得寒氣而凝結，及其成也，以之隔水火，則水火不相害，若以火爍，則又流而為水，故亦為水火之際也。

陽陷於陰為水，附於陰為火。

案從來皆以離麗為陰附於陽，雖邵子亦云，惟張子以為陽附於陰者得之，但觀火附於薪蘇可見。

以上參兩篇

天道四時行，百物生，無非至教；聖人之動，無非至德，夫何言哉。

天體物不遺，猶仁體事無不在也。禮儀三百，威儀三千，無一物而非仁也。昊天曰明，及爾出王；昊天曰旦，及爾游衍，無一物之不體也。

案從來皆以體為體質之體，言天為物之體質也。看來當為體察之體，言天之聰明明威無不鑒照，方與下引板詩意相應。仁所以體事者，亦以遇事遇物而疾痛癢痾無不覺也。

天之不測謂神，神而有常謂天。

運於無形之謂道，形而下者不足以言之。

以上天道篇

神天德，化天道。德其體，道其用，一於氣而已。

虛明照鑒，神之明也；無遠近幽深，利用出入，神之充塞無間也。

氣有陰陽，推行有漸為化，合一不測為神。其在人也，知義用利，則神化之事備矣。德盛者，窮神則知不足道，知化則義不足云。

大可為也，大而化不可為也，在熟而已。易謂窮神知化，乃德盛仁熟之致，非智力能强也。

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也；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也。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致，非思勉之能强，故崇德而外，君子未或致知也。

神不可致思，存焉可也；化不可助長，順焉可也。存虛明，久至德，順變化，達時中，仁之至，義之盡也。

案存虛明，久至德，所以存神而為仁之至；順變化，達時中，所以順化而為義之盡。

惟神為能變化，以其一天下之動也。人能知變化之道，其必知神之所為也。

知神而後能饗帝饗親，見易而後能知神。是故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

無我然後得正己之盡，存神然後妙應物之感。

以上神化篇

賢才出，國將昌；子孫才，族將大。

以上動物篇

誠明所知，乃天德良知，非聞見小知而已。

義命合一存乎理，仁知合一存乎聖，動靜合一存乎神，陰陽合一存乎道，性與天道合一存乎誠。

天所以長久不已之道，乃所謂誠。仁人孝子所以事天誠身，不過不已於仁孝而已。故君子誠之為貴。

自明誠，由窮理而盡性也；自誠明，由盡性而窮理也。

案由窮理而盡性，所謂明善誠身；由盡性而窮理，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

性者萬物之一源，非有我之得私也。惟大人為能盡其道，是故立必俱立，知必周知，愛必兼愛，成不獨成。彼自蔽塞而不知順吾理者，則亦末如之何矣。

天所性者通極於道，氣之昏明不足以蔽之；天所命者通極於性，遇之吉凶不足以戕之；不免乎蔽之戕之者，未之學也。性通乎氣之外，命行乎氣之內，氣無內外，假有形而言爾。故思知人不可不知天，盡其性然後能至於命。

案此節之意是不以氣質言性不以氣數言命與孟子不謂性不謂命之意同

湛一氣之本攻取氣之欲口腹於飲食鼻舌於臭味皆攻取之性也知德者屬厭而已不以嗜欲累其心不以小害大末喪本焉爾

心能盡性人能弘道也性不知檢其心非道弘人也

盡其性能盡人物之性至於命者亦能至人物之命莫不性諸道命諸天我體物未嘗遺物體我知其不遺也至於命然後能成己成物不失其道

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氣之性存焉故氣質之性君子有弗性者焉

德不勝氣性命於氣德勝其氣性命於德窮理盡性則性天德命天理

集說 朱子曰性命於氣是性命都由氣則性不能全其本然命不能順其自然性命於德是性命都由德則性能全天德命能順天理

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

莫非天也陽明勝則德性用陰濁勝則物欲行領惡而全好者其必由學乎

集說 朱子曰只將自家意思體驗便見得人心虛靜自然清明纔爲物欲所蔽便暗了此陰濁所以勝也○葉氏采曰領惡而全好見禮記鄭氏曰領猶治理也好善也

生直理順則吉凶莫非正也不直其生者非幸福於回則免難於苟也

以上誠明篇

大其心則能體天下之物物有未體則心爲有外世人之心止於聞見之狹聖人盡性不以見聞梏其心其視天下無一物非我孟子謂盡心則知性知天以此天大無外故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

集說 朱子曰體猶仁體事而無不在言心理流行脈絡貫通無有不到苟一物有未體則便有不到處包括不盡是心爲有外蓋私意間隔而物我對立則雖至親且未必能無外矣

耳目雖爲性累然合內外之德知其爲啓之之要也

體物體身道之本也身而體道其爲人也大矣道能物身故大不能物身而累於身則藐乎其卑矣

釋氏不知天命而以心法起滅天地以小緣大以末緣本其不能窮而謂之幻妄真所謂疑冰者與夏蟲疑冰以其不識

以上大心篇

可欲之謂善志仁則無惡也誠善於心之謂信充內形外之謂美塞乎天地之謂大大能成性之謂聖天地同流陰陽不測之謂神

知德以大中爲極可謂知至矣擇中庸而固執之乃至之之漸也惟知學然後能勉能勉然後日進而不息可期矣

極其大而後中可求止其中而後大可有

無所雜者清之極無所異者和之極勉而清非聖人之清勉而和非聖人之和所謂聖者不勉不思而至焉者也

不尊德性則學問從而不道不致廣大則精微無所立其誠不極高明則擇乎中庸失時措之宜矣

不得已而後爲至於不得爲而止斯智矣夫

意有思也必有待也固不化也我有方也四者有一焉則與天地爲不相似

志學然後可與適道强禮然後可與立不惑然後可與權

將窮理而不順理。將精義而不徙義。欲資深且習察。吾不知其知也。

君子於天下。達善達不善。無物我之私。循理者共悅之。不循理者共改之。改之者。過雖在人如在己。不忘自訟。共悅者。善雖在己。蓋取諸人而爲。必以與人焉。善以天下。不善以天下。是謂達善達不善。

温故知新。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德。繹舊業而知新益。思昔未至而今至。緣舊所見聞而察來。皆其義也。

責己者。當知天下國家無皆非之理。故學至於不尤人。學之至也。

學者四失。爲人則失多。好高則失寡。不察則易。苦難則止。

學者捨禮義。則飽食終日。無所猷爲。與下民一致。所事不踰衣食之間。燕游之樂爾。

儒者窮理。故率性可以謂之道。浮圖不知窮理。而自謂之性。故其說不可推而行。

以上中正篇

至當之謂德。百順之謂福。德者福之基。福者德之致。無入而非百順。故君子樂得其道。

正己而不求於人。不願乎外之盛者與。

必物之同者。己則異矣。必物之是者。己則非矣。

大人者。有容物。無去物。有愛物。無徇物。天之道然。天以直養萬物。代天而理物者。由成而不害其直。斯盡道矣。志大則才大。事業大。故曰可大。又曰富有。志久則氣久。德性久。故曰可久。又曰日新。

金和而玉節之。則不過。知運而貞一之。則不流。道所以可久可大。以其肖天地而不離也。與天地不相似。其違道也遠矣。

易簡然後能知險阻。易簡理得。然後一以貫天下之道。易簡故能悅諸心。知險阻故能研諸慮。知幾爲能以屈爲伸。

將致用者。幾不可緩。思進德者。徙義必精。此君子所以立多凶多懼之地。乾乾德業。不少懈於趨時也。

有吉凶利害。然後人謀作。大業生。若無施不宜。則何業之有。

天下何思何慮。行其所無事。斯可矣。

知及之而不以禮性之。非己有也。故知禮成性而道義出。如天地位而易行。

以上至當篇

稽衆舍己。堯也。與人爲善。舜也。聞善言則拜。禹也。用人惟己。改過不吝。湯也。不聞亦式。不諫亦入。文王也。

以上作者篇

三十器於禮。非強立之謂也。四十精義致用。時措而不疑。五十窮理盡性。至天之命。然不可自謂之至。故曰知。六十盡人物之性。聲入心通。七十與天同德。不思不勉。從容中道。

困而不知變。民斯爲下矣。不待困而喻。賢者之常也。困之進人也。爲德辨。爲感速。孟子謂人有德慧術知者存乎疢疾。以此。自古困於內無如舜。困於外無如孔子。以孔子之聖而下學於困。則其蒙難正志。聖德日躋。必有人所不及知而天獨知之者矣。故曰莫我知也夫。知我者其天乎。

顔淵從師進德於孔子之門孟子命世脩業於戰國之際此所以潛見之不同

以上三十篇

行脩言道則當爲人取不務徇物強施以引取乎人故往教妄說皆取人之弊也

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爲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以上有德篇

大易不言有無言有無諸子之陋也

易爲君子謀不爲小人謀故撰德於卦雖爻有小大及繫辭其爻必諭之以君子之義

一物而兩體其太極之謂與陰陽天道象之成也剛柔地道法之效也仁義人道性之立也三才兩之莫不有乾坤之道

陰陽剛柔仁義之本立而後知趨時應變故乾坤毀則无以見易

六爻各盡利而動所以順陰陽剛柔仁義性命之理也故曰六爻之動三極之道也

陽徧體衆陰衆陰共事一陽理也是故二君共一民一民事二君上與下皆小人之道也一君而體二民二民而宗一君上與下皆君子之道也

顯道者危使平易使傾懼以終始其要无咎之道也

神德行者寂然不動冥會於萬化之感而莫知爲之者也受命如響故可與酬酢曲盡鬼謀故可以佑神開物於幾先故曰知來明患而弭其故故曰藏往極數知來前知也前知其變有道術以通之君子所以措於民者遠矣

乾至健無體爲感速故易知坤至順不煩其施普故簡能

造化之功發乎動畢達乎順形諸明養諸容載遂乎說潤勝乎健不匱乎勞終始乎止

健動陷止剛之象順麗入說柔之體

一陷溺而不得出爲坎一附麗而不能去爲離

以上大易篇

至誠天性也不息天命也人能至誠則性盡而神可窮矣不息則命行而化可知矣學未至知化非真得也舍氣有象否非象有意否

天包載萬物於內所感所性乾坤陰陽二端而已無內外之合無耳目之引取與人物蕞然異矣人能盡性知天不爲蕞然起見則幾矣

天性乾坤陰陽也二端故有感本一故能合天地生萬物所受雖不同皆無須臾之不感所謂性卽天道也

至虛之實實而不固至靜之動動而不窮

性通極於無氣其一物爾命稟同於性遇乃適然焉人一己百人十己千然有不至猶難語性可以言氣行同報異猶難語命可以言遇

浮屠明鬼謂有識之死受生循環遂厭苦求免可謂知鬼乎以人生爲妄可謂知人乎天人一物輒生取舍可謂知天乎孔孟所謂天彼所謂道惑者指游魂爲變爲輪迴未之思也大學當先知天德知天德則知聖人知鬼神今浮屠極論要歸必謂死生轉流非

得道不免謂之悟道可乎。[悟則有義有命均死生一天人惟知晝夜通陰陽體之不二。]自其說熾傳中國儒者未容窺聖學門牆已為引取淪胥其間指為大道其俗達之天下致善惡智愚男女臧獲人人著信使英才間氣生則溺耳目恬習之事長則師世儒宗尚之言遂冥然被驅因謂聖人可不脩而至大道可不學而知故未識聖人心已謂不必求其迹未見君子志已謂不必事其文此人倫所以不察庶物所以不明治所以忽德所以亂異言滿耳上無禮以防其僞下無學以稽其弊自古詖淫邪遁之詞翕然並興一出於佛氏之門者千五百年自非獨立不懼精一自信有大過人之才何以正立其間與之較是非計得失

釋氏語實際乃知道者所謂誠也天德也其語到實際則以人生為幻妄有為為疣贅以世界為蔭濁遂厭而不有遺而弗存就使得之乃誠而惡明者也儒者則因明致誠因誠致明故天人合一致學而可以成聖得天而未始遺人易所謂不遺不流不過者也彼語雖似是觀其發本要歸與吾儒二本殊歸矣道一而已此是則彼非此非則彼是固不當同日而語其言流遁失守窮大則淫推行則詖致曲則邪求之一卷之中此弊數有之大率知晝夜陰陽則能知性命能知性命則能知聖人知鬼神彼欲直語太虛不以晝夜陰陽累其心則是未始見易未始見易則雖欲免陰陽晝夜之累末由也已易且不見又烏能更語真際捨真際而談鬼神妄也所謂實際彼徒能語之而已未始心解也

將脩己必先厚重以自持厚重知學德乃進而不固矣忠信進德惟尚友而急賢欲勝己者親無如改過之不吝

【案】[厚重則無戲言戲動矣改過則無過言過動矣此為學敬義之要故引此而以東銘繼之]

戲言出於思也戲動作於謀也發乎聲見乎四支謂非己心不明也欲人無己疑不能也過言非心也過動非誠也失於聲繆迷其四體謂己當然自誣也欲他人己從誣人也或者以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不知戒其出汝者歸咎其不出汝者長傲且遂非不知孰甚焉

【集說】補註云此章即東銘也謂言雖戲必以思而出也動雖戲必以謀而作也戲言發於聲戲動見乎四體謂非本於吾之心是惑也本於吾意而欲人之不我疑不可得也言之過者非其心之本然也動之過者非其誠之實然也失於聲而為過言繆迷其四體而為過動謂己之當然是自誣也又欲人之從之是誣人也或者以戲言戲動之出於心者歸咎為己戲而不知戒己長傲而惡愈滋矣以過言過動之失於思者自誣為己誠而不知歸咎則遂非而過益深矣沈毅齋先生詳述朱子與江西學者說此篇大旨不越乎過故二字且曰有心謔浪之謂戲無心差失之謂過本有二心而掩之以無心則以故為戲而至於長傲本無心而誣之以有心則以過為誠而至於遂非是愚之甚者也戲不可有推其原而謂之故欲人深戒其言動未發之先以為正心誠意之本過不能無指其流而謂之過欲人自咎於言動已失之後以為遷善改過之機誨人之意深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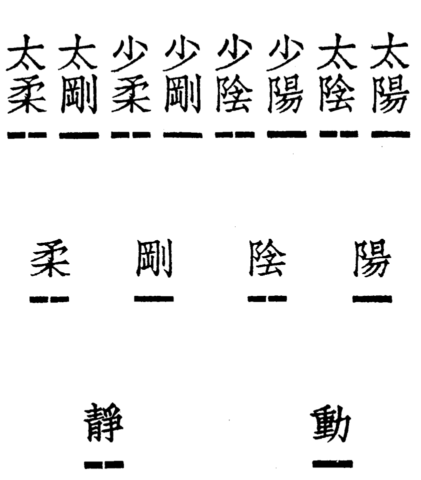
以上乾稱篇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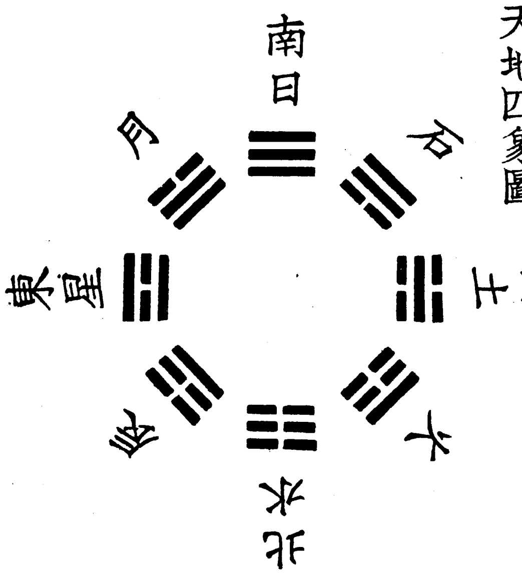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三

皇極經世書

經世衍易圖



經世天地四象圖



案邵子傳先天之學者也。然伏羲以八卦象天地雷風水火山澤。爲八卦之象而邵子以日月星辰水火土石爲八卦之象。蓋自爲一家之學。非謂伏羲之本象如此也。○邵子以八者爲天地之體。推而至於寒暑晝夜之往來。雨風露雷之聚散。性情形體之隱顯。走飛草木之動靜。在人身則有精神魂魄血氣骨肉之精粗。在人事則有耳目鼻口聲色氣味之感應。元亨利貞天之道也。吉凶悔吝民之故也。大運世數則有元會運世之始終。道化功烈則有皇帝王霸之升降。要以易書詩春秋之學而盡焉。其說錯見於內外篇中。然其所推元會運世之數。非世系所可知。非星日所可步。正莊周所謂存而不論者。邵子之學之精蓋不在此也。故舊圖所載。今並未錄。

經世聲音圖

正聲

平上去入

日月星辰

一聲
多可个舌
禾火化八
開宰愛○
回每退○

二聲
良兩向○
光廣況○
丁井亘○
兄永瑩○

三聲
千典旦○
元犬半○
臣引艮○
君允巽○

四聲
刀早孝岳
毛寶報霍
牛斗奏六
○○○玉

五
妻子四日
衰○帥骨

正音

開發收閉

水火土石

一音
古甲九癸
□□近揆
坤巧丘弃
□□乾虯

二音
黑花香血
黃華雄賢
五瓦仰□
吾牙月堯

三音
安亞乙
□爻正寅
母馬美米
目皃眉民

四音
夫法□飛
父凡□吠
武晚□尾
文萬□未

音
卜百丙必
步白葡鼻

聲	右	左
聲	○○○德	龜水貴北
六	宮孔衆○	龍甬用○
聲	魚鼠去○	烏虎兔○
七	心審禁○	○○○十
聲	男坎欠○	○○○妾
八	●●●●	●●●●
聲	●●●●	●●●●
九	●●●●	●●●●
聲	●●●●	●●●●
十	●●●●	●●●●
聲	●●●●	●●●●

音	右	左
五	普扑品匹	旁排平瓶
音	東丹帝■	兌大弟■
六	土貪天■	同覃田■
音	乃妳女■	內南年■
七	老冷呂■	鹿犖離■
音	走哉足■	自在匠■
八	草采七■	曹才全■
音	思三星■	寺□象■
九	□□□■	□□□■
音	■山手■	■土石■
十	■□耳■	■□二■
音	■莊震■	■作□■
十一	■叉赤■	■崇辰■
音	■卓中■	■宅直■
十二	■拆丑■	■茶呈■

集說鍾氏過曰右圖天之體數四十地之體數四十八天數以日月星辰相因爲一百六十地數以水火土石相因爲一百九十二於天數內去地之體數四十八得一百一十二是謂天之用聲於地數內去天之體數四十得一百五十二是謂地之用音凡日月星辰四象爲聲水火土石四象爲音聲有清濁音有闢翕遇奇數則聲爲清音爲闢遇耦數則聲濁音翕聲皆爲律音皆爲呂以律倡呂以呂和律天之用聲別以平上去入者一百一十二皆以開發收閉之音和之地之用音別以開發收閉者一百五十二皆以平上去入之聲倡之○祝氏逕曰一聲之位去不用之四十八止百十二所以括唐韻之內外八轉而分平上去入也音之位去不用之四十止百五十二所以括切字母脣舌牙齒喉而分開發收閉也謂之無聲百六十位中有位而調不出者謂之無音百九十二位中有位而切不出者以聲音統攝萬物之變及於無聲無音則備矣**案**上格四聲即唐人韻部下格四音即唐人等母也多禾四聲歌麻韻也開回四聲佳灰韻也艮光四聲陽韻也丁兄四聲庚青韻也干元四聲元寒删先韻也臣君四聲眞文韻也刀毛四聲蕭肴豪韻也牛○四聲尤韻也妻衰四聲齊韻也○龜四聲支微韻也宮龍四聲東冬江韻也魚烏四聲魚虞韻也心○四聲侵韻也男○四聲覃鹽咸韻也古□四音見母也坤□四音溪母也黑黃四音曉母也五吾四音疑母也安□四音影母也母目四音明母也夫父四音非母也武文四音微母也卜步四音邦母也普旁四音滂母也東兌四音端母也土同四音透母也乃內四音泥母也老鹿四音來母也走自四音精母也草曹四音清母也思寺四音心母也□□四音無字蓋對日母而取其輕齒音也山士四音審母也耳二四音日母也莊作四音照母也又崇四音穿母也卓宅四音知母也拆茶四音徹母也此其大致相同者其聲之入聲音之清音有與唐人不同者古今南北字韻異爾○唐人廣韻凡五十七部通之則只三十部經世括之以七聲又分爲十四又別爲二十八此聲之不同者等韻之母凡三十六經世括之以十二又分爲二十四又別爲四十八此音之不同者○韻部之法或分或合故門類多寡歷代不同惟等母則有定音疑不可加損者而有三十六四十八之異何也蓋字母原只二十四此圖所分二十四格是也并清濁音則有四十八此圖所別四十八行是也等韻專取平聲之有字者標題故止於三十六經世兼取仄聲之有字者標題故終於四十八此則雖小異而實大同矣○精於樂府者分唐韻爲六部支微齊魚虞歌麻皆直收本字喉聲爲第一部此天地之元聲也佳灰與支微齊同收聲爲第二部蕭肴豪尤與魚虞同收聲爲第三部東冬江陽庚青蒸收鼻聲爲第四部眞文元寒删先收舌齒聲爲第五部侵覃鹽咸收脣聲爲第六部其法與本朝字書同但樂家未知後五部皆第一部之所生爾經世四聲部分皆已得之唯多禾與開回同部宮龍與魚烏同部爲不合此聲之可疑者○見溪羣疑鼻音也端透定泥知徹澄孃與來字皆舌音也精清從心邪照穿牀審禪與日字皆齒音也非敷奉微邦滂並明皆脣音也影喻曉匣則喉音也經世四音部分皆從其類惟黑黃與五吾同部安□與母目同部爲不合此音之可疑者○又知徹澄孃等韻本爲舌音不知何時變入齒音今惟閩廣閩尚是舌音不改爾等韻次於舌音之後經世次於齒音之後則疑邵子之時此音已變也○又韻母二十四音者見溪疑端透泥知徹孃精清心照穿審非微邦滂明影曉來日也羣即見之清音定即端之清音澄即知之清音從即精之清音邪即心之清音牀即照之清音禪即審之清音奉即非之清音敷似亦即微之濁音古今音不同耳並即邦之清音喻即影之清音匣即曉之清音凡爲三十大也經世二十四音則無孃字而以其位對日字爲輕齒之音亦如上條所云齒舌之變而誤也○以等韻之例求之數字當自爲一音與滂字對如此則等韻有二十五母而經世止於二十四蓋此字絕

少因失此音也○又經世四音分開發收閉意亦等韻開口齊齒合口撮口之呼然以類求之多不合者當以等韻為正○經世以為萬物有聲色氣味而色不可圖氣味不可寫惟聲出於人口可以翻切而得故為聲音圖以窮色氣味之變以盡動植之數其說雖汗漫不可窮然正聲同文乃王政之切務亦學者所當知自等韻之外惟邵子之書最有條理故稍為分晰其源流同異之大致以俟知者

觀物內篇

物之大者無若天地，然而亦有所盡也。天之大陰陽盡之矣，地之大剛柔盡之矣。

天生於動者也，地生於靜者也，一動一靜交而天地之道盡之矣。動之始則陽生焉，動之極則陰生焉，一陰一陽交而天之用盡之矣。靜之始則柔生焉，靜之極則剛生焉，一剛一柔交而地之用盡之矣。動之大者謂之太陽，動之小者謂之少陽，靜之大者謂之太陰，靜之小者謂之少陰。太陽為日，太陰為月，少陽為星，少陰為辰，日月星辰交而天之體盡之矣。太柔為水，太剛為火，少柔為土，少剛為石，水火土石交而地之體盡之矣。

【集說】邵氏伯溫曰混成一體謂之太極太極既判初有儀形謂之兩儀兩儀又判而為陰陽剛柔謂之四象四象又判而為太陽少陽太陰少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而成八卦太陽少陽太陰少陰成象於天而為日月星辰太剛少剛太柔少柔成形於地而為水火土石八者具備然後天地之體備矣天地之體備而後變化生成萬物也所謂八者亦本乎四而已在天成象日也在地成形火也陽燧取於日而得火火與日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月也在地成形水也方諸取於月而得水水與月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星也在地成形石也星隕而為石石與星本乎一體也在天成象辰也在地成形土也自日月星之外高而蒼蒼者皆辰也自水火石之外廣而厚者皆土也辰與土本乎一體也天地之間猶形影聲響之相應象見乎上體必應乎下皆自然之理也蓋日月星辰猶人之有耳目口鼻水火土石猶人之有血氣骨肉故謂之天地之體陰陽剛柔則猶人之精神而所以主耳目口鼻血氣骨肉者也故謂之天地之用夫太極者在天地之先而不為先在天地之後而不為後終天地而未嘗終始天地而未嘗始與天地萬物圓融和會而未嘗有先後始終者也有太極則兩儀四象八卦以至於天地萬物固已備矣非謂今日有太極而明日方有兩儀後日乃有四象八卦也雖謂之曰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其實一時具足如有形則有影有一則有二有三以至於無窮皆然是故知太極者有物之先本已混成有物之後未嘗虧損自古及今無時不存萬物無所不稟則謂之曰命萬物無所不本則謂之曰性萬物無所不主則謂之曰天萬物無所不生則謂之曰心其實一也古之聖人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盡心知性以知天存心養性以事天皆本乎此也○或曰舍金木水火土而用水火土石何也曰日月星辰天之四象也水火土石地之四體也金木水火土者五行也四象四體先天也五行後天也先天後天之所自出也水火土石本體也金木水火土致用也以其致用故謂之五行行乎天地之間者也水火土石蓋五行在其間矣金出於石而木生於土有石而後有金有土而後有木金者從革而後成木者植物之一類也是豈舍五行而不用哉

日為暑，月為寒，星為晝，辰為夜，暑寒晝夜交而天之變盡之矣。水為雨，火為風，土為露，石為雷，雨風露雷交而地之化盡之矣。

暑變物之性，寒變物之情，晝變物之形，夜變物之體，性情形體交而動植之感盡之矣。雨化物之走，風化物之飛，露化物之草，雷化物之木，走飛草木交而動植之應盡之矣。

夫人也者，暑寒晝夜無不變，雨風露雷無不化，性情形體無不感，走飛草木無不應，所以目善萬物之色，耳善萬物之聲，鼻善萬物之氣，口善萬物之味，靈於萬物，不亦宜乎。

人之所以能靈於萬物者，謂其目能收萬物之色，耳能收萬物之聲，鼻能收萬物之氣，口能收萬物之味。聲色氣味者，萬物之體也。目耳鼻口者，萬人之

用也

是知人也者物之至者也聖也者人之至者也物之至者始得謂之物之物也人之至者始得謂之人之人也夫物之物者至物之謂也人之人者至人之謂也以一至物而當一至人則非聖而何

何哉謂其能以一心觀萬心一身觀萬身一物觀萬物一世觀萬世者焉又謂其能以心代天意口代天言手代天工身代天事者焉又謂其能以上識天時下盡地理中盡物情通照人事者焉又謂其能以彌綸天地出入造化進退古今表裏人物者焉

噫聖人者非世世而效聖焉吾不得而目見之也雖然吾不得而目見之察其心觀其迹探其體潛其用雖億萬千年亦可以理知之也

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所以謂之理者物之理也所以謂之性者天之性也所以謂之命者處理性者也所以能處理性者非道而何

是知道爲天地之本天地爲萬物之本以天地觀萬物則萬物爲物以道觀天地則天地亦爲萬物

道之道盡之於天矣天之道盡之於地矣天地之道盡之於物矣天地萬物之道盡之於人矣人能知天地萬物之道所以盡於人者然後能盡民也天之能盡物則謂之曰昊天人之能盡民則謂之曰聖人

夫昊天之盡物聖人之盡民皆有四府焉昊天之四府者春夏秋冬之謂也陰陽升降於其間矣聖人之四府者易書詩春秋之謂也禮樂汙隆於其間矣春爲生物之府夏爲長物之府秋爲收物之府冬爲藏物之府號物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昊天之四府者乎易爲生民之府書爲長民之府詩爲收民之府春秋爲藏民之府號民之庶謂之萬雖曰萬之又萬其庶能出此聖人之四府者乎昊天之四府者時也聖人之四府者經也昊天以時授人聖人以經法天天人之事當如何哉

孔子贊易自羲軒而下序書自堯舜而下刪詩自文武而下修春秋自桓文而下自羲軒而下祖三皇也自堯舜而下宗五帝也自文武而下子三王也自桓文而下孫五霸也

人謂仲尼惜乎無土吾獨以爲不然獨夫以百畝爲土大夫以百里爲土諸侯以四境爲土天子以九州爲土仲尼以萬世爲土若然則孟子言自生民以來未有如孔子也斯亦未爲之過矣

夫天下將治則人必尚行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言也尚行則篤實之風行焉尚言則詭譎之風行焉天下將治則人必尚義也天下將亂則人必尚利也尚義則謙讓之風行焉尚利則攘奪之風行焉三王尚行者也五霸尚言者也尚行者必入於義也尚言者必入於利也義利之相去一何遠之如是耶

是知言之於口不若行之於身行之於身不若盡之於心言之於口人得而聞之行之於身人得而見

之盡之於心神得而知之人之聰明猶不可欺況神之聰明乎是知無愧於口不若無愧於身無愧於身不若無愧於心無口過易無身過難無身過易無心過難既無心過何難之有吁安得無心過之人而與之語心哉是故知聖人所以能立於無過之地者謂其善事於心者也

日月星辰者變乎暑寒晝夜者也水火土石者化乎雨風露雷者也暑寒晝夜者變乎性情形體者也雨風露雷者化乎走飛草木者也暑變飛走木草之性寒變飛走木草之情晝變飛走木草之形夜變飛走木草之體雨化性情形體之走風化性情形體之飛露化性情形體之草雷化性情形體之木

性情形體者本乎天者也走飛草木者本乎地者也本乎天者分陰分陽之謂也本乎地者分柔分剛之謂也夫分陰分陽分柔分剛者天地萬物之謂也備天地萬物者人之謂也

觀物外篇

張氏崏曰觀物有內外篇內篇先生所著之書也外篇門弟子所記先生之言也內篇理深而數略外篇數詳而理顯學先天者當自外篇始

天數五地數五合而爲十數之全也天以一而變四地以一而變四四者有體也而其一者無體也是謂有無之極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不用者一也

集說 張氏崏曰一謂太極四謂四象天以一而變四謂太陽太陰少陽少陰也地以一而變四謂太剛太柔少剛少柔也天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陽其不用一者去太陰而言也地之體數四而用者三三謂三陰其不用一者去太剛而言也由是而知十者天地之全數包一太極而言也八者天地之體數并交數而言也六者天地之用數去交數而言也

天見乎南而潛乎北極於六而餘於七是以人知其前昧其後而略其左右也

天之有數起乾而止震餘入於無者天辰不見也地去一而起十二者地火常潛也故天以體爲基而常隱其基地以用爲本而常藏其用也

陽爻晝數也陰爻夜數也天地相銜陰陽相交故晝夜相離剛柔相錯春夏陽也故晝數多夜數少秋冬陰也故晝數少夜數多

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作範也

易之大衍何數也聖人之倚數也天數二十五合之爲五十地數三十合之爲六十故曰五位相得而各有合也五十者蓍數也六十者卦數也五者蓍之小衍故五十爲大衍也八者卦之小成則六十四爲大成也蓍德圓以況天之數故七七四十九也五十者存一而言之也卦德方以況地之數故八八六十四也六十者去四而言之也蓍者用數也卦者體數也用以體爲基故存一也體以用爲本故去四也圓者本一方者本四故蓍存一而卦去四也

歸奇合掛之數得五與四四則策數四九也得九與八八則策數四六也得五與八八得九與四八則策數皆四七也得九與四四得五與四八則策數

皆四八也。

五與四四去掛一之數則四三十二也。九與八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六二十四也。五與八八。九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五二十也。九與四四。五與四八。去掛一之數則四四十六也。故去其三四五六之數以成九八七六之策也。

太極既分。兩儀立矣。陽下交於陰。陰上交於陽。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於是八卦成矣。八卦相錯。然後萬物生焉。是故一分爲二。二分爲四。四分爲八。八分爲十六。十六分爲三十二。三十二分爲六十四。猶根之有榦。榦之有枝。枝之有葉。愈大則愈小。愈細則愈繁。

乾坤。定位也。震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浸多也。坎艮陰浸多也。是以辰與火不見也。

震始交陰而陽生。巽始消陽而陰生。兌陽長也。艮陰長也。震兌在天之陰也。巽艮在地之陽也。故震兌上陰而下陽。巽艮上陽而下陰。天以始生言之。故陰上而陽下。交泰之義也。地以既成言之。故陽上而陰下。尊卑之位也。

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

無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爲陽之母。陽爲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爲復。父生長女而爲姤。是以陽始於復。陰始於姤也。

陽不能獨立。必得陰而後立。故陽以陰爲基。陰不能自見。必待陽而後見。故陰以陽爲唱。陽知其始而享其成。陰效其法而終其勞。

陽能知而陰不能知。陽能見而陰不能見也。能知能見者爲有。故陽性有而陰性無也。陽有所不徧。而陰無所不徧也。陽有去而陰常居也。無不徧而常居者爲實。故陽體虛而陰體實也。

有變則必有應也。故變於內者應於外。變於外者應於內。變於下者應於上。變於上者應於下也。天變而日應之。故變者從天。而應者法日也。是以日紀乎星。月會於辰。水生於土。火潛於石。飛者棲木。走者依草。心肺之相聯。肝膽之相屬。無他。變應之道也。

陸中之物。水中必具者。猶影象也。陸多走。水多飛者。交也。是故巨於陸者必細於水。巨於水者必細於陸也。

案水中之飛。鱗之類也。水中之走。介之類也。在陸者牡巨而牝細。在水者牝巨而牡細。

飛者食木。走者食草。人皆兼之。而又食飛走也。故最貴於萬物也。

天有四時。地有四方。人有四支。是以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天地之理。具乎指掌矣。可不貴之哉。

集說吳氏澄曰。指節十二。合之二十四。有天之象焉。掌文後高前下。山峙川流。有地之法焉。

案人有五指。巨指屬土。餘四指十二節應四時十二月。食指春也。中指夏也。無名指秋也。小指冬也。日冬短夏長而春秋平。故四指象之。

神統於心氣統於腎形統於首形氣交而神主乎其中三才之道也

日月相食數之交也日望月則月食月掩日則日食猶水火之相剋也是以君子用智小人用力

集說張氏崏曰日月相對謂之望相會謂之晦日常食於朔月常食於望正如水火之相剋水之剋火掩而剋之小人用力也火之剋水火隔物焉君子用智也

日隨天而轉月隨日而行星隨月而見故星法月月法日日法天天半明半晦日半贏半縮月半盈半虧星半動半靜陰陽之義也天晝夜常見日見於晝月見於夜而半不見星半見於夜貴賤之等也

有意必有言有言必有象有象必有數數立則象生象生則言著言著則意顯象數則筌蹄也言意則魚兔也得魚兔而謂必由筌蹄可也舍筌蹄而求魚兔則未見其得也

天變而人效之故元亨利貞易之變也人行而天應之故吉凶悔吝易之應也以元亨爲變則利貞爲應以吉凶爲應則悔吝爲變元則吉吉則利應之亨則凶凶則應之以貞悔則吉吝則凶是以變中有應應中有變也變中之應天道也故元爲變則亨應之利爲變則應之以貞應中之變人事也故變則凶應則吉變則吝應則悔也悔者吉之先而吝者凶之本是以君子從天不從人

乾坤天地之本離坎天地之用是以易始於乾坤中於離坎終於既未濟

坤統三女於西南乾統三男於東北

天之陽在南而陰在北地之陰在南而陽在北人之陽在上而陰在下既交則陽下而陰上

初與上同然上亢不及初之進也二與五同然二之陰中不及五之陽中也三與四同然三處下卦之上不若四之近君也

天之神棲乎日人之神發乎目人之神寤則棲心寐則棲腎所以象天也晝夜之道也

雲有水火土石之異他類亦然

集說張氏崏曰水火土石地之體也凡物皆具地之體先生曰水雨霖火雨暴土雨濛石雨雹水風涼火風熱土風和石風烈水雲黑火雲赤土雲黃石雲白水雷玄火雷虩土雷連石雷霹故一物必通四象

五行之木萬物之類也五行之金出乎石也故水火土石不及金木金木生其間也

氣則養性性則乘氣故氣存則性存性動則氣動也

凡事爲之極幾十之七則可止矣蓋夏至之日止於六十兼之以晨昏分可辨色矣庶幾乎十之七也

東赤南白西黃北黑此正色也驗之於曉午暮夜之時可見之矣

集說張氏崏曰東方木色青南方火色赤西方金色白北方水色黑中方土色黃此五行之氣色之分辨也東赤南白西黃北黑者一陽之氣色之遞變也故嬰兒始生而赤稍變而白人之病則黃老死而黑物生地下而赤稍長而白萎菸則黃枯槁而黑也物皆資一陽以生此四變者無物不然案此乃五行之序也始於水之黑發於火之赤變於木之青金之白終於土之黃而復交於水之黑也

圖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氣一而已主之者乾也神亦一而已乘氣而變化能

出入於有無死生之間，無方而不測者也。
不知乾，無以知性命之理。
仁配天地謂之人，唯仁者真可謂之人矣。
氣者神之宅也，體者氣之宅也。
月者日之影也，情者性之影也。
心爲太極，又曰道爲太極。
草伏之獸毛如草之莖，林棲之鳥羽如林之葉，類使
之然也。
〔纂注〕以此類水中之飛走，則泳於水者鱗如水之紋，藏於石者介如石之體。
木結實而種之，又成是木而結是實，木非舊木也，此
木之神不二也，此實生生之理也。
以物喜物，以物悲物，此發而中節者也。
任我則情，情則蔽，蔽則昏矣，因物則性，性則神，神則
明矣，潛天潛地，不行而至，不爲陰陽所攝者神也。
在水者不瞑，在風者瞑，走之類上睫接下，飛之類下
睫接上，類使之然也。
先天之學，心也，後天之學，迹也。
神者人之主，將寐在脾，熟寐在腎，將寤在肝，正寤在
心。
〔集說〕張氏崏曰：將寐在脾，猶時之秋也，熟寐在腎，猶時之冬也，將寤在肝，猶時之春也，正寤在心，猶時之夏也。
天地之交十之三。
〔纂注〕上言夏至之日止於七分，故此以其三分爲交數。
凡人之善惡形於言，發於行，人始得而知之，但萌諸
心，發於慮，鬼神已得而知之矣，此君子所以愼獨
也。

人之神則天地之神，人之自欺，所以欺天地，可不愼
哉。
心一而不分，則能應萬變，此君子所以虛心而不動
也。
夫聖人六經，渾然無迹，如天道焉，故春秋錄實事，而
善惡形於其中矣。
寂然不動，反本復靜，坤之時也，感而遂通天下之故，
陽動於中，間不容髮，復之義也。
理窮而後知性，性盡而後知命，命知而後知至。
凡處失在得之先，則得亦不喜，若處得在失之先，則
失難處矣，必至於隕穫。
人必有德器，然後喜怒皆不妄，爲卿相爲匹夫，以至
學問高天下，亦若無有也。
人必內重，內重則外輕，苟內輕必外重，好利好名，無
所不至。
天下言讀書者不少，能讀書者少，若得天理真樂，何
書不可讀，何堅不可破，何理不可精。
天地日月，悠久而已，故人當存乎遠，不可見其近。
智數或能施於一朝，蓋有時而窮，惟至誠與天地同
久，天地無則至誠可息，苟天地不能無，則至誠亦
不息也。
漢儒以反經合道爲權，得一端者也，權所以平物之
輕重，聖人行權，酌其輕重而行之，合其宜而已，故
執中無權者，猶爲偏也，王通言春秋王道之權，非
王通莫能及此，故權在一身，則有一身之權，在一
鄉，則有一鄉之權，以至於天下，則有天下之權，用

雖不同其權一也

復次剝明治生於亂乎姤次夬明亂生於治乎時哉時哉未有剝而不復未有夬而不姤者防乎其防邦家其長子孫其昌是以聖人貴未然之防是謂易之大綱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乎心也

知易者不必引用講解是爲知易孟子之言未嘗及易其間易道存焉但人見之者鮮耳人能用易是爲知易如孟子可謂善用易者也

五霸者功之首罪之魁也春秋者孔子之刑書也功過不相掩聖人先褒其功後貶其罪故罪人有功亦必錄之不可不恕也

某人受春秋於尹師魯師魯受於穆伯長某人後復攻伯長曰春秋無褒皆是貶也田述古曰孫復亦云春秋有貶而無褒曰春秋禮法廢君臣亂其間有能爲小善者安得不進之也治春秋者不辨名實不定五霸之功過則未可言治春秋先定五霸之功過而治春秋則大意立若事事求之則無緒矣

人言春秋非性命書非也至於書郊牛之口傷改卜牛又死猶三望此因魯事而貶之也聖人何容心哉無我故也豈非由性命而發言也又曰春秋皆因事而褒貶豈容人特立私意哉人但知春秋聖人之筆削爲天下之至公不知聖人之所以爲公也如因牛傷則知魯之僭郊因初獻六羽則知舊僭八佾因新作雉門則知舊無雉門皆非聖人有意於其間故曰春秋盡性之書也

春秋爲君弱臣强而作故謂之名分之書

或問才難何謂也曰臨大事然後見才之難也曰何獨言才曰才者天之良質也學者所以成其才也曰古人有不由學問而能立功業者何必曰學曰周勃霍光能成大事唯其無學故未盡善也人而無學則不能燭理不能燭理則固執而不通

爲學養心患在不由直道去利欲由直道任至誠則無所不通天地之道直而已當以直求之若用智數由徑以求之是屈天理而徇人欲也不亦難乎

事無巨細皆有天人之理修身人也遇不遇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行險僥倖是逆天也求之者人也得之與否天也得失不動心所以順天也强取必得是逆天理也逆天理者患禍必至

鬼神者無形而有用其情狀可得而知也於用則可見之矣若人之耳目鼻口手足草木之枝葉華實顏色皆鬼神之所爲也福善禍淫主之者誰耶聰明正直有之者誰耶不疾而速不行而至任之者誰耶皆鬼神之情狀也

經綸天地之謂才遠舉必至之謂志并包含容之謂量

法始乎伏羲成乎堯革於三王極於五霸絕於秦萬世治亂之迹無以逃此矣

起震終艮一節明文王八卦也天地定位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錯而成六十四也

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

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旋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天使我有是之謂命命之在我之謂性性之在物之謂理

佛氏棄君臣父子夫婦之道豈自然之理哉陰者陽之影鬼者人之影也

毋意毋必毋固毋我合而言之則一分而言之則二合而言之則二分而言之則四始於有意成於有我有意然後有必必生於意有固然後有我我生於固意有心必先期固不化我有己也學在不止故王通云沒身而已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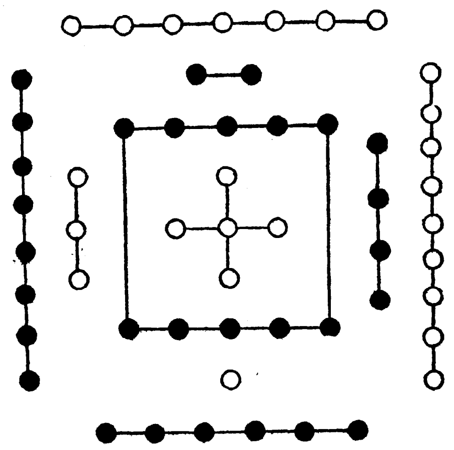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四

易學啓蒙 朱子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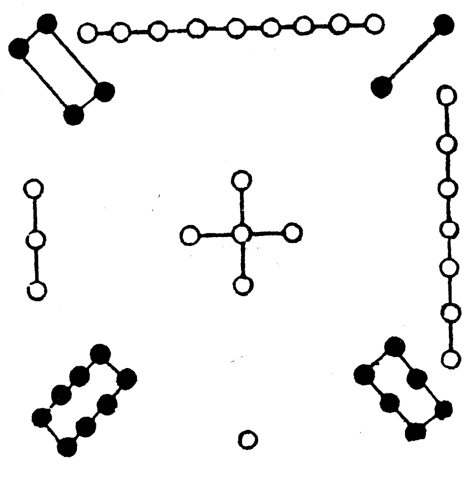
聖人觀象以畫卦，揲蓍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塗。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爲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自不能已。其爲蓍也，分合進退，縱横逆順，亦無往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爲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耳。近世學者類喜譚易而不察乎此，其專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傅會，而或以爲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爲也。若是者，予竊病焉，因與同志頗輯舊聞，爲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本圖書第一

河圖



洛書



易大傳曰：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孔安國云：河圖者，伏羲氏王天下，龍馬出河，遂則其文以畫八卦。洛書者，禹治水時，神龜負文而列於背，有數至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類。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相爲表裏。

關子明云：河圖之文，七前六後，八左九右。洛書之文，九前一後，三左七右，四前左，二前右，八後左，六後右。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敘之而

作範也。

蔡元定曰。古今傳記。自孔安國劉向父子班固皆以為河圖授羲。洛書錫禹。關子明邵康節。皆以十為河圖。九為洛書。蓋大傳既陳天地五十有五之數。洪範又明言天乃錫禹洪範九疇。而九宮之數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為肩。六八為足。正龜背之象也。惟劉牧臆見。以九為河圖。十為洛書。託言出於希夷。既與諸儒舊說不合。又引大傳以為二者皆出於伏羲之世。其易置圖書。並無明驗。但謂伏羲兼取圖書。則易範之數。誠相表裏。為可疑耳。其實天地之理。一而已矣。雖時有古今先後之不同。而其理則不容於有二也。故伏羲但據河圖以作易。則不必豫見洛書。而已逆與之合矣。大禹但據洛書以作範。則亦不必追考河圖。而已暗與之符矣。其所以然者何哉。誠以此理之外。無復他理故也。大傳所謂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者。亦汎言聖人作易作範。其原皆出於天之意。如言以卜筮者尚其占。與莫大乎蓍龜之類。易之書豈有龜與卜之法乎。亦言其理無二而已爾。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五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道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五奇數統四耦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之用也。

其皆以五居中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象圓。圓者徑一而圍三。陰之象方。方者徑一而圍四。圍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一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生之陰也。

以數言之。通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三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奇數之側。蓋中者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各有條而不紊也。

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主全。故極於十。而奇耦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耦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耦乏也。必皆虛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無偏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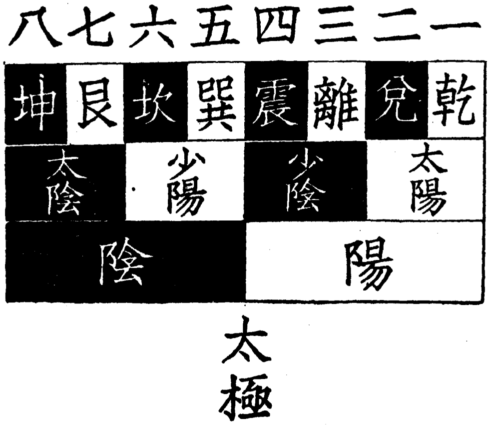
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附於生數之外。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之縱横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為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含九。二含八。三含七。四含

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所以爲妙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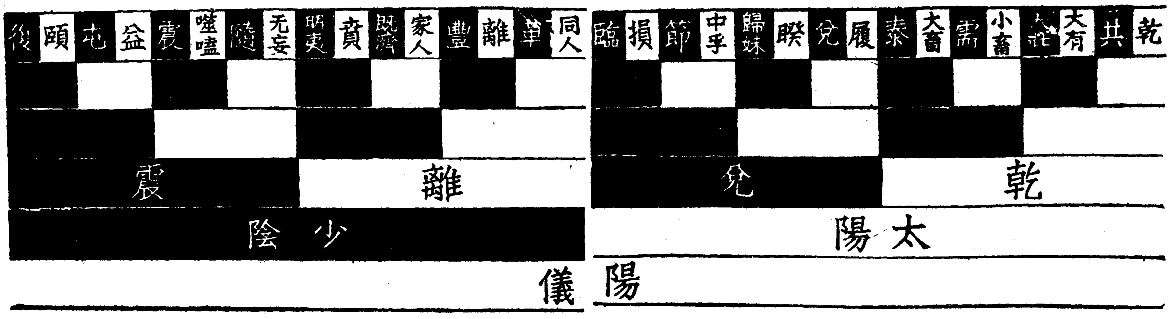
【案】篇中謂揭其全以示人者蓋言陰陽並行其數適均也故後云內者爲主而外者爲客則見陰陽並行之中又以消息而分賓主謂主於陽以統陰者蓋言天地並立而天包乎地也故後云陽正者爲君而側者爲臣則見天地並立之內又以尊卑而判君臣也明此兩義則圖所以寫二氣之流行而爲易之宗書所以著三才之定位而爲範之本者可以數識於象數之表矣圖書之中宮蓋即易範之太極皇極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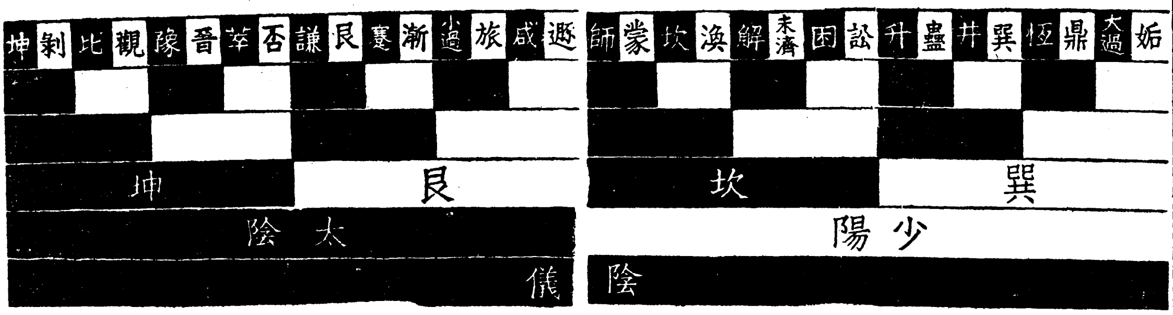
原卦畫第二

伏羲八卦次序圖



伏羲六十四卦次序圖





古者包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觀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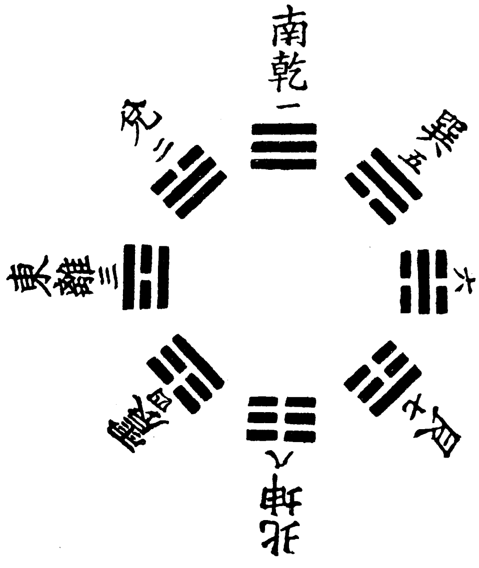
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

大傳又言包羲畫卦所取如此，則易非獨以河圖而作也。蓋盈天地之閒，莫非太極陰陽之妙，聖人於此仰觀俯察，遠求近取，固有以超然而默契於其心矣。故自兩儀之未分也，渾然太極，而兩儀四象六十四卦之理已粲然於其中。自太極而分兩儀，則太極固太極也，兩儀固兩儀也。自兩儀而分四象，則兩儀又爲太極，而四象又爲兩儀矣。自是而推之，由四而八，由八而十六，由十六而三十二，由三十二而六十四，以至於百千萬億之無窮。雖其見於摹畫者若有先後而出於人爲，然其已定之形，已成之勢，則固已具於渾然之中，而不容豪髮思慮作爲於其間也。程子所謂加一倍法者，可謂一言以蔽之，而邵子所謂畫前有易者，又可見其真不妄矣。世儒於此或不之察，往往以爲聖人作易，蓋極其心思探索之巧而得之，甚者至謂凡卦之畫必由蓍而後得，其誤益以甚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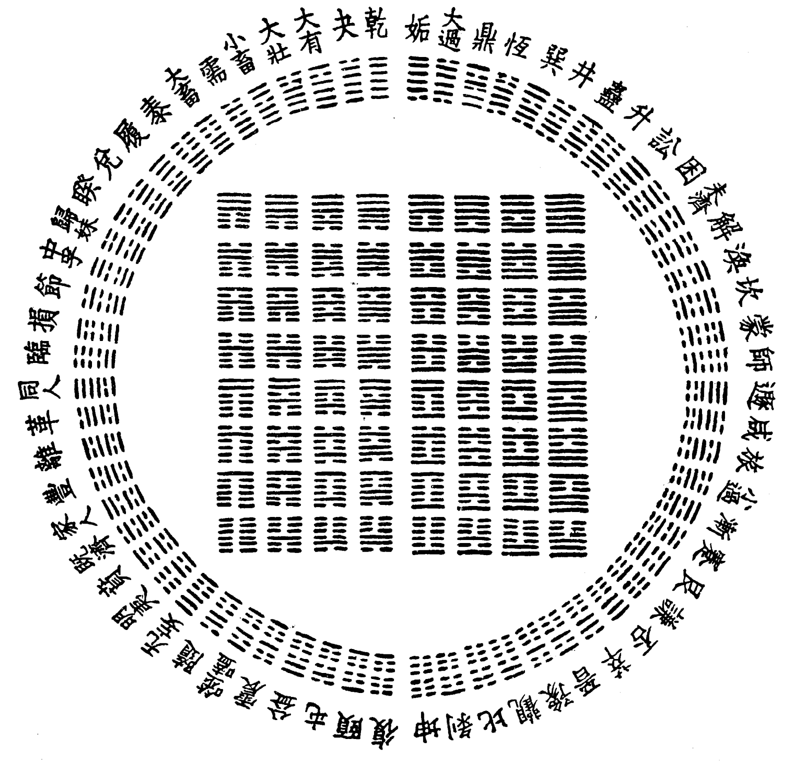
集說 朱子答林栗曰：太極兩儀四象八卦生出次第，位置行列，不待安排而粲然有序。以至於第四分而爲十六，第五分而爲三十二，第六分而爲六十四，則其因而重之，亦不待用意推排，而與前之三分焉者未嘗不脗合也。比之并累三陽以爲乾，連疊三陰以爲坤，然後以意交錯而成六子；又先畫八卦於內，復畫八卦於外，以旋相加而爲六十四卦者，其出於天理之自然與人爲之造作，蓋不同矣。

案 啓蒙自兩儀以上逐一畫圖，今只依本義，以從簡便。

伏羲八卦方位圖



伏羲六十四卦方位圖



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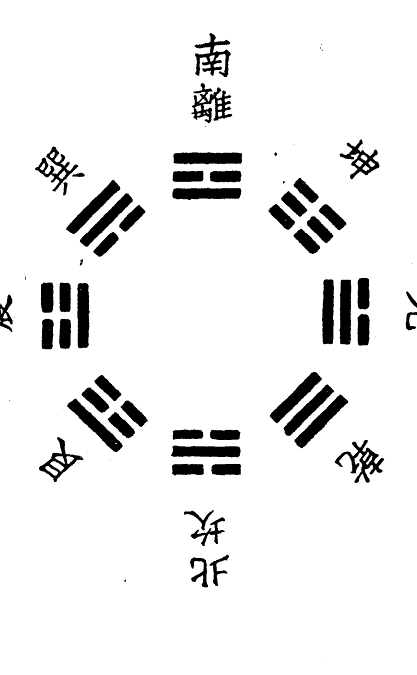
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君之坤以藏之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夫易之數由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後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以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爲冬至離兌之中爲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得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爲夏至坎艮之中爲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案朱子是解邵子之意然似竟成兩說玩邵子之意蓋指自乾至震自坤至巽者爲數往蓋自陰陽之已成而推之至於始生如今日之追數昨日也自震至乾自巽至坤者爲知來蓋自陰陽之始生而推之至於既成如今日之逆計來日也其謂直解圖意者主於結語易逆數也一句蓋言易圖本意是寫陰陽自生而成之序如四時之自始而終也朱子就橫圖位次上指點其說可以並存

文王八卦方位圖



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勞乎坎成言乎艮

邵子曰此一節明文王八卦也

又曰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故乾坤交而爲泰坎離交而爲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事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爲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盡於是矣

此言文王改易伏羲卦圖之意也蓋自乾南坤北而交則乾北坤南而爲泰矣自離東坎西而交則離西坎東而爲既濟矣乾坤之交者自其所已成而反其所由生也坎離之變者東自上而西西自下而東也震用事者發生於東方巽代母者長養

於東南也。

案先天變爲後天者，蓋天之用在火，地之用在水，故乾坤以中畫交而變爲坎離。火之用在雷，水之用在澤，故離以上畫交坎，坎以下畫交離，而變爲震兌。雷動澤應，而山出雲，澤感雷應，而水生風，故震兌以上下畫互交而變爲艮巽。風本天氣也，而下行於地；山本地質也，而上通於天，故艮巽又各以上兩畫下兩畫相交而變爲乾坤也。所以然者，造化之本，天地水火四者而已。雷風山澤，莫非天地水火交合變化之所爲也。觀先後天之象，而造物者之精理備矣。

明蓍策第三

大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

大衍之數五十，而蓍一根百莖，可當大衍之數者二，故揲蓍之法，取五十莖爲一握，置其一不用，以象太極，而其當用之策，凡四十有九，蓋兩儀體具而未分之象也。

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於扐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扐而後掛。

掛者，懸於小指之間。揲者，以大指食指間而別之。奇，謂餘數。扐者，扐於中三指之兩間也。蓍凡四十有九，信手中分，各置一手，以象兩儀，而掛右手一策於左手小指之閒，以象三才。遂以四揲左手之策，以象四時，而歸其餘數於左手第四指間，以象閏。又以四揲右手之策，而再歸其餘數於左手第三指間，以象再閏，是謂一變。其掛扐之數，不五即九。

一變之後，除前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四十四，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再變。其掛扐者，不四則八。

再變之後，除前兩次餘數，復合其見存之策，或四十，或三十六，或三十二，分掛揲歸如前法，是謂三變。其掛扐者如再變例。

三變既畢，乃合三變，視其掛扐之奇耦，以分所遇陰陽之老少，是謂一爻。

集說胡氏方平曰：掛扐四五爲奇，九八爲耦。三奇爲老陽，遇老陽者，其爻爲□，所謂重也。二奇一耦爲少陰，遇少陰者，其爻爲⚋，所謂拆也。二耦一奇爲少陽，遇少陽者，其爻爲⚊，所謂單也。三耦爲老陰，遇老陰者，其爻爲乂，所謂交也。

一爻已成，再合四十九策，復分掛揲歸以成一變，每三變而成一爻，並如前法。

是故四營而成易，十有八變而成卦，八卦而小成，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

四營者，四次經營也。分二者，第一營也。掛一者，第二營也。揲四者，第三營也。歸奇者，第四營也。易，變易也，謂揲之一變也。四營成變，三變成爻。一變而得兩儀之象，再變而得四象之象，三變而得八卦之象。一爻而得兩儀之畫，二爻而得四象之畫，三爻而得八卦之畫。四爻成而得其十六者之一，五爻成而得其三十二者之一，至於積七十二營而成十有八變，則六爻見而得乎六十四卦之一矣。

然方其三十六營而九變也已得三畫而八卦之名可見則內卦之爲貞者立矣此所謂八卦而小成者也自是而往引而伸之又三十六營九變以成三畫而再得小成之卦者一則外卦之爲悔者亦備矣六爻成內外卦備六十四卦之別可見然後視其爻之變與不變而觸類以長焉則天下之事其吉凶悔吝皆不越乎此矣

考變占第四

乾卦用九見羣龍无首吉象曰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坤卦用六利永貞象曰用六永貞以大終也

用九用六者變卦之凡例也言凡陽爻皆用九而不用七陰爻皆用六而不用八用九故老陽變爲少陰用六故老陰變爲少陽不用七八故少陽少陰不變獨於乾坤二卦言之者以其在諸卦之首又爲純陽純陰之卦也聖人因繫以辭使遇乾而六爻皆九遇坤而六爻皆六者卽此而占之蓋羣龍无首則陽皆變陰之象利永貞則陰皆變陽之義也餘見六爻變例

凡卦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彖辭而以內卦爲貞外卦爲悔

一爻變則以本卦變爻辭占

二爻變則以本卦二變爻辭占仍以上爻爲主

三爻變則占本卦及之卦之彖辭而以本卦爲貞之卦爲悔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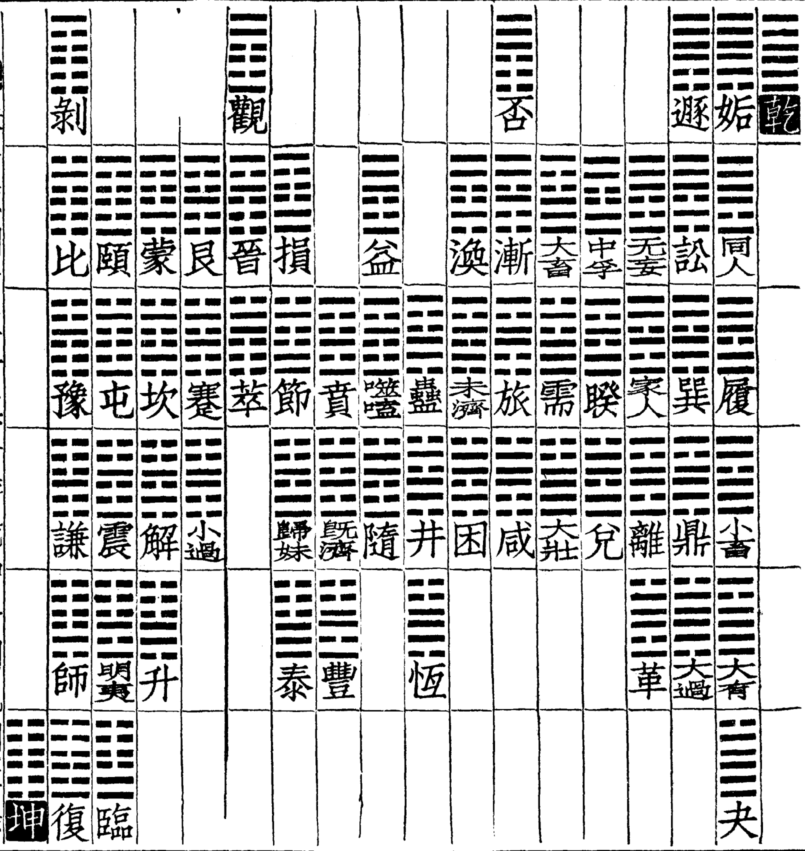
集說　胡氏方平曰前十卦主貞後十卦主悔者且如乾三爻變自否至恆爲前十卦自益至泰爲後十卦如坤三爻變自泰至益爲前十卦自恆至否爲後十卦若所得變卦在前十卦內雖占兩卦彖辭却以本卦爲主是重在本卦彖辭占也若所得變卦在後十卦內雖亦占兩卦彖辭却以變卦彖辭爲主是重在變卦彖辭占也

四爻變則以之卦二不變爻占仍以下爻爲主

五爻變則以之卦不變爻占

六爻變則乾坤占二用餘卦占之卦彖辭

於是一卦可變六十四卦而四千九十六卦在其中矣所謂引而伸之觸類而長之天下之能事畢矣豈不信哉今以六十四卦之變列爲三十二圖得初卦者自初而終自上而下得末卦者自終而初自下而上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前者占本卦爻之辭變在第三十二卦以後者占變卦爻之辭



案朱子原圖有三十二今存乾坤一圖見例其餘則如始復終姤始師終同人之類其自一爻變至六爻變者初終上下之序皆案此圖推之可得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四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五

家禮 朱子作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之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體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爲一時之法然亦或詳或略無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於文自有志好禮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窶者尤患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熹之愚蓋兩病焉是以嘗獨究觀古今之籍因其大體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閒以爲一家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爲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略浮文敦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與同志之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脩身齊家之道謹終追遠之心猶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導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氏復曰先生服母喪參酌古今咸盡其變因成喪葬祭禮又推之於冠昏名曰家禮既成爲一童行竊之以逃先生易簀其書始出行於世於是竊取先生平日去取折衷之言有以發明家禮之意者悉附於逐條之下云

通禮

此篇所著皆所謂有家日用之常體不可一日而不脩者

祠堂

此章本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意實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此冠於篇端

君子將營宮室先立祠堂於正寢之東爲四龕以奉先世神主

【集說】程子曰管攝天下人心收宗族厚風俗使人不忘本須是明譜系收世族立宗子法宗子法壞則人不知來處以至流轉四方往往親未絕不相識又曰今無宗子故朝廷無世臣若立宗子法則人知尊祖重本人既重本則朝廷之勢自尊○朱子曰嘗欲立一家廟小五架屋以後架作一長龕堂以板隔截作四龕堂堂置位牌堂外用簾小祭祀時亦可只就其處大祭祀則請出堂或廳上皆可

旁親之無後者以其班祔

程子曰無服之殤不祭下殤之祭終父母之身中殤之祭終兄弟之身長殤之祭終兄弟之子之身成人而無後者其祭終兄弟之孫之身此皆以義起者也

置祭田具祭器主人晨謁於大門之內出入必告正至朔望則參俗節則獻以時食

節如清明寒食重午中元重陽之類凡鄉俗所尚者

【集說】朱子答張栻曰今日俗節古所無有故古人雖不祭而情亦自安今人以此爲重至於是日必具殽羞相宴樂而其節物亦各有宜故世俗之情至於是日不能不思其祖考而復以其物享之雖非禮之正然亦人情之不能已者且古人不祭則不敢以宴今於俗節既已據經而廢祭而生者則飲食宴樂隨俗自如非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意也

有事則告

於故高祖考故高祖妣自稱孝玄孫於故曾祖考故曾祖妣自稱孝曾孫於故祖考故祖妣自稱孝孫於故考故妣自稱孝子有官封諡則皆稱之無則以生時行第稱號凡自稱非宗子不言孝告事之祝四代共爲一版自稱以其最尊者爲主止告正位不告祔位茶酒則并設之

或有水火盜賊則先救祠堂遷神主遺書次及祭器然後及家財易世則改題主而遞遷之

改題遞遷禮見喪禮大祥章

司馬氏居家雜儀

此章本在昏禮之後今案此乃家居平日之事所以正倫理篤恩愛者其本皆在於此必能行此然後其儀章度數有可觀焉不然則節文雖具而本實無取君子所不貴也故亦列於首篇使覽者知所先焉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授之以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壹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毋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婦事舅姑天欲明咸起盥漱櫛總具冠帶昧爽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婦具晨羞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婦請所欲於家長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壹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返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男僕非有繕脩及有大故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

凡子始生，若爲之求乳母，必擇良家婦人稍温謹者。子能食，食教以右手。子能言，教之自名及唱喏萬福安置。稍有知，則教之以恭敬尊長。有不識尊卑長幼者，則嚴訶禁之。六歲教之數與方名，男子始習書字，女子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男女不同席，不共食，始誦孝經論語，雖女子亦宜誦之。自七歲以下，謂之孺子，早寢晏起，食無時。八歲出入門戶，及卽席飲食，必後長者，始教之以謙讓。男子誦尚書，女子不出中門。九歲男子誦春秋及諸史，始爲之講解，使曉義理，女子亦爲之講解論語孝經及列女傳女戒之類，略曉大意。十歲男子出就外傳，居宿於外，博觀羣書。凡所讀書，必擇其精要者而讀之。其異端非聖賢之書傳，宜禁之，勿使妄觀，以惑亂其志。女子則教以婉娩聽從，及女工之大者。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堂室，設倚桌，陳盥漱櫛靧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奮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閒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冠禮

冠

男子年十五至二十，皆可冠。司馬温公曰：古者二十而冠，皆所以責成人之禮。蓋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行於其人，故其禮不可以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行，豈知之哉。往往自幼至長，愚騃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未能遽革，且自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其亦可也。必父母無期以上喪，始可行之。前期三日，主人告於祠堂，戒賓。古禮筮賓，今不能然，但擇朋友賢而有禮者一人可也。前一日，宿賓，陳設。

集說 司馬氏光曰：古禮謹嚴之事，皆行之於廟。今人既少家廟，其影堂亦褊隘，難以行禮，但冠於外廳，笄在中堂，可也。

厥明夙興，陳冠服。主人以下序立，賓至，主人迎入升堂。賓揖將冠者就席，爲加冠巾。冠者適房，服深衣，納履出。

再加帽子，服皁衫，革帶，繫鞋。

三加幞頭，公服，革帶，納靴，執笏，若襴衫，納靴。

乃醮。

賓字冠者。出就次，主人以冠者見於祠堂，冠者見於尊長，乃禮賓。冠者遂出見於鄉先生及父之執友。

笄

女子許嫁，笄，母爲主。前期三日戒賓，一日宿賓。賓亦擇親姻婦女之賢而有禮者爲之。陳設，厥明陳服。如冠禮，但用背子冠笄。序立，賓至，主婦迎入升堂，賓爲將笄者加冠笄，適房，服背子。乃醮，乃字，乃禮賓，皆如冠儀。

昏禮

議昏

男子年十六至三十，女子年十四至二十，身及主昏者無期以上喪，乃可議昏。必先使媒氏往來通言，俟女氏許之，然後納采。司馬溫公曰：凡議昏姻，當先察其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又世俗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爲昏，亦有指腹爲昏者，及其既長，或不肖無賴，或身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從宦遠方，遂至棄信負約，速獄致訟者多矣。

納采

納其采擇之禮，即今世俗所謂言定也。

主人具書，夙興，奉以告祠堂，乃使子弟爲使者，如女氏。女氏主人出見使者，遂奉書以告於祠堂，出以復書授使者，遂禮之。使者復命壻氏，主人復以告於祠堂。

納幣

古禮有問名、納吉，今不能盡用，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

納幣。幣用色繒，貧富隨宜，少不過兩，多不踰十。今人更用釵釧羊酒果實之屬，亦可。具書遣使如女氏，女氏受書，復書禮賓，使者復命，並同納采之儀。禮如納采，但不告廟。

集說　楊氏復曰：昏禮有納采、問名、納吉、納徵、請期、親迎六禮，家禮略去問名、納吉，止用納采、納幣，以從簡便。但親迎以前更有請期一節，有不可得而略者。

親迎

前期一日，女氏使人張陳其壻之室。司馬溫公曰：夫昏姻者，所以合二姓之好，上以事宗廟，下以繼後世也。今世俗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資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少。至於立契約云某物若干、某物若干，以求售其女者；亦有既嫁而復欺紿負約者。是乃駔儈賣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昏姻哉。

厥明，壻家設位於室中，女家設次於外。

初昏，壻盛服，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子而命之迎。

集說　朱子曰：昏禮用命服，乃是古禮。如士乘墨車而執鴈，皆大夫之禮也。冠帶只是燕服，非所以重昏禮，不若從古之爲正。○又曰：儀禮雖無娶妻告廟之文，而左傳曰「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是古人亦有告廟之禮。○又曰：親迎之禮，恐從伊川之說爲是，近則迎於其國，遠則迎於其館。

壻出，乘馬至女家，俟於次。女家主人告於祠堂，遂醮其女而命之。

集說　司馬氏光曰：贊者，兩家各擇親戚婦人習於禮者爲之。凡壻及婦人行禮，皆贊者相導之。

主人出迎，壻入奠鴈，姆奉女出登車，壻乘馬先婦車。至其家，導婦以入，壻婦交拜。

集說　司馬氏光曰：女子與丈夫爲禮則俠拜，男子以再拜爲禮，女子以四拜爲禮。古無壻婦交拜之儀，今從俗。

就坐飲食畢，壻出，復入脫服，燭出。主人禮賓。

集說　司馬氏光曰：古者同牢之禮，壻在西，東面；婦在東，西面。蓋古人尚右，故壻在西，尊之也。今人既尚左，且從俗。○又曰：不用樂。曾子問曰：娶婦之家，三日不舉樂，思嗣親也。今俗昏禮用樂，殊爲非禮。

婦見舅姑

明日夙興，婦見於舅姑，舅姑禮之。婦見於諸尊長。若冢婦，則饋於舅姑，舅姑饗之。

廟見

三日，主人以婦見於祠堂。古者三月而廟見，今以其太遠，改用三日，如子冠而見之儀。

壻見婦之父母

明日，壻往見婦之父母。婦父迎送揖讓如客禮，拜即跪而扶之。入見婦母，婦母闔門左扉，立於門內，壻拜於門外，皆有幣。次見婦黨諸親，婦家禮壻如常儀。親迎之夕，不當見婦母及諸親，及設酒饌，以婦未見舅姑故也。

集說　朱子曰：人著書，只是自入己意，便一作病。司馬與伊川定昏禮，都依儀禮，只略改處便不是古人意。司馬云親迎奠鴈見主昏者即出，伊川却教拜了又入堂拜大男小女，伊川非是。伊川云婦至次日見舅姑，三月廟見，司馬却說婦入門即拜影堂，司馬非是。蓋親迎不見妻父母者，婦未見

舅姑也。入門不見舅姑者，未成婦也。今親迎用溫公，入門以後用伊川三月廟見，改為三日云。

喪禮

初終

疾病遷居正寢。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婦人不絕於男子之手。

集說 司馬氏光曰：疾病謂疾甚時也。近世孫宣公臨薨，遷於外寢，蓋君子謹終，不得不爾也。

復

集說 司馬氏光曰：士喪禮，復者一人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三。註：皋，長聲也。今升屋而號，慮其驚眾，但就寢庭之南，男子稱名，婦人稱字，或稱官封，或依常時所稱。

立喪主。凡主人謂長子，無則長孫承重以奉饋奠。其與賓客為禮，則同居之親且尊者主之。主婦。謂亡者之妻，無則主喪者之妻。護喪。以子弟知禮能幹者為之，凡喪事皆稟之。司書、司貨。以子弟或吏僕為之。乃易服不食，治棺，訃告於親戚僚友。護喪、司書為之發書，若無則主人自訃親戚，不訃僚友。自餘書問悉停，以書來弔者，並須卒哭後答之。

集說 朱子曰：今法，長子死則主父喪用次子，不用姪，若宗子法立則用長子之子。

陳襲衣，沐浴，飯含之具，乃沐浴，襲，設奠，主人以下為位而哭，乃飯含，侍者卒襲，覆以衾。

置靈座，設魂帛，立銘旌，不作佛事。司馬溫公曰：世俗信浮屠誑誘，於始死及七七日、百日、期年、再期、除喪，飯僧設道場，或作水陸大會，寫經造像，脩建塔廟，云為死者滅彌天罪惡，必生天堂；不為者必入地獄。唐廬州刺史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為君子，而為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不厚哉！就使其親實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甚者至有傾家破產，然後已。與其如此，曷若早賣田營墓而葬之乎？

執友親厚之人至是入哭可也。

小斂

厥明，執事者陳小斂衣衾，遂小斂。主人主婦憑尸哭擗，袒括髮免髽於別室。男子斬衰者袒括髮，齊衰以下至同五世祖者皆袒免於別室，婦人髽於別室。乃奠，主人以下哭盡哀，乃代哭不絕聲。

大斂

厥明，執事者陳大斂衣衾，乃大斂。按古者大斂而殯，既大斂則塗之。今或漆棺未乾，又南方土多螻蟻，不可塗殯，故從其便。設靈牀於柩東，乃設奠，主人以下各歸喪次。

成服

厥明，五服之人各服其服，入就位，然後朝哭相弔如儀。其服之制，一曰斬衰三年。斬，不緝也。衣裳皆用極粗生布，旁及下際皆不緝也。背有負版，當心有衰，左右有辟領。二曰齊衰三年。齊，緝也。其衣裳冠制並如斬衰，但用次等粗生布，緝其旁及下際。杖期，服制同上，但又用次等生布。不杖期，服制同上，但不杖，又用次等生布。五月，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為曾祖父母。三月，服制同上，其正服則為高祖父母。三曰大功九月。服制同上，但用稍粗熟布，無負版、衰、辟領。

集說 楊氏復曰：按杜佑疏釋衰、負版、辟領三者之義，惟子為父母用之，旁親則不用也。家禮至大功乃無衰、負版、辟領者，蓋家禮乃初年本也，後先生之家所行之禮，旁親皆無衰、負版、辟領。

四曰小功五月。服制同上，但用稍熟細布。五曰緦麻三月。服制同上，但用極細熟布。凡為殤服，以次降一等。凡年十九至十六為長殤，十五至十二為中殤，十一至八歲為下殤。應服期者，長殤降服大功九月，中殤七月，下殤小功五月；應服大功以下，以次降等。不滿八歲為無服之殤，哭之以日易月。男子已娶、女子許嫁，皆不為殤。凡男為人後、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私親之為之也亦然。

成服之日，主人及兄弟始食粥。凡重喪未除而遭輕喪，則制其服而哭之，月朔設位，服其服而哭之，既畢，返重服。其除之也，亦服輕服，若除重喪而輕服未除，則服輕服以終其餘日。

本宗五服之圖

嫡孫父卒為祖若曾高祖承重者斬衰三年為祖母曾高祖母承重者齊衰三年

三從	再從	從	伯叔・兄弟	本宗	母・妻・婦	姑・姊妹	從姑	再從姑	三從
				高祖父 齊衰三月	高祖母 齊衰三月				
			曾祖伯叔父母 緦麻	曾祖父 齊衰五月	曾祖母 齊衰五月	曾祖姑 緦麻 嫁無			
		從祖伯叔父母 緦麻	祖伯叔父母 小功	祖父 齊衰不杖期	祖母 齊衰不杖期	祖姑 小功 嫁無	從祖姑 緦麻 嫁無		
	再從伯叔父母 緦麻	從伯叔父母 小功	伯叔父母 不杖期	父 斬衰三年	母 齊衰三年	姑 不杖期 嫁小功	從姑 小功 嫁緦麻	再從姑 緦麻 嫁無	
三從兄弟 緦麻 妻無	再從兄弟 小功 妻無	從父兄弟 大功 妻無	兄弟 不杖期 妻小功	己	妻 齊衰杖期父母在不杖	姊妹 不杖期 嫁大功	從姊妹 大功 嫁緦麻	再從姊妹 小功 嫁緦麻	三從姊妹 緦麻 嫁無
	再從姪 緦麻 妻無	從姪 小功 妻緦麻	姪 不杖期 妻大功	子 長子三年 衆子期	婦 長婦期衆婦大功	姪女 不杖期 嫁大功	從姪女 小功 嫁緦麻	再從姪女 緦麻 嫁無	
		從姪孫 緦麻 婦無	姪孫 小功 婦緦麻	孫 嫡不杖 庶大功	孫婦 嫡婦小功庶婦緦麻	姪孫女 小功 嫁緦麻	從姪孫女 緦麻 嫁無		
			曾姪孫 緦麻 婦無	曾孫 緦麻	曾孫婦 無服	曾姪孫女 緦麻 嫁無			
				玄孫 緦麻	玄孫婦 無服				

姑姊妹女子子在室服並與男子同嫁反者亦同適人無夫與子者為其兄弟姊妹及兄弟之子不杖期

凡男為人後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本生父母降服不杖期申心喪三年其本生父母亦為之降服不杖期

凡女適人者為其私親皆降一等惟祖及曾高祖不降為兄弟之為父後者不降為兄弟姪之妻不降

三父八母服制之圖

繼父

同居繼父父子皆無大功以上親乃義服不杖期不同居謂先隨母嫁繼父同居後異或雖同居而繼父有子己有大功以上親服齊衰三月元不同居則無服同異父同母之兄弟姊妹各服小功

嫡母

妾生子謂父正室曰嫡母正服齊衰三年母與嫡子亦報服○為衆子則服不杖期○庶子為嫡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小功母死不服

繼母

謂父再娶之母義服齊衰三年○繼母為長子報服齊衰三年○為衆子乃服不杖期○繼母出則無服○若父卒繼母嫁而己從之乃服杖期繼母報服不杖期

庶母

謂父妾之有子者衆子為之義服緦麻○士之庶子為其母齊衰三年為父後則降○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緦而為其母之父母兄弟姊妹則無服○庶子之子為父之母不杖期而為祖後則無服○庶母為其子為君之衆子齊衰不杖期○為君之長子齊衰三年○妾為君斬衰三年○為女君不杖期○庶母慈己者謂自小乳養己者義服小功

慈母

謂庶子無母而父命他妾之無子者慈己也同親母義服齊衰三年不命則小功

乳母　養母

謂自小乳哺曰乳母義服緦麻

謂養同宗及三歲以下遺棄之子者與親母同正服齊衰三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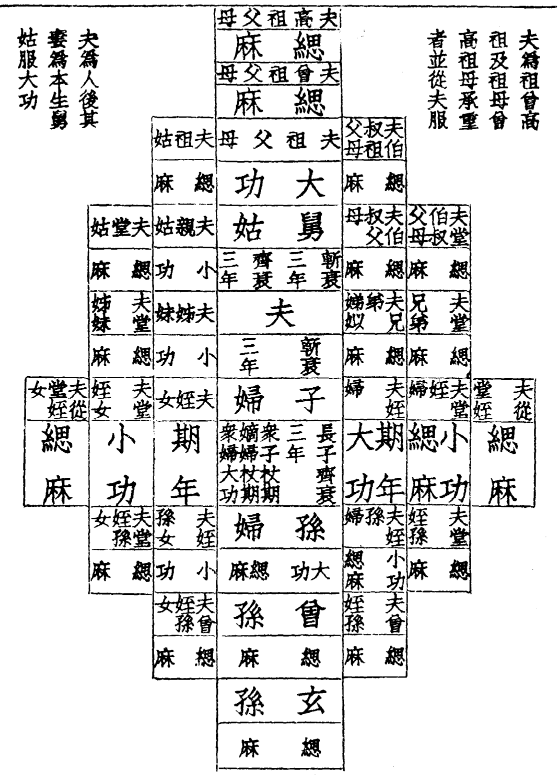
出母

謂被父離棄降服杖期母為子降服不杖期○子為父後者則不服○女適人為出母乃降服大功母為女亦報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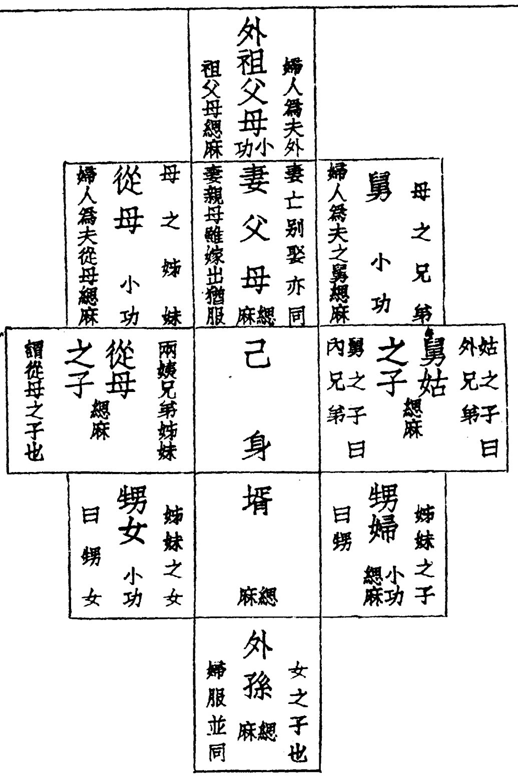
嫁母

謂父亡母再嫁降服杖期母為子乃服不杖期○女子已適人者乃服大功母為女報服○子為父後者不服○前夫之子從己嫁者服不杖期

妻為夫黨服圖



外族母黨妻黨服圖



朝夕哭奠　上食

朝奠。食時上食。如朝奠儀。夕奠。如朝奠儀。哭無時。朔日則於朝奠設饌。有新物則薦之。

弔奠賻

凡弔皆素服。奠用香茶燭酒果。賻用錢帛。具刺通名。入哭奠訖。乃弔而退。

聞喪　奔喪

始聞親喪哭。易服遂行。道中哀至則哭。望其州境其縣境其城其家皆哭。入門詣柩前再拜。再變服就位哭。初變服如初喪。又變服如大小斂。後四日成服。若未得行。則為位不奠。哭如儀。若喪側無子孫。則此中設奠。變服。亦以聞後之第四日。在道至家。皆如上儀。若喪側無子孫。則在道朝夕為位設奠。至家但不變服。若既葬。則先之墓哭拜。未成服者變服於墓。歸家詣靈座前哭拜。四日成服如儀。已成服者亦然。但不變服。齊衰以下。聞喪為位而哭。若奔喪。則至家成服。若不奔喪。則四日成服。

治葬

三月而葬。前期擇地之可葬者。司馬温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五服年月敕。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水形勢。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遂棄捐不葬者。悖禮傷義。無過於此。然孝子之心。慮患深遠。恐淺則為人所抇。深則濕潤速朽。故必求土厚水深之地而葬之。所以不可不擇也。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葬。則如之何。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無。子游曰。有無惡乎齊。夫子曰。有毋過禮。苟無矣。斂手足形。還葬。縣棺而窆。人豈有非之者哉。在禮。未葬不變服。食粥。居廬。寢苫枕塊。蓋閔親之未有所歸。故寢食不安。奈何舍之。出遊食稻衣錦。不知其何以為心哉。世人又有遊宦沒於遠方。子孫火焚其柩。收燼歸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體。故斂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尸。在律猶嚴。況子孫乃悖謬如此。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嬴博之閒。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葬於其地可也。豈不猶愈於焚之哉。

擇日開塋域。祠后土。遂穿壙。作灰隔。

集說朱子曰槨內實以和沙石灰久之灰沙相乳入其堅如石槨外四圍上下一切實以炭末既辟濕氣又截樹根不入蓋炭是死物無情故樹根不入也抱朴子曰炭入地千年不變○又曰法中不許用石槨故此不敢用全石只以數片合成槨底幾不戾法意

刻誌石。造明器。刻木為車馬僕從侍女各執奉養之物象平生而小下帳。謂牀帳茵席椅卓之類亦象平生而小苞。竹掩一以盛遺奠餘脯筲。竹器五以盛五穀罌。甆器三以盛酒醯醢○司馬溫公曰自明器以下俟實土及半乃於其旁穿便房以貯之○案此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聚蟻尤為非便雖不用可也大轝。古者柳車制度甚詳今不能然但從俗為之取其堅牢平穩而已翣。以木為筐如扇而方黼翣畫黼黻翣畫黻畫翣畫雲氣作主。程子曰作主用栗趺方四寸厚寸二分鑿之洞底以受主身身高尺二寸博三寸厚寸二分剡上五分為圓首寸之下勒前為頷而判之四分居前八分居後頷下陷中長六寸廣一寸深四分合之植於趺下齊竅其旁以通中圓徑四分居三寸六分之下距趺面七寸二分以粉塗其前面○案古者虞主用桑將練而後易之以栗今於此用栗主以從簡便或無栗止用木之堅者便

集說程子曰庶母亦當為主但不可入廟子當祀於私室主之制度則一

遷柩　朝祖　奠　賻　陳器　祖奠

發引前一日。因朝奠以遷柩告。古有啓殯之奠今既不塗殯則其禮無所施又不可全無節文故為此禮也奉柩朝于祖。蓋象平生將出必辭尊者也遂遷於廳事。乃代哭。親賓致奠賻。陳器。方相在前役夫為之冠服如道士執戈揚盾四品以上四目為方相以下兩目為魌頭次明器下帳苞筲甖以牀舁之次銘旌去跗執之次靈車以奉魂帛香火次大轝轝旁有翣使人執之日晡時。設祖奠。

遣奠

厥明。遷柩就轝。乃設遣奠。饌如朝奠有脯惟婦人不在祝奉魂帛。升車。焚香。別以箱盛主置帛後

發引

柩行。主人以下男女哭步從。尊長次之。無服之親又次之。賓客又次之。親賓設幄於郭外道旁。駐柩而奠。途中遇哀則哭。

及墓　下棺　祠后土　題木主　成墳

未至。執事者先設靈幄。親賓次。婦人幄。方相至。以戈擊壙四隅明器等至。陳於壙東南北上靈車至。祝奉魂帛就幄座主箱亦置帛後遂設奠而退。柩至。主人男女各就位哭。賓客拜辭而歸。乃窆。主人贈。加灰隔內外蓋。實以灰。乃實土而漸築之。祠后土於墓左。

藏明器等。下誌石。復實以土而堅築之。題主。先題陷中父則曰故某官某公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考某官封謚府君神主其下左旁曰孝子某奉祀母則曰故某封某氏諱某字某第幾神主粉面曰妣某封某氏神主旁亦如之無官封則以生時所稱為號題畢祝奉置靈座而藏魂帛於箱中以置其後炷香斟酒執版出於主人之右跪讀之云孤子某敢昭告於考某官封謚府君形歸窀穸神返室堂神主既成伏惟尊靈舍舊從新是憑是依畢懷之輿復位主人再拜哭盡哀母喪稱哀子

集說問夫在妻之神主宜書何人奉祀朱子曰旁註施於所尊以下則不必書也○高氏曰觀木主之制旁題主祀之名而知宗子之法不可廢也宗子承家主祭有君之道諸子不得而抗焉故禮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宗子為士庶子為大夫則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其祝詞曰孝子某為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居於他國庶子無廟則望墓為壇以祭其祝詞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若宗子死則稱名不稱孝蓋古人重宗如此

祝奉神主升車。魂帛箱在其後執事者徹靈座。遂行。但留子弟一人監視實土以至成墳墳高四尺。立小石碑於其前。亦高四尺。趺高尺許。司馬溫公曰案令式墳碑石獸大小多寡雖各有品數然葬者當為無窮之規後世見此等物安知其中不多藏金玉耶是皆無益於亡者而反有害故令式又有貴得同賤賤不得同貴之文然則不若不用之為愈也

集說司馬氏光曰古人有大勳德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命文士褒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復有銘誌埋之墓中使其人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衆所稱頌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誌始為人知若其不賢也雖以巧言麗詞強加采飾徒取譏笑其誰肯信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在多言然後人知其

賢也。今但刻姓名於墓前，人自知之耳。

反哭

主人以下奉靈車，在塗徐行哭，哀至則哭。至家哭。望門即哭。祝奉神主入置於靈座，祝奉神主入就位櫝之，并出魂帛箱置主後。主人以下哭於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堂。

集說 楊氏復曰：古者反哭於廟，反諸其所作，謂親所行禮之處；反諸其所養，謂親所饋食之處。皆指反哭於廟而言也。先生家禮反哭於廳事，婦人先入哭於堂，又與古異者，後世廟制不立，祠堂狹隘，所謂廳事者，乃祭祀之地，主婦饋食亦在此堂也。

遂詣靈座前哭。有弔者，拜之如初。期九月之喪者，飲酒食肉，不與宴樂。小功以下，大功異居者，可以歸。

虞祭 葬之日日中而虞，或墓遠則但不出是日可也。若去家經宿以上，則初虞於所館行之。鄭氏曰：骨肉歸於土，魂氣則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

主人以下皆沐浴，執事者陳器具饌，祝出神主於座，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祝進饌，初獻，祝辭云：奄及初虞，哀薦祫事。亞獻，終獻，侑食，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祝啓門，主人以下入哭，辭神，祝埋魂帛，罷朝夕奠，遇柔日再虞，祝辭改初虞爲再虞，祫事爲虞事。遇剛日三虞，改再虞爲三虞，虞事爲成事。若墓遠，途中遇剛日，且闕之，須至家乃可行此祭。

卒哭 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故此祭漸用吉禮。

三虞後遇剛日卒哭。前期一日，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皆入哭，降神，主人主婦進饌，初獻，改三虞爲卒哭，哀薦成事，下云：來日隮祔于祖考某官府君。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自是朝夕之閒，哀至不哭，猶朝夕哭。主人兄弟疏食水飲，不食菜果，寢席枕木。

集說 朱子曰：未葬時奠而不祭，但酌酒陳饌再拜。虞始用祭禮，卒哭謂之吉祭。

祔 檀弓曰：殷既練而祔，周卒哭而祔。孔子善殷。注曰：期而神之，人情然。殷禮既亡，其本末不可考，今三虞卒哭皆用周禮次第，則此不得獨從殷禮。

卒哭明日而祔。卒哭之祭既徹，即陳器具饌。

集說 高氏曰：若祔妣，則設祖妣及妣之位，更不設祖考位。若父在而祔妣，則不可遽遷祖妣，宜別立室以藏其主，待考同祔。若考妣同祔，則並設祖考及祖妣之位。〇楊氏復曰：父在祔妣，則父爲主，乃是夫祔妻於祖妣，三年喪畢，未遷，尚祔於祖妣，待父他日三年喪畢，遞遷祖考妣，始考妣同遷也。高氏父在不可遽遷祖妣之說亦是，但別室藏主之說則非也。

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並同卒哭。質明，主人以下哭於靈座前，詣祠堂，奉神主出，置於座，還奉新主入祠堂，置於座，敘立，參神，降神，祝進饌，初獻，先詣祖考妣前，祝版但云：孝子某謹以潔牲柔毛粢盛醴齊，適于某考某官府君，隮祔孫某官，尚饗。皆不哭。內喪則云：於某妣某封某氏，隮祔孫婦某封某氏。次詣亡者前，祝版同，但云：薦祔事於先考某官府君，適於某考某官府君，尚饗。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並同卒哭，但不哭。祝奉主各還故處。

集說 楊氏復曰：司馬禮、家禮並是既祔之後，主復於寢，所謂奉主各還故處也。

小祥 鄭氏云：祥，吉也。

期而小祥，自喪至此，不計閏，凡十三月。古者卜日而祭，今止用初忌，以從簡易。大祥放此。前期一日，主人以下沐浴，陳器具饌，設次，陳練服，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祝出主，主人以下入哭，乃出就次，易服，復入哭，降神，三獻，祝辭云：奄及小祥，薦此常事。侑食，闔門，啓門，辭神，止朝夕哭，惟朔望未除服者會哭。其遭喪以來，親戚之未嘗相見者，相見雖已除服，猶哭盡哀，然後敘拜。始食菜果。

集說 問：妻喪踰期，主祭。朱子曰：此未有考，但司馬氏大小祥祭，已除服者皆與祭，則主祭者雖已除服，亦何害於與祭乎？但不可純用吉服，須如弔服及忌日之服可也。

大祥

再期而大祥，前期一日，沐浴，陳器具饌，皆如小祥。設次，陳禫服，告遷於祠堂，告畢，改題神主，如加贈之儀，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

明行事，皆如小祥之儀。惟祝版改小祥曰大祥，常事曰祥事。畢，祝奉神主入於祠堂。主人以下哭從，至祠堂前哭止。徹靈座，斷杖棄之屏處，奉遷主埋於墓側。始飲酒食肉而復寢。

集說　楊氏復曰：家禮祔與遷皆祥祭一時之事，前期一日，以酒果告訖，改題遞遷而西，虛東一龕以俟新主。厥明祥祭畢，奉神主入於祠堂。又案先生與學者書，則祔與遷是兩項事。既祥而徹几筵，其主且當祔於祖父之廟，俟三年喪畢，祫祭而後遷。蓋世次迭遷，昭穆繼序，其事至重，豈可無祭告禮，但以酒果告，遽行迭遷乎？在禮，喪三年不祭，故橫渠說三年喪畢，祫祭於太廟，因其祭畢還主之時，迭遷神主，用意婉轉。此為得禮，而先生從之。

禫

大祥之後，中月而禫。閒一月也。自喪至此，不計閏，凡二十七月。

集說　司馬氏光曰：士虞禮中月而禫，鄭註云：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案魯人有朝祥而暮歌者，子路笑之，夫子曰：踰月則其善也。檀弓曰：是月禫，徙月樂。三年問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然則所謂中月而禫者，蓋祭在祥月之中也。歷代多從鄭說，今律敕三年之喪皆二十七月而除，不可違也。

前一月下旬卜日。前期一日，沐浴，設位，陳器，具饌。設神位於靈座故處也。厥明行事，皆如大祥之儀。主人以下詣祠堂，祝奉主櫝置於西階卓子上，出主置於座，主人以下皆哭盡哀，三獻不哭。改祝版大祥為禫祭，祥事為禫事，至辭神乃哭盡哀，送神主至祠堂，不哭。

集說　朱子曰：喪三年不祭，但古人居喪衰麻之衣不釋於身，哭泣之聲不絕於口，其出入居處言語飲食皆與平日絕異，故宗廟之祭雖廢而幽明之間兩無憾焉。今人居喪與古人異，卒哭之後遂墨其衰，凡出入居處言語飲食與平日之所為皆不廢也，而獨廢此一事，恐亦有所未安。竊謂欲處此義者，但當自省所以居喪之禮，果能始卒一一合於曲禮，即廢祭無可疑；若他時不免墨衰出入，或其他有所未合者尚多，即卒哭之前不得已準禮且廢，卒哭之後可以略倣左傳杜註之說，遇四時祭日，以衰服特祀於几筵，用墨衰常祀於家廟可也。

祭禮

四時祭

時祭用仲月前旬卜日。

集說　司馬氏光曰：王制大夫士有田則祭，無田則薦。註：祭以首時，薦以仲月。○又曰：孟詵家祭儀用二至二分，然今仕宦者職業既繁，但時至事暇可以祭，則卜筮亦不必亥日及分至也，若不暇卜日，則止依孟儀用分至，於事亦便也。○高氏曰：何休云：有牲曰祭，無牲曰薦，大夫牲用羔，士牲特豚，庶人無常牲，春薦韭，夏薦麥，秋薦黍，冬薦稻，韭以卵，麥以魚，黍以豚，稻以鴈，取其新物相宜，凡庶羞不踰牲，若祭以羊，則不以牛為羞也。今人鮮用牲，惟設庶羞而已。

前期三日齊戒。主人帥眾丈夫致齊於外，主婦帥眾婦女致齊於內，沐浴更衣，飲酒不得至亂，食肉不得茹葷，不弔喪，不聽樂，凡凶穢之事皆不得預。前一日設位陳器。

集說　問：今人不祭高祖，如何？程子曰：高祖自有服，不祭甚非。某家却祭高祖。又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此。○朱子曰：考諸程子之言，則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祖，雖三廟一廟以至祭寢，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最為得祭祀之本意，今以祭法考之，雖未見祭必及高祖之文，然有月祭享嘗之別，則古者祭祀以遠近為疏數，亦可見矣。禮家又言大夫有事省於其君，干祫及其高祖，此則可為立三廟而祭及高祖之驗。○又曰：兄弟異居，廟初不異，只合兄祭而弟與執事，或以物助之為宜，而相去遠者則兄家設主，弟不立主，只於祭時旋設位以紙榜標記逐位，祭畢焚之，如此似亦得禮之變也。

省牲，滌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奉主就位，參神。主人以下敘立，如祠堂之儀。立定再拜，若尊長老疾者休於他所。

集說　陳氏淳曰：廖子晦廣州所刊本，降神在參神之前，不若臨漳傳本降神在參神之後為得之。蓋既奉主於其位，則必拜而肅之，故參神宜居前；至灌則又所以為將獻而饗其神之始也，故降神宜居後。然始祖先祖之祭，只設虛位而無主，則又當先降而後參，亦不容以是為拘。

降神。

集說　問：既奠之酒何以置之？程子曰：古者灌以降神，以茅縮酌，謂求神於陰陽有無之間，故以酒必灌於地。若謂奠酒，則安置在此，今人以澆在地上，甚非也。○朱子曰：酹酒有兩說，一用鬱鬯灌地以降神，則為天子諸侯有之；一是祭酒，蓋古者飲食必祭，今以鬼神自不能祭，故代之祭也。今人雖存其禮，而失其義，不可不知。○楊氏復曰：降神酹酒是盡傾，三獻奠酒不當澆之於地，初獻取高祖妣盞祭之茅上者，代神祭也。禮：祭酒少傾於地。

進饌。初獻。主人升詣高祖位前奉高祖考盤盞東向立執事者西向斟酒於盞主人奉之奠於故處次奉高祖妣盤盞亦如之位前北向立執事者二人奉高祖考妣盤盞立於主人之左右主人跪執事者亦跪主人受高祖考盤盞右手取盞祭之茅上高祖妣盤盞亦如之俛伏興少退立祝取版立於主人之左跪讀主人再拜退詣諸位獻祝如初每逐位讀祝畢即兄弟衆男之不爲亞終獻者以次分詣本位所祔之位酌獻如儀但不讀祝獻畢皆降復位。亞獻。主婦爲之諸婦女奉炙肉及分獻如初獻儀但不讀祝。

集說 朱子曰祭禮主人作初獻未有主婦則弟得爲亞獻○楊氏復曰案亞獻如初儀潮州所刊家禮云惟不祭酒於茅所謂祭酒於茅者爲神祭也古者飲食必祭及祭祖考祭外神亦爲神祭少牢饋食禮主人初獻尸尸祭酒而後哜酒卒爵主婦亞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賓長三獻尸尸祭酒而後卒爵士虞特牲禮亦然以此觀之三獻皆當祭酒於茅潮本蓋或者以意改之

終獻。兄弟之長或長男或親賓爲之衆子弟奉炙肉及分獻如亞獻儀。侑食。主人升執注就斟諸位之酒皆滿主婦升正筯皆北向再拜降。闔門。主人以下皆出祝闔門無門處即降簾可也。啓門。祝聲三噫歆乃啓門主人以下皆入主人主婦奉茶分進於考妣之前祔位使諸子弟婦女進之。受胙。執事者設席於香案前主人就席北面祝詣高祖考前舉酒盤盞詣主人之右主人跪祝亦跪主人受盤盞祭酒啐酒祝取匙并盤抄取諸位之飯各少許奉以詣主人之左嘏於主人主人置酒於席前俛伏興再拜跪受飯嘗之取酒啐飲俛伏興立於東階上祝立於西階上告禮成降復位與在位者皆再拜。辭神。主人以下皆再拜。納主。徹餕。主人監分祭品遣僕歸胙於親友遂設席男女異處執事者以次就位斟酒皆偏長者進跪受飲衆男進揖退立飲長者與衆男皆再拜諸婦女獻女尊長於內如衆男之儀既畢乃就坐薦肉食遂薦米食將罷主人頒胙於外僕主婦頒胙於內執事者偏及微賤其日皆盡受者皆再拜

凡祭主於盡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無。疾則量筋力而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初祖惟繼始祖之宗得祭

冬至祭始祖。前期三日齊戒。前期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集說 問始祖之祭朱子曰古無此伊川先生以義起

先祖

立春祭先祖。程子曰初祖以下高祖以上之祖也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就位。降神。參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徹餕。並如祭初祖儀

禰繼禰之宗以上皆得祭惟支子不祭

季秋祭禰。前一月下旬卜日。前三日齊戒。前一日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盛服。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受胙。辭神。納主。徹餕。並如時祭之儀

集說 朱子曰某家舊時時祭外有冬至立春季秋三祭後以冬至立春二祭似僭覺得不安遂已之季秋依舊祭禰而用某生日祭之適值某生日在季秋

忌日

前一日齊戒。設位陳器具饌。厥明夙興。設蔬果酒饌。質明。主人以下變服。

集說 問忌日何服朱子曰某只著白絹涼衫黲巾

詣祠堂。奉神主出就正寢。參神。降神。進饌。初獻。亞獻。終獻。侑食。闔門。啓門。辭神。納主。徹。並如祭禰之儀是日不飲酒。不食肉。不聽樂。黲巾素服素帶以居。夕寢於外。

墓祭

三月上旬擇日。前一日齊戒。如家祭之儀具饌。厥明灑掃。布席陳饌。參神。降神。初獻。如家祭之儀亞獻。終獻。並以子弟親朋薦之辭神。乃徹。遂祭后土。布席陳饌。降神。參神。三獻。辭神。乃徹而退。

集說 朱子曰祭儀以墓祭節祠爲不可然先正皆言墓祭不害義理○嘗書戒子云比見墓祭土神之禮全然滅裂吾甚懼焉既爲先公託體山林而祀其主者豈可如此今後可與墓前一樣菜果鮓脯飯茶湯各一器以盡吾寧親事神之意勿令其有隆殺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五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六

律呂新書　蔡元定作

朱子曰古樂之亡久矣吾友建陽蔡君元定季通著書兩卷凡若干言雖多出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實無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黃鐘圍徑之數則漢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爲法則淮南太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聲二變之數變律半聲之例則杜氏之通典具焉變宮變徵之不得爲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於先求聲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班雜見於兩漢之制蔡邕之說與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言

律呂本原

黃鐘第一　以漢志斛銘文定

長九寸空圍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爲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圍得九分此章凡言分者皆十分寸之一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爲律本度量衡權於是而受法十一律由是而損益焉

今案黃鐘圍徑當細剖其九方分之面冪以方圓比例求之漢蔡邕晉孟康吳韋昭皆主徑三圍九其術既甚疏而積實太少宋胡瑗主徑三分四釐六毫考其積實又過之惟劉宋祖沖之密率求得徑三分三釐八毫四絲四忽其數爲近但其法以周率二十二四之猶用圓田術三分益一起算故尚有毫忽之差今以密率考得黃鐘之徑三分三釐八毫五絲一忽其周十分零六釐三毫四絲六忽爲定數云

黃鐘之實第二　以淮南子漢前志定其寸分釐毫絲之法以律書生鐘分定

子一　黃鐘之律

丑三　爲絲法

寅九　爲寸數

卯二十七　爲毫法

辰八十一　爲分數

巳二百四十三　爲釐法

午七百二十九　爲釐數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　爲分法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　爲毫數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　爲寸法

戌五萬九千〇〇四十九　爲絲數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黃鐘之實

案黃鐘九寸以三分爲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爲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數在亥酉未巳卯丑六陰辰爲黃鐘寸分釐毫絲之法其寸分釐毫絲之法皆用九數故九絲爲毫九毫爲釐九釐爲分九分爲寸由是三分損益以生十一律焉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爲法而相生之分釐毫絲以九爲法何也曰以十爲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爲法者因三分損益而立也

黃鐘生十一律第三

子一分

一爲九寸

丑三分二

一爲三寸

寅九分八

一爲一寸

卯二十七分十六

三爲一寸　一爲三分
辰八十一分六十四
九爲一寸　一爲一分
巳二百四十三分一百二十八
二十七爲一寸　三爲一分　一爲三釐
午七百二十九分五百一十二
八十一爲一寸　九爲一分　一爲一釐
未二千一百八十七分一千二十四
三百四十三爲一寸　二十七爲一分　三爲一釐　一爲三豪
申六千五百六十一分四千九十六
七百二十九爲一寸　八十一爲一分　九爲一釐　一爲一豪
酉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分八千一百九十二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寸　二百四十三爲一分
二十七爲一釐　三爲一豪　一爲三絲
戌五萬九千四十九分三萬二千七百六十八
六千五百六十一爲一寸　七百二十九爲一分
八十一爲一釐　九爲一豪　一爲一絲
亥一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分六萬五千五百三十六
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爲一寸　二千一百八十七爲一分　二百四十三爲一釐　二十七爲一豪　三爲一絲　一爲三忽

案黃鐘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申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皆黃鐘之全數。其下陰數以倍者。（即算法倍其實。）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即算法四其實。）三分本律而增其一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鐘南呂應鐘三呂。在陰無所增損。其大呂夾鐘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與十二月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第四

子黃鐘十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
全九寸　半無
丑林鐘十一萬八千〇〇九十八
全六寸　半三寸不用
寅太蔟十五萬七千四百六十四
全八寸　半四寸
卯南呂十〇萬四千九百七十六
全五寸三分　半二寸六分不用
辰姑洗十三萬九千九百六十八
全七寸一分　半三寸五分
巳應鐘九萬三千三百一十二
全四寸六分六釐　半二寸三分三釐不用
午蕤賓十二萬四千四百一十六
全六寸二分八釐　半三寸一分四釐
未大呂十六萬五千八百八十八
全八寸三分七釐六豪　半四寸一分八釐三豪
申夷則十一萬〇〇五百九十二
全五寸五分五釐一豪　半二寸七分二釐五豪
酉夾鐘十四萬七千四百五十六

全七寸四分三釐七毫三絲
半三寸六分六釐三毫六絲
戌無射九萬八千三百〇〇四
全四寸八分八釐四毫八絲
半二寸四分四釐二毫四絲
亥仲呂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
全六寸五分八釐三毫四絲六忽餘二算
半三寸二分八釐六毫二絲三忽
案十二律之實約以寸法則黃鐘林鐘太蔟得全寸約以分法則南呂姑洗得全分約以釐法則應鐘蕤賓得全釐約以毫法則大呂夷則得全毫約以絲法則夾鐘無射得全絲至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其數不行此律之所以止於十二也

變律第五

黃鐘十七萬四千七百六十二小分四百八十六
全八寸七分八釐一毫六絲二忽不用
半四寸三分八釐五毫三絲一忽
林鐘十一萬六千五百〇〇八小分三百二十四
全五寸八分二釐四毫一絲一忽三初
半二寸八分五釐六毫五絲六初
太蔟十五萬五千三百四十四小分四百三十二
全七寸八分二毫四絲四忽七初不用
半三寸八分四釐五毫六絲六忽八初
南呂十〇萬三千五百六十三小分四十五
全五寸二分三釐一毫六絲一初六秒
半二寸五分六釐七絲四忽五初三秒
姑洗十三萬八千〇〇八十四小分六十
全七寸一釐二毫二絲二初二秒不用
半三寸四分五釐一毫一絲一初一秒
應鐘九萬二千〇〇五十六小分四十
全四寸六分七釐七毫四絲三忽一初四秒餘算
半二寸三分三釐三毫六絲六忽六秒強不用
案十二律各自爲宮以生五聲二變其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則能具足至蕤賓大呂夷則夾鐘無射仲呂六律則取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之聲少下不和故有變律變律者其聲近正而稍高於正律也然仲呂之實一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以三分之不盡二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律當變者有六故置一而六三之得七百二十九以七百二十九因仲呂之實十三萬一千〇〇七十二爲九千五百五十五萬一千四百八十八以三分損益再生黃鐘林鐘太蔟南呂姑洗應鐘六律又以七百二十九歸之以從十二律之數紀其餘分以爲忽秒然後洪纖高下不相奪倫至應鐘之實六千七百一十〇萬八千八百六十四以三分之又不盡一算數又不可行此變律之所以止於六也變律非正律故不爲宮也

律生五聲圖第六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案黃鐘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爲五聲之本三分損

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數所以止於五也或曰此黃鐘一均五聲之數他律不然曰置本律之實以九九因之三分損益以爲五聲再以本律之實約之則宮固八十一商亦七十二角亦六十四徵亦五十四羽亦四十八矣

變聲第七

變宮聲四十二六小分　變徵聲五十六八小分

案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少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角聲之實六十有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既不可行當有以通之聲之變者二故置一而兩三之得九以九因角聲之實六十有四得五百七十六三分損益再生變徵變宮二聲以九歸之以從五聲之數存其餘數以爲強弱至變徵之數五百一十二以三分之又不盡二算其數又不行此變聲所以止於二也變宮變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繆又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爲調也

八十四聲圖第八 正律墨書 變律朱書 半聲朱書 半聲墨書

十一月	黃鐘宮						
六月	林鐘宮	黃鐘徵					
正月	太蔟宮	林鐘徵	黃鐘商				
八月	南呂宮	太蔟徵	林鐘商	黃鐘羽			
三月	姑洗宮	南呂徵	太蔟商	林鐘羽	黃鐘角		
十月	應鐘宮	姑洗徵	南呂商	太蔟羽	林鐘角	黃鐘變宮	
五月	蕤賓宮	應鐘徵	姑洗商	南呂羽	太蔟角	林鐘變宮	黃鐘變徵
十二月	大呂宮	蕤賓徵	應鐘商	姑洗羽	南呂角	太蔟變宮	林鐘變徵
七月	夷則宮	大呂徵	蕤賓商	應鐘羽	姑洗角	南呂變宮	太蔟變徵
二月	夾鐘宮	夷則徵	大呂商	蕤賓羽	應鐘角	姑洗變宮	南呂變徵
九月	無射宮	夾鐘徵	夷則商	大呂羽	蕤賓角	應鐘變宮	姑洗變徵
四月	仲呂宮	無射徵	夾鐘商	夷則羽	大呂角	蕤賓變宮	應鐘變徵
	黃鐘變	仲呂徵	無射商	夾鐘羽	夷則角	大呂變宮	蕤賓變徵
	林鐘變		仲呂商	無射羽	夾鐘角	夷則變宮	大呂變徵
	太蔟變			仲呂羽	無射角	夾鐘變宮	夷則變徵
	南呂變				仲呂角	無射變宮	夾鐘變徵
	姑洗變					仲呂變宮	無射變徵
	應鐘變						仲呂變徵

案律呂之數往而不返故黃鐘不復爲他律役所用七聲皆正律無空積忽微自林鐘而下則有半聲大呂太蔟一半聲夾鐘姑洗二半聲蕤賓林鐘四半聲夷則南呂五半聲無射應鐘六半聲仲呂爲十二律之窮三十半聲自蕤賓而下則有變律蕤賓一變律大呂二變律夷則三變律夾鐘四變律無射五變律仲呂六變律皆有空積忽微不得其正故黃鐘獨爲聲氣之元雖十二律八十四聲皆黃鐘所生然黃鐘一均所謂純粹中之純粹者也八十四聲正律六十三變律二十一六十三者九七之數也二十一者三七之數也

今案此圖當斜觀之自黃鐘宮以至黃鐘變徵仲呂宮以至仲呂變徵每隔一行低一位即是其相生之聲也凡言宮商角徵羽者有聲有調此圖則其聲也後圖則其調也聲者以律之長短高下別

五聲隨每字每聲而名之者也。調者，以其律之起聲收聲分五調，統一曲七聲而名之者也。知聲之與調之分，則知樂之所謂條理矣。

六十調圖第九

以周禮淮南子禮記鄭氏註孔氏正義定。

	宮	商	角	變徵	徵	羽	變宮
黃鐘宮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商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仲 半	林 半變	南 半變
夷則角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夾 半	仲 半	林 半變
仲呂徵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羽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大呂宮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應鐘商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南呂角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蕤賓徵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羽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太蔟宮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黃鐘商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角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仲 半	林 半變	南 半變
林鐘徵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羽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宮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大呂商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應鐘角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夷則徵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夾 半	仲 半	林 半變
蕤賓羽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宮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太蔟商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黃鐘角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南呂徵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林鐘羽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宮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商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大呂角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無射徵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仲 半	林 半變	南 半變
夷則羽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夾 半	仲 半	林 半變
蕤賓宮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商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太蔟角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應鐘徵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南呂羽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林鐘宮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商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夾鐘角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黃鐘徵	黃 正	太 正	姑 正	蕤 正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無射羽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仲 半	林 半變	南 半變
夷則宮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太 半變	夾 半	仲 半	林 半變
蕤賓商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姑洗角	姑 正	蕤 正	夷 正	無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大呂徵	大 正	夾 正	仲 正	林 變	夷 正	無 正	黃 半變
應鐘羽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仲 半	蕤 半	夷 半	無 半
南呂宮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夾 半	姑 半	蕤 半	夷 半
林鐘商	林 正	南 正	應 正	大 半	太 半	姑 半	蕤 半
仲呂角	仲 正	林 變	南 變	應 變	黃 半變	太 半變	姑 半變

太蔟徵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黃鐘羽	黃正	太正	姑正	蕤正	林正	南正	應正
無射宮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姑變半	仲半	林變半	南變半
夷則商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夾半	仲半	林變半
蕤賓角	蕤正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大半	夾半	仲半
夾鐘徵	夾正	仲正	林變	南變	無正	黃變半	太變半
大呂羽	大正	夾正	仲正	林半	夷正	無正	黃變半
應鐘宮	應正	大半	夾半	仲半	蕤半	夷半	無半
南呂商	南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姑半	蕤半	夷半
林鐘角	林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太半	姑半	蕤半
姑先徵	姑正	蕤正	夷正	無正	應正	大半	夾半
太蔟羽	太正	姑正	蕤正	夷正	南正	應正	大半

案十二律旋相爲宮各有七聲合八十四聲宮聲十二商聲十二角聲十二徵聲十二羽聲十二凡六十聲爲六十調其變宮十二在羽聲之後宮聲之前變徵十二在角聲之後徵聲之前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凡二十四聲不可爲調黃鐘宮至夾鐘羽並用黃鐘起調黃鐘畢曲大呂宮至姑洗羽並用大呂起調大呂畢曲太蔟宮至仲呂羽並用太蔟起調太蔟畢曲夾鐘宮至蕤賓羽並用夾鐘起調夾鐘畢曲姑洗宮至林鐘羽並用姑洗起調姑洗畢曲仲呂宮至夷則羽並用仲呂起調仲呂畢曲蕤賓宮至南呂羽並用蕤賓起調蕤賓畢曲林鐘宮至無射羽並用林鐘起調林鐘畢曲夷則宮至應鐘羽並用夷則起調夷則畢曲南呂宮至黃鐘羽並用南呂起調南呂畢曲無射宮至大呂羽並用無射起調無射畢曲應鐘宮至太蔟羽並用應鐘起調應鐘畢曲是爲六十調六十調即十二律也十二律即一黃鐘也黃鐘生十二律十二律生五聲二變五聲各爲綱紀以成六十調六十調皆黃鐘損益之變也

今案此圖每行雖全列七聲然取以名調者止一聲耳如首行黃鐘居宮位故以黃鐘宮名調也次行黃鐘居商位故以無射商名調以後各行可推而知所謂起調者曲之起聲一字也所謂畢曲者曲之收聲一字也自第一調至第五調皆以黃鐘之律起聲收聲其餘中閒之聲則雜用本行中七律也其餘各調莫不皆然

候氣第十

候氣之法爲室三重戶閉塗釁必周密布緹縵室中以木爲案每律各一案內卑外高從其方位加律其上以葭灰實其端覆以緹素案曆而候之氣至則吹灰動素小動爲和氣大動爲君弱臣強專政之應不動爲君嚴猛之應

案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益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已至巳而後窮上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於上者亦未已至亥而後窮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爲尤強在呂爲少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爲尤弱在呂爲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豪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飛灰聲之所以中律也

集說彭氏絲曰西山蔡氏所述禮記月令章句蔡邕說也十二月各當其辰斜埋地下入地處庳出地處高故云內庳外高

審度第十一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鐘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九十枚度之。一爲一分。凡黍實於管中。則十三黍三分黍之一而滿一分。積九十分。則千有二百黍矣。故此九十黍之數。與下章千二百黍之數。其實一也。十分爲寸。十寸爲尺。十尺爲丈。十丈爲引。

嘉量第十二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鐘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以井水準其槪。以度數審其容。一龠積八百一十分。合龠爲合。兩龠也。積一千六百二十分。十合爲升。十升爲斗。十斗爲斛。

謹權衡第十三

權衡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鐘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爲一兩。兩龠也。十六兩爲斤。三十斤爲鈞。四鈞爲石。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六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學類一

小學

程子曰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慮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人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月銷鑠更有甚天理○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止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理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古人都從小學中學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其長也便止理會窮理致知功夫而今自小已失補填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就切身處理會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問大學與小學不是截然爲二小學是學其事大學是窮其理以盡其事否曰只是一事小學是學事親學事長大學是就上面委曲詳究其所以事親是如何所以事長是如何古人於小學存養已熟根基已深厚到大學只就上面點化出精彩如今全失了小學功夫只得教人以敬爲主收斂身心却方可下功夫或云敬當不得小學某看來小學却未當得敬敬是徹上徹下功夫雖作到聖人田地也放下敬不得○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問女子亦當有教自孝經之外如論語止取其面前明白者教之如何曰亦可如曹大家女戒温公家範亦好○作小學題辭云元亨利貞天道之常仁義禮智人性之綱凡此厥初無有不善藹然四端隨感而見愛親敬兄忠君弟長是曰秉彝有順無強惟聖性者浩浩其天不加毫末萬善足焉衆人蚩蚩物欲交蔽乃頽其綱安此暴棄惟聖斯惻建學立師以培其根以達其支小學之方灑掃應對入孝出恭動罔或悖行有餘力誦詩讀書詠歌舞蹈思罔或逾窮理脩身斯學之大明命赫然罔有內外德崇業廣乃復其初昔非不足今豈有餘世遠人亡經殘教弛蒙養弗端長益浮靡鄉無善俗世乏良材利欲紛拏異言喧豗幸茲秉彝極天罔墜爰輯舊聞庶覺來裔嗟嗟小子敬受此書匪我言耄惟聖之謨

問教小兒以何爲先呂氏祖謙曰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真氏德秀曰小學之書先載胎教之法而後以內則

之文繼之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姙子寢不側坐不邊立不蹕不食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過人矣此言姙子之時必慎所感感於善則善感於惡則惡也合列女傳與內則二篇觀之則小學之教略備矣

吳氏澄曰古之教者子能食而教之食子能言而教之言欲其有別也而教之以異處欲其有讓也而教之以後長因其良知良能而導之而未及乎讀誦也教之數教之方教之日與夫學書計學幼儀則既辯名物矣而亦非事夫讀誦也弟子之職曰孝曰弟曰謹曰信曰愛曰親行之有餘力而後學文今世童子甫能言不過教以讀誦而已其視古人之教何如也然古人豈廢讀誦哉戴氏記拾曲禮遺經句三言或四言管氏書載弟子職一篇句四言或五言六言皆韻語句短而音諧蓋取其讀誦之易而便於童習也古書闕而教法泯俗閒教子率以周興嗣千文李瀚蒙求開其先讀誦雖易而竟何所用

總論爲學之方

伊川程子始遊太學試顏子所好何學論論云聖人之門其徒三千獨稱顏子爲好學夫詩書六藝三千子非不習而通也然則顏子所獨好者何學也學以至聖人之道也聖人可學而至與曰然學之道如何曰天地儲精得五行之秀者爲人其本也真而靜（朱子解云真爲本體靜爲未感下文所謂未發卽靜之謂也所謂五性卽眞之謂也）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曰仁義禮智信（然則仁義禮智信乃所謂未發之蘊而性之真也與）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矣其中動而七情出焉曰喜怒哀樂愛惡欲情既熾而益蕩其性鑿矣是故覺者約其情使合於中正其心養其性故曰性其情愚者則不知制之縱其情而至於邪僻梏其性而亡之故曰情其性凡學之道正其心養其性而已中正而誠則聖矣君子之學必先明諸心知所往然後力行以求至所謂自明而誠也故學必盡其心盡其心則知其性知其性反而誠之聖人也故洪範曰思曰睿睿作聖誠之之道在乎信道篤信道篤則行之果行之果則守之固仁義忠信不離乎心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出處語默必於是久而弗失則居之安動容周旋中禮而邪僻之心無自生矣故顏子所事則曰非禮勿視非禮勿聽非禮勿言非禮勿動仲尼稱之則曰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又曰不遷怒不貳過有不善未嘗不知知之未嘗復行也此其好之篤學之之道也視聽言動皆禮矣所異於聖人者蓋聖人則不思而得不勉而中從容中道顏子則必思而後得必勉而後中故曰顏子之與聖人相去一息孟子曰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而不可知之謂神顏子之德可謂充實而有光輝矣所未至者守之也非化之也以其好學之心假之以年則不日而化矣所謂化之者入於神而自然不思而得不勉而中之謂也孔子曰七十而從心所欲不踰矩是也或

曰聖人生而知之者也今謂可學而至其有稽乎曰然孟子曰堯舜性之也湯武反之也性之者生而知之者也反之者學而知之者也又曰孔子則生而知也孟子則學而知也後人不達以謂聖本生知非學可至而爲學之道遂失不求諸己而求諸外以博聞强記巧文麗詞爲工榮華其言鮮有至於道者則今之學與顏子所好異矣◯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明道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靜亦定無將迎無内外苟以外物爲外牽己而從之是以己性爲有内外也且以性爲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爲在内是有意於絶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内外也既以内外爲二本則又烏可遽語定哉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學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易曰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滅於東而生於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端無窮不可得而除也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爲爲應迹用智則不能以明覺爲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無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智者爲其鑿也與其非外而是内不若内外之兩忘也兩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哉烏得以從外者爲非而更求在内者爲是也今以自私用智之喜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爲何如哉夫人之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爲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亦可以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朱子解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得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内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爲天地聖人之所以爲聖人不以其定乎君子之所以學亦以求定而已矣故廓然而大公者仁之所以爲體也物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爲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爲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私以賊夫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爲心而反求照於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艮其背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内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不是内而非外也不是内而非外則大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爲累哉聖人之喜怒大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自私而用智人欲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順二者所以自反而去蔽之方也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强探力取之意多涵泳完養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案】學者所以復其性也離乎性以言學非聖賢之學也二程好學論定性書二篇備言此意太極西銘而外此二篇者乃傳道之微言故取以冠爲學之首

◯學者不必遠求近取諸身只明人理敬而已矣便是約處易之乾卦言聖人之學坤卦言賢人之學惟言敬以直内義以方外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止如是更無別途穿鑿繫累自非道理故有道有理天人一也更不分別浩然之氣乃吾氣也養而不害則塞乎天地一爲私心所蔽則欲然而餒却甚小也思無邪無不敬只此二句循而行之安得有差有差者皆由不敬不正也【案】繫累則不能廓然大公無敬以直内之故也穿鑿則不能物來順應無義以方外之故也始言敬

後言無不敬，皆敬之事。始言明理，後言思無邪，皆義之事。此條即定性書之意，而直指出敬義兩字，尤使學者知所用力之方。故以相附。

○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敬義夾持，直上達天德自此。○人心惟危，人欲也；道心惟微，天理也。惟精惟一，所以至之；允執厥中，所以行之。○今之學者有三弊：溺於文辭，牽於詁訓，惑於異端。苟無是三者，則必求歸於聖人之道矣。○根本須是先培壅，然後可立趨向也。趨向既正，所造有淺深，則由勉與不勉也。○學者須是務實，不要近名。有意近名，則大本已失，更學何事？爲名而學，則是僞也。今之學者，大抵爲名。爲名與爲利，清濁雖不同，然其利心則一也。○螟蛉螺蠃，本非同類，爲其氣同，故祝則肖之。又況人與聖人同類者？大抵須是自強不息，將來涵養成就到聖人田地，自然氣貌改變。○始於致知，智之事也；行所知而極其至，聖之事也。

張子曰：慕學之始，猶聞都會紛華盛麗，未見其美，而知其有美不疑，步步進則漸到，畫則自棄也。觀書解大義，非聞也，必以了悟爲聞。人之好強者，以其所知少也，所知多則不自強滿。學然後知不足，有若無，實若虛，此顏子之所以進也。○爲學大益，在自能變化氣質，不爾卒無所發明，不得見聖人之奧。○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既知所立，惡講治之不精。講治致思，莫非術內，雖勤而何厭？所以急於可欲者，求立吾心於不疑之地，然後若決江河以利吾往。遜此志，務時敏，厥脩乃來，故雖仲尼之才之美，然且敏以求之。今持不逮之資，而欲徐徐以聽其自適，非所聞也。○吾學既得於心，則脩其辭命，辭無差，然後斷事，斷事無失，吾乃沛然。精義入神者，豫而已矣。○學者大不宜志小氣輕。志小則易足，易足則無由進；氣輕則虛而爲盈，約而爲泰，亡而爲有，以未知爲已知，未學爲已學。人有恥於就問，便謂我勝於人，病在不知求是爲心。故學者當毋我。○爲天地立心，爲生民立道，一作命。爲去聖繼絶學，爲萬世開太平。

楊氏時曰：爲己之學，猶飢渴之於飲食，非有悅乎外也，以爲弗飲弗食則飢渴之病必至於致死。人而不學，則失其本心，不足以爲人，其病蓋無異於飢渴者。此固學之不可已也。然古之善學者，必先知所止，知所止，然後可以漸進。伥伥然莫知所之，而欲望聖賢之域，多見其難矣。

胡氏宏曰：立志以端其本，居敬以持其志。志立乎萬物之表，敬行乎事物之內，而後義可精。

朱子曰：成己方能成物，成物在成己之中。須是如此推出，方能合義理。聖賢千言萬語，教人且從近處作去。若有大處開拓不去，即是於小處不曾盡心。中庸說細處，只是謹獨謹言謹行；大處是武王周公達孝，經綸天下，小者便是大者之驗。須是要謹行謹言，從細處作起，方能充得如此大。○學者只是不爲己，故日間此心安頓在義理上時少，安頓在閒事上時多，於義理卻生，於閒事卻熟。○若不見得入頭處，緊也不可，慢也不得。識得路頭，須是

莫斷若斷了便不成待得再新整頓起來費多少力如雞抱卵看來抱得有甚煖氣只被他常常抱得成若把湯去湯便死若抱纔住便冷○爲學須覺今是而昨非日改月化便是長進○或問東萊謂變化氣質方可言學曰此意甚善但如鄙意則以爲學乃能變化氣質耳若不讀書窮理主敬存心而徒切切計較於昨非今是之閒恐亦勞而無補也○凡人便是生知之資也須下困學勉行底功夫方得○嚴立功程寬著意思久之自當有味不可求欲速之功○易曰學以聚之問以辨之寬以居之仁以行之語曰執德不弘信道不篤焉能爲有焉能爲亡學問之後斷以寬居信道篤而又欲執德弘者人之爲心不可迫促也人心須令著得一善又著一善善之來無窮而吾心受之有餘地方好若只著得一善第二般來又未便容得如此無緣心廣而道積也○學問須嚴密理會銖分毫析又曰愈細密愈廣大愈謹確愈高明○日用之閒隨時隨處提撕此心勿令放逸而於其中隨事觀理講求思索沈潛反覆庶於聖賢之教漸有默相契處則自然見得天道性命真不外乎此身而吾之所謂學者舍是無有別用力處○窮理涵養要當並進蓋非稍有所知無以致涵養之功非深有所存無以盡義理之奧正當交相爲用而各致其功耳○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於讀書讀書之法莫貴於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夫天下之事莫不有理有以窮之則自君臣之大以至事物之微莫不知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而無纖芥之疑善則從之惡則去之而無毫髮之累此爲學所以莫先於窮理也至論天下之理則要妙精微各有攸當亙古亙今不可移易唯古之聖人爲能盡之而其所行所言無不可爲天下後世法順之者爲君子而吉背之者爲小人而凶其粲然之迹必然之效蓋莫不具於經訓史冊之中欲窮天下之理而不即是而求之則是正牆面而立爾此窮理之所以必在乎讀書也若夫讀書則其不好之者固怠忽閒斷而無成好之者又不免乎貪多而務廣雖復終日勤勞不得休息而意緒匆匆常若有所奔趨迫逐而無從容涵泳之樂是又安能深信自得常久不厭哉誠能鑒此而反之則心潛於一久而不移自然漸漬浹洽心與理會而善之爲勸者深惡之爲戒者切矣此循序致精所以爲讀書之法也若夫致精之本則在於心而心之爲物至虛至靈神妙不測一不自覺而馳騖飛揚以徇物欲於軀殼之外雖其俯仰顧盼之閒蓋已不覺其身之所在而況能反覆聖言參考事物以求義理至當之歸乎誠能嚴恭寅畏常存此心使其終日儼然不爲物欲之所侵亂則以之讀書以之觀理將無所往而不通以之應事以之接物將無所處而不當矣此居敬持志所以爲讀書之本也○橫渠未能立心惡思多之致疑此說甚好便見有次第處若是思慮紛然趨向未定未有箇主宰如何講學○涵

養致知力行三者便是以涵養爲首致知次之力行又次之不涵養則無主宰既涵養又須致知既致知又須力行亦須一時並了非謂今日涵養明日致知後日力行也要當皆以敬爲本敬只是提起此心莫教放散則心便自明就此便窮理格物見得當如此便是不當如此便不是既見了便行將去今且將大學來讀便見爲學次第

案敬即涵養蓋上文分言三事而歸之於敬涵養須用敬也非三事之外又有所謂敬

◯遷善改過是脩德中緊要事如通書中云君子乾乾不息於誠便是脩德底事下面便接說遷善改過意正相類◯答吳晦叔書曰夫泛論知行之理若就一事之中而觀之則知之爲先行之爲後無可疑者然合夫知之淺深行之大小而言則非有以先成乎其小將何以馴致乎其大者哉蓋古人之教自其孩提而教之以孝弟誠敬之實及其少長而博之以詩書禮樂之文皆所以使之即夫一事一物之間各有以知其義理之所在而致涵養踐履之功也及其十五成童學於大學則其灑掃應對之閒禮樂射御之際所以涵養踐履之者略已小成矣於是不離乎此而教之格物以致其知焉致知云者因其所以知者推而致之以及其所未知者而極其至也是必至於舉天地萬物之理而一以貫之然後爲知之至而所謂誠意正心脩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至是而無所不盡其道焉今就其一事之中而論之則先知後行固各有其序矣誠欲因夫小學之成以進夫大學之始則非涵養踐履之有素亦豈能居然以雜亂紛糾之心而格物以致其知哉故大學之書雖以格物致知爲用力之始然非謂初不涵養踐履而直從事於此也又非謂物未格知未至則意可以不誠心可以不正身可以不脩家可以不齊也但以爲必知之至然後所以治己治人者始有以盡其道耳若曰必俟知至而後可行則夫事親從兄承上接下乃人生之所不能一日廢者豈可謂吾知未至而暫輟以俟其至而後行哉◯涵養致知亦何所始但學者須自截從一處作去程子謂學莫先於致知是知在先又曰未有致知而不在敬者則敬又在先從此推去只管如此◯致知敬克己此三事以一家譬之敬是守門戶之人克己則是拒盜致知是去推察自家與外來底事伊川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不言克己蓋敬勝百邪便自有克如誠則便不消言閑邪之意猶善守門戶則與拒盜便是一等事不消更言別有拒盜底若以涵養對克己言之涵養則譬如將息克己則譬如服藥去病蓋將息不到然後服藥將息到則自無病何須服藥能純於敬則自無邪僻何用克己若有邪僻只是敬心不純只可責敬故敬則無己可克乃敬之效若初學則須是功夫都到無所不用其極◯平日功夫須是作到極時四邊皆黑無路可入方是有長進處大疑則可大進若自覺有長進便道我已到了是未足以爲大進也顏子仰高鑽堅瞻前忽後及至雖欲從之末由也已直是無

去處了至此可以語進矣

張氏栻曰學者潛心孔孟必得其門而入愚以爲莫先於義利之辨蓋聖學無所爲而然也無所爲而然者命之所以不已性之所以不偏而教之所以無窮也凡有所爲而然者皆人欲之私而非天理之所存此義利之分也自未嘗省察者言之終日之閒鮮不爲利矣非特名位貨殖而後爲利也斯須之頃意之所向一涉於有所爲雖有深淺之不同而其徇己自私則一而已如孟子所爲內交要譽惡其聲之類是也是心日滋則善端遏塞欲邇聖賢之門牆以求自得豈非却行以求及前人乎使談高說妙不過渺茫臆度譬猶無根之木無本之水其何益乎學者當立志以爲先持敬以爲本而精察於動靜之閒豪釐之差審其爲霄壤之判則有以用吾力矣學然後知不足平時未覺吾利欲之多也灼然有見於義利之辨將日救過不暇由是而不舍則趣益深理益明而不可已也孔子曰古之學者爲己今之學者爲人爲人者無適而非利爲己者無適而非義嗟乎義利之辨大矣豈特學者治己之所當先施之天下國家一也王者所以建立邦本垂裕無疆以義故也而霸者所以陷溺人心貽毒後世以利故也孟子當戰國横流之時發揮天理遏止人欲深切著明撥亂反正之大綱也

呂氏祖謙曰靜多於動踐履多於發明涵養多於講說讀經多於讀史功夫至此然後可久可大

陳氏淳曰道之浩浩何處下手聖門用功節目其大要不過曰致知力行而已致其知者所以明萬理於心而使之無所疑也力其行者所以復萬善於己而使之無不備也知不致則真是真非無以辨其行將何所適從行不力則所知徒爲空言而盛德至善竟何有於我哉此大學明明德之功必以格物致知爲先而誠意正心脩身繼其後中庸擇善固執之目必自夫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無他說也然二者亦非截然判爲二事猶之行者目視足履動輒相應蓋亦交進而互相發也其所以爲致知力行之地者必以敬爲主敬者所以提撕警省此心使之惺惺乃心之生道而聖學所以貫動靜徹終始之功也能敬則中有涵養而大本清明由是而致知則心與理相涵由是而力行則身與事相安而不復有扞格之病矣雖然人性均善而鮮有能從事於斯者一則病於安常習故而不能奮然立志以求自拔二則病於偏執私主而不能豁然虛心以求實見也蓋必如孟子以舜爲法於天下而我猶未免爲鄉人者爲憂然後爲能立志必如顏子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若無實若虛然後爲能虛心既能立志而不肯自棄又能虛心而不敢自是然後聖門用功節目循序而進日有惟新之益矣

真氏德秀曰學問之道有三曰省察也克治也存養也是三者不容以一闕也夫學者之治心猶其治疾然省察焉者視脈而知疾也克治焉者用藥以

去疾也而存養者則又調燮愛護以杜未形之疾者也

許氏衡曰凡求益之道在於能受盡言或議論經旨有見不到或撰文字有所未工以至凡在己者或有未善人能爲我盡言之我則致恭盡禮虛心而納之果有可從則終身服膺而不失其或不可從則退而自省也

立志

程子曰孝其所當孝弟其所當弟自是而推之是亦聖人而已矣○學者爲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博弈小數不專心致志猶不可得況學道而悠忽安可得也仲尼言吾嘗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又曰朝聞道夕死可矣不知聖人有甚事來迫切如此文意不難會須是求其所以如此何故始得

張子曰有志於學者不論氣之美惡只看志如何匹夫不可奪志也惟患學者不能堅勇

謝氏良佐曰人須先立志志立則有根本譬如樹木須先有根本然後培養能成合抱之木

朱子曰學者大要立志所謂志者不是將意氣去蓋他人只是直截要學堯舜孟子道性善言必稱堯舜此是真實道理世子自楚反復見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下文引成覸顏子公明儀所言便見得人人皆可爲也學者立志須教勇猛自當有進志不足以有爲此學者之大病○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而今人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復作此等人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字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功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爲學雖有階漸然合下立志亦須略見義理大概規模於自己方寸間若有惕然愧懼奮然勇決之志然後可以加之討論玩索之功存養省察之力而期於有得夫子所謂志學所謂發憤正謂此也若但悠悠泛泛無發端下手處則恐所謂莊敬持養必有事焉者亦且若存若亡徒勞把捉而無精明的確親切至到之效也○今之爲學須是求復其初求全天之所以與我者始得若要全天之所以與我者便須以聖賢爲標準直作到聖賢地位方是全得本來之物而不失如此則功夫自然勇猛自然接續若無求復其初之志無必爲聖賢之心只見因循荒廢○問爲學功夫以何爲先曰亦不過如前所說專在人自立志既知這道理辦得堅固心一味向前何患不進只患立志不堅只聽人言語看人文字終是無得於己

陸氏九淵白鹿洞講義云子曰君子喻於義小人喻於利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喻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喻於義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

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舉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場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鄉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使之者哉從事其間更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胸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供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學者且當大綱思省平時雖號爲士人雖讀聖賢書其實何曾篤志於聖賢事業往往從俗浮沈與時俯仰徇情縱欲汨沒而不能以自振日月逾邁而有泯然與草木俱腐之恥到此能有愧懼大決其志乃求涵養磨礪之方若有事役未得讀書未得親師亦可隨處自家用力檢點見善則遷有過則改所謂心誠求之不中不遠若事役有暇便可親書冊無不有益者

存養

程子曰學在知其所有又養其所有○不知性善不可以言學知性之善而以忠信爲本是曰先立乎其大者也○惟靜者可以爲學○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今人操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無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要息思慮便是不息思慮○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則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矣○學者先務固在心志有謂欲屏去聞見知思則是絕聖棄智有欲屏去思慮則是須坐禪入定如明鑑在此萬物畢照是鑑之常難爲使之不照人心不能不交萬物亦難爲使之不思慮若欲免此惟是心有主如何爲主敬而已矣有主則虛虛謂邪不能入無主則實實謂物來奪之今夫瓶罌有水實內則雖江海之浸無所能入安得不虛無水於內則停注之水不可勝注安得不實大凡人心不可二用用於一事則他事更不能入者事爲之主也事爲之主尚無思慮紛擾之患若主於敬又焉有此患乎所謂敬者主一之謂敬所謂一者無適之謂一且欲涵泳主一之義一則無二三矣言敬無如聖人之言易所謂敬以直內義以方外須是直內乃是主一之義○敬而無失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敬不可謂中但敬而無失卽所以爲中也○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主一則既不之東又不之西如此則只是中既不之此又不之彼如此則只是內存此則自然天理明○誠然後能敬未及誠時却須敬而後能誠○問敬還用意否曰其始安得不用意若能不用意却是都無

事了又問敬莫是靜否曰纔說靜便入於釋氏之說也不用靜字只用敬字纔說著靜字便是忘也孟子曰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長也必有事焉便是心勿忘勿正便是勿助長○問每常遇事即能知操存之意無事時如何存養得熟曰古之人耳之於樂目之於禮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動息皆有所養今皆廢此獨有理義之養心耳但存此涵養意久則自熟矣敬以直內是涵養意言不莊不敬則鄙詐之心生矣貌不莊不敬則怠慢之心生矣○或謂張繹曰吾至於閑靜之地則洒然心悅吾疑其未善也繹以告程子程子曰然社稷宗廟之中不期敬而自敬是平居未嘗敬也使平居無不敬則社稷宗廟之中何敬之改脩乎然則以靜為悅者必以動為厭方其靜時所以能悅靜之心又安在哉

張子曰正心之始當以己心為嚴師凡所動作則知所懼如此一二年間守得牢固則自然心正矣○心清時常少亂時常多其清時即視聽聰明四體不待羈束而自然恭謹其亂時反是如此者何也蓋用心未熟客慮多而常心少也習俗之心未去而實心未全也有時而失者只為心生若熟後自不然心不可勞當存其大者存之熟後小者可略○靜有言得大處有小處如仁者靜大也靜而能慮則小也始學者要靜以入德至成德亦只是靜

謝氏良佐曰敬是常惺惺法○問敬之貌如何曰於儼若思時可見問學為敬不免有矜持如何曰矜持過當却不是尋常作事用心過當便有失要在勿忘勿助長之閒耳○或問正其衣冠端坐儼然自有一般氣象某嘗行之果如其說此是敬否曰不如就事上尋便更分明事思敬居處恭執事敬若只是靜坐時有之却只是坐如尸也○近道莫如靜齋戒以神明其德天下之至靜也

祁寬問如何是主一尹氏焞曰敬有甚形影只收斂身心便是主一且如人到神祠中致敬時其心收斂更著不得豪髮事非主一而何

李氏侗答朱子書曰某曩時從羅先生學問終日相對靜坐只說文字未嘗及一雜語先生極好靜坐某時未有知退入室中亦只靜坐而已先生令靜中看喜怒哀樂未發之謂中未發時作何氣象此意不惟於進學有力兼亦是養心之要○學問之道不在多言但默坐澄心體認天理若真有所見雖一豪私欲之發亦退聽矣久久用力於此庶幾漸明講學始有力耳

朱子曰自古聖賢皆以心地為本○古人言志帥心君須心有主張始得○堯是初頭出治第一箇聖人尚書堯典是第一篇典籍說堯之德都未下別字欽是第一箇字如今看聖賢千言萬語大事小事莫不本於敬收拾得自家精神在此方看得道理盡看道理不盡只是不曾專一○學者須是培養今不作培養功夫如何窮得理程子言動容貌整思慮則自然生敬敬只是主一也存此則自然天理明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一則自是無非

僻之干此意但涵養久之則天理自然明今不曾作得此功夫胸中膠擾駁雜如何窮得理◯學者須於主一上作功夫若無主一功夫則所講底義理無安著處若有主一功夫則許多義理方始為我有功夫到時纔主一便覺意思好卓然精明作功夫固不免有散緩時但纔覺便收斂將來但得收斂時節多散緩之時少便是長進處◯古人直自小學中涵養成就所以大學之道只從格物作起今人從前無此功夫但見大學以格物為先便欲只以思慮知識求之更不於操存處用力縱使窺測得十分亦無實地可據大抵敬字徹上徹下之意格物致知乃其閒節次進步處耳◯程先生所以有功於後學者最是敬之一字有力人之心性敬則常存不敬則不存◯問敬者德之聚曰敬則德聚不敬則德散◯問心要在腔子裏若慮事應物時心當如何曰思慮應接亦不可廢但身在此則心合在此◯問靜中常用存養曰說得有病一動一靜無時不養◯或問閑邪主一如何曰主一似持其志閑邪似無暴其氣閑邪只是要邪氣不得入主一則守之於內內外交相養之道也◯問學者於已發處用功此却不枉費心力曰存養於未發之前則可求中於未發之前則不可然則未發之前固有平日存養之功矣不必須待已發然後用功也◯問未發時當以理義涵養曰未發時著理義不得纔知有理有義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理義之原未有義理條件只是一箇主宰嚴肅

便有涵養功夫◯問謝氏常惺惺之說佛氏亦有此語曰其喚醒此心則同而其為道則異吾儒喚醒此心欲他照管許多道理佛氏則空喚醒在此無所作為其異處在此◯問涵養於未發之初令不善之端旋消則易為力若發後則難制曰聖賢之論正要就發處制惟子思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孔孟教人多從發處說未發時固當涵養不成發後便都不管◯敬不是萬慮休置之謂只要隨事專一謹畏不放逸耳非專是閉目靜坐耳無聞目無見不接事物然後為敬整齊收斂身心不敢放縱便是敬嘗謂敬字恰與畏字相似◯一學者苦敬而矜持曰只為將此敬字別作一物而又以一心守之故有此病若知敬止是自心自省當體便是則無此病矣◯大抵心體通有無該動靜故功夫亦通有無該動靜方無透漏惟動時能順理則無事時能靜靜時能存則動時得力須是動時也作功夫靜時也作功夫兩莫相靠使功夫無閒斷始得◯中庸所謂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蓋此心本自廣大但為物欲隔塞故其廣大有虧本自高明但為物欲繫累故於高明有蔽若能常自省察警覺則高明廣大者常自若非有所增損之也其道問學盡精微道中庸等功夫皆自此作儘有商量若此心上功夫則不待商量卽令見得如此則更無閑時行時坐時讀書時應事接物時皆有著力處大抵要見得收之甚易而不難也◯問武侯寧靜致遠之說曰靜便是養得根本深固自

可致遠〇答張敬夫書曰來諭所謂學者先須察識端倪之發然後可加存養之功則某於此不能無疑蓋發處固當察識但人自有未發時此處便合存養豈可必待於發而後察察而後存耶且從初不曾存養便欲隨事察識竊恐浩浩茫茫無下手處而豪釐之差千里之繆將有不可勝言者來教又謂言靜則溺於虛無此固所當深慮若以天理觀之則動之不能無靜猶靜之不能無動也靜之不能無養猶動之不可不察也但見得一動一靜互為其根敬義夾持不容閒斷之意則雖下靜字元非死物至靜之中蓋有動之端焉固非遠事絶物閉目兀坐而偏於靜之謂但未接物時便有敬以主乎其中則事至物來善端昭著而所以察之者益精明爾來教又謂某言以靜為本不若遂言以敬為本此固然也然敬字功夫通貫動靜而必以靜為本故某向來輒有是語今若易為敬雖若完全然却不見敬之所施有先有後則亦未得為諦當也至於來教所謂要須動以見靜之所存靜以涵動之所本動靜相須體用不離而後為無滲漏也此數句卓然意語俱到謹以書之座右出入觀省

張氏栻曰收斂則失於拘迫從容則失於悠緩此學者之通患於是二者之閒必有事焉其惟敬乎拘迫則非敬也悠緩則非敬也但當常存乎此本源深厚則發見之際察之亦必精矣

真氏德秀曰往昔百聖相傳敬之一言實其心法蓋天下之理惟中為至正惟誠為至極然敬所以中不敬則無中也敬而後能誠非敬則無以為誠也氣之決驟軼於奔駟敬則其銜轡也情之橫放甚於潰川敬則其隄防也故周子主靜之言程子主一之訓皆其為人最切者而朱子又丁寧反覆之學者倘於是而知勉焉戒於思慮之未萌恭於事物之既接無少閒斷則德全而欲泯矣

魏氏了翁曰敬字之義甚大孔門說仁處大抵多有敬意如四勿二如之類是也左傳敬德之聚能敬必有德此義極精自聖學不明人多以擎跽曲拳正坐拱默之類為敬至周程以後如誠字敬字仁字方得聖賢本指其所謂主一無適之謂敬此最親切

省察

程子曰人為不善於幽隱之中者謂人莫己知也而天理不可欺何顯如之或曰是猶楊震所謂四知者乎曰幾矣雖然人我知之猶有分也天地則無二知也〇學始於不欺暗室

朱子曰天理人欲之分只爭些子故周先生每說幾字然辯之又不可不早故橫渠每說豫字〇問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以下是存養功夫莫見乎隱以下是檢察功夫否曰說道不可須臾離是說不可不存是故以下却是教人戒謹恐懼作存養功夫說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說不可不謹故君子以下却是教人謹獨察其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便是方說人身上功夫也聖人教人只此兩

端◯用之問戒懼不睹不聞是起頭處至莫見乎隱莫顯乎微又用緊一緊曰不可如此說戒謹恐懼是普說言道理偪塞都是無時而不戒謹恐懼到得隱微之間人所易忽又更用謹這箇却是喚起說戒懼則無箇起頭處只是普遍都用◯問涵養功夫實貫初終而未發之前只須涵養纔發之便須用省察功夫至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此數句是◯未發已發只是一件功夫無時不涵養無時不省察耳謂如水長長地流到高處又略起伏恐懼戒謹是長長地作到謹獨是又提起一起又如騎馬自家常常提掇及至遇險處便稍加提控◯天下只是善惡兩端譬如陰陽在天地間風和日暖萬物發生此是善底意思及羣陰用事則萬物彫瘁惡之在人亦然天地之理固是遏抑陰氣勿使常勝學者之於善惡亦要於兩夾界處攔截分曉勿使纖惡閒絶善端動靜日用時加體察久之自然成熟◯靜中私意橫生此學者之通患此當以敬爲主而深察私意之萌多爲何事就其重處痛加懲窒久之純熟自當見效◯謂省察於將發之際者謂謹之於念慮之始萌也謂省察於已發之後者謂審之於言動已見之後也念慮之萌固不可以不謹言行之著亦安得而不察◯問凡人之心不存則亡而無不存不亡之時故一息之頃不加提省之力則淪於亡而不自覺天下之事不是則非而無不是不非之處故一事之微不加精察之功則陷於惡而不自知近見如此不知如何曰道理固是如此◯不待接物時方流入於私欲只未接物時此心已自流了須是未接物時也常剔抉此心教他分明少間接物便不至於流上蔡解爲人謀而不忠云爲人謀而忠非特臨事而謀至於平居靜慮思所以處人者一有不盡則非忠矣此雖於本文說得太過然却如此今人未到爲人謀時方不忠只平居靜慮閒思念時便自懷一利便於己將不好處推與人之心矣須是於此處常常照管得分明方得◯人貴剖判心下令其分明善理明之惡念去之若義利若善惡若是非毋使混淆不別於其心譬如處一家之事取善舍惡又如處一國之事取得舍失處天下之事進賢退不肖蓄疑而不決者其終不成◯敬義功夫不可偏廢彼專務義而不知主敬者固有虛憍急迫之病而所謂義者或非其義然專言主敬而不知就日用閒念慮起處分別其公私義利之所在而決取舍之機焉則恐亦未免於昏憒雜擾而所謂敬者非其敬矣所謂集義正是要得看破物欲之私却來認得天理之正事事物物頭頭處處無不如此體察觸手便作兩片則天理日見分明所謂物欲之誘亦不待痛加遏絶而自然破矣

張氏九成曰一念之善則天神地祇祥風和氣皆在於此一念之惡則妖星厲鬼凶荒札瘥皆在於此是以君子愼其獨也

黄氏榦曰理義之精微心術之隱奧所差甚微而天理人欲之分君子小人之判自此而決不可不察

也

許氏衡曰耳目聞見與心之所發各以類應如有種焉今日之所出者即前日之所入也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未嘗少差不可不慎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七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學類二

致知

程子曰君子以識爲本行次之今有人焉力能行之而識不足以知之則有異端者出彼將流蕩而不知反內不知好惡外不知是非雖有尾生之信吾弗貴矣○須是識在所行之先譬如行路須得光照○如眼前諸人要特立獨行煞不難得只是要一箇知見難人知見不通透便謂要力行亦只是淺近語人既能知見豈有不能行一切事皆所當爲不必待著意作纔著意作便是有箇私心這一點意氣能得幾時○古人言知之非艱者吾謂知之亦未易也今有人欲之京師必知所出之門所由之道然後可往未嘗知也雖有欲往之心其能進乎後世非無美才能力行者然鮮能明道蓋知之者難也○知者吾之所固有然不致則不能得之而致之必有道故曰致知在格物○問學何以至有覺悟處曰莫先致知能致知則思一日愈明一日久而後有覺也學而無覺則何益矣又奚學爲思曰睿睿作聖纔思便睿以至作聖亦是一箇思故曰勉強學問則聞見博而智益明○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者出來人思慮始皆溷濁久自明快○不深思則不能造於道不深思而得者其得易失○或問進修之術何先曰莫先於正心誠意誠意在致知致知在格物格至也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至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別其是非或應事接物而處其當皆窮理也或問格物須物物格之還只格一物而萬理皆知曰若只格一物便通衆理雖顏子亦不敢如此道須是今日格一件明日又格一件積習既多然後脫然自有貫通處○格物窮理非是要盡窮天下之物但於一事上窮盡其他可以類推或先其易者或先其難者各隨人深淺如千蹊萬徑皆可適國但得一道入門便可所以能窮者只爲萬物皆是一理○所務於窮理者非道須盡窮了天下萬物之理又不道是窮得一理便到只是要積累多後自然見去○至顯者莫如事至微者莫如理而事理一致顯微一源古之君子所以善學者以其能通於此而已世之人務窮天地萬物之理不知反之一身五臟六腑毛髮筋骨之所存鮮或知之善學者取之身而已自一身以觀天地○問觀物察己還因見物反求諸身否曰不必如此說物我一理纔明彼卽曉此合內外之道也語其大至天地之高厚語其小至一物之所以然學者皆當理會又問致知先求之四端如何曰求之性情固是切於身然一草一木皆有理須是察○問格物是外物是性分中物曰不拘凡眼前無非是物物物皆有理如火之所以熱水之所以寒至於君臣父子間皆是理又問只窮一物見此一物便還見得諸理否曰須是偏求雖顏子亦只能聞一知十若到後來達理了雖億萬亦可通○問致知力行其功並進乎曰人謂非

禮勿爲則必勉強而從之至於言穿窬不可爲不必勉強而後能也故知有淺深則行有遠近此進學之效也

張子曰義理有疑則濯去舊見以來新意心中苟有所聞即便劄記不思則還塞之矣更須得朋友之助一日閒朋友論著則一日閒意思差別須日日如此講論久則自覺進

謝氏良佐曰聞見之知非真知也知水火自然不蹈真知故也真知自然行之不難不真知而行未免有意意有盡時○窮理則是尋箇是處問天下多少事如何見得是處曰窮理便見得事不勝窮理則一也

朱子曰窮理者欲知事物之所以然與其所當然者而已知其所以然故志不惑知其所當然故行不謬非謂取彼之理而歸諸此也程子所謂物我一理纔明彼即曉此○答程允夫曰窮理之要不必深求此語有病行得即是固爲至論然窮理不深則安知所行之可否哉宰予以短喪爲安是以不可爲可也子路以正名爲迂是以可爲不可也彼親見聖人日聞善誘猶有是失況於餘人窮理既明則理之所在動必由之無論高而不可行之理但世俗以苟且淺近之見謂之不可行耳如行不由徑固世俗之所謂迂不行私謁固世俗之所謂矯又豈知理之所在言之雖若甚高而未嘗不可行哉理之所在即是中庸惟窮之不深則無所準則而有過不及之患未有窮理既深而反有此患也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蓋惟如此然後可以應務未至於此則凡所作爲皆出於私意穿鑿冥行而已○窮理只就自家身上求之都無別物事只有箇仁義禮智看如何千變萬化都離此四者不得如信只是有此四者故謂之信信實也論其體則實有是仁義禮智論其用則實有是惻隱羞惡恭敬是非更假僞不得所以說信者以其實有而非僞也更自一身推之一家實是有父子有兄弟有夫婦推之天地之閒實是有君臣有朋友都不是待人安排是合下元有此至於物亦莫不然但其拘於形拘於氣而不變然亦就他一角子有發見處看他亦自有父子之親有牝牡便是有夫婦有大小便是有兄弟就他同類中各有羣聚便是有朋友亦有主腦便是有君臣只緣本來都是天地所生共此根蔕所以大率多同聖賢出來撫臨萬物各因其性而導之昆蟲草木未嘗不順其性如取之以時用之有節當春生時不殀夭不覆巢不殺胎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獺祭魚然後虞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所以能使萬物各得其所者惟是先知得天地本來生生之意

案此條說得窮理之義最爲精切子思子謂之明善孟子謂之知性正此意也明善故能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盡物之性知性故知萬物皆備於我實體此理則謂之反身而誠也實推此心則謂之強恕而行也人所以關其仁愛之心漠視萬物者以其與我異體也誠就五常五倫之理窮格推究而知此理之同原則自有不容已之心自有不容已之事於民也老老幼幼固視爲一膜同胞於物也取時用節亦非徒所以滋殖其生而實所以咸若其性所謂以不忍之心行不忍之政者皆從此處發出也後人動以多聞識多曉會爲格物窮理故議程朱之學爲支離是未嘗讀其書知其意

而就其所見之理上臆古人者爾

○不說窮理却言格物蓋言理則無可捉摸言物則理自在釋氏只說見性下梢尋得一箇空洞無稽底性於事上更動不得○以聖賢之學觀聖賢之書以天下之理觀天下之事人多以私見自去求理只是自家所見去聖賢之心尚遠在○只爭箇知與不知爭箇知得切與不切○問窮理集義孰先曰窮理爲先然亦不是截然有先後曰窮是窮在物之理集是集處物之義否曰是○問以類而推之說曰是從已理會底推將去如此便不隔越若遠去尋討則不切於已○問程子言覺悟便是信如何曰未覺悟時不能無疑便半信半不信已覺悟了別無所疑便是信

陸氏九淵曰凡人之病患不能知若眞知之病自去矣亦不待費力驅除眞知之知却說得勿忘兩字所以要講論者乃是辨明其未知處耳○爲學有講明有踐履大學致知格物中庸博學審問謹思明辨孟子始條理者智之事此講明也大學脩身正心中庸篤行之孟子終條理者聖之事此踐履也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自大學言之固先乎講明矣自中庸言之學之弗能問之弗知思之弗得辨之弗明則亦何所行哉未嘗學問思辨而曰吾惟篤行之而已是冥行者也自孟子言之則事蓋未有無始而有終者講明之未至而徒恃其力行是猶射者不習於教法之巧而徒恃其有力謂吾能至於百步之外而不計其未嘗中也故曰其至爾力也其中非爾力也講明有所未至則雖材質之卓異踐行之純篤如伊尹之任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不思不勉從容而然可以謂之聖矣而孟子顧有所不願學拘儒瞽生又安可以其硜硜之必爲而傲知學之士哉然必一意實學不事空言然後可以謂之講明若謂口耳之學爲講明則又非聖人之徒矣

力行 雜論言行出處附

程子曰難勝莫如己私學者能克之豈非大勇乎○知過而能改聞善而能用克己以從義其剛明者乎○有過必改罪己是也改而已矣常有歉悔之意則反爲心害○能盡飲食言語之道則可以盡去就之道能盡去就之道則可以盡死生之道飲食言語去就死生小大之勢一也故君子之道自微而顯自小而章○有志之士不以天下萬物撓己己立矣則運天下濟萬物必有餘裕○人當審己如何不必恤浮議志在浮議則心不在內不可應卒處事○大凡利害禍福亦須致命始得不知命無以爲君子蓋命苟不知無所不至故君子於困窮之時須致命便得遂志○人之於患難只有一箇處置盡人謀之後却須泰然處之

張子曰尊其所聞則高明行其所知則光大凡未理會至實處如空中立終不曾踏著實地○盡得天下之物須要窮理窮得理又須要實到孟子曰萬

物皆備於我矣反身而誠樂莫大焉實到其閒方可言知未知者方且言識之而已既知之又行之惟艱萬物皆備於我矣又却要強恕而行求仁爲近○天下事大患只是畏人非笑不養車馬食粗衣惡居貧賤皆恐人非笑不知當生則生當死則死今日萬鍾明日棄之今日富貴明日飢餓亦不恤惟義所在

司馬氏光曰去惡而從善舍非而從是人或知之而不能徙以爲如制悍馬如斡磻石之難也靜而思之在我而已如轉戶樞何難之有

尹氏焞曰克己惟在克其所好便是下手處然人未有不自知所好處而能克之者如好財即於財上克好酒即於酒上克今人只爲事事皆好便沒下手處然須擇其偏好甚處先克

朱子曰學之之博未若知之之要知之之要未若行之之實○知行常相須如目無足不行足無目不見論先後知爲先論輕重行爲重○方其知之而行未及之則知尚淺既親歷其域則知之益明非前日之意味○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之內不顧於私己外不牽於習俗此又難也○若不用躬行只是說得便了則七十子之從孔子只用兩日說便盡何用許多年隨孔子不去不然則孔門諸子皆是愚無能底人矣恐不然也古人只是日夜皇皇汲汲理會身心到得事業只隨自家分量以應之如由之果賜之達求之藝只此便可以從政各隨他分量作出來如何強得○人言匹夫無可行便是亂說凡日用之閒動止語默皆是行處且須於行處警醒須是戰戰兢兢若悠悠泛泛過則不可又曰學者實下功夫須是日日爲之就事親從兄接物處事理會其有未能益加勉行如此之久則日化而不自知遂只如常事作將去又曰自早至暮無非是作功夫時節○氣不從志時乃是天理人欲交戰處也○大抵人能於天理人欲界分上立得脚住則儘得長進○講學固不可無須是更去自己分上作功夫且如人雖知此事不可爲忽然無事又自起此念又如臨事時雖知其不義又却不知不覺自去作了又如好事初心本自要作又却終不肯作蓋人心本善方其見善欲爲之時此即是真心發見之端然纔發便被氣稟物欲隨即蔽固之不教他發此須自去體察存養看得此最是一件大功夫○人作不好底事心却不安此是良心但被私欲蔽固雖有端倪無力爭得出須是著力與他戰不可輸與他知得此事不好立定脚跟硬地行從好路去待得熟時私欲自住不得濂溪曰果而確無難焉○答蔡季通曰所謂一劍兩斷者改過之勇固當如此改過貴勇而防患貴怯二者相須然後真可以脩慝辨惑而成從義崇德之功○悔字難說既不可常存在胸中以爲悔又不可不悔問如何是著中底道理曰不得不悔但不可留滯既作錯此事他時更遇此事或遇此事相類便須懲戒不可再作錯了○問向因子夏大德小德

之說遂只知於事之大者致察而於小者苟且放過德之不修實此爲病張子云纖惡必除善斯成性矣察惡未盡雖善必粗矣學者須是豪髮不得放過德乃可進曰若能如此善莫大焉以小惡爲無傷是誠不可○大凡人只合講明道理而謹守之以無媿於天之所與者若乃身外榮辱休戚當一切聽命而已又曰看得道理熟後除了此道理是真實法外見世間萬事顛倒迷妄耽嗜戀著無一不是戲劇真不堪著眼也○讀書則實究其理行己則實踐其迹念念向前不輕自恕則在我者雖甚孤高然與他人元無交涉亦何必私憂過計而陷於同流合汙之地乎○身勞而心安者爲之利少而義多者爲之○人須有廉恥孟子曰恥之於人大矣恥便是羞惡之心人有恥則能有所不爲今人不能安貧其氣銷屈以至立脚不住不知廉恥亦何所不至因舉呂舍人詩云逢人卽有求所以百事非如論語必先說富與貴是人之所欲也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貧與賤是人之所惡也不以其道得之不去也然後說君子去仁惡乎成名必先教取舍之際界限分明然後可作功夫不然則立脚不定安能有進○問近見得富貴果不可求貧賤果不可逃曰此是就命上理會須更就義上看當求與不當求當避與不當避更看自家所以求之避之之心是如何且其得喪榮辱與自家義理之得失利害孰爲輕重則當有以處此矣○惟君子然後知義理之所必當爲與義理之必

可恃利害得失既無所入於其心而其學又足以應事物之變是以氣勇謀明無所懾憚不幸蹉跌死生以之小人之心一切反是○學者當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況衣食至微末事不得未必死亦何用犯義犯分役心役志營營以求之耶某觀今人因不能齩菜根而至於違其本心者衆矣可不戒哉○困厄有輕重力量有大小若能一日十二辰點檢自己念慮動作都是合宜仰不媿俯不怍如此而不幸填溝壑喪軀殞命有不暇恤只成就得一箇是處如此則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遇大困厄有致命遂志而已亦不知有人之是非向背惟其是而已○古人臨事所以要回互時是一般國家大事係生死存亡之際有不可直情徑行處便要權其輕重而行之今則事事用此一向回互至於枉尋直尺而利亦可爲與

黃氏榦曰知之不至則如擿埴索塗而有可南可北之疑行之不力則如敝車羸馬而有中道而廢之患

真氏德秀曰無心而誤則謂之過有心而爲則謂之惡不待別爲不善方謂之惡只知過不改便謂之惡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天下之至迅疾者莫如風雷故聖人以此爲遷善改過之象

程子曰聖人之言沖和之氣也貫徹上下（以下雜論言行出處）○聖人之言遠如天近如地其遠也若不可得而

及其近也亦可得而行揚子曰聖人之言遠如天賢人之言近如地非也○有有德之言有造道之言有述事之言有德者止言己分事造道之言如顏子言孔子孟子言堯舜止是造道之深所見如是○凡立言欲含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厭無德者惑○言貴簡言愈多於道未必明杜元凱却有此語云言高則旨遠辭約則義微大率言語須是含蓄而有餘意所謂書不盡言言不盡意也○問人言語緊急莫是氣不定否曰此亦當習習到言語自然緩時便是氣質變也學至氣質變方是有功○言行不足以動人臨事而倦且怠者皆誠不至也○行踐其言而人不信者有矣未有不踐言而人信之者○聖人責人緩而不迫事正則已矣○聖人作事甚宏裕今人不知義理者更不須說纔知義理便迫窄若聖人則綽綽有餘裕○人量隨識長亦有人識高而量不長者是識實未至也人有斗筲之量有釜斛之量有鐘鼎之量有江河之量江河之量亦大矣然有涯亦有時而滿惟天地之量則無滿故聖人者天地之量也聖人之量道也常人之有量者天資也惟知道者量自然宏大不勉強而成○人以料事爲明則駸駸乎逆詐億不信○所謂利者不獨財利之利凡有利心便不可如作一事須尋自家穩便處皆利心也聖人以義爲利義安處便是利○有實則有名名實一物也若夫好名者則徇名爲虛矣如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謂無善可稱耳非徇名也○君子好成物故吉小人好敗物故凶○問君子之與小人處也必有侵陵困辱之患則如之何曰於是而能反己兢謹以遠其禍則德日進矣君子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古之仕者爲人今之仕者爲己○擇才而用雖在君以身許國則在己道合而後進得正則吉矣汲汲以求遇者終必自失非君子自重之道也○問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有得失之累何脩可以免此曰此只是志不勝氣若志勝自無此累家貧親老須用祿仕然得之不得爲有命曰在己固可爲親奈何曰爲己爲親也只是一事

胡氏宏曰一身之利無謀也而利天下者則謀之一時之利無謀也而利萬世者則謀之

朱子曰夫子云不學詩無以言先儒以爲心平氣和則能言易繫辭曰易其心然後語謂平易其心而後語也明道先生曰凡爲人言者理勝則事明氣忿則招拂告子云不得於言勿求於心孟子以爲不可孟子之意以言有不順理不自得處卽是心有不順理不自得處故不得於言須求之於心卽心上理會也心氣和則言順理矣然亦須就言上作功夫始得伊川曰發禁躁妄內斯靜專是也內外表裏照管無少空闕始得相應○知人之難堯舜以爲病而孔子亦有聽言觀行之戒然以余觀之此特爲小人設耳若皆君子則何難知之有哉蓋天地之間有自然之理凡陽必剛剛必明明則易知凡陰必柔柔必暗暗則難測故聖人作易遂以陽爲君子陰爲小人其所以通幽明之故類萬

物之情者。雖百世不能易也。余嘗竊推易說以觀天下之人。凡其光明正大。疏暢洞達。如青天白日。如高山大川。如雷霆之爲威。如雨露之爲澤。如龍虎之爲猛。而麟鳳之爲祥。磊磊落落。無纖芥可疑者。必君子也。而其依阿淟涊。回互隱伏。糾結如蛇蚓。瑣細如蟣蝨。如鬼蜮狐蠱。如盜賊詛咒。閃倏狡獪。不可方物者。必小人也。君子小人之極既定於內。則其形於外者。雖言談舉止之微。無不發見。而況於事業文章之際。尤所謂粲然者。彼小人者。雖曰難知。而亦豈得而逃哉。◯凡是名利之地。退步便安穩。只管向前便危險。事勢定是如此。◯向來一番前輩。少日粗有時望。晚來往往不滿人意。正坐講學不精。不見聖門廣大規模。小有所立。即自以爲事業止此。更不求進。荆公所謂末俗易高險塗難盡者。可念也。◯士大夫之辭受出處。又非獨善其身之事而已。其所處之得失。乃關風俗之盛衰。故尤不可以不審也。◯觀聖人出處。須看他至誠懇切處。及灑然無累處。◯問既明且哲以保其身。曰明哲只是見得道理分明。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非趨利避害。偷以全軀之謂也。今人以邪心看了。先占取便宜。必至於孔光之徒而後已。如揚子雲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於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一生被這幾句誤。古人到舍生取義處。不如此。

許氏衡曰。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即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驗。而又無他日之弊也。◯善惡消長。善少惡多。則長其善而不敢攻其惡。善多惡少。然後敢攻。治病亦然。痼病之人。且當扶護元氣。至如聖人於門弟子教養之際。亦如此。◯世間事一壁靜。便能一壁動。俱動則困儳隨之。且如平地行不困。沙行便困。只爲舉足不穩故也。人行事只要一壁靜。故動而不困。人精力要使在當用處。於不當用處用了。殊可惜也。且如人能提精力都在拳頭上。射弓時精力都在指爪上。精力所在。期於必中。茍能移此精力於所當用。則聖人賢者之地。爲不難也。

【案】從古聖賢言學大綱。曰敬以直內。義以方外而已。內指心。外指事。故書曰以義制事。義以方外之說也。以禮制心。敬以直內之說也。此丹書所謂敬勝怠者吉。義勝欲者從也。欲敗度。則是無義。縱敗禮。則是無敬。此丹書所謂怠勝敬者滅。欲勝義者凶也。養心則以敬爲德之輿。處事則以義爲行之標。進德脩業之方。不外乎是。先儒變爲存養省察二義。其源蓋自中庸首章而來。持敬之純。至於雖不睹聞。而戒慎恐懼。則心常存而得所養矣。故曰存養。辨義之精。至於至隱至微。而必謹其獨。則事嘗有省。而必致察矣。故曰省察。二者已盡爲學之方。然又必曰知行云者。知是明其理。行是踐其事。二者造道之大端也。所謂存養省察者。乃所以爲知行之本要。故非存養。則此心昏亂。而知無以致。此心縱弛。而行無以力。是存養者。知行之本也。非省察。則不能切己體驗。而所知或不真。不能反躬克治。而所行或不實。是省察者。知行之要也。故言存養省察。則已包乎知行之事。而其義理也該。以約言知行。則又不離乎存養省察之功。而其規模也詳。以大存養則誠。省察則明。此由心以之事者。

也致知則明力行則誠此由事以歸之心者也四者名目雖異而功實一貫程朱所爲傳先聖之心者以此學者見其條件繁多而破析以求之則失前賢之意遠矣

人倫 師道附

問盡其道謂之孝弟夫以一身推之則身者資父母血氣以生者也盡其道者則能敬其身敬其身者則能敬其父母矣不盡其道則不敬其身不敬其身則不敬其父母其斯之謂與程子曰今士大夫受職於君期盡其職受身於父母安可不盡其道○今人多不知兄弟之愛且如閭閻小人得一食必先以食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口重於己之口也得一衣必先以衣父母夫何故以父母之體重於己之體也至於犬馬亦然待父母之犬馬必異乎己之犬馬也獨愛父母之子却輕於己之子甚者至若讎敵如此惑之甚矣○問事兄盡禮不得兄之歡心奈何曰但當起敬起孝盡至誠不求伸己可也曰接弟之道如何曰盡愛敬之道而已○君臣朋友之際其合不正未有久而不離者故賢者順理而安行智者知幾而固守○朋友講習更莫如相觀而善功夫多○人之於朋友修身誠意以待之疏戚在人而已不巧言令色曲從苟合以求人之與己也雖鄉黨親戚亦然

呂氏希哲曰孝子事親須事事躬親不可委之使令也嘗觀穀梁言天子親耕以供粢盛王后親蠶以供祭服國非無良農工女也以爲人之所盡事其祖禰不若以己所自親者也此說最盡事親之道又說爲人子者視於無形聽於無聲未嘗頃刻離親也事親如天頃刻離親則有時而違天天不可得而違也

呂氏大臨曰君子之道莫大乎孝孝之本莫大乎順親故仁人孝子欲順乎親必先乎妻子不失其好兄弟不失其和室家宜之妻孥樂之然後可以養父母之志而無違也故身不行道不行於妻子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則治家之道必自妻子始

尹氏焞曰學者雖是要從師然賴朋友相成處甚多師只是開其大端又體貌嚴重若於從容閒暇之際委曲論難須是朋友便發明得子細

朱子曰男女居室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然幽暗之中衽席之上人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矣此君子之道所以造端乎夫婦之微而語其極則察乎天地之高深也然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易首於乾坤而中於咸恆禮謹大昏而詩以二南爲正始之道其以此與知言亦曰道存乎飲食男女之事而溺於流者不知其精又曰接而知有禮焉交而知有道焉惟敬者能守而不失耳亦此意也○人之大倫其別有五然必欲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交盡其道而無悖焉非有朋友以責其善輔其仁其孰能使之然哉故朋友之於人倫其勢若輕而所繫爲甚重其分若疏而所關爲至親其名若小而所職爲甚大自世教不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旣皆莫有盡其道者而朋友之倫廢闕尤甚蓋其親不足以相維其情不足以相固其勢不足以相攝而爲之者初未嘗

知其理之所從職之所任其重有如此也且其於君臣父子兄弟夫婦之間猶或未嘗求盡其道則固無所藉於責善輔仁之益此其所以恩踈而義薄輕合而易離亦無怪其相視漠然如行路之人也夫人倫有五而其理則一朋友者又所藉以維持是理而不使悖焉者也由夫四者之不求盡道而朋友以無用廢朋友之道廢而責善輔仁之職不舉彼夫四者又安得獨立而久存哉◯朋友之交責善所以盡吾誠取善所以益吾德非以相爲賜也然各盡其道而無所苟焉則麗澤之益自有不能已者

真氏德秀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故父之醮子必曰勉帥以敬親之送女必曰敬之戒之夫婦之道盡於此矣

許氏衡曰事親大節目是養體養志致愛致敬四事中致愛敬尤急所以孝只是愛親敬親兩事耳天子之孝推愛敬之心以及天下亦惟此二事爲能刑于四海固結人心舍此則法術矣其效與聖人不相似◯天下皆以陽者爲天爲君爲夫陰者爲地爲臣爲婦陽尊而先下求於陰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夫先乎婦者合乎理也其在下陰求乎陽止有二焉一則爲臣在患難中不能自保者一則童蒙求師發蒙者除此皆不可求也◯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爾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豈可量也哉

程子曰學者必求其師記問文章不足以爲人師以所學者外也故求師不可不慎所謂師者何也曰理也義也以下師道◯古之人得其師傳故因經以明道後世失其師傳故非明道不能以知經◯語學者以所見未到之理不惟所聞不深徹久將理低看了◯胡安定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治兵治民水利算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治水利後累爲政皆興水利有功

張子曰師不立服不可立也當以情之厚薄事之大小處之如顏閔於孔子雖斬衰三年可也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槩制服◯常人教小童亦可取益絆己不出入一益也授人數次己亦了此文義二益也對之必正衣冠尊瞻視三益也常以因己而壞人之才爲憂則不敢惰四益也

呂氏大臨曰古者憲老而不乞言憲者儀刑其德而已無所事於問也其次則有問有答問答之間然猶不憤則不啓不悱則不發又其次則有講有聽講者不待問也聽者不致問也學至於有講有聽則師益勤而道益輕學者之功益不進矣又其次則有講而未必聽學至於有講而未必聽則無講可矣

謝氏良佐曰橫渠以禮教人明道以忠信爲先

游氏酢曰張子厚學成德尊然猶秘其學不多爲人講之其意若曰雖復多聞不務畜德徒善口耳而

已故不屑與之言明道先生謂之曰道之不明於天下久矣人善其所習自謂至足必欲如孔門不憤不啓不悱不發則師資勢隔而先王之道或幾乎熄矣趨今之時且當隨其資而誘之雖識有明暗志有淺深亦各有得焉而堯舜之道庶可馴致子厚用其言故關中學者躬行之多與洛人並

朱子曰君子之學以誠其身非直爲觀聽之美而已古之君子以是行之於身而推之以教其子弟莫不由此此其風俗所以淳厚而德業所以崇高也近世之俗不然自父母所以教其子弟固已使之假手程文以欺罔有司矣新學小生自爲兒童時習見其父兄之誨如此因恬不以爲媿而安受其空虛無實之名內以傲其父兄外以驕其閭里終身不知自力以至卒就小人之歸者未必不由此也故爲今之父兄有愛其子弟之心者當爲求明師良友使之究義理之指歸而習爲孝弟馴謹之行以誠其身而已祿爵之不至名譽之不聞非所憂也何必汲汲使之俯心下首務欲因人成事以幸一朝之得而貽終身之羞哉◯古之學者八歲而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記之事十五而入大學學先聖之禮樂焉非獨教之固將有以養之也蓋理義以養其心聲音以養其耳采色以養其目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以養其血脉以至於左右起居盤盂几杖有銘有戒其所以養之之具可謂備至爾矣夫如是故學者有成材而庠序有實用此先王之教所以爲盛也自學絕而道喪至今千有餘年學校之官有教養之名而無教之養之之實學者挾策而相與嬉其間其傑然者乃知以干祿蹈利爲事至於語聖賢之餘旨究學問之本原則罔乎莫知所以用其心者其規爲動息舉無以異於凡民而有甚者焉嗚呼此教者過也而豈學者之罪哉然君子以爲是亦有罪焉爾何則今所以異於古者特聲音采色之盛舞蹈登降疾徐俯仰之容左右起居盤盂几杖之戒有所不及爲至推其本則理義之所以養其心者固在也諸君日相與誦而傳之顧不察耳然則此之不爲而彼之久爲又豈非學者之罪哉◯白鹿洞規曰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右五教之目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右爲學之序

言忠信行篤敬懲忿窒慾遷善改過右脩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行有不得反求諸己右接物之要

某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脩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爲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爲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爲已淺矣而其爲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爲學之大端條列如右而揭之楣間諸

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爲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

陸氏九淵曰揚子雲韓退之雖未知道而識度非常人所及其言時有所到而不可易者揚子雲謂務學不如務求師師者人之模範也模不模範不範爲不少矣韓退之謂古之學者必有師師者所以傳道授業解惑也人非生而知之孰能無惑惑而不求師其爲惑也終不解矣近世諸儒反不及此然後知二公之識不易及也吾亦謂論學不如論師得師而不能虛心委已則又不可以罪師

許氏衡曰聖人是因人心固有良知良能上扶接將去愛親敬長藹然四端隨感而見聖人只是與發達推擴就他元有底本領上進將去後世却將人性上元無底強去安排裁接如雕蟲小技以此學校廢壞壞却天下人才及去當官於世事人情殊不知遠近不知何者爲天理民彝似此民何由嚮方如何養得成風俗他於風化人倫本不曾學自家本性已自壞了如何化得人

讀書法

程子曰讀書將以窮理將以致用也今或滯心於章句之末則無所用也此學者之大患○問世有以讀書爲文爲藝者曰爲文謂之藝猶之可也讀書謂之藝則求諸書者淺矣○入德之門無如大學今之學者賴有此一篇書存其他莫如論孟○學者當以論語孟子爲本論語孟子既治則六經可不治而明矣讀書者當觀聖人所以作經之意與聖人所以用心與聖人所以至聖人而吾之所以未至者所以未得者句句而求之晝誦而味之中夜而思之平其心易其氣闕其疑則聖人之意見矣○某自十七八讀論語當時已曉文義讀之愈久但覺意味深長論語有讀後全無事者有讀後其中得一兩句喜者有讀後知好之者有讀後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者○今人不會讀書如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爲須是未讀詩時授以政不達使四方不能專對既讀詩後便達於政能專對四方始是讀詩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須是未讀周南召南一似面牆到讀了後便不面牆方是有驗大抵讀書只此便是法如讀論語舊時未讀是此人及讀後又只是此人便是不曾讀也○問聖人之經旨如何能窮得曰以理義去推索可也學者先須讀論孟窮得論孟以此觀他書甚省力論孟如丈尺權衡相似以此去量度事物自然見得長短輕重今人雖善問未必如當時人借使問如當時人聖人所答不過如此今人看論孟之書亦如見孔孟何異○傳經爲難如聖人之後纔百年傳之已差聖人之學若非子思孟子則幾乎息矣○詩書載道之文春秋聖人之用（原注一本此下云五經之有春秋猶法律之有斷例也律令惟言其法至於斷例則始見其法之用也）詩書如藥方春秋如用藥治疾聖人之用全在此書所謂不如載之行事深切著明者也有重疊言者如征伐盟會之類蓋欲成書勢須如此不可事事各求異

義但一字有異或上下文異則義須別◯問左傳可信否曰不可全信信其可信者耳某年二十時看春秋黃聱隅問某如何看答之曰有兩句法云以傳考經之事迹以經別傳之真僞◯卦爻始立義既具即聖人別起義以錯綜之如春秋已前既已立例到近後來書得全別一般事便書得別有意思若依前例觀之殊失之矣◯凡讀史不徒要記事迹須要識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讀史須見聖賢所存治亂之機賢人君子出處進退便是格物

張子曰讀書少則無由考校得義精蓋書以維持此心一時放下則一時德性有懈讀書則此心常在不讀書則終看義理不見書須成誦精思多在夜中或靜坐得之不記得思不起但通貫得大原後書亦易記所以觀書者釋己之疑明己之未達每見每加新益則學進矣於不疑處有疑方是進

楊氏時曰某嘗有數句教學者讀書之法云以身體之以心驗之從容默會於幽閒靜一之中超然自得於書言象意之表

李氏侗曰讀書者知其所言莫非吾事而即吾身以求之則凡聖賢所至而吾所未至者皆可勉而進矣若直以文字求之說其辭義以資誦說其不爲玩物喪志者幾希

朱子曰學者觀書多走作者亦恐是原本上功夫未齊整只是以紛擾雜亂心去看不曾以湛然凝定心去看不若先涵養本原且將已熟底義理玩味待其浹洽然後去看書便自知只是如此◯學者讀書須要斂身正坐緩視微吟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虛心方能得聖賢意切己則聖賢之言不爲虛說◯讀書小作課程大施功力◯温公答一學者書說爲學之法舉荀子四句云誦數以貫之思索以通之爲其人以處之除其害以持養之荀子此說亦好誦數云者想是古人讀書亦記遍數貫字訓熟如習貫如自然又訓通誦得熟方能通曉若誦不熟亦無可得思索◯觀書先須熟讀使其言皆若出於吾之口繼以精思使其意皆若出於吾之心然後可以有得至於文義有疑衆說紛錯則亦虛心靜慮勿遽取舍於其閒先使一說自爲一說而隨其意之所之以驗其通塞則其尤無義理者不待觀於他說而先自屈矣復以衆說互相詰難而求其理之所安以考其是非則似是而非者亦將奪於公論而無以立矣大抵徐行却立處靜觀動如攻堅木先其易者而後其節目如解亂繩有所不通則姑置而徐理之此讀書之法也◯讀書須是優游玩味徐觀聖賢立言本意所向如何然後隨其遠近淺深輕重緩急而爲之說如孟子所謂以意逆志者庶乎可以得之若便以吾先入之說橫於胸次而驅率聖賢之言以從己意設使義理可通已涉私意穿鑿而不免於郢書燕說之誚況又義理窒礙亦有所不可行者乎◯聖賢立言本自平易而平易之中其旨無窮今必推之使高鑿之使深是未必真能高深而固已離其本指

喪其平易無窮之味矣○讀書以觀聖賢之意因聖賢之意以觀自然之理○人看文字多有淺迫之病淺則於其文義多所不盡迫則於其文理亦或不暇周悉兼義理精微縱橫錯綜各有意脉今人多是見得一邊便欲盡廢他說此乃古人所謂執德不弘者非但讀書爲然也要須識破此病隨事省察庶幾可以深造自得○讀書如煑物初時烈火煑了却須慢火養讀書初勤敏著力子細窮究後來却須緩緩温尋反復玩味道理自出又不得貪多欲速直須要熟功夫自熟中出○須擇要用功讀一書沈潛玩索究極至處旣有著落雖不再讀自然道理浹洽省記不忘譬如飲食從容咀嚼其味必長大嚼大咽終不知味也○讀書之法須是用功去看先一書費許多功夫後則無許多矣始初一書費十分功夫後一書費八九分後則費六七分又後則費四五分矣○山谷與李幾仲帖云大率學者喜博而常病不精汎濫百書不若精於一也有餘力然後及諸書則涉獵諸篇亦得其精蓋以我觀書則處處得益以書博我則釋卷而茫然某深喜之以爲有補於學者○人多是向前趲去不曾向後反覆只要去看明日未讀底不曾去紬繹前日已讀底須玩味反覆始得用力深便見意味長意味長便受用牢固○讀書之法當循序而有常致一而不懈從容乎句讀文義之間而體驗乎操存踐履之實然後心靜理明漸見意味不然則雖廣求博取日誦五車亦奚益於學哉故

程子曰善學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此言殊有味○讀書須讀到不忍舍處方是見得真味若讀之數過略曉其義即厭之欲別求書看則是於此一卷書猶未得趣也○學者讀書須是於無味處當致思焉至於羣疑並興寢食俱廢乃能驟進因歎驟進二字最好須是如此若進得些子或進或退若存若亡不濟事○讀書無疑者須教有疑有疑者却要無疑到此方是長進○東坡教人讀書小簡某取以示學者曰讀書要當如是東坡與王郎書云少年爲學者每一書皆作數次讀之當如入海百貨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盡取但得其所欲求者爾故願學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興亡治亂聖賢作用且只作此意求之勿生餘念又別作一次求事迹文物之類亦如之他皆倣此若學成八面受敵與涉獵者不可同日而語○聖人七通八達事事說到極致處學者須是多讀書使互相發明事事窮到極致處所謂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直到此田地方是語云執德不弘易云寬以居之聖人多說廣大寬弘之意學者須要體之○尹先生門人言尹先生讀書云耳順心得如誦己言功夫到後誦聖賢言語都一似自己言語○讀書之道用力愈多收功愈遠先難而後獲先事而後得皆是此理○或云嘗見人說凡是外面尋討入來底都不是曰喫飯也是外面尋討入來若不是

時須在肚裏作病如何又喫得安穩蓋飢而食者即是從裏面出來讀書亦然書固在外讀之而通其義者却是裏面事必欲舍詩書而別求道理異端之說也◯讀書先讀大學以定其規模次讀論語以定其根本次讀孟子以觀其發越次讀中庸以求古人之微妙◯論語之書無非操存涵養之要七篇之書莫非體認擴充之端蓋孔子大概使人優游厭飫涵泳諷味孟子大概是要人探索力討反己自求◯聖人作經以詔後世將使讀者誦其文思其義有以知事理之當然見道義之全體而身力行之以入聖賢之域也其言雖約而天下之故幽明巨細靡不該焉欲求道以入德者舍此無所用其心矣然去聖既遠講誦失傳自其象數名物訓詁凡例之閑老師宿儒尚有不能知者況於新學小生驟而讀之是亦安能遽有以得其大指要歸也哉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大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後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大小之序固如此而不可亂也◯漢書易本隱以之顯春秋推見至隱易與春秋天人之道也易以形而上者說出在形而下者上春秋以形而下者說上那形而上者去

〔案〕漢書兩句極精惟朱子解得是推見見字讀如莫見乎隱之見言易根於天地陰陽而開物成務在其中是本天道之幽隱以之顯也春秋述二百餘年事迹而性命之理在其內是推人事之顯見以至隱也故總之曰天人之道

◯今人說易所以不將卜筮爲主者只是怕小却這道理故憑虛失實茫昧臆度而已殊不知由卜筮而推則上通鬼神下通事物精及於無形粗及於有象如包罩在此隨取隨得◯大率古人作詩與今人一般其閑亦自有感物道情吟詠情性幾時盡是譏刺他人只緣序者立例篇篇作美刺說將詩人意思盡穿鑿壞且如今人見人纔作事便作一詩歌美之或譏刺之如此一似里巷無知之人稱頌諛說把持放鵰何以見先王之澤何以爲情性之正◯詩小序不可信而今看詩有詩中分明說是某人某事者則可信其他不曾說者而今但可知其說此等事而已韓退之詩云春秋書王法不誅其人身又曰如人拾得一箇無題目詩再三熟看亦須辨得出來若被舊說局定便看不出某向作詩解初用小序至解不行處亦曲爲之說後來覺得不安第二次解雖存小序閑爲辨破然終是不見詩人本意後來方知只盡去小序便自可通於是盡滌舊說詩意方活◯問先生論春秋一經本是明道正誼權衡萬世典刑之書如朝聘會盟侵伐等事皆是因人心之敬肆爲之詳略或書字或書名皆就其事而爲之義理最是斟酌豪忽不差後之學春秋多是較量齊魯長短自此以後如宋襄晉悼等事皆是論伯事業不知當時爲王道作耶爲伯者作耶若是爲伯者作則此書豈足爲義理之書曰大率本爲王道正其紀綱看已前春秋文字雖觕尚知有聖人明道正誼道理尚可看近來只說得伯業權譎底意思更開眼不得此義不可不知◯讀書須細看得意思通融後都

不見注解但見有正經幾箇字在方好○讀書須是將本文熟讀字字咀嚼若有理會不得處深思之又不得然後却將注脚看方有意味如人飢而後食渴而後飲方有味不飢不渴而強飲食之終無益也○答呂東萊云比日講授次第聞只令諸生讀左氏及諸賢奏疏至於諸經論孟則恐學者徒務空言而不以告也若果如此則恐未安蓋爲學之序爲己而後可以及人達理而後可以制事故程夫子教人先讀論孟次及諸經然後看史其序不可亂也若恐其徒務空言但當就論孟經書中教以躬行之意庶不相遠至於左氏奏疏之言則皆時事利害而非學者切身之急務也其爲空言亦益甚矣而欲使之從事其閒而得躬行之實不亦背馳之甚乎○先讀語孟然後觀史則如明鏡在此而妍醜不可逃若未讀徹語孟中庸大學便去看史胸中無權衡多爲所惑○問爲學只是看六經語孟其他史書雜學皆不必看如何曰如此卽不見古今成敗書豈有不可讀者六經是三代以上之書曾經聖人手全是天理三代以下文字有得失然而天理却在於此自若也要有主觀得破皆是學○士居平世處下位視天下之事意若無足爲者及居大位遭事會便覺無下手處信乎義理之難窮而學問之不可已也病中信手亂抽得通鑑一兩卷看正值難處置處不覺骨寒毛聳心膽墮地向來只作文字看過眞是枉讀古人書也

呂氏祖謙曰凡爲學之道必先至誠不誠未有能至焉者也何以見其誠居處齊莊志意凝定不妄言不苟笑開卷伏讀必起恭敬如對聖賢掩卷沈思必根義理以閑邪僻行之悠久習與性成便有聖賢前輩氣象○後生學問聰明強記不足畏惟思索尋究者爲可畏耳

陸氏九淵曰大抵讀書訓詁既通之後但平心讀之不必勉加揣量則無非浸灌培養鞭策磨礪之功或有未通曉處姑闕之無害且以其明白昭晰者日加涵泳則自然日充日明後日本原深厚則向來未曉者將亦有渙然冰釋者矣

許氏衡曰閱子史必須有所折衷六經語孟乃子史之折衷也譬如法家之有律令格式賞功罰罪合於律令格式者爲當不合於律令格式者爲不當諸子百家之言合於六經語孟者爲是不合於六經語孟者爲非以此衷考古之人而去取之鮮有失矣

文藝

程子曰聖賢之言不得已也蓋有是言則是理明無是言則天下之理有闕焉如彼耒耜陶冶之器一不制則生人之道有不足矣聖賢之言雖欲已得乎然其包涵盡天下之理亦甚約也後之人始執卷則以文章爲先平生所爲動多於聖人然有之無所補無之靡所闕乃無用之贅言也不止贅而已既不得其要則離眞失正反害於道必矣○問作文害道否曰害也凡爲文不專意則不工若專

意則志局於此又安能與天地同其大也書云玩物喪志爲文亦玩物也呂與叔有詩云學如元凱方成癖文似相如始類俳獨立孔門無一事只輸顏氏得心齋此詩甚好古之學者惟務養情性其他則不學今爲文者專務章句悅人耳目既務悅人非俳優而何曰古者學爲文否曰人見六經便以爲聖人亦作文不知聖人亦攄發胸中所蘊自成文耳所謂有德者必有言也曰游夏稱文學何也曰游夏亦何嘗秉筆學爲詞章也且如觀乎天文以察時變觀乎人文以化成天下此豈詞章之文也○或謂科舉事業奪人之功是不然且一月之中十日爲舉業餘日即可爲學然人不志於此必志於彼故科舉之學不患妨功惟患奪志

朱子曰詩者志之所之在心爲志發言爲詩然則詩者豈復有工拙哉亦視其志之所向者高下如何耳是以古之君子德足以求其志必出於高明純一之地其於詩固不學而能之至於格律之精粗用韻屬對比事遣辭之善否今以魏晉以前諸賢之作考之蓋未有用意於其閒者而況於古詩之流乎近世作者乃始留情於此故詩有工拙之論而葩藻之詞勝言志之功隱矣○歐陽子云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此古今不易之至論也然彼知政事禮樂之不可不出於一而未知道德文章之尤不可使出於二也夫古之聖賢其文可謂盛矣然初豈有意學爲如是之文哉有是實於中則必有是文於外如天有是氣則必有日月星辰之光輝地有是形則必有山川草木之行列聖賢之心既有是精明純粹之實以旁薄充塞乎其內則其著見於外者亦必自然條理分明光輝發越而不可揜蓋不必託於言語著於簡冊而後謂之文但自一身接於萬事凡其語默動靜人所可得而見者無所適而非文也姑舉其最而言則易之卦畫詩之詠歌書之記言春秋之述事與夫禮之威儀樂之節奏皆已列爲六經而垂萬世其文之盛後世固莫能及然其所以盛而不可及者豈無所自來而世亦莫之識也故夫子之言曰文王既沒文不在茲乎蓋雖已決知不得辭其責矣然猶若逡巡顧望而不能無所疑也至於推其所以興衰則又以爲是皆出於天命之所爲而非人力之所及此其體之甚重夫豈世俗所謂文者所能當哉○嘗論科舉云非是科舉累人自是人累科舉若高見遠識之士讀聖賢之書據吾所見而爲文以應之得失置之度外雖日日應舉亦不累也居今之世使孔子復生也不免應舉然豈能累孔子耶

陳氏淳曰聖賢學問未嘗有妨於科舉之文理義明則文字議論益有精神光采躬行心得者有素則形之商訂時事敷陳治體莫非溢中肆外之餘自有以當人情中物理藹然仁義道德之言一一皆可用之實也

許氏衡曰上世聖人何嘗有意於文彼其德性聰明聲自爲律身自爲度豈後世小人筆端所能模倣

德性中發出，不期文而自文，所謂出言有章者也。在事物之閒，其節文詳備，後人極力爲之，有所不及，何者，無聖人之心，爲聖人之事，不能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八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九

性命類

性命

程子曰生之謂性性卽氣氣卽性生之謂也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自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性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才說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之者善也者猶水流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無所汚此何煩人力之爲也有流而未遠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有濁之少者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謂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却只是元初水也亦不是將清來換却濁亦不是取出濁來置在一隅也水之清則性善之謂也故不是善與惡在性中爲兩物相對各自出來此理天命也順而循之則道也循此而脩之各得其分則教也自天命以至於教我無加損焉此舜禹有天下而不與焉者也

〔案明道程子言性此章最盡開首言氣卽性而所稟有善惡此氣稟之性也然又言非兩物相對而生則是本善而已此天命之性也以下皆發明此意氣稟之性不可謂非性然已非人生而靜以上之本源矣若論本源則易所謂繼善孟子所謂性善是則天之所命者豈與惡而相對乎有繼善必有成性猶水有源必有流流之清濁如氣稟之善惡也反澄治而復其清則是水之本然而已水無加於本然之清性豈有加於本然之善哉水之本無清濁之相對性之本又豈有善惡之相對哉末乃言聖人之脩道立教者莫非順人性自然之意〕

○天之付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无妄天性也萬物各得其性一毫不加損矣○醫者不詣理則處方論藥不盡其性只知逐物所治不知合和之後其性又如何假如訶子黃白礬白合之而成黑黑見則黃白皆亡又如一二合而爲三三見則一二亡離而爲一二則三亡既成三又求一與二既成黑又求黃與白則是不知物性古之人窮盡物理則食其味嗅其臭辨其色知其某物合某則成何性天有五氣故凡生物莫不具有五性居其一而有其四至如草木也其黃者得土之性多其白者得金之性多

〔案此章以物性言之則人性可知蓋緣五氣和合之後能變其初此所以參差雜糅而美惡不齊也〕

○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天命之謂性也孟子言性之善是性之本孔子言性相近謂其稟受處不相遠也人性皆善所以善者於四端之情可見○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問人性本明因何有蔽曰此須索理會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雖荀揚亦不知性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才也性卽是理理則自堯舜至於塗人一也才稟於氣氣有清濁稟其清者爲賢稟其濁者爲愚又問愚可變否曰可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

之理惟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曰下愚所以自暴棄者才乎曰固是也然却道他不可移不得性只一般豈不可移却被他自暴自棄不肯去學故移不得使肯學時亦有可移之理○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雖聖人復出不易此言孔子曰性相近也習相遠也惟上智與下愚不移愚非性也不能盡其才也○問韓文公揚雄言性如何曰其所言者才耳○問性如何曰性卽理也所謂理性是也天下之理原其所自未有不善喜怒哀樂未發何嘗不善發而中節則無往而不善凡言善惡皆先善而後惡言吉凶皆先吉而後凶言是非皆先是而後非又問佛說性如何曰佛亦是說本善只不合將才作緣習又問說生死如何曰譬如水漚亦有意思又問佛言死生輪迴果否曰此事說有說無皆難須自見得聖人只一句盡斷了故對子路曰未知生焉知死○佛言前後際斷純亦不已是也彼安知此哉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晝夜自漢以來儒者皆不識此義此見聖人之心純亦不已也詩曰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爲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爲文也純亦不已此乃天德也有天德便可語王道其要只在愼獨○禽獸與人絕相似只是不能推然禽獸之性却自然不待學不待教人雖至靈却斲喪處極多

呂氏大臨曰蔽有淺深故爲昏明蔽有開塞故爲人物稟有多寡故爲強柔稟有偏正故爲人物物之性與人異者幾希惟塞而不開故知不若人之明偏而不正故才不若人之美然人有近物之性者物有近人之性者亦繫乎此

李氏侗答朱子書曰來諭以謂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個端緒如胎育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頃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爲人而異乎禽獸者以是而已如此說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五常中和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偏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機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卽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爲此理惟人獨得之卽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

朱子曰天命之謂性命便是告劄之類性便是合當爲底職事心便是官人氣質便是官人之所習尚或寬或猛情便是當廳處斷事便是發用處性只是仁義禮智所謂天命之與氣質亦相滾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無此氣則此理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氣質所稟却有偏處氣有昏明厚薄之不同然仁義禮智亦無闕一之理但若惻隱多便流爲姑息柔懦若羞惡多便有羞惡其所不當羞惡者且如言光必有鏡然後有光必有水然後有光光便是性鏡水便是氣質若無鏡與水則光亦散矣謂如五色若頓在黑多處便

都黑了入在紅多處便都紅了却看稟得氣如何然此理只是善既是理如何得惡所謂惡者却是氣也○天則就其自然者言之命則就其流行而賦於物者言之性則就其全體而萬物之所以為生者言之理則就其事事物物各有則者言之合而言之則天即理也命即性也性即理也○問命之不齊恐不是真有為之賦予如此只是二氣錯綜參差隨其所值因各不齊皆非人力所與故謂之天所命否曰只是從大原中流出來不是真有為之賦予者然詩書所說如帝乃震怒之類所謂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便是有主宰意問大哉乾元萬物資始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萬物盈乎兩間生生不窮日往則月來寒往則暑來風雷之所以鼓動山水之所以流峙皆蒼蒼者實有以主其造化之權耶抑只是太極為萬化樞紐故自能如此曰此與前只是一意○問天命曰上蔡云理之所自來性之所自出此語自是子貢謂夫子言性與天道性便是自家底天道便是上面一節上面有箇腦子下面有許多物事徹底如此○生之理謂性○性天理也理之所具便是天德在人識而體之爾○問天地之氣當其昏冥駁雜之時則其理亦隨而昏冥駁雜否曰只是氣自如此又問若氣如此理不如此則是理與氣相離矣曰氣雖是理之所生然既生出則此理寓於氣了運用都由此氣却是氣強理弱如大禮赦文一時將稅都放了相似有村知縣硬自捉縛要納緣被他近了更自叫上面不應便見得氣粗而理微又如父子若子不肖父亦管他不得聖人所以立教正是要救這些子○問氣質有清濁不同曰氣稟之殊其類不一非但清濁二字而已今人有聰明事事曉者其氣清矣而所為未必皆中於理則是其氣不醇也有謹厚忠信者其氣醇矣而所知未必皆達於理則是其氣不清也推此求之可見○人生而靜天之性未嘗不善感物而動性之欲此亦未是不善至於物至知知然後好惡形焉好惡無節於內知誘於外不能反躬天理滅矣方始是惡故聖賢說得惡字煞遲○答何叔京書曰人欲云者正天理之反耳謂因天理而有人欲則可謂人欲亦有天理則不可蓋天理中本無人欲惟其流之有差遂生出人欲來程子謂善惡皆天理此句若甚可駭謂之惡者本非惡此句便都轉了但過與不及便如此所引惡亦不可不謂之性意亦如此○問程子云天下善惡皆天理何也曰惻隱是善於不當惻隱處惻隱即是惡剛斷是善於不當剛斷處剛斷即是惡雖是惡然源頭若無此物却如何作得本皆天理只是被人欲翻了故用之不善而為惡耳如放火殺人可謂至惡若把火去炊飯殺其人之所當殺豈不是天理道理有背有面順之則是背之則非緣有此理方有此惡如溝渠至濁當初若無清冷底水緣何有此○孟子之告公都子但以其才與情者明之譬如欲觀水之必清而其源不可到則亦觀諸流之未遠者而源之必清可知矣○孟子說才

皆是指其資質可以爲善處。伊川所謂才稟於氣。
氣清則才清。氣濁則才濁。此與孟子說才小異。而
語意尤密。不可不攷。○退之論才之品有三。性之
品有五。其說勝荀揚諸公多矣。說性便以仁義禮
智言之。此尤當理。說才之品若如此推究。則有千
百種之多。姑言其大槪如此。此正是氣質之說。但
少一氣字耳。○問氣質之說。起於何人。曰。此起於
張程。某以爲極有功於聖門。有補於後學。前此未
曾有人說到此。如韓退之原性中說三品。說得也
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
說得本原處。下面却不曾說得氣質之性。所以亦
費分疏。諸子說性惡與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
則許多說話。自不用紛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
之說泯矣。○性者萬物之原。而氣稟則有清濁。是
以有聖愚之異。命者萬物之所同受。而陰陽交運。
參差不齊。是以五福六極。値遇不一。○問先生說
命有兩種。一種是貧富貴賤死生壽夭。一種是清
濁偏正智愚賢不肖。一種屬氣。一種屬理。以某觀
之。兩種皆似屬氣。蓋智愚賢不肖清濁偏正。亦氣
之爲也。曰。固然。性則是命之理而已。○問孟子謂
性也有命焉。此性所指謂何。曰。此性字指氣質而
言。此命字却合理與氣而言。蓋五者之欲固是人
性。然有命分。既不可謂我性之所有。而必求得之。
又不可謂我分可以得。而必極其欲。如貧賤不能
如願。此固分也。富貴之極。可以無所不爲。然亦有
限制裁節。又當安之於理。命也有性焉。此命字專
指氣而言。性字却指理而言。大凡清濁厚薄之氣。
皆命也。所造之有淺有深。所遇之有應有不應。皆
由淸濁厚薄之分不同。但其命雖如此。又有性焉。
故當盡性。大抵孟子此語。是各就其所重言之。所
以伸此而抑彼也。○天之所命。固是均一。到氣稟
處便有不齊。看其稟得來如何。稟得厚。道理亦備。
甞謂命如朝廷誥勅。心譬如官人差去作官。一般
性譬如職事。天生人教人許多道理。便是付人許
多職事。道理只一般。職事亦只一般。氣稟如人有
能守職者。有不能守職者。貴如官高者。賤如官卑
者。富如俸厚者。貧如俸薄者。壽如兩三年一任又
再任者。夭如不得終任者。朝廷差人作官。便有許
多物一齊隨來。

【案】朱子語類多以君命譬天命極親切然自始至終皆命也更須分別出正命與所遇之命又以性字合說乃明白蓋始而降中于下民者天之正命也然以氣質之性承之則有不能盡如天意者矣就其氣數所遇又有逆順窮達之不齊此一節若天不得爲之主者然其終也福善禍淫天命不僭則又歸於正命也以君命言之始而設官分職者君之正也然以材品之異承之亦有不能盡稱君心者矣就其職事所當又有繁簡劇易之不同此一節若君不得爲之主者然其終也黜陟幽明邦有常憲則又歸於正命也是故君子之事天也盡吾性以尊其正命而已雖有逆順窮達之遇亦以爲天之所以玉我於成而無貳爾心君子之事君也盡吾材以奉其正命而已雖有繁簡劇易之事遭亦以爲君之所以試我於艱而弗懈於位其理一而已矣

○論萬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萬物之異體。
則氣猶相近。而理絕不同。○問性具仁義禮智。曰。
雖尋常昆蟲之類皆有之。只偏而不全。濁氣間隔。
又曰。人物之性。其賦形偏正。固自合下不同。然隨
其偏正之中。又自有清濁昏明之異。又曰。在人則

蔽塞有可通之理至於禽獸亦是此性只被形體所拘蔽隔之甚無可通處至於虎狼之仁豺獺之祭蜂蟻之義譬如一隙之光至於獼猴形狀類人便最靈於他物問虎狼蜂蟻等雖得其一偏然徹頭徹尾得義理之正人合下具此天命之全體乃爲物欲氣稟所昏反不如物之通其一處而全盡何也曰物只有一處通却專人事事理會得却泛泛所以易昏○問率性通人物而言則此性字似生之謂性之性兼氣稟言之曰天命之謂性這性亦離氣稟不得率循也此循字是就道上說不是就行道人說性善只一般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性是渾淪物道是性中分派條理隨分派條理去皆是道穿牛鼻絡馬首皆是隨他所通處仁義禮智物豈不有但偏耳隨他性之所通處道皆無所不在曰此性字亦是以理言否曰是又問鳶有鳶之性魚有魚之性其飛其躍天機自完便是天理流行發見之妙故子思姑舉此一二以明道之無所不在否曰是

陳氏淳曰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源頭處說善乃重字爲實物若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善乃輕字言此性之純粹至善耳其實由造化源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後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許氏衡曰貧賤富貴死生脩短禍福稟於氣皆本乎天也是一定之分不可求也其中有正命有非正命者盡其道而不立乎巖牆之下脩身以待之然此亦有禍福吉凶死生脩短當以順受所謂莫之致而至者皆正命也乃繫乎天之所爲也非正命者行險徼幸行非禮義之事致於禍害桎梏死者命亦隨焉人之自召也

心性情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一人之心卽天地之心一物之理卽萬物之理一日之運卽一歲之運○理與心一而人不能會之爲一○所謂人者天地之心及天聰明自我民聰明止謂只是一理而天人所爲各自有分○問人之形體有限量心有限量否曰論心之形則安得無限量又問心之妙用有限量否曰自是人有限量以有限之形有限之氣苟不通之以道安得無限量孟子曰盡其心知其性心卽性也在天爲命在人爲性論其所主爲心其實只是一道苟能通之以道又豈有限量天下更無性外之物若云有限量除是性外有物始得○出入無時莫知其鄉此句亦須要人理會心豈有出入亦以操舍而言也放心謂心本善而流於不善是放也○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爲害有人胸中嘗若有兩人焉欲爲善如有惡以爲

之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持其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有人說無心曰無心便不是只當云無私心○人必有仁義之心然後仁與義之氣睟然達於外故不得於心勿求於氣可也○問喜怒出於性否曰固是纔有生識便有性有性便有情無性安得情又問喜怒出於外如何曰非出於外感於外而發於中也問性之有喜怒猶水之有波否曰然湛然平靜如鏡者水之性也及遇沙石或地勢不平便有湍激或風行其上便為波濤洶湧此豈水之性也哉人性中只有四端又豈有許多不善底事然無水安得波浪無性安得情也○蘇季明問中之道與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同否曰非也喜怒哀樂未發是言在中之義只一箇中字但用不同或曰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中可否曰不可既思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求之又却是思也既思即是已發纔發便謂之和不可謂之中也又問呂學士言當求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信斯言也恐無著摸如之何而可曰看此語如何地下若言存養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則可若言求中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則不可又問學者於喜怒哀樂發時固當勉強裁抑於未發之前當如何用功曰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更怎生求只平日涵養便是涵養久則喜怒哀樂發自中節或曰有未發之中有既發之中曰非也既發時便是和矣發而中節固是得中只為將中和來分說便是和也○季明問先生說喜怒哀樂未發謂之中是在中之義不識何意曰只喜怒哀樂不發便是中也曰中莫無形體只是箇言道之題目否曰非也中有甚形體然既謂之中也須有箇形象曰當中之時耳無聞目無見否曰雖耳無聞目無見然見聞之理在始得曰中是有時而中否曰何時而不中以事言之則有時而中以道言之何時而不中曰固是所為皆中然而觀於四者未發之時靜時自有一般氣象及至接事時又自別何也曰善觀者不如此却於喜怒哀樂已發之際觀之賢且說靜時如何曰謂之有物則不可然自有知覺處曰既有知覺却是動也怎生言靜人說復其見天地之心皆以謂至靜能見天地之心非也復之卦下面一畫便是動也安得謂之靜自古儒者皆言靜見天地之心惟某言動而見天地之心或曰莫是於動上求靜否曰固是然最難釋氏多言定聖人便言止且如物之好須道是好物之惡須道是惡物自好惡關我這裏甚事若說道我只是定更無所為然物之好惡亦自在裏故聖人只言止所謂止如人君止於仁人臣止於敬之類是也易之艮言止之義曰艮其止止其所也言隨其所止而止之人多不能止蓋人萬物皆備遇事時各因其心之所重者更互而出纔見得這事重便有這事出若能物各付物便自不出來也或曰先生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下動字下靜字曰謂之靜則可然靜中須有物始得這裏便是難處學者莫若且先理會得敬能敬則

自知此矣。或曰：敬何以用功？曰：莫若主一。季明曰：昞常患思慮不定，或思一事未了，他事如麻又生，如何？曰：不可。此不誠之本也。須是習，習能專一時便好。不拘思慮與應事，皆要求一。或曰：當靜坐時，物之過乎前者，還見不見？曰：看事如何。若是大事，如祭祀，前旒蔽明，黈纊充耳，凡物之過者，不見不聞也。若無事時，目須見，耳須聞。或曰：當敬時，雖見聞莫過焉而不留否？曰：不說道非禮勿視勿聽。勿者，禁止之辭，纔說弗字便不得也。問：雜說中以赤子之心為已發，是否？曰：已發而去道未遠也。曰：大人不失赤子之心，若何？曰：取其純一近道也。曰：赤子之心與聖人之心若何？曰：聖人之心，如鏡，如止水。

【案】此數條與蘇昞問答，可謂極性情之蘊、體動靜之機、盡涵養省察之要，蓋程子心得之微言，不可不逐節理會。○始言未發之謂中者，以人心不發則一毫未有倚著於物，故以中名之，非若允執厥中之云著乎事而為言也。此時未有思慮，未有省察，故著不得觀字、求字，只是平日涵養之功不輟，則到此未發之時自然中爾。中則發必中節，是靜所以為動之基也。繼又言未發雖寂然無物，然理義根本皆涵於此，非如異氏空虛者之比也。故其功尤在於動上求靜，而於已發之際觀之。蓋於應事酬物之間，能一順乎自然之則，而不與事已心休之頃，亦適還乎太虛之常，而物不留矣，是動又所以為靜之地也。一動一靜，互為其根，而其要總歸於敬。存養者此敬也，省察者亦此敬也。是程子此章之指也。

張子曰：心統性情者也。

邵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

呂氏大臨曰：赤子之心，良心也，天之所以降衷，民之所以受天地之中也。寂然不動，虛明純一，與天地相似，與神明為一。傳曰：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其謂此與？此心自正，不待人而後正，而賢者能勿喪，不為物欲之所遷動。如衡之平，不加以物；如鑑之明，不蔽以垢，乃謂所正也。惟先立乎大者，則小者不能奪。如使忿懥、恐懼、好惡、憂患一奪其良心，則視聽食息從而失守，欲區區脩身以正其外，難矣。

謝氏良佐曰：心本一，支離而去者乃意爾。○釋氏所謂性，乃吾儒所謂心；釋氏所謂心，乃吾儒所謂意。

楊氏時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脩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脩，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心養性。

胡氏宏曰：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有，情效天下之動，心妙性情之德。（朱子解曰：心妙性情之德，妙是主宰運用之意。）

朱子曰：人多說性方說心，看來當先說心。古人制字，亦先制得心字，性與情皆從心。以人之生言之，固是先得此理，然許多道理却都具在心裏。且如仁義自是性，孟子則曰仁義之心；惻隱羞惡自是情，孟子則曰惻隱之心、羞惡之心。蓋性即心之理，情是性之用。今先說心，便教人識得情性總腦。若先說性，却似性中別有心。橫渠心統性情語，顛撲不破。○仁義禮智，性也；惻隱、羞惡、辭讓、是非，情也。以仁愛，以義惡，以禮讓，以智知者，心也。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未動為性，已動為情，心則貫乎動靜而無不在焉。○問：邵子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郛郭，身者心之區宇。曰：

諸先生說都不似邵子說得最著實道理只是虛空更無形影惟是說性者道之形體却見得實有不須譚空說遠只反諸吾身求之故嘗爲之說曰欲知此道之實有者當求之吾性分之內邵子擊壤集序說出幾句最好○以天命之謂性觀之則命是性天是心心有主宰之義然不可無分別亦不可說成兩箇當熟玩而默識其主宰之意可也○問程子云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有指用而言者曰此語與橫渠心統性情相似○問有主則實又曰有主則虛如何分別曰只是有主於中外邪不能入自其有主於中言之則謂之實自其外邪不入言之則謂之虛○問人心要活則周流無窮而不滯於一隅如何是活曰活者不死之謂○心須兼廣大流行底意看又須兼生意看且如程先生言仁者天地生物之心只天地生物便廣大便流行生生不窮○問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靜時然豈得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問心是靈物如日間未應接之前未發中固常惺惺不是瞑然不省若夜間有夢之時亦是此心之動猶晝之有思如其不夢未覺正當大寐之時此時則全沈沈瞑瞑萬事不知不省與木石蓋無異不可謂寂然未發不知此時心體何所安存所謂靈者何所寄寓聖人與常人此時所以異者如何而學者功夫此時又何以爲驗也曰寤寐者心之動靜也有思無思者又動中之動靜也有夢無夢者又靜中之動靜也但寤陽而寐陰寤清而寐濁寤有主而寐無主故寂然感通之妙必於寤而言之○心者氣之精爽○心只是一箇知覺從飢食渴飲便是人心知覺從君臣父子處便是道心微是微妙亦是微晦又曰形骸上起底見識便是人心義理上起底見識便是道心心則一也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惟聖人便辨之精守得徹頭徹尾學者則須是擇善而固執之又曰謂之人便有形氣人心較切近於人道心雖先得之然被人心隔了一重故難見人心如孟子言耳目之官不思道心如言心之官則思故貴先立乎其大者有道心則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性不可言所以言性善者只看他惻隱辭讓四端之善則可以見其性之善如見水之流清則知源頭必清矣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如見影知形之意○問意是心之運用處情亦是發處何以別曰情是性之發意是主張要如此如愛此物是情所以去愛此物是意○心者一身之主宰意者心之所發情者心之所動志者心之所之比於情意尤重氣者卽吾之血氣而充乎體者也比於他則有形器而較粗者也○心之所之謂之志日之所之謂之旹志字從之從心旹字從之從日志是一直去底意又是志之經營往來底凡營爲謀度往來皆意也

所以橫渠云志公而意私○問人與鳥獸固有知覺但知覺有通塞草木亦有知覺否曰亦有如一盆花得水澆灌便敷榮若摧抑他便枯瘁謂之無知覺可乎周茂叔窗前草不除去云與自家意思一般便是有知覺只是鳥獸知覺不如人草木知覺又不如鳥獸

黄氏榦曰此身只是形氣神理理精於神神精於氣氣精於形形則一定氣能呼吸能冷暖神則有知覺能運用理則知覺運用上許多道理然有形則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只是一物分出許多名字知此則心性情之類皆可見矣

真氏德秀曰大舜十六字開萬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大抵教人守道心之正而遏人心之流耳孟子於仁義之心則欲其存而不放本心欲其勿喪赤子之心欲其不失凡此皆所謂守道心之正也易言懲忿窒慾孔子言克己大學言好樂憂患則不得其正孟子言寡欲以小體之養爲戒以飢渴之害爲喻凡此皆所謂遏人心之流也心一而已爾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違禽獸不遠始也特豪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爲理學之要與

五常

程子曰凡有血氣之類皆具五常但不知充而已矣○仲尼言仁未嘗兼義獨於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孟子言仁必以義配蓋仁者體也義者用也知義之爲用而不外焉者可與論道矣世之論仁義者多外之不然則混而無別非知仁義之說也○且譬一身仁頭也其他四端手足也至如易雖言元者善之長然亦須通四德以言之○四德之元猶五常之仁偏言則一事專言則包四者○問仁與心何異曰心是所主處仁是就事言曰若是則仁是心之用否曰固是若說仁者心之用則不可心譬如身四端如四支四支固是身所用只可謂身之四支四端固具於心然亦未可便謂之心之用或曰譬如五穀之種必待陽氣而生曰非是陽氣發處却是情也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是仁也○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萬物化醇生之謂性萬物之生意最可觀此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將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孟子曰惻隱之心仁也後人遂以愛爲仁惻隱固是愛也愛自是情仁自是性豈可專以愛爲仁孟子言惻隱爲仁蓋爲前已言惻隱之心仁之端也既曰仁之端則不可便謂之仁退之言博愛之謂仁非也仁者固博愛然便以博愛爲仁則不可○仁者必愛指愛爲仁則不可不仁者無所知覺指知覺爲仁則不可○仁之道要之只消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爲仁只爲公則物我兼照故仁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至仁則天地爲一身而天地之間品物萬形爲四肢百體夫人豈有視四肢百體而

不愛者哉聖人仁之至也獨能體是心而已曷嘗支離多端而求之自外乎故能近取譬者仲尼所以示子貢以爲仁之方也

胡氏宏曰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

朱子仁說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爲心者也故語心之德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行焉則爲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爲心其德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爲愛恭宜別之情而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用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爲道乃天地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百行之本莫不在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有曰克己復禮爲仁言能克去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弟及物恕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仁則以讓國而逃諫伐而餓爲能不失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以欲甚於生惡甚於死爲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坱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或曰若子之言則程子所謂愛情仁性不可以愛爲仁者非與曰不然程子之所謂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也蓋所謂情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者則曷嘗判然離絕而不相管哉吾方病夫學者誦程子之言而不求其意遂至於判然離愛而言仁故特論此以發明其遺意而子顧以爲異乎程子之說不亦誤哉或曰程氏之徒言仁多矣蓋有謂愛非仁而以萬物與我爲一爲仁之體者矣亦有謂愛非仁而以心有知覺釋仁之名者矣今子之言若是然則彼皆非與曰彼謂物我爲一者可以見仁之無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爲體之真也彼謂心有知覺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觀孔子答子貢博施濟衆之問與程子所謂覺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抑泛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無警切之功其蔽或至於認物爲己者有之矣專言知覺者使人張皇迫躁而無沈潛之味其弊或至於認欲爲理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知覺之云者於聖門所云樂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子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人之所以爲性者雖有仁義禮智信之殊然其曰仁義則大端已舉矣蓋以陰陽五行而言則木火皆陽金水皆陰而土無不在以性而言則禮者仁之餘智者義之歸而信亦無不在也○仁禮屬陽義智屬陰袁機仲却說義是

剛合屬陽仁是柔合屬陰殊不知舒暢發達便是剛底意思收斂藏縮便是柔底意思他只念得於仁也柔於義也剛兩句便如此說殊不知正不如此鄉飲酒義云溫厚之氣盛於東南此天地之仁氣也嚴凝之氣盛於西北此天地之義氣也○仁存諸心性之所以爲體也義制夫事性之所以爲用也○問龜山說知其理一所以爲仁知其分殊所以爲義仁便是體義便是用否曰仁只是流出來底義是合當作底如水流動處是仁流爲江河匯爲池沼便是義如惻隱之心便是仁愛父母愛兄弟愛鄉黨愛朋友故舊有許多差等便是義○言其未發則仁之體立而義禮智卽是而存焉循其既發則惻隱之心形而羞惡辭讓是非亦由是而著焉故孟子首舉不忍人之心而後復詳於四端也○得此生理以有生然後有禮智義信以先後言之則仁爲先以大小言之則仁爲大○五峯云誠者命之道乎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好某以爲道字不若改作德字更親切○仁雖似有剛直意畢竟是箇溫和之物但出來發用時有許多般須得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舊溫和緣是他本性如此○仁之道只消道一公字非以公爲仁須是公而以人體之世有以公爲心而慘刻不恤者此功夫却在人字上○或問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施與用如何別曰恕之所施施其愛爾不恕則雖有愛而不能及人也淳問先生謂愛如水恕如水之流淳退而思有所未合竊謂仁如水愛如水之潤恕如水之流曰說得好○或問仁與公之別曰程子曰公而以人體之則是克盡己私之後只就自身上看便見得仁也公在前恕在後中間是仁公則仁仁則愛○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弟其用也公者所以體仁猶言克己復禮爲仁也學者於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名義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用力之方矣○問仁者以天地萬物爲一體人物均受天地之氣而生所以同一體如人兄弟異形而皆出父母所以皆當愛惟仁者其心公溥實見此理故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否曰愛則是自然愛不是同體方愛惟其同體所以無所不愛所以愛者以其有此心也所以無所不愛者以其同體也仁者愛之理只是愛之道理猶言生之性○問程門以知覺言仁克齋記乃不取何也曰仁離愛不得上蔡諸公不以愛爲仁彼見伊川言博愛非仁也仁是性愛是情伊川也不是道愛不是仁若當初有人會問必說道愛是仁之情仁是愛之性如此方分曉惜門人只領此意便專以知覺言之於愛之說若將浼焉遂蹉過仁地位去見孺子匍匐將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此處見得親切聖賢言仁皆從此處說又問知覺亦有生意曰固是將知覺說來冷了仁是和底意○問心之德是就專言之統體上說愛之理是就偏言之一體上說雖言其體而用未

嘗不包乎其中心之制是就義之主於中事之宜是就義之形於外合內外而言之也曰心之制亦是就義之全體處說事之宜是就千條萬緒各有所宜處說事之宜亦非是就在外之事說看甚事來這裏面便有箇宜處便是義又舉伊川曰在物爲理處物爲義又曰義似一柄利刀看甚物來都割得去非是刀之割物處是義只此刀便是義○仁爲四端之首而智則能成始而成終猶元爲四德之長然元不生於元而生於貞蓋天地之化不翕聚則不能發散也仁智交際之間乃萬化之機軸此理循環不窮脗合無間故不貞則無以爲元也○仁禮屬陽屬健義智屬陰屬順問義則截然有定分有收斂底意思不知智如何解曰智更是收斂如知得是知得非知得便了更無作用不似仁義禮三者有作用○或問仁義禮智性之四德又添箇信字謂之五性如何曰信是誠實此四者實有是仁實有是義禮智皆然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

程氏珙曰以仁存於心而義形於外言之則曰仁人心也義人路也而以仁義相爲體用若以仁對惻隱義對羞惡而言則就其一理之中又以未發已發相爲體用

雜論經書名義　道　理　德　誠明　忠信　忠恕　敬　義　恭敬

程子曰忠信所以進德終日乾乾君子當終日對越在天也蓋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故說神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大小大事而只曰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徹上徹下不過如此形而上爲道形而下爲器須著如此說器亦道道亦器但得道在不繫今與後己與人

案此段義理至深而語意渾淪觀者極難曉會蓋對越在天者神氣與天通也然非神氣與天通乃立乎忠信存心養性以事天耳故下文遂言道之卽神性道教之行乎浩然之氣所以發明神氣之不離乎道也中庸言神而歸之誠正是此意夫神氣比之形質則精然以理視之則粗矣故此神氣者亦器之屬形而下者也惟其道器合一而不可分是以體道於身則其神氣之感無遠弗屆不論今之與後己之與人也

○繫辭云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又云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又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爲天道在地則爲地道在人則爲人道○道卽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問何爲誠何爲道曰自性言之謂之誠自理言之謂之道其實一也○書言天敘天秩天有是理聖人循而行之所謂道也聖人本天釋氏本心○道之外無物物之外無道是天地之間無適而非道也卽父子而父子在所親卽君臣而君臣在所嚴以至爲夫婦爲長幼爲朋友無所爲而非道此道所以不可須臾離也故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沖漠無朕萬象森然已具

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如百尺木自根本至枝葉皆是一貫不可道上面一段事無形無兆却待人安排教入塗轍也既是塗轍却只是一箇塗轍

案此條是發明率性謂道之理最爲精切凡言性惡性混者皆非矣

◯今語道則須待要寂滅湛靜形使如槁木心使如死灰豈有直作牆壁木石而謂之道所貴乎智周天地萬物而不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禮又幾時要如槁木論心術無如孟子亦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道之不明異端害之也昔之害近而易知今之害深而難辨昔之惑人也乘其迷暗今之入人也因其高明自謂之窮神知化而不足以開物成務言爲無不周徧實則外於倫理窮深極微而不可以入堯舜之道◯萬物各具一理而萬理同出一源所以可推而無不通也◯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吾學雖有所受天理二字却是自家體貼出來◯德性者言性之可貴與言性善其實一也性之德者言性之所有◯自其外者學之而得於內者謂之明自其內者得之而兼於外者謂之誠誠與明一也◯无妄之謂誠不欺其次也◯信不足以盡誠猶愛不足以盡仁◯誠則無不敬未至於誠則敬然後誠◯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盡己之謂忠以實之謂信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謂信表裏之義也◯盡己爲忠盡物爲信極言之盡己者盡己之性也盡物者盡物之性也信者無僞而已於天性有所損益則爲僞矣易曰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動以天理故也◯問吾道一以貫之而曰忠恕而已矣則所謂一者便是仁否曰固是只這一字須是子細體認一還多在忠上多在恕上曰多在恕上曰不然多在忠上纔忠便是一恕卽忠之用也◯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忠也乾道變化各正性命恕也◯以己及物仁也推己及物恕也忠恕一以貫之忠者天理恕者人道忠者无妄恕者所以行乎忠也忠者體恕者用大本達道也此與違道不遠異者動以天爾◯或問忠恕之別曰猶形影也無忠則不能爲恕矣◯發於外者謂之恭有諸中者謂之敬◯問敬義何別曰敬只是持己之道義便知有是有非順理而行是爲義也若只守一箇敬不知集義却是都無事也又問義只在事上如何曰內外一理豈特事上求合義也◯佛家敬以直內則有之矣以方外則無也既無義以方外則其直內豈有是處

張子曰接物處皆是小德統會處便是大德

呂氏大臨曰誠者理之實然一而不可易者也實理不二則其體無雜其體不雜則其行無間故至誠無息

朱子曰道字宏大理字精密◯問韓子道與德爲虛位如何曰他又自說道有君子小人德有凶有吉謂吉人則爲吉德凶人則爲凶德君子行之爲君子之道小人行之爲小人之道如道二仁與不仁

君子道長小人道消之類若是志於道據於德方是道德之正○問形而上下如何以形言曰此言最的當設若以有形無形言之便是物與理相間斷了所以明道謂截得分明者只是上下之間分別得一箇界止分明器亦道道亦器有分別而不相離也○老子說先道而後德他分作兩箇吾儒說只是一箇以其古今公共不著人身上說謂之道德即是全得此道於己他說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若離了仁義便是無道理了又更如何是道○道訓路大概說人所共由之路理各有條理界瓣因舉康節云夫道也者道也道無形行之則見於事矣如道路之道坦然使千億萬年行之人知其歸者也○性即理也在心謂之性在事謂之理○問吳必大如何是德曰只是此道理因講習躬行後見得是我之所固有故守而勿失耳曰尋常看據於德如何說必大以橫渠得寸守寸得尺守尺對曰須先得方可守只是此道理然須常常提撕令在己者決定是作得如此如方獨處默坐未曾事君親接朋友然在我者已渾全是一孝弟忠信人以此事親則必孝事君則必忠與朋友交則必信不待安排蓋存於中之謂德見於事之謂行易曰君子以成德爲行正謂以此得而見諸事耳○德是得於天者講學而得之得自家本分底物事○敬只是收斂畏懼不縱放誠只是樸直慤實不欺誑○一心之謂誠專以體言盡心之謂忠是當體之用○信者忠之驗忠只是盡己因見於事而爲信○忠信只是一理自中心發出來便是忠著實便是信謂與人說話時說一半不肯盡說便是不忠有此事說此事無此事便說無便是信只是一理自其發於心謂之忠驗於事謂之信○問發己自盡爲忠循物無違爲信曰發己自盡謂凡出於己者必自竭盡而不使其有苟簡不盡之意循物無違謂言語之發循其物之真實而無所背戾○誠字以心之全體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至曾子所言忠恕則是聖人之事故其忠與誠仁與恕得通言之○忠是無一豪自欺處恕是稱物平施處○人謂盡己之謂忠盡物之謂恕盡己之謂忠固是盡物之謂恕則未盡推己之謂恕盡物之謂信○問程子言如心爲恕如心之義如何曰萬物之心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面便有一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一箇人裏面便有一箇聖人之心聖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是乾道變化各正性命聖人之忠恕也如己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推己之心求到那物上賢者之忠恕也○誠字在道則爲實有之理在人則爲實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全在敬字今但實然用力於敬則日用功夫自然有總會處○恭形於外敬主於中自誠身而言則恭較緊自行事而言則敬爲切○初學則不如敬之切成德則不如恭之安敬專言則如脩己以敬敬以直內偏言是主事恭是容貌上說○恭是謹敬是

畏莊是嚴嚴威儼恪非所以事親是莊於此處使
不得若以臨下則須是莊

陳氏淳曰聖人分上忠信便只是誠是天道賢人分
上忠信只是思誠是人道

陳氏埴曰理對義言則理爲體而義爲用理對道言
則道爲體而理爲用

真氏德秀曰唐虞之時未有誠字舜典所謂允塞卽
誠之義也至伊尹告太甲乃曰鬼神無常享享于
克誠誠字始見於此○忠之爲義先儒以中心釋
之又以盡己言之蓋未有本諸心而不盡乎己者
其亦一而已爾聖賢之言忠不專於事君也爲人
謀必忠也於朋友必忠告也事親必忠養也至於
以善教人以利教民無適而非忠也平居有一之
可愧而能盡忠其君無是道也恕者如心之謂非
寬厚之謂也如我能爲善亦欲他人如我之善我
無惡亦欲人如我之無惡我欲立亦欲人之立我
欲達亦欲人之達大槪是視人如己推己及物之
謂

吳氏澄曰凡物必有所以然之故亦必有所當然之
則所以然者理也所當然者義也程子曰在物爲
理處物爲義理之有義猶形影聲響也世豈有無
理之義無義之理哉是以聖人之學必精義而入
神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九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

理氣類

理氣

程子曰有形總是氣無形只是道○離陰陽則無道陰陽氣也形而下也道太虛也形而上也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問先有理抑先有氣曰理未嘗離乎氣然理形而上者氣形而下者自形而上下言豈無先後理無形氣便粗有查滓○理氣本無先後之可言然必欲推其所從來則須說先有是理然理又非別爲一物卽存乎是氣之中無是氣則是理亦無掛搭處氣則爲金木水火理則爲仁義禮智○問未有天地之先畢竟是先有理如何曰未有天地之先畢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若無此理便亦無天地無人無物都無該載了有理便有氣流行發育萬物曰發育是理發育之否曰有此理便有此氣流行發育理無形體○問太極不是未有天地之先有箇渾成之物是天地萬物之理總名否曰太極只是天地萬物之理在天地言則天地中有太極在萬物言則萬物中各有太極

黄氏榦曰天道是理陰陽五行是氣合而言之氣卽是理一陰一陽之謂道也分而言之理自爲理氣自爲氣形而上下是也○理無迹而氣有形理無際而氣有限理一本而氣萬殊故言理之當先乎氣深思之則無不通也

陳氏淳曰二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理在其中爲之樞紐故大化流行生生未嘗止息所謂以理言者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離乎氣而爲言耳○太極只是以理言也理緣何又謂之極極至也以其在中有樞極之義如皇極北極等皆有在中之義不可便訓極爲中蓋極之爲物常在物之中四面到此都極至都去不得如屋脊梁謂之屋極者亦只是屋之衆材四面湊合到此處皆極其中就此處分出去布爲衆材四面又皆停匀無偏剩偏欠之處如北極四面星宿皆運轉惟此不動所以爲天之樞若太極云者乃是就理論天之所以萬古常運地之所以萬古常存人物之所以萬古生生不息都是理在其中爲之主宰便自然如此就其爲天地萬物主宰處論渾淪極至總天地萬物之理到此湊合更無去處及散而爲天地爲人爲物又皆一一停匀無少虧欠所以謂之太極

天地日月

程子曰凡有氣莫非天凡有形莫非地○所謂地者特於天中一物耳如雲氣之聚以其久而不散也故爲對凡所指地者只是土土亦一物耳不可言地要知坤元承天是地之道也○天只主施成之者地也○天地日月一般月受日光而日不爲之虧然月之光乃日之光也地氣不上騰則天氣不

下降。天氣降而至於地。地中生物者。皆天氣也。惟无成而代有終者。地之道也。○詩書中凡有主宰意思者。皆言帝。有包含徧覆意思。則皆言天。○論地中儘有說。據測景以三萬里爲中。若有窮然。有至一邊已及一萬五千里。而天地之運蓋如初然。則中者亦時中耳。地形有高下。無適而不爲中。故其中不可定下。若是因地形高下。無適而不爲中。則天地之化不可窮也。若定下不易之中。則須有左有右。有前有後。四隅既定。則各有遠近之限。便至百千萬億。亦猶是有數。蓋有數則終有盡處。不知如何爲盡也。

（案此章言地是渾圓之體。非有方隅也。蓋以地形三萬里論之。則應以一萬五千里處爲中。然如中國至西域。已是一萬五千里。而在彼處視天地無異於中國。則是地體渾圓。無適而不爲中也。若是有方隅之物。則須有前後左右。雖億萬里。終有盡邊之處。然未聞地有盡處者。可見其渾淪無窮。而非有一定之中審矣。）

○日之形。人莫不見。似輪似餅。其形若有限。則其光亦須有限。若只在三萬里中升降出沒。則須有光所不到處。又安有此理。今天之蒼蒼。豈是天之形。視下也亦須如是。日固陽精也。然不如舊說周回而行。中心是須彌山。日無適而不爲精也。地既無適而不爲中。則日無適而不爲精也。氣行滿天地之中。然氣須有精處。故其見如輪如餅。譬之鋪一溜柴薪。從頭爇著。火到處其光皆一般。非是有一塊物推著行將去。氣行到寅。則寅上有光。行到卯。則卯上有光。氣充塞無所不到。若得此意思。便知得生物之理。

（案此章言日是精氣。非形質。其朝暮出沒。亦無適而不爲精。而無光所不照之處也。莊周言天之蒼蒼是氣也。非形也。自天而視下。亦若是。總之一氣泱漭而已。引之以明天是氣。非形。則日亦是氣。非形。故繼之曰日固陽精也。舊說謂周髀之術言天如蓋笠。地如覆槃。即佛家日月繞須彌之說。又引之以明地是渾圓。日是周迴而行。無適而非精光之所照。後代地平之說。有異於是。故日不如舊說也。末段又言日爲陽氣之宗。雖其精所發見。如輪如餅。而其氣充塞無所不到。以盡前文之意。）

○極須爲天地之中。天地之中。理必相直。今人所定天體。只是且以眼定。視所極處不見。遂以爲盡。然向曾有於海上見南極下有大星十。則今所見天體。蓋未定。日月升降。不過三萬里中。然而中國只到鄯善莎車。已是一萬五千里。若就彼觀日。尚只是三萬里中也。天下之或寒或燠。只緣地形高下。如屋陰則寒。屋陽則燠。不可言於此所寒矣。屋之西北又益寒。伯淳在澤州。嘗三次食韭黃。始食懷州韭。次食澤州。又次食并州。則知數百里間。氣候爭三月矣。若都以此差之。則須爭半歲。如是則有在此冬至。在彼夏至者。只是一般爲冬爲夏而已。

（案上章既言地之東西無一定之中。此章又言地之南北無一定之中也。中土北極現而南極隱。然至海外。則有南極現而北極隱者矣。南北之或寒或燠者。近日則燠。遠日則寒也。故雖數百里之間。而地氣早晚便異。推而遠之。至於赤道之南。則此之冬至。當爲彼之夏至矣。然南北氣候雖相易。要之有夏有冬而已。猶之東西晷刻雖相易。要之有朝有暮而已。此亦即周髀之術也。○周髀蓋天之術。傳者以爲周公之書。然其學不傳已久。自漢之名儒通乎天道者。如揚雄張衡蔡邕。皆以蓋不如渾。實未嘗深知其意也。程子此三條所論。乃周髀之精理。曆家之所未發。又古者三萬里之說。或以周髀地之四遊之言。或以二至相距之景言之。皆非確論。觀程子之意。乃謂地之縱橫止於三萬里也。蓋以北極高下里差之法推之。每二百五十里而差一度。周三百六十度。則是地之四圍止得九萬）

里地。三分取一。為三萬里。是地面縱橫之數。此說亦極眞確。

◯日月之為物。陰陽發見之尤盛者也。◯北辰不動。只不動便是為氣之主。故為星之最尊者。

朱子曰。天地別無勾當。只是以生物為心。一元之氣。運轉流通。略無停閒。只是生出許多萬物而已。問程子謂天地無心而成化。聖人有心而無為。曰。這是說天地無心處。且如四時行。百物生。天地何所容心。至於聖人。則順理而已。復何為哉。所以明道云。天地之常。以其心普萬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順萬事而無情。問普萬物。莫是以心周徧而無私否。曰。天地以此心普及萬物。人得之遂為人之心。物得之遂為物之心。只是一箇天地之心爾。今須要知得他有心處。又要見得他無心處。◯問天地之心。天地之理。理是道理。心是主宰底意否。曰。心固是主宰底意。然所謂主宰者。卽是理也。不是心外別有箇理。理外別有箇心。又問此心字與帝字相似否。曰。人字似天字。心字似帝字。◯天地初閒只是陰陽之氣。此氣運行。磨來磨去。便拶許多查滓。裏面無處出。便結成箇地在中央。氣之清者便為天。為日月。為星辰。只在外常周環運轉。地便只在中央不動。不是在下。◯天運不息。晝夜輥轉。故地榷在中間。使天有一息之停。則地須陷下。惟天運轉之急。故凝結得許多查滓在中間。地者氣之查滓也。所以道輕清者為天。重濁者為地。◯天地始初混沌未分時。想只有水火二者。水之滓脚便成地。今登高而望。羣山皆為波浪之狀。便是水汎如此。初閒極軟。後來方凝得硬。問想得如潮水湧起沙相似。曰。然。水之極濁便成地。火之極清便成風霆雷電日星之屬。◯問康節論六合之外。恐無外否。曰。理無內外。六合之形須有內外。曆家算氣。只算得到日月星辰運行處。上去更算不得。安得是無內外。◯道家有高處萬里剛風之說。便是那裏氣清緊。低處則氣濁。故緩散。想得高山更上去。立人不住了。離騷有九天之說。注家妄解云有九天。據某觀之。只是九重。蓋天運行有許多重數。裏面重數較軟。在外面則漸硬。想到第九重。只成硬殼相似。那裏轉得又愈緊矣。

案古有九重之說。然未實指其數。今曆推得最上一重為宗動天。乃一氣運行羣動之宗也。次一重為恆星天。又次一重為土星天。又次一重為木星天。又次一重為火星天。又次一重為太陽天。又次一重為金星天。又次一重為水星天。又次一重為太陰天。其高下遠近。各有層次。若以左旋論之。則近外者其行愈速。朱子所謂轉得更緊者是也。

◯地在天中。不為甚大。只將日月行度折算可知。天包乎地。其氣極緊。試登極高處驗之可見。形氣相催。緊束而成體。但中間氣稍寬。所以容得許多品物。◯天道左旋。日月星並左旋。星不是貼天。天是陰陽之氣在上面。下人看見星隨天去耳。

案古今皆以恆星卽為天體。朱子却謂星不貼天。亦正與今曆合。所謂陰陽之氣在上面者。卽宗動天也。

◯問月本無光。受日而有光。曰。方合朔時。日在上。月在下。則月面向天者有光。向地者無光。故人不見。及至望時。月面向人者有光。故見其圓滿。若至弦時。所謂近一遠三。只合有許多光。又曰。月常有

一半光月似水日照之則水面光倒射壁上乃月照也○天積氣上面勁只中間空為日月來往地在天中不甚大四邊空有時月在天中央日在地中央則光從四旁上受於月其中昏暗便是地影望以後日與月行便差背向一畔相去漸遠其受光面不正至朔行又相遇日與月正緊相合日便蝕無光○日所以蝕於朔者月常在下日常在上既是相會被月在下面遮了日故日蝕望時月蝕固是陰敢與陽敵然曆家又謂之闇虛蓋火日外影其中實暗到望時恰當著其中暗處故月蝕○問北辰曰北辰是天之樞紐北辰無星緣是人要取此為極不可無記認故就其旁取一小星謂之極星問極星動不動曰極星也動只是他近那辰後雖動而不覺今人以管去窺極星見其動來動去只在管裏面不動出去

陰陽五行

程子曰陰陽之氣有常存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冬至一陽生却須陡寒正如欲曉而反暗也陰陽之際亦不可截然不相接廝侵過便是道理天地之間如是者極多艮之為義終萬物始萬物此理最妙須玩索這箇理

李氏侗曰陰陽之精散而萬物得之凡麗於天附於地列於天地之兩間聚有類分有羣生者形者色者莫不分繫於陰陽陽以燥為性以奇為數以剛為體其為氣炎其為形圓浮而明動而吐皆物於陽者也陰以濕為性以耦為數以柔為體其為氣涼其為形方沈而晦靜而翕皆物於陰者也

朱子曰天地統是一箇大陰陽一年又有一年之陰陽一月又有一月之陰陽一日一時皆然○陰陽作一箇看亦得作兩箇看亦得作兩箇看是分陰分陽兩儀立焉作一箇看只是一箇消長○看他日月男女牝牡方見得無一物無陰陽如至微之物也有背面若說流行處却只是一氣○水火清金木濁土又濁○五行之序木為之始水為之終而土為之中以河圖洛書之數言之則水一木三而土五皆陽之生數而不可易者也故得以更迭為主而為五行之綱以德言之則木為發生之性水為貞靜之體而土又包育之母也故木之包五行也以其流通貫徹而無不在也水之包五行也以其歸根反本而藏於此也若夫土則水火之所寄金木之所資居中而應四方一體而載萬類者也○陰陽之為五行有分而言之者如木火陽而金水陰也有合而言之者如木之甲火之丙土之戊金之庚水之壬皆陽而乙丁己辛癸皆陰也以此推之健順五常之理可見○清明內影濁明外影清明金水濁明火日

曆法

程子曰曆象之法大抵主於日日一事正則其他皆可推

朱子曰曆是古時一件大事故少皞以鳥名官首曰鳳鳥氏曆正也歲月日時既定則百工之事可考其成又曰曆是書象是器無曆則無以知三辰之

所在無璣衡則無以見三辰之所在○或問天道左旋自東而西日月右行則如何曰橫渠說日月皆是左旋說得好蓋天行甚健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進過一度日行速健次於天一日一夜周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比天進一度則日爲退一度積至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則天所進過之度恰周得本數而日所退之度亦恰退盡本數遂與天會而成一年月行遲一日一夜比天爲退十三度有奇進數爲順天而左退數爲逆天而右曆家以進數難算只以退數算之故謂之右行且曰日行遲月行速○問周天之度是自然之數是強分曰天左旋一晝一夜行一周而又過一度以其行過處一日作一度○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道而行耳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耳其合朔時日月同在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略可見

案所謂日在內月在外者非謂日在下月在上也蓋以中土論之日月之行皆在南故以自北視南爲自內視外也

○問經星左旋緯星與日月右旋是否曰今諸家皆如此說橫渠說天左旋日月亦左旋看來橫渠之說極是只恐人不曉所以詩傳只載舊說或曰此亦易見如以一大輪在外一小輪載日月在內大輪轉急小輪轉慢雖都是左轉只有急有慢便覺日月似右轉了曰然

案曆說至今日而大備蓋宗動天爲一大輪自恆星至月天以次居內而漸小此所謂九重也日月五星本輪之上又各有小輪以加減其行度遲疾之差分月與五星小輪之上又各有次輪以加減其朔望二弦及伏逆留遲之差分理算俱極精密要其大致則朱子此條盡之

○黃道之差始自春分秋分赤道所交月道之差始自交朔交中黃道所交日出入赤道二十四度月出入黃道六度黃道一周退前所交六十分度之一是謂歲差月道一周退前所交一度八萬九千七百七十三分度之四萬三千五百三秒半積二萬一千九百一十五年而歲差周積二百二十一月及分一千七百五十三而交道周矣

案日出入赤道其差也微故積六十餘年而後差一度也月出入黃道其差甚多故積十八年餘而已差一周也月之差即曆家羅計之行是也日之差即曆家歲差之法

○蔡季通嘗言天之運無常日月星辰積氣皆動物也其行度遲速或過不及自是不齊使我之法能運乎天而不爲天之所運則其疏密遲速或過不及之間不出乎虛寬之大數縱有差忒皆可推而不失矣何者以我法之有定而律彼之無定自無差也季通言非是天運無定乃其行度如此其行之差處亦是常度但後之造曆者其爲數窄狹而不足以包之耳○曆法蔡季通說當先論天行次及七政此亦未善要當先論太虛以見三百六

十五度四分度之一。一一定位。然後論天行以見天度加損虛度之歲分。歲分既定。然後七政乃可齊耳。

陳氏埴曰。日月交會。日爲月掩。則日蝕。日月相望。月與日亢。則月蝕。自是行度分道。到此交加去處。應當如是。曆家推算。專以此定疏密。本不足爲變異。但天文纔遇此際。亦爲陰陽厄會。於人事上必有災戾。故聖人畏之。側身脩行。庶幾可弭災戾也。

吳氏澄曰。古來曆家。蓋非不知七政亦左行。但順行不可算。只得將其逆退與天度相直處算之。今當以太虛中作一空盤。却以八者之行。較其遲速。天行最速。一日過了太虛空盤一度。鎮星之行。比天稍遲。積二十八箇月。則不及天三十度。歲星之行。比鎮星尤遲。積十二箇月。與天爭差三十度。熒惑之行。比歲星更遲。積六十日。爭差三十度。太陽之行。比熒惑又遲。但在太虛盤中。一日行一周匝。無餘無欠。積一月。則不及天三十度。太白之行。稍遲於太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陽同。辰星之行。又稍遲於太白。但有疾時。遲疾相準。則與太白同。太陰之行最遲。一日所行。比天爲差十二三四度。其行遲。故退度最多。今次其行之疾遲。天一。土二。木三。火四。日五。金六。水七。月八。天土木火。其行之速過於日。金水月。其行之遲又不及日。此其大率也。

地理 潮汐附

朱子曰。冀都是正天地中間。山脉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於海。前面黄河環繞。右畔是華山聳立。爲虎。自華來至中爲嵩山。是爲前案。泰山聳於左。是爲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嶺。又爲第三四重案。○大凡兩山夾行。中間必有水。兩水夾行。中間必有山。江出岷山。岷山夾江兩岸而行。那邊一支去爲江北許多去處。這邊一支爲湖南。又一支仙霞嶺。在信州分水之右。其脊脉發去爲臨安。爲建康。又一支爲閩廣。○閩中之山。多自北來。水皆東南流。江浙之山。多自南來。水多北流。故江浙冬寒夏熱。○蔡伯靖言。山本同而末異。水本異而末同。

邵子曰。海潮者。地之喘息也。所以應月者。從其類也。以下論潮汐

余氏靖曰。潮之漲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月臨卯酉。則水漲。月臨子午。則潮平。彼竭此盈。往來不絶。皆繫於月。太陰西沒之期。常緩於日三刻有奇。潮之日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至望。常緩一夜潮。自望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晦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常大。春爲陽中。秋爲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極漲。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一

治道類一

總論治道

程子上書曰天下之勢所甚急者在安危治亂之機若夫指一政之闕失陳一事之利病徒爲小補不足以救當世之弊也安危治亂之機所尤先者有三焉一曰立志二曰責任三曰求賢三者之中復以立志爲本君志立而天下治矣所謂立志者至誠一心以道自任以聖人之訓爲可必信先王之治爲可必行不狃滯於近規不遷惑於衆口必期致天下如三代之世也夫以一夫之身立志不篤則不能自脩況天下之大非體乾剛健其能治乎自昔人君孰不欲天下之治然而或欲爲而不知所措或始銳而不克其終或安於積久之弊而不能改爲或惑於衆多之口而莫知適用此皆上志不立故也所謂責任者海宇之廣億兆之衆一人不可以獨治必賴輔弼之賢然後能成天下之務自古聖王未有不以求任輔相爲先者也夫圖任之道以愼擇爲本擇之愼故知之明知之明故信之篤信之篤故任之專任之專故禮之厚而責之重擇之愼則必得其賢知之明則仰成而不疑信之篤則人致其誠任之專則得盡其才禮之厚則體貌尊而其勢重責之重則其自任切而功有成是故推誠任之待以師傅之禮坐而論道責之以天下治陰陽和故當之者自知禮尊而任專責深而勢重則挺然以天下爲己任故能稱其職也雖有姦詖巧佞知其交深而不可間勢重而不可搖亦將息其邪謀歸附於正矣後之任相者異於是其始也不愼擇擇之不愼故知之不明知之不明故信之不篤信之不篤故任之不專任之不專故禮之不厚而責之亦不重矣擇不愼則不得其人知不明則用之猶豫信不篤則人懷疑慮任不專則不得盡其能禮不厚則其勢輕而易搖責不重則不稱其職是故任之不盡其誠待之不以其禮僕僕趨走若吏史然文案紛冗下行有司之事當之者自知交不深而其勢輕動懷顧慮不肯自盡上懼君心之疑下虞羣議之奪故蓄縮不敢有爲苟循常以圖自安耳姦邪之人亦知其易搖日伺間隙如是其能自任以天下之重乎若曰非任之艱知之惟艱且何以知其賢而任之或失其人治亂所係此人君所以難之也所謂求賢者古聖王之所以能致天下之治無他術也朝廷至於天下公卿大夫百職羣僚皆稱其任而已何以得稱其任賢者在位能者在職而已何以得賢能而任之求之有道而已今取士之弊議者亦多矣大槪投名自薦記誦聲律非求賢之道求不以道則得非其賢間或得才適由偶幸非知其才而取之也以今選舉之科用今進任之法而欲得天下之賢與天下之治其猶北轅適越不亦遠乎夫以人主之勢心之所嚮天下風靡景從設若珍禽異獸瓌寶奇玩之物雖遐方殊域之所有深山大海之所生志所欲者無不可致蓋上心所好奉之以天下之

力也若使存好賢之心如是則何巖穴之幽不可求山林之深不可致所患好之不篤耳夫人君用賢亦賴公卿大臣推援薦達之力今朝廷未嘗求賢公卿大臣亦不以求賢取士爲意相先引彙世所罕聞訪道求師貴達所恥欲其助皇明燭幽隱不可得也然亦繫上之所爲而已誠能專心致志孜孜不倦以求賢爲事常恐天下有遺棄之才朝廷之上推賢援能者登進之蔽賢自任者疎遠之自然天下嚮風自下及上孰不以相先爲善行薦達爲急務搜拔既廣雖小才片善無所隱晦如此則士益貴而守益堅廉恥格而風俗厚矣既得天下之賢則天下之治不足道也今世人情淺近積慣成俗朝廷進人苟循常法則雖千伯而取羣伍而用庸惡混雜曾不以爲非設或拔一賢進一善出於不次則求摭小差衆議囂沸設非君心篤信寧免疑惑反自以爲過此所以非常之舉曠久不行也三者治天下之本也非不知有與利除害之方安國養民之術邊境備禦之策教化根本之論顧三者不先徒虛言耳三者既行不患爲之無術也◯論學便要明理論治便須識體◯必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法度◯治身齊家以至平天下者治之道也建立綱紀分正百職順天揆事創制立度以盡天下之務治之法也法者道之用也◯得天理之正極人倫之至者堯舜之道也用其私心依仁義之偏者霸者之事也王道如砥本乎人情出乎禮義若履大路而行無復回曲霸者崎嶇反側於曲徑之中而卒不可與入堯舜之道故誠心而王則王矣假之而霸則霸矣二者其道不同在審其初而已易所謂差之豪氂繆以千里者其初不可不審也故治天下者必先立其志志先立則邪說不能移異端不能惑故力進於道而莫之禦也苟以霸者之心而求王道之成是衒石以爲玉也故仲尼之徒無道桓文之事而曾西羞比管仲者義所不由也況下於霸者哉◯王者奉若天道動無非天者故稱天王命則天命也討則天討也盡天道者王道也後世以智力持天下者霸道也◯必井田必封建必肉刑非聖人之道也善治者放井田而行之而民不病放封建而使之而民不勞放肉刑而用之而民不怨故善學者得聖人之意而不膠其迹迹也者聖人因其一時之利而制之也◯守國者必設險山河之固城郭溝洫之阻特其大端耳若夫尊卑貴賤之分明之以等威異之以物采凡所以杜絶陵僭限隔上下皆險之大用也◯聖人爲戒必於方盛之時方盛慮衰則可以防其滿極而圖其永久至於既衰而後戒則無及矣自古天下之治未有久而不亂者蓋不能戒於其盛也狃安富則驕侈生樂舒肆則紀綱壞忘禍患則釁孽萌是以浸淫滋蔓而不知亂亡之相尋也

張子曰朝廷以道學政術爲二事此正自古之可憂者孔孟可作將推其所得而施諸天下耶將以其所不爲而強施之於天下歟大都君相以父母天

下爲王道不能推父母之心於百姓謂之王道可乎所謂父母之心非徒見於言必須視四海之民如己之子設使四海之內皆爲己之子則講治之術必不爲秦漢之少恩必不爲五霸之假名人不足與適也政不足間也能使吾君愛天下之人如赤子則治德必日新人之進者必良士帝王之道不必改途而成學與政不殊心而得矣

朱子曰平易近民爲政之本○問班朝治軍涖官行法非禮威嚴不行禱祠祭祀非禮不誠不莊先生謂古人以誠莊對威嚴蓋爲政以嚴爲本寬以濟嚴之太過也某竊謂居上以寬爲本寬則得衆嚴以濟寬之不及耳若一意任威其弊將有至於法令如牛毛者然先王爲政之本寬嚴先後之異施者不敢不講曰爲政以寬爲本者謂其大體規模意思當如此耳古人察理精密持身整肅無偷惰戲豫之時故其政不待作威而自嚴但其意則以愛人爲本耳及其施之於政事便須有紀綱文章關防禁約截然而不可犯然後吾之所謂寬者得以隨事及人而無頹敝不舉之處人之蒙德於我亦得以通達明白實受其賜而無間隔欺蔽之患聖人說政以寬爲本而今反欲其嚴正如古樂以和爲主而周子反欲其淡蓋今之所謂寬者乃縱弛所謂和者乃淫哇非古之所謂寬與和者故必以是矯之乃得其平耳○問爲政更張之初莫亦須稍嚴以整齊之否曰此事難斷定說在人如何處置然亦何消要過於嚴今所難者是難得曉事之人若曉事之人歷練多事纔至面前他都曉得依事分寸而施以應之人自然畏服今人往往過嚴者多半是自家不曉又慮人欺己又怕人慢己若自見得何消過嚴○問程子云論治便要識體如爲朝廷有朝廷之體爲一國有一國之體爲州縣有州縣之體否曰然是大體有格局當作處如作州縣便合治告訐除盜賊勸農桑抑末作如朝廷便須開言路通下情消朋黨如爲大吏便須求賢才去贓吏除暴斂均力役這都是定底格局合當如此作○古人立法只是大綱下之人得自爲後世法皆詳密下之人只是守法法之所在上之人亦進退下之人不得○賈誼作保傅傳論所以教諭之方必以孝仁禮義爲本而其條目之詳則至於容貌辭氣之微衣服器用之細纖悉曲折皆有法度必使化與心成中道若性而猶不敢怠焉此三代之君所以有道之長至於累數百年而不失其天下也降而及於近世所以教者不過記誦書札之工而未嘗開以仁孝禮義之習至於容貌辭氣衣服器用則雖極於邪侈而未嘗有以裁之也寮屬具員而無保傅之嚴講讀備禮而無箴規之益朝夕所與出入居處而親密無間者不過宦官近習掃除趨走之流而已夫以帝王之世當傳付之統上有宗廟社稷之重下有四海烝民之生前有祖宗垂創之艱後有子孫長久之計而所以輔養之具疎略如此是猶家有明月之珠夜光之璧而委之衢路之側盜賊之衝也

陸氏九淵曰天下之事有可立至者有當馴致者旨趣之差議論之失是惟不悟悟則可以立改故定趨向立規模不待悠久此則所謂可立至者如救宿弊之風俗正久隳之法度雖大舜周公復生亦不能一旦盡如其意惟其趨嚮既定規模既立徐圖漸治磨以歲月乃可望其丕變此則所謂當馴致者日至之時陽氣卽應此立至之驗也大冬不能一日而爲大夏此馴致之驗也凡事不合天理不當人心者必害天下效見之著無愚智皆知其非然或者明不燭理量不容物一旦不勝其忿驟爲變更其禍敗往往甚於前日後人懲之乃謂無可變更之理眞所謂懲羹吹虀因噎廢食者也自秦漢以來治道龐雜而甘心懷愧於前古者病正坐此大抵古事是非初不難論但論於今日多類空言事體遼絕形勢隔塞無可施行然則三代之政其終不復矣乎合抱之木萌蘖之生長也大夏之暑大冬之推移也三代之政豈終不可復哉顧當爲之以漸而不可驟耳有包荒之量有馮河之勇有不遐遺之明有朋亡之公於復三代乎何有

許氏衡曰禹平水土契敷五教稷播百穀子孫皆有天下天之報施如此是皆裁成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以左右民於天有功故天之報施如此後世法術功利與異端之教賊天明亂聖法行之者殃及其身於子孫福澤無有也士君子當以聖道爲心有補於天地生靈斯可矣不然亦天地鬼神之所不與也法術如申商縱橫如儀秦兵法如孫吳欺誕如方士惑亂如異端皆非所以爲學也君子愼所學○春秋大一統在天下尊王在國尊君在家尊父這三件起來便治這三處失位便亂在人身尊德性德性用事便治才性用事便亂聖人汲汲說忠信孝悌仁義只是爲此處說

君道

程子曰聖人脩己以敬以安百姓篤恭而天下平惟上下一於恭敬則天地自位萬物自育氣無不和四靈何有不至此體信達順之道聰明睿智皆由是出以此事天饗帝○古之人君守成業而致盛治者莫如周成王其所以成德則由乎周公周公之輔成王也幼而習之所見必正事所聞必正言左右前後皆正人故習與智長化與心成今輔養之道不可不至也所謂輔養之道非謂告詔以言過而後諫也尤在涵養薰陶之而已矣今夫一日之間接賢士大夫之時多親寺人宮官之時少則氣質自化德器自成謹選賢德之士以侍勸講講讀既罷常留以備訪問從容燕語不獨漸摩道義至於人情物態稼穡艱難日積既久自然通達比之常處深宮爲益多矣夫傅德義者在乎防聞見之非節嗜欲之過保身體者在乎適起居之宜存畏謹之心故左右近侍宜選老成重厚小心之人服飾器用皆須質朴之物俾華巧靡麗不至於前淺俗之言不入於耳凡動作言語必使勸講者知之庶幾隨物箴規應時諫正調護聖躬莫過乎此矣人君居崇高之位持威福之柄百官畏懼而莫

敢仰視萬方崇奉而所欲必得茍非知道畏義所養如此則中常之君無不驕肆英明之主自然滿假此古今同患治亂所由也所以周公告成王稱前王之德以寅恭祇懼爲首云◯君道稽古正學明善惡之歸辨忠邪之分曉然趨道之至正君志定而天下之治成矣夫義理不先定則多聽而易惑志意不先定則守善而或移必也以聖人之訓爲必當從以先王之治爲必可法不爲後世駁雜之政所牽滯不爲流俗因循之論所遷改信道極於篤自知極於明去邪勿疑任賢勿貳必期致治如三代之隆而後已也然患常生於忽微而志亦戒乎漸習故古之人君雖從容燕閒必有誦訓箴諫左右前後罔非正人輔成德業誠能尊禮老成訪求儒學之士不必勞以官職俾日親便坐講論道義又博延俊彥陪侍法從朝夕延見講磨治體則睿知益明王猷允塞矣◯王者高拱於穆清之上而化行於裨海之外何脩何飾而致哉以純王之心行純王之政爾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此純王之心也使老者得其養幼者得其所此純王之政也尚慮其末也則又尊國老而躬事之優庶老而時養之風行海流民陶其化孰有怠於親而慢於長者哉虞夏商周之盛王由是道也人倫以正風俗以厚鰥寡孤獨無不得其養焉後世禮廢法壞教化不明播棄耆老飢寒轉死者往往而是嗚呼率是而行而欲王道之成猶卻行而求及前抑有甚焉爾◯爲民立君所以養之也養民之道在愛其力民力足則生養遂生養遂則教化行而風俗美故爲政以民力爲重也春秋凡用民力必書其所興作不時害義固爲罪也雖時且義必書見勞民爲重事也後之人君知此義則知慎重於民力矣然有用民力之大而不書者爲教之意深矣僖公脩泮宮復閟宮非不用民力也然而不書二者復古興廢之大事爲國之先務如是而用民力乃所當用也人君知此義知爲政之先後輕重矣

范氏祖禹曰人主學與不學繫天下之治亂如好學則天下之君子欣慕願立於朝以直道事上輔助德業而致太平矣如不好學則天下之小人皆動其心欲立於朝以邪諂事上竊取富貴而專權利矣◯人君以一人之身而御四海之廣應萬務之衆茍不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幾何是故人君必清心以涖之虛己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則物至而不能罔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惟其平也繩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惟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邪我以其直彼以其佞何患乎邪之不察佞之不辨一爲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鑑垢則物不能察也水動則形不能見也己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誠而能動物乎◯君人者如天運於上而四時寒暑各司其序則不勞而萬物生矣不明之君不能知人故務察而多疑欲以一人之身代百官之所爲

則雖聖智亦日力不足矣故其臣下事無大小皆歸之君政有得失不任其患賢者不得行其志而持祿之士得以保其位此天下所以不治也

胡氏宏曰人君盡下則聰明開而萬里之遠親於衽席偏信則昏亂而父子夫婦之間有遠於萬里者矣人君欲救偏信之禍莫先於窮理莫要於寡欲窮理寡欲交相發者矣

朱子曰天下之事千變萬化其端無窮而無一不本於人主之心蓋不惟其賞之所勸刑之所威各隨所向勢有不能已者而其觀感之間風動神速又有甚焉是以人主以眇然之身居深宮之中其心之邪正若不可得而窺者而其符驗則著於外而不可掩此大舜所以有惟精惟一之戒孔子所以有克己復禮之云皆所以正吾此心而爲天下萬事之本也然邪正之驗著於外者莫先於家人而次及於左右然後有以達於朝廷而及於天下若宮闈之內端莊齊肅后妃有關雎之德後宮無盛色之譏貫魚順序而無一人敢恃恩私以亂典常納賄賂而行請謁此則家之正也退朝之後從容燕息貴戚近臣攜僕奄尹陪侍左右各恭其職無一人敢通內外竊威福招權市寵以紊朝政此則左右之正也內自禁省外徹朝廷二者之間洞然無間然後發號施令羣聽不疑進賢退姦衆志咸服紀綱得以振而無侵撓之患政事得以脩而無阿私之失此所以朝廷百官六軍萬民無敢不出於正而治道畢也心一不正則是數者固無從而得其正是數者一有不正而曰心正則亦安有是理哉是以古先聖王兢兢業業雖在紛華波動之中幽獨得肆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之未嘗敢有須臾之怠然猶恐其隱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也是以建師保之官以自開明列諫諍之職以自規正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司之法而無纖芥瞬息得以隱其豪髮之私蓋雖以一人之尊深居九重之邃而懍然常若立乎宗廟之中朝廷之上此先王之治所以精粹純白無少瑕翳而其遺風餘烈猶可以爲後世法程也○天下萬事有大根本而每事之中又各有要切處所謂大根本者固無出於人主之心術而所謂要切處者則必大本既立然後可推而見也如論任賢相杜私門則立政之要也擇良吏輕賦役則養民之要也公選將帥不由近習則治軍之要也樂聞警戒不喜導諛則聽言用人之要也推此數端餘皆可見然未有大本不立而可以與此者此古之欲平天下者所以汲汲於正心誠意以立其本也若徒言正心而不足以識事物之要或精覈事情而特昧夫根本之歸則是腐儒迂闊之論俗士功利之談皆不足與論當世之務矣○天下之綱紀不能以自立必人主之心術公平正大無偏黨反側之私然後紀綱有所繫而立君心不能以自正必親賢臣遠小人講明義理之歸閉塞私邪之路然後乃可得而正○人主當務聰明之實而不可求聰明之名信任大臣日與圖事反覆辯論以

求至當之歸此聰明之實也偏聽左右輕信其言此聰明之名也務其實者今雖未明久必通悟務其名者或一時可以竦動觀聽然中實未明愈久而愈暗矣二者之間所差豪釐而其得失則有大相遠者○存祇懼之心以畏天擴寬弘之度以盡下不敢自是而欲人必己同不徇偏見而謂衆無足取不甘受佞人而外敬正士不狃於近利而昧於遠猷

張氏栻曰人主不可以蒼蒼者便爲天當求諸視聽言動之間一念纔是便是上帝鑒觀上帝臨汝簡在帝心一念纔不是便是上帝震怒

陸氏九淵曰人主不親細事故臯陶賡歌致叢脞之戒周公作立政稱文王罔攸兼于庶言庶獄庶慎唐德宗親擇吏宰畿邑柳渾曰陛下當擇臣輩以輔聖德臣當擇京兆尹以承大化尹當求令長以親細事代尹擇令非陛下所宜此言誠得臯陶周公之旨今天下米鹽靡密之務往往皆上累宸聽雖得臯陶周公亦何暇與之論道經邦哉荀卿子曰主好要則百事詳主好詳則百事荒今日之事有宜責之令者令則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有宜責之守者守亦曰我不得自行其事推而上之莫不皆然文移回復互相牽制其說曰所以防私而行私者方藉是以藏姦伏慝使人不可致詰惟盡忠竭力之人欲舉其職則苦於隔絶而不得以遂志豈非好詳之過耶

許氏衡曰民生有欲無主乃亂上天眷命作之君師必予之聰明剛斷之資重厚包容之量使首出庶物表正萬邦此蓋天以至難任之非予之可安之地而娛之也堯舜以來聖帝明王莫不兢兢業業小心畏慎日中不暇未明求衣誠知天之所畀至難之任初不可以易心處也知其爲難而以難處則難或可易不知爲難而以易處則他日之難有不可爲者矣孔子謂人之言曰爲君難爲臣不易則其說所由來遠矣○人君處億兆之上所操者予奪進退賞罰生殺之權不幸見欺以非爲是以是爲非其害可勝既耶人君惟無喜怒也有喜怒則贊其喜以市恩鼓其怒以張勢人君惟無愛憎也有愛憎則假其愛以濟私藉其憎以復怨甚至本無喜也誑之使喜本無怒也激之使怒本無足愛也強譽之使愛本無可憎也強短之使憎人君不悟日在欺中方仗若曹擿發細隱以防天下之欺欺而至此欺尚可防耶大抵人君以知人爲貴以用人爲急用得其人則無事於防矣既不出此則所近者爭進之人耳好利之人耳無恥之人耳彼挾詐用術千蹊萬徑以蠱君心於此欲防其欺雖堯舜不能也

臣道

程子曰記曰魯郊非禮也其周公之衰乎聖人嘗譏之矣說者乃云周公有人臣不能爲之功業因賜以人臣所不得用之禮樂則妄也人臣豈有不能爲之功業哉借使功業有大於周公亦是人臣所當爲爾人臣而不當爲其誰爲之豈不見孟子言

事親若曾子可也曾子之孝亦大矣孟子纔言可也蓋曰子之事父其孝雖過於曾子豈是分外事若曾子者僅可以免責爾臣之於君猶子之於父也臣之能立功業者以君之人民也以君之勢位也假如功業大於周公而謂人臣所不能為可乎使人臣恃功而懷怏怏之心者必此言矣○事君者知人主不當自聖則不為諂諛之言知人臣義無私交則不為阿黨之計○今之監司多不與州縣一體監司專欲伺察州縣專欲掩蔽不若推誠心與之共治有所不逮可教者教之可督者督之至於不聽擇其甚者去一二使足以警衆可也○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於人必有所濟○問臨民曰使民各得輸其情問御吏曰正己以格物○韓持國嘗患在下者多欺曰欺有三有為利而欺者則固可罪有畏罪而欺者在所恕事有類欺者在所察○呂進明使河東伊川問之曰為政何先對曰莫要於守法曰拘於法而不得有為者舉世皆是也若某之意謂猶有可遷就不害於法而可以有為者也昔明道為邑凡及民之事多衆人所謂於法有礙焉者然明道為之未嘗大戾於法人亦不以為駭也謂之得伸其志則不可求小補焉則過之與今之為政者遠矣○明道先生為澤州晉城令民以事至邑者必告之以孝弟忠信入所以事父兄出所以事長上度鄉村遠近為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恤而奸偽無所容凡孤煢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途者疾病皆有所養諸鄉皆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之語兒童所讀書親為正句讀教者不善則為易置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為社會為立科條旌別善惡使有勸有恥○扶溝地卑歲有水旱明道先生經畫溝洫之法以治之未及興工而去官先生曰以扶溝之地盡為溝洫必數年乃成吾為經畫十里之間以開其端後之人知其利必有繼之者矣夫為令之職必使境內之民凶年饑歲免於死亡飽食逸居有禮義之訓然後為盡故吾於扶溝興設學校聚邑人子弟教之亦幾成而廢夫百里之施至狹也而道之興廢繫焉是數事者皆未及成豈不有命與然知而不為而責命之興廢則非矣此吾所以不敢不盡心也○明道先生作縣凡坐處皆書視民如傷四字嘗曰某常愧此四字

呂氏大臨曰橫渠為雲巖令政事大抵以敦本善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縣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

楊氏時曰人臣之事君豈可佐以刑名之說如此是使人主失仁心也人主無仁心則不足以得人故人臣能使其君視民如傷則王道行矣

羅氏從彥曰士之立朝要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則朝廷無過失忠厚則天下無嗟怨二者不可偏也一於正直而不忠厚則漸入於刻一於忠厚而不正直則流入於懦汲黯正直所以闢公孫弘之阿

諛忠厚所以闢張湯之殘刻武帝之臣之賢獨此一人而已○立朝之士當愛君如愛父愛國如愛家愛民如愛子然三者未嘗不相賴也凡人愛君則必愛國愛國則必愛民未有以君爲心而不以民爲心者故范希文謂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諒哉

胡氏宏曰寡欲之君然後可與言王道無欲之臣然後可與言王佐

朱子曰古之君子居大臣之任者其於天下之事知之不惑任之有餘則汲汲乎其時而勇爲之知有所未明力有所不足則咨訪講求以進其知攀援汲引以求其助如救火追亡尤不敢以少緩上不敢慢其君以爲不足與言仁義下不敢鄙其民以爲不足以興教化中不敢薄其士大夫以爲不足共成事功一日立乎其位則一日業乎其官一日不得乎其官則不敢一日立乎其位有所愛而不肯爲者私也有所畏而不敢爲者亦私也屹然中立無一豪私情之累而惟知其職之所當爲者夫如是是以志足以行道道足以濟時而於大臣之責可以無愧○當官勿避事亦勿侵事○温公作魏公祠堂記說得魏公事分明見得魏公不可及處記中所載魏公之言曰凡爲臣者盡力以事君死生以之顧事之是非何如耳至於成敗天也豈可豫憂其不成遂輟不爲哉○大臣慮四方若位居宰相也須慮周於四方始得如今宰相思量得一邊便全然掉却那一邊如人爲一家之長一家上下也須常常都記掛在自家心下始得○官無大小凡事只是一箇公若公時作得來也精采便若小官人也望風畏服若不公便是宰相作來作去也只得箇沒下梢○因論郡縣政治之乖曰民雖衆畢竟只是一箇心甚易感也○爲守令第一是民事爲重其次則便是軍政今人都不理會○閑落丁口推劃產錢是治縣八字法詞牒無情理者不必判○當官廉謹是吾輩本分事不待多說然微細處亦須照管不可忽略因循怠惰呂氏童蒙訓下卷數條防閑之道甚至皆可佩服自治既不苟更能事上以禮接物以誠臨民以寬御吏以法而簿書期會之間亦無所不用其敬焉則庶乎其少過矣

呂氏祖謙曰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然後爲能盡吾之心如有豪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理故治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當官處事但務著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復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不易之道也○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字敵災星

杜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

真氏德秀曰古今事業未嘗無所本諸葛武侯平生所立事業奇偉然求其所以則開誠心布公道集衆思廣忠益而已蓋此四者乃武侯事業之本而誠之與公又其本也

許氏衡曰臣子執威權未有無禍者豈惟人事在天道亦不許夫月陰魄也借日爲光與日相遠則光盛猶臣遠於君則聲名大威權重與日相近則光微愈近愈微臣道陰道理當如此大臣在君側而擅權此危道也古人擧善薦賢不敢自名欲恩澤出於君也刑人亦然恩威豈可使出於己使人知恩威出於己是生多少怨敵其危亡可立待也故月星皆借日以爲光及近日却失其光此理殊可玩索○恐害於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大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乃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事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擧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顯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用人

程子曰天地生一世人自足了一世事但恨人不能盡用天下之才此其不能大治○作新人才難變化人才易今諸人之才皆可用且人豈肯甘爲小人在君相變化如何爾若宰相用之爲君子孰不爲君子○正獻公既薦常秩後差改節嘗對伯淳有悔薦之意伯淳曰願侍郎寧百受人欺不可使好賢之心少替

楊氏時曰明道在鄠邑政聲流聞當路欲薦之朝而問其所欲對曰夫薦士者問才之所堪不問志之所欲

羅氏從彥曰名器之貴賤以其人何則授於君子則貴授於小人則賤名器之所貴則君子勇於行道而小人甘於下僚名器之所賤則小人勇於浮競而君子恥於求進以此觀之人君之名器可輕授人哉

朱子曰古之大臣以其一身任天下之重非以其一耳目之聰明一手足之勤力爲能周天下之事也其所賴以共正君心同斷國論必有待於衆賢之助焉是以君子將以其身任此責者必咨諏詢問取之於無事之時而參伍較量用之於有事之日蓋方其責之必加於己而未及也無旦暮倉卒之須則其觀之得以久無利害紛拏之惑則其察之得以精誠心素著則其得之多歲引月長則其蓄之富自重者無所嫌而敢進則無幽隱之不盡欲進者無所爲而不來則無巧僞之亂真久且精故有以知其短長之實而不差多且富故有以使其更迭爲用而不竭幽隱畢達則讜言日聞而吾德脩取舍不眩則望實日隆而士心附此古之君子所以成尊主庇民之功於一時而其遺風餘韻猶有稱思於後世者也今之人則不然其於天下之

士固有漠然不以爲意者矣其求之者又或得之近而不知其遺於遠足於少而不知其漏於多求之備而不知其失於詳也其平居暇日所以自任者雖重而所以待天下之士者不過如此是以勤勞惻怛雖盡於鰥寡孤獨之情而未及乎本根長久之計恩威功譽雖播於兒童走卒之口而未喻乎賢士大夫之心此葢未及乎有爲而天下之士先以訑訑之聲音顔色待之矣至於臨事倉卒而所蓄之材不足以待用乃始欲泛然求己所未知之賢而用之不亦難哉或曰然則未當其任而欲先得天下之賢者宜奈何曰權力所及則察之舉之禮際所及則親之厚之皆不及則稱之譽之又不及則鄉之慕之如是而猶以爲未足也又於其類而求之不以小惡掩大善不以衆短棄一長其如此而已抑吾聞之李文公之言曰有人告曰某所有女國色也天下之人必將極其力而求之無所愛也有人告曰某所有人國士也天下之人則不能一往而先焉此豈非好德不如好色者乎嗚呼欲任天下之重者誠反此而求之則亦無患乎士之不至矣○天生一世人才自足一世之用自古及今只是這一般人但是有聖賢之君在上氣熖大熏蒸陶冶得别只如時節雖不好但上面意思略轉下面便轉況乎聖賢是甚力量少閒無狀底人自銷鑠改變不敢作出來以其平日爲己之心爲公家辦事自然倐舉○君子小人如冰炭之不相容薫蕕之不相入小人進則君子必退君子親則小人必疎未有可以兼收並蓄而不相害者也能審乎此以定取舍則其見聞之益薫陶之助所以謹邪僻之防安義理之習者自不能已而其舉措刑賞所以施於外者必無偏陂之失一有不審則不惟其妄行請託竊弄威權有以害吾之政事而其導諛薫染使人不自知覺而與之俱化其害吾之本心正性又有不可勝言者○伏節死義之士當平居無事之時誠若無所用者然古之人君所以必汲汲以求之者葢以如此之人臨患難而能外死生則其在平世必能輕爵禄臨患難而能盡忠節則其在平世必能不詭隨平日無事之事得而用之則君心正於上風俗美於下足以逆折姦萌潛消禍本自然不至眞有伏節死義之事也○人材衰少風俗頹壞之時士有一善即當扶接導誘以就其器業此亦將來切身利害葢士不素養臨事倉卒乃求非所以爲國遠慮而能無失於委任之閒也○古之人教民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其法備而意深矣今之爲法不然其教之之詳取之之審反覆澄汰至於再三而其具不越乎無用之空言而已深求其意雖或亦將有賴於其用然彼知但爲無用之空言而便足以要吾之爵禄則又何暇復思吾之所以取彼者其意爲何如哉○因論科舉法雖不可以得人然尚公曰銓法亦公然法至於盡公不在人便不是好法要可私而公方始好○姚崇擇十道使之說甚善范富天章所條亦只說到擇監司而已今諸路監

司猥衆。恰如無一般。不若每路只擇一監司。其餘悉可省罷。又曰。朝廷只當擇監司太守。自餘職幕縣官。容他各辟所知。方可責成。天下須是放開。作使恢恢有餘地乃可。◯朝廷設官求賢。故在上者不當以請託而薦人。士人當有禮義廉恥。故在下者不當自衒鬻而求薦。◯好士而取之文字語言之間。則道學德行之士。吾不得而聞之矣。求士而取之投書獻啓之流。則自重有恥之士。吾不得而見之矣。待士而雜之妄庸便佞之伍。則志節慷慨之士。寧有長揖而去耳。而況乎所謂對偶騈儷諛佞無實。以求悅乎世俗之文。又文字之末流。非徒有志於高遠者。鄙之而不爲。若乃文士之有識者。亦未有肯深留意於其間者也。

陸氏九淵曰。銖銖而稱之。至石必謬。寸寸而度之。至丈必差。石稱丈量。徑而寡失。此可爲論人之法。且如其人。大槪論之。在於爲國爲民爲道義。此則君子人矣。大槪論之。在於爲私己爲權勢。而非忠於國徇於義者。則是小人矣。若銖稱寸量。校其一二節目。而違其大綱。則小人或得爲欺。君子反被猜疑。邪正賢否。未免倒置矣。

許氏衡曰。賢者以公爲心。以愛爲心。不爲利回。不爲勢屈。寘之周行。則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賢者之於人國。其重固如此也。然或遭世不偶。務自韜晦。有舉一世而人不知者。雖或知之。而當路之人。未有同類。不見汲引者。雖或知之。召之命之。泛如廝養。而賢者有不屑就者。雖或接之以貌。待之以禮。而其所言不見信用。有超然引去者。雖或信用。復使小人參於其間。責小利。期近效。有用賢之名。無用賢之實。賢者亦豈肯尸位素餐。取譏誚於天下也。雖然。此特論難進者然也。又有難合者焉。人君位處崇高。日受容悅。賢者必欲匡而正之。扶而安之。使如堯舜而後已。故其勢難合。況姦邪佞倖。醜正惡直。肆爲詆毀。多方以陷之。將見罪戾之不免。又可望庶事得其正。天下被其澤耶。益戒禹曰。任賢勿貳。貳之一言。在大禹猶當警省。後世宜如何哉。此任賢之難也。

吳氏澄曰。治天下者在得人。相天下者在用人。用人必自好賢始。周公大聖也。而急於見賢。一食三吐其哺。一沐三握其髮。趙文子。賢大夫也。所舉筦庫之士。七十有餘家。嗚呼。當時周公所見。文子所舉。豈必皆其親舊。而有所請求者哉。好賢之臣。能容人。而天下治。妒賢之臣。不能容人。而天下亂。此大學平天下章。所以引秦誓之言。而深切教戒也。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一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二

治道類二

田賦

呂氏大臨曰。橫渠慨然有意三代之治。論治人先務。未始不以經界爲急。嘗曰。仁政必自經界始。貧富不均。教養無法。雖欲言治。皆苟而已。

問橫渠謂世之病井田難行者。以亟奪富人之田爲辭。然處之有術。期以數年。不刑一人而可復。不審井議之行於今果何如。朱子曰。講學時且恁講。若欲行之。須有機會。經大亂之後。天下無人。田盡歸官。方可給與民。如唐口分世業。是從魏晉積亂之極。至元魏及北齊後周。乘此機方作得。荀悅漢紀一段。正說此意。甚好。若平世則誠爲難行。附荀悅漢紀論曰。古者什一而稅。以爲天下之中正也。今漢民或百一而稅。可謂鮮矣。然豪強富人占田逾侈。輸其賦太半。官收百之一之稅。民收太半之賦。官家之惠優於三代。豪強之暴酷於亡秦。是上惠不通。威福分於豪強也。今不正其本而務除租稅。適足以資富強。夫土地者。天下之大本也。春秋之義。諸侯不得專封。大夫不得專地。今豪民占田或至數百千頃。富過王侯。是自專封也。買賣由己。是自專其地也。孝武時董仲舒嘗言宜限民名田。至哀帝時乃限民占田不得過三十頃。雖有其制。卒不得施。然三十頃有不平矣。且夫井田之制。宜於民眾之時。地廣民稀。勿爲可也。然欲廢之於寡。立之於眾。土地既富。列在豪強。卒而規之。並起怨心。則生紛亂。制度難行。由是觀之。若高帝初定天下。及光武中興之後。民人稀少。立之易矣。就未悉備井田之法。宜以口數占田。爲立科限。民得耕種。不得買賣。以贍貧弱。以防兼并。且爲制度張本。不亦宜乎。雖古今異制。損益隨時。然綱紀大略。其致一也。○人家田產。只五六年間便自不同。富者貧。貧者富。少間病敗便多。飛產匿名。無所不有。須是三十年再與打量一番。則乘其弊少而易爲力。人習見之。亦無所容其奸矣。○有治人無治法。此雖老生之常談。然其實不可易之至論也。夫先王之世。使民三年耕者。必有一年之蓄。故積之三十年。則有十年之蓄。而民不病於凶饑。此可謂萬世之良法矣。其次則漢之所謂常平者。今固行之。其法亦未嘗不善也。然考之於古。則三登泰平之世。蓋不常有。而驗之於今。則常平者。獨其法令簿書筦鑰之僅存耳。是何也。蓋無人以守之。則法爲徒法。而不能以自行也。而況於所謂社倉者。聚可食之物於鄉井荒閑之處。而主之不以任職之吏。馭之不以流徒之刑。苟非常得聰明仁愛之令。又得忠信明察之士。相與弃心一力。以謹其出納。而杜其奸欺。則其法之難守。不待已日而見之矣。○救荒之政。蠲除賑貸。固當汲汲於其始。而撫存休養。尤在謹之於其終。譬如傷寒大病之人。方其病時。湯劑砭灸。固不可以少緩。而其既愈之後。飲食起居之間。所以將護節宣。少失其宜。則勞復之證。百死一生。尤不可以不深畏也。○青苗者。其立法之本意。固未爲不善也。但其給之也。以金而不以穀。其處之也。以縣而不以鄉。其職之也。以官吏而不以鄉人士君子。其行之也。以聚斂亟疾之意。而不以慘怛忠利之心。是以王氏能以行於一邑。而不能以行於天下。○問差役雇役孰便。曰。互有得失。而今所謂雇役便者。卽謂不擾稅人。然聚浮浪無根著之人。又多害事。所謂差役便者。卽謂稅人自顧藉愛惜。然其爲之者。多有破家蕩產之患。

陸氏九淵曰。社倉固爲農之利。然年常豐。田常熟。則

其利可久苟非常熟之田一遇歉歲則有散而無斂來歲闕種糧時乃無以賑之莫若兼置平糴一倉豐時糴之使無價賤傷農之患闕時糶之以摧富民閉廩騰價之計析所糴爲二每存其一以備歉歲代社倉之匱實爲長利也

學校

程子曰治天下以正風俗得賢才爲本宋興百餘年而教化未大醇人情未盡美士人微謙退之節鄉閭無廉恥之行刑雖繁而姦不止官雖冗而材不足者此蓋學校不脩師儒不尊無以風勸養厲之使然也去聖久遠師道不立儒者之學幾於廢熄古者一道德以同風俗方今人執私見家爲異說支離經訓無復統一道之不明不行蓋在於此宜先禮命近侍賢儒各以類舉及百執事方岳州縣之吏悉心推訪凡有明先王之道德業充備足爲師表者其次有篤志好學材良行脩者皆以名聞其高蹈之士朝廷當厚禮延聘其餘命州縣敦遣萃於京師館之寬閑之宇豐其廩餼卹其家之有無以大臣之賢典領其事俾羣儒朝夕相與講明正學其道必本於人倫明乎物理其教自小學灑掃應對以往脩其孝弟忠信周旋禮樂其所以誘掖激厲漸磨成就之道皆有節序其要在於擇善脩身化成天下自鄉人而可至於聖人之道其學行皆中於是者爲成德又其次取才識明達可進於善者使日受其業稍久則舉其賢傑以備高任擇其學業大明德義可尊者爲大學之師次以分教天下之學久之則十室之鄉達於黨遂皆當脩其庠序之制爲之立師既一以道德仁義教養之又專以行實材學升進去其聲律小碎糊名謄錄一切無義理之弊不數年間學者靡然丕變豈惟得士浸廣天下風俗將日入醇正王化之本也○善言治者必以成就人才爲急務人才不足雖有良法無與行之矣欲成就人才者不患其稟質之不美患夫師學之不明也師學不明雖有美質無由成之矣○古之士自十五入學至四十方仕中間自有二十五年學又無利可趨則所志可知後之人自童稚間已有汲汲趨利之意何由得向善故古必使四十而仕然後志定只營衣食却無害惟利祿之誘最害人○天下有多少才只爲道不明於天下故不得有所成就古者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古人於詩如今人歌曲一般雖閭巷童稚皆習聞其說而曉其義故能興起於詩後世老師宿儒尚不能曉其義如何責得學者是不得興於詩也古禮既廢人倫不明以至治家皆無法度是不得立於禮也古人有歌詠以養其性情聲音以養其耳舞蹈以養其血脈今皆無之是不得成於樂也古之成材也易今之成材也難

曾氏鞏曰古之人自家至於天子之國皆有學自幼至於長未嘗去於學之中學有詩書六藝弦歌洗爵俯仰之容升降之節以習其心體耳目手足之舉措又有祭祀鄉射養老之禮以習其恭讓進材論獄出兵授捷之法以習其從事師友以解其惑

勸懲以勉其進戒其不率其所以爲具如此而其大要則務使人人學其性不獨防其邪僻放肆也雖有剛柔緩急之異皆可以進之於中而無過不及使其識之明氣之充於其心則用之於進退語默之際而無不得其宜臨之以禍福死生之故而無足動其意者爲天下之士爲所以養其身之備如此則又使知天地事物之變古今治亂之理至於損益廢置先後始終之要無所不知其在堂戶之上而四海九州之業萬世之策皆得及出而履天下之任列百官之中則隨所施爲無不可者何則其素所學問然也蓋凡人之起居飲食動作之小事至於脩身爲國家天下之大體皆自學出而無斯須去於教也其動於視聽四支者必使其洽於內其謹於初者必使其要於終馴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噫何其至也故其俗之成則刑罰措其材之成則三公百官得其士其爲法之永則中材可以守其入人之深則雖更衰世而不亂爲教之極至此鼓舞天下而人不知其從之豈用力也哉及三代衰聖人之制作盡壞千餘年之間學有存者亦非古法人之體性之舉動惟其所自肆而臨政治人之方固不素講士有聰明朴茂之質而無教養之漸則其材之不成固然蓋以不學未成之材而爲天下之吏又承衰弊之後而治不教之民嗚呼仁政之所以不行盜賊刑罰之所以積其不以此也與

朱子曰古者學校選舉之法始於鄉黨而達於國都教之以德行道藝而興其賢者能者蓋其所以居之者無異處所以官之者無異術所以取之者無異路是以士有定志而無外慕早夜孜孜惟懼德業之不脩而不憂爵祿之未至若夫三代之教藝爲最下然皆有實用而不可闕其爲法制之密又足以爲治心養氣之助而進於道德之歸此古之爲法所以能成人材厚風俗濟世務而興太平也○古人學校教養德行道藝選舉爵祿宿衛征伐師旅田獵皆只是一項事皆一理也○今科舉之弊極矣鄉舉里選之法是第一義今不能行只是就科舉法中與之區處且變著如今經義格子使天下士子各通五經大義禁懷挾出題目使寫出註疏與諸家之說而斷以己意策論則試以時務如禮樂兵刑之屬革奔競之弊獨取經明行脩之人如此亦庶幾矣○有少年試教官先生曰某思量須是立箇定制非四十以上不得任又云須是罷了堂除及注授教官却請本州鄉先生爲之士子也歸心他教也必不苟

許氏衡曰先王設學校養育人材以濟天下之用及其弊也科目之法愈嚴密而士之進於此者愈巧以至編摩字樣期於必中上之人不以人材待天下之士下之人應此者亦豈仁人君子之用心也哉

宗廟

程子曰自天子至於庶人五服未嘗有異皆至高祖服既如是祭祀亦須如是其疏數之節未有可考

但其理必如此七廟五廟亦只是祭及高祖大夫士雖或三廟二廟一廟或祭寢廟則雖異亦不害祭及高祖祭禰而不及祖非人道也

張子曰宗子之法不立則朝廷無世臣且如公卿一日崛起於貧賤之中以至公相宗法不立既死遂族散其家不傳宗法若立則人人各知來處朝廷大有所益或問朝廷何所益曰公卿各保其家忠義豈有不立忠義既立朝廷之本豈有不固○言宗子者謂宗主祭祀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

朱子曰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其制皆在中門外之左外爲都宮內各有寢廟別爲門垣太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天子太祖百世不遷一昭一穆爲宗亦百世不遷二昭二穆爲四親廟高祖以上親盡則毀而遞遷昭常爲昭穆常爲穆諸侯則無二宗大夫又無二廟其遷毀之次則與天子同儀禮所謂以其班祔檀弓所謂祔於祖父者也三代之制其詳雖不得聞然其大略不過如此漢承秦敝不能深考古制諸帝之廟各在一處不容合爲都宮以序昭穆貢禹韋玄成匡衡之徒雖欲正之而終不能盡合古制旋亦廢罷後漢明帝又欲遵儉自抑遺詔無起寢廟但藏其主於光武廟中更衣別室其後章帝又復如之後世遂不敢加而公私之廟皆爲同堂異室之制自是以來更歷魏晉下及隋唐其間非無奉先思孝之君據經守禮之臣而皆不能有所裁正其弊至使太祖之位下同孫子而更僻處於一隅既無以見其爲七廟之尊羣廟之神則又上厭祖考而不得自爲一廟之主以人情而論之則生居九重窮極壯麗而沒祭一室不過尋丈之間甚或無地以容鼎俎而陰損其數孝子順孫之心於此宜有所不安矣○古者一世自爲一廟有門有堂有寢凡屋三重而牆四周焉自後漢以來乃爲同堂異室之廟一世一室而以西爲上如韓文中家廟碑有祭初室祭東室之語今國家亦只用此制故士大夫家亦無一世一廟之法而一世一室之制亦不能備故温公諸家祭禮皆用以右爲尊之說○問始祖之祭曰古無此伊川以義起某當初也祭後來覺得僭遂不敢祭余正父謂此天子諸侯之禮若士大夫則自古無明文先生因舉春秋如單氏尹氏王朝之大夫自上世至後世皆不變其初來姓號則必有太祖又如季氏之徒世世不改其號正父謂春秋自是世卿不由天子先生云非獨春秋如詩說南仲太祖是文王時人至宣王時爲太祖不知古者世祿不世官之法如何○問祭禮曰温公祭自曾祖以下伊川以高祖有服所當祭今見於遺書者甚詳此古禮所無創自伊川所以使人盡孝敬追遠之義○古人所以祔於祖者以有廟制昭穆相對將來祧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今不異廟只共一堂排列以西

爲上則將來祧其高祖只遷得一位死者當移在禰處如此則只當祔禰今祔於祖全無義理但古人本是祔祖若卒改之後世或有重立廟制則又須改也○問周制有大宗之禮乃有立適之義今大宗之禮廢無立適之法而子各得以爲後則長子少子當爲不異曰宗子雖未能立然服制自當從古是亦愛禮存羊之意不可妄有改易也如漢時宗子法已廢然其詔令猶云賜民當爲父後者爵一級是此禮意猶在也豈可謂宗法廢而諸子皆得爲父後乎

陳氏埴曰宗法之立嫡長之尊有君道焉大宗所以統其宗族凡合族中有大事當稟大宗而後行小宗所以統其兄弟如同禰者有大事則同禰之兄弟當稟繼禰之小宗而後行一族之中大宗只是一人小宗儘多故一人之身從下數至始祖大宗惟一數至高祖小宗則四此古者宗族人情相親人倫不亂豈非明嫡庶之分有君臣之義由大宗小宗之法而然與

吳氏澄曰古之大夫元士有家有家者何謂都邑有食采之田以奉宗廟子孫雖不世爵而猶世祿承家之宗子世世守其宗廟而支子不得與焉宗子出在他國而不復然後命其兄弟若族人主之此古者大夫士之家所以與國咸休而無時或替也

禮樂 諡法附

程子曰禮之本出於民之情聖人因而導之耳禮之器出於民之俗聖人因而節文之耳聖人復出必因今之衣服器用而爲之節文其所謂貴本而親用者亦在時王斟酌損益之耳○大凡禮必須有意禮之所尊尊其義也失其義陳其數祝史之事也○先王之樂必須律以考其聲今律既不可求人耳又不可全信正惟此爲難求中聲須得律律不得則中聲無由見律者自然之數至如今之度量權衡亦非正也今之法且以爲準則可非如古法也此等物雖出於自然亦須人爲之但古人爲之得其自然至於規矩則極盡天下之方圓○今尺長於古尺欲尺度權衡之正須起於律律取黃鐘黃鐘之聲亦不難定世自有知音者將上下聲考之須得其正便將黍以實其管看管實幾粒然後推而定法可也古法律管當實千二百粒黍今羊頭山黍不相應則將數等驗之看如何大小者方應其數然後爲正昔胡先生定樂取羊頭山黍用三等篩子篩之取中等者用之此特未爲定也

張子曰禮者理也須是學窮理禮則所以行其義知理則能制禮然則禮出於理之後今在上者未能窮則在後者烏能盡今禮文殘闕須是先求得禮之意然後觀禮合此禮者卽是聖人之制不合者卽是諸儒添入可以去取○古樂不可見蓋爲今人求古樂太深始以古樂爲不可知只以虞書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求之得樂之意蓋盡於是詩只是言志歌只是永其言而已只要轉其聲令人可聽今日歌者亦以轉聲而不變字爲善歌長言後却要入於律律則知音者知之知此聲

入得何律古樂所以養人德性中和之氣後之言樂者止以求哀故晉平公曰音無哀於此乎哀則止以感人不善之心歌亦不可以太高亦不可以太下太高則入於噍殺太下則入於嘽緩蓋窮本知變樂之情也

歐陽氏脩曰由三代而上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由三代而下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古者宮室車輿以爲居衣裳冕弁以爲服尊爵俎豆以爲器金石絲竹以爲樂以適郊廟以臨朝廷以事神而治民其歲時聚會以爲朝覲聘問懽忻交接以爲射鄉食饗合衆興事以爲師田學校下至里閭田畝吉凶哀樂凡民之事莫不一出於禮由之以教其民爲孝慈友悌忠信仁義者常不出於居處動作衣服飲食之間蓋其朝夕從事者無非乎此也此所謂治出於一而禮樂達於天下使天下安習而行之不知所以遷善遠罪而成俗也及三代已亡遭秦變古後之有天下者自天子百官名號位序國家制度宮車服器一切用秦其間雖有欲治之主思所改作不能超然遠復三代之上而牽其時俗稍即以損益大抵安於苟簡而已其朝夕從事則以簿書獄訟兵食爲急曰此爲政也所以治民至於三代禮樂具其名物而藏於有司時出而用之郊廟朝廷曰此爲禮也所以教民此所謂治出於二而禮樂爲虛名故自漢以來史官所記事物名數降登揖讓拜俛伏興之節皆有司之事爾所謂禮之末節也然用之郊廟朝廷自搢紳大夫從事其間者皆莫能曉習而天下之人至於老死未嘗見也況欲識禮樂之盛曉然喻其意而被其教化以成俗乎

朱子曰古禮繁縟後人於禮日益疎略然居今而欲行古禮亦恐情文不相稱不若只就今人所行禮中刪脩令有節文制數等威足矣古樂亦難遽復且如今樂中去其噍殺促數之音幷攷其律呂令得其正更令掌辭命之官製撰樂章其間略述教化訓戒及賓主相與之情及如人主待臣下恩意之類令人歌之亦足以養人心之和平○問先生所謂古禮繁文不可考究欲取今見行禮儀增損用之庶其合於人情方爲有益如何曰固是曰若是則禮中所載冠婚喪祭等儀有可行者否曰如冠婚禮豈不可行但喪祭有繁雜耳問若是則非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與此曰固是曰井田封建如何曰亦有可行者如有功之臣封之一鄉如漢之鄉亭侯田稅亦須要均則經界不可以不行大綱在先正溝洫又如孝悌忠信人倫日用閒事播爲樂章使人歌之倣周禮讀法徧示鄉村裏落亦可代今粉壁所書條禁○聖人有作古禮未必盡用須別有箇措置視許多瑣細制度皆若具文且是要理會大本大原曾子說君子所貴乎道者三動容貌斯遠暴慢矣正顏色斯近信矣出辭氣斯遠鄙倍矣籩豆之事則有司存上許多正是大本大原如今所理會許多正是籩豆之事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到孟子已是不說到細碎上只

說諸侯之禮吾未之學也吾嘗聞之矣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飦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這三項便是大本大原○問南北郊之辨曰如禮說郊特牲而社稷太牢書謂用牲于郊及社于新邑此其明驗也故本朝亦嘗分南北郊至徽宗時又不知何故却合爲一又曰周禮亦只是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故先儒說祭社便是又問周禮大司樂冬至奏樂于圜丘以禮天夏至奏樂于方丘以禮地曰周禮中止有此說更有祀大神享大鬼祭大示之說餘皆無明文又曰周禮他處不說只宗伯以黃琮禮地注謂夏至地神在崑崙典瑞兩圭有邸以祀地注謂祀於北郊大司樂夏日至於澤中方丘奏之他書亦無所考又曰後來人說地便是后土見於書傳言郊社多矣某看來不要如此也自還有方澤之祭○問后土氏之祭曰極而言之亦似僭然此卽古人中霤之祭而今之所謂土地者郊特牲取財於地取法於天是以尊天而親地教民美報焉故家主中霤而國主社觀此則天不可祭而土神在民亦可祭蓋自上古陶爲土室其當中處上爲一竅以通明名曰中霤及中古有宮室亦以室之中央爲中霤存古之舊示不忘本雖曰土神而只以小者言之非如天子所謂皇天后土之大者也○古者教法禮樂射御書數不可闕一就中樂之教尤親切夔教胄子只用樂大司樂之職也是用樂教人朝夕從事於此蓋爲樂有節奏學他底急也不得緩也不得久之都換了一副情性○問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曰古人作詩只是說他心下所存事說出來人便將他詩來歌其聲之清濁長短各依他詩之語言却將律來調和其聲今人却先安排下腔調了然後作語言去合腔子豈不是倒了却是永依聲也古人是以樂去就他詩後世是以詩去就他樂如何解興起得人○律管只吹得中聲爲定若謂用周尺或羊頭山黍雖應準則不得中聲終不是本朝太祖神聖特異初不曾理會樂律但聽樂聲嫌其太高令降一分其聲遂和唐太宗所定樂及本朝樂皆和平所以世祚久長○問國語云律者立均出度韋昭注云均謂均鐘木長七尺係之以弦不知其制云何曰均只是七均如以黃鐘爲宮便用林鐘爲徵太蔟爲商南呂爲羽姑洗爲角應鐘爲變宮蕤賓爲變徵這七律自成一均其聲自相諧應古人要合聲須先吹律使衆聲皆合律方可用後來人想不解去逐律吹得京房始有律準乃是先作下一箇母子調得正了後來只依此爲準國語謂之均梁武帝謂之通其制十三弦一弦是全律底黃鐘只是散聲又自黃鐘起至應鐘有十二弦要取甚聲用柱子來逐弦分寸上柱定取聲立均之意本只是如此又云戊己土律中黃鐘之宮詹卿以爲陽生於子至午而盡到未又生出一黃鐘其思量得不是如此如京房律準十三弦中一弦爲黃鐘不動十二弦却柱起應十二月○問周禮祭不用商音或以爲是武王用厭勝之術竊疑聖人

恐無此意曰曾見樂家言是有殺伐之意故祭不用然也恐是無商調不是無商音奏起來五音依舊皆在如今人曲子所謂黃鐘宮大呂羽此便是調謂如頭一聲是宮聲尾後一聲亦是宮聲便是宮調若是其中按拍處那五音依舊都用

陳氏淳曰人徒見升降裼襲有類乎美觀鏗鏘節奏有近乎末節以爲禮樂若無益於人者抑不知釋回增美皆由於禮器之大備而好善聽過皆本於樂節之素明禮以治躬則莊敬不期而自肅樂以治心則鄙詐不期而自銷蓋接於視聽者所以養其耳目而非以娛其耳目形於舞蹈者所以導其血氣而非以亂其血氣則禮樂之用可知矣

程子曰刑罰雖嚴可警於一時爵賞雖重不及於後世惟美惡之謚一定則榮辱之名不朽矣故歷代聖君賢相莫不持此以勵世風也（以下謚法）

司馬氏光荅程子書曰承問及張子厚謚倉卒奉對以漢魏以來此例甚多無不可者退而思之有所未盡竊惟子厚平生用心欲率今世之人復三代之禮者也漢魏以下蓋不足法郊特牲曰古者生無爵死無謚爵謂大夫以上也檀弓記禮所由失以謂士之有誄自縣賁父始子厚官比諸侯之大夫則已貴宜有謚矣然曾子問曰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唯天子稱天以誄之諸侯相誄猶爲非禮況弟子而誄其師乎孔子之沒哀公誄之不聞弟子復爲之謚也子路欲使門人爲臣孔子以爲欺天門人厚葬顏淵孔子歎不得視猶子也君子愛人以禮今關中諸君欲謚子厚而不合於古禮非子厚之志與其以陳文範陶靖節王文中子孟貞曜爲比其尊之也曷若以孔子爲比乎

兵政

程子曰古者以少擊衆而取勝者多蓋兵多亦不足恃袁紹以十萬阻官渡而曹操只以萬卒取之王莽百萬之衆而光武昆陽之衆有八千仍有在城中者然則只是數千人取之苻堅下淮百萬而謝玄纔二萬人一麾而亂以此觀之兵衆則易老適足以資敵人一敗不支則自相蹂踐譬之一人軀幹極大一人輕捷兩人相當則擁腫者遲鈍爲輕捷者出入左右之則必困矣○韓信多多益辦只是分數明

楊氏時曰傳曰秦之銳士不可當齊晉之節制齊晉之節制不可以當湯武之仁義竊謂雖有仁義之兵苟無節制亦不可以取勝甘誓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右不攻于右汝不恭命牧誓曰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乃止齊焉其節制之嚴蓋如此故諸葛孔明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此之謂也○王者之兵未嘗以術勝人然亦不可以計取後世惟諸葛亮李靖爲知兵如諸葛亮已死司馬仲達觀其行營軍壘不覺嘆服而李靖惟以正出奇此爲得法制之意

朱子曰看古來許多陣法遇征戰亦未必用得所以張巡用兵未嘗倣古兵法不過使兵識將意將識

士情蓋未論臨機應變方略不同只如地圓則須布圓陣地方則須布方陣亦豈容概論也○今日之患在於主兵之員多朝廷雖知其無用姑存其名日費國家之財不可勝計又刻剝士卒使士卒困怨於下若更不變而通之則其害未艾也要之此事但可責之郡守他分明謂之郡將若使之練習士卒脩治器甲築固城壘以爲一方之守豈不隱然有備而可畏○因論保伍法或曰此誠急務曰固是先王比閭什伍之法便是此法都是從這裏作起所謂分數是也兵書云馭衆有多寡分數是也看是統馭幾人只是分數明所以不亂王介甫銳意欲行保伍法不曾作得成范伯達爲袁州萬載令行得保伍極好自來言保伍法無及之者每有疑似無行止人保伍不敢著互相傳送至縣縣驗其無他方令傳送出境訖任滿無一寇盜

真氏德秀曰古之用武者不急於治兵而急於擇將將之勇怯兵實係焉天下無必勝之兵而有不可敗之將昔人未嘗不用民兵也然既募之後則有紀律焉馬燧之練成精卒是也方募之始則有差擇焉馬隆之立標揀試是也

刑罰

程子曰君子之於議獄盡其忠而已於決死極於惻而已天下之事無所不盡其忠而議獄緩死最其大者也

胡氏宏曰生刑輕則易犯是教民以無恥也死刑重則難悔是絕民自新之路也生刑死刑輕重不相懸然後民知所避而風化可興矣

朱子曰以舜命臯陶之辭考之士官所掌惟象流二法而已其曰惟明克允則或刑或宥亦惟其當又豈一於宥而無刑哉今必曰堯舜之世有宥而無刑則是殺人者不死而傷人者不刑也是聖人之心不忍於元惡大憝而反忍於銜冤抱痛之良民也是所謂怙終賊刑刑故無小者皆爲空言也夫刑雖非先王所恃以爲治然以刑弼教禁民爲非則所謂傷肌膚以懲惡者亦既竭心思而繼之以不忍人之政之一端也今徒流之法既不足以止穿窬淫放之姦而其過於重者則又有不當死而死苟采陳羣之議一以宮剕之辟當之則雖殘其支體而實全其軀命且絕其爲亂之本而使後無以肆焉豈不仰合先王之意而下適當世之宜哉○先王之義刑義殺雖或傷民之肌膚殘民之軀命然刑一人而天下之人聳然不敢肆意於爲惡是乃所以正直輔翼而若其有常之性也後世之論刑者不知出此其陷於申商之刻薄者既無足論至於鄙儒姑息之論異端報應之說俗吏便文自營之計則又一以輕刑爲事然刑愈輕而愈不足以厚民之俗往往反以長其悖逆作亂之心而使獄訟之愈繁則不講乎先王之法之過也○今人說輕刑者只見所犯之人爲可憫而不知被傷之人尤可念也如劫盜殺人者人多爲之求生殊不念死者之爲無辜是知爲盜賊計而不爲良民地也若如酒稅僞會子及饑荒竊盜之類猶可以

情原其輕重大小而處之。○獄訟面前分曉事易看。其情僞難通，或旁無佐証，各執兩說，繫人性命處，須喫緊思量，猶恐有誤也。

陸氏九淵曰：五刑五用，古人豈樂施此於人哉？天討有罪，不得不然耳。是故大舜有四裔之罰，孔子有兩觀之誅。善觀大舜孔子寬仁之實者，於四裔兩觀之間而見之矣。近時之言寬仁者則異於是，蓋不究夫寬仁之實，而徒欲爲容奸廋慝之地，殆所謂以不禁奸邪爲寬大，縱釋有罪爲不苛者也。罪疑惟輕，罪而有疑，固疑爲輕，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謂罪疑者也。使其不經甚明而無疑，則天討所不容釋，豈可失也。宥過無大，刑故無小，使在趨走使令之閒，簿書期會之際，偶有過誤，宥之可也。若其貪黷奸宄，出於其心，而至於傷民蠹國，則何以宥爲？於其所不可失而失之，於其所不可宥而宥之，則爲傷善，爲長惡，爲悖理，爲不順天，殆非先王之政也。

諫諍

程子曰：夫鐘怒而擊之則武，悲而擊之則哀，誠意之感而入也。告於人亦如是。古人所以齋戒而告君也，宿齋豫戒，潛思存誠，覬感動於上心。若使營營於職事，紛紛其思慮，待至上前，然後善其辭說，徒以頰舌感人，不亦淺乎？○或曰：鄒浩以極諫得罪，世疑其賣直也。曰：君子之於人，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

劉氏安世曰：書稱堯之德曰稽于衆，舍己從人；舜戒其臣曰：予違汝弼，汝無面從，退有後言。伊尹之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傅說之復於高宗曰：惟木從繩則正，后從諫則聖。然則古之聰明睿知之君，所以能大過於人者，未有不以求諫爲先務也。

真氏德秀曰：爲人君者，受諫則明，拒諫則昏。明則君子得以自盡，昏則小人得以爲欺。故爲君子者，惟恐其君之不受諫；爲小人者，惟恐其君之不拒諫。彼小人者，豈以受諫爲不美哉？蓋正論勝則邪說不容，公道行則私意莫逞，故其術不得不出諸此。○欲諫其君者，必先能受人之諫。倘在己則知盡言以諫君，而於人則不欲盡言以諫我，是以善責君而未嘗以善責己也，其可乎哉？故爲大臣必以羣下有言爲救己之過，而不以爲形己之短；以爲愛己而不以爲輕己，以爲助己而不以爲異己，然後可稱宰相之度矣。

許氏衡曰：後世臣子謀於君，只說利害，有如此以利害相恐動，則利害不應時，便不信矣。人只當言義理可與不可，當與不當，且如天道福善禍淫，有時而差，是禍福亦不足信也。人只得當於義理而已，利害一切不恤也。

禎異

程子曰：國家將興，必有禎祥；人有喜事，氣見面目。聖人不貴祥瑞者，蓋因災異而脩德則無損，因祥瑞而自恃則有害也。○春秋書災異，蓋非偶然。不云霜隕而云隕霜，不云夷伯之廟震而云震夷伯之

廟分明是有意於人也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勝則天不爲災人事不勝則天爲災人事常隨天理天變非應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氣壯則不爲疾氣羸弱則必有疾非天固欲爲害人事德不勝也如漢儒之學皆牽合附會不可信

張子韶云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既前知之則以誠造化轉移變易使禍爲福妖爲祥亡爲興蓋無難也

朱子曰至誠之道非可以者以之則非誠矣夫轉禍爲福易災爲祥以太戊高宗之事觀之則理固有是然不如是之易也是以古之聖賢遇災而懼嚴恭祇畏以正厥事猶不敢庶幾其萬一故曰瞻仰昊天曷惠其寧豈曰轉移變易而無難哉

陸氏九淵曰昔之言災異者多矣如劉向董仲舒李尋京房翼奉之徒皆通乎陰陽之理而陳於當時者非一事矣然君子無取焉者爲其著事應之故也孔子書災異於春秋以爲後王戒而君子有取焉者爲其不著事應故也夫旁引物情曲指事類不能無偶然而合者然一有不合人君將忽焉而不懼孔子於春秋著災異不著事應者實欲人君無所不謹以荅天戒而已

真氏德秀曰祥多而恃未必不危異衆而戒未必不安顧人主應之者如何耳

問天變許氏衡曰胡氏一說好如父母嗔怒或是子婦有所觸瀆而怒亦有父母別生煩惱時爲子者皆當恐懼脩省此言殊有理

御纂性理精義卷第十二

五種遺規

四部備要

子部

上海中華書局據通行本校刊

桐鄉 陸費逵 總勘
杭縣 高時顯 吳汝霖 輯校
杭縣 丁輔之 監造

版權所有不許翻印

藏書五種敘

隆古之世人心醇厚習尚不紛上之所以爲教下之所以爲學者畢出於一途生其時者日聞正言覩正訓莫不各愛其身而恥爲不善僉壬敗類自顧無所容其立法之善如此故其教之成處則爲忠信篤敬之儒而出亦可以備天下國家之用及其衰也國異政家殊俗一切澆漓狡黠之風日昌日熾而靡所底止於是上之人方憂其弊欲以嚴刑峻法懲之而不能無他教化之未先而觀型之無自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漸矣故曰少成若天性習慣成自然不易之理也粵西陳榕門先生當代名儒作宦五十年憂國愛民朝野共戴公餘之暇著藏書五種一曰養蒙士二曰訓民俗三曰嚴閫範四曰儆官箴五曰戒胥吏勤搜博採凡典籍之垂訓名賢之格言及學士大夫婦人女子一言一行有關名教者莫不檢擇以標於簡編使人觸目警心誦之忘倦夫人雖至頑一日聞忠臣孝子義夫節婦之行莫不流連感嘆傳爲美談何則天性之良未盡泯也故覩是書而不知勸者必非人情惜其書僅流行於吳越楚粵諸省而蜀以遼遠未及見自林君青山解組湖南攜有是書欲重刻播之而未果今林君已辭世矣其姪與宗方偕仝人捐貲重刻以廣榕門先生之傳其意甚美而其裨益於人心風俗爲甚大固余之所有志而未逮者也敢辭固陋爰筆而爲之敘

乾隆三十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丹稜彭端淑書於

錦江書院

重刊藏書五種序

歲戊子予主講斗山書院取陳文恭養正遺規之意定爲學規間又擇其訓俗教女從政在官諸編中有關讀書作人之法者與諸生講習羣樂信而從之蓋謂精粗本末學者之要務盡是已一日有客自三邑來叩門求見予進之於澄心堂上詢其姓字曰彭某即出一緘以示啓誦之則予趙玉衡師手書也言彭君之尊人國治先生方募印陳文恭五種藏書以廣流傳乞予一言爲引予嘉其用意良厚又重以師命弗敢辭因徐謂彭君曰君亦知人心風俗之所以盛衰乎士者四民之首而人心風俗所視爲轉移者也當其盛也必有人焉言坊行表爲之倡道維持於其中及其衰也亦必有人焉口誦詩書身違禮義使世人尤而效之而名教之閑遂迄於潰決而不可救止故予嘗謂人心之壞不壞於不識字不讀書之人而壞於士人則欲風俗之厚亦不厚於不識字不讀書之人而厚於士人何者士習不振則於非士者又何責也尊甫之意毋亦有鑒於是乎彭君方起而對客有自旁詰之者曰是書誠善矣第惟士喻之士之數無幾而必專其責備恐亦難以返人心而維風俗也余曰如子言是直謂天下無士可也既士矣將自責之不暇而又奚暇計人之賢否哉且今之士大約自視過高謂吾輩可談性理此外惟因果報應之說足以聳其聽聞耳夫彼固非不信因果者也彼謂士人取一衿博一第誠不偶然及徐而察其存心行事嘗有欺世而盜名者甚至風流相尚詡詡然自目曰名士名士而踰檢蕩閑更爲愚夫愚婦所不屑爲則未嘗不竊竊焉疑之謂若是何以享榮名登高第耶所謂天道是耶非耶嗚呼挽回世道士之責也士而爲人所疑其又奚以勸人爲耶近日兖州太守陳蓮史先生文恭之嗣孫也癸酉領解粵西庚辰獲會狀一人中三元爲世罕覯聞其家尤屢世簪纓不絕亦可知理學名臣生膺顯仕而積善餘慶源遠流長所云因果報應誠理有固然者而究之文恭之意初非計及乎此也然則士之自立以爲斯人倡固有無庸外求者矣客默然無以應遂書以與彭君使歸而返命於其尊人并質之玉衡師以爲何如也

道光八年三月初六日中江李福源容海謹撰

養正遺規序

天下有真教術斯有真人材教術之端自閭巷始人材之成自兒童始大易以山下出泉其象爲蒙而君子之所以果行育德者於是乎在故蒙以養正是爲聖功義至深矣余每見當世所稱材子弟大都詩記誦詞章而德行根本之地鮮過而問焉夫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濁豎豈泉之咎哉汨泥揚波父兄之教不先子弟之率不謹也弘謀公餘考昔賢養正遺規擇其簡要可通行者釐爲二卷篇帙無多本末畧備用以流布鄉塾俾父兄師長以是教其子弟毋輕小節毋騖速成循循規矩雖蒙養之事而凡所以篤倫理砥躬行興道藝者悉已引其端由是以之於大學之塗庶幾源潔流清於世教不無少助乎欽惟聖天子昌明理學文治日新備員圻輔分路揚鑣循行風俗與有人材之責焉故敢勉竭愚忱具訓蒙士爲郡邑先其或以是爲迂爲固爲瑣屑而愸置焉余心滋戚矣

乾隆四年三月既望桂林陳弘謀題於津門官舍

養正遺規目錄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卷上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
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
朱子童蒙須知
朱子論定程董學則
陳北溪小學詩禮
真西山教子齋規
方正學幼儀雜箴
高提學洞學十戒
卷下
顏氏家訓勉學篇
朱子讀書法
朱子治家格言
呂近溪小兒語
呂新吾續小兒語
陸桴亭論小學　論讀書

原书缺此页

養正遺規卷之上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朱子白鹿洞書院揭示（公名熹字元晦宋婺源人謚曰文配祀十哲）

弘謀按學也者。所以學為人也。天下無倫外之人。故自無倫外之學。朱子首列五教。所以揭明學之本指。而因及為學之序。自修身以至處事接物之要。則學之大綱畢舉。徹上徹下更無餘事矣。弘謀輯養正規。特編此為開宗第一義。使為父兄者共明乎此。則教子弟得所嚮方。自孩提以來。就其所知愛親敬長。告以此為人之始。即為學之基。切勿以世俗讀書取科名之說。汨亂其良知。庶耳所習聞。兒時亦曉然所學為何事。

父子有親。　君臣有義。　夫婦有別。　長幼有序。
朋友有信。

右五教之目。堯舜使契為司徒。敬敷五教。即此是也。學者學此而已。而其所以學之之序。亦有五焉。其別如左。

博學之。　審問之。　慎思之。　明辨之。　篤行之。

右為學之序。學問思辨四者。所以窮理也。若夫篤行之事。則自修身以至於處事接物。亦各有要。其別如左。

言忠信。行篤敬。　懲忿窒慾。遷善改過。

右修身之要。

正其誼不謀其利。　明其道不計其功。

右處事之要。

己所不欲。勿施於人。　行有不得。反求諸己。

右接物之要。

熹竊觀古昔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意。莫非使之講明義理。以修其身。然後推以及人。非徒欲其務記覽。為詞章。以釣聲名。取利祿而已也。今人之為學者。則既反是矣。然聖賢所以教人之法。具存於經。有志之士。固當熟讀深思而問辨之。苟知其理之當然。而責其身以必然。則夫規矩禁防之具。豈待他人設之。而後有所持循哉。近世於學有規。其待學者為已淺矣。而其為法。又未必古人之意也。故今不復以施於此堂。而特取凡聖賢所以教人為學之大端。條列於右。而揭之楣間。諸君其相與講明遵守。而責之於身焉。則夫思慮云為之際。其所以戒謹而恐懼者。必有嚴於彼者矣。其有不然而或出於此言之所棄。則彼所為規者。必將取之。固不得而略也。諸君其亦念之哉。

朱子滄洲精舍諭學者

弘謀按學莫先於立志。立志固人盡知之。但世人所謂立志。志科名耳。志利祿耳。每子弟發蒙。即便以此相誘。故所誇材雋。不過泛濫於記誦詞章。而不復知孝弟忠信為何事。朱子諭學者。所云志不立之病。却在貪利祿不貪道義。要作貴人。不要作好人。教後生須將此路頭。先與他指點明白。方得迴還向聖賢一路上去。故是編既示以學之綱。即不可不正其志所嚮。否則志非其志。學亦非其學矣。

書不記。熟讀可記。義不精。細思可精。惟有志不立。直是無著力處。只如而今貪利祿而不貪道義。要作貴人。而不要作好人。皆是志不立之病。直須反復思量。究見病痛起處。勇猛奮躍。不伏作此等人。一躍躍出。

見得聖賢所說千言萬語都無一事不是實語方始立得此志就此積累工夫迤邐向上去大有事在諸君勉旃不是小事

朱子童蒙須知 有序

夫童蒙之學始於衣服冠履次及言語步趨次及灑掃涓潔次及讀書寫文字及有雜細事宜皆所當知今逐目條列名曰童蒙須知若其修身治心事親接物與夫窮理盡性之要自有聖賢典訓昭然可考當次第曉達茲不復詳著云

弘謀按前二篇爲學者定其綱宗端所嚮而蒙養從入之門則必自易知而易從者始故朱子既嘗編次小學尤擇其切於日用便於耳提面命者著爲童蒙須知使其由是而循循焉凡一物一則一事一宜雖至纖至悉皆以閑其放心養其德性爲異日進修上達之階即此而在矣吾願爲父兄者毋視爲易知而教之不嚴爲子弟者更毋忽以爲不足知而聽之藐藐也

衣服冠履第一

大抵爲人先要身體端整自冠巾衣服鞵韈皆須收拾愛護常令潔淨整齊我先人常訓子弟云男子有三緊謂頭緊腰緊脚緊頭謂頭巾未冠者總髻腰謂以條或帶束腰脚謂鞵韈此三者要緊束不可寬慢寬慢則身體放肆不端嚴爲人所輕賤矣

凡著衣服必先提整衿領結兩衽紐帶不可令有闕落飲食照管勿令污壞行路看顧勿令泥漬

凡脫衣服必齊整摺疊箱篋中勿散亂頓放則不爲塵埃雜穢所污仍易於尋取不致散失著衣既久則不免垢膩須要勤勤洗澣破綻則補綴之儘補綴無害只要完潔

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卷束兩袖勿令有所濕

凡就勞役必去上籠衣服只著短便愛護勿使損污

凡日中所著衣服夜臥必更則不藏蚤虱不即敝壞苟能如此則不但威儀可法又可不費衣服晏子一狐裘三十年雖意在以儉化俗亦其愛惜有道也此最飭身之要毋忽

語言步趨第二

凡爲人子弟須是常低聲下氣語言詳緩不可高言喧鬨浮言戲笑父兄長上有所教督但當低首聽受不可妄大議論長上檢責或有過誤不可便自分解姑且隱默久却徐徐細意條陳云此事恐是如此向者當是偶爾遺忘或曰當是偶爾思省未至若爾則無傷忤事理自明至於朋友分上亦當如此

凡聞人所爲不善下至婢僕違過宜且包藏不應便爾聲言當相告語使其知改

凡行步趨蹌須是端正不可疾走跳躑若父母長上有所喚召却當疾走而前不可舒緩

灑掃涓潔第三

凡爲人子弟當灑掃居處之地拂拭几案當令潔淨文字筆硯凡百器用皆當嚴肅整齊頓放有常處取用既畢復置元所父兄長上坐起處文字紙劄之屬或有散亂當加意整齊不可輒自取用凡借人文字皆置簿鈔錄主名及時取還牕壁几案文字間不可書字前輩云壞筆污墨瘝子弟職書几書硯自黥其面此爲最不雅潔切宜深戒

讀書寫文字第四

凡讀書須整頓几案令潔淨端正將書冊整齊頓放正身體對書冊詳緩看字子細分明讀之須要讀得字字響亮不可誤一字不可少一字不可多一字不可倒一字不可牽強暗記只是要多誦遍數自然上口久遠不忘古人云讀書千遍其義自見謂熟讀則不待解說自曉其義也余嘗謂讀書有三到謂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則眼不看子細心眼既不專一却只漫浪誦讀決不能記記亦不能久也三到之法心到最急心既到矣眼口豈不到乎

凡書冊須要愛護不可損汚縐摺濟陽江祿書讀未完雖有急速必待掩束整齊然後起此最爲可法

凡寫文字須高執墨錠端正研磨勿使墨汁汚手高執筆雙鉤端楷書字不得令手指著毫

凡寫字未問寫得工拙如何且要一筆一畫嚴正分明不可潦草

凡寫文字須要子細看本不可差訛

雜細事宜第五

凡子弟須要早起晏眠

凡諠閧爭鬬之處不可近無益之事不可爲（謂如賭博籠養打毬踢毬放風禽等事）

凡飲食有則食之無則不可思索但粥飯充饑不可闕

凡向火勿迫近火旁不惟舉止不佳且防焚爇衣服

凡相揖必折腰

凡對父母長上朋友必稱名

凡稱呼長上不可以字必云某丈如弟行者則云某姓某丈（按釋名弟訓第謂相次第也某丈者如云張丈李丈某姓某丈者如云張三丈李四丈舊注云）

凡出外及歸必於長上前作揖雖暫出亦然

凡飲食於長上之前必輕嚼緩嚥不可聞飲食之聲

凡飲食之物勿爭較多少美惡

凡侍長者之側必正立拱手有所問則必誠實對言不可忘

凡開門揭簾須徐徐輕手不可令震驚聲響

凡衆坐必斂身勿廣占坐席

凡侍長上出行必居路之右住必居左

凡飲酒不可令至醉

凡如廁必去外衣下必盥手

凡夜行必以燈燭無燭則止

凡待婢僕必端嚴勿得與之嬉笑執器皿必端嚴惟恐有失

凡危險不可近

凡道路遇長者必正立拱手疾趨而揖

凡夜臥必用枕勿以寢衣覆首

凡飲食舉匙必置箸舉箸必置匙食已則置匙箸於案

雜細事宜品目甚多姑舉其略然大概具矣凡此五篇若能遵守不違自不失爲謹愿之士必又能讀聖賢之書恢大此心進德修業入於大賢君子之域無不可者汝曹宜勉之

朱子論定程董學則（程名端蒙字正思董名銖字叔仲俱江西德興人）

弘謀按童蒙須知爲父兄者所以教其子弟也程董學則則自十年出就外傅以上事凡鄉塾黨庠皆可通行故朱子嘗以爲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焉父兄教之於家師長教之於

塾內外夾持循循規矩非僻之心復何自入
哉
凡學於此者必嚴朔望之儀
其日昧爽值日一人主擊板始擊咸起盥漱總櫛
衣冠再擊皆著深衣或涼衫升堂師長率弟子詣
先聖像前再拜焚香訖又再拜退師長西南嚮立
諸生之長者率以次東北嚮再拜師長立而扶之
長者一人前致辭訖又再拜師長入於室諸生以
次環立再拜退各就案
謹晨昏之令
常日擊板如前再擊諸生升堂序立俟師長出戶
立定皆揖次分兩序相揖而退至夜將寢擊板會
揖如朔禮會講會食會茶亦擊板如前朔揖會講
以深衣或涼衫餘以道服褙子
居處必恭
居有常處序坐以齒凡坐必直身正體毋箕踞傾
倚交脛搖足寢必後長者既寢勿言當晝勿寢
步立必正
行必徐立必拱必後長者毋背所尊毋踐閾毋跛
倚
視聽必端
毋淫視毋傾聽
言語必謹
致詳審重然諾肅聲氣毋輕毋誕毋戲謔諠譁毋
論及鄉里人物長短及市井鄙俚無益之談
容貌必莊
必端嚴凝重毋輕易放肆毋粗豪狠傲毋輕有喜
怒
衣冠必整
毋為詭異華靡毋致垢敝簡率雖燕處不得裸袒
露頂雖盛暑不得輒去鞋襪
飲食必節
毋求飽毋貪味食必以時毋恥惡食非節假及尊
命不得飲酒飲不過三爵勿至醉
出入必省
非尊長呼喚師長使令及己有急幹不得輒出學
門出必告反必面出不易方入不踰期
讀書必專一
必正心肅容記遍數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須成
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一書已熟方讀
一書毋務泛觀毋務強記非聖賢之書勿讀無益
之文勿觀
寫字必楷敬
勿草勿欹傾
几案必整齊
位置有倫簡帙不亂書篋衣笥必謹扃鑰
堂室必潔淨
逐日值日再擊板如前以水灑堂上良久以帚掃
去塵埃以巾拭几案其餘悉令齋僕掃拭之別
有汙穢悉令掃除不拘早晚
相呼必以齒
年長倍者以丈十年長者以兄年相若以字勿以
爾汝書問稱謂亦如之
接見必有定
凡客請見師長坐定值日擊板諸生如其服升堂
序揖立侍師長命之退則退若客於諸生中有自

欲相見者。則見師長畢。就其位見之。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修業有餘功遊藝以適性。

彈琴習射投壺各有儀矩。非時勿弄博奕鄙事。不宜親學。

使人莊以恕而必專所聽

擇謹愿勤力者。莊以臨之。恕以待之。有小過者。訶之甚則白於師長。懲之不悛。衆稟師長遣之。不許直行己意。苟日從事於斯。而不敢忽。則入德之方。庶乎其近之矣。

道不遠人。理不外事。故古人之教者。自其能食能言而所以訓導整齊之者。莫不有法。而況家塾黨庠術序之間乎。彼學者所以入孝出弟。行謹言信。羣居終日。德進業修。而暴慢放肆之氣。不設於身體者。由此故也。番陽程端蒙與其友生董銖共爲此書。將以教其鄉人子弟。而作新之。蓋有古人小學之遺意矣。余以爲凡爲庠序之師者。能以是而率其徒。則所謂成人有德。小子有造者。將復見於今日矣。於以助成后王降德之意。豈不美哉。淳熙十四年丁未十一月甲子。新安朱熹書。

陳北溪小學詩禮 先生名淳字安卿宋龍溪人朱子弟子崇祀廟庭

弘謀按小學之槪。已於前二書見之。北溪陳氏復輯曲禮少儀內則諸書。擇其要且切者集爲五言。次以韻語。俾童子時時諷誦而服習焉。題之曰小學詩禮。蓋歌詠所以養性情。而步趨因以謹儀節。過庭之訓。殆於兼之。

事親

凡子事父母。雞鳴咸盥漱。櫛總冠紳履。以適父母所。

其二

及所聲氣怡。燠寒問其衣。疾痛敬抑搔。出入敬扶持。

其三

將坐請何向。長者執席少者執牀。與坐縣衾篋枕簟。灑掃室及堂。

其四

長者必奉水。少者必奉槃。進盥請沃盥。盥卒授以巾。

其五

問所欲而進。甘飴滑以瀡。柔色以溫之。必嘗而後退。

其六

養則致其樂。居則致其敬。昏定而晨省。冬溫而夏凊。

其七

三日則具沐。五日則請浴。燂音潛熱也潘米汁也請靧音悔洗也面。燂湯請濯足。

其八

其有不安節。行不能正履。飲酒不變貌。食肉不變味。

其九

立不敢中門。行不敢中道。坐不敢中席。居不敢主奧。

其十

父召唯無諾。父呼走不趨。叶雌由切食在口則吐。手執業則投。

其十一

父立則視足。父坐則視膝。應對言視面。立視前三尺。

其十二

父母或有過。柔聲以諫之。三諫而不聽。則號泣而隨。

其十三

父在不遠遊。所遊必有常。出不敢易方。復不敢過時。

其十四

舟焉而不游。道焉而不徑。身者父母體。行之敢不敬。

事長

君子容舒遲。見尊者齋遬。足重而手恭。聲靜而氣肅。

其二

始見於君子。辭曰願聞名。童子曰聽事。不敢與並行。

其三

尊年不敢問。長賜不敢辭。燕見不將命。道不請所之。

其四

年倍事以父。年長事以兄。父之齒隨行。兄之齒雁行。

其五

見父之執者。不問不敢對。不謂進不進。不謂退不退。

其六

侍坐於長者。必安執而顏。有問讓而對。不及毋儳言。

其七

君子問更端。則必起而對。欠伸撰（持也）杖屨。侍坐可請退。

其八

侍飲於長者。酒進則拜受。未釂（音醮飲盡爵也）不敢飲。未辯（音徧義同）不虛口。

其九

侍燕於君子。先飯而後已。小飯而亟之。毋齧骨刺齒。

其十

從長上邱陵。必向長所視。羣居有五人。長者席必異。

男女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男女無相瀆。天地之大義。

其二

男十年出外。就傅學書記。學樂學射御。學禮學孝弟。

其三

女十年不出。姆教婉娩從。執麻治絲繭。觀祭納酒漿。

其四

女子不出門。出門必擁蔽。夜行必以燭。無燭則必止。

其五

男女不雜坐。嫂叔不通問。內言不出閫。外言不入閫。

其六

男不言內事。女不言外事。非祭不交爵。非喪不受器。

其七

姑姊妹女子。已嫁而反室。弗與同席坐。弗與同器食。

其八

取妻不同姓。寡子弗與友。主人若不在。不入其門戶。

其九

婦人伏於人。無所敢自遂。令不出閨門。惟酒食是議。

其十

迎客不出門。送客不下堂。見卑不踰閾。弔喪不出疆。

其十一

婦人不二斬。（斬衰爲夫服也）烈女不二夫。一與之齊者。終身不改乎。

雜儀

喜怒必中節。周旋必中禮。淫惡不接心。惰慢不設體。

其二

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惡聲。非法不敢道。非德不敢行。

其三

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使民如承祭。出門如見賓。

其四

並坐不橫肱。共飯不擇手。揖人必違位。尊前不叱狗。

其五

入國不敢馳。入里必致式。入戶必奉扃。入門不踐閾。

其六

入境必問禁入國必問俗入門必問諱與人不問欲

其七

臨喪則不笑臨祭則不惰當食則不歎讓食則不唾

其八

君子正衣冠儼然尊瞻視卽之容也溫聽之言也厲

真西山教子齋規（公名德秀字希元宋浦城人參知政事謚文忠崇祀廟庭）

弘謀按養正之方最小時爲尤要古人重胎教自婦人姙子之時謹寢食肅視聽夜則令瞽誦詩道正事凡以愼所感謂感於善則善爲生子計也今人縱不能盡然乃至既生之後曲意撫摩積四五歲仍然姑息恣其所爲應訶反笑逮於既長養成驕惰雖欲禁防不可得已西山先生教子齋規乃是於最少小時撮其大綱分爲八則簡而要切而該尤父兄所宜敬書座右時加訓飭者

一曰學禮

凡爲人要識道理識禮數在家庭事父母入書院事先生並要恭敬順從遵依教誨與之言則應教之事則行毋得怠慢自任己意

二曰學坐

定身端坐齊脚斂手毋得伏燈靠背偃仰傾側

三曰學行

籠袖徐行毋得掉臂跳足

四曰學立

拱手正身毋得跛倚欹斜

五曰學言

樸實語事毋得妄誕低細出聲毋得叫喚

六曰學揖

低頭屈腰出聲收手毋得輕率慢易

七曰學誦

專心看字斷句慢讀須要字字分明毋得目視東西手弄他物

八曰學書

臻（聚也）志把筆字要齊整圓淨毋得輕易糊塗

方正學幼儀雜箴（公名孝孺字希直明浙江寧海人官翰林學士靖難死節）

道之於事無乎不在古之人自少至長於其所在皆致謹焉而不敢忽故行跪揖拜飲食言動有其則喜怒好惡憂樂取予有其度或銘於盤盂或書於紳笏所以養其心志約其形體者至詳密矣其進於道也豈不易哉後世教無其法學失其本學者汩於名勢之慕利祿之誘內無所養外無所約而人之成德者難矣予病乎此也蓋久欲自其近而易行者學焉而未能因列所當勉之目爲箴揭於左右以攻己闕由乎近而至乎遠蓋始諸此非謂足以盡乎自修之事也方孝孺序

弘謀按爲學之有箴義取乎刺病凡以觸目警心也觸吾目者陳義不必高警吾心者爲失不在大書曰不矜細行終累大德成人猶將慎之況小子乎正學先生書此自警而題之曰幼儀雜箴自日用之節以及念慮之微辨理欲消長之萌推吉凶榮辱之應何其言之慄慄也維予小子不聽敬止尚其以是爲苦口藥石哉

坐

維坐容背欲直貌端莊手拱臆仰爲驕俯爲戚毋箕

以跽。敬以側。堅靜若山乃恒德。

立

足之比也如植。手之恭也如翼。其中也敬。而外也直。不爲物遷。進退可式。將有立乎聖賢之域。

行

步履欲重。容止欲舒。周旋遲速。與仁義俱。行不畔乎仁義。是爲恆途。

寢

形倦於晝。夜以息之。寧心定氣。勿妄有思。偃勿如伏。仰勿如尸。安養厥德。萬化之基。

揖

張拱而前。肅以紓敬。上手宜徐。視瞻必定。勿游以傲。勿佻以輕。遠恥辱於人。動必以正。

拜

古拜有九。今存其一。數之多寡。尊卑以秩。宜多而寡。倨以取禍。宜寡而多。爲諂爲阿。以禮制事。不爽其宜。

食

珍腴之懿。不若藜藿之甘。萬鍾之尸居。不若釜庾之有爲。苟無待於富貴。夫孰得而貧賤之。噫。

飲

酒之爲患。俾謹者荒。俾莊者狂。俾貴者賤。而存者亡。有家有國。尚慎其防。

言

發乎口。爲臧爲否。加乎人。爲喜爲嗔。用乎世。爲成爲敗。傳乎書。爲賢爲愚。嗚呼。其發也可不愼乎。

動

吾形也人。吾性也天。不天之祇。而人之隨。徇人而忘反。不棄其天。而淪於禽獸也幾希。

笑

中之喜。笑勿啓齒。見其異。勿侮以戲。內既病乎德。外爲禍階。抵掌絕纓。匪優則俳。

喜

得乎道而喜。其喜曷已。得乎欲而喜。悲可立俟。惟道之務。惟欲之去。顏孟之樂。反身則至。

怒

世人於怒。傷暴與遽。切齒攘袂。不審厥慮。聖賢不然。以道爲度。揆道酬物。己則無與。暴遽是懲。聖賢是師。顏之好學。自此而推。

憂

惰學與德。汝日戚戚。憂爲有益。名位不光。惟日憂傷。汝志則荒。棄其所當憂。而憂其不必憂。世之人皆然。汝孰憂哉。勉於自修。

好

物有可好。汝勿好之。德有可好。汝則效之。賤物而貴德。孰謂道遠。將允蹈之。

惡

見人不善。莫不知惡。己有不善。安之不顧。人之惡惡。心與汝同。汝惡不改。人寧汝容。惡己所可惡。德乃自新。己無不善。斯能惡人。

取

非吾義。錙銖勿視。義之得。千駟無愧。物有多寡。義無不存。畏非義如毒螫。養氣之門。

與

有以處己。有以處人。彼受爲義。吾施爲仁。義之不圖。陷人爲利。私惠雖勞。非仁者事。當其可與。萬金與之。義所不宜。豪髮拒之。

誦

誦其言。思其義。存諸心。見乎事。以敬畜德。以靜養志。日化歲加。山立川駛。聖德卓然。焉敢不至。

書

德有餘者。其藝必精。藝本於德。無爲而名。惟藝之務。德則不至。苟極其精。世不之貴。汝書不美。自視不啻。德不若人。乃不知憂。先乎其大。後乎其細。大或可傳。人不汝棄。

高提學洞學十戒（高名賁亨。字汝白。浙江臨海人。明正德時江西提學副使。）

弘謀按白鹿洞書院。自朱子揭示學者。體要粲然大備。後儒振興洞學。遞有規條。要皆賡續發明朱子之意。然或以其詞之繁。非幼學所能盡曉。獨高公立洞學十戒。於末學病痛。盡其表裏。而杜漸防微。尤當自幼學始。使之重以爲戒。從事聖賢之途。則凡所以禁其爲彼而導其爲此者。不啻言提其耳矣。弘謀故輯此以終是卷。其於揭示中所云規矩禁防之具。蓋不無小補云。

一曰立志卑下。

謂以聖賢之事不可爲。舍其良心。甘自暴棄。只以工文詞。博記誦爲能者。

二曰存心欺妄。

謂不知爲己之學。好爲大言。互相標榜。粉飾容貌。專務虛名者。

三曰侮慢聖賢。

謂如小衣入 文廟。及各祠。閒坐嬉笑。及將聖賢正論格言作戲語。不盥櫛觀書之類。

四曰陵忽師友。

謂如相見不敬。退則詆毀。責善不從。規過則怒之類。

五曰羣聚嬉戲。

凡初至接見之後。雖同會亦必有節。非同會者。尤不可數見。若羣聚遨遊。設酒劇會。戲言戲動。不惟妨廢學業。抑且蕩害性情。

六曰獨居安肆。

謂如日高不起。白晝打眠。脫巾裸體。坐立偏跛之類。

七曰作無益之事。

謂如博奕之類。至於書文。雖學者事。然非今日所急。亦宜戒之。

八曰觀無益之書。

謂如老莊仙佛之書。及戰國策諸家小說各文集。但無關於聖人之道者。皆是。

九曰好爭。

凡朋友同處。當知久敬之道。通財之義。若以小忿小利。輒傷和氣。與塗人無異矣。

十曰無恆。

夫恆者入聖之道。小藝無恆。且不能成。況學乎。在院生儒。非有急務。不宜數數回家。及言動課程。俱當有常。毋得朝更夕變。一作一輟。

原书缺此页

養正遺規卷之下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顏氏家訓勉學篇（顏氏名之推北齊人）

弘謀按教弟子之法自夫子以學文後於力行本末固已粲然茲輯養正規諸凡孝弟謹信愛衆親仁之事上卷略備然聖賢成法非學古安能有獲觀顏氏勉學篇反覆提撕詞旨懇到而以幼而學者方諸日出之光則及時自勉所當愛惜分陰之意溢於言表矣余故錄此為下卷開章即以朱子讀書法繼之蓋序固不容淆功尤不可闕也

自古明王聖帝猶須勤學況凡庶乎此事遍於經史吾亦不能鄭重聊舉近世切要以啟寤汝耳士大夫子弟數歲已上莫不被教多者或至禮傳少者不失詩論及至冠婚體性稍定因此天機倍須訓誘有志尚者遂能磨礪以就素業無履立者自茲惰慢便為凡人人生在世會當有業農民則計量耕稼商賈則討論貨賄工巧則致精器用伎藝則沈思法術武夫則慣習弓馬文士則講議經書多見士大夫恥涉農商羞務工伎射既不能穿札筆則纔記姓名飽食醉酒忽忽無事以此銷日以此終年或因家世餘緒得一階半級便謂為足安能自苦及有吉凶大事議論得失蒙然張口如坐雲霧公私宴集談古賦詩塞默低頭欠伸而已有識旁觀代其入地何惜數年勤學長受一生愧辱哉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至於諺云上車不落則著作體中何如則祕書無不熏衣剃面傅粉施朱駕長簷車跟高齒屐坐棊子方褥憑斑絲隱囊列器玩於左右從容出入望若神仙明經求第則雇人答策三九公讌則假手賦詩當爾之時亦快士也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銓衡選舉非復曩者之親當路秉權不見昔時之黨求諸身而無所得施之世而無所用披褐而喪珠失皮而露質兀若枯木泊若窮流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爾之時誠駑材也有學藝者觸地而安自荒亂已來諸見俘虜雖百世小人知讀論語孝經者尚為人師雖千載冠冕不曉書記者莫不耕田養馬以此觀之安可不自勉耶（以上為不學者言學以下為學者言實學）且又聞之生而知之者上學而知之者次所以學者欲其多智明達耳必有天才拔羣出類為將則闇與孫武吳起同術執政則懸得管仲子產之教雖未讀書吾亦謂之學矣今子既不能然不師古之蹤跡猶蒙被而臥耳人見鄰里親戚有佳快者使子弟慕而學之不知使學古人何其蔽也哉世人但知跨馬被甲長矟強弓便云我能為將不知明乎天道辨乎地利比量逆順鑒達興亡之妙也但知承上接下積財聚穀便云我能為相不知敬鬼事神移風易俗調節陰陽薦舉賢聖之至也但知私財不入公事夙辦便云我能治民不知誠己刑物執轡如組反風滅火化鴟為鳳之術也但知抱令守律早刑晚舍便云我能平獄不知同轅觀罪分劍追財假言而奸露不問而得情之察也爰及農商工賈廝役奴隸釣魚屠肉飯牛牧羊皆有先達可為師表博學求之無不利於事也夫所以讀書學問本欲開心明目利於行耳未知養親者欲其觀古人之先意承顏怡聲下氣不憚劬勞以致甘腝惕然慙懼起而行之也未知事君者欲其觀古人之守職無侵見危授命不忘誠諫以利社稷惻然自念

思欲效之也素驕奢者欲其觀古人之恭儉節用卑以自牧禮爲教本敬者身基瞿然自失斂容抑志也素鄙吝者欲其觀古人之貴義輕財少私寡欲忌盈惡滿賙窮恤匱赧然悔恥積而能散也素暴悍者欲其觀古人之小心黜己齒弊舌存含垢藏疾尊賢容衆薾(音湼疲也)然沮喪若不勝衣也素怯懦者欲其觀古人之達生委命强毅正直立言必信求福不回勃然奮厲不可恐懾也歷茲以往百行皆然縱不能淳去泰去甚學之所知施無不達世人讀書者但能言之不能行之忠孝無聞仁義不足加以斷一條訟不必得其理宰千戶縣不必理其民問其造屋不必知楣橫而梲豎也問其爲田不必知稷早而黍遲也吟嘯談謔諷詠辭賦事既優閒材增迂誕軍國經綸略無施用故爲武人俗吏所共嗤詆良由是乎夫學者所以求益耳見人讀數十卷書便自高大陵忽長者輕慢同列人疾之如讐敵惡之如鴟梟如此以學自損不如無學也古之學者爲己以補不足也今之學者爲人但能說之也古之學者爲人行道以利世也今之學者爲己修身以求進也夫學者猶種樹也春玩其華秋登其實講論文章春華也修身利行秋實也人生小幼精神專利長成已後思慮散逸固須早教勿失機也吾七歲時誦靈光殿賦至於今日十年一理猶不遺忘二十之外所誦經書一月廢置便至荒蕪矣然人有坎壈失於盛年猶當晚學不可自棄世人婚冠未學便稱遲暮因循面牆亦爲愚爾幼而學者如日出之光老而學者如秉燭夜行猶賢乎瞑目而無見者也

朱子讀書法 元四明程氏輯 程名端禮號畏齋

端禮竊聞之朱子曰爲學之道莫先於窮理窮理之要必在乎讀書讀書之法莫貴乎循序而致精而致精之本則又在於居敬而持志此不易之理也其門人與私淑之徒會萃朱子平日之訓而節序其要定爲讀書法六條如左

弘謀按朱子自定讀書之法一曰循序漸進一曰熟讀精思二者固盡其要而此六條者則後人集其說而推明之者也考慶源輔氏先以居敬持志次及循序漸進而江東書院講義則先之循序漸進而以居敬持志終焉夫居敬持志固循序致精之本但在初學似難遽責之使然莫若先引以朱子之所自定然後進之虛心涵泳切己體察著緊用力而終之以居敬持志則由是以漸進於大學爲學之序似較順故是編采程氏所輯而輔氏之說則俟善學者參觀而自喻之

循序漸進

朱子曰以二書言之則通一書而後及一書以一書言之篇章句字首尾次第亦各有序而不可亂量力所至而謹守之字求其訓句索其旨未得乎前不敢求乎後未通乎此不敢志乎彼如是則志定理明而無疎易陵躐之患矣若奔程趁限一向趲著了則看猶不看也近方覺此病痛不是小事元來道學不明不是上面欠工夫乃是下面無根脚其循序漸進之說如此

熟讀精思

朱子曰荀子說誦數以貫之見得古人誦書亦記徧數乃知橫渠教人讀書必須成誦眞道學第一

義徧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徧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徧數但百徧時自是强五十徧二百徧時自是强一百徧今人所以記不得說不去心下若存若亡皆是不精不熟所以不如古人學者觀書讀得正文記得註解成誦精熟註中訓釋文意事物名件發明相穿紐處一一認得如自己做出底一般方能玩味反覆向上有通透處其熟讀精思之學如此

虛心涵泳

朱子曰莊子說吾與之虛而委蛇既虛了又要隨他曲折去讀書須是虛心方得聖賢說一字是一字自家只平著心去秤停他都使不得一豪杜撰今人讀書多是心下先有箇意思却將聖賢言語來湊有不合便穿鑿之使合如何能見得聖賢本意其虛心涵泳之說如此

切己體察

朱子曰入道之門是將自身入那道理中去漸漸相親與己爲一而今人道在這裏自家在外元不相干學者讀書須要將聖賢言語體之於身如克己復禮如出門如見大賓等事須就自家身上體覆我實能克己復禮主敬行恕否件件如此方有益其切己體察之說如此

著緊用力

朱子曰寬著期限緊著課程爲學要剛毅果決悠悠不濟事且如發憤忘食樂以忘憂是甚麽精神甚麽筋骨今之學者全不曾發憤直要抖擻精神如救火治病然如撑上水船一篙不可放緩其著緊用力之說如此

居敬持志

朱子曰程先生云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此最精要方無事時敬以自持心不可放入無何有之鄉須是收斂在此及應事時敬於應事讀書時敬於讀書便自然該貫動靜心無不在今學者說書多是捻合來說却不詳密活熟此病不是說書上病乃是心上病蓋心不專靜純一故思慮不精明須要養得虛明專靜使道理從裏面流出方好其居敬持志之說如此

朱子治家格言

弘謀按禮男子三十壯有室今則未弱冠而已多授室者矣此其去成童無幾能知閑有家悔亡之道者蓋鮮故於論讀書後即繼以治家格言所以及其志未變而使知保室宜家之非易也夫古人治家之言頗不少獨取乎是者其言質愚智胥能通曉其事邇貴賤盡可遵行故雖朱子文集所不載以其鋟版流傳之既久也錄之

黎明即起灑掃庭除要內外整潔既昏便息關鎖門戶必親自檢點一粥一飯當思來處不易半絲半粒恆念物力維艱宜未雨而綢繆毋臨渴而掘井自奉必須儉約燕客切勿留連器具質而潔瓦缶勝金玉飲食約而精園蔬愈珍羞勿營華屋勿謀良田三姑六婆實淫盜之媒婢美妾嬌非閨房之福奴僕勿用俊美妻妾切忌豔粧祖宗雖遠祭祀不可不誠子孫雖愚經書不可不讀居身務其質樸訓子要有義方勿貪意外之財莫飲過量之酒與肩挑貿易毋佔便宜見貧苦親隣須加溫恤刻薄成家理無久享倫常

乖舛。立見消亡。兄弟叔姪。須分多潤寡。長幼內外。宜辭嚴法肅。聽婦言。乖骨肉。豈是丈夫。重貲財。薄父母。不成人子。嫁女擇佳壻。毋索重聘。娶婦求淑女。勿計厚奩。見富貴而生諂容者。最可恥。見貧窮而作驕態者。賤莫甚。居家戒爭訟。訟則終凶。處世戒多言。言多必失。毋恃勢力而凌逼孤寡。勿貪口腹而恣殺牲禽。乖僻自是。悔誤必多。頹惰自甘。家道難成。狎暱惡少。久必受其累。屈志老成。急則可相倚。輕聽發言。安知非人之譖愬。當忍耐三思。因事相爭。安知非我之不是。須平心再想。施惠無念。受恩莫忘。凡事當留餘地。得意不宜再往。人有喜慶。不可生妒忌心。人有禍患。不可生喜幸心。善欲人見。不是真善。惡恐人知。便是大惡。見色而起淫心。報在妻女。匿怨而用暗箭。禍延子孫。家門和順。雖饔飧不繼。亦有餘歡。國課早完。即囊橐無餘。自得至樂。讀書志在聖賢。非徒科第。爲官心存君國。豈計身家。守分安命。順時聽天。爲人若此。庶乎近焉。

呂近溪小兒語 并序 (近溪。名得勝。明嘉靖時。寧陵人。)

兒之有知而能言也。皆有歌謠以遂其樂。羣相習。代相傳。不知作者所自。如梁宋間。盤脚盤。東屋點燈西屋明之類。學焉而與童子無補。余每笑之。夫蒙以養正。有知識時。便是養正時也。是俚語者固無害。胡爲乎習哉。余不愧淺末。乃以立身要務。諧之音聲。如其鄙俚。使童子樂聞而易曉焉。名曰小兒語。是讙呼戲笑之間。莫非義理身心之學。一兒習之。可爲諸兒流布。童時習之。可爲終身體認。庶幾有小補云。縱無補也。視所謂盤脚盤者。不猶愈乎。沙隨近溪漁隱書。

弘謀按滄浪之歌。孺子歌耳。孔子歎爲自取。且呼小子聽之。當是時。不復計其歌之出自孺子也。近溪先生。思所以語小兒。而因自爲小兒語。若規若刺。若諷若嘲。衝口而出。自然成音。小兒聞之。果小兒語也。嗟乎兒固有不兒時。兒時熟之。復之。不兒時思之味之。雖欲終視爲小兒語。不可得已。或曰。言之毋乃不文。夫以小兒語語小兒。亦焉用文爲哉。

四言

一切言動。都要安詳。十差九錯。只爲慌張。

沉靜立身。從容說話。不要輕薄。惹人笑罵。

先學耐煩。快休使氣。性燥心粗。一生不濟。

能有幾句。見人胡講。洪鐘無聲。滿瓶不響。(鐘雖大。不撞不鳴。半瓶水。多有聲。)

自家過失。不消遮掩。遮掩不得。又添一短。(又多了飾非之短。)

無心之失。說開罷手。一差半錯。那箇沒有。

寧好認錯。休要說謊。教人識破。誰肯作養。

要成好人。須尋好友。引酵(音叫。酒母也。)若酸。那得甜酒。

與人講話。看人面色。意不相投。不須強說。(察言而觀色。)

當面證人。惹禍最大。是與不是。儘他說罷。

造言起事。誰不怕你。也要隄防。王法天理。(王法天理。不怕惡人。)

我打人還。自打幾下。(即是自打。)我罵人還。換口自罵。

既做生人。便有生理。箇箇安閒。誰養活你。

世間生藝。要會一件。有時貧窮。救你患難。

飽食足衣。亂說閒耍。終日昏昏。不如牛馬。(牛耕犂。馬騎坐。此人要他何用。)

擔頭車尾。窮漢營生。日求升合。休與相爭。

兄弟分家。含糊相讓。(讓要讓箇明白。)子孫爭家。厮打告狀。(讓得

（不明。亦是爭端。）

強取巧圖。只嫌不彀。橫來之物。要你承受。（非理所得。豈能常保。）

六言

兒小任情驕慣。大來負了親心。費盡千辛萬苦。分明養箇讐人。

世間第一好事。莫如救難憐貧。人若不遭天禍。舍施能費幾文。

乞兒口乾力盡。終日不得一錢。敗子羹肉滿桌。喫著只恨不甜。（富家一席酒。貧漢一年糧。不可不知。）

蜂蛾也害飢寒。螻蟻都知疼痛。誰不怕死求活。休要殺生害命。

自家認了不是。人再不好說你。自家倒在地下。人再不好跌你。

氣惱他家富貴。暢快人有災殃。一些不由自己。可惜壞了心腸。（人各有命。嫉妒何益。）

雜言

老子終日浮水。兒子做了溺鬼。老子偷瓜盜果。兒子殺人放火。（言為父者。不可開為惡之端。）

休著君子下看。（俗人下看何妨。）休教婦人鄙賤。（乞播之類是也。）

人生喪家亡身。言語占了八分。（惟口可恨。耳目次之。）

任你心術奸險。哄瞞不過天眼。

使他不辨不難。要他心上無言。（勢服也。理服也。）

人言未必皆真。聽言只聽三分。（還要虛心審察。不可聽說便行。）

休與小人為讐。小人自有對頭。（我且忍他。）

幹事休傷天理。防備兒孫辱你。（遠在兒孫。近在身。）

你看人家婦女。眼裏偏好。人家看你婦女。你心偏惱。（凡事要將心比心。）

惡名兒難揭。好字兒難得。

大嚼多噎。大走多蹶。（凡事小心謹慎。）

為人若肯學好。羞甚擔柴賣草。（顏曾思憲。貧賤無比。）為人若不學好。誇甚尚書閣老。

慌忙到不得濟。安詳走在頭地。

話多不如話少。話少不如話好。（果不當理。一句也是多的。）

小辱不肯放下。惹起大辱倒罷。（此受氣不過者之通病。若大辱不罷。必至家敗身亡。）

天來大功。（莫大的功。）禁不得一句自稱。（縱使人稱。還要謙讓。歸功於人。纔免嫉妒。）海那深罪。（莫大的罪。）禁不得雙膝下跪。

一爭兩醜。一讓兩有。（虞芮之閑田。亡父之白金。）

呂新吾續小兒語　有序（新吾。名坤。近溪子也。明萬歷朝少司寇。）

小兒皆有語。語皆成章。然無謂也。先君謂無謂也。更之。又謂所更之未備也。命余續之。既成刻矣。余又借小兒原語而演之。語云教子嬰孩。是書也誠鄙俚。庶乎嬰孩一正傳哉。乃余竊自愧焉。言各有體。為諸生家言。則患其不文。為兒曹家言。則患其不俗。余為兒語而文。殊不近體。然刻意求為俗。弗能。故小兒習先君語。如說話。莫不鼓掌躍誦之。雖婦人女子。亦樂聞而笑。最多感發。習余語如讀書。謇謇惽惽。無喜聽者。拂其所好。而强以所不知。理固宜然。嗟嗟。兒自有不兒時。即余言或有裨施他日萬分一。第恐小兒徒以為語。人徒以為小兒語也。無論文俗。總屬空談。雖仍小兒之舊語。可矣。先君何庸更。余何庸續。且演哉。重蒙養者。其繹思之。

弘謀按小兒語。天籟也。續小兒語。人籟也。天籟動乎天機。人籟饜乎人意。婆心益急矣。

四言

心要慈悲。事要方便。殘忍刻薄。惹人恨怨。

手下無能。不是故意只是無才。從容調理。他若有才。不服事你。

遇事逢人。豁綽舒展。要看男兒。須先看膽。丈夫只怕膽怯氣餒。

休將實用。費在無功。蝙蝠翅兒。一般有風。扇名一文錢一把。扇有值銀三五兩者。風也只是如此。

一不積財。二不結怨。睡也安然。走也方便。

要知親恩。看你兒郎。你看兒郎何如。知親看你何如。要求子順。先孝爺孃。你不孝順父母。你兒照你樣行。

別人情性。與我一般。時時體悉。件件從寬。

都見面前。誰知腦後。笑著不覺。說著不受。

人誇偏喜。人勸偏惱。你短你長。你心自曉。誇你是假。勸你是真。是好是歹。

卑幼不才。瞞避尊長。外人笑罵。父母誇獎。

僕隸縱橫。誰向你說。惡名你受。暗利他得。

從小做人。休壞一點。覆水難收。悔恨已晚。立身一敗。萬悔難追。

貪財之人。至死不止。不義得來。付與敗子。貨悖而入者。亦悖而出。

都要便宜。我得人不。人己無兩得之理。虧人是禍。虧己是福。

怪人休深。望人休過。省你閒煩。免你暗禍。怪人深則禍必不測。望人過則心必不遂。

正人君子。邪人不喜。你又惡他。他肯饒你。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好衣肥馬。喜氣揚揚。醉生夢死。誰家兒郎。

今日用度。前日積下。今日用盡。來日乞化。人生福分。都有定數。譬如一石糧食。一日一升。喫一百日。一日一斗。只喫十日。一日一石。只喫一日。自然之理。

無可柰何。須得安命。怨歎燥急。又增一病。

讐無大小。只怕傷心。恩若救急。一芥千金。

自家有過。人說要聽。當局者迷。旁觀者醒。

丈夫一生。廉恥為重。切莫求人。死生有命。

要甜先苦。要逸先勞。須屈得下。纔跳得高。惟忍乃克有濟。

白日所為。夜來省己。是惡當驚。是善當喜。

人譽我謙。又增一美。自誇自敗。還增一毀。

害與利隨。禍與福倚。只箇平常。安穩到底。

怒多橫語。喜多狂言。一時褊急。過後羞慚。

人生在世。守身實難。一味小心。方得百年。

慕貴恥貧。志趣落羣。驚奇駭異。見識不濟。

心不顧身。多慾損身。口不顧腹。多食傷腹。人生實難。何苦縱慾。

纔說聰明。便有障蔽。不著學識。到底不濟。

威震四海。勇冠三軍。只沒本事。降伏自心。非制人之難。而自治之難。非任氣之難。而循理之難。

矮人場笑。下士塗說。學者識見。要從心得。

讀聖賢書。字字體驗。口耳之學。夢中喫飯。

男兒事業。經綸天下。識見要高。規模要大。

待人要豐。自奉要約。責己要厚。責人要薄。

一飯為恩。千金為讐。薄極成喜。愛重成愁。

鼷鼠殺象。蜈蚣殺龍。人休忽微。蟻穴破隄。螻孔崩城。事休忽小。

意念深沉。言辭安定。艱大獨當。聲色不動。

相彼兒曹。乍悲乍喜。小事張皇。驚動鄰里。有識有度。方是大器。

分卑氣高。能薄欲大。中淺外浮。十人九敗。

坐井觀天。面牆定路。遠大事業。休與共做。

冷眼觀人。冷耳聽語。冷情當感。冷心定靜沉潛之謂。思理。

理可理度。事有事體。只要留心。切莫任己。

六言

脩寺將佛打點。燒錢買免神明。災來鬼也難躲。為惡天自不容。鬼神原不賣福。修寺燒錢何益。人能作善修德。萬福百祥自集。

貧時悵望糟糠。富日驕嫌甘旨。天心難可人心。那箇知足餓死。

苦甜下咽不覺。是非出口難收。可憐八尺身命。死生一任舌頭。（昔人云。病從口入。禍從口出。）

因循惰慢之人。偏會引說天命。一年不務農桑。一年忍饑受凍。（萬事盡了心力。然後聽天任命。）

天公不要房住。神道不少衣穿。强似將佛塑畫。（求福免禍心切。只是諂賂神明。大家都說行善。不知此心爲神乎。爲己乎。行善乎。行利乎。）不如救些貧難。（這却是善事。又不肯爲。彼善事上官。忘情民瘼者。何以異此。）

世上三不過意。王法天理人情。這箇全然不顧。此身到處難容。

責人絲髮皆非。辨己分豪都是。盜跖千古元兇。盜跖何曾覺自。

柳巷風流地獄。花奴胭粉刀山。喪了身家行止。落人眼下相看。

只管你家門戶。休說別箇女妻。第一傷天害理。好講閨門是非。（此天下之大惡也。他若是實。與你何干。倘若誣枉。甚於殺人。）

人悔不要埋怨。（只當寬解。）人羞不要數說。（只當回護。）人極不要跟尋。（只當放鬆。）人愁不要喜悅。（只當憂念。）

大凡做一件事。就要當一件事。若還苟且粗疎。定不成一件事。

少年志肆心狂。長者言之偏惱。你到長者之時。一生悔恨不了。

改節莫云舊善。自新休問昔狂。貞婦白頭失守。不如老妓從良。

自家痛痒偏知。別箇辛酸那覺。體人須要體悉。責人慎勿責苛。

快意從來沒好。拂心不是命窮。安樂人人破敗。憂勤箇箇亨通。

兒好何須父業。兒若不肖空積。不知教子一經。只要黃金滿室。

君子名利兩得。小人名利兩失。試看往古來今。惟有好人便益。

厚時說盡知心。隄防薄後發洩。惱時說盡傷心。再好有甚顏色。

事到延挨怕動。臨時却恁慌忙。除却差錯後悔。還落前件牽腸。

往日真知可惜。來日依舊因循。若肯當年一苦。無邊受用從今。

東家不信陰陽。西家專敬風水。禍福彼此一般。費了錢財不悔。

德行立身之本。才識處世所先。孟浪癡呆自是。空生人代百年。

謙卑何曾致禍。忍默沒箇招災。厚積深藏遠器。輕發小逞凡才。

儉用亦能彀用。要足何時是足。可憐惹禍傷身。都是經營長物。

未來難以預定。算彀到頭不彀。每事常餘二分。那有悔的時候。

火正灼時都來。火一滅時都去。炎涼自是通情。我不關心去住。

何用終年講學。善惡箇箇分明。穩坐高談萬里。不如踸踔（音趻卓。跛者行也。）一程。

萬古此身難再。百年展眼光陰。縱不同流天地。也休涴（汙也。）了乾坤。

世上第一伶俐。莫如忍讓爲高。進履（張良）結韈（張釋之）胯下（韓信）古今真正人豪

學者三般要緊。一要降伏私欲。二要調馴氣質。三要

跳脫習俗。

百尺竿頭進步。鑽天巧智多才。饒你站得腳穩。終然也要下來。

莫防外面刀鎗。只怕隨身兵刃。七尺蓋世男兒。自殺只消二寸。此有無窮之味。愛身者當自得之。

雜言

創業就創乾淨。休替子孫留病。只圖眼前便宜。却忽日後反覆。子孫必受其害。

童生進學喜不了。尚書不陞終日惱。始終是一箇人。人心有甚盡足。

若要德業成。先學受窮困。若要無煩惱。惟有知足好。

若要度量長。先學受寃枉。若要度量寬。先學受懊煩。

十日無菽粟。身亡。十年無金珠。何傷。

事只五分。無悔。味只五分。偏美。

老來疾痛。都是壯時落的。衰後寃孽。都是盛時作的。

見人忍默偏欺。忍默不是癡的。

鳥獸無雜病。窮漢沒奇症。

聞惡不可就惡。恐替別人洩怒。爲知非小人借我出氣。

休說前人長短。自家背後有眼。

濕時綑就。斷了約兒不散。小時教成。歿了父兄不變。

說好話。存好心。行好事。近好人。

算計二著現在。纔得頭著不敗。凡事都留後門。有救性。此萬全之道。

君子口裏沒亂道。不是人倫是世教。

君子脚跟沒亂行。不是規矩是準繩。

君子胸中所常體。不是人情是天理。

好面上灸。音九箇疤兒。一生帶破。白衣上點些墨兒。一生帶涴。叶烏卧切

恩怕先益後損。則恩反爲讎。前功盡棄。威怕先鬆後緊。則管束不下。反招怨怒。

飢可使耐。過飢傷胃。飽可使再。過飽傷脾。

熱勿使汗。汗則腠理洩而招風寒。冷勿使顫。音戰顫則肌膚閉而鬱火。

未飢先飯。未迫先便。便。大小便也。此遇忙事久事。不可不知。

久立先養足。久夜先養目。

清心寡慾。火不動而水常足。則血無耗。不服四物。省事休嗔。形不勞而怒不動。則氣無損。不服四君。

酒少飯淡。無厚味濕熱以生痰火。二陳沒幹。慎寒謹風。無外感賊邪以入肌膚。續命無功。此務本而修內之意。天德王道皆不外此。

線流衝倒泰山。休爲惡事開端。不止禍始。休開便是福端。亦慎福端。即禍始也。

才多累了己身。地多好了別人。智者求拙求少求下求後求遲。此天下之妙道也。

白首貪得不了。一身能用多少。

趁心休要歡喜。災殃就在這裏。

未須立法。先看結煞。立了行不得。怎麼收拾。

休與衆人結讎。衆怒難犯。休作公論對頭。公道難容。

做第一等人。幹第一等事。說第一等話。抱第一等識。

欺世瞞人都易。惟有此心難昧。

暗室雖是無人。自身怎見自身。背地爲一不善。自家見自家也羞。

蘭芳不厭谷幽。君子不爲名修。

觸龍耽怕。騎虎難下。

焚結碎環這箇不難。解環破結。畢竟有說。

無忽久安。無憚初難。

處世怕有進氣。爲人怕有退氣。

乘時如矢。待時如死。

毋賤賤。毋老老。毋貧貧。毋小小。

同困相憂。同亨相讎。

欲心要淡。道心要豔。

上看千仞。不如下看一寸。前看百里。不如後看一鞭。
將溢未溢。莫添一滴。將折未折。莫添一搦。
無束燥薪。無激憤人。
辯者不停。訥者若聾。辯者面赤。訥者屏息。辯者纔住。
訥者一句。辯者自慚。訥者自謙。
積威不論從違。刑驅勢迫。貌從心違。積愛不論是非。溺愛者不明。
一子之母餘衣。三子之母忍飢。越少越專。越多越攀。專者沒的推托。攀者大家耽閣。
世情休說透了。世事休說彀了。
眄望也不來。空勞眄望懷。無外慕之心。愁懼也須去。多了一愁懼。有順受之意。
貪喫那一杯。把百杯都嘔了。捨不得一金。把千金都丟了。
怪人休怪老了。反不怕怪。你柰他何。愛人休愛惱了。勸他太苦。反惹後言。
侵晨好飯。算不得午後飽。平日恩多。抵不得臨時少。施恩要有終有節。
禍到休愁。徒愁何益。也要會救。救得一分是一分。福來休喜。也要會受。空喜則福可爲災。能受則福且未艾。
不怕驟。只怕輳。不怕一。只怕積。
聲休要太高。只是人聽的便了。事休要做盡。只是人當的便好。此亦有餘不盡之意。
要喫虧的是乖。占便宜的是獃。
雨後傘。不須支。怨後恩。不須施。
人欺不是辱。人怕不是福。
剛欲殺身不顧。氣。柔欲殺身不悟。酒色財。
當遲就要寧耐。當速就要慷慨
回顧莫辭頻前人怕後人
歇事難奮玩民難振。

窮易過富難享。寧受疼。莫受癢。
一向單衫耐得凍。乍脫綿襖凍成病。
無醫枯骨。無澆朽木。

陸桴亭論小學 桴亭名世儀。明末。太倉人。

弘謀按古人之論小學詳矣。此特提其要而切言之。見人材之成。未有不自幼時始者。諸凡正本清源。防微杜漸。以至隨時引掖。俾習與智長。化與心成。胥可見之施行。而不爲迂遠闊情之論。故特載之終篇。以當是書總匯。至其論讀書法。以三十年計。條分三節。自童子始。因并附載焉。

古者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此自是正理。然古者人心質樸。風俗淳厚。孩提至七八歲時。知識尚未開。今則人心風俗。遠不如古。人家子弟。至五六歲。已多知誘物化矣。又二年而始入小學。即使父教師嚴。已費一番手腳。況父兄之教。又未必盡如古法乎。故愚謂今之教子弟入小學者。決當自五六歲始。

小學之書。文公所集備矣。然予以爲古人之意。小學之設。是教人由之。大學之道。乃使人知之。今文公所集。多窮理之事。近於大學。又所集之語。多出四書五經。讀者以爲重複。且類引多古禮。不諧今俗。開卷多難字。不便童子。此小學所以多廢也。愚意小兒五六歲時。語音未朗。未能便讀長句。竊欲彷明道之意。採擇禮經中曲禮幼儀。參以近禮。斟酌古今。擇其可通行者。編成一書。或三字。或五字。節爲韻語。務令易曉。名曰節韻幼儀。俾之即讀即教。如頭容直。即教之端正頭項。手容恭。即教之整齊手足。合下便教他知行並進。似於造就人材之法。更爲容易。集內採陳北溪小學詩禮。即此

意。

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古人教人自幼便教他禮樂。所以德性氣質。易於成就。今人自讀書外一無所事。不知禮樂爲何物。身子從幼便驕惰壞了。愚意自節韻幼儀外更欲參酌古今之制。輯冠婚祭及鄉飲鄉射諸禮爲禮書。喪禮不可豫習。擬另輯爲一卷。俾學者居喪時讀之。文廟樂舞及宴飲升歌諸儀爲樂書。俾童子十數歲時仍讀四書。兼習書數。暇日則序一處。教升歌習禮。如古人舞勺舞象之類。務使之郁郁彬彬。則涵養氣質。薰陶德性。或可不勞而致。

凡人有記性。有悟性。自十五以前。物欲未染。知識未開。多記性。少悟性。十五後。知識既開。物欲漸染。則多悟性。少記性。故凡所當讀書。皆當自十五前使之熟讀。不但四書五經。卽如天文地理史學算學之類。皆有歌訣。皆須熟讀。若年稍長不惟不肯讀。且不能讀矣。今人邨塾中開蒙。多教子弟念詩句。直是無謂。

凡子弟學寫倣書。不獨教他字好。卽可兼識字及記誦之功。

四明程端禮有家塾分年讀書法。教童子讀四書五經。先令讀正文既畢。然後却讀註亦可。蓋子弟讀書。大約十歲前有記性。以後漸否。若令先讀正文雖子弟至愚未有不於十歲前完過者。此亦讀書之一法。

文公有言。古有小學。今無小學。須以敬字補之。此但可爲年長學道者言。若童子定須教以前法。

古人設社學法最好。欲教童子歌詩習禮。發其志意。肅其威儀。蓋恐蒙師惟督句讀。則學者苦於簡束。而無鼓舞入道之樂也。然歌詩近於鼓舞。習禮便有簡束的意在。古人十三學樂誦詩。二十而冠。始學禮。蓋

人當少年時。雖有童心。然父兄在前。終有畏憚。故法不妨與之以寬。寬者所以誘其入道也。年力既壯。則智計漸生。此時純用誘掖。則將有放蕩不制之患。故法又當與之以嚴。嚴者所以禁其或放也。二者因其年力各有妙用。故古時成就人多。今之社學止以句讀簡束童子。固失鼓舞之意矣。若誤認古人純用鼓舞。又豈成就之法乎。立教者當知所以善其施矣。

近日人才之壞。皆由子弟早習時文。蓋古人之法。四十始仕。卽國初童子試。亦必俟二十後。方許進學。進學者必試經論。養之者深。故其出之者大也。近日人務捷得。聰明者讀摘段數葉。便可拾青紫。胸中何嘗一豪道理知覺。乃欲責其致君澤民。故欲人才之端。必先令子弟讀書務實。

昔人之患在樸。今人之患在文。文翁治蜀。因其樸而教之以文也。今日之勢正與文翁相反。使民能反一分樸。則世界受一分惠。而反樸之道。當自教童子始。有心世道者。慎毋於時文更揚其波哉。

教小兒不但是出就外傳謂之教。凡家庭之教最急。每見人家養子。當其知識乍開時。卽戲教以打人罵人。及玩以聲色玩好之具。此等氣習。沁入心腑。人才何緣得成就。

家庭之教。又必原於朝廷之教。朝廷之教以道德。則家庭之教亦以道德。朝廷之教以名利。則家庭之教亦以名利。嘗有友人問建文時何多忠義。予曰。此父兄之教嚴耳。友人問何以知之。曰。以朝廷之教知之。蓋當時朝廷重名節。勵清修。其教甚嚴。苟子弟居官不肖。則累及父母。累及宗族。故孩提之時。倘或不肖。則父兄必變色而訓之語曰。少成若天性。習慣如自

然積累既深所以居官之時雖九死而靡悔也灑掃應對進退此眞弟子事自世俗習於後靡一切以僕隸當之此理不講久矣然應對進退貧士家猶或有之至於灑掃則貧士家亦絕無之矣偶過友人姚文初家見其門庭蕭然一切灑掃應對進退皆令次公執役猶有古風文初現聞先生後也其高風如此爲貧士者可以媿矣

或問六藝童子十五以內恐未必能習曰玩禮樂射御書數之文文字則與義字有別文是習其事義是詳其理禮樂雖精微然禮記云十三學樂誦詩又曰十三舞勺成童舞象則知由粗及精自有因年而進之法射御雖非童子事然北人與南人不同曹丕典論論文自言八歲卽學騎射是射御亦非難事也至於書數尤易爲力

古者八歲入小學周官保氏掌養國子教之六書漢興蕭何草律令太史試學童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得爲史又以六體試之課最者以爲尚書御史史書令史六體者古文奇字篆書隸書繆篆蟲書皆所以通知古今文字摹印章書幡信也則知古人皆以字學爲小學故人皆識字今俗崇尚制科人務捷得至貴爲公卿而目不識古文奇字且並音畫亦多訛謬者少此一段工夫也

人少小時未有不好歌舞者蓋天籟之發天機之動歌舞卽禮樂之漸也聖人因其歌舞教以禮樂所謂因其勢而利導之今人教子寬者或流於放蕩嚴者並遏其天機皆不識聖人禮樂之意欲蒙養之端難矣

朱子蒙卦註曰去其外誘全其眞純八字最妙童子時惟外誘最壞事如樗蒲博弈及看搬演故事之類極易使人流蕩忘反善教子者只是形格勢禁不使得親外誘樂記所謂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是也然其尤要在端本清源使父兄不爲非禮之戲則子弟自無從得接耳目

論讀書

古之學聖賢易今之學聖賢難只如讀書一節書籍之多千倍於古學者苟欲學爲聖賢非博學不可然苟欲博學則此汗牛充棟者將何如耶偶思得一讀書法將所讀之書分爲三節自五歲至十五爲一節十年誦讀自十五歲至二十五爲一節十年講貫自二十五至三十五爲一節十年涉獵使學有漸次書分緩急庶幾學者可由此而程工朝廷亦可因之而試士矣所當讀之書約略開後

十年誦讀

小學　四書　五經　周禮　太極通書西銘

綱目　古文　古詩　各家歌訣

十年講貫

四書　五經　周禮　性理　綱目　本朝事實

本朝典禮　本朝律令　文獻通考　大學衍義

天文書　地理書　水利農田書　兵法書

古文　古詩

十年涉獵

四書　五經　周禮　諸儒語錄　二十一史

本朝實錄及典禮律令諸書　諸家經濟類書

諸家天文　諸家地理　諸家水利農田書　諸家兵法　諸家古文　諸家詩

以上諸書力能兼者兼之力不能兼則略其涉獵而

專其講貫。又不然。則去其詩文。其餘經濟中。或專習一家。其餘則斷斷在所必讀。庶學者俱爲有體有用之士。今天下之精神皆耗於帖括矣。誰肯爲真讀書人。而國家又安得收讀書之益哉。

養正遺規補編目錄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諸儒論小學
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
陳定宇示子帖
王文成公訓蒙教約
屠副使童子禮
呂新吾社學要略
張楊園學規
陸清獻公示子弟帖
張清恪公讀養正類編要言
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往在津門曾有養正遺規之輯苦於搜羅不廣未愜所願年來由吳門而至豫章公餘開卷凡有切於蒙養者皆爲手錄復得十種并付梓人欲望幼學之士於天真未漓時即不忘身心交治之功以漸充其良知良能之量庶不至高言心性而淪於空虛亦不至汨沒記誦而流於俗學是則區區編輯之微尚也

乾隆壬戌中秋陳弘謀識於西江使署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諸儒論小學

弘謀按宋儒論蒙養道理。俱從源頭說來。徹內外。貫始終。多不勝錄。茲錄其切近時弊者。以補前編所未備焉。魯齋先生于元代以教化爲己任。一時蒙古諸生多所成就。今觀用人於其所長。教人於其所短。因其所明。開其所蔽數語。已括設教之大端矣。夫教法具在。行之惟人。小子何知。父兄師長之責也。林致之論父師。其旨深矣。因并錄之。

程子曰。古人雖胎教與保傅之教。猶勝今日庠序鄉黨之教。古人自幼學。耳目遊處。所見皆善。至長而不見異物。故易以成就。今日自少所見皆不善。纔能言便習穢惡。日日銷鑠。更有甚天理。　古之人。自能食能言而教之。是故大學之法。以豫爲先。蓋人之幼也。智愚未有所主。則當以格言至論。日陳於前。盈耳充腹。久自安習。若固有之者。日復一日。雖有讒說搖惑。不能入也。若爲之不豫。及乎稍長。意慮偏好生於內。衆口辯言鑠於外。欲其純全。不可得已。　人多以子弟輕俊爲可喜。而不知其可憂也。有輕俊之質者。必教以通經學。使近本。而不以文辭之末習。則所以矯其偏質。而復其德性也。　勿謂小兒無記性。所歷事皆能不忘。故善養子者。當其嬰孩。鞠之使得所養。全其和氣。乃至長而性美。教之示以好惡有常。如養犬者。不欲其升堂。則時其升堂而扑之。若既扑其升堂。又復食之於堂。則使孰從。雖日撻而求其不升。不可得也。養異類且爾。況人乎。

朱子曰。古者初年入小學。只是教之以事。如禮樂射御書數。及孝弟忠信之事。自十六七入大學。然後教之以禮。如致知格物。及所以爲忠信孝弟者。　古人小學。養得小兒子誠敬。善端發見了。然而大學等事。小兒子不會推將去。所以又入大學教之。　古人都從小學時學了。所以大來都不費力。如禮樂射御書數。大綱都學了。及至長大。便止理會窮理致知工夫。而今自小已失。補填實難。但須莊敬誠實。立其基本。逐事逐物。理會道理。待此通透。意誠心正了。旋旋去理會禮樂射御書數。今則無所用乎御。如禮樂射書數。也是合當理會底。但不先就切身處理會得道理。便教考究得些禮文制度。又干自家身己甚事。　古人小學。教之以事。便自養得他心。不知不覺自好了。到得漸長。漸更歷通達事物。將無所不能。今人既無本領。只去理會許多閑汨董。百方措置思索。反以害心。　劉元城有言。子弟寧可終歲不讀書。不可一日近小人。此言極有味。　陸子壽言。古者教小子弟。自能言能食。即有教。以至灑掃應對之類。皆有所習。故長大則易語。今人自小即教做對。稍大即教做虛誕之文。皆壞其性質。　弟子職。所受是極。云受業去後。須窮究道理到盡處也。毋驕恃力。如恃氣力。欲胡亂打人之類。蓋自小便教之以德。教之以尚德不尚力之事。

東萊呂氏曰。教小兒當以正。不可便使之情竇日開。　教小兒。先教以恭謹。不輕忽。不躐等。讀書乃餘事。今日之有資質者。父兄便教以科舉之文。不容不躐等。皆因父兄無識見。至有以得一第便爲成材者。

魯齋許氏曰。小學內明父子之親。言凡爲人子爲人

婦幼男與未嫁女子皆當盡愛盡敬不敢自專事親之道也　凡人幼小時不引得正後便難了如字畫端楷之類是也　先生教小學生凡讀書倦時則令習拜跪揖讓應對進退之節或投壺習射負者罰讀書若干遍每說書不務多惟肯款周折若未甚領解則引證設譬必使通曉而後已　又常問此章書義若推之自身今日之事有可用否大凡欲其實踐不貴徒說也　先生又以用人與教人不同用人當用其所長教人當於其所短故其教人恩同父子義若君臣因其所明開其所蔽而納諸善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孽而防範之日漸月漬不自知其變也日新月盛不自知其化也是以凡爲子弟者皆能自立爲世用矣

林致之曰今之教讀可方古閭胥族師之任其有關於人才風化者不爲不大切須以身率人正心術修孝弟重廉恥崇禮節整威儀以立教人之本守教法正學業分句讀明訓解考功課以盡教人之事凡日用間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之道心術威儀衣服飲食之事俱依小學明倫敬身所言及童蒙須知白鹿洞教條呂東萊規約程董學則劉敬堂眞西山齋規其考德等事則依胡敬齋先生續白鹿洞學規務要切實體貼就其身以開導之卽事論事迎其機以點出之時其動息而張弛之愼其萌孽而防範之凡君子小人善惡義利輕重之辨莫不爲之反覆曉告懇切開諭以發其心志而責之以必爲榮耀之愧恥之使之懽忻鼓舞日趨于善而本然良心得以保全而不至於破壞是今日救時第一義也否則蒙養既失習成難轉雖記得甚多講得甚精作得甚妙只是工紙上之談而實于其身曾不得幾字受用甚則任氣徇欲飾非文奸敗常亂俗以古道爲迂以執禮爲固以廉恥爲矯激是正古人所謂侮聖言不識字者也豈得謂之讀書哉凡爲師者當以風俗爲念毋安常襲故以誤後學諭教讀

嘗聞諸先輩云人生至樂莫如讀書至要莫如教子夫世人所以終日百計營營者不過爲子孫計耳不知子孫果賢耶固無用爾之營營果不賢耶則爾之終日營營者適所以益其過而縱其欲鮮有不覆敗者也故愛子者莫要于能教教子者莫貴乎以正愛而不教者固不得謂之愛教不以正者抑豈得謂之教乎何以言之人家之所以興替者在禮義之有無子孫之賢否何如耳假如子孫果賢而禮義果明耶則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義婦聽和氣滿堂何富貴如之況如此之家天助人順鬼神陰隲未有不興且大者乎苟子孫不賢而禮義不明耶子忤其父弟傲其兄妻逆其夫相殘相賊戚然不得以一日寧雖有富貴亦安得而享諸況如此之家神人共憤覆載不容又未有不衰且替者乎胡爾爲父兄者念不及此知愛子而不知所以愛知遺其子以財而不知遺其子以德間有知延師者亦不過舉業是工又有以舉業利遲惟記誦對偶是言吏家行移不正雜書是習其如禮義則視爲無用長物未嘗一置之唇齒如此者雖曰教之實所以害之其得謂之教乎夫人之立身立家可恃可傳以永久者惟在乎禮義而紛紛勢利如煙花過眼須臾變滅亦豈是傳家久遠物耶況有禮義則雖貧賤人亦敬仰之無禮義則雖富貴人亦鄙賤之歷觀古昔以來多少身都將相而遺臭萬年窮居山谷而流芳百世者

惟是故爾爾。父兄若識破此意。則所以教子弟者。當使之覩德。不當使之覩利。當使之皇皇於仁義。不當使之皇皇於勢利。當使之以耕讀勤儉處家。不當使之出入官府。欺公弄法。以僥倖富盈之圖。教之既正。養之既久。根基既已深厚。其資質之高者。德器成就。自足以佐邦國而光門戶。其下者。亦足以守法循理。保業宜家。不至於顛覆破敗之虞也。故曰老而不教。是爲家之不祥。而中養不中。才養不才。賢父兄所以爲可樂也歟。論父兄

程畏齋讀書分年日程先生名端禮元鄞縣人官衢州路儒學教授

今父兄之愛其子弟。非不知教。要其有成。十不能二三。此豈特子弟與其師之過。爲父兄者。自無一定可久之見。曾未讀書明理。遽使之學文。爲師者雖明知其未可。亦欲以文墨自見。不免於阿意曲徇。失序無本。欲速不達。不特文不足以言文。而書無一種精熟。坐失歲月。悔則已老。且始學既差。先入爲主。終身陷於務外爲人而不自知。弊宜然也。孔子之教。序志道據德依仁居游藝之先。周禮大司徒。列六藝居六德六行之後。本末之序。有不可紊者。今制取士。以德行爲首。經術爲先。詞章次之。蓋因之也。士之讀經。雖知主朱子說。不知讀之固自有法。讀之無法。猶不免以語言文字求之。而爲程試資也。余不自揆。用敢輯爲讀書分年日程。與朋友共讀。以救斯弊。蓋一本輔漢卿所稡朱子讀書法修之。而先儒之論。有裨於此者。亦間取一二焉。嗟夫。欲經之無不治。理之無不明。治道之無不通。制度之無不考。古今之無不知。文字之無不達。得諸身心者。無不可推而爲天下國家用。竊意守是。庶乎本末不遺。而工夫有序。已得不忘。而未能日增。玩索精熟。而心與理相浹。靜存動察。而身與道爲一。德形於言辭。而可法可傳於後。較其所就。豈世俗偏長一曲之學所可同日語哉。鄞程端禮書。

弘謀按論語首章。標一學字。繼之曰時習。朱子以效字釋學字。而曰後覺者必效先覺之所爲。乃可以明善而復其初。其釋時習。則曰學之不已。如鳥數飛。夫學雖不專在讀書。而爲學者。非讀書。則天地萬物之理。前古後今之事。無由而明。雖空空守此本然之善。亦不能擴充以盡其極。而讀書不得其要。不盡其量。隨得隨失。若存若亡。於時習之義安在。可視爲口耳記誦。而無關於明善復初之本務也哉。元畏齋程氏。推明朱子之意。定爲分年日程。本末兼該。首尾聯貫。直欲識一字。明一字之義。讀一句。受一句之益。明體達用。於是乎在。明初曾頒學宮。後之讀書者。日趨苟簡。專事涉獵。此書無復有寓目者矣。當湖陸清獻公令靈壽時。序而刊之。以爲非程氏之法。而朱子之法。非朱子之法。而孔孟以來教人讀書之法。其尊信此書如此。今欲爲童子立爲學之始基。以極致知之能事。固不能外此而別有師法也。至所載鈔經讀史諸法。皆極精要。以限於卷帙。不能備載。亦以此編專爲童蒙。待至窮經研史。正可考全書而得之也。

八歲未入學之前。讀性理字訓。程逢原增廣者

日讀字訓綱三五段。以此代世俗蒙求千字文。最

佳。又以朱子童子須知貼壁，於飯後使之記說一段。

八歲入學之後，讀小學書正文。

日止讀一書，自幼至長皆然。隨日力性資，自一二百字，漸增至六七百字。日永年長，可近千字而已。每大段內，必分作細段。每細段，必看讀百偏。倍讀百偏。又通倍讀二三十偏。(如此用工便可終身不忘)後凡讀經書做此。自此說小學書，即嚴幼儀。大抵小兒終日讀誦，不惟困其精神，且致習爲悠緩，以待日暮。法當纔辦偏數，即暫歇少時，復令入學。如此可免二者之患。

日程

一每夙興，即先自倍讀已讀冊首書，至昨日所讀書一偏。內一日看讀。內一日倍讀。生處誤處記號，以待夜間補正偏數。其間日看讀，本爲童幼文理未通，誤不自知者設。年十四五以上者，只倍讀。師標起止於日程空眼簿。凡冊首書爛熟，無一句生誤，方是工夫已到。方可他日退在夜間，與平日已讀書輪流倍温。如未精熟，遽然退混諸書中，則温倍漸疎，不得力矣。凡倍讀熟書，逐字逐句，要讀之緩而又緩，思而又思。使理與心浹。朱子所謂精思，所謂虛心涵泳，孔子所謂温故知新，以異於記問之學者，在乎此也。(讀書自須成誦熟讀而未能精思者有之矣未有不能記憶而能有得者也自幼至長應讀之書甚多今之課讀者初讀生書時學生强記以塞責先生以能倍而即止踰時漸忘後來即加温習已須多讀遍數重費工夫迨讀書漸多工夫漸少温習難偏多所遺忘繼以温理苦難師生皆以爲畏直至廢棄舊書同於未讀則前功盡棄終身無精熟之書矣看讀百遍倍讀百遍之法似乎迂苦難行不知百遍之功中材皆能熟記倍讀百遍尤能牢記不至趁口讀過亦收放心之一法也又復連前帶倍每日温倍不費工夫温書雖多無虞難偏是雖勤苦於前而終)

(得收效於也後前輩常云讀生書莫待温時熟言初讀時必使透熟終身不忘也又云讀温書好像生時讀言已精熟惟恐趁口讀過必須字字分明句句體認如讀生書也二語與程氏所言相表裏總之讀一句熟一句得寸則寸則工夫不致浪擲終身受用不盡矣)

一師試倍讀昨日書。

一師授本日正書。假令授讀大學正文章句或問，共約六七百字，或一千字，須多授一二十行，以備次日或有故，及生徒衆，不得即授，可先自讀。免致妨功。先計字數，畫定大段。師記起止於簿，點定句讀，圈發假借字音。令面讀子細正過，於內分作細段，隨文義可斷處，多不過十句，少約五六句。大段約千字，分作十段，或十一二段。用朱點記於簿，還案每細段看讀一百偏，倍讀一百偏。句句字字要分明，不可太快，句盡字重讀，則句完，不可添虛聲，致句讀不明，且難足偏數。須用數珠，或記數板子記數，每細段二百偏足，即以墨銷朱點，即換讀如前。寧賸段數，不可省偏數，仍通大段倍讀二三十偏。必待一書畢，然後換一書。並不得兼讀他書，及省偏數。

一師試說昨日已說書。

一師授說平日已讀書。不必多，先說小學畢，次大學，次論語。假如說小學書，先令每句說通朱子本註，及熊氏解，及熊氏標題。已通，方令依傍所解字訓句意說正文。字求其訓，註中無者，使簡韻會求之，不可杜撰以誤人。寧以俗說麤解，却不妨。既通說每句大義，又通說每段大義，即令自反覆說，面試通乃已。久之纔覺文義粗通，能自說，即使自看註，沉潛玩索。使來試說，更詰難之，使之明透。如說大學論語，亦先令說註透，然後依傍註意說正文。

一小學習寫字，必於四日內，以一日令影寫智永千

文楷字如童稚初寫者先以子昂所展千文大字爲格影寫一偏過却用智永本影寫每字本一紙影寫十紙止令影寫不得惜紙於空處令自寫以致走樣如此影寫千文足後歇讀書一二月以全日之力通影寫一千五百字添至二千三千四千字影寫之後又使對臨以全日之力如此寫一二月他日方能寫多運筆如飛永不走樣蓋儒者別項工夫多故習字止如此用筆之法雙鈎懸腕讓左側右虛掌實指意前筆後此口訣也欲考字看說文韻會等書以求音義偏傍點畫皆須考正

一小學不得令日日作詩作對虛費日力今世俗之教十五歲前不能讀記九經正文皆是此弊但令習字演文之日將已說小學書作口義以學演文每句先逐字訓之然後通解一句之意又通結一章之意相接續作去明理演文一舉兩得更令知虛實死活字但臨放學時面屬一對便行使略知對偶輕重虛實足矣此正爲己爲人務內務外君子儒小人儒之所繇分此心先入者爲主終此生不可奪

一隻日之夜大學令玩索已讀大學字求其訓句求其義章求其旨每一節十數次涵泳思索以求其通又須虛心以爲之本每正文一節先考索章句明透然後攄章句之旨以說上正文每句要說得精確成文鈔記旨要又考索或問明透以參章句如遇說性理深奧精微處不計數看直要曉得記得爛熟乃止仍參看諸儒疏解諸說有異處標貼以待思問如引用經史先儒語及性理制度治道故事相關處必須檢尋看過凡玩索一字一句一章分看合看要析之極其精合之無不貫去了本子信口分說得出合說得出於身心體認得出方爲爛熟朱子之訓先要熟讀須是正看背看左看右看看得是了未可便道是更須反覆玩味此之謂也不必多論語止看得一章二章三章足矣只要自得先說者要極其精通其後未說者一節易一節工夫不難矣只要記得大學畢次論語次孟子次中庸燈火起中秋止端午或生徒多參考之書難偏及則參差雙隻夜以便之

一雙日之夜倍讀只一偏倍讀一二卷或三四卷隨力所至記號起止以待後夜續讀凡温書必要倍讀纔放看讀永難再倍前功廢矣如防誤處寧以書安於案疑處正之再倍讀倍讀熟書時必先倍讀本章正文畢以目視本章正文倍讀盡本章注文就思玩本章理趣此法不惟得所以釋此章之深意且免經文註文混記無別之患如倍讀忘處急用偏數補之凡已讀書一一整放在案周而復始以日程幷書目揭之於壁夏夜浴後露坐無燈自可倍讀

一隨雙隻日之夜附讀看玩索性理書性理畢次治道次制度如大學失時失序當補小學書者先讀小學書數段仍詳看解字字句句自要說得通透乃止小學書畢讀程氏增廣字訓綱次看北溪字義續字義次讀太極圖說通書西銘並看朱子解及何北山發揮次讀近思錄續近思錄次看讀書記大學衍義程子遺書外書經說文集周子文集張子正蒙朱子大全集語類等書或看或讀必詳玩潛思以求透徹融會切己體察以求自得性理緊切書目通載於此讀看者自循輕重先後之序有應記者仍分類節鈔若治道亦見西山讀書記大學衍義

一以前日程依序分日定其節目寫作空眼邗定印

板使生徒每人各置一簿以憑用工次日早於師前試驗親筆勾銷師復親標所授起止於簿庶日有常守心力整暇積日而月積月而歲師生皆可自考施之學校公教尤便有司拘鈐考察小學讀經習字演文必須分日讀經必用三日習字演文止用一日本未欲以此間讀書之日緣小學習字習演口義小文詞欲使其學開筆路有不可後者故也（假如小學簿紙百張以七十五張印讀書日程以二十五張印習字演文日程可用二百日）至如大學惟印讀經日程待四書本經傳注既畢作次卷工程時方印分日讀看史日程畢印分日讀看文日程畢印分日作文日程其先後次序分日輕重決不可紊人若依法讀得十餘箇簿則爲大儒也他年亦須自填以自檢束則歲月不虛擲矣今將已刊定空眼式連於次卷學者誠能刊印置簿日填功效自見也

小學書畢

次讀大學經傳正文（讀書倍温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次讀論語正文

次讀孟子正文

次讀中庸正文

次讀孝經刊誤（讀書倍温書說書習字演文並如前法）

次讀易正文（讀書倍温書說書習字演文如前法）

六經正文依程子朱子胡氏蔡氏句讀參廖氏及古註陸氏音義賈氏音辨牟氏音考

次讀書正文

次讀詩正文

次讀儀禮并禮記正文

次讀周禮正文

次讀春秋經并三傳正文

前自八歲約用六七年之功則十五歲前小學書四書諸經正文可以盡畢既每細段看讀百偏倍讀百偏又通倍大段早倍温冊首書夜以序通倍温已讀書守此決無不熟之理

自十五志學之年即當尚志爲學以道爲志爲人以聖爲志自此依朱子法讀四書注或十五歲前用工失時失序者止從此起便讀大學章句或問仍兼補小學書

讀大學章句或問

（一讀書倍温書所讀字數分段看讀百偏倍讀百偏並如前法）

（一夜間玩索倍讀已讀書玩索讀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次讀論語集註

次讀孟子集註

次讀中庸章句或問

次鈔讀論語或問之合於集註者

次鈔讀孟子或問之合於集註者

次讀本經（諸經俱有鈔法詳見全書）

前自十五歲讀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性理諸書確守讀書法六條約有三四年之功晝夜專治無非爲己之實學而不以一毫計功謀利之心亂之則敬義立而存養省察之功密學者終身之大本植矣

四書本經既明之後自此日看史仍五日內專分二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倍温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看通鑑（看鑑讀文學文說皆精要詳見全書）

（一分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及諸經正文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理書並如前法）

次讀韓文

（一六日內分三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及温看史夜間讀看玩索温看性

理書如前法。

次讀楚辭。

一分日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看史夜間讀看玩温性理書如前法。

通鑑韓文楚辭既看既讀之後約纔二十歲或二十一二歲仍以每日早飯前循環倍温玩索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看史温讀韓文楚辭之外以二三年之功專力學文既有學識又知文體何文不可作。

學作文。

作科舉文字之法。用西山法

讀看近經問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近經義文字九日作一日。

讀看古賦九日作一日。

讀看制誥表章九日作一日。

讀看策九日作一日。

一仍以每日早飯前倍温四書經註或問本經傳註諸經正文温史夜間考索制度書温看性理書如前法。

專以二三年工學文之後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自此可以應舉矣三場既成却旋明餘經及作古文餘經合讀合看諸書已見於前竊謂明四書本經必用朱子讀法必專用三年之功夜止兼看性理書並不得雜以他書必以讀經空眼簿日填以自程。看史及學文必在三年外又必擇友舉行藍田呂氏鄉約之目使德業相勸過失相規則學者平日皆知敦尚行實惟恐得罪於鄉評則讀書不爲空言而士習厚矣必若此然後可以仰稱科制經明行修鄉黨稱其孝悌朋友服其信義之實庶乎其賢材盛而治教興也豈曰小補古者大司徒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未有不教而可以賓興者方今聖朝科制明經一主程朱之說使經術理學舉業三者合一以開志道之士此誠今日學者之大幸第方今學校教法未立不過隨其師之所知所能以之爲教爲學凡讀書纔挾冊開卷已準擬作程文用則是未明道已計功未正誼已謀利其始不過因循苟且失先後本末之宜而已豈知此實儒之君子小人所繇以分其有害士習乃如此之大嗚呼先賢教人格言大訓何乃置之無用之地哉敢著於此以待職教養者取焉。

右分年日程一用朱子之意修之如此讀書學文皆辦纔二十二三歲或二十四五歲若緊著課程又未必至此時也雖前所云失時失序者不過更增二三年耳大抵亦在三十歲前皆辦也世之欲速好徑失先後本末之序雖曰讀書作文而白首無成者可以觀矣此法似乎迂闊而收可必之功如種之穫云。

讀經日程　年　月　日某人

一　早令倍讀冊首已讀書至昨日書一偏太長則分　起　止

一　面試倍讀昨日書

一　面授本日書計字數以約大段面以大段分細段令朱計段數每細段面令讀正過句讀字音面說正過文義

一　令每細段先看讀百偏即又倍讀百偏數足挑試倍讀倍說過而墨銷朱記後段如前段足令通作

一　大段倍讀試過　起　止

一　挑試夜間已玩索書　起　止

一　面授說已讀書就令反覆說大義面試過　起　止

一　隻日之夜玩索已讀書　起　止　又玩索性理書　起　止

一　雙日之夜以序倍讀凡平日已讀書一偏　起　止

又倍讀性理書　起　止

一　令暇日做定本點句讀圈發字音　○凡書忘記處朱記即補熟墨銷

讀看史日程　年　月　日某人

五日一周詳見工程

一日以序倍讀四書經註或問一偏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讀看性理書并温

一日以序倍讀本經傳註一偏

以序倍讀經正文

夜讀看性理書并温

一日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做點史考釋文

一日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温記史

一日看讀說記通鑑

參合看史

夜温記史

日填起止

小學習字演文日程　年　月　日某人

一讀經四日內分日詳見工程

一早令倍讀冊首已讀書至昨日書一偏太長則分

一令影寫智永千文楷書約一二十紙寫五七一易樸

一以已讀說小學書作口義呈改上簿

一說認記字門類平反虛實動靜等

一漸長學切韻考字始音偏傍音義假借等

一夜以序倍讀己讀書一偏

日填起止及所看所作

陳定宇示子帖。（先生名櫟，字壽翁，元延祐時休寧人，）

弘謀按，教與學，原非二事。記曰，教學相長，橫渠先生亦曰，教小童有四益，蓋設誠而行，有益於人，即取益於己也。此篇即教即學，樸實典要。至教以親師取友。教以勤謹，無一語泛說，可與朱子訓子從學帖參看。（已刊入小學後）

我本未欲遣汝出，偶遇機會，故如此。汝須是自卓立，自求長進，不可如前悠忽。幸遇親家執敬老師，重厚典刑，可以取法，姊夫子靜先生，博淹修潔，可以請益，好文字，好說話，隨手錄取，歸日要觀。仲文非特益友，實足爲汝師。渠之言，一一謹守而力行之，永永無失。今受人子弟之托，須是以教人爲急，自己事且放緩。然教人讀，即是我讀。教人做文字，即如自做。教人解書，即是自解。教人熟記，即是自熟自記。教人便是自學，如此力行，不特人有長進，我亦自有長進。教小童，雖不能與盡解，我却不可不自曉得。須每日隨人所上之書，逐段自解。不可徒讀其句讀，不曉其道理，如和尚念經也。每日早起晏眠，莫妄出并與人閑說話，惹是非。待學生，必正色端莊，如此，決不遭侮。須是勤而有常，謹而不敢輕易，能守得勤謹二字，萬萬無失。言語要簡而當，從容而分明，最不要誇張妄誕。學生事業，與主人商量，各人具一日程，而日日謹守之。

王文成公訓蒙教約（公名守仁，明浙江餘姚人，學者稱陽明先生，封新建伯，從祀廟庭，）

弘謀按，詩禮之教，聖門首重，豈獨童子哉。而童子知識方開，志趨未定。天良易動，理義未深。歌之以詩，則吟咏之間，抑揚反覆，其言易入。而禮也者，所以固人肌膚之會，筋骸之束，約之於規矩之中，使侈肆之習，自幼而漸消

者也。近世師生。多以歌詩習禮爲迂。陽明先生反覆言之。意深切矣。獨是禮不外冠婚喪祭鄉相見六者。久有成書。均所宜習。惟詩歌種類不一。愚意爲童子計。宜取其有關倫理性情。而又易知易從者。偶得汪君薇所選詩倫。歎其用意之善。有功詩教。因採得數十首附於後。若可歌者。正不止此也。他如風雲月露。雕琢雖工。無裨性情。此不必歌者也。若夫靡曼之音。等於鄭衛。實童子迷性之麯糵。此萬萬不可歌者也。

古之教者。教以人倫。今教童子。惟當以孝弟忠信禮義廉恥爲要務。其栽培涵養之方。則宜誘之歌詩。以發其志意。導之習禮。以肅其威儀。諷之讀書。以開其知覺。今人往往以歌詩習禮爲不切要務。此皆末俗庸鄙之見。烏足以知古人立教之意哉。大抵童子之情。樂嬉遊而憚拘檢。如草木之始萌芽。舒暢之則條達。摧撓之則衰痿。今教童子。必使其趨向鼓舞。中心喜悅。則其進自不能已。故凡誘之歌詩者。非但發其志意而已。亦所以洩其跳號於詠歌。宣其幽抑結滯於音節也。導之習禮者。非但肅其威儀而已。亦所以周旋揖讓。而動盪其血脈。拜起屈伸。而固束其筋骸也。諷之讀書者。非但開其知覺而已。亦所以沉潛反復而存其心。抑揚諷誦以宣其志也。是蓋先王立教之微意也。若近世之訓蒙穉者。惟督以句讀課倣。責其檢束。而不知導之以禮。求其聰明。而不知養之以善。鞭撻繩縛。若待拘囚。彼視學舍如囹獄而不肯入。視師長如寇讎而不欲見。窺避掩覆。以遂其嬉遊。設詐飾詭。以肆其頑鄙。偷薄庸劣。日趨下流。是蓋驅之於惡。而求其爲善也。何可得乎。

每日清晨。諸生參揖畢。學師以次遍詢諸生。在家所以愛親敬長之心。得無懈忽。未能真切否。溫凊定省之宜。得無虧缺。未能實踐否。往來街衢。步趨禮節。得無放蕩。未能謹飭否。一應言行心術。得無欺妄非僻。未能忠信篤敬否。諸童子務要各以實對。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學師復隨時就事。曲加誨諭開發。然後各退就席肄業。

論語弟子章。乃千古蒙養極則。今人以讀書爲舉業。所尚惟知專重學文。即或于讀書作文之外。偶及敦本力行。然終非有餘力則以學文之意。陽明先生此法。於每日清晨。將孝弟謹信諸事。逐一詢問。登答。然後就席肄業。師弟之間。需時不多。未嘗有妨誦讀。而每日如此。爲弟子者。皆知現在之日用常行。卽爲切要之日程功課。經一番提問。便有一番領悟。便增一番勸戒。與弟子章脗合。以此爲聖門蒙養的派可也。

凡歌詩。須要整容定氣。清朗其聲音。均審其節調。毋躁而急。毋蕩而囂。毋餒而懾。久則精神宣暢。心氣和平矣。每學分爲四班。每日輪一班歌詩。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聽。每五日則總四班遞歌之。

凡習禮。須要澄心肅慮。審其儀節。度其容止。毋忽而惰。毋沮而怍。毋徑而野。從容而不失之迂緩。修謹而不失之拘局。久則體貌習熟。德性堅定矣。童生班次。皆如歌詩。每間一日則輪一班習禮。其餘皆就席。斂容肅觀。習禮之日。免其課倣。每十日。則總四班遞習之。　按禮即冠婚喪祭之禮。喪禮止須講明。其冠婚祭三禮。先爲講演習熟。以次爲其大者。或不習婚禮。而益以鄉飲酒禮。士相見禮。更善。

凡授書。不在徒多。但貴精熟。量其資稟。能二百字者。止可受一百字。常使精神力量有餘。則無厭苦之患。而有自得之美。諷誦之際。務令專心一志。口誦心維。

字字句句。紬繹反復。抑揚其音節。寬虛其心意。久則義禮浹洽。聰明日開矣。

每日工夫。先考德。次背書誦書。次習禮。或作課倣。次復誦書講書。次歌詩。凡習禮歌詩之類。皆所以常存童子之心。使其樂習不倦。而無暇及於邪僻。教者知此。則知所施矣。

附歌詩

詠史　班　固孟堅

三王德彌薄。惟後用肉刑。太倉令有罪。就逮長安城。自恨身無子。困急獨煢煢。小女痛父言。死者不可生。上書詣闕下。思古歌雞鳴。憂心摧折裂。晨風揚激聲。聖漢孝文帝。惻然感至情。百男何憒憒。不如一緹縈。

豫章行　曹　植子建

鴛鴦自朋親。不若比翼連。他人雖同盟。骨肉天性然。周公穆康叔。管蔡則流言。同氣相戕。子臧讓千乘。季札慕其賢。

木蘭歌　無名氏

唧唧復唧唧。木蘭當戶織。不聞機杼聲。唯聞女歎息。問女何所思。問女何所憶。女亦無所思。女亦無所憶。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軍書十二卷。卷卷有爺名。阿爺無大兒。木蘭無長兄。願為市鞍馬。從此替爺征。東市買駿馬。西市買鞍韉。南市買轡頭。北市買長鞭。旦辭爺孃去。暮宿黃河邊。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黃河流水鳴濺濺。旦辭黃河去。暮至燕山頭。不聞爺孃喚女聲。但聞燕山胡騎鳴啾啾。萬里赴戎機。關山度若飛。朔氣傳金柝。寒光照鐵衣。將軍百戰死。壯士十年歸。歸來見天子。天子坐明堂。策勳十二轉。賞賜百千強。可汗問所欲。木蘭不用尚書郎。願借明駝千里足。送兒還故鄉。脫身便捷。有智女子。爺孃聞女來。出郭相扶將。阿妹聞姊來。當戶理紅妝。小弟聞姊來。磨刀霍霍向猪羊。開我東閣門。坐我西閣床。脫我戰時袍。著我舊時裳。當窗理容鬢。挂鏡貼花黃。出門看火伴。火伴始驚惶。同行十二年。不知木蘭是女郎。十二年苦心。從火伴口中點出。雄兔腳撲朔。雌兔眼迷離。雙兔旁地走。安能辨我是雄雌。

哀王孫　杜　甫子美

長安城頭頭白烏。夜飛延秋門上呼。又向人家啄大屋。屋底達官走避胡。金鞭斷折九馬死。骨肉不待同馳驅。腰下寶玦青珊瑚。可憐王孫泣路隅。點題。問之不肯道姓名。但道困苦乞為奴。已經百日竄荊棘。身上無有完肌膚。高帝子孫盡隆準。龍種自與常人殊。豺狼在邑龍在野。王孫善保千金軀。不敢長語臨交衢。且為王孫立斯須。忠愛宛然。昨夜春風吹血腥。東來橐駝滿舊都。身落賊中。情景如是。朔方健兒好身手。昔何勇銳今何愚。竊聞太子已傳位。聖德北服南單于。花門剺面請雪恥。慎勿出口他人狙。狙。竊聽也。哀哉王孫慎勿疏。五陵佳氣無時無。明知唐祚未絕。不徒作慰藉語。

憶舍弟　于　逖

衰門少兄弟。兄弟惟兩人。一起淒然。饑寒各流蕩。感念傷我神。夏期秋未來。孰知無他因。不怨別天長。但願見爾身。茫茫天地間。萬類各有親。安知爾與我。乖隔同胡秦。何時對形影。憤懣當共陳。

符讀書城南　韓　愈退之

木之就規矩。在梓匠輪輿。人之能為人。由腹有詩書。詩書勤乃有。不勤腹空虛。欲知學之力。賢愚同一初。由其不能學。所入遂異閭。兩家各生子。孩提巧相如。

少長聚嬉戲。不殊同隊魚。年至十二三。頭角稍相疎。二十漸乖張。清溝映汙渠。三十骨骼成。乃一龍一豬。飛黃騰踏去。不能顧蟾蜍。一爲馬前卒。鞭背生蟲蛆。一爲公與相。潭潭府中居。問之何因爾。學與不學歟。金璧雖重寶。廢用難貯儲。學問藏之身。身在則有餘。君子與小人。不繫父母且。不見公與相。起身自犂鉏。不見三公後。寒饑出無驢。文章豈不貴。經訓乃菑畬。潢潦無根源。朝滿已夕除。人不通古今。馬牛而襟裾。行身陷不義。況望多名譽。時秋積雨霽。新凉入郊墟。燈火稍可親。簡編可卷舒。豈不日夕念。爲爾惜居諸。恩義有相奪。作詩勸躊躇。

遊子吟　孟郊東野

慈母手中線。遊子身上衣。臨行密密縫。意恐遲遲歸。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

雛將雛　王建仲初

雛咿喔。雛出殼。毛斑斑。觜啄啄。學飛未得一尺高。還逐母行旋母腳。麥隴淺淺難蔽身。遠去戀雛低怕人。時時土中鼓兩翅。引雛食蟲不相離。

燕詩示劉叟（叟有愛子。背叟逃去。叟甚悲念之。叟少年亦嘗如是。作燕詩以諭之。）　白居易樂天

梁上有雙燕。翩翩雄與雌。銜泥兩椽間。一巢生四兒。四兒日夜長。索食聲孜孜。青蟲不易捕。黃口無飽期。觜爪雖欲弊。心力不知疲。須臾千往來。猶恐巢中饑。辛勤三十日。母瘦雛漸肥。喃喃教言語。一一刷毛衣。一日羽翼成。引上庭樹枝。舉翅不回顧。隨風四散飛。雌雄空中鳴。聲盡呼不歸。却入空巢裏。啁啾終夜悲。燕燕爾勿悲。爾當返自思。思爾爲雛日。高飛背母時。當時父母念。今日爾應知。

四時讀書樂四首　朱子

山光照檻水繞廊。舞雩歸詠春風香。好鳥枝頭亦朋友。落花水面皆文章。蹉跎莫遣韶光老。人生惟有讀書好。讀書之樂樂何如。綠滿窗前草不除。春

新竹壓簷桑四圍。小齋幽敞明朱曦。晝長吟罷蟬鳴樹。夜深燼落螢入幃。北窗高臥羲皇侶。只因素稔讀書趣。讀書之樂樂無窮。援琴一奏來薰風。夏

昨夜庭前葉有聲。籬荳花開蟋蟀鳴。不覺商意滿林薄。蕭然萬籟涵虛清。近床賴有短檠在。趁此讀書功更倍。讀書之樂樂陶陶。起弄明月霜天高。秋

木落水盡千崖枯。迥然吾亦見真吾。坐對韋編燈動壁。高歌夜半雪壓廬。地爐烹泉然活火。一清足稱讀書者。讀書之樂何處尋。數點梅花天地心。冬

過林黃中食柑子有感（學宛陵先生體）　陸游放翁

博士得黃柑。甚愛不忍擘。持奉太夫人。遠附海上舶。故山饒氛霧。可使酒杯窄。豈無荔枝好。饜飫恐不摘。相去三千里。無異娛旁側。乃知母子意。更遠未嘗隔。我昨往見君。從容弄書冊。藥分臘劑香。茶泛春芽白。主意顧未厭。筐筥自搜索。敢謂甘旨餘。亦及此下客。霜苞纔三四。氣可壓千百。重是慈孝物。不敢吐其核。甘寒雖遶齒。悲感已橫臆。半生無歡娛。初不爲湮阨。（爾有母遺。繄我獨無。）

感事示兒孫　陸游

人生讀書本餘事。惟要閉門修孝弟。畜豚種菜養父兄。此風乃可傳百世。我聞長安官道傍。至今人指魏公莊。北方俗厚終可意。一字不識勤耕桑。

宿彭山縣終夜有聲　陸游

木欲靜。風不止。子欲養。親不留。夜誦此語涕莫收。吾

親之歿今幾秋。尚疑舍我而遠遊。心冀乘雲返故邱。再拜奉觴陳膳羞。陶盎冶米聲叟叟。木甑吹焚香浮浮。芼薑屑桂調甘柔。稚鱉煑鯉長魚鱐。夜敷枕席視衾裯。晨起熏籠進衣裘。哀哉此志終莫酬。有言不聞九泉幽。北風歲晚號松楸。哀哉萬里爲食謀。

訓子　許衡　魯齋

干戈恣爛熳。無人救時屯。中原竟失鹿。滄海變飛塵。我自揣何能。能存亂後身。遺芳襲遠祖。陰理出先人。俯仰意油然。此樂難擬倫。家無擔石儲。心有天地春。況對汝二子。豈復知吾貧。大兒願如古人淳。小兒願如古人真。生平乃親多辛苦。願汝苦辛過乃親。身居畎畝思致君。身在朝廷思濟民。但期磊落忠信存。莫圖苟且功名新。斯言殆可書諸紳。

山中夢母　劉宗遠

霜月照屋壁。霜風湧江波。終夕不能寐。展轉思懷多。忽夢吾母來。宛然度山阿。但問兒衣薄。語短不及他。兒寒尚可忍。地下知如何。

勉學詩　方孝孺　正學

莫驅屋上烏。烏有反哺誠。莫烹池上雁。雁行如弟兄。流觀飛走倫。轉見天地情。人生處骨肉。胡不心自平。田家一聚散。草木爲枯榮。我願三春日。垂光照紫荊。同根而並蔕。藹藹共生成。

愛日堂　方孝孺

白日麗青天。朝出扶桑暮虞淵。堂上有親雪滿巔。坐看白日心茫然。長繩不可繫。急景如流川。羲和羲和停爾鞭。高堂一日如千年。

遊子吟　袁凱　景文

遊子行萬里。親心亦如之。陸行是虎豹。水行有蛟螭。盜賊凌寡弱。風露乘寒饑。誰云高堂安。中有萬險危。寄言里中子。親在勿遠離。

望月思親爲韋謐作　沈周　石田

韋郎五歲失其母。恃有父存未知苦。長來見父不見母。欲入地求地無戶。仰天見缺月。似我獨見父。明朝又是月圓時。死者安能復如此。嘗嘗見月便斷腸。天或哀憐爲風雨。

萱庭春意爲胡景仁作　無名氏

春庭種萱春日長。春風吹衣春酒香。閉門讀書母在堂。百畝之稻五畝桑。萱能忘憂。無憂可忘。晨羹須調不須鯉。婦善奉姑姑自喜。阿孫來來花下戲。愼勿傷花失婆意。

屠提學童子禮。公名羲時。宣城人。明嘉靖進士。浙江提學副使。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而養正莫先於禮。蓋人之自失其正。以自外於聖人之途者。率以童幼之年。不聞禮教。則耳目手足。無所持循。作止語默。無所檢束。及其既長。沿習偷安。徇情任氣。如已決之水。不可隄防。已放之條。不可盤鬱。何所不至哉。是故朱子小學。必先灑掃應對之節。程子謂即此便可達天德。信非誣也。世之父兄。既以姑息爲恩。而爲之師者。日役役焉以課程爲急。故一切禮教廢閣不講。童蒙何賴焉。茲本曲禮內則少儀弟子職諸篇。附諸儒訓蒙要語。輯爲童子禮。

弘謀按童子之禮。集中前編已載之矣。茲篇自飲食坐臥。以及待人接物。皆有法度。比前諸條。更爲切近。童子所不可一日無者也。其所定儀節。悉本諸禮經。非同臆說。童子循而習之。其心安焉。所以檢束身心者在此。所以

引之於愛親敬長者。亦卽在此矣。

晨興。卽當盥櫛以飾容儀。凡盥面。必以巾帨遮護衣領。捲束兩袖。勿令沾濕。櫛髮。必使光整。勿散亂。但須敦尚樸雅。不得爲市井浮薄之態。

凡著衣。常加愛護。飲食須照管。勿令點汚。行路須看顧。勿令泥漬。遇服役。必去上服。只著短衣。以便作事。有垢破。必洗浣補綴。以求完潔。整衣欲直。結束欲緊。毋使偏斜寬緩。上自總髻。下及鞋履。加意修飾。令與禮容相稱。其燕居及盛暑時。尤宜矜持。不得袒衣露體。能如此。雖服布素。亦自可觀。今世父母。華其子之衣履。而不能約之以禮。竟亦何益。

凡叉手之法。以左手緊把右手大拇指。其左手小指向右手腕。右手四指皆直。以左手大指向上。以右手掩其胸。手不可太著胸。須令稍離方寸。禮稱手容恭。教童子叉手有法。則拜揖之禮。方可循序而進。

凡揖時。稍闊其足。則立穩。須直其膝。曲其身。低其首。眼看自己鞋頭。兩手圓拱而下。凡與尊者揖。舉手至眼而下。與長者揖。舉手至口而下。與平交者揖。舉手當心而下。手隨身起。叉於當胸。

凡下拜之法。一揖少退。再一揖。卽俯伏。以兩手齊按地。先跪左足。次屈右足。頓首至地。卽起。先起右足。以雙手齊按膝上。次起左足。仍一揖而後拜。其儀度以詳緩爲敬。不可急迫。

低頭拱手。穩下雙膝。腰當直豎。不可蹲踞。以致恭敬。跪者。卑幼事尊長之常禮。請問獻進。俱當長跪。或尊長有咈意怒色。則不待呵斥。先跪以聽戒責。

凡立。須拱手正身。雙足相並。必順所立方位。不得歪斜。若身與牆壁相近。雖困倦。不得倚靠。

凡坐。須定身端坐。斂足拱手。不得偃仰傾斜。倚靠几席。如與人同坐。尤當斂身莊肅。毋得橫臂。致有妨礙。

凡走。兩手籠於袖內。緩步徐行。舉足不可太闊。毋得左右搖擺。致動衣裾。目須常顧其足。恐有差悞。登高必用雙手提衣。以防傾跌。其掉臂跳足。最爲輕浮。常宜收斂。尋常行走。以從容爲貴。若見尊長。又必致敬急趨。不可太緩。

凡童子常當緘口靜默。不得輕忽出言。或有所言。必須聲氣低平。不得喧聒。所言之事。須眞實有據。不得虛誑。亦不得亢傲訾人。及輕議人物長短。如市井鄙俚。戲謔無益之談。尤宜禁絕。言者。人所易放。苟有所長。俾收斂。則久久亦可簡默。今之父母。見其子資性聰慧者。於學語之時。往往導其習爲世俗輕便之談。以相笑樂。此性一縱。必不可反。是教以不謹言也。切宜禁之。

凡視聽。須收斂精神。常使耳目專一。目看書。則一意在書。不可側視他所。耳聽父母訓誡。與先生講論。則一意承受。不可雜聽他言。其非看書聽講時。亦當凝視收聽。毋使此心外馳。童子聰明始開。發於耳目。耳目無所防禁。則聰明爲外物所誘。而心不存矣。故養蒙者謹之。

凡飲食。須要斂身離案。毋令太逼。從容舉筯。以次著於盤中。毋致急遽。將肴蔬撥亂。咀嚼毋使有聲。亦不得恣所嗜好。貪求多食。安放盌筯。俱當加意照顧。毋使失悞墜地。非節假及尊長命。不得飲酒。飲亦不過三爵。禮始諸飲食。君子愼之。童子之於飲食。尤所易縱。而失禮者也。惟父母溺愛。而與之有節。師長毋避怨。而教之以禮。非惟可以養德。亦可以養神。此爲最要。

以上初檢束身心之禮。

以木盤置水。弟子職所謂凡拚之道。實水於盤是也。拚音僨。左手持之。右手以竹木之枝。輕灑堂中。先灑遠於尊長之所。請尊長就止其地。然後以次徧灑。畢。方取帚於箕上。兩手捧之。至當埽之處。一手執帚。一袖遮帚。徐步却行。不使塵及於尊長之側。埽畢。斂塵于箕。出棄他所。

凡尊長呼召。卽當隨聲而應。不可緩慢。坐則起。食在

口、則吐。地相遠、則趨而近其前。有問。則隨事實對、且掩其口。然須聽尊長所問、辭畢、方對、毋先從中錯亂。對訖、俟尊長有命、乃復原位。（呼問未及之先、常察尊長顏色所向、庶幾不失。）

凡見尊長、不命之進、不敢進。不命之退、不敢退。進時當鞠躬低首、疾趨而前。其立處、不得逼近尊長。須相離三四尺、然後拜揖。退時亦疾趨而出。須從旁路行、毋背尊長。且當頻加回顧、恐更有所命。如與同列共進、尤須以齒爲序。進則魚貫而上、毋得越次紊亂。退則席捲而下、毋得先出偷安。

夏月侍父母、常須揮扇於其側、以清炎暑、及驅逐蠅蚊。冬月、則審察衣被之厚薄、鑪火之多寡、時爲增益。并候視牕戸罅隙、使不爲風寒所侵。務期父母安樂方已。

十歲以上、侵晨先父母起。梳洗畢、詣父母榻前、問夜來安否。如父母已起、則就房先作揖、後致問。問畢、仍一揖退。昏時、候父母將寢、則拂席整衾以待。已寢、則下帳閉戸而後息。

家庭之間、出入之節、最所當謹。如出赴書堂、必向父母兄姊之間、肅揖告出。午膳與散學時、入必以次肅揖、然後食息。其在書堂時、或因父母呼喚、有所出入、則必請問先生、許出方出、不得自專。至入書堂、雖非作揖常期、亦必肅揖、始可就坐。（童子之性、難斂而易放。苟父母以姑息爲愛、不謹出入之節、爲師者復無以制御之、鮮有不流於縱肆者矣。）

凡進饌於尊長、先將几案拂拭、然後雙手捧食器、置於其上。器具必乾潔。肴蔬必序列。視尊長所嗜好而頻食者、移近其前。尊長命之息、則退立於傍。食畢、則進而徹之。如命之侍食、則揖而就席。食必隨尊長所嚮。未食不敢先食。將畢則急畢之。俟其置食器於案。亦隨置之。（饋饌乃子養父母、弟子養師長之禮。今童子多以躬執饋爲恥、則無以養其孝敬之心、而折其驕傲之氣。最不可略。）

凡侍坐尊長、目則常敬候顏色、耳則常敬聽言論。有所命、則起立。尊長有倦色、則請退。有請與尊長獨語、則屏身於他所。（弟子分當侍立、或尊長命之坐、則亦當遵命而坐。）

侍尊長行、必居其後、不可相遠。恐有所問。有問、則稍進於左右、以便應對。目之瞻視、必隨尊長所向。有所登陟、則先後扶持之。與之攜手而行、則以兩手捧而就之。遇人於途、一揖即別、不得舍尊長而與之言。

凡遇尊長於道、趨進肅揖。與之言、則對。命之退、則揖別而行。如尊長乘車馬、則趨避之。或名分相懸、不爲己下車馬者、則拱立道傍、以俟其過。

凡尊長有所事、不必待其出命、即當趨就其傍、致敬服役。如將坐、則爲之正席拂塵。如侍射與投壺、則爲拾矢授矢。如盥洗、則爲之捧盤持帨。夜有所往、則爲之秉燭前導。如此之類、不可盡舉。但當正容耑志、毋使怠慢差錯。（尊者宜逸、卑者宜勞。故勞役之事、皆卑幼任之、弟子之職當如是也。）

以上入事父兄出事師尊通行之禮。

受業於師、必讓年長者居先、序齒而進。受畢、肅揖而退。其所受業、或未通曉、當先叩之年長。不可遽瀆問於師。如欲請問、當整衣斂容、離席前告曰、某於某事未明、某書未通、敢請。先生有答、即宜傾耳聽受。答畢、復原位。（受業時、不以智愚爲後先、而以齒爲序者、示童子以禮也。今世師或于弟子之聰慧者、令其先長者而進、是教以傲而導之驕也、可乎哉。）

端身正坐、書籍筆硯等物、皆令頓放有常。其當讀之書、當用之物、隨時從容取出、不得信手翻亂。讀用已畢、復置原所。毋使參錯。其借人書物、當置簿登記、及時取還、毋致遺失。

凡先生有賓客至。弟子以次序立。侯先生與客爲禮畢。然後向上肅揖。客退。仍肅揖送之。先生與客命無出門。卽各入位凝立。侯先生返命坐。則坐。若客與諸生中。有自欲相見者。亦必侯與先生爲禮。乃敢作揖。退亦不得遠送。非其類者。勿與親狎。

凡讀書。整容定心。看字斷句。慢讀。務要字字分曉。毋得目視他處。手弄他物。仍須細記遍數。如遍數已足。而未成誦。必欲成誦。遍數未足。雖已成誦。必滿遍數。猶逐日帶溫。逐旬逐月通理。以求永久不忘。讀書不在多。能下精熟工夫。積久自然有得。今子弟多勉強記誦。爲師者又假此爲功。以取悅父兄。遂不計生熟。慢令加讀。旋卽遺忘。所宜戒也。

凡寫字。未問工拙。切要專心把筆。務求字畫嚴整。毋得輕易怠惰。致有潦草欹斜。幷差落塗註之病。研墨放筆。毋使有聲。及濺汚于外。其戲書硯面。及几案上。最爲不雅。切宜戒之。

以上書堂肄業之禮

呂新吾社學要略 履歷見前

弘謀按社學之設。最有關於教化。故歷代皆重其事。自後以文詞科第爲學。所謂社學。不過聚徒誦讀。遂謂作養美舉。其子弟日習於浮薄。師長徒尚夸飾。名實不副。上下相蒙。不但不能成就子弟。且令鄉里子弟。淳厖之性。由此而喪。良可歎也。呂新吾先生。凡有政教。莫不切中時弊。社學要略。不因科第而後讀書。不必作文而後爲學。因人立教。卽知卽行。何其懇切而精要也。其選擇社師。不以才名爲驁。而以端良爲先。可爲近日延師者法。更可爲近日爲師者戒。

自教化陵夷之後。舉世不知讀書爲何事。師弟相督。父子相傳。不過取科甲求富貴而已。今選社師。務取年四十以上。良心未喪。有良心纔不忍誤人子弟。纔肯去成就人子弟。四字可爲訓蒙者喚醒。志向頗端之士。不拘已未入學者。二十餘人。掌印官羣之文廟。籤以日食。先教以講解小學孝經。及字學反切。一年之後。如果見識近正。音韻不差。文理粗通。講解亦是者。掌印官下學考試。擇其堪以教人。查有社學。挨次撥發。

子弟讀書。大則名就功成。小則識字明理。世間第一好事。有等昏愚父母。有子不教讀書。邪心野性。竟成惡人。做盜賊。犯刑憲。皆由於此。幾曾見明理識字之人。肯爲盜賊者乎。掌印官曉諭百姓。今後子弟可讀書之年。卽送社學讀書。縱使窮忙。也須十月以後在學。三月以後回家。如此三年。果其材無可望。省令歸業。鄉間社學。以廣教化。子弟讀書。務在明理。非必令農民子弟。人人考取科第也。

學中以長幼爲先。序就齒數。除係相親自有稱呼外。其餘少稱長者兄。長呼少者名。行則右行。坐則下坐。長者立則立。長者散則散。一禁成羣戲耍。二禁彼此相罵。三禁毀人筆墨書籍。四禁撥唆傾害。五禁有恃凌人。此處人五禁。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學者立身。行檢爲重。一戒說謊。二戒口饞。三戒村語媱言。四戒愛人財物。五戒講人長短。六戒看人婦女。七戒交結邪人。八戒衣服華美。九戒揑寫是非。十戒性暴氣高。犯者比讀書加倍重責。

童子每日早起。向父母前一揖。問曰。今夜安否。早飯午飯回家。見父母。揖問曰。父母飲食多少。晚上看父母臥處。待父母睡畢。而後退。父母怒罵。跪而低頭。不許勁聲强辨。父母勤勞。卽來待作。父母久立。忙取坐

物。父母喚人。高聲代喚。父母疾病。煎嘗湯藥。此雖人子末節。少年先須日習。至於一家尊長。俱要恭敬。家中凡事忍默。如有違犯。父兄即告先生。加倍重責。行步要安詳穩重。不許跳躍奔趨。說話要從容高朗。不要含糊促迫。作揖要舒徐深圓。不可淺遽。侍立要莊嚴靜定。不可跛攲。起拜要身手相隨。不可失節。衣履要留心愛惜。不可邋遢。瞻視要靜正安閒。不可流亂。抄手要着衣齊心。不可怠惰。在坐要端嚴持重。不可箕（開股）岸。（蹻足）有違犯者。罰跪。再三犯者重責。

每講書。就教童子向自家身上體貼。這句話與你相干不相干。這章書你能學不能學。仍將可法可戒故事。說與兩條。令之省惕。他日違犯。即以所講之書責之。庶幾有益身心。（此法最爲切近。如弟子一章。先就本義講畢。再將現在如何方爲孝弟。謹信。愛衆。親仁。力行學文。詳切指點。再將如何便爲不孝弟。不謹信。不親愛。不力行。不學文。反覆警戒。嗣後遇學徒行事。有合於孝弟等項者。則指其合於書中某句而對衆稱之。如有所犯。則指其不合於書中某句而對衆責之。如此則講一章書。即受一章書之益。即知即行。始基於此。）

每日遇童子倦怠懶散之時。歌詩一章。擇古今極淺極切。極痛快。極感發。極關係者。集爲一書。令之歌咏。與之講說。責之體認。古詩如陟岵。蓼莪。凱風。（以上父母）棠棣。小明。杕杜。（以上兄弟）江漢。出東門。（以上男女）雞鳴。雄雉。（以上夫婦）燕燕。（嫡妾）伐木。（朋友）芄蘭。（童子）葛藟。（民窮）相鼠。（教禮）伐檀。（訓義）采苓。青蠅。（戒讒）蟋蟀。瓠葉。（示儉）采蘋。（重祀）白駒。（悅賢）至於漢魏以來樂府古詩。近世教民俗語。凡切於綱常倫理道義身心者。日講一章。其新聲艷語。但有習學者。訪知重責。（訓蒙約後附集詩歌。即此意也。）

初入社學八歲以下者。先讀三字經。以習見聞。百家姓。以便日用。千字文。亦有義理。有司先將此書。令善書人寫姜字體。刊布社學師弟。令之習學。蓋姜字雖喫力而點畫分毫不苟。作字之時。能令此心不放。此心不粗。俛逹縱橫者厭之。以爲欠蒼勁。欠自然。而不知有益於性靈也。（把筆寫字。亦取有益性靈。其爲童子計者切矣。）

教童子先學爽潔。硯無積垢。筆無宿墨。蘸墨只着水皮。乾筆先要水潤。書須離身三寸。休令拳揉。手須日洗兩番。休汙書籍。案上書休亂堆斜放。書中句休亂點胡批。學堂日日掃除。桌櫈時時擦抹。

念書初要數字。（即認字之法。）次要聯句。次要一句緊一句。眼矚定。則字不差。心不走。則書易熟。遍數多。則久不忘。（詳見分年日程。）

看書不可就講。先令童子將註貼經貼過一番。令之回講。然後一一細說。巧比再看。復回不知再講。庶幾有得。

作文。出極明淺。易於發揮題目。作不得題。細講一遍。仍作此題。一題三作。其思必盡。其理自通。勝於日易一題也。（十分深奧不能作之題。則且緩出。）

記文。須選前輩老程文。極簡。極淺。極切。極清者。每體讀兩篇。作文之日。模倣讀過文法者出題。庶易引觸。

讀書以勤爲先。童子不分遠近。俱令平明到學。背書完。讀新書。喫飯後。略令出門鬆散一二刻。然後看書作文。寫倣畢。仍讀書。午飯後。再令出門鬆散一二刻。仍讀書。日落後。分班對立。出對一箇。破題一箇。即與講改。然後放學。蓋少年脾弱。飯後不可遽用心力。恐食不消化也。

張楊園學規（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弘謀按楊園先生學術純正。踐履篤實。伏處衡茅。係懷民物。立論不尚過高。惟以近裏着

己爲主敦倫理存心地親師友崇禮讓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其遺集不能不想慕其人而嘆其未見諸施行也學規二則雖止爲勉朂學侶之語而於讀書制行之大端切己反求固已本末兼該徹上徹下工夫全在於此學者其詳玩之

澉湖塾約

初覺睡初醒即省昨日所業與今日所當爲

日起讀經義一二條先將正文熟誦精思從容詳味俟有所見然後及於傳註然後及於諸說洗心靜氣以求其解毋執己見以違古訓毋傍舊說以昧新知乘此虛明長養義理

午膳後敷述所看經義以相質問論說踰時總期有當身心勿宜雜及

日間言語行事即準於經義而出之其有不合必思所以習心隱慝種種自形力使其去日晝梏亡庶乎免矣若人事罕接則讀史書一二種無餘力則已非徒聞見之資要亦擇善之務

日暮檢點一日所課有闕則補有疑則記有過則自訟不寐焚膏繼晷夫豈徒然對此良宜深省也右五條日有定程

問難之益彼此共之有疑則問無憚其煩不止書中義理爲然僕雖寡知昔聞於師敢不罄盡其不知者正可互相稽論以求其明勿以遲暮惘惘而棄之也

精神散漫方寸憧憧學者通患惟主敬可以攝之若勞攘之餘初欲習靜則鈔錄寫倣亦一道也先儒云便是執事敬

古人詩歌遊泳寄託前喆不廢特長溺情喪志耳餘力涉之亦與觀之助也文字雖非急務間一作之以徵所得右三條無定程隨時從事

爲學先須立大規模萬物皆備於我天地間事孰非分內事不學安得理明而義精既負七尺亦負父兄愧怍如何

功夫須是綿密日積月累久自有益毋急躁毋間斷急躁間斷病實相因尤忌等待眼前一刻即百年中一刻日月如流志業不立率坐等待之故

修德行道盡其在我窮通得喪俟其自天營營一生枉爲小人者何限流俗坑塹陷溺實深探湯履虎未足爲喻也

凡人險難在前靡有不知能從而動心忍性者幾人在於少年益宜憂患存心無忘修省之實

近代學者廢棄實事崇長虛浮人倫庶物未嘗經心是以高者空言無用卑者淪胥以士今宜痛懲專務本實一遵大學條目自格物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以往八條以爲法程釋義曰塾者熟也誦之熟講之熟思之熟行之熟願與子勉之矣右五條通言大指

東莊約語

儒者之學修身爲本罔間窮通克己功夫寧分老少祇求無忝所生不負師友在覆載中有殊庶物而已

延平先生曰愛身明道修己俟時不可一日忘於心此其準的也

尺蠖屈以求信龍蛇蟄以存身物無大小理固皆然古人言學藏先於修遊後於息未有終日馳騁其耳目知思而能爲益身心者也盛年百務未歷履道坦如尤以收斂翕聚爲固基植本之計夙與夕惕時哉弗可失也

讀書所期明體適用近代學者徒事空言宜乎呫嗶沒齒反己茫然全無可述也日用從事一遵胡安定經義治事以爲之則庶少壯歲月不貽枉廢之嘆米鹽妻子庶事應酬道心處之無非道者苟使縈懷豪傑志氣不難因之損盡是以出就燕閒聽睹不雜心力益專養德養身二益均有

古人澹泊明志膏粱之習克治宜先長白山虀粥可取法也今卽未能尚師其意日以蔬食爲主間佐魚肉然總弗得兼味

學問之道固尚從容然一任優游難希自得舉其通病不出五閒（閒思慮閒言語閒出入閒涉獵及接閒人與閒事）果能必有事焉其諸惰慢非惟不敢亦不暇矣（終日勞擾實無一事當做總是閒）

陸清獻公示子弟帖（公諱隴其字稼書浙江平湖人康熙庚戌進士官至御史從祀廟庭）

弘謀按當湖陸先生以朱子之學爲學卽以朱子之教爲教小學近思錄二書三致意焉三魚堂文集近裏着己無一語不規於道而不肯爲高遠難行之說今錄其教子弟數則大要讀書行己宜合而一之不可離而二之以此爲蒙童先入之言不亦宜乎

我雖在京深以汝讀書爲念非欲汝讀書取富貴實欲汝讀書明白聖賢道理免爲流俗之人讀書做人不是兩件事將所讀之書句句體貼到自己身上來便是做人的法如此方叫得能讀書人若不將來身上理會則讀書自讀書做人自做人只算做不曾讀書的人讀書必以精熟爲貴我前見你讀詩經禮記皆不能成誦聖賢經傳與濫時文不同豈可如此草草讀過此皆欲速而不精之故欲速是讀書第一大病工夫只在綿密不間斷不在速也能不間斷則一日所讀雖不多日積月累自然充足若刻刻欲速則刻刻做潦草工夫此終身不能成功之道也方做舉業雖不能不看時文然時文只當將數十篇看其規矩格式不必將十分全力盡用於此若讀經讀古文此是根本工夫根本有得則時文亦自然長進千言萬語總之讀書要將聖賢有用之書爲本而勿但知有時文要循序漸進而勿欲速要體貼到自身上而勿徒視爲取功名之具能念吾言雖隔三千里猶對面也愼毋忽之（示大兒定徵）

汝讀書要用心又不可性急熟讀精思循序漸進此八箇字朱子教人讀書法也當謹守之又要思讀書要何用古人教人讀書是欲其將聖賢言語身體力行非欲其空讀也凡日間一言一動須自省察曰此合於聖賢之言乎不合於聖賢之言乎苟有不合須痛自改易如此方是眞讀書人至若左傳一書其中有好不好兩樣人在內讀時務要分別見一好人須起愛慕的念見一不好的人須起疾惡的念我斷不可學他如此方是眞讀左傳的人這便是學聖賢工夫（示三兒宸徵）

汝到家不知作何光景須將聖賢道理時時放在胸中小學及程氏日程時常展玩日間須用一二箇時辰工夫在四書上依我看大全法先將一節書反覆細看看得十分明白毫無疑了方及次節如此循序漸進積久自然觸處貫通此根本工夫不可不及早做去次用一二箇時辰將讀過書挨次溫習不可專讀生書忘却看書溫書兩事也目前既未有師友須自家將工夫限定方不至優忽過日努力努力（同上）

科場一時未能得手，此不足病。因此能奮發自勵，焉知將來不冠多士。但患學不足，不患無際遇也。目下用功，不比場前要多作文，須以看書爲急。每日應將四書一二章，潛心玩味，不可一字放過。先將白文自理會一番。次看本註。次看大全。次看蒙引。次看存疑，次看淺說。如此做工夫，一部四書既明，讀他書便勢如破竹。時文不必多讀，而自會做。至於諸經，皆學者所當用力。今人只專守一經，而於他經則視爲沒要緊。此學問所以日陋。今賢昆仲當立一志，必欲盡通諸經。自本經而外，未讀者宜漸讀，已讀者當溫習講究。諸經盡通，方成得一箇學者。然此猶只是致知之事。聖賢之學，不貴能知而貴能行。須將小學一書，逐句在自己身上省察，日間動靜，能與此合否。少有不合，便須愧恥。不可以俗人自待。在長安中，尤不宜輕易出門。恐外邊習氣不好，不知不覺，被其引誘也。胸中能浸灌於聖賢之道，則引誘不動矣。寄示席生漢翼漢廷

讀近作甚快。雖間有出入，然大體都在範圍中。熟之而已，無他法也。所望者，要將聖賢道理，身體力行。不要似世俗只作空言耳。小學不止是教童子之書，人生自少至老，不可須臾離。故許魯齋終身敬之如神明。近思錄乃朱子聚周程張四先生之要語，爲學者指南。一部性理精華，皆在於此。時時玩味此二書，人品學問，自然不同。外六諭集解，係此間新刊，雖爲愚民而設，然暇時一覽，亦甚有益。相去遼遠，時切依依。但賢昆仲能以聖賢自期待，便如終日覿面也。同上

人生學問，正當在失意磨鍊出來，勿爲境累也。不佞年來爲此閒諸生講書，句句欲引入他身心上去。好生抄數十篇歸，曾見否。雖尚須刪改，未是定本。然大段意思，是要鍼砭學者。書自書，我自我之病。此意可採取也。寄示趙生魚裳旂公

令郎目下，但當多讀書，勿汲汲於時文。左傳之外，易書詩禮諸經，皆不可不讀。讀必精熟，熟必講解。聰明自然日生，將來便不可限量。養其根而俟其實，古人爲學皆然。世俗子弟，所以多壞，只緣父兄性急。一完經書，便令作文。空疏杜撰，不識經史爲何物。雖僥倖功名，亦止成俗學。與前輩學問，相去殊絕。此不足效也。復席治齋虞部附

一身遠出，幼子無知。所恃者，師保得人耳。臨行囪囪，言不能盡，想太翁亦不待言而知其意也。舟中細思，一齊衆咻之義，覺得咻字情狀萬千，愈思愈覺可畏。非必有意引誘，然後爲咻。凡親友來者，或語言麤鄙，或舉止輕率，一入初學耳目，便是終身毒藥。故有心之咻猶有限，無心之咻最無窮。此孟子所以必欲置之莊嶽。然莊嶽勢不易得，惟恃一齊人之辭嚴義正，能使衆咻辟易，望風而靡，則瀟湘雲夢，盡成莊嶽矣。舟行吳江道中，半日悶鬱，思至此，又不覺欣然慰也。至於戶外之事，惟有一靜，仲書夬履貞厲之占，切中其病，神明如見。晤時幸時提撕此意。內無咻而外無夬，千里遠懷，便可坦然矣。惟太翁留意。與曾叔祖藹菴翁附

在京師，自覺紛華盛麗，不能動此心，頗浩浩落落。但時一念及稚子愚蠢，未有知識，輒不能不膠擾於中。未知近來讀書何如。姪孫意惟欲其精熟，不欲其性急。太翁可取程氏分年日程，細體古人讀書之法，使之循序漸進，勿隨世俗之見，方妙。周禮禮記，俱宜令其溫習。一季得一周，庶能記得。姪孫幼時溫書，皆一月一周也。左傳諸書，迄今猶能成誦，皆當時溫習之

功。惟太翁留神。同上

姪孫教子之念與他人異。功名且當聽之於天。但必欲其爲聖賢路上人。望時時鼓舞其志氣。使知有向上一途。所讀書不必欲速。但要極熟。在京師見一二博學之士。三禮四傳。爛熟胸中。滔滔滾滾。真是可愛。若讀得不熟。安能如此。此雖尚是記誦之學。然必有此根腳。然後可就上面講究聖賢學問。未有不由博而約者。左傳中事迹駁雜。讀時須分別王伯邪正之辨。註疏大全。此兩書缺一不可。初學雖不能盡看。幸檢其易曉者。提出指示之。庶胸中知有涇渭。冬天日短。應囑其早起。夜間則又不宜久坐。欲其務學。又不得不愛惜其精神也。同上

張清恪公讀養正編要言 公名伯行。字孝先。河南儀封人。乙丑進士。官禮部尚書。

弘謀按人常使古今嘉言懿行。不間斷於心目之間。則所存所發。自有隱相脗合之處。所謂不見其增。有時而益也。儀封先生纂刊養正類編。著要言於卷首。欲子弟自書嘉言懿行一條。貼壁觀覽。不但長益其記誦。兼可觸發其性情。如是則類編乃不虛設矣。蔡文勤公訓生徒。令於飯後各書片紙一則。意正相同。余喜其有益於學也。曾以之課子姪。今復錄此。爲有志於學者勸焉。不僅蒙童而已也。

呂獻可嘗言讀書不須多。讀得一字。行取一字。伊川先生亦嘗曰。讀得一尺。不如行得一寸。蓋讀書不能力行。只是說話也。然學者趨向未端。欲體認力行。莫若常觸於目以警於心。今養正編所載。大抵皆古人嘉言懿行。足以起發童蒙。爲蒙師者。宜於每日功課之餘。令幼童各書一條。貼於壁上。以便觀覽。一月三十條。完則令寫於課本。下月復然。一年之內。共得三百六十條。食息起居。舉目即是。不但記誦之熟。將從容默會。久而自化。其所以觀感而興起者多矣。不寧惟是。學者凡讀他書。亦依此法。日無間斷。朱子所謂不知不覺。自然相觸發者也。

唐翼修父師善誘法 名彪。浙江蘭谿人。歷任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弘謀按讀書規模。已於分年日程備載矣。茲編於訓迪幼童之事。正復井井有條。循循易入。爲近時師生痛下針砭。故切近而可行也。陸清獻公云。科舉文字。須從本源上着力。要看作真實道理。不要看作一時應試之事。真至言也。茲編各條。猶有此意。故并著之。

父子之間。不過不責善而已。然致功之法。與所讀之書。不可不自我受也。孔子於伯魚。亦有學詩學禮之訓。今怠忽之父兄。不能設立善法。教其子弟。又不購覓好書。與之誦讀。事事委之於師。不知我既無諄切教子弟之心。師窺我意淡漠。恐亦不盡心訓誨矣。

父兄於子弟課程。必宜詳加檢點。書文間時當令其面背。文藝間時當面課之。如己不諳於文。當轉質之於人。始知所學之虛實也。

人僅知尊敬經師。而不知蒙師教授幼學。其督責之勞。耳無停聽。目無停視。唇焦舌敝。其苦甚於經師數倍。且人生平學問得力。全在十年內外。學生之言動。宜時時訓誨。使歸於正也。所讀之經書。宜精熟也。書法與執筆。宜講明也。切音與平仄。宜調習也。經書之註。節讀宜有法也。工夫得失。全賴蒙師。非品端學優。而又勤且嚴者。不克勝任。夫蒙師勞苦如此。關係之

重又如此豈可以子弟幼小因而輕視先生也哉

凡書隨讀隨解則能明晰其理久久胸中自能有所開悟若讀而不講不明其理雖所讀者盈笥亦與不讀者無異矣故先生教學工夫必以勤講解爲第一義也（遇難解者先曉以大義更爲設譬不必逐字呆講反致難曉）

學生前師手中所讀之經書全不成誦者後師多不令其溫習此甚非教誨之善法必也於初入學時悉令其開明前此讀過之書於每冊中令學生背半或背三分之一以驗其生熟生則先令其溫習不必授生書一則能知學生底蘊教誨易於成功二則可免不肖子弟避難就易止溫其熟者竟置其生者以致長大經書不能成誦三則經書旣熟學生受終身之益四則我樂補前師之所不足後日之師亦必樂補吾之所不足此忠厚之道感應之理也

生子至三四歲時口角清楚知識稍開即用小木板方寸許四方者千塊漆好朱書千字文每塊一字盛以木匣令其子每日識十字或三五字（識字多者或乳媼或僕婢量予獎賞則終日引誘認字勝於引誘戲罵矣）復令其湊集成句讀之或聚或散或亂或齊聽其頑耍則識認是真如資質聰慧者百日可以識完再加以三字經千家詩等書一年可識一二千字然後從師入塾（以五六歲爲率近世惑於七顛八倒之說至九歲方送入塾者非也）字之識者過半則讀之易且其目之所視亦知屬意在書而不仰天口誦矣讀半年小書便可教讀四書即與之逐字講逐句講如俗語一般使知書如說話從前至後如問如對有上句便知應有下句先將本日所教生書講了一遍然後教以讀教讀數遍已能成誦如讀不下再與之講以第二句之故如資質可以讀十五行者止讀十一二行寧使其

精力有餘不可使之不足

每見先生教了學生一首生書並不計其遍數惟期能背而已今日教或今晚背或次早背不知學生儘力一時強記苟且塞責及過數日茫然不知讀有何益莫若教了一首生書即令讀三十遍令其寫字以養其氣字畢令將昨日所教生書讀二十讀又令少息再讀前日所教者二十遍仍少息再讀前一日所教者二十遍又讀前二日者二十遍總共一百十遍連生書共讀五首凡學生清晨一到書房不許溫讀即令其前背五首背起連背至今早應背之書止共背五首是一首書讀過五日又背帶背五日然後歇是在學生口中習熟十日可以永久不忘矣萬一背時有差訛字句即與他講明這句書原是這樣講應該讀某字如此教法自然終身不忘粗書理可以漸次明白讀完四書而直講已明讀經時即可細爲講究章旨矣（書中有難讀之句摘出多讀數十遍則通體易熟亦是一法）

未讀經時工夫有暇當與調聲叶韻講解故事蓋聲韻調熟則文章自有音律故事博通則對聯亦必精工非徒爲詞賦小道也其日記故事俱載前人嘉言懿行以其雅俗共賞易於通曉講解透徹不獨漸知文義且足啓其效法之心（故事當取其平易切實凡虛無怪誕者不必）

欲學生書熟必當設籌以記遍數每讀十遍令繳一籌一者書之遍數得實不致虛冒二者按期令繳籌遲則便可催促督責之三者籌不容不繳則學生不得不勤讀以早完課程殆一舉而三善備矣

溫過之書宜作標記不作標記多溫少溫淆亂無稽書之不熟皆由於此且有弟子避難就易溫其熟者置其生者也更宜置課程簿五日一記如初一至初

五日，讀某書起，至某書止，温某書起，至某書止。童蒙不能記者，先生待爲記之，庶免混亂無稽之弊。

書有不識字而讀訛別者。亦有識字而讀訛別者，在讀者俱不自知，先生須用心聽審。如有之，急令改正。否則日久習以爲常，以訛傳訛矣。然一人聽聞，恐有不及。宜遍示諸生曰，爾諸生誼屬朋友，凡讀書有訛別者，正當互相指點。即令其於訛別字旁，加一角圈，爲之標記。庶幾讀到其處，觸目動心，自能改正矣。

童子讀易經，九三多讀六三，六四多讀九四，上九多讀上六。若先生講明陽九陰六之故，由於每卦卦畫而來。則學生胸中了然，自不至於誤讀矣。

歐陽文忠公曰。立身以力學爲先。力學以讀書爲本。今取孝經論語孟子六經，以字計之。孝經。一千九百三字。論語，一萬一千七百五字。孟子。三萬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周易，二萬四千一百七字。尚書，二萬五千七百字。詩，三萬九千二百三十四字。禮記，九萬九千一十字。周禮，四萬五千八百六字。春秋左傳，一十九萬六千八百四十五字。止以中才爲準。若日誦三百字。不過四年半可畢。或資鈍減中人之半，亦九年可畢。其餘觸類而長之，雖書卷浩繁，第能加日積之功，何患不至。諺曰，積絲成縷，積寸成尺，寸尺不已，遂爲丈匹。此言雖小，可以喻大，爾輩勉之。

子弟年雖幼，讀過書，宜及時與之講解，以開其智慧。然須專講其淺近者。若兼及深微之書，則茫乎不知其意旨。并其易者，皆變爲難，不能解矣。更有說焉。書雖淺近，若徒空解，猶未能即明其理，而亦無益身心，惟將所解之書義，盡證之以日用常行之事。庶幾能領會，能記憶。王虛中曰，宜取孟子書中易解者先言之。屠宛陵曰，先生講書，至有關德行倫理者，便說與學生知道，要這等行，纔是好人，有關修己治人忠君愛國者，便說道，你他日作官，亦要如此。

先生止與學生講書，而不令其覆書，最爲無益，然每日既講書，又令覆書，則工夫過煩。先生精力，亦不能副。惟將前十日所講書，於後五日令覆。完覆書之日，不必講書。人或嫌其工夫稀少，而不知其得益良多，其間錯解者，可以改正。不解者，可以再解。不用心聽全不能覆者，懲儆之。開導之功，莫善於此。

習舉業者寡，不習舉業者甚多。愚意不習舉業之人，必當教之讀古文，作書簡論記，以通達其文理。乃有迂闊之人，以文理非習八股不能通，後以八股難成就，并不以此教子弟。子弟亦以八股爲難，竟不欲學。於是不習舉業者，百人之中，竟無一人略通文藝者。噫，文理欲求佳則難，若欲大略明通，熟讀簡易古文數十篇，皆能成就。何必由八股而入。試思未有八股之前，漢晉唐宋，文章之佳，遠過於明。又其時，百家九流，能通文藝者甚多，何嘗皆從八股入也。

開筆作文，先須講明題旨，及來踪去路。一章重在何節。一節重在何句。一句重在何字。看得融會貫通，方可下筆。破承只須彌月，開講要做半年。若開講未精，遽徵全幅，中等筆性，斷然生梗矣。必待開講明通，令其竟爲全文。切勿出股對股，囿其知識。今日縱能扶牆摸壁，異日必不能起爐作竈。（對股之弊近多犯之）

王虛中曰，閱童子之文，但宜隨其立意而改之，通達其氣脈字句，極能長發才思。若拘題理而盡改之，則阻挫其才思。已後即不能發出矣。

先生於弟子之文，改亦不佳者，寧置之。如中比不可

改，則置中比。他比亦然。蓋不可改而強改。徒費精神，終不能親切條暢。學生閱之，反增隔膜之見。惟可改之處，宜細心筆削，令有點鐵化金之妙，斯善矣。善學者，於改就之文，細心推究，我之非處何在，先生之妙處何在。（塗抹難閱者，照本另謄。）逾數月，又玩索之。玩索再四，則通塞是非之故明，而學識進矣。

人知四六之文，重在平仄，而不知散體古文，八股制義，亦重之也。音韻鏗鏘，便覺朗朗可誦。平仄不調，詞句必不順適。意雖甚佳，無益矣。

古人學問並稱，明均重也。不能問者，學必不進。為父師者，當置冊子與子弟，令之日記所疑，以便請問。每日有二端註冊子者，始稱完課。多者，設賞例以旌其勤。一日之間，或全無問，與少一者，即為缺功。積數日抽書詢問學生，如果皆知而不問，是誠聰穎。倘不知而又不問，則幼者夏楚儆之，長者設罰例以懲之。庶幾留心體認，勤於問難，而學有進益也。

時文購在乎多，選貴乎少。少選以供吟咏體貼之功。多購以為推廣識見之益。準之以墨裁，參之以先輩。或看同會勝我之文。比如一題到手，在我苦心搆就，猶屬牽強。在人意到筆隨，從容合拍。某處窘於題面，何以寬然有餘。某處亦合想頭，何以詞不達意。觸類旁通，自然有得。所謂從師亦要取友也。總之自開蒙以至舉業，全在師長靜專切督，因材造就，迎機而導，不徒專事鞭撲。又曰，師者，範也。言行動靜，皆可為式。噫，師豈易言哉。

訓俗遺規序

古今之治化見於風俗。天下之風俗徵於人心。人心厚。則禮讓興而訟端息矣。弘謀前奉
恩命。司臬三吳。親承
天語。諄諄以惟平惟允。刑期無刑。爲訓勉。敬誌於心。刻弗敢忘。赴蘇之後。清理積案。不下數千餘件。反覆推究。始知獄訟繁多。良由人心漸習於浮薄。或因一念之差。或因纖毫之利。或係一時之忿戾。遂至激而成訟。展轉糾轕。株連日衆。有司承讞。雖悉心體察。極意平反。及曲直分。而身家已破矣。推鞫之下。不禁惄然心傷。因念與其矜恤於獄之既成。何如化導於訟之未起。夫刑所以弼教。非竟以刑爲教也。司土者平時未嘗教之。而遽以刑之。父母斯民之義。其謂之何。嘗欲於典籍中。採其切於人心風俗。人所習而不察。動而易犯者。刊布民間。以庶幾於弭患未然之計。草創未就。隨有江右之
命。封疆攸寄。責任愈重。撫循化導。使者之職也。區區之心。不能自已。公餘篝火。手披目覽。採錄古今名言。彙爲一帙。名曰訓俗遺規。雖不敢謂所採之悉當。而凡今時所以致訟之由。與夫所以弭訟之道。蓋已略備。大抵理惟取其切近。詞不嫌於直率。務使人人易曉焉。夫天良人所同具。特患無以感發之耳。賢有司苟能持此以化導。或就事指點。或因人推廣。而士民衆庶。繙閱之餘。觀感興起。父誡其子。兄勉其弟。莫不羣趨於善。而恥爲不善之歸。將見人心日厚。民俗日淳。訟日少而刑日清。用以仰副
聖訓於萬一。是固日夕期之而不敢不自勉者也。
乾隆七年十月二十二日桂林陳弘謀題於豫章使署

訓俗遺規目錄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卷一
司馬温公居家雜儀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
陸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
倪文節經鉏堂雜志
陳希夷心相編
袁氏世範
卷二
許魯齋語錄
陳定宇先世事略
王陽明文鈔
楊椒山遺囑
沈文端馭下說
呂新吾好人歌
李忠毅戒子書
王孟箕講宗約會規
王士晉宗規
顧亭林日知錄
陸桴亭思辨錄
卷三
朱柏廬勸言
張楊園訓子語
唐灝儒葬親社約
王中書勸孝歌附八反歌
魏環溪庸言
湯潛菴語錄
魏叔子日錄
蔡梁村示子弟帖
程漢舒筆記
卷四
史搢臣願體集
唐翼脩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熊勉菴寶善堂不費錢功德例

訓俗遺規卷之一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司馬温公居家雜儀 公名光。字君實。宋時宰相。謚文正。

弘謀按。正倫理。篤恩義。辨上下。嚴內外。居家之要道也。温公正色立朝。爲有宋第一等人物。而正身以正一家。法肅意周。可爲古今儀則。所著家範。父子。祖孫。兄弟。叔姪。夫婦。一家之中。各盡其道。皆有懿行以實之。甚與小學並傳。限於卷帙。不及附刊。得此而遵循不越。亦足以整齊門內。無愧型家之道矣。

凡爲家長。必謹守禮法。以御羣子弟及家衆。分之以職。謂掌倉廩。廐庫。庖廚。舍業。田園之類。授之以事。謂朝夕所幹。及非常之事。而責其成功。制財用之節。量入以爲出。稱家之有無。以給上下之衣食及吉凶之費。皆有品節。而莫不均一。盡其所有而均之。雖糲食不飽。敝衣不完。人無怨心。裁省冗費。禁止奢華。常須稍存贏餘。以備不虞。

凡諸卑幼。事無大小。無得專行。必咨稟於家長。易曰。家人有嚴君焉。父母之謂也。安有嚴君在上。而其下敢直行自恣不顧者乎。雖非父母。當時爲家長者。亦當咨稟而行之。則號令出於一人。家政始可得而治矣。

凡爲子爲婦者。毋得蓄私財。俸祿及田宅所入。盡歸之父母舅姑。當用。則請而用之。不敢私假。不敢私與。

凡子事父母。孫事祖父母同。婦事舅姑。孫婦亦同。天欲明。咸起。盥洗手也。漱櫛梳頭。總所以束髮。具冠帶。昧爽天將明也。適父母舅姑之所。省問。此卽禮之晨省也。父母舅姑起。子供藥物。藥物乃關身切務。人子必當親自供進。不可但委婢僕。婦具晨羞。俗謂點心。供具畢。乃退。各從其事。將食。子婦請所欲於家長。卑幼各不得恣所欲。退具而供之。尊長舉筯。子婦乃各退就食。丈夫婦人。各設食於他所。依長幼而坐。其飲食必均一。幼子又食於他所。亦依長幼席地而坐。男坐於左。女坐於右。及夕食亦如之。既夜。父母舅姑將寢。則安置而退。此卽禮之昏定也。居閑無事。則侍於父母舅姑之所。容貌必恭。執事必謹。言語應對。必下氣怡聲。出入起居。必謹扶衛之。不敢涕唾喧呼於父母舅姑之側。父母舅姑不命之坐。不敢坐。不命之退。不敢退。

凡子受父母之命。必籍記而佩之。時省而速行之。事畢。則反命焉。或所命有不可行者。則和色柔聲。具是非利害而白之。待父母之許。然後改之。若不許。苟於事無大害者。亦當曲從。若以父母之命爲非。而直行己志。雖所執皆是。猶爲不順之子。況未必是乎。

凡父母有過。下氣怡色。柔聲以諫。諫若不入。起敬起孝。悅則復諫。不悅。與其得罪於鄉黨州閭。寧熟諫。父母怒。不悅。而撻之流血。不敢疾怨。起敬起孝。

凡爲人子弟者。不敢以富貴加於父兄宗族。加。謂特其富貴。不率卑幼之禮。

凡爲人子者。出必告。反必面。有賓客。不敢坐於正廳。或坐書室。無書室。坐於廳之旁側。升降不敢由東階。上下馬不敢當廳。凡事不敢自擬於其父。楊氏復曰。告與面同。反言面者。從外來。宜知親之顏色安否。爲人親者。無一念而忘其子。故有倚閭之倚門之望。爲人子者。無一念而忘其親。故有出告反面之禮。生則出告反面。沒則告行飲至。事亡如事存也。

凡父母舅姑有疾。子婦無故不離側。親調嘗藥餌而供之。父母有疾。子色不滿容。不戲笑。不宴遊。一切不得如平

時甚則不交睫不解衣舍置餘事專以迎醫檢方合藥爲務疾已復初

凡子事父母父母所愛亦當愛之所敬亦當敬之至於犬馬盡然而況於人乎

凡子事父母樂其心不違其志樂其耳目安其寢處以其飲食忠養之盡己之爲忠幼事長賤事貴皆倣此

凡子婦未敬未孝不可遽有憎疾姑教之若不可教然後怒之若不可怒然後笞之屢笞而終不改子放婦出然亦不明言其犯禮也子甚宜其妻父母不悅出子不宜其妻父母曰是善事我子行夫婦之禮焉沒身不衰

凡爲宮室必辨內外深宮固門內外不共井不共浴堂不共廁男治外事女治內事男子晝無故不處私室婦人無故不窺中門男子夜行以燭婦人有故出中門必擁蔽其面如蓋頭面帽之類男僕非有繕修及有大故謂水火盜賊之類不入中門入中門婦人必避之不可避亦必以袖遮其面女僕無故不出中門有故出中門亦必擁蔽其面小婢亦然鈴下蒼頭但主通內外之言傳致內外之物毋得輒升堂室入庖廚

凡卑幼於尊長晨亦省問夜亦安置坐而尊長過之則起出遇尊長於途則下馬不見尊長經再宿以上則再拜五宿以上則四拜賀冬至正旦六拜朔望四拜凡拜數或尊長臨時減而止之則從尊長之命

凡受女壻及外甥拜立而扶之外孫則立而受之可也

凡節序及非時家宴上壽於家長卑幼盛服序立如朔望之儀先再拜子弟之最長者一人進立於家長之前幼者一人執酒盞立於其左一人執酒注立於其右長者跪斟酒祝曰伏願某官備膺五福保族宜家尊長飲畢授幼者盞注反其故處長者俛伏興退與卑幼皆再拜家長命諸卑幼坐皆再拜而坐家長命侍者徧酢諸卑幼諸卑幼皆起序立如前俱再拜就坐飲訖家長命易服皆退易便服還復就坐

凡內外僕妾雞初鳴咸起櫛總盥漱衣服男僕灑掃廳事及庭鈴下蒼頭灑掃中庭女僕灑掃室堂設椅桌陳盥漱櫛靧洗面之具主父主母既起則拂牀襞疊衣衾侍立左右以備使令退而具飲食得閒則浣濯紉縫先公後私及夜則復拂牀展衾當晝內外僕妾惟主人之命各從其事以供百役

凡女僕同輩兄弟所使謂長者爲姊後輩諸子所使謂前輩爲姨務相雍睦其有鬬爭者主父主母聞之即訶禁之不止即杖之理曲者杖多一止一不止獨杖不止者

內則云雖婢妾衣服飲食必後長者鄭康成曰人無貴賤不可以無禮故使之序長幼

凡男僕有忠信可任者重其祿能幹家事者次之其專務欺詐背公徇私屢爲盜竊弄權犯上者逐之

凡女僕年滿不願留者縱之勤舊少過者資而嫁之其兩面二舌飾虛造讒離間骨肉者逐之屢爲盜竊者逐之放蕩不謹者逐之有離叛之志者逐之

朱子增損呂氏鄉約呂氏兄弟四人大中大防大約大臨宋時人

弘謀按藍田縣名呂氏兄弟皆從學於伊川橫渠兩先生德行道藝萃於一門爲鄉人所敬信故以此爲鄉人約可見古人爲學不肯獨

善其身。亦不必居官。始可以及人也。其綱止於四條。備列其目。則已舉人生善惡功過。可法可戒之事。無不具備。一鄉之中。睦婣任卹。休戚相關。何其風之淳且厚歟。余重有望於鄉人。更重有望於居鄉之賢者。推己及人。爲善於鄉。媲美呂氏之高風也。

凡鄉之約四。一曰德業相勸。二曰過失相規。三曰禮俗相交。四曰患難相恤。衆推有齒德者一人。爲都約正。有學行者二人副之。約中月輪一人爲直月。（約正副不與）置三籍。凡願入約者。書於一籍。德業可勸者。書於一籍。過失可規者。書於一籍。直月掌之。月終。則以告於約正。而授於其次。

德業相勸。

見善必行。　聞過必改。　能治其身。
能治其家。　能事父兄。　能待妻妾。
能教子弟。　能御童僕。　能事長上。
能睦親故。　能擇交遊。　能守廉介。
能廣施惠。　能受寄託。　能救患難。
能導人爲善。　能規人過失。　能爲人謀事。
能爲衆集事。　能解鬬爭。　能決是非。
能興利除害。　能居官舉職。

至於讀書治田。營家濟物。畏法令。謹租賦。好禮樂射御書數之類。皆可爲之。非此之類。皆爲無益。

右件德業。同約之人。各自進修。互相勸勉。會集之日。相與推其能者。書於籍。以警勵其不能者。

過失相規。（犯義之過六。不修之過五。）

酗博鬬訟。（酗謂縱酒喧競。博謂賭博財物。鬬謂鬬毆罵詈。訟謂告人罪惡。意在害人。誣賴爭訴。得已不已者。若事干負累。及爲人侵損而訴之者非。）

行止踰違。（踰禮違法。衆惡皆是。）

行不恭遜。（侮慢齒德者。持人短長者。恃強陵人者。知過不改。聞諫愈甚者。）

言不忠信。（或爲人謀事。陷人於惡。或與人要約。退即背之。或妄說事端。熒惑衆聽者。）

造言誣毀。（誣人過惡。以無爲有。以小爲大。面是背非。或作嘲詠。匿名文書。及發揚人之私。隱無狀可求。及喜談人之舊過者。）

營私太甚。（與人交易。傷於掊克者。專務進取。不恤餘事者。無故而好干求假貸者。受人寄託而有所欺者。以上犯義之過。）

交非其人。（所交不限士庶。但凶惡及游惰無行。衆所不齒者。而已朝夕與之遊處。則爲交非其人。若不得已而暫往還者非。）

游戲怠惰。（游謂無故出入。及謁見人。止務閑適者。戲謂戲笑無度。及意在侵侮。或馳馬擊鞠而不賭財物者。怠惰謂不修事業。及家事不治。門庭不潔者。）

動作無儀。（謂進退太疏野。及不恭者。不當言而言。及當言而不言者。衣冠太華飾。及全不完整者。不衣冠而入街市者。）

臨事不恪。（主事廢忘。期會後時。臨事怠惰者。）

用度不節。（謂不計有無。過爲多費者。不能安貧。非道營求者。○以上不修之過。）

右件過失。同約之人。各自省察。互相規戒。小則密規之。大則衆戒之。不聽。則會集之日。直月告於約正。約正以義理誨諭之。謝過請改。則書於籍以俟。其爭辨不服。與終不能改者。聽其出約。

禮俗相交。

尊幼輩行。（與父同行及長於己二十歲以上。曰尊者。長於己十歲以上。與兄同行。曰長者。年上下不滿十歲。曰敵者。少於己十歲以下。曰少者。少於己二十歲以下。曰幼者。○以上凡五等。）

造請拜揖。（凡少者幼者於尊者長者。歲首冬至四孟月朔。辭見賀謝。皆爲禮見。此外候問起居。質疑白事。及赴請召。皆爲燕見。尊者受謁不報。長者歲首冬至具牓子報之。餘令子弟以己名

牓子代行。○凡敵者。歲首冬至。辭見賀謝。相往還。○凡見尊者長者。門外下馬。俟於外次。升堂禮見。四拜。燕見不拜。退則主人送於廡下。○凡見敵者門外下馬。俟於廡下。禮見則再拜。退則主人請就階上馬。

請召迎送。凡請尊長飲食。親往投書。既來赴。明日親往謝之。召敵者以書簡。明日交使相謝。召少者用客目。明日客親往謝。○凡聚會皆鄉人。則坐以齒。若有親則別敘。若有他客有爵者則坐以爵。若特請召。或迎勞出餞。皆以專召者為上客。如婚禮則姻家為上客。皆不以齒爵為序。○凡有遠出遠歸者。則迎送之。或五里三里。各期會於一處。有飲食則就飲食之。少者以下俟其既歸。又至其家省之。

慶弔贈遺。凡同約有吉事。則慶之。有凶事。則弔之。每家只家長一人。與同約者俱往。其書問亦如之。若家長有故。或與所慶弔者不相接。則其次者當之。○凡慶禮如常儀。有贈物。或其家力有不足。則為之借助器用。及為營幹。○凡弔禮。初喪未易服。則率同約深衣往哭之。且助其凡百經營之事。主人成服。則相率素服具酒果食物往奠之。及葬。又相率致賵。俟發引。則素服而送之。○凡喪家不可具酒食衣服以待弔客。弔客亦不可受。

右禮俗相交之事。直月主之。有期日者。為之期日。當糾集者。督其違慢。凡不如約者。以告於約正而告之。且書於籍。

患難相恤。

水火。小則遣人救之。甚則親往。多率人救。且弔之。

盜賊。近者同力追捕。有力者為告之官司。其家貧則為之助出募賞。

疾病。小則遣人問之。甚則為訪醫藥。貧則助其養疾之費。

死喪。闕人則助其幹辦。乏財則賻贈借貸。

孤弱。孤遺無依者。若能自贍。則為之區處。稽其出內。或聞於官司。或擇人教之。及為求婚姻。貧者協力濟之。無令失所。有侵欺之者。力為辯理。稍長而放逸不檢。亦防察約束之。無令陷於不義。

誣枉。有為人誣枉過惡。不能自伸者。勢可以聞於官府。則為言之。有方略可以救解。則為解之。或其家因而失所者。眾共以財濟之。

貧乏。有安貧守分。而生計大不足者。眾以財濟之。或為之假貸置產。以歲月償之。

右患難相恤之事。凡同約者。財物器用。車馬人僕。皆有無相假。若不急之用。及有所妨者。則不必借。可借而不借。及踰期不還。及損壞借物者。書於籍。鄰里或有緩急。雖非同約。而聞知亦當救助。或不能救助。則為之告於同約而謀之。有能如此者。則亦書其善於籍。以告鄉人。

陸梭山居家正本制用篇先生名九韶。字子美。金谿人。象山先生之兄也。

弘謀按。門內之地。至性所關。雖極愚頑之人。豈無天良之動。而有時視門內如路人。非禮犯分之事。悍然不顧者。名利之心奪之耳。於名利上看得重一分。即於天倫輕一分矣。梭山先生論居家而先之以正本。其言正本也。以孝弟忠信讀書明理為要。而以時俗名利之積習為戒。其警世也良切。至於制用之道。不過費以耗財。亦不因貧而廢禮。隨時撙節。稱家有無。尤理之不可易也。陸氏十世同居。家法嚴肅。高風篤行。可仰可師。讀此。亦足以知其所由來矣。

正本

古者民生八歲。入小學。學禮樂射御書數。至十五歲。則各因其材而歸之四民。故為農工商賈者。亦得入小學。七年而後就其業。其秀異者。入大學而為士。教之德行。凡小學大學之教。俱不在言語文字。故民皆有實行。而無詐偽。愚謂人之愛子。但當教之以孝弟忠信。所讀須先六經論孟。通曉大義。明父子君臣夫

婦昆弟朋友之節。知正心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之道。以事父母。以和兄弟。以睦族黨。以交朋友。以接隣里。使不得罪於尊卑上下之際。次讀史。以知歷代興衰。究觀皇帝王霸。與秦漢以來爲國者。規模措置之方。功效迹日可見。惟患不爲耳。

世之教子者。惟教之以科舉之業。志在於薦舉登科。難莫難於此者。試觀一縣之間。應舉者幾人。而與薦者有幾。至於及第。尤其希罕。蓋是有命焉。非偶然也。此孟子所謂求在外者。得之有命。是也。至於止欲通經知古今。修身爲孝弟忠信之人。此孟子所謂求則得之。求在我者也。此有何難。而人不爲耶。

況既通經知古今。而欲應今之科舉。亦無難者。若命應仕宦。必得之矣。而又道德仁義在我。以之事君臨民。皆合義理。豈不榮哉。

人孰不愛家愛子孫愛身。然不克明愛之之道。故終焉適以損之。一家之事。貴於安寧和睦悠久也。其道在於孝悌謙遜。仁義之道。口未嘗言之。朝夕之所從事者。名利也。寢食之所思者。名利也。相聚而講究者。取名利之方也。言及於名利。則洋洋然有喜色。言及於孝悌仁義。則淡然無味。惟思臥。幸其時數之遇。則躍躍以喜。小有阻意。則躁悶若無容矣。如其時數不偶。則朝夕憂煎。怨天尤人。至於父子相夷。兄弟叛散。良可憫也。豈非愛之適以損之乎。

夫謀利而遂者。不百一。謀名而遂者。不千一。今處世不能百年。而乃徼幸於不百一不千一之事。豈不痴甚矣哉。就使遂志臨政。不明仁義之道。亦何足爲門戶之光耶。愚深思熟慮久矣。而不敢出諸口。今老矣。恐一旦先朝露而滅。不及與鄉曲父兄子弟語及於此。懷不滿之意於冥冥之中。無益也。故輒冒言之。幸垂聽而擇焉。

夫事有本末。知愚賢不肖者本。貧富貴賤者末也。得其本。則末隨。趨其末。則本末俱廢。此理之必然也。今行孝悌本仁義。則爲賢爲知。賢知之人。衆所尊仰。簞瓢爲奉。陋巷爲居。己固有以自樂。而人不敢以貧賤而輕之。豈非得其本而末自隨之。夫慕爵位。貪財利。則非賢非知。非賢非知之人。人所鄙賤。雖紆青紫懷金玉。其胸襟未必通曉義理。己無以自樂。而人亦莫不鄙賤之。豈非趨其末而本末俱廢乎。

況富貴貧賤。自有定分。富貴未必得。則將隕穫而無以自處矣。斯言或有信之者。其爲益不細。相信者稍衆。則賢才自此而盛。又非小補矣。

制用

古之爲國者。冢宰制國用。必於歲之杪。五穀皆入。然後制國用。用地大小。視年之豐耗。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制國用。雖有凶旱水溢。民無菜色。國既若是。家亦宜然。故凡家有田疇。足以贍給者。亦當量入以爲出。然後用度有準。豐儉得中。怨讟不生。子孫可守。

今以田疇所收。除租稅及種蓋糞治之外。所有若干。以十分均之。留三分爲水旱不測之備。一分爲祭祀之用。六分分十二月之用。取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日用其一。可餘而不可盡用。至七分爲得中。不

及五分爲嗇。其所餘者。別置簿收管。以爲伏臘裘葛修葺牆屋。醫藥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又有餘。則以周給隣族之貧弱者。賢士之困窮者。佃人之饑寒者。過往之無聊者。毋以妄施僧道。蓋僧道本是蠹民。況今之僧道。無不豐足。施之適足以濟其嗜欲。長其過惡。而費農夫血汗勤勞所得之物。未必不增我冥罪。果何福之有哉。（不但非福。且有冥罪。佞佛者可以悟矣。更有減奉養衣食貲給親故之費。以施僧道者。其冥罪不更甚耶。）

其田疇不多。日用不能有餘。則一味節嗇。（節。用之有制。嗇。用之以餘。）裘葛取諸蠶績。牆屋取諸蓄養。雜種蔬果。皆以助用。不可侵過次日之物。一日侵過。無時可補。則便有破家之漸。當謹戒之。

其有田少而用廣者。但當清心儉素。經營足食之路。於接待賓客。弔喪問疾。時節饋送。聚會飲食之事。一切不講。（加意減省。不求美觀也。詳見下文。）免至干求親舊。以滋過失。責望故索。以生怨尤。負諱通借。以招恥辱。家居如此。方爲稱宜。而遠吝儉之咎。積是成俗。豈惟一家不憂水旱之災。雖一縣一郡。通天下皆無憂矣。其利豈不溥哉。

居家之病有七。曰笑。（知笑罵戲謔之類。一本作呼。如呼盧喧囂之類。）曰遊。曰飲食。曰土木。曰爭訟。曰玩好。曰惰慢。有一於此。皆能破家。其次貧薄而務周旋。豐餘而尚鄙嗇。事雖不同。其終之害。或無以異。但在遲速之間耳。夫豐餘而不用者。疑若無害也。然己既豐餘。則人望以周濟。今乃恝然。必失人之情。既失人情。則人不佑。人惟恐其無隙。苟有隙可乘。則爭媒蘖之。雖其子孫。亦懷不滿之意。一旦入手。若決隄破防矣。

前所言存留十之三者。爲豐餘之多者制也。苟所餘不能三分。則有二分亦可。又不能二分。則存一分亦可。又不能一分。則宜撙節用度。以存贏餘。然後家可長久。不然。一旦有意外之事。必遂破家矣。

前所謂一切不講者。非絕其事也。謂不能以貨財爲禮耳。如弔喪則以先往後罷爲助。賓客則樵蘇供爨清談而已。至如奉親最急也。啜菽飲水盡其歡。斯之謂孝。祭祀最嚴也。蔬食菜羹。足以致其敬。（方不是因貧乏而廢禮。）（禮義。）凡事皆然。則人固不我責。而我亦何歉哉。如此。則禮不廢而財不匱矣。

前所言以其六分爲十二月之用。以一月合用之數。約爲三十分者。非謂必於其日用盡。但約見每月每日之大概。其間用度。自爲贏縮。惟是不可先次侵過。恐難追補。宜先餘而後用。以無貽鄙嗇之譏。

世所用度。有何窮盡。蓋是未嘗立法。所以豐儉皆無準則。好豐者妄用以破家。好儉者多藏以斂怨。無法可依。必至於此。愚今考古經國之制。爲居家之法。隨貲產之多寡。制用度之豐儉。合用萬錢者。用萬錢。不謂之侈。合用百錢者。用百錢。不謂之吝。是取中可久之制也。

倪文節公經鉏堂雜誌（公名思。字正甫。歸安人。宋進士。官禮部尚書。）

弘謀按所言月計歲計子孫計。非沾沾惟利是計也。量入爲出。理自如此。人之物力止有此數。妄用則不繼。饑寒交迫。急不擇音。妄取妄求。勢所必至。欲固其節。其可得乎。夫謹身

節用士庶宜然而儉以成廉尤仕宦之所急許魯齋言學者以治生爲急司馬溫公每問士大夫生計足否皆此意也

歲計

儉者君子之德世俗以儉爲鄙非遠識也儉則足用儉則寡求儉則可以成家儉則可以立身儉則可以傳子孫奢則用不給奢則貪求奢則掩身奢則破家奢則不可以訓子孫利害相反如此可不念哉富家有富家計貧家有貧家計量入爲出則不至乏用矣用常有餘則可以爲意外橫用之備矣今以家之用分而爲二令爾子弟分掌之其日用收支爲一其歲計分支爲一日用以貨錢俸錢當之每月終白尊長有餘則趲在後月不足則取歲計錢足之歲計以家之薄產所入當之歲終以白尊長有餘則來歲可以舉事不足則無所興舉可以展向後者一切勿爲以待可爲而爲之或有意外橫用亦告於尊長隨宜區處

人家至於破產先自借用官物錢始既先借用官物錢至於官物催趲不免舉債典質久而利重雖欲存產業不可得矣故當先須留官物錢則無此患僕奮空拳粗成家業毫分積累甚難諸子宜體念各存公心管幹且爲二十年計日後則事難料又在諸子從長區處僕之智力有不及矣月河莫侍郎家甚富兄弟同居亦三十餘年此可法也蓋聚居則百費皆省析居則人各有費也然須上下和睦若自能奮飛不藉父業則聽其挈出不可將帶父業留以與不能奮飛者可也

人家用度皆可預計惟橫用不可預計若婚嫁之事是閒暇時子弟自能主張若乃喪葬倉卒之際往往爲浮言所動多至妄用以此爲孝世俗之見切不可徇則當隨家豐儉也

月計

士大夫家子弟若無家業經營衣食不過三端上焉者仕而仰祿中焉者就館聚徒下焉者干求假貸今員多闕少待次之日常多官小俸薄既難贍給遠宦有往來道途之費縱餘無幾意外有丁憂論罷之虞不可不備又還家無以爲策則居官凡事掣肘若有退步進退在我易以行志矣就館聚徒所得不過數十有一書館爭者甚衆未娶就館猶可既娶之後難遠離家在己爲羈旅在家則百事不可照囑或自有子欲教不可若稍有家業則可免此患縱不免就館聚徒亦不至若不可一日無館者之窘也至於干謁假貸滋味尤惡不惟趦趄囁嚅此狀可惡奔走於道途見拒於閽人情況之惡抑又可知縱有所得無幾久而化爲脣吻潔特之士化爲無廉恥可厭之人若乃假貸親故至一至再亦難言矣諺曰做個求人而不成此言有理若自有薄產無此惡況矣吾家業雖不多若自知節省且爲二十年計可以使爾輩待闕不至狼狽既免聚徒就館又免干求假貸諺曰求人不如求己此之謂也已作歲計簿復作月計簿蓋先有月計然後歲計可知若月之所用多於其所入積而至歲爲大闕用矣世間事固終歸空人固各有命

然可施智力處。亦不當不理會。又所求者在己。與夫不知義命妄求者。大異也。

子孫計

或曰。既有子孫。當爲子孫計。人之情也。余曰。君子豈不爲子孫計。然其子孫計。則有道矣。種德一也。家傳清白二也。使之從學而知義三也。受以資身之術。如才高者。命之習舉業取科第。才卑者。命之以經營生理四也。家法整齊。上下和睦五也。爲擇良師友六也。爲娶淑婦七也。常存儉風八也。如此八者。豈非爲子孫計乎。循理而圖之。以有餘而遺之。則君子之爲子孫計。豈不久利。而父子兩得哉。如孔子教伯魚以詩禮。漢儒教子一經。楊震之使人謂其後爲清白吏子孫。鄧禹十子。人各授之一業。龐德公云。人皆遺之以危。我獨遺之以安。皆善爲子孫計者。又何歉焉。

儉而能施仁也。儉而寡求義也。儉以爲家法禮也。儉以訓子孫智也。儉而慳吝不仁也。儉復貪求不義也。儉於其親非禮也。儉其積遺子孫不智也。

衣以歲計。食以日計。一日闕食。必至饑餓。一年闕衣。尚可藉舊。食在家者也。食粗而無人知。衣飾外者也。衣敝而人必笑。故善處貧者。節食以完衣。不善處貧者。典衣而市食。

陳希夷心相編 先生名摶宋初隱士

弘謀按。相者之術。於眉睫方寸之間。以徵畢生之休咎。其說有時而中。此不盡關乎術數也。形神本不相離。未有有諸內而不形諸外者。茲以心相名編。謂相從心生。心有善惡。有厚薄。而相之休咎繫焉。有不啻影之隨形。聲之應響者矣。推而廣之。經所云惠迪吉。從逆凶。傳所云德潤身。心廣體胖。又云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朱子釋之以爲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孟子所云胸中正。則眸子瞭焉。胸中不正。則眸子眊焉。皆以心爲相之義也。是理也。非術也。范太傅質自從仕。未嘗廢學。曰。昔有異人言吾他日必當大任。苟如其言。無學術何以當之。此因相而返觀內照。欲求建立。以不負乎相也。有人相呂新吾。指面上部位多貴。先生云。所憂不在此也。汝相予一心。要包藏得天下理。相予兩肩。要擔得天下事。相予兩腳。要踏得萬事定。不然。予方有愧於面也。此則直以心爲相。不任術而任理者也。余嘗慨世之離心以求相者。相云吉。則深以爲喜。生冀倖心。相云凶。則抑鬱無聊。生退悔心。相之有損無益也久矣。喜茲編足以破世人之愚惑。而有助於勸戒也。故錄而敘論之。人誠深明乎此。可以相人。可以爲人相。可以自相。而且不妨於隨時隨事。皆作相者觀。即以此爲省己觀人之則可也。

心者貌之根。審心而善惡自見。
行者心之發。觀行而禍福可知。
出納不公平。難得兒孫長育。
語言多反覆。應知心腹無依。
消沮閉藏。必是姦貪之輩。

披肝露膽。決爲英傑之人。
心和氣平。可卜孫榮兼子貴。
才偏性執。不遭大禍必奇窮。
轉眼無情。貧寒夭促。
時談念舊。富貴期頤。
重富欺貧。焉可託妻寄子。
敬老慈幼。必然裕後光前。
輕口出違言。壽元短折。
忘恩思小怨。科第難成。
小富小貴易盈。刑災准有。
大富大貴不動。厚福無疆。
欺蔽陰私。縱有榮華兒不享。
公平正直。雖無子息死爲神。
開口說輕生。臨大節決然規避。
逢人稱知己。即深交究竟平常。
處大事不辭勞怨。堪爲梁棟之材。
遇小故輒避嫌疑。豈是腹心之寄。
與物難堪。不測亡身還害子。
待人有地。無端得福更延年。
迷花戀酒。閫中妻妾參商。
利己損人。膝下兒孫悖逆。
賤買田園。決生敗子。
尊崇師傅。定產賢郎。
愚魯人說話尖酸刻薄。既貧窮必損壽元。
聰明子語言木訥優容。享安康且膺封誥。
患難中能守者。若讀書可作朝廷柱石之臣。
安樂中若忘者。縱低才豈非金榜青雲之客。
鄙吝勤勞。亦有大富小康之別。宜觀其量。
奢侈靡麗。寧無奇人浪子之分。必視其才。
弗以見小爲守成。惹禍破家難免。
莫認惜福爲慳吝。輕財仗義儘多。
處事遲而不急。大器晚成。
見機決而能藏。高才蚤發。
有能吝教。己無成子亦無成。
見過隱規。身可託家亦可託。
知足與自滿不同。一則矜而受災。一則謙而獲福。
大才與見才自別。一則誕而多敗。一則實而有成。
忮求念勝。圖名利到底遜人。
惻隱心多。遇艱難中途獲救。
不分德怨。料難至乎遐年。
較量錙銖。豈足期乎大受。
過剛者圖謀易就。災傷豈保全無。
太柔者作事難成。平福亦能安受。
樂處生悲。一生辛苦。
怒時反笑。至老姦邪。
好矜己善。弗再望乎功名。
樂摘人非。最足傷乎性命。
責人重而責己輕。弗與同謀共事。
功歸人而過歸己。儘堪救患扶災。
處家孝弟無虧。簪纓奕世。
與世吉凶同患。血食千年。
曲意周全知有後。

任情激搏必凶亡。
易變臉薄福之人奚較。
耐久朋能容之士可宗。
好與人爭滋培淺而前程有限。
必求自反蓄積厚而事業能伸。
少年飛揚浮動顏子之限難過。
壯歲冒昧昏迷不惑之期怎免。
喜怒不擇輕重一事無成。
笑駡不審是非知交斷絕。
濟急拯危亦有時乎貧乏福自天來。
解紛排難恐亦涉乎囹圄名揚海內。
餓死豈在紋描拋衣撤飯。
瘟亡不由運數駡地咒天。
甘受人欺有子忽然大發。
常思退步一身終得安閒。
舉止不失其常非貴亦須大富壽可知矣。
喜怒不形於色成名還立大功奸亦右之。
無事失措倉皇光如閃電。
有難怡然不動安若泰山。
積功累仁百年必報。
大出小入數世其昌。
人事可憑。
天道不爽。
如何殺刀飲劍君子剛愎自用小人行險僥倖。
如何投河自縊男人才短蹈危女子氣盛見逼。
如何短折亡身出薄言做薄事存薄心種種皆薄。

如何凶災惡死多陰毒積陰私有陰行事事皆陰。
如何暴疾而沒色慾空虛。
如何毒瘡而終肥甘凝膩。
如何老後無嗣性情孤潔。
如何盛年喪子心地欺瞞。
如何多遭火盜刻剝民財。
如何時犯官符調停失當。
何知端揆首輔常懷濟物之心。
何知拜將封侯獨挾蓋世之氣。
何知玉堂金馬動容清麗。
何知建牙擁節氣概凌霄。
何知丞簿下吏量平膽薄。
何知明經教職志近行拘。
何知苗而不秀非惟愚蠢更荒唐。
何知秀而不實蓋謂自賢兼短行。
若論婦人先須靜默。
從來淑女不貴才能。
有威嚴當膺一品之封。
少修飾准掌萬金之重。
多言好勝縱然有嗣必傷身。
盡孝兼慈不特助夫還旺子。
貧苦中毫無怨詈兩國褒封。
富貴時常惜衣糧滿堂榮慶。
奴婢成羣定是寬宏待下。
貲財盈篋決然勤儉持家。
悍婦多因性妒老後無歸。

奚婆定是情乖、少年浪走。

為甚欺夫、顯然淫行。

緣何無子、暗裏傷人。

合觀前論、歷試無差。

勉教後來、猶期善變。

信乎骨格步位、相輔而行。

允矣血氣精神、由之而顯。

知其善而守之、錦上添花。

知其惡而弗為、禍轉為福。

袁氏世範（先生名采、字君載、宋時衢州人、官至監登聞檢院、）

弘謀按、王道本乎人情、至理不離日用。朱子言道之費、而曰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外、道豈遺於卑邇哉。篇中所言婦子居室之事、準乎人情、協乎天理、設身處地、即病即藥、幾於纖悉不遺矣。茲錄其切要者、以為訓焉。

睦親

人之至親、莫過於父子兄弟。而父子兄弟有不和者。父子或因於責善。兄弟或因於爭財。有不因責善爭財而不和者。世人見其不和、或就其中分別是非、而莫明其由。蓋人之性、或寬緩、或褊急、或剛强、或柔懦、或喜閒靜、或喜紛拏、或所見者小、或所見者大、所稟自是不同。父必欲子之性合於己、子之性未必然。兄必欲弟之性合於己、弟之性未必然。其性不可得而合、則其言行亦不可得而合。此父子兄弟不和之根源也。況臨事之際、一以為是、一以為非、一以為當先、一以為當後。一以為宜急、一以為宜緩。其不齊如此。若互欲同於己、必致於爭論。爭論不勝、至於再三、至於十數、則不和之情、自茲而啟。或至於終身失歡。若悉悟此理、為父兄者、通情於子弟、而不責子弟之同於己。為子弟者、仰承於父兄、而不望父兄惟己之聽。則處事之際、必相和協、無乖爭之患。孔子曰、事父母幾諫、見志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此聖人教人和家之要術。宜熟思之。（語云、識性可與同居、正謂此也。）

自古人倫不齊。或父子不能皆賢、或兄弟不能皆令。或夫流蕩。或妻悍暴。少有一家之中、無此患者。雖聖賢亦無如之何。譬如身有瘡痍疣贅、雖甚可惡、不可決去。惟當寬懷處之。能知此理、則胸中泰然矣。古人所以謂父子兄弟夫婦之間、人所難言者、如此。（寬懷而外、還當循理以化之、積誠以感之。最忌者、忿恨激烈也。）

人言居家之道、莫善於忍。然知忍而不知處忍之道、其失尤多。蓋忍或有藏蓄之意。人之犯我、藏蓄而不發、不過一再而已。積之既多、其發也、如洪流之決、不可遏矣。不若隨而解之。曰此其不思爾。曰此其無知爾。曰此其失悞爾。曰此其所見者小爾。曰此其利害寧幾何。不使入於吾心。雖日犯我者十數、亦不至形於顏色。然後見忍之功效甚大。此所謂善處忍者。

骨肉之失歡、有本於至微、而終至不可解者。止由失歡之後、各自負氣、不肯先下氣爾。朝夕羣居、不能無相失。相失之後、有一人能先下氣、與之話言、則彼此酬復、遂如平時矣。

高年之人、作事有如嬰孺。喜得錢財微利、喜受飲食

果實小惠。喜與孩兒玩狎。爲子弟者。能知此而順適其意。則盡其歡矣。孝順二字。理本如此。

父母見諸子中有獨貧者。往往念之。常加憐恤。飲食衣服之分。或有所偏私。子之富者。或有所獻。則轉以與之。此乃父母均一之心。而子之富者。或以爲怨。此殆未之思也。若使我貧。父母亦移此心於我矣。

同母之子。而長者或爲父母所憎。幼者或爲父母所愛。此理殆不可曉。竊嘗細思其由。蓋人生一二歲。舉動笑語。自得人憐。雖他人猶愛之。況父母乎。纔三四歲至五六歲。恣性啼號。多端乖劣。或損動器用。冒犯危險。凡舉動言語。皆人之所惡。又多癡頑。不受訓戒。故雖父母亦深惡之。方其長者可惡之時。正值幼者可愛之日。父母移其愛長者之心。而更愛幼者。其憎愛之心。從此而分。最幼者當可惡之時。下無可愛之者。父母愛無所移。遂終愛之。其勢或如此。爲人子者。當知父母愛之所在。長者宜少讓。幼者宜自抑。爲父母者。又須覺悟。稍稍回轉。不可任意而行。使長者懷怨。幼者縱欲。以致破家。

兄弟子姪同居。至於不和。本非大有所爭。由其中有一人設心不公。爲己稍重。雖是毫末。必獨取於衆。或衆有所分。在己必欲多得。其他心不能平。遂啓爭端。破蕩家產。馴小得而致大患。若知此理。各懷公心。取於私。則皆取於私。取於公。則皆取於公。衆有所分。雖果實之屬。直不數十錢。亦必均平。則亦何爭之有。

兄弟子姪同居。長者或恃長凌幼。專用其財。自取溫飽。薄書出入。不令幼者知。幼者至不免饑寒。必啓爭端。或長者處事至公。幼者不能承順。盜取其財。以爲不肖之資。尤不能和。若長者總提大綱。幼者分幹細務。長必幼謀。幼必長聽。各盡公心。自然無爭。

兄弟子姪。貧富厚薄不同。富者既懷獨善之心。又多驕傲。貧者不生自勉之心。又多妒嫉。此所以不和。若富者時分惠其餘。不責其不知恩。貧者知自有定分。不望其必分惠。則亦何爭之有。

朝廷立法。於分析一事。非不委曲詳悉。然有果是竊衆營私。却於典買契中。稱係妻財置到。或詭名置產。又有果是起於貧寒。不因父祖資產。自能奮立。營置財業。或雖有祖父財產。而其實不因於衆。別自植立私財。其同宗之人。必求分析。至於經縣經州累十數年。各至破蕩而後已。若富者能反思果是因衆成私。不分與貧者。於心豈無所歉。果是自置財產。分與貧者。明則爲高義。幽則爲陰德。又豈不勝如連年爭訟。妨費家務。及資備裹糧。與囑託吏胥。賄賂官員之徒費耶。貧者亦宜自思。彼雖竊衆。亦由辛苦營運。以至增置。豈可悉分有之。況實彼之私財。而吾欲受之。寧不自愧。苟能知此。則所分雖微。必無爭訟之費也。

人有兄弟子姪同居。而私財獨厚。慮有分析。則買金銀之屬而深藏之。此爲大愚。若以百千金銀計之。用以買產。歲收十千。十餘年後。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其分與者。皆其息也。況百千又有息焉。用以典質營運。三年而其息一倍。則所謂百千者。我已取之。何爲藏之篋笥。不假此收息以利衆也。余見世人。將私財假於衆。使之營家。久而止取其本者。其家富厚。均及

兄弟子姪綿綿不絕此善處心之報也亦有竊盜衆財或寄妻家或寄內外姻親之家終爲其人用過不敢取索及取索而不得者矣亦有作妻家姻親置產爲其人所掩有者矣亦有作妻家置產身死而妻改嫁舉以自隨者矣凡百君子幸詳鑒此止須存心

兄弟同居世之美事其間有一人早亡諸父與子姪其愛稍疎其心未必均齊爲長而欺瞞其幼者有之爲幼而悖慢其長者有之同居交爭其相疾甚於路人前日美事至甚不美豈不可惜故兄弟當分宜早有所定兄弟相愛雖異居異財亦不害爲孝義一有交爭則孝義何在

兄弟子姪有同門異戶而居者於衆事宜各盡心不可令小兒婢僕有擾於衆雖是細微皆起爭之漸且衆之庭宇一人勤於掃灑一人全不之顧勤掃灑者已不能平況不之顧者又縱其小兒婢僕常常狼籍且不容他人禁止則怒詈失歡多起於此

人有數子無所不愛而於兄弟則相視如仇讐往往其子因父之意遂不禮於伯父叔父者殊不知己之兄弟卽父之諸子己之諸子卽他日之兄弟我與兄弟不和則我之諸子更相視傚能禁其不乖戾否子不禮於伯叔父則不孝於父亦其漸也故欲吾之諸子和同須以吾之處兄弟者示之欲吾子之孝於己須以其善事伯叔父者先之

凡人之家有子弟及婦女好傳遞言語則雖聖賢同居亦不能不爭且人之作事不能皆是不能皆合他人之意寧免其背後評議背後之言人不傳遞則彼不聞知寧有忿爭惟此言彼聞則積成怨恨況兩遞其言又從而增易之兩家之怨至於牢不可解惟高明之人有言不聽則此輩自不能離間其所親

同居之人或相往來須揚聲曳履使人知之慮其適議及我則彼此愧慚進退不可也又有好伏於幽暗之處以伺人之言語此生事與爭之人也然人之居處不可謂僻地無人而輒譏議人慮或有聞之者俗謂牆壁有耳又曰日不可說人夜不可說鬼

人家不和多因婦女以言激怒其夫及同輩蓋婦女所見不廣不遠不公不平又其所謂舅姑伯叔妯娌皆假合強爲之稱呼非自然天屬故輕於割恩易於修怨非丈夫有遠識則爲其役而不自覺一家之中乖戾生矣於是有親兄弟子姪隔屋連牆至死不相往來者有無子而不肯以猶子爲後有多子而不以與其兄弟者有不恤兄弟之貧養親必欲如一寧棄親而不顧者有不恤兄弟之貧葬親必欲均費寧留喪而不葬者其事多端不可概述亦嘗見有遠識之人知婦女之不可諫誨而外與兄弟相愛常不失歡私救其所急私賙其所乏不使婦女知之彼兄弟之貧者雖深怨其婦女而重愛其兄弟分析之際不敢以貧故而貪愛其兄弟之財產者蓋由見識高遠不聽婦女之言而先施之厚因以得兄弟之心也

婦女之易生言語者又多出於婢妾之搆鬬婢妾愚賤尤無見識以言他人短失爲忠於主母若婦女有見識能一切勿聽則虛佞之言不復敢進若聽之信之則必再言之使主母與人遂成深讐爲婢妾者方

洋洋得志。僕隸亦多如此。若主翁聽信。則房族親戚故舊。皆大失歡矣。

寡婦再嫁。或有孤女年未及嫁。如內外親姻有高義者。寧若與之議親。使鞠養於舅姑之家。俟其長而成親。若隨母而歸義父之家。則嫌疑之間。多不能明。

婦人有以其夫蠢懦。而能自理家務。計算錢穀出入。人不能欺者。有夫死子幼。而能教養其子。敦睦內外姻親。料理家務。至於興隆者。皆賢婦人也。而夫死子幼。居家營生。最爲難事。託之宗族。宗族未必賢。託之親戚。親戚未必賢。賢者又不肯預人家事。惟婦人自識書算。而所託之人。衣食自給。稍識公義。則庶幾焉。不然。鮮不破家。

有男雖欲擇婦。有女雖欲擇壻。又須自量我家子女如何。如我子愚癡庸下。若娶美婦。豈特不和。或有他事。如我女醜拙狠妒。若嫁美壻。萬一不和。卒爲其棄出者有之。凡嫁娶因非偶而不和者。父母不審之罪也。相女配夫。量椿繫馬。雖屬俗語。卻有至理。

古人謂周人惡媒。以其言語反覆。給女家則曰男富。給男家則曰女美。近世尤甚。給女家則曰男家不求備禮。且助出嫁遣之資。給男家則厚許其所遷之賄。且虛指數目。若輕信其言而成婚。則責恨見欺。夫妻反目。至於仳儷者有之。大抵嫁娶固不可無媒。而媒者之言。不可盡信。如此。宜謹察於始。

嫁女須隨家力。不可勉强。然或財產寬餘。亦不可視爲他人。不以分給。今世固有生男不得力。而依託女家。及身後葬祭。皆由女子者。豈可謂生女之不如男也。大抵女子之心。最爲可憐。母家富而夫家貧。則欲得夫家之財。以與母家。夫家富而母家貧。則欲得母家之財。以與夫家。爲父母及夫者。宜憐而稍從之。及其有男女嫁娶之後。男家富而女家貧。則欲得男家之財。以與女家。女家富而男家貧。則欲得女家之財。以與男家。爲男女者。亦宜憐而稍從之。若或割貧益富。此爲非宜。不從可也。

親戚中有婦女年老無子。或子孫不肖。不能供養者。當爲收養。然又須關防。恐其身故之後。其不肖子孫。稱其人因饑寒而死。或稱其人有遺下囊篋之物。妄經官司。不免有擾。須於生前令白之於衆。質之於官。則免他患。大抵爲高義之事。須令無後患。

遺囑之文。皆明賢之人。爲身後之慮。然亦須公平。乃可以保家。如劫於悍妻黠妾。因於後妻愛子。中有偏曲厚薄。或妄立嗣。或妄逐子。不近人情之事。不可勝數。皆所以興訟破家也。

處己

富貴自有定分。造物者既設爲一定之分。又設爲不測之機。使天下之人。朝夕奔趨。老死而不覺。不如是。則人生天地間。全然無事。而造化之術窮矣。然奔趨而得者。不過一二。奔趨而不得者。蓋千萬人。世人終以一二者之故。至於勞心費力。老死無成者多矣。不知他人奔趨而得。亦其定分中所有者。雖不奔趨。亦終必得。前輩謂死生貧富。生來注定。君子贏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此言甚切。人自不知耳。

凡人謀事。雖日用至微者。亦須齟齬而難成。或幾成

而敗既敗而復成然後其成也永久平寧無復後患若偶然易成後必有不如意者靜思此理可以寬懷

人之性行雖有所短必有所長與人交游若常見其短不見其長則時日不可同處若念其所長置其所短雖終身與之交游可也

處己接物常懷慢心僞心妒心疑心者皆自取輕辱於人君子不爲也慢心者自不如人而好輕薄人見敵己以下之人及有求於我者面前既不加禮背後又竊譏笑若能回省其身則媿汗浹背矣僞心者言語委曲若甚相厚而中心乃大不然一時之間人所信慕用之再三則蹤跡露見爲人所唾去矣妒心者常欲我之高出於人故聞有稱道人之美者則不以爲然聞人有不如己者則欣然笑快此何加損於人祇厚怨耳疑心者人之出言未嘗有心而反復思繹曰此譏我何事此笑我何事與人締怨常萌於此賢者聞人譏笑若不聞焉此豈不省事

忠信篤敬先存其在己者然後望其在人者如在己者未盡而以責人人亦以此責我矣今世之人能自省其忠信篤敬者蓋寡能責人以忠信篤敬者皆然也雖然在我者既盡在人者亦不必深責今有人能盡其在我乃欲責人之似己一或不滿吾意則疾之已甚亦非有容德者祇益貽怨於人耳

凡人行己公平正直可用此以事神而不可恃此以慢神可用此以事人而不可恃此以傲人雖孔子亦以敬鬼神事大夫畏大人爲言況下此者哉

人之處事能常悔往事之非常悔前言之失常悔往年之未有知識其德之進所謂日加益而不自知也

凡人爲不善事而不成不必怨尤此乃天之所愛終無禍患如見他人爲不善事常稱意者不須多羡此乃天之所棄待其積惡深厚從而殄滅之不在其身則在其子孫也

人之平居欲近君子而遠小人者君子之言多長厚端謹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長厚端謹矣小人之言多刻薄浮華此言先入於吾心及乎臨事自然出於刻薄浮華矣且如朝夕聞人尚氣好凌人之言吾亦將尚氣凌人而不覺矣朝夕聞人游蕩不事繩檢之言吾亦將游蕩不事繩檢而不覺矣如此非一端非大有定力必不免漸染之患也

老成之人言近迂闊而更事已多情理自透後生雖天質聰明而見識終有不及後生類以老成爲迂闊及至年齒漸長歷事漸多方悟老成之言可以佩服然已在險阻備嘗之後矣

人有過失非其父兄孰肯誨責非其契愛孰肯諫諭泛然相識不過背後竊譏之耳君子惟恐有過密訪人之有言求謝而思改小人聞人之有言則好爲强辨至絕往來或起爭訟者有矣

人有善誦我之美使我喜聞而不覺其諛者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面諛我而我喜及其退與他人語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愚也人有善揣人意之所向先發其端導而迎之使人喜其與己暗合者亦小人之最黠者也彼其揣我意而果合及其退與他人語又未必不竊笑我爲他所料也君子與人爲善能者所見略同又當別論

大抵忿怒之際最不可指人隱諱之事而暴其父祖之惡吾之一時怒氣所激必欲指其切實而言之不知彼之怨恨深入骨髓古人謂傷人之言深於矛戟是也俗亦謂打人莫打膝道人莫道實

親戚故舊因言語而失歡者多是顏色辭氣暴厲能激人之怒且如諫人之短語雖切直而能温言下氣縱不見聽亦未必怒若平常言語無傷人處而詞色俱厲縱不見怒亦須懷疑古人謂怒於室者色於市方其有怒與他人言必不卑遜他人不知所自安得不怪故盛怒之際與人言語尤當自警前輩有言誡酒後語忌食時嗔忍難耐事順自强人常能持此最得便宜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狠愎暴恣而貽人怨不能回思者皆是也故見任官每每稱寄居官之可惡寄居官亦多談見任官之不韙併與其善者而掩之也

小人以物市於人弊惡之物飾爲新奇假僞之物飾爲真實如絹帛之用膠糊米麥之增濕潤肉食之灌以水藥材之易以他物巧其言詞止於求售誤人食用有不卹也其不忠也類如此負人財物久而不償人苟索之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售又期以一月又不售至於十數期而不售如初工匠制器要其定資責其所制之器期以一月如期索之不得又期以一月又不得至於十數期而不得如初其不信也類如此小人朝夕行之略不之怪爲君子者往往忿疐直欲深治之至於毆打論訟若君子自省其身不爲不忠不信之事而憐小人之無知及不得已而爲自便之計至於如此可以少置之度外也

張安國舍人知撫州日有賣假藥者出榜戒約曰陶隱居孫真人因本草千金方濟物利生多積陰德名在列仙自此以來行醫貨藥誠心救人獲福者甚衆不論方冊所載只如近時此驗尤多有只賣一真藥便家資鉅萬或自身安榮享高壽或子孫及第又曾見貨賣假藥者其初積得些少家業自謂得計不知冥冥之中自家合得祿料都被減尅或身有橫禍或子孫非理破蕩者蓋緣買藥之人多是疾病急切將錢告求賣藥之家孝子順孫只望一服見效却被假藥誤賺非惟無益反致損傷人命最重無辜被禍其痛何窮舍人此言豈止爲假藥者言之有識之人自宜觸類

起家之人生財富庶乃日夜憂懼慮不免於饑寒破家之子生事日消乃軒昂自恣謂不復可慮所謂吉人凶其吉凶人吉其凶此其效驗常見於已壯未老已老未死之前識者當自默喻

人有困苦無所訴貧乏不自存而朴訥懷媿不能自言於人者吾雖無餘亦當隨力周助此人縱不能報亦必知恩若其人本非窘乏而以作謁爲業遍干富貴之門有所得則以爲己能無所得則以爲怨讐今日無感恩之心他日無報德之事正可以不卹不顧待之豈可割吾之不敢用以資他之不當用

居鄉及在旅不可輕受人之恩方吾未達時受人之

恩每見其人當懷敬畏而其人亦以有恩在我常有德色及吾榮達之後遍報則有所不及不報則爲虧義前輩見人仕宦而廣求知己戒之曰受恩多則難以立朝宜詳味此

今人受人恩惠多不記省而有所惠於人雖微物亦歷歷在心古人言施人勿念受施勿忘誠爲難事

居鄉不得已而後與人爭又大不得已而後與人訟彼稍服其不然則已之不必費用財物交結胥吏求以快意窮治其讐至於爭訟財產本無理而强求得理官吏貪繆或可如志寧不有愧於神明讐者不伏更相訴訟所費財物十數倍於其所直況遇賢明有司安得以無理爲有理耶大抵人之所訟互有短長各言其長而掩其短有司不明則牽連不決或決而不盡其情胥吏得以受賕而弄法蔽者之所以破家也有理而訟尚至破家無益況無理耶此平情之論保家之策三復斯言必無好訟之事

治家

居家在山村僻靜之地須於周圍要害去處置立莊屋招朴實之人居之火燭竊盜可以即相救應

凡夜犬吠盜未必至亦是盜來探試不可以爲他而不警夜間遇物有聲亦不可以爲鼠而不警

屋之周圍須令有路可以往來夜間遣人十數遍巡之居於城郭無甚隙地亦爲夾墻使邏者往來其間若屋之內則子弟及奴婢更迭巡警

夜間覺有盜便須直言有盜徐起逐之盜必且竄不可乘暗擊之恐盜之急以刃傷我及誤擊自家之人若持燭見盜擊之猶庶幾若獲盜而已受拘執自當準法無過毆傷

刼盜雖小人之雄亦自有識見如富家平時不刻剝又能樂施又能種種方便當兵火擾攘之際猶得保全至不忍焚毀其屋凡盜所快意於焚掠汙辱者多是積惡之人富家各宜自省

居家或有失物不可妄猜疑人猜疑之當則人或自疑恐生他虞猜疑不當則眞竊者反自得意況疑心一生則所疑之人揣其行坐辭色皆若竊物而實未嘗有所竊也或已形於言或妄有所執治而所失之物偶見或正竊者方獲則悔將若何

居宅不可無鄰家慮有火燭無人救應宅之四圍如無溪流當爲池井慮有火燭無水救應又須平時撫卹鄰里有恩義有士大夫平時多以官勢殘虐鄰里一日爲讐人火其屋宅鄰里更相戒曰若救火火熄之後非惟無功彼更訟我以爲盜取他家財物則獄訟未知了期若不救火不過杖一百而已鄰里甘受杖而坐視其大厦爲煨燼此其平時暴虐所致也

富人有愛其小兒者以金銀珠寶之屬飾其身小人於僻靜處壞其性命而取其物雖聞於官而置於法何益

人之居家井必有幹池必有欄深溪急流之處峭險高危之地機關觸動之物必有禁防不可令小兒狎而臨之脫有疎虞歸怨於人何及

人家有僕當取其朴直謹愿勤於任事不必責其應對進退之快人意人之子弟不知温飽所自來者不求自己德業之出衆而獨欲僕俏黠之出衆費財以

養無用之人。甚而生事爲非。其害不細。

奴僕小人就役於人者。天資多愚。作事乖舛背違。不能有便當省力之處。如頓放什物。必以斜爲正。如裁截物色。必以長爲短。若此之類。殆非一端。又性多忘囑之以事。全不記憶。又性多執。自以爲是。又性多狠輕於應對。不識分守。所以顧主於使令之際。常多叱咄。其爲不改。其言愈辨。顧主愈不能耐。於是箠楚加之。或失手而至於死亡者。有矣。凡爲家長者。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當云小人天資之愚如此。宜寬以處之。多其教誨。省其嗔怒可也。如此則僕可免罪。主者胸中亦安樂。省事多矣。至於婢妾。其愚尤甚。婦人既多褊急狠愎。暴忍殘刻。又不知古今道理。其所以責備婢妾者。又非丈夫之比。爲家長者。宜於平昔常以待奴僕之理。論之。其間必自有曉然者。

人之居家。凡有作爲。及安頓什物。以至田園倉庫厨厠等事。皆爲之區處。然後三令五申。以責付奴僕。猶懼其遺忘。不如吾志。今有人。一切不爲之區處。凡事無大小。聽奴僕自爲謀。不合己意。則怒駡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若不知此。自見多事。

壽昌胡倅彦特之家。子弟不得自打僕隸。婦女不得自打婢妾。有過。則告之家長。家長爲之行遣。婦女擅打婢妾。則撻子弟。此賢者之家法也。

婢僕有過。既已鞭撻。而呼喚使令。辭色如常。則無他事。蓋小人受杖。方內懷怨。而主人怒不之釋。恐有輕生而自殘者。

婢不厭多。教之紡績。則足以衣其身。僕不厭多。教之耕種。則足以飽其腹。大抵小民有力。足以辦衣食。而力無所施。不能自活。故求就役於人。爲富家者。能推惻隱之心。畜養婢僕。乃以其力還養其身。其德大矣。而此輩既得溫飽。雖苦役之。彼亦甘心焉。

婢僕宿臥去處。皆爲檢點。令冬時無風寒之患。以至牛馬猪羊猫狗雞鴨之屬。遇冬寒時。各爲區處牢圈棲息之處。此仁人之用心。視物我爲一體也。

飛禽走獸之與人。形性雖殊。而喜聚惡散。貪生畏死。其情則與人同。故離羣則向人悲鳴。臨庖則向人哀號。爲人者。既忍而不之顧。反怒其鳴號者有矣。胡不反己以思之。物之有望於人。猶人之有望於天也。物之鳴號有訴於人。而人不之卹。則人之處患難死亡困苦之際。乃欲仰首叫號求天之卹耶。大抵人居病患不能支持之時。及處囹圄不能脫去之時。未嘗不反覆究省。平日所爲某者爲惡。某者爲不是。其所以改悔自新者。指天誓日可表。至病患平寧。及脫去罪戾。則不復記省。造罪作惡。無異往日。余前所言。若言於經歷患難之人。必以爲然。猶恐痛定之後。不復記省。彼不知患難者。安知不以吾言爲迂。

族人鄰里親戚。有狡獪子弟。能恃强凌人。損彼益此。富家多用之以爲爪牙。且得目前快意。此曹內既姦巧。外常柔順。子弟責駡狎玩。常能容忍。爲子弟者亦愛之。他日家長既沒之後。誘子弟爲非者。皆此等人也。大抵爲家長者。必自老練。又其智略能駕馭此曹。故得其力。至於子弟須賢明如其父兄。則可無慮。中

材之人。鮮不爲其鼓惑。以致敗家。唐史有言。妖禽孽狐。當晝則伏息自如。待夜乃出爲祟。正謂此曹。若平昔延接淳厚剛正之人。雖言語多拂人意。而子弟與之久處。則有身後之益。所謂快意之事常有損。拂意之事常有益。凡事皆然。宜廣思之。

國家以農爲重。蓋以衣食之源在此。然人家耕種。出於佃人之力。可不以佃人爲重。遇其有生育婚嫁。營造死亡。當厚賙之。耕耘之際。有所假貸。少收其息。水旱之年。察其所虧。早爲除減。不可有非理之需。不可有非時之役。不可令子弟及幹人。私有所擾。不可因其讐者告語。增其歲入之租。不可强其稱貸。使厚供息。不可見其自有田園。輒起貪圖之意。視之愛之。不啻如骨肉。則我衣食之源。悉藉其力矣。

池塘陂湖河埭。蓄水以溉田者。須於每年冬月水涸之際。浚之使深。築之使固。遇天時亢旱。雖不至大稔。亦不至於全損。今人往往於亢旱之際。方思修治。至收刈之後。則忘之矣。諺所謂二月思種桑。六月思築塘。蓋傷人之無遠慮如此。

池塘陂湖河埭。有衆享其溉田之利者。田多之家。當相率倡。令田主出食。佃人出力。遇冬時修築。及用水之際。遠近高下。分水必均。非止利己。又且利人。其利豈不溥哉。今人當修築之際。靳出食力。及用水之際。奪臂交爭。有以鋤耰相毆至死者。縱不死。亦至坐獄被刑。豈不可傷。然至此者。皆田主慳吝之罪也。

桑果竹木之屬。春時種植。甚非難事。十年二十年之間。卽享其利。今人往往於荒山閑地。任其棄廢。至於兄弟析產。或因一根荄之微。忿爭失歡。比隣山地。偶有竹木在兩界之間。則興訟連年。寧不思使向來天不產此。則將何所爭。若以爭訟所費。傭工植木。則一二十年之間。所謂材木不可勝用也。其間有以果木逼於隣家。實利有及於其童稚。則怒而伐去之者。尤無所見也。

人有田園山地。界至不可不分明。異居分析之初。置產典買之際。尤不可不仔細。人之爭訟。多由此始。且如田畝。有因地勢不平。分一邱爲兩邱者。有欲便順。併兩邱爲一邱者。有以屋基山地爲田。又有以田爲屋基園地者。有改移街路水圳者。官中雖有經界圖籍。壞爛不存者多矣。況又從而改易。不經官司隣保驗證。豈不大啓爭端。人之田畝。有在上邱者。若常修田畔。莫令傾倒。人之屋基園地。若及時築疊園墻。纔損卽修。人之山林。若分明挑掘溝塹。纔損卽修。有何爭訟。惟其鹵莽。田畔傾倒。修治失時。屋基園地。止用籬圍。年深壞爛。因而侵占。山林或用分水。猶可辨明。間有以木爲石。以坎爲界。年深不存。及以坑爲界。而外又有一坑相似者。未嘗不起紛紛不決之訟也。更有典買山地。幸其界至有疑。故令元契稱說不明。因而包占者。此小人之用心。遇明官司。自正其罪矣。

人有求避役者。私分財產甚均。而鬮書砧基。則粧在一分之內。令一人認役。其他物力低小。不須充應。其子孫有欲執書契而掩有之者。遂興訴訟。官司欲斷從實。則於文有礙。欲以文爲斷。而情則不然。此皆俗曹初無遠見。規避於目前。貽爭於身後。可不鑒此。

人有己分財產而欲避免差役則冒同宗有官之人爲一戶籍者皆他日爭訟之端由也

凡田產有交關違條者雖其價廉不可與之交易他時事發到官則所費或十倍然富人多要買此產自謂將來拚錢與人打官司此其癖不可救自遺患與患及子孫者甚多

凡交易必須項項合條即無後患不可憑恃人情契密不爲之防或有失歡則皆成爭端如交易取錢未盡及贖產不曾取契之類

貧富無定勢田宅無定主有錢則買無錢則賣買產之家當知此理不可苦害賣產之人蓋人之賣產或以闕食或以負債或以疾病死亡婚嫁爭訟己有百千之費則鬻百千之產若買產之家即還其值雖轉手無留且可以了其出產欲用之一事（置產本非周濟然常存此心則窮人陰受其益與周濟無異）而爲富不仁之人知其欲用之急則陽距而陰鉤之以重阸其價既成契則姑還其直之什一二約以數日而盡償至數日而問焉則辭以未辦又屢問之或以數緡授之或以米穀及他物高估而補償之出產之家必大窘乏所得零微隨即耗散向之所擬以辦某事者不復辦矣而往還取索夫力之費又居其中彼富家方自喜以爲善謀不知天道好還有及其身而獲報者有不在其身而在其子孫者富家多不之悟豈不迷哉（貧而變產者層層可憫富而置產者種種作難良心何在爲富不仁決無久享之理）

兼幷之家見有產之家子弟昏愚不肖及有緩急多是將錢强以借與或始借之時設酒食以媚悅其意或既借之後歷數年不索取待其息多又設酒食招誘使之結轉幷息爲本別更生息又誘勒其將田產抵還法禁雖嚴多是幸免惟天網不漏諺云富兒更替做蓋謂迭相酬報也（如此處心積慮與攘奪何異）

有輕於舉債者不可借與必是無藉之人已懷負賴之意凡借人錢穀少則易償多則易負故借穀至百石借錢至百貫雖力可還亦不肯還寧以所還之資爲爭訟之費者多矣（可爲貪取重利盤剝窮人者戒）

凡人之敢於舉債者必謂他日之寬餘可以償矣不知今日之無寬餘他日何爲而有寬餘譬如百里之路分爲兩日行則兩日皆辦若欲以今日之路使明日幷行雖勞苦而不可至凡無遠識之人求目前寬餘而那積在後者無不破家也

凡有家產必有稅賦須是先截留輸納之資卻將贏餘分給日月歲入或薄只得省用不可侵支輸納之資臨時爲官中所迫則舉債認息或托攬戶兌納而高價算還是皆可以耗家大抵曰貧曰儉自是美稱切不可以此爲愧若能知此則無破家之患也（有甘於破家而以貧爲羞以儉爲鄙者亦可嘆也）

鄉人有糾率錢物以造橋修路及打造渡船者宜隨力助之不可謂捨財不見獲福而不爲且如道路既成吾之晨出暮歸僕馬無疏虞及乘輿馬過橋渡而不至惴慄者皆所獲之福也

人之經營財利偶獲厚息以致富盛者必其命運亨通造物者陰賜至此有見他人獲息致富欲以人事强奪天理如販米而加以水賣鹽而雜以灰賣漆而

和以油賣藥而易以他物。目下多得贏餘。其心便自欣然。而不知造物者。隨即以他事取去。終於貧乏。況又因假壞真。以虧本者。多矣。大抵轉販經營。須是先存心地。凡物貨必真。又須敬惜。又須不敢貪求厚利。任天理如何。雖目下所得之薄。必無後患。

起造屋宇。最人家至難事。起造之時。必先與匠者謀。匠者惟恐主人憚費而不爲。則必小其規模。節其費用。主人以爲力可辦。銳意爲之。匠者則漸增廣其規模。至數倍其費。而屋猶未及半。主人勢不可中輟。則舉債鬻產。匠者方喜興作之未艾。工鏹之益增。余嘗勸人起造屋宇。須十數年經營。以漸爲之。先議基址。或平高就下。或增卑爲高。或築墻穿池。次議規模之高廣。材木之若干。細至椽桷籬壁竹木之屬。必籍其數。逐年買取。隨即斲削。次議瓦石之多少。皆預以餘力積漸而儲之。雖僦雇之費。亦不取辦於倉卒。故屋成而家富自若也。

訓俗遺規卷之二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許魯齋語錄先生名衡字平仲河南人元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崇祀廟庭

弘謀按魯齋先生在元時專以小學四書修己治人之法爲教不尚文辭務敦實行薛文清謂朱子以後一人者也語錄所載本于六經切於倫常近裏着己詳明懇摯茲錄其知愚共曉者若干條常人守此亦足以寡過矣

不聽父命者則爲不孝不聽君命者則爲不忠其或不聽天命者獨無責耶君父之命或時可否之間設教者猶曰勿逆勿怠況乎天命大公至正無有不善何苦而不受命乎

責得人深者必自恕責得己深者必薄責於人蓋亦不暇責人也自責以至於聖賢地面何暇有工夫責人見人有片善早去倣學他蓋不見其人之可責惟責己也顏子有之以衆人望人則皆可以聖賢望人則無完人矣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以長己之惡喜怒哀樂愛惡欲一有動於心則氣便不平氣既不平則發言多失七者之中惟怒爲難治又偏招患難須於盛怒時堅忍不動俟心氣平時審而應之庶幾無失

天地間當大着心不可拘於氣質局於一己貧賤憂戚不可過爲隕穫貴爲公相不可驕當知有天地國家以來多少聖賢在此位賤爲匹夫不必恥當知古昔志士仁人多少屈伏甘於貧賤者無入而不自得也何欣戚之有

凡事物之際有由自己的有不由自己的由自己的有義在不由自己的有命在歸於義命而已

世人懷智挾詐而欲事之善豈有此理必盡去人僞忠厚純一然後可善其事至於死生禍福則一歸之天命而已人謀孔臧亦可以保天命人能攝生亦可以保神氣自暴自棄而有凶禍皆自取之也

汲汲焉毋欲速也循循焉毋敢惰也非止學問如此日用事物之間皆當如此乃能有成

稱人之善宜就迹上言議人之失宜就心上言蓋人之初心本自無惡特以利欲驅之故失正理其始甚微其終至於不可救仁人雖惡其去道之遠然亦未嘗不愍其昏暗無知誤至此極也故議之必從始失之地言之使其人聞之足以自新而無怨而吾之言亦自爲長厚切要之言善迹既著卽從而美之不必更求隱微主爲一定之論在人聞則樂於自勉在我則爲有實益而又無他日之弊也

教人使人必先使有恥又須養護其知恥之心督責之使有所畏榮耀之使有所慕皆所以爲教也到無所畏不知慕時都行不將去

凡在朋儕中切戒自滿惟虛故能受滿則無所容人不我告則止於此耳不能日益也故一人之見不足以兼十人我能取之十人是兼十人之能矣取之不已至於百人千人則在我者可量也哉

前人謂得便宜事莫得再做得便宜處不得再去休說莫得再只先一次已是錯了汝既多取了他人底便是欠下他底隨後却要還他世間人都有合得底分限你如何多得他便宜萬無此理又人道得便宜是落便宜實是所得便宜無幾而於天理人心欠缺不可勝道天理也不容放人心也放你不過外面事不停當反而求之此心歉然於義理所欠多矣稍能

自思自反者此理不難見也其反報甚速大可畏也
可爲愛便宜者之戒

或謂人依道理行多不樂故不肯收斂入來放曠不守法度却樂多只於那壁去了以故爲學近理者少而多喜於自恣放言自適如李太白諸詩豪皆是也此何故曰天下只問是與不是休問樂與不樂若分明知得這壁是那壁不是雖樂亦不從也如家有諸子一子服田力穡以堂搆爲己任一子荒縱飲宴市樓若論樂與不樂力田之苦誠不如市樓之樂爲其父祖者愛力田者乎愛荒縱者乎使誠知服田力穡之爲樂無窮也則於荒宴不肯一朝居矣彼誠不知耳苟能知之必不如是也所以大學要致知

陳定宇先世事略先生名櫟字壽翁元時休寧人

弘謀按述家世者無不競尚貴顯人亦以此艷稱之甚則比附而粉飾之以爲非是則舉無足述也矣定宇先生所述先世絕無貴顯而清白家風吉祥善事難能而可貴莫大於此區區一時之貴顯均不足以擬之家之可久也不以勢而以德不信然哉至不作佛事一節學士大夫類能言之茲乃推明所以不能行之故力挽頹風更於禮教有補先生在元時舉於鄉而未仕授徒著述一宗程朱與吳文正並稱云

自始祖府君十有八世而至櫟他房有以儒學顯者而本房獨無有然洪範五福貴不與焉數世以來壽皆八九十無下七十者祖與妣偕老無再娶者父子皆親傳無祝螟者皆稱善人無一爲人所指者良可表於道曰處士陳君之墓有儒學而不顯安足計哉

又自曾祖以上世潤其屋降是寠殊甚然家雖空而行頗實口雖羹藜飯糗之不給而經炊史酌之味無窮貧亦安足計哉所大懼者氣薄蚤衰兒輩才下志怠或隤其家聲焉耳

先曾祖平生不好佛治命命先祖曰我死喪葬參用古今禮毋作佛事先考先叔所以喪先祖祖妣不肖所以喪考妣皆不敢變焉大抵此說儒者知之者多能行之者寡不搖於俗論則奪於婦人先考之歿也來弔者見勉曰縱不齋佛亦必聲鐘應之曰升屋而號告曰皐某復皐長聲也某死者之名復反也此儒家之聲鐘也欲聲佛家之無常鐘也何爲又有曰縱不爲佛事亦必塡受生又應之曰民受天地之中以生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此儒家之塡受生也以紙寓錢塡受生也何爲此不肖所以不搖於俗論者也吳氏女兄明敏知書習聞家法固無異論吾婦朱其父兄信佛甚亦化之無異論焉此不肖所以不奪於婦人者也昔程子曰吾家治喪不用浮屠洛中亦有一二人家化之近年同邑求邇范公歙邑古梅吳公之家皆然然程子大賢范吳富者人無敢非之吾家三世不幸皆貧流俗不過曰是貧甚不能爲故立異耳嗟乎安得家肥屋潤更酌古禮行之以一洗流俗之言哉又嘗聞士友之言曰平昔非不知佛事不足爲古禮所當用一日不幸至於大故則族姻交以不孝責我雖欲不爲不可得已嗟乎佛入中原祭禮荒胡僧奏樂孤子忙後邨劉公嘆之久矣孝也者其作佛事之謂與流俗之所謂不孝乃我之所謂孝也流俗之所謂孝乃我之所謂不孝也兒輩聽之不守家法非吾子孫豈惟望爾之不變哉將世世望子孫無變也

王陽明文鈔 先生名守仁字伯安浙江餘姚人明弘治進士官至四省總制封新建伯諡文成崇祀廟庭

弘謀按陽明先生勳業文章炳著天壤讀其文集所言爲學專尚致良知未免開後來蹈空之弊然萬事根本於心人性無有不善良知者即不昧之良心也學問所以擴充此良心但非空空守此良心便謂不須學問耳今錄其教人數則反覆提撕俱從良心處發人深省二復斯語可以修己而責善可以範世而化俗於世教不無裨益云

志不立天下無可成之事雖百工技藝未有不本於志者志不立如無舵之舟無銜之馬漂蕩奔逸何所底乎昔人有言使爲善而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惡之如此而不爲善可也爲善則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何苦而不爲善使爲惡而父母愛之兄弟悅之宗族鄉黨敬信之如此而爲惡可也爲惡則父母怒之兄弟怨之宗族鄉黨賤惡之何苦而必爲惡諸生念此可以知所立志矣

已立志爲君子自當從事於學凡學之不勤必其志之尚未篤也從吾遊者不以聰慧警捷爲高而以勤確謙抑爲上試觀儕輩之中苟有虛而爲盈無而爲有諱己之不能忌人之有善自矜自足大言欺人者使其人資稟雖甚超邁儕輩之中有弗疾惡之者乎有弗鄙賤之者乎彼固將以欺人人果遂爲所欺有弗竊笑之者乎苟有謙默自持無能自處篤志力行勤學好問稱人之善而咎己之失從人之長而明己之短忠信樂易表裏一致者使其人資稟雖甚魯鈍儕輩之中有弗稱慕之者乎彼固以無能自處而不求上人人果遂以彼爲無能有弗敬尚之者乎諸生觀此亦可以知所從事於學矣

夫過者大賢所不免然不害其卒爲大賢者爲其能改也諸生自思平日亦有缺於廉恥忠信之行者乎亦有薄於孝友之道陷於狡詐偷刻之習者乎不幸或有之皆其不知而誤蹈素無師友之講習規飭也諸生試內省萬一有近於是者固亦不可以不痛自悔咎然亦不當以此自歉遂餒於改過從善之心但能一日脫然洗滌舊染雖昔爲寇盜今日不害爲君子矣若曰吾昔已如此今雖改過而從善將人不信我且無贖於前過反懷羞澀疑沮而甘心於汙濁終焉則吾亦絕望爾矣

責善朋友之道然須忠告而善道之悉其忠愛致其婉曲使彼聞之而可從繹之而可改有所感而無所怒乃爲善耳若先暴白其過惡痛毀極詆使無所容彼將發其愧恥憤恨之心雖欲降以相從而勢有所不能是激之而使爲惡矣故凡訐人之短攻發人之陰私以沽直者皆不可以言責善雖然我以是而施於人不可也人以是而加諸我凡攻我之失者皆我師也安可以不樂受而心感之乎某於道未有所得謬爲諸生相從於此每終夜以思惡且未免況於過乎人謂事師無犯無隱而遂謂師無可諫非也諫師之道直不至於犯而婉不至於隱耳使吾而是也因得以明其是吾而非也因得以去其非蓋教學相長也諸生責善當自吾始 以上示龍場諸生教條

爲善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愛之朋友鄉黨敬之雖鬼神亦陰相之爲惡之人非獨其宗族親戚惡之朋友鄉黨怨之雖鬼神亦陰殛之故積善之家必有餘

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見人之爲善。我必愛之。我能爲善。人豈有不愛我者乎。見人之爲不善。我必惡之。我苟爲不善。人豈有不惡我者乎。故凶人之爲不善。至於隕身亡家而不悟者。由其不能自反也。

今人不忍一言之忿。或爭銖兩之利。遂相搆訟。夫我欲求勝於彼。彼亦欲求勝於我。讐讐相報。遂至破家蕩產。禍貽子孫。豈若含忍退讓。使隣里稱爲善人長者。子孫亦蒙其庇乎。

今人爲子孫計。或至謀人之業。奪人之產。日夜營營。無所不至。昔人謂爲子孫作馬牛。然身歿未寒。而業已屬之他人。讐家羣起而報復。子孫反受其殃。是殆爲子孫作蛇蝎也。吁可戒哉。（以上諭俗）

泰和人楊茂。聾瘂。僅能識字。候門求見。先生以字問。你口不能言是非。你耳不能聽是非。你心還能知是非否。（茂以字答曰知是非）先生曰。如此。你口雖不如人。你耳雖不如人。你心還與人一般。大凡人只是此心。此心若能存天理。是箇聖賢的心。口雖不能言。耳雖不能聽。也是箇不能言不能聽的聖賢。心若不存天理。是箇禽獸的心。口雖能言。耳雖能聽。也只是箇能言能聽的禽獸。你如今於父母。盡你心的孝。於兄長。但盡你心的敬。於鄉黨隣里宗族親戚。但盡你心的謙和恭順。見人怠慢。不要嗔怪。見人財利。不要貪圖。但在裏面行你那是的心。莫行你那非的心。縱使外面人說你是。也不須聽。說你不是。也不須聽。我如今教你。但終日行你的心。不消口裏說。但終日聽你的心。不消耳裏聽。茂扣胸指天再拜而已。（諭楊茂）

但願溫恭直諒之友。來此講學論道。示以孝友謙和之行。德業相勸。過失相規。以教訓我子弟。使無陷於非僻。不願狂躁惰慢之徒。來此博奕飲酒。長傲飾非。導以驕奢淫蕩之事。誘以貪財黷貨之謀。冥頑無恥。扇惑鼓動。以益我子弟之不肖。嗚呼由前之說。是謂良士。由後之說。是謂凶人。我子弟苟遠良士而近凶人。是謂逆子。戒之戒之。將有兩廣之行。書此以戒我弟弁以告夫士友之辱臨於斯者。請一覽教之。（客座私祝）

一友常易動氣責人。先生警之曰。學須反己。若徒責人。只見得人不是。不見自己非。何益。惟能反己。方知自己有許多未盡處。奚暇責人。舜能化得象傲。其機括只是不見象之不是。若舜只要正他姦惡。就見得象不是矣。象是傲人。必不肯相下。如何感化得他。

凡朋友問難。縱有淺近粗疏。或露才揚己。只因其病而藥之可也。若遽懷鄙薄之意。非君子與人爲善之心矣。

鄉人有父子爭訟。訴於先生者。先生言不終辭。其父子相抱慟哭而去。柴鳴治問先生何言致彼感悔之速。先生曰。我言舜是世間大不孝子。瞽瞍是世間大慈父。鳴治愕然請問。先生曰。舜常自以爲大不孝。所以能孝。瞽瞍常自以爲大慈。所以不能慈。瞽瞍只記得舜是我孩提長養。今何不會豫悅我。不知自心已爲後妻所移。尚謂自家能慈。所以愈不能慈。舜只思父提孩我時。如何愛我。今日不愛。只是我不能盡孝。日思所以不能盡孝處。所以愈能孝。及至瞽瞍底豫舜是古今大孝子。瞽瞍亦做成箇慈父。

古樂不作久矣。今之戲子。尚與古樂意思相近。韶之九成。便是舜一本戲子。武之九變。便是武王一本戲子。聖人一生實事。俱播在樂中。所以有德者聞之便

知其盡善盡美與盡美未盡善處若後世作樂只是做詞調於民俗風化絕無干涉何以化民善俗今要民俗反樸還淳取今之戲本將妖淫詞調刪去只取忠臣孝子故事使愚俗人人易曉無意中感發他良知起來却於風化有益以上傳習錄

梨園唱劇至今日而濫觴極矣然而敬神宴客世俗必不能廢但其中所演傳奇有邪正之不同主持世道者正宜從此設法立教雖無益之事未必非轉移風俗之一機也先輩陶石梁曰今之院本卽古之樂章也每演戲時見有孝子悌弟忠臣義士激烈悲苦流離患難雖婦人牧豎往往涕泗橫流不能自已旁視左右莫不皆然此其動人最懇切最神速較之老生擁皐比講經義老衲登上座說佛法功效百倍至於渡蟻還帶等劇更能使人知因果報應秋毫不爽殺盜淫妄不覺自化而好生樂善之念油然生矣此則雖戲而有益者也近時所撰院本多是男女私媟之事深可痛恨而世人喜爲搬演聚父子兄弟幷幃其婦人而觀之見其淫謔褻穢備極醜態恬不知愧曾不思男女之欲如水浸灌卽日事防閑猶恐有瀆倫犯義之事而況乎宣淫以道之試思此時觀者其心皆作何狀不獨少年不檢之人情意飛蕩卽生平禮義自持者到此亦不覺津津有動稍不自制便入禽獸之門可不深戒哉人譜類記一則與先生之意相發明均爲近時良藥故附錄於此更有演戲不以邪淫爲戒偏以悲苦爲嫌以姓名爲諱則其惑尤甚矣

楊椒山遺屬公名繼盛字仲芳直隸容城人明嘉靖進士官兵部員外郎諡忠愍

弘謀按椒山先生彈劾奸邪身蹈不測於造次顚沛之中從容暇豫訓誡後人委曲詳盡足知其至性肫篤操持堅定在國在家無以異也其所言居家行己之道字字從天理人情中體驗而出寧過厚毋從薄寧過誠樸毋涉巧僞身後之慮洵可爲居家者法

諭應尾應箕兩兒

人須要立志初時立志爲君子後來多有變爲小人的若初時不先立下一箇定志則中無定向便無所不爲便爲天下之小人衆人皆賤惡你你發憤立志要做箇君子則不拘做官不做官人人都敬重你故我要你第一先立起志氣來

心爲人一身之主如樹之根如果之蒂最不可先壞了心心裏若存天理存公道行出來便都是好事便是君子這邊的人心裏若存的是人欲是私意雖欲行好事也有始無終雖欲外面做好人也被人看破如根衰則樹枯蒂壞則果落故要你休把心壞了心以思爲職或獨坐時或夜深時念頭一起則自思曰這是好念是惡念若是好念便擴充起來必見之行若是惡念便禁止勿思方行一事則思之以爲此事合天理不合天理若是合天理便行若是不合天理便止而勿行不可爲分毫違心害理之事則上天必保護你鬼神必加佑你否則天地鬼神必不容你

你讀書若中舉中進士思我之苦不做官也是若是做官必須正直忠厚赤心隨分報國固不可效我之狂愚亦不可因我爲忠受禍遂改心易行懈了爲善之志惹人父賢子不肖之誚

你母是箇最正直不偏心的人你兩箇要孝順他凡事依他不可說你母向那箇兒子不向那箇兒子向那箇媳婦不向那箇媳婦要著他生一些氣便是不

孝。不但天誅你。我在九泉之下。也擺佈你。

你兩箇是同胞兄弟。當和好到老。不可各積私財。致起爭端。不可因言語差錯。小事差池。便面紅面赤。應箕性暴些。應尾自幼曉得他性兒的。看我面皮。若有些衝撞。擔待他罷。應箕敬你哥哥。要十分小心。合敬我一般的。纔是。若你哥計較你些兒。你便自家跪拜。與他陪禮。他若十分惱不解。你便央及你哥相好的朋友勸他。不可因他惱了。你就不讓他。

應尾媳婦是儒家女。應箕媳婦是宦家女。此最難處。應尾要教導你媳婦。愛弟妻如親妹。不可因他是官宦人家女。便氣不過。生猜忌之心。應箕要教導你媳婦。敬嫂嫂如親姐。衣服首飾。休穿戴十分好的。你嫂嫂見了。口雖不言。心裏便有幾分不耐煩。嫌隙自此生矣。四季衣服。每遇出入。妯娌兩箇是一樣的。兄弟兩箇也是一樣的。每喫飯。你兩箇同你母一處喫。兩箇媳婦一處喫。不可各人合各人媳婦自己房裏喫。久則就生惡了。

你兩箇不拘有天來大惱。要私下請衆親戚講和。切記不可告之於官。若是一人先告。後告者。把這手卷送至於官。先告者。即是不孝。官府必重治他。央及你兩箇好歹與我長些志氣。再預告問官老先生。若見此卷。幸諒我苦情。教我二子。再三勸誘。使爭而復和。則我九泉之下。必有啣結之報。

你堂兄燕雄燕豪燕傑燕賢。都是知好歹的人。雖在我身上冷淡。却不干他事。俗語云。好時是他人。惡時是家人。你兩箇要敬他讓他。祖產有未均處。他若愛便宜。也讓他罷。休要爭競。自有旁人話短長也。

你兩箇年幼。恐油滑人見了。便要哄誘你。或請你喫飯。或誘你賭博。或以心愛之物送你。或以美色誘你。一入他圈套。便喫他虧。不惟蕩盡家業。且弄你成不的人。若是有這樣人哄你。便想我的話來識破他。合你好。是不好的意思。便遠了他。揀著老成忠厚肯讀書肯學好的人。你就與他肝膽相交。語言必信。逐日與他相處。你自然成箇好人。不入下流也。

讀書見一件好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行。見一件不好的事。則便思量我將來必定要戒。見一箇好人則敬他。我將來必要合他一般。見一箇不好的人。則思量我將來切休要學他。則心地自然光明正大。行事自然不會苟且。便爲天下第一等人矣。

習舉業。只是要多記多作。四書本經之外。古文論策表判。皆須熟讀常作。不可專讀時文。專作時文。不可止讀本經。切記不可一日無師傅。無師傅。則無嚴憚。無稽考。雖十分用功。終是疎散。又必須擇好師。如一師不愜意。即辭了另尋。不可惜費遷延。致誤學業。又必擇好朋友。日日會講切磋。則舉業不患其不成矣。

居家之要。第一要內外界限嚴謹。女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出中門。男子十歲以上。不可使入中門。外面婦人。雖至親。不可使其常來行走。恐說談是非。致一家不和。又防其爲奸盜之媒也。只照依我行。便是院墻要極高。上面必以棘針緣的周密。少有缺壞。務要追究來歷。如夏間霖雨。院墻倒塌。必即時修起。如雨天不便。亦即時加上寨籬。不可遷延日月。庶止姦盜之原。酒肉麪果油鹽醬菜。必總收一庫房。五穀糧食。必總收一倉房。當家之人。掌其鎖鑰。衣服要樸素。房屋休高大。飲食使用要儉約。休要見人家穿好衣服。便要做。住好房屋。便要蓋。使好家伙。便要買。此致窮之

道也若用度少有不足便算計節省切記不可揭債若揭債則日日行利累的債深窮的便快戒之戒之田地四頃有餘彀你兩箇種了不可貪心見好田土又買蓋地多則門必高糧差必多恐至負累受官衙之氣也

與人相處之道第一要謙下誠實同幹事則勿避勞苦同飲食則勿貪甘美同行走則勿擇好路同睡寢則勿占牀蓆寧讓人勿使人讓我寧容人勿使人容我寧喫人虧勿使人喫我虧寧受人氣勿使人受我氣人有恩於我則終身不忘人有怨於我則即時丢過見人之善則對人稱揚不已聞人之過則絕口不對人言人有向你說某人感你之恩則云他有恩於我我無恩於他則感恩者聞之其感益深有人向你說某人惱你謗你則云他與我平日最相好豈有惱我謗我之理則惱我謗我者聞之其怨即解人之勝似你則敬重之不可有傲忌之心人之不如你則謙待之不可有輕賤之意又與人相交久而益密則行之邦家可無怨矣

我一母同胞見在者四人你大伯二姑四姑及我大伯有四箇好子且家道富實不必你憂你二姑四姑俱貧窮要你時常看顧他你敬他合敬我一般至於你五姑六姑總須一樣看待也戶族中人有饑寒者不能葬者不能嫁娶者要你量力周濟不可忘一本之念漠然不關於心

我們係詩禮士夫之家冠婚喪祭必照家禮行你若不知當問之於人不可隨俗苟且庶子孫有所觀法

你姊是你同胞的人他日後若富貴便罷若是窮你兩箇要老實供給照顧他你娘要與他東西你兩箇休要違阻若是有些違阻不但失兄弟之情且使你娘生氣不友又不孝記之記之

楊應民是我自幼撫養他成人你日後與他邨裏莊窠一所墳左近地與他五十畝他若公道便與他若有分毫私心私積錢財房子地土都休要與他麯錢他若守分到日後亦與他地二十畝邨宅一小所若是生事心裏要回去你就合你兩箇丈人商議告著他不可饒他恐怕小廝們照樣兒行你就難管福壽兒甲首兒楊愛兒都是監中伏侍我的人日後都與他地二十畝房一小所以上各人地都與他墳左近的著他看守墳墓許他種不許他賣覆奏本已上恐本下急倉卒之間燈下寫此殊欠倫序然居家做人之道盡在是矣拿去你娘看後做一箇布袋裝盛放在我靈前桌上每月初一十五合家大小靈前拜祭了把這手卷從頭至尾念一遍合家聽著雖有緊事也休廢了

沈文端公馭下說（公名鯉字化龍號龍江河南人明嘉靖進士官至大學士）

弘謀按奴僕本難馭而仕宦之奴僕更甚若輩以恣肆為能倚其聲勢動多淩侮主人不察反曲庇之身名俱喪士大夫用奴僕而不知已為奴僕用良可慨也明代江左此風尤甚顧亭林嘗極言之矣茲說擬諸形容極其流弊語語切至蓋觀其僕從之謹肆即可以知其主之賢否矣凡為家長可不鑒與

凡騶從不宜太多蓋吾輩鄉宦皆好省事而僕從則務喜多事惟多事則僕從亦一鄉宦也假令一鄉宦使十人十鄉宦使百人則一邑有百鄉宦矣嗚呼一邑中百鄉宦其氣燄豈不薰塞邑里無復有空閒處

所耶。矧復有兄弟子姪。亦皆以鄉宦行事。而僕從亦皆稱鄉宦僕從也。於鄉人何堪矣。夫以一人之身。而人之藉我爲用者。若此其衆。吾之兩手兩目。既不能遍戢之。乃猶復招延之未已。豈不益自苦哉。予既已驗之久。知之真。何敢不盡言與諸公相告。大凡僕從只辦就足用。不必太多。太多則衣食於我者後矣。故曰官事不攝。焉得儉。言後也。夫公家不堪後。況養之私家乎。若謂有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則益不可。何也。彼不衣不食。而爲我服役者。非徒也。必藉我以行其私也。彼藉我以營私。吾因彼以斂怨。則我之役彼者。一時奔走之微勞。而彼之役我者。終身名節之大關也。此詎我役彼。而實彼役我也。柰何役人者。而反爲人役哉。縱不然。而堂階之上。森然林立。車馬之間。簇如雲湧。亦甚非有道者宜處矣。

凡僕從以膚受來愬者。直笑曰。我不曾眼見。有罵言毀罵主翁者。直笑曰。吾不曾耳聞。則下人無所售其欺。而我亦不爲彼激怒。以戕吾天和。致有他事。蓋一忍之爲效多矣。

有爭一兩錢之利。而與人日喧於市者。吾輩手下人之買辦是也。夫吾輩豈與人計較此微者。惟下人不能體吾意。而欲有所染指。則不得不朘削於人。夫豈知田野小民。斗粟尺布。入市營求。鍼頭削鐵。要養一家性命。我却要在他身上討便宜。所得幾何。縱使日日買辦。常過其直。一歲之中。所費幾何。顧令人當面咨嗟。背後談議耶。自今宜嚴飭下人。入市買辦者。務使人爭售之。勿使人望而避匿也。

每見宦家僕從。遇其主翁親識。屬在寒賤者。即肆與抗禮且屑越之。其主翁亦恬然不以爲怪。此詎非名分倒置。風俗薄惡。一大事耶。吾輩宜深以相戒。

凡笞責僕婢。當推吾愛子女之心以恕之。不寧惟是。即寒暑饑飽疾病勞逸。與其心曲中微隱。有疑慮而不敢聲言者。一一體悉之。而後得處下之道。

呂新吾好人歌 公名坤。字叔簡。寧陵人。明嘉靖進士。仕至少司寇。

弘謀按。人皆知愛慕好人。而存心行事。有時近於不好者矣。今一一列出。孰爲好人。孰爲不好人。隨事可見。有志者可以自省矣。

天地生萬物。惟人最爲貴。人中有好人。更出人中類。
好人先忠信。好人重孝弟。好人知廉恥。好人守禮義。
好人不縱酒。好人不戀妓。好人不賭錢。好人不尚氣。
好人不仗富。好人不倚勢。好人不欠糧。好人不侵地。
好人不教唆。好人不妒忌。好人不說謊。好人不謔戲。
好人沒閒言。好人不謗議。好人沒歹朋。好人沒淫會。
好人不村野。好人不狂悖。好人不懶惰。好人不妄費。
好人不輕浮。好人不華麗。好人不邋遢。好人不蹺蹊。
好人不強梁。好人不暗昧。好人救患難。好人施恩惠。
好人行方便。好人讓便宜。惡人罵好人。好人不答對。
惡人打好人。好人只躲避。不論大小人。好人不得罪。
不論大小事。好人合天理。富人做好人。陰功及後世。
貴人做好人。鄉黨不咒詈。貧人做好人。說甚千頃地。
賤人做好人。不數王侯貴。少年做好人。德望等前輩。
老年做好人。遮盡一生罪。弱漢做好人。強人自羞愧。
惡人做好人。聲名重千倍。好人鄉邦寶。好人家國瑞。
好人動鬼神。好人感天地。不枉做場人。替天出口氣。
吁嗟乎。百年一去永不還。休做惡人遺世間。

李忠毅公誡子書 公名應昇。字仲達。江陰人。萬曆進士。官御史。卒贈太僕卿。

弘謀按。此與椒山先生遺囑。並爲獄中所書。

楊公之言詳且盡李公之言簡而該要皆各就其家之事勢及其子之材質而立論也事不外乎日用倫常理不離乎孝友恭儉家遭多難覆卵難完尚且諄諄於此彼安常處順之子弟顧重財帛而輕骨肉騖名利而忘道義不重可惜哉至其悲涼切摯之情更在筆墨字句之外忠良蒙難至今讀之猶有餘慨焉

吾直言賈禍自分一死以報朝廷不復與汝相見故書數言以告汝汝長成之日佩爲韋弦卽吾不死之年也

汝生長官舍祖父母拱璧視汝內外親戚以貴公子待汝衣鮮食甘嗔喜任意嬌養旣慣不肯服布舊之衣不肯食粗糲之食若長而弗改必至窮餓此宜儉以惜福一也

汝少所習見遊宦赫弈未見吾童生秀才時低眉下人及祖父母艱難支持之日也又未見吾囚服被逮及獄中幽囚痛苦之狀也汝不嘗膽以思豈復有人心者哉人不可上物不可淩此宜謙以守身二也

祖父母愛汝汝狎而忘敬汝母訓汝汝傲而弗親今吾不測汝代吾爲子可不仰體祖父母之心乎至於汝母更倚何人汝若不孝神明殛之矣此宜孝以事親三也

吾居官愛名節未嘗貪取肥家今家中所存基業皆祖父母勤苦積累且此番銷費大半吾向有誓願兄弟三分必不多取一畝一粒汝視伯父如父視寡嬸如母卽有祖父母之命毫不可多取以負我志此宜公以承家四也

汝旣鮮兄弟止一庶妹當待以同胞倘嫁於中等貧家須與粧田百畝至庶妹之母奉事吾有年當足其衣食撥與贍田收租以給之內外出入謹其防閑此恩義所關五也

汝資性不鈍吾失於教訓讀書已遲汝念吾辛苦勵志勤學倘有上進之日卽先歸養若上進無望須做一讀書秀才將吾所存諸稿簡籍好好詮次此文章一脈六也

吾苦生不得盡養他日伺祖父母百歲後葬我於墓側不得遠離

王孟箕講宗約會規公名演疇江西彭澤人萬歷進士任山西副使

弘謀按一鄉之內異姓錯處尚且有約交相規勸況於同宗以其尊長約束子弟臨以宗祖訓誡後裔較之異姓情事更親觀感尤易則合愛同敬謹身寡過均不外於宗祠焉得之矣西江所在皆有宗祠惜少規勸約束之意則宗約之不講也此西江前輩遺法胡不勉而行之

期會款式

每月兩會或朔望或初二十六先時約幹灑掃擺列書案坐席東西兩向兩邊各幾層宗人照班輩序齒分坐案上各置所講書另設講讀之席於前負前楹向中堂定二人爲約講約讀擇少年音聲響亮或新進秀才充之中一棹設雲板命一人司之爲約警所講書如易家人詩國風大學修身齊家孝經小學幷將國家律法及孝順事實太上感應篇善惡果報之類每會講幾條蓋導之以經書典故使知各當如此惕之以法律報應使之不得不如此庶幾知所趨避

不爲醉夢中人

講約規條

一每會清茶多備茶點一行飯一餐並不設酒講約時不許離席不許兩人私語惟各端坐專精靜聽縱有疑欲問并己另有發明欲吐止須先時記存俟其講畢然後問然後發揮也若有任意走動及私語攙越勸說之類宗長命擊雲板一聲便當翕然禁步杜口如一人一會兩犯宗長命擊雲板三聲撤其席押之拜廟拜宗長謝過又家人起於利女貞古今女誡母儀婦道備焉并講之在會者熟記歸而述於母妻亦爲不約之約講畢有數事詢問處置分載於後

周咨族衆

一先問會中諸族人有身家難處之事內外難處之人即對衆請教衆隨所見與細心商確凡可解免其患難裨益其身心者無不具告乃見家人一體之意此會不爲空談又問族中某人有某善行卽對衆稱揚兼書之紀善簿以共相效法又聞某人有某過亦委曲開諭令彼省悟改圖不可面斥其非使無所容庶幾恩不掩義若有顯過爲鄉里共知衆便救正無徒避嫌姑息以長其惡

譏察正供

一問族中錢糧各戶當依限輸納不可任意拖欠至累當里排者充代比較若藉口里排科收則令其自納止以官單付里排應比若數目不明互相爭執族長令本房公直者一人就宗約所算明押之速完務令本家錢糧輸納在各里之先不煩催科庶國爲良民家爲肖子矣倘充里排者徵收錢糧不卽完官或花酒浪費或營運做家致縣中開欠戶解比較久之則無意完官妄希蠲赦深爲門戶之羞萬一有此於約所詢得其狀卽具呈首告蓋一時拖欠數少猶可措辦若節年包侵費用窮年積歲終必難完其爲身家之禍不小名雖首弊實免後災事有反而相成未必非厚族之一端也

平情息訟

一問族中有無內外詞訟除本家兄弟叔姪之爭宗長令各房長於約所會議處分不致成訟外倘本族於外姓有爭除事情重大付之公斷若止戶婚田土閒氣小忿則宗長便詢所訟之家與本族某人爲親某人爲友就令其代爲講息屈在本族押之賠禮屈在外姓亦須委曲調停稟官認罪求和雖是稍屈但留此閒錢做人家趁此好光陰讀書窮理不爲客氣所分亦是自家討便宜處卽不敢謂人望彥方之廬或可平鄉人之怒而省公祖父母之案牘矣

矜恤孤苦

一問族中鰥寡疾苦以相賙恤尚書稱文王惠鮮鰥寡鮮字最妙謂鰥寡之人垂首喪氣賚與周給之使之有生意夫國於鰥寡尚留其生意況同宗一氣相屬者乎今人酒肉饋遺每施於外親近隣家溫能還報之人卽往來不厭其頻而族中鰥寡曾不一念及之甑裏塵生門前草長或鳩杖而倚門閭或雞骨而支牀第（音孖簀也）牀凄風苦雨舉目蕭條長日窮年無人俶保縱同門共巷尚且置若罔聞而況住居相隔乎偶經道過門亦必佯爲不知更無特地相問者惟俟其死一假哭胡拜之曰予爲族誼也族誼固如是乎今於講後詢問應卹之家派各房先後每人饋問一次多寡隨分卽尋常飲食果實之類亦且見意有病

或爲求醫購藥。蓋惠不期衆寡。期於當厄。一體血脉相貫。庶幾不爲痿痹之民。

禁戲閒談

一宗約講讀古人經書商確族中事體。了此。倘有餘閒。惟命童子歌詩。或習禮。而罷萬不可言及他事。說鬼說夢。總屬荒唐。言人富貴。便是羨人富貴。言人貧賤。便是笑人貧賤。惟是一片俗心腸。方有此閒言語。若論飲食之美惡。評女色之妍媸。尤爲市井下流。卽如援引邸報。談及朝政。或邊境警息。或縉紳差除。古人云。一日看除目。三年損道心。又云。士君子不可無憂國之心。不可有憂國之言。有憂國之心而言之。已爲出位。若無憂國之心而言之。更爲訕上。若言及官府得失。人家長短。閨門隱微。便是殺身之道。各宜痛戒。偶有一犯。衆共斥之。後不許與會。

王士晉宗規

弘謀按此篇與王孟箕講宗約同意。而條約更覺周備。自家庭鄉黨。以至涉世應務之道。均列於宗規。於此見人生一舉足而不可忘祖宗之訓也。愛親者不敢惡於人。敬親者不敢慢於人。親親長長而天下平。皆此義耳。願有宗祠者。三復此規也。

鄉約當遵

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爲。這六句。包盡做人的道理。凡爲忠臣。爲孝子。爲順孫。爲聖世良民。皆由此出。無論聖愚。皆曉得此文義。只是不肯著實遵行。故自陷於過惡。祖宗在上。豈忍使子孫輩如此。今於宗祠內。倣鄉約儀節。每朔日。族長督率子弟。齊赴聽講。各宜恭敬體認。共成美俗。

祠墓當展

祠乃祖宗神靈所依。墓乃祖宗體魄所藏。子孫思祖宗不可見。見所依所藏之處。卽如見祖宗一般。時而祠祭。時而墓祭。皆展視大禮。必加敬謹。凡棟宇有壞則葺之。罅漏則補之。垣砌碑石有損。則重整之。蓬棘則剪之。樹木什器。則愛惜之。或被人侵害。盜賣盜葬。則同心合力。復之。患無忽小。視無逾時。若使緩延。所費愈大。此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之道。族人所宜首講者。

族類當辨

類族辨物。聖人不廢。世以門第相高。閒有非族認爲族者。或同姓而雜居一里。或自外邑移居本村。或繼同姓子爲嗣。其類匪一。然姓雖同而祠不同入。墓不同祭。是非難淆。疑似當辨。儻稱謂亦從叔姪兄弟。後將若之何。故譜內必嚴爲之防。蓋神不歆非類。處己處人之道。當如是也。

名分當正

非族者辨之。衆人所易知易能也。同族者實有兄弟叔姪名分。彼此稱呼。自有定序。近世風俗澆漓。或狎於褻昵。或狃於阿承。皆非禮也。至於拜揖必恭。言語必遜。坐次必依先後。不論近族遠族。俱照叔姪序列。情既親洽。心更相安。名門故家之禮。原是如此。又有尊庶母爲嫡。躋妾爲妻者。大乖綱常。反蒙詬笑。又女子已嫁而歸。輒居客位。是何禮數。吉水羅念菴先生宅于歸寧之女。仍依世次別設一席。可法也。若同族義男。亦必有約束。不得凌犯疏房長上。有失族誼。且寓防微杜漸之意。

宗族當睦

書曰以親九族。詩曰本支百世。睦族。聖王且爾。況凡衆人乎。觀於萬石君家。子孫醇謹。過里必下車。此風猶有存者。末俗或以富貴驕。或以智力抗。或以頑潑欺凌。雖能爭勝一時。巳皆自作罪孽。況相角相仇。循環不輟。人厭之。天惡之。未有不敗者。何苦如此。嘗謂睦族之要有三。曰尊尊。曰老老。曰賢賢。名分屬尊行者。尊也。則恭順退遜。不敢觸犯。分屬雖卑。而齒邁衆老也。則扶持保護。事以高年之禮。有德行族彥。賢也。賢者乃本宗楨幹。則親炙之。景仰之。每事效法。忘分忘年以敬之。此之謂三要。又有四務。曰矜幼弱。曰恤孤寡。曰周窘急。曰解忿競。幼者稚年。弱者鮮勢。人所易欺。則矜之。一有矜憫之心。自隨處爲之効力矣。鰥寡孤獨。王政所先。況乎同族。得於耳聞目擊者乎。則恤之。貧者恤以善言。富者恤以財穀。皆陰德也。衣食窘急。生計無聊。命運亦乖。則周之。量己量彼。可爲則爲。不必望其報。不必使人知。吾盡吾心焉。人有忿則爭競。得一人勸之。氣遂平。遇一人助之。氣愈激。然當局而迷者多矣。居間解之。族人之責也。亦積善之一事也。此之謂四務。引伸觸類。爲義田義倉。爲義學。爲義冢。教養同族。使生死無失所。皆豪傑所當爲者。善乎陶淵明之言曰。同源分流。人易世疎。慨焉寤歎。念兹厥初。范文正公之言曰。宗族於吾固有親疎。自祖宗眎之。則均是子孫。固無親疎。此先賢格言也。人能以祖宗之念爲念。自知宗族之當睦矣。

譜牒當重

譜牒所載。皆宗族祖父名諱。孝子順孫。目可得睹。口不可得言。收藏貴密。保守貴久。每歲清明祭祖時。宜各帶所編發字號原本。到宗祠會看一徧。祭畢。仍各帶回收藏。如有鼠侵油汚磨壞字跡者。族長同族衆。即在祖宗前量加懲誡。另擇賢能子孫收管。登名於簿。以便稽查。或有不肖輩。鬻譜賣宗。或謄寫原本。瞞衆覓利。致使以贗混眞。紊亂支派者。不惟得罪族人。抑且得罪祖宗。衆共黜之。不許入祠。仍會衆呈官追譜治罪。

閨門當肅

男正位乎外。女正位乎內。聖訓也。君子正家。取法乎此。其閨門未有不嚴肅者。縱使家道貧富不齊。如鹽耕採桑。操井臼之類。勢所不免。而淸白家風自在。或有不幸寡居。則丹心鐵石。白首冰霜。如古史所載貞烈婦女。炳耀後先。相傳不朽。皆風化之助。亦以三從四德。姆訓夙嫻。養之者素也。若徇利妄娶。門閥不稱。家教無聞。又或賦性不良。凶悍妒忌。傲僻長舌。私溺子女。皆爲家之索。罪坐其夫。若本婦委果冥頑。化誨不改。夫亦無如之何者。祠中據本夫告詞。詢訪的確。當祖宗前。合衆給以除名帖。或屏之外氏之家。亦少有所警矣。要之教婦在初來。擇婦必世德。語曰。逆家子不娶。亂家子不娶。顔氏家訓曰。娶必欲不若吾家者。蓋言娶貧女有益。非謂遷就族類。娶卑陋之女以貽禍也。至於近時惡俗。人家婦女有相聚二三十人。結社講經。不分曉夜者。有跋涉數千里外。望南海。走東岱祈福者。有朔望入祠燒香者。有春節看春燈節看燈者。有縱容女婦往來搬弄是非者。閑家之道。一切嚴禁。庶無他患。

蒙養當豫

閨門之內。古人有胎教。又有能言之教。父兄又有小

學之教大學之教是以子弟易於成材今俗教子弟者何如上者教之作文取科第功名止矣功名之上道德未教也次者教之雜字柬帖以便商賈書計下者教之狀詞活套以為他日刁猾之地是雖教之實害之矣族中各父兄須知子弟之當教又須知教法之當正又須知養正之當豫七歲便入鄉塾學字學書隨其資質漸長有知識便擇端慤師友將正經書史嚴加訓迪務使變化氣質陶鎔德性他日若做秀才做官固為良士為廉吏就是為農為工為商亦不失為醇謹君子

姻里當厚

姻者族之親里者族之鄰遠則情義相關近則出門相見宇宙茫茫幸而聚集亦是良緣況童蒙時或多同館或共遊嬉比之路人迥別凡事皆當從厚通有無恤患難不論曾否相與俱以誠心和氣遇之即使彼曾待我薄我不可以薄待久之且感而化矣若恃強凌弱倚眾暴寡靠富欺貧捏故佔人田地風水侵人山林疆界放債違例過三分取息此皆薄惡凶習天道好還尤宜急戒毋自害兒孫也

職業當勤

士農工商業雖不同皆是本職勤則職業修惰則職業隳修則父母妻子仰事俯育有賴隳則資身無策不免姍笑於姻里然所謂勤者非徒盡力實要盡道如士者則須先德行次文藝切勿因讀書識字舞弄文法顛倒是非造歌謠匿名帖舉監生員不得出入公門有玷行止士宦不得以賄敗官貽辱祖宗農者不得竊田水縱牲畜作踐欺賴佃租工者不可作淫巧售敝偽器什商者不得紈袴冶遊酒色浪費亦不得越四民之外為僧道為胥隸為優戲為椎埋屠宰若賭博一事近來相習成風凡傾家蕩產招禍速獄無不由此犯者宜會族眾送官懲治不則罪坐房長

賦役當供

以下事上古今通誼賦稅力役之征皆國家法度所係若拖欠錢糧躲避差徭便是不良的百姓連累里長惱煩官府追呼問罪甚至枷號身家被虧玷辱父母又准不得事仍要賦役完官是何算計故勤業之人將一年本等差糧先要辦納明白討經手印押收票存證上不欠官錢何等自在亦良民職分所當盡者

爭訟當止

太平百姓完賦役無爭訟便是天堂世界蓋訟事有害無利要盤纏要奔走若造機關又壞心術且無論官府廉明何如到城市便被歇家撮弄到衙門便受胥皂呵叱伺候幾朝夕方得見官理直猶可理曲到底吃虧受笞杖受罪罰甚至破家忘身辱親冤冤相報害及子孫總之則為一念客氣始不可不慎經曰君子以作事謀始始能忍終無禍始之時義大矣哉即有萬不得已或關係祖宗父母兄弟妻子情事私下處不得沒奈何聞官只宜從直告訴官府審察情更易明白切莫架橋捏怪致問招回又要早知回頭不可終訟聖人於訟卦曰惕中吉終凶此是錦囊妙策須是自作張主不可聽訟師棍黨教唆財被人得禍自己當省之省之

節儉當崇

老氏三寶儉居一焉人生福分各有限制若飲食衣服日用起居一一樸嗇留有餘不盡之享以還造化

優游天年。是可以養福。奢靡敗度。儉約鮮過。不遜寧固。聖人有辨。是可以養德。多費多取。至於多取。不免奴顏婢膝。委曲徇人。自喪己志。費少取少。隨分隨足。浩然自得。是可以養氣。且以儉示後。子孫可法。有益於家。以儉率人。敝俗可挽。有益於國。世顧莫之能行。何哉。其弊在於好門面一念始。如爭訟好贏的門面。則鬻產借債。討人情鑽刺。不顧利害。吉凶禮節好富厚的門面。則賣田嫁女。厚賂聘媳。鋪張發引。開廚設供。倡優雜遝。擊鮮散帛。亂用綾紗。又加招請貴賓。宴新壻。與搬戲許愿。預修祈福。力實不支。設法應用。不知挖肉補瘡。所損日甚。此皆惡俗。可憫可悲。噫。士者民之倡。賢智者庸衆之倡。責有所屬。吾日望之。

守望當嚴

上司設立保甲。只爲地方。而百姓却乃欺瞞官府。虛應故事。以致防盜無術。束手待寇。小則竊。大則强。及至告官。得不償失。即能獲盜。牽累無時。拋棄本業。是百姓之自爲計疏也。民族雖散居。然多者千煙。少者百室。又少者數十戶。兼有鄉隣同井。相友相助。須依奉上司條約。平居互譏出入。有事遞爲應援。或合或分。隨便邀截。若約中有不遵防範。蹤跡可疑者。即時察之。若果有實事可據。即會呈送官究治。蓋思患預防。不可不慮。奢靡之鄉。尤所當慮也。

邪巫當禁

禁止師巫邪術。律有明條。蓋鬼道盛。人道衰。理之一定者。故曰國將興。聽於人。將亡。聽於神。況百姓之家乎。故一切左道惑衆諸輩。宜勿令至門。至於婦女識見庸下。更喜媚神徼福。其惑於邪巫也。尤甚於男子。且風俗日偷。僧道之外。又有齋婆。賣婆。尼姑。跳神卜婦。女相。女戲。等項。穿門入戶。人不知禁。以致哄誘費財。甚有犯姦盜者。爲害不小。各夫男須皆預防。察其動靜。杜其往來。以免後悔。此是齊家最要緊事。

四禮當行

先王制冠婚喪祭四禮。以範後人。載在性理大全及家禮儀節者。是皆國朝頒降者也。民生日用常行。此爲最切。惟禮則成父道。成子道。成夫婦之道。無禮則禽彘耳。然民俗所以不由禮者。或謂禮節煩多。未免傷財廢事。不知師其意而用其精。至易至簡。何不可行。試言其大要。冠則賓不用幣。歸俎止殽品果酒。不用牲。惟從儉。族有將冠者衆。則同日行禮。長子衆子。各從其類。贊與席。如冠者之數。祝詞不重出。加冠醮酒。祝後次第舉之。拜則同庶人。三加之禮。初用小帽。小深衣。履鞋。再用折巾。絹深衣。皂靴。三用方巾。或儒巾。服或直身。或襴衫。員領。皆從便。婚則禁同姓。禁服婦改嫁。恐犯離異之律。女未及笄。無過門。夫亡。無招贅。無招夫養夫。受聘擇門第。辨良賤。無貪下戶貨財。將女許配。作賤骨肉。玷辱宗祊。喪則惟竭力於衣衾棺槨。遵禮哀泣。棺內不得用金銀玉物。弔者止款茶。途遠待以素飯。不設酒筵。服未除。不嫁娶。不聽樂。不與宴賀。衰絰不入公門。葬必擇地。避五患。不得泥風水邀福。至有終身不葬。累世不葬。不得盜葬。不得侵祖葬。不得水葬。尤不得火化。犯律重罪。祭則聚精神。致孝享。內外一心。長幼整肅。具物惟稱家有無。不得爲非禮之禮。此皆孝子慈孫所當盡者。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字寧人。崑山人。

弘謀按。亭林先生。爲近代通儒。貫穿經史。得其領要。故所見者大。所規者遠。坐而言。起而

行日知錄一書其庶幾乎全書皆至理名言援古證今而皆一衷於道者也偶錄數則以爲世俗訓近世停喪火葬二事不仁不孝莫大於此先生之論痛快切摯讀此而不惕然起者雖謂之無人心可矣

張公藝九世同居高宗問之書忍字百餘以進其意美矣而未盡善也居家御衆當令紀綱法度截然有章乃可行之永久若使姑婦勃谿奴僕放縱而爲家長者僅含默隱忍而已此不可一朝居而況九世乎善乎浦江鄭氏對太祖之言曰臣同居無他惟不聽婦人言耳此格論也雖百世可也

生日之禮古人所無顏氏家訓曰江南風俗兒生一朞爲製新衣盥浴裝飾男則用弓矢紙筆女則刀尺鍼縷並加飲食之物及珍寶服玩置之兒前觀其發意所取以驗貪廉智愚名之爲試兒親表聚集因成宴會自茲以後二親若在每至此日常有飲食之事無教之徒雖已孤露（父亡爲孤露）其日皆爲供頓酣暢聲樂不知有所感傷梁孝元少時每載誕之辰嘗設齋講自阮脩容（元帝所生母）薨後此事亦絕是此禮起於齊梁之間逮唐宋以後無不崇飾此日開筵召客賦詩稱壽而於昔人反本樂生之意去之遠矣

停喪之事自古所無自建安離析永嘉播竄於是有不得已而停者魏晉之制祖父未葬者不聽服官而御史中丞劉隗奏諸軍敗亡失父母未知吉凶者不得仕進宴樂皆使心喪有犯君子廢小人戮（通典）生者猶然況於既歿是以齊高帝時烏程令顧昌元坐父法秀北征尸骸不反而昌元宴樂嬉遊與常人無異有司請加以清議振武將軍邱冠先爲休留茂所殺喪尸絕域不可復尋世祖特敕其子雄方敢入仕當江左偏安之日而猶申此禁豈有死非戰場棺非異域而停久不葬自同平人如今人之所爲者哉唐鄭延祚（朔方令）母卒二十九年殯僧舍垣地顏真卿劾奏之兄弟終身不齒天下聳動後周太祖敕曰古者立封樹之制定喪葬之期著在經典是爲名教洎乎世俗衰薄風化陵遲親歿而多闕送終身後而便爲無主或羈束於仕宦或拘忌於陰陽旅櫬不歸遺骸何託但以先王垂訓孝子因心非以厚葬爲賢只以稱家爲禮掃地而祭尚可以告虔負土成墳所貴乎盡力宜頒條令用警因循庶幾九原絕抱恨之魂千古無不歸之骨今後有父母祖父母亡歿未經遷葬者其主家之長不得輒求仕進所由司亦不得申舉解送宋王子韶以不葬父母貶官劉芮兄弟以不葬父母奪職後之王者以禮治人則周祖之詔魯公之劾不可不著之甲令但使未葬其親之子若孫搢紳不許入官士人不許赴舉則天下無不葬之喪矣

皇甫謐篤終論（張稷若作）曰葬之習於後也於是有久而不克葬者是徒知備物豐儀之爲厚其親而不知久而不葬之大悖於禮也先王之制喪禮始死而襲襲而斂三日而殯殯而治葬具其葬也貴賤有時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先時而葬者謂之得葬後時而葬者謂之怠葬其自襲而斂自斂而殯自殯而葬中間皆不治他事各視其力日夕拮据至葬而已以爲所以討安親體者必至乎葬而始畢也襲也斂也殯也皆以期成乎葬者也殯則不可不葬猶之襲則不可不斂斂則不可不殯相待而爲始終者也故不可以他事間也今有人親死踰日而不襲

踰旬而不斂踰月而不殯苟非狂易喪心之人必有痛乎其中者矣至於累年而不葬則相與安之何也殯者必於客位所以賓之也父母而賓之人子之所不忍也而爲之者以將葬故賓之也所以漸卽乎遠也殯而不葬是使其親退而不得反於寢進而不得卽於墓不猶之客而未得歸歸而未得至者與非人事之至難安而人子之大不忍者與

近年亦有一二知禮之士未克葬而不變服者而或且譏之曰夫飲酒食肉處內與夫交際往來一一如平人而獨不變衣冠則文存而實亡也文存而實亡近於爲名然則必并其文而去之而後爲不近名邪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嗚呼夫習之難移久矣自非大賢中人之情鮮不動於外者聖人爲之弁冕衣服佩玉以教恭衰麻以教孝介冑以教武故君子恥服其服而無其容使其未葬而不釋衰麻則其悲哀之心痛疾之意必有觸於目而常存者此子游所謂以故興物而爲孝子仁人之一助也奚爲其必去之也（今吳人喪除服則取冠衰履杖焚之服終而未葬則藏之柩旁待葬而服既葬服以謝弔客而後除且焚此亦餼羊之猶存者矣）

後於殯埋之飾而民遂至於不葬其親豐於資送之儀而民遂至於不舉其女於是有反本尚質之思而老氏之書謂禮爲忠信之薄而亂之首則亦過矣豈知召南之女迨其謂之（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而夫子之告子路曰斂首足形還葬而無槨稱其財斯之謂禮何至如鹽鐵論之云送死殫家遣女滿車齊武帝詔書之云斑白不婚露棺累葉者乎馬融有言嫁娶之禮儉則婚者以時矣喪祭之禮約則終者掩藏矣林放問禮之本孔子曰禮與其奢也寧儉其正俗之先務乎

火葬之俗盛行於江南自宋時已有之監登聞鼓院范同言今民俗有所謂火化者生則奉養之具惟恐不至死則燔爇而捐棄之國朝著令貧無葬地者許以官地安葬河東地狹人衆雖至親之喪悉皆焚棄韓琦鎮并州以官錢市田數頃給民安葬至今爲美談然則承流宣化使民不畔於禮法正守臣之職也事關風化理宜禁止仍飭守臣措置荒閒之地使貧民得以收葬從之黃震爲吳縣尉乞免再起化人亭狀曰城外有通濟寺爲焚人空亭約十間以罔利愚民悉爲所誘親死卽舉而付之烈燄餘骸不化則又舉而投之深淵斯人何辜遭此身後之大戮邪震久切痛心欲言未發乃風雷驟至獨盡徹其所謂焚人之亭而去之意者穢氣彰聞冤魂共訴皇天震怒爲絕此根備申使府蓋亦幸此亭之壞耳案吏何人敢受寺僧之囑付行下本司勒令監造震竊謂此亭爲焚人之親設也人之焚其親不孝之大者也此亭其可再也哉謹案古者小斂大斂以至殯葬皆擗踊爲遷其親之尸而動之也況可得而火之邪舉其尸而畀之火慘虐之極無復人道雖蚩尤作五虐之法商紂爲炮烙之刑皆施之於生前未至戮之於死後也王敦叛逆有司出其尸於瘞焚其衣冠斬之所焚猶衣冠耳惟蘇峻以反誅焚其骨楊元感反隋亦掘其父素冢焚其骸骨慘虐之門既開因以施之極惡之人（周禮秋官掌戮凡殺其親者焚之）然非治世法也隋爲仁壽宮役夫死道上楊素焚之上聞之不悅夫淫刑如隋文且不忍焚人則痛莫甚於焚人者矣蔣元暉瀆亂宮闈朱全忠殺而焚之一死不足以盡其罪也然殺之者

當刑焚之者非法非法之虐且不可施之誅死之罪人況可施之父母骨肉乎世之施此於父母骨肉者又往往拾其遺燼而棄之水慘益甚矣而或者乃以焚人爲佛法然聞佛之說戒火自焚也今之焚者戒火邪人火邪自焚邪其子孫邪有識者爲之痛惋久矣今通濟寺僧焚人之親以罔利傷風敗俗莫此爲甚天幸廢之何可與之欲望台慈矜生民之無知念死者之何罪備牓通濟寺風雷已壞之焚人寺不許再行起置其於哀死慎終實非小補然自宋以來此風日盛國家雖有漏澤園之設而地窄人多不能徧葬相率焚燒名曰火葬習以成俗謂宜每里給空地若干爲義冢以待貧民之葬除其租稅而更爲之嚴禁焚其親者以不孝罪之庶乎禮教再興民俗可厚也（吳俗多火葬有燒人壇余司臬時毀其壇并查繳器具就壇地爲義冢以葬無地之棺亦此意也）

貧者不以貨事人然未嘗無以自致也江上之貧女常先至而掃室布席陳平侍里中喪以先往後罷爲助古人之風吾黨所宜勉矣

陸桴亭思辨錄（先生名世儀字道威太倉人）

弘謀按桴亭先生爲學專力於格致誠正而推暨乎修齊治平思辨錄天德王道無所不貫茲所採者皆持己涉世之事人人可以理會者也言則平正而無奇理實切當而不易率而由之可以寡過矣

昔人有言天下甚事不因忙後錯了世儀道天下甚事不因怒後錯了怒則忙忙則錯氣一動時不可不卽時簡點

問吾輩克己而他人或有加無已奈何曰天下是處不可讓與別人做天下不是處何妨讓與別人做

予初學時偶有友人相托一事爲某人解紛者其人蓋嘗陰害予者也予雖漫應之而心不然既而惕然曰此豈非所謂己私者乎卽克去之後來凡遇此等事皆不須用力要知古人克己之說不過如此

昔人云見利思義見色亦當思義則邪念自息矣四十二章經數語甚好老者以爲母長者以爲姊少者如妹幼者如女敬之以禮予少時每樂誦此數語然細味之猶有解譬降伏之勞若能思義則男有室女有家自不得一毫亂動何煩解譬降伏

使君自有婦羅敷自有夫語宛而嚴可爲見色思義之勗

人能常知此身之貴常念此身之重則自能不淫於色（人於利慾場中每看得此身不貴重甘心陷溺至君父大事卻又看得此身貴重忍辱苟全皆惑也）

切莫做識得破忍不過的事

凡人語言之間多帶笑者其人必不正

人視瞻須平正上視者傲下視者弱偷視者姦邪視者淫惟聖賢則正瞻平視所謂存乎人者莫良於眸子也

人相生於天然語有之有心無相相逐心生有相無心相隨心滅知上視之非則去其傲知下視之非則去其弱知偷視之非則去其姦知邪視之非則去其淫心既平正則視瞻不期平正而自無不平正矣此之謂修身此之謂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

眼如日月須照耀萬物勿爲豐蔀所蔽

語有之五色令人目盲五色皆我之豐蔀也

讀書不能窮理亦是豐蔀

語有之一言折盡平生福此蓋指刻薄之人言也乃今之人以能言刻薄之言爲能未語先笑恬不知警

殊爲可駭此風亦始於近日未知將來作何底止後生以口舌角勝者謂之討便宜吾知其得便宜處失便宜也

予家居多蔬食偶有魚肉食之亦甚少家人每勸餐予曰此不特惜物力亦惜物命也吾儒非不欲蔬食人之一身所係甚大不得不借資於飲食權其輕重故耳豈可以吾儒不禁殺而貪饕恣食乎

范文正公每日必念自己一日所行之事與所食之食能相準否相準則欣然否則不樂終日必求補過此可爲吾人飲食之法

語云醉之酒以觀其德此言甚好人雖有德醉後則不能自持亦白璧之瑕也於此自持則無之或失矣

鑑明王先生曰功名心須是放淡予問何以能淡曰只是安箇命字予曰命字上須再加箇義字

或問君子聞譽亦以爲喜耶曰聞譽而我有其實非譽也名稱其實也此而不喜非人情但不以此自矜耳若聞譽而我無其實則慚愧不暇而何敢喜焉

晝坐當惜陰夜坐當惜燈遇言當惜口遇事當惜心閒時忙得一刻則忙時閒得一刻

凡處事須視小如大又須視大如小視小如大見小心視大如小見作用昔人所謂膽欲大而心欲小也

或謂與傾險人處甚有害曰甚有益或問故曰正使人言語動作一毫輕易不得豈惟過失可少於敬字工夫上亦甚增益

謙字詔字本大懸絕今人多把謙字看作詔字又把詔字看作謙字殊不可解有人於此道德深重學問該博此所當親近而師事者也則曰予奚爲而詔事之至於勢位所在貨財所聚又不覺談之慕之而趨之恐後也後生於此處看不分明人品安得不壞

利亦訓通通則利不通則不利以義爲利者通於人者也以利爲利者專於己者也通於人者財散則民聚專於己者財聚則民散

名利是天地間公共之物利惟公故溥名惟公故大自小人以名利爲私而名利二字始目爲羶途矣自聖人觀之必得其名必得其祿名利何嘗是羶物

利與義合則與和同文言曰利者義之和也利與義反則與害對論語曰放於利而行多怨

橫逆之來聖凡不免然而所以待橫逆之道則有間矣出乎爾反乎爾此凡庸之所以待橫逆也惡聲至必反之此俠烈之所以待橫逆也寬柔以教不報無道此君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天生德於予桓魋其如予何此孔子之所以待橫逆也吾人苟有志于學聖賢則凡待橫逆之道其於數者之間可不知所以自處乎

改過之人如天氣新晴一般自家固自灑然人見之亦分外可喜識得此理可以進德並可以成人之美

己有過不當諱朋友有過決當爲之諱諱者正所以勸其改玉成其改也故曰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彼以過失相規爲名而亟亟於成人之惡者真刻薄小人耳故子貢曰惡訐以爲直者

冬温夏凊昏定晨省是事父母小節能讀書修身學爲聖賢使其親爲聖賢之親方盡得孝之分量舜稱大孝亦只是德爲聖人一句

孝經王者合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此語最妙吾謂士庶人亦當合一家之歡心以事其父母凡婢妾僕隸亦易生釁骨肉爲孝子者須是無往不敬古人

親在叱咤之聲未嘗至於犬馬正識得此意

重遠弟不得於親甚切憂思予爲講怨慕章令細玩父母之不我愛二句謂父母之不愛其子與子之不得於父母其中必有一箇緣故但不知爲着那一件惟大孝之子能痛心疾首早夜思量必要尋出那一件來盡情改過自然能得親順親不然父母怒我責我一概夷然遇之曰我自盡其子職父母不我愛聽之而已這便是恝然恝然者終不得謂之孝

孟子於我何哉註云自責不知己有何罪妙甚人子不能得親順親只是不知尋討自己過失若識得於我何哉之意將自己不得親心處反覆搜求一毫未盡必要將來盡情改換如此久久斷無不得親順親之理（二條正見事父母與待朋友不同所謂天下無不是底父母也）

朋友是後來的兄弟兄弟是天然的朋友少同遊長同學若得一心一德之兄弟何樂如之此古人所以深貴乎兄弟之互相師友也（此人生之幸門庭之瑞不可不知不可不勉）

人所最不可解者是兄弟嫉妒彼秦越之人漫不相關尚或喜其富慕其貴惟兄弟之間一富一貧一貴一賤則頓起嫉妒彼其心以爲勢相形名相軋耳不知以鬩牆禦侮之詩觀之則貧賤之兄弟尚於我有益而況其爲富貴者乎若能以父母之心爲心則何富何貴何貧何賤總之同氣連枝也

兄弟富貴而不念貧賤者其人固不足言若自己貧賤而嫉妒兄弟之富貴則在賢者亦往往不免蓋起於先分形迹見得他人富貴不知父母同胞有何形迹一分形迹早已爲他人覷破一文不值也

以身孝父母不若以妻子孝父母以身孝父母容有不盡之時以妻子孝父母更無不到之處子曰父母其順矣乎一句煞有意味

閨門之中最難是一敬字古人動云夫婦相敬如賓又曰閨門之內肅若朝廷皆言敬也此處能敬便是真工夫真學問於齊家乎何有朱子有言閨門袵席之間一息斷絕則天命不行每念及此言令人神悚

教子工夫第一在齊家第二方在擇師若不能齊家則其子自孩提以來愛憎嚬笑必有不能一軌於正者矣雖有良師化誨亦難

古人云教孝愚謂亦當教慈慈者所以致孝之本也愚見人家儘有中才子弟却因父母不慈打入不孝一邊遇頑嚚而成底豫者古今自大舜後能有幾人

教子須是以身率先每見人家子弟父兄未嘗着意督率而規模動定性情好尚輒酷肖其父皆身教爲之也念及此豈可不知自省

教家之道第一以敬祖宗爲本敬祖宗在修祭法祭法立則家禮行家禮行則百事舉矣

今人多寶愛骨董鋪張陳設以供玩賞殊爲無謂予向惡之近日思得此種器物亦有用處蓋古者宗廟祭器必用貴重華美之物如瑚璉簠簋之類雖家國不同然古人祭器必用重物無疑今世士大夫金玉之器充滿几席而祖宗祭器則僅取充數殊非古人致孝鬼神致美黻冕之意也愚以爲士大夫家凡有家傳重器當悉以爲祭器貧者則以精潔之器爲之斷不可以濫惡之物進御鬼神也

今士大夫家每好言家法不言家禮法使人遵禮使人化法使人畏禮使人親只此是一家中王伯之辨

擇壻易擇婦難壻露頭角選擇可憑婦在深閨風聞難據也

擇壻須觀頭角。擇婦須觀庭訓。

伊川先生以塑像之故。并不取影神之說。以爲苟毫髮不似我父母。則未免爲他人矣。此言似屬太過。父母有影神。亦人子思慕音容之一助也。何害義理。而必欲去之。是使人子之幼喪其父母者。并其彷彿而不得一覩也。此予所以抱終天之恨也。

人子於父母之亡。決當依禮立主。至於影神。則隨其心力。若祖宗有賢德及爲時名臣。則斷不可不傳影神。以爲後人瞻仰之資。是亦立碑勒像之意也。

葬者。送死之大事。故古者未葬不除服。今世闕焉不講。無論庶民。卽士大夫有終身不葬者矣。今宜制爲令典。人子葬親。不拘月日。凡士大夫必葬親。然後起服。庶幾無不葬之親矣。

江君遴問風水之說。於理有之乎。曰。山水是天地骨血。其迴合會聚處。自有眞穴。所以古人建都。必擇善地。然人子葬親。又自有說。擇地次也。其要處在立心。立心欲親之體魄安。不至有水泉螻蟻之患。此天理之至情也。如是者得善地。而富貴應之。立心爲求富貴。或停柩不葬。或欺盜侵奪。此人欲之惡念也。如是者雖得善地。而富貴不應焉。譬之種植。人心則種子之善否也。風水則土地之肥磽也。種子善。雖瘠土未嘗不生。種子不善。雖極肥之土。未有種草而得荳種稗而得穀者。所以儒者重心術。不重風水。

錢蕃侯有妹未嫁。喪其翁。夫家無人。欲乘凶而娶。蕃侯家不允。而勢不可已。因與世儀及聖傳議其事。且曰。是律有明禁。但世俗習而不察。亦有善處之法乎。世儀曰。此處決不可通融。然庶民之家。儘有勢不能不娶者。亦不可無通融之法。其說有二。二兄試思之。蕃侯曰。不用鼓樂。世儀曰。得之。聖傳曰。娶後不同寢。世儀曰。得之。其一說未得。世儀曰。嫁之夕。以奔喪之禮往。交拜哭踊成禮。喪畢而就婚。禮之正也。

治家人生產。非必如今人封殖。只是條理得停當。使一家衣食無缺。如許衡治生之謂。蓋衣食所以養廉。衣食足。自不至輕易求人。輕爲非禮之事。然後可立定脚跟。向上做去。若忽視治生。不問生產。每見豪傑之士。往往以衣食不足。不矜細行。而喪其生平者多矣。可不戒哉。

切莫爲力量所不能爲之事。是亦治生一訣也。

訓俗遺規卷之二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朱栢廬勸言 先生名用純字致一江南崑山人

弘謀按勸言止四則耳而其義則該括而無遺充其量可以希聖賢否亦不失為寡過若與之相悖則不可以為人矣先生之尊人節孝先生名集璜明季以諸生殉節先生茹哀飲痛自比盧墓攀柏之義故號曰柏廬潛心聖學躬行實踐杜門授徒多所成就讀此可知其制行之篤而教人之切也

孝弟

孩提之童無不知愛其親及其長也無不知敬其兄可知孝親悌長是天性中事不是有知有不知有能有不能者也吾獨怪今人財寶本是身外之物强欲求之不得為恥孝弟是身內固有不得如何不恥又怪今人功名本如旅舍一過便去得而復失則又深恥孝弟乃是不可復失者放而不求如何不恥不必言古聖賢孝弟之行如大舜武周泰伯伯夷各造其極只如晨省昏定推梨讓棗有何難事而今人甘心不為極而至於生不能養死不能葬大不孝於父母有無不通長短相競大不友於兄弟噫是即孩提時頃刻不見父母則哭泣不止兄弟同床共席則相憐相愛之孝子悌弟也人皆望長而進德奈何反至於此且就人所易能者立一榜樣昔老萊子行年七十身着五色斑斕之衣作嬰兒戲欲親之喜司馬温公兄伯康年將八十公奉如嚴父保如嬰兒每食少頃則問曰得無饑乎天少冷則拊其背曰衣得無薄乎老而如此未老可推一事如此他事可推有子曰孝弟為仁之本烏有孝子悌弟而不修德行善者孔子曰孝弟之至通於神明光於四海烏有孝子悌弟而不為鄉鄰所稱皇天所祐者其不孝不友者反是何不勉之

勤儉

勤與儉治生之道也不勤則寡入不儉則妄費寡入而妄費則財匱財匱則苟取愚者為寡廉鮮恥之事黠者入行險僥倖之途生平行止於此而喪祖宗家聲於此而墜生理絕矣又況一家之中有妻有子不能以勤儉表率而使相趨於貪惰則自絕其生理而又絕妻子之生理矣勤之為道第一要深思遠計事宜早為物宜早辦者必須預先經理若待臨時倉忙失措鮮不耗費第二要晏眠早起侵晨而起夜分而臥則一日而復得半日之功若早眠晏起則一日僅得半日之功無論天道必酬勤而罰惰即人事贏詘亦已懸殊第三要耐煩喫苦若不耐煩喫苦一處不周密一處便有損失耗壞事須親自為者必親自為之須一日為者必一日為之人皆以身習勞苦為自戕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求生也儉之為道第一要平心忍氣一朝之忿不自度量與人口角鬬力搆訟經官事過之後不惟破家或且辱身第二要量力舉事土木之功婚嫁之事賓客酒席之費切不可好高求勝一時興會所費不支後來補苴或行稱貸償則無力逋則喪德第三要節衣縮食綺羅之美不過供人之歎羨而已若煖其軀體布素與綺羅何異肥甘之美不過口舌間片刻之適而已若自喉而下藜藿肥甘何異人皆以薄於自奉為不愛其生而不知是乃所以養生也故家子弟不勤不儉約有二病一則

紈袴成習。素所不諳。一則自負高雅。無心瑣屑。乃至遊閑放蕩。博弈酣飲。以有用之精神。而肆行無忌。以已竭之金錢。而益喜浪擲。此又不待苟取之爲害。而已自絕其生理矣。孔子曰。謹身節用。以養父母。可知孝弟之道。禮義之事。惟治生者能之。柰何不惟勤儉之爲尚也。

讀書

讀書須先論其人。次論其法。所謂法者。不但記其章句。而當求其義理。所謂人者。不但中舉人進士要讀書。做好人尤要讀書。中舉人進士之讀書。未嘗不求義理。而其重究竟只在章句。做好人之讀書。未嘗不解章句。而其重究竟只在義理。先儒謂今人不會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此教人讀書識義理之道也。要知聖賢之書。不爲後世中舉人進士而設。是教千萬世做好人。直至於大聖大賢。所以讀一句書。便要反之於身。我能如是否。做一件事。便要合之於書。古人是如何。此纔是讀書。若只浮浮泛泛。胸中記得幾句古書。出口說得幾句雅話。未足爲佳也。所以又要論所讀之書。嘗見人家几案間。擺列小說雜劇。此最自悞。并悞子弟。亟宜焚棄。人家有此等書。便爲不祥。卽詩詞歌賦。亦屬緩事。若能兼通六經。及性理綱目。大學衍義諸書。固爲上等學者。不然者。亦只是樸樸實實。將孝經小學四書本註。置在案頭。嘗自讀。教子弟讀。卽身體而力行之。難道不成就好人。難道不稱爲自好之士。究竟實能讀書。精通義理。世間舉人進士。舍此而誰。不在其身。必在其子孫。

積德

積德之事。人皆謂惟富貴。然後其力可爲。抑知富貴者。積德之報。必待富貴而後積德。則富貴何日可得。積德之事。何日可爲。惟於不富不貴之時。能力行善。此其事爲尤難。其功爲尤倍也。蓋德亦是天性中所備。無事外求。積德亦隨在可爲。不必有待。假如人見蟻子入水。飛蟲投網。便可救之。又如人見乞人哀叫。輒與之錢。或與之殘羹剩飯。此救之與之之心。不待人教之也。卽此便是德。卽此日漸做去。便是積。今人於錢財田產。卽去經營日積。而於自己所完備之德。不思積之。又大敗之。不可解也。今亦須論積之之序。首從親戚始。宗族鄰里中。有貧乏孤苦者。量力周給。嘗見人廣行施與。而不肯以一絲一粟。援手窮親。亦倒行而逆施矣。次及於交與。與凡窮阨之人。朋友有通財之義。固不必言。其窮阨之人。雖與我素無往來。要知本吾一體。生則賑給。死則埋骨。惟力是視。以全我惻隱之心。次及於物類。今人多好放生。究竟末務。有不須費財者。如任奔走。効口舌。解人厄急。人病周旋。人患難。不過勞己之力。更何容吝。又有不費財并不勞力者。如隱人之過。成人之善。又如啓蟄不殺。方長不折。步步是德。步步可積。但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不積矣。不存一積德之心。則無往而爲德矣。要知吾輩今日。不富不貴。無力無財。可以行大善事。積大陰德。正賴此惻隱之心。就日用常行之中。所見所聞之事。日積月累。成就一箇好人。不求知於世。亦不責報於天。若又不爲。是真當面錯過也。不富不貴時不肯爲。吾又未知卽富卽貴之果肯爲否也。

張楊園訓子語（先生名履祥。號考甫。浙江桐鄉人。）

弘謀按人期望其子。莫不在榮名厚祿。至於

立身行己，則以爲迂，似可不必學者也。豈知立身行己，不可無學。此而不學，雖倖邀榮名厚祿，而處非其據，適足取辱耳。先生以躬行所得爲訓子之語，事不越於日用倫常，理惟主於忠信篤敬，實爲立身行己之極則。所宜家置一編者也。以限於卷帙，所錄止十之三。讀而有得，更當考全書而悉之。

易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又曰：善不積，不足以成名。惡不積，不足以滅身。人之爲善，修其孝弟忠信，只是理所當爲。其不爲不善，亦由此心之良，不敢自喪，非欲徼福慶於天也。然論其常理，吉凶禍福，恆亦由之。積之之勢，不可不畏也。父子兄弟，心術念慮之微，夫妻子母，幽室牆陰之際，勿謂不足動天地感鬼神也。天地鬼神，不在乎他，在吾身心而已。

書曰：惟民生厚，因物有遷。槪觀世運，厚則治，薄則亂。其在於家，祖宗以厚德啓其後，昆則寖昌寖熾，子孫削薄其德，喪敗隨及。古今不易之道也。土薄則易崩，器薄則易壞，酒醴厚則能久藏，布帛厚則堪久服。存心厚薄，固壽殀禍福之分也。雖然，有本有末，厚於本，靡有不厚。本之薄，靡有不薄。不親其親，不長其長，而謂於他人厚者，未之有也。中庸言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厚與否，要當察於用心之際。

凡做人須有寬和之氣。處家不論貧富，亦須有寬和之氣。此是陽春景象，百物由以生長。若一向刻急煩細，（與整齊嚴肅不同）雖所執未爲不是，不免秋殺氣象，百物隨以凋殞。感召之理有然，天道人事，常相依也。

做人最忌是陰惡。處心尚陰刻，作事多陰謀，未有不殃及子孫者。語云：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先人有言，存心常畏天知，吾於斯言夙夜念之。

子孫只守農士家風，求爲可繼，惟此而已。切不可流入倡優下賤，及市井罡棍衙役里胥一路。

士爲四民之首，從師受學，便有上達之路，非謂富貴也。所以人自愛其身，惟有讀書。愛其子弟，惟有教之讀書。人徒見近代遊庠序者，至於饑寒，衣冠之子，多有敗行，遂以歸咎讀書，不知末世之習，攻浮文以資進取，未嘗知讀聖賢之書，是以失意斯濫，得志斯淫。爲里俗所羞稱，爾安可因噎而廢食乎。試思子孫既不讀書，則不知義理，一傳再傳，蚩蚩蠢蠢，有親不知事，有身不知脩，有子不知教。愚者安於固陋，慧者習爲黠詐，循是以往，雖違禽獸不遠，弗恥也。然則詩書之業，可不竭力世守哉。（可以警世之薄讀書爲無用者。更可以警不知讀書爲何事者。）

子弟七八歲，無論敏鈍，俱宜就塾讀書，使粗知義理。至十五六，然後觀其質之所近，與其志尚，爲農爲士，始分其業。則自幼不習遊閒，入於非慝，易以爲善。雖肄詩書，不可不令知稼穡之事。雖秉耒耜，不可不令知詩書之義。

近世以耕爲恥，只緣制科文藝取士，故競趨浮末，恥非所恥耳。若漢世孝悌力田爲科，人卽以爲榮矣。實論之，耕則無遊惰之患，無饑寒之憂，無外慕失足之虞，無驕侈黠詐之習。思無越畔，土物愛，厥心臧，保世承家之本也。但因而廢學，一任蚩頑，則不可耳。

人有此生，當思不虛此生之意。在門內，勉任門內之事。在宗族，勉任宗族之事。不可輒起較量推卸之私心。充較量一念，勢必一錢尺帛，兄弟叔姪不相通。充

推卹之心。必至父母養生送死有不顧。門內如此。況宗族乎。卽父母不若無此子。卽祖宗不若少此子孫。又況其餘。安有一步推得去。

人不可孤立。孤立則危。天子之尊。至於一夫而止。況其下乎。一家之親而外。在宗族當不失宗族之心。在親戚當不失親戚之心。以至鄉黨朋友。亦如之。朝廷邦國亦如之。欲得其心非他。忠信以存心。敬慎以行己。平恕以接物而已。人情不遠。一人可處。則人人可處。獨病在吾有所不盡耳。是以君子不求人。求己。不責人。責己。（身處富貴。尤宜鑒此。不可視爲人有求於己。而己無求於人也。）

處人倫事物之間。有順有逆。卽不能無德怨。自處之道。有樹德。無樹怨。固然也。人情則不可知。處之之道。我有德於人。無大小。不可不忘。人有德於我。雖小不可忘也。若夫怨出於己。當反己而與人平之。其自人施於我。則當權其輕重大小。輕且小者可忘。忘之。重而大者。報之爲直。不能報爲恥。要之作事當慎。謀其始。德不可輕受於人。怨須有預遠之道。施德當體上天栽者培之之心。處人則念怨不在大。期於傷心之義。小如陵侮侵奪等類。大則義關倫紀者也。

男子服用。固宜儉素。婦人尤戒華侈。婦人祗宜勤紡織。供饋食。簪珥衣裳。簡質而已。若金珠綺繡。求其所無。慢藏誨盜。冶容誨淫。一事兩害。莫過於此。況婦德無極。閑家之道。當以爲先。稚子侈心。益當豫戒。

凡人用度不足。率因心侈。心侈則非分以入。旋非分以出。貧固不足。富亦不足。若計口以給衣食。量入以準日用。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富貴不忘艱難。所需自有分限。不俟求多也。若能膳養之餘。節省繁冗。用廣祭產。置贍族公田。非惟可以上慰祖宗之心。卽下及子孫。可以永久不替。理甚易明。世之亟於自私。緩於公義。侈於奉己。嗇於親親者。吾每見其立覆矣。

父子兄弟夫婦。人倫之大。一家之中。惟此三親而已。不可稍有乖張。父子尤其本也。一處乖張。卽處處乖張。安有缺於此而全於彼者。自古人倫之變。禍敗所貽。常及數世。天道然也。

一族之人。有賢有不肖。在賢者當體祖宗均愛之心。曲加保護。不使一人失所。毋論富貴貧賤。無不如之。孟子所謂親愛之而已矣。若專己自私。不相顧恤。有傷一體之誼。是爲得罪祖宗。不孝孰大焉。葛藟猶能庇其本根。可以人而不如草木乎。或疑貧賤易至失所。富貴何待保護。不知富貴之失所。蓋有甚於貧賤者。教其不知而正其過失。所以安全之也。自好者每因族人富貴。卽與之疎。其富貴者。亦不知其可憂。疎遠族人。以蹈危亡。故及此。

宗族親戚之人。或賢或否。此由天定。無可取捨。賢者自當愛而敬之。否者無失其親而已。至於師友。一入家門。子弟志尚因之以變。術業因之以成。賢則數世賴之。否亦害匪朝夕。不可謂非家之所由存亡也。擇之又擇。慎之又慎。夫豈不宜而可隨人上下乎。

人無論貴賤。總不可不知人。知人則能親賢遠不肖。而身安家可保。不知人則賢否倒置。親疎乖反。而身危家敗。不易之理也。然知人實難。親之疎之。亦殊不易。賢者易疎而難親。不肖者易親而難疎。賢者宜親。驟親或反見疑。不肖者宜疎。因疎或至取怨。所以辨之宜早。略舉其要約數端。賢者必剛直。不肖者必柔佞。賢者必平正。不肖者必偏僻。賢者必虛公。不肖必私繫。賢者必謙恭。不肖必驕慢。賢者必謹慎。不肖必

恣肆賢者必讓不肖必爭賢者必開誠不肖必險詐賢者必特立不肖必附和賢者必持重不肖必輕捷賢者必樂底一肖必喜敗賢者必韜晦不肖必表暴賢者必寬厚慈良不肖必苛刻殘忍賢者嗜慾必淡不肖勢利必熱賢者持身必嚴不肖律人必甚賢者必從容有常不肖必急猝更變賢者必見其遠大不肖必見其近小賢者必厚其所親不肖必薄其所親賢者必行浮於言不肖必言過其實賢者必後己先人不肖必先己後人賢者必見善如不及樂道人善不肖必妒賢嫉能好稱人惡賢者必不虐無告不畏强禦不肖必柔則茹之剛則吐之若此等類正如白黑冰炭昭然不同總不外公私義利而已

古者易子而教後世負笈從師要無不教其子者天子之子特重師傅之選爲國家根本在是也下自公卿大夫以逮士庶顯晦貧富不同其爲身家根本一而已雖有美質不教胡成即使至愚父母之心安可不盡中等之人得教則從而上失教則流而下子孫賢子以及子孫以及孫子孫弗肖傾覆立見可畏已近日師道不立爲子孫計者孰知尊師崇傳之道甚之生子不復延師盡思爲人父母將以田宅金錢遺子之爲愛其子乎抑以德義遺子爲愛其子乎司馬温公謂積陰德於冥冥之中亦必求賢師教之於昭昭之際古稱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世人但知不可生而無父豈知尤不可生而無師乎

大凡人之心多只向好成不邊希望至於老死不已貧想富賤想貴勞想逸苦想樂轉轉憧憧無所紀極且思天下豈有人人富貴逸樂之理亦豈有在我盡受富貴逸樂在人盡受貧賤勞苦之理妄想如此是以分內全不思省宜其禍患猝乘不意也天地間人各有分內當修之業當修而不修缺失不知幾何念及分內所缺所失自不得不憂不得不懼知憂知懼尚何敢肆意恣行以取禍敗

人生飲食衣裳以及冠婚喪祭餽問慶弔俱不能無資於貨財然其源不可不清其流不可不治源則問其所由來義乎流則問其所自往稱乎抑過與不及乎果其取之天地成之筋力如君子之勞心祿入是也小人之勞力稼穡桑麻畜牧是也下此則百工執藝之類又下則商賈負擔之類皆義外是非義也果其量入爲出權輕重審緩急先後宜豐不儉宜寡不多斯爲稱否則非當用而不用即不當用而用矣世人不治其流求其源清固不可得其源不清欲其流治亦不可得也君子贏得爲義不言利而利存小人贏得爲利利未得而害伏愚哉如此用財純是至理何必諱言財貨

親友慶弔稱情量力以誠爲主世俗浮奢非禮之禮不足循也稱情者親親則有殺尊賢則有等厚其所宜薄薄其所宜厚逆情倒施也量力則稱家之有無富而慳財非禮也貧而求備亦非禮也

有子不教不獨在己薄其後嗣兼使他人之女配非其人終身受苦有女失教不特自貽他日之憂亦使他人之子娶非其偶累及家門詩云恩斯勤斯育子之閔斯凡爲父母莫不如是故劬勞也胥之與婦夫非盡人之子與坐令失所夫何忍

兄弟手足之義人人所聞其實未嘗深體力求盡思手足一體持必均持行必均行適必皆適痛必皆痛偏廢必弗寧駢枝必兩礙是以爲分形連氣也方其幼時無不相好及其長也漸至乖離古人謂孝衰於

妻子。孝衰。悌因以俱衰。人能長保㓜時之心。勿令外人得以傷吾肢體。庶可永好矣。世人嘗言。一人不能獨好。意將歸惡兄弟也。卽此一言。不好情形盡見。果然一人獨好。同父母之人。豈有不好之理乎。

古者父母在不有私財。蓋私財有無。所繫孝弟之道不小。無則不欺於親。不欺於兄弟。大段已是和順。若是好貨財。私妻子。便將不順父母。而況兄弟。不孝每從此始。近世人子。多有父母在而蓄私財。及父母在而結私債。均是不肖所爲。甚或父母以偏私之心。陰厚以財。與不恤其苦。啓其手足之釁。爲害尤大。

骨肉搆難。同室操戈。天必兩棄。從無獨全之理。蓋天之生物。使之一本。未有根本既傷。而枝葉如故者。其有或全。必其弱弗克競。而深受侮虐者也。

女子既嫁。若是夫家貧乏。父母兄弟。當量力周卹。不可坐視。其有賢行。當令女子媳婦敬事之。其或不幸夫死無依。歸養於家可也。俗於親戚富盛則加親。衰落遂疏遠。斯風最薄。所宜切戒。

古者男子三十而娶。女子二十而嫁。其婚姻之訂。多在臨時。近世嫁娶已早。不能不通變從時。男女訂婚。大約十歲上下。便須留意。不得過遲。過遲則難選擇。選擇當始自舊親。以及通家故舊。與里中名德古舊之門。切不可有所貪慕攀附非偶。

人於兄弟叔姪。以及婚姻親黨之間。猶以私意行之。陰謀詭計。求利於己。罔卹彝倫。得禍最速。視之他人爲尤酷。蓋人之不仁。至是益甚也。世人只利害人我之私。牢不可破。所以更無挽救。抑思利人者人恆利之。害人者人恆害之。他人尚爾。況所親乎。

鰥寡孤獨廢疾之人。窮而無告。他人遇此。猶將惻然矜卹。況在族人。而可漠不相關。若不幸有之。自應加意。損衣衣之。損食食之。衣食不足。曲爲之所。凡有可爲。勿惜餘力。均爲祖宗遺體。苦樂何忍絕異。養其肩背。而斷其一指。能無痛乎。

御僕人之道。嚴其名分。而寬其衣食。警其惰游。而卹其勞苦。要以孝弟忠信爲先。

貧家役使之人。第一是勤。貴家役使之人。第一是謹。要之不欺爲本。有才智者。害多利少。且於義未當也。總不宜多畜。及輕於進退。

男子婦人。不可與僧尼往還。敗壞家風。宗支雖有貧賤。不可令其子女。有爲僧尼者。寡婦與尼往還。及佞佛燒香。卽不如更嫁。令子女爲僧尼。不如爲人傭作。

立祠堂以合族屬。置公田以贍同宗。敦本厚俗。必以是爲先。心存孝悌者。力之所及。自當勉焉。吾貧且賤。空言似爲可恥。此心則何日可忘乎。

墳墓不宜侈大。宜倣族葬法。父子祖孫。生同居。死同域。子孫祭埽。畢萃於斯。仁義之道也。深埋實築。不易之義也。惟夫地狹不足容棺。則更闢他所。然不可惑葬師邪說。以違前訓。自蹈不孝。

書籍惟六經諸史。先儒理學。以及歷代奏議。有關修己治人之書。不可不珍重護惜。下此。則醫藥卜筮種植之書。皆爲有用。其諸子百家。近代文集。雖無可也。至於異端邪說。淫辭歌曲之類。害人心術。傷敗風俗。嚴距痛絕。猶恐不及。而況可貯之門內乎。 凡書籍。自己所有。不可散失。若他人簡冊。據爲己有。與穿窬何異。戒之戒之。

處貧賤之日。不可輕於累人。累人則失義。處富貴之

日則當以及人爲念不然則害仁

人之享用必視乎德富貴福澤厚吾之生惟大德爲克勝之德薄則弗克勝禍至無日矣貧賤憂戚玉汝於成惟脩德可以逭災恐懼可以致福通計天下之人苦多於樂人之一生亦當使苦多於樂只看菓實未來甘者先必苦澀酸辛是以始於苦者常卒乎甘未有終始皆甘者人當困戹之日不可怨天尤人當思動心忍性生於憂患之意若遇適意不可志驕氣滿當懷慄慄危懼將墜深淵之心

處貧困惟有勤勞刻苦以營本業布衣蔬食終歲所需無幾何憂弗給喪祭大事稱財而行於心爲安於義爲得當以窮乃益堅自勵自勉勿萌妄想勿作妄求妄想壞心術妄求喪廉恥貧窮命也奚足爲憂所憂者不克自立辱其身以及其親耳

人於貧窮患難之日在族黨固有救卹之義在己越當奮厲忍苦支撑不可因而失足及怨尤於人此際站立得住便有來復之機每見人當困戹輒以鹿死不擇音爲解不當爲者不惜爲之它日悔恥無及甚使子孫受害至於怨尤非徒無益益取困窮耳

人當富足若於屋舍求其高大器物求其精巧飲食求其珍異衣服求其鮮華身沒之後卽不免饑寒失所更有不足沒身者蓋奢侈固難貽後盈虛消息又天道之常果其力之有餘便當推以予人晏平仲一狐裘三十年三黨之親無不被其祿者齊國之士待以舉火者尤衆儉以奉身而厚以及物此意可師也薛文清云惠雖不能周乎人而心當常存於厚則又不問貧富皆宜以是爲心者矣或曰常存有餘以備不虞不可與曰存有餘以備不虞謂宜撙節不使空匱耳非謂多藏也且不虞何可勝備也不虞之事未必不生於多藏吾見慳鄙之夫每喪其有至於失所者矣未見好行其德之人而一旦失所者也

呂東萊先生曰大凡人資質各有利鈍規模各有大小此難以一律齊要須常不失故家氣味所向者正（凡聖賢前輩學問操履我力雖未能爲而心向慕之是謂所向者正若隨俗輕笑以爲世法不須如此不當如此則所向者不正矣）所存者實（如己雖未免有過而不敢文飾遮藏又如處親戚朋友間不敢不情之類）用信其所當信（謂以聖賢語言前輩教戒爲必可信而以世俗苟且便私之論爲不可信）恥其所當恥（謂以學問操履不如前輩爲恥而不以官職不如人服飾資用不如人巧詐小數不如人爲恥）持身謙遜而不敢虛驕遇事審細而不敢容易如此則雖所到或遠或近要是君子路上人也子孫苟能佩服此訓君子路上人多培植得幾輩家世安得不綿長正蒙云子孫賢族將大未有子孫不賢家族不至傾覆者

子孫以忠信謹慎爲先切戒猥薄不可顧目前之利而忘他日之害不可因一時之勢而貽數世之憂

高忠憲公有言子弟能知稼穡之艱難詩書之滋味名節之隄防可謂賢子弟矣歸安沈司空誡子孫曰故家之子切戒者三曰臭曰滑曰硬時俗憎惡呼爲糞浸石卵子孫類此寧不痛心予謂忠憲舉賢者以爲勸司空指不肖以爲戒語雖不同其指一也欲免司空所戒當佩服忠憲之言知詩書滋味乃免於臭知稼穡艱難乃免於硬知名節隄防乃免於滑

子弟童穉之年父母師長嚴者異日多賢寬者多至不肖其嚴者豈必事事皆當寬者豈必事事皆非然賢不肖之分恆於此嚴則督責笞撻之下有以柔服其血氣收束其身心諸凡舉動知所顧忌而不敢肆寬則姑息放縱恣情百端過惡皆從此生也觀此則

家長執家法以御羣衆。嚴君之職。不可一日虛矣。

士農工商無一業。酒色財氣有一好。士家喪身有餘矣。其原皆始於游閑成於比匪。

世人惡聞士命之詈。不知聲色嗜欲。一有沉溺。即以其身行殆。若行險僥倖。決性命之情。以饕富貴。其爲士命。不亦甚乎。

先世存心極厚。子孫不能及。可懼也。予逮事王考。見王考所存無非成人美。不成人惡之心。每見親黨中作一善事。（如孝弟忠信及睦鄰解阨之類）輒歎曰。美事宜助成之。聞一不善事。咨嗟不已。蹙然曰。勸其不做便好。當時長老與往還者多有之。此風今不可得見矣。

忠信篤敬。是一生做人根本。若子弟在家庭不敬信父兄。在學堂不敬信師友。欺詐傲慢。習以性成。望其讀書明義理。向後長進。難矣。

唐灝儒葬親社約（先生名達。浙江德清人。高隱不仕。）

不孝之罪。莫大乎不葬其親。而以貧自解。加以陰陽拘忌。既俟地。又俟年月之利。又俟有餘貲。此三俟者。遷延歲月。而不可齊也。勢愈重而罪愈深。今集同社數十人。爲勸勵之法。以七年爲度。期於皆葬。謹陳數則如左。

弘謀按。停喪不葬之非禮。亭林先生已極論之矣。今世士大夫。亦不能不以爲非。顧停棺淺厝。所在皆是。暴露經年。恬不爲怪。推求其故。則曰爲擇地也。爲無力也。夫忍親棺之暴露。以求子孫之福蔭。擇地之非。已雜見於他編。惟無力則誠難以爲說耳。唐子以葬親爲社約。醵金相助。衆擎易舉。雖極貧寒。得此亦可以舉棺矣。而又有不葬之罰。相規相勸。無不以葬親爲事。使不葬者。無以自容。庶幾同社中可無不葬親之人矣。其經營之善。用意之厚。不誠可以勸孝而勵俗耶。楊園增補之條。尤爲精密。行呂氏鄉約者。亟當增入此約。以爲救時之切務也。

一凡欲葬其親。願入社者。各書姓氏。滿三十二人則止。每人詳刻同社姓氏。粘諸壁間。遇有葬者。則註其下曰。某年月日。其親已葬。以觀感而愧焉。

一凡有舉葬者。同社各出代奠三星。（有力者或再從厚）一以爲敬。一以爲助。或至墓。或至家。一拜而退。主人惟各登拜以爲謝。無纖毫酒食之費。

一同社者衆。不能遍告促金。各隨其親朋遠近。分爲東西南北四宗。每宗八人。自敍長幼。輪年挨次。一爲首。一爲佐。凡所宗內有葬日。則以語於各宗之首佐。各聚其所宗之金而函之。上書奠儀。註曰某宗。下書同社某某仝拜。主人無答簡。宗者不失可宗之義。仁孝相勉。異姓猶同姓也。

一每宗首佐躬拜。其餘可至可不至。或首佐有事。亦可挨代。如志同而地隔。度後往返不便者。不必共社。倣例別成可也。

一所費甚薄。而貧者猶以爲艱。然有爲浮名社刻而費者矣。有呼盧酣宴而費者矣。即不然。譬有至戚吉凶大事。不得已而多此一費者。又譬有泛交套儀而其人偶受之者。今費而必酬。則是葬親之外府也。譬諸今日僅費三星。而親之一指。已先受葬。雖甚貧窶。可不竭力圖之乎。至於葬而受金。不權子母者。先葬者孝。是以輕財爲義也。較諸稱貸舉會者。利己多。豈有不酬之理。凡有葬。知期前三日。金不至者。宗首罰

之宗首犯者旁宗首罰之凡罰於本金外加二星
一親未入土禮宜疏布持齋而大拂人情則相從者少今樂齋戒者短長任意惟每月朔望及親忌日及祀祖之日俱不得華服茹葷此僅餼羊之遺意而尚不能者不必入社既入而犯者亦如罰例此所罰註月日封押存宗首處俟偶有葬者併入函贈之受者於原罰人之葬日答其半
一七年之間皆可徐措地可徐擇日可徐涓念釋在玆庶能勉强蓋二年而力不足又以三年遲之又久將復何需不得已而又一年再不葬者從前之費無所復酬所以爲大罰也無已則於八年之葬者衆答其半以存餘厚過此復何尤乎
一人數既定約於某日共至公所聚會信誓以期必遂期滿而親俱葬復聚會告成任意豐歉醵飲以相慶

楊園先生跋

養生送死子職所共當禮稱財人心攸盡是以我獨不卒雅著蓼莪之哀凡民有喪風垂匍匐之訓義苟隆於報本情自切於感興餘溪唐子以錫類之至仁舉葬埋之正誼期於七載統厥四宗勸勵資乎友朋念釋斷乎己志不封不樹食息豈忘泚然既降既濡俯仰能無汍若要使苦苴靡息日月有時人無不葬之親親無久塵之櫬傷哉貧也文不備寧戚有餘安則爲之遺其先遑恤其後式玆里俗咸與孝誠斯云厚德之旌旄彝倫之鵠的者矣

附補例二條

一原約同會始終兩會而已竊恐日月寖久相見太疎不免怠忘之患宜於每歲之首特加一會其已葬者於會期申再拜稽顙之禮以致謝既省登拜之煩亦使未葬者有所觀感而於一歲之中矢心積力以期必葬則是歲舉事者必衆矣其會以已葬者司其事而不任費
一同會之人不踰桑梓非其親黨則通家隣舊也聚會之人不妨率其子弟以至世好既敦亦明禮讓其有佻達不敬父兄游浪不務本業者同會教戒之
一藍田呂氏鄉約敦本厚俗莫此爲甚今日之集特從流俗之極敝人心之最溺者先爲之導宜於會日講明其義使相輔而行庶乎仁義之風久而寖盛異時即不立社可也

王中書勸孝歌

弘謀按經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欲報之德昊天罔極千古言孝莫切於此此歌則就此意而反覆以明之自懷母腹以至於成人由親愛以至於不親不愛指點親切曲盡形容讀此歌一遍而猶不知親恩之重者必非人也至八反歌則將待子待親一一比照尤見不孝之罪上通於天矣凡人上有父母下有子女以言其分則父母尊而子卑也父母乃生我之人而子則爲我所生者也且奉父母之日短而養子之日長也比而同之尚且不可況事事相反如歌所云者耶噫天性骨肉之地而倒行逆施至此何其習而不察耶吾願每日與之讀八反之歌也

孝爲百行首　詩書不勝錄　富貴與貧賤　俱可追芳躅
若不盡孝道　何以分人畜　我今述俚言　爲汝效忠告

百骸未成人，十月懷母腹，渴飲母之血，饑食母之肉。
兒身將欲生，母身如在獄，惟恐生產時，身爲鬼眷屬。
一日見兒面，母命喜再續，一種誠求心，日夜勤撫鞠。
母臥濕簟席，兒眠乾裀褥，兒睡正安穩，母不敢伸縮。
兒穢不嫌臭，兒病甘身贖，橫簪與倒冠，不暇思沐浴。
兒若能步履，舉步慮顛覆，兒若能飲食，省口恣所欲。
乳哺經三年，汗血耗千斛，劬勞辛苦盡，兒至十五六。
性氣漸剛强，行止難拘束，衣食父經營，禮義父教育。
耑望子成人，延師課誦讀，慧敏恐疲勞，愚怠憂碌碌。
有過常掩護，有善先表暴，子出未歸來，倚門繼以燭。
兒行十里程，親心千里逐，兒長欲成婚，爲訪閨中淑。
媒妁費金錢，釵釧捐布粟，一日媳入門，孝思遂衰薄。
父母面如土，妻子顏如玉，親責反睜眸，妻詈不爲辱。
母披舊衫裙，妻着新羅縠，父母或鰥寡，爲兒守孤獨。
父慮後母虐，鸞膠不再續，母慮孤兒苦，孀幃忍寂寞。
身長不知恩，糕餌先兒屬，健不視哽噎，病不知伸縮。
衣裳或單寒，衾裯失温燠，風燭忽垂危，兄弟分財穀。
不思創業艱，惟道遺貲薄，忘却本與源，不念風與木。
蒸嘗亦虛文，宅兆何時卜，人不孝其親，不如禽與畜。
慈烏尚反哺，羔羊猶跪足，人不孝其親，不如草與木。
孝竹體寒暑，慈枝顧本末，勸爾爲人子，孝經須勤讀。
王祥臥寒冰，孟宗哭枯竹，蔡順拾桑椹，賊爲奉母粟。
楊香搤父危，虎不敢肆毒，伯俞常泣杖，平仲身自鬻。
江革甘行傭，丁蘭悲刻木，如何今世人，不效古風俗。
何不思此身，形體誰養育，何不思此身，德性誰式穀。
何不思此身，家業誰給足，父母即天地，罔極難報復。
親恩說不盡，略舉粗與俗，聞歌憬然悟，省得悲莪蓼。
勿以不孝首，枉戴人間屋，勿以不孝身，枉着人間服。
勿以不孝口，枉食人間穀，天地雖廣大，難容忤逆族。
及蚤悔前非，莫待天誅戮，萬善孝爲先，信奉添福祿。

附八反歌 出丹桂籍未詳姓氏

幼兒或詈我，我心覺喜歡，父母嗔怒我，我心反不甘。
一喜歡，一不甘，待兒待父何心懸，勸君今日逢親怒，
也將親作幼兒看。
兒曹出千言，君聽常不厭，父母一開口，便道閑多管。
非閑管，親掛牽，皓首白頭多諳練，勸君敬奉老人言，
莫教乳口爭長短。
幼兒尿糞穢，君心無厭忌，老親涕唾零，反有憎嫌意。
六尺軀，來何處，父精母血成汝體，勸君敬待老來人，
壯時爲爾筋骨敝。
看君晨入市，買餅又買糕，少聞供父母，多說哄兒曹。
親未饍，兒先飽，子心不比親心好，勸君多出糕餅錢，
供養白頭光陰少。
市間賣藥肆，惟有肥兒丸，未有壯親者，何故兩般看。
兒亦病，親亦病，醫兒不比醫親症，割股還是親之肉，
勸君亟保雙親命。
富貴養親易，親常有未安，貧賤養兒難，兒不受饑寒。
一條心，兩條路，爲兒終不如爲父，勸君養親如養兒，
凡事莫推家不富。
養親止二人，常與兄弟爭，養兒雖十餘，君皆獨自任。
兒飽暖，親常問，父母饑寒不在心，勸君養親須竭力，
當初衣食被吾侵。
親有十分慈，君不念其恩，兒有一分孝，君就揚其名。
待親暗，待兒明，誰識高堂養子心，勸君漫信兒曹孝，
兒曹樣子在君身。

魏環溪庸言 公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仕至刑部尚書。謚敏果。

弘謀按魏環溪先生正色立朝百僚嚴憚讀其奏疏剴切真摯無所忌諱至今猶有餘慕焉所採庸言諸則剛方正直之概可以想見而敦本尚實密於自修恕於責人言之直截痛快其警世也深矣

人心一念之邪而鬼在其中焉因而欺侮之播弄之晝見於形像夜見於夢魂必釀其禍而後已故邪心即是鬼鬼與鬼相應又何怪乎人心一念之正而神在其中焉因而監察之呵護之上至於父母下至於子孫必致其福而後已故正心即是神神與神相親又何疑乎

程子曰擇地有五患不可不謹須使他日不爲道路不爲城郭不爲溝池不爲貴勢所奪不爲耕牛所及此擇地之實理非風水形勢之言也至於陽宅亦有五患愚亦竊取程子之意以補之曰不近寺廟不近城垣不近卑濕不近屠沽之所不近奢淫之家即吉宅也若以禍福論之只在修德與不修德者各有所驗今人不修德而求地將謂山川有靈其許之乎

人之存心忠厚者必立言忠厚立言忠厚者必作事忠厚身必享忠厚之福子孫必食忠厚之報

爲人作墓誌銘甚難不塡事蹟則求者不甘多塡事蹟則見者不信甚至事蹟無可稱述不得已而轉抄彙語及衆家刻本以應之辟如傳神寫照向死人面上脫稿已不克肖況寫路人形貌乎願世人生前行些好事做個好人勿令作墓誌銘者執筆躊躇代爲遮蓋也

士大夫書札中云啓云奏云九頓首及壽杯內鐫千秋等字者意義尊隆用之於朋友兄弟之間失體矣習而不察戒之（推尊讚頌惟恐不至不但失體亦且昧心）

子爲父母慶生辰膝下稱觴情也禮也至於我之生日乃母難之日也若受親戚隣里門徒故交之祝開筵扮戲饒遺殺生於心安忍然斟酌情禮凡我之生日當齋心以報親令我之子孫次日稱觴以盡孝庶幾兩全矣（老年慶壽事不能廢如此猶爲近理若少年慶壽決無此理）

喪不祭而請僧設醮至謂超度地獄安知親必在地獄中乎此惡俗也有志維風者勿忽焉

敗家子有二種淫蕩賭博驕奢縱佚花費祖父之貲產者敗其家門也此則愚頑不讀書之人爲之妨賢病國罔上行私貪賂肥家害人利己辱沒祖父之名節者敗其家世也此則聰慧能讀書之人爲之不可不辨（敗家門者止於一家敗家世必貽害於天下人顧不以此爲戒且惟恐其不能爲此愚妄甚矣）

市上肥甘之物一二家不可買盡須留些與衆家一嘗纔有滋味富貴功名等物皆然愚同年友王近微讀而嘆曰予先子題小亭一聯有但寬一步常無失每積三分定有餘亦此意也

姻親有寡婦守節者固當頻頻周問尤當加以敬謹有時親往則坐於中堂或奴僕往則令立於中門外語畢即出凡周恤止宜布粟而已

昔人云願識盡世間好人讀盡世間好書看盡世間好山水余曰識好人先自貧賤愚拙始讀好書先自學庸論孟始看好山水先自祠墓田廬始

昔人云每閒坐想古人無一在者何念不灰余曰還想古人至今尚在處何念不憤

幼而讀書以至於長且老聞孔孟之教久矣及其死也兒孫用浮屠追薦之令地下之魂屏諸孔孟宮牆之外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隨俗迷謬一至於此幸

而浮居。幻事也。若其果真。則不孝之罪。安可贖哉。風水吾不敢知。知其理而已。祖父已死之骨。安厝未妥。子孫既不興隆。況祖父在生之身。奉養未周。子孫豈無災禍。欲於葬後享福利。須要生前致歡心。此吾所謂風水之理也。

七月二十八日。劉彔講子食於有喪者之側一節畢。問之曰。聖人此言。凡講書者。童而習之矣。今人到喪家。飲酒談笑。飽而且醉。何也。彔曰。今人口耳之學。有其名。無其實也。兒學誠在側。因問之。對曰。聖人有哀死之心。今人無哀死之心耳。又問曹鼎。對曰。古有聖人教化。人尚知禮。今無聖人教化。故不知禮。又問張其理。對曰。人不痛他自己父母。故亦不痛人家父母。四子皆甫成童者。言俱近似。故存之。

世人都看戲場。何曾看得一個好人。好在何處。我當學他。看得一個不好人。不好在何處。我不當學他。更可憐者。終日笑花臉。自己常花臉而不一回顧也。可奈何。（人人看戲。肯把自己對照。則一場之戲。可發許多警省。）

開口先講太極。便不是實學。只講五倫。便好。

人有善則伐。得善則失。不善則雖知而復行。惟顏子無伐也。弗失也。未嘗復行也。吾師乎。

聞譽慮其或無。聞毀慮其或有。是為己之學。

讀書不達世務。真是腐儒。讀書不體聖言。真是呆漢。常把自己說得好話。一一自問。你既不行。誰教你說出來。

成德每在困窮。敗身多因得志。

世間第一種可敬人。忠臣孝子。世間第一種可憐人。寡婦孤兒。（常常玩此四句。可以扶植倫化。）

湯潛菴語錄（先生名斌。河南睢州人。順治己丑進士。從祀賢良。仕至工部尚書。諡文正。）

弘謀按。湯文正公講學。以誠正為本。論事以忠孝為先。理學經濟。彪炳　國史。語錄所載。皆足以感發斯人之良心。而策其力學之志氣。所宜切己體察者也。茲錄其切於居家處世者。以為訓。而吳中告諭之語。尤有關於風俗人心。故并錄之。

齊家之道。與治國不同。臣之在國也。有犯無隱。若以此道施之於家。則不可。家之中不得徑行其直。須有委曲默為轉移之法。

齊家之道最難。周子云。家親而國與天下疏。惟其親故不可以義傷恩。又不可以恩掩義。然則教家者。亦惟漸漬化導而已。久當自變也。

論義門鄭氏曰。禮義之心。必如此浹洽。方為善道。然非一朝一夕之故。先生曰。家道惟創始為難。久則相承。即間有不率。禮義之風已成。可觀摩而化也。

教子弟只是令他讀書。他有聖賢幾句話在胸中。有時借聖賢言語。照他行事。開導之。他便易有所悟處。

課子溥等讀書。嘗至夜分不輟。曰。吾非望汝蚤貴。少年兒宜使苦。苦則志定。將來不失足也。

先生臨歿。漏下二鼓。猶戒子溥等曰。孟子言乍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汝等當養此真心。真心時時發見。則可上與天通。若但依成規。襲外貌。終為鄉愿。無益也。（許多事業。俱從這點真心推暨出來。先生得力在此。宜其臨終猶諄諄也。）

年少登科。切勿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即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今人止以科第為難。却不知科第後。其事更重。其名更難副也。）

彼此講論，務要平心易氣。即有不合，亦當再加詳思，虛己商量。不可自以爲是，過於激辨。舍己從人，取人爲善，聖賢心傳，正在於此。否則雖所論極是，亦見涵養功疎。況未必盡是乎。尤西川先生云。讓古人，是無志。不讓眼前人，是好勝。

人非聖賢。孰能無過。吾輩發憤爲學，必要實心改過。默默點檢自己心事。默默克治自己病痛。若瞞昧此心，支吾外面。即嚴師勝友，朝夕從遊，何益乎。

每見朋友中自己吝於改過，偏要議論人過。甚至數十年前偶誤，常記在心，以爲話柄。獨不思士別三日，當刮目相待。舜蹠之分，只在一念轉移。若向來所爲是君子，一旦改行，即爲小人矣。向來所爲是小人，一旦改圖，即爲君子矣。豈可一眚便棄，阻人自新之路。更有背後議人過失，當面反不肯盡言。此非獨朋友之過。亦自己心地不忠厚，不光明。此過更爲非細。以後會中朋友偶有過失，即於靜處盡言相告，令其改圖。即所聞未真，不妨當面一問，以釋胸中之疑。不惟不可背後講說。即在公會，亦不可對衆言之，令彼難堪，反決然自棄。交砥互礪，日邁月征，庶幾共爲君子。

先生撫吳時，問吳中上方山神最靈，祭賽最盛，起於何時。景（門人范景）對曰。相傳是南宋時，傳流到今。靈異之說，皆出鄉里傳說耳。先生曰。鬼神福善禍淫，治幽贊化。若來祭享者，方免其禍。不來祭享者，即降以災。直與世間貪官行事一般。定是邪鬼，決非正神。吾只是不信。

告諭曰。吳下風俗，每事浮誇粉飾，動多無益之費。外觀富庶，內鮮蓋藏。偶遇災祲，救死不贍。如迎神賽會，搭臺演戲一節，耗費尤甚，釀禍更深。此皆地方無賴棍徒，借祈年報賽爲名，圖飽貪腹。每至春時，出頭斂財，排門科派，高搭戲臺，鬨動遠近，男婦羣聚往觀。舉國若狂，廢時失業。田疇菜麥，踐躪無遺。甚至拳勇惡少，尋釁鬬狠。攘竊荒淫，迷失子女。每每禍端，難以悉數。本院竊爲爾民計。以此無益之費，而周恤鄉黨親族，刊布嘉言懿行。則人頌好善，積累陰功。何苦以終歲勤劬所獲，輕擲於一日，曾有何益。

又告諭曰。古昔盛時，士有庠序學校，以樂其羣。民有比閭族黨，以萃其渙。禮讓行興，風俗樸茂。邇來教化不明，人心陷溺。父兄之訓戒不先，里黨之薰陶無素。因之一善未聞，多以惡敗，至於犯法。有司輒執三尺以繩之。輕則杖笞。重則絞斬。每歲讞獄之章，常至千餘。本院昔承乏綸閣，閱諸曹奏牘，每至大獄，輒反覆不置。竊歎孰無父母，孰無妻子。一旦身罹刑辟，莫能救助，爲之泣下。夫先王以刑弼教，非以刑爲教也。一言不教而惟刑是加，豈父母斯民之意乎。今奉命撫吳，見俗尚浮華。人情囂詐。訐訟見於宗族，仇殺起於比閭。泰伯季子之風微，而專諸要離之習勝。欲挽回末俗，馴致醇良。條約頻頒，未見省改。中夜思維，人心本善，豈盡下愚不移。從容漸摩，自當感動。鄉約之法，最爲近古。恭讀

上諭十六條。聖人之言，廣大精微。修身齊家之道，遷善遠罪之方，總不外此。官吏定期，每月朔望，會集士民於公所。其鄉鎮等處，各擇一空闊祠宇。選年高有德，爲鄉人所重者，敬謹講說，務要明白痛切，使人感動。平居無事，則互相叮嚀。一有過惡，則彼此訐責。共存天理，共守王法。孝親敬長，講信修睦。敦尚樸實，解息忿爭。無負

聖天子尚德緩刑化民成俗至意

魏叔子日錄先生名禧字冰叔江西寧都人

弘謀按寧都三魏有學行士林交推而叔子之名尤著觀其日錄語皆透宗覺精義妙理俱在目前未經人道一爲拈出如聞晨鐘如服清涼散足以發人深省已人錮疾也採錄不多而先生心地之爽朗識力之堅定已窺見一班矣

事後論人局外論人是學者大病事後論人每將知人說得極愚局外論人每將難事說得極易二者皆從不忠不恕生出

人骨肉中有一慳吝至極人我寧過於施濟有一殘忍至極人我寧過於仁慈有一險詐至極人我寧過於坦率有一疎略至極人我寧過於周密有一煩瑣至極人我寧過於簡易有一貪淫至極人我寧過於廉正有一放肆至極人我寧過於謹慎有一浮躁輕薄至極人我寧過於謙厚正須矯枉過正乃爲得中如此方能全身遠禍并可解此人於厄此中有含容之意又有感化之意總緣骨肉與外人不同不如此亦無別法徒致傷殘耳

人極重一恥字即盜賊倡優若有此恥意在便可教化若其人雖未大惡或遇羞恥之事恬然可安肆然不畏則終身必無向善之日推到極不善事亦所肯爲恥字是學人喉關聖人教人與小人轉爲君子皆從恥上導引激發過去人一無恥便如病者閉喉雖有神丹不得入腹矣

人於橫逆來時憤怒如火忽一思及自己原有不是不覺怒情燥氣渙然冰消乃知自反二字真是省事養氣訣便宜求快樂最上法門切莫認作道學家虛籠頭語看過

人如何謂之立志先要辨得何等好事是我斷做得的是我必要做的何等不好事是我不會做的是我斷不肯做的

朋友除傷倫敗化外寧可十分責他不可一分薄他我有薄他之意則誠意已衰雖有正言不能感人且易招怨

遇疾惡太嚴之人不可輕易在他前道人短處此便是澆油入火其害與助惡一般

妻之罪不至可出子之罪不至可殺齊家者便要十分調理訓化剛斷則傷恩優容則害義故豫教之方不可不謹於早也

聽好言語無津津有味之意便是不曾立志

毋毀衆人之名以成一己之善毋役天下之理以護一己之過君子有時不免畢竟足以誤事不僅有傷公厚而已

人最不可輕易疑人今如悞打罵人人可回手回口若誤疑人則此人一舉一動我有十分揣摩他無一毫警覺終身寃誣那得申時此逆億所以爲薄道也

人做事極不可迂滯不可反覆不可煩碎代人做事又極要耐得迂滯耐得反覆耐得煩碎有一片熱腸方耐得

古今教人做好人只十四字簡妙直切曰君子落得爲君子小人枉費做小人蓋富貴貧賤自有一定命數做君子不會少了分內做小人不會多了分外落得者獨云拾得言極其便宜也枉費者猶云折本言極其喫虧也

古人教人聽言莫精捷於伊尹二十一字曰有言逆於汝心必求諸道有言孫於汝志必求諸非道凡人逆心時便覺非道我却先從他是道處求則其道出

矣。凡人孫志時，便覺是道。我卻先從非道處求，則其非道出矣。今人逆心便從非道處求，孫志便從是道處求，安得不好諛護過，小人日親，君子日遠乎。

聞之先輩曰，作功德事，不要只說損己，須要看人實受益否。不然，勞費千萬，究竟虛設。予謂此種不是好名，便是嬾惰，究言之，只是不關切。今人謀身家計子孫者，豈有此。

與僕役工作人處，宜降體和氣，引之言話，有二大益。繼其所言，使下情得以上達，而我亦可知里巷好惡，及一切土俗利害，物價貴賤，一也。言語往復，得舒其情，使之樂於從我，雖勞不苦，雖苦不怨，二也。話言間或論天理王法，或說善惡報應，隨事廣譬，亦可使其遷善改過，救補萬一，三也。大舜好察邇言，與人為善，即此意也。

凡人皆不可侮，無用人尤不可侮。蓋無用之人無勢力，無才智，天至此也窮了。惟天窮而無處，則天心必深憫念他。世間千人萬人，遇着無告之人，便惻然動心，此便是天心可見處。天憫念他，我反欺侮他，便得罪於天。此等處最可觀人存心厚薄。

人幼時，不可令衣絲綿，嘗食肥甘。蓋幼年衣食所費無幾，父母最易驕養其子，到後長大，其費不給，服粗茹淡，遂覺難堪。至養蒙當教澹泊，又不待論。人平日食用，不可求精，臥處不可求安，蓋平嘗無事，尚是易為，若當疾病患難，稍不如意，倍增苦惱，至學問無求安飽，又不待論。

立意說謊人亦少，多因一時要說得好聽，便生出無數虛誕，自揣言語之間，其不務好聽者鮮矣。

我不識何等為君子，但看日間每事肯喫虧的便是。

我不識何等為小人，但看日間每事好便宜的便是。

要真實保身家人，便已近君子一路。此等人必不為惡也。

凡做好人，自大賢以下，皆帶兩分愚字，至於忠臣孝子貞女義士，尤非乖巧人做得，蓋至情之人，一往獨到，故私意世情，不能入其胸中。予嘗論朋友知己，若無此一愚意在，終到不得十分至處。

古云，父母以非理殺子，子不當怨，蓋我本無身，因父母而後有，殺之不過與未生一樣。古人看得兄弟極重，差父母不遠，蓋如兄弟二人，損失一個，則天地之內，止有兩個，任他萬國九州，若億若兆人，再尋一個來湊不得。聖賢言語，俱是實理實情，不可作教訓世人過深一步話看。

先儒謂弑逆之人，只因見父母有不是處，蓋小不平，則小計較，大不平，則大計較，積漸所至，勢固然也。然則人子日用尋常之事，有與父母計較短長之心，便已陰在弑逆路上着腳矣，可不畏哉。

每見世俗，有疎同父異母之兄弟，而親同母異父者，可謂大惑。同父異母兄弟，辟如以一樣菜種，分種東西園中，發生起來，雖有東西之隔，豈得謂之兩樣菜。同母異父者，則以兩樣菜種，共種一園，發生起來，雖是同處，豈得謂之一樣菜。

聽言聞過，只取其長益於我，不可有高下賢愚分別之念，尤不可計較進言者品行何如，若有教我以正，未出於正之想，不但阻塞言路，便當面錯過幾許明鏡良藥矣。

善利己者不損人，善報仇者必種德。似乎迂闊，其實切近。

以布施作功德者，齋僧不如濟貧，濟貧不如建橋修路，設渡施茶，諸普濟事。行普濟事，不如不妄取人財。施塚不如施棺，施棺不如施藥，施藥不如周濟教導。

使其不饑寒暑溼以至於病大抵先事之功無形人不見其可感故人鮮爲之是故施恩者不必冀可見之功受恩者必當思不見之德

余嘗舉古人願天常生好人願人常行好事二語謂足蔽四書經史諸子百家中好話頭或謂欲約言之只上六字已足曰不然好人亦有各路畢竟以有功德於世肯利濟人者爲上須知上六字是勸世中爲惡小人有無可奈何之意而祝之於天下六字是勸世中獨善君子有無限可嚀之意故祝之於人

家政當寬平整飭故事不亂而人不怨亦不能欺也

聽言者不肯從人固爲自是進言者每事責人從己自是不尤甚乎且其弊將使人遠正直之士杜忠諫之門蓋可從可違雖非甚虛心之人亦願姑聽而擇焉若從之則喜違之則怒人將惟恐有進言於其側者懼言而不從必取尤怨不如早遠其人豫杜其口使不及言而已矣欲效忠告者不可不知也

責備賢者須全得愛惜裁成之意若於君子身上一味吹毛求疵則爲小人者反極便宜而世且以賢者爲戒若當君子道消之時尤宜深恕曲成以養孤陽之氣今世所謂責備賢者吾惑焉

與伯兄論朋友既識得此人真是君子一路與之定交無論不可以嫌疑小節遽生疎薄卽令行己有真不是處待我有真非理處亦止當責其一事而惜其生平辟如脚上勿患惡瘡但當醫瘡不當嫌脚蓋世道愈下君子愈少吾輩當如貧家惜財不得不愛護保全也至於初昧知人或末路改轍則毒蛇螫指壯夫解腕又自有義矣

古今以婦人釀成父子兄弟婚友鄉隣之釁者不一而足總以婦人之性專一自是非人其言偏屬有情有理聽言者又每是己婦而非人婦雖賢智亦陰移而不覺故不聽婦言自是難事然試一平心推勘婦人與人爭詬百十次中只有一次肯說自己不是向人謝過否然則世上婦人盡是無過聖人也平勘到此其言自有不可聽處且不必細細推論一事二語曲直所在世上許多事端皆因此病而起不僅婦人也

人好氣爭勝者於不平之事遇勝己者則曰勢地不如我是我大量容他今彼可以凌我而讓之是畏懦也如何不爭遇平輩則曰汝與我一樣人而顧欲加我乎如何不爭及遇不如己者則曰汝事事不如我乃敢欺我況他人乎如何不爭然則終身皆與人動氣之日了無退讓休閒矣此皆女子小人見識故凡拂逆之來先以情理平論情理在我又退一步則自然相安士君子最不可有女子小人見識在胸也

世風日薄施恩固難其人卽報恩之人不可得矣豈惟報恩難得卽求一感恩之人不可得更求一知恩之人亦不可得此世所以愈無施恩之人然施恩者須算定知恩無人只認是自己應做事向前做去方不退息善念凡施恩不終甚至恩反成仇皆由不曾覷破施恩是自己應做的事也

人處財一分定要十釐便是刻與人一事一語定要相報便是刻治罪應十杖定一杖不饒便是刻處親屬道理上定要論曲直便是刻刻者不留有餘之謂過此則惡矣或問親屬如何不論曲直曰若必論曲直便與路人等耳人能明此方可處家庭而全倫理

凡性情煩瑣刻急猜察者最能驅忠信之人爲欺詐蓋不相欺詐則人無以容身也至偶得人欺己事便詫爲奇怪不勝忿怒又自矜明智難欺不知滿前之

人平常之事已日日在人欺詐中矣
性情苛戾者能使骨肉不相親況遠者乎和平者能
使讎家忘其怨況平人乎（可見人之親疏全在自己不可專責人也）
人處家無數世親戚數世通家人往返周旋自是德
衰福薄
能知足者天不能貧能無求者天不能賤能外形骸
者天不能病能不貪生者天不能死能隨遇而安者
天不能困能造就人才者天不能孤能以身任天下
後世者天不能絕

蔡梁村示子弟帖（先生名世遠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謚文勤）

弘謀按人所以異於物者惟此倫理耳人苟
事事從倫理上着想則生平必無悖理傷道
之舉茲帖所言無非以倫理爲重而明義利
培心地精實切當子弟之良藥也梁村先生
操行篤實學術純正爲理學名臣凡所著述
動關教化讀二希堂集可以得其概矣

寄示長兒

汝扶汝母柩至家必丙辰公車始得侍吾左右當時
時哀痛刻勵勿使吾憂汝無成且憂咎戾日滋所示
粘壁間朝夕警省
汝當時思汝母病篤兩月餘常呼汝不得一見汝至
京汝母汝弟汝妹不知何往時念及此嗜欲懶怠之
念自消刻勵顯揚之志益篤矣
汝見人不可言笑自若高子臯之執親之喪也泣血
三年未嘗見齒勖之
居喪不但酒食之宴不可與卽家居酒肉亦須戒汝
仲弟在京至今尚不近酒肉而外寢也有生客至酒
只三巡己執杯而不近唇切不可如平時留客也
居喪遇親朋嫁娶吉事汝但寫吾名帖往賀不可親
往喪葬事則酌行之
平日無事不出門卽往來族友間亦白衣冠家禮輯
要所載吾閩已通行汝毫髮不可越我以文公家禮
倡吾閩三十年而教不行於子不大可羞乎
在家事叔父當如父事兩叔母如母凡事如己事不
可推諉凡藉端避嫌者皆孝友之心不摯也我在家
時由親及疎應爲謀者必悉心力人亦相諒汝所見
也
從父弟視之如胞不時誨訓或飯後或晚聚皆當有
嚴憚敦切之意勿使墜於閒談不義浮薄成性好美
衣食爲念第一是使之知重倫輕利使一生之根基
牢固又須刻刻告以讀書當切己身體以所言爲法
戒不是只教汝爲文章也家中內外之防最宜嚴卽
大石灣潭二處尤當時時照察如捧飯菜男女授受
限以閾男僕不可適便自入廚房捧置宜守此
我之從兄嫂寡居二人從弟婦寡居一人各有一女
皆及笄我此間無力可分助汝在家治喪欠負未清
亦甚艱然不可不勉力助之將適人時或先期字來
或自行捐助成我志也平居則米鹽相分以澹泊有
月給米石者無失
家中須節用爲先每日食用須有限制輕用不節其
害百端又切不可鄙吝爲心凡義所應用不可有一
毫吝心也自家用度卽紙筆油鹽以至微物皆宜愛
惜宜用處則不然若只以求田問舍爲心人品最下
恥惡衣惡食志趣卑陋之甚者推之凡事皆要虛體
面以誇流俗此最壞品立心行事讀書作文不如人

實可恥也

待僕從不可刻薄然不可不嚴有玩法者立刻處置錢財不清亦即酌其輕重而處之

讀書最要限程讀經史性理隨力自限總是每看必返己自考古文亦隨力讀時文以應試晚間以餘力及之

我與汝兩叔父俱不在家汝年少毫不曉事只是閉戶讀書誨勖子弟不可一毫與外事但族中事有宜與知者亦勿推諉我原立有家規隨家長贊成之凡事須至誠至公至謙和處之自無咎戾亦無過分處我在家時鄉隣二百餘家西湖本族皆勸禁賭博二十餘年已成風俗汝力不能本族當與家長申明之鄉隣則日與鄉耆里正同勸戒自然依我前約也凡行事揆之情理裁之以義切不可爲人所愚宵小之輩動以利不聽則脅以名欺誑於初後則云不可中止須自主張不拘何人守義要切父命當遵

待人最要從厚人待我不循理我以薄施之是我無以異於彼也只循我分盡我心

今日接汝桐鄉季父來字云汝凡事好自以爲通曉其實一毫不識蓋家中被人欺誑順奉故也當牢記痛改與人言語切不可有爭氣我見汝在京與人言說常有爭氣此損福損德之一端須戒

晚間方點燈時先生爲小子說小學數條汝與從叔父諸羣從同在坐要義各爲提撕小子傳集不可缺一將來子弟重倫輕利不染習尚庶不墜家風且成人物

凡事只可罪己不可尤人薛文清云不忮不求何用不臧是守身常法不可不三思

吾家子弟最宜常勖以立大規模具大識見不可沾沾焉貪目前安卑近朱子云天下事壞於懶與私最切今之弊懶則不肯勤勵學殖荒而志氣亦墜私則自至親間尚分畛域有利心尚望其有器識有所建立哉

村俗秀才株守時文一冊止望得第夢夢一生全不計及異日施設若何結局若何者此鄙陋之尤最所當戒即學古而止以爲作文章用講學而不能躬行亦甚可恥也我老矣諸子弟有能副吾望者此心何日忘之

示族中子弟

數年來集族中衆子弟在家廟課業勤勵有加今秋闈在即纍纍佳篇吾何能不快然然文章特一端耳立心制行更爲要著願諸子弟篤倫理之際嚴義利之辨現在居家處世何若將來居官理民何若醇此孝恭之念守其廉潔之操今日强毅立志終身守此不移盟之幽獨質之鬼神則更獲天人之佑助非徒科名可必也抑余又聞家祚之昌由於父兄所培積更願諸爲父兄者各宏裕其量洗濯其心去其斤斤沾沾卑卑之念常存此藹然惻然惇然之心日克臻斯日加勉焉尚或不逮速自淬焉則子弟藉爲獲福之資父兄亦享安榮之樂矣不佞閱世閱人頗多凡所諄諄非迂闊之言皆肝膈之要也

跋祖祠規條

右家規十六條乃世遠所稽之於古及聞之於今者已正之父兄叔伯以爲可行願吾家長上各以此勖其子弟相規相勸則人知尊祖敬宗而相親相睦之意行乎其間矣世遠更推本平日父兄之訓以爲衆

子弟勸曰凡人之所以爲人者在篤於倫理而絕其自私自利之心而已薛文清公戒子書曰人之所以異於禽獸者倫理而已何謂倫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五者之倫序是也何謂理卽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長幼有序朋友有信五者之天理是也於倫理明而且盡始得稱爲人苟倫理一失雖有人之名實禽獸之行仰貽天地凝形賦理之羞俯爲父母一氣流傳之玷將何以自立於人世哉文清公此言極爲親切世遠竊謂倫理之虧大抵由於自私自利自私則忌刻之心起雖同祖共宗之人不免自利則止知有己雖同氣兄弟不顧夫忌者小人之尤況施之於同祖共宗之人利者害德之物乃至同氣兄弟之間因財業而生嫌隙此眞禽獸之不若也嘗見兄弟不和之人其家必有死亡之憂自古及今無得脫者人卽不懼身入於禽獸獨不爲禍患計耶吾宗素奉祖宗之明訓凡所云云皆不至是然履霜堅冰防其漸也抑又聞之人有常業必興其家忠厚居心天必福之勿以氣凌人勿貪其非有勿爲賭蕩不法之事勿爲游手無常之人游手則必入於匪類賭蕩則將無所不至古今來未有好賭而不喪其品破其家者其事則卑污苟賤貪鄙不堪其歸至爲父母所不齒妻子所厭惡人每自知之而自蹈之何耶凡此數者由於其人之趨向關於自心之洗滌雖父母且不能勢禁豈旁人所能理諭忝爲一本之親有同祖共宗之誼故不能以嘿嘿饒舌及之非敢爲文以示戒也至世遠有過吾父兄叔伯必加嚴督方有親愛之心或兄弟之間以錢財而分畛域或尊長之前以褻狎而取侮慢或恃己之勢奪人之有或明犯禮法以自取戾吾兄弟叔伯必切指其事而明訓之仍撻責於祖宗之前以示戒焉可也

喪葬解惑 附

葬必擇地自古有之故程子有草木茂盛土色光潤之說閩地多山水不比北方一望平原故爲風水之說者審擇夫氣之所流貫勢之所凝聚山則拱衞而不背水則環抱而不瀉無風隙水蟻之患此亦何嘗不是蓋祖宗安則子孫亦與俱安理固然也乃有惑於其說不修人事專恃吉地以爲獲福之資遂有遲至三年而不葬者夫停柩不孝也世有不孝之人而能獲福者乎且天地人一理也地理無憑飭行於身行善於家天則報之以福幾見有檢身樂善孝恭敬睦而家不興者乎幾見有存心險刻門內乖隔而能獲福者乎舍昭昭之可憑索冥冥之莫據獨何心哉其至愚者則陰謀橫據相爭相奪以爲福在是矣不知其爲禍基也大矣又有鄉俗寡識惑於房分之見者夫風水之說不可苟略而房分之說理所必無有何所見而謂左爲長房中爲二房右爲三房不及生三子者何以稱焉生子至十以上者何所位置之按之八卦方位謂震爲東方震乃長子則所葬之地未必盡南向也度之五行揆之五方細求其說卒無有合卽考之郭璞葬經及素書疑龍經撼龍經諸書亦無所謂房分者此乃後來術家欲藉此使凡爲子孫者不敢不尊信而延請之陰以誘其厚利陽以得其奉迎不知其遺害之深至使死者不得歸土而生者不得相和皆此說誤之也此亦如時日之說古所不廢吉日良辰經有明文但不可過爲拘忌如襲斂入棺之時有造爲的呼重喪等名目謂至親不避必有

大凶。俗竟有不察而信之者。拘情壞性。莫斯爲甚。他省鮮有此說。即吾閩如詔安等縣。但棺物具備。即入棺。無另尋日時之事。最爲合禮。此亦術家藉以爲獲利之資。與風水房分之說。所當亟斥者也。讀書識理之士。固無此患。其有中心實不信。而不能自拔於流俗者。曰寧可信其有。夫信無稽之說。至於啓疑論而不葬。徇拘忌之失。至於將入棺而不臨。斯何事也。而可信乎。惑之至矣。

程漢舒筆記

先生名大純。號一齋。湖廣孝感人。仕黃岡縣教諭。崇祀鄉賢。

弘謀按漢舒先生。乃同館二洙先生之尊人。余於二洙處得讀其筆記一冊。深服其讀書以窮理爲本。講學以力行爲先。故所言無非根極理要。曲盡人情。想見先生之閱歷有得。檢身省心。常若不及之意。所謂有物之言也。敬錄其有關於居家處世者數條。以爲世俗訓。且以誌景慕之私云。

人壞念將起時。只覺得可耻。便有轉機。

人看得自己貴重。方能有耻。

人平日講得義理明白。覺得有耻。

人世得意事。我覺得可耻。亦非易事。

學者到說好話。做好事。人信不及。便無藥可醫矣。推其流弊。只是不誠。己不自信。焉能信人。欺人還以自欺耳。言之可發深省。

看他人錯處時。時時當返觀內省。

說他人是非處。時時將自己一一勘驗。

常人之畏天在禍福。學者之畏天在是非。常人之畏天在罪孽難逭之際。學者之畏天在事機將動之初。不論數而論理。君子居易俟命。正是此意。

我輩動談經濟。且看他在家中。設施布置是如何。近處不能感動。未有能及遠者。小處不能條理。未有能治大者。親者不能聯屬。未有能格疎者。一家生理不能全備。未有能安養百姓者。一家子弟不率規矩。未有能教誨他人者。齊治相因之理。難得如此親切。

人不能無差錯念頭。只要扯得轉來。

一家之中。老幼男女。無一個規矩禮法。雖眼前興旺。即此便是衰敗景象。

學者平日在家中。一言一動。輕率苟且慣了。一入於衣冠禮樂之場。便覺耳目無所加。手足無所措。豈不可耻。

周全人爭辯事。必期於彼此相安。若其中有一人不諒。只以至誠動之。不可失了周全的初意。至家庭骨肉間。尤用不得一毫忿疾。愼之愼之。

愛人不親。若不自反其仁。便以不親加人了。我初念之愛人者謂何。

人家生事的家人。其意亦或主於爲家主。即家主亦說他本來爲我。及至生出事來。破家蕩產。只是家主受累。這家人如何算得是忠義之僕。人臣之急公奉上。亦要識破此種道理。

愛子弟不教之守本分。識道理。田產千萬。適足助其淫邪之具。即讀書萬卷。下筆滔滔。亦不過假以欺飾之資。有識者所當深省。

人說話。先有個他人說的話便不是此種意思。只是好勝。自己心中如何得有平正日子。

今鄉村人家。中堂之上。必貼天地君親師五字。不知起於何時。人要看得此五字重大。亦不至大無忌憚。每日之間。有人將此五字指點。令其顧名思義。觸目警心。所益不小。

子弟有冥頑之行。亦只正其事而止。添一毫忿嫉之

心不特不忍亦使彼無自新之路也。

自己必無行惡得福行善得禍之理。天下必無見善人而怒見惡人而喜之情。君子可以自信矣。

今習俗多不親迎。彼此省費安於簡陋。不知婚姻人道之始。一有苟且。男女彼此相輕矣。苟無費一轎一馬。奠鴈跟隨男女一二人可也。求合於禮。又不多費。故可信從。

每見有才氣人說到他人是者猶多不滿。說到自己短處猶有所長。以此見自反之難。

各府州縣明倫堂寫大學一章。極有意思。蓋師儒懸此以爲準。庶幾道德之一矣。教者學者。實實講習。實有裨益。以此推之。今鄉里社學。將弟子入則孝一章。書之肄習之所。使教者學者。實實遵行。有成效者奬拔之。不率教者懲戒之。有良有司舉行得法。風俗人材不無小補。弟子一章。即一部小學之間架也。余向欲即孝弟諸條爲目。編輯蒙養學規。以採輯未廣而止。近見耿天臺先生所編小學行義。亦同此意。今將諸條書於學館。朝夕勸懲。更覺簡易。更覺警切。以此爲教學之極則可也。

人要爲人。當思異於禽獸者何處。

人要爲聖賢。當思異於凡庸者何在。

人一心先無主宰。如何整理得一身正當。

人一身先無規矩。如何調劑得一家整肅。數段於致知誠意正心修身齊家的道理。說得親切有味。雖不讀書人。亦當首肯矣。

訓俗遺規卷之四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史搢臣願體集先生名典江南揚州人

弘謀按史君生長維揚繁華之地飽諳世故曲體人情其言質直而透切智愚易曉此集流布十餘年有續刻有增補足知有益於世也余喜其近情當理於訓俗爲宜故摘錄之至其所載多古今名言惜未註明出自何書及何人之語言行彙纂亦復如此然言苟切於身心事果可爲規勸即當服膺勿失如人因病而服藥苟能療疾即未知方所從來亦不害其爲良劑也

父慈子孝兄友弟恭縱到極盡處只是合當如此着不得一毫感激居功念頭如施者視爲德受者視爲恩便是路人便成市道矣

事親者雖菽水當盡承歡若到子欲養而親不在即椎牛以祭不如雞豚之逮親存也

繼嗣一節多有不肯早立以致身後爭繼禍起蕭牆且爭繼者何心原圖繼產非爲繼嗣也及至紛爭家產蕩廢應繼者反不願繼何如身在之日於應繼之中擇其善者而早繼之加意撫養令其感恩深重不獨無身後爭端亦且頂戴過於親生矣

少年子弟不可令其浮閒無業必察其資性才力無論士農工賈授一業與之習非必要得利也拘束身心演習世務諳練人情長進學識這便是大利益若任其閒游飽食終日必流入花酒呼盧鬬狠之中諸般歹事俱做出來凡縱容子弟浮閒慣了是送上了貧窮道路雖遺金十萬有何益哉

分析之事不宜太早亦不宜太遲太早恐少年不知物力艱難浮蕩輕廢以致速敗若太遲則變幻多端如子孫繁衍眷屬衆多家務統於祖父一人掌管一切食用衣服箇箇取盈人人要足全無體貼之心或有取而私蓄不用誰肯足用即不取稍有低昂即比例陳情甚有明知家道漸衰而取用如常目擊婢僕暗竊視爲公中之物不以爲意漠然不顧且衣服什物取索不已稍不遂意即懷不滿之心莫若酌量各房人口多寡每年給以衣食之費令其自置自炊俗云親生子着己財使知物力錢財之難不獨惜財亦且惜福遇道義之事當以錢財爲輕至於衣食自奉又當念錢財之難方不妄費方能惜福

父母教子當於稍有知識時見生動之物即昆虫草木必教勿傷以養其仁尊長親朋必教恭敬以養其禮然諾不爽言笑不苟以養其信稍有不合即正言厲色以諭之不必暴戾鞭撲以傷其忍養蒙之理此爲切近

父母而下惟有兄弟孩提時無刻不追隨相好長各有室或聽妻子言語或因財帛交易多致參商有餘則妒忌不足則較量及患難相臨雖至厚之親朋終不若至薄之兄弟能同居共爨固爲妙然有勢不能不分者如食指多寡不同人事厚薄不一各有親戚交游各有好尚不齊難稱衆心易生水火各行其志則事無條理況妯娌和睦者少米鹽口語易致爭端分爨而不分居者爲上甚至分居兄友弟恭當愈加和好語云兄弟同居忍便安莫因毫末起爭端眼前生子又兄弟留與兒孫作樣看念之哉

兄弟不睦則子姪不愛子姪不愛則羣從疏薄羣從疏薄則僮僕爲讐敵如此若外侮一至誰禦之哉

諺云兄弟如手足妻子如衣服此言兄弟係同胞一

體痛癢相關也。人每溺妻子而讐兄弟者。蓋緣婦人見識卑淺。每於錙銖升斗。即切切於心。嘖嘖於口。男子聽之。近情違理。因而信之。錢財之念重。而兄弟之誼疎矣。獨不思父母所遺家貲。原無一定之數。或授數萬者。數千者。或授一百五十者。或僅有十畝五畝。更有毫無所遺。猶有逋負者。分授後。即稍有不均。當退思假如父母原少這坵田。這間屋。這件物。或多欠幾兩債。或再有一箇兄弟。則心自平。即或人心不同。此則寬容退讓。彼則較量錙銖。錢財有限。兄弟情重。婦言勿聽信。而兄弟之誼篤矣。

人之於妻也。宜防其蔽子之過。於後妻也。宜防其誣子之過。天下未有不正其妻。而能正其子者。故曰刑于寡妻。

合婚一事。古所無。今時惑於星家。動稱合犯鐵箒狼籍退財等煞。爲不宜。因而破婚者甚多。不知古來雀屏中目。坦腹擇壻。未聞有合婚之說。止宜男擇女之德。女擇男之行。門戶相當。年齒相等。此即合婚之道。選吉月日。合卺而已。何必好從俗說。致有愆期哉。

朋友即甚相得。未有事事如意者。一言一事之不合。且自含忍。不得遂輕出惡言。亦不必逢人翹說。恐怒過心回。無顏再見。且恐他友聞之。各自寒心。

小人固當遠。然亦不可顯爲讐敵。君子固當親。然亦不可曲爲附和。

交之初也。多見其善。及其久也。多見其過。未必其後之遜於前也。厭心生焉耳。人之生也。但念其過。及其死也。但念其善。未必其後之逾於前也。哀思動之耳。人能以待死者之心待生人。則其取材也必寬。人能以待初交之心待故舊。則其責備也必恕。宜思之。

古人云。有一人知。可以不恨。以明知己之難也。逢人班荊。到處投轄。然則知己若是其多乎。不過聲氣浮慕。以爲豪舉耳。一事不如意。怨謗叢起。不如愼交擇友。自然得力。（可爲近日騖名廣交者警。）

友先貧賤而後富貴。我當察其情。恐我欲親。而友欲疎也。友先富貴而後貧賤。我當加其敬。恐友防我疎而我遂處其疎也。

疎族窮親無所歸。代爲贍養。乃盛事也。若視同奴隸。全不禮貌。反傷元氣。

毋以小嫌疎至戚。毋以新怨忘舊親。

親族隣里居址甚近。凡牲畜之侵害。僮僕之爭鬬。言語之相角。行事之錯悞。勢不能盡免。惟在以心體心。彼此相容。但求反己。不可責人。若不忍小忿。遂生嗔怒。必致讐怨相尋。終無了時矣。

親三黨。睦九族。交朋友。和隣里。人生闕一不可。然睦族更宜講求。從來帝王尚敦天潢之派。況庶人豈可薄視本支。每見今人修寺塑像。蓄養歌妓。賭賽豪華。往往不惜千金。獨宗族面上。爭較錙銖。忽不肯錯用一文。殊不知一族。我果出人頭地。此祖宗積德所及。更宜培養厚道。以及後人。豈可膜視族中饑寒困苦。如同陌路。常見親支貧富相形。終年而不一聚。即有慶弔大事。在貧者非袖短裙長。即相將無物。幾回欲行欲止。縱使勉强登堂。足欲進而趦趄。口將言而囁嚅。甚至逢迎少人。此際即曲意周旋。尚增幾許跼蹐。況以傲慢臨之乎。此骨肉所以日遠日疎也。人當審己量力。以周恤之。庶一本之誼全矣。（富貴固宜知此。貧賤亦當自重。）

聯宗一事。頗爲近日惡套。以漫不相識之人。一朝得第。認爲同宗。凡所緣引。俱現在職位之人。而不必認

者即現在職位之祖若父亦不與焉此爲聯勢非聯宗也世情淡漠本族弟兄叔姪尚置不問何有於泛合者乎勢在而宗聯勢去而宗斷不如君子以志同道合爲主四海之內皆兄弟也同志可以爲朋同姓可以聯宗惟當以道義相聯屬不宜因勢利爲親疏耳

聞人之善而疑聞人之惡而信慣好說人短不計人長其人生平必有惡而無善

貧賤時眼中不着富貴他日得志必不驕富貴時意中不忘貧賤一日退休必不怨

人每臨終時憂子孫異日貧苦不思子孫貧苦從何處來乃祖父積惡所至平日事苛刻討便宜損人利己無所不爲是日日殺子孫也平時殺子孫至臨終則憂子孫自我殺之復自我憂之則惑之甚也

行一件好事心中泰然行一件歹事衾影抱愧即此是天堂地獄

盡其在我四字可以上不怨天下不尤人亦可以仰不愧天俯不怍人

凡應人接物胸中要有分曉外面須存渾厚

凡有望於人者必先思己之所施凡有望於天者必先思己之所作此欲知未來先察已往

儘前行者地步窄向後看者眼界寬

嗜慾正濃時能斬斷怒氣正盛時能按納此皆學問得力處

欲人勿聞莫若勿言欲人勿知莫若勿爲

對失意人不談得意事處得意日莫忘失意時

體認天理只在吾心安不安人情妥不妥上

臨事肯替別人想是第一等學問

富貴家宜學寬聰明人宜學厚聰明而不學厚何所不爲

護體面不如重廉恥求醫藥不如養性情立黨羽不如昭信義作威福不如篤至誠多言說不如慎隱微求聲名不如正心術恣豪華不如樂名教廣田宅不如教義方

見遺金於曠途遇豔婦於密室聞讐人於垂斃好一塊試金石

慎風寒節嗜慾是從吾身上却病法省憂愁戒煩惱是從吾心上却病法

我如爲善雖一介寒士有人服其德我如爲惡雖位極人臣有人議其過

主人爲一家觀瞻我能勤衆何敢惰我能儉衆何敢奢我能公衆何敢私我能誠衆何敢僞此四者不獨僕婢見之上行下效且爲子姪之模範語云心術不可得罪於天地言行要留好樣與兒孫

凡人無不好富貴不知富貴二字豈是容易享受其上以道德享之其次以功業當之又其次以學問識見駕馭之如道德不足享功業不足當學問識見不足駕馭雖得富貴何能安享是以君子每兢兢業業以保守之非畏富貴之去也每見富貴之去必有禍患以驅之正懼禍患之來也

子弟少年不當以世事分讀書但令以讀書通世務切勿順其所欲須要訓之以謙恭鮮衣美食當爲之禁淫朋匪友勿令之親則志趨自然樸實近理其相貌不論好醜終日讀書靜坐便有一種文雅可親即一嚬一笑亦覺有致若恣肆失學行同市井列之文墨之地但覺面目可憎即自己亦覺置身無地矣

至樂無如讀書至要無如教子富之教子須是重道貧之教子須是守節

萬般皆下品惟有讀書高。世上豈真萬般皆下品乎。此不過勉勵幼學之言耳。若信以爲真便眼空一世。恐非遠大之器所宜。是在賢父兄之教誨耳。

經一番折挫長一番識見。多一分享用減一分福澤。加一分體貼知一分物情。

好利非所以求富也。好譽非所以求名也。好逸非所以求安也。好高非所以求貴也。好色非所以求子也。好仙非所以求壽也。今人所求皆反其所好無惑乎百無一成。

有聰明而不讀書建功。有權力而不濟人利物。辜負上天篤厚之意矣。旣過而悔何及哉。

容得幾箇小人耐得幾樁逆事。過後頗覺心胸開豁。眉目清揚。正如人啖橄欖當下不無酸澁。然回味時。滿口清涼。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

行客以大道爲迂。別尋捷徑。或陷泥淖。或入荆榛。或歧路不知所從。往往尋大路者反行在前。故務小巧者多大拙。好小利者多大害。不如順理直行。步步着實。得則不勞。失亦於心無愧。

見人私語。勿傾耳竊聽。入人私室。勿側目旁觀。

凡經商十數年而不一歸者。此止知有利。不知有天倫之樂也。若堂有雙親。不思歸省。謂之無人心可也。

富貴之家雖主人謙虛。而閽人多有驕悍之氣。士君子於此。當自愛。可以無求。便宜少往。能令怪其不來。無令厭其數至也。

凡人出外每帶器械防身。能帶未必能用。不特疑有重貲。而且防我害彼。勢必先下毒手。是防身適足以害身也。每見江湖老客衣囊蕭索。錢財秘密。不貪路程。不冒風浪。擇旅店。慎舟人。禁嫖絕賭。節飲醒睡。而寬袍大袖。粗帽敝衣。未嘗見其失事也。

人生自幼至老。無論士農工商。智愚賢不肖。刻刻常懷畏懼之心。如明中畏天理。暗地畏鬼神。終身畏父母。讀書畏師長。居家畏鄉評。做官畏國法。農家畏旱潦。商賈畏虧折。兢兢業業。方了得這一生。

做人無成心。便帶福氣。做事有結果。亦是壽徵。

言有三不可聽。暱私恩。不知大體。婦人之言也。貪小利。背大義。市人之言也。橫心所發。橫口所言。不復知有禮義。野人之言也。

事事順吾意而言者。小人也。急宜遠之。

一坐之中。有好以言彈射人者。吾宜端坐沉默以銷之。此之謂不言之教。

人言果屬有因。深自悔責。返躬無愧。聽之而已。古人云。何以止謗。曰無辯。辯愈力。則謗者愈巧。

責我以過。當虛心體察。不必論其人何如。局外之言。往往多中。每有高人過舉。不自覺而尋常人皆知其非者。此大舜所以察邇言也。

有人告我曰。某謗汝。此假我以洩其所憤。勿聽也。若良友借人言以相惕。意在規正。其詞氣自不同。要視其人何如耳。

好說人陰諱事。及閨門醜惡者。必遭奇禍。且言之鑿鑿。如曾目覩。旁有鬼神。何不說得略活動些。

愚人指異端左道募化。稱說靈異。以誑鄉人。我旣不信。遠之而已。不必面斥其非。

覺人之詐而不說破。待其自愧可也。若夫不知愧之人。又何責焉。（業已詐矣。尚不可說。況不詐而以爲詐者耶。）

隱惡揚善，待他人且然。自己子弟稍稍失歡，便逢人告訴，又加增飾，使子弟遂成不肖之名，於心忍乎。

我有冤苦，他人問及，始陳顛末。若胸中一味不平，逢人絮絮。聽者雖貌爲咨嗟，其實未嘗入耳，言之何益。

人當厚密時，不可盡以私密事語之。恐一旦失歡，則前言得憑爲口實。至失歡之時，亦不可盡以切實之語加之。恐忿平復好，則前言可愧。

向人說貧，人必不信，徒增嗤笑耳。人即我信，何救於貧。真貧尚不必說，況不貧而以爲貧者耶。

存心說謊，固不可。開口賭咒，亦不可。

人前做得出的，方可說。人前說得出的，方可做。

不爲過三字，昧却多少良心。沒柰何三字，抹却多少體面。四語義味無窮，非老於世務者不知。

公門不可輕入。若世誼素交，尤當自遠。或事應面謁，亦不必屏人私語。恐政有興革，疑我與謀。又恐與我不合者，適值有事，疑爲下石。

進一步想，有此而少彼，缺東而補西，時刻過去不得。退一步想，只喫這碗飯，只穿這件衣，俯仰寬然有餘。

天生五穀，以養人。不食則饑，缺之則死。每見高門巨室，田連廣陌，視米穀爲草芥。廚竈經年不一到，僕婢孩嫗，拋撒作踐。或溝廁白粲累粒，或几案餿穢成堆，略無禁忌。昔有一菴，隣於大宅。寺僧常見溝中米飯流出，密用水淘淨，蒸晒一囷。不數年，而大宅緣事暴貧，僧人即以此飯餉之。大宅啣謝不已。後細詢，知爲溝中物也。嗟悔無及。屢見暴殄五穀之人，或罹饑寒困厄。此皆家長區置無方，以致如此。昔云誰知盤中飧，粒粒皆辛苦。吾輩安逸而享之，豈可狼籍以視之乎。明理惜福之士，當體察之。

人家隆盛之時，產業多不稅契。雖當事未必遍查，恐久之勢去，子孫反受其累。

人子服闋，流俗相率慶賀。至期笙歌燕飲，結綵披紅，謂除凶而就吉。夫恨未終天，歡成一旦，孝思罔極，豈無餘哀。何喜可賀，悖謬甚矣。明理義者，不可不慎。

彼之理是，我之理非，我讓之。彼之理非，我之理是，我容之。

門內罕聞嬉笑怒罵，其家範可知。座右多書名語格言，其志趣可想。

治家嚴，家乃和。居鄉恕，鄉乃睦。

讀書正以明理爲本也。理既明，則中心有主，而天下是非邪正，判然矣。遇有疑難事，但據理直行，得失俱可無愧。何須問卜，求籤，祈夢。

語云，開卷有益。是書皆可資長學問。獨今之小說，多將男女穢跡，敷爲才子佳人。以淫奔無恥爲逸韻，以私情苟合爲風流。雲期雨約，摹寫傳神。使閱者即老成歷練，猶或爲之搖撼。至於無識少年，內無主宰，未有不意蕩心迷，神魂顛倒者。在作者本屬子虛，在看者竟認爲實。因而傷風敗俗者有之，犯法滅倫者有之。雖小說中，原有寓意因果報應者，但因果報應，人多略而不看，將信將疑。況人好德之心，不能勝其好色之念。既以挑引於其前，鮮能謹持於其後。吾願主持風化君子，於此等淫詞，嚴請禁毀，使民惟經史是誦。厚風俗，保元氣，是亦聖世之善政也。

橫逆之來，正以徵平日涵養。若勃不可制，與不讀書人何異。

待小人宜寬，防小人宜嚴。

年高而無德，貧極而無所顧惜，惟此兩種人，不可與

之較量

見人作不義事須勸止之知而不勸勸而不力使人過遂成亦我之咎也

能容小人是大人能處薄德是厚德

德業常看人勝於我者則愧恥自增境界常看人不如我者則怨尤自寡

凡權要人聲勢赫然時我不可犯其鋒亦不可與之狎敬而遠之全身全名之道也

縱與人相爭只可就事論事斷不可揭其父母之短揚其閨門之惡此禍關殺身非止有傷長厚已也

事無大小以理爲主然我雖依理而行恐所遇之人或愚者不知理强者不畏理奸猾者故意不循理則理又有難行之處便當審度時勢從容處之若小事寧可含忍倘萬不能忍之大事則質之親友鳴之官長辨白曲直彼終越理不得自然輸服若恃我有理便悻悻生忿任意做去則愚者終不明强者終不屈奸猾者必百計求勝是有理翻成無理矣（知此決無訟事）

親族朋友中焉能個個相投事事恰當且嗜好不同性情不一卽有與我不相得處不過小忿微嫌耳竟有其人已死或報復孤孀或逢人責誚獨不念其人既死則萬念冰釋當改嗔怒爲憐憫照拂提攜鄉黨自欽厚道若芥蒂不忘嘖嘖於口徒傷忠厚耳旁人視聽能不薄之乎

君子不迫人於險當人危急之時操縱在我寬一分則彼受一分之惠若扼之不已鳥窮則攫獸窮則搏反噬之禍將不可救

現在之福積自祖宗者不可不惜將來之福貽於子孫者不可不培現在之福如點燈隨點則隨竭將來之福如添油愈添則愈久

肯爲人說眼前報應肯聽人說報應諸事肯將已驗醫方或抄或刻授人亦是美事

君子能扶人之危周人之急固是美事能不自誇則益善矣

終日安坐未饑而飯至未寒而衣添飲酒食肉呼奴使婢居有華堂出有舟輿可謂色色如意不於此爲善更且使性氣縱喜怒有些子事便不耐煩甚至行造罪孽豈不可惜嘗念及此久久自然寡過

凡遇賣兒鬻女及施粥施襖施茶施藥施棺若獨力不能須募衆舉行此眼見功德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時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窮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愼

徑路窄處須讓一步與人行滋味濃的須留三分與人食

人之所賴以生者惟錢財能於錢財上寬一分待人省一分濟人若能事事留心久久習慣雖不見福而禍自消矣如一味刻薄以爲得計一遇飛災蕩産傾家所入不償所出悔之晚矣

人以持齋戒殺爲行善是功德止及於禽獸而不及民生此善之微者也人以濟困扶危爲行善是功德能及民生而旁及於禽獸此善之廣者也若夫大利大害居得爲之位而不與之革之與作惡者何異

處富貴者不知世有炎涼小人處貧賤者不知世有窺伺小人是皆不關自己痛癢故也

貧賤生勤儉勤儉生富貴富貴生驕奢驕奢生淫佚淫佚復生貧賤此循環之情理

餽送儀文。人情不免。貴於所送之物。令人得用。世俗動輒雞魚蹄鴨。糕饅喫食之類。若遇喜慶。塞滿庭廚。焉能一時盡用。在隆冬尚可區處。炎夏頃刻餒敗。常有物未出盒。已有臭氣。在餽者必費數星。受者有何濟益。余意可送之物頗多。何必拘於口腹。夏則手巾涼鞋。砂壺紙扇。枕簟松茗。筆墨磁器。以至紗羅葛苧。冬則紅燭烏薪。羢襪煖帽。爐香坐褥。書畫醇醪。以至紬緞靴裘。無不可送。不獨令人可以適用。且免糜費暴殄之過。否則或竟用儀函。豐儉隨人。受者款之。不受者璧之。彼此兩便。亦交接可久之道耳。

富貴受貧賤人禮。以爲當然。殊不知幾費設處而來。即一韲一絲。宜從厚速答。

赴酌勿太遲。衆賓皆至而獨候我。則厭者不獨主人。却則宜早辭。勿令人虛費。

常見有餘之家。當極盛時。每一婚嫁喪葬。輒費數百金千金。及至衰落。遇有此事。即數十金數金。亦可敷演發脫。可見豐儉原在乎人。縱使豪華滿眼。不過一瞬虛名。有何實濟。姑以一二事言之。富貴之人。譬之可金者。未始不可銀。衣之可緞者。未始不可紬。寒素之家。米之可精者。未始不可粗。酒之可濃者。未始不可淡。由此類推。不獨積蓄有餘。且爲我生惜福。

人謂北方風土厚。其富貴也久。南方風土薄。其富貴也暫。予竊以爲不然。富貴久暫在奢儉。而不在厚薄。在人事。而不在風土。何也。如北方有餘者。生子多係自乳。不過覓人抱負。南方之人。稍有餘者。動輒雇覓乳媪。其乳媪之子。勢必托親戚代哺。送嬰堂延命。痛癢無關。饑寒罔恤。疾病痘疹。十中難存一二。是損人子以益己兒。豈於陰騭無損。又如北方有田者。縱使富饒。多係自種。必須勞力勞心。南方之人。田與佃種。坐享其成。致令子孫游惰。耒耜不識。五穀不分。豈得爲成家之器。又如北方婦女。脂粉不施。衫裙布素。首飾不過髲髢簪戒而已。南方婦女。金珠釵釧。有餘者不吝千金。合一家女媳妯娌計之。豈不損許多貲本。至於北方治席。不過猪羊雞鴨。加以自產園蔬。非吉凶大事。不設方物。今南方偶酌。音樂繞梁。珍錯畢集。頃刻而出四時之藏。一席而列各省之物。以此類推。何可勝算。可見富貴久暫。安得舍奢儉而言厚薄。舍人事而言風土哉。富貴久暫。不盡由此。然此種道理。居家不可不知。

祖宗富貴。自詩書中來。子孫享富貴。則棄詩書矣。祖宗家業。自勤儉中來。子孫享家業。則忘勤儉矣。此所以多衰門也。可不戒之。

待己者。當從無過中求有過。非獨進德。亦且免患。待人者。當於有過中求無過。非但存厚。亦且解怨。

勿以人負我。而隳爲善之心。當其施德。第自行吾心所不忍耳。未嘗責報也。縱遇險徒。止付一笑。

富貴之家。常有窮親戚來往。不戲謔爻執貧交。躬送破衣親友出門外。如此。足稱厚道。富貴方得久長。

待富貴人。不難有禮而難有體。待貧賤人。不難有恩而難有禮。

排難解紛。實行門中第一義。能以言語和人骨肉。見人搆鬭閒。一語解釋。其福無量。

骨肉貧者莫疏。他人富貴莫厚。其一切餽遺須有常度。勿以富貴而加豐。貧而致薄。

自讓。則人愈服。自誇。則人必疑。我恭。可以平人之怒氣。我貪。必至啓人之爭端。是皆存乎我者也。

人固不可多事。然親友有義不容辭者。以事重託理

宜委婉力行。行至必不能行。我心已盡。而親朋自亦見諒。近見一種自了漢。止知自喫飯。自穿衣。若人稍有所託。即况吟推諉。生平未嘗代人挑一擔。解一事。及到有事。未必不求人。若人人似我。又當何如。

周急恤貧。仁者猶病。焉敢迂言博濟。强人所難。獨是同一施與。有緩急之間。在己無傷於惠。在人便得其益者。每見有餘之家。於歲底時。一切僕從工食親友補助。必捱至除夕。方肯給散。殊不知度歲之具。自己既欲早辦。何不推己及人。且此日銀縱到手。市物闌殘。非貴即缺。衣履袍帽。從何置辦。此中微情隱苦。有不能盡述者。予目擊極多。故瑣言之。

隣有喪。不可快飲高歌。至新喪之家。不可劇談大笑。對新喪人。不可褻狎戲謔。凡親友中或有家庭之變。或有詞訟疾病不測之事。當設身處地。為之謀慮。不可嘻嘻膜視。并無關切。恐近似幸災樂禍矣。

攻人之惡毋太嚴。要思其堪受。教人之善毋過高。當使其可從。

我施有恩。不求他報。他結有怨。不與他較。這箇中間。寬了多少懷抱。忍不過時。着力再忍。受不得時。耐心再受。這箇中間。除了多少煩惱。

凡作事。第一念為自己思量。第二念便須替他人籌算。若彼此兩利。或於己有利。於人無損。皆可為之。若利於己者十之九。損於人者十之一。即宜躊躇。若人與己之利害正半。便宜輟手。况利全在己。害全在人者乎。若損己以利人。尤上上人事。願同志共圖之。

事係幽隱。要思回護他。着不得一點攻訐的念頭。人屬寒微。要思矜禮他。着不得一毫傲睨的氣象。

常見筆札中。有知感處。則云刻骨鏤心。當在世世。有沾惠處。則云覆載之恩。舉室焚頂。或云啣結難忘。犬馬圖報。余謂謙固美事。亦當斟酌措辭。須有分寸。若太過。則近乎諂矣。將此等字句看作泛常套語。人心風俗。概可知矣。

凡作格言莊語。原以勸人為善。人雖未因其勸而改弦易轍。即化為善。善念未必不動。作者之心血不致空費。若作淫詞艷曲。雖以戒人為惡。人乃忽視其戒。痴心想慕。將效為惡。惡事未必即行。而作者之造孽實多。

好便宜者。不可與之交財。多狐疑者。不可與之謀事。

觀富貴人。當觀其氣概。如温厚和平者。則其榮必久。而其後必昌。觀貧賤人。當觀其度量。如寬宏坦蕩者。則其富必臻。而其家必裕。

凡觀人。須先觀其平昔之於親戚也。宗族也。鄰里鄉黨也。即其所重者。所忽者。平心而細察之。則其肺肝如見。若至待我而後觀人。晚矣。

凡遇不得意事。試取其更甚者譬之。心地自然涼爽矣。此降火最速之劑。

自信者不疑人。人亦信之。吳越皆可同胞。自疑者不信人。人亦疑之。骨肉皆成敵國。

人之謗我也。與其能辯。不如能容。人之侮我也。與其能防。不如能化。此中有大學問在。

見人與人忿爭不休者。當勸之曰。天下事。未有理全在我。非理全在人之事。但念自己有幾分不是。即我之氣平。肯說自己一箇不是。即人之氣亦平。

待有餘而後濟人。必無濟人之日。待有餘而後讀書。必無讀書之時。

為人謀事。必如為己謀事。而後慮之也審。為謀而忠。為己謀事。又必如為人謀事。而後見之也明。當局易迷。局外者清。

處兄弟骨肉之變宜從容不宜激烈遇朋友交遊之失宜剴切不宜含糊

無病之身不知其樂也病生始知無病之樂無事之家不知其福也事至始知無事之福

容人之過却非順人之非若以順非爲有容世亦安賴有君子（一味以容過爲厚道者亦非也）

古人以喜怒中節爲和今人以有喜無怒爲和

交財一事最難雖至親好友亦須明白寧可後來相讓不可起初含胡俗語云先明後不爭至言也

卽或有人負欠決非甘心不肖理雖據而情須原不必凌虐太甚言語說盡身分做盡當看兒孫面上稍稍寬容遇衆擎易舉之事亟宜讚助不可從中阻住使人無一線生路所云讚人陷人皆是口推人扶人皆是手但恐做盡說盡天道好還將來思人一讚一扶不可得也

人因困乏或欠人貲財或借人衣物一時無償人卽呼爲壞人若赴訴求寬又惡其巧言善辨若靦面無言又嫌其默訥柔姦總之欠字壓人頭不知何法可合人意愚謂良心信行人人俱有孰不願報德全信總因無計設法未免輾轉推諉俗云人人說我無行止你到無錢便得知且禮義生於富足豈有餘之人甘失信於人哉（世不少甘心負騙之人然富而有力者不可不知此種）

錢財不可不惜然亦不可苛刻我能寬一分則人受一分之惠如小本生理及挑負奔馳者惟仗工夫氣力養家活口尤當倍加優恤在我釐毫之寬所去有限彼得一釐一文所喜無窮每見刻薄之人取之盡錙銖剝削半生害生一旦反至傾家蕩產又見寬厚之人終日受人侵削反能飽食煖衣終身無禍者比比然也人欲自算莫若觀人清夜將所見所知者屈指而計刻薄之後人與寬厚之後人較量之孰享孰否孰富孰貧便見天之報施不爽矣

子弟僮僕有與人相爭者只可自行戒飭不可加怒別人他人僮僕遇我不恭如坐不起騎不下指爲無禮彼與我原無主僕之分不足較也

看古今文字立意求其佳處則竟得其佳立意求其疵處則亦染其疵君子於人之善惡也亦然故取長略短道必日益

鋤姦杜惡要放他一條去路若使之一無所容譬如防川者若盡絕其流則堤岸必潰矣

事有急之不白者寬之或自明人有操之不從者容之或自化卽家庭嫌隙常有愈理而愈多緩之則如故（處事待人因激烈而害事者不少）

親友婚喪之事有窘乏者能隨力相助方可代籌豐儉若於事無所補徒用關切虛言似可不必禮云弔喪弗能賻不問其所費問病弗能遺不問其所欲

人止知耕種之苦不知炊煑之難如有餘之家人口衆多日食何止三飧爨烟至晚不斷火夫任勞竟無寧刻其當酷暑之時茶水愈多炙煿薰蒸汗如雨下較鋤禾農夫爐邊鐵匠尚有閒時司爨者刻期供飭難偷一瞬之涼及至隆冬敲冰汲水淘米洗菜滲入心骨享用子弟勿視饔飧之易當辨服役之勞

經營二字須看得大如耕農織婦行商坐賈無一非經之營之也必要平心公道而利有自然者順其自然則無妄念而不冒險如蓄有米而望米價貴蓄有布而念布價增則其心不平如大入而小出造假以混真則其道不公不平不公皆出於利心太重究之

豐嗇有數未必即如其意空起刻薄心腸即或獲利致富天道福善禍淫未必親享其利世有商賈成家而子孫不享厚澤者良由此也

錢糧差徭輸納自有定期供應自有大例惟預先措辦依期急公免滋差擾自然快活若遷延時日使催者受比較之苦而我亦終不能免則何益矣況國賦原係正供避重就輕閃差跳甲恐一敗露為罪尤大縱然隱秘從來欺公不富冥冥之中亦必不放過

近日雖有急公之人鞭銀不親身投櫃米麥不自看入廒託人代封代納多係私帖收去并無印票為憑非是閒懶好逸只圖些小便宜及至捉比勢必重完不獨差擾使用亦且拖累公庭可見惜小費必誤大事貪閒逸反受勞煩若輪當里甲更宜慎重

歲逢水旱流離滿道仁人君子諒皆垂慈然非空空嘆息也或曰俟其有而與之何時是有何不分一二口食一二文錢亦可救饑度命若曰善門難開恐其不繼即密持錢米於流民往來之地隨緣給之老幼殘疾者加之不必居名救得一人是一人施得一日是一日囊罄則止何慮不繼哉今人建寺燒香自謂功德殊不知寺不建佛未必露處香不燒佛未必饑餓若移此以濟人佛必大悅福報當百倍矣

屢有愚人生育舉女投之水中嬰兒何罪遭此毒手嗚呼烏戀巢雛甘心受弋鱔憐腹子鞠體重傷物類如斯人何異焉因吝日後之財肆目前之惡殊不知天生一人自有一人衣祿且骨肉天性投生反死不但於心不忍自是天地鬼神之所共憤仁人君子亟宜勸戒如各郡有育嬰堂是亦體天地好生之意也

暗裏算人者算的是自己兒孫空中造謗者造的是本身罪惡（行善事最重人不知故曰陰德行不善事又最怕人或知故曰陰惡）

王孫一飯報以千金至今止知為漂母而不知姓氏者何也施時無望報之心也若望報而後施是一味圖利而非仁人君子之心矣但世情澆薄不以有施必報為勸何以動愚人好施樂善之心哉故有施必報天理之自然仁人述之以化俗不望報而施賢聖之盛德君子存之以濟世（如此道理方足總是躬自厚而薄責人之義）

勸惜字紙使人檢拾不過在於通衢大道若人家內焉能入室尋覓且婦女知惜字紙者少任其委擲溝廁汙穢之處更為可惜莫若令檢拾字紙之人籠上寫一收買廢壞字紙一帖使愚夫愚婦知字紙可以賣錢或少護惜究竟所費無多所收甚普

命應富貴者美事忽然而至無意而得頭頭湊合非其才智之巧也命也命應貧賤者美事將成忽敗縱得必失局局乖違非其才智之拙也亦命也處順境者不可自誇其能處逆境者不可徒增怨恨

巡更守夜所以防竊貧富均有關係畢竟富者為重近見有餘之家重門高扃安眠穩睡反令市肆小戶鳴鑼擊梆獨不思小戶人家竈在床頭孑然一身所守何物賊豈來偷況十家守夜十日止輪一次一次止用一人有餘之家即不令僕從親守便當雇募更夫所費有限何苦吝此些微獨苦窮人於心安乎

草野之夫不可妄議政治譬如官長擾民則有怨謗如民使官長擾之又當何如聊舉一二言之如有田供賦自應依限上納若抗不完奏銷提比是官擾民乎如置產稅契自應投稅隱漏查出勢必差催是官擾民乎如官長經過自應避道站立喧嘩直走見加戒飭是官擾民乎如禁止夜行自應早歸徹夜遨遊

遇着盤詰、是官擾民乎。至於為非犯法、干名犯義、種種違條之事、皆係自罹法網。卽唐虞之時、臯陶執法、雖欲不擾、可得乎。惟在自己防守以免之。至公至平之論、無人道及。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先生名彪、浙江蘭谿人、歷任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弘謀按、唐君此集、採錄古今人之言、而己所著論為多。大抵存心則平恕周匝、立論則和易近人。寧過於厚、毋趨於薄。而於倫常之地、患難之頃、尤極切摯。人能如此、風俗焉得不厚也。

我初生時、不帶一錢來。自孩提以至成人、百事費用、無非父母之財也。無奈世人、一至長大、各聽妻子婢僕之言、兄弟分析、爭多競少、彼此皆謂父母有偏。似乎一切家財、皆當我所獨得。而兄弟不當有、并父母亦不當有者。噫、何其愚也。人苟聽妻子婢僕之言、不孝於親。縱使父母億萬家財、盡歸於我、未有不速敗者。惟平心讓財、敦孝之人、天必佑其子孫、待常享富厚。斷無爽也。吾願世之人、凡妻子有爭較財物之言、入於我耳。不唯不當聽、且當卽時訓誡、勿使再言。至於婢僕離間聳誑之言、當訓誨妻子、不可聽信。甚則撻之。則離間之言、自不敢再行、而孝行可完矣。

父母一切所用之物、如筆墨、紙硯、杯盞、壺榼、傘屐之類。安置之所、宜有常處、不可屢移。恐父母一時取用而不得、致生煩躁也。

或問古有晨昏定省之禮、安能事事如儀也。曰、此非板定。有易行之理焉。或父母有事過勞、恐其睡臥不寧。次日清晨、宜問安也。或有拂意之事、恐其懷抱不舒。當問安以寬慰其心也。大寒大熱、難於調養、問安自不容已。或身體倦怠、或冒風寒、宜時時問安。不必拘晨昏也。至於事當遠出、則宜叮嚀囑咐兄弟妻妾、代己盡心。定省之事、固不可懈。溫凊之事、尤所當謹。父母年高畏寒、貼體裏衣、最有關係。緊小則煖、短則可眠。背綿宜厚、臂綿稍薄、則不慮臃腫。眠不脫衣、則臥不畏衾冷。起不畏衣寒。調養親體、此為要也。又年高體弱之人、足尤畏冷。不問男女、睡宜穿襪。裝綿宜厚。若當仲冬極寒、宜加其綿衣、厚其衾絮、爐炭時加、毋令缺火。此冬溫實際也。屋低小者、夏必炎蒸。卽屋大而天井無蔽、亦不免於炎蒸。覆以涼棚、庶可免於炎熱。或臭虫為患、有巢於四壁者、以油灰塞之。藏於椅桌者、以漆麪嵌之。臥床之隙、不可以塞嵌者、則時檢點而撲去之。帳幙與枕衣、時時展視、有則去之。獨藏於寢蓆者難去。惟以蒲為蓆、則無藏匿處矣。至於蚊虫之患、帳幙稍有隙縫、蚊卽從此而入。雖終夜揮扇、旋去旋來、困人莫甚。惟去其隙縫、則可安枕而臥。此夏凊實際也。凡古人所言、皆尋常可行之事。不可視為奇絕之行。舉此數事、而餘可類推矣。

人子一生大事、莫如送終。於此而不盡心、則無復可盡之心矣。奈何以兄弟衆多、彼此推諉、使日久暴露。或草草完事、致有日後之悔。竊以為諸子中饒裕者、宜爭先費用、不必與衆較量。卽力不及者、亦須勉強支持、不宜推諉、偏累一人。豈不聞古之孝子、遇親之難、爭先赴死、以求相代者乎。彼於生命尚可捨、何區區財物之足云也。

顏光衷曰、人子有大不孝、而竟忘其為不孝者。有八焉。父母愛惜之過甚、常順適其性、驟而拂之、便違拗不從。甚或抵忤、一也。常先事勤勞、聽子安佚、遂謂父

母宜勤勞、己宜安逸。偶令代勞作事。便多方推諉。二也。父母常爲兒減口、遂謂父母當少食、己宜多食。三也。語言粗率慣、父母前、亦直戇衝突。行動無禮慣、父母前、亦傲慢放弛。四也。見同輩、則禮貌委和。對雙親、則顔色阻滯。待妻子、則情意藹然。伴二尊、則胸懷鬱悶。有美食、則反食妻子、而不以養親。有好衣、則反衣妻子、而不以奉親。五也。財入吾手、便爲己財。而在父母者、又謂吾當有之也。財足、則忘親。財乏、則强求。竊取於親、不得遂意、則怨親。親老不能自養、而寄食於吾、則又厭親。甚且單父隻子而爭財者、有矣。少長互推、而棄親不養者、有矣。不知身乃誰之身、財乃誰之財。我乳哺無缺、衣食無缺、以至今日、誰之恩乎。六也。恣情聲色、外誘日濃。二更三鼓、挑燈望歸、不顧也。遊戲賭錢、破蕩財産、雙親憂鬱成病、不顧也。七也。父母於兄弟姊妹、或有私與。乃怨親偏黨、鬬防爭論、無所不至。甚且成讐。八也。以上數者、皆習成不孝、竟爾相忘。苟不細思猛改、則天地鬼神、譴責之加、必不能免矣。堂有雙親者、每日將此八件反己自問。有則改之。所全不少。

祖父母與父母、服有三年期年之別。然父死祖在者、諸孫必當代父行孝。不得以孫自諉也。長孫尤當盡孝、以有承重之責也。晉李密乞養祖母一表、千古皆稱其孝。有讀之垂淚者。則知祖父母之當孝也。蓋祖父母其年必高。高年之人、苟無人盡心服事。諸苦畢集、無處可告。則其罪與不孝父母同。

子弟不宜避賓客。少年無才能、正當於見客周旋進退處學之。若一味迴避、必至如樵夫牧子、毫不知禮。一見正人、手足無措、大爲人所輕鄙也。

凡賢達子孫、每從父母祖宗起見、視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産、必勝於己事己産也。無良之子孫、止知自爲自利。公衆之事。公衆之室産、毫不經營、全不愛惜。其存心既私、必無善報。後日子孫、盛衰可預卜也。

何士明曰、功名富貴、固自讀書中來。然其中有數。非人力所能爲。苟人力可爲、將盡人皆貴顯矣。嘗見人家子弟、一讀書、就以功名富貴爲急。百計營求、無所不至。求之愈急、其品愈汚。緣此而辱身破家者、多矣。至於身心德業、所當求者、反不能求。眞可惜也。吾謂讀書者、當朝溫夕誦、好問勤思。功名富貴、聽之天命。惟舉孝弟忠信、時時勵勉。苟能表帥鄉閭、教導子姪。有禮有恩、上下和睦、卽此便足尊貴。何必入仕、然後謂之仕哉。至於不能讀書者、安心生理、顧管家事。能幫給束修薪水之資。使讀書者、得以專心向學。成就一才德邁衆之人、則合族有光。卽此便是學問。何必登科及第、然後謂之出人頭地也。

嘗見再醮之婦、不能育子者。薄視夫家、而一心專厚兄弟。暗以夫家財物厚遺之。夫不及禁。子不敢問。家計因此而壞者、多矣。此當有法以馭之。察其兄弟果貧也、宜顯然與之、以資日用。如此、權出自我、婦無權焉。所費之財有數也。與婦人之暗與不同也。非特此也、婦人無子而專厚其壻者。丈夫亦當以此法處之。

凡人不幸而中年絃絶、則後妻與前妻之子。其中有甚難處者。妻非必不賢。子非必不孝也。爾我猜疑之心、一生。一言也、言之者無心、聽之者有意。一禮也、失之者無意、見之者有心。漸至失歡、終成大恨。爲父者、豈可聽不明之婦、與童稚之子、而不預爲之地乎。平居必早教其子曰、言不可直遂也、必以委婉出之。事不可草率也、必以周旋行之。聲音笑貌、貴有彌縫補

救之意行於其間庶可得繼母之無怒又必早訓其婦曰己所親生尚多不孝況非己出者乎己之所生雖忤逆猶加慈愛非己子一言稍失便加棄絕亦非人情況子我之子也愛我子即是愛我不愛我子即是棄我矣如是開誠訓誨庶可令子母和好不然未有不相疾相殘者也

凡人立身斷不可做自了漢人生頂天立地萬物皆備於我范文正做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己任便有宰相氣象如今人豈能即做宰相但設心行事有利人之意便是聖賢便是豪傑爲官可也爲士民亦可也無如人只要自己好總不知有他人一身之外皆爲胡越志既小安能成大事哉

聖賢無他長只是見得己多未是所以孜孜悔過遷善而爲聖賢凶惡之所短只是見得自己是而人多不是所以刻刻怨物尤人而爲凶惡語云世人皆言人心難測而不知己之心更難測世人皆言人心不平而不知己之心更不平苟非細察安得知之

王龍舒曰人爲君子則人喜之神佑之禍患不生福祿可永所得多矣雖有時而失命也非因爲君子而失使不爲君子亦失也爲小人則人怨之神怒之禍患將至福壽亦促所失多矣雖有時而得命也非因爲小人而得使不爲小人亦得也命有定分故也故君子樂得爲君子小人枉了爲小人

士君子處心行事須以利人爲主利人原不在大小但以吾力量所能到處行方便之事即是惠澤及人如路上一磚一石有碍於足去之即是善事惟在久久勤行耳豈宜謂小善不足爲

嚴君平雖賣卜與子言依於孝與臣言依於忠與弟言依於悌終日利物而無利物之名士君子有志於惠澤及人者不可不識此妙理（由此推之何事不可濟物利人）

施藥不如施方極善之言也貧窮之人嘗苦於無錢取藥聽其病死殊爲可傷余聞人言海上單方有不必費財得之易而有奇效者余每試之果驗如好義君子能各出所聞遍貼於人烟湊集之所則濟人陰德比於施藥加十倍矣

古人所以重俠烈者非無謂也人當危迫之際呼天不應呼地不應呼父母不應忽有人焉出力護持不及於難濟天地父母之不逮故知俠烈不可及也

凡人之爲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爲不善之事報之而或別於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

凶人貪冒無恥隨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爲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欺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浮於其所受欺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轍無不然者

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己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

人情盛喜時必率略於約信輕易於許人後日不能踐言多至僨事爲人輕鄙故喜極莫多言也盛怒時與人言語顏色必變詞氣必粗知我者謂我因怒而氣暴不知我者謂我怒彼而發嗔啓人仇怨矣又人怒時一語不合即加遷怒甚且遷怒於毫無關涉之

人。故怒極莫多言也。盛醉時。心氣昏迷。不辨是非利害。舉生平最機密之事。盡吐露於人。醒時有茫然不知者。即知而百計挽回。終無濟也。故醉極莫多言也。

面贊人之長。人雖心喜。未必深感。惟背地稱其長。則感有不可勝言者。此常情也。面責人之短。人雖不悅。未必深恨。惟背地言其短。則恨有不可勝言者。此亦常情也。夫人之與我。苟無怨。何必背地短之。若與我有怨。雖短之。而人不信。何也。以其出於仇人之口也。即信矣。不能代我而加之以禍。在彼聞之。益增其不可解之怒。是背地短人。愚者不爲。若背地稱人正忠厚之事。智者所不廢也。

先賢云。半句虛言。折盡平生之福。釋氏云。說謊爲第一罪過。嘗見虛僞之人。從幼穉時。即喜謊言。及其長也。隨念所起。造爲虛假之論。空中樓閣。雖無意害人。而適逢其害者多矣。安得非罪過之大乎。尤可惡者。其炫耀己之才能學行也。則增一爲十。矜誇粉飾。以爲人可欺也。不知人皆厭聽也。徒增己之醜耳。

戲謔之言。出於貧賤人之口。受者不過心懷忿忿。甚或口角是非而已。若富貴之人。其招禍也必大。蓋我貴矣。雖戲言之。而彼慮我爲實語也。必畏懼恐慄。輕則多方防我。重則先施毒手矣。

人之過端。得於傳聞者。十有九僞。安可故意快我談鋒。增加分數。使其人小過成大負玷。終身。他日與人有訟。人即據傳聞爲口實。或官府聞之。令其受殃。是我害之。罪莫重矣。故傳聞人過。增加分數。關係己之陰騭尤大也。

局外而呰人短長。吹毛索垢。不留些子餘地。試以己當其局。未必能及其萬一。薛敬軒曰。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

小人立心狠毒。度量淺狹。與人有怨。即以讒言中之。我心雖快。其如鬼神不悅何。語云。勸君莫要使暗箭。射人至死無人見。誰知鬼神代不平。偏向空中還重箭。念及此。則人當度量寬宏。不可以讒言害人也。

富貴則人爭趨之。蓋有故也。彼有稱揚提拔人之力。有祖庇曲護人之勢。又有加禍於人之權。庸人不得不趨附之者。勢也。貧賤則人疏遠之。亦有故焉。一謂無所仰望於彼也。二恐其來借貸也。三恐其求我周恤也。四慮與貧賤人往來。滅我體面也。庸人不得不疏遠者。亦勢也。乃知世態之厚薄親疏。是理勢之所固有。不必盡屬炎涼也。明達者。不當以此介意焉。

俗人之相與也。有利生親。因親生愛。因愛生賢。情苟賢之。不自覺其心親之。而口譽之也。無利生淡。因淡生疏。因疏生賤。情苟賤之。不自覺其心厭之。而口毀之也。是故富貴相交。雖疏日親。一貧一富。一貴一賤。雖親日疏。此情理之必至也。

世人評論是非。多係臆度。或由傳聞。或因怨生誣。百無一實。豈可輕信。若受謗之人。與我不相識者。則置而不傳。若其人與我相識矣。必當審其虛實。有則隱之。無則爲之辯白。庶稱隱惡揚善之君子耳。

人生世間。自幼至壯。至老。如意之事常少。不如意之事常多。雖大富貴人。天下之所仰羨以爲神仙。而其不如意事。各自有之。與貧賤者無異。特所憂患之事異耳。從無有足心滿意者。故謂之缺陷世界。能達此理而順受之。則雖處患難中。無異於樂境矣。

早眠早起。其家無有不興盛者。夜間久坐。膏火費繁。日間早起。則早膳之前。已可經營諸事。較之晏起者。

一日如兩晝焉，晏起之人，於緊要之事，每以日晏不及爲而中止。百事廢弛，皆由於此。又晏眠晚起，則門戶失防。管理無人，竊物甚便，家多隙漏。衰敗之根也，早眠早起，勤理家務，節省衣食，使每歲留餘，以備日後吉凶大事。　由湖馬弔之類，染習既久，心志蕩佚，奸人誘之，必流賭博。父母宜婉轉教諭，子弟須深思猛省，斬斷根苗。　勤葺屋宇器皿，毋令大壞難修。公衆器皿屋宇。尤宜愛惜修治，不分人我。　訟至危險，小能變大。爭財爭產，得不償失，非重大萬不得已之事。勿輕易進詞。　均調茶飯，遲早得宜。不使下人忍饑懷怨，妨工廢事。　往來禮儀，量家貧富，以爲豐儉，不可隨俗胡行。　待客宴客，當因人數多寡，新舊親疎，以酌品物豐儉。　勤晒衣冠書畫穀粟，不得霉黴朽蛀。　勤關門戶。遇吉凶諸事，身體雖疲，臨睡之時，亦宜檢點。潔淨室宇，拂拭椅桌，半在自己，不可專靠他人。　訓誨婢僕，安頓什物，必令位置停當，不使動作觸碍，因而損傷。　完全器皿，毋使一器分散數處，致遺失毀壞。　紳衿富室子弟，倘家計一落，何妨親至畎畝，督耕，親率家人經紀。切勿畏人輕笑。輕笑者無知小人，何足計較。　勤記賬冊，毋令遺忘，致有錯悞。　爐煤烟管，宜勤拭刷。燃燈過夜，槃底必置水盆。幼童小婢，寧令衾絮溫厚，勿許被內安爐，烘爇被褥。稻草綿絮燈心，安放處，勿使火先相近。　保家要務，事在眼前，行之甚易，惟在一家大小人人，將此事理放心上也。（書此一段，貼於壁間，每日檢點，自有益。）

齊家所以難於治國者，有故也。朝廷諸事，皆有一定之法度，令民遵守。家則不然。細民之家，不必言。即紳士之家，禮法條款，平日多不講求。即欲教子孫妻女，而無其具。此家之所以不能齊也。齊家之法，宜摘取經史中，近情可行之禮，及律例要款。又歷代所傳嘉言懿行，班氏女戒，陸氏新婦譜等篇，集成二冊。四季請善講者，在於講堂。令男子依長幼坐於外，女子依長幼坐於內。遮以簾幕，靜聽講解。諸般義禮，習聞既久。雖愚昧皆有所知。桀傲者，亦將漸變而循良矣。每歲須四季行之。然行此不能無費。講師之酬金，講時之飲食，必令有所取資。宜令設公田數畝，以爲公產。取資於此，庶可垂永久而不廢也。

凡婢僕雖至賤，亦當養其恥心。惟有恥心，方始可用。故雖有過，不當數責，不當頻罵。數責頻罵，雖辱不恥，廉恥既無，不可用矣。

凡置田地房屋，不宜急驟。須訪來歷明白，然後受之。試言其故。或母孀而子不肖，聽信奸人誆誘而賣者。或無子之產，非應承繼之人賣者。或相持之產，未有歸著者。或與勢豪爭衡，知力不敵，而來投獻者。皆能致日後是非官訟也。至於墳塋中木石，與先賢墓堂基址。尤宜慎重，不可受也。

隣近利便之產，而適欲賣於我，宜增其價，不可因無人敢買，而低折其價。大傷陰隲。

馮琢菴曰。事之初起，往往甚小。因分人我而漸大。因爭小利而益大。事已觀之，又甚小。故善處事者，大事當使之小。（此種道理，局外者清，當局多迷，臨事不覺，事後自見。）

德盛者，其心和平，見人皆可交。德薄者，其心刻傲，見人皆可鄙。觀人者，看其口中所許可者多，則知其德之厚矣。看其人口中所未滿者多，則知其德之薄矣。

人生涉世，有忽略之事，有過激之言。二者皆不自知。若知之，必不施之於人矣。宜代爲推原，以爲彼之過

端，彼不自知也。勿置芥蒂於心，惡怒可釋矣。若不能，則當直言以告，令其知之。彼必知過而謝罪矣。乃世之人，緘口不言。他日乘其有隙，搜索過端以報之。若受報之人，能自反者，必思曰，彼如是加我，或我平日有怨於彼。虛心下氣，問其所以。彼將開誠言我之過。怨可由此兩忘矣。無如亦不能也。於是怨毒相加，至於展轉反覆而無休息。若更有讒人交搆於中，則報復益烈。嗟乎。忽略之事，過激之舉，人孰無之。既不能推情寬恕，復不能坦懷直告。至令展轉報復而無休息，豈非自成其釁乎。

凡人治家。一切田野園圃之物，不能不為人盜竊。但不至太甚可耳。慈湖先生曰，先君嘗步至蔬圃，謂園丁曰，吾蔬每為人盜取，何計防之。園丁曰，須拚一分與盜者，乃可。先君大是之。嘆曰，此園丁，吾之師也。爾等不可不謹記。

富貴居鄉，被人侵侮，每每有之。然畢竟是我好處，若使人望影遠避，無敢拾其田中一穗者，雖是快意，然其為人可知矣。

士人貧困時，鄉人不知其後日尊貴，不加敬重。一旦榮達，則視鄉人如仇讐，以為始輕慢我也。殊不知鄉人中，亦有後日尊貴者。我何嘗知其日後尊貴而敬重之耶。不知自反，止責他人，何背謬也。

張安世家僮數十人，皆有技業。虞悰治家，亦使奴僕無游手。此紳宦之最有家法者也。至於鄧禹身為帝師，位居侯王，富貴極矣。有子十三人，讀書之外，皆令各習一藝。推鄧禹之心，蓋欲拘束子孫身心，不使其空閒放蕩。即或爵除祿去，子孫亦有以資身，不至饑寒潦倒。其為子孫謀，何深遠也。

或問人生無事不需財，故無不營營於利，亦無不因財而壞品行。有善處之法歟。曰，有之。一在擇術。不可因貧而窩賭誘人子弟也。不可用炮火鷹犬，以傷禽逐獸也。不可貪口腹，而椎牛屠狗也。不可為媒為保，而令人財物落空，致人官訟也。不可因商賈貿易，串假偽之物以誆人也。為貧士者，不可武斷鄉曲，出入公門，而平地生波也。此必不可為者也。其有雖不可，而不能禁人不為者。但當日夜思維，吾力不能擇術，而苟且為此，已非善行。則當充無欲害人之心。為冊書者，不可飛灑錢糧，損人利己也。為胥吏者，不可搜尋弊竇，誘官施行也。不可得財枉法，令人冤無伸雪也。為兩班者，不可借勢居奇，勒索不已也。為訟師者，代人伸冤，不可虛架大題，令受者破身家，令告者坐反誣也。能如此，亦無害矣。至若貧賤者，更當安命。吾命當無妻子也，雖終身營求，必不能得妻子之奉養。吾命當缺衣食也，雖終身妄求，必不能得粱肉綺羅之適體。故知命已前定，則一切因利造孽之事，自然不作矣。此貧賤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富貴者之利財也，其義有三。一在知足。我高堂大廈，冬溫夏涼。綺羅輕煖，不脫於身。肥甘膏粱，不絕於口。豈知有草房茅舍，廚竈欄廁，皆在一室者乎。豈知有寒無綿被，直臥於稻草中者乎。一日三飧薄粥，尚有不飽者乎。常以此自反於心，自然知足矣。二在明於道理。我雖積財如山，身既死，則不能分毫帶去。惟因財所造之孽，反種種隨吾身也。三當知子孫貧富有命。彼命優，我不遺之財，而自然有之。彼命薄，雖以萬金與之，亦終不能擔受。不數年而敗去矣。知此三者，慎毋爭利而傷兄弟手足之天倫也。毋爭利而令親

戚朋友情誼乖絕也毋因人借貸押典而取過則之息也毋因交易而斗斛權衡入重出輕也毋慳吝太過而令諸禮盡廢也毋淡泊太過而令婢僕怨恨也此富貴者以義制利之法也

又問中等之家亦有法歟曰中等之家既不至於饑寒無良亦不至於因富造孽農工商賈各安本務凡事量入以為出每歲十分留二三以備不虞毋爭虛體面而多閒費此中等之家理財之法也

顏光衷曰頃有富者貪利苛刻討及錙銖平時一意吝嗇不知禮義為何物也身死子孫不哀痛不治喪羣相鬬訟其處女亦蒙首執牒訴於公庭以爭嫁資為鄉黨笑其子孫自幼及長惟知有利不知有義故也以義為利義得而未嘗不利家國同此一理

張莊簡公書屏有云客至留飯四碗為程簡隨便進酒隨量斟法何妙也近世人情塗飾耳目客至盛款謂不露寒酸本色及至貧乏逼身寡廉鮮恥全不顧惜何止露出寒酸本色也人之失算莫此為甚

慳吝與儉有大別當於理之謂儉吝於財之謂慳寒不惜婢僕而令之無綿食不惜婢僕而令之饑餓剩肥餘菜不令婢僕沾唇家財甚多而三族之極貧無告者有求不賑利濟之事毫不肯為乞丐至門任彼呼號而顆粒不與蓋儉者用財不過則之謂非無良殘忍只知有財而不用之謂也願人深辨乎此也

世人用財貴明義理加厚於根本雖千金不為妄費浪用於無益即一金已屬奢侈是以豐儉貴適其宜也吾見有人其待兄弟親戚故舊也絲毫必計不肯少假錙銖及爭虛體面為無益之事以炫耀俗人耳目則不惜無窮浪費此全不知本末輕重而豐儉倒施者也人至於豐儉倒施豈有善行足觀也哉

儉之一字其益有二安分於己無求於人可以養廉減我身心之奉以賙極苦之人可以廣德忍不足於目前留有餘於他日可以福後

凡善救人者必先解其怒而徐徐求其寬宥然後其言易入若人怒人不是我卻以為是何異炎炎之火又投膏以熾之也

王朗川言行彙纂先生名之鈇湖南湘陰人

弘謀按王君纂輯此書採錄嘉言善行可云詳備於世教不無裨益凡關女德者已採入教女遺規茲摘錄詒謀喪葬風水三則以補各編所未備且以破近時流俗之惑也

詒謀

父之於子惟當教之道諺曰孔子家兒不識罵曾子家兒不識鬬習於善則善也

養子弟如養芝蘭既積學以培之更須積善以潤之

人之教子飲食衣服之愛不可不均長幼尊卑之分不可不嚴賢否是非之迹不可不辨示以均則長無爭財之患責以嚴則長無悖逆之患教以分別則長無匪類之患

立朝不是好官人由居家不是好處士平素不是好處士由小時不是好學生蒙童之教大有關係如此

凡兒童少時須是蒙養有方衣冠整齊言動端莊識得廉恥二字則自然有正大光明氣象

吾之一身尚有少不同壯壯不同老吾身之後焉有子能肖父孫能肖祖所可盡者唯留好樣與兒孫耳

凡人施恩澤於不報之地便是積陰德以遺子孫使人敢怒而不敢言便是損陰德處

科第必須積德，故延師教子，早晚勤課，尚不足爲慈。有子之後，更務立心爲善，廣行方便，方爲大慈。

釋氏云：要知前世因，今生受者是。吾謂昨日以前，而祖而父，皆前世也。要知後世因，今生作者是。吾謂今日以後，而子而孫，皆後世也。是所當發深省者。（言前世後世，便涉杳茫。祖父本身子孫，何等切近。此即儒釋之分也。）

問祖宗之澤，吾享者是，當念積累之難。問子孫之福，吾遺者是，要思傾覆之易。

胡安國子弟或出宴集，雖夜深不寢，以候其歸。驗其醉否，且問所集何客，所論何事，有益無益，以是爲常。

林退齋臨終，子孫長跪請訓。先生曰：無他言，若等只要學喫虧。從古英雄，只爲不能喫虧，害了多少事。

泰和羅文莊公兄弟叔姪，先後相繼，咸登高第。公由冢宰歸養，庭訓甚嚴。仲子謁選，乞書帖當路，圖仕南方，以便省問。公曰：數字不足惜，惜認義命二字欠確耳。平生訓汝爲何，而有是言。竟不與書。

陸象山當家三年，自謂於學有進。此正可想施於有政，是亦爲政，全是孝友真切處，莫徒作鹽米零雜細碎觀也。（可見治家原有學問。）

羅一峯先生及第，以書寄子弟。所謂好子弟者，非好田宅、好衣服、好官爵，一時誇閭里者也。謂有好名節，與日月爭光，與山嶽並重，與霄壤同久，足以安國家，足以風四維，足以奠蒼生，足以垂後世，前史所載諸名臣是也。若只求飽煖，習勢利，如前所云，惡子弟，非好子弟也。此等子弟，在家也足以辱祖宗，殃子孫，害身家；出而仕也，足以汙朝廷，禍天下，負後世，豈宗祖父母之所願哉。

陳眉公曰：士君子盡心利濟，使海內人少他不得，則天亦自然少他不得。即此便是立命。（此報應至理，不是空言因果。）

李文節云：每見士大夫一捐館舍，其子弟往往向人稱外侮，人亦爲之傷世態之炎涼，嘆人情之薄惡。予以爲不然。君子生則人敬，死則人思。彼寂寞於生前，而榮華於身後，爲人尸祝俎豆者，何人哉。人必自侮，而後人侮之。向使恃位挾勢，欺凌侵奪，人無柰何，直待其子孫方與覆算，此所謂悖出悖入，出爾反爾，而稱外侮非矣。

喪祭

按喪禮初終，疾病遷居正寢，既絕乃哭。夫正寢，即今人家所居正廳也。惟家主爲然，餘人則各遷於其所居之室。若病勢度不可起，先設床於正寢中，子弟共扶病者出居床上，東首。東首者，受生氣也。既遷，則戒內外安靜，毋得喧嘩驚擾。仍令人坐其旁，視手足。男子不死於婦人之手，婦人不死於男子之手，恐其褻也。問病者有何言，有則書於紙，無則否。徹去舊時褻居之衣，加上新製之衣，貴者朝服，庶人深衣。加衣之時，每手足各一人持之。屬纊以俟氣絕，蓋置新綿於口鼻之間，綿不動則是氣絕。氣將絕，則鋪薦席褥於地，俟氣絕，則扶居其上，以衾覆之。置之於地，冀其生氣復反也。始死，遷尸於牀，以一箸橫口中楔齒，恐死者口閉，故以箸拄齒，令開而受含也。古用角柶，今以箸代之。至是男女舉哀，哭擗無數。今見人家於病者將危之時，便呼號哭踴，後事不能豫備，不能盡禮，是家禮一書，不可不於平時講究之也。

人子送親，最要緊者，莫如棺木。平日豫備者少，臨時營造者多。匆忙昏憒之時，諸務託之親友，終非切己。又或未經諳練，倘不能如法，一錯弗能再補。板以四

川花板爲上次卽婺源紫椏木俱取木質結練入土不朽又次則湖廣福建水杉未免輕鬆枯脆其造作擇吉期必尋善做老手兩牆不宜太彎恐不能載土日久陷坍其糊縫摃裹封口全要真正生漆則性黏易乾方能堅久棺外亦宜多加生漆爲妙釘以蘇木爲上熟鐵次之

入殮之時舉家哭踊將棺內事務憑之僕婢失誤不小須緩盡哀慟之情必要親自鋪墊手足要安舒勿得拗曲衣履要周正勿令捲摺四圍多用石灰紙包挸塞緊密勿得虛鬆久而肉化灰鎔相成一塊枕宜低平兩耳襯貼宜緊實庶幾不致搖動若在旅邸治喪欲從水陸扶櫬者絞布絲棉必不可少羢褐最生虫蟻切不可用掛線蓋棺全要中正否則將來山向朝對不真

士者以入土爲安攢厝乃一時權宜久則潮濕鬱蒸於內風日燥爍於外數年棺朽葬時另做新套轉換之間手足顛倒非其部位細小零落不復完全此攢厝之大病棺之坐向兼年庚姓氏內宜墓誌外宜勒石使日後子孫便於修葺幷知宗派至於墳墓界址宜將圖形弓步勒於碑背以免墳丁侵竊盜賣之患

今世喪家用僧道作齋或作水陸會寫經造像云爲死者滅罪惡必生天堂受種種快樂不爲則入地獄甚者日則孝子沿街隨僧迎經夜則破獄照星或作人物戲具講經唱法或男女夜出迎靈法禁不能理諭不曉士人家亦復爲此曰未能脫俗聊復爾爾嗟夫人死則形神相離豈有復入地獄受苦痛之理温公引唐李舟與妹書曰天堂無則已有則君子登地獄無則已有則小人入世人親死而禱浮屠是不以其親爲君子而爲積惡有罪之小人也何待其親之薄哉就使積惡有罪豈賂浮屠所能免哉曰親有疾則禱於羣祠君子或爲之豈以親死而忘之曰此亦人子無已之情恍親之意欲其親之生也今乃爲其死而免罪則異矣此事積習已久牢不可破細民無責也讀書知禮者乃亦相率而爲之豈不惑哉

凡弔喪只攢分共奠或置素軸具牲酒食菓不必過費以其餘分付主人至親奠賻不妨稍厚若大盤蜜樓綾錦旛幢人物樓閣像生飛走之類俱屬無益

春秋祭掃一歲兩行此烝嘗鉅典也近見人家子孫於祖父墳墓或輪流派值或糾分合行甚或一家有故彼此推諉或畏遠憚勞時日愆期不孝莫大焉至於本身父母無可推托者不過草草一盒了事且邀朋攜友借此遊玩踏青不敬甚矣獨不思祖父生我原爲身後之計如族衆貧乏我可支持卽應竭力措辦相邀拜掃使祖宗血食不缺村鄰知爲某家之墳不敢縱畜作踐塋旁多栽樹木分其疆界以免侵佔祭享必用牲醴佐以時鮮蓋取薦新之義豈可苟且塞責若謂物力艱難試問一歲之中請客宴會趨炎附勢出分嬉遊不知浪費凡幾何獨祖宗面上吝此一歲兩次之禮獨不念今日享用乃係何人創立卽使祖父無遺當揣身從何來亦是祖宗積德所致吾願世之孝子順孫寧減己身之用度以豐祖宗之俎豆不可以享親大典視爲虛應故事至於富家大族墓旁多置祭田以遺子孫輪流執管以租設祭使子孫人人樂爲誠法善而意深者也

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是也君子有百世之養邱墓是也（以邱墓爲百世之養正是追遠之義）

今人賓朋宴會，必務豐潔，至窮水陸殊品，然後為敬。乃祖宗祭享。多從苟簡。甚者失時不舉，晏然自安。生而疎者結其歡，死而親者忘其報。此之謂不知類。凡服官而春秋致祭，朔望行香，士庶之家敬神祀祖。固曰禮在則然矣。然而精誠不屬，雖三牲五鼎登降拜跪。徒為具文。神其為我來格來享乎。吾謂如奉神與祖也，必思所以致敬於神與祖者何意。又思我平日立心制行，果可以告無愧於神與祖者幾何。如祭山川社稷也，以司其土者祀其神，報本反始之義屬焉。吾奉命以守此土，果能乂安保障，為衆神靈爽所憑式乎。果能以生物為心，以養人為事，春祈秋報足以為民請命乎。如對先聖也，則聖人為萬世師表。吾輩既在綱常名教中，果能不忝居弟子之列，而對越無慚乎。如對關聖也，則忠肝義膽，浩氣凜然。吾果能節義自矢而不懼威靈之譴責乎。如對城隍，則彰善癉惡，昭鑒在茲。吾果能正直是凜而不畏神目如電乎。如對諸家佛像，則色相慈悲，善氣近人。吾果能善根清淨，而不淪於罪孽乎。至於吾祀吾祖，則僾然愾然，洋洋如在矣。吾果能繼志述事。以祖父之心為心乎。合族之兄弟子姪疎者，則同始祖之一脈也。稍親者，則同高曾祖之子孫也。至親者，皆吾祖父之分形同氣也。吾苟不能聯屬而親厚之，或漠不關情，視如陌路。甚至爭奪興訟。吾於對越之時，尚何面目見吾祖宗父母乎。以此思之，則告虔端拜之際，備物習儀者末也。祗於一就位，一俯伏，直作神靈祖考，如在其上。吾以心相對照，求可以對神靈而不愧，質祖考而無慚。即此一時發人深省多矣。吾願人撫心而自問也。此是對越精義，亦見事神通於治人，原有至理，非空空陳設拜跪已也。凡有祭祀，不可不作此想。

風水

卜其宅兆，葬之事也。葬乘生氣，葬之理也。世乃溺於風水可致富貴，而百計營求，甚至暴露其親，以俟善地，至終身不葬焉。殊不知人固有得地而發富貴者，苟非天與善人，或亦地遇其主而然。蓋萬中之一也。若心慕富貴，而不加修焉，而啚謀人之地，思以致之。是欲以智力而竊奪造化之權，豈理也哉。故有詩曰。風水先生慣說空，指南指北指西東。山中定有王侯地，何不搜尋葬迺翁。

吳文正公云。德不積而求地，猶不耕而求穫。存耕錄云。踏破鐵鞋無覓處，得來全不費工夫。牛眠鶴舉雖奇遇，只在方圓寸地圖。宋謙父曰。世人盡知穴在山，豈知穴在方寸間。好山好水世不欠，苟非其人尋不見。我見富貴人家墳，往往葬時皆貧賤，迨至富貴力可求，人事盡時天理變。仁人孝子，可以知所自處矣。

世人立宅營墓，交易婚嫁，以至動一椽一瓦，出行數百里，無不占方向，擇日辰，汲汲以趨吉避凶為事。不知自己一箇元吉主人，卻不料理。慈湖先訓云。心吉則百事俱吉。古人於為善者，命曰吉人。此人通體是吉，世間凶神惡煞，何處干犯得他。日吉是公共的，人吉纔是自己的。

人家新卜得葬地，將安厝，忽掘見棺木骨骸者，宜即與掩埋之，而權奉新柩為草舍，或即此稍遠另卜穴。或竟去此另卜穴，亦無不可。蓋論已葬與未葬，則我尚可圖，論有主與無主，則彼為可憫。寧須我費事，無遽擾泉下之人，使一旦流離失所也。安知不更有真地，不更有佳地。襲穴以葬，毋乃不吉乎。若營城在近，原有墳塚者，但不逼近，亦自無妨。蓋生有隣人，死有隣鬼，其理一耳。如此存心，便是吉人，所葬必得佳地。何人多昧昧也。

古人云。求地爲致福之基。積德爲求地之本。未得地。當積德以求之。既得地。當積德以培之。是以後代鼎盛綿遠。李近吾詠心地有云。俯仰乾坤何處佳。人人有地盡英華。性由天命真龍祖。道衞吾身輔峽砂。脈到靈臺方是正。穴尋華蓋不曾差。須認四端爲四應。莫將虛受作虛花。若還損壞全無用。保得完時福愈加。自古只爲君子宅。至今不作小人家。雖然說破無難認。一爭毫髮隔天涯。縱要講求風水。亦當從此着想。

若富貴是一家私物。則前富貴人久據之。不及我矣。未富貴家。原從已富貴家分來。已富貴家。仍聽未富貴家分去。今地師曰。吾能使主人萬代富貴。夫富貴止此數。若此家萬代富貴。則彼家萬代貧賤矣。地即有此理。天未必有此心。只福地本心地。則天地人不能外者也。苟明此理。省却多少機謀爭佔之事。

文公夫子知崇安日。有小民貪大姓之吉地。預埋石碑於其墳前。數年之後。突以强佔爲訟。二家爭執於庭。不決。文公親至其地。觀之見其山明水秀。鳳舞龍飛。意大姓侵奪之情真矣。及去其浮泥。驗其故土。則有碑記。所書皆小民之祖先名字。文公遂一意斷歸之。後隱居武夷山。有事經過其地。閒步往觀。問其居民。則備言埋石誑告罔上事。文公懊悔無及。乃曰。此地不發。是無地理。此地若發。是無天理。祝罷而去。是夜大雨如傾。雲電交作。霹靂一聲。屋瓦齊鳴。次日視之。其墳已毀成一潭。連尸棺不見矣。

孫文祥自浦城歸。道經霍童鄉。日暮。忽見山旁有屋。遂投宿焉。夜半聞哭聲。問故。有夫婦曰。吾子不肖。鬻此屋。明日當徙去。不禁悲傷耳。文祥曰。子雖不肖。吾當爲汝謀之。至日。視其處。乃荒塚也。俟至日午。果見衣敝袍者。同豪右僕從。持畚鍤至。文祥詰之。對曰。家貧。將祖墳遷葬。鬻地以延朝夕。文祥傾囊與之。不告姓名而去。後數夜。夢寄宿夫婦謝曰。向日厚恩莫報。今幸獲二鳳雛相謝。遂孕二子。先後登第。噫。觀此則毀人之塋以葬其先。斷人之龍以利乎己。人謀即工。泉下人其肯瞑目乎。可以喚醒掘古墓葬新墳者。

春秋祭掃。非僅循拜墓虛文。必也剪荊棘。培松柏。塋頭加土。週圍仔細相視。有無倒塌漏痕。鬆薄拆縫之處。并狠窩獾洞。及惡樹根荄蔓延。勢將侵繞穴地。應修築。應填塞。應斬除者。上緊料理。庶以安先靈於泉下。而弗替也。迺近來以掛掃爲故事。藉祭饌以遊春。其哀思修墓之意。概乎不講。匆匆一拜。內返於心安乎。偶見拜掃詩云。一年始得見兒孫。正好團圓骨肉恩。豈意到來來即去。空留細雨灑黃昏。

名公巨卿邱墓。內有墓誌。外有豐碑。再有華表人獸。以及神道碑亭。至士庶之家。雖限於分。而誌石墓碑不在禁例。稍有力者。內誌以石。或記事功。或止勒士者生庚故葬年月。山向四至大概。附埋塚內。上樹碑一通。不必過於高大。嫌於僭也。碑面照有無封贈職銜。據實開刻考妣某某之墓。旁書子某孫某敬立。碑陰仍將父母生庚故葬年月。并所葬坐山朝向。及墳地四至丈尺。墓田畝數。明白刊刻。庶可以示久遠。以防侵佔。葬遠鄉者。尤不可不急講也。

住宅墳塋栽培樹木。如人衣冠齊整。令人望之起敬。每見樹木蓊鬱者。多昌盛之族。而斫伐蕭條。必家運陵替者也。堪輿家謂修竹茂林。可驗盛衰之氣象。住宅固宜。墳塋尤甚。古人恭敬及於桑梓。重親之植也。若先人所培植者。恣意妄伐。漸至凋零。塚內何人任

意戕賊。不獨爲衰敗之徵。其不孝爲已甚矣。但族中貧富不等。富者自知愛護。貧者只顧目前。惟在富者量濟之。善勉之。使之保全。若漠不關心。不爲善全之計。較斫伐之罪。薄乎云耳。因占二絕。爲斫伐者勸焉。

滿山松柏久成陰。魂魄依栖愛茂林。孝子慈孫當世守。年年瞻拜一憑臨。可歎兒孫意在錢。傷心古木已參天。斧斤盡伐無餘樹。空使啼鴉繞墓田。講求風水之人。偏不留意塋樹。亦是一障。

熊勉菴寶善堂不費錢功德例先生名弘備。江南淮安人。

弘謀按世俗好資冥福而忽人事。往往佞佛修齋。迎神賽會。以爲功德。雖費錢。亦有所不惜。至於利物濟人。則又以無費爲諉也。今語以如是之爲眼前功德。而并不費錢也。有不翻然悔悟。羣思爲之者乎。若夫纏舉斯世之人。臚列當爲之事。則尤使人無貴賤高下。隨其身之所處。而皆足爲功於世。積德於己也。所裨於世俗不淺矣。故終焉有取於此。

鄉紳

倡率義舉。正己化俗。有利地方事。盡心告白官長。有害地方事。極力挽回上官。民間大冤抑。公行表白。里隣口角。公道解紛。村衆逞兇。危言喝止。不說昧心人情。肯容人過。肯受逆耳之言。不評論女色。受謗不怨嗟。保護善良。公舉節孝。戒人忤逆。止人奸謀。扶持風化。主持公論。嚴禁子弟。不許僕從倚勢生事。不偏護子弟。冤苦鄉隣。不開害人事端。不以財勢傲慢貧賤宗親。勸止人刻薄取財。夤緣功名。不侵佔人田園。不謀買人產業。不攙搭低銀。不薄本族。而妄認同宗。感化人一家好善。不包管戶外事。不隨淫朋遊戲。不借端害人。不徇情冤人。不以喜怒作威福。止人不演淫戲。不謀奪風水。暨欺壓隣傍風水損人。訓子孫甥姪。仁慈一體。不怒不縱。不欺凌幼弟庶弟。乘危不下石排擠人。不圖方圓適自己意。妨人便利。鼓勵人苦志讀書。勸人重義輕利。不掯短人價值。不因僕從言慢侮親友。諭人和息詞訟。爲人解冤釋結。不強借人財物。不強賒店貨。鋤強扶弱。敬老恤貧。不多娶姬妾。不畜寵童。不貪重利。將婢配匪類殘廢人。奴婢婚配及時。不壓良爲賤。

士人

忠主孝親。敬兄信友。以名節立身。以忠孝訓俗。敬奉聖賢典籍。盡心啓發生徒。敬惜字紙。謹修言行。誨門人言行並重。無故不曠功課。不菲薄人爲不足教。耐心教訓貧家子弟。遇聰明子弟。教之誠實。遇富貴子弟。教之禮義。講鄉約律法。勸戒愚人。凡事涉閨閫者。不輕言。不落筆。凡事屬陰私者。不攻發。不猜疑。不書誣揭。不寫呈稟。不作離婚分別紙。不昧心黨護親朋。不扛幫打降。不傳演邪淫小說。不加人諢名歌謠。編輯利濟爲善書。不詆毀平人。不凌虐鄉愚。不妄圈文字。欺哄無知。不自負才高。輕慢同學。不譏笑人文字。不廢散人書籍。不恃衣頂呈人。不作昧心干證。遇上智講性理學。見愚人說因果書。勸止人不孝不睦諸事。引導愚人敬宗睦族。傳人保益身命事。

農家

耕作以時。照顧蟲蟻。糞田不害物命。不阻斷走路。填坑塹以便行人。不唆田主謀買取方田地。不縱僕人盜賣主人穀粟。不藉主人勢縱放六畜殘隣田禾苗。不諂奉主人耕占隣田溝心岸界。不坪斷人墳墓左右前後風水。不耕占迷失墳墓。不攛唆主人故意阻塞水道掯隣田錢財。不私動主人種糧。（恐臨期摻稗歉混致損秋成。）不忌隣田禾苗茂盛妄生殘害。不借口隣田六畜殘毀禾苗唆主人詐害。不做工懈怠荒人田畝。不以酒飯不厚工錢短少遂生怠惰做假生活。填墳墓穴洞。愛惜他人車具。驢牛猪羊食禾苗者不輕刺戳。犂車牛路不圖超近踐人禾苗。不於戊日犂鋤田土澆灌穢糞汚觸地祇。（田家以四季戊日皆有所犯也。抱朴子曰。燕逢戊日不啣土。）

百工

雕畫不褻瀆聖像。造物必求堅實。不因主人酒飯簡慢輒生壞念。不作不吉利語。造作不苟且草率。不行魘魅法。不攛哄人興造。不傳播主東家常隱微。不造磽薄假物。不躭延捱工。不圖帶買受謝哄買假貨。不以裂破者混哄。不輕毀成物。不妄作淫汚。不汚損人衣物。不偷竊人材料。不輕費人材料。愛惜鋪墊遮蓋物件。（以上工匠。）橛錨防壓人足。填塞橛錨洞。（恐陷人足。）急流中代篙代縴。擠塞中讓篙讓縴。不因掯索多資羈遲急事人登岸。（以上舟子。）

商賈

討價不欺哄鄉愚。不高擡柴米價。貧人買米不虧升合。不賣假貨。出入不用輕重等秤小大升斗。凡病人所需貨物不掯勒高價。（恐貧人無力措辦致病者難堪。）不設計謀奪生意。汙穢餚饌不可欺人不見仍賣人用。不忌人生意茂盛多方讒毀。交易公平。童叟無二。深夜買急需物者不以寒冷不應。典鋪輕減利息。當銀錢足其等色。貧人錢數分數尤加寬恤。贖當少虧無補諒情讓免勿使不成致恨沉沒。不齊行勒重價。貧人買夏帳棉衣被等哀憐讓價勿使不成。

醫家

施效驗良方。遇急病請致即行。（遲速時刻。生死攸關。）診脈不輕率任意。不因貴藥輒減分數。不因錢少遲滯其往。不因錯認病症下藥委曲回護。不因祈寒暑雨憚於遠赴。不因飲酒讌樂託辭不往。耐心替貧賤人診脈。遇貧病者捐藥救治。不用反藥遲其痊愈。（病本易治。故用反藥遲延。以圖厚謝。外科尤甚。壞良心喪天理。不可不戒。）不用霸道劫藥求其速效。不乘人重病險瘡掯勒厚謝。不妄驚病家。不賣假藥誤人病。不輕忽臨危病人。不厭惡穢惡病人。不與同道水火誤及病人。不圖省便以相反藥同氣浸漬。（氣味相反。有妨病者。）不用墮胎藥。不忌時醫輒生毀謗。認病不真實必令邀醫會議。請不再邀。（念在牀褥者刻刻待時。速行方便。）不可以步行。不必輿舟費人財物。不待藥資然後發藥。

公門（書吏衙差之類）

隨事方便。不勒討兒賣女錢。不唆人興訟。不無中生有索詐。不撥制官長生事。不捺案。不妄引重律。牌票招詳字眼不改輕爲重。不騙詐鄉愚。不生枝節提人伺候。（一夫到案。闔戶不寧。）不唆盜賊扳讐家。不輕口嘈雜人。不乘危索騙。不輕敗人

體面。不受買囑。妄加鎖錮。不假公造語陷人。不洗補字眼入人罪。入罪不下死煞字語。（筆下超生。此之謂也。）杖笞不聚人一處。不因無錢恨刑。不杖人腿彎。不浪費人茶飯。不破壞人婚姻。不叨准呈稟。不輕送籤牌標判。不濫差人動衆。不輕拘婦女。不重備刑具。不誣害良民。不索鋪堂。不輕拿窩家。不輕寫票取人監鋪。不輕票取人物。不逼病人婦女到官。不使百工經紀折本。不壞人功名性命。不離人骨肉。不驚動隣佑。不獻惡法橫征酷比。不逆官意虐民。不使人饑餓。軫恤獄囚。矜原差誤。已赦罪犯。勿復提起。已蠲錢糧。勿勒減銷。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賑濟。批迴速請發。解到速請審。事屬曖昧。或關閨閫。稍可緩止。切勿送僉。前件未完。勿掛後件。使人伺候。多送正風俗。興利除害告示。失節事。無論貴賤。雖目擊。必爲辨解。節孝之名。不論低微。雖傳聞。必爲表揚。學役時常清潔聖殿兩廡。常請勸修整齊。常稱人節孝德行。不輕傳劣跡惡款。

婦女

孝敬公姑。和睦妯娌。不凌虐婢妾。不殘害妾生子女。不攙分家。不揀搶美物。不嫌憎丈夫。不欺哄丈夫。不攙謀婚姻。前妻子女。一樣看承。穢物穢器。勿暴露神前及三光下。潔淨廚竈。愛惜燈火。不在公姑前撥鬬是非。不厭女淹溺。不入寺院燒香。不憤氣詈罵甚及丈夫父母。不欺伯叔富有。不厭薄窮親戚。不笑妯娌貧乏。不倚父母家財勢。以傲夫家。不挑唆妯娌不和。不恃父母愛。欺凌哥嫂。不占强爭勝。不賣俏弄乖。不私留飲食。不暴殄衣飾。不毒口詈罵。不言人私情。嫡庶不相容。好言周全。家中口角嫌怨。公言解釋。不恃寵滅正。嫡庶不造言讒毀。子女不私心偏向。口不多言。身不出閫。常恤奴婢勞苦。看照奴婢衣食。常令奴婢愛惜子女。常令奴婢夫妻和好。

士卒

無事勤習武藝。有事奮勇爭先。爲地方巡緝奸匪。遇水火竊盜。爭先救捕。出師不妄殺平民。不淫人婦女。不搶擄財帛。不乘救火搶物。不因挾財不遂。妄加毆殺。不拆毁人牆屋。不毁壞人家伙。不挖墳墓造鍋竈。不斫伐墳木。不擄掠子女。不勒買貨物。不欺嚇鄉愚。不强索酒食。不踐踏人禾苗。不硬使低假銀錢。不重利盤剝小民。征勦不剝人衣裳。路途不扯人負戴。

僧道

謹守清規。嚴持戒律。不窺人婦女。不說戲謔語。不說汚穢語。揭卷必先盥手。不使婦人入寺院。不賭博。不飲酒。不浪費施主銀錢。不苟簡神前香燭。不竊用神前油燭。祈禱必虔誠齋戒。募修壞橋窪路。募施冬夏茶湯。募施棺木。留養過路病人。掩埋無主枯骨。不可常往施主之家。神案整齊潔淨。不欹斜。不置穢褻器物。

僕婢工役

小心勤慎。潔淨飯餚。不撥弄是非。致主人骨肉不和。不傳說主人隱事。不背主向客。不背地咒怒主家。不誤主委託。不拋撒飲食。不糜費

主人柴米物料。不霉爛主人衣服。損壞器皿。不偷盜財物飲食。不倚主勢。強買短價。不因讐恨。激怒主人生事。不因主打罵。妄生咒詛。不因主貧懦。便生玩侮。不因衣食不敷。萌二心。不同輩攛害。不尅落錢財。不欺哄幼主。不奸巧躲懶。

不見利忘恩。不播揚主短。

大衆（各種人俱在內。故曰大衆。）

父母前解一怒。舒一憂。父母責怒順受。勸父母改一過。遷一善。不暴親短。不令老親任勞。不厭薄老病父母舉動。對親不疾聲厲色。友愛兄弟。聯屬親黨。存心依天理王法。作事畏天地鬼神。與人同事。不生異心。貧不思害富。富不可欺貧。不唆人離間骨肉。不輕以壞事疑人。不暴殄天物。用等出入公平。用秤不捺分量。不言人祖父卑微。不談人閨閫。（遇他人言及。幼輩可正言叱之。長輩等輩則以他事阻斷之。）不行使低假銀。不強買討買。虧人命本。不恃乖愚拙。不毀人成功。全婦女貞節。延續人嗣。不妒富欺貧。不恃強凌弱。不挑唆搬鬭。不下井落石。不訐人陰私。不因隙咒咀。

不見財毒害。不妄起淫心。不汙人名節。不逞志作威。不辱人求勝。不口是心非。不彰人短。炫己長。勸人隣里親戚和好。見漁獵屠戶。勸其改業。奴婢可怒不怒。且善教之。傳說因果方術。傳布感應善書。息人爭訟。不拋棄五穀。不播揚人惡。勸人不溺子女。拾財寶還人。當欲可染不染。不用有字紙張。見播人過者止之。

見揚人善者助之。見人憂患。善為勸慰。勸止人不嫖賭。不說欺詐語。不說尖酸語。不負財物寄托。不欺殘疾愚痴。及老幼病人。遇急病無人料理者。即代請醫調治。安貧守分。不生忮求。引過歸己。推善與人。交絕不出惡聲。婚姻未成者。贊助之。伉儷將乖者。勸和之。不忘人恩。不念人惡。不助人為非。不謗僧道。流水尸骸。稟官撈起掩埋。道路死人。倡募棺木。地上遺骸。收聚掩埋。凡民有喪。匍匐救之。指引迷路行人。扶瞽目殘疾人。過危橋險路。指引涉水淺深。剪道旁荊棘。免刺人衣。除當路瓦石。免蹶人足。滓泥中安石塊。斷絕處架木板。黑暗中照人一燈。

雨中借人雨具。時時察奴婢饑寒病暑。率鄉里平升斗等秤。禁幼小子女。凌虐婢僕。不聽婦人言。疎殘骨肉。不窺人私書。不沉滯人書信。興造顧隣人風水。受享知慚愧。贊成人好事。申雪人冤枉。禁無故宰殺。不侮弄老幼殘廢人。

行路不踐人禾稼。不埋沒寄托子女姓氏。見人塚棺暴露。以土掩之。不壞人義塚。不呵罵風雨。當與人財物。不遲時。不以祖父骨骸頻遷。妄希富貴。不說傷風化語。不乘火窺人婦女。不借救火攜人物件。不傲慢尊長。不離間骨肉。常將不如己者。強自寬解。見諸聖像。瞻仰恭敬。不阻人為善。不助人為惡。不毀禽獸巢穴。不取鳥卵。三春不打鳥。義犬不賣屠家。（犬之有義。甚於人心。且其知覺。與人無二。）不食耕牛犬肉。不揹勒佃戶。見有當救者。勉力必救。凡可從寬者。勉力必寬。不沉匿借物。不因善人失意。自己貧困。遂退善念。不見惡人富貴。遂疑報爽。糕餅藥餌。必先父母。而後兒孫。扶貧濟困。必先本宗。而後外族。凡事肯替別

人想。凡物肯替别人惜。所欲必推。所惡勿施。勿以善小而不爲。勿以惡小而爲之。

從政遺規序

余幼承父兄師友之訓知肆力於讀書不以世故紛
其心而賦性迂拙作輟無常誦讀不多體認尤淺悠
悠忽忽竟不知讀書將以何爲也迨入仕途官場事
宜尤未嫻習臨民治事茫無所措未優而仕不學製
錦心竊憂之然平時偶有得於聖賢之緒論合之今
時情事多所切中此心稍有把握措之事爲幸免隕
越不至如夜行者之倀倀何之乃益悔前此之鮮學
而古訓之不可一日離也因於簿書餘閒時一展卷
籍茲陳編以袪固陋凡切於近時之利弊可爲居官
箴規者心慕手追不忍舍置不敢謂仕優而學亦庶
幾卽仕卽學之意云爾方今民生蕃庶待治方殷
聖天子本躬行心得之餘布範世誠民之政有司牧
之責者益當從根本上講求教養之方爲民生久遠
之計若僅以因循陋習了官場之故套何以上副
聖訓何以下符民望自惟德薄能淺無以爲同僚諸
君倡惟奉茲古訓隨時考鏡轉相傳布以此自勉卽
以此勉人較之門面牌檄差爲親切焉蘇子云藥雖
進於醫手方多傳於古人自古及今此心同此理同
故以古人之方醫後人之病而無不立效願諸君推
心理之相同以盡治人之責而又參之前言往行以
善其措施則宜民善俗或有取焉幸毋曰業已仕矣
何暇言學竟等諸古人之糟粕也

乾隆壬戌長至月桂林陳弘謀書於西江使署

從政遺規目錄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卷上

呂東萊官箴

何西疇常言

王伯厚困學紀聞

龍圖梅公五瘴說

許魯齋語錄

薛文清公要語

王文成公告諭

耿恭簡公耐煩說

呂新吾明職　刑戒

李九我宋賢事彙

張侗初却金堂四箴

卷下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

傅元鼎巡方三則

袁了凡功過格

顏光衷官鑑

顧亭林日知錄

湯子遺書

魏環溪寒松堂集

于清端公親民官自省六戒

蔡文勤公書牘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王朗川言行彙纂

從政遺規卷之上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呂東萊官箴（公名祖謙南宋時婺州人官至著作郎直祕閣謚曰成從祀廟庭）

弘謀按東萊先生。以體道自任。以立教為心。朱子稱其德宇寬弘。識量閎廓。所立甚高。無求不備。蓋相推者至矣。所著官箴。首以覓舉求權要書為戒。見居官者。必先自立。然後可以有為。士大夫不講氣節。雖有才華。徒工奔競。患得患失。何所不至耶。至於謹小慎微。慈祥豈弟。任理而不任氣。此儒術之異於俗吏也。雜說中。有語最精確。足為居官之箴者。并附錄焉。

覓舉。　求權要書保庇。

容尼媼之類入家。　刑責過數。

接伎術人。及薦導往他處。

薦人於管下買物。（茶墨筆之類。）

親知雇船腳。用官錢。或令吏人陪備。（須令自出錢。但催促令速。足矣。）

遇事不可從。不當時明說。誤人指擬。以致生怨。

受所部送饋。及赴會。　如送饋果食之類。則受。仍當聽對衆開合子。置簿抄上。隨即答之。餘物不可受。

凡治事有涉權貴。須平心看理之所在。若其有理。固不可避嫌。故使之無理。（直須平心看。若有一毫畏禍自怨之心。則五分有理。便看作十分有理。）若其無理。亦不可畏禍。曲使之有理。政使見得無理。只須作尋常公事看。斷過後。不須拈出說。尋常犯權貴取禍者多。是張大其事。邀不畏强禦之名。所以彼不能平。若處得平穩妥貼。彼雖不樂。視前則有間矣。然所以不欲拈出者。本非以避禍。蓋乃職分之常。若特然看做一件事。則發處已自不是矣。

舍人官箴（此先生曾叔祖名大中之言而先生述之者也）

當官之法。唯有三事。曰清。曰慎。曰勤。知此三者。則知所以持身矣。然世之仕者。臨財當事。不能自克。常自以為不必敗。持不必敗之意。則無不為矣。然事常至於敗。而不能自已。故設心處事。戒之在初。不可不察。借使役用權智。百端補治。幸而得免。所損已多。不若初不為之為愈也。司馬子微坐忘論云。與其巧持於末。孰若拙戒於初。此當官處事之大法。用力寡而見功多。無如此言者。人能思之。豈復有悔吝耶。

事君如事親。事官長如事兄。與同僚如家人。待羣吏如奴僕。愛百姓如妻子。處官事如家事。（有才識而不能任事。皆由不肯如此著想耳。）然後為能盡吾之心。如有毫末不至。皆吾心有所不盡也。故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事兄弟。故順可移於長。居家治。故事可移於官。豈有二理哉。

當官處事。常思有以及人。如科率之行。既不能免。便就其間。求所以使民省力。不使重為民患。其益多矣。

予嘗為泰州獄掾。顏岐夷仲以書勸予治獄次第。每一事寫一幅相戒。如夏月取罪人早間在西廊。晚間在東廊。以避日色之類。又如獄中遣人勾追之類。必使之畢此事。不可更別遣人。恐其受賂已足。不肯畢事也。又如監司郡守嚴刻過當者。須平心定氣。與之委曲詳盡。使之相從而後已。如未肯從。再當如此詳之。其不聽者少矣。

當官之法。直道為先。其有未可一向直前。或直前反敗大事者。須用馮宣徽所稱惠穆稱亭之說。此非特小官然也。為天下國家當知之。

前輩嘗言小人之性。專務苟且。明日有事。今日得休且休。當官者不可徇其私意。忽而不治。諺曰。勞心不

如勞力，此實要言也。當官既自廉潔，又須關防小人。如文字歷引之類，皆須明白以防中傷。不可不至謹，不可不詳知也。

當官者，凡異色人，皆不宜與之相接。巫祝尼媼之類，尤宜疎絕。要以清心省事爲本。

後生少年，乍到官守，多爲猾吏所餌，不自省察。所得毫末，而一任之間，不復敢舉動。大抵作官嗜利，所得甚少，而吏人所盜不貲矣。以此被重譴，可惜也。

當官者，先以暴怒爲戒。事有不可，當詳處之，必無不中。若先暴怒，只能自害，豈能害人。前輩嘗言，凡事只怕待。待者，詳處之謂也。蓋詳處之，則思慮自出，人不能中傷也。嘗見前輩作州縣或獄官，每一公事難決者，必沉思靜慮累日。忽然若有得者，則是非判矣。是道也，唯不苟者能之。（治獄不苟，皆一點不忍之心，非僅僅禍福而已。）

處事者，不以聰明爲先，而以盡心爲急。不以集事爲急，而以方便爲上。（方便二字，即利濟也。要盡心體貼方得。）

同僚之契，交承之分，有兄弟之義。至其子孫，亦世講之。前輩專以此爲務，今人知之者蓋少矣。又如舊舉將及舊嘗爲舊任按察官者，後己官雖在上，前輩皆辭避坐下坐。風俗如此，安得不厚乎。

當官取傭錢般家錢之類，多爲之程，而過受其直，所得至微，而所喪多矣。亦殊不知此數，亦吾分外物也。

畏避文法，固是常情。然世人自私者，率以文法難事。委之於人。殊不知人之自私，亦猶己之自私也。以此處事。其能有濟乎。（在己畏爲其難，偏欲以難責人，不恕故也。不恕由於不公。）

唐充之，廣仁賢者也。深爲陳鄒二公所知。大觀政和間，守官蘇州，朱氏方盛，充之數譏刺之。朱氏深以爲怨，傳致之罪。劉器之以爲充之爲善，欲人之見知，故不免自異，以致禍患。非明哲保身之謂。

當官大要，直不犯禍，和不害義，在人消詳斟酌之爾。然求合於道理，本非私心專爲己也。

當官處事，但務着實。如塗擦文書，追改日月，重易押字，萬一敗露，得罪反重，亦非所以養誠心事君不欺之道也。百種姦僞，不如一實。反覆變詐，不如慎始。防人疑衆，不如自慎。智數周密，不如省事。（養誠心句所包甚廣。）

事有當死不死，其詬有甚於死者。後亦未必免死。當去不去，其禍有甚於去者。後亦未必得安。世人至此，多惑亂失常，皆不知義命輕重之分也。此理非平居熟講，臨事必不能自立。古之欲委質事人，其父兄日夜先以此教之矣。中材以下，豈臨事一朝一夕所能至哉。教之有素，其心安焉。所謂有所養也。

忍之一字，衆妙之門。當官處事，尤是先務。若能清慎勤之外，更行一忍，何事不辦。書曰，必有忍，其乃有濟。此處事之本也。諺有之曰，忍事敵災星。少陵詩云，忍過事堪喜。此皆切於事理，爲世大法，非空言也。王沂公嘗說，喫得三斗釅醋，方做得宰相。蓋言忍受得事也。（耐瑣屑，習煩苦，不輕喜，不易怒，不激不隨，皆忍字之妙。故居官以此爲尚。）

雜說附

大抵人臣多顧一分之害，壞國家十分之利。

仕宦須脫小規模。一仰羨官職，二隨人說是非，三乘空接響，揣量測度。四謂求知等事爲當爲之事。

凡世俗所謂不妨，有倒不見得，未必知，衆人都如此，也是常事之類，皆不可聽。（許多苟且之事，俱由此起。）

士大夫喜言風俗不好。風俗是誰做來，身便是風俗。不自去做，如何得會好。（講風俗，能就自己身上講起，便有許多不肯苟且之意。）

凡聽訟，不可先有所主。以此心而聽訟，必有所蔽。若

平心去看。便不偏於一。曲直自見。

凡人有所干求。可不可。須便說不可含糊。

凡使人。須度其可行。然後使之。若度其不可而强使之。後雖有可行者。人亦不信。且如立限令三日可辦。卻只限一日。定是違限。其勢不得不展。自此以後。雖一日可到之事。亦不信矣。

與人交際。須是通情。若直以言語牢籠人情。豈能感人。須是如與家人婦子說話。則情自通。（居官臨民。尤宜體此。）

兩人不足。自處其間。甲必來說乙不是。乙亦來說甲不是。若都不應和。人將以我爲深。或以爲黨。在應和之語。須是如與甲同坐。對乙面前也說得方可。

聽人說話。或有不中節者。亦無都不應答之理。說十句中。豈無一句略可取。將此一句推說應之。亦於其人有益。（略其所短。取其所長。既不失己。亦不失人。推之。即大舜之隱惡揚善也。）

何西疇常言（先生名坦。字少平。廣昌人。宋淳熙進士。官寶謨閣直學士。謚文定。）

弘謀按先生初仕宜黃尉。陸子靜稱其廉潔剛毅。竭力衞民。有富貴貧賤不能淫移之概。後提刑粵東。政蹟尤著。蓋宋儒之德業兼懋者也。惜其著述多不傳。徧訪僅得常言一帙。所採錄者。寥寥數語。而其砥勵志節。體恤人情。不激不隨。亦可以爲居官者勸矣。

一毫善行皆可爲。毋徼福望報。一毫惡念不可萌。當知出乎爾者反乎爾。（居官不可存徼福望報之心。又當知有出爾反爾之事。）

惟儉足以養廉。蓋費廣則用窘。盻盻然每懷不足。則所守必不固。雖未至有非義之舉。苟念慮紛擾。已不克以廉靖自居矣。

士能寡欲。安於清澹。不爲富貴所淫。則其視外物也輕。自然進退不失其正。

君子有偶爲小人所困抑。若自反無愧怍。於我何損。又安知其不爲道德之助歟。

富兒因求宦傾貲。汙吏以黷貨失職。初皆起於慊其所無。而卒至於喪其所有也。各泯其貪心。而安分守節。則何奪祿敗家之有。

凡居人上。有勢分之臨。惟以恕存心。乃可以容下。故行動必先謦欬。步遠則有前導。燕坐則毋簾窺壁聽。是故君子不發人陰私。不掩人之所不及也。（何等光明正大。）

人事盡而聽天理。猶耕墾有常勤。豐歉所不可必也。不先盡人事者。是舍其田而弗芸也。不安於靜聽者。是揠苗而助之長也。孔子進以禮。退以義。非盡人事與。得之不得曰有命。非聽天理與。

君子之事上也。必忠以敬。其接下也。必謙以和。小人之事上也。必諂以媚。其待下也。必傲以忽。媚上而忽下。小人無常心。故君子惡之。（小人刻刻在勢利上講求。所以無常。）

爲政寬嚴孰尚。曰。張嚴之聲。行寬之實。政有綱。令有信。使人望風肅畏者。聲也。法從輕。賦從薄。使人安靜自適者。實也。乃若始焉玩易啓侮。終焉刑不勝姦。雖欲行愛人利物之志。吾知其有不能也。（法不可玩。心主於慈。）

凡蒞事之始。不可自出意見。以立科條。雖嘗有所受之。亦恐易地不便於俗也。苟人情有咈而固行之。終必扞格。如病其難行而中變。後有命令。人弗信矣。故初政莫若一仍舊貫。如行之宜焉。何必改作。或節目未便。熟察而徐更之。人徒見上下相安。而泯不知其所自。不亦善乎。故君子視俗以施教。察失而後立防也。（視俗以施教。察失而立防。當今政教之極則也。）

官職崇卑。當安義命。自抱關擊柝上下。苟能官修其方。職思其憂。雖未著殊庸偉績。亦可無愧於心。無負

於國，若苟且以僥求倖進，將誰欺乎，

居下位，求應上之期會，則蒞事毋拘早晏也。然須羣吏咸集，則觀聽無疑。吏或獨抱文書以進，在我者，固不爲其私請而曲徇。萬一小人巧設陰計，姑衒外以售其私，則瓜李何能自明。茲不可不防也。

徼政有當革者，必審稽源委。而其更也，於公私兼利，夫復何疑。若動而利少害多，不若用靜吉也，

舉事而人情俱順，上也。必不得已，利無十全，則寧詘己以求利乎人，毋貽害於人而求便乎己。

法示防閑，非必盡用。職存臨蒞，安在逞威。但使條教章明，則易避而難犯。吾謹無以擾之，任其耕食鑿飲而已矣。以不擾爲安，乃善政也。

守曰牧民，令曰字民。撫養惟鈞，而孳育取義尤切也。蓋求牧與芻，不過使飽適而無散佚耳。凡乳兒有所欲惡，不能自言。所以察其疾痒，時其饑飽，勿違其意。是可爲乳哺者責也。若保赤子。故縣令於民爲最親。

近世長民者，每立抑强扶弱之論。往往所行多失之偏，未免富豪有辭於罰。夫强弱何常之有。固有貲厚而謹畏者。有怙貧而亡藉者。當置强弱而論曲直，可也。情僞百出，何所不有。一有成見，自然不得其平。直者伸之，曲者挫之，一當其情，人誰不服。若任事者，律己不嚴，而爲强有力者所持。則政格不行，孰執其咎哉。

君子當官任職，不計難易。所計者是非耳。而志在必爲，故動而成功。小人苟祿營私，擇己利便，而多所避就，故用必敗事。趨利而利未必得，避害而害未必免，往往如此。

仲弓問政，夫子告之以舉賢才。子游宰武城，方叩其得人，而遽以澹臺滅明對。夫邑宰之卑，仕非得志也。而聖門之教，必使之以舉賢爲先。子游方閒暇時，已得人於察訪之熟，後世有位通顯，而蔽賢不與之立，何以逃竊位之誚哉。

天下不能常治，有弊所當革也。猶人身不能常安，有疾所當治也。溺於宴安，而因循弗革，是卻藥屏醫，而覬疾之自愈也。率意更張，而躁求速効，是雜方俱試，而幸其一中也。以因循爲安靜，以紛更爲振作者，所宜鑒此。

使人當用其所長，而略其所短，則無棄才。事上當度己量力，以肅共王命，則無敗事。責人以其所不能，是使馬代耕也。强己才之所不逮，是行舟於陸也。

冠婚喪祭，民生日用之禮，不可苟也。在上莫爲之制節，而一聽俚俗之自爲，鄙陋不經甚矣。攷古酌今，著爲一典，頒之以華猥習，是當今之急務也。

三代盛時，民德歸一，農祥祈報而已。今也祠社非時，率斂征醵，急於官府，是以豐年常苦不給。一遇饑歉，則流亡矣。上之教不明，下由之而莫知悔也，如之何而使斯民之富庶也。

王伯厚困學紀聞先生名應麟，宋咸淳時人，官尚書。

弘謀按，有道之言，泛應曲當，蓋由所見者透，而所籌者遠也。伯厚先生困學紀聞，言近指遠，字字精奧。所採數則，不專爲從政者言，實從政切當不易之理。有心者當自得之。

危者使平，易者使傾，易之道也。處憂患而求安平者，其惟危懼乎。故乾以惕無咎，震以恐致福。

烹魚煩則碎，治民煩則亂，故以叢脞爲戒。器久不用則蠹，政不常修則壞，故以屢省爲戒。多事非也，不事事亦非也。

君子在下位，猶足以美風俗，漢之清議是也。小人在下位，猶足以壞風俗，晉之放曠是也。詩云，君子是則

是儆。

神之聽之中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於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於幽隱。

四十始仕。道合則服從。不可則去。古之人自其始仕。去就已輕。色斯舉矣。去之速也。翔而後集。就之遲也。可爲貪榮躁進者戒。

互鄉童子則進之。開其善也。闕黨童子則抑之。勉其學也。兼此二義。可以因人施教。可謂以德化民。

游執中曰。嘗以晝驗之妻子。以觀其行之篤與否也。夜考之夢寐。以卜其志之定與未也。

延平先生論治道。必以明天理正人心。崇節義。厲廉恥爲先。

一叢深色花。十戶中人賦。白樂天謂牡丹也。豈知兩片雲。戴却數鄉稅。鄭雲叟謂珠翠也。侈靡之蠹甚矣。四句詩中。有無限愛惜民力之意。

有問心遠之義於胡文定公者。公舉上蔡語曰。莫爲嬰兒之態。而有大人之器。莫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志。莫爲終身之計。而有後世之慮。此之謂心遠。總是爲天下。不爲一身。計久遠。不計目前。可爲居官者法。

化書曰。奢者富不足。儉者貧有餘。奢者心常貧。儉者心常富。季元衡儉說曰。貪饕以招辱。不若儉而守廉。干請以犯義。不若儉而全節。侵牟以聚仇。不若儉而養福。放肆以逐欲。不若儉而安性。皆要言也。若璩按炳燭齋隨筆。嗇于己。不嗇于人。謂之儉。嗇于人。不嗇于己。謂之吝。嗇于人。并嗇于己。謂之愛。儉者君子之德也。吝與愛。小人之事也。斯言出晏子。如晏子者。真能儉者也。

苟悅申鑒曰。覩孺子之驅雞。而見御民之術。孺子之驅雞。急則驚。緩則滯。馴則安。治民少不得寧耐二字。此喻切妙。

錢文季維摩庵記云。維摩詰非有位者也。而能視人之病。爲己之病。今吾徒奉君命。食君祿。乃不能以民病爲己責。是詰之罪人也。

龍圖梅公五瘴說公名摯。字公儀。宋成都人。官諫議大夫。此徙昭州時作。

弘謀按此文刻於桂林龍隱洞之巖石。當時仕於斯者多患瘴。故作此說。所列五瘴。皆仕宦之積病。而水土之惡不與焉。蓋瘴自外來者可却。瘴自內出者不可避也。大凡居官。每每計較地方苦樂。以爲憂喜。若惟恐地方之有累於己。而不慮己之有負於地方。以此五者自省。亦可知所置力。正不徒身在瘴鄉者書之以自壯耳。

仕有五瘴。避之猶未能也。急征暴斂。剝下以奉上。租賦之瘴也。深文以逞。良惡不白。刑獄之瘴也。晨昏荒宴。廢弛王事。飲食之瘴也。侵牟民利。以實私儲。貨財之瘴也。盛陳姬妾。以娛耳目。帷薄之瘴也。有一於此。民得以怨之。神得以怒之。而後逆氣成象。俾安者疾之。疾者殛之。以示天戒。雖日在輦轂下。亦不可逭。矧荒遠乎。世之仕者。或不自知五瘴之過。止歸咎於土瘴。得不謬與。

許魯齋語錄先生名衡。字平仲。元時河南河內人。官國子監祭酒。諡文正。從祀廟庭。

弘謀按先生數逢陽九。陭嶇戎馬之間。獨以正心誠意之學倡其徒。以學校農桑之務告其君。使堯舜之所以爲治。孔孟之所以爲教者。燦然復明於世。厥功鉅矣。惜其疏稿。多削而不存。集中所載。十無二三。兹採其言之關於治道者。附見一斑。有志者悉心玩味。隨事體驗。亦可以卓然自立矣。

孔子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斯不易之常道也。

革人之非。不可革其事。要當先革其心。其心旣革。其事有不言而自革者也。

恐害己者。必思所以害人也。豈知利人則未有不利於己者也。至於推勘公事。已得人情。適當其法。不旁求深入。是亦利人之一端也。彼俗吏不達此理。專以出罪爲心。謂之陰德。予曰。不然。履正奉公。嫉惡舉善。人臣之道也。有違於此。則惡者當害之而反利之。善者當利之而反害之。明不能逃其刑責。幽不能欺於神明。顧陰德何有焉。

每臨事。且勿令人見喜。旣令人見喜。必是偏於一處。隨後便有弊。旣不令人喜。亦不令人怒。便是得中。

地力之生物有大數。人力之成物有大限。取之有度。用之有節。則常足。取之無度。用之無節。則常不足。生物之豐歉由天。用物之多少由人。

爲人臣者。常存心於君。以君心爲心。承順不忘。顧國家之事。都得成就。卽是至公心。可謂仁也。於自己爲臣之分。各有所當職。常保守其分。不致虧失。可謂義也。以公心謂仁。仁字纔有分曉。以盡職守分謂義。義字乃見着實。

人要寬厚包容。卻要分限嚴。分限不嚴。則事不可立。人得而侮之矣。魏公素寬厚。及至朝廷事。凜然不可犯也。所以爲當世名臣。今日寬厚者易犯。威嚴者少容。於事業之際皆有病。

天地只是箇生物心。聖人只是箇愛物心。與天地心相似。百端用意。只是如此。禮樂刑政皆是也。刑法家說便不如此。便失了聖人本心。便與事物爲敵。一切以法治之。無復仁恩。

聖人如何能使百姓無訟。只是說謊不着實的人。向聖人面前。不敢盡意說他那妄誕的虛辭。蓋因聖人能明自家的明德。於事理所止處。件件都明白。能使百姓每畏服他。自然無那顚倒曲直相爭訟的。所以訟不待聽而自然無了。

小兒或饑或寒。自家不會說。爲慈母的保愛他。用心誠求。探求他所欲。雖不能盡中其意。也不甚相遠。若百姓的好惡。比小兒又容易曉。爲人上的。但推此心誠實去求之。未有不得其所欲者。

古者大學之道。以修身爲本。凡一事之來。一言之發。必求其所以然。與其所當然。不牽於愛。不蔽於憎。不因於喜。不激於怒。虛心端意。熟思而審處之。雖有不中者蓋鮮矣。

人之情僞。有易有險。險者難知。易者易知。易知者。雖談笑之頃。几席之間。可得其底蘊。難知者。雖同居共事。閱月窮年。猶莫測其意之所向。雖然。此特係夫人之險易者然也。又有衆寡之辨焉。寡則易知。衆則難知。難知非不智也。用智分也。易知非多智也。合小智而成大智也。故在上之人。難於知下。在下之人。易於知上。其勢然也。處難知之地。御難知之人。欲其不見欺也。蓋難矣。

審而後發。發無不中。否則觸事遽喜。喜之色見於貌。喜之言出於口。人皆知之。徐考其故。知無可喜者。則必悔其喜之失。甚至先喜後怒。先喜是。則後之怒非也。號令數變。無他也。喜怒不節之故。

任用人材。與作事功。自己已有一定之見。然不可獨用己意。則排沮者必多。吾事敗矣。稽於衆。取諸人以

爲善。然後可。

薛文淸公要語（公名瑄。號敬軒。河津人。永樂進士。仕至禮部侍郎。從祀廟庭。）

弘謀按先生以理學鉅儒。爲一代名臣。茲編所錄。皆從躬行實踐。生平閱歷而出。故言之平正無疵。而親切有味若此。人能悉心體究。嚴義利之辨。觀物我之源。則心地日就光明。規模日就宏遠。孰謂儒術迂疏而寡效耶。

吾居察院中。每念韋蘇州自慚居處崇未覩斯民康之句。惕然有警於心云。

孔子曰。不患無位。患所以立。惟親歷者知其味。余忝清要。日夜思念於職事。萬無一盡。況敢恣肆於禮法之外乎。

凡國家禮文制度。法律條例之類。皆能熟觀而深考之。則有以酬應世務。而不戾乎時宜。

爲官最宜安重。下所瞻仰。一發言不當。殊愧之。

二十年治一怒字。尚未消磨得盡。以是知克己最難。

人之子孫富貴貧賤。莫不各有一定之命。世之人不明諸此。往往於仕宦中。昧冒禮法。取不義之財。欲爲子孫計。殊不知子孫誠有富貴之命。今雖無立錐之地以遺之。他日之富貴將自至。使其無富貴之命。雖積金如山。亦將蕩然不能保矣。況不義而入者。又有悖出之禍乎。

余每夜就枕。必思一日所行之事。所行合理。則恬然安寢。或有不合。卽展轉不能寐。思有以更其失。又慮始勤終怠也。因筆錄以自警。

視民如傷。當銘諸心。（銘諸心。則滿腔皆惻隱之心。觸處有利濟之事矣。）

寧人負我。毋我負人。此言當留心。（治民亦當曉此。）

修德行義之外。當一聽於天。若計較利達。日夜思慮萬端。而所思慮者。又未必遂。徒自勞擾。秖見其不知命也。（修德行義。原無聽命之理。此卽義字也。故義命二字。不可偏廢。）

不可因小人包承而易其志。

處人之難處者。正不必厲聲色。與之辨是非。較長短。惟謹於自修。愈謙愈約。彼將自服。不服者妄人也。又何校焉。

有益者不爲。無益者爲之。所以苦其勞而不見成功。

不可乘喜而多言。不可乘快而易事。

不可因人曲爲承順。而遂與之合。惟以義相接。則可以與之合。

待吏卒輩。公事外。不可與交一言。

待下固當謙和。謙和而無節。反納其侮。所謂重巽吝也。惟和而莊。則人自愛而畏。

事纔入手。便當思其發脫。（所謂能發能收也。）

事已往。不追最妙。

文中子曰。僮僕稱恩。可以從政矣。

文中子曰。多言不可與遠謀。多動不可與久處。

所見旣明。當自信。不可因人所說如何。而易吾之自信。

君子取人之德義。小人取人之勢利。

疑人輕己者。皆內不足。（官場中。因此害事不少。）

不可强語人以不及。非惟不能入。彼將易吾言矣。

人未己知。不可急求其知。人未己合。不可急與之合。

聞人毀己而怒。則譽己者至矣。

人譽己。果有善。但當持其善。不可有自喜之心。無善則增修焉可也。人毀己。果有惡。卽當去其惡。不可有惡聞之意。無惡則加勉焉可也。

自家一個身心。尚不能整理。更論甚政治。

當官不接異色人最好。不止巫祝尼媪宜疎絶。至於匠藝之人雖不可缺亦當用之以時。大不宜久留於家與之親狎。皆能變易聽聞簸弄是非。儒士固當禮接亦有本非儒者或假文辭或假字畫以媒進。一與之款洽卽墮其術中。如房琯爲相因一琴工董庭蘭出入門下依倚爲非遂爲相業之玷。若此之類皆能審察疎節亦清心省事之一助。

心不可有一毫之偏向有則人必窺而知之。余嘗使一走卒見其頗敏捷使之稍勤下人卽有趨重之意。余遂逐去之。此雖小事以此知當官者當正大明白不可有一毫之偏向。

余於坐立方向器用安頓之類稍有不正卽不樂。必正而後已。非作意爲之亦其性然。推廣此心可使萬物得所。

見事貴乎理明。處事貴乎心公。理不明則不能辨別是非。心不公則不能裁度可否。惟理明心公則於事無所疑惑而處得其當矣。

立法之初貴乎參酌事情。必輕重得宜可行而無弊者則播告之。既立之後謹守勿失。信如四時堅如金石。則民知所畏而不敢犯矣。或立法之初不能參酌事情輕重不倫遽施於下。既而見其有不可行者復遂廢格。則後有良法人將視爲不信之具矣。令何自而行禁何自而止乎。

中者立法之本。信者行法之要。

爲政以愛人爲本。

法者因天理順人情而爲之防範禁制也。當以公平正大之心制其輕重之宜。不可因一時之喜怒而立法。若然則不得其平者多矣。

論事不可趨一時之輕重當思其久而遠者。

用人當取其長而舍其短。若求備於一人則世無可用之才矣。

凡取人當舍其舊而圖其新。自賢人以下皆不能無過。或早年有過中年能改或中年有過晚年能改。當不追其往而圖其新可也。若追究其往日之過幷棄其後來之善將使人無遷善之門而世無可用之才也。以是處心刻亦甚矣。

大抵常人之情責人太詳。而自責太略。是所謂以聖人望人以衆人自待也。惑之甚矣。

酒色之類使人志氣昏酣荒耗。傷生敗德莫此爲甚。俗以爲樂。余不知果何樂也。惟心清慾寡則氣平體胖。樂可知矣。

人所以千病萬病只爲有己。爲有己故計較萬端。惟欲己富。惟欲己貴。惟欲己安。惟欲己樂。惟欲己生。惟欲己壽。而人之貧賤危苦死亡一切不恤。由是生意不屬。天理滅絶。雖曰有人之形其實與禽獸奚以異。若能克去有己之病廓然大公富貴貧賤安樂生壽皆與人共之。則生意貫徹彼此各得分願。而天理之盛有不可得而勝用者矣。

使民如承大祭。然則爲政臨民豈可視民爲愚且賤而加慢易之心哉。

在古人之後議古人之失則易。處古人之位爲古人之事則難。一恕字盡之。恕則公。恕則厚。其理如此。

治人當有操縱。人不得而怨之。

常見人尋常事處置得宜者數數爲人言之。陋亦甚矣。古人功滿天地德冠人羣視之若無者分定故也。

如治小人寬平自在從容以處之事已則絶口不言。則小人無所聞以發其怒矣。

法者，天討也。或重或輕，一付之於天可也。或治奸頑，而務爲寬縱，暴其小慈，欲使人感己之惠，其慢天討也甚矣。

情可矜，雖從寬典，又當使之不知其寬可也。

爲政當以公平正大行之，是非毀譽皆所不恤。必欲曲徇人情，使人人譽悅，則失公正之體，非君子之道也。必要人人道好，亦是私心，況人之願欲不齊，識見各別，事關重大，豈能盡如人意。

只今在己者處得是，何恤浮言。

世有假官柄以濟貪欲者，吾不知此何心也。

至誠以感人，猶有不服者，況設詐以行之乎。

養民生，復民性，禁民非，治天下之三要。

文中子曰：古之從仕者養人，今之從仕者養己。切中後世祿仕之病。仕者能就養人着想，纔有可觀。

政出於一，則治有所統，而民心信。

惟以文辭名位自高，而貪鄙之行有不異常人者，斯亦不足貴也已。

人當大着眼目，則不爲小小者所動。如極品之貴，舉俗之所歆重，殊不知自有天地來，若彼者多矣。吾聞其人亦衆矣，是又足動吾念邪。惟仁義道德之君子，雖願爲之執鞭可也。

以己之廉，病人之貪，取怨之道也。

爲政通下情爲急。

愛民而民不親者，皆愛之不至也。書曰：如保赤子。誠能以保赤子之心愛民，則民豈有不親者哉。

錦衣玉食，古人謂惟辟可以有此，以其功在天下，而分所當然也。世有一介之士，得志一時，即侈用無節，甚至裏衣皆綾綺之類，宜其顛覆之無日。此余有目覩其事者，可爲貪侈之戒。

不欺君，自不欺心始。

正以處心，廉以律己，忠以事君，恭以事長，信以接物，寬以待下，敬以處事，居官之七要也。

凡所爲，當下即求合理，勿曰今日姑如此，明日改之。一事苟，其餘無不苟矣。

去弊當治其本，本未治而徒去其末，雖衆人之所暫快，而賢知之所深慮。

李景讓母鄭氏曰：士不勤而祿，猶災其身。雖婦人之言，亦可以爲居官怠職者之戒。

不可假公法以報私仇，不可假公法以報私德。

爲官者，切不可厭煩惡事。苟視民之寃抑，一切不理，曰我務省事，則民不得其死者多矣，可不戒哉。

一命之士，苟存心於愛物，必有所濟。蓋天下事莫非分所當爲。凡事苟可用力者，無不盡心其間，則民之受惠者多矣。

昔人謂律是八分書。蓋律之條目，莫非防範人欲，扶翼天理，故謂之八分書。看得律是防範人欲，扶翼天理，則可以用律矣。

臨屬官，公事外，不可泛及他事。

作官常知不能盡其職，則過人遠矣。

處大事，不宜大厲聲色，付之當然可也。

爲政須通經有學術者。不學無術，雖有小能，不達大體，所爲不過胥吏法律之事爾。

識量大，則毀譽欣戚不足以動其中。

法者輔治之具，當以教化爲先。

王文成公告諭公名守仁，號陽明，餘姚人，官四省總制，封新建伯，崇祀廟庭。

弘謀按：爲治雖有德禮，不廢政刑。告諭者，所以章德禮之化，與民相告語，唯恐民之不知而有犯，乃以政防刑，而非以刑爲政也。張橫

渠爲令每有告誡之事必諄諄懇懇令其轉相傳述并不時覘其曉喻與否即是此意近世告文不論理而論勢止圖詞句之可聽不顧情事之可行不曰言出法隨則曰決不寬恕滿紙張皇全無真意官以掛示便爲了事而民亦遂視爲貼壁之空文矣陽明先生告諭動之以天良剴之以情理而後曉之以利害看得士民如家人子弟推心置腹期勉備至民各有心宜其所至感動也其餘持論大概即仕即學擴公溥之量遠功利之習皆居官之藥石因并錄之

兵荒之餘困苦良甚其各休養生息相勉於善父慈子孝兄友弟恭夫和婦從長惠幼順勤儉以守家業謙和以處鄉里心要平恕毋懷險譎事貴含忍毋輕鬭爭父老子弟曾見有溫良遜讓卑己尊人而人不敬愛者乎曾見有兇狠貪暴利己侵人而人不疾怨者乎夫囂訟之人爭利而未必得利求伸而未必能伸外見疾於官府內破敗其家業上辱父祖下累兒孫何苦而爲此乎此邦之俗爭利健訟故吾言懇懇於此吾愧無德政而徒以言教父老其勉聽吾言各訓戒其子弟 諭軍民

涖任之始即聞爾等積年流刼鄉村殺害良善本欲即調大兵剿除爾等因念爾等巢穴之內豈無脅從之人況聞爾等亦多大家子弟其間固有識達事勢頗知義理者自吾至此未嘗遣一人撫諭遽爾興師剪滅是亦近於不教而殺今特遣人告諭爾等勿自謂兵力之強更有兵力強者勿自謂巢穴之險更有巢穴險者皆已誅滅無存爾等豈不聞見夫人情之所共恥者莫過於身被盜賊之名人心之所共憤者莫甚於身遭刼掠之苦今使有人罵爾等爲盜爾必怫然而怒豈可心惡其名而身蹈其實又使有人焚爾室廬刼爾財貨掠爾妻女爾必憤恨切骨寧死必報爾等以是加人人其有不怨者乎人同此心乃必欲爲此想亦有不得已者或是爲官府所迫或是爲大戶所侵一時錯起念頭誤入其中此等苦情亦甚可憫然亦皆由爾等悔悟不切爾等當初去從賊時乃是生人尋死路尚且要去便去今欲改行從善乃是死人求生路乃反不敢何也若爾等肯如當初去從賊時拚死出來求要改行從善我官府豈有必要殺爾之理我每爲爾等思念及此輒至於終夜不能安寢亦無非欲爲爾等尋一生路爾等冥頑不化然後不得已而興兵此則非我殺之乃天殺之也今謂我全無殺爾之心亦是誑爾若謂我必欲殺爾又非本心爾等今雖從惡其始同是朝廷赤子譬如一父母所生十子八人爲善二人背逆要害八人父母之心須除去二人然後八人得以安生均之爲子父母之心何故必欲偏殺二子不得已也若此二子者一日悔惡遷善號泣投誠爲父母者亦必哀憫而收之何者不忍殺其子者乃父母之本心也吾於爾等亦正如此聞爾等辛苦爲賊所得亦不多其間尚有衣食不充者何不以爲賊之勤苦精力而用之於耕農運之於商賈可以坐致饒富遊觀城市之中優游田野之內豈如今日擔驚受怕出則畏官避讐入則防誅懼剿潛形遁迹憂苦終身卒之身滅家破妻子戮辱亦有何好爾能改行從善吾即視爾爲良民撫爾如赤子更不追咎爾等既往之罪若習性已成更難

改動，亦由爾等爲之。吾親率大軍，圍爾巢穴。爾之財力有限，吾之兵糧無窮。縱皆爲有翼之虎，諒亦不能逃於天地之外。爾等若必欲害吾良民，使吾民寒無衣，饑無食，居無廬，耕無牛，父母死亡，妻子離散。吾欲使吾民避爾，則田業被爾等所侵奪，已無可避之地。欲使吾民賄爾，則家資爲爾等所擄掠，已無可賄之財。就使爾等今爲我謀，亦必須盡殺爾等而後可。爾等好自爲謀。吾言已無不盡，吾心已無不盡。如此而不聽，非我負爾，乃爾負我矣。嗚呼，爾等皆吾赤子，吾終不能撫恤爾等，而至於殺爾，痛哉。諭浰頭巢〇諭叛盜尚須設身處地，委曲纏綿，冀其感動，況良民耶。

風俗不美，亂所由興。窮苦已甚，而又競爲淫侈，豈不重自困乏。夫民習染已久，亦難一旦盡變。吾姑就其易改者，漸次誨爾。吾民居喪，不得用鼓樂，爲佛事，竭貲分帛，費財於無用之地，而儉於其親之身，投之水火，亦獨何心。病者宜求醫藥，不得聽信邪術，專事巫禱。嫁娶之家，豐儉稱貲，不得計論聘財裝奩，不得大會賓客，酒食連朝。親戚隨時相問，惟貴誠心實禮，不得徒飾虛文，爲送節等名目，奢靡相尚。街市村坊，不得迎神賽會，百十成羣。凡此皆糜費無益。有不率教者，十家互相糾察，容隱不舉正者，十家均罪。爾民之中，豈無忠信循理之人。顧一齊衆楚，寡不勝衆。不知違棄禮法之可恥，惟慮市井小人之非笑，豈獨爾民之罪，有司者教導之不明，與有責焉。諭南安贛州軍民

各教讀務遵原定教條，盡心訓導。視童蒙如己子，以啓迪爲家事。不但訓飭其子弟，亦復化諭其父兄。不但勤勞於詩禮章句之間，尤在致力於德行心術之本。務使禮讓日新，風俗日美。庶不負有司作興之意。與士民趨向之心。凡教授茲土者，亦有光矣。社學條約

昔人有言，蓬生麻中，不扶而直；白沙在泥，不染而黑。民俗之善惡，豈不由於積習使然哉。往者新民，蓋嘗棄其宗族，畔其鄉里，四出爲暴。豈獨其性之異，亦由我有司治之無道，教之無方。爾父老子弟，所以誨訓戒飭於家庭者不早，薰陶漸染於里閈者無素，誘掖獎勸之不行，連屬協和之無具。又或憤怨相激，狡僞相殘，故遂使之靡然日流於惡。則我有司與爾父老子弟，皆宜分受其責。嗚呼，往者不可及，來者猶可追。故今特爲鄉約，以協和爾民。自今凡爾同約之民，皆宜孝爾父母，敬爾兄長，教訓爾子孫，和順爾鄉里。死喪相助，患難相恤，善相勸勉，惡相告戒，息訟罷爭，講信修睦，務爲良善之民，共成仁厚之俗。嗚呼，人雖至愚，責人則明；雖有聰明，恕己則昏。爾等父老子弟，毋念新民之舊惡，而不與其善。彼一念而善，即善人矣。毋自恃爲良民，而不修其身。爾一念而惡，即惡人矣。人之善惡，由於一念之間。爾等慎思吾言。南贛鄉約

凡立十家牌，專爲止息盜賊。若使每甲各自糾察甲內之人，不得容留賊盜。右甲如此，左甲復如此，城郭鄉村，無不如此。以至此縣如此，彼縣復如此。遠近州縣，無不如此。則盜賊亦何自而生。夫以一甲之人，而各自糾察十家之內，爲力甚易。使一甲而容一賊，十甲即容十賊，百甲即容百賊，千甲即容千賊矣。聚賊至於千百，雖起一縣之兵剿除之，爲力固已甚難。今有司往往不嚴十家牌法，及至盜賊充斥，却乃興師動衆，欲於某處屯兵，某處截捕，不治其本，而治其末。不爲其易，而爲其難，皆由平日怠忽因循，未嘗思念及此也。目今務令各甲各自糾舉甲內，但有平日習

爲盜賊者卽行捕送官司明正典刑其或過惡未稔尚可教戒者照依牌諭報名在官令其改化自新官府時加點名省諭又逐日督令各家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自可息矣

大抵法立弊生必須人存政舉若十家牌式徒爾編置張掛督勸考較之法雖或暫行終歸廢弛各該縣官務於坊里鄉都之內推選年高有德衆所信服之人或三四十人或一二十人厚其禮貌特示優崇使之分投巡訪勸諭深山窮谷必至教其不能督其不率面命耳提多方化導或素習頑梗之區亦可間行鄉約進見之時咨詢民瘼以通下情其於邑政必有裨補若巡訪勸諭著有成效者縣官備禮親造其廬重加獎勵如此庶幾教化興行風俗可美今之守令不知教化爲先徒恃刑驅勢迫由其無愛民之實心若果然視民如己子亦安忍不施教誨勸勉而輒加箠楚鞭撻孟子云善政不如善教之得民也況非善政乎（能以此爲政則教亦在其中矣總要有一片愛民實心惟恐民之愚而犯法乃善）訪得各官於所行十家牌視爲虛文不肯着實奉行查考恐未悉本院立法之意故特再行申諭凡置十家牌須先將各家門面小牌挨審的實如人丁若干必查某丁爲某官吏或生員或當某差役習某技藝作某生理或過某房出贅或有某殘疾及戶籍田糧等項俱要逐一查審的實十家編牌既定照式造冊一本留縣以備查考如遇勾攝及差調等項按冊處分更無躲閃脫漏一縣之事如視諸掌每十家各令挨報甲內平日習爲偷竊等項不良之人同具不致隱漏結狀官府爲置舍舊圖新簿記其姓名姑勿追論舊惡令其自今改行遷善果能改化者爲除其名境內有盜竊卽令自相挨緝若係甲內漏報仍并治同甲之罪又每日各家照依牌式輪流沿門曉諭覺察如此則奸僞無所容而盜賊亦可息矣十家之內但有爭訟等事同甲卽時勸解和釋如有不聽勸解恃強凌弱及誣告他人者同甲相率稟官官府當時量加責治省發不必收監淹滯凡遇問理詞狀但涉誣告者仍要查究同甲不行勸稟之罪又每日各家照牌互相勸諭務令講信修睦息訟罷爭日漸開導如此則小民益知爭鬬之非而詞訟亦可簡矣凡十家牌式其法甚約其治甚廣有司果能着實舉行不但盜賊可息詞訟可簡因是而修之補其偏而救其弊則賦役可均連其伍而制其什則外侮可禦警其薄而勸其厚則風俗可淳導以德而訓以學則禮樂可興凡有司之有高才遠識者亦不必更立法制其於民情土俗或有未備但循此而潤色修舉之則一邑之治真可以不勞而致（以上論十家牌○如此方見保甲之有益）

安上治民莫善於禮冠婚喪祭諸儀固宜家喻而戶曉者今皆廢而不講欲求風俗之美其可得乎況茲邊方遠郡土夷錯雜頑梗成風有司徒事刑驅勢迫是謂以火濟火何益於治若教之以禮庶幾所謂小人學道則易使矣福建莆田儒學生員陳大章前來南寧遊學進見之時每言及禮因而叩以冠婚鄉射諸儀頗能通曉近來各學諸生類多束書高閣飽食嬉遊散漫度日豈若使與此生朝夕講習於儀文節度之間亦足以收其放心固其肌膚之會筋骸之束不猶愈於博奕之爲賢乎南寧府官吏卽便館穀陳生於學舍於各學諸生中選取有志習禮及年少質美者相與講解演習使諸生有所觀感興起砥礪切

磋修之於家而被於里巷達於鄉村則邊徼之地自此遂化爲鄒魯之鄉亦不難矣（講禮牌〇禮教始於紳士振興全在官司）

稔惡各猺舉兵征剿刑既加於有罪矣然破敗奔竄之餘即欲招撫彼亦未必能信必須先從其旁良善各巢厚加撫恤使爲善者益知所勸而不肯與之相連相比則黨惡自孤而其勢自定令良善各巢傳道引諭使各賊咸有回心向化之機然後吾之招撫可得而行而凡綏懷制御之道可以次而舉矣古之人能以天地萬物爲一體故能通天下之志凡舉大事必順其情而使之因其勢而導之乘其機而動之及其時而興之是以爲之但見其易而成之不見其難天下陰受其庇而莫知其功之所自也今皆反之豈所見若是其相遠乎亦由無忠誠惻怛之心以愛其民不肯身任地方利害爲久遠之圖凡所施爲不本於精神心術而惟事補湊掇拾支吾粉飾於其外以苟幸吾身之無事此蓋今時之通弊也（綏柔流賊牌）

廬陵文獻之地而以健訟稱甚爲吾民羞之縣令不明不能聽斷且氣弱多疾今與吾民約自今非有迫於軀命大不得已事不得輒興詞興詞但訴一事不得牽連不得過兩行每行不得過三十字過是者不聽故違者有罰縣中父老謹厚知禮法者其以吾言歸告子弟務在息爭興讓嗚呼一朝之忿忘其身以及其親破敗其家遺禍於子孫孰與和巽自處以良善稱於鄉族爲人之所敬愛者乎吾民其思之

災疫大行無知之民惑於漸染之說至有骨肉不相顧療者湯藥饘粥不繼多饑餓以死乃歸咎於疫夫鄉隣之道宜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乃今至於骨肉不相顧縣中父老豈無一二敦行孝義爲子弟倡率者乎夫民陷於罪猶且三宥致刑今吾無辜之民至於闔門相枕籍以死爲民父母何忍坐視言之痛心中夜憂惶思所以救療之道惟在諸父老勸告子弟興行孝弟各念爾骨肉毋忍背棄灑掃爾室宇具爾湯藥時爾饘粥貧弗能者官給之藥雖已遣醫生老人分行鄉井恐亦虛文無實父老凡可以佐令之不逮者悉以見告有能興行孝義者縣令當親拜其廬凡此災疫實由令之不職乖愛養之道上干天和以至於此縣令亦方有疾未能躬問疾苦父老其爲我慰勞存恤諭之以此意

吾之所以不放告者非獨爲吾病不任事以今農月爾民方宜力田苟春時一失則終歲無望若放告爾民將牽連而出荒爾田畝棄爾室家老幼失養貧病莫全稱貸營求奔馳供送愈長刁風爲害滋甚昨見爾民號呼道路若真有大苦而莫伸者姑一放告爾民之來訟者以數千披閱其詞類皆虛妄取其近似者窮治之亦多憑空架捏曾無實事甚哉爾民之難喻也自今吾不復放告爾民果有大冤抑人人所共憤者終必彰聞吾自能訪而知之有不盡知者鄉老據實呈縣不實則反坐鄉老以其罪至餘宿憾小忿自宜互相容忍夫容忍美德衆所悅愛非獨全身保家而已嗟乎吾非無嚴刑峻罰以懲爾民之誣顧吾爲政之日淺爾民未吾信未有德澤及爾而先概治以法是雖爲政之常然吾心尚有所未忍也姑申教爾申教爾而不復吾聽則吾亦不能復貸爾矣爾民其熟思之毋遺悔

縣境多盜良由有司不能撫緝民間又無防禦之法是以盜起益橫近與父老豪傑謀居城郭者十家爲

甲。在鄉村者、村自爲保。平時相與講信修睦、寇至務相救援。庶幾出入相友、守望相助之義。今城中略已編定。父老其各寫鄉村爲圖、付老人呈來。子弟平日染於薄惡者、固有司失於撫緝、亦父老素缺教誨之道也。今亦不追咎、其各改行爲善、老人去宜諭此意。毋有所擾。

昨軍民互爭火巷、赴縣騰告。以爲軍强民弱已久。在縣之人、皆請抑軍扶民。何爾民視吾之小也。夫民吾之民。軍亦吾之民也。其田業吾賦稅。其屋宇吾井落。其兄弟宗族、吾役使。其祖宗墳墓、吾土地。可彼此乎。今吉安之軍。差役亦甚繁難。吾方憫其窮、又何抑乎。彼爲之官長者、平心一視、未嘗稍有同異。而爾民先倡爲是說、使我負愧於彼多矣。今姑未責爾、教爾以敦睦。其各息爭安分、毋相侵凌。火巷吾將親視。一不得其平、吾罪爾矣。（以上廬陵告諭。）

贛州致仕縣丞龍韶、平素居官清謹。迨其年老歸休。遂致貧乏不能自存。薄俗愚鄙、反相譏笑。夫貪汙者乘肥衣輕、揚揚自以爲得志、而愚民競相歆羨。清謹之士、至無以爲生。鄉黨鄰里、不知周恤、又從而笑之。風俗薄惡如此。有司豈能辭責。贛州府官吏、即便措置無礙官銀十兩。米二石。羊酒一付。掌印官親送本官家內。以見本院優恤奬待之意。贛縣官吏歲時常加存問。量資柴米、毋令困乏。嗚呼、養老周貧、王政首務。況清謹之士、既貧且老、有司坐視而不顧、其可乎。遠近父老子弟、仍各曉諭、務洗貪鄙之俗、共敦廉讓之風。（優奬致仕官牌。）

有一屬官、聽講日久。曰、此學甚好。只是簿書訟獄繁難、不得爲學。先生曰。我何嘗教爾離却簿書訟獄、懸空去講學。爾既有官司之事、便從官司之事上爲學。纔是眞格物。如問一詞訟、不可因其應對無狀、起箇怒心。不可因其言語圓轉、生箇喜心。不可惡其囑托、加意治之。不可因其請求、屈意從之。不可因自己事務煩冗、隨意苟且斷之。不可因旁人譖毀羅織、隨人意思處之。此許多意思皆私。須精細省察克治。惟恐有一毫偏倚、枉人是非。此便是格物致知。簿書訟獄之間、無非實學。若離却事物爲學、却是著空。

功利之毒、淪浹人心。相矜以知、相軋以勢、相爭以利、相高以技能、相取以聲譽。其出而仕也、理錢穀者、則欲兼夫兵刑。典禮樂者、又欲與於銓軸。處郡縣、則思藩臬之高。居臺諫、則望宰執之要。故不能其事、則不得兼其官。不通其說、則不可要其譽。記誦之廣、適以長其敖也。知識之多、適以行其惡也。聞見之博、適以肆其辨也。辭章之富、適以飾其僞也。是以皐夔稷契所不能兼之事、而今之初學小生、皆欲通其說、究其術。其稱名借號、未嘗不曰、吾以共成天下之務。而其心則以爲不如是、無以濟其私、滿其欲也。嗚呼、以若是之積染、若是之心志、又講之以若是之學術。宜其聞聖人之教、而視爲贅疣枘鑿。謂聖人之學爲無所用。亦其勢所必至矣。（以上傳習錄附）

朝廷用人、不貴其有過人之才、而貴其有事君之忠。苟無事君之忠、而徒有過人之才、則其所謂才者、僅足以濟其一己之功利。全軀保妻子而已。（乞養老疏附）

蠻夷性猶麋鹿。必欲制中土郡縣繩之以流官之法。是羣麋鹿於堂室之中、而欲其馴擾帖服、終必觸樽俎、翻几席、狂跳而駭擲矣。故必放之閒曠之區、以順適其獷野之性。今所以仍土官之舊者、是順適其獷

野之性也。然一惟土官之為。而不思有以散其黨與。制其猖獗。是縱麋鹿於田野之中。而無有牆墉之限。貘牙童梏之道。終必長奔直竄。而無以維縶之矣。今所以分立土目者。是牆墉之限。貘牙童梏之道也。然分立土目。而終無連屬綱維於其間。是畜麋鹿於苑囿而無守視之人。以時守其牆墉。禁其羣觸。終將踰垣遠逝而不知踐禾稼。決藩籬。而莫之省矣。今所以特設流官者。是守視苑囿之人也。（撫夷之論千古不易。）

思田初服。朝廷威德方新。可無反側之虞。但十餘年後其衆日聚。其力日强。則其志日廣。亦將漸有縱肆幷兼之患。故必特設流官知府以節制之。其御之之道。則雖不治以中土之經界。而納其歲辦租稅之入。使之知有所歸効。雖不蒞以中土之等威。而操其襲授調發之權。使之知有所統攝。雖不繩以中土之禮教。而制其朝會貢獻之期。使之知有所尊奉。雖不嚴以中土之法禁。而申其寃抑不平之鳴。使之知有所赴訴。因其歲時伏臘之請。慶賀參謁之來。而宣其間隔之情。通其上下之義。矜其不能。教其不逮。寓警戒於温恤之中。消倔强於涵濡之內。使之日馴月習。忽不自知其為善良之歸。蓋含洪坦易以順其俗。而委曲調停以制其亂。此今日知府之設。所以異於昔日之流官。而為久安長治之策也。（以上圖久安疏附）

古之君子。惟知天下之情。不異於一鄉。一鄉之情。不異於一家。而一家之情。不異於吾之一身。故視其家之尊卑長幼。猶家之視身也。視天下之尊卑長幼。猶鄉之視家也。是以安土樂天。而無入不自得。後之人視其兄之於己。固已有間。則又何怪其險易之異趣。而利害之殊節也哉。今仕於世。而能以行道為心。求古人之意。以達觀夫天下。則嶺廣雖遠。固其鄉閭。嶺廣之民。皆其子弟。郡邑城郭。皆其父兄宗族之所居。山川道里。皆其親戚墳墓之所在。而嶺廣之民。亦將視我為父兄。以我為親戚。雍雍愛戴。相眷戀而不忍去。況以為懼而避之耶。（送黃敬夫序附）

習俗與古道為消長。塵囂溷濁之既遠。則必高明清曠之是宅。此遠俗之所由名也。然以提學為職。又兼理獄訟軍賦。則彼舉業詞章。俗儒之學也。簿書期會。俗吏之務也。二者公皆不免焉。舍所事而曰吾以遠俗。俗未遠而曠官之責近矣。君子之行也。不遠於微近纖曲。而盛德存焉。廣業著焉。故誦其詩。讀其書。求古聖賢之心。以蓄其德而達諸用。不遠於舉業辭章。而可以得古人之學。是遠俗也。公以處之。明以決之。寬以居之。恕以行之。不遠於簿書期會。而可以得古人之政。是遠俗也。苟其心凡鄙猥瑣。而徒閒散疎放之是托。以為遠俗。其如遠俗何哉。（遠俗亭記附）

人者。天地之心也。民者。對己之稱也。曰民焉。則三才之道舉矣。是故親吾之父。以及人之父。而天下之父子。莫不親矣。親吾之兄。以及人之兄。而天下之兄弟。莫不親矣。君臣也。夫婦也。朋友也。推而至於鳥獸草木也。而皆有以親之。無非求盡吾心焉。以自明其明德也。是之謂明明德於天下。是之謂家齊國治而天下平。（親民堂記附）

古者歲旱。則為之主者。減膳撤樂。省獄薄賦。修祀典。問疾苦。引咎賑乏。為民遍請於山川社稷。故有叩天求雨之祭。有省咎自責之文。有歸誠請改之禱。蓋史記所載。湯以六事自責。禮謂大雩。帝用盛樂。春秋書九月大雩。皆此類也。僕之所聞於古如是。未聞有所

謂書符咒水而可以得雨者也僕謂執事且宜出齋
於廳事罷不急之務開省過之門洗簡冤滯禁抑奢
繁淬誠滌慮痛自悔責為八邑之民請於山川社稷
而彼方士之祈請者聽民間從便得自為之但弗之
禁而不專倚以為重輕 答佟太守書附
君子與小人居決無苟且之理不幸勢窮理極而為
彼所中傷則安之而已處之未盡於道或過於疾惡
或傷於憤激無益於事而致彼之怨恨仇毒則皆君
子之過也昔人有言事之無害於義者從俗可也君
子豈輕於從俗獨不以異俗為心耳 與胡伯忠書附
在我果無功利之心雖錢穀兵甲搬柴運水何往而
非實學何事而非天理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使在我
尚存功利之心則雖日談道德仁義亦只是功利之
事況子史詩文之類乎一切屏絕之說是猶泥於舊
習平日用功未有得力處故云爾 與陸清伯書附
夫權者天下之大利大害也小人竊之以成其惡君
子用之以濟其善故君子之致權也有道本之至誠
以立其德植之善類以多其輔示之以無不容之量
以安其情擴之以無所競之心以平其氣昭之以不
可奪之節以端其向神之以不可測之機以懾其奸
形之以必可賴之智以收其望坦然為之下以上之
退然為之後以先之是以功蓋天下而莫之嫉善利
萬物而莫與爭 楊邃庵書附
古禮之存於世者老生宿儒當年不能窮其說世之
人苦其煩且難遂皆廢置而不行故今之為人上而
欲導民於禮者非詳且備之為難惟簡切明白而使
人易行之為貴耳 答鄒謙之書附
凡薦賢於朝與自己用人又自不同自己用人權度
在我雖小人而有才者亦可以器使若以賢才薦之
於朝則評品一定便如白黑其間舍短錄長之意若
非明言誰復知之小人之才豈無可用如砒硫芒硝
皆有攻毒破壅之功但混於參苓蓍朮之間而進之
養生之人萬一用之不精鮮有不誤者矣 答方叔賢書附
諸公名位俱極是迺聖天子崇德任賢更化善治非
常之舉諸公當之無愧但貴不期驕滿不期溢更須
警惕朝夕謙虛自居其所以感恩報德者不必務速
效求近功要在誠心實意為久遠之圖 與黃宗賢書附
當進身之始德業未著忠誠未顯上之人豈能遽相
孚信使其以上之未信而遂汲汲於求知則將有失
身枉道之恥而悔吝之來必矣故當寬裕雍容安處
於正則德久而自孚誠積而自感使其已當職任不
信於上而優裕廢弛將不免於曠官失職其能以無
咎乎 五經臆說附
子禮為諸暨宰問政陽明子與之言學而不及政子
禮退而省其身懲己之忿而因以得民之所惡也窒
己之慾而因以得民之所好也舍己之利而因以得
民之所趨也惕己之易而因以得民之所忽也去己
之蠹而因以得民之所患也明己之性而因以得民
之所同也三月而政舉歎曰吾乃今知學之可以為
政也已他日又見而問學陽明子與之言政而不及
學子禮退而修其職平民之所惡而因以懲己之忿
也從民之所好而因以窒己之慾也順民之所趨而
因以舍己之利也警民之所忽而因以惕己之易也
拯民之所患而因以去己之蠹也復民之所同而因
以明己之性也朞年而化行歎曰吾乃今知政之可
以為學也已 書朱子禮卷附○即學即仕之義此為透切

耿恭簡公耐煩說（公名定向，字在倫，湖廣黃州人，嘉靖進士，官戶部尚書。）

弘謀按居官涖事，牒訴紛錯，日出事生，欲每事躬親料理，未有不以爲苦者。一有厭苦之心，便有不耐之意，或草率了事，或假手他人，或闒茸稽延，或急遽無序，民亦多蒙其累，事便不得其平。不耐煩之流弊，良不淺矣。天臺先生所著耐煩說，入情入理，切中錮病，弁謂耐煩更在廉之上，尤自來官箴所未及也。大抵有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心，則汲汲孜孜，津津亹亹，委曲誠求，以期有濟，雖煩而不厭其煩。君子之無衆寡，無小大，無敢慢，古聖之不泄邇，不忘遠，無非此意，切毋視作好爲煩瑣，更不可徒視爲能耐勞苦而已也。

有筮仕爲令者，請教於先生。先生反之曰：子茲往也，要如何？令曰：要廉。先生曰：否否，要耐煩。令不達，請曰：廉，士人美節也，先生顧不見可，而曰耐煩，是平平語也。先生曰：前吾語汝，耐煩未易言也。子試對境驗之。彼令之職，是上之所藉以承宣，而下之所寄以爲命者也。其事任蓋叢且夥矣。茲於上也，諸所關白，諸所讞審，吾心盡矣，而上或時吾格也。如不耐煩，則憤懟之心生；憤懟之心生，則上下之情暌矣。弗獲乎上，民可得治耶？既未可逆上以懟，又不容違道以徇，是惟耐煩，始能積誠以相感也。下而林林總總，待命於我者，弗齊矣。倏有吡隸之子，款啓之氓，席其粗戾之習，直突咆哮於吾前，如此而不耐煩，則淫怒以逞，不免有斃於非命者矣。當此之際，須耐煩而後能原其無知之愚，察其憤惋之情也。又如公務鞅掌，昃食靡遑，倏旅賓之鷁報踵至，倏造請之竿刺頻投，此非耐煩，則應之也，儀不及物，貌不稱情，弗賓之咎叢，禮下之誠荒矣。故須耐煩，而後無衆寡，毋敢慢也。又如勾稽期會之瑣委，筦庫犴狴之檢防，少不耐煩，則蠹孔弊竇，醞釀於茲矣。故曰耐煩是爲令要領也。若夫服官而廉，猶之爲女而貞，此其本分之常道，而非異人之奇節也。今曰要廉，即此要之一字，便將自負以矜賢。上或有弗禮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禮也？由是不耐煩以承上，而傲所不免矣。下或有弗順焉，則自負曰：吾廉如是，而何弗我順也？由是不耐煩以恤下，而暴所不免矣。或值不速之客，或當匭勦之務，則又自負曰：吾廉如是，是足自樹矣，世俗人何足禮，淺鮮事無足慮也。由是不耐煩以酬世理紛，而情慢叢脞所不免矣。是要廉者，諸過之所生；而耐煩者，衆善之所由集也。故曰耐煩爲要。昔象山陸先生曰：耐煩是學脈。其爲道也深矣，非特爲令要術也。猶龍氏之言曰：知美之爲美，不美矣。其要廉之謂歟。

呂新吾明職（公名坤，字叔簡，河南寧陵人，嘉靖進士，官至侍郎。此巡撫山西時作。）

朝廷設官分職，衙門各命以名，百官庶府各顧名而思職，緣職而盡分，人人皆滿其分量，而天下無事矣。今天下無一事不設衙門，無一衙門不設官，而政事日隳，民生日困，則吾輩溺於其職之故也。嗚呼，何可道哉。乃發明職掌，申飭大小職官，終日思其所行，經歲驗其成效，稱職乎？不稱職乎？子夜點檢，自慊自愧，必有獨得者，奚俟喋喋乎余言。寧陵呂坤書。

弘謀按有是事，始設是官，官因事而設，事即待官以理者也。世之人動曰官耳，而於國家所以設是官，與世所以不可無是官之意，杳

不相屬、則由未明於職之故。呂公明職一篇、循名責實、可爲居官者當頭一棒。太原諭屬、語語透闢。分爲八等、使人反觀對照、知所決擇。其垂戒至深切也。或有病其言之太盡者。不知先生惟有此不容已之心、乃爲此垂涕洟之道。細玩之有一字一句、不從人情物理、體貼而出者乎。有一字一句、不從世道人心起見者乎。正慮人看作口頭話、漠然無所動於心、豈復以盡言爲病也。博野尹健餘先生、撫中州時、曾爲刊示。余服其深得訓屬之要。而流布未遠。故復列於此、以告同官。且亦時時警省、用以自勗云。

督撫之職

吏治無良、未有不自大吏始者。我潔己而後責人之廉。我愛民而後責人之薄。我秉公而後責人之私。我勤政而後責人之慢。若以有諸己者非人、止多衆口耳。勢必不行。以藏身不恕也。夫百司庶僚、以治軍民。督撫者、治治軍民者也。三晉民物、分治於州縣。總治於府。監臨於守巡道。統屬於布政司。彈壓於按察司。而本院則拊綏之者也。樹畜不教。荒蕪不闢。流移不復。衣食不足。煢獨不恤。寇盜不息。姦暴不戢。偷蠹不除。諸弊不革。積衰不振。教化不行。邪民不禁。流民不察。游民不業。量衡不式。學政不嚴。地土不均。賦役不平。雜累不蠲。山澤不殖。訟獄不清。倉庫不慎。僭奢不約。積貯不充。錢糧不辦。道塗不治。商旅不集。鄉甲不聯。貪酷不斥。昏庸不戒。勢豪不斂。餽遺不省。驛遞不節。虛糜不去。幽隱不燭。有如此者、三晉司府責有攸歸。而倡率無道、驅策難前、致吏治不修、而民生不遂。本院安所歸咎耶。顧本院所自信者、除本省鄉士夫吉凶禮節、不敢盡廢、亦不能過豐外。其餘不彼此交際、假手以潤身家。不餽送要津、結心以固榮寵。不以奉承喜屬吏。不以虛套責有司。紙贖商稅酒課獲功、及一切不義等物、分毫不入私篋、以遺子孫之殃。酒席下程、供張騶從、及一切公會等事、分毫不費民、以爲州縣之累。諸所舉動、不能欺百司庶僚、不能欺吏書門皂。顧如此硜硜、亦只了自家身上事耳。苟於地方、不足爲輕、不足爲重、則是官也、焉能爲有、焉能爲無。前所云云、所賴監司守令、共力同心、次第舉行。爲軍民造無窮之福。爲地方垂永久之利。凡本院牌劄條示、苟於民情無當、不妨明白申呈。苟於事體可行、豈宜延遲廢格。諸君子其奮揚精采、殫竭心思、詳觀往哲良規、痛革俗吏積套、匡我愚迷、規我舛謬、共圖治理。是所惓惓注望者也。

布政司之職

行中書省、與中書省分表裏、秩皆一二品。至崇重也。爲外僚領袖、爲朝政稾籥。表率吏治、通達民情。至樞要也。名其司曰承宣布政。蓋政者、天子之惠澤。使臣承其流而宣政於一省、俾一省之政教號令、雷厲風行。一民一物、無不得其所。一政一事、無不得其宜者也。兩院之所監臨、監臨此政。按察之所廉訪、廉訪此政。守巡之所分理、分理此政。府州縣之所推行、推行此政。元人豔之名曰外政府。姑無論執掌之全。惟是學校之政、總屬其提調。故貢舉起送、無不由焉。境內人才、總屬其體察。故選官保結、無不由焉。錢糧完欠、總屬其稽考。故徵收起解、無不由焉。官吏淑慝、總屬其品題。故舉刺考察、無不由焉。土田賦役、總屬其均釐。

故差糧冊籍無不由焉軍匠戶口總屬其清理故內府圖籍無不由焉至於典常經制水利農桑養老恤孤儲蓄蠲賑凡關係軍民利病地方安危風教盛衰政治得失無不由之而今也止知其為錢糧衙門耳經年以催解為職終日以收放為事或官吏起送保甲或復命覲賀造送冊揭雖皆衙門事體所關而以此畢承宣布政之職恐小之乎其為藩司矣執事者果顧斯名也協分守巡道督郡邑百司盡地力以開利源戒侈靡以節耗費課桑麻以詰惰農通商販以裕財用引水利以備旱潦驅遊民以安生業禁異端以息煽誘均地糧以蘇偏累定徵收以杜侵牟嚴起解以足國用罪包攬以重錢糧善摧科以革積弊停濫役以息民肩懲衙蠹以除民害清課稅以恤民貧定斗秤以息姦偽訪把持以通市情興禮教以端士習定社學以正蒙養重鄉約以善風俗崇節孝以興行誼嚴保甲以弭竊刦簡詞訟以省勞費修祀典以事鬼神嚴鄉飲以示觀感廣收鰥寡孤獨疲癃殘疾而設法存活以哀煢民各道不率循者規正之有司不奉行者督責之虛文罔上生弊擾下者參治之全省之民庶幾其得所乎不然承宣布政四字毫無關涉而建官之本意迷失愈遠矣

按察司之職

廉訪之職蓋綦重矣古者御史大夫掌西臺察姦刑罪蓋癉惡之司也以中臺不便於察外吏乃設按察司為外臺彈壓百寮震懾羣吏藩司以下皆得覺舉實與御史大夫表裏均權厥後和同溺職而事權俱歸兩院矣所可嘆者司曰按察司官曰按察使按察謂何但以刑名為職掌人亦以刑名吏目之棄其尤重而獨任兼銜可謂之提刑司提刑使耳今內外詳皆轉都察院人未嘗以都察院為刑曹何按察司獨專謂刑名乎即刑名一事亦多可言夫廷尉天下之平提刑者一省之平也遣戍充徒一失其平皆得理枉伸冤今也強盜人命非兩院批駁竟不與聞矣夫死刑必由按察司轉詳者謂必按察司以為可殺而後以聞也果情法無當於心則呈駁不嫌於再至於一省真正強盜人命郡縣俱當申報問明之日俱當照詳看得可疑一體批問案候兩臺定奪以憑同異平反如是庶不失提刑之職百官不法時加體訪可訓迪者訓迪可督責者督責可獎戒者獎戒其應參拿論劾指事開陳兩院使一省官吏視憲使如雷霆莫不潔己愛民勤政集事宋人謂之天垣執法人代閻羅如是庶不失按察之職若一崇長厚百無聽聞賢否取正於府官依樣署考重輕定擬於院道代之轉詳則法司之權非人我侵而我自失之矣此何官也而可自失其權哉惟執事者留意

提學道之職

兩司之清重莫如督學世道之汙隆亦惟係於督學今有督學於此文學甚優潔身甚潔關防甚密持法甚公校士甚精閱卷甚敏賢矣乎曰賢矣而職未盡也天下之治亂係人才人才之邪正關學校譬之器物學校其造作處廟堂其發用處譬之菽粟布帛學校其耕織處海宇其衣食處也是學政美惡士習善敗三公九卿不任其咎百司庶府不任其咎舍督學將誰歸咎哉夫入學幫補甚榮進也賓興甚鉅典也此富貴利達之最途也朝廷懸此以豔天下士天下士不啻竭蹶趨之豈以學校乏人待督學以足數貢

舉缺額，待督學以取盈邪。卽使朝督暮責，人人盡一等，士士可三元，止作養了許多文章之士，富貴之人，何益於國家理亂之數哉。虞周既遠，世教久亡。桓榮稽古一說，已屬醉生夢死之言。宋時勸學諸歌，類皆病狂喪心之語。其在當時，明理窮經，尚以天爵要人爵。直至於今，擬題摘段，竟以捷階取要階。視學校爲利祿之場。以詩書爲富貴之籍。理義身心之學。未見聚談。天下國家之憂，無人介意。如是而授之天下國家之寄，令其敷理義身心之教，以成移風易俗之治，臻民安物阜之功，其將能乎。夫天下英俊豪雄，盡收之學校，更於何處求興道致治之人。而今學校，反足以壞英俊豪雄，更於何人望濟世安民之效。是世道終不還古昔，民生終不見太平，不知國家養賢取士何用也。乃論取士者有曰，當兼鄉舉里選之法。夫鄉舉里選之法，至今未嘗不在。曰何在，保結是已。夫保者，事發連坐，結者，要以終身，立法至嚴也。書一名畫一押，用印而附之卷，干係至重也。其責保人曰，如虛甘罪。責所保之人曰，身家並無違礙。夫不遵理道曰違，犯於過惡曰礙。身有違礙，棄之可也。其家並無違礙，里老隣佑保結，據之可也。又取師生縣州府司保結。士而至於無身家違礙之事，保結惟取身家無違礙之人，不謂鄉舉里選可乎。有違礙，雖班馬曹劉，不得進取。聰明才辨之士，既亟亟於富貴利達，雖欲不勉爲善强寡過得乎。已入仕途，丁憂養病，起復補官，仍取保結，終身雖欲不勉爲善强寡過得乎。士而至於勉爲善强寡過，則保結法嚴之效也。所望督學使君，以修己治人之術爲科條，以進德修業之實教諸士。立以章程。時其糾察。嚴其勸懲。端身範以先諸士。責提調以警怠荒。督教官以修實政。舉善必極其優崇，伸德行於文學之上。癉惡當正其法紀，約諸生於禮教之中。異日薦之鄉書者，皆端人正士。列之朝著者，皆實學真才。庶人心世道，有轉移之機。而國祚民生，享無疆之福矣。

守巡道之職

守巡兩道，非止爲理詞訟設也。一省之內，凡戶婚田土，賦役農桑，悉總之布政司。凡刦竊鬬殺，貪酷姦暴，悉總之按察司。兩司堂上官，勢難出巡，力難兼理，故每省計近遠，設分守巡道，令之督察料理。所分者總司之事。所專者一路之責。凡一路之官吏不職，士民不法，寃枉不伸，姦蠹不除，廢墜不舉，地糧不均，差役偏累，衣食不足，寇盜不息，邪教不衰，土地不闢，流移不復，樹蓄不蕃，武備不修，城池不飭，積貯不豐，訟獄不息，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游民不業，鰥寡孤獨，疲癃殘疾之人，不得其所。凡接於目者，皆得舉行。聽於耳者，皆得便宜。應呈請者，呈請兩院施行。應牌劄者，牌劄各州縣條議。督責守令，詳密如主婆。守令奉法，恐懼如嚴師。務使一路風清弊絕，所部事理民安。入其疆，無愁歎之聲。見其民，無憔悴之色。然後盡守巡之職。本院做秀才時，曾見本道經歷吾邑，民間疾苦，不問一聲。邑政短長，不談一語。留州縣茶坐，則沾沾煦煦，皆虛夸色笑之言。批州縣文書，則婉婉曲曲，無切問直駁之語。下司無不感激，以爲盛德。蓋嘉靖末年時事。近日諸君子，約己愛民，肅僚勤政，必不然矣。夫兩道之位，不爲不尊。權不爲不重。所以董督守令，愛養蒸黎，修舉政事者也。乃中怯外柔若是，其何以正體統而肅紀綱乎。何以策不振而懲不法乎。何以令

能行而禁能止乎。何以興治道而起頹風乎。然則一路不治，千里未安，其故可知已。諸君子慎無復然。

知府之職

一尺之地，不屬某州某里，則屬某縣某里，未有曰屬某府地土者。一丁之民，不屬某州某籍，則屬某縣某籍，未有曰屬某府人民者。然則府不虛設而無用乎。曰無用而爲有用之資者，府是已。何者，府非州非縣，而州縣之政，無一不與相干。府官非知州知縣，而知州知縣之事，無一不與相同。是知府一身，州縣之領袖，而知州知縣之總匯也。今之爲知府者，廉愛嚴明，公誠勤慎，便自謂好官。而課知府者，見其能是，亦以好官稱之矣。不知此八字者，知州知縣之職，而非知府之職也。知府無此八字，固爲不肖，僅有此八字，是增一好知州知縣耳。設府治，建府官之意，豈謂是哉。爲知府者，或奉院司之科條，董督寮屬。或酌郡邑之利病，細與興除。所屬州縣掌印正官，及佐領合屬一切大小官員，有用刑不當者，持己不廉者，政不宜民者，怠不修政者，昏不察姦者，塗飾耳目者，虛文搪塞者，前件廢格者，阿徇權勢者，差糧不均者，催科無法者，收解累民者，竊刦公行者，姦暴爲害者，風俗無良者，教化不行者，倉庫不慎者，獄囚失所者，老幼殘疾失養者，聽訟淹濫者，橋梁道路不修者，荒蕪不治，流移不招者，衙役縱橫不禁者，屬官如是，知府皆得以師帥之。師帥不從，知府得以讓責之。讓責不改，知府得以提問其首領吏書。提問不警，知府得以指事申呈於兩院該道。譬之一人，一肢病，不得謂之完身。譬之一裘，一幅斜，不得謂之完衣。所屬州縣，有一不肖之吏，有一失所之民，有一不妥之事，不能安緝而處置之，尚得謂之完府乎。務俾所屬之吏，廉愛嚴明，公誠勤慎如我一身。所屬之政，廢興墜舉，弊革姦除，如我一堂。所屬之民，無一不得其所，所屬之物，無一不得其理。循良者署以上考，無論卑微。不肖者署以下考，無附炎熱。使屬吏知有府之可畏，不敢不守官。知有府之可服，不患不共命。如是而千里之封疆，凜凜風生。萬井之黎民，瀼瀼雨潤。知府之職，不當如是乎。賢太守其細思之。

同知通判推官之職

府總州縣之政，事務繁多，又設佐貳以分之。同知通判之職掌不同，大率清軍捕盜，水利鹽法，管糧管馬。而推官則專理刑名者也。刑名余詳之風憲約。捕盜余詳之獄政。而清軍水利管糧，似不必專曹設職，故余獨不言。三官各有職掌，惟一以安靜爲事，則府佐所同也。

知州知縣之職

士君子無濟人利物之心，則希清華，慕通顯，總之無益於蒼生。聽其求富貴可也。苟平生懷救民利物之心。欲朝興一利，而朝即澤被閭閻，夕除一害，而夕即仁流市井。隨事推恩，聽我自便。因心出治，惟我施行。則莫妙於知州知縣矣。夫朝廷設官，自公卿以至驛遞，中外職銜，不啻百矣。而惟牧令人稱之曰父母。父母云者，生我養我者也。故土地不均，我爲均之。差糧不明，我爲明之。樹木不植，我爲植之。荒蕪不墾，我爲墾之。逃亡不復，我爲復之。山林川澤，果否有利，我爲興之。訟獄不平，我爲平之。兇豪肆逞，良善含冤，我爲除之。狡詐百端，愚樸受害，我爲剪之。嫖風賭博，扛幫癡妨，我爲刑之。寡婦孤兒，族屬侮奪，我爲鎮之。盜賊

刲竊。民生不安。我爲弭之。老幼殘疾。鰥寡孤獨。我爲收之。教化不行。風俗不美。我爲正之。遠里無師。貧兒失學。我爲教之。倉廩不實。民命所關。我爲積之。獄中囚犯。果否得所。我爲恤之。斛斗秤尺。市鎮爲姦。我爲一之。貧民交易。稅課濫征。我爲省之。衙門積蠹。狠虎舞民。我爲逐之。吏書需索。刁勒吾民。我爲禁之。徵收無法。起解困民。我爲處之。游手閒民。蕩產廢業。我爲懲之。異端邪教。亂俗惑民。我爲驅之。庸醫亂行。民命枉死。我爲訓之。士風學政。頹敗廢弛。我爲興之。市豪集霸。專利虐民。我爲治之。捏空造虛。起禍誣人。我爲杜之。聚衆黨惡。主謀唆訟。我爲殄之。火甲負累。鄉夫騷擾。我爲安之。某事久廢當舉。我爲舉之。某事及時當修。我爲修之。民情所好。如己之欲。我爲聚之。民情所惡。如己之讐。我爲去之。使四境之內。無一事不得其宜。無一民不得其所。深山窮谷之中。無隱弗達。婦人孺子之情。無微不照。是謂知此州。是謂知此縣。俾一郡邑。愛戴吾身。如坐慈母之懷。如含慈母之乳。一時不可離。一日不可少。是洞其弊原。酌其治法。日積月累。責效觀成。自初仕以至去任。光景改觀幾何。民愁甦醒幾何。政事修舉幾何。或享利於目前。或垂恩於永久。俾士民得數其事而稱之。吾於臨去。亦自點檢之曰。吾於地方興得某利。除得某害。如此治民。卽是良醫治病。何快如之。倘到任時。地方是這般景象。離任時。地方依舊是這般景象。如此等官。虛享數年俸薪。無益百姓毫釐。試一省察。稱職廢職。兩院之獎薦。有媿無媿。戒劾有屈無屈。自有一點不死之真心在。又何暇計較考語優劣。歸咎他人誣陷哉。賢者必不謂吾言過激云。

教官之職

官之重。無如教官。官之壞。亦無如教官矣。國初以學校爲首善之地。教職爲風化之官。每選上舍。俾爲郡邑師。考其立身端謹。學政精嚴。作養人材。堪爲世用。則行取爲編修檢討。御史給事中。後爲大臣。皆有建樹。當時以起家教官。爲第一榮進。匪朝廷濫擢此官。乃教官實稱此職也。今日士習何如乎。使爲教官者。正其心術。端其趣向。教以立身行己之法。迪以濟世安民之要。使居鄉。則爲端人正士。出仕。則爲良吏忠臣。一言而鄉黨相傳。一行而家邦取法。不愧俊秀之才。堪爲社稷之重。一學得此數人。翹然出色。其餘皆小心謹畏。不辱其身。教官如此。可謂稱職矣。而撫按不以國初之典薦。廟堂不照國初之例行。必有任其咎者。今也無論教以修己治人之術。望其成德達材之效。卽以舉業講課者。有幾人哉。居是官者。能知學校非愛老憐貧之地。教官是正己率物之身。諸生是世道民生之賴。朝廷付我以滿庠青衿之士。委我以養賢待用之責。豈區區索贄見。勒節規。遂足盡教訓之職哉。

州縣佐貳之職

州同。州判。縣丞。主簿。分牧令之政。共州縣之民者也。官雖有正副。而權不輕。位雖有尊卑。而事不異。今汝佐貳各官。有管糧者。當思如何恤民。如何足國。姦頑富勢。如何催徵。負累荒逃。如何處置。巡捕者。須獲真賊。莫漏網真賊。却將無辜良民受拷。奉堂官批詞。切莫不分貧富。但問有力稍力以奉承。切莫受富勢囑托。不問曲直。只是要打要錢。以出氣耳。輕聽皂快支使。性慵任左右通同。至於私接呈狀。擅作威福。署印。

則隨事科財。營差。則所至媒利。此皆不肖常態。而有志向上者之所恥也。況佐貳之中容易出色。有一好官。自然薦拔。自得優陞。若欲速見小。如前所爲。輕則戒飭。重則拿問。後悔何追。

庫官之職

庫官吏之弊有二。重收以苦納戶。輕放以苦支人。暗益以虧公帑是也。然不得單責庫官與吏。收放重輕。關係甚大。我平收。則在下者不得借口。而萬姓省一分半分之財。我重收。則在下者幸其有名。而萬姓多加二加三之費。我得幾何。而大家所得者。皆我之財。彼罪幾何。而衆人剝削者。皆我之罪。且我既借左右以行私。左右亦借我以請托。非分之恩。只得從其所欲。難開之例。無能拒其所求。法盡廢。令難行。職此之故。至於庫官庫吏侵盜官銀。倘若無所狎昵。何敢遽萌邪念。向見一府收銀。堂下多樹木樁。繫以橫繩。解戶投到公文。即時堂下伺候。各將銀囊搭掛樁頭繩上。挨名點近天平。掣籤喚吏監兌。聽令解戶自敲針管。監吏報足。便令收封。如兩有爭。親下審視。一面即塡庫收。一面即押印信。秤兌既畢。當時領文。至於出放錢糧。亦令解人自兌。庫官雖怨而無辭。羣小希恩而不敢。衙門之內。凜凜風生。故曰廉生威。正大者必光明。光明則吐氣揚眉。令行禁止。何利不興。而何害不除。余因論庫官。而有感於所見。以告凡有出納之責者。

司獄官之職

監中人犯。多非良民。縱是徒罪充軍。那非違條犯法。況頸上長枷。更是重刑。但係強賊。尤爲死鬼。朝思暮想。只求撞網脫籠。得便乘機。便要刼囚反獄。司獄官若肯用心關防。無縫鎖。鎖在鐐頭。白日不消帶肘。密檽柙柙住手脚。夜間更須輪防。縱在荒坡野地。豈能插翅騰空。況監牆重重門戶。乃重犯往往脫逃。獄官吏禁疎慢之罪。百口何辭。至於囚犯發解出門。州縣官吏。全不堅牢鐐鎖。又不揀選兵夫。嚴加申諭。夫囚犯懷百計脫死之心。解夫無一點妨姦之意。力倦心慵。情熟志懈。忽然逃走。盡坐受贓。疎虞失守。解夫固難辭罪。然賣放罪囚與囚同罪。解夫豈不習聞。安肯以三五錢銀。替人死罪。彼久囚窮困。又安得許多財物買求性命哉。祇緣發解之時。鬆羈絆之計。獄官吏禁。不能逃其責。至於牢頭獄霸。行暴毆人。當衣奪食。放錢賣飯。或囚飯入門。而本囚未得入口。或囚糧到獄。而本囚不得霑恩。穢汙不肯掃除。疾病不報調理。忍寒受熱。叫號不徹於公堂。抱屈含寃。心事難白。於官府。女監縱吏卒姦淫。輕犯將重枷凌虐。如此作官。必有天禍。明理者。知監鋪乃陰德之地。獄官乃方便之人。輕犯存哀矜之心。時加體恤。重犯嚴關防之法。不肯凌虐。斯爲稱職。而子孫享其餘慶矣。

稅課司之職

夫百工之事。百貨之通。以有易無。本爲民便。故古者譏而不征。今稅課設官。一則收餘利以充國家之用。一則征商賈以抑逐末之人。雖非正大公平。猶不苛刻纖細。近日巡攔抽稅。將小民窮漢。賣雞鴨。攜苕帚。疋布上街。擔筐入市。無不抽稅。油行既稅店。又稅油。屠行既稅生。又稅死。有司官指此爲科斂之媒。巡稅官指此爲攘奪之具。鈔頭削鐵。所餘幾何。樹剝重皮。豈能堪命。如此刻剝貧民。何異盜賊搶奪。且稅課原無定數。稅錢豈盡報官。割衆家之肉。安自己之身。天

災人禍。豈肯寬饒。本院原有禁約。但有違犯。定行拿問追贓。嗚呼。有司若肯清廉。其所以鈐制關防。不患於無法。不然。稅課巡攔。且得借我以肥其身。所得幾何。而惡名皆我受矣。可不慎哉。

驛遞之職

倉巡看驛遞。謂之熱鬧衙門。蓋驛遞衙門。路當衝要。常見上官。年貌才能。容易顯露。錢糧出入。常得自由。不知也有苦處。站銀急支不來。過客急送不起。怒夫馬之不齊者。不管死活。恨供具之不豐者。嘗加責罵。上司之公差。不免凌索。配來之囚犯。每費關防。但官窮。窮不過人夫。官累。累不過驛馬。做驛丞的。重索馬頭常例。一不遂心。便派苦差。逼取徒夫面銀。一不如意。便加凌虐。以官錢放債。領銀則加倍叩還。指過客爲名。開銷則半屬冒破。徒夫有錢者賣放。有力者保放。紀法蕩然。馬騾無錢者多差。有勢者不差。公道滅盡。事事可恨。不知近來上司耳目。專是尋你小官。百姓口嘴。也只柰何小官。一經訪察。或被告發。戒飭的也是你。斥逐的也是你。拿問的也是你。不如小心謹守。多做幾年。再轉兩任。長短算來。名利兩得。而今世道清明。何嘗虧枉好官哉。

巡檢之職

巡檢之設。原爲盤詰奸細。查問逃亡。緝捕盜賊。弓兵要選精壯。鎗刀要常演習。山川險隘。到處巡邏。村落居民。全無騷擾。使軍民商販。得以自在通行。盜賊姦徒。不敢公然往來。如此二三年。方爲稱職。北方巡檢。委實貧寒。有在荒山野嶺之中。或居人稀路僻之處。妻子不得寬綽。錢財無處得來。但既做寒官。須安窮分。果能有功無過。自得上考優陞。而今作巡檢的。弓兵不論壯衰。器械不求堅利。武藝全不操演。因盜全不緝拿。只索弓兵常例。甚者一半折乾。擾害居民。刁難過客。是增一巡檢。添一夥强賊。一毫無益於地方。萬分有害於黎庶。以後遵守法度。能盡職業者。分外奬勵。上等者。一體薦揚。仍舊殃民不改者。訪知定行拿問。使家鄉難還。妻子流落。有甚好處。試自思之。

太原諭屬 附

壬辰六月。余召所屬府州縣掌印正官。而諭之曰。宇宙之內。一民一物。痛癢皆與吾身相干。故其相養相安料理。皆是吾人本分。書云。山川鬼神。亦莫不寧。及鳥獸魚鼈咸若。鳥獸魚鼈。非吾同類也。而且使之咸若。然猶曰彼有血氣心知。欲生惡死所同。鬼神奚賴吾人。山川有何知識。而亦使之亦莫不寧者何。蓋聖人以天地爲心。爲生民立命。心思既竭。仁愛無窮。必使乾坤清泰。海宇安康。無一事不極其妥貼。無一物不得其分願。而後其心始遂。伊尹。有莘之耕夫也。當隱居時。便樂堯舜之道。其言曰。予弗俾厥后爲堯舜。其心愧恥。若撻於市。一夫不獲。曰時予之辜。夫君不堯舜。自有當其恥者。一夫不獲。自有任其辜者。而伊尹引爲己責。深自愧罪。只是真真切切。見那君民痛癢。觸着便自相干。而致君澤民。我又有此學術。是以孔席不煖。墨突不黔。汲汲皇皇。懇懇懇懇。只是這箇不忍人底念頭。放歇不下。吾輩七尺之軀。不短於古人。耳目口鼻。四肢百骸。不少於古人。六經四書。子史百家。至今大備。吾輩誦習。又多於古人。只似看得天下民物。與我分毫無干。豈是這腔子中。天不曾賦與不忍人底一點良心。如何百姓痛癢。全不關心。死活通不介意。大段今之爲吏。品格不同。第一等人。有這

一點惻隱真心由不得自家如親孃之於兒女憂饑念寒怕災愁病日思夜慮弔膽提心温存體愛百計千方凡可以使兒女心遂身安者無所不至所以說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心切而政生慮周而政詳聖人雖欲歇手不得此謂率其自然第二等人看得天地萬物一體是我性分使天下萬物各得其所是我職分不存此心便有愧於形骸不盡此心便不滿其分量惓惓維世道亟亟愛民生以謂爲之自我當如是耳此謂盡其當然但纔有強勉向道之心便有精神不貫之處第三等人看得潔己愛民修政立事則名譽自章不則毀言日至士君子立身行己名節爲先柰何不自愛是爲名而爲善者也第四等人守能潔己而短於才心知愛民而懦於政可謂善矣然毫無益於郡邑安能爲有無哉第五等人志欲有爲而動不宜民心知向上而識不諳事品格無議治理難成第六等人知富貴之可愛懼擯斥之或加有欲心而守不敢肆有怠心而事不敢廢無愛民之實亦不肯虐無向上之志亦不爲邪碌碌庸人而已第七等人實政不修粉飾以詐善持身不慎彌縫以掩惡要結能爲毀譽之人鑽刺能降祥殃之竈地方軍民之事毫髮不爲身家妻子之圖慇懃在念此巧宦也近日大家成風牢不可破矣第八等人嗜利耽耽如集羶附腥競進攘攘如馳騎逐鹿多得錢而好官我爲笑罵由他笑罵耳此明王之所不赦明神之所以必殛者也嗚呼正學衰世道絕利達之錮習既成惻隱之真心遂死失所民物付托何人倘一深思可爲慟哭天生此身豈爲酒肉之囊錦繡之架哉天生此民豈爲士夫之魚肉官府之庫藏哉倘一深思可爲大媿本院無能振拔罪之魁也諸君千萬努力

呂新吾刑戒 此爲刑部侍郎時作

刑者聖人無可柰何之法以濟德之窮者也原從悲愍心流出用之者當不以犯法爲怒不以得情爲喜怒則覺彼罪應受絕無矜憐喜則謂我見甚真惟知痛快古云刑官無後不可不慎也此刑戒一書呂叔簡先生從火坑鐵牀邊行清涼散毒之劑不惟造福即是修心蓋用刑之心其發如火其流若波急宜受之以止常存此心便有學有養以調伏之不見我貴民賤不知此德彼怨即是聖賢根器豈僅仕宦楷模哉願居官者各留心自戒而旁觀者亦直口戒人毋自認風霆爲至教而相詼怒罵皆文章則世道人心之厚幸矣顏茂猷題

弘謀按呂公爲政尚嚴明不尚姑息今觀其刑戒委曲愛惜無微不至以此見用刑時其心思固息息與民命相關者也夫於當刑者尚有所戒而惟恐或傷之況其不當刑而刑其戕人生命上干天和也可勝言哉有司官時時省覽此戒庶無愧於祥刑

五不打

老不打（血氣已衰打必致命）幼不打（血氣未全打必致命且老幼不考訊已載律文）病不打（血氣未平復打則病劇必死）衣食不繼不打（如乞兒窮漢饑寒切身打後無人將養必死）人打我不打（或與人鬬毆而來或被別官已打又打則打死之名獨坐於我）

五莫輕打

宗室莫輕打（天潢之派即無名封亦勿輕打只啓王戒飭或申請上司處分）官莫輕打（即倉巡驛遞陰醫等官亦勿輕打彼既爲官妻子僕從相對赧顏亦多殞命況其體多脆薄有司不宜擅刑）生員莫輕打（干係諸生體面有事輕則行學責戒重則申究如律彼自無詞）上

司差人莫輕打。非恤此輩，投鼠忌器，打雖理直，亦損上司體面。有犯，宜盡書犯狀，密申上司，彼自有處。若畏勢含忍，又闒茸非體矣。婦人莫輕打。羞愧輕生，因人恥笑，必自殞命。

五勿就打

人急勿就打。彼方急迫無聊，打則適速其死。人忿勿就打。愚民自執己見，方以理直自負，打則其忿愈甚，死亦不服，氣逆傷心，易於殞命，宜多方警喻，待其自知理虧，雖打不怨。人醉勿就打。俗云三官避酒客，沉醉之人不曉天地，寧知禮法，打亦不痛，倘醉語侵官，亦失體統，宜暫管押，酒醒懲戒，亦勿置之冷地，寒氣入心，亦足致命。人隨行遠路勿就打。被打之人，若在家自能將息，遠路隨行，日逐跋涉辛苦，又要跟上程途，亦多致命，待其回後懲之。人跑來喘息勿就打。捉拿人犯，從遠路跑來，六脈奔騰，喘息未定，即乘怒用刑，血逸攻心，未有不死者，宜待其喘定用刑。

五且緩打

我怒且緩打。有怒不遷，大賢者事，盛怒之下，刑必失中，待己氣平，徐加責問，試於怒定之後，詳觀怒時之刑，未有不過者。我醉且緩打。酒能令人氣暴心粗，刑必不當，即當，人亦有議，當檢點強制之。我病且緩打。病中用刑，多帶火性，不惟施之不當，亦恐用刑致怒，人己俱損。我不見真且緩打。事纔入手，未見是非，遽爾用刑，倘細審本情，與刑不對，其曲在乙，已刑甲矣，知甲為直，又復刑乙，不獨甲刑甲為冤，顛倒周章，亦為可笑。我不能處分且緩打。遇有難處之事，難犯之人，必先慮其所終，作何結局，方好加刑，若浮氣粗心，先即刑責，倘終難了結，反費區處，曾見有打人後，又陪事人者，只為從前慌張耳。

三莫又打

已拶莫又打。語曰，十指連肝心，拶重之人，血方奔心，又復用刑，心慌血入，必致殞命，常見人曾拶者，每風雨之夕，叫楚不寧，為其已傷骨故，嗟乎，均是皮骨，何忍至此。已夾莫又打。夾棍重刑，人所難受，四肢血脈奔潰，亂又加刑責，豈有不死，且夾棍不列五刑，豈可輕用，下人以力為食，一受夾棍，終成廢疾，決難趁食，切宜念之，人謂強盜宜用，余謂強盜因夾招承，此心終放不下，惟多審方設法，隔別細審，令其自吐真情，於心斯安，此等刑終不用可也。要枷莫又打。先打後枷，屈伸不便，瘡潰難調，足以致命，待放枷時責之未晚。

三憐不打

盛寒酷暑憐不打。遇有盛寒酷暑，令人無處躲藏，擁氈圍爐，散髮振襟，猶不能堪，此時豈宜用刑，蓋彼方墮指裂膚，爍筋蒸骨，復被刑責，未有不死者。佳辰令節憐不打。如元旦冬至，人人喜慶，宜曲體人願，頤養天和，即有違犯，憐而恕之。人方傷心憐不打。或新喪父母，喪妻喪子，彼哀泣傷心，正值不幸，再加刑責，鮮不喪生，即有應刑，尚宜姑恕。

三應打不打

尊長該打，為與卑幼訟，不打。嘗見尊長與卑幼訟，官亦分別曲直，用刑不知，卑幼訟尊長，尊長准自首，卑幼問干名犯義，遇有此等，即尊長萬分不是，亦宜寬恕，即言語觸官，亦不宜用刑，人終以為因卑幼而刑尊長也，大關倫理世教。百姓該打，為與衙門人訟，不打。即衙門人理直，百姓亦宜從寬，否則不惟我有護衙門人之名，後即衙門人理屈，亦不敢告矣。工役鋪行該打，為修私衙，或買辦自用物，不打。即其人十分可惡，亦姑恕之，否則人有辭不服，而我之用刑，亦欠光明。

三禁打

禁重杖打。五刑輕重，律有定式，大杖一，足當中杖三，小杖五，官之用刑，只見太過，未見太少，若用輕杖，即多加數杖，亦不傷生，且我見責之多，怒亦息，而杖可已，若重杖，只見數少，而不知其人已負重傷矣。禁從下打。皂隸求索不遂，每重打腿彎，致其斷筋而死，或打在一塊，同一被刑，而死生異，則貧富不同耳，貧者何辜，而令其受此。禁佐貳非刑打。夾棍重刑，不許佐貳首領衙私置，即正官亦止備一二副，候不常之用，各衙遇不得已而用，赴堂稟請，蓋正官猶有忖量，而佐貳首領將勢要送來百姓，私衙任意酷打，替人出氣，正官全然不知，凡各衙人犯，令其一一過堂，庶知收斂。

李九我宋賢事彙 公名廷機，福建晉江人，萬曆中會元，官大學士，謚文節。

弘謀按宋世人材最盛。名公巨卿。或起家外吏。或由重臣。出歷州郡。其政事卓卓可紀。皆由蘊蓄深厚。非矜才任氣者。所可幾也。李九我先生所輯宋賢事彙。分門附類。略等世說。余手此一編。以自考鏡。且慚且奮。十年於茲矣。茲輯從政遺規。特錄其切於政事者若干條。九我先生有云。人之方寸。自有古人。如穀之種。如木之根。此編所以為溉之培之之助也。時勢不同。心理則一。或師其事。或師其意。或更推而廣之。所得良多。願毋讓美古人也。

王沂公曾嘗曰。昔楊文公有言。人之操履。無如誠實。

吾每欽佩斯言。苟執之不渝。夷險可以一致。

寇萊公準年十九舉進士。時太宗取人年少者往往罷遣。或教公增年。公曰。吾初進取。可欺君耶。

胡文定公安國。轉徙流寓。至於空乏。然貧之一字。絕口不道。嘗語子弟曰。對人言貧。意將何求。張忠定公詠亦嘗曰。廉不言貧。（居官者真貧且不必道。況未必貧也。）

羊簡穆公亢膺雖貧不自聊。一豆羹不妄受。高宗嘗面諭之曰。卿廉聲著聞。士大夫言卿在閩中不受俸。公對曰。臣爲貧而仕。豈有辭俸之理。但不當受者不敢受。上曰。使人人似卿。天下何患不太平耶。上又曰。朕知卿如在家僧。名利聲色。人所好者。卿皆不好。

李文定公燔曰。仕宦至卿相。不可失寒素體。君子無入不自得者。正以磨挫驕奢。不至居移氣養移體也。

張文節公知白。仁宗朝在相位。自奉如河陽掌書記時。或言公自奉若此。外人頗有公孫布被之譏。公歎曰。吾今日雖舉家華衣美食。何患不能。顧人情由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俸豈能常有。身豈能常存。一日異於今日。家人習奢已久。不能頓儉。必至失所。豈若吾居位去位。身存身亡。如一日乎。

王沂公奉身儉約。每見家人華衣。即瞑目曰。吾家素風。一至如此。故家人一衣稍華。不敢令公見。一日有同年孫冲子京來辭。公留飯。安排饅頭。食後合中送數軸簡紙。開看。皆是他人書簡後截下紙。其儉如此。（送紙一節。看作鄭重施予。物薄情厚。其事猶小。看作愛惜物力。化無用爲有用。其理甚大。）

仇泰然愈大觀間。知明州。愛一幕官。欲薦之。一日問君日費幾何。對以十口之家。日用千錢。泰然驚曰。吾爲郡守。費不及此。屬僚所費倍之。安得不貪。遂不薦。自是見疎。（觀人操守。此亦一法。儉者或不皆廉。若奢則雖欲不貪。不可得也。）

張子韶九成云。余平生貧困。處之亦自有法。每日用度。不過數十錢。至今不易也。鄭亨仲在萊陽。亦日以數十錢懸壁間。椒桂葱薑約一二錢。曰吾平生貧苦。晚年登第。稍覺快意。便成奇禍。今學張子韶法。要見舊時虀鹽風味。可長久也。

司馬溫公光曰。先公爲郡牧判官。客至未嘗不置酒。或三行。或五行。不過七行。酒沽於市。果止梨栗棗柹。殽止脯醢菜羹。器用甆漆。當時士大夫皆然。會數而禮勤。物薄而情厚。近日士大夫家。酒非內法。果非珍異。食非多品。不敢會賓友。嘗累日營聚。然後發書。苟或不然。人爭非之。以爲鄙吝。嗟乎。風俗頹弊如是。居位者雖不能禁。忍助之乎。

有貨玉帶於王文正公。其弟以呈公。曰甚佳。公命繫之。曰還見佳否。弟曰。繫之安得自見。公曰。自負重而使觀者稱好。無乃勞乎。故平生所服止賜帶。

孫侍讀公甫。人嘗餽一硯。直三十千。公曰。何貴也。客曰。硯以石潤爲貴。此石呵之水流。公曰。京師一擔水。纔直三錢。要此何用。竟不受。（二條可爲愛古董玩器者喚醒。）

謝上蔡先生顯道。嘗言萬事有命。人力計較不得。平生未嘗干人。在書局。亦不謁執政。或勸之。對曰。他安得陶鑄我。自有命在。若信不及。風吹草動。便生恐懼。枉做却閑工夫。枉用却閑心力。信得命及。便養得氣不挫折。（此理隨事皆可見得。人自看不破耳。）

范蜀公鎮。不爲人作薦書。有求者。不與。曰。仕宦不可廣求人知。受恩多則難自立矣。

韓忠獻公琦在中書。呂正惠公端爲參政。忠獻謂人曰。吾嘗觀呂公奏事。得嘉賞未嘗喜。遇抑挫未嘗懼。不形於言。真台輔之器。

呂文穆公蒙正參知政事。初入朝堂。有朝士指之曰。是子亦參政耶。公佯爲不聞而過之。同列欲詰其人。公止之。時皆服其雅量。（縱知其人。亦有何益。不如不知爲妙。）

王文正公每薦寇萊公準。而寇數短公。一日真宗謂公曰。卿雖稱準。準不稱卿也。公曰。臣在位久。闕失多。準對陛下無隱。益見其忠直。此臣所以重準耳。上由是益賢公。先是公在中書。寇在密院。中書偶倒用印。密院勾吏行遣。他日密院亦倒用印。中書吏亦呈行遣。公問汝等且道密院當初行遣是否。曰不是。公曰。既不是。不要學他不是。

韓魏公在政府。與歐陽公共事。歐公見人有不中理者。輒峻折之。故人多怨。公則從容諭之以不可之理而已。未嘗峻折之也。凡人語及所不平。氣必動。色必變。辭必厲。唯公不然。便說到小人忘恩背義欲傾己處。辭和氣平。如道尋常事。　公家有二玉杯甚佳。一日宴客。置桌上。爲一吏偶觸碎。吏伏地請罪。公笑謂客曰。凡物成毁。亦自有數。俄顧吏曰。汝誤也。非故也。神色不動。客皆歎服。　又嘗夜作書。令一侍兵執燭。忽他顧。燃公鬚。公遽以袖摩之。作書如故。少頃回視。已易一兵。公恐主吏鞭之。亟呼曰。勿易。渠今已解執燭矣。其量如此。

王沂公當國。一朝士與公有舊。欲得齊州。公以齊州已差人。與盧州。不就。曰。齊州地望卑於盧州。但於私便耳。相公不使一物失所。改易前命。當亦不難。公正色曰。不使一物失所。惟是均平。若奪一與一。此一物不失所。則彼一物必失所。其人慚沮而退。（均平二字。何等胸襟。）

呂文穆公夾袋中有冊子。每四方官員替罷謁見。必問人材。隨即疏記。分門類。有一人而數人稱之者。必賢也。故所用多稱職以此。

杜祁公衍在相位。未期年而出。嘗謂門人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獨有一恨爾。門人曰。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賢可某任。某人才可某用。未聽悉薦。此所恨也。（以此爲恨。純是一腔公忠。與市恩樹私者迥別。）

程伊川一日與韓持國范夷叟泛舟於潁昌西湖。有一官員來謁大資。伊川謂有急切公事。既乃是求薦。伊川云。大資居位。却不求人。乃使人倒來求己。是甚道理。夷叟云。只爲正叔太執。求薦常事也。伊川云。不然。只爲曾有不求者不與。來求者與之。遂致人如此。持國便服。

李文正公昉爲相。有求差遣。見其材可用。必正色拒之。已而擢用。或不足用。必和顔温語待之。子弟問故。公曰。用賢。人主之事。若受其請。是市恩也。故峻絕之。使恩歸於上。若其不用者。既失所望。又無善辭。取怨之道也。（公道不可偏徇。下情亦當體恤。莫認做周旋世故上。）

王沂公當國。進退士人。莫有知者。范文正公乘間諷之曰。明揚士類。宰相之任。公盛德獨少此爾。沂公曰。夫執政而欲使恩歸己。怨將誰歸。范公服其言。

程明道先生顥爲鄠令。當事者欲薦之。問所欲。先生曰。薦士當以才之所堪。不當問所欲。（公私之分。在此二句。）

劉元城先生安世言。嘗見馮文簡公京言。昔與陳暘叔呂寶臣同任樞密。暘叔聰明。遇事迎刃而解。而寶臣尤善秤停輕重。凡事經寶臣處者。人情事理。無不允當。秤停二字。最吾輩處事所宜致力。

文潞公彥博知益州。嘗宴客於鈐轄廨舍。夜深。從卒折廄爲薪以爇火。軍校不能止。白公。坐客驚欲散。公曰。天實寒。可拆與之。神色自若。飲如故。

前輩言莅官有三莫事來莫放事去莫追事多莫怕

元城先生初登第與二同年謁侍郎李公若谷請教李曰某守官嘗持四字曰勤謹和緩一後生應聲曰勤謹和既聞命矣緩之一字某所未聞李正色曰何嘗教賢緩不及事且道世間甚事不因忙後錯了

馬永卿自言嘗問仕宦之道於元城先生先生問家屬畢曰賢俸祿薄當量入爲出僕復請益先生云漢書云吏以法令爲師有暇可看條貫不獨治人亦以保身僕歸檢漢書前語出薛宣傳先生以僕初登仕行或違法且爲吏所欺故有此言

楊龜山先生時云孔子言居上不寛吾何以觀之哉今人只要事事如意故覺寛政悶人不知權柄在手不是使性氣處何嘗見百姓不畏官人但見官人多虐百姓耳然寛亦貴有制若百事不管惟務寛大則胥吏舞文弄法不成官府須要權常在己儘寛不妨

伯淳作縣常於左右書視民如傷四字觀其用心應是不錯決撻了人（凡仁心惠政俱從有此四字做出不僅於不錯決撻人也）

張無垢先生九成云快意事孰不喜爲往往事過不能無悔者蓋於他人有甚不快存焉豈得不動於心君子所以隱忍詳復不敢輕易也

熙寧三年初行新法邵康節先生雍門生故舊仕宦者皆欲投劾而歸以書問康節答曰正賢者所當盡力之時新法固嚴能寛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矣投劾而去何益

邵伯温言嘗聞之先輩曰凡作官雖屬吏有罪必立案而後決恐或出於私怒比案具怒亦平不至倉卒傷人每決人有未經杖責者宜謹之恐其或有所立伯温終身行之

韓魏公勤於吏職簿書文檄莫不躬親或曰公位重名高朝廷賜守鄉郡以安養可無親小事公曰已憚煩勞吏民當有受弊者且日俸萬錢不事事何安哉

歐陽文忠公修嘗語人曰治民如治病彼富醫僕馬鮮明進退有理爲人診脈按醫書述病證聽之可愛然服藥無功則不如貧醫貧醫無僕馬舉止生疎不能應對然服藥疾愈便是良醫凡治人者不問材能設施何如但民稱便即是良吏故公爲數郡以寛簡不擾爲意如楊州青州南京皆大郡公至三五日間事已日減五六一兩月後官府閴如傳舍或問公爲政寛簡而事不弛廢何也曰以縱爲寛以略爲簡則廢弛而民受其弊吾所謂寛者不爲苛急所謂簡者不爲繁碎耳

張芸叟見歐陽文忠公多談吏事疑之且曰學者求見莫不欲聞道德文章今先生多教人吏事所未喻也公曰不然吾子皆時才異日臨事當自知之吾昔貶官夷陵彼非人境無書史可遣日因取架閣陳案觀之見其枉直乖錯違法徇情無所不可且以夷陵如此天下固可知也當時仰天誓心遇事不敢忽迨今三十餘年出入中外忝歷三事亮是當時一言之報耳張又言自得此語至老不忘老蘇父子亦聞之其後子瞻亦以吏能自任嘗謂人曰我於歐陽公及陳公弼處學來（可見士人平時隨所見聞細加體貼觸處推廣皆可爲當官行善之助）

歐陽公代包孝肅知開封包以威嚴御下而公簡易循理不求赫赫名有以包之政勵公者公曰凡人材性不同用其所長事無不舉强其所短勢必不逮吾亦任吾所長耳聞者稱善

韓魏公鎮大名魏牒訴甚劇公事無大小必親視之

雖疾病亦許就決於臥內。人或勸公委之佐屬。公曰。兩詞在官，人之大事。生死，予奪一言而決。何委人乎。

周濂溪先生敦頤，提點廣東刑獄。盡心其職，務在矜恕。不憚出入之勤，瘴毒之侵。雖荒崖絕島，人跡所不至。皆緩視徐按，以洗冤澤物為己任。

真西山先生德秀，再知泉州。決訟自卯至申未已。或勸嗇養精神。先生曰。郡敝，無力惠民。僅有政平訟理，事當勉。（政平訟理，亦惠民之一端也。）

陸文安公九淵，知荊門軍。民有訴者，無早暮，皆得造於庭。復令自持狀以追。為立期，皆如約而至。即為決之，而多所勸釋。其有涉人倫者，使自毀其狀，以厚風俗。唯不可訓者，始寘之法。

趙忠肅公鼎在越，惟以束吏恤民為務。每言不束吏，雖善政不能行。由是奸猾屏息。

吳正肅公育，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有何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居官能知害民在何處，思過半矣。）

范忠宣公純仁，知襄城縣。襄城民不事蠶織。公教民植桑。民之有罪而情可寬者，使植於家。多寡隨其罪之輕重，按所植與除罪。數年桑樹成林，號為著作林。著作，公宰縣時官也。

孫莘老覺，知福州。民欠官稅錢，繫獄者甚眾。適有富人出錢五百萬葺佛殿，請於莘老。莘老徐曰，汝輩所以施錢何也。眾曰，願得福耳。莘老曰，佛殿未甚壞，佛無露坐者。孰若為獄囚償官，使數百人釋縲絏之苦，得福豈不多乎。富人從之，囹圄遂空。

龍圖閣直學士吳芾，在孝宗朝，前後守六郡。嘗言視官物，當如己物。視公事，當如己事。與其得罪於百姓，寧得罪於上官。（四語有無窮意味，可造無窮福澤。）

范文正公領浙西時，大饑。公設法賑救。仍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湖上，居民空巷出遊。又諭諸佛寺興土木，又新廒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劾杭州不恤荒政，傷耗民力。公乃自條敘，所以宴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為貧者貿易飲食，工技服力之人，仰食於公私者，日無慮數萬。荒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宴然，民不流徙，公之惠也。

富鄭公弼，知青州。會河朔大水，民流入境內。公勸民出粟十五萬斛，益以官廩，隨所在貯之。得公私廬舍十餘萬間，散處其人。官吏待闕者，給之祿，使即民所聚，選老弱病瘠者廩之。約為奏請受賞，率五日，輒遣人以酒肉勞之。人人為盡力。流民死者，葬之叢冢，自為文祭之。明年麥大熟，流民各以遠近受糧而歸。凡活五十餘萬人，募為兵者萬餘人。上聞之，遣使勞公，即拜禮部侍郎。公辭不受。前此救災者，皆聚民城郭中，煮粥食之。聚為疾疫，及相蹈藉死。或待次數日不食，得粥皆僵仆。名為救之，而實殺之。自公立法，簡便周至，天下傳以為式。公每自言曰，過於作中書令二十四考矣。

趙清獻公抃，熙寧中，以大資政知越州。兩浙旱蝗，米價踊貴。諸州皆厲禁。公獨榜衢路，令有米者，任增價糶之。於是米商輻湊，米價更賤，民無饑死者。（官以減市價為愛民，一偏之見。）

葉石林夢得，政和間，帥潁昌。歲值災傷，浮殍自鄧唐入境，不可勝計。公盡發常平倉，奏賑十餘萬人。惟遺棄小兒無處。一日詢左右曰，人之無子者，何不收以自續乎。曰，人固願得之，但患既長，來識認耳。公閱法，凡傷災棄遺小兒，父母不得復取。古有為此法者，遂

作空券數千。具載本法。給內外廂界。凡得兒者。書券付之。凡二千八百人。皆奪之溝壑。而置之袵席者。

伊川先生每見後生有譏議前輩者。曰。賢且尋他好處說。鄒志完浩。以諫得罪。或疑其賣直。先生曰。君子之於人也。當於有過中求無過。不當於無過中求有過。張繹曰。此忠厚之道。（亦公論也。）

李文靖公沆爲相。專以方嚴重厚。鎮服浮躁。尤不樂人論說短長。胡祕監旦。謫州。久未召。嘗與公同知制誥。聞公參政。以啓賀之。歷詆前爲參政者。而譽公甚力。公慨然不樂。命小吏封置別篋。曰。吾豈眞優於數公。亦適遭遇耳。乘人之後而譏其非。吾所不爲。況欲揚一己而短四人乎。終爲相。旦不復用。

呂正獻公公著。人或議其太恕。以爲除惡不盡。將失有罪。爲異日患。公曰。爲政去其太甚者耳。人才實難。當使之自新。豈宜使之自棄耶。

曹武惠王彬。知徐州。有吏犯罪。既立案。逾年。然後杖之。人不曉其旨。曰。吾聞此人新娶婦。若受杖。其舅姑必以婦爲不利而惡之。吾故緩其杖。亦不赦也。及討蜀。所獲婦女悉閉一第。竅以度食。戒左右曰。是將進御。洎事罷。訪還其家。無者嫁之。（居官能爲婦女養廉恥。莫大陰德。）

趙清獻公嫁兄弟之女以十數。在官爲人嫁孤女二十餘人。居鄉葬暴骨及施棺給薪者。不知其數。

龐莊敏公籍。知定州。請老。召還。請不已。或謂公精力。少年不逮。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是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

薛簡肅公奎。知開封。時明參政鎬。爲府曹官。簡肅待之甚厚。直以公輔期之。有問公何以知其必貴。公曰。其爲人端肅。言簡而理盡。凡人簡重則尊嚴。此貴臣相也。其後果至參知政事。

張南軒先生栻。答鄭自明書云。工於論列者。察己常闊疎。狃於訐直者。發言多弊病。

或問簿佐令者也。簿所欲爲。令或不從。柰何。明道先生曰。當以誠意動之。今令是邑之長者。能以事父兄之道事之。過則歸己。善則惟恐不歸於令。積此誠意。豈有不動得人。

范文忠公鎮爲諫官。趙清獻公抃爲御史。以論事有隙。王荊公數毀范公。且曰。陛下問趙抃。即知其爲人。他日神宗以問清獻。對曰。忠臣。上曰。卿何以知其忠。對曰。嘉祐初。仁宗違豫。鎮首請立皇嗣。以安社稷。豈非忠乎。既退。荊公謂清獻曰。公不與景仁有隙乎。清獻曰。不敢以私害公。（總看得公事重。則私怨自輕矣。）

范忠宣公解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云。玉者溫潤之物。若將兩塊玉來相磨。必磨不成。須是得麤礪的物。方磨得出。譬如君子爲小人侵凌。動心忍性。修省防避。便得道理出來。

范忠宣公忤章惇。落職。知隨州。素苦目病。忽失明。上表乞致仕。惇抑之不得上。貶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公怡然就道。每諸子怨惇。怒止之。江行。舟覆。扶出。衣盡濕。顧諸子曰。此豈章惇爲之哉。至永州。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告惇。以父執政日。與司馬公議論多不合。得免行。欲以公與司馬公議役法不合爲言。公曰。吾用君實薦。至宰相。同朝論事不合。即可。今日言不可也。諸子乃止。在永州三年。課兒孫讀書。怡然自得。每對客。惟論聖賢修身行己。及醫藥方書。他事一語不出口。（前段喚醒失意而咎他人排陷者。後段喚醒議事而黨同伐異者。）

伊川先生頤。自涪還洛。氣貌髭髮皆勝平昔。門人問

何以得此。先生曰。學之力。大凡學者學處患難貧賤。若富貴榮達。卽不須學也。

晦翁曰。學者常以志士不忘在溝壑爲念。則道義重。而計較死生之心輕矣。又曰。古人刀鋸在前。鼎鑊在後。視之若無物者。蓋緣只見得道理。不見那刀鋸鼎鑊。又曰。須是在我者仰不愧。俯不怍。別人道好道惡。管他。看得道理重。故見道理。不見刀鋸鼎鑊。不然。明明刀鋸鼎鑊在前。何能不見。

司馬温公。每見士大夫。詢生計足否。人怪而問之。公曰。倘衣食不足。安肯爲朝廷輕去就耶。

呂正獻公公著。嘗薦處士常秩。秩後稍變節。公謂知人實難。以語程子。且告之悔。程子曰。然不可以是而懈好賢之心。公矍然謝之。

或問伊川先生。家貧親老。應舉求仕。不免得失之累。柰何。先生曰。此只是志不勝氣。然得之不得。曰有命。又問。在己固可。爲親柰何。曰。爲己爲親。也只一事。若不得。其如命何。家貧親老四字。最爲奔競營求者藉口。得此可以喚醒。孟子云。仕非爲貧。而有時乎爲貧。有時二字。極有分曉。非貧則必仕也。有貧則必仕之心。便有仕則不貧之想。患得患失。何所不至哉。李二曲云。顏子簞瓢陋巷。當其時尚有顏路在。若顏子以親老之故。少貶徇人。雖日奉五鼎之養。亦謂之大不孝。何以爲顏子。可與孟子程子語參看。

張橫渠任雲巖令。政事以敦本善俗爲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高年。會於縣庭。親爲勸酬。使人知養老事長之義。因問民疾苦。及告所以訓戒子弟之意。有所告教。常患文檄之出。不能盡達於民。每召鄉長於庭。諄諄口諭。使往告其閭里。閭有民因事至庭。或行遇於道。必問某時命某告某事。聞否。聞卽已。否則罪其受命者。故一言之出。雖愚夫孺子。無不預聞。官司行政。有惟恐不能及民之心。乃可謂親民之官。教與養成。莫不由此。

宋仁宗性仁恕。一日語近臣曰。昨夜因不寐甚饑。思食燒羊。侍臣曰。何不降旨取索。仁宗曰。比聞禁中每有取索。外面遂以爲例。誠恐自此逐夜宰殺。以備非時供應。則歲月之久。害物多矣。豈可不忍一夕之餒。而啓無窮之殺也。帝王尚不肯輕有取索。惡其開端。地方官因一己口體玩好之需。貽百姓供應承值之患者。可不戒與。自此以下九則。出宋稗類抄。因皆宋賢事而可法也。故附錄之。

莆陽一寺建大塔。工費鉅萬。或告陳正仲曰。當此荒歲。興無益土木。公盍白郡禁之。正仲笑曰。寺僧能自爲塔乎。莫非傭此邦人也。斂於富家。散於窶輩。是小民藉此得食。而贏得一塔也。當此荒歲。惟恐僧之不爲塔耳。

有范延貴者。爲殿直。押兵過金陵。張忠定公時爲守。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否。延貴曰。昨夜過袁州萍鄉縣。邑宰張希賢。雖不識之。知其好官也。忠定曰。何以見之。延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至邑。則鄽市無賭博。市易不敢諠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是以知其必善政也。忠定曰。天使亦好官也。卽日同薦於朝。

陳良翰在瑞安。瑞安俗號强梗。吏治尚嚴。陳獨撫之以寬。催科不下文符。民競樂輸。聽訟咸得其情。或問陳何術。答曰。良翰無術。第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二語無窮妙義。能此何事不辦。不僅催科聽訟已也。

鄭清之私居青田。府鹿食民稻。犬噬殺之。府囑守縣犬主。幕官擬曰。鹿雖帶牌。犬不識字。殺某氏之犬。償鄭府之鹿。足矣。守從之。

呂文懿公初辭相位。歸故里。有一鄉人醉而詈之。呂公不動。語其僕曰。醉者勿與較也。閉門謝之。逾年。其人犯死刑入獄。呂始悔之曰。使當時稍與計較。送公家責治。可以小懲而大誡。吾當時只欲存心於厚。不

謂養成其惡，陷人於大辟也。（初之勿較，後之悔，純是一片與人爲善之心。與含怨怒而快恩仇者逈別。）

曾子固與王荊公友善。神宗以問子固云：卿與王安石相知最厚，安石果何如？子固曰：安石文章行誼不減楊雄，以吝故不及。神宗遽曰：安石輕富貴，似不吝也。子固曰：臣所謂吝者，以安石勇於有爲而吝於改過耳。（能輕富貴，勇於有爲，然不易得，止因吝於改過，遂致誤國禍身。況并不能輕富貴，并不足有爲，而惟吝於改過者耶。）

鞠詠爲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公化基。王公知杭州，詠知仁和縣，爲屬吏。先以書文寄公，公不答。及到任，略不加禮，課其職事甚急。鞠大失望，於是不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後王公參知政事，首以詠薦。人問其故，公曰：詠之才不患不達，所憂者氣峻而驕，故抑之以成其德耳。（可爲講詩文而曠職業者法，可爲恃世誼而廢公論者法。）

張循王嘗教子姪曰：子弟隨父兄顯宦，不患人事不熟，議論不高，見聞不廣。其如居移氣，養移體，何一日從事，要當痛鋤虛驕之氣。昔之照壁後皆量人物，指摘儀度，見其或被上官詆呵，進退失措者，莫不羣笑，聲聞於外。及今趦趄客次，庭揖而升，回視照壁後竊窺者，乃昔日之我也。每三復斯言，爲之慨歎，非身歷者，不知其言之切當也。（爲官家子弟現身說法，何等婉切。以此爲從政者之家訓可也。）

張侗初却金堂四箴（先生名鼐，松江人，萬歷進士，官吏部侍郎。）

弘謀按：四箴所云當爲者，即孟子所云求在我者也；不當爲者，即孟子所云求在外者也。迹雖近似，義實相妨。今一一臚列之，互舉之，是非公私，顯然可見矣。憶余爲諸生時，於官齋屏壁間曾見此箴，覺有怵於心，而未知其言之切而中也。比來閱歷仕途，深嘗世故，每見士大夫往往於此四者辯之不明，遂致誤入岐途，貽悔末路。益服先輩格言，切中世病，足發深省，而愧前此失於體認，草草讀過也。然則思齊內省，爲所當爲，不爲所不當爲，願與世之君子共勉之。

士大夫當爲子孫造福，不當爲子孫求福。謹家規，崇儉樸，教耕讀，積陰德，此造福也；廣田宅，結姻援，爭什一，鶩功名，（究竟非求而得。）此求福也。造福者澹而長，求福者濃而短。（造福正所以求福，不可不知。）

士大夫當爲此生惜名，不當爲此生市名。敦詩書，尚氣節，慎取與，謹威儀，此惜名也；競標榜，邀津貴，務矯激，習模稜，（辱身喪名，莫不由此。求名適以壞名，名豈可市哉。）此市名也。惜名者靜而休，市名者躁而拙。

士大夫當爲一家用財，不當爲一家傷財。濟宗黨，廣束脩，救荒儉，助義舉，此用財也；靡苑囿，教歌舞，奢燕會，聚寶玩，此傷財也。用財者損而盈，傷財者滿而詘。（無論在己在人，義所當用，乃謂之用；義不當用，則謂之傷。有財者可以鑒矣。）

士大夫當爲天下養身，不當爲天下惜身。省嗜慾，減思慮，戒忿怒，節飲食，此養身也。（養其身以有爲也。）規利害，避勞怨，營窟宅，守妻子，（似乎愛惜此身，却不知已置此身於無用，直謂之不自愛也可。）此惜身也。養身者靜而大，惜身者邅而細。

從政遺規卷之下

桂林後學陳弘謀編輯

高忠憲公責成州縣約（公名攀龍字存之號景逸江南無錫人萬歷進士官左都御史贈太子少保）

弘謀按所列條約皆州縣所必有之事而士民所切切然日望於其官者也惟能事事從民生起見則有一番措注即流一番福澤余故採其尤要者具著於編俾世之君子時常借以自鏡孰為循名而責實孰為苟且以塞責何去何從當必有能辨之者矣

臣觀天下之治端本澄源必自上而率下奉法守職必自下而奉上故朝廷膏澤惟州縣始致之民州縣者奉法守職之權輿也州縣賢則民安州縣不賢則民不安顧天下之為州者凡二百二十有一為縣者凡一千一百六十有六豈能盡得賢者而用之賢者視君為天不敢欺也視民為子不忍傷也奉法修職出於心所不容已非有所為也其次則有所慕而勉於為善有所畏而不敢為不善其下則不知職業為何事法度為何物恣其欲而已是民之賊也故為政者拔才賢除民賊約中人天下惟中人為多約之於法皆不失為賢者太守約州縣者也司道約府州縣者也撫按無所不約約之使人人守法如農之有畔而無越思則天下治矣臣謹條畫州縣所當持行者令自撫按而下以遞相約庶幾皇上之仁恩得實究之民也謹列款如左

一課農桑須中心誠懇欲開民衣食之源賞勤警惰使民興起毋得徒事虛文差人下鄉反滋民害

一興教化教化自身而出非以彌文故曰民不從其令而從其好為人上者敬以持身廉以勵操肅以御下民自觀而化之更須彰善癉惡樹之風聲孝子順孫義夫節婦必表揚之鄉紳耆德必尊禮之邑中經明行修令譽著聞者必稽考其實聞之巡按御史疏薦於朝以補鄉舉里選之廢典而不孝不悌及一切關人倫傷風俗者必置之法如是久之而教化自興

一育人才朔望臨學宮必以聖賢明訓為諸生諄切教誨俊秀之士必令讀四書五經小學近思錄性理綱目以端其心術正其識見為國家有用之才

一鄉約為教化內一要事但縣官不以誠心行之徒成虛文而約正約副等反為民害果有力行者必敦請邑中德行鄉紳或孝廉貢士為民欽服者主其事而約正副等以供奔走鄉約行則一鄉之善惡無所逃盜息民安風移俗易皆得之於此有記善簿記惡簿又須有改過簿許令自新

一鄉飲鉅典不得濫及匪人

一社學務選教讀得人

一學宮敝壞即申詳修理境內凡有古先聖賢及祀典所載山川祠宇敝壞者即時修理完好仍要埽除潔淨關鎖祠門不得容人堆積雜物坐臥作踐四方過客瞻拜有識者常以此占州縣官之品何可忽也

一積貯民之大命豐無所儲荒無所賑尚可稱民父母乎必須隨宜設法使一縣積穀足備一縣賑濟豈獨活民即以弭亂為州縣者功在蒼赤慶流子孫端係於此

一社倉是救荒良法各鄉勸縉紳及名家自造倉廒自放自收不可以官府與之其法量人戶種田多少人口多少以二分起息於青黃不接時借貸又必二

三十戶連名保借，欠者，即同保內人戶攤賠。小荒減利。中荒捐利。大荒連本米下熟徵催。官府給與印信文簿。爲究治奸頑，使之可久。

一境內有荒蕪田土，宜竭力開墾。流移人民，宜竭力招撫。

一境內有陂池宜浚者，及時開浚。圩岸宜築者，及時修築。城垣頹塌，橋梁毀壞者，及時整理。高原圩下所宜樹木，及時種植。

一養濟院，近來竟成弊藪。煢獨不沾實惠，皆繇吏胥添揑詭名混冒。須是州縣官，據其陳告者，審實，給以面貌木牌。仍不時查核，分別革留。凡男婦犯重罪，或游蕩傾家，及有子孫壻姪可養者，不得混收。

一州縣極貧待斃之民，大約可計。每歲動支預備倉穀。城中四門，擇寺觀寬綽者，設廠煮粥。每人米五合。即可苟延殘喘。自十月十五日起，正月十五日止。孤老有糧，不許混冒。約費米百餘石耳。設誠行之，利濟不少。所當委任得人，稽查出納，無成虛文。

一錢糧一縣大事。秋冬之交，必先算定分派由帖，使小民先知辦納之數。徵糧則總立一簿，算定人戶額田數，田糧數，均係里甲條鞭數，分爲十限，每月限完幾分。比較只用此簿，不得別立第二簿。完欠俱用實寫，不得用浮簽。民間依限完者，即不聽比。過限不完，方拘其尤者比責。須是分數明白。如欠一兩而從未完者，即從重究。欠十兩而完過七八分，存剩二三兩者，即從寬處。毋得但論銀數多寡，而不分全欠零欠之殊。催徵只用里甲。間於奸頑之戶，行不測之威。票拿一二，無得徧差皂快，執牌下鄉，徒空雞犬，無益繭絲。

一無情之詞，十無一實。縣官貪取罪贖，輒多准詞。致原被兩家，同歸於盡。民之窮困，此其一端。爲民父母，當腑切勸化，令勿輕訟。事涉倫理，而無大故者，即爲焚其狀詞，免其讐隙。其他苟無關係，概勿聽可也。

一人命狀詞，尤不可輕准出牌。在城告人命者，縣官即至其家相驗，審問四鄰。誣告者重懲。情真者方准。在鄉者，必令帶尸到壇，帶四鄰到尸所，然後投狀。縣官即到壇中相驗審問，一如在城之法。則不真者，自不敢輕告。非但官省事，民保家，以人命詐人者亦息。

一勾攝止差里長。非真正強盜人命巨惡，不得濫差皂快下鄉，以滋詐擾。是造福小民第一義。

一婦人非犯姦及人命，及被公婆夫男所訟，俱不許拘。

一輕犯罪人，勿得輕送監舖，致染瘟疫，及爲牢頭索詐。婦人不係大辟，及勘合追贓家屬，雖娼婦亦勿濫禁。

一吏書門皂，暱之縱之，皆縣令也。衆胥役分其利，一縣令受其名。所宜猛省。

一善人者，一方元氣。民間有孝子悌弟，其上矣。次則仗義好施者。次則終身自守，不作非爲者。必須訪實，各書所長，扁額表其門。免其雜泛差役，以爲民勸。

一惡人者，良民之蟊賊。蟊賊去，而良民始安。凡天罡地煞，打行把棍之類。訪其首惡重治，仍籍之於官，使禁其黨類。一有黨類詐害良民者，幷其首治之。

一訟師教唆起滅，破民家，壞民俗。一片機械變詐，無識者競以爲能。浸淫入於其術，而不覺，不復顧天理人心爲何物矣。所當訪實，悉榜其名於申明亭。審出

刁誣詞狀。追究寫狀之人。并拿重治。

一刑杖。竹篦。不得過重。務要削平稜節。不許打在一處。不許打腿灣。拶指不得過兩時。非强盜人命。不許輕用夾棍。不得過兩時。敲杖不得過三十。

一堂上須要肅清。不得容吏書皂快門役。擁立左右。致姦弊出於意外。

一每日所行事。須立一簿。逐件登記。完者勾之。一月內事。必於一月內了。使吏書不得延捱索詐。上司事。亦不至沉閣取咎。

一私衙要關防嚴密。多有清謹官。爲妻子僮僕親戚所壞。交通衙役。私出官票。暗騙民財。時宜覺察。

一縣官鄉里親戚。不得容留在寺院。說事得財。以速官謗。

一本縣每日供給。須照時價給現銀。與市民兩　易買。不得倚官減值。虧短賒欠。不得縱容買辦人。索取鋪行錢物。佐貳衙。一并禁戢。

一各役工食。按季放給。不得預放扣減。

一生辰令節。不得受禮物。以長奔競。

一不得稱貸富室。及至富室監生家飲宴。

一上司鋪陳。往往借用當鋪。江南則派糧長借辦。極爲擾害。須本縣節省公用置辦。着庫吏收領封貯。入查盤事件內。無令移用。以致缺少。

一保甲所以弭盜安民。今本縣開報保長時。既饜飽吏胥。而棍徒充當保長。又詐害良民無已。竟使善法。皆成厲政。徒滋擾害而已。既不可懲噎而廢食。豈可不循名而責實。要在賢者着實舉行。周密防備。天下多事之時。此實爲未雨綢繆之計。不可忽也。

一盜賊地方大害。必有窩家。必與捕快交通。平日當密訪窩家及通盜捕快。置之於法。一有生發。即行嚴捕。必擒獲而後已。此等風采彰聞。自然盜賊屏息。乃不肖有司。護盜如子。既欲邀盜息民安之譽。又避上司地方多盜之責。往往深怒失主呈告。反責捕快詐誣。其甚者。與盜相通。納其貨賄。致盜賊以此縣便於行劫。縱橫無忌。失主不敢告。捕快不敢擒。釀成大亂。恆必由之。所當痛以爲戒。

一强竊盜到官。縣官即刻自審。勿輕用刑。只嚴急起贓。贓真然後具招。勿輕信扳誣。而容捕快先拷。勿先發佐貳審問。

一賭博爲盜賊之源。必須嚴禁。民間開場賭博者。責令兩鄰首告。不首者同罪。

一娼家爲盜賊之藪。不許容留城內居住。有居住者。兩鄰不首。同罪。

一州縣官表率一方。宜先節儉。以挽侈靡之俗。即宴會名刺。不可以爲小事。漫從流俗。當照憲規。刊刻小約。與本地縉紳彼此遵行。節財用於易忽。移風俗於不覺矣。

一民間溺殺子女。最傷天地之和。有犯者重治。四鄰不首者同罪。

傅元鼎巡方三則（公名梅。直隸邢臺人。萬曆舉人。官刑部主事。卒贈太常卿。）

弘謀按爲大吏者。以一人之耳目。而察數十百人之賢否。地遠勢隔。視聽難周。於是有託密訪於私人。採虛聲於道路。而狙詐百出。傳聞異詞。若即爲定論。所謂一指當前。不見泰山者也。傅公巡方三則。因其事之所必有。揆其理於不可易。不事揣測鉤距。而光明正大。自無遁情。其察吏之金鑑哉。爲屬吏者。更可

知所以實致其力而不必爲塗飾耳目之觀矣

一曰因文屬吏有謁見必有談吐有文移必有論議就中細細察之有據理據勢明白直截者有不吞不吐騎墻兩顧者有一問即對條暢無隱者有再問不答沉吟含糊者有實見得是雖違衆而必爭者有中實無主一經駁而遂靡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五六以言察吏大概不出此幾種第言有誠僞事有是非又當有辨故云止得五六

一曰因人巡方時經過阡陌閒一省視遇佳山水暫一登臨不拘耕牧樵漁霽色與言問年成則可次及於催科問道里則可次及於勾攝問保甲則可次及於佐領問鄉約則可次及於官師未有大賢而百姓不極口者未有大不肖而百姓不攢眉者此中察吏可得十之七八事本相因故得十之七八

一曰因事當攬轡入境略一流覽橋梁道路亦王政所關置郵見其精神城池見其保障學宮見其文教器械見其武備倉庫見其綜理養濟見其慈惠實做者自與虛應者有間渾堅者自與妝點者殊科見任去任悉無遁情此中察吏百不失一也種種皆有實蹟不可假借故百不失一也

袁了凡當官功過格先生名黃字坤儀浙江人萬歷進士官至大參

弘謀按居官者論法則爲賞罰論理則有是非功過者即所行之是非也了凡先生功過格舉官司應與應革之事條分縷析即其得失之輕重以定功過之多寡於此見居官者每日之內一舉一動非功即過見過易見功亦易返觀內考蓋無刻不在功過之中可不懼而知所勉乎古人每晚必將一日所行之事焚香告天其即此意也夫

功格

吏

能爲地方興利除害使百姓永受實惠算千功勸戒同僚行善止惡以事之大小算功勸戒上司倍算

劾去府州縣貪酷正官一員算千功佐貳減半論下僚非得罪地方不輕革逐一人算十功

遇大寒大暑大風大雨錢糧停比詞訟停審一次算十功

能禁戢勢宦豪奴不使播惡算百功

能摘發姦惡神棍置之於法不使騙詐愚民算十功偶有錯誤片念撥轉不吝改過并不喜奉承迎合之言算十功

嚴禁佐貳不得擅受民詞算十功

遠來人役早發回文一事算一功

凡解人之怒釋人之疑濟人之急拯人之危皆隨事之大小人之善惡算功

戶

催徵有法勸諭樂輸不煩敲撲而錢糧畢辦算千功審編里役差遣均平使合縣受福算千功

清核地畝錢糧井井有條使里胥保歇不得欺隱包侵致累小民算千功

遇大災大荒能早勘旱申力請蠲賑設法救活多命算千功

設法斂解緩急有序革除陋規積弊不苦糧里不累賫解員役算十功

較准大小法馬嚴加稽查使胥吏不得出輕入重算

千功。
給發役從工食養濟口糧如期并禁吏胥尅減一次算十功。
荒年煑粥賑濟孤獨及收養遺棄小兒一人算一功。
勸其親戚責以大義令各收養者倍算。
用物照價平買不倚官勢虧民一日算一功。

禮

闡明正教維持正法使聖賢遺旨燦然復明於世功德無量。
凡事惜福躬行節儉使風俗返醇算千功。
祈禱能謹齋戒祭祀如對神明竭誠有應免水旱瘟疫之災算千功。
表章先賢旌舉忠孝一事算百功。
親講鄉約懲勸有方誨誘頑民平其忿心改惡從善。各因人受益之大小而定功。
考較公明不阻抑孤寒一名算一功。
開報生員優劣採訪的確使人知勸懲士風丕變算千功。
故舊經過地方厚待加禮一人算十功若患難死喪而加撫恤者倍算。
禁止惡俗如淹女火葬宰牛殺牲酒肆臺戲等類一日算十功。
接文士下僚有禮無慢一日算一功。
同僚下司身故失位而家貧者助一兩算一功勸人共助者同算。
瘟疫瘴痢盛行開局醫療一人算一功垂死而得生者算十功。
葬死人及枯骨一人算十功。

兵

力行保甲親編親審不致擾民而邪教姦宄自息算千功。
遇兵盜竊發能豫爲防範力加捍禦免百姓被難算十功。
盜賊拿到即審務得真情真贓不許捕役私拷不委衙官混供不許扳累無辜不專靠拶夾招承無枉無縱一次算十功。
嚴戢捕役牢囚飛詐良善算十功。

刑

凡聽訟能伸冤理枉按事之大小算功。
鬬毆人命或故或誤爲首爲從俱細細分別立時親檢定罪不致游移出入干連無辜算千功。
冤枉重辟案成囚獄能詳覆審豁者免大辟一人當百功永戍一人五十功滿徒一人二十功三年徒十五功二年者十功一年者算五功滿杖一人算三功九十以下算二功。
責人須明告其罪使之知改凡刑人而當使受者愧服見者懲誡算十功。
重治不孝重治叛奴及賭博者一人算十功。
懲治訟師扛證不得刁唆搆釁廢蕩人家一人算十功。
用刑有條如老幼醉酒不打婦女非犯姦不打尊長告卑幼百姓告衙役雖失實弗打已拶弗夾要枷弗打一人算十功。
供招出入自爲簡點不容吏胥上下其手算十功。
詞狀少准婦人非關節要即爲抹去人犯一到即審不令守候一事算一功。

詞訟據理直斷。不嗔越訴。不偏護原告。不徇囑託。耐煩受言使兩造得盡其情及到別衙門隨其轉辨。不以成心怒翻案。一事算五功。

重懲誣告以息刁訟。一事算一功。

審無重情免供逐出准息量罰紙穀如有力稍力無力聽犯自認不以贖鍰媚上司。一事算十功。

無力犯人當時釋放納贖徒罪亦准召保使免監禁之罪。一人算五功。

追贓有法禁拔害親友以保無辜依贓之多寡算功。能爲開豁者五兩算一功。出己財代完者倍算。

嚴禁佐貳不得擅羈人犯算五功。

嚴禁獄卒牢頭勿肆淩虐使囚得安寧。一人算一功。

牢瘟傳染命獄官獄卒掃除積穢多燃蒼朮夏貯凉水冬天給草薦姜湯使囚得方便。一人算十功。

重犯無家屬者照例申請囚米。一人算一功。例有不合自爲設處者倍算。

工

開渠築堤疏通水利視事之大小算功。

役使地方及衙門人概從寬厚。一人算一功。

修葺學宮官堂及鄉賢名宦祠正神祠廟倉房獄舍橋梁道路費十兩算一功勸人樂助者同算。

當官善事未易枚舉即此以例其餘擴而充之在人各盡心力。

過格

吏

地方利病絕不留心置民生疾苦於度外其過無涯。

地方利病明知應興應釐不肯出身擔任一味推卸圖便己私罔知民隱圖便目前罔計永遠算千過。

風土異宜時勢異窾不虛心參酌強不知而爲知見一偏而不見全局妄作妄爲使百姓受累算千過。

日逐所行事件不畏天人惟憑吏胥更將上司行移或分付言語不即用心祗奉力行使民隱弗申上澤不究算千過。

開報賢否失當隨官之大小人之善惡算過。

保約奉行不善輕委衙官及致騷擾算百過。

聽信左右指撥害人逢迎勢要冤抑平民受人囑託枉害善良使百姓含怨算百過。

事不即決淹禁停滯使訟中生訟破人身家一事算十過。

聽審人犯已齊因慵懶飲宴輕爲更期累衆候費煩苦者一事算十過。

偏護衙役姑縱姦徒設局詐騙弃人身家算十過。

上司怒人明知其枉不敢辨救一事算十過。

事關前任及別衙門事明知其枉而泥成案徇體面不與開招者一事算三十過。

毀人揚己市恩避怨不顧前官職司不顧後官難繼算十過。

沽不准詞狀之名使含冤者無處陳訴一事算五過。

必要賄囑方准一事算十過。

門禁不嚴致家人通同衙役作弊一日算十過。

出入行牌不信使官役守候勞苦供應耗費者一次算十過。

戶

催徵無法任吏書欺隱保歇包侵不能清楚亂拿亂責追呼愈急完欠愈淆使合縣不寧算千過。

擅自加派增糧使小民永受賠累算千過。

黜役不公。任吏胥作弊。使合縣受累。算千過。
遇災荒弗早申請。使民心不安。上澤不究。算千過。
勸地方好義。救荒積穀練兵等事。不虚公詳恕偏聽率性苛派不堪。算百過。
遇患不救。遇賑而吝力可以濟人而不肯盡。算百過。
輕用民力。隨衆多寡算過。

禮

祭祀不敬謹。水旱不祈禱。及祈禱不盡誠。惟以虚文塞責。算百過。
好爲奢侈。傷財害民。陰壞風俗。算千過。
考較不公。使孤寒不得上進。一名算百過。
開報生員優劣不確。使勸懲無力。士習日靡。算千過。
縱容左道惑衆。及聚衆賽會不行嚴禁者。算百過。
不禁溺女惡俗。賭博爲非。及屠宰耕牛者。算百過。
好長夜飲酒。登山玩水。耗費人財。累地方下役守候。一次算十過。
待人不誠。責人不恕。接下僚而褻慢爽儀。遇知己而含疑不盡。算十過。
拘泥舊聞。沉迷積習。見闡明正學者。反加非笑謗訕。阻人好修之念。自障入道之門。其過無量。

兵

縱姦捕唆盜扳。牢囚通同。燒詐良善平民。雞犬不寧。算千過。
獲盜不即親審。得其真情真贓。致黠盜漏網。扳累良民。算百過。
盜有或初誤犯。或迫饑寒。不原情警豁。使人無自新之路者。算十過。

刑

人命不即檢驗傷證定案。致招情出入。拖累多人。算千過。
問罪成招。本有生路。不開一線。只圖上司不駁。一事算十過。
服毒投水懸梁圖賴人命。審無威逼。輒斷葬埋。以長輕生之習。一事算百過。審非真命。而輕易發檢。使死者不得完屍。生者多般受累。一事算百過。
情罪未核。杖死一人。算百過。
醉怒重杖責人。算二過。無罪誤責。算十過。
借地方公事爲名。濫罰者。一兩算一過。
多問罪贖。以肥私橐。以媚上司。一事算千過。
受人囑託。故縱應罪者。一人算一過。縱真命一人。算百過。縱大盜及豪強姦蠹。一人算百過。若受賄故縱。倍算。
用刑不當。以多寡算過。罪不至死而杖斃者。一命算百過。
縱行杖人打下腿灣。需索詐害。一日算十過。
無過淹禁平民者。一日算十過。
以口腹之故。輕杖人。一杖算一過。

工

地方水利。不留心查察。致有渠不開。有塘不濬。有堤不築。不蒙水之利。但受水之害。視事之大小算過。
學校教士之處。橋道濟衆之處。聽其頹敗。亦照工程之大小算過。
當官過失。未易枚舉。即此可例其餘。有則改之。無則加勉。

顏光衷官鑑。元先生名茂猷。福建平和人。崇禎會

弘謀按官鑑者。顏光衷所著迪吉錄之一類

也原書專從因果報應立論然所採故實皆出史鑑其事理正自確不可易夫果報者數也數或有時難知理則千古可信居官者聽其數於在天而守其理於在己豈非所謂脚踏實地者哉至於鄉紳中未仕者將來皆有從政之責已仕者即今日之從政者也知鄉紳之所得爲與所不當爲則將來之從政也必不苟而從政者於鄉紳既不致忿疾而失平亦不敢徇私以害公更可即此而得倡率化導之方以收易俗移風之效豈不美與

狄仁傑爲宰相有元行沖數規諫謂仁傑曰公之門珍味多矣願備藥物攻疾仁傑歎曰吾藥籠中物何可一日無也已復薦張柬之爲宰相又薦姚崇桓彥範敬暉等皆爲名臣自古聖賢豪傑無不以得人爲急漢高問人於監門卒得酈食其收子房於韓相拔陳平於亡虜汲汲求賢無須臾離也昭烈三屈隆中而天下鼎足又如夫子大聖而齊交平仲鄭兄子產一遇程子於途即修幣定交其汲汲於人如此故子游宰武城而夫子首問得人此第一要義也子賤宰單父只用父事兄事便已了了今世士大夫祇急簿書不知政本又見一二卑賤儒紳奔求可厭一概峻其門戶尊己凌人是烏足與言風化哉故經世而不能得人不成大功誠使君相至於守令鄉紳莫不彰善崇德求賢敷教何憂人才不盛俗化不美乎且自家善量品格全在此處別大小耳（朝廷政事草野風俗均待人而成）

唐杜悰節度江陵黔南廉使秦匡謀戰蠻寇不克來奔謁悰怒其不趨庭使吏讓之匡謀不爲屈乃遣縶之奏秦匡謀擅棄城池不能死王事誅之行刑之際悰大驚暴卒長子無逸相繼而死議者以悰恃權貴枉刑戮獲茲報焉夫杜悰不過作貴倨態要人尊敬耳而竟以此置人於死折己之祿則我慢之爲累也居官長吏以禮節喜怒人低昂人者不少當其怒時亦自依傍道理謂匡謀擅棄城池死之不足爲過孰知皆爲客氣所使乎此意不除害人仍自害何嗟及乎（中有成見有一分道理便看作十分皆所云依傍道理爲客氣所使也戒之哉）

宋韓琦識量英偉臨事喜愠不形於色自謂才器須足周八面入麤入細乃是經綸好手又嘗論王安石曰爲翰林則有餘居輔弼則不足或問其故曰嘗見其奏議只爲一己而不爲天下也（有才而無濟於世皆坐此病）

錢若水字長卿爲同州推官有富民失女奴父母訴於州委之錄參錄參舊與富民有求不獲遂劾富民父子共殺誣服具申獨若水遲疑錄參曰汝得富民錢欲出之乎若水笑曰父子皆坐重辟豈不容某熟察若水詣州所屏人告曰某之遲留富民獄者慮其寃耳使人訪求女奴今得之矣知州呼女父母出示之父母泣曰是也遂引富民父子悉破械縱之且曰此推官之賜也富民詣若水來謝閉門不納富人遶垣而哭知州欲奏其功若水辭曰某初心止欲雪寃非圖爵賞萬一敷奏在某固好於錄參何如知州歎服錄參知之詣若水叩頭謝罪太宗聞之擢知制誥進樞密副使此一事也有三善焉讞獄平寃一也不自以爲功而推之知州二也不圖爵賞爲錄參地三也以爲下則仁以爲上則恭以爲同僚則恕世之小善小德惟恐人不聞知者視此寧不愧耶

明孝宗爲皇太子有典璽局郎覃吉温雅誠篤識大體通書史議論方正雖儒生不能過輔導東宮之功

居多。四書皆口授。動作舉止。悉導以正。暇則開說五府六部及天下民情。農桑軍務。以至宦者專權蠹國情弊。曰吾老矣。安望富貴。但得天下有賢主足矣。上嘗賜東宮五莊。吉備曉以不當受。曰天下山河。皆主所有。何以莊爲。徒勞民傷財。爲左右之利。竟辭之。東宮嘗念高皇經。見吉至。以孝經自攜。東宮出講。必使左右迎請講官。講畢。則請云先生喫茶。內侍張端非之。吉曰。尊師重傅。禮當如此。後孝宗爲仁聖之主。弘治之治。皆以歸功覃吉云。（內官中能如此見大識體。可爲居官者法。）

修隙者。多起於盛怒。蓋官長威福。弄得慣手。見有拗逆者。自然容受不去。一縱其威。誰敢諫止。然此固有二。一如張詠之吏。旣偷盜弄法。又挾抗官長。此不可貰。若乃受屈難堪。理直氣揚。又有見官不慣。罔識進退者。此所當諒者也。一概盛氣加之。則曲直倒置。巧者勝而拙者敗。縱督過之後。私心悔之。然雷霆彈壓。已破損矣。諺云。一世爲官百世冤。蓋恐隱伏利害。嶢崎情僞。害人不少。況復任性出之乎。且任性。則火性愈起。久且以爲固然。不問是非矣。欲惠民者。宜除此一根。虛心以聽。情理之自現也。（法堂之上。不可不嘗作此想。）

凡媢嫉之人。不能容賢。總是我見之爲累耳。有聞其名。雅相慕重。及至面前相對。便有一二事忍耐不過。積久愈成釁隙。故容遠賢易。容近賢難。容賤易。容貴難。容暫易。容久難。何也。氣相觸也。才相抵也。名相傾也。勢相軋也。而彼賢人。亦未能盡平心無我。交久以後。實見他有不足處。往昔慕德。已認爲錯敬。今朝嫉賢。反覺爲平心矣。夫是之謂實不能容。彼實是消遣不下也。審若此。安所盡得化人而用之。故有君子相遇。而卒悖戾者。弊正坐此。須是平日克己平情。挺身爲國。於一切毀譽愛憎。纖毫不掛。方能爲子孫黎民造福也。（賢才亦有許多難耐處。容賢亦有許多難處。惟真心好賢者。止知有賢。他所不計耳。）

人臣所以不和者。只恐奪寵奪能。不知世界事。非一人所能獨辦。獨則無躍。並乃有功。古來名人。俱以相翼而成。如皋夔周召。郭李韓范。並轡於一時。蕭曹丙魏。姚宋王寇。暉映於前後。不聞隻手孤拳。有篤聲其上者也。中間化得一分。便大得一分。如召公不悅周公。留之。臨淮知怨汾陽。釋之。萊公結憾王公。薦之。范公拂衽。韓公就之。此皆是英賢隱隱眼目處。然非平心無我。只勉強拋卻。忌根仍在。恐有決裂。此處正須學問涵養耳。

聞謗而怒者。讒之囮也。見諛而喜者。佞之媒也。讒言之入。起於好諛。士人得一第後。諛佞盈耳。雖骨月至親。有不肯以直言自取疎忌者。何況外人。及名位愈高。則拂意之言。益復不聞。故一言不當。即謂爲輕我。謂爲抗我。謂爲不識時務。謂爲新進無知。而萋菲之口。得而中之矣。若虛心受言。聞過內省。讒言何自而入哉。愚謂士大夫先能受言。而後可以納諫望人主。若窮措大謬膺一官。輒已予聖自雄。則奏疏必不婉摯。論事必不透徹。國家何賴焉。（以上公忠。）

商鞅吳起韓非李斯。彼皆自謂信賞必罰。平天下如指諸掌者也。然與寧失不經。好生大德者。相去何逕庭哉。鞅以徙木立信。起以布幅去妻。非若斯俱以督責致治。卒毒天下。而身隨之。甚矣刑難言也。若從名法上運用。無得情哀矜者爲之主持。則往往流入這邊去。而恬不知。猶以爲生道之殺也。此聖人教人必自乾元處安身立命。而於刑名法律。一切不任乎。

蘇綽于宇文泰時。拜左丞典機密。始制文案式倣周

官減冗員置屯田以贍軍國又爲六條詔書奏施行之其一理身心言守令當理心而化民也其二敦教化言性隨化遷化於惇朴不欲化於澆僞宜去兵革薄刑罰而敦德化使還淳而反素垂拱而天下平也其三盡地利言衣食足而後教化隨宜勤勸課禁游惰重農時而單劣之戶無牛之家又勸令有無相通也其四擢賢良言立賢無方先德後才又須勤求之實課之省事省官以專任之卽閭胥里正猶必擇人其五恤獄訟謂伐木殺草田獵不順尚違時令而虧帝道況刑罰乎惟奸猾敗倫者必誅其六均賦役謂當斟酌貧富檢舉吏胥也六條在凋弊瘡痍之中尤切窾會泰常置左右令百官誦習非通六條不得任綽性儉素常以喪亂未平爲己責博求賢俊共弘治道愛人如慈父訓人如嚴師是眞用世之豪傑也今雖有飽熟經書揮霍長才能知此中滋味者鮮矣不意周隋兵難之時乃有此人（六條均關治理愛人如父訓人如師尤爲切要）

唐相魏徵與上語教化上恐大亂之後未易格心徵曰不然久安民驕佚佚則難教經亂民愁苦苦則易化封德彝非之曰三代以還人漸澆漓故秦任法律漢雜霸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耶魏徵書生不識時務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顧所行何如耳昔黃帝征蚩尤湯武當放伐皆能致身太平豈非大亂之後耶若謂古人淳樸漸至澆訛則至今日當悉化爲鬼魅矣上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斗米值絹一匹二年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食未嘗嗟怨四年天下大稔斗米不過三四錢終歲斷死刑只二十九人外戶不閉行不齎糧帝謂羣臣曰魏徵勸我行仁義既效矣惜不令封德彝見之

徐有功初爲蒲州司法寬仁爲治吏民相約有犯徐司法杖者衆共斥之任滿事治不杖一人刑措之風其近如此今人謂末俗澆漓不嚴酷不治者恐亦力量未及不可厚誣民心也（力量未及總由愛民之心未能眞切耳）

天下至廣萬世至遠雖萬手萬目以救濟斯世而猶未足也故最急度人（勸人做好人行好事也）人謂必聖賢而後度人非也聞善則喜見善則樂時時述善事談善言說善報則度已多矣中間轉移之機自有愈進愈精處極至變化恰合而不自知也然度衆人之人又不若度度世之人（有救世之權者也）得其一焉以旋乾轉坤以守先俟後人復生人則度成普度矣聖賢經世傳世皆此一大事在

獨爲善事所及無多若得大力量人同存此意則所救濟何限大略化一曲謹人不如化一豪傑人化一卑賤人不如化一權貴人化近人不如化遠人在在言善言行善事交遊善人要得此善脈滿世界則福德亦滿世界矣舜之大德亦只是樂與人爲善耳

有一士子授徒爲業日思濟人利物而貧窮無力因見世之爲師者多誤人子弟遂留心教道曲意造就果以積德至貴顯焉今之學校等官曉得此意則英才樂育爲利斯溥矣長吏之化民也亦然教人以善原在分財之上特人未必知之耳

能吏多以教化爲不足爲不知其日計不足月計有餘也如謁廟講經入鄉行約所以雍容揖遜令人慾平躁釋者在此又如旌獎孝義節烈擇舉鄉飲大賓視爲無緊要事着意舉行自有風勵意思要須品眞意眞使耳目常觸精神不倦云爾至於馴習童子尤

爲喫緊。若以此勸化父兄。因而參驗賞罰之。不八九年。兒童已成偉器矣。其成就豈淺鮮哉。以上教化。

漢黃霸爲潁川太守。每下恩澤詔書。他郡縣多廢閣。霸爲擇良吏。分部宣詔令。令百姓咸知恩意。而郵亭鄉官。皆畜雞豚。以贍鰥寡貧窮者。爲條教。置父老師帥伍長。班行之。勸以爲善防姦之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諸爲令頗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吏民見者輒與語。問他陰伏。相參考。以具得事情。姦人去他郡。盜賊日少。霸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外寬內明。得吏民心。治爲天下第一。

宣帝時。渤海歲饑。多盜賊。吏不能擒制。龔遂守渤海。帝問何以治。遂曰。海濱遼遠。不霑聖化。民困於饑寒。而吏不恤。故陛下赤子。盜弄兵於潢池中耳。今欲使臣勝之耶。將安之耶。帝曰。選用賢良。固欲安之也。遂曰。治亂民。猶治亂繩。不可急。願假便宜。無拘文法。帝許焉。郡聞新守至。發兵迎。遂皆遣還。移書屬縣。悉罷捕盜吏。諸持田器者皆良民。毋得問。持兵者乃爲盜。遂單車至府。一郡翕然。盜賊皆棄兵弩而持鉤鉏。立解散。於是開倉廩。假貧民。選良吏牧養焉。齊俗多奢侈。好末作。遂乃率以儉約。勸民農桑。春課耕種。秋課收斂。益畜果實菱芡。勞來循行。民有帶刀劍者。使賣劍買牛。賣刀買犢。曰。柰何帶牛佩犢。不數年。吏民富實。獄訟止息。帝褒之。

尹翁歸爲東海太守。吏民賢不肖。及黷吏豪民姧邪主名。盡知之。縣各有記籍。聽其政。及出行縣。輒披籍收取。卽豪猾莫能以勢力變詐自解脫。以一警百。吏民恐懼。皆改行自新。翁歸之政。似太精明矣。然得其廉公。亦足淑世。又知賢不肖。最吏治之喫緊者。惟先事參伍。某里賢縉紳若干。士類若干。耆老若干。則旌拔可行耳目。可寄教化。可傳子賤宰單父。只父事兄事數人。便足彈琴而理矣。後世不知急人。自屈其力。或過而信之。又或過而疑之。或過而暱之。又或過而慢之。閧然一堂。競者爭至。恬者遠迹。一有隱微事機重大功過。莫別黑白。祇恣喜怒。求其如翁歸之綜核。不得也。況有舉一風百。使枉者直之化乎。是在循良者精思而行之耳。以上精明體察民情。故不傷於苛刻。適足廣其化理。

郭伋轉并州牧。比入界。老幼逢迎盈路。伋引見問疾苦。聘求耆舊。設几杖之禮。朝夕與參政事。行部至西河。有兒數百。騎竹馬夾道迎拜。問君何日當還。伋從容計期日告之。行部還。先期一日。伋以爲違信。止野亭宿。須期日乃入。官長審狀及編劑。能如此不失兒童之期。省人民多少煩費。多少羈候。多少反覆。亦一陰德事也。時時體察下情。事事不失恩信。可爲居官要術。

宋王濟爲龍溪主簿。時調福建輸鶴翎爲箭羽。鶴非常有之物。有司督責尤急。一羽至值數百錢。民甚苦之。濟諭民取鵝羽代輸。仍驛奏其事。詔可其請。仍令旁部悉如濟所陳。夫使民不顧其安。則一羽一毛。皆足破家。此處能調護。在在方便。則在在功德也。長人者可不加之意哉。

近訐訟大行矣。卽不能以德化。若誣告加三等之律一嚴。庶可少訟。卽訟亦不至兩造閧然也。最患在左右原告。雌黃審語。以鼓煽其風。呂刑獄貨非寶。惟府辜功。此之謂也。

天下最親民者。惟守令。雖聖明在上。而一二貪殘居職。民不得其所者多矣。故一邑有循吏。則一邑受澤。一郡有循吏。則一郡受澤。其功德比於君相。似小而

更密似賒而更急也大略教化爲上寬仁次之綜核又次之嚴於馭役而寬於馭民亟於揚善而勇於去奸庶幾得蒙至治之澤云

居官全活生民有有形者有無形者有形者已然也當其顛困欲斃起溝中之瘠而庇之生全其爲德也顯而大然他人致之而我救之可也若權柄在握則當視民如傷先事區處不致顛頓危急方爲妙手蓋凡饑寒流離救之未然則生理不失力半而功倍教化亦然止惡未萌則不至刑辟俗美而民安其視臨事支吾臨危體察固萬萬也但業已致之則不可無轉移之巧惻怛之實以經理其間耳蓋古固有以愛民之心而成害民之事者亦有以愛民之事而矜激功能恢張聲譽則其飲和食德必有不能滿洼矣是在爲官者實實與民一體則措置自別耳以上循良

夷齊清民到於今稱之其真性也有以清直見忌者皆由立心憤激以氣凌人所致耳此等人雖未純正然不可抑倒他蓋留其名節亦足維世也今世波靡同俗猶須急此若見刻苦勵行之儔便要汙衊他顛頓他責以所必窮則其人立心先是媢嫉路上人矣

唐盧懷慎清儉不營產業雖隆貴得祿賜散與故人親戚輒盡子二奕奐奕至中丞死節贈貞烈奐陝州刺史清廉帝親題贊廳事褒焉微杞之罪貫盈則報猶未艾也豈非積厚者宏施歟曰使貪焉若何曰命既無有雖貪何必不以贓敗也即使倖獲而損己之祿秩墜子孫之福德爲償多矣昔李景讓之母早寡而貧嘗掘地得金數斛拜禱曰此恐上天憐氏貧苦故賜此若然則願諸孤學問有成不願取也遽揜之已而景讓兄弟皆貴又范文正公亦極貧嘗得地埋金而不取也已而爲相歸有求施造寺者欲出前遺金付之則無有矣只有契並書歷仕祿入如其金數然則廉貪所得均不越應分中而順者遲收之逆者捷得之究竟禍福若霄壤焉人宜何從哉喚醒官場計利者

黷貨則必酷彼以爲不打則羣情不驚實賄不來也黷貨則必横彼以爲不顛倒曲直則理勝於權人心有所恃以無恐也黷貨則必護近習通意旨彼以爲不虎噬成羣則威令不重不曲庇私人則過付無託且短長既爲所挾剛腸陰有所屈也一貪生百酷一酷吏又生百爪牙吁民幾何而不窮且盜哉最難堪者得强刼之獄亦爲賣放受枉法之賍轉而樹威奪小可鋪行之貨執徹骨窮獨之刑至於官爵愈大統轄愈衆一人受賄則千人骫法十人弄法則萬人作俑如元載胡椒八百石似道糖霜八十甕其積蓄亦安在哉官長又當禁下僚之貪不獨以清白自了也清畏人知者上也畏人不知者次也貪畏人知又次之貪不畏人賄賂公行民斯爲下矣

凡嗜酒嗜淫嗜財皆起於縱意成習習已成時肝腸爲換捨死以徇不自管其有用無用也有初筮仕時猶能矜持至老境却低回就之者只緣漸漸以官爲家以財爲性命耳以上廉潔

救荒有先先策有先策有正策有權策先先策者未然也尚書云楙遷有無化居又云濬畎澮巨川如京都邊塞之地屯田鹽法均須平時經理又如各省水利之有無風俗之奢儉必當預先講求問其何饒何乏可就本地經畫者則爲修之教之或須借裕隣方者則爲調之劑之又如折色本色顧役差役各有利病咸宜體悉大要總在重農而貴粟勤勸相而修水

利廢田不耕者有儆游手蠹食者有禁遇良田則駐車勸賞遇水利則委曲通融至於常平倉義倉宜委任得人出納有經不至虛費亦不至刁難社倉之法尤妙若每都分各有朱子劉如愚者以總領之則可無凍餧之老流亡之人所救不貲吁安得有心人在在如此哉（康濟錄先事臨事既事最爲救濟要策此亦深得其意中有可以參觀推廣故錄之）

先策者將然也如有旱有水穀種既沒則饑饉立至當預先廣糴他邦又檢災傷無可生理者貸之隨地利可栽種者教之令貧富皆約食曰此惜福救災宜爾也昔程珦知徐州久雨壞穀珦度水涸時則耕種已過乃募富家得豆數千石貸民使布之水中水未盡涸而甲已露矣是年民不艱食又各州縣有上供糧米者先事奏請截留而以其糴錢計奉朝廷則米價自落國賦不虧蘇軾救荒議言此甚悉且云救之於未饑則用物約而所及廣民得營生官無失賦若其饑饉已成流殍竝作則雖攔路散粥終不能救死亡而耗散倉廒虧損課利所傷大矣

正策權策者已然者也正策一曰開倉賑貸二曰截留上供米賑貸三曰自出米及勸糴富民賑貸四曰借庫銀循環糴糶賑貸五曰興修水利補葺橋道賑貸令饑民傭工得食而官府富民得集事也然所貸者每及下戶而中等自守頭面坐而待斃尤爲狼狽又城市之人得蒙周恤而鄉村幽僻拯救不及此尤宜周詳曲處者也大略賑濟之法旬給斗升官不勝勞民不勝病仰而坐待倉米卒無以繼莫若計其地里遠近口數多寡人給兩月糧歸治本業可無妨生理也趙令良帥紹興用此法城無死人歡呼盈道又李珏在鄱陽時將義倉米多置場屋減價出糶既先救附近之民却以此錢紐價計口逐月一頓支給以濟村落一物兩用其利甚溥蓋遠者用錢可免減竊拌和之弊轉運耗費之艱且村民得錢非惟取贖農器經理生業亦可收買雜料和野菜煮食一日之糧可化數日之糧甚簡甚便此二策者俱可行也曾鞏救災論亦極談升斗賑救之害蓋上人方圖賑濟先付里正抄劄實未有定議也村民望風扶攜入郡官司未卽散米裹糧既竭餧死紛然濁氣薰蒸癘疫隨作是以賑濟之名誤其來而殺之也故須預印榜四出諭以方行措置發錢米下鄉未可輕動恐名籍紊亂反無所得庶革饑貧雲集之弊民不去其故居則家計依然上不煩於紛給則奸宄不生視離鄉待斗升米而不暇他爲顧不遠哉至富民之價切不可抑之抑之則閉糴而民愈急勢愈囂其亂可立待也況官抑價則客米不來境內乏食而上戶之粗有蓄積者愈不敢出矣昔文彥博在成都適值米貴不抑民價只就寺院立十八處減價糶米仍多張榜文招糴翌日米價遂減范仲淹知杭州斗粟百二十文仲淹增至百八十衆不知所爲仍多出榜文具述杭饑增價招引商賈爭先趨利價亦隨減此二公者識見過人遠甚第出納之際當覈奸賑濟之際當檢實而朝夕經營總宜盡心力爲之視爲萬命生死所在自不憚勤勞也至於棄子有收強糴有禁嘯聚巨魁必剪其萌澤梁關市暫停其稅此皆因心妙用慈祥之所必至者矣（切中近時賑荒利弊）

權策如畢仲游先民未饑揭榜示曰郡將賑濟且平糶若干萬石實大張其數勸諭以無出境民皆安堵已而果漸艱食饑民十七萬顧所發粟不及萬石以

民粟繼之而家給人足民無逃亡又如吳遵路令民采薪芻出官錢收買却令於常平倉市米物歸贍老稚凡買柴二十二萬束候冬鬻之官不傷財民再獲利又以飛蝗遺種勸種豌豆卒免艱食又如婚葬營繕等事皆宜勸民成之宴樂賽願都不復禁所以使貧者得財爲生也至於重罪有可出之機令入粟救贖亦無不可蓋借一人以生千萬人耳（以上救荒）

漢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平心率物鄉人爭訟輒求判正寔爲諭以曲直開以至誠皆感動退而言曰寧爲刑罰所加毋爲陳君所短歲歉民窮盜夜入止於梁上寔陰見之呼子孫訓曰人當自勉不善之人未必本惡迫於饑寒習久遂至爲非如梁上君子是矣盜驚駭投地稽首請罪寔曰視君狀貌不似惡人宜克己反善遺絹二疋以歸自是邑無盜者後除太邱長以三公徵不起享年八十子紀諶齊德時稱二賢紀爲尚書令紀子羣爲司空並著高名時號三君寔與李膺范滂齊名而獨無纖芥之禍者彼專嫉惡此專揚善故也其入人也甘而不拂而變化已多矣

管寧避亂盧山鄰有牛暴田寧爲牽牛着涼處牧之牛主大慙里中男女共汲一井爭先有鬬者寧多買汲器置井傍待之既聞乃各自悔責講詩書陳俎豆明禮遜所居婣舊鄰里有窮困者必分贍救之與人子言孝與人弟言弟與人臣言忠貌甚恭言甚順名行高潔望以爲不可及而即之熙熙能因事以導人於善漸之者無不化焉夫管寧一士人便能化俗如此今世種種澆風守令之化也十居其五士大夫之化也亦十居其五若能於某里某都各擇善士互相傳勸有不率者擯不得齒而身復嚴禮法董子姪以先帥之不出十年可大變也

鄉紳國之望也家居而爲善可以感郡縣可以風州里可以培後進其爲功化比士人百倍故能親賢揚善主持風俗其上也即不然而正身率物恬靜自守其次也下此則求田問舍下此則欺弱暴寡風之薄也非所忍道矣俚語云刀趁利爐趁熱此兩語誤人不淺夫刀利爐熱用之以幹許多好事此光陰誠不可錯過又爭體面此二字最誤人今且以何者爲體面若屈身求官府此無體面之甚者也官府即姑從我而心輕其爲人此無體面之隱者也得勢以豪鄉里而人陰指曰此翼虎不可犯耳尚得爲體面乎認得體面真時便不爭體面而百美集矣

凡家世茂盛者多以仁厚謙恭立教故能保世滋大不爲造物之忌但處世用寬而律家用嚴其於教訓子孫方始得力不然自家從艱辛讀書得來猶知義理行方便至膏粱子弟習成性氣頤指驕人且以老成爲迂闊以脫略爲時行如此安得不敗故灑掃應對守弟子職古人立教之最喫緊也

鄉先生能以化俗造士爲念則爲善於鄉成就不少夫出則爲伊周處則爲孔孟者惟鄉紳爲然耳若乃黑白其眼而雌黃其口則非所謂士矣

士夫以化俗爲上品而孝友尤所重且宗族周其窮乏而後善念可與也但不可有速成心并以勢力爲之用耳

觀柳氏家法知禮之可爲國也以此達之鄉推之國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大抵風俗壞時自其弟子先做壞了好尊惡卑樂諂怒繩放縱敗檢甚者父兄只以聲色貨利權焰威寵激其讀書志意而

猶以爲善教也一朝得志其淩厲傲慢能有極哉善哉柳玭之誡子弟也而曰門第高者可畏不可恃也知其可畏而立身行己增德惜福教養子弟達材利用得志則澤及天下不得志亦無愧其家庭鬼瞰之而無隙帝臨之而有當矣於以綦昌綦熾何有哉人之力量本參天地況列於薦紳之中則經世風世皆所能爲不問其在官與林下也其有德業令望聳一世者則利害賴其條陳善良受其吹噓風節關其主持郡縣應其聲氣此於福人寧可計數諸如窮親故戚非無空乏亦有冤痛然如己未顯達相似以曲直付公庭以盈虧關造化隆禮可也誘善可也顯爲區畫而隱爲調理可也若使之炙手瞋目爭產競市則所恃何勢毋論知與不知而其罪惡欲以誰諉哉故當靜以鎮之恬儉積德必有彌昌彌熾日子且我不負人人亦豈盡負我久久見信自無一朝之患矣

以上鄉紳

顧亭林日知錄 先生名炎武號甯人江南崐山人

弘謀按日知錄所載政事皆探本之論而義正詞嚴是非可否之間不少假借所謂較若畫一者是已至敘述往跡上下千百年瞭如指掌皆有獨知獨見豈徒以博物見長哉先生畢生未嘗一日歷仕路而所論治道皆親切得理規模宏遠鉅細不遺由其平時讀書隨處體認與世俗記誦詞章之學無裨世用者不同耳

豈不爾思畏子不敢民免而無恥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有恥且格也 隨事皆有此兩種治民者不可不知

君子不親貨賄束帛戔戔實諸筐篚非惟盡飾之道亦所以遠財而養恥也萬曆以後士大夫交際多用白金乃猶封諸書冊之間進自閽人之手後則親呈坐上徑出懷中衣冠而爲囊橐之寄朝列而有市井之容若乃拾遺金而對管寧倚被囊而酬温嶠曾無愧色了不關情固其宜也然則先王制爲筐篚之文者豈非禁於未然之前而示人以遠財之義者乎以此坊民民猶輕禮而重貨

民之所以不安以其有貧有富貧者至於不能自存而富者常恐人之有求而多爲吝嗇之計於是乎有爭心矣夫子有言不患貧而患不均夫惟收族之法行而歲時有合食之恩吉凶有通財之義本俗六安萬民三曰聯兄弟而鄉三物之所興者六行之條曰睦曰恤不待王政之施而鰥寡孤獨廢疾者皆有所養矣此所謂均無貧者而財用有不足乎至於葛藟之刺興角弓之賦作九族乃離一方相怨而缾罍交恥泉池並竭然後知先王宗法之立其所以養人之欲而給人之求爲周且豫矣

治化之隆則遺秉滯穗之利及於寡婦恩情之薄則耰鉏箕帚之色加於父母故欲使民興孝興弟莫急於生財以好仁之君用不畜聚斂之臣則財足而化行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矣

晉荀勗之論以爲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省心昔蕭曹相漢載其清靜民以寧一所謂清心也抑浮說簡文案略細苛宥小失有好變常以徼利者必行其誅所謂省事也此探本之言

人聚於鄉而治聚於城而亂聚於鄉則土地闢田野治欲民之無恆心不可得也聚於城則徭役繁獄訟多欲民之有恆心不可得也 可見省役息事亦所以保此恆心也

尹翁歸爲右扶風。縣縣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敲至於死。收取人必於秋冬課吏大會中及出行縣。不以無事時。其有所取也。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恐懼改行自新。所謂收取人。卽今巡按御史之訪察惡人也。武斷之豪。舞文之吏。主訟之師。皆得而訪察之。及乎濁亂之時。遂借此爲罔民之事。矯其敝者。乃幷訪察而停之。無異因噎而廢食矣。

傳曰。子產問政於然明。對曰。視民如子。見不仁者誅之。如鷹鸇之逐鳥雀也。是故誅不仁。所以子其民也。

說苑。董安于治晉陽。問政於蹇老。蹇老曰。曰忠。曰信。曰敢。董安于曰。安忠乎。曰。忠於主。曰。安信乎。曰。信于令。曰。安敢乎。曰。敢於不善人。董安于曰。此三者足。

漢光武時。郡國羣盜處處並起。攻劫所在。害殺長吏。郡縣追討。到則解散。去復屯結。青徐幽冀四州尤甚。上遣使者下郡。聽羣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雖逗留迴避故縱者。皆勿問。聽以禽討爲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盜賊。而不收捕者。及以畏愞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爲負。但取獲盜多爲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徙其魁帥於他郡。賦田受稟。使安生業。自是牛馬放牧。邑門不閉。光武精於吏事。故其治盜之方如此。天下之事。得之於疏。而失之於密。大抵皆然。又豈獨盜賊課哉。

歐陽永叔作唐書地理志。凡一渠之開。一堰之立。無不記之。其縣之下。蓋唐時爲令者。猶得以用一方之財。興朞月之役。而志之所書。大抵在天寶以前者。居什之七。豈非太平之世。吏治修而民隱達。故常以百里之官。而創千年之利。至於河朔用兵之後。則以催科爲急。而農功水道。有不暇講求者歟。然自大曆以至咸通。猶皆書之不絕於册。而今之爲吏。則數十年無聞也已。水日乾而土日積。山澤之氣不通。又焉得而無水旱乎。

龍門縣。今之河津也。北三十里有瓜谷山堰。貞觀時築。東南二十三里。有十石壚渠。縣令長孫恕鑿。溉田良沃。畝收十石。西二十一里。有馬鞍塢渠。亦恕所鑿。有龍門倉。開元時置。所以貯渠田之入。轉般至京。以省關東之漕者也。此卽漢時河東太守番係之策。河渠書所謂河移徙。渠不利。田者不能償種。而唐人行之。竟以獲利。是知天下無難舉之功。存乎其人而已。謂後人之事。必不能過前人者。不亦誣乎。

唐開元八年詔曰。同州刺史姜師度。識洞於微。智形未兆。頃職大農。首開溝洫。歲功猶昧。物議紛如。緣其忠款可嘉。委任仍舊。暫停九州之重。假以六條之察。白藏過半。績月斯多。食乃人天。農爲政本。朕故茲巡省。不憚祁寒。將申勸卹之懷。特冒風霜之弊。今原田彌望。畎澮連屬。由來榛棘之所。徧爲秔稻之川。倉庾有京坻之饒。關輔致畝金之潤。本營此地。欲利平人。緣百姓未開。恐三農虛棄。所以官爲開發。冀令遞相教誘。功既成矣。思與共之。其屯田內。先有百姓挂籍之地。比來召人作主。亦量準頃畝割還。其官屯熟田。如有貧下欠地之戶。自辦功力能營種者。準數給付。餘地且依前官取。加師度金紫光祿大夫。賜帛三百匹。（師度既好溝洫。所在必發眾穿鑿。雖時有不利。而成功亦多。）讀此詔書。然後知無欲速。無見小利二言。爲建功立事之本。

孫叔敖決期思之水。而灌雩婁之野。莊知其可以爲令尹也。魏襄王與羣臣飲酒。王爲羣臣祝曰。令吾臣皆如西門豹之爲人臣也。史起進曰。魏氏之行田也

以百畝鄴獨二百畝是田惡也漳水在其旁西門豹不知用是不智也知而不興是不仁也仁智豹未之盡何足法也於是以史起爲鄴令引漳水溉鄴以富魏之河內讀此可見率作興事之勤授方任能之略今日所以變化人心蕩滌汚俗莫急於勸學奬廉二事

五代史馮道傳論曰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善乎管生之能言也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蓋不廉則無所不取不恥則無所不爲人而如此則禍敗亂亡亦無所不至況爲大臣而無所不取無所不爲乎然而四者之中恥尤爲要故夫子之論士曰行己有恥孟子曰人不可以無恥無恥之恥無恥矣又曰恥之於人大矣爲機變之巧者無所用恥焉所以然者人之不廉而至於悖禮犯義其原皆生於無恥也故士大夫之無恥是謂國恥

羅仲素曰教化者朝廷之先務廉恥者士人之美節風俗者天下之大事朝廷有教化則士人有廉恥士人有廉恥則天下有風俗

國奢示之以儉君子之行宰相之事也漢汝南許劭爲郡功曹同郡袁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入郡界乃謝曰吾輿服豈可使許子將見之遂以單車歸家晉蔡充好學有雅尚體貌尊嚴爲人所憚高平劉整車服奢麗嘗語人曰紗縠吾服其常耳遇蔡子尼在坐而經日不自安北齊李德林父亡時正嚴冬單衰徒跣自駕靈輿反葬博陵崔諶休假還鄉將赴弔從者數十騎稍稍減留比至德林門纔餘五騎云不得令李生怪人薰灼李僧伽修整篤業不應辟命尚書袁叔德來候僧伽先減僕從然後入門曰見此賢令吾羞對軒冕夫惟君子之能以身率物者如此是以居官而化一邦在朝廷而化天下魏武帝時毛玠爲東曹掾典選舉以儉率人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服不敢過度唐大曆末元載伏誅拜楊綰爲相綰質性貞廉車服儉樸居廟堂未數日人心自化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家富于財有別墅在皇城之南池館臺榭當時第一寬即日潛遣毁撤中書令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坐中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每出入騶從百餘亦即日減損惟留十騎而已李師古跋扈憚杜黃裳爲相命一幹吏寄錢數千緡氈車子一乘使者到門未敢送伺候累日有綠輿自宅出從婢二人青衣襤縷言是相公夫人使者遽歸告師古師古折其謀終身不敢改節此則禁鄭人之泰侈奚必於三年變雒邑之矜誇無煩乎三紀修之身行之家示之鄉黨而已道豈遠乎哉

記曰大臣法小臣廉官職相序君臣相正國之肥也故欲正君而序百官必自大臣始然而王陽黃金之論時人既怪其奢公孫布被之名直士復譏其詐則所以攷其生平而定其實行者惟觀之於終斯得之矣季文子卒大夫入斂公在位宰庀家器爲葬備無衣帛之妾無食粟之馬無藏金玉無重器備君子是以知季文子之忠於公室也相三君矣而無私積可不謂忠乎諸葛亮自表後主曰成都有桑八百株薄田十五頃子孫衣食悉仰於家自有餘饒至於臣在外任無別調度隨身衣食悉仰於官不別治生以長尺寸若臣死之日不使內有餘帛外有贏財以負陛下及卒如其所言夫廉不過人臣之一節而左氏稱

之爲忠。孔明以爲無負者。誠以人臣之欺君誤國。必自其貪於貨賂也。

後漢袁安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然未嘗以贓罪鞫人。此近日爲寬厚之論者。所持以爲口實。乃余所見數十年來姑息之政。至於綱解紐弛。皆此言貽之敝矣。嗟乎。范文正有言。一家哭何如一路哭邪。

朱子謂近世流俗惑於陰德之論。多以縱舍有罪爲仁。此猶人主之以行赦爲仁也。孫叔敖斷兩頭蛇而位至楚相。亦豈非陰德之報邪。

唐柳氏家法。居官不奏祥瑞。不度僧道。不貸贓吏。此今日士大夫居官者之法也。宋包拯戒子孫。有犯贓者。不得歸本家。死不得葬大塋。此今日士大夫教子孫者之法也。

兩家奴爭道。霍氏奴入御史府。欲躢大夫門。此霍氏之所以亡也。奴從賓客漿酒藿肉。此董賢之所以敗也。然則今日之官評。其先考之僮約乎。

唐張嘉貞在定州。所親有勸立田業者。嘉貞曰。吾忝歷官榮。曾任國相。未死之際。豈憂饑餒。若負譴責。雖富田莊何用。比見朝士廣占良田。及身歿後。皆爲無賴子弟作酒色之資。甚無謂也。聞者歎服。此可謂得二疏之遺意者。

晉陶侃勤於吏職。終日斂膝危坐。閫外多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諸參佐或以談謔廢事者。命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將吏則加鞭朴。卒成中興之業。爲晉名臣。唐宋璟爲殿中侍御史。同列有博於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後爲開元賢相。而史言文宗切於求理。每至刺史面辭。必殷勤誡敕曰。毋嗜博。無飲酒。內外聞之。莫不悚息。然則勤吏事而糾風愆。乃救時之首務矣。

今日致太平之道何由。曰君子勤禮。小人盡力。

晉許榮上疏言臣聞佛者清遠元虛之神。今僧尼往往依傍法服。五戒麤法。尚不能遵。而流惑之徒。競加敬事。又侵漁百姓。取財爲惠。亦未合布施之道也。雒陽伽藍記有比丘惠凝。死去復活。見閻羅王。閱一比丘是靈覺寺寶明。自云出家之前。嘗作隴西太守。造靈覺寺成。棄官入道。閻羅王曰。卿作太守之日。曲理枉法。刦奪民財。假作此寺。非卿之力。何勞說此。付司送入黑門。此雖寓言。乃居官佞佛者之箴砭也。

湯子遺書

先生名斌。號潛菴。河南睢州人。順治壬辰進士。官禮部尚書。諡文正。

弘謀按先生德器深厚。學術純正。自監司解官。從學十年。被徵乃出。撫吳二年。百廢具舉。頑懦廉立。幾於風移俗易矣。今數十年之久。士民謳思常如一日。非至誠相感。其可强而致乎。玆採遺書中可以風於有位者。錄爲一帙。恨不及見先生。而讀其書。如見先生。朝夕展誦。冀以少袪固陋云。

古之民有四。今之民有六。其耗財已至。何怪匱乏相繼乎。欲驅浮惰而農之。惟在使民樂爲農。今之爲農者。力作不足供賦稅。不見其樂。止見其苦。如商賈之徒。固是奔競之心勝。亦緣不能安業。故思他圖。又如僧道輩。其心豈不欲有父母妻子之樂。多緣農困無以爲生。故逃歸僧道。既逸其力。又不匱於衣食。則亦安之不思返矣。是莫若輕徭薄賦。使安於農而樂爲之。則游惰者不驅而歸農矣。問曰。游惰者歸農矣。其間貧富相耀。風俗終難整理。若何。先生曰。此最難處。今之時勢與古不同。古之時無甚貧甚富之俗。所以

易治今之富者田連阡陌貧者至求數畝自給而不可得此中甚費區畫今但使一鄉之中富者明禮義與仁讓有以庇貧者而不至失業則後此可以徐圖矣富者能不欺貧貧者能不忌富止許藉庇於富不可肆惡於富則風俗自厚何嫌貧富相耀也

儒者不患不信理患在信之過而用法過嚴者亦是一病天地間法情理三字原並行不悖如官司有弗稱職者若優容貽害固不可必嫉之過而加以重罪至隕命析產亦不忍有仁術焉輕其罪使之蚤去則我亦不流於殘而民已除其害矣

先生任潼關時年饑麥不熟兵餉匱乏人心騷動先生欲發倉儲秋糧以貸俟來年麥收仍以兩季麥糧撥發督鎮不可先生曰事變倉卒非可拘以常數以此安撫人心利害由我而當督鎮以爲然各營弁皆歡欣感謝變遂寢後督鎮每謂僚屬曰作事如湯公眞可謂盡職無遺憾有能倣而行之者卽善類也

先生任潼關時同列問曰得百姓心易得僚屬心難公何兼而致之也先生曰吾於屬吏不惟不取其財且彼有善吾力成之以遂其願故人或不以爲苦同列曰無所取於彼何所應於上先生曰無所取於彼亦無所應於上交際之禮不過尋常帛物四件上官且戲謂吾禮物有班數亦各諒之無所受也至往來之官未有以金帛爲贈者其於上下間如此而已

年少登科切弗自喜見識未到學問未足一生喫虧在此卽使登高第陟高位庸庸碌碌徒與草木同朽耳往往老成之人一入仕途建立一二事便足千古由其閱歷深也由科第者固當由愧生奮卽不由科第亦可以勉矣

問爲政當以順民情爲第一義也有順不得的所在卽如我在贛州作道時海寇猖獗忽有賊持僞檄到撫軍轅門撫軍傳余甚急食頃三至余詰撫軍所以此賊付余余在轅門訊之百姓觀者如堵頗多惶惑余請撫軍急梟示以絕賊人覬覦撫軍猶豫欲監候上聞余請益力因令押送市曹百姓震恐遮道而請曰殺之則賊衆大至百萬生靈不保矣余曉百姓曰殺之則賊知我不懼而不敢來卽賊衆果至我自有方略保障抵敵爾百姓無恐賊亦大呼曰兩國相爭不斬來使余呵之曰汝賊耳安得云國亟斬之尋賊敗去竟無警使是時稍順民情不斷然斬之奸宄生心保無意外之變乎非是當初年少氣壯只是明理耳此由小民所見不遠故順不得更有許多偏心私心亦是順不得的故明理最要○以上語錄

天下事莫患於因時苟且而無眞誠之意動輒曰時不可爲也事多掣肘也牧仲在刑曹一副郎耳每慮囚必細審其得罪之由察其情僞稽之律例有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俱無憾之意有不合者動色力爭卽豐鎬舊臣亦諒其眞誠改容敬禮之雖不能盡如己意其所全活者亦多矣與宋牧仲書

人身之所重者元氣也國家之所重者人才也古人宦轍所至必以咨訪人才爲首務所爲人才者非詞華藻麗馳聲藝苑之謂必經術足以明道才略足以匡時有精苦之志有沉深之謀此其人必不欲以浮華顯往往在深山窮谷可以遯世無悶或浮湛人間落落穆穆非得其同志則不能相求也西江自宋以來名臣大儒不可勝數今豈遂無其人乎余昔參藩嶺北屬有軍旅之役事定而疾作請休歸里寧都有魏冰叔兄弟與彭躬菴邱邦士方讀書易堂余知之未暇入山一訪亦以諸子深藏交修不求聞於世余雖粗知其姓氏未能悉也今讀其所著書想見其爲

人。屈指當日。已二十年矣。河山阻修。光陰荏苒。惟有浩歎而已。天生人才。無間古今。往者已矣。來者未可量。牧仲更從冰叔。益求知所未知焉。勿如我之過時而悔也。還　朝以此爲使歸之獻。則所以報國者深矣。（牧仲司榷之官。先生不勸其獻羨餘。而勸其獻人才。何相期之遠耶。況他官耶。○同上）

睢州舊有柳梢。約四萬有奇。久貯河干。年來疏濬得宜。宣房無恙。今協工告急。似宜載運前去。那緩就急。既以慰河臺四望之意。復以見執事救助之功。新派柳梢。接續上納報完。協工之數既足。仍補完河上舊梢。以備萬一之用。在執事不過略爲通融。而民間稍緩須臾。遂可免典妻鬻子之苦。不然限期逼迫。勢難周轉。鞭笞雖施。亦鮮成效。執事天地父母之心。諒必惻然動念也。如曰枝梢各年派定。不便那移。竊思枝梢與他項錢糧不同。堆貯河濱。日久亦漸糜爛。存之數年。竟歸烏有。誰非百姓脂膏。何忍聽爲棄物。若一通融。不但有益東工。且本地收以新易陳之效。卽或培固堤堰。爲預防之計。而舊數依然。新陳較勝。況士民孰無本心。感恩圖報。方銜結不遑。踴躍上納。更自敏速。（與馮郡判書）

時至今日。作善良非容易。天下君子原少。上官豈能盡賢。且人情難測。我輩愛民之心常切。而事上之才常拙。任事之意常盛。而弭謗之術常疏。萬口讙騰之時。忌者卽從中而起。往往然也。故今之吏。黜弊去其太甚。舉事必存小心。循規蹈矩。無露鋒鋩。異日當國家大任。不茹不吐。正在此時磨鍊出來。勿謂異己者非我輩藥石也。（答李襄水書）

賢者出處關係世道。天相國家。恐有欲退不得者。以義論之。身在危疆。委曲擔荷。方員並施。經權互用。總以保固地方。拯救殘黎爲念。古之君子。當此境界。儘有苦心不可告之人者。及事過險出。人皆服其深心大力。足以弘濟時艱。物望愈重。鉅任將歸。此一道也。若事有難爲。奉身而退。以威武不屈爲高。此亦一道也。二者總內度之心而已矣。進退所關。要徹底打算。合乎天理。無一毫私心。則進退皆道也。出處二字。非人所得與。故某不敢爲執一之論。（同上）

長安道上。有稱頌足下新政者。未得其詳。既而知立義學七十餘處。從學弟子六七百人。近且重農積穀。水旱有備。此漢代循良所爲。何幸於今日見之。教養二字。王道之本。近日長吏不講久矣。某昔承乏潼關。亦力行社學鄉約義倉保甲四事。頗費苦心。雖寮友承行。不能盡如鄙意。然亦有效可覩矣。足下學有源本。才足經世。聞以呂司寇公諸書課子弟。此書最善入人。化俗爲易。婦人女子。皆能於變。真快事也。半載之後。似當課以孝經小學。近世人才不古。若只爲少此一段工夫。就中擇其才可大成者。進以經書。講明正學。三年之間。當有大賢出而應之。有功吾道不小也。賢才不擇地而生。特振興無人。遂就頹廢耳。更聞勇於拔薤。疾惡過嚴。此亦初政宜然。親民之吏。慈惠爲上。民既嚮風。威嚴宜弛。（與王抑仲書）

吳下盜風日熾。由於地方官慮處分嚴切。遇有被盜。便與失主爲仇。逼令隱匿不報。其盜情重大。勢不可掩者。逼令改强爲竊。甚至昧却良心。輒拿家屬婦女審詢。坐以是姦非盜。敲撥並行。以故失主畏其苦累。不得不隱忍緘默。卽申報矣。奉文勒緝。往來解比。差役盤費。悉出失主。盜之所餘。不盡不止。其意總要失主有不敢不諱之勢。而後官長得安然遂其諱盜之

心既助盜以虐民實驅民而爲盜是官長實盜魁也
如此作官惟知有自己功名不知有良民身家性命
不但上負　朝廷抑且絶滅天理每日坐堂開衙乘
輿張蓋何面目與斯民相對乎（此數語喚醒俗吏多矣○禁諱盜告諭）
蘇松兩府士民紛紛具呈妄稱本院德政請立碑建
書院作生祠本院不勝駭異蘇松賦重役繁民生困
苦上下掣肘諸事維艱本院夙夜拮据捫心自揣有
過無功況現任輒自立碑律有明禁至於建書院造
生祠尤爲末俗諂諛之習吳門生祠如林豈必盡有
功德甚至過者指斥其姓名歷數其劣狀未嘗以其
有生祠而稱羨之也若周文襄王端毅海忠介三公
忠直廉惠史冊載之兒童知之今曾無半間之享可
見生祠不足爲貴重至於書院原先儒講學明道之
所人因避生祠之名槪稱講院尤屬無謂此皆好事
無恥之徒借以媚官長詐鄉愚漁利行私今欲加於
本院是以本院爲好諛喜佞之愚人何待本院之薄
也（禁立祠告諭）
本都院撫吳二載一飲一食何莫非百姓脂膏而地
方刑名錢穀簿書鞅掌晝夜拮据未嘗暇逸心雖無
窮力實有限今蒙
聖恩優擢爾百姓念本都院愛民有心忘本都院救
民無術罷市挽留數日聚集院署哀號之聲至不忍
聞本都院與爾百姓一體相關豈忍因本都院之行
遂使爾等士廢讀書農廢耒耜商廢貿易本都院爲
之寢食不安本都院於地方利弊民生疾苦知之頗
眞入　朝之後或
至尊顧問或因事敷陳當盡力鑿鑿言之況
聖主眷念財賦重地必簡公忠清惠才德兼全之大
臣十倍於本都院者來撫茲土爾百姓何用多慮本
都院平日告誡爾百姓之言歷歷具在朔望率爾百
姓叩拜　龍亭講解鄉約亦欲使爾百姓知君臣大
義
朝廷恩德自今以後願爾百姓孝親敬長教子訓孫
忠信勤儉公平謙讓事要忍耐勿得妄興詞訟心要
慈和勿得輕起鬬爭勿賭博勿淫佚勿聽邪誕師巫
之說復興淫祠蚤完　國課共享天和此本都院惓
惓望於爾百姓者本都院身在京華此心當往來此
地本都院見爾百姓如此情狀旣愧平日救民之道
未盡又不忍遽恝然而去但
君命不敢留惟爾士歸書舍農歸田疇商歸市肆使
本都院之心稍安無復紛紛擾亂可也（臨行曉諭士民）

魏環溪寒松堂集（先生名象樞蔚州人順治丙戌進士官刑部尚書諡敏果）

弘謀按先生所著庸言有關於立身行己者
已採入訓俗遺規茲復於全集中節錄數條
爲士大夫居官之鑒先生學問以不欺爲本
故胸次光明議論忼爽足以破流俗之惑而
振委靡之氣誠居官至言哉

士大夫不負所學不負天子者何事亦惟是省躬治
物勿之有欺耳勿欺於人有何不可告人之心勿欺
於天有何不可告天之事旣不敢告人復不敢告天
必恣吾威福爲所欲爲視宦途爲壟斷以人命爲草
菅冀得富貴世世享之未幾而禍及其身或及其子
孫始欲僥倖微功懺悔重過噬臍何及哉昔人云惟
府辜功又云無倚勢作威無依法以削蓋官者勢與
法之藉而功過之府也其於吏治也功多則臧過多
則否其於民生也功多則安過多則危其於立身接

物也功多則得過多則失功過何等關繫可冒昧恣睢而不知簡點乎（功過格序）

天下之事有真事須天下之人有真心無真心而做真事必不得之數也前讀先生迂闊一說盡乎天下之人矣而總歸於大法小廉之一語又讀先生妄談五款盡乎天下之事矣而總歸於治人治法之兩端今日正坐此弊耳因循者曰力不能也貪昧者曰時若此也豈無賢豪亦曰掣吾肘矣行不得也大事不敢任小事不屑為尚安得復有真心做真事者哉某竊自愧欲死矣欲以信朋友者信
君父而先不自信求所以居仁由義不愧不怍如先生首篇教我者蓋戛戛難之所謂真人面前不說假話也若止循分盡職豈今日之所急哉（答高念東書）

書生即不能為朝廷建大功持大議以濟時艱然而愛人才惜民命書生猶或能之若不大破勢分利欲關頭則氣不揚骨不勁安有靡靡然唯唯然可任天下事哉（答徐子星書）

謬謂居家居鄉當以父母
君父之心為心入則稱說古昔嘉言懿行令家人環而聽之堂上老親亦少開顏色出則從州大夫講說鄉約明
朝廷之教化啓邊塞之愚蒙提出良心風俗少變（玩此二語可以教民矣）差可為先生道者特有此耳（答汪若文書）

近見士大夫率以感應篇勸世自是好念頭僕謂以禍福勸不若以名節勸之之為切方今吏治多雜何不集古儒吏廉吏才吏勞吏四種為一刻使作吏者之知所自擇以求進於古人之一班耶（寄畢亮四書）

功令森嚴身名為重內外情面概宜謝絕然後以處女之自愛者愛身以嚴父之教子者教士士風文運實嘉賴之（與秦尾仙學使書）

執事廉介自持肝腸如雪嘗言生平所見居官之家祖父喪心取錢欲為子孫百世之計而子孫蕩費只如糞土不旋踵而大禍隨之此執事自愛愛人之格言也尤當書紳以志不忘若一切是非毀譽悉歸於
天與命而平心處之又何慮哉（答晉撫劉勉之）

再入長安惟以職業酬應為學問妄謂即事即理並言語亦可省卻雖一時諸君子留心此道尚不乏人而仕宦中必能立定腳跟不為一切奪去者乃可謂真人品乃可談真學問矣僕亦常與互相砥礪有存諸心而不敢出諸口者惟反己自修與人為善八個字耳（答郝雪海）

惟望執事執法如山守身如玉愛民如子去蠹如讐誨屬吏如師之教弟閱招詳如弟之覲師薦舉賢良如讀古人得意之書
君命可以不辱矣（答劉輯五書）

天災流行何代無之數也儒者不言數咎在人茲地也人虞詐歟俗健訟歟行詛悖歟天物暴歟淫祠盛歟有一於此足以致災（祈穀說）

居官者何嘗不擇吉日任事而陞者陞降者降黜者黜死者死未嘗皆吉也娶婦者亦何嘗不擇吉日成婚而壽者壽夭者夭孕者孕絕者絕未嘗皆吉也類而推之諸事皆然其義何居魏子曰君子則吉小人則凶理也周以甲子興商以甲子亡非明驗乎

儉美德也余謂仕路諸君子崇尚尤急數椽可以蔽風雨不必廣廈大庭也痴奴可以應門戶不必舞女歌童也繩床可以安夢魂不必花梨螺鈿也竹椅可

以延賓客不必理石金漆也新磁可以供飲食不必成窰宣窰也五簋可以敘間闊不必盛席優觴也經史可以悅耳目不必名瑟古畫也去一分奢侈便少一分罪過省一分經營便多一分道義慎之哉

一味疾人之惡小人之禍君子者十有八九終日揚人之善君子之化小人者十有二三（明此方能濟事不僅厚道而已）

友人某致魏子書曰予以修路故奪官矣修路州官責也工弗竣州官罪也今不罪州官而罪道官桃僵李代是非不白予何辨魏子曰小臣先大臣而任勞大臣先小臣而任過體也明公以水田插稻難開新路請者爲民耳以爲民之故而奪官吾無憾矣置辨是卸過也卸過是求官也求官非大臣體也孔子曰觀過斯知仁矣（人無終身不去官之理只要論爲何事去官或公或私不可不辨）

督撫有隙者彼此相尋則彈劾屬員以快吾意道府州縣有隙者彼此相尋則鞭扑衙役以快吾意嗟乎以人之功名性命爲我洩忿之資天理安在哉吾恐子若孫棄功名捐性命不足以償矣

今人見科目仕路中人謂某某有功名矣余不敢信問客客曰列高榜登甲第得顯官居要路非功名而何余始知今人之功名異於古人也古人之功或在社稷或在封疆或在匡君或在養民古人之名或在尸祝或在口碑或在文教或在史傳一代之有功名者不數人一人之有功名者不數事也何今人功名之多也（功名二字得此闡發與世俗所云有義利之分真是同床各夢）

魏文侯擇相李克曰居視其所親富視其所與達視其所舉窮視其所不爲貧視其所不取五者足以定之矣推此言也可以取友可以延師可以聯姻可以薦士可以聽言（并自己立心制行之道均由此五者得之矣）

見居官者不問職掌盡否興利除害幾何百姓安危何似輒問何時陞轉何日出差地方好否宦囊有無遷移者有誰照管淹滯者是誰阻抑凡問及此即爲薄待天下之人（不但問者如此立論緣本人亦無不如此設想也可嘆可嘆）

人君以天地之心爲心人子以父母之心爲心天下無不一之心矣臣工以朝廷之事爲事奴僕以家主之事爲事天下無不一之事矣（語雖闊略義蘊該括）

高景逸曰居廟堂之上則憂其民處江湖之遠則憂其君此士大夫實念也居廟堂之上無事不爲吾君處江湖之遠隨事必爲吾民此士大夫實事也夫實事本於實念愚嘗自返深用疚心

居大臣而德不純才不粹不如下僚居下僚而政不平刑不中不如素士居素士而理不明學不正不如庶民（可見地位高一層則責任更重一層非虛擁其名而已也）

偶見水與油而得君子小人之情狀焉水君子也其性涼其質白其味冲其爲用也可以浣不潔者而使潔即沸湯中投以油亦自分別而不相混誠哉君子也油小人也其性滑其質膩其味濃其爲用也可以汚潔者而使不潔倘滾油中投以水必至激搏而不相容誠哉小人也（形容盡致推勘入微明此可以立身可以觀人）

吳芾云與其得罪於百姓不如其得罪於上官李衡云與其進而負於君不若退而合於道二公皆宋人也合之可作出處銘陝西進士劉璽云與其得罪於赤子寧得罪於鄉士夫此其令烏程時禁投私書告條也（樞）云與其得罪於寒門素士寧得罪於要路朝紳此（樞）與陝西督學王功成書也合之亦可作教養銘否

恭謹忍讓是居鄉之良法清正儉約是居官之良法

士君子進不能表率一國，退不能表率一鄉，皆足貽誦讀羞。溺於詩酒者，相去一間耳。伊尹一介不取，方能三聘幡然。柳下惠三公不易，乃可三黜不去。故曰，人有不爲也，而後可以有爲。以上皆庸言

于清端親民官自省六戒公名成龍，字北溪，山西永寧人，官兵部尚書。

弘謀按，漢刺史以六條察二千石，而循良爭勸，不肖者望風引去。後世科條日繁，吏道益雜，終日簿書勞擾，而擾民則有餘，惠民則不足，皆由名與實不相應也。于公六戒，本愛民之實心，行惠民之實政。其詞曲而暢，其意婉而切。視漢世六條，尤爲簡要矣。篇首提出天理人心四字，爲牧民者痛下針砭。噫，官無良心，無天理，民有不受其殃者哉。官如存良心，循天理，民有不蒙其澤者哉。願諸君子以此四字，懸之心目之間也。

朝廷設官分職，皆爲治民，而與民最親，莫如州縣。近來積弊成習，親民者反以累民，甚有不知廉恥爲何物，而天理人心四字，置之高閣不問矣。噫，吏治日壞，如倒狂瀾，何時止乎。用是偶採成言，兼參時弊，陳列六則，朝夕省觀，自爲猛惕。倘反是道也，王法不及，必有天殃及之矣。謹列如左。

一曰勤撫恤。州縣之官，稱爲父母，而百姓呼爲子民。顧名思義，古人所以有保赤之道也。夫保赤者，必時其飲食，體其寒煖，事事發乎至誠。保民者，亦當規其饑寒，勤其勸化，事事出於無僞。蓋無僞，則有實心，縱力有不及，與事有掣肘，然此心自在，即於萬分中體認一分，亦百姓受福處也。昔陽城云，撫字心勞。知撫字必從心出。由心而發，隨事加恤，便有裨益。若徒外面撫拾一二便民好事，以爲得意，亦市名也。其去殘忍者幾希耳。是不可不戒。

一曰慎刑法。草木禽魚，皆有生命，不可恣意殺伐。況人爲萬物靈，其肌膚手足，悉胞與也。人不幸而涉詞訟，又不幸而於詞訟中受刑罰，雖十分不可寬，必須求一分稍可寬處。此呂叔簡刑戒內所以有不輕打不就打之說也。至於囹圄福地，昔言已及，當思入此者，皆無知小民，或有寃枉，極可哀痛，自然稍加體念。若徒任意禁獄，與任意加刑，甚有徇情面，恣苞苴，以下民之皮膚，供長吏行私之具者，或身或子孫，定遭奇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絕賄賂。爲貧而仕，雖乘田委吏，止爲祿養，未嘗於祿養之外，有別徑也。若舍此而外，多求便利，即爲暮夜。楊伯起之四知，言之已可凜矣。昔人云，士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又云，從來有名士，不用無名錢。試思長吏於民，論到錢處，亦何項爲有名乎。夫受人錢而不與幹事，則鬼神呵責，必爲犬馬報人。受人財而替人枉法，則法律森嚴，定當妻孥連累。清夜自省，不禁汗流。是不可不戒。

一曰杜私派。小民應辦正額，尚且難應，未知私派從何起也。不過頻年來軍需緊急，如解馬賠馬，與兵馬行糧草豆，衝途供應，動以千百，無討可支，故有派之民間，俟日後銷價給發者。如近來行糧價值，檄行刊附由單之末，以防發給短少之弊，是部院大臣，亦疑州縣爲先取民而後發價矣。不知先取後發，雖至公無私，小民之揭借，其利已經數倍。況長吏派一錢，則

胥里派數錢長吏派一斗則胥里派數斗有極不堪命者乎何如稍那正供現價現買而即力請上臺迅速開銷并由單價值亦多此一番周折昔人云於不得已中求一分擔當即人民利益處也至於任意苛斂種種誅求乘機自利不啻爲盜取人定然自有後禍是不可不戒

一曰嚴徵收小民正供自有額賦此外分釐非可苟也近來徵收立法着令自封禁絕火耗上之所以嚴州縣者可謂周且密矣夫爲州縣而受上之禁飭即使無弊自好者尚覺汗顏至爲州縣而并禁飭之不靈倘有自欺則有心者將視爲何等乎古人云錢糧一節若肯請減其善無量今錢糧不能減而去其錢糧中加增之弊亦與減錢糧彷彿況鳩形鵠面衣食啼號此等困苦小民猶欲陰吸其膏血縱令安然無事滿載還家後日亦必生流蕩子孫以覆敗之是不可不戒

一曰崇節儉天生財物固供人用然必存不得已而用之之心方能用度相繼倘奢侈任意飲食若流無論暴殄固犯譴呵即費用必思取給是亦壞心術之萌蘖也夫長吏近民雖自己足食尤當思民之無食者自己披衣亦當思民之無衣者推此一心縱令衣食淡薄尚且不能消受而猶欲起侈麗之想乎鄭俠語人云無功於國無德於民若華衣美食與盜何異夫衣食甚細而至以盜相推此充類至盡唯恐長吏稍奢也是不可不戒

蔡文勤公書牘 公名世遠號梁村福建漳浦人康熙己丑進士官禮部尚書

弘謀按梁村先生未嘗一日爲外吏而致書於人及爲人作序自督撫勤郡懇勤以縣至懇無一語不洞中窾要良由平昔考古按今體認真切所謂原本經術有體有用者也其言治也大概以教化爲先凡俗吏之所視爲迂闊者獨言之親切而有味焉居官者苟能力行推廣則趨向既端措施自遠風俗人心庶幾有益乎

古之所謂大臣者居殿陛之上進思盡忠退思補過以天下爲憂樂及其擁旌旄節鉞開府於外清操勵世正己率物凡地方之利弊官司之賢否奸胥蠹役豪猾之病民考察既周勸懲並用張弛悉宜又汲汲焉以學校之興廢人材之盛衰大道之顯晦爲己憂擇學問優長才品良逸者萃之於學使夫造道之方修己治人之要悉裕於胸中爲國家收得人之效夫如是故功著一時名垂千載史冊所傳豈不偉哉

昔朱子知南康軍史稱其懇惻愛民如子興利除害惟恐不及尤以厚人倫美教化爲首務數詣郡學引進士子與之講論訪白鹿書院遺址奏復其舊每休沐輒一至誨誘不倦風教大行夫朱子南康之政何利不興何害不除而尤必諄諄以興學爲事者蓋以學術之明倫理之修下關風俗上裨朝廷近者效行於一方一時遠者功及於天下後世自朱子興鹿洞以後宋季以及有明氣節儒林推江右獨盛嗚呼其所留貽者遠矣

夫君子之德風也以誠感者必以誠應曩者秋深不雨執事己饑在念遣官往視民田未祈禱而甘霖已沛矣誠所感也況興教勸學之事風聲足以樹之誠意足以孚之條約足以正之居高而呼其效自速吾聞之明珠之光固不在櫝而美櫝可爲珠重良工之

勤不必在肆而居肆實爲工用今萃九府一州之士多其書籍聚其友朋使之博古而通今相與長善而救失雖未必悉底於成要必有一二人二三人者出焉漢之董仲舒賈誼已足爲漢重矣唐之昌黎陸贄已足爲唐重矣宋之韓范歐陽已足爲宋重矣今世之士所謂仲舒賈誼昌黎陸贄韓范歐陽者豈無其人無亦鬱而不宣隱而不見抑亦陶而未成歟 以上與滿中丞書

治術關於學術經濟通於性命大臣以身任事必有公清之操有愷惻之懷有明通之識有強毅之概有儆懼之心無公清之操則不免有寵利之疚矣無愷惻之懷則不能有納溝之恥矣無明通之識則膠執而鮮通矣無強毅之概則雖知其然發之不勇守之不固矣無儆懼之心則自信太過禍且隨之矣世之號爲明通者往往不能自勝其私而委蛇展轉流於不肖之歸其公清自矢者又不能明通強毅以臻於明體達用之學今明公於數者實能兼之然明公意中必不自以爲能兼也不自以爲能兼者正吾所謂儆懼之心也儆懼之心非畏葸也其氣彌剛其心彌小易之所謂乾乾詩之所謂翼翼書之所謂孜孜也由是而[illegible]誠盡慎使五者各臻於極則可以當古大臣之稱而無疑矣 與陳滄州書

蠹役與健訟之徒最爲民害蠹役朘民之膏中人以法至其驕橫已極淩紳士如草芥竊謂此輩擇其甚者置之法風聲已動於九閩矣健訟者指無爲有飾毫末之事以爲滔天上官不知輒爲聽理小民身家蕩散無餘是二者一省之內碁置星羅摘其尤者寧確無濫寧重無輕懲奸慝以安善良固仁政之先務也近又聞執事數至書院與諸生論學碑陰所載租稅各按籍詳給夫今天下之以此爲迂也久矣曰此何關於政事不知學術明教化興則人才盛下以成其風俗上以資於廟朝政事之大孰過於此 與李瀛洲書

江蘇事務繁多所望徧察官箴洞悉民情明以周之斷以出之火耗則廉其重者究之奸猾則擇其尤者處之禁婦女之遊觀黜浮侈以從儉如是而吏民不悅服風俗不淳厚者未之有也更有陳者自古仁人治獄皆以不株連及速結爲上是故田叔之燒獄辭至今稱之龔遂治渤海但令持田器者即赦之唐太宗使崔仁師按獄青州孫伏伽議其多所平反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爲本豈可知其冤而不爲伸耶伏望不株連而速結仁心之所及者弘矣

江蘇爲五方商人聚處之地稽查亦不必過於嚴瑣邇來聞有煩言非不諒先生之竭誠盡慎體國愛民無纖毫之私也然君子作事不令人諒而令人服不肯姑息苟且以徇一時之毀譽而尤必使下情畢達無纖息幾微之不周故世遠謂米禁及船隻之事更當持之以寬德莫大焉 以上與張儀封書

范華陽云小人之得用將以濟其欲也君子之得用將以行其志也先生蘊蓄宏深正己率物官箴自肅吏畏則民安然後大興政教以厚風俗以正人心

朱子稱王仲淹云使其得用比荀楊韓子更懇惻而有條理竊謂懇惻者仁也易所謂元者善之長程子所謂滿腔皆惻隱之心張子所謂乾父坤母民胞物與者是也有條理者本平日讀書窮理之功措則正而施則行也無懇惻則立體不宏無條理則致用不裕霸者所少者懇惻也雖有條理亦非王者之治竊

謂王霸之分止此而已。管敬仲之治齊也。非不民衣民食。教孝教弟示義示信。然孔子小之孟子卑之者。以其心但以爲不如是則吾國不富强而已。王者則從本原之地流出。以不容已之心行不容已之事。盡吾性分所固有行吾職分所當爲。故伊尹納溝之心與敬仲治齊之心。非知道者不能識也。俗儒無識。以性命之學爲無與於事功陋矣。

古人有言曰。大法小廉。大臣能廉。僅得其半。非廉無以行法。非法無以佐廉。使一己廉靜。而屬員奸貪。或限於耳目之所不周。或因循牽制。而不能決去。猶是獨善其身。豈稱開府之治哉。以上與楊賓實書。

整齊風俗。振起人才。端在教化。俗吏以此爲迂。大賢以爲先務。明公自撫閩以來。察吏安民。獎善懲奸之餘。大振鼇峯書院。定其規條。躬爲誨諭。最以武侯之澹泊寧靜。示以文公之近裏切己。身有之。故言之親切而有味。與趙仁圃書

學使之官。在有以振士風而變士習。下車伊始。行一令於令長學官曰。有能敦孝弟重廉隅者。以名聞。幷上所實行。有能通經學古奇才異能者。以名聞。幷上所論著。行之各屬。揭之通衢。雖所薦者未必皆賢。而賢者未必薦。然本之以誠心。加之以詢訪。擇其真者而獎勵之。或譽之於發落諸生之時。或薦之督撫。或表宅以優之。試竣或延而面叩之。從容講論。以驗其所長。有行檢不飭者。摘其尤而重黜責之。如是而士習不變者。未之有也。

今之持論者。皆曰外官惟縣令與學使。最難供職。世遠竊謂此二者爲最易。夫縣令者。朝行一政。則夕及於民。與政立教。無耳目不周之處。無中隔之患。古人所謂得百里之地而君之也。學使無刑名錢穀之繁。惟以衡文勸學廣勵學官振飭士子爲職業。草偃風行。比地方職守者尤易。或又以爲是二者皆有掣肘之患。不知所謂掣肘者。多由於自掣。非盡人掣之也。夫布衣則古稱先自强不懈。人猶稱其嚴毅清苦。力行可畏。況居官哉。但氣不可勝。事不可激。當謹確完養。以合乎中耳。謂見掣於人。吾未之聞也。以上與鄭魚門書

昔曹武惠將破江南。忽一日稱疾不視事。諸將咸來問疾。告之曰。吾之疾。非藥石可愈。但願諸君誠心自誓。克城之後。不殺一人。則疾自愈矣。後果守其言。虞詡戒諸子曰。吾事君直道。行己無慚。所悔爲朝歌長時。殺賊百餘人。其中何能不有寃者。自此二十餘年。不增一口。知獲罪於天也。臺灣吾故土。故民但爲一時脅驅所迫。伏望嚴飭將士。幷移檄施藍二公。約以入臺之日。不妄殺一人。則武惠之仁風。復見於今。永無虞詡朝歌之悔矣。

臺灣五方雜處。驕兵悍民。靡室靡家。日相興聚。風俗後靡。官斯土者。不免有傳舍之意。隔膜之視。所以致亂之由。閣下其亦聞之熟矣。今茲一大更革。文武之官。必須慎選潔介嚴能者。保之如赤子。理之如家事。興教化以美風俗。和兵民以固地方。內地遺親之民。不許有司擅給過臺執照。恐長其助亂之心。新墾散耕之地。不必按籍編糧。恐擾其樂生之計。三縣縣治。不萃一處。則教養更周。南北寬闊。酌添將領。則控馭愈密。爲
聖天子固海外之苞桑。爲我閩造無疆之厚福。惟此時可行。亦惟閣下能行之。安集之後。常懷念亂之心。是區區之蓼恤也。以上與滿制府書。

辱書知賢友刻苦勵志上下咸有聲稱雖曰苦節不可貞然歷觀古今名人志士未有舍澹泊寧靜而可以致遠者況賢友甫成進士即膺太守

新命倍加惕勉亦所以去咎戾嚴始志之一端也太守之職雖不若州縣親民朝行而夕及然所治者廣大都以察屬安民爲最要屬令有貪惏苛刻者則劾之有庸昏怠玩者則劾之所屬有蠹胥悍役訟棍及大奸慝則鋤而去之至於事故錯誤則原之有心實無他而才能可用者則愛惜保護之非徒爲愛才起見實爲百姓植福也爲政一年民信之候益加早作夜思以一團精意與萬物相終始嘉績所孚寧有既乎古之化民成俗者必以教化爲急務每觀自昔名賢所蒞流風猶堪數世賢友學有本原者也與德教明禮法擇秀者於學數親至與之講論自紳士以至里民有敦門內行者或禮請以明敬或表宅以示優人材輩出風俗醇厚恆必由之此皆俗吏所指爲迂遠闊疎者然所望於賢友正在此而不在彼也（答王槐青書）

親民之官以廉爲基以仁爲本引而近之欲其親格而禁之欲其嚴理之欲其明措之欲其簡慮民之不給也爲之課農桑訓節儉輕徭役廣積蓄遇有故則賑貸之又加詳焉慮民之不戢也爲之教孝弟敦睦婣懲誣黠息訟爭以事至者誨諭之又加詳焉根於中而不徇乎外者賢守令也結歡上官而不體下情者民之蠹也自恃無他而張弛不協者誠不足識不充也視猶傳舍因爲利藪者本心既失殃及其身者也（循吏傳序）

平日誠以治民而民信之則凡有事於民莫不應矣誠以事天而天信之則凡有禱於天莫不應矣何謂信於天以信於民者卜之何謂信於民以誠於治民者卜之誠之道貴豫忠於民即所以信於神也（靈雨詩序）

治不可急氣不可勝健而能巽人乃大和

婚喪賓祭酌古今之宜因其人情風土制爲簡易之禮以通之禮行化洽俗以永淳

學術治術之要明與誠而已不明則不足以達事理之要不誠則不足以立萬事之本而表裏始終不能符貫古有讀書談道而因循婟婀者多矣又或英氣過勝視事太易動而得礙則蹈踣反甚於前此皆明誠不足學術微而治術淺也

夫明之過爲矜氣爲苛察非明也誠之至爲易之乾惕書之抑畏詩之豈弟禮之子諒皆誠也公必有以處此矣（以上送李中丞序）

親民之官其要有三曰息訟薄賦與教而已民以事至縣者胥役不擾無守候之勞分其曲直懲其誣黠誨諭之又加詳焉則訟自息矣民有惟正之供者爲案實立限使自封投櫃主以信使投畢躬自稱平之榜列明示歸其有餘使補其不足如期至則民自不欺輸將恐後矣擇士民之秀者聚之於學課文飭行月三四至又於暇日適山村里閭言孝弟農桑之事其有家門敦睦守分力田者表厥里居或造訪其家以榮之而教道興矣夫吾仍以爲諸生者爲縣令未有不能守淡泊者也吾常思父母斯民之義未有不興除恐後者也事上貴恭不貴屈馭民以誠不以術如是而已昔漢宋之世守令多入爲三公名儒常始於簿尉吾子勉之豈惟一邑民命之寄實爲一生發跡之始有暇即當讀書非尋章摘句之謂謂非讀書

無以明於修己治人之道。而振勵其志氣也。送黃二令張

親民之官。可以爲所得爲。然事繁而所及小。督撫勢重。可以爲所欲爲。然地廣而所見難周。監司之職。無其繁與其難。而可以爲所可爲者。可以察屬。可以安民。可以訪蠹。可以興學。完璞勉之。養其根。去其莠。期其立。俟其成。專己者不虛。于譽者不正。苟安者庸。助長者蹶。毋徇己私。毋耀聰明。循此以往。何所不可爲吾子期者。我將遲聽風聲焉。送王完璞

揚州東南繁華一大都會。五方雜處。富商大賈。輻輳逐利之區。民未知儉。示之以樸。民未崇厚。示之以睦。民未知禮。示之以冠婚喪祭。燕飲服用之各有限制。察所屬之貪刻玩愒者。而懲創之。躬率之以介潔。待之以誠。示之以不假易。有悉心力爲民者。不因小眚而去之。爲之擔荷而顧惜之。奸胥豪猾。不使撓吾法。伺吾懈隙。而生其玩悍之心。薦紳士子。憚吾之剛方峻肅。而樂吾之子諒易直。振厲而培育之。送張又渠

士君子束髮受書。以古廉能自命。一行作吏。或迫於上司供億。或苦於酬應繁多。夙昔清操。消歸何有。親朋相規。動云見諒。雖有小善。寧足贖耶。月湖書院記

嘗聞之安溪李文貞公曰。以父母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和之族人。以天地之心爲心者。天下無不愛之民物。是心何心也。即元善之長。資始統天之心也。張子西銘。備言此理。親切而著明。龜山楊氏。猶疑其涉於兼愛。程子非之。余謂今之人。不患其兼愛。但患私利之心一起。自至親以及民物。鮮不秦越視之矣。惟由分殊而推理一。事天必如事親。然後元善之心常洽。而親親仁民愛物。胥是賴也。鶴山祖祠記

熊勉菴寶善堂居官格言 先生名弘備。淮安人。

弘謀按勉菴著寶善堂格言。謂一人可以日行萬善者。莫捷於居官。故於居官格言獨詳。觀其所云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二語。洞見致治之大原。可藥俗吏之錮弊。其餘言刑言政。大率不外此意。居官者果能事事留心。處處推廣。於以日行萬善。不難矣。

當官者。以理事爲職。無論事之巨細冗雜。皆宜一一爲之處分。若處得恰好。便是進德修業功夫。

聽訟凡覺有一毫怒意。切不可用刑。即稍停片時。待心和氣平。從頭再問。未能治人之頑。先當平己之忿。

嘗見世人因怒而嚴刑以洩忿。嗟嗟。傷彼父母遺體。而泄吾一時忿恨。欲子孫之昌盛得乎。

江湖溺人。渡船爲甚。居官能申五禁。亦方便之大者。一曰。不可人多。二曰。船不可太小。三曰。大風不可行。四曰。黑夜不可行。五曰。昏霧不可行。

人當貧賤時。爲善善有限。爲惡惡亦有限。無其力也。一當富貴中。爲善善無量。爲惡惡亦無量。有其具也。故富貴者。乃成敗禍福之大關。不可不懼。

一夫在囚。舉室廢業。囹圄之苦。度日如年。不可不蚤爲發落。而令其淹久也。

爲政者當體天地生萬物之心。與父母保赤子之心。有一毫之慘刻。非仁也。有一毫之忿嫉。亦非仁也。

平易便民。爲政之本。

今日居官受祿。須思當日秀才時。又須思後日解官時。思前則知足。思後則知儉。

無根之訟。須與他研窮道理。分別是非曲直。自然訟

少若不與分別愈見事多

陷一無辜與操刀殺人者同罪釋一大憝與縱虎傷人者均惡

催科不擾催科中撫字刑罰不差刑罰中教化

顏光衷曰居官者豈不知廉潔足尚第習見營官還債餽遺薦拔非此不行積久日滋性情已爲芬羶所中且人心何厭至百金則思千金至千金必思萬金甚則權勢薰赫財帛充棟而猶未足也大都爲子孫計久遠不知多少痴豪子弟而滅門多少清白窮漢而發蹟矧福祿有數多得不義之財留寃債與子孫償非所云福也

士大夫不貪官不愛錢却無所利濟以及人畢竟非天生聖賢之意（居官無所利濟更非朝廷所以設官士民所以戴官之意）

善啓廸人心者當因其所明而漸通之毋强開其所閉善移易風俗者當因其所易而漸反之毋輕矯其所難（居官以化導爲事更宜知此）

風俗天下之大事廉恥士人之美節爲政者當以扶綱常正名分重道義爲第一

官雖至尊不可以人之生命佐己之喜怒官雖至卑不可以己之名節佐人之喜怒

當官職業一時都要盡也未能若曰未能盡又恐取責於上多苟合含糊欺謾將去庸臣不忠每蹈此弊

做官想到去之日做人想到死之日更當留一二好事與人間（縱不能留好事決不當再留不好事也）

救危以刑獄逼迫爲重蓋水火盜賊等事不係刼運卽係定數而刑獄逼迫死生只在居上者輕重間有才者寬刻間也（當念及此自不肯隨意輕重任性寬刻矣）

葉南巖爲蒲州刺史有羣鬬者一人流血被面腦幾裂公有刀瘡藥自入內擣藥傅之令扛至幕廨中委幕官善視勿令傷風其家人不令前乃略加審覈收讐家於獄而釋其餘人問故公曰凡人爭鬬無好氣此人不卽救死矣此人死卽一人償命寡人之妻孤人之子干證連繫不止一人破家此人愈特一鬬毆罪耳人情欲獄勝雖骨肉亦甘心焉吾所以不令其家人相近也（看得民命極重多方保全不專以問抵了事故肯如此體貼非姑息也）

一人入獄中人之產立破一受重刑終身之苦莫贖

眉公言熱審寒審只在當事者一動念一動口一舉筆間便造無量大福

凡爲科第中人職任朝廷耳目須詳訪民害爲生靈請命則一舉筆間可種永遠福田

或曰居官矢志作好事而格於長吏柰何愚曰勿慮也但慮矢志未堅耳立志不差惟有積誠動之絜身俟之且安知不作好事其禍不更有甚焉者乎

士大夫濟人利物宜居其實不宜居其名居其名則德損士大夫憂國爲民當有其心不當有其語有其語則毀來

積德累功莫如居官爲易所謂順風之呼響應自捷往往有一事而可當千百善者

凡有地方之責者相其土俗曲爲化諭或禁火葬或禁宰牛或禁淫祀或禁造訪或禁鑿山占河等及種種殘虐侈費事天未有不厚報之者

爲官者一日不勤下必有受其弊者

當官文書簿籍須逐日結押不可拖下一有叢集不惟悞厥事機吏書且得乘其忙襍而朦之矣

前輩教人居官廉不言貧勤不言勞愛民不言惠鋤强不言威事上致敬不言屈己禮賢下士不言忘勢

庶於官箴無忝（所見甚大故能如此）
文潞公處大事以嚴韓魏公處大事以膽范文正公處大事曲盡人情三公皆社稷臣也朱文公論本朝人物范文正公爲第一
請蠲請賑姑了目前之事不知汰一苛吏革一弊法痛裁冗費務省虛文乃永遠便民之事
鄭漢奉曰我輩讀書博一第哀然居四民之上自謂朝廷倚荷生靈利賴孰知日日行的是害人事件件行的是折福事非違心則背理辜負朝廷貽害民物豈不可羞豈不可懼此雖某下愚自省之危言然亦可爲中人鍼砭
爲國家用人不當爲官擇地當爲地擇官若徒以地苦其人而曾不顧其人之苦其地也
居官行法不能一概去殺獨不曰留意開釋嘗存生意乎一在疑似勿殺二在株連勿殺三在賄託勿殺四在爲人脅從勿殺五在已經降順勿殺
法立貴乎必行立而不行適以啓下人之翫
士君子居家各以明理見性爲修身保世之本士君子出仕各以扶綱整俗爲獲上信友之本
忠君憂國守之以愼濟物澤民守之以謙
士大夫居家能思居官之時則不至干請把持而撓時政居官能思居家之時則不至剛愎暴恣而貽人怨（惟怨而後能公不易之理人自不察耳）
居官有最易蹈者六一多事二遷怒三傲人四有成心五急功名六嗔人有炎涼
一人入獄十人罷業株連波及更屬無辜且獄中夏有疫疾濕蒸冬有皸瘃凍裂或以小罪經年桎梏或以輕罪迫就死亡獄卒因長需索凌辱尤可深痛時令馬上飛弔監簿查勘以獄囚多寡定有司之賢否行之期年郡屬州縣吏無敢妄繫一人矣
朝廷立法不可不嚴有司行法不可不恕不嚴則不足以禁天下之惡不恕則不足以通天下之情
省刑薄斂王者治世之大端也然聖賢以此教人非欲去其禁民爲非之刑乃欲去其驅民爲非之刑耳非欲免其富國之賦乃欲免其敝國之賦耳
做上官底只是要尊重迎送欲遠稱呼欲尊拜跪欲恭供具欲麗酒席欲豐騶從欲都伺候欲謹行部所至萬人負累千家愁苦即使於地方有益蒼生所損已多及問其職業悉是虛文濫套縱虎狼之吏胥騷擾傳郵重瑣尾之文移督繩郡縣括奇異之貨幣交結要津習圓軟之容辭網羅聲譽至民生疾苦若聾瞽然豈不驟貴躐遷然而顯負君恩陰觸天怒是生民之苦累而子孫之禍因也吾黨戒之
親民的官最要仔細夾棍板子最怕手滑我只開口一聲衙役便加力幾倍我只動手一撲百姓便去血幾多去肉幾塊一般皮肉我疼他寧不疼他疼我又何忍若是情真罪當打他也不枉然若還非罪無辜於我寧無損福
刑罰當寬處卽寬草木亦上天生命財用可省時便省絲毫皆下民脂膏
居官以清士君子分內事清非難不見其清爲難不恃其清而操切凌轢人爲尤難
利在一身勿謀也利在天下者謀之利在一時勿謀也利在萬世者謀之
救民水火之中惟恐其不早貪官汙吏侵漁百姓甚於盜賊此而不除雖有良法美意孰與行之

情有可通。莫於舊有者過裁抑。以生寡恩之怨。事在得已。莫於舊無者妄增設。以開多事之門。若理當革。時當興。合於事勢人情。則非所拘矣。

世蓋有悅下吏附己。不欲屢駁以形其短。憚成案之更。慮始劾者銜我。而見中於他日。曰吾寧負我百姓耳。吁此又與於不仁之甚者也。

夫刑罰之設。原非得已。有可生之路。而不爲之急白。是亦殺也。居官點獄。豈可拘守前案。奉承上司。而見死不救哉。

封贈父祖。易得也。無使人唾罵父祖。難得也。恩廕子孫。易得也。無使子孫流落伶仃。難得也。居官而思其難者。則父祖之澤長。子孫之祚遠矣。

救荒不患無奇策。只患無真心。真心卽奇策也。

守官者。雖古墨清玩。勿宜偏愛。恐小人乘間而入也。

高牙大纛。不足爲榮。桓圭袞裳。不足爲貴。惟德被生民。功施社稷。爲貴爲榮。

耐煩受訴。使兩造各盡其情。

不嗔越訴。只平平照常理斷。

一時錯枉。片念撥轉。不吝改過。

居官之法。盡心則無愧。平心則無偏。

王朗川言行彙纂　先生名之鈇。湖廣湘陰人。

弘謀按古人言行。皆抒其心之所獨見。未嘗以此揣合後人。而千載以下之人心。無不脗合。利弊無不切中者。無他古今止此情理耳。朗川所纂嘉言善行殊多。已見於宋賢事彙及他編者。皆不錄。大約皆隨時採集。不復次第。惟取其合乎情理。足以爲法示戒而已。

清貴容。仁貴斷。莫苛刻以傷厚。莫磽确以沽名。毋借公道遂私情。勿施小惠傷大體。憑怒徒足損己。文過豈能欺人。處忙更當以閒。遇急便宜從緩。分數明。可以省事。毀譽忘。可以清心。正直可通於神明。忠信可行於蠻貊。句句耐人尋味。可當座右箴銘。

居官簿書如麻。下情阻隔。或乘其聰明。或乘其火氣。或乘其忙錯。種種皆能枉人。及文案既定。則有明知枉而無如何者矣。昔彭惠安韶居官立身。無愧古人。只誤殺一孝子。遂至不振。甚矣居官之難也。其難其愼。不在依違二三。而在虛心觀察。依違亦最害事。故云。

針芒刺手。茨棘傷足。舉體痛楚。刑慘百倍於此。可以喜怒施之乎。虎豹在前。坑穽在後。號呼求救。獄犴何異於此。可使無辜坐之乎。己欲安居。則不當擾民之居。己欲豐財。則不當朘民之財。居官者不可不常念此四語也。

簡屍。卽今覆檢也。與凌遲不異。上干天和。破家蕩產。又是第二件事。吾輩不可不知。

昏官之害。甚於貪官。以其狼籍及人也。

凡奸猾吏胥。不利無事。無事則何所生釁。故往往挾權術以慫諛官長。遇事風生。上開一孔。下鑽百竇。納賄一身。叢謗上人。城郭富家。猶能支吾。若僻陋愚民。目不識文告。舌不解敷陳。見里長則面色清黃。望公門則心膽驚戰。稍有桀驁。皆得望風索騙。於是訟獄日滋。愁怨日積。吁豈無有心人而坐此者哉。

居官者。職業是當然的。每日做他不盡。莫要認做假。權勢是偶然的。有日還他主者。莫要認作真。

任事者。當置身利害之外。建言者。當設身利害之中。置身於外。則無所顧忌。設身其中。則平易近人。二語各極其妙。

責人之非。不如行己之是。揚己之是。不如克己之非。

凡不可與父兄師友道者。不可爲也。凡不可與父兄

師友爲者不可道也（凡不可與士民道者皆居官所不可爲也）喜時之言多失信怒時之言多失體

取人之直恕其戇取人之樸恕其愚取人之介恕其隘取人之敏恕其疎取人之辨恕其肆取人之信恕其拘所謂人有所長必有所短也可因短以見長不可忌長以摘短

人只一念貪私便銷剛爲柔塞知爲昏變恩爲慘染潔爲汚壞了一生人品故古人以不貪爲寶

凡人到富貴不獨天道忌盈即一身受享太過亦滅子孫福澤至若專權怙寵多行不義一時非不烜赫而一敗即塗地矣

女子陰性故嫉妬字旁從女明其非鬚眉丈夫事也以丈夫而同女子之行豈不可恥（指點親切甚發猛省）

清乃官箴之始基猶貞乃女德之始基不足恃也居官者以廉之一節自滿而種種戾氣粃政伏焉則是婦人無淫行而遂可詈翁姑壓夫子叫噪於妯娌間矣（清而不理民事清而不合人情清而不防流弊皆粃政也）

張南軒曰爲政須要平心不平其心雖好事亦錯如抑强扶弱豈非好事往往只這裏錯須如明鏡然妍自妍醜自醜何預吾事若先以其人爲醜則相次見此人無往而非醜矣

張南軒曰治獄所以不得其平者蓋有數說貪吏受賄枉法用刑其罪無論即或矜智巧以爲聰明持姑息以容奸慝上則視大官之趨向而重輕其手下則惑胥吏之浮言而二三其心不盡其情而以威怵之不原其初而以法繩之由是不得其平者多矣無是數者之患而深存哀矜勿喜之意其庶幾乎

王梅溪守泉會邑宰勉以詩云九重天子愛民深令尹宜懷惻隱心今日黃堂一杯酒使君端爲庶民斟邑宰皆感動眞西山帥長沙宴十二邑宰於湘江亭作詩曰從來官吏與斯民本是同胞一體親既以脂膏供爾祿須知痛癢切吾身此邦素號唐朝古我輩當如漢吏循今日湘亭一杯酒更煩散作十分春王玉池令金鄉揭一聯於堂曰眼前百姓即兒孫莫謂百姓可欺且留下兒孫地步堂上一官稱父母漫說一官易做還盡些父母恩情意與梅溪西山同

羅適爲江都令凡便民事悉爲區畫荒旱則設法引水水患則築堤捍禦之又使民多種桑麻訟速決不事淹留黎明視事昏夜乃止或譏其太勞曰與其委成於吏使民有不盡之情孰若自任其勞俾百姓無不平之怨不數月政化大行

徐有功與皇甫文備同按獄誣有功縱逆黨久之文備坐事有功出之或曰彼嘗陷君死生之何也對曰爾所言者私忿我所守者公法不可以私害公

尚書李公擇風度凝遠與人有恩意而遇事强毅不爲苟安初善王荊公荊公當國冀其助而牴之乃力於他人荊公常遣甥諭意曰所爭者國事盍少存朋友之義公曰大義滅親況朋友乎自守益確

吳文肅公子璟素以堅挺有氣節韓魏公亦稱之及幕府有闕門下有以璟爲賢者公曰此人氣雖壯然包蓄不深發必暴且不中節當以此敗置而不言不踰年璟敗皆如其言杜正獻公有門生爲縣令者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韜晦無露圭角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耳門生曰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任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或得以伸

其志。今子爲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長吏之賢者。固不易得。若不見知。子烏得以伸其志。徒取禍耳。予非欲子毀方瓦合。蓋欲求和於中也。余謂子弟曰。此言味做涉世語。便是老鄉愿。味做用世語。便是古大臣。涉世則近於周旋世故。用世則期於利濟民物。心有公私廣狹之分。故所成就亦異。

咸寧大司徒雍公泰。巡鹽兩淮。見竈丁貧而鰥者。幾二千人。比及二年。俱與完室。既去。淮人詠曰。客邊檢橐渾無硯。海上遺民盡有家。又曰。了却四千兒女願。春風解纜去朝天。

西魏韋孝寬爲雍州刺史。先是路側一里置一土堠。經雨輒毀。孝寬當堠處植槐樹。既免修復。又便行旅。宇文泰歎曰。豈得一州獨爾。於是令諸州夾道。皆計里種樹。

陳堯叟爲廣南西路轉運使。嶺南風俗。病者必禱神。不服藥。堯叟有集驗方百本。刻石貴州驛舍。地方賴之。又以地氣蒸暑。爲植柳鑿井。每三二十里。必置亭舍什物。人免渴死。

林希元上荒政叢言。言救荒有二難。曰問人難。審戶難。有三便。曰極貧民便賑米。次貧民便賑錢。稍貧民便賑貸。有六急。曰垂死貧民急饘粥。疾病貧民急醫藥。病起貧民急湯米。既死貧民急墓瘞。遺棄小兒急收養。輕重繫囚急寬恤。有三權。借官錢以糴糶。興工作以助賑。貸牛種以通變。有六禁。曰禁侵漁。禁攘盜。禁遏糴。禁抑價。禁宰牛。禁度僧。有三戒。曰戒遲緩。戒拘文。戒遣使。上以其切於救民。皆從之。

朱勝知吳郡事。廉靜寡欲。勤政愛人。嘗曰。吏書貪。吾詞不濫准。隸卒貪。吾不妄行杖。獄卒貪。吾不輕繫囚。

胡霆桂爲鉛山主簿時。私釀之禁甚嚴。有婦訴姑私釀者。霆桂詰曰。汝事姑孝乎。曰孝。曰既孝。可代汝姑受責。以私釀律笞之。政化大行。

楊繼宗知秀州。富民有患壻貧告停婚者。繼宗責富民輸二百金。聽別擇壻。既語之曰。我以此付爾壻立家。汝女得所矣。令即日成婚。

石濆子曰。清也。慎也。勤也。是循吏之所操也。財之於人也。猶膩之於物。一汙而不可滌者也。況我取一也。則下取百矣。我取十也。則下取千矣。故我以之適口也。而民以之浚血也。我以之華體也。而民以之剜膚也。我以之充橐也。而民以之券田廬也。我以之納交也。而民以之鬻妻子也。以此思清。清其有不至乎。奕之決勝也。必審於舉棋也。不然則負。御之致遠也。必謹於執轡也。不然則敗。故一出令之誤也。則蹶盤之弊生矣。一聽言之誤也。則壅蔽之奸作矣。一用人之誤也。則狐鼠之妖興矣。一役斂之誤也。則勞止之怨生矣。一聽斷之誤也。則勸懲之道塞矣。一重辟之誤也。則冤憤之災應矣。以此思慎。慎其有不至乎。川之渡也。不必踰時也。而渡者爭先焉。門之出也。不必踰時也。而出者爭先焉。人之情也。一人之逸。十百人之勞也。一人之勞。十百人之逸也。我之欲寢也。曰得毋有立而待命者乎。我之欲休也。曰得毋有跂而望歸者乎。案牘之留也。曰吏得毋緣以爲奸乎。獄訟之積也。曰得毋有苦於狴犴者乎。以此思勤。勤其有不至乎。能行此三者。則覆露之澤日敷。而瘝憂之瘵可釋。其於古之循吏也。殆庶幾乎。言清慎勤。惟此最爲切至。閱之而不動心者。非人也。

朱子社倉記曰。乾道戊子。春夏之交。建人大饑。予居崇安之開耀鄉。知縣事諸葛侯廷瑞。以書來屬予。及

其鄉之耆艾左朝奉郎劉侯如愚曰民饑矣盍爲勸豪民發藏粟下其直以賑之劉侯與予奉書從事里人方幸以不饑俄而盜發浦城距境不二十里人情大震藏粟亦且竭劉侯與予憂之不知所出則以書請於縣於府時敷文閣待制信安徐公嘉知府事即日命有司以船粟六百斛泝溪以來劉侯與予率鄉人行四十里受之黃亭步下歸籍民口大小仰食者若干人以率受粟民得遂無饑亂以死無不悅喜歡呼聲動旁邑於是浦城之盜無復隨和而束手就擒矣及秋徐公奉祠以去而直敷文閣東陽王公淮繼之是冬有年民願以粟償官貯里中民家將輦載以歸有司而王公曰歲有凶稔不可前料後或艱食得無復有前日之勞其留里中而上其籍於府劉侯與予既奉教及明年夏又請於府曰山谷細民無蓋藏之積新陳未接雖樂歲不免出倍稱之息貸食豪右而官粟積於無用之地後將紅腐不復可食願自今以往歲一斂散既以紓民之急又得易新以藏俾願貸者出息什二又可以抑僥倖廣貯蓄即不欲者勿强歲或不幸小饑則弛半息大祲則盡蠲之於以惠活鰥寡塞禍亂源甚大惠也請著爲例王公報皆施行如章既而王公又去直龍圖閣儀真沈公度繼之劉侯與予又請曰粟分貯於民家於守視出納不便請倣古法爲社倉以貯之不過出捐一歲之息宜可辦沈公從之且命以錢六萬助其役於是得籍黃氏廢地而鳩工度材焉經始於七年五月而成於八月爲倉三亭一門牆守舍無一不具司會計董工役者貢士劉復劉得輿里人劉瑞也既成而劉侯之官江西幕府予又請曰復與得輿皆有力於是倉而劉侯之子將仕郎琦嘗佐其父於此其族子右修職郎玶亦廉平有謀請得與并力府以予言悉具書禮請焉四人者遂皆就事方且相與講求倉之利病具爲條約會丞相清源公出鎭茲土入境問俗予與諸君因得具以所爲條約者迎白於公公以爲便則爲出教俾歸揭之楣間以示來者於是倉之庶事細大有成可久而不壞矣予惟成周之制縣都皆有委積以待凶荒而隋唐所謂社倉者亦近古之良法也今皆廢矣獨常平義倉尚有古法之遺意然皆藏於州縣所恩不過市井游惰輩至於深山長谷力穡遠輸之民則雖饑餓瀕死而不能及也又其爲法太密使吏之避事畏法者視民之殍而不肯發往往全其封鐍遞相付授至或累數十年不一訾省一旦甚不得已然後發之則已化爲浮埃聚壤而不可食矣夫以國家愛民之深其慮豈不及此然而未之有改者豈不以里社不能皆有可任之人欲一聽其所爲則懼其私計以害公欲謹其出入同於官府則鈎校靡密上下相遁其害又必有甚於前所云者是以難之而弗暇耳今幸數公相繼其憂民遠慮之心皆出乎法令之外又皆不鄙吾人以爲不足任故吾人得以及是數年之間左提右挈上說下教遂能爲鄉閭立此無窮之計是豈吾力之獨能哉惟後之君子視其所遭之不易者如此無計私害公以取疑於上而上之人亦毋以小文拘之如數公之心焉則是倉之利夫豈止於一時其視而效之者亦將不止於一鄉而已也因書其本末如此刻之石以告後之君子云（社倉利弊該括無遺）

陳芳生曰按社倉之制專以賑貸凡官貸者必多侵冒民貸官者必假追呼民求民貸必出倍息惟此三

害俱無雖非凶年亦可借作種食年年出納久之所積自豐總係各社自爲預備之道雖所積已豐亦不必停其出息其無故不肯還者官爲追足後雖遇荒不准再借爲生民計久遠難容姑息耳

慈谿一縣令初至任語羣下曰汝聞諺云破家縣令滅門刺史乎父老對曰民只聞得樂只君子民之父母令默然（父老二語可謂當頭一棒矣）

范忠宣尹洛多惠政後爲執政其子道經河南少憩村店有翁從家出注視其子曰明公容類丞相乃其家子乎曰然翁不語入具冠帶出拜謂其子曰昔丞相尹洛某年四十二平生粗知守分偶意外爭鬬事至官得杖罪吏引某褰裳行刑丞相召某前問曰吾察爾非惡人膚體無傷何爲至此某以情告丞相曰爾當自新免罰放出非特某得爲完人此鄉化之至今無爭鬬者（全人名節與人自新功德無量以此爲報應也可）

趙忠定公汝愚初登第謁趙彥端德莊德莊語之曰謹毋以一魁置胸中又曰士大夫皆爲富貴誘壞又曰今日於上前得一語獎諭明日於宰相處得三兩句褒拂往往喪其所守者多矣忠定拱手曰謹受教

今之人不但君相獎諭褒拂雖說相談命之徒有數語面諭之即張大自衒以誇於人有學有守者固不如此（士大夫得失之念重故偶聞寵辱便生憂喜不暇計其事之果否矣）

杜正獻公曰作官第一在清然口中不可出一清字恐同列貪得者多暗口譏言適足取禍耳

杜靜臺先生曰惱怒只害得自己何嘗害得人其能害人者必自惱怒生出枝節也先生書齋對聯無求勝在三公上知足嘗如萬斛餘（怒時便害生出枝節更害）

胡威父子以清愼名世祖問威卿清孰與父對曰臣清不如臣父臣父清恐人知臣清恐人不知是以不如（清恐人知非矯也此中有無限經濟妙用）

雲南大理府出石屏官其地者每勞民傷財載以餽人有李邦伯獨寓意於送行詩有云相思莫遣石屏贈留刻南中德政碑河南土產蘑菰線香宦游者每取以餽當路于肅愍公巡撫其地絕無所取有詩云手帕蘑菰與線香本資民用反爲殃清風兩袖朝天去免得閭閻話短長嗟夫土有土產民之災也（地有土產自是民生之利今不以爲利而以爲災皆司土者漫無體恤之故）

居官不可作受用之想天之生我異於衆人與以治世之職是造福於世之人非享福之人也乃不念造福之理事事爲享福計官署必欲華美器用必欲精工衣服必欲豔麗飲食必欲甘美甚且不但爲自己享福計且爲子孫享福計良田欲得萬畝大厦欲搆千間珍玩必求全備百計搜索橫財以供享福之用噫誤矣上天生爾爲造福之人今反爲造殃之人清夜自思上天豈肯寬貸也（造福享福二念居官者人鬼關頭）

居官以清廉爲最今人以廉吏不可爲而藉口於清官害子孫之說謂官清則子孫不免有清貧之苦也豈真有所貽害子孫乎或曰清官必執安得無害是尤不解清與執二字之義矣清者廉潔不妄取之謂也執者執拗之謂也二者原無相因之義如謂清者必執執者必清則是貪者必通而通者必貪矣夫執者其性偏又或爲學術所誤凡事皆存先入之見不肯虛心細思又不肯與人相議并不肯下問於人不獨清執也即貪亦執是天下原自有執之人而非清爲之禍明矣安得謂清者必執乎

錢明逸久在翰林出爲泰州牧常怏泱不視事魏公

聞之。嘆曰。意雖不愜。獨不念所部十萬生靈耶。惟嫌官卑職小。絶不念現前一官。如何稱職。官負人乎。抑人負官乎。閱此可以省矣。

教女遺規序

天下無不可教之人。亦無可以不教之人。而豈獨遺於女子也。當其甫離襁褓。養護深閨。非若男子出就外傳。有師友之切磋。詩書之浸灌也。父母雖甚愛之。亦不過於起居服食之間。加意體恤。及其長也。爲之教針黹、備裝奩而已。至於性情嗜好之偏、正言動之。合古誼與否、則鮮有及焉。是視女子爲不必教。皆若有固然者。幸而愛敬之良。性所同具。猶不盡至於背理而傷道。且有克敦大義。足以扶植倫紀者。倘平時更以格言至論、可法可戒之事、日陳於前。使之觀感而效法、其爲德性之助、豈淺鮮哉。余故於養正遺規之後。復採古今教女之書、及凡有關於女德者。裒集成編。事取其平易而近人、理取其顯淺而易曉。蓋欲世人之有以教其子。而更有以教其女也。夫在家爲女。出嫁爲婦。生子爲母。有賢女然後有賢婦。有賢婦然後有賢母。有賢母然後有賢子孫。王化始於閨門。家人利在女貞。女教之所繫、蓋綦重矣。或者疑女子知書者少。非文字之所能教。而弄筆墨工文詞者、有時反爲女德之累。不知女子具有性慧。縱不能經史貫通。間亦粗知文義。即至村姑里婦、未盡識字。而一門之內、父兄子弟爲之陳述故事。講說遺文。亦必有心領神會、隨事感發之處。一家如此、推而一鄉而一邑。孰非教之所可及乎。彼專工文墨、不明大義。則所以教之者之過、而非盡女子之過也。抑余又見夫世之婦女。守其一知半解。或習聞片詞隻義。往往篤信固守、奉以終身。且轉相傳述、交相勸戒。曾不若口讀詩書、而所行悉與倍焉者。意者女子之性專一篤至、其爲教尤有易入者乎。是在有閑家之責者、加之意而已。

乾隆七年九月既望桂林陳弘謀題於西江使署

教女遺規目錄

桂林陳弘謀編輯

卷上
曹大家女誡
蔡中郎女訓
宋尚宮女論語
卷中
呂近溪女小兒語
呂新吾閨範
卷下
王孟箕家訓御下篇
温氏母訓
史搢臣願體集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
王朗川言行彙纂　女訓約言

教女遺規卷之上

桂林陳弘謀編輯

曹大家女誡 有序

（曹大家。姓班氏。名昭。後漢平陽曹世叔妻。扶風班彪之女也。世叔早卒。昭守志。教子曹穀成人。長兄班固作前漢書。未畢而卒。昭續成之。次兄班超入鎮西域。未蒙詔還。昭伏闕上書。乞賜兄歸老。和熹鄧太后嘉其志節。詔入宮。以爲女師。賜號大家。皇后及諸貴人。皆師事之。）

鄙人愚暗。受性不敏。蒙先君之餘寵。賴母師之典訓。年十有四。執箕帚於曹氏。今四十餘載矣。戰戰兢兢。常懼黜辱。以增父母之羞。以益中外之累。是以夙夜劬心。勤不告勞。而今而後。乃知免耳。吾性疏愚。教導無素。恆恐子穀。負辱清朝。聖恩橫加。猥賜金紫。實非鄙人庶幾所望也。男能自謀矣。吾不復以爲憂。但傷諸女。方當適人。而不漸加訓誨。不聞婦禮。懼失容他門。取恥宗族。吾今疾在沉滯。性命無常。念汝曹如此。每用惆悵。因作女誡七篇。願諸女各寫一通。庶有補益。裨助汝身。去矣。其勗勉之。

謹按大家身都貴胄。博極羣書。完節撫孤。復能爲兄上書。爲兄續史。時皇后諸嬪。皆師事之。誠巾幗中丈夫也。今觀其所以誡女者。始之以卑弱。終之以謙和。大要以敬順爲主。絕無一語及於外政。則女德之所尚。可知矣。至於近世女子。好華飾。趨巧異。幾幾乎以四德爲詬病。今所論德言容功。乃在此不在彼。尤可謂對症良劑也。懲驕惰於未萌。嚴禮法於不墜。貴賤大小。莫不率由。以是爲百代女師可也。故列諸卷首。以爲教女者則焉。

卑弱第一

古者生女三日。臥之床下。弄之瓦塼。而齊告焉。臥之床下。明其卑弱。主下人也。弄之瓦塼。明其習勞。主執勤也。齊告先君。明當主繼祭祀也。三者蓋女人之常道。禮法之典教矣。謙讓恭敬。先人後己。有善莫名。（不自矜夸）有惡莫辭。（不自飾非）忍辱含垢。常若畏懼。卑弱下人也。晚寢早作。不憚夙夜。執務私事。不辭劇（音極煩重也）易。所作必成。手跡整理。是謂執勤也。正色端操。以事夫主。清靜自守。無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祖宗。是謂繼祭祀也。三者苟備。而患名稱之不聞。黜辱之在身。未之見也。三者苟失之。何名稱之可聞。黜辱之可免哉。

夫婦第二

夫婦之道。參配陰陽。通達神明。信天地之弘義。人倫之大節也。是以禮貴男女之際。詩著關雎之義。由斯言之。不可不重也。夫不賢。則無以御（節制）婦。婦不賢。則無以事夫。夫不御婦。則威儀廢缺。婦不事夫。則義理墮闕。方斯二者。其用一也。察今之君子。徒知妻婦之不可不御。威儀之不可不整。故訓其男。檢以書傳。殊不知夫主之不可不事。禮義之不可不存也。但教男而不教女。不亦蔽於彼此之數乎。禮。八歲始教之書。十五而至於學矣。獨不可以此爲則哉。

敬順第三

陰陽殊性。男女異行。陽以剛爲德。陰以柔爲用。男以強爲貴。女以弱爲美。故鄙諺有云。生男如狼。猶恐其尪。（音汪瘦弱也）生女如鼠。猶恐其虎。（惟恐強猛）然則修身莫如敬。避強莫若順。故曰。敬順之道。爲婦之大禮也。夫敬非他。持久之謂也。夫順非他。寬裕之謂也。持久者。知止足也。寬裕者。尚恭下也。夫婦之好。終身不離。房室

周旋。遂生媟黷。媟黷既生。語言過矣。語言既過。縱恣必作。縱恣既作。則侮夫之心生矣。此由於不知止足者也。夫事有曲直。言有是非。直者不能不爭。曲者不能不訟。訟爭既施。則有忿怒之事矣。此由於不尚恭下者也。侮夫不節。譴呵從之。忿怒不止。楚撻從之。夫爲夫婦者。義以和親。恩以好合。楚撻既行。何義之存。譴呵既宣。何恩之有。恩義俱廢。夫婦離行。

婦行第四

女有四行。一曰婦德。二曰婦言。三曰婦容。四曰婦功。夫云婦德。不必才明絕異也。婦言。不必辯口利辭也。婦容。不必顏色美麗也。婦功。不必技巧過人也。幽閒貞靜。守節整齊。行己有恥。動靜有法。是謂婦德。擇辭而說。不道惡語。時然後言。不厭於人。是謂婦言。盥浣（音管換皆洗也。）塵穢。服飾鮮潔。沐浴以時。身不垢辱。是謂婦容。專心紡績。不好戲笑。潔齊酒食。以供賓客。是謂婦功。此四者。女人之大節。而不可乏無者也。然爲之甚易。唯在存心耳。古人有言。仁遠乎哉。我欲仁。而仁斯至矣。此之謂也。

專心第五

禮。夫有再娶之義。婦無二適之文。故曰。夫者天也。天固不可違。夫故不可離也。行違神祇。天則罰之。禮義有愆。夫則薄之。故女憲曰。得意一人。（得夫之意。）是謂永畢。（和諧畢世。）失意一人。（失夫之意。）是謂永訖。（訖止也。夫婦乖離。盡於此也。）由斯言之。夫不可不求其心。然所求者。亦非謂佞媚苟親也。固莫若專心正色。禮義居潔。耳無妄聽。目無邪視。出無冶容。入無廢飾。無聚會羣輩。無看視門戶。則謂專心正色矣。若夫動靜輕脫。視聽陝（陜）輸。入則亂髮壞形。出則窈窕作態。說所不當道。觀所不當視。此謂不能專心正色矣。

曲從第六

夫得意一人。是謂永畢。失意一人。是謂永訖。欲人定志專心之言也。舅姑之心。豈當可失哉。物有以恩自離者。（有恩於人。人反離之。）亦有以義自破者也。夫雖云愛。舅姑云非。此所謂以義自破者也。然則舅姑之心奈何。故莫尚於曲從矣。姑云不。（音否）爾而是。固宜從令。姑云是。爾而非。猶宜順命。勿得違戾是非。爭分曲直。此則所謂曲從矣。故女憲曰。婦如影響。（順從舅姑。如影隨形。響應聲。自得歡心。）焉不可賞。

和叔妹第七

婦人之得意於夫主。由舅姑之愛己也。舅姑之愛己。由叔妹之譽己也。由此言之。我之臧否毀譽。一由叔妹。叔妹之心。不可失也。人皆莫知叔妹之不可失。而不能和之以求親。其蔽也哉。自非聖人。鮮能無過。故顏子貴於能改。仲尼嘉其不貳。而況於婦人者也。雖以賢女之行。聰哲之性。其能備乎。故室人和則謗掩。內外離則過揚。此必然之勢也。易曰。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可以截金鐵。）同心之言。其臭（氣也。）如蘭。此之謂也。夫叔妹者。體敵而分尊。恩疎而義親。若淑媛謙順之人。則能依義以篤好。崇恩以結援。使徽美顯彰。而瑕過隱塞。舅姑矜善。而夫主嘉美。聲譽曜於邑鄰。休光延於父母。若夫愚惷之人。於叔則託名以自高。於妹則因寵以驕盈。驕盈既施。何和之有。恩義既乖。何譽之臻。是以美隱而過宣。姑忿而夫慍。毀訾（音子。謗言也。）布於中外。恥辱集於厥身。進增父母之羞。退益君子之累。斯乃榮辱之本。而顯（顯揚）否之基也。可不慎歟。然則求叔妹之心。固莫尚於謙順矣。謙則德之柄。順則婦之行。

知斯二者足以和矣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此之謂也

蔡中郎女訓名邕字伯喈東漢人

謹按女子自離提抱無論富貴貧賤鮮不日有事於盥洗梳櫛者也此編以修容喻修身因其所共曉而導以所未明即其所習爲而責以所未能眼前指點何其親切而有味也

女子雖至愚三復斯訓能不攬鏡而有悟乎

心猶首面也是以甚致飾焉面一旦不修則塵垢穢之心一朝不思善則邪惡入之咸知飾其面不修其心惑矣夫面之不飾愚者謂之醜心之不修賢者謂之惡愚者謂之醜猶可賢者謂之惡將何容焉故覽照拭面面宜潔淨則思其心之潔也傅粉粉宜調和則思其心之和也加粉粉宜鮮明則思其心之鮮也澤髮髮宜潤澤則思其心之潤也用櫛櫛以理亂絲則思其心之理也立髻髻宜端正則思其心之正也攝鬢鬢宜整齊則思其心之整也

宋尚宮女論語宋若昭貝州人世以儒聞父棻好學生五女若華若昭若倫若憲若荀皆慧美能文若華若昭文詞高潔不願歸人欲以文學名世若華著女論語若昭申釋之唐貞元中詔入禁中試文章論經史俱稱旨若昭以曹大家自許帝嘉其志稱爲女學士拜內職官尚宮掌六宮文學兼教諸皇子公主皆事之以師禮號曰宮師

謹按若華託曹大家之意集爲女訓名曰女論語其妹若昭申釋之夫論語聖賢問答之言也可與之並列乎然吾觀曲禮內則所載葱滌酒漿紛帨刀礪纖悉具備蓋至道不離乎居室日用之常而聖賢垂訓無非欲人言動舉止悉合於當然之則論語二十篇亦豈在高遠哉茲編條分縷晰便於誦習言雖淺俚事實切近嫗媪孩提皆可通曉苟如斯訓亦不愧於婦道矣

立身章第一

凡爲女子先學立身立身之法惟務清貞清則身潔貞則身榮行莫回頭語莫掀唇坐莫動膝立莫搖裙喜莫大笑怒莫高聲內外各處男女異羣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男非眷屬莫與通名女非善淑莫與相親立身端正方可爲人

學作章第二

凡爲女子須學女工紉麻緝苧粗細不同車機紡織切勿匆匆看蠶煑繭曉夜相從採桑摘柘看雨占風滓濕即替寒冷須烘取葉飼食必得其中取絲經緯丈疋成工輕紗下軸細布入筒綢絹苧葛織造重重亦可貨賣亦可自縫刺鞋作襪引線繡絨縫聯補綴百事皆通能依此語寒冷從容衣不愁破家不愁窮莫學懶婦積小癡慵不貪女務不計春冬針線粗率爲人所攻嫁爲人婦恥辱門風衣裳破損牽西遮東遭人指點恥笑鄉中奉勸女子聽取言終

學禮章第三

凡爲女子當知禮數女客相過安排坐具整頓衣裳輕行緩步斂手低聲請過庭戶問候通時從頭稱敘答問殷勤輕言細語備辦茶湯迎來遞去莫學他人擡身不顧接見依稀有相欺侮如到人家當知女務相見傳茶即通事故說罷起身再三辭去主若相留禮筵待遇酒略沾唇食無叉筯退盞辭壺過承推拒莫學他人呼湯呷醋醉後顛狂招人怨惡當在家庭少游道路生面相逢低頭看顧莫學他人不知朝暮走遍鄉村說三道四引惹惡聲多招罵怒辱賤門風

連累父母。損破自身。供他笑具。如此之人。有如犬鼠。

早起章第四

凡爲女子。習以爲常。五更雞唱。起着衣裳。盥漱已了。隨意梳妝。揀柴燒火。早下廚房。摩鍋洗鑊。煮水煎湯。隨家豐儉。蒸煮食嘗。安排蔬菜。炮豉舂薑。隨時下料。甜淡馨香。整齊碗碟。鋪設分張。三飡飽食。朝暮相當。莫學懶婦。不解思量。日高三丈。猶未離床。起來已宴。却是慚惶。未曾梳洗。突入廚房。容顏齷齪。手脚慌忙。煎茶煮飯。不及時常。又有一等。餔餟爭嘗。未曾炮饌。先已偷藏。醜呈鄉里。辱及爺娘。被人傳說。豈不羞惶。

事父母章第五

女子在堂。敬重爹娘。每朝早起。先問安康。寒則烘火。熱則扇涼。饑則進食。渴則進湯。父母檢責。不得慌忙。近前聽取。早夜思量。若有不是。改過從長。父母言語。莫作尋常。遵依教訓。不可强梁。若有不諳。細問無妨。父母年老。朝夕憂惶。補聯鞋襪。做造衣裳。四時八節。孝養相當。父母有疾。身莫離床。衣不解帶。湯藥親嘗。禱告神祇。保佑安康。設有不幸。大數身亡。痛入骨髓。哭斷肝腸。劬勞罔極。恩德難忘。衣裳裝殮。持服居喪。安埋設祭。禮拜家堂。逢周遇忌。血淚汪汪。莫學忤逆。不敬爹娘。纔出一語。使氣昂昂。需索陪送。爭競衣裝。父母不幸。說短論長。搜求財帛。不顧哀喪。如此婦人。狗彘豺狼。

事舅姑章第六

阿翁阿姑。夫家之主。既入他門。合稱新婦。供承看養。如同父母。敬事阿翁。形容不覩。不敢隨行。不敢對語。如有使令。聽其囑咐。姑坐則立。使令便去。早起開門。莫令驚忤。灑掃庭堂。洗濯巾布。齒藥肥皂。温涼得所。退步增前。待其浣洗。萬福一聲。即時退步。整辦茶盤。安排匙筯。香潔茶湯。小心敬遞。飯則軟蒸。肉則熟煮。自古老人。齒牙疏蛀。茶水羹湯。莫教虛度。夜晚更深。將歸睡處。安置相辭。方回房戶。日日一般。朝朝相似。傳教庭幃。人稱賢婦。莫學他人。跳梁可惡。咆哮尊長。說辛道苦。呼喚不來。饑寒不顧。如此之人。號爲惡婦。天地不容。雷霆震怒。責罰加身。悔之無路。

事夫章第七

女子出嫁。夫主爲親。前生緣分。今世婚姻。將夫比天。其義匪輕。夫剛妻柔。恩愛相因。居家相待。敬重如賓。夫有言語。側耳詳聽。夫有惡事。勸諫諄諄。莫學愚婦。惹禍臨身。夫若出外。須記途程。黃昏未返。瞻望相尋。停燈温飯。等候敲門。莫學懶婦。先自安身。夫如有病。終日勞心。多方問藥。遍處求神。百般治療。願得長生。莫學蠢婦。全不憂心。夫若發怒。不可生嗔。退身相讓。忍氣低聲。莫學潑婦。鬬鬧頻頻。粗絲細葛。熨貼縫紉。莫教寒冷。凍損夫身。家常茶飯。供待殷勤。莫教饑渴。瘦瘠苦辛。同甘同苦。同富同貧。死同葬穴。生共衣衾。能依此語。和樂瑟琴。如此之女。賢德聲聞。

訓男女章第八

大抵人家。皆有男女。年已長成。教之有序。訓誨之權。亦在於母。男入書堂。請延師傅。習學禮儀。吟詩作賦。尊敬師儒。束脩酒脯。女處閨門。少令出戶。喚來便來。喚去便去。稍有不從。當加叱怒。朝暮訓誨。各勤事務。掃地燒香。紉麻緝苧。若在人前。教他禮數。莫縱嬌癡。恐他啼怒。莫縱跳梁。恐他輕侮。莫縱歌詞。恐他淫污。莫縱遊行。恐他惡事。堪笑今人。不能爲主。男不知書。聽其弄齒。鬬鬧貪杯。謳歌習舞。官府不憂。家鄉不顧。

女不知禮。强梁言語。不識尊卑。不能針指。辱及尊親。
有玷父母。如此之人。養猪養鼠。

營家章第九

營家之女。惟儉惟勤。勤則家起。懶則家傾。儉則家富。
奢則家貧。凡爲女子。不可因循。一生之計。惟在於勤。
一年之計。惟在於春。一日之計。惟在於寅。奉箕擁帚。
灑掃灰塵。撮除邋遢。潔靜幽淸。眼前爽利。家宅光明。
莫教穢汚。有玷門庭。耕田下種。莫怨辛勤。炊羹造飯。
饋送頻頻。莫教遲慢。有悞工程。積糠聚屑。喂養孳牲。
呼歸放去。檢點搜尋。莫教失落。擾亂四鄰。夫有錢米。
收拾經營。夫有酒物。存積留停。迎賓待客。不可偷侵。
大富由命。小富由勤。禾麻菽麥。成棧成囷。油鹽椒豉。
盎甕裝盛。猪雞鵝鴨。成隊成羣。四時八節。免得營營。
酒漿食饌。各有餘盈。夫婦享福。懽笑欣欣。

待客章第十

大抵人家。皆有賓主。滚滌壺瓶。抹光橐子。準備人來。
點湯遞水。退立堂後。聽夫言語。細語商量。殺雞爲黍。
五味調和。菜蔬齊楚。茶酒淸香。有光門戶。紅日含山。
晚留居住。點燭擎燈。安排卧具。欽敬相承。温涼得理。
次曉相看。客如辭去。酒飯殷勤。一切周至。夫喜能家。
客稱曉事。莫學他人。不持家務。客來無湯。慌忙失措。
夫若留人。妻懷嗔怒。有筯無匙。有鹽無醋。打男罵女。
爭啜爭哺。夫受慚惶。客懷羞懼。有客到門。無人在戶。
須遣家童。問其來處。當見則見。不見則避。敬待茶湯。
莫缺禮數。記其姓名。詢其事務。等得夫歸。即當說訴。
奉勸後人。切依規度。

和柔章第十一

處家之法。婦女須能。以和爲貴。孝順爲尊。翁姑嗔責。
曾如不曾。上房下戶。子姪宜親。是非休習。長短休爭。
從來家醜。不可外聞。東鄰西舍。禮數週全。往來動問。
款曲盤旋。一茶一水。笑語忻然。當說則說。當行則行。
閑是閑非。不入我門。莫學愚婦。不問根源。穢言汚語。
觸突尊賢。奉勸女子。量後思前。

守節章第十二

古來賢婦。九烈三貞。名標靑史。傳到如今。後生宜學。
勿曰難行。第一貞節。神鬼皆欽。有女在室。莫出閑庭。
有客在戶。莫露聲音。不談私語。不聽淫音。黃昏來往。
秉燭掌燈。暗中出入。非女之經。一行有失。百行無成。
夫妻結髮。義重千金。若有不幸。中路先傾。三年重服。
守志堅心。保家持業。整頓墳塋。殷勤訓子。存殁光榮。
此篇論語。內範儀刑。後人依此。女德昭明。幼年切記。
不可朦朧。若依此言。享福無窮。

教女遺規卷之中

桂林陳弘謀編輯

呂近溪女小兒語 公名得勝。明嘉靖時。甯陵人。

謹按近溪先生小兒語。已刊入養正遺規。茲篇其專訓女子者也。警醒透露。無一字不近人情。無一字不合正理。其言似淺。其義實深。閨訓之切要。無有過於此者。凡爲女子。童而習其詞。長而通其義。時時提撕。事事效法。庶乎女德可全。雖以之終身焉可也。

四言

少年婦女。最要勤謹。比人先起。比人後寢。

爭着做活。讓着喫飯。身懶口饞。惹人下賤。

米麵油鹽。盌楪匙箸。一切家火。放在是處。

件件要能。事事要會。人巧我拙。見他也媿。

口要常漱。手要常洗。避人之物。藏在背裏。

脚手頭臉。女人四強。身子不顧。人笑爺孃。

衣服整齊。茶飯潔淨。汚(音屋濁聲川入)邋遢。諸人厭憎。

一斗珍珠。不如升米。織金妝花。再難拆洗。

刺(音七)鳳描鸞。要他何用。使的眼花。坐成勞病。

婦女妝束。清修雅淡。只在賢德。不在打扮。

不良之婦。穿金戴銀。不如賢女。荆釵布裙。

剩飯殘茶。都要愛惜。看那窮漢。糠土也喫。

一米一絲。貧人汗血。舍是陰騭。費是作孽。

笑休高聲。說要低語。下氣小心。纔是婦女。

偷眼瞧(音樵)人。偷聲低唱。又惹是非。又不貴相。

古分內外。禮別男女。不避嫌疑。招人言語。

孝順公婆。比如爺孃。隨他寬窄。不要怨傷。

尊長叫人。接聲就叫。若叫不應。自家先到。

長者當讓。尊者當敬。任他難爲。只休使性。

事無大小。休自主張。公婆稟問。夫主商量。

夫是你天。不可欺心。天若塌了。那裏安身。

也休要強。也休撒暴。懼內凌夫。世人兩笑。

夫不成人。勸救須早。萬語千言。要他學好。

相敬如賓。相成如友。媟狎詼戲。夫婦之醜。

久不生長。勸夫取妾。妾若生子。你也不絕。

家中有妾。快休嚷鬧。鄰家聽的。只把你笑。

越爭越生。越嚷越惱。不如賢惠。都見你好。

夫若不平。妾若不順。你做好人。自有公論。

大伯小叔。小姑妯娌。你不讓他。那箇讓你。

罵儘他罵。說儘他說。我不還他。他也臉熱。

百年相處。終日相見。千忍萬忍。休失體面。

既是一家。休要兩心。外合裏差。壞了自身。

母家夫前。休學語言。講不清白。落箇不賢。

讓的小人。纔是君子。一般見識。有甚彼此。

休要搬舌。休要翻嘴。招對出來。又羞又悔。

邪書休看。邪話休聽。邪人休見。邪地休行。

甯好明求。休要暗起。一遍發覺。百遍是你。

也休心粗。也怕手慢。不癢不疼。忙時沒幹。

看養嬰兒。切戒飽煖。此些須過失。就要束(所叶音管)。

水火剪刀。高下跌磕(音渴)。生冷果肉。小兒毒藥。

鄰里親戚。都要和氣。情性溫熱。財物周濟。

也要仔細。也要寬大。作事刻薄。須防禍害。

只誇人長。休說人短。人向你說。只聽休管。

手下之人。勞苦饑寒。知他念他。凡事從寬。

三婆(師婆。媒婆。賣婆。)二婦(娼婦。唱婦。)休教入門。倡揚是非。惑亂人心。

房中說話。常要小心。傍人聽去。惹笑生嗔。
門戶常關。箱櫃常鎖。日日緊要。防盜防火。
多積陰騭。少積錢財。兒孫若好。錢去還來。
安分知足。休生暴怨。天不周全。地有缺欠。
任從受氣。留着本身。自家尋死。好了別人。
三從四德。婦人常守。犯了五出。不出也醜。無子有惡疾皆非其罪。
婦人好處。溫柔方正。勤儉孝慈。老成莊重。
婦人歪處。輕淺風流。性兒心狠。又懶又丟。
賢妻孝婦。萬古傳名。不賢不孝。枉活一生。

雜言

買馬不爲鞍鐙。取妻却爭賠贈。
婦人好喫好坐。男子忍寒受餓。
婦人口大舌長。男子家敗身亡。
打罵休得煩惱。受些氣兒災少。
誰好去聲與我鬭氣。是我不可人意。
婦人聲滿四鄰。不惡也是凶神。
美女出頭。丈夫該愁。必惹殺夫之禍。
孤兒寡婦。只要勁做。能自樹立。
絮聒多言老婆瑣碎煩性子。一件事兒重平聲箇死。
好聽偷瞧。自家尋氣。粧啞推聾。倒得便益。叶去聲。
僕隸沒賢德的主兒。護短之故孃家沒不是的女兒。溺愛之故
新來媳婦難得好。耐心調教休煩惱。
只怨自家有不是。休怨公婆難服事。
公婆夫壻掌生死。心高氣傲那裏使。
家教寬中有嚴。家人一世安然。
人有廉恥好化。面色甚似打罵。
婦人敗壞說夫壻。開口沒你是處。

大婦愛小妻。賢名天下知。繼母愛前男。賢名天下傳。

呂新吾閨範有序

先王重陰教。故婦人有女師。講明古語。稱引昔賢。令之謹守三從。克尊四德。以爲夫子之光。不貽父母之辱。自世教衰。而閨門中人竟棄之禮法之外矣。生閭閻內。慣聽鄙俚之言。在富貴家。恣長驕奢之性。首滿金珠。體徧縠羅。態學輕浮。語習儇巧。而口無良言。身無善行。舅姑妯娌。不傳賢孝之名。鄉黨親戚。但聞頑悍之惡。則不教之故。迺高之者。弄柔翰。逞騷才。以夸浮士。卑之者。撥俗絃。歌豔語。近於倡家。則邪教之流也。閨門萬化之原。審如是。內治何以修哉。女訓諸書。昔人備矣。然多者難悉。晦者難明。雜者無所別白。淡無味者。不能令人感惕。閨人無所持循。以爲誦習。余讀而病之。乃擬列女傳。輯先哲嘉言。諸賢善行。繪之圖像。其奇文奧義。則間爲音釋。又於每類之前。各題大指。每傳之後。各贊數言。以示激勸。嗟夫。孝賢貞烈。根於天性。彼流芳百世之人。未必讀書。而誦習流芳百世者。乃不取法其萬一焉。良可愧矣。予因序前賢以警後學云。甯陵呂坤書。

謹按呂新吾先生。凡有著述。悉有功於世道人心。予錄之以爲世勸者屢矣。閨範一編。前列嘉言。後載善行。復繪之以圖。系之以贊。無非欲兒女子見之喜於觀覽。轉相論說。因事垂訓。實具苦心。當時士林樂誦其書。摹印不下數萬本。直至流布宮禁。其中由感生愧。由愧生奮。巾幗之內。相與勸於善而遠於不善者。蓋不知凡幾也。今限於卷帙。不復繪圖。擇

其言之尤切行之尤顯者錄爲一卷雖於原編僅十之三四而子道婦道母道胥備焉所載懿行可以動天地泣鬼神至今讀之凜凜猶有生氣誠哉地維賴以立天柱賴以尊孰謂女德爲無關輕重哉

嘉言

列女傳曰古者婦人妊(音認身懷孕也)子寢不側坐不邊(偏也)立不蹕(音跛足敧)一不事邪味割不正不食席不正(四正四隅皆正也)不坐目不視邪色耳不聽淫聲夜則令瞽誦詩道正食如此則生子形容端正才德過人矣

孔子曰婦人伏於人也是故無專制之義有三從之道無所敢自遂也教令不出閨門事在饋(音餽餉也)食之間而已矣

是故女及日(猶言終日)乎閨門之內不百里而犇(同奔)喪(有三年之喪則越境)事無擅爲行(去聲)無獨成叅(謀於人)知而後動可驗(有證據)而後言晝不遊庭夜行以火所以正婦德也

女有五不取逆家(不忠不孝)子不取亂家(內外淫瀆)子不取世有刑人(棄於官法)不取世有惡疾(天疱癩風體氣之種)不取喪(去聲)父長子(無家教)不取

婦有七去(上聲)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

有三不去有所取(娶時父兄在)無所歸(而今父兄不在)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先貧賤後富貴不去

士昏禮曰父醮(焦去聲命之酒)戒子命之曰往迎爾相(妻相夫)承我宗事(嗣先祖)勖(音旭勉也)帥(先也)以敬先妣之嗣(共祭祀)若(汝也)則有常子曰諾唯恐弗堪(勖勉)不敢忘命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無爲非)敬之(勉行善)夙夜無違命(舅姑夫子之令)母施衿(音琴小帶)結帨(音稅佩巾)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閨門之事)庶母(父妾)及門內施鞶(音盤大帶)申(重言父母之命)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言敬又言恭恐其忽忘也)聽爾父母之言夙夜無愆(過也)視諸衿鞶(視衿鞶則思父母之命矣衿鞶二帶欲其重重收斂帨欲其日日清潔真西山曰夫之道在敬身以帥其婦婦之道在敬身以承其夫孰謂閨門爲放肆之地夫婦爲褻狎之人哉)

文中子(王通)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君子不入其鄉古者男女之族各擇德焉不以財爲禮早婚少聘教人以偷(眞性早鑿情欲早肆)妾媵(音映)無數教人以亂且貴賤有等一夫一婦庶人之職也

匡衡曰匹配之際生民之始萬福之原婚姻之禮正然後品物遂而天命全孔子論詩以關雎爲首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似也)乎天地則無以奉(九廟)神靈之統而理(九宮)萬物之宜故詩曰窈窕淑女君子好逑言能致(極也)其貞淑不貳其操(節操始終如一)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於動靜然後可以配至尊(天子)而爲宗廟主此綱紀之首王教之端也

吳虞翻與其弟書曰長子容(姪名)當爲求婦遠求小姓足使生子天福其人不在貴族芝草無根醴泉無源

柳開仲塗曰皇考(父也)治(平聲)家孝且嚴旦望諸婦等拜堂下畢卽上手(低手)低面(低頭)聽我皇考訓誡曰人家兄弟無不義者盡因娶婦入門異姓相聚爭長競短漸(音尖)漬(音自)日聞偏愛私藏以致背戾分門割戶患若賊讎皆汝婦人所作男子剛腸者幾人能不爲婦言所惑吾見罕矣若等寧有是耶退(諸婦)則惴惴(音墜恐懼)不敢出一語爲不孝事開輩抵此賴之得全其家云(愚嘗謂婦人有五認得認得丈夫是自家丈夫子女是自家子女財帛是自家財帛父母兄弟是自家父母兄弟奴僕是自家奴僕其夫家尊卑長幼俱是路人妯娌皆懷此心家產安得不分婦人日浸此言兄弟安得無嫌諺曰兄弟一塊肉婦人是刀錐言任其剜割也兄弟一釜羹婦人是鹽梅言

任其調和也婦人可畏哉大抵婦人輕利而寡言恩多而怨少庶幾不作人家災星禍鬼云

司馬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壻與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壻苟賢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爲不肖今雖富貴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者養成驕妒之性異日爲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能無愧耶

又曰女子六歲始習女工之小者七歲誦孝經論語九歲講解孝經論語及女誡之類略曉大義今人或教女子以作歌詩執俗樂殊非所宜也

安定胡先生曰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勝吾家則女之事人必欽必戒娶婦必須不若吾家者不若吾家則婦事舅姑必執婦道

顏氏家訓曰婦主中饋唯事酒食（音四）衣服之禮耳國不可使預政家不可使幹蠱（經營音古也）如有聰明才智識達古今正當輔佐君子勸其不足必無牝雞晨鳴以致禍也

兄弟者分形連氣之人也方其幼也父母左提右挈前襟後裾食則同案衣則傳服學則連業遊則共方雖有悖亂之人不能不相愛也及其壯也各妻其妻各子其子雖有篤厚之人不能不少衰也娣姒（弟妻兄嫂）之比兄弟則疎薄矣今使疎薄之人而節（裁限）量（計較）親厚之恩猶方底而圓蓋必不合矣唯友悌深至不爲傍人之所移者免夫

李氏女戒曰貧者安其貧富者戒其富又云柔和之色作嬌小之容是爲輕薄之婦人藏心爲情出口爲語言語者榮辱之樞機親疎之大節也亦能離堅合異結怨興讎大則覆國亡家小則六親離散是以賢女謹口恐招恥謗或在尊前或居閑處未嘗觸應答之語（他人說話傍邊接聲）發謟諛之言不出無稽之詞不爲調戲之事不涉穢濁不處嫌疑

善行

女子之道

婦道母儀始於女德未有女無良而婦淑者也故首女道

孝女女未適人與子同道孝子難孝女爲尤難世俗女子在室自處以客而母亦客之子道不修母顧其衣食事之焉養驕修態易怨輕悲亦未聞道矣今錄其可法者

齊景公有愛槐使衍守之下令曰犯槐者刑傷槐者死於是衍醉而傷槐景公怒將殺之女婧懼乃造晏子請曰妾父衍先犯君令罪固當死妾聞明君之治國也不爲畜傷人不以草傷稼今吾君以槐殺妾之父孤妾之身妾恐鄰國聞之謂君愛樹而賊人也晏子惕然明日朝謂景公曰君極土木以匱民又殺無罪以滋虐無乃殃國乎公曰寡人敬受命矣卽罷守槐之役而赦傷槐者

呂氏曰勢之尊惟理能屈之是故君子貴理直傷槐女之言豈獨能救父死君相能用其言也齊國其大治乎

女娟者趙簡子夫人也初簡子伐楚與津吏期簡子至津吏醉不能渡簡子欲殺之娟對曰妾父聞主君來渡不測之水禱祀九江三淮之神旣祭飲福不勝杯酌餘瀝醉至於此妾願以賤軀代父之死簡子曰非女子之罪也娟曰妾父尚醉恐其身不知痛而心不知非也願醒而伏辜焉簡子釋其父而弗誅

齊太倉女者。漢太倉令淳于意之少女。名緹縈。音提盈公有女五人。無子。公有罪當刑。詔繫長安。會逮。公罵曰。生女不生男。緩急非有益。緹縈悲泣。隨之至長安。上書曰。妾父爲吏。齊中皆稱廉平。今坐法當刑。妾傷夫死者不可復生。刑肉傷者不可復屬。雖欲改過自新。其道無由也。妾願入身爲官婢。以贖父罪。使得自新。書奏。天子憐其意。乃除肉刑。淳于公遂得免焉。

呂氏曰。生男未必有益。顧用情何如耳。若緹縈者。雖謂之有子可也。爲人子者。可以愧矣。

曹娥者。上虞曹盱音吁之女也。盱能撫劍長歌。婆娑樂神。以漢建安二年五月五日。迎伍君子胥。逆濤而上。爲水所沒。不得其屍。娥年十四。沿江號哭。十七晝夜不絕聲。遂自投江以死。經五日。抱父屍出。縣長度尚改葬娥於江南道傍。爲立碑焉。

呂氏曰。曹娥求父。十有七日。而孝念不衰。投江五日。而負屍以出。至誠所格。江神效靈。千古談及。使人揮淚。江名曹娥。萬古流芳矣。

盧氏。永嘉人。一日與母同行。遇虎將噬音世吞也。母。女以身當之。虎得女。母乃免。後有人見其跨虎而行。里人建祠於永寧鄉。宋理宗朝。封曰孝祐。

呂氏曰。世豈有不畏虎之人哉。況一膽怯女子。獨當母前。惟恐虎不我噬焉。此何心哉。一情所篤。萬念俱忘。虎何嘗噬盧氏。天固假之以章孝應耳。

謝小娥。幼有志操。許聘段居真。父與居真同爲商販。盜申蘭申春殺之。小娥詭服爲男子。託傭申家。因羣盜飲酒。蘭春與羣盜皆醉臥。娥閉戶斬蘭首。大呼捕賊。鄉人擒春。得贓鉅萬。娥乃祝髮爲尼。

呂氏曰。小娥之節孝無論。至其智勇。有偉丈夫所不及者。娥許聘未嫁。一柔脆女子耳。誰爲之謀。又何敢與他人謀。乃託身於危身之地。竟遂其難遂之心。何智深而勇沉耶。吾謂之女子房。卒之祝髮。抑赤松與遊之類乎。

葛妙真。元宣城民家女。九歲。聞日者言母年五十當死。妙真卽悲憂祝天。誓不嫁。終日齋素。以延母年。母後年八十一卒。事上。賜旌異。

呂氏曰。葛妙真篤母子之情。廢夫婦之道。可謂卓絕之行。純一之心矣。人定勝天。孰謂命稟於有生之初哉。

袁氏女。元溧水人。年十五。其母嚴氏孀居。極貧。病癱瘓。臥於牀。女事母極孝。至正中。兵火延其里。鄰婦强女出避。女泣曰。我何忍舍母去乎。遂入室抱母。力不能出。共焚而死。

呂氏曰。袁氏以孱弱女子。抱病廢之母以出。豈不量力。意甘同死。不忍使母之獨死耳。道固當爾。則殺身乃所以成仁乎。

康孝女。明濟源人。父友賢。年老無子。擇王珏入贅。女勸母納妾。生子。而乏乳。女亦生女。遂舍之。乳其弟。曰。吾父老矣。女可得。而弟不可再得也。母嘗遘疾甚。女嘗糞甘苦。夫早沒。誓不再適。時人稱之。

呂氏曰。康女事親之孝。愛弟之友。從夫之貞。是謂三不可及。

烈女。女子之道。守正待求。不惟從一而永終。亦須待禮而正始。命之不穀。時與願違。朱顏無自免之術。白刃豈甘心之地。然而一死之外。更無良圖。所謂舍生取義者也。

奉天竇氏。有二女。長者年十九。幼者年十六。少有志操。皆美姿容。永泰中。羣盜數千人。剽掠其村。二女匿巖穴間。盜曳出之。驅迫以前。臨壑谷深數百尺。其姊曰。吾寧就死。義不受辱。卽投崖而死。盜方驚駭。其妹繼之。折足破面流血。羣盜舍之而去。京兆尹第五琦嘉其貞烈。奏之。詔旌表門閭。永免其家丁役。

詹氏女。紹興初年十七。淮寇號一窠蜂。破蕪湖。女歎曰。父子俱無生理。我計決矣。頃之賊至。執其父兄。將殺之。女泣拜曰。妾雖窶音呂貧也。陋顧相從。贖父兄命。不

然。且同死。無益也。賊釋父兄縛。女麾之曰。亟走。無相念。我得侍將軍足矣。從賊行數里。過市東橋。躍入水中死。賊相顧駭嘆而去。

呂氏曰。宋儒有云。死天下事易。成天下事難。故聖人貴德。尤貴有才之德。詹女委曲數言。忍死數里。而父兄俱脱於兵刃之下。向使罵賊不屈。閨門被害。豈不烈哉。而一無所濟。智者惜之。若詹烈女。可爲處變法矣。

貞女。女子守身。如持玉卮。如捧盈水。心不欲爲耳目所變。迹不欲爲中外所疑。然後可以完堅白之節。成清潔之身。何者。丈夫事業在六合。苟非瀆倫。小節猶足自贖。女子名節在一身。稍有微瑕。萬善不能相掩。然居常處順。十女九貞。惟夫消磨糜爛之際。金久鍊而愈精。滓泥汙穢之中。蓮含香而自潔。則點節者。亦十九也。故取貞女以示訓焉。

江南有一女子。父繫獄。無兄弟供朝夕。女與嫂往省之。過高郵。其郡蚊盛。夜若轟雷。非帳中不能避。有男子招入帳者。嫂從之。女曰。男女別嫌。阿家爲誰。而可入也。獨露宿草莽中。行數日。竟爲蚊嘬而死。筋有露者。土人立祠祀之。世傳爲露筋廟。

呂氏曰。高郵不志其事。而有祠。吾里人有謁其祠者。又載之劉叔剛啓蒙故事云。嗟夫。姑嫂同行。日夕不相離。卽投民舍少避須臾。誰得而議之。貞女守禮愛名。重於生死。固如此。古侍從無人。雖母子父女不同室。近世遠別之道不明。卽心可自信。而迹易生疑。無別而不苟合者有矣。未有苟合而不始於無別者也。故先王遠男女於天壤。明嫌微於毫髮。豈惟口語是憂。而實死亡禍敗之爲懼也。

廉女。視利如塵垢。若將浼焉者也。

曹修古知興化軍。卒於官。貧不能歸葬。賓佐贈錢五十萬。妻欲受之。季女泣白其母曰。我先人在。未嘗受賓佐餽遺。奈何以賻錢累其身後。母從之。盡郤不受。

呂氏曰。父之廉。見信於女。女愛父以德。甯不能歸葬。而不受賓佐之贈焉。此豈世俗之見所能及哉。

禮。喪有賻。孔孟亦所不辭。吾未見女子之狷介如是者。故錄之以示訓焉。

夫婦之道

易之家人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夫義婦順。家之福也。故擇夫婦之賢者以示訓焉。使知刑于之化。不獨責之丈夫。而同心協德。亦有力焉。

晉冀邑人郤缺。夫婦相敬如賓客。一日缺耨。乃豆切。耘也。其妻饁。音葉。送飯。持飡奉夫甚謹。缺亦斂容受之。晉大夫白季。過而見之。載以歸。言諸文公曰。敬德之聚也。能敬必有德。德能治民。君請用之。文公以爲下軍大夫。

呂氏曰。夫婦非疏遠之人。田野非几席之地。饁餉非獻酬之時。郤缺夫婦。敬以相將。觀者欣慕焉。則事事有容。在在不苟可知矣。余嘗謂閨門之內。離一禮字不得。而夫婦反目。則不以禮節之故也。郤缺夫婦。真可師哉。

漢鮑宣妻桓氏。字少君。宣嘗就少君父學。父奇其清苦。以少君妻之。資裝甚盛。宣不悅曰。少君生富驕。習美飾。而吾實貧賤。不敢當。妻曰。大人以先生修德守約。故使妾侍執巾櫛。既承奉君子。唯命是從。宣笑曰。能如是。是吾志也。妻乃悉歸侍御服飾。更着短布裳。與宣共輓音晚鹿車。歸鄉里。拜姑禮畢。提甕出汲。修行婦道。鄉邦稱之。

呂氏曰。少君以富家少女。幡然甘貧。婦之行。毀妝露面。汲水輓車。古稱習氣難脫。士君子累歲窮年。不能漸變。而況斯婦乎。少君可謂勇於義矣。鮑宣甘心苦節。視勢利紛華。若將浼焉。豈不介石君子哉。乃有利婦家之財。得之則喜。不得則怒。日填溪壑而不足者。視此當亦汗顏。

呂滎公夫人仙源。夫人字也。嘗言與侍講爲夫婦。相處六十年。未嘗一日有面赤。自少至老。雖衽席之上。未嘗戲笑。

呂氏曰。夫婦之間。以狎昵始。未有不以怨怒終者。滎公夫婦。惟其衽席無嬉戲。是以終身無面赤。吾錄之以爲夫婦居室之法云。

婦人之道

婦人者、伏於人者也。溫柔卑順、乃事人之性情。純一堅貞、則持身之節操。至於四德、尤所當知。婦德尚靜正。婦言尚簡婉。婦功尚周慎。婦容尚閑雅。四德備、雖才拙性愚、家貧貌陋、不能累其賢。四德亡、雖奇能異慧、貴女芳姿、不能掩其惡。今采古人之賢者。

兼德婦人、備有衆善、一長不足以盡之也。故列諸首。

明帝后馬氏、伏波將軍援之女也。謙抑節儉、不私所親。肅宗即位、欲封諸舅、太后不聽。明年夏大旱、言事者以爲不封外戚之故。太后乃下詔曰。凡言事者、皆欲媚朕以希恩耳。昔王氏同日五侯、其時黃霧四塞、不聞澍雨（甘雨）之應。田竇（田蚡、竇嬰）、貴寵橫恣、傾覆之禍、爲世所傳。故先帝慎防舅氏、不令在樞機之位。諸子之封、裁（纔同）令半楚淮揚諸國。嘗謂我子不得與先帝子等。今有司奈何欲以馬氏比陰氏乎。吾爲天下母、而身服大練（粗熟絹帛）、食不求甘、左右但着布帛、無香薰之飾者、欲以身率下也。

呂氏曰。士庶人女、莫不私其所親、況太后耶。明德懲田竇五王之横、裁抑外家、不令封侯、身爲天下母、而衣大練之衣、無三味之膳、敦節儉以爲天下先、非甚盛德、何能割恩任怨、約己率人若此哉。吾首錄之、以爲婦道倡。

敬姜者、魯穆伯之妻、文伯之母、季康子之從祖叔母也。文伯相魯、退朝、敬姜方績。文伯曰、以歜（音出。文伯名）之家而主（大夫之妻稱主）、猶績、懼干季孫之怒、其以歜爲不能事主乎。敬姜歎曰。魯其亡乎、使僮子備官而未之聞耶。居、吾語女。昔聖王之於民也、擇瘠（音即）土而處之、勞而用之、故長王天下。夫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逸則淫、淫則忘善、忘善則惡心生。沃（音屋）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向義、勞也。是故天子公侯、王后夫人、莫不日暮憂勤、各修其職業。（省文）今我寡也、爾又在下位、朝夕虔事、猶恐忘先人之業。況敢怠耶。季康子嘗至、敬姜闖（音委、斜開）門而與之言、不踰閾（音域、門限）。仲尼謂敬姜別於男女之禮矣。

呂氏曰。敬姜之內教備矣。無一而不善、可爲婦人持身之法。

樂羊子妻、不知何氏女。羊子嘗行路、得遺金一餅、與其妻。妻曰。妾聞志士不飲盜泉之水、廉者不受嗟來之食、況拾金以汚其行乎。羊子大慙、乃捐於野、遠尋師學。一年來歸、妻跪問故、羊子曰、久行懷思、無他意也。妻乃引刀就機而言曰、此織生自蠶繭、成於機杼。一絲之累、以至於寸、累寸不已、遂成丈匹。今若斷斯織也、則捐成功、廢時月。夫子積學、當日有成。若中道而歸、何異斷斯織乎。羊子感其言、還就學、七年不反。妻躬勤養姑、又遠饋羊子、俾之卒業。嘗有盜入其家、欲犯之、不得、乃刼其姑。妻聞、操刀而出。盜曰、速從我。不從、我殺汝姑。妻仰天慟哭、舉刀刎頸而死。盜大慚、舍其姑而去。太守聞之、賜錢帛、以禮葬之、號曰貞義。

呂氏曰。賢哉樂羊子之妻乎。遺金不受、臨財之義也。樂守寂寥、愛夫之正也。甘心自殺、處變之權也。值此節孝難全之會、一死之外、無他圖矣。史逸其名、惜哉。

李五妻張氏、濟南鄒平縣人。年十八、夫戍福建之福寧州、死於戍。時舅姑老、家貧無子。張鬻績以爲養。及舅姑歿、張歎曰。夫死數千里外、不能歸骨以葬者、以舅姑無依、不能遠離也。今大事盡矣、而夫骨終棄遠土、妾何以生。乃臥積冰上、誓曰。使妾若能歸夫骨以葬、即幸不凍死。臥月餘、不死。鄉人異之、乃相率贈以錢糧。大書其事於衣以行。由鄒平至福寧五千餘里。

不四十日而至。其姪補戍在焉。張氏見之。問夫葬處。已忘之矣。張哀號欲絕。忽其夫降神。道別及死狀。且指骨所。張如言求之。果得以歸。有司上其事。旌表焉。

呂氏曰。張氏孝節。可謂審於先後矣。夫死而舅姑無依。則我身重於夫。故代夫爲子。而夫死若忘。舅姑死而夫爲客鬼。則夫身重於我。故忍死間關。而夫屍竟得。孰謂貧婦而有斯人。

孝婦萬善百行。惟孝爲尊。故孝婦先焉。

孝婦者。陳之少寡婦也。甫嫁而夫當戍。將行。屬孝婦曰。我生死未可知。幸有老母。無他兄弟備養。吾不還。汝肯養吾母乎。婦應曰。諾。夫果死不還。婦無子。養姑慈愛愈固。紡績以爲業。終無嫁意。居喪三年。其母將取而嫁之。孝婦曰。妾聞信者。人之幹也。義者。行之節也。妾始嫁時。受嚴命而事夫。夫行。屬妾以母。妾既諾之矣。受人之託。豈可棄哉。棄託不信。背死不義。母百計勸之。孝婦曰。所貴乎人。貴其行也。生子而娶之婦。非以託此身乎。姑老矣。夫不幸。不得終爲子。而妾又棄之。是負夫之心。而傷妾之行也。行之不修。將何以立於世。欲自殺。父母懼而從之。養姑二十八年。姑死。終身祭祀。淮陽太守以聞。漢文帝高其義。賜黃金四十斤。復其家。號曰孝婦。

呂氏曰。孝婦夫亡時。年甫十八耳。別時一諾。持以終身。既守婦節。又盡子道。艱苦幾經。不二其心。設非孝婦。母也不爲溝壑之枯骨乎。

唐夫人者。中書侍郎崔遠之祖母也。夫人事姑孝。姑長孫夫人年高無齒。唐夫人每旦拜於階下。即升堂乳其姑。長孫夫人不粒食數年。而康寧。一日疾病。長幼咸集。宣言無以報新婦恩。願新婦有子有孫。皆得如新婦孝敬。則崔氏之門。安得不昌大乎。

呂氏曰。婦事姑菽水時供。不失婦道。即以孝稱者。日竭甘旨。極意承歡。母不能食。亦付之無可柰何耳。唐夫人事姑。乃奪子之乳以乳之。非真心至愛。出於自然。何能思及此哉。是故有孝親之心。不患無事親之法。

廣漢姜詩事母至孝。妻龐氏奉順尤篤。母好飲江水。去舍六七里。其妻取水。值風還不及時。母渴。詩怒而遣之。妻寄止鄰舍。晝夜紡績。市珍羞。因鄰母以達於姑。久之。姑怪問。鄰母具對。姑感慚。還之。恩養愈謹。其子因遠汲溺死。妻恐姑哀傷。託以遠學不在。姑嗜鱠。又不能獨食。夫婦常力作供鱠。呼鄰母共之。舍側忽湧泉。味如江水。每日躍出鯉魚一雙。常供二母之膳。赤眉賊經詩里。弛兵而過曰。驚大孝。必觸鬼神。其孝感如此。

呂氏曰。孝子之事親也。養口體易。養心志難。順一時易。順終身難。事慈親易。事嚴親難。龐氏小過被逐。怨懟不生。而託鄰母以致養。力作求鱠。不惟供母。又養鄰母以陪懽。孝無以加矣。余非人子耶。余甚愧之。安得起九泉人。復伸姜孝子一日之心耶。

趙孝婦。早寡。家貧。爲人織紝。得美食。必持歸奉姑。自啖粗糲。音臘嘗念姑老。後事無資。乃鬻次子於富家。得錢百緡。買木治棺。棺成。南鄰失火。順風而北。勢迫矣。孝婦亟扶姑出。而棺重不可移。乃伏棺大哭曰。吾賣兒得棺。無能爲我救者。天乎天乎。言畢。火越而北。人以爲孝感所致。

呂氏曰。孰謂回祿無知哉。止火即異。越孝婦而北。不尤異乎。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

俞新之妻。紹興人聞氏女也。新歿。聞尚幼。父母慮其不能守。欲更嫁之。聞哭曰。一身二夫。烈婦所恥。妾可無生。可無恥乎。且姑老子幼。妾去當誰依也。即斷髮自誓。父母知其志篤。乃不忍強。姑久病風。失明。聞手滌溷音混穢。時漱口上堂舐音是其目。目爲復明。及姑卒。家貧無資。與子親負土葬之。朝夕悲號。聞者慘惻。

呂氏曰。未有貞妻不爲孝婦者。聞氏事姑。至舐目復明。非至孝感通。孰謂舌能愈目哉。乃有歎其不見而以增其食者。

死節之婦。身當兇變。欲求生。必至失身。非捐軀不能遂志。死乎不得不死。雖孔孟亦如是而已。

皇甫規妻。不知何氏女。美姿容。能文。工書。時爲規答書記。人怪其工。後乃知之。規卒。妻年方少。董卓爲相。聘以輜軿百乘。馬二十匹。奴婢錢帛充路。妻乃縗服詣卓門。跪自陳請。辭甚酸愴。卓使侍者拔刀圍之。謂曰。孤之威令。四海風靡。乃不行於一婦人乎。妻知不免。乃起罵卓曰。君羗胡之種。毒害天下。猶未足耶。妾先人。清德弈世。皇甫氏文武上才。爲國忠臣。君其趣與趨義同走吏。敢行非禮於爾君夫人耶。卓乃引車庭中。以其頭懸軛。鞭撲交下。妻謂杖者曰。重加之。令我速死。遂死車下。後人圖畫。號曰禮宗云。

呂氏曰。哀哉皇甫妻也。有色。有文。有行。而天不祚其身。義哉皇甫妻也。誘之以利。怵之以兵。而竟不奪其志。至於跪卓乞免。積誠意以感動之。可謂從容不迫矣。不愛死。不求死。不得已而後死。其善用死者哉。

梁氏。臨川人。歸王氏家。纔數月。會元兵至。與夫約曰。吾必死兵。若更娶當告我。頃之。夫婦俱被執。有軍千戶。欲納梁氏。梁紿曰。同行而事兩夫。情理均病。乞歸吾夫而後可。千戶從之。夫去。計不可追矣。卽拒搏怒罵。遂被殺。越數年。夫謀更娶。議輒不諧。因告妻。夜夢妻云。我死後。生某氏家。後當復爲君婦。明日遣人聘之。一言而合。詢其生。與婦死年月日正同云。

呂氏曰。梁氏全夫之智。臨變不迷。從一之貞。再生不易。事不必其有無。然金石之操。兩世猶事一夫。世顧有事一夫而懷二心者。梁氏傳不可不讀。

譚烈婦趙氏。吉州永新人。元兵破城。趙氏抱嬰兒。隨其舅姑。同藏鄉校中。爲悍兵所執。殺其舅姑。又執趙欲汙之。不從。恐之以刄。趙罵曰。吾舅死於汝。吾姑又死於汝。與其不義而生。寧從吾舅姑死耳。遂與嬰兒同遇害。血漬文廟兩楹之間。入甎。宛然婦人抱嬰兒狀。磨以沙石。不去。鍛以石炭。其狀益顯。

呂氏曰。舅姑之血。豈不濺染甎石。然已泯沒。而烈婦嬰兒。血狀宛然。磨而益著。貞心爲血。貫徹金石。理固然耳。

潘氏。字妙圓。山陰人。適同邑徐允讓。甫三月。值元兵圍城。潘同夫匿嶺西。賊得之。允讓死於刃。執潘欲辱之。潘顏色自若曰。我一婦人。家破夫亡。既已見執。欲不從。君安往。願焚吾夫。得盡一慟。卽事君百年無憾矣。兵從之。乃爲坎燔柴。火正烈。潘躍入烈焰而死。

呂氏曰。濟變以才。含情以量。使妙圓罵賊不屈。豈不獲死。而夫骨誰收。又安得同爲一穴之灰耶。哀懽不形。安詳以成其志。圖也可爲丈夫法矣。

趙淮。長沙人。德祐中。攜妾戍銀樹壩。元兵至。俱執。至瓜洲。元將使淮招李庭芝降。淮不從。爲所殺。棄屍江濱。妾入元軍。泣曰。妾夙事趙運使。今屍棄不收。情不能忍。願得掩埋。終身事公無憾。元將憐之。使數兵輿至江上。妾聚薪焚淮骸骨。置瓦缶中。自抱持。操小舟。至中流。仰天慟哭。躍水而死。

呂氏曰。淮之忠。妾之節。讀之俱堪淚下。使妾也罵賊而死。則淮骨終無人收矣。哀言感動。元將爲憐。淮葬江心。妾全首領。處變不當如是耶。

守節之婦。視死者之難。不啻十百。而無子女之守爲尤難。余列之死者之後。憫死者之不幸也。

天地常經。古今中道。惟守爲正。余甚重之。

高行者。梁之寡婦也。榮於色。美於行。夫早死。不嫁。梁貴人爭欲取之。不能得。梁王聞之。使相聘焉。再三往。高行曰。妾夫不幸。先狗馬塡溝壑。妾養其幼孤。勢難他適。且婦人之義。一醮不改。忘死而貪生。棄義而從利。何以爲人。乃援鏡持刀。割其鼻曰。妾已刑矣。所以不死者。不忍幼弱之重孤也。且王之求妾者。非以色

耶。刑餘之人，殆可釋矣。相以報王，王乃免其丁徭，號曰高行。

呂氏曰：王侯不能奪其守，況卿大夫乎。堅於金石，凜若冰霜。吾於梁寡婦見之。

魏夏侯氏，名令女，方適曹文叔，而文叔死。令女年少無子。父母欲嫁之。令女乃斷髮爲信。後曹氏滅族，父母以其無依，必欲嫁之。令女又截其兩耳，斷其鼻，以死自誓。蒙被而臥，血流滿牀席。家人歎而謂之曰：人生世間，如輕塵棲弱草耳。何辛苦如是。且夫家夷滅已盡，守此欲誰爲哉。令女曰：吾聞仁者不以盛衰改節，義者不以存亡易心。曹氏前盛之時，尚欲保終，況今衰亡，何忍棄之。禽獸之行，吾豈爲乎。

呂氏曰：曹爽之族赤矣，獨令女在。父母是依，蓋朝夕以必嫁爲心者也。設令女不毀其形，使不可嫁，甯免奪志之謀乎。令女苦節，蓋不得已耳。

劉長卿妻桓氏，生男五歲，而長卿卒。桓氏防遠嫌疑，不肯歸寧。兒年十五夭死。桓氏慮不免，乃割其耳以自誓。鄰婦相與愍之，謂曰：夫士子死，無以養節，何貴義輕身若此哉。對曰：昔我先君五更，學爲儒宗，尊爲帝師。五更以來，男以忠孝顯，女以貞順稱。詩云：無忝爾祖，聿修厥德。是以預自刑翦，以明我情。沛相王吉上奏高行，顯其門閭，號曰行義桓嫠。

呂氏曰：桓氏寡居守禮，十年不歸寧，可謂遠嫌之至矣。禮有大歸女，喪夫在室，同之文，桓也即依父母家，何害哉。胡天不福有德，竟令不嗣，至所稱不辱先人，則錫光乃父家教所從來矣。

魏溥妻房氏，貴鄉太守房湛之女也。幼有烈操，年十六而溥疾且卒，謂之曰：死不足恨，但母寡家貧，赤子未歲，抱恨於黃壚耳。房垂泣對曰：幸承先人餘訓，出事君子，義在偕老。有志不從，命也。今夫人在堂，弱子襁褓，不能以身相從，而多君長往之恨，何以妾爲。君其瞑目。溥卒，將大斂，房氏操刀割左耳，投之棺中，曰：鬼神有知，相期泉壤。流血淋漓。姑劉氏輟哭而謂曰：何至於此。對曰：新婦年少，不幸早寡，實慮父母未諒至情，持此自誓耳。聞者莫不感愴。竟守志終身。

呂氏曰：房氏年纔十六耳。撫孤養母，守節終身，豈不難哉。割耳投棺，一以成永訣之信，一以息奪嫁之謀。貞婦之心，金石同礪矣。

王凝家青齊間，爲虢州司戶參軍，以疾卒於官。家素貧，一子尚幼。妻李氏攜其子，負凝遺骸以歸。東過開封，止於旅舍。主人不納。李氏顧天色已暮，不肯去。主人牽其臂而出之。李氏仰天慟曰：我爲婦人，不能守節，而此手爲人所執耶。即引斧自斷其臂。見者爲之歎惜。開封尹聞之，白其事於朝，厚恤李氏，而笞其主人。

呂氏曰：男女授受不親，故嫂溺姑援之手，苟不至溺，兩手不相及也。李氏以引臂爲汚，遂引斧斷之。豈不痛楚。義氣所激，禮重於身故耳。可爲婦人遠別之法。

王氏，睢陽人，趙子乙之妻也。子乙早死，王氏誓不改嫁。靖康之亂，自以年少有姿，行節難保，乃以堊土塗面，鬅頭散足，負姑攜幼子，避地而南。人無犯之者。流離四年，至溫陵，徙居於蒲，終身清白。

呂氏曰：冶容誨淫，王氏知之矣。西施爲無鹽，豈不在我，奈何以一面目賈一身之禍哉。烈女智不及此，誠可悲矣。吾表王氏，以爲美婦女避亂之法。

鄭廉，唐人，妻李氏，年十七嫁廉。一歲而廉死，李守志不移。夜夢一男子求爲妻，初不許，後數夜夢之。李曰：豈容貌猶妍，招此邪魘耶。即斷髮垢面，塵膚黻衣。自是不復夢。備嘗甘苦，守節終身。刺史白其操，號堅正節婦。

呂氏曰：夢非真也。苟不失真，夢亦何害。李氏猶以爲恨，而毀容以絕夢焉。如此真心，即燕雀當不入門，何物男子，敢生邪念哉。

賢婦，愛夫以正者也。成其德，濟其業，恤其患難。

皆正之謂也。

高叡妻秦氏女也。叡爲趙州刺史。爲默啜所攻。州陷。叡仰藥不死。衆舁至默啜所。默啜示以寶刀異袍。曰。爾欲之乎。降我。當賜爾官。不降且死。叡視秦。秦曰。君受天子恩。貴爲刺史。城不能守。乃以死報。分也。即受賊官。雖階一品。何榮之爲。自是皆瞑目不語。默啜知不可屈。乃並殺之。

呂氏曰。高叡仰藥。固慷慨殺身之志也。及被執而迫以利害。有徘徊心焉。向非秦氏以大義決之。安知不失身二姓乎。不爲威怵。不爲利誘。此大丈夫事也。乃婦人能之。嗚呼。烈矣。

馮昭儀者。漢元帝之昭儀。光祿勳馮奉世之女也。初入宮爲婕妤。生中山王。建昭元帝年號中。上幸虎圈鬬獸。後宮皆從。熊走出。攀檻欄干。欲上殿。左右貴人皆驚走。婕妤當熊而立。左右格殺熊。天子問。汝獨不畏熊耶。對曰。妾聞猛獸得人而止。妾恐至御坐。故以身當之。元帝嗟嘆。以此敬重焉。

呂氏曰。婦人多畏。馮昭儀之當熊。忠義所切。遂不暇畏耳。

守禮之婦。謹敕身心。慎修名節。一言一動。必合於禮而不苟。

貞姜者。齊侯女。楚昭王夫人也。王出遊。留夫人漸臺之上。江水大至。王使使者迎夫人。忘持符。使者至。請夫人出。夫人曰。王與宮人約。召必以符。今使者不持符。妾不敢從。使者曰。水方亟。還而取符。來無及矣。夫人曰。妾聞貞者不犯約。勇者不畏死。妾知從使者必生。然棄約越義。有死不爲也。於是使者取符。比至。臺崩。夫人溺而死焉。王哀之。號曰貞姜。

呂氏曰。貞姜可謂殺身以成信矣。待符而行。昭王之信也。無論狡僞之徒。假將王命。即王命真耶。非其初約。爲貞姜者。有死而已。斷斷乎不可行也。或曰。貞姜隨使者而來。昭王罪之與。曰。王懼其死。而方喜其來也。奚罪。雖貞姜亦信其從召而王不罪己也。以信成君。以禮持己。故甯死而不往耳。

荊國大長公主。宋太宗女也。真宗時。下嫁駙馬都尉李遵勗。舊制選尚者。降其父爲兄弟行。時遵勗父繼昌無恙。主因繼昌生日。以舅姑禮謁之。帝聞之喜。密以縑音兼。幷絲繒也。衣寶帶器幣助爲壽。信國長公主。宋神宗女也。崇寧三年。下嫁鄭王潘美之曾孫名意。事姑修婦道。潘故大族。夫黨數百人。賓接皆盡禮。無裏外言。志尚冲澹。服玩不爲紛華。歲時簡嬉遊。十年間惟一適西池而已。

呂氏曰。婦道之衰也久矣。貴族之女嫁賤。富室之女嫁貧。則慢視舅姑。輕侮夫壻。舅姑夫壻亦不敢以婦禮責之。見夫黨尊長。則倨傲輕浮。此皆無知俗女。有識者爲之羞笑。而彼方志驕意得。靦不知愧。則不肖父母之所驕也。今觀荊國信國兩公主。克謹婦道。如民間子。可謂千古賢人矣。吾錄之以爲挾富貴女子之勸。

柳公綽妻韓氏。相國休之孫女。家法嚴肅儉約。爲縉紳家楷範。歸柳氏三年。無少長。未嘗見其露齒。常衣絹素。不用綾羅錦繡。每歸寧。不坐金碧輿。祇乘竹兜子。二青衣步屣音洗。徐行。以隨。常命粉苦參黃連熊膽。和爲丸。賜諸子永夜習學。含之以資勤苦。

呂氏曰。相國孫女。節度使之夫人。金輿繡服。本不爲後。乃獨儉素自持。言笑不苟。豈惟韓氏賢。二公家法。可概知矣。近世婦女。羅珠刺繡。絺筐充奩。大袖長衫。覆金掩綵。互羨爭學。日新月異。有甫成而即毀者。無識男子。日悅婦人之心而不足。安望以節儉率之哉。德不如人。而衣飾是尚。家不能治。而容治相先。皆柳夫人之罪人也。

明達之婦。見理真切。論事精詳。有獨得之識。有濟變之才。亦婦人之所難也。

徐吾者。齊東海上貧婦人也。與鄰婦李吾之屬。會燭夜績。徐吾最貧。而燭數不繼。李吾謂其屬曰。無與夜不容同夜。也。徐吾曰。是何言與。自妾之會燭也。起常先。息常後。灑掃陳席。以待來者。食常從薄。坐常處下。爲燭不繼之故也。夫一室之中。益一人燭不爲暗。損一人

燭不爲明。何愛東壁之餘光。不使貧妾得蒙見哀之恩。長爲僕役之事乎。李吾莫能應。遂復與夜。終無後言。

呂氏曰。有餘者。當以分人。是謂不費之惠。不足者。當知度己。是謂自善之術。世未有不相資而能相久者也。若徐吾者。可以爲法矣。

狄仁傑爲相。有盧氏堂姨。居橋南別墅。音宁姨止一子。未嘗入都城。狄仁傑每伏臘晦朔。修饋甚謹。嘗休暇。候姨安否。適見表弟挾弓矢。攜雉兔來歸。進膳。顧揖仁傑。意甚輕簡。仁傑因啓姨。某今爲相。表弟何樂。願悉力從其旨。姨曰。相自爲貴爾。姨止有一子。不欲令事女主。仁傑大慙而退。

呂氏曰。盧氏之賢明。不可及矣。不以貧賤諂當路之甥。世情所難。而不事女主一語。尤烈丈夫所難。輕於請託者。可以愧矣。

姚婦楊氏。閹人符承祖之姨也。家貧。承祖爲文明太后所寵。家累鉅萬。疎遠親姻。皆資借爲榮利。楊一無所求。嘗謂其姊曰。姊雖有一時之榮。不若妹有無憂之樂。姊遺之衣服。不受。曰。我夫家世貧。美服非其所宜。與之奴婢。不受。曰。食不能給。常着破衣。自執苦事。承祖恥之。乃遣人乘車往迎。楊堅臥不起。從者强舁輿上。則大哭曰。爾欲殺我耶。符家內外皆笑。號爲癡姨。及承祖敗誅。及親戚。楊氏以貧寠得免。

呂氏曰。蠅集腥。蟻附羶。常胥及焉。即承祖不敗。而有義有命。彼富貴者。豈吾所宜資哉。楊姨不癡。不必驗之成敗間矣。

鄭氏。建州人也。南唐平建州。鄭有殊色。裨將王建封逼之。刼以刃。不爲屈。建封嗜人肉。略少婦百許。日殺其一。具食。引鄭示之曰。懼乎。鄭曰。願早充君庖。爲幸多矣。建封終不忍殺。以獻査文徽。文徽甚愛之。百計必欲相從。鄭大罵曰。王師弔伐。凡義夫節婦。特加旌賞。以風天下。王司徒出於卒伍。不知禮義。無足怪。君侯讀聖賢書。爲國大將。當表率羣下。風示遠人。乃欲加非禮於一婦人。以逞無恥之慾。妾有死而已。幸速見殺。文徽大慙。下令城中。召其夫付之。

呂氏曰。鄭所遇王査兩將。皆羞惡之心未亡者。故得從容慷慨以免於難。向使節婦貞女。當被執之初。或陳說大義以媿之。或婉語悲情以感之。義理之心。盜賊皆有。甯必其無一悟者乎。要之身陷於賊。非死不足以成名。非罵不足以成死。彼怒心甚。則慾心衰。亦保節之一道。然吾竊有懼焉。一女子不能當兩健兒。倘激其怒而必欲相辱。即死不足雪恨。以是知不如愧之感之之爲得也。

潁上某爲帥淮揚。有一僕。號稱驍勇。過芒碭間。其地多盜。僕與妻前驅。至葭葦中。僕大呼曰。素聞此處多豪傑。何無一人敢與吾敵耶。俄而葭葦中數盜出。攻僕殺之。僕妻跪賊慟哭。叩頭感謝曰。妾本良家婦。被此人殺吾夫而擄之。無力復讎。大王今爲吾斷其首。妾殺身無以報大德。前途數里。吾母家也。肯惠顧。當有金帛相贈。賊喜而從之。至一村。保聚多人。外列戈戟。婦人走入哭訴其故。保長賺賊入。就而擒之。無一人得免。

呂氏曰。倉卒之際。恐懼之心。智者且眩。然失策。況婦人乎。乃能以節義之語。觸羣盜之憐。既免殺辱。又報仇讎。智深勇沉。烈丈夫所讓。孰謂斯人而有斯識耶。

文學之婦。史傳所載。班班膾炙人口。然大節有虧。則衆長難掩。無論如蔡文姬李易安朱淑貞輩。卽回文絕技。詠雪高才。過而知悔。德尚及人。余且不錄。他可知矣。然亦有貞女節婦。詩文不錄者。彼固不以文學重也。

班婕好者。漢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虎之姑也。少有才學。成帝選爲少使。大被寵幸。居增成舍。帝嘗遊后宮。欲與同輦。婕好曰。妾觀古聖帝明王。皆有賢臣。正士侍其左右。惟衰世之君。乃有女嬖在側。妾不敢特

愛以累聖明。其後趙飛燕姊妹妒寵爭進。譖班婕妤怨望祝詛。帝考問。對曰。妾聞修正尚未獲福。爲邪欲以何望。使鬼神有知。不受不臣之愬。如其無知。愬之何益。帝然之。婕妤自知難容。乃求供事太后於長信宮。

呂氏曰。同輦之寵。皆后妃嬪御之所禱而求者也。婕妤旣辭而復諫。至於辨謗數語。義正辭確。可謂寵辱不驚矣。卒求長信以避妒。不賢而能之乎。

母道

母不取其慈而取其教。溺愛姑息。教所難也。繼母不責其教而責其慈。忌嫌憎惡。慈所難也。慈母不傳。而慈繼母傳。爲繼母者可以省矣。乳保列於八母。故亦附焉。

禮母教子以禮。正家以禮者也。若孟母。禮不足以盡之。而事歸於禮。故以禮名。

孟母仉（音掌）氏。舍近墓。孟子少嬉戲。爲墓間事。母曰。此非吾所居。乃去舍市傍。孟子嬉戲。爲賈（音古）人衒賣事。母曰。此非吾所居。復徙舍學宮之傍。孟子嬉戲。乃設俎豆揖讓進退。母曰。可矣。遂居之。及孟子長。學六藝而歸。母方績。問學所至。孟子曰。自若也。母以刀斷其織。曰。子廢學。若吾斷斯織也。夫君子學以立名。問則廣知。奈何廢之。孟子懼。旦夕勤學。

正母望子以正者也。無兒女子之情。惟道義是責。

王孫賈年十五。事齊閔王。國亂。閔王見殺。國人不討賊。王孫母謂賈曰。汝朝出而不還。則吾倚門而望汝。暮出而不還。則吾倚閭而望汝。今汝事王。王出走。汝不知其處。尚何歸乎。賈乃入市中。令百姓曰。淖（音鬧）齒亂國殺王。欲與我誅之者右袒。市人從者四百人。刺淖齒而殺之。君子謂王孫母義而能教。詩云。教誨爾子。式穀似之。此之謂也。

呂氏曰。世之愛子者。多欲保全其身。至見危授命。則深悲而固止之。豈知不義而生。不若成仁而死哉。王孫母以求君望其子。甯失倚門之望焉。賢哉母也。善用愛矣。

陸續母治家有法。續爲太守尹興門下掾（音篆吏也）。時楚王英謀反。事連續。詣洛陽詔獄。續母自吳達洛陽。無緣見續。但作食饋之。續對食悲泣不自勝（音升）。使者問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耳。問何以知之。續曰。此食母所餉（音向送也）也。吾母切肉未嘗不方。斷（音短切也）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以聞。特赦之。

呂氏曰。人未有心正而事邪者。亦未有事慎而心苟者。陸母葱肉兩事。而平生之端方。言動之敬慎。可類推矣。吾取爲婦女法。

范滂（音旁）母有賢行。漢靈帝建寧中。大誅黨人。詔捕滂。滂詣獄。其母就之訣。滂白母曰。仲博（滂弟字）孝敬。足以供養。滂從龍舒君（滂父）歸黃泉。存亡各得其所。惟大人割不忍之恩。勿增感戚。母曰。汝今與李杜齊名。死亦何恨。旣有令名。復求壽考。可兼得乎。滂跪受教。再拜而辭。

呂氏曰。滂當亂世。而高論以速凶。處小人而激清以樂死。狷介之流也。吾深惜之。惟是名壽不可兼得。妙合知足之旨。而慨然割愛。無兒女子之情。母也賢乎哉。

劉安世除諫官。未拜命。入白母曰。朝廷不以兒不肖。使居言路。諫官須明目張膽。以身任國。脫有觸忤。禍譴立至。主上方以孝治天下。若以老母辭。當可免。母曰。不然。吾聞諫官爲天子諍臣。汝父平生欲爲之而弗得。汝幸居此地。當捐身以報國恩。使得罪流放。無問遠近。吾當從汝所之。安世受命。是以正色立朝。面折廷爭。人目之爲殿上虎。

呂氏曰。安世富貴。保身家。此婦人常態也。安世之母。以捐身報國望其子。可謂知大義矣。

仁母以慈祥教子者也一念陰德及於萬姓

雋不疑為京兆尹行縣錄囚還其母輒問有所平反母喜笑飲食言語異於他時或無所出母怒為之不食由是不疑為吏不殘君子謂不疑母能以仁教

嚴延年母生五男延年為河南太守所在名為嚴能冬月論囚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其母常從東海來欲就延年臘到洛陽適見報囚母大驚便止都亭不肯入府延年出至都亭謁閉閤不見延年免冠頓首閤下母乃見之因責數延年曰幸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義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多刑殺以致威豈為民父母之意哉延年服罪頓首謝將歸謂延年曰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自意老當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東海為汝掃除墓地耳遂去後歲餘延年棄市東海莫不稱母賢智

呂氏曰天道好生雋嚴二母皆明於天道者也至於仁義教化全安愚民二語賢哉嚴嫗可為民父母之訓辭矣

歐陽修母鄭氏家素貧無資親教公讀書以荻畫地教公書字嘗謂曰汝父嘗夜覽囚冊屢廢而嘆吾問之曰死獄也求其生不得耳吾曰生可求乎曰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矧求而有得耶以其有得則知不求而死者有餘恨矣夫常求其生猶失之死而世常求其死豈天道哉修服之終身

公母責子而不責人者也世皆私其女而尤人無已不公甚矣今取其可法者

張待制夫人魯氏申國夫人之姊也最鍾愛其女然居常至微細事教之必有法度如飲食之類飯羹許更益魚肉不更進也及幼女嫁呂滎公一日夫人來視女見舍後有鍋釜之類大不樂謂申國夫人曰豈可使小兒輩私作飲食壞家法耶其嚴如此

呂氏曰婦人之於女也在家慈其言動以嬉狎為懽既嫁美其衣食惟饜足是遂見姑便以鍋釜帷知感恩又安問家法可否耶若魯氏者可為婦人愛女之法

廉母以貪戒子者也婦人廉世所希故錄之

陶侃母湛氏生侃而貧每紡績資給之使結勝己者賓至輒款延不厭一日大雪鄱陽孝廉范逵宿焉母乃徹所臥新薦自剉給其馬又密截髮賣以供殽饌逵聞之嘆曰非此母不生此子侃後為潯陽縣吏監魚梁以一缶鮓遺母母封還以書責侃曰爾為吏不廉是吾憂也

呂氏曰余讀詩見雞鳴婦人欲成夫德至解雜佩陶母愛子剉薦斷髮以延客不更切哉子也何以慰母心友也何以答母意乎世之好客如陶母者誠稀而號稱契知者果能益人之子足以當陶母之情否耶吾欲為之流涕

唐崔元暐母盧氏嘗戒元暐曰吾聞姨兄辛元馭云兒子從宦者有人來云貧乏不自存此是好消息若貲貨充足裘馬輕肥此是惡消息吾嘗以為確論比見親表中仕宦者務多財以奉親而其親不究所從來但以為喜若出乎祿廩可矣不然何異盜乎縱無大咎獨不內媿於心汝今為吏不務潔清無以戴天履地宜識吾意故元暐所至以清白名

呂氏曰廉母多矣未有如崔氏教子之明切者吾取之以為仕訓

嚴母威克厥愛者也有父道焉

吳賀母謝氏每賀與賓客語輒於屏間竊聽之一日賀言人長短謝聞之怒笞賀一百或曰臧否士之常而笞之若是謝曰愛其女者當求三復白圭之士妻之今獨產一子使知義命而出語忘親豈可久之道哉因泣不食賀恐懼自是謹默

呂氏曰亡身之禍言居其九正使義所當言殺身何恤而平居談短論長直訐醜詆自求切齒腐心

之恨。猶將焉逃。吳母教子。可謂知所重矣。滂母有遺恨哉。

陳堯咨母馮氏。有賢德。堯咨善射。爲荊南太守。秩滿歸謁其母。母曰。爾典名藩。有何異政。對曰。州當孔道。過客以兒善射。莫不嘆服。母曰。忠孝以輔國。爾父之訓也。爾不行仁政。以善化民。顧專卒伍一夫之技。豈父之訓哉。因擊以杖。金魚佩袋。墜地。

呂氏曰。嚴明哉陳母。知善射非太守之職。可不謂明乎。子爲達宦。而猶以杖擊之。可不謂嚴乎。迂者以從子之義責母。謬矣。子正母從。母正子從。

伊川先生曰。吾母侯夫人。仁恕寬厚。撫養諸庶。不異己出。從叔幼孤。夫人存視。常均己子。治家有法。不嚴而整。不喜笞扑下人。視小奴婢。如兒女。諸子或加呵責。必戒之曰。貴賤雖殊。人則一也。汝如是大時。能爲此事否。先公凡有所怒。必爲之寬解。惟諸兒有過。則不掩也。嘗曰。子之不肖。由母蔽其過。而父不知耳。夫人男子六人。所存惟二。亦不姑息。纔數歲。行或跌。音牒。仆也。家人走前扶抱。夫人呵責曰。汝若安徐。寧至跌乎。每食嘗置之坐側。食絮羹。即叱之曰。幼求稱欲。長當何如。雖童僕有過。不令以惡言罵之。故頤兄弟平生於飲食衣服無所擇。不惡罵。教使然也。與人爭忿。雖直必責之曰。患汝不能屈。不患不能伸耳。及稍長。使從善師友。雖居貧。子欲延客。則喜而爲之。

呂氏曰。庶子從叔。婦人所厭惡者也。夫人視如己子。幼子。婦人所溺愛者也。夫人待若嚴師。小臧獲。婦人所責備者也。夫人不輕笞扑。慈而正。嚴而恩。二子皆爲大儒。有自哉。

宋呂滎公母申國夫人。性嚴有法。雖甚愛公。然教公事事循蹈規矩。甫十歲。祁寒暑雨。侍立終日。不命之坐。不敢坐也。日必冠帶。以見長者。平居雖甚熱。在父母長者之側。不得去巾襪衣服。惟謹。行步出入。無得入茶肆酒肆。市井里巷之語。鄭衛之音。未嘗一經於耳。不正之書。非禮之色。未嘗一接於目。故公德器成就。大異於人。

呂氏曰。善教子者。一嚴之外。無他術。善用嚴者。一愼之外。無他道。今人教子。每事疎忽。寬縱不耐。留心。及德性已壞。而笞扑日加。徒令傷恩。無救於晚。視申國夫人。可以悟矣。

智母達於利害之故者也。

孫叔敖爲兒時。出遊。見兩頭蛇。殺而埋之。歸見其母而泣。母問故。對曰。吾聞見兩頭蛇者死。今者出遊見之。其母曰。蛇安在。對曰。吾恐他人復見。殺而埋之。其母曰。汝不死矣。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德弭音米。止也。衆妖。仁除百禍。書不云乎。皇天無親。惟德是輔。爾默矣。必興於楚。及叔敖長。爲令尹。君子謂叔敖之母知天道。

呂氏曰。天道好生。敖母奚取於埋蛇之兒乎。蓋殺害人者。以全人。陰德莫大焉。世有容保凶頑。殃賊良弱。不肯除害去惡。而自附於仁者。其未知埋蛇之義歟。

慈繼母恩及前子者也。

齊義繼母。齊二子之母也。當宣王時。有人鬭死於道。二子立其傍。吏坐焉。兄曰。我殺之。弟曰。我殺之。期年不決。言之王。王曰。皆赦之。是縱有罪。皆罪之。是誅無辜。使相問其母。母泣而對曰。殺其少者。相曰。何謂也。母曰。少者。妾子也。長者。前妻之子也。其父疾。且死。屬音祝。託也。妾曰。善視之。妾既諾矣。豈可以忘且殺兄活弟。是廢公也。背言忘信。是欺死也。因泣下沾襟。相告王。皆赦之。尊其母曰義母。

呂氏曰。繼母視前子。仇讎也。彼其先吾子之年。共吾子之業。又慮爲吾子他日害。雖前子孝養恭誠。未必肯諒其心。而恆不樂其有。況肯救其死。又以己子代之死乎。若義繼母。於夫爲賢妻。於子爲慈母。千載而下。尚能使人揮淚。至於異母兄弟。含冤而爭死。凡輕於死者。安肯自私自利而相處於薄哉。同胞人有餘媿矣。

珠崖令死。後妻生子九歲。前妻之女名初十三歲。相攜

扶櫬以歸。法攜珠入關者死。繼母有珠繫臂。棄之。其子拾而置之母奩。音連。鏡匣。皆不知也。至海關。關吏索之。得珠。曰。噫。死矣。誰當坐者。初恐母服罪。對曰。父亡之日。母棄繫臂。初心惜之。取而置諸鏡奩。母不知也。繼母亦以初爲實然。憐之。因謂吏曰。願且待。幸勿劾兒。兒誠不知也。夫不幸。妾解繫臂。忘而置諸奩中。妾當坐。初固曰。母哀初孤。而強活之。初當坐。母不與也。相與涕泣哽咽。音耿。葉吞聲哭。送葬者盡哭。路人莫不下淚。關吏執筆垂泣。不能就一字。乃曰。吾寧坐之。不忍刑慈母孝女也。俱遺之。後乃知其男也。

呂氏曰。此天理人情之至也。可泣鬼神。可貫金石。可及豚魚。可化盜賊。初年十三耳。而能若是。殆天植其性與。而繼母之賢。晚世所希。惜也史逸其姓耳。

李穆姜。南鄭人。安衆令程文矩之妻也。有二子。而前妻四子。以穆姜非所自出。謗毀日積。穆姜衣食撫字。皆倍所生。或謂母。四子甚矣。何以慈爲。對曰。四子無母。吾子有母。設吾子不孝。寧忍棄乎。長子興疾困篤。母親調藥膳。憂勞憔悴。興愈。呼三弟謂曰。繼母慈仁。出自天性。吾兄弟禽獸其心。慭負深矣。遂將三弟詣縣。陳母之德。狀己之罪。乞就刑。縣言之郡。郡守表異其母。四子許令自新。皆爲孝子。

呂氏曰。世皆恨繼母不慈。而寬於前子之不孝。皆一偏之見也。兩不得。兩有罪。要之禮。責卑幼。則尊長無不回之天。故有閔損。不患衣蘆之奸。有王祥。不患守柰之虐。吾因穆姜慈而有感於世之怨前子者。爲未公云。

陳氏。建陽人。余楚繼妻也。生子翼。三歲而楚死。陳氏盡以其產與前妻二子。翼年十五。使游學四方。翼在外十五年。成進士以歸。迎母入官。後二子貧困。又收養而存恤之。

呂氏曰。繼母每私其所生。能均產業。足矣。況夫產盡讓前子。既貧而又恤之。卽親母何加焉。均產中道也。讓產。賢道也。天下無過慈之繼母。吾於陳氏所深取焉。

慈乳母。乳母所保他人子也。祗以受人之託。遂盡親之情。或身與俱死。或以子代死。爲人保子。義當如是。

秦攻魏。破之。殺魏主瑕。誅諸公子。而一公子不得。令魏國曰。得公子者。賜金千鎰。匿之者。夷三族。乳母與公子俱逃。魏故臣見乳母而識之。曰。公子安在。母曰。不知。雖知之。不可以言。故臣曰。國破族滅。子尚誰爲乎。且千金重利也。夷族極刑也。汝其圖之。母曰。見利而反上者。逆也。畏死而棄義者。亂也。今持逆亂而求利。吾不爲。且爲人養子者。務生之。非爲殺之也。豈可利賞畏誅。廢正義而行逆節哉。遂逃公子於澤中。故臣以告。秦軍爭射之。乳母以身蔽公子。遂同死焉。秦王聞之。以卿禮葬乳母。祠之太牢。寵其兄爲五大夫。賜金百鎰。

呂氏曰。魏之故臣。可寸斬。可族誅矣。吾又嘆乳母短於料人也。設見故臣。號泣而問之。曰。公子安在。或故臣有問。告以難。又安知公子不能免乎。彼乳母者。固望故臣協力共謀。以免公子也。詎知又一秦哉。君子貴忠。又貴有智以成其忠。誠而不明。保身以濟事。難矣哉。

義保者。魯孝公之保母也。姓臧氏。與其子俱入宮養孝公。魯人作亂。求孝公將殺之。義保乃令其子衣公之衣。臥公之處。魯人殺之。義保遂抱公子以出。遇公舅魯大夫於外。遂託以公而逃。魯人高之。論語曰。可以託六尺之孤。義保之謂也。

呂氏曰。臧氏賢乎哉。魯不滅國。不絕嗣。臧氏之力也。魯之卿大夫媿矣。

姊妹之道

姊妹。女兄弟也。氣分一體。情自相關。先王以婦人內家也。每割恩焉。然親愛出於天性。則休戚豈同路人。取其篤情重義者。不敢盡以中道律之也。

齊攻魯，至郊，望見一婦人，抱一兒，攜一兒，軍且及矣，棄其所抱，抱其所攜而走。兒隨而啼，婦人不顧。齊將問兒，走者誰。曰，吾母也。齊將追而問婦，對曰，所抱者兄子，所棄者妾之子也。軍至力不能兩存，寧棄妾子耳。齊將曰，兄子與己子孰親。婦人曰，己之子，私也，兄之子，公也。子雖痛乎，獨謂義何。於是齊將按兵而止，使言於君曰，魯未可伐也。山澤婦人，猶知行義，而況士大夫乎。遂還。魯君聞之，賜婦人束帛百端，號曰義姑姊。君子曰，義其大哉。雖在匹婦，國猶賴之。

呂氏曰，義則義矣，然而未聞道也。己之子，夫之子也，非婦人所得專也。設而夫有衆子，或夫在，可以復生，兄先亡，或遺孤而爲父後，如義姑者可矣。不則雖以義奪情，終非萬世之常經也。然則奈何。曰，兩存之，以乞生於齊將，不得則死之，孰存孰亡，惟兒所值耳。至於齊將之料，則可悲矣。魯士大夫如義姑者幾人哉。

李文姬者，趙伯英妻，漢太尉固之女也。固爲梁冀所殺，二子俱死獄中。少子燮爲文姬所匿，密託固門生王成曰，李氏一脈，惟此兒在，君執義先公，有古人之節。今以六尺奉託，生死惟足下。成遂引燮浮江，入徐州界，變姓名爲酒家傭。酒家異之，以女妻燮。後遇赦得還。

姒娣之道。

姒娣，今所謂妯娌也。異姓而處人骨肉之間，搆釁起爭，化同爲異，兄弟之斧斤也。錄古今賢妯娌。

昌化章氏，兄弟二人，皆未有子。兄先抱族人子育之，未幾，其妻生子詡。弟曰，兄既有子，安用所抱之兒，爲幸以與我。兄告其妻，妻曰，無子而抱之，有子而棄之，人謂我何。弟固請，嫂曰，無已，寧與我所生者。弟不敢當，嫂竟與之。後二子皆成立，長曰栩，季曰詡。栩之子樵、標，詡之子鑄、鑑，皆相繼登第，遂爲名族。

呂氏曰，世俗兄弟可笑矣。借馬而飢渴在懷，借衣而揉涴是囑。況乏嗣始得之兒，分以與弟，無德色，無吝心，顧不難哉。要之嫂氏之賢，不可及矣。割肉相與，雖舅姑難強之從，況意不出於夫子耶。天昌其後，殆和氣所召與。

蘇少娣姓崔氏。蘇兄弟五人，娶婦者四矣，各聽女奴語，日有爭言，甚者鬩牆操刃。少娣始嫁，姻族皆以爲憂。少娣曰，木石鳥獸，吾無如彼何矣。世豈有不可與之人哉。入門事四嫂，執禮甚恭。嫂有缺乏，少娣曰，吾有。即以遺之。姑有役其嫂者，嫂相視不應命。少娣曰，吾後進，當勞，吾爲之。母家有果肉之餽，召諸子姪分與之。嫂不食，未嘗先食。嫂各以怨言告少娣者，少娣笑而不答。少娣女奴以妯娌之言來告者，少娣笞之，尋以告嫂引罪。嘗以錦衣抱其嫂小兒，適便溺，嫂急接之。少娣曰，無遽，恐驚兒也。了無惜意。歲餘，四嫂自相謂曰，五嬸大賢，我等非人矣。奈何若大年爲彼所笑。乃相與和睦，終身無怨語。

呂氏曰，天下易而家難，家易而姒娣難。專利辭勞，好讒喜聽，婦人之常性也。然始於彼之無艮，成於我之相學。三爭三讓，而天下無貪人矣。三怒三笑，而天下無凶人矣。賢者化人，從我不賢者壞我。猶人，吾於蘇少娣心服焉。

何氏，永嘉王木叔妻也。初歸王氏，家甚貧，何氏佐以勤儉，家用遂饒。一日語夫曰，子可出仕，奈弟妹貧寒何。橐中餘資，請以分之。夫喜曰，是吾志也。日日盡散，簪珥不遺。木叔既仕，又曰，弟妹尚困，有田如許，何不畀之。夫喜曰，此尤吾志也。遂以田與弟妹。一郡稱爲賢婦。

呂氏曰，惜同室而專貨利，婦人莫不爾。欲其彼我分明已難，況盡推所有以與弟妹乎。其夫喜而從之，友于可慨知矣。

姑嫂之道。

舅姑之女，兄弟之妻，分莫親，情莫厚者也。然二人

者每不相得則女過爲多焉。父母無終身之依。姊妹非緩急之賴。繼父母而親我者誰也。獨奈何特目前城社。傷後日松蘿哉。夫君子言古道。不計世情。余云云。爲兒女子說也。

歐陽氏。宋人。適廖忠臣。踰年而舅姑死於疫。遺一女閏娘。纔數月。歐陽適生女。同乳哺之。又數月。乳不能給。乃以其女分鄰婦乳。而自乳閏娘。二女長成。歐陽於閏娘每倍厚焉。女以爲言。歐陽曰。汝我女。小姑祖母之女也。且汝有母。小姑無母。何可相同。因泣下。女媿悟。諸凡讓姑。而自取餘。忠臣後判清河。二女及笄。富貴家多求姪氏。歐陽曰。小姑未字。吾女何敢先。且聘吾女者。非以吾愛吾女乎。其問諸鄰人。卒以富貴家先閏娘。簪珥衣服器用。罄其始嫁粧奩之美者送之。送女之具。不及也。終其身如是。閏娘每謂人曰。吾嫂。吾母也。歐陽歿。閏娘哭之。至嘔血。病歲餘。聞其哭者。莫不下淚。

呂氏曰。姑嫂世所謂參商人也。嫁女之家。聞有小叔姑則戚。而嫂亦厭惡此兩人。若不可一日有。何者。爲母耳目。譖愬相虐也。世之爲嫂者。誠如歐陽氏賢。則舉世皆閏娘矣。吾於是知一人盡道。兩人成名。同室仇讎。過分多寡耳。難以罪一人也。

陳安節之妻王氏。始嫁歲餘。而夫卒。遺孤甫月。家貧。王氏躬操勤苦如男子。修行最謹。教子孫有法。家漸以饒。鄉人敬之。呼曰堂前。初堂前之歸陳氏也。舅姑歿。時夫之妹尚幼。堂前教育撫字。如女。及笄。厚嫁之。舅姑歿。妹求分財。堂前盡出室中所有與之。無吝色。妹得財。盡爲夫淫蕩所罄。貧不能自存。堂前爲又置田宅。撫諸甥如己出。終無怨語。

呂氏曰。堂前孝養舅姑。教育子孫。周恤宗族。廣施陰功。砥礪名節。無一不善者。而姑嫂之情。尤世所希。余特表而出之。

鄰娸。宋人。繼母之女也。前母兒娶妻荊氏。繼母惡之。飲食常不給。娸私以己食繼之。母苦役荊。娸必與俱。荊有過誤。娸不令荊知。先引爲己罪。母每扑荊。則跪而泣曰。女他日不爲人婦耶。有姑如是。吾母樂乎。奈何令嫂氏父母日蹙憂女之眉耶。母怒。欲笞娸。娸曰。願爲嫂受笞。嫂實無罪。母徐察之。後適爲士人妻。舅姑妯娌姊妹。知其賢也。皆敬重焉。娸歸寧。抱數月兒。嫂置諸牀上。兒偶墜火爛額。母大怒。娸曰。吾臥於嫂室。不慎。嫂不知也。兒竟死。荊悲悔不食。娸不哭。爲好語相慰曰。嫂作意耶。我夜夢凶。兒當死。不則我將不利。強嫂食而後食。母後見女之得愛於夫家也。竟成慈母。娸嘗病。嫂爲素食三年。娸五子。四登進士。年九十三而卒。

呂氏曰。小姑如姑。嫂甚畏之。娸異母也。視嫂乃如是。多壽。多男子。多富貴。殆天所以報賢人哉。吾鄉大小姑貴重。出嫁之女。與母列坐。坐居左。弟婦與同席。則叩頭告坐。大姑立受之。稍不當於心。則辭色如父母。惟賢者不然。然者強半也。讀此傳。寧不汗顏。

嫡妾之道。

有家之凶。嫡妾居其九。堯於舜。既歷試諸艱矣。猶以二女難之。彼二女者。何煩舜難哉。況夫非舜。嫡妾非同胞之親。無英皇之賢。而欲其志同行也。不亦難乎。是故夫道嚴正。嫡道寬慈。妾道柔順。三善合。而太和在閨門之內矣。

女宗者。宋鮑蘇之妻也。鮑蘇仕衞三年。而娶外妻。女宗養姑甚謹。因往來人。問候其夫。賂遺外妻甚厚。其嫂曰。夫人既有所好。子何留乎。女宗曰。婦人一醮嫁時別酒。不改。供衣服以事夫子。精酒食以事舅姑。以專一爲貞。以善從爲順。豈以專夫之室爲善哉。忌夫所愛。是謂貪淫。婦德之恥也。夫禮。天子十二。諸侯九。卿大

夫三十二今吾夫誠士也有二不亦宜乎且婦人七去妒正居一嫂不教吾以居室之善而欲使吾爲可棄之行耶不聽宋公聞之表其閭曰女宗

呂氏曰女無美惡入宮見妒此婦人常性也女宗於夫之外妻不直不妒又厚遇之以是相與而夫不感其賢妾不樂其德以釀一家之和氣者未之有也可爲婦人之法

花雲妻郜氏妾孫氏俱懷遠人雲守太平與陳友諒戰爲所縛不屈而死郜生子煒方三歲郜聞城將陷以牲酒祭家廟會家人泣曰城破花將軍必死吾豈能獨生哉幸有嬰兒不可使花氏無後若等善視之遂赴水死孫瘞郜屍遂抱兒以行脫簪珥覓漁舟渡江遇亂軍奪舟棄孫於水孫抱兒遇斷木浮至附之入葦洲採蓮實哺兒七日不死夜半聞人語聲呼之逢一翁自稱雷老引達帝所孫抱兒拜且哭帝亦哭置兒於膝曰此將種也雷老忽不見煒後拜水軍左衛指揮使偕孫至太平奉郜骸骨爲雲刻像合葬上元縣

呂氏曰煒非孫氏出也亂離之際忍九死以全孤卒收夫與嫡而合葬焉士女淑媛不在貴賤間矣身忠臣妻節婦妾賢人孰謂花將軍死哉

婢子之道

婢也賤何以錄錄賢也論勢分則大夫士庶人妻不相齒論道義則溝壑餓莩可與堯舜共一堂何言貴賤哉

會稽翟素士族之女也聘而未嫁賊至欲犯之臨以刃不從其房婢名青者跪而泣曰無驚我姑氏青乞代死賊竟殺素又欲犯青青曰我欲代姑冀全其名節性命耳姑既見殺我生何爲遂罵賊賊怒復殺之

呂氏曰青之代素忠也不受辱貞也忠貞兩字士君子且難況婢女乎

教女遺規卷之下

桂林陳弘謀編輯

王孟箕家訓御下篇（名演疇江西彭澤人萬曆進士任山西副使）

謹按寬仁慈惠婦女之德卽婦女之福也婦女不與戶外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或難施於外人而先施於門內門內如翁姑夫子女或猶有不敢不忍之意其可以逞其不寬不仁不慈不惠者惟此日夕相對之奴婢耳故入其家觀其奴婢而有以知婦之良與不良也茲篇所言女子御下酷烈暴虐之態可謂推見至隱極情盡致矣亦思爲婦女而至於如此賢乎不賢乎人將畏而敬之乎抑厭而遠之乎天將予之福祿乎抑加之以災害乎不有人禍必有天災不于其身必于其子孫吾願爲士夫者持此一通令婦女輩常相借鏡轉相傳述庶幾無則加勉有則改之救得一分不良之性卽留一分之福澤也

凡人家道稍溫必蓄僕婢彼貧我之養我資彼之力蓋相依而成人家彼既有力何處不可依人而謂彼非我則無以爲生者誤也律有入官爲奴之條士庶之家安得有奴故僕曰義男婢曰義媳幼者曰義女皆與己之兒媳子女同稱雖有貴賤非犬馬之與我不同類者陶淵明所謂此亦人子也可繹思矣人家於此輩衣服飲食不加體恤已失慈惠之道若唾罵捶楚略無節制殘忍何堪或當罵而竟撻或宜量撻而加重撻或無故撻之此在男子容有之而婦人尤甚婦人於僕婢皆然而於小婢尤甚

男子得僕以服伺於外婦人得婢以服伺於內皆可代己之勞此男婦之所同也惟婦人得僕婢代爲出入而已得嚴內外之防得供使令之役是婦人之於僕婢尤切也乃於所蓄僕婢無端凌虐或炊爨而少竊腥蔬或看茶而便竊茶果此小過恕之可耳或叱罵之量朴之足矣乃以爲罪大惡極而不可赦也盡力鞭笞不在人理相待之內有舅姑聞聲而不避有妯娌力勸而不能若丈夫禁之則反甚其怒猶曰彼爲盜耳又有命之服役而不諳蓋彼惟愚癡故爲人役耳正可情遣理恕而從容教之乃持棍棒而押之一面打罵一面視其幹辦彼痛楚難堪恐怖心勝益周章無措而益箠撻不休猶曰此其不用心服役耳又有因家之不如意無名頓起（無故動火性）怨毒橫生遂遷怒於僕婢而撻之視平昔更甚清天雷電平地風波令彼躲閃無門手足難措豈不爲無端業障哉

夫法莫嚴於官府矣打用竹板笞用荊條拶夾刑具止竹木之屬另有人數杖數就是大盜亦未有杖之上百者諸刑具止施於兩臂手足而胸背腰脇不及焉而婦人不然也房中便用火筯鐵鉗廚中便用刀背有節柴棍其小者耳撻之不計其數甚至一日二三次箠撻之腰背脇肋諸要害之處不論焉況官府中受杖之人出則有人慰勞有酒食煖臀有棒瘡膏藥此輩卽有同類不敢一目之顧又安所得酒食瘡傷藥物哉血肉之軀原非金石彼不速斃於杖下幸耳況彼打罵之時威不稍霽嗔目咬牙如猫之捕鼠狠心毒手如虎之擒羊分明一座活地獄日中撻不計其早晨曾撻晚間撻不計其日中曾撻又何論今日撻計其前日昨日已撻乎且撻之時有曰便打你死不要償命不過要去了幾兩銀子嗟嗟人命非蟻螘

也。但不計費，可任所爲，殊不知善惡報應，天理昭彰。不及其身，必于子孫。豈銀錢所能寬貸。良可懼也。

欲閑有家，須嚴於納媳之始，所謂教婦初來也。蓋新婦初來，就是素性剛狠，自有許多含蓄不敢發處。欲撻僕婢，必要先稟白舅姑。月不過一二度，杖不過荆條。數不過三五下。倘有私撻，暗地撻，姑查出而叱之。再不改，白其父母。又再不改，父責其子。姑責其媳。不妨過嚴。自不敢恣其胸臆。數月規矩已定，後來自能照行之。若初時稍縱，將來必勢重不可返，無藥可醫矣。

若其剛狠自用，不聽約束，及初來未嚴，養成撻人手熟者，又有一處焉。嫁賣之，彼必生釁。惟聽其遠遁投生，不爲尋究。去後亦不復買。惟工雇童稚，應門捧茶。若又稍稍難爲，明年，並無肯爲工雇者。非薄其妻，實所以成之也。惟丈夫刑家無道，只爲不堪其咶噪。或已逃而必尋。或尋不獲而復買。私心必曰，彼經此錯，將來必改。不知婦怨無終，兩行舊路，將來不至撻死不已。是婦人之業，丈夫作之也。明有國法，幽有鬼神，其報應豈不謹及婦人而并及丈夫哉。

温氏母訓 有序

烏程于石先生，以崇禎丙子舉於鄉。初名以介，後更命璜。舉癸未禮闈。筮仕徽司理。疆事壞，死之。先帝后以節烈風萬世。公夫人長安從容就義。遺集十二卷。末述先訓，乃母夫人陸所身教口授者。信乎家法有素，而賢母之造就不虛也。夫顏訓袁範，世稱善則，類皆喆士之所脩立。未聞宮師垂誡，踵季婦大家而有言也者。有之，自節孝始矣。原集繁重，不利單行。爰再付梓，讀者其廣知奮興乎。序失名

謹按温母之訓，不過日用恆言。而於立身行己之要，型家應物之方，簡該切至，字字從閱歷中來。故能耐人尋思，發人深省。由斯道也。可不媿鬚眉矣。豈僅爲清閨所宜則傚哉。于石先生之氣節，凜凜有自來也。敬錄之，使凡爲女子者，知爲人婦，爲人母，相夫教子，與有責焉。必明大義，諳物情，如温母者，乃盡婦人之道。勿以爲止主中饋而已也。

窮秀才謹責下人，至鞭朴而極矣。暫行知警。常用則翫。教兒子亦然。

貧人不肯祭祀，不通慶弔。斯貧而不可返者矣。祭祀絕，是與祖宗不相往來。慶弔絕，是與親友不相往來。名曰獨夫。天人不祐。

凡無子而寡者，斷宜依向嫡姪爲是。老病終無他誘。祭祀近有感通。愛女愛壻，決難到底同住。同住到底，免不得一番擾攘官司也。

凡寡婦雖親子姪兄弟，只可公堂議事。不得孤召密囑。寡居有婢僕者，夜作明燈往來。

少寡不必勸之守，不必强之改。自有直捷相法。只看晏眠早起，惡逸好勞，忙忙地無一刻丟空者，此必守志人。身勤則念專。貧也不知愁，富也不知樂，便是鐵石手段。若有半晌偷閒，老守終無結果。吾有相法要訣，曰寡婦勤。一字經。

婦女只許粗識柴米魚肉數百字。多識字，無益而有損也。

凡人同堂同室同窗多年者，情誼深長。其中不無敗類之人，是非自有公論，在我當存厚道。

世人眼赤赤，只見黃銅白鐵，受了斗米串錢，便聾聾

叫大恩德。至如一鄉一族，有大宰官，當風抵浪的。有博學雄才，開人膽智的。有高年老輩，道貌誠心，後生小子，步其孝弟長厚。終身受用不窮的。這等大濟益處，人却埋沒不提，纔是陰德。

周旋親友，只看自家力量，隨緣答應。窮親窮眷，放他便宜一兩處，纔得消讒免謗。

中年喪偶，一不幸也。喪偶事小，正爲續弦費處。前邊兒女，先將古來許多晚娘惡件，填在胸次。這邊父母。婢婦，唆教自立馬頭，出來兩邊閑雜人，占望風氣，弄去搬來。外邊無干人，聽得一句兩句，只肯信歹，不肯信好。真是清官判斷不開。不幸之苦，全在於此。然則如之何，只要做家主的，一者用心周到，二者立身端正。

凡父子姑媳，積成嫌隙，畢竟上人要認一半過失。其胸中橫豎道卑幼奈我不得。

貧人未能發跡。先求自立，只看幾人在坐，偶失物件，必指貧者爲盜藪。幾人在坐，羣然作弄，必持貧者爲話柄。人若不能自立，這些光景，受也要你受，不受也要你受。

寡婦勿輕受人惠，兒子愚，我欲報而報不成。兒子賢，人望報而報不足。

我生平不受人惠，兩手拮据，柴米不缺。其餘有也挨過，無也挨過。

作家的，將祖宗緊要做不到事。補一兩件。做官的，將地方緊要做不到事，幹一兩件，纔是男子結果。高爵多金，不算是結果。

兒子是天生的，不是打成的。古云，棒頭出肖子。不知是銅，打就銅器。是鐵，打就鐵器。若把驢頭，打作馬面，有是理否。

世間輕財好施之子。每到骨肉，反多恚吝，其說有二。他人蒙惠，一絲一粒，連聲叫感。至親視爲固然之事。一不堪也。他人至再至三，便難啓口。至親引爲久常之例。二不堪也。他到此處，正如啞子吃黃連，說苦不得。或兄弟而父母高堂，或叔姪而翁姑尚在，一團情分。利斧難斷。稍有念頭，防其干涉，杜其借貸，將必牢拴門戶，狠作聲氣，把天生一副惻怛心腸，蓋藏殆盡，方可坐視不救。如此，便比路人仇敵，更進一層。豈可如此。汝深記我言。

問介，侃母高在何處。介曰。剪髮餉人，人所難到。母曰。非也。吾觀陶侃運甓習勞，乃知其母平日教有本也。

世人多被心腸好三字壞了。假如你念頭要做好兒子。須外面實有一般孝順行徑。你念頭要做好秀才。須外面實有一般勤苦行徑。心腸是無影無形的，有何憑據。凡說心腸好者，都是規避樣子。

人有父母妻子。如身有耳目口鼻，都是生而具的，何可不一經理。只爲俗物，將精神意趣，全副交與家緣，這便喚作家人，不喚讀書人。

做人家，切弗貪富。只如俗語從容二字甚好。富無窮極。且如千萬人家，浪用，儘有窘迫時節。假若八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十口貲糧。六口之家。能勤能儉，得八口貲糧，便有二分餘剩。何等寬舒。何等康泰。

汝與朋友相與，只取其長，弗計其短。如遇剛鯁人，須耐他戾氣。遇駿逸人，須耐他罔氣。遇樸厚人，須耐他滯氣。遇佻達人，須耐他浮氣。不徒取益無方，亦是全交之法。

閉門課子。非獨前程遠大。不見匪人，是最得力。

父子主僕，最忌小處煩碎。煩碎相對，面目可憎。

懶記賬籍，亦是一病。奴僕因緣爲姦，子孫猜疑成隙者，繇於此。

家庭禮數，貴簡而安，不欲煩而勉。富貴一層，繁瑣一層。繁瑣一分，疏闊一分。

曾祖母告誡汝祖汝父云。人雖窮餓，切不可輕棄祖基。祖基一失，便是落葉不得歸根之苦。吾寧日日減餐一頓，以守尺寸之土也。出廚嘗以手捫鍋蓋，不使兒女輩減竈更然。今各房基地，皆有變賣轉移，獨吾家無恙。豈容易得到今日。念之念之。

汝大父赤貧，曾借朱姓者二十金，賣米以餬口。逾年朱姓者病且篤。朱爲兩槐公紀綱，不敢以私債使聞主人，旁人私幸以爲可負也。時大父正客姑孰，偶得朱信，星夜趲歸，不抵家，竟持前欠本利至朱姓處。朱已不能言。大父徐徐出所持銀，告之曰。前欠一一具奉，乞看過收明。朱姓蹶起頷言曰。世上有如君忠信人哉。吾口眼閉矣。願君世世生賢子孫。言已，氣絕。大父遂哭別而歸。家人詢知其還欠，或駭之。大父曰。吾故駭所以不到家者，恐爲汝輩所惑也。如此盛德，汝曹可不書紳。

問世間何者最樂，母曰。不放債不欠債的人家。不大豐不大歉的年時。不奢華不盜賊的地方。此最難得。免饑寒的貧士，學孝弟的秀才，通文義的商賈，知稼穡的公子，舊面目的宰官，此尤難得也。

凡寡婦不禁子弟出入房閣，無故得謗。婦人盛飾容儀，無故得謗。婦人屢出燒香看戲，無故得謗。嚴刻僕隸，菲薄鄉黨，無故得謗。

凡人家處前後嫡庶妻妾之間者，不論是非曲直，只有塞耳閉口爲高。用氣性者，自討苦喫。

聯屬下人，莫如減冗員而寬口食。

做人家，高低有一條活路，便好。

凡與人田產錢財交涉者，定要隨時討箇決絕。拖延，生事。

婦人不諳中饋，不入廚堂，不可以治家。使婦人得以結伴聯社，呈身露面，不可以齊家。

受謗之事，有必要辯者。有必不可辯者。如係田產錢財的，遲則難解，此必要辯者也。如係閨閫的，靜則自銷，此必不可辯者也。如係口舌是非的，久當自明，此不必辯者也。

凡人氣盛時，切莫說道。我性子定要這樣的，我今日定要這樣的。驀直做去，畢竟有搕撞。

人當大怒大忿之後，睡了一夜，還要思量。

史搢臣願體集 名典江南揚州人

謹按婦女深處閨房，不知世事艱難，習成驕悍情性。而搆釁於嫡庶之間，耗財於婚嫁之事。取辱於嫌疑之際，往往不免。爲士夫者，明知其非，而恩常掩義。以至一傳衆咻，驟難見信。且有陰爲所持，牢不可破者矣。願體集所載，頗多居家涉世之事。茲錄其切於近世婦女之病，如前所云者。雖其曲盡形容，不無爲下等人說法之處。而知病即藥，因俗立教，余有取焉。就此數者之中，男女嫌疑，尤爲家門榮辱所繫。勿謂無傷，其禍將長。有閑家之責者，防微杜漸，竟以此爲門內之人鬼關可也。

婦人女子，明三從四德者，十無一二。在父母膝下，性情自任。于歸之後，便見賢愚。貧家婦女，紡績炊爨，井

白晝莊事姑哺兒勤勞終日。獨是富貴女子。在室受雙親之庇。出嫁享夫家之安。高堂大廈。飲食多美味時鮮。穿插皆綾羅珠翠。兒女有乳媼抱領。針線有婢妾應承。家務從不經心。釀成驕傲之性。惟知妝飾一身。求全責備。竟不知米從稻出。絲自蠶抽。視錢財如糞土。以物命爲草芥。那管夫家經商者。有操心籌算。作宦者。有仕路艱難。若性質淳良者。尚聽公姑之訓丈夫之言。有一等驕悍婦人。不知理法。不信果報。公姑丈夫。開口便傷。待妾婢女。終朝打罵。及至逼出事端。爲丈夫者。顧惜體面。焉肯令妻出乖露醜。到底仍是丈夫抵當。竭力彌縫過去。及至事後。見兒女滿前。姻親羅列。出遣不可。警戒不從。若以大義數責。彼反輕生恐嚇。又怕多事。惟有忍耐而已。愚謂經史女箴。勸必不聽。惟有令人講解律例。幷詞訟招詳。某官審某事。某人犯某罪。使知婦女亦有罪條。王法不盡男子。而善惡報應之事。時時陳說。庶乎稍生畏懼。或可挽於萬一也。

有夫婦而後有父子。若娶妻而即生子。且聯舉數子。則承祧有人。可無憾矣。至有子而仍娶妾。賢者所不免焉。爲之妻者。若果溫惠寬和。得以相安無事。則如古所稱樛木螽斯之懿範。不多讓矣。若夫婦年近四十。或生女而不生男。或曾生而不育。或竟全不一生者。則急宜置妾。以爲嗣續之計。爲之婦者。正宜和衷寬待。以冀其早爲生育。俾吾夫得免無後之嘆。而已亦不失爲嫡母之尊。每見賢淑之婦。年在四十左右。艱於嗣息。即歡然勸夫娶妾。和集一門。未幾妾尚未生。妻忽生子者。亦有妻妾並舉子者。要以和氣自能致祥也。奈何有一種嫉妒性成者。明知年齒日增。生育無望。說到娶妾。即百計刁難。迄至勉強作成。遂必入門見嫉。明則尋是覓非。顯加辱苦。暗則私覷密察。以冀間離。幸而懷孕生子。或漠不關情。或佯爲稱慶。終是滿腔積恨。一片殺機。有生子而強遣其母者。有子疾而陰肆其毒者。有鬭爭無寧日者。充其妒忌之心。可以死其夫。可以亡其身。又安惜夫之無後爲大哉。夫四十無子則娶妾。婦人無子去。妒去。律例昭然。原不忍斯人之終於無後也。獨怪怯懦之夫。甘受制於潑悍之婦。或委靡不振。怒而不言。或顧惜臉面。自相掩覆。坐使無良之婦。得志以逞。俾祖父之血食。自我而斬。豈非不孝之至。而爲天地間一大罪人乎。吾謂人至四十無子。則宜告過宗族。及婦之父母兄弟。按律娶之。敢肆阻撓。即正以無子去妒去之罪。案鳴之於官。決於必去。爲官長者。伸明律法。不得少事姑惜。按律去之。使閨門不賢不淑之婦。知有天綱人紀不可磨滅。不敢負嵎肆惡。則儆一戒百。不獨一人一家。受其福庇。有裨風俗人倫不少矣。

亦有嫡妻素明大義。惟恐覆夫宗嗣。聽其置妾納婢。所賴爲之夫者。嚴分正倫。不容隕越。幸而生有子女。必教以孝敬嫡母。庶幾謹微於著之義。乃有婢妾生子。反起踞寵奪嫡之心。始而舉動放恣。繼以語言肆詬。至謂母以子貴。嫡庶何分。而漸欲易其位者。且有夫心偏向。謂妾能爲我生子接宗。一味寬縱。舉動任其僭越。語言聽其觸犯。視結髮之愛若路人。於寵姬之間多袒護者。則名分倒置。實爲亂階。不思夫婦爲五倫之始。結髮乃父母所配。廟見之日。原冀昌衍吾宗。無何實命不猶。不得已而相夫置妾生子。代爲恩勤。亦謂子雖庶出。而我爲嫡母。是夫宗不絕。即婦嗣

有託也若妾則蛾眉得寵遽干名分妻則淒其冷落視若贅疣不獨悖理滅倫既獲罪於名教似此寡情薄德捫心其能自安乎

兄弟爭財其父遺不盡不止妻妾爭寵其夫命不死不休

世人於嫁女一事必誇奢鬬靡苦費經營往往有因一嫁一娶而大傷元氣者事後追憶所費其實正用處少浮用處多如富盛之家必欲從厚與其金珠溢篋幣帛盈箱綵轎几筵極一時之盛何如佐以資本代置莊田為彼後日之恆產乎曾見有詩云婚姻幾見鬬奢華金屋銀屏衆口誇轉眼十年人事變妝奩賣與別人家殊有深味

又有不足之家拘牽禮節男女俱已長成或因賠贈無資不肯允嫁或因繁文無措不敢親迎坐使婚嫁愆期寧作曠夫怨女者不思男女之情室家之願原以婚嫁及時為幸與其以儀文未備而待時何如以遷就團圓而成事況青春已屆年忽一年時事變遷又焉保將來之果如吾意耶又有產僅中人效顰富室惟知六禮必周不計家貲厚薄或稱貸以備釵環或廢產以供花燭迨至入門之後向之繁文縟節轉眼皆空今之典借花銷俱成實累夫男女畢姻原欲其續祖妣而大門閭若以一婚嫁之故而累債耗家雖有佳男佳婦已苦於門戶無可支持始悔前此浪費則亦何益之有

妻雖賢不可使與外事僕雖能不可使與內事

三姑六婆勿令入門此輩或稱募化或賣簪珥或假媒妁或治疾病耑一傳播各家新聞以悅婦女暗中盜哄財物尚是小事常有誘為不端魘魅刁拐種種非一萬勿令其往來至於娼妓更是不祥穢物出入臥房尤為不可媒婆穩婆不能不用擇其善者用之亦不可令其時常往來

男女不雜坐(無論尊卑長幼遠近親疎均無雜坐之理)不同椸(音移)枷(音架皆置衣之具)不同巾櫛(拭巾髮梳不相通用)不親授(喪祭則以盤盛其餘不得已而授受則置於几桌令其自取)內外不共井(嫌同汲也)不共湢(浴室)浴(嫌相褻也)不通寢席(如被褥枕簟之類嫌相親也)不通衣裳(嫌混雜也)諸母(庶母)不漱(洗也)裳(下服也不浣洗賤服亦敬父遠嫌之義)女子嫁而反兄弟(甥姪同)弗與同席而坐弗與同器而食(有事來家則語於中堂不得房中坐談)男子入內不嘯不指夜行以燭無燭則止(取光明之義此男子之遠嫌也)女子無故不許出中門出中門必擁蔽其面(有用紬為襆者名曰頭襆或用青紗)夜行以燭無燭則止(此婦女之遠嫌也)出入於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以右為尊道路之間亦有分別)此曲禮別男女之大節所以嚴內外而防瀆亂也有家者不可不知

男女遠別不止翁婦嫂叔為然世俗惟嚴於翁婦其餘無別甚者叔嫂姊夫小姨妻弟之妻皆不避嫌近於蠻貊矣然避嫌不必相隔太遠也三步之外止足背立可也(數步之外止足背立則貧窮小戶皆可避嫌何況富族同室尊親皆能有別何況外人)

男女之所以隔絕者惟爭一見禮云外言不入於梱(門限也)內言不出於梱即聲音尚不容通況顏面乎於此見聖賢防微杜漸之意有等婦人竟不避人入寺燒香登船遊玩為丈夫者明知而縱之其故何歟甚有好見人者反笑避人為不大方則惑愈甚

謹飭閨門人盡知之而主家者於服食器用之類或躬親備辦或介紹分勞獨於婦女抵掠脂粉女工針線之物每多忽略聽其自購常見閭巷閨雛朱門媵

婢，叢遶屹立。與街市貨郎，擇揀精粗，奪來搶去，男女混雜。大爲不雅。豈禮嚴內外，獨此不禁歟。且所擊之器，名爲驚閨，結綉，喚嬌娘，予謂閨可驚，而嬌娘豈可爲若輩喚乎。深心者，當令童僕代之。

唐翼修人生必讀書（名彪，浙江蘭谿人。歷任會稽，長興，仁和訓導。）

謹按婦人以夫爲天。而舅姑爲夫之父母，義莫重焉。事之不得其道，孝敬有虧，卽才智有餘，曷足貴乎。篇中敬翁姑敬夫之節，周詳真摯，發乎天性。而於繼姑貧賤之夫，委曲承順。服事尤謹。伯叔妯娌之間，任勞讓財，恩愛無閒。教子以義方，不事姑息。此尤婦女所難也。一門之內，有婦如此，不特人敬之服之，天亦必佑之，家道其有不興者乎。此編當與女誡參觀，誠哉其爲必讀書也。

婦人賢不賢，全在聲音高低，語言多寡中分。聲低言寡者賢也。聲高言多者不賢也。

人非聖人，不能無過，況婦人乎。媳婦偶然有失，公姑丈夫譴責，當欣然受之。云媳婦不是，自此當改，則不惟前過無害，卽此便增一善矣。若橫爭我是，得罪公姑，得罪丈夫，是一小過未完，反增一大罪也。

媳婦之倚仗爲天者，公姑與丈夫三人而已。故事三人，必須愉色婉容，曲體歡心，不可纖毫觸犯。若公姑不喜，丈夫不悅，久久則惡名昭著，爲人所不齒矣。奴僕皆得而抵觸我矣。故婦之善事公姑丈夫也，非止爲賢與孝也，且以遠辱也。

夫者天也。一生須守一敬字。見丈夫來，便須立起，若宴然高坐，此驕倨無禮之婦也。稱夫有定禮，如相公官人之類，不可云爾汝也。如爾汝忘形，則夫婦之倫褻矣。凡授餐奉茗，必雙手恭擎。未寒進衣，未饑進食，此婦不易之職分也。

媳婦不唯自己要盡孝，尤當勸夫盡孝。語云，孝衰於妻子。此言極可痛心。故媳婦以勸夫孝爲第一。要使丈夫蹤跡，常密於父母，而疎於己身，俾夫之孝行，倍篤於往時，乃見媳婦之賢。若丈夫於公姑，小有違言，便當代爲謝罪。曰此由媳婦不賢，致使吾夫不順於公姑，非獨丈夫之罪也。請公姑息怒，今後當勸丈夫改過矣。

婦與姑之最易失歡心者，背後之言語。最易得歡心者，亦背後之言語。如在母家親戚，夫家親戚之前，及在自己房中，凡有言語，必稱公姑之德，多蒙優待，只是我不能孝順。展轉相聞，公姑豈不大喜乎。若略有一言怨望，公姑聞之，心必不喜，連當面好處落空矣。雖然，言語之謹肆，發於念頭之真假。未有孝順之心不真，而言語能檢點者也。

繼姑待媳，多帶客氣，勢所必然。媳婦當此，務以誠心感之。既屬己姑，何分前後。凡事極其誠敬，不假一毫虛飾。姑知婦真心相待，自然心歡意悅，并客氣都化了。若媳婦胸中，稍分先後，不覺形之辭色，初則彼此客氣，既而乖戾無所不至矣。或有媳婦先入門，而繼姑後至者，姑尊媳卑，名分不以先後改易，當一於誠敬，不可生怠慢心也。

媳婦於翁，殊難爲孝，但當體翁之心，不須以向前親密爲孝也。或翁體不安，須頻頻浼姑問安爲善。

或己爲嫡媳，而家有庶姑，其事庶姑，亦須將順而加禮貌焉。不可恃嫡慢庶，致傷庶叔之心，并傷阿翁之心。若己爲庶媳，則宜小心奉侍，曲體庶姑之心，嫡姑

在堂則事庶姑以敬而禮貌稍殺於嫡姑統所尊也嫡姑沒弃禮貌亦宜尊崇矣倘或庶姑舉止有未合理媳婦只宜以禮自持和色婉容規以正道不亢傲不委靡方爲合禮

婆與媳雖如母子然母子以情勝婆媳則重在禮焉凡婆之衣服器具銀錢酒食俱不可擅動婆在房中開箱看首飾與衣服或與姑娘小叔密語俱宜退步惟命之前始進又凡有好物好衣察婆欲與姑者不妨贊成之

凡公姑與丈夫之親友倉卒間到要留酒食而銀錢偶乏或慶弔諸儀銀錢無措媳婦知之即宜脫簪珥典衣服不待公姑開言方爲先意承志至一二贈嫁器皿即當公用不當慮及完全做毀若稍有愛惜之語即傷公姑之心爲下人姍笑常有公姑寧貸於隣家而不屑問媳婦借者其婦之不賢可知也

平常之家安能常得甘旨以供舅姑然亦有法也只要諸物烹庖得訣務令適口便是甘旨若遣人辦買必囑付擇其最佳者方買之此即孝順妙法也

一應往還之禮或行或否應厚應薄須一一稟命於姑不可自作主意然其中猶有周旋也待姑家親戚須常存要好看之心母家親戚苟禮文可減一切省之可也

有等媳婦不能孝姑而偏欲孝母此正是不孝母也事姑未孝必貽母氏以惡名可謂孝母乎蓋女在家以母爲重出嫁以姑爲重也今媳婦必欲盡孝於父母亦有方略須先從孝敬公姑丈夫起公既喜婦能孝必歸功於婦之父母必加厚於婦之父母丈夫既喜妻賢必云非岳母賢淑吾妻安得柔和或夫家富貴則必有潤澤及母家矣此則女之善孝其親也

丈夫有不得意之事爲妻者宜好語勸慰之勿增慨嘆以助抑鬱但當委婉云將來自有好日方謂賢妻

丈夫在館不歸此是能攻苦讀書不可常寄信問候以亂其心數數歸家即荒時廢業矣若親友有書札來恐有要務速傳送之

丈夫不事儒業者或居家營運出外經商俱是心血所成勞四體以贍妻子爲婦者必須憫夫勞役軫夫饑寒體卹隨順方稱賢淑家貧能撫恤慰勞尤徵婦德若蕩子嫖賭敗廢祖宗基業必宜苦諫至再至三不聽則涕泣爭之

媳婦之善相其夫者第一要丈夫友愛世之兄弟不友愛者其源多起於妯娌不和丈夫各聽婦言遂成參商此大患也爲媳婦者善處妯娌惟在禮文遜讓言語謙謹有勞代之有物分之公姑見責多方解勸要緊之務先事指點則彼自感德妯娌輯睦矣如我爲伯姆彼爲叔娣倘彼偶疾言遽色不堪相加我歡然受之不爭勝氣不與回答彼自愧悔和好如初其或公姑偏愛多分物件與彼切勿計量只是相忘或我富他貧我貴他賤皆須曲意下之周其不足不可稍有輕侮若他富貴我貧賤亦宜謙卑委婉不可先存爾我之見諸姪姪女宜愛之如子乳少者助其乳抱至膝上常加笑容己之子女當令其敬伯母叔母一如親母此要務也

兄弟一氣必無二心往往因奴婢之間自私自利致傷兄弟之和此婦之大惡也婦之賢第一在和妯娌妯娌不和大約以公姑恩有厚薄便生妒忌便有爭執此不明之甚也公姑胸中如天地一般有何偏見

若厚於大伯大姆。必是伯姆賢孝。得公姑之歡。厚於小叔嬸嬸。必是叔嬸賢孝。得公姑之歡。正當自反。負罪引慝。改過自新。庶公姑有回嗔作喜之時。豈可不知自責。且有怨望。若公姑獨厚於己夫妻。則當深自抑損。凡百分物。讓多受寡。讓美受惡。方是賢婦人也。

長兄如父。長嫂如母。故介婦諸婦與冢婦長婦有尊卑之分。宜隨行不敢並行。姑舅若有事。使介婦行者。介婦不得辭勞。欲分任於冢婦。禮也。

婦有必不可辭之職分。又有不可遲緩之行事。客一到門。則茶鍾酒杯。餚饌菜碟。俱宜料理。不可委之羣婢。更宜速快。遲則恐客不及等待。蓋媳婦之職。原須必躬必親。辛勤代勞。苟叉手高坐。便是最不賢之婦。

婦人無事。切勿妄用一文。凡物須留贏餘。以待不時之需。若隨手用盡。則貧窮可拭目而待。安可不一心節儉也。婦之賢者。家雖富厚。常要守分。甘淡薄。喜布素。見世間珍寶錦繡。及一切新奇美好之物。皆敗家之種子。方爲有識婦人。

婦人衣服。宜安本分。富而奢侈。服飾犯分。大不可也。況衆人同處。而我一人衣飾獨異。爲衆所指目。小家之婦。欣欣自榮。大家之婦。心必不自安也。

公姑之婢僕。不但不可辱罵也。並不可厲聲嚴色。蓋優禮婢僕。即所以敬公姑也。如婢有過失。公姑未見。當好言戒諭之。不必令公姑知之。其或大偷盜。及欲逃亡。媳先知其情者。公姑未曉。亦須稟知。然止可云耳聞。不可顯言其狀。致難收拾。又須云云恐非灼見。再須詳察。

本房婢僕。雖宜慈愛。然或觸公姑之怒。皆宜重懲。不可護短。但訓飭之時。不可煩於言語。恐反開罪於公姑耳。

婢僕衣裳。宜令時加浣濯。髻鬟裙履。須令整頓端齊。若聽其蓬頭垢面。汚穢難堪。甚或身有血漬。面有爪痕。令人不忍見聞。則主婦之不慈不賢。行道之人皆指摘之矣。

凡物須預謹守防閑。毋令盜竊。萬一有此。乃己不能謹密之過。且只忍耐。不妄加猜疑。及輕聽人言。輒至僕婢房中搜索。搜出。則喪其廉恥。搜不出。則彼反有辭。若公家僕婢。及在外之人。尤不可妄指。每因失物反招大是非。增添閑氣。此不可不深思切戒者也。

凡生養子女。固不可不愛惜。亦不可過於愛惜。愛惜太過。則愛之適所以害之。小兒初生。勿勤抱持。裹而置之。聽其啼哭可也。醫云。小兒頓足啼哭。所以宣達胎滯。乳飲須有節。日不過二三次。夜惟雞將鳴飲一次。衣用稀布。寧薄無厚。語云。若要小兒安。常帶三分飢與寒。蓋孩提一團和氣。十分飽煖。反生疾病。珠帽項圈。手鐲。切不可令着身。無論非從樸之道。而誨盜招拐之禍猶淺。圖財喪命之害更深。

富貴之家。愛子過甚。子所欲得。無不曲從之。性既縱成。一往莫禦。小有拂逆。便肆咆哮。及至長大。恃強好勝。破敗家財。猶係小事。一切刑禍。從此致矣。爲父母者。亦曾念及此乎。

子弟幼時。當教之以禮。禮不在精微。止在粗淺。如見尊長。必作揖。長者經過。坐必起立。長者呼召。即急趨之。門內門外。長者問何人。對必以名。不可曰我曰吾。長者之前。不可喧嚷致爭。廳堂之中。不可放肆偃臥。凡事非僮僕所能爲者。必須爲父母代勞。不可推諉。略舉大端。不能遍指。宜觸類推廣。

童子幼年不可衣之羅綺裘裳恐啓其奢侈之心長大不能改也

凡授銀物與僕輩不宜手授必置几案上令其自取之亦須照管毋令他人竊去也

王朗川言行彙纂 名之鈇湖廣湘陰人

謹按古今婦女懿行其卓卓可記者已載於閨範矣茲編所錄皆其軼事不少概見而儉約樸素之風孝慈忠厚之道亦婦女所當廣其見聞而是傚是則者也至於待奴婢之道虐之不可縱之亦不可偏聽之更不可故於御下篇而外又續有取於此庶幾於體䘏之中寓約束之意委曲以教導於先嚴切以防閑於後皆所以全惠下之仁也集中所輯嘉言懿行甚多茲不及全錄云

婦禁十三一曰干預外政二曰入寺燒香許願祈男三曰無故聚飲卽有事飲酒不得沉醉四曰會諸姻黨同席熟談五曰痛撻奴婢及惡聲詈罵六曰優厚三婆七曰侈蓄珠翠八曰看龍舟觀燈觀會諸外場雜遝事九曰與妯娌鬭勝十曰分理是非十一曰不親中饋十二曰厭夫交友賓客十三曰貪嗜肥甘

朱子家範一曰妻妾無妒則家和二曰嫡庶無偏則家與三曰奴僕無縱則家尊四曰嫁娶無奢則家足五曰農桑無休則家溫六曰賓祭無墮則家良

陸象山先生嘗謂人家要有三聲讀書聲孩兒聲紡織聲蓋聞讀書聲覺聖賢在他口中在我耳中不覺神融聞孩兒聲或笑或泣俱自然籟動天鳴覺後來哀樂情致較此殊遠聞紡織聲則勤儉生涯一室兒女覺有豳風七月景象最可厭者婦女詬罵聲也惡也飲酒喧呶聲也狂也街巷談笑聲也謠也妖冶歌唱聲也淫也與其聞此不若聆犬聲於夜靜聞雞聲於晨鳴令人有清曠之思

袁了凡先生初艱嗣後乃生若思母作冬襖將鬻絮先生曰絲綿輕煖篋中自有何必鬻母曰絲貴絮賤吾欲以絲易絮多製絮衣贈親戚中寒無衣者先生曰有是哉此子壽矣

衡公岳知慶陽僚友諸婦會飲在席者金綺爛然公內子荊布而已既歸不樂公曰汝坐何處曰首席公曰既坐首席又要服飾華好富貴可兼得耶至今傳爲美談

橙墩好客有妾蘇氏善持家一日讌客失金杯諸僕嘖嘖四覓蘇氏詭之曰金杯已收在內不須尋矣及客散對橙墩云杯實失去尋亦不得公平日好客豈可以一杯故令名流不懽乎橙善其言

大司徒馬森其封君諱某年四十始得一子一日婢抱出門從高堦失手下墜破其左額旋死封君見之卽令婢遁去而自抱死子曰失手致之傷也婦哀痛尋婢撻之無有矣婢歸匿母家言其故婢父母日夜籲天願公早生貴嗣次年果生子左額宛然赤痕卽司徒也

晉陵錢氏顧成之媳也錢氏往母家夫家疫盛轉相傳染親戚不敢過夫家八人俱將斃錢聞欲歸家父母阻之錢曰人爲侍養公姑而娶媳今公姑旣病篤忍心不歸與禽獸何異吾往卽死不敢望吾親惜也隻身就道其家忽聽鬼相語曰諸神皆衞孝婦歸矣速避速避八人皆活

歐公沚嫡母所生兩兄皆庶出父以公屬嫡欲厚之

公妻馮氏。請於舅曰。嫡庶爲父母服。有差等否。舅曰。無。馮氏曰。均子也。服無差等。豈可異乎。舅大悅。從之。

婦人未嘗讀書明理。性情多有僻處。不孝敬舅姑丈夫。却誦經禮佛。不周濟骨肉姻親。却佈施僧道。不享現世和平之福。却望來生渺茫富貴。此誠女流中之下愚者。噫。豈有驕悍妒惡。而長享富貴。德性賢良。而墮落輪迴者哉。

登人之堂。即知室中之事。語云。入觀庭戶知勤儉。一出茶湯便見妻。老父奔馳無孝子。要知賢母看兒衣。

子之孝。不如率婦以爲孝。婦能養親者也。朝夕不離。潔奉甘旨。而親心悅。故舅姑得一孝婦。勝得一孝子。婦之孝。不如導孫以爲孝。孫能娛親者也。依依膝下。順承靡違。而親心悅。故祖父添一孝孫。又添一孝子。

人之居家。凡事皆宜先自籌度。立一區處之方。然後囑付俾僕爲之。更宜三番四覆。以開導之。如此周詳。猶恐不能如吾意也。今人一切不爲之區處。事無大小。但聽奴僕自爲。不合己意。則怒罵鞭撻繼之。彼愚人止能出力以奉吾令而已。豈能善謀。一一暗合吾意乎。不明如此。家安能治。

僕婢天資愚魯。其性善忘。又多執性。所行甚非而自以爲是。更有秉性躁戾者。不知名分。輕於應對。治家者須明此理。於使令之際。有不如意。少者憫其智短。老者惜其力衰。徐徐教誨。不必嗔怒也。有詩云。此輩冥頑墮下塵。只應憐念莫生嗔。若能事事如君意。他自將身作主人。

小過宜寬。若法應撲責。當即處分。責後呼喚辭色如常。不可嘖嘖作不了語。恐愚人危懼。致有他變。

凡婢僕有爭鬬者。主父母聞之。即時呵禁之。不止。分曲直。以杖之曲者多杖。或一止一不止。則獨杖其不止者。

婢僕之言。變亂是非。其意以言他人短。可以悅主人主母之心。苟不知其弊。聽信其言。則弟兄妯娌。必至不和。鄰里親戚。必至不睦。有以膚受愬者。宜叱曰。我不眼見。駕言他人毀罵主翁者。宜叱曰。我不曾耳聞。則此輩無所施其欺矣。

人家僕婢。不可一處飲食。須內外各別。屋多地寬。宜婢內僕外。各食屋少。不妨僕先婢後。亦猶夫各食也。所以然者。僕婢同食。語言之間。未免錯雜。非宜家之道也。下人有分別。則上人愈有分別矣。

待小人女子。不可無信。婚姻一節。尤宜慎之。每見人家婢僕伏侍勤勞。主人即以某婢許某僕。家長一言出口。婢僕百諾於心。或家事遷延。遲疑不決。無識小人。見其爲期無定。未免埋怨偷安。主人聞之嗔怒。或改悔前言。男女失望。遂萌異念。姦拐逃盜。變幻百出矣。爲人上者。務宜酌量於前。斷勿改悔於後。婚配爲一生大事。許定豈容更易。況童婢同在一堂。雖在下人。寧無羞恥。莫如平時不輕許。待二十歲內外。擇男女相配。相宜者許。許定即婚。則百弊不生。閨門亦肅矣。

女訓約言 出言行彙纂未詳姓名

謹按。婦德所尚。與其所以當戒。已散見於集中矣。茲編載女德二十四條。女戒八十條。則又舉婦女所切要。及易犯者。而薈萃其義。撮總其詞。雖不識字義之婦女。有能舉此諸條。代爲講說。亦可了然於心口之間。而知所法戒矣。此予所以編女教而終之以此也。

女德

性格柔順。 舉止安詳。 持身端正。 梳妝典雅。

低聲下氣。謹言寡笑。整潔祭祀。孝順公姑。
敬事夫主。和睦妯娌。禮貌親戚。寬容婢妾。
教道子女。體恤下人。潔治賓筵。謹飭門戶。
早起晚眠。少使儉用。學製衣服。學做飲食。
打掃宅舍。收拾家伙。蠶桑紡織。孳生畜牲。

有此女德。雖貧賤之家。人看得自然貴重。雖沒好衣服首飾。有好聲名。自然華美。又攜的本家父母與闔族親眷。都有光彩。似這等。也不枉生女一場。

女戒

莫舉止輕狂。　莫妖喬打扮。
莫高聲大笑。　莫耳軟舌長。
莫搬弄是非。　莫離間骨肉。
莫煩言絮聒。　莫巧言狐媚。
莫耳邊蔞昕。　莫背後唧噥。
莫憑空說謊。　莫喜佞悅讒。
莫逼牆竊聽。　莫偷眼邪視。
莫眼空意大。　莫口甜心苦。
莫嫉人勝己。　莫夸己笑人。
莫倣効男妝。　莫倣行男禮。
莫賣弄顏色。　莫炫耀服飾。
莫毒手打人。　莫惡口罵人。
莫無病稱病。　莫無憂而憂。
莫蓬頭垢面。　莫赤胸袒膊。
莫顯見褻服。　莫露出枕蓆。
莫男婦同席。　莫男女授受。
莫買命算卦。　莫聽唱說書。
莫隨會講經。　莫修寺建塔。
莫打醮掛旛。　莫廟宇燒香。
莫招神下鬼。　莫魘鎮害人。
莫看春看燈。　莫學彈學唱。
莫狎近尼姑。　莫招延妓女。
莫結拜義親。　莫來往三婆。
莫輕見外人。　莫輕赴酒席。
莫內言傳外。　莫外言傳內。
莫倚門看街。　莫酒醉失儀。
莫忤逆不孝。　莫攪家不賢。
莫唆挑夫主。　莫欺瞞夫主。
莫侮慢夫主。　莫鈐束夫主。
莫溺愛兒女。　莫偏向兒女。
莫口談夫過。　莫埋怨家貧。
莫妯娌不和。　莫伯叔爭勝。
莫嫉妒婢妾。　莫凌虐僕從。
莫怠慢窮親。　莫結怨鄰家。
莫心貪口饞。　莫濫費折福。
莫隨有隨盡。　莫隨做隨毀。
莫輕剪羅緞。　莫多宰雞鵝。
莫懶惰邋遢。　莫抛撒物件。
莫干預外事。　莫私放錢債。
莫盜轉財物。　莫陰厚母家。

以上皆虧損女德之事。雖其中小小出入者。皆世俗常態。然不可不謹也。其餘則蕩禮踰閑矣。失婦德而蕩禮踰閑。縱生長富貴家。衣服首飾。從頭到尾。都是金珠。都是綾錦。也不免被人嗤笑玷辱。父母嘆。父母生養我一場。我不能與他爭些志氣。增些光彩。反因我玷辱。被人嗤笑。我心何安。仔細思想。

在官法戒錄序

天下之人無過善不善之兩途而人之慕乎善而遠不善也則不外於法戒之兩念予有四種遺規之刻蓋冀天下人無男女少長貴賤賢愚均有所觀感與起見善者而以爲法見不善者而以爲戒也二云爾既又思之人有在四民之外勢所不能無而又關係民生之利害吏治之清濁不可以無化誨者則官府之胥吏是也古者三百六十之屬皆有府史胥徒府掌廩藏者即今之庫吏也史掌文案者即今之吏典也胥即今之都吏爲徒之什長徒即今之隷卒也是爲庶人在官其祿同於下士其田在遠郊之地充人掌之春秋月吉讀法書其孝友睦婣得與於鄉舉里選之列故當時僚隷輿臺之守法循分豈惟風俗之醇抑上之人教養成就之有其具也秦燔詩書人以吏爲師漢制能諷書九千字以上乃許爲吏當時刺史守相自辟其屬恆求其賢者以爲吏而進達之而吏亦皆束身自好以蘄不負上之知故一時名公鉅卿起家掾吏者不可勝紀兩漢吏治最爲近古非由吏之得人而然乎魏晉而後流品遂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吏始不得與清流之班沿及隋唐以降科貢之勢重而吏之選益輕矣然國家設官置吏官暫而吏久也官少而吏衆也官之去鄉國常數千里簿書錢穀或非專長風土好尚或多未習而吏則習熟而諳練者也他如通行之案例與夫繕發文移稽查勾攝之務有非官所能爲而不能不資於吏者則凡國計民生繫於官即繫於吏吏之爲責不亦重乎而爲吏胥者類皆有機變之才智不能安於畎畝耕鑿之樸以來役於官因盤據其間子弟親戚轉相承授作姦犯科相習熟爲固然而不知禮義之可貴爲官者亦多方防閑之摧辱之幾若猛獸搏噬之不可馴擾夫防之愈嚴作弊亦愈巧摧之愈甚自愛之意愈微將囂然喪其廉恥之心以益肆其奸猾狡黠之毒官吏相蒙國計民生於焉交困而貪昧陋劣之員受其牢籠牽鼻揄胥以敗也又不足言矣昔劉晏以吏人不可用謂吏無榮進則利重於名我

國家立賢無方吏員一途咸有進身之階惟其才之所宜未嘗限其所至則固有榮進之可期矣即或不盡榮進而其愛一時之小利必不如其愛身家子孫之大利更不如其畏身家子孫之奇禍今試語人以于公治獄之陰德而子孫駟馬高車充溢門閭未有不欣然慕效者也語以王溫舒舞文巧詆姦利受財而辠至於五族未有不悚然易慮者也特無以提醒之遷善遠罪之良心無緣而動耳上以君子長者之道待人而人不以君子長者之道自待者非人情也剟吏胥多讀書識字粗知義理習典故明利害視田野之愚氓閨門之婦孺其化誨當更易易爲官者方日資其心思才力以成其政治而顧視爲化外之人不一思所以化誨之聽其日習於匪僻於心何安而於事又寧有濟乎余於聽政之暇採輯書傳所載吏胥之事各綴論斷裒爲四卷名曰在官法戒錄廣爲分布以代文告書曰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孟子曰仁則榮不仁則辱觀是錄者善惡燦陳榮辱由己何去何從必有觀感而興起者矣

乾隆八年夏四月桂林陳弘謀題於豫章使署

在官法戒錄總目

桂林陳弘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搢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卷一
總論共六十二條
卷二
法錄上共八十二條
卷三
法錄下共八十五條
卷四
戒錄共七十九條

在官法戒錄卷之一

崑山葛正笏搢書
桂林陳弘謀榕門編輯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總論

太公陰符曰。治亂之要。其本在吏。吏有重罪十。一吏苛刻。二吏不平。三吏貪汚。四吏以威力脅民。五吏與史合姦。六吏與人無惜。七吏作盜賊。使人爲耳目。八吏賤買貴賣於民。九吏增易於民。十吏震懼於民。夫治者有三罪。則國亂民愁。盡有之則民流亡而國不可守。又曰爲吏守職。爲民守事。各居其道。則國治。國治則都治。都治則里治。里治則家治。家治則善惡分明。善惡分明則國無事。國無事則外不懷怨。內不徵爭。後漢書注

周官自府史胥徒。以至鄙師縣正之屬。皆所謂吏也。太公所言十重罪。已盡後世作吏之弊。天下治亂。實基於此。爲吏者。當知己與命官。雖有尊卑。其爲民生休戚所繫則一。不可不自勉也。

王仲宣曰。大凡執法之吏。不闚先王之典。縉紳之儒。不通律令之要。彼刀筆之吏。豈生而察刻哉。起於几案之下。長於官曹之間。無溫裕文雅以自潤。雖欲無察刻。弗能得矣。竹帛之儒。豈生而迂緩也。起於講堂之上。遊於鄉校之中。無嚴猛斷割以自裁。雖欲不迂緩。弗能得矣。本集

爲吏者。執悉律例。可以斷獄決疑。此用其所長也。若用以舞文。或務爲深入。則流毒便不可當。非法之有弊。乃心之無良也。可弗戒與。

范蔚宗曰。曾子云。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夫不喜於得情。則恕心用。恕心用。則可寄枉直矣。夫賢人君子斷獄。其必主於此乎。郭躬起自佐史。小大之獄。必察焉。原其平刑審斷。庶於勿喜者乎。若乃推己以議物。捨杖以探情。法家之能慶延於世。蓋由此也。後漢書郭躬傳論

獄吏雖微。而其操生殺之權。與大吏等。且凡獄之成。皆以初上之獄辭爲據。輕重出入之間。尤不可以不慎也。范史論郭氏之興。而歸本於察獄平刑。哀矜勿喜。其所以示勸者深矣。

劉公非曰。東西漢之時。賢士長者。未嘗不仕郡縣也。自曹掾書史。馭吏亭長。門幹街卒。游徼嗇夫。盡儒生學士爲之。才試於事。情見於物。則賢不肖較然。故遭事不惑。則知其智。犯難不避。則知其節。臨財不私。則知其廉。應對不疑。則知其辯。如此則察舉易而賢公卿大夫。自此出矣。文獻通考

曹有東西曹功曹賊曹諸名。如今之各房科是也。掾者屬吏之稱。書史主錄記。馭吏馭車者。亭長收捕盜賊。游徼循禁姦盜。嗇夫主賦役平爭訟。街卒知今之巡兵。門幹門下辦事小史也。此皆近世所稱爲賤役。而古昔則儒生學士往往爲之。誠以人之樹立各視其志。不繫乎職之貴賤耳。漢公卿多起小吏。而兩京人才之盛。吏治之隆。後世莫能及。豈不可慕而可法哉。

蘇東坡知徐州。上言。漢法郡縣秀民。推擇爲吏。考行察廉。以次遷補。或至二千石。入爲公卿。古者不專以文詞取人。故得士爲多。黃霸起於卒史。薛宣奮於書佐。朱邑選於嗇夫。邴吉出於獄史。其餘名臣循吏由此而進者。不可勝數。唐自中葉以後。方鎮皆選列校以掌牙兵。是時四方豪傑不能以科舉自達者。皆爭爲之。往往積功以取旄鉞。雖老姦巨盜。或出其中。而名卿賢將。如高仙芝封常清李光弼來瑱李抱玉段秀實之流。所得亦已多矣。今世胥史牙校。皆奴僕庸人者。無他。以不用故也。今欲用胥史牙校。而胥史行文書。治刑獄錢穀。其勢不可廢鞭撻。鞭撻一行。則豪傑不出於其間。故凡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臣願陛下採唐之舊。使監司郡守共選士人。以補牙職。皆取人材心力有足過人而不能從事於科舉者。

祿之以今之庸錢。而課之鎮稅。場稅。督捕盜賊之類。自公罪杖以下。聽贖。依將校法。使長吏得薦其才者。第其功閱。書其歲月。始得出仕。而不以流外限其所至。朝廷察其尤異者。擢用數人。則豪傑英偉之士。漸出於此途。而姦猾之黨。可得而籠取也。本集

文武異才。各有所託而興。自古流品。誠不足以限人也。今世吏胥。多由讀書未就。執事公門。未嘗非士類也。及以吏員入官。爲守令。爲監司。未嘗限其所至。與唐宋流外官之制不同。有志者正可乘時自奮矣。若夫鞭撻之施。視乎其人之自愛與否。人果有心向上。必能守法遠罪。又何必慶刑而後士有可用乎。

東坡論積欠狀云。凡今所催欠負。十有六七。皆聖恩所貸矣。而官吏刻薄。與聖意異。舞文巧詆。使不該放。大率縣有監催千百家。則縣中胥徒。舉欣欣然日有所得。若一日除放。則此等皆寂寥無獲矣。自非有力之家。納賂請賕。誰肯舉行恩貸。而積欠之人。皆隣於寒餓。何賂之有。其間貧困掃地。無可蠶食者。則縣胥教令通指平人。蔓延追擾。自甲及乙。自乙及丙。無有窮已。每限皆空身到官。或三五限得一二百錢。謂之破限。官之所得至微。而胥徒所取。蓋無虛日。俗謂此等爲縣胥食邑戶。嗟乎。聖人在上。使民皆爲姦吏食邑戶。此何道也。臣自潁移揚。舟過濠壽楚泗等州。所至麻麥如雲。每屏去吏卒。親入村落。訪問父老。皆有憂色。云豐年不如凶年。天災流行。民雖乏食。縮衣節口。猶可以生。若豐年舉催積欠。胥徒在門。枷棒在身。則人戶求死不得。孔子曰。苛政猛如虎。以今觀之。殆有甚者。水旱殺人。百倍於虎。而人畏催欠。乃甚於水旱。臣竊度之。每州催欠吏卒。不下五百人。以天下言之。是常有二十餘萬虎狼。散在民間。百姓何由安生。朝廷仁政。何由得成乎。同上

追呼之擾。摹寫曲盡。讀此而不動心。猶刮民脂髓。快其吞噬者。真與虎狼無異。天地間如何容得。

廖瑩中曰。古者尚書令史。防禁甚密。宋法。令史白事。不得宿外。雖座命亦不許。李唐令史不得出入。夜鎖之。韓愈爲吏部侍郎。乃曰。人所以畏鬼。以其不見鬼。如可見。則人不畏矣。選人不得見令史。故令史勢重。任其出入。則勢自輕。不禁吏出入。自文公始。江行雜錄

憲司之有關防。皆爲吏胥作弊而設。若使人人守法奉公。何妨洞開重門。願諸曹皆以君子自待。勿使上人視之如鬼。且防之若盜也。

沈存中曰。天下吏人。素無常祿。唯以受賕爲生。往往致富者。熙寧三年。始制天下吏祿。而設重法以絕請託之弊。夢溪筆談

今書辦原給飯食之費。即吏祿也。若輩動云靠山喫山。靠水喫水。豈能分外不取一錢。但須不敢於法無礙於理者。方可。若專以索詐爲事。贓罪既多。未有不身罹重法者。所得之錢。正如刀頭之蜜。食之未必能飽。而適足以殺身。亟宜翻然悔悟也。

李之彥曰。諺有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理也。近世豪家巨室。威力使令。偪人致死。但捐財賄。餌血屬。坦然無事。至如人或逋負。督迫取償。必使投溺自經。然後已。由此觀之。乃是殺人還錢。欠債償命。東谷所見

豪家恃勢。魚肉小民。未有不結交胥吏者。胥吏貪其賄賂。未有不甘心爲之指使者。夫胥吏於所害之人。大抵鄉里相識。非親即友。何忍助惡爲虐。苟能出其良心。主持公道。不爲富豪所使。則富豪無所倚恃。或稍知斂戢。不致肆行無忌。喪厥身家。所全者豈獨在貧弱之人乎。

又曰。今日囹圄供答。不由於民情。可否一聽於吏手。往往自撰情款一本。令囚人依本書之。更不可增損一字。真情無所赴愬。呼天神不聞。號地祇不聽。痛哉痛哉。夫獄訟所以平曲直。雪冤枉也。今有財者勝。無財者負。有援者伸。無援者屈。豪强得志。貧弱啣冤。此豈國家之福耶。願司聽斷者。在在持平如衡。事事至公如鑑。天下何患不太平。同上

臨審私串口供。既審刪改招冊。種種弊端。無非爲錢所使。須知詞訟內帮一邊。必害一邊。己之所得有幾。人之受累無窮。故鑑虛衡平四字。不獨官府之良規。亦吏人之要訓也。

又曰。貪欲二字。壞盡世間人。得便宜處再往。得便宜事再做。終有悔吝之時。今日進得一步。明日又求進一步。恐是顛躋之兆。堆金積玉。來處要明。越分過求。餘殃在後。臥病垂死。衡數未休。幾年勞役。一場春夢。縱饒得受用。能有幾多時哉。同上

世俗所稱得便宜。不過爲聲色貨利耳。不知此皆身外之物。營求何益。況衙門中所得之錢。更多罪過。幾見害衆成家。子孫享用者乎。惟一生行幾件善事。與人方便。身心何等快樂。兼可貽福後嗣。願身在公門者。毋忘來處分明之一語也。

李昌齡曰。人之處世。不可不積陰德。夫不積陰德者。未見其有後也。故于定國父治獄多陰德。而知其子孫必興。孫叔敖有埋蛇之陰德。而母知其必貴。信有之矣。然陰德亦甚易積。不獨富貴有力者。雖尋常之人。皆可積也。蓋所謂積陰德者。非謂廣散金穀。齋設僧道。建造寺觀。然後謂之積陰德。凡爲此者。乃愚人作業福。非積陰德也。或曰。何謂業福。予對曰。蓋彼所聚之財。取之多不義。取不義之財。而廣布施。設齋供。故謂之作業福。非積陰德者也。所謂積德者。常操不害物之心。出入起居。種種行方便。如此便是積陰德也。今姑以其小者言之。如蛾之赴火。螘之墮淵。而吾能救之。亦是積陰德。矧夫人有饑寒。吾能飽煖之。人有疾厄。吾能安樂之。救人之患難。解人之仇怨。濟人之困貧。不沒人之善。不成人之惡。不言人之過。凡此之類。皆積陰德也。常以方便存心。隨力行之不已。則陰德亦厚矣。殆見福壽之增。崇門戶之盛。大子孫之榮顯。不求而至。予言不欺。力行之可也。樂善錄

方便處處可行。公門中尤易行。罪孽處處可作。公門中尤易作。此篇雖爲衆人說法。於吏役尤切。所

當書紳也。

馬貴與曰。西漢公卿士大夫。或出於文學。或出於吏道。亦由上之人並開此二途以取人。未嘗偏有輕重。故下之人亦隨其所遇。以爲進身之階。而人品之賢不肖。初不繫其身之或爲儒。或爲吏也。故公孫弘之儒雅。丙吉之賢厚。龔勝之節操。尹翁歸之介潔。亦不嫌於以吏發身。則所謂吏者。豈必皆浮薄刻核之流。而後始能爲之乎。東京才智之士。亦多由郡吏而入仕。以胡廣之賢。而不免爲郡散吏。袁安世傳易學。而不免爲縣功曹。應奉讀書五行並下。而爲郡決曹史。王充之始進也。刺史辟爲從事。徐穉之初筮也。太守請補功曹。當時並不以爲屈也。文獻通考

又曰。成周之制。元士以上。命官也。府史胥徒。庶人之在官者也。然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則未嘗貴官而賤吏也。後世爲胥吏者。作姦犯科。不自愛重。故爲世所輕。而儒者尤恥與爲伍。秦棄儒崇吏。西都因之。蕭曹以刀筆吏佐命爲元勳。故終西都之世。公卿多出胥吏。而儒雅賢厚之人。亦多借徑於吏以發身。其時儒與吏未甚分別。故以博士弟子之明經者。補太守卒史。而不以爲恧也。同上

觀此二條。可知自古吏胥爲儲才之地。今雖不能如昔所云。而有志者正不因吏胥而貶損也。尚其激昂奮發。媲美前賢。爲吏胥吐氣也。

王凝齋曰。自聖賢以至於凡庶。其德遠矣。自割股以至勦磔。其行遠矣。自讓國以至攫金。其事遠矣。由初而言。善惡之間。不能以髮。而其終之遠。乃如是焉。獨不免爲習所移爾。習之移人。雖豪傑之士。有不能免者。而況於中材乎。此爲人上所以有教也。掾曹名臣錄序

孔子以性相近。習相遠爲訓。則天下之大。無人不在相近相遠之中。而其易於相遠。且多由善而習

（於不善者莫知胥吏。蓋以處為惡之地，入為惡之羣，又有可以為惡之才，迫以不得不為惡之勢。故一為吏胥而終其身無為善之日，子孫受為惡之害，不可勝計矣。序掾曹而首論及此，其勉胥吏也至矣。）

予承乏侍郎，攝印章而治財賦，陰觀諸司掾吏有知琴書可教誨。因錄我朝名士出於掾曹至顯宦者數人，為一卷以示，皆有勃然興起之色。乃知人性果不相遠，一脫故習，至君子不難矣。同上

（天下之人有知書者，即有不知書者，惟胥吏無不知書者也，即無不可教誨者也。世人於胥吏貪鄙者慕而效之，不然則又鄙夷而厭賤之，未有思所以教之者。凝齋作傳以示，使之勃然興起，其望胥吏也厚矣。）

昔元好問曰：自風俗之壞，上之人以徒隸遇佐史，甚者先以機詐待之，廉恥之節廢，苟且之心生，頑鈍之習成，實坐於此。而佐史亦以徒隸自居，身辱而不辭，名敗而不悔，甚矣人之不自重也。吁，遇之以徒隸，待之以機詐，我固不可以不自省；若自暴自棄而不自重，爾曹豈可以不戒乎。同上

（人雖至愚，見人以機詐苟且頑鈍相待，未有不怒然者。惟胥吏則視為固然，恬不為恥，及其犯法罹刑，亦復不以為辱，固由待之者非，亦胥吏之自待先薄也。凝齋以為此自省，并冀胥吏之自重，其警省乎吏胥也，抑又切矣。○按凝齋先生名鴻儒，少工書法，未為人知，里人有為府史者，嘗以其書置府中，一知府段堅見而奇之，遂收之門下，卒成名儒。是其一生之學問淵源、功名際會，皆由吏胥中閱歷得來，故言之親切而有味也。觀所錄十三人，皆卓然自立，不為習俗所移者，豪傑之士，不可聞風興起乎。至於從案牘中別識人材，以廣造就，則尤官長雅意，凝齋之心，亦即段公之志耳。）

顏光衷曰：古云公門中好修行，何也？夫公門常常比較，時時刑罰，其間貧而負累，冤而獲罪，愚而被欺，弱而受制，呼天搶地，無可告訴。惟公門人下接民隱，上通官情，艱苦孤危之時，扶持一分，勝他人方便十分；寬假一次，勝他人方便十次。若能釋貧解冤，教愚扶弱，無乘危索騙，無因賄酷打，無知情故枉，無舞文亂法，則一日間可行十數善事，積之三年，有數萬善事。人當困厄，誰不知感。神明三尺，寧無保祐，自然吉慶日至，子孫昌盛。如其不然，怨毒之財，得亦非福也。迪吉錄

（親切指點，見得衙門中人隨處可以為善也。積德固易，積惡亦易，視人存心如何耳。）

王心齋倡道海陵郡，諸掾吏以事至海陵，相率詣之。先生無他言，第曰：心地好，前程保。言行彙纂

（六字可作掾吏箴。蓋惟心地好，則不妨於作吏；不然，未有不造惡招禍者也。）

陳眉公云：漢人取吏，曰廉平不苛，平則能在其中矣。曰廉能者，後世不熟經術之論也。長者言

（人須心中無慾，方能心平；心平，方能事平。故廉又為平之本。吏多不能廉，亦不肯廉，故動多不平之事，雖有能，適足濟其惡耳。）

又曰：當官若不行方便，做甚麼。公門裏面好修行，兇甚麼。刀筆殺人人自殺，喫甚麼。舉頭三尺有神明，欺甚麼。他家富貴前生定，妒甚麼。前世不修今受苦，怨甚麼。豈可人無得運時，急甚麼。人世難逢開口笑，惱甚麼。補破遮寒煖即休，擺甚麼。纔過三寸成何物，饞甚麼。死後一文將不去，吝甚麼。前人田地後人收，占甚麼。得便宜處失便宜，貪甚麼。聰明反被聰明誤，巧甚麼。虛言折盡平生福，謊甚麼。是非到底自分明，辨甚麼。惡人自有惡人磨，憎甚麼。冤冤相報幾時休，仇甚麼。人生何處不相逢，狠甚麼。世事真如一局棋，算甚麼。誰人保得常無事，誚甚麼。穴在人心不在山，謀甚麼。欺人是禍饒人福，卜甚麼。言行彙纂

勸世歌曰：心不光明，點甚燈。念不公平，看甚經。大秤小斗，吃甚素。不孝父母，齋甚僧。妙藥難醫冤業病，橫財不富命窮人。利己害人促壽算，積善修行裕子孫。人惡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暗中陰騭分明

有遠在兒孫近在身。守口莫談人過短。自短何曾說與人。生事事生君莫怨。害人人害汝休嗔。欺心折盡平生福。行短天教一世貧。（解人頤）

（二則皆警世通言。余取其尤切於胥吏也。故節錄之。官衙中人果能每日常念此一遍。諸般過惡自從此減矣。）

惜字十八戒。賣舊書廢紙與人。（印封廢卷同。）殘冊遺棄汚穢中。脚下踐踏。糊窗壁。覆瓿裱畫。拭几硯。擦垢穢。燃燈夜照。點火吃烟。刀剪裁破。因怒扯碎。以書籍作枕。與婦女夾針線。嚼爛吐地。塞墻壁孔內。燒灰仍棄於地。（言行彙纂）

廣惜字眞詮。下筆有關人性命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人名節者。此字當惜。下筆有關人功名者。此字當惜。下筆屬人閨閫陰事。及離婚字者。此字當惜。下筆離間骨肉者。此字當惜。下筆謀人自肥。傾人自活者。此字當惜。下筆凌高年。欺幼弱者。此字當惜。下筆挾私懷隙。故賣直道。毀人成謀者。此字當惜。下筆唆人搆怨。代人架詞者。此字當惜。下筆恣意顛倒是非。使人含冤者。此字當惜。下筆喜作淫詞豔曲。兼以詩札譏誚他人者。此字當惜。下筆刺人忌諱。令終身飲恨者。此字當惜。（同上）

（以上二則相傳爲文昌帝君語。事雖無考。而文字發天地之祕。起萬化之原。爲聖人所作。敬之則蒙福。褻之則獲禍。此千古不易之理也。身在官衙以紙筆給事。几案叢雜。最易犯不敬之罪。至廣惜字各條。則今之胥吏所習以爲利。而惟恐其不能者也。下筆時苟存愼惜之心。則於爲善去惡也不遠矣。）

徐太室曰。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贓。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姦。一面窺姦婦。故此姦伏而彼姦起。（歸有園麈談）

（衙門中日日治姦治盜。而胥役不免爲姦盜之事。千般計巧。所瞞昧者止一官耳。衙門而外。人人目爲姦盜。清夜捫心。能不通身汗下。）

胡端敏公曰。瞞人之事弗爲。害人之心弗存。則爲良吏。（存業編）

（此二語亦人所易知。但身入公門。則無人不作瞞人害人之態。無時不行瞞人害人之計。且有自悔不能瞞人害人者。有惟恐瞞人害人之不巧者。時地使然。習而不察耳。願書此二語於廨舍。以爲羣吏朝夕之警焉。）

龔毅菴問龍潭老人曰。近世善惡報應。頗覺差池。豈蒼蒼者亦憒憒耶。龍潭指天而語之曰。此老雖不急性。却有記性。要其終觀之可也。（同上）

（不急性。不過倖免於旦夕。有記性。斷難免禍於將來。所謂到頭終有報也。世有身爲胥吏。倚官衙權勢。陷害良民。以致家益富饒。門戶鼎盛者。人每驚而異之。甚且羨慕而效法之。是皆不知天之有記性者也。）

宋潛溪曰。積邱山之善。尚未得爲君子。貪絲毫之利。便已陷於小人。（言行彙纂）

（凡爲吏胥。固無事無時不作圖利想也。嘗自問能不陷於小人否。）

人不改過。多是因循退縮。須奮然振作。從前種種。譬如昨日死。從後種種。譬如今日生。如毒蛇嚙指。速與斬除。無絲毫凝滯。此風雷之所以爲益也。（同上）

（人之指吏胥。皆曰衙蠹。蓋由貪利如飴。作惡種種。吸人之脂膏。有如蛇蝎也。苟欲改惡從善。當如昨日死。今日生。方可振作。更當看作毒蛇嚙指。方可斬除。稍一因循。毒重難救矣。可不懼哉。）

凡吏立身正直。自能服人。若動逞意氣。故作威稜。此怨府也。（同上）

（逞意氣而作威稜。意氣有時而平。若使衙門胥吏倚附權勢。吞噬無饜。其爲怨府也。不知幾何矣。）

可以一出而救人之厄。一言而解人之紛。此亦不必過爲退避也。但因以爲利。則市道矣。（同上）

（救厄解紛。莫如在官之人。所慮者以財利爲行止。全無公義。包攬扛幫。如虎生翼。教猱升木。禍貽怨府。豈止市道而已。）

華彥民曰。蛾之種類不一。有一種名曰撲燈蛾。似蝶

而小夜飛見燈則撲之遂殞其軀夫蛾之撲燈向明而來初豈謂其害己哉必貪其氣焰利其膏澤故輕身投之迨知禍則已無及矣頤解人

胥吏倚勢作奸舞文納賄將謂得財可以養生未幾身命難保然則非理營逐早夜孜孜唯恐不巧者正其招禍取死唯恐不速者也與撲燈之蛾何以異耶

唐翼修曰凡爲公門胥役者其處心積慮大約與居業者相似初未嘗不具慈憫心積久便成殺機習慣則生意日微矣故有初入衙門猶有顧忌之念到老年便成猾賊良心澌滅殆盡又有自家尚是好人大衆交摘竟墮惡道者蓋其平日狐假虎威自謂豪傑作用欣欣得意不知積業多端不惟自身受之且禍延後代仔細思之亦何益乎休論其遠卽觀目前害人過多索詐恐嚇爲鄉邑所側目一旦身罹法網懊悔無門雖日誦經禮懺亦無救於萬一矣古云明有王法幽有鬼神思之思之人生必讀書

危言苦語曲盡情態可知身入公門眞人鬼關也苟有良心能不猛省

府史胥徒其未在官之先未必不良善也及一入公門而口之所出多非實言身之所行多非正事蓋不如是則不足以給一家之用何也彼既已在官則以公門爲恆產上不能讀書以求祿次不能耕稼以謀生次不能工賈以求利凡口之需皆望於公門所出使口必擇言身必擇行將終歲無擔石之入室人交謫嗷嗷待哺者誰爲養育勢不得不喪其本心言不義之言行不義之行以取不義之財給一家之用也及取之既慣則竟視爲應得之物無害於天良而大肆其貪殘矣同上

託業在是必謂一錢不取誠有所難但取之有道須是於理無礙於心可安者方不損陰隲若一味貪婪恃威嚇詐但知飽身肥家全不顧人死活究之斂聚前定非可強求分外不能有毫末之增徒

使罪惡如山禍延妻子孰得孰失願執投公門者熟思而審處之也

顧亭林曰漢武從公孫弘之議下至郡太守卒史皆用通一藝以上者唐高宗總章初詔諸司令史攷滿者限試一經昔王粲作儒吏論以爲先王博陳其教輔和民性使刀筆之吏皆服雅訓竹帛之儒亦通文法故漢文翁爲蜀郡守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張叔等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後漢欒巴爲桂陽太守雖幹吏卑末皆課令習讀程試殿最隨能升授吳顧邵爲豫章太守小吏資質佳者輒令就學擇其先進擢置右職而梁任昉有厲吏人講學詩然則昔之爲吏者皆曾執經問業之徒心術正而名節修其舞文以害政者寡矣日知錄

爲吏用通藝明經之人以其明理而後可以任事有識而後可以有爲也今之吏胥未嘗非可以讀經書之人乃讀書時原爲營求科第徒資口耳全無心得一旦棄舉業入公門益視經書爲無用其存心行事雖顯悖經書亦不及顧心術如何不壞名節如何能立顧先生此議崇重學術厚望吏胥兩得之矣

又曰周官太宰乃施典於邦國而陳其殷置其輔後鄭氏曰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夫庶人在官而名之曰輔先王不敢以廝役遇其人也重其人則人知自重矣同上

柳子厚言有里胥而後有縣大夫有縣大夫而後有諸侯有諸侯而後有方伯連率其間等威貴賤迥不相侔而其事則皆敷政理民以輔佐天子者也試看今日檄行不曰該管官吏則曰官參吏處事無大小有主持之官卽不能無承行之吏苟明於陳殷置輔之義吏益知所以自重愛而不肯知法而犯法矣

又曰元初有憲官疾吏往候之憲官起扶杖而行因以杖授吏吏拱手卻立不受憲官悟其意他日見吏謝之吏曰某爲屬吏非公家僮不敢避勞慮傷理體是則此輩中未嘗無正直之人顧上所以陶鎔成就

之者何如爾。同上

吏胥苟有慾心。惟恐官之不任用。凡百依附諛悅求爲家僮而不得。何惜持杖耶。不肯持杖之吏。不但識體。其心中必有卓然自立。泰然無愧者也。官不以此見責。而反謝之。益見吏苟自重。官無不重之也。

又曰。漢自曹掾以下。無非本郡之人。故能知一方之人情。而爲之興利除害。其辟用之者。即出於守相。故廣漢太守陳寵。入爲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謝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帝乃大悅。至於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太守成瑨。委功曹岑晊。並謠達京師。名標史傳。同上

有不能興利除弊之官。無不知民情土俗之吏。以吏皆本郡之人也。論同里相關之意。官尊而吏親也。官暫而吏久也。惟吏有損人利己之心。遂有倚勢作奸之事。不能爲力於官。而且有害於官。不能造福於本郡。而且遺禍招怨於本郡。然則今日之官不任吏。而且以聽信吏胥爲諱也。豈非吏之自取哉。聞王渙諸人之風。可以興矣。

魏環溪曰。凡不義之財。不可以供神。不可以祭祖。不可以獻親。不可以貽子孫。不可以修家祠。置墳墓。買書籍。惟濟貧救荒。施藥埋骨。修橋補路。庶幾可耳。寒松堂集

大凡胥吏貪財。止慮其不能取之。不慮其不可以用也。若知不義之財。不可以用。則貪心自淡。其已取而不義者。惟有爲賑荒埋骨修橋等用。庶幾免悖出之患。可以晚蓋於末路也。

熊勉菴公門不費錢功德例曰。隨事方便。不勒討兒賣女錢。不唆人興訟。不無中生有索詐。不撥制官長生事。不捺案。不妄引重律。牌票招詳字眼。不改輕爲重。不嚇騙鄉愚。不生枝節提人。一夫到案。合戶不寧。不唆盜賊扳仇家。不輕口嘈雜人。不乘危索騙。不輕敗人體面。不哄提人伺候。不受買囑妄加鎖鈕。不假公造語陷人。不洗補字眼入人罪。入罪不下死煞字語。筆下超生。此之謂也。不因無錢恨刑。不杖人腿彎杖笞不聚人一處。不浪費人茶飯。不破壞人婚姻。不叨准呈稟。不濫差人動衆。不重備刑具。不誣害良民。不索鋪堂。不輕拿窩家。不輕寫票收人監鋪。不輕票取人物。不逼病人婦女到官。不使百工經紀折本。不壞人功名性命。不離人骨肉。不驚動隣佑。不獻惡法橫徵酷比。不迎官意虐民。不使人饑餓。軫恤獄囚。矜原差悞。已赦罪犯。勿復提起。已蠲錢糧。勿勒減銷。水旱請官早報災傷。設法賑濟。批迴速請發。解到速請審。事屬曖昧。或關閨閫。稍可緩止。切勿送僉。前件未完。勿掛後件。使人伺候。多送正風俗與利除害告示。失節事無論貴賤。雖目擊。必爲辨解。節孝之名。不論低微。雖傳聞。必爲表揚。學役時常清潔聖殿兩廡。常請勸修整齊。常稱人節孝德行。不輕傳劣跡惡款。寶善堂格言

托身公門。欲其損財以利人。誠有所難。此不費錢功德例中。有第不取非理之財。而即可以利人者。有本無財之可取。但於人所不經意處。略一檢點。人即受惠無窮者。總之皆未嘗費己之財也。胥吏役卒造惡多端。造福亦多端。其概總不出此。每日自省。一遇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其爲功德也多矣。

孫可菴曰。衙門中人。見利不顧死生。一得寵。則不計利害。官若假以詞色。便到處騙人。其門如市。假勢橫行。四民畏之如虎。親戚亦氣焰逼人。凡有身家之念者。俱禮之爲上賓。大家宦族。俱畏之如蛇蝎。而若輩揚揚自得。目中且不知有天日。又烏知有法紀。士民切齒。人言鼎沸。甚可畏也。爲政第一編

凡此皆今之胥吏。所誇爲得時與頭者也。豈知其存心行事。無異蛇蝎。而人且畏之如虎耶。不知天日不知法紀之人。其何以保身家。貽子孫也。

又曰。官有蠹役。如書之有蟫。(音淫書中白虫。)木之有蛀。殘蝕既久。書破木空。書役弊竇孔多。其弊也。皆其蠹也。蠹國蠹民。平時不覺。一旦破敗。投鼠而忌其器。批根而動其枝。官且難保。蠹雖死。何足惜耶。(同上)

(世上貪財害義。種類甚多。惟衙門中人。則名之曰蠹。以其倚勢肆毒。而人不及覺也。書蟫木蛀生長寢食於書木之中。藏身日固。噬害日深。未幾書破木朽。蟫蛀同歸於盡。幾見有書中之蟫。木中之蛀。而可以長久者耶。爲官者。固不可藏蠹以自蝕。爲吏胥者。亦何苦自居於蠹。以速其死亡耶。)

鹿門子曰。民之當恤者五。正額之外。復有加派。加派之外。復有預支。朝廷未得其一。胥吏已吞其十。此宜恤者一也。舟車之外。復有興作。興作之外。復有差遣。朝廷未用其一。官吏已役其十。此宜恤者二也。由是夜臥霜雪。滴淚成冰。夏冒炎暑。揮汗如雨。官從鞭捶。伍長辱詈。饑無餱糧。渴無漿飲。此宜恤者三也。至若鄉居農夫。身未履法堂。目未睹官長。遇公差則戰栗吞聲。見里長。則倉皇變色。科派獨受其多。力役先當其楚。此宜恤者四也。耰耡釋而倉空。杼柚停而絲盡。破膚裂指。不免於寒。沾體塗足。不免於饑。公門有舞文之吏。里巷有剝脂之姦。終歲之勤。不足以供諸蠹。此宜恤者五也。(感應篇注)

(官雖至暴。必由胥隸助成其虐。官雖至仁。必藉胥隸施行其惠。試看此五者之擾民。何一非經胥隸之手乎。噫。民生困苦。固望官能恤之。尤望吏胥之肯恤之也。)

天隨子曰。胥吏作奸。轉易字面。僞移文卷。空中遺害。舌下流殃。但知取利。莫計傷人。於是有死於筆端者。有死於勞役者。有死於會計者。有死於流弊者。何其毒也。此其事奸人皆優爲。而污吏尤甚焉。何則。權勢之地。法律施行。無殺人之顯名。有得財之實事。是以恬不知悔也。(同上)

(一字轉移。攸關罪名出入。吏之所以有權也。以此權而生人。則爲福無涯。以此權而殺人。則造惡靡極。是在人之善用其權耳。)

又曰。近世以來。胥徒之惡。亦已甚矣。蒙蔽上官。生事興擾。逢迎附會。票令紛紜。而悉索之事逞焉。由是假借官威。恐嚇愚民。何比比也。夫鄉野之農。視官長如神靈。見公差如鬼剎。聞名膽喪。望風股栗。故里中之奸猾者。常挾此以詐財焉。況乎隸之銜命而往者。其迫脅不更甚乎。爲隸者。苟能持平等之心。捐詐虢之習。懦者勿侵。愚者勿欺。待之以和顏。示之以正路。事可息則息之。失可彌則彌之。取無過索。適可而止。抑又何罪焉。若以迫脅爲强。未有不身遭刑戮。禍及其家者也。(同上)

(吏本無勢。倚官之勢而橫行無忌。迫脅愚民。所謂狐假虎威者也。及至身陷刑辟。則己亦如俎上之肉。釜中之魚。向日赫赫之勢。果安在哉。能持平等心。而隨處力行方便。雖不以勢脅人。人亦未嘗不敬服耳。)

靈璧子曰。黠吏遇人不利之事。或虛張聲勢。或妄設變害。或駕言危險。或詐捏驚詫。使愚者怯者。顛倒術中。而憂惶恐懼之過。往往死於非命。不亦慘乎。噫。恐嚇之事。常始於微小。而究至傾人之性命。則爲害亦大矣。予觀世人。欲以恐嚇取財。釀成讐禍。鎦銖未及入囊。而枷鎖先已繞項。違天理。觸法網。何不自畏懼。而乃恐嚇他人哉。(同上)

(鄉里愚民。初入官衙。心膽墮地。舉目無親。此時出一言以相寬慰。不啻春風旭日。所全實多。此隸胥等不費之惠也。無如公門習氣。慣爲恐嚇之態。在己未必有益。而於人大有所損。且至釀成人命。可不慎哉。)

鶴牲子曰。官吏張羅而待者。訟也。訟者既至。則以爲奇貨可居矣。當公票未行。而下吏爭任焉。隸執其票。則居然有司也。躁跳之狀。目不堪視。囂叫之聲。耳不堪聞。虛張事勢。妄逞威風。金多則諾。金少則勃然而

發狂。及其伺鞫。則奔走於階前。伺候于公門。拖累多人。而饔飧煩費。曠日持久。而旅館蕭條。茶居酒肆。著處皆耗金之地。內胥外役。何莫非索錢之人。支吾東西而力罄。逢迎左右而囊空。稱貸求情。市產悅吏。一口之氣未伸。全盛之家幾破矣。同上

層層剝削。諸般苦楚。皆涉訟鄉愚所必不能免之情境。即承行胥隸所不可多得之生涯也。噫。同此保守身家之念。且皆同鄉共里之人。究竟所得幾何。何乃幸災樂禍至於此極耶。

又曰。刑獄之凶。不獨無辜者當爲憫其沉冤。即有故者。亦當憫其迫致。或先事而周全之。或臨事而詳求之。曲原之。或既事而矜恤之。軫念之。皆所謂憫人之凶也。若謂自安之道。惟在人死。則罹凶者無所復望。而不忍人之心。亦幾乎息矣。同上

惻隱之心。人皆有之。公門中所見。無非呼天搶地。鳩形鵠面之人。仁心尤易觸發。正當隨時體恤。隨事矜全。以盡其不忍人之心。倘無辜者則憐之。而有罪者則以爲死不足惜。猶非仁人之用心也。

又曰。官不持法。公行私賂。則奸者得以自操其權。而法非朝廷之法矣。出數十金以奉吏曰生。則死者亦生焉。出數十金以奉吏曰死。則生者亦死焉。出數十金以奉吏曰直。則曲者亦直焉。出數十金以奉吏曰曲。則直者亦曲焉。生死曲直。不斷之以法。而斷之以賂。是生死曲直。不操之官。而操之自奸吏矣。其害尚可言哉。同上

錢去可以復來。人死不能更活。其輕重較然也。今以數十金之賄。而曲直倒置。生死任意。豈復有天理哉。

河汾子曰。入輕爲重。受賂之官。時時有之。而舞文之吏尤甚。夫文卷獄辭。掌之者吏也。吏得仇家之利。則改竄字句。或有所索於其人而不足。則誑揑辭語。往往巧施毒手。誣陷良民。使聞者懼之。名曰當路之吏。將謂可以多金而致富耶。夫毀人之肢體。以肥己之身。傾人之性命。以利己之家。是以心爲戈矛。而以筆爲鋒鏑者也。以心爲戈矛。則生氣絕矣。以筆爲鋒鏑。則死機近矣。豈有不傾覆者哉。同上

得仇家之賄。而入人於死。因求索之不遂。而入人於死。均爲得財計也。此與強盜劫財害命何異。吏胥每日隨同長官詰治盜賊。情事既明。何嘗不同切公忿。以爲法無可寬。豈知自己每日所爲。即攖贓害命之正盜耶。願於直堂敘案時。回光反照。一發猛省也。

又曰。刁才猾技之夫。老於公門。熟於訟事。膽氣雄豪。膚肢壯健。爭強於胥吏之驅。角勝於堦墀之對。行賄賂。有偷天之手段。鬬機變。有伏勢之神通。使高者畏憚而心惶。卑者匍匐而涕隕。切骨之冤。成於白日。沒身之憾。及於黃泉。廣施禍種。固結仇根。豈不危哉。彼以訟辱人而求勝者。何不監此。同上

摹寫積蠹情狀。宛然如見。初入衙門人。不惟不以爲監。而反從而效之。惟恐不似也。亦獨何歟。

張惠菴曰。府官新莅任時。必將前任事宜。更改一番。吏胥因得於中作弊。蓋此輩只利有事。不利無事。上生一孔。下鑽百竇。民之擾害者多矣。同上

吏胥之樂於更改有事。名似急公。其實無非利於取錢耳。即果有利益民生之事。無如吏胥意在取錢。各各視爲承行之出息。凡可以得錢者。無不千方百計以圖之。豈復計其民之有益與否耶。無故衙門極好之事而行之。祗見擾害。不見利益。官固無能。吏胥更爲可恨。噫。吏胥獨無人心也耶。

又曰。近時衙門人。砌款單。送匿揭。竄訪買訪。種種陰謀。害人不小。天報有在。必無漏網。而自恃佞佛齋僧。謂可逃天譴。豈神物亦庇姦而黨惡耶。愚亦甚矣。同上

凡百陰謀陷害之事。爲吏胥者局外旁觀。未嘗不議論其非。無如一入官衙。其時地可以害人。其機智又能害人。或快恩仇。或圖財帛。私心錮蔽。天理滅亡。惟恐其術之不工。而計之不毒矣。豈知害人者人亦害之。悖入者必悖出。官有王法。人有公論。豈能倖免。爲此種吏胥計。與其佞佛齋僧。益增罪過。不如及早回頭。改惡從善。以贖前愆。猶可挽回萬一也。

又曰。衙役迎合本官。其貌似謹。其事似忠。其才似可用。而不知其處心積慮。止欲借上以行其私也。同上

以小忠小信結本官之心必以不公不法壞本官之事至於罪惡貫盈姦贓敗露官受其累吏亦豈能獨免所爭者時有遲速不同耳

又曰。自罪引他。有借端索詐者。有下水拖人。圖報私讎者。又有贓罪難完。扳人幫助者。此等姦弊。問官全不審察。而貪利之獄吏。又或從中指導之。皆天誅所不赦也。同上

一獄之興。本案拖累。已自不少。獄吏復指使妄扳。輾轉蔓延。甚有因一人而害及數十百人。因一家而害及數十百家者。即遇明察之官。亟為開脫。業已筋疲力盡。身家難保矣。豈不可恨。

史搢臣云。暗箭射人者。人不能防。借刀殺人者。己不費力。自謂巧矣。而造物尤巧焉。我善暗箭。而造物還之以明箭。而更不能防。我善借刀。造物還之以自刀。而更不費力。然則巧於射人殺人者。實巧於自射自殺耳。顧體集

暗地害人而人不及覺。借事害人而己不費力。此等險惡行徑。惟衙門中人為多。一經破敗。刑禍立至。不啻自投羅網。此正造物還以明箭。而予以自殺也。可畏哉。

又曰。凡人之為不善者。造物未必即以所為不善之事報之。而或別於一事報之。別一事。又未必大不善也。而得禍甚酷。此造物報應之機權也。同上

衙門中人。常有貪殘詐害。作惡多端。竟無所犯。及至偶犯輕微。較之平日所為。不過千百中一二。而業已家破身亡者。世人就此一事而論。或以為冤。而不知平昔惡貫滿盈。特借是以發其端。此正造物報應之機權也。試看十數年中。耳聞目見。如此者豈少耶。

唐翼修曰。凶人貪冒無恥。隨處必欲占小利。而人亦畏之讓之。獨怪終身所占小利。必以一事盡喪之。而更過其所占之數。吉人守分循理。不敢妄為。而人亦欺之侮之。故凡事受欺。然冥冥之天。必將以大福之事補之。而浮於其所受欺之數。或及其身。或及其子孫。歷觀往轍。無不然者。人生必讀書

占人利益。而人畏之讓之。莫如衙門中人。遇守分循理之人。而偏欲欺之侮之。亦莫如衙門中人。究竟欺人是禍。饒人是福。冥冥中自有分曉。遠在兒孫。近在身。尚其猛省。

又曰。僅奪人之財而不殺其人。雖有報應。亦不極慘。至奪人之財而幷殺其人。未有不報之慘而極速者。入於吾目者。不止數十人。又如官吏遇人犯法。巧於取財。開釋其罪。不顧枉法。其子孫之報。亦止敗壞家財而已。若貪而又酷。以直為曲。以曲為直。不畏王法。不顧天理。奪財多。害人衆。其禍未嘗不大。其報應未嘗不慘。或至殺身滅門者有之。凡此皆為財所使。而得惡報者也。同上

世上原有奪人財而不必殺人者。惟衙門中人。既欲得財。則必多方播弄。設計坑陷。雖置之死地。亦不顧惜。那復計及報應之慘且速耶。

又曰。獄官獄卒。其意以酷虐不加。則賄賂不入。每借一二窮者。酷加刑具。恐嚇他囚。彼豈無人性哉。利心積慣使然也。為府縣官者。揀一個好獄吏。最為緊要。同上

每聞衙門中人。動曰打死狗與活狗看。又曰不見棺材不下淚。無非賣弄酷虐難堪之狀。使人不得不賄賂。不敢不賄賂耳。此不獨獄吏也。而獄吏更甚。

又曰。為善難而為惡易者。莫如胥役之輩。與往來官府之人。何也。彼日侍官府之側。便於進言。有瑕隙者。投戈下石之。利端弊竇。逢迎開導之。甚易易也。非有守之人。鮮能自持者。夫方其投戈下石。逢迎開導之時。幸以為無人知也。人即知之。以為莫我如何也。於是肆志行之。而莫之戒。及其罹於法網也。鞭笞刑戮。上以致父母之憂。而下以貽妻子之累。辱莫甚焉。即使王法可漏。而天必加譴。鬼必加責。能逃於身。而不能逃於子孫。正恐報遲一日。則更重一日也。何如存心寬恕。常循理法。不假公道以濟私忿。不開利端以害萬姓。其獲福寧有量乎。同上

爲奸猾描寫心曲爲奸猾計慮後患更爲奸猾尋覓出路與顏光衷所言同意而此更顯切著明也。
○有人論及案牘秘要友答以一字訣曰刻謂寧刻則自己有地步可以免過也此真一言而傷天
地之和者也夫不論理之是非而惟以刻爲能勢必事事從深處吹求則事之難行而人之不得所
者豈少耶卽爲自己地步寛而得過不失爲君子刻則天怒人怨其得禍當更烈也至於吏胥身居
里黨平日豈無私恩小怨而事情經其手時勢有可以爲遂爾昧却良心罔顧公論一投戈下石深
文曲法易於反掌雖快心於一時終貽禍於異日編中論公私寛刻之利害而諄諄於吏胥正此意
也。

石天基曰。愚民無知犯法。正如瞎人走入深坑。未有
不得禍者。而彼不知。是以可憫。憫之如何。勸之而已。
婉言開導。勸也。危詞驚戒。亦勸也。有勢力者。以勢力
行其勸戒。有智巧者。以智巧行其扶持。全在不爲利。
不爲私。秉公處之。積誠動之而已。桐城姚司寇曰。人
能勸一庸人爲善。世上便多一個好人。勸一惡人爲
善。則世上少了一個惡人。又多了一個好人。其功更
倍。通人事

衙門中每日所見多愚而犯法之人若肯作瞎人走坑看待常存憐憫之心常行勸戒之術此中積
德無量一切倚勢作奸乘危肆害之事自然不肯復爲矣至於勸化惡人亦惟衙門中爲最便

又曰。朝廷申設律法。禁民爲非。實所以保全之也。每
見鄉村小民。膽小識淺。官法所在。凜如雷霆。刑杖所
及。赫如鼎鑊。惟身處公門。見聞習熟。反視律令爲閒
話。安刑罰爲枕席。辱父母之遺體。汙祖宗之清名。豈
非自作之孽乎。語云。懼法朝朝樂。卽是此義。同上

衙門中人日日以法律繩人刑杖苦人而自己反不畏法律不畏刑杖固由利令智昏亦由習見生
玩身居其地所宜猛省

在官法戒錄卷之二

桂林陳弘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摺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法錄上

蕭何沛人以文毋害（用文法能公平也）為沛主吏（猶郡吏）掾高祖為布衣時數以吏事護高祖及高祖為沛公何嘗為丞督事沛公至咸陽諸將皆爭走金帛財物之府分之何獨先入收丞相御史律令圖書藏之沛公具知天下阸塞戶口多少强弱處民所疾苦者以何得秦圖書也沛公為漢王何為丞相進韓信東定三秦何收巴蜀填（音鎮）撫諭告使給軍食漢王數失軍何常興關中卒補缺上以此專任何關中事漢王即皇帝位以何功最盛封酇侯食邑八千戶位次第一封何父母兄弟十餘人皆食邑何買田宅必居窮僻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毋為勢家所奪薨謚文終侯（漢書）

沛公至咸陽何不取金帛財物而獨收律令圖書當時似近於不急之務迨後沛公得因此具知阸塞戶口强弱及民疾苦以此見何為吏時已具宰輔器識視爭取金帛財物何啻天淵耶至由刀筆吏而至相位極人世富貴顯榮而置宅必於窮僻訓後惟在節儉尤非富貴中人也

曹參沛人秦時為獄掾（主獄之吏）從高祖定天下戰功最多賜爵列侯食邑平陽萬六百三十戶世世勿絕孝惠時為齊相用蓋公（齊人賢）言治道貴清靜而民自定相齊九年國內安集蕭何薨召入為宰相舉事無所變更一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除為丞相史吏文言刻深欲務聲名輒斥去之卒謚懿侯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顜（音講直也和也）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靜民以寧壹（同上）

凡為獄掾無不以巧深刻為能者也參由獄掾為丞相擇吏惟取木訥謹厚而斥深刻務名之人則其為獄掾尚謹厚而惡深文已可概見宜乎繼何為相能使海內治安也自秦燔書坑儒之後學者以吏為師一時才智胥託其中迨漢興蕭曹輩佐之開兩京之盛治可見負傑出之姿者隨其所處皆有建立可以表見也

于定國字曼倩東海郯人其父于公為縣獄史（史佐掾者）郡決曹（主斷獄者）決獄平羅文法者于公所決皆不恨郡中為之立生祠號曰于公祠東海有孝婦少寡無子養姑甚謹姑欲嫁之終不肯姑恐久累少壯自經死姑女告婦殺姑吏驗治（拷問也）孝婦自誣服具獄上府于公爭之不能得乃抱其獄具哭於府上因辭疾去太守竟論殺孝婦郡中枯旱三年後太守至卜筮其故于公曰孝婦不當死前太守强斷之咎儻在是乎於是太守殺牛祭孝婦冢表其墓天立大雨歲孰定國少學法于父亦為獄史郡決曹補廷尉史以材高累遷光祿大夫超為廷尉定國乃迎師學春秋身執經北面備弟子禮為人謙恭尤重經術士雖卑賤定國皆與鈞禮恩敬甚備其決疑平法務在哀鰥寡罪疑從輕加審慎之心朝廷稱之曰張釋之為廷尉天下無冤民于定國為廷尉民自以不冤為廷尉十八歲後為丞相封西平侯年七十餘薨謚曰安侯始定國父于公其門閭壞父老方共治之于公謂曰少高大門閭令容駟馬高蓋車我治獄多陰德未嘗有所冤子孫必有興者至定國為丞相子永為御史大夫封侯傳世云（同上）

父子相繼為獄史稍有以刻為能之心其積惡流毒豈有紀極今觀于公父子自為掾以及居官平反矜疑慈祥藹吉之氣萃於一門遂致封侯傳世若操左券焉孰謂刑獄非積德行善之地耶

石奮溫人年十五為小吏高祖擊項籍過河內與奮語愛其恭敬以為中涓（官名）積功勞官至大中大夫恭

謹無與爲比。爲太子太傅。列九卿。子四人。皆以馴行孝謹。官至二千石。景帝號奮爲萬石君。萬石君以上大夫祿。歸老於家。歲時過宮門闕。必下車趨。見路馬（御馬）必軾（憑軾致敬）焉。子孫爲小吏。來歸謁。萬石君必朝服見之。不名。子孫有過失。不誚讓。（譴責也。）爲便坐。對案不食。諸子相責。因長老肉袒謝罪。改之。乃許。子孫勝冠者在側。雖燕必冠。申申如也。僮僕訢訢如也。唯謹。上時賜食於家。必稽首俯伏而食。如在上前。其執喪哀戚甚。子孫遵教。亦如之。萬石君家以孝謹聞於郡國。雖齊魯諸儒質行。皆自以爲不及也。子慶爲丞相。封侯。諸子孫爲小吏至二千石者十三人。同上

萬石君爲小吏。別無他長。惟一生恭謹。并以此訓誡後人。享一門福祿之盛。吏之天資謹愿者。但能循循禮法。不敢倚勢作奸。即是有用受福之器。繼不能致位通顯。而保守身家有餘矣。

公孫弘。菑川人。少時爲獄吏。有罪免。家貧牧豕海上。年四十餘。乃學春秋雜說。武帝初。弘年六十。以賢良徵爲博士。使匈奴。還報不合意。免歸。後復徵賢良文學。上策詔諸儒。擢弘爲第一。拜爲博士。待詔金馬門。每朝會議。開陳其端。使人主自擇。不肯面折廷爭。上察其行慎厚。辯論有餘。習文法事。緣飾以儒術。大說之。一歲中至左內史。數年遷御史大夫。爲丞相。封平津侯。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弘身食一肉。脫粟飯。（飯之不精鑿者。）故人賓客仰衣食。奉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年八十。終相位。同上

吏胥稍稍得志。便睥睨士類。食肥衣輕。務爲驕奢。平津侯自獄吏至丞相。年已垂暮。獨能開閣招賢。以俸祿給故人賓客。而身自脫粟布被。依然寒素之風。可謂難矣。

趙廣漢。字子都。涿郡蠡吾人。少爲郡吏。州從事。廉潔通敏。下士。舉茂材。爲令。治行尤異。守京兆尹。新豐杜建爲京兆掾。素豪俠。賓客爲姦利。廣漢先風告之。不改。於是收案致法。中貴人豪長者爲請。終無所聽。京師稱之。遷潁川太守。姦黨散落。風俗大改。壹切治理威名流聞匈奴。廣漢以和顏接士。其遇待吏。恩勤甚備。推功善歸之於下。發於至誠。吏皆輸寫心腹。無所隱匿。咸願爲用。其或負者。輒先聞知。風諭不改。乃收捕之。無所逃。爲人彊力。天性精於吏職。見吏民。或夜不寢至旦。京兆政清。自漢興以來。治京兆者莫能及。同上

爲小吏時。即以廉潔通敏下士見稱。可知後之樹立。蓋有所本。非僅恃智術爲鉤距也。

尹翁歸。字子兄。（音況）河東平陽人。少孤。爲獄小吏。曉習文法。是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諸霍在平陽。奴客持刀兵入市鬬。吏不能禁。及翁歸爲市吏。（稽察市肆者。）莫敢犯者。公廉不受餽。百賈畏之。後去官歸家。田延年爲河東太守。行縣至平陽。召故吏五六十人。親臨見。令有文者東。有武者西。閱數十人。次到翁歸。獨伏不肯起。對曰。翁歸文武兼備。惟所施設。延年奇之。除補卒史。案事發奸。窮究事情。延年自以不能及。舉廉。歷守郡中。所居治理。拜東海太守。治明察。吏民賢不肖及奸邪罪名。盡知之。收取黠吏豪民。案致其罪。以一警百。吏民皆服。改行自新。以高第入守右扶風。選用廉平吏。罰在必行。緩於小弱。急於豪彊。扶風大治。盜賊課常爲三輔最。（捕盜考成。爲三輔中第一也。）在公卿間。潔清自守。語不及私。溫良謙退。不以行能驕人。病卒。家無餘財。天子賢之。賜其子黃金百斤。以奉祭祀。三子皆爲郡守。少子岑歷位九卿。至後將軍。同上

惟能公廉不受餽。故以市吏之微。而不畏大將軍赫赫之勢也。及身爲公卿。而潔清如故。家無餘財。終始一節。豈非其砥礪者有素哉。

黃霸。字次公。淮陽陽夏人。少學律令。喜爲吏。武帝末。

察廉。爲河南太守丞。爲人明察內敏。又習文法。然溫良有讓。知善御衆。爲丞。處議當於法。合人心。太守甚任之。宣帝聞霸持法平。召以爲廷尉正。（廷尉屬官。）後擢爲潁川太守。時上垂意於治。數下恩澤詔書。霸爲選擇良吏。分部宣布令民。咸知上意。務耕桑。節用殖財。種樹畜養。去食穀馬。米鹽靡密。（細雜之務。）初若煩碎。然霸精力能推行之。力行教化而後誅罰。務在成就安全。治道去其太甚。外寬內明。得吏民心。盜賊日少。戶口歲增。治爲天下第一。天子下詔稱揚。賜爵關內侯。後爲丞相。封建成侯。薨。諡曰定侯。（同上）

吏胥生長里巷。執事官衙。於民間之情僞。官司之舉措。孰爲相宜。孰爲不宜。無不周知。他日見諸施爲。當更有條而有理。如黃公之治潁川。初若煩碎。而能推行無碍。其平素之講求於民生利弊者至矣。

文翁。盧江舒人。少爲郡縣吏。好學。通春秋。察舉。爲蜀郡守。仁愛好教化。見蜀地僻陋。有蠻夷風。文翁欲誘進之。乃選郡縣小吏開敏有材者十餘人。親自飭厲。遣詣京師。受業博士。或學律令。成就歸。文翁以爲右職。用次察舉。有至郡守刺史者。又修舉學官。（卽學宮。）招下縣子弟以爲學官弟子。（如今之生員。）爲除更繇。（繇役。）高者補郡縣吏。次爲孝弟力田。吏民榮之。由是大化。文翁終於蜀。吏民爲立祠堂。歲時祭祀不絕。至今巴蜀好文雅。文翁之化也。（同上）

漢初天下未有學校。文翁首先創舉。專以人材爲務。故爲千古循良之冠。邊方小吏。學成官顯。爲風氣所自開。洵乎無人而不可造就也。

朱邑。字仲卿。盧江舒人。爲桐鄉嗇夫。（主一鄉賦役。）廉平不苛。以愛人利物爲行。未嘗笞辱人。存問者老孤寡。遇之有恩。所部民愛敬焉。遷補太守卒史。舉賢良。爲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爲大司農。爲人惇厚。篤於故舊。然性公正。不可交以私。朝廷敬焉。身爲列卿。居處儉節。祿賜以共九族鄉黨。家無餘財。神爵元年卒。天子賜邑子黃金百斤。奉祭祀。初邑病且死。屬其子曰。我故爲桐鄉吏。其民愛我。必葬我桐鄉。後世子孫奉嘗（祭祀。）我。不如桐鄉民。及死。其子葬之桐鄉西郭外。民果共爲邑起冢立祠。歲時祭祀不絕。（同上）

嗇夫之於一鄉。其視之不啻一家。故愛澤深長。始終戀戀不置。而一鄉之民。亦思念之如祖父也。吏胥以本地人管本地事。所與交關者。非其親友。卽係鄉黨。果能存心惠濟。與人方便。不貪財而忘義。不恃勢以作奸。誰不感服。卽或好惡之口不齊。而公道在人。斷不至畏如狼虎。人人欲得而甘心也。

令狐茂爲壺關三老。（掌一鄉教化。）武帝太子據作亂。兵敗。亡不得。上怒甚。羣下憂懼。不知所出。茂上書曰。太子爲江充隔塞。（充以巫蠱事誣陷太子。）進不得見上。退則困於邪臣。冤結而無告。不忍忿忿之心。起而殺充。恐懼逋逃。子盜父兵。以救難免耳。臣竊以爲無邪心。陛下不省察。深過太子。發盛怒。舉大兵而求之。智者不敢言。辨士不敢說。臣竊痛之。書奏。天子感悟。（同上）

最難犯者。雷霆之威。最難明者。骨肉之釁。茂以草茅疎賤。而能言人之所不能言。感悟天子。惟其理明而氣壯也。吏當官府盛怒之下。每每不顧是非。阿順意指。陰持兩端。愧此多矣。

翟方進。字子威。汝南上蔡人。家世微賤。方進年十二三。失父孤學。給事太守府爲小吏。遲頓（同鈍。）不及事。數爲掾史所詈辱。方進自傷。乃從汝南蔡父相問己能所宜。蔡父奇其形貌。謂曰。小史有封侯骨。當以經術進。努力爲諸生學問。方進讀經。受春秋。積十餘年。經學明習。以甲科爲郎。舉明經。居官不煩苛。所至甚有威名。後爲丞相。封高陵侯。請託不行。知能有餘。兼通文法。號爲通明相。（同上）

小吏封侯。雖骨相天生。亦由立志不凡。能刻苦自勵耳。當其少年遲頓。爲人詈辱時。大有動心忍性之益。故爲小吏而不足者。爲丞相而有餘也。

魏相字弱翁濟陰定陶人少爲郡卒史舉賢良爲令遷揚州刺史考案郡國守相多所貶退宣帝卽位遷御史大夫大將軍霍光薨諸霍擅權專恣相奏封事謂宜有以損奪其權破散陰謀以固萬世之基全功臣之世未幾爲丞相封高平侯霍氏伏誅宣帝始親萬機厲精爲治練羣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數條漢興已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常敕掾史案事郡國四方或有逆賊風雨災變輒奏言之與丙吉同心輔政上皆重之視事九歲薨謚曰憲侯同上

（西漢中興名相首推魏丙二人皆小吏出身協力同心寬嚴並濟眞千古盛事也）

丙吉字少卿魯國人治律令爲魯獄吏積功勞稍遷至廷尉右監武帝末巫蠱事起時宣帝生數月以皇曾孫坐衛太子事繫獄吉見而憐之擇謹厚女徒令保養曾孫置閑燥處武帝因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遣使者分條（處分）中都官詔獄（中都官詔獄在京師有二十六）所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吉閉門拒使者不納曰皇曾孫在他人無辜死者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相守至天明不得入武帝聞之悟曰天使之也因赦天下郡邸獄繫者賴吉得生曾孫病吉數敕保養乳母加致醫藥以私財物給其衣食昭帝崩無嗣昌邑王以淫亂廢吉奏記大將軍霍光立皇曾孫是爲宣帝賜吉爵關內侯吉深厚不伐善絕口不言前恩後因掖庭宮婢則（名則）自陳嘗有阿保之功引吉爲證上始知吉有舊恩而吉終不言上大賢之封爲博陵侯邑千三百戶後代魏相爲丞相尚寬大好禮讓務掩過揚善爲政能知大體及病篤薦杜延年于定國陳萬年三人自代後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爲知人同上

（丙丞相之保護皇曾孫可謂委曲周至矣要止爲行其心之不忍期其義之所安非逆料其後之得爲人天子而冀倖非分之福也凡在公門不論何等人苟有負屈難伸皆當爲之剖白保護方是眞心爲善天亦未有不厚報之者）

丞相丙吉馭吏（馭車者）嗜酒嘗醉嘔丞相車上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何所容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遂不去也此馭吏邊郡人習知邊塞警備事嘗出適見驛騎持赤白囊（貯緊急文書者）馳至馭吏因隨至公車刺取（探聽也）知虜入雲中代郡遽歸府見吉曰恐虜所入邊郡二千石長吏有老病不任兵馬者宜可豫視吉善其言召東曹（主二千石長吏遷除）案邊長吏科條其人未已詔召丞相御史問以虜所入郡吏吉具對御史大夫卒遽不能詳知以得譴讓而吉見謂憂邊思職馭吏力也吉乃歎曰士無不可容能各有所長向使丞相不先聞馭吏言何見勞勉之有同上

（此馭吏大有心胸人若以爲酒徒而斥之彼雖欲自效無由也官之待吏者勿以小過輕棄人而吏之有過獲免者益當厚自奮勵盡心公事圖報恩遇則兩得之矣）

張敞字子高平陽人徙杜陵以鄉有秩（嗇夫之類）補太守卒史察廉爲甘泉倉長稍遷太僕丞昌邑王淫亂敞切諫顯名擢爲豫州刺史復徙爲山陽太守渤海膠東盜賊並起天子徵敞拜膠東相賜黃金三十斤敞明設購賞開羣盜令相捕斬除罪吏追捕有功上名尚書調補縣令者數十人由是盜賊解散吏民翕然國中遂平詔守京兆尹召見偸盜酋長數人貰（貸也）其罪把其宿負（所犯贓證）令致諸偸以自贖偸長曰今一旦召詣府恐諸偸驚駭願一切受署敞皆以爲吏遣歸休置酒小偸悉來賀且飲醉偸長以赭（赤色）汙其衣裾吏坐里閭閱出者汙赭輒收縛之盡行法罰枹鼓稀鳴市無偸盜後爲冀州刺史治盜賊亦有名同上

為鄉官。為卒史。於察吏捕賊情事。講求有素。故由刺史以至為相。皆以明賞罰嚴追捕為首務。卒能使羣吏效命。盜賊屏息。此種經濟。謂其得力於卒史也可。

東郡門卒。守門者。本諸生。聞太守韓延壽賢。無因自達。故代卒。延壽嘗出臨上車。騎吏護從之人。一人後至。敕功曹主選署功勞者。議罰。還至府門。門卒當車。願有所言。延壽止車問之。卒曰。孝經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故母取其愛。而君取其敬。兼之者父也。今旦明府早駕。騎吏父來至府門。不敢入。騎吏聞之。趨出走謁。適明府登車。以敬父而見罰。得無虧大化乎。延壽舉手輿中曰。微子。太守不自知過。歸舍召見門卒。遂待用之。同上

有才而無以自達。雖託蹤輿隸。不以為辱。吏胥日在官長之前。苟有一長。無不刮目相待者。故曰不患莫己知。求為可知也。門吏以敬父為急。而不避後至之罰。足徵其篤於倫理。知所重輕。韓公安得不肅然起敬乎。

王尊字子贛。涿郡高陽人。少孤。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求為獄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之。除補書佐。治文書者。稱病去。事師治尚書論語。略通大義。復為郡決曹史。察廉。為美陽令。以高第擢安定太守。五官掾署諸曹事。張輔。狡猾不道。姦贓百萬。尊執輔繫獄。威震郡中。盜賊分散。遷益州刺史。居部二歲。蠻夷歸附其恩信。為司隸校尉。劾奏石顯宦官。專權擅勢。左遷。尋為東郡太守。會河水盛溢。老弱奔走。尊躬率吏民。沉白馬祀神。請以身塞金隄。因止宿隄上。吏民數千萬人。叩頭救止。尊終不肯去。及隄壞。尊立不動。而水波稍卻迴還。漸退也。三老奏其狀。詔賜黃金二十斤。秩中二千石。數歲卒官。吏民祀之。同上

忠勇之節。根於天性。西漢第一流人物也。向時之為牧豎小吏。正所以勵其志而老其材耳。

孫寶字子嚴。潁川鄢陵人。以明經為郡吏。御史大夫張忠辟寶為屬。欲令授子經。寶自劾去。忠固還之。後署寶主簿。錄門下事者。寶徙入舍。祭竈請比鄰。忠怪之。使所親問寶。寶曰。高士不為主簿。而大夫君以寶為可。士安得獨自高。前日君男欲學文。而移寶自近。禮有來學。義無往教。道不可詘。身詘何傷。忠聞之。甚慙。薦寶經明質直。宜備近臣。為議郎。遷諫大夫。廣漢羣盜起。選為益州刺史。寶親入山谷。諭告羣盜。皆悔過自出。遣歸田里。自劾矯制。免。後益州蠻夷犯法。上以寶名著西州。拜為廣漢太守。蠻夷安輯。吏民稱之。平帝時。為大司農。會越嶲郡黃龍遊江中。太師孔光等咸稱王莽功德比周公。宜告祠宗廟。寶曰。周公上聖。召公大賢。尚有不相悅。著於經典。兩不相損。今風雨未時。百姓不足。每有一事。羣臣同聲。得無非其美者。時大臣皆失色。坐事免。終於家。建武中。錄舊德臣。以寶孫伉為諸縣名。長。同上

卻師傅之尊。而甘居主簿之卑。以身可詘而道不可詘也。及觀其立朝大節。伉直不阿。非以道自尊者不能。誰謂掾曹中無氣節哉。

侯文。京兆故吏。剛直不苟合。孫寶為京兆尹。以恩禮請文。文求受署為掾。進見如賓禮。數月。以立秋日署文東部督郵。分督所部者。入見。敕曰。今日鷹隼始擊。當順天氣取姦惡。以成嚴霜之誅。掾部渠有其人乎。文仰曰。無其人。不敢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狼橫道。不宜復問狐狸。寶默然。穉季者。大俠。與衞尉淳于長等厚善。時淳于長方貴幸。與寶友善。以穉季託寶。文知其故。因曰。明府素著威名。今不敢取穉季。當且闔閤。勿有所問。如此竟歲。吏民未敢誣明府也。即度舍也。穉季而譴他事。衆口讙譁。

終身自墮寶曰。受教。犍季聞知。杜門不通水火。穿舍後牆爲小戶。但持鋤自治園。因文所厚。自陳如此。文曰。我與犍季幸同土壤。素無睚眥。顧受將命。分當相直。誠能自改。嚴將不治前事。即不更心。但更門戶適趣禍耳。犍季遂不敢犯法。同上

犍季豪俠之勢足以傾動朝貴而於一掾吏長憚若此不敢犯法惟文之立身嚴正有以奪其氣而服其心也不然鮮有不爲其所用者矣

路溫舒。字長君。鉅鹿東里人。父爲里監門。監城門者。使溫舒牧羊。溫舒取澤中蒲。截以爲牒。編用寫書。稍習善。求爲獄小吏。因學律令。轉爲獄史。縣中疑事皆問焉。太守行縣。見而異之。署決曹史。又受春秋。通大義。舉孝廉。爲山邑丞。宣帝初即位。溫舒上書。言宜尚德緩刑。上善其言。久之。遷臨淮太守。治有異迹。卒於官。子及孫皆至牧守。同上

以讀書習善之人而求爲獄小吏其立心必有所在所謂公門好修行也觀其尚德緩刑書言獄吏之慘刻囚人之苦楚曲折詳盡皆其爲小吏時所身經而目擊痛心而疾首者以此爲獄吏之照膽鏡可也

王訢。濟南人。以郡縣吏積功。稍遷爲令。暴勝之薦於朝。徵爲右輔都尉。守右扶風。武帝數出幸安定北地。過扶風。見宮館馳道修治。嘉之。駐車拜爲真。昭帝時爲丞相。封宜春侯。同上

訢由郡縣吏積功至縣令暴勝於朝爲都尉必其廉能有卓卓可紀者宮館道路之修治特其經理地方之顯著者耳

朱博。字子元。京兆杜陵人。家貧好客。少時給事縣庭。稍遷爲功曹。伉俠好交。隨從士大夫。不避風雨。友陳咸爲御史中丞。坐漏泄省中語下獄。博去吏。間步至廷尉中。候伺咸。掠治困篤。博詐爲醫入獄。得見咸。具知其所坐罪。博出獄。又變姓名。爲咸驗治數百。爲之質證。致受榜掠也。卒免咸死罪。咸得論出。而博以此顯名。後咸爲大將軍長史。舉博爲令。累遷琅邪太守。入守左馮翊。召見功曹閉閤。與筆札。使自記積受。取一錢以上無得有所匿。欺謾半言。斷頭矣。功曹惶怖。具自疏姦贓。大小不敢隱。博知其對以實。乃令就席。受敕自改而已。投刀使削所記。遣出就職。功曹後常戰慄。不敢蹉跌。博遂成就之。遷爲大司農。後爲丞相。封陽鄉侯。同上

胥隸惟利是視同儕喜相排擠鮮能敦朋友之誼不避患難挺身相救者博之行事雖近於俠而緩急足恃肝膽照人實可矯偷薄而敦古誼也

薛宣。字贛君。東海郯人。少爲廷尉書佐。都船獄吏。都船獄。執金吾所屬。後以大司農斗食屬。掌錢穀出納者。補不其音基。地名。丞。琅邪太守趙貢見宣。甚悅其能。令妻子與相見。戒曰。贛君至丞相。我兩子亦中丞相史。察宣廉。遷都尉丞。舉茂才。爲令。以明習文法。補御史中丞。甚知名。出爲臨淮太守。徙陳留。入守左馮翊。所至稱治。宣爲政。賞罰明。用法平而必行。所居皆有條教可紀。多仁恕愛利。嘗因至日休吏。節日休假也。賊曹掾主盜賊者。張扶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蓋禮貴和。人道尚通。日至。吏以令休。所由來久。曹雖有公職事。家亦望私恩意。掾宜從衆。歸對妻子。設酒肴。請鄰里。一笑相樂。扶慙愧。官屬善之。郡中清靜。遷御史大夫。數月爲丞相。封高陽侯。署趙貢兩子爲丞相史。同上

觀教掾之言知薛君未遇時作事必和而能通不以異衆爲能矣太守賞識於風塵之中決其必爲丞相蓋不違道以干譽不矯情以立異正是宰臣氣度也

王吉。字子陽。琅邪皐虞人。少好學明經。以郡吏舉孝廉爲郎。後爲昌邑中尉。王好遊獵。驅馳國中。動作亡節。吉上疏諫爭。甚得輔弼之義。昭帝崩。亡嗣。霍光迎

昌邑王吉即奏書戒王謂大王以喪事徵宜日夜哭泣悲哀政事一聽大將軍霍光未幾王以淫亂廢昌邑羣臣皆坐坐罪吉以忠直數諫正得減死起家爲益州刺史徵爲博士諫大夫是時外戚許史王氏貴寵而宣帝躬親政事任用能吏吉上疏言得失謂宜謹選左右審擇所使與公卿大臣延及儒生述舊禮明王制又言俗吏得任子弟率多驕驁不通古今亡益於民宜明選求賢除任子之令外家及故人可厚以財不宜居位吉與貢禹爲友世稱王陽在位貢公彈冠言其取舍同也子駿爲御史大夫孫崇爲大司空封扶平侯同上

子陽忠言讜論切中當時之弊儒而不迂吏而不俗經術吏治可謂兼之矣

何武字君公蜀郡郫縣人兄弟五人皆爲郡吏郡縣敬憚之武弟顯家有市籍租常不入縣數負欠也其課市嗇夫求商嗇夫姓名捕辱顯家顯怒欲以吏事中商武曰以吾家租賦繇役不爲衆先奉公吏不亦宜乎武卒白太守召商爲卒史州里聞之皆服焉舉賢良方正拜爲諫大夫遷揚州刺史所舉奏二千石長吏必先露章服罪者免之而已不服極法奏之抵罪或至死九江太守戴聖行治多不法前刺史以其大儒優容之武使從事廉得其罪聖懼自免後爲博士毀武於朝武聞之終不揚其惡而聖子賓客爲羣盜繫廬江聖自以子必死武平心決之卒得不死聖慙服武行部必先即學宮見諸生試其誦論問以得失然後入傳舍出記問墾田頃畝五穀美惡已乃見二千石以爲常後爲大司空封汜鄉侯食邑千戶武爲人仁厚好進士獎人之善然疾朋黨問文吏必于儒者問儒者必於文吏以相參檢欲除吏先爲科例以防請託其所居亦無赫赫名去後常見思同上

兄弟五人爲吏倚恃聲勢以負租而有餘怒嗇夫之督催欲以事中傷之姦蠹行徑往往如此武獨能平心引咎反怨爲德其氣量固已不同異日之平恕含容獎進善類爲名公卿始基於此藉非武也何氏一門五吏積惡可以滅身尚望其釁膺顯秩哉

何並字子廉平陵人爲郡吏至大司空掾事何武武高其志節舉能治劇爲長陵令道不拾遺遷隴西太守旋徙潁川是時潁川鍾元爲尚書令領廷尉用事有權弟威爲郡掾贓千金並使吏格殺之陽翟輕俠趙季李穎多畜賓客以氣力漁食閭里至姦人婦女持吏長短從横郡中聞並且至皆亡去並勅吏往捕之皆縣頭於市郡中清靜表善好士見紀潁川名次黃霸性清廉妻子不至官舍數年卒子恢爲關都尉建武中以並孫爲郎同上

馭吏威嚴若此自爲掾史時必能謹身飭法不肯輕受一錢何司空之高其志節不虛也

鮑宣字子都渤海高城人好學明經爲縣鄉嗇夫後爲都尉太守功曹舉孝廉爲郎病去官復爲州從事隨刺史出巡者大司空何武除宣爲西曹掾主府史署用者甚敬重焉薦爲諫大夫宣居位常上書諫爭其言少文多實董賢貴幸宣因日蝕上書言董賢本無葭莩之親但以令色諛言自進賞賜無度竭盡府藏又使使者將作治第上冢有會輒太官爲供不合天意宜免遣就國以視天下上感異拜爲司隸同上

由嗇夫而爲功曹由功曹而爲從事由從事而爲西曹掾其沉淪於下吏者久矣苟得一官宜瞻顧之唯恐不周回護之唯恐不暇乃敢批逆鱗劾權倖此豈利祿中人所能及哉

龔勝字君賓楚人爲郡吏舉茂材爲令哀帝時徵爲諫大夫數上書言百姓貧盜賊多吏不良風俗薄災異數見不可不憂制度太奢刑罰太深賦斂太重宜以儉約先下累遷光祿大夫王莽秉政勝謝病歸莽

既篡國。遣使奉安車駟馬迎勝。勝知辭不見聽。因預敕棺斂葬事。不復開口飲食。積十四日。死。同上

楊子雲文章絕世。不免莽大夫之譏。龔生志行潔清。守死善道。求之儒林。不可多得。豈知郡吏中。竟有是人耶。

焦延壽。字贛。梁人。少貧賤。治易。以好學得幸梁王。王供其資用。令極意學。既成。爲郡史。察舉。補小黃令。以候伺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化行縣中。舉最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贛。有詔許增秩留。卒於小黃。同上

人但知焦贛爲治易名家。有功經學。不知其惠政在人民。竟同古之遺愛也。可見讀書習吏。相需爲用。有志者可以勉矣。

樓護。字君卿。齊人。父世醫也。護辭其父學經傳。爲京兆吏數年。甚得名譽。爲王氏五侯上客。擢爲天水太守。復以薦爲廣漢太守。後封息鄉侯。列爲九卿。初護有故人呂公。無子。歸護。護身與呂公。妻與呂嫗。老婦稱呂公妻。同食。及護家居。妻子頗厭呂公。護聞之。流涕責其妻子曰。呂公以故舊窮老託身於我。義所當奉。遂養呂公終身。護卒。子嗣其爵。同上

樓君卿舍醫爲吏。曳裾侯門。乃馳逐聲氣者也。獨其厚遇故人。始終無倦。可以爲法。故錄之。

寇恂。字子翼。上谷昌平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耿況甚重之。王莽敗。更始光武族兄聖公。先立爲帝。改年更始。使使者徇郡國。收況印綬。恂勒兵入見使者。就請之曰。耿府君在上谷。久爲吏人所親。今易之。得賢則造次未安。不賢則祇生亂。爲使君計。莫若復之。以安百姓。使者不應。恂叱左右取印綬帶況。使者不得已。乃承制詔之。恂復與門下掾共說況歸光武。拜恂爲偏將軍。佐光武定天下。爲潁川汝南太守。盜賊清淨。遷爲執金吾。官名。後潁川盜起。從車駕南征。潁川百姓遮道請曰。願復借寇君一年。恂經明行修。名重朝廷。所得秩奉。厚施朋友故人。時人歸其長者。卒。諡威侯。後漢書

按光武中興。與恂同時佐命者。尚有馮異賈復。起郡縣掾。吳漢傅俊。起亭長。蓋延起州從事。臧宮起游徼。銚期起賊曹掾。王霸起郡決曹掾。任光起嗇夫。陳俊祭遵馬成堅鐔。起郡縣吏。後皆圖畫雲臺。卽世所稱二十八將者也。景運天開。篤生名世。而小吏且居其大半。人才豈可以流品限耶。

杜詩。字公君。河內汲人。少有才能。仕郡功曹。有公平稱。更始時。辟大司馬府。建武元年。歲中三遷。爲侍御史。安集洛陽。時將軍蕭廣。放縱兵士。暴橫民間。詩勑曉不改。遂格殺廣。還以狀聞。世祖賜以棨戟。復使之河東。誅降逆賊。累遷南陽太守。性節儉而政治清平。善於計略。省愛民役。造作水排。鑄爲農器。用力少見功多。百姓便之。又修治陂池。廣拓土田。比室殷足。時人方於召信臣。前漢循吏。故南陽爲之語曰。前有召父。後有杜母。視事七年。政化大行。同上

從來公門中。最多不平之事。蓋止知有己而不知有人。止知有利而不知有義。遂使是非倒置。曲直不分。人之含寃負屈者。不知凡幾。官衙無公道。鄉里豈復有風俗耶。杜君任郡功曹。獨以公平見稱。其必無自私自利之心可知矣。後治南陽。而政化清平。人歌衆母。皆由此公平一念推之者也。

索盧放。字君陽。東郡人。署郡門下掾。更始時。使者督行郡國。太守有事當斬。放前言曰。今天下所以苦毒王氏。歸心皇漢者。實以聖政寬仁故也。而傳車所過。未聞恩澤。太守受誅。恐天下惶懼。各生疑變。夫使功者不如使過。願以身代太守之命。遂前就斬。使者義而赦之。由是顯名。徵爲洛陽令。政有能名。以病乞身。徙諫議大夫。數納忠言。後以疾去。建武末。復徵不起。光武使人輿之見於南宮雲臺。賜穀二千斛。遣歸。除子爲太子中庶子。卒於家。同上

當更始時。天下大亂。使者假虎狼之威。馮陵郡國。有非情理所能喻者。索君以門下掾。奮不顧身。救太守於刀鋸之下。何其壯也。及世宇清明。爲一縣令。堅卧不起。淡然於功名爵祿之間。高致尤不可

及耶。

鮑永字君長。上黨屯留人。為郡功曹。少有志操。事後母至孝。妻嘗於母前叱狗。永即去之。王莽以永父宣不附己。欲滅其子孫。郡尉承望風旨。欲害永。太守苟諫擁護。召以為吏。常置府中。永因數為諫陳興復漢室。翦滅簒逆之策。諫每戒永曰。君長幾事不密。禍倚人門。永感其言。及諫卒。自送喪歸扶風。太守趙興復署永功曹。時有矯稱侍中止傳舍者。興欲往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乃拔佩刀截馬當胸而止。後數日。詔書果下捕矯稱者。永由是知名。舉秀才不應。更始二年徵。再遷尚書僕射。行大將軍事。有功。略封關內侯。為司隸校尉。行縣至扶風。椎牛上苟諫冢。殺牛以祭墓。厚報其德也。子昱。復為司隸。上同

當患難竄匿之餘。而惓惓以興復漢室翦滅簒逆為念。不愧忠臣之子矣。迨功建名立。身為列侯。三世司隸。信乎忠孝之貽澤長也。

馮勤字偉伯。繁陽人。八歲善計。算術也。為太守銚期功曹。有高能稱。薦於光武。除為郎中。給事尚書。圖議軍糧。在事精勤。每引進。帝輒顧謂左右曰。佳乎吏也。使典諸侯封事。差量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莫不厭服焉。自是封爵之制。非勤不定。帝益以為能。尚書眾事。皆令總錄之。以勤勞賜爵關內侯。遷司徒。上同

刑名錢穀均為吏胥所事。刑名出入動關身命。作福易。作禍尤易。故集中所載法戒。刑名之吏為多。然錢穀之吏雖止司書算。其中亦關國計民生。吏能下不欺民。上不侵官。以不取為與。行不費之惠。善矣。更能持籌遠計。弭患未然。使百廢具興。一勞永逸。不更善乎。自古及今。凡體國經野。發政施仁之事。未嘗不從胥吏握算中來也。馮勤之善計算。能使功次輕重。國土遠近。地勢豐薄。不相踰越。由算是爵賞均平。諸侯悅服。上無偏枯之澤。下無觖望之心。所禆於國家者甚大。宜其賜侯爵。遷司徒。以報厥功也。要其一生所得力。不外在事精勤。精則凡所措注。鉅細不遺。勤則不長煩難。始終無懈。而

杜林字伯山。扶風茂陵人。博洽多聞。時稱通儒。初為郡吏。隗囂聞林志節。欲用之。林終不屈。光武徵拜侍御史。引見。問以經書故舊及西州事。甚悅之。賞賜加厚。建武中。羣臣請復肉刑。林奏以為古之明王。深識遠慮。動居其厚。不務多辟。不肯多殘害也。宜如舊制。不合翻移。帝從之。後為大司空。薨。帝親自臨喪送葬。上同

精勤二字。又須從公字來。願錢穀之吏。毋狃目前之小利。而忘久遠之良圖也。

杜君以郡吏而博洽多聞。隗囂欲用之。終不為屈。可謂有識有守者矣。肉刑一奏。議論正大。千古不易。郡吏中有此通儒。宜其屢被超擢。多所建立也。

虞延字子大。陳留東昏人。少為戶牖亭長。時王莽貴人魏氏賓客放縱。延率吏卒突入其家捕之。以此見怨。故位不升。王莽末。天下大亂。延常嬰甲冑。擁衛親族。捍禦鈔盜。賴其全者甚眾。太守富宗聞延名。召署功曹。宗性奢靡。車服器物。多不中節。延諫曰。昔晏嬰輔齊。鹿裘不完。季文子相魯。妾不衣帛。以約失之者鮮矣。宗不悅。延即辭退。有頃。宗果以侈縱被誅。臨刑擥涕而歎曰。恨不用功曹虞延之諫。為洛陽令。外戚斂手。莫敢犯法。遷南陽太守。後徵為太尉。遷司徒。歷位二府。十餘年。上同

以新莽滔天之勢。而一亭長敢攖其鋒。雖賁育之勇。不是過矣。至其擁衛一親族。必盡其力。規諫太守。務盡其心。又何其忠且仁也。其為令而使強戚奉法。則亦無忘亭長功曹時之素志耳。延誠下吏中人傑也哉。

虞經。武平人。為郡獄吏。案法平允。務存寬恕。每冬月上其狀。恆流涕隨之。嘗稱曰。東海于公高為里門。而其子定國卒於丞相。吾決獄六十年矣。雖不及于公。其庶幾乎。子孫何必不為九卿邪。故字孫詡曰升卿。詡立功名。仕至司隸校尉。上同

為善之報。千古不爽。而公門中陰德響應尤神。虞公以于公自比。而決其後之必昌。非有計功之心。

正以歎證其平生也。孫之功名貴顯。果若操券而得。爲善者不當益堅其願力乎。

第五倫字伯魚。京兆長陵人。少介然義行。久宦不達。建武初。爲京兆市掾。每見詔書曰。此聖主也。吾行且遇時。衆皆笑之。補淮陽國醫工長。從王朝京師。得見帝。問政事。稱旨。拜會稽太守。禁淫祀屠牛。身自斬芻飼馬。妻躬執爨。每受俸裁留一月糧。餘悉賤貿與民之貧困者。後守蜀郡。吏有鮮車怒馬者。皆罷遣。更選孤貧志行之人任之。蜀政清平。所任吏多至九卿。事肅宗爲司空。在位以貞白稱。雖天性峭直。然疾俗吏苛刻。論議常依寬厚。奉公盡節。壽八十餘。子頡曾孫種。皆居官。世稱廉直焉。同上

市掾。主市肆之貿易者也。方販夫賈豎之爲伍。而慨然有用世之志。其自負固已不凡矣。觀其見詔書而自喜。早有不容已於斯世斯民之念。至其天性峭直而又疾俗吏苛刻。議論常依寬厚。則深得爲政之大體者也。

孔奮字君魚。扶風茂陵人。署議曹掾。守姑臧長。在職四年。財產無所增。事母孝謹。奉養極求珍膳。躬率妻子。同甘菜茹。力行清潔。治貴仁平。被召。單車就路。吏民及羌胡更相謂曰。孔君清廉仁賢。舉縣蒙恩。如何今去。不報其德。遂相賦斂牛馬器物千萬以上。追送數百里。奮謝之。一無所受。爲武都太守。舉郡莫不改操。爲政明斷。甄善疾非。見有美德。愛之如親。其無行者。忿之若讐。郡中稱爲清平。同上

贓吏之不顧行檢。多爲妻子所累。孔君能躬率妻子。同甘菜茹。所以得全其清節也。否則所需既多。所求無饜。未有不以賄敗者矣。以儉養廉之說。不但官長奉職之良規。亦吏胥保身之要道也。

應奉字世叔。汝南人。少聰明。爲郡決曹史。行部四十二縣。錄囚徒數百千人。及還。太守備問之。奉口說罪繫姓名。坐狀輕重。無所遺脫。時人奇之。爲武陵太守。慰納叛蠻。興學校。舉側陋。政稱蠻俗。遷司隸校尉。糾舉姦違。不避貴戚。著漢書後序。多所述載。同上

口說數百千人姓名罪狀。無一遺脫。以此聰明體察獄情。何情不得。觀其後慰納叛蠻。興學校。舉側陋。足知其聰明而不苟刻。誠哉爲一代名儒也。豈可以郡吏少之。

朱暉字文季。南陽宛人。爲郡吏。太守阮況嘗欲市暉婢。暉不從。及況卒。暉乃厚贈送其家。人或譏焉。暉曰。前阮府君有求於我。所以不敢聞命。誠恐以財貨汚君。今而相送。明吾非有愛也。東平王蒼聞而辟之。正月朔日。蒼當入賀。故事。少府給璧。是時帝舅陰就爲府卿。吏傲不奉法。蒼坐朝堂。漏且盡。求璧不可得。暉望見少府持璧。卽往紿音殆之曰。我數聞璧而未嘗見。請試觀之。主簿以授暉。暉顧召令史奉之。奉之於蒼。主簿大驚。遽以白就。就曰。朱掾義士。勿復求。更以他璧朝。蒼既罷。召暉謂曰。屬者掾自視。孰與藺相如。帝聞壯之。以暉爲衞士令。再遷臨淮太守。吏人爲之歌曰。彊直自遂。南陽朱季。吏畏其威。人懷其惠。後遷爲尚書令。以老病乞身。拜騎都尉。同上

官長無所求於吏。尚百計逢迎。中之以慾。以爲固寵營私之地。今太守欲市暉婢。而暉竟不從。恐汚官長名節。眞能自守以正。而又愛人以德者也。奪璧之舉。繼躅相如。南陽之歌。希風召伯。豈不偉然一豪傑士哉。

鄭弘字巨君。山陰人。少爲鄉嗇夫。太守第五倫行春。太守常以春行縣。勸農賑乏。見而奇之。召署督郵。舉孝廉。弘師同郡河東太守焦貺。楚王英謀反發覺。以疏書也引貺。貺被收。於道士沒。妻子閉繫詔獄。掠考連年。諸生故人懼相連及。皆改變名姓以逃其禍。弘獨髡頭負鐵鎖。詣闕上章。爲貺訟罪。顯宗覺悟。卽赦其家屬。弘躬送貺喪及妻子還鄉里。自是顯名。由令守官至太尉。同上

貺已死而猶訟其非辜。恤其妻子。篤於公義。終始如一。其爲嗇夫。治行必有可觀。第五倫識之於風塵。不爽也。

周章。字次叔。南陽隨人。爲郡功曹。大將軍竇憲免。封冠軍侯就國。章從太守行春。到冠軍。太守猶欲謁之。章進諫曰。今日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剖符大臣。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乃止。及憲被誅。公卿以下。多以交關得罪。太守幸免。以此重章。舉孝廉。歷位司空。同上

趨承權貴惟恐不及爲官者類然況於吏乎周君以正義責其太守後竟以此免禍其識遠矣剖符千里居之者不自重而屬吏兢兢焉惜之此其所以終爲大臣也

廉范。字叔度。京兆杜陵人。爲郡功曹。太守鄧融爲州所案。范知事譴難解。欲以權相濟。乃托病求去。東至洛陽。變姓名。代廷尉獄卒。居無幾。融果徵下獄。范遂得衛侍左右。盡心勤勞。融怪其貌類范。而殊不意。乃謂曰。卿何似我故功曹也。范訶之曰。君困厄瞀亂邪。語遂絕。恐人知之僞爲不相識者呵止之不復接談也。融繫出困病。范隨而養視。及死。竟不言。身自將車。送喪至南陽。葬畢。乃去。後辟公府。會薛漢坐楚王事誅。故人門生莫敢視。范獨往收斂之。顯宗大怒。召范詰責。范叩頭曰。臣愚戇。不勝師資之情。罪當萬坐。帝貰之。由是顯名。舉茂才。數月。再遷爲雲中太守。會匈奴大入塞。范令軍士各交縛兩炬。爇火營中。虜遙望火多。謂漢兵救至。大驚。范令軍中蓐食。晨往赴之。斬首數百級。虜由此不敢向雲中。後頻歷郡守。隨俗化導。各得治宜。遷蜀郡太守。其俗尚文辯。好相持短長。范每厲以淳厚。不受偷薄之說。成都邑宇逼側。舊制禁民夜作。作女工以防火災。范毀削先令。但嚴使儲水而已。百姓爲便。乃歌之曰。廉叔度。來何暮。不禁火。民安作。音做平生無襦今五袴。同上

漢世最重名節屬吏之於府主分若君臣情同師友多有患難周旋蹈死勿顧者後世相承以貌相御以術苟一日去其官則羣吏視之若路人矣如叔度諸人之風真堪砥礪薄俗也

楊終。字子山。成都人。年十三。爲郡小吏。太守奇其才。遣詣京師受業。習春秋。顯宗時。徵詣蘭臺。拜校書郎。與班固賈逵等。於白虎觀論考五經同異。受詔刪太史公書爲十餘萬言。兄鳳爲郡吏。太守廉范爲州所考。遣鳳候終。以終有才望求爲之計也終爲范游說。坐徙北地。詔貰還故鄉。後徵拜郎中。同上

以郡小吏而有奇才自是有用之器所少者經書耳太守遣之從師受業習春秋遂致刻儒林之選操筆之權爲官辨冤得是非之公爲兄獲讞亦仁者之過無非其窮經稽古之效也然則吏而有才其讀書尤不可少哉

鍾皓。字季明。潁川人。爲郡著姓。世善刑律。皓以篤行稱。同郡陳寔。年不及皓。皓引與爲友。皓爲郡功曹。會辟司徒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者。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陳寔可。寔聞之曰。鍾君似不察人。不知何獨識我。皓及荀淑。並爲士大夫所歸慕。李膺嘗嘆曰。荀君清識難尚。鍾君至德可師。同上

鍾姓世善刑律至皓以篤行稱其爲郡功曹亦必明於刑律不尚深刻善於平反者也觀其臨辭薦代惟在仁恕忠厚之陳寔而李膺亦有至德可師之嘆孰謂司刑律者遂有傷於厚德耶吏之習刑律者當以皓爲法

陸續。吳人。字智初。仕郡戶曹史。時歲荒民饑困。太守尹興使續於都亭賦民饘粥。續悉簡閱其民。訊以名氏。事畢。興問所食幾何。續因口說六百餘人。皆分別姓名。無有差謬。興異之。刺史行部。見續。辟爲別駕從事。以病去。還爲郡門下掾。是時楚王英謀反。事連尹興。徵詣廷尉獄。續與主簿梁宏。功曹史駟勳。詣獄就考。肌肉消爛。終無異辭。續母至京師。無緣與續相聞。但作饋食。付門卒以進之。續對食悲泣。不能自勝。使者怪而問其故。續曰。母來不得相見。故泣耳。使者大

怒以爲獄門吏卒通傳意氣續曰因食餉羹識母所自調和故知來耳非人告也使者問何以知母所作續曰母常截肉未嘗不方斷葱以寸爲度是以知之使者陰嘉之上書說續行狀帝卽赦興等事還鄉里長子稠廣陵太守有理名中子逢樂安太守少子褒力行好學不慕榮名連徵不就同上

於節閔饑民見其才於辨證太守見其義於泣對母食見其孝雖終於掾史而百世之下猶令人咨嗟歎息想慕其人也

雷義字仲公豫章鄱陽人初爲郡功曹擢用善人不伐其功嘗濟人死罪辠者後以金二斤謝之義不受金主伺義不在默投金於承塵（施於屋上以承塵土者）上後葺理屋宇乃得金金主已死無得復還義乃以付縣曹後舉孝廉拜尚書侍郎有同時郎坐事當居刑作義默自表取其辠以此論司寇同臺郎覺之委位自上乞贖義罪順帝詔皆除刑義歸舉茂才讓於同學友陳重刺史不聽義遂佯狂被髮走不應命鄉里爲之語曰膠漆自謂堅不如雷與陳三府同時俱辟二人同上

濟人死罪本無望報之心罪者酬之以金至默投於屋間而去意亦誠矣及得金之日而其人已死不得已而受於義無傷也竟付之縣曹若斯人者方是一介不取誠心爲善不但吏胥中罕有其儔卽士大夫亦不多覯耳

仇覽字季智陳留考城人少爲書生淳默鄉里無知者年四十縣召補吏選爲蒲亭長勸人生業爲制科令至於果菜爲限雞豕有數農事旣畢乃令子弟羣居就學其剽輕游恣者皆役以田桑嚴設科罰躬助喪事賑恤窮寡期年稱大化覽初到亭有陳元者獨與母居而母詣覽告元不孝覽乃親到元家與其母子陳人倫孝行譬以禍福之言元卒成孝子鄉邑爲之諺曰父母何在在我庭化我鳴梟哺所生同上

十里曰亭亭長之職與今之圖書總甲等耳而意在勸人爲善卒能使不孝者感悟復歸於孝居然收興行教化之益矣彼托身公門者其可以導人爲善當更易於亭長柰何不以此爲勸善之地而徒以爲漁利之藪也

孟嘗字伯周會稽上虞人其先三世爲郡吏並伏節死難嘗少修操行仕郡爲戶曹史上虞有寡婦至孝養姑姑年老壽終夫女弟先懷嫌忌乃誣婦鴆其母列訟縣庭嘗知枉狀備言於太守太守不爲理嘗哀泣謝病去婦竟寃死郡中連旱二年後太守殷丹到官訪問其故嘗詣府具陳寡婦寃誣丹卽刑訟女而祭婦墓天應澍雨穀稼以登嘗後爲合浦太守郡不產穀實而海出珠寶先時宰守並多貪穢珠遂徙於交阯郡界嘗到官革前弊求民病利曾未踰歲去珠復還百姓皆反其業商貨流通稱爲神明被徵當還吏民攀車請之嘗不得進乃載鄉民船夜遁去隱處窮澤身自耕傭鄰縣士民慕其德就居止者百餘家同上

三世死節已難三世爲吏而死節尤史冊所罕見也嘗之爲吏以申寃理枉爲汲汲至以去就爭之此知有公不知有私者也其居官也廉靜愛民異蹟表著如嘗者可謂世濟其美者矣

魯恭字仲康扶風人有至性年十二喪父號慟喪禮過成人待弟丕友愛恭欲先就丕名託疾不應舉丕舉後乃爲郡吏謙遜不爲名高勤習吏事言動不苟後拜中牟令專以德化民不任刑罰民有爭田者守令不能決恭爲平理皆退而自責以田相讓教化大行吏人懷服蝗不入境雉不怛人童子不攫生號稱三異徵爲侍御史遷光祿勳選舉清平京師貴戚莫能枉其正同上

爲吏而不爲利動已是難事今并不求名高其立心可謂純正矣異日中牟之化有以孚童豎而格

民蠹皆由於此。

任延。爲武威太守。自掾史子孫。皆令詣學受業。復其徭役。章句既通。悉顯拔榮進之。郡遂有儒雅之士。同上

掾史子孫。所耳聞目見。無非刑名法律之事。故才者習於深文。不肖者。作奸犯科。無所不至。不復知仁義忠信爲何事矣。任公皆令詣學受業。正欲以詩書導其善氣也。豈徒慕儒雅之虛名乎。

王渙。字稚子。廣漢郪人。少好俠。任氣力。晚而折節。敦儒學。習尚書。讀律令。略舉大義。爲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剖斷。不避豪右。寵風聲大行。和帝問寵曰。在郡何以爲理。寵頓首曰。臣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主簿鐔顯。拾遺補闕。臣奉宣詔書而已。渙由此顯名。舉茂材。除溫令。縣多姦猾。積爲人患。渙以方略悉誅之。境內清夷。商人露宿於道。終無侵患。爲洛陽令。以平正居身。得寬猛之旨。其冤嫌久訟。歷政所不斷。法理所難平者。莫不曲盡情詐。壓塞羣疑。病卒。百姓致奠以千數。喪歸。經弘農。民庶皆設槃案於路。詔以其子爲郎中。鐔顯後亦知名。安帝時。爲豫州刺史。天下饑荒。競爲盜賊。州界收捕萬餘人。顯愍其困窮。輒擅赦之。因自劾奏。有詔勿理。後至長樂尉。同上

古以任用功曹爲賢。今以聽信吏胥爲戒。非時勢有不同。吏胥之賢不肖。相去懸殊耳。稚子公平正直。自其爲吏而已然矣。今之吏胥。苟有公平正直如稚子者。豈非官司之所樂得任用者哉。官司得一公平正直之吏。何患不能坐致治理哉。然則使官司不敢任吏。而防閑惟恐不至者。固非盡官司之故也。

第五訪。字仲謀。京兆長陵人。少孤貧。常傭耕以養兄嫂。有閑暇。則以學文。仕郡爲功曹。察孝廉。補新都令。政平化行。三年之間。隣縣歸之。戶口十倍。遷張掖太守。歲饑。粟石數千。訪乃開倉賑給。以救其敝。吏懼譴。爭欲上言。訪曰。若上須報。是棄民也。太守樂以一身救百姓。遂出穀賦人。順帝璽書嘉之。由是一郡得全。官民並豐。界無姦盜。遷護羌校尉。邊境服其威信。同上

開倉賑饑。不惜一身以救百姓。其任事之勇。皆動於心之所不容已也。具此一副熱腸。其爲功曹時。利濟當復不少。

童恢。字漢宗。琅邪姑幕人。少仕州郡爲吏。司徒楊賜聞其執法廉平。乃辟之。及賜被劾當免。掾屬悉投刺去。恢獨詣闕爭之。及得理。掾屬悉歸府。恢杖策而逝。由是論者歸美。復辟公府。除不其令。吏人有犯。輒隨方曉示。若稱職行善者。皆賜酒肴以勸勵之。耕織種牧。皆有條章。一境清淨。牢獄連年無囚。比縣流人歸化。徙居二萬餘戶。吏人爲之歌頌。青州舉尤異。遷丹陽太守。同上

趨炎附勢。人情類然。吏胥尤甚。當府主有事之時。人去之惟恐不速。童獨挺身營救。及事既得白。舊吏稍稍復來。而童竟飄然遠引。此種節概。當與魯仲連一輩人。頡頏千古也。

吳良。字大儀。齊國臨淄人。初爲郡吏。歲旦。與掾史入賀。門下掾王望舉觴上壽。諂稱太守功德。良於下坐勃然進曰。望佞邪之人。欺諂無狀。願勿受其觴。太守斂容而止。讌罷。轉良爲功曹。恥以言受進。終不肯謁。後遷司徒長史。每處大議。輒據經典。不希旨偶俗。以徼時譽。同上

大凡掾吏。率多諂事長官。且惟恐長官之不受諂也。吳君侃侃數言。足以愧邪佞之心。而振士夫之氣。異日立朝風采。即此可見。

鄭均。字仲虞。東平任城人。少好黃老書。兄爲縣吏。頗受禮遺。均數諫止。不聽。即脫身爲傭。歲餘得錢帛。歸以與兄曰。物盡可復得。爲吏坐贓。終身捐棄。兄感其言。遂爲廉潔。同上

惟恐兄之以贓敗。而身爲傭作以給其求。卒能感悟兄心。改行自好。此千古悌弟也。爲吏坐贓。終身捐棄。此言至爲痛切。今之胥吏。無不嗜利者。當以此二語時懸心目間。

樂恢。字伯奇。京兆長陵人。父親。名親。爲縣吏。得罪於令。

將殺之。恢年十一，俯伏寺門，晝夜號泣。令矜之，卽解出親。恢長好經學，篤志爲名儒。性廉直介立，行不合己者，雖貴不與交。仕本郡吏，太守坐法誅，故人莫敢往。恢獨奔喪行服，坐罪。歸，復爲功曹，選舉不阿，請託無所容。同郡楊政數衆毀恢，後舉政子爲孝廉，由是鄉里歸之。辟司空牟融府。會第五倫代融爲司空，恢以與倫同郡，不肯留，諸公多其行，連辟之，皆不應。後徵拜議郎。將軍竇憲出征匈奴，恢數上書諫爭，朝廷稱其忠。同上

恢年十一而能號泣救父，其至性有過人者。平生剛方正直之概，皆自踐履篤實中醞釀而出，豈好爲名高者哉。

袁安字邵公，汝南人，爲縣功曹。爲人嚴重有威，見敬於州里。奉檄詣從事，從事因安致書於令。安曰：公事自有郵驛，私請則非功曹所傳。辭不肯受，從事瞿然而止。後舉孝廉，除陰平長，所在吏人畏而愛之。拜楚郡太守，出寃繫者四百餘家。爲河南尹，政號嚴明。爲司徒數年，以天子幼弱，外戚擅權，每朝會進見，及與公卿言，未嘗不噫嗚流涕。自天子及大臣皆恃賴之。子孫世爲三公。同上

爲人致書，似無關於大節，而斷然不苟如此。平日豈有受請託、通貨賂以營其私者哉。後爲司徒，正色立朝，乃心王室，天子大臣皆倚以爲重。可謂社稷之臣矣。何掾史中之多人傑也。

种暠字景伯，河南洛陽人，爲縣門下史。父有財三千萬，及卒，暠悉以賑恤宗族及邑里之貧者。其有進趣名利，皆不交通。時河南尹田歆外甥王諶名知人。歆謂之曰：今當舉孝廉，欲用一名士，以報國家，爾助我求之。明日，諶送客於大陽郭，遙見暠，異之，還白歆曰：爲尹得孝廉矣，近洛陽門下史也。歆笑曰：當得山澤隱滯，近洛陽吏耶？諶曰：山澤不必有異士，異士不必在山澤。歆卽召暠於庭，辯詰職事。暠辭對有序，歆甚知之，召署主簿，遂舉孝廉，辟太尉府，爲益州刺史。暠素慷慨，好立功立事。在職三年，宣恩遠夷，開曉殊俗，岷山雜落皆依服漢德。轉遼東太守，擢度遼將軍，入爲司徒。薨，幷涼邊人咸爲發哀，匈奴聞暠卒，舉國傷惜。單于每入朝賀，望見墳墓，輒哭泣祭祀。同上

異士不在山澤，而於門下小史中得之，足爲胥曹生色。人果抱負非常，何患風塵中無物色之者耶。考其得力，無非自輕財重義四字中來。

彭修字子陽，會稽毗陵人，仕郡爲功曹。始年十五時，父爲郡吏，得休，與修俱歸，道爲盜所劫。修困迫，乃拔佩刀前持盜帥曰：父辱子死，卿不顧死耶？盜相謂曰：此童子義士也，不宜逼之。遂辭謝而去。鄉黨稱其名。太守以微過收獄吏，將殺之。主簿鍾離意爭諫甚切，太守怒，掾史莫敢諫。修排閤直入，拜於庭曰：明府發雷霆於主簿，請聞其過。太守曰：受教三日，初不奉行，廢命不忠，豈非過耶？修因拜曰：昔任座面折文侯，朱雲攀毀欄檻，自非賢君，焉得忠臣？今慶明府爲賢君，主簿爲忠臣。太守遂原意罰，貰獄吏罪。後州辟從事。賊張子林等數百人作亂，修與太守俱出討賊。賊交射之，飛矢雨集，修障扞太守，爲流矢所中死。太守得全。賊素聞其恩信，卽殺弩中修者，餘悉降散，言曰：自爲彭君故降，不爲太守服也。同上

始遇盜而得全，後遇盜而竟死，何遭逢之不幸也。觀其落落數言，悟太守於盛怒之下，其才識有大過人者。身雖被害，而賊徒感動，因以降散，功亦不小矣。

戴就字景成，會稽上虞人，仕郡倉曹掾。揚州刺史歐陽參奏太守成公浮贓罪，遣部從事薛安收就於錢唐縣獄，幽囚考掠，五毒參至。首與手足，皆施刑具也。就慷慨直辭，色不變容。主者以狀白安，安呼見就，謂曰：太守罪

穢狼籍。受命考實。君何故以骨肉拒扞耶。就據地答言。太守剖符大臣。當以死報國。卿雖銜命。固宜申斷寃毒。柰何誣枉忠良。强相掠理。令臣謗其君。子證其父。就死之日。當白之於天。與羣鬼殺汝於亭中。安深奇其壯節。卽解械。表其言辭。解釋郡事。徵浮還京師。太守劉寵舉就孝廉光祿主事。病卒。同上

就於太守。未必有知己之感。而爲之備受五毒。窮極酷慘。始終無撓。此必有見於太守之被誣。不敢愛一身以汚官長也。看作不畏刑掠。不過强悍之豪徒。看作主持公道。誠哉仗義之奇士也。爲胥吏者可以奮矣。

順帝時。吳祐爲膠東王相。嗇夫孫性。私賦民錢。易衣以進其父。父怒曰。有君如此。何忍欺。促歸伏罪。性懼。詣閤。持以自首。祐屏左右問故。性具陳其言。祐曰。掾以親故。受汚辱之名。所謂觀過斯知仁矣。使歸謝父。遂以衣送之。同上

孫性之私賦民錢。專爲父易衣。與好貨財私妻子者迥別。所以一聞父命。卽悔罪恐後。亦見孝弟之人。易於自新也。至世俗遇子弟以財物上其父兄者。但知喜悅。安問物所從來。性父之怒。可謂教以義方矣。

後漢鄭產。零陵人。爲白土鄉嗇夫。時民家產子。一歲輒出口錢。以故貧家鮮有舉子者。產勸百姓勿殺子。口錢皆爲代出。郡縣具以聞。上錢因得免。改白土曰更生鄉。楚國先賢傳

代出口錢。猶屬利濟之常。民間因此而不殺其子。且復得免口錢。其利濟豈復可量。嗇夫之俸甚微。產爲此舉。蓋見夫一己之窮乏不足惜。而一鄉之赤子深可憫也。改白土爲更生鄉。流澤千載。足稱不朽矣。

李郃。字孟節。爲漢中郡戶曹掾。時大將軍竇憲內妻。郡國俱往賀。漢中太守亦欲遣使。郃諫曰。竇氏恣橫。危亡可立俟矣。願明府勿與通。太守固遣。郃乃請自行。故所在遲留以觀其變。行至扶風而憲已誅。諸交通者皆連坐。唯太守以不預得免。後漢書。

始則力諫。繼則自行。委曲以全其太守。何識之遠而義之篤也。自來吏胥於官。遇此等事。承命恐後而已。如此者有幾人哉。

後漢張壽。字伯禧。涪人。少給縣丞楊放家。爲楊放家給事小史。放爲梁賊所得。求之積六年。始知其生存。乃賣家鹽井得二十萬。市馬五匹。往蜀求放。道爲羌所劫掠盡。乃單身詣賊。涕泣自說。賊遣放隨還。壽復爲郡掾。章平賦役。遷功曹吏。從五官掾。卒。梓潼士女志

似此忠於所事。不避艱險。其爲掾吏。必不肯見利違義。虛僞以欺其上者也。

陳禪。字紀山。巴郡安漢人。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察孝廉。州辟治中從事。時刺史爲人所上。首告也。受納贓賂。禪當傳考。無他所齎。但持喪斂之具而已。及至。笞掠無算。五毒畢備。禪神意自若。辭對無變。事遂散釋。車騎將軍鄧騭聞其名而辟焉。舉茂才。時漢中蠻夷反畔。以禪爲漢中太守。夷賊素聞其名聲。卽時降服。後爲司隸校尉。後漢書

此與陸續戴就諸人行事相同。而後之威名遠著。尤卓有樹立也。漢世公曹。掌選用人才。故能舉善黜惡。爲邦內所畏。今雖無其權。而是是非非。不假私以害公。亦未始不可以服人耳。

卓茂。字子康。南陽宛人。爲丞相府史。性不好爭。有人認其馬。卓曰。子失馬幾時。曰。月餘。茂知其謬。默解與之。挽車而去。後馬主得馬。送還。亦納之。爲密縣令。視民如子。道不拾遺。後官至太傅。封侯。子戎。大中大夫。崇嗣。大司農。同上

吏胥倚恃官勢。平日攘人財物者多矣。茲明知人之誤認其馬。而默解與之。絕不一辨。何相去之懸絕也。卽此一端。其居心長厚。德量寬宏。已可概見。爲令而愛民如子。道不拾遺。皆其厚德之所及也。福祿之延世。宜哉。

胡廣。字伯始。華容人。少孤貧。親執家苦。親作家中勞苦事也。長大隨輩入郡。爲散吏。太守法雄之子真。頗知人。從家

來省其父會歲終應舉雄勅真助其求才因大會諸
吏真自於牖閒密占察之乃指廣以白雄遂舉孝廉
既到京師試章奏爲天下第一旬月拜尚書郎在公
台三十餘年歷事六帝禮任甚優凡一履司空再作
司徒三登太尉又爲太傅所辟命皆天下名士時人
榮之年八十二薨同上
伯始爲小吏無所表見太守之子從牖閒密察之
遂舉孝廉其必有鎮靜不同流俗者也其後由散
吏而擢大科事六帝歷三公富貴福
澤無與爲比豈非其厚德之所致耶
韓稜字伯師潁川舞陽人初爲郡功曹太守葛興中
風病不能聽政稜陰代興視事出入二年令無違者
興子嘗發教欲署吏稜拒執不從由徵辟五遷爲尚
書令以才能稱肅宗特署其名以楚龍淵寶劍賜之
竇憲擊北匈奴有功還爲大將軍尚書以下議欲拜
之伏稱萬歲稜正色以爲不可而止在朝數薦舉良
吏皆有名後爲司空薨同上
以功曹而代太守事二年任專權重在常情必驕
恣自用惟所欲爲乃太守之子欲署一吏而不肯
徇以私則二年中事事奉公不苟可知也其後
正色立朝維持廉恥剛方之概蓋終身一節矣
陳寔字仲弓潁川人少爲吏給事縣庭有殺人者同
縣楊吏疑是寔縣官遂逮繫寔考掠無驗乃出之及
爲督郵寔反密託許令禮召楊吏由是遠近咸歎服
焉轉功曹除太邱長約己清靜百姓安焉本司行部
吏慮有訟者白寔欲禁止之寔曰訟以求直禁之將
何申不可亦竟無訟者中常侍張讓父死歸葬潁川
雖一郡畢至而名士無往者寔乃獨往弔焉後捕誅
黨人讓感寔故多所全宥寔在鄉閭平心率物有爭
訟輒求判正至乃歎曰寧爲刑罰所加勿爲陳君所
短有盜夜入其室寔起自整拂呼子孫訓戒之曰夫
人不可不勉不善之人未必皆惡習以性成遂至於

此梁上君子是矣盜大驚自投於地寔徐譬之曰視
君狀貌不似惡人此當由貧困故因贈以絹二匹及
黨錮解每三公缺連徵不起卒年八十四海內赴弔
者三萬餘人同上
陳仲弓居鄉則以誠感人爲吏則以德報怨居官
則約己安民申理冤抑是一生以忠厚之心行方
便之事故禍患不侵終其身享忠厚之報也今人
一充吏胥輒思遇事生風睚眦必報以逞在官之
勢要聞仲弓之
風能不愧乎
許劭字子將汝南人初爲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
府中聞子將爲吏莫不攺操飾行同郡袁紹公族豪
俠去濮陽令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
吾輿服豈可令許子將見遂以單車歸家曹操微時
常卑辭厚禮求爲己目爲之品題也劭鄙其人而不肯對
操乃伺隙脅劭劭不得已曰君治世之能臣亂世之
姦雄操大悅而去劭與從兄靖俱有高名好共覈論
鄉黨人物每月輒更其品題故汝南俗有月旦評焉
同上
許子將一郡功曹耳未嘗有賞罰予奪之權而能
使聞者攺操飾行當時奸雄如袁本初曹孟德皆
畏其指摘以一言之品題爲重若此其平昔之端
方正直可想見矣人苟能言規行矩雖爲吏也何
懼不爲人
所信服耶
魏咸熙元年鍾會伏誅會功曹向雄收葬會屍司馬
昭召而責之曰往者王經之死卿哭於東市而我不
問今會爲叛逆又輒收葬若復相容其於王法何雄
曰昔先王掩骼埋胔仁流朽骨當時豈卜其功罪而
後收葬哉今王誅既加於法已備雄感義收葬教亦
無闕法立於上教弘於下以此訓物不亦可乎昭悅
與宴談而遣之綱目
不忘府主之恩冒死收葬忠義皎然其言當理切
情不卑不亢故雖姦雄聽之亦能轉怒爲喜也
晉應余字子正爲郡功曹是時吳蜀不賓山民皆叛

余與太守東方衮併力得出賊便射衮余以身當箭被七創因謂賊曰我以身代君指太守已被重創若身死君全殞歿無恨因仰天號泣淚下如雨賊見其義烈釋衮不害楚國先賢傳

患難之際太守不能自全而功曹能全之皆由平日積誠可以化暴而免難不在勢位之有無也功曹可謂不負太守矣

陶侃字士行尋陽人早孤貧爲縣吏嘗監魚梁以一坩音堪土器鮓音作藏魚遺母母封鮓及書責侃曰爾爲吏以官物遺我非惟不能益吾乃以增吾憂矣以范逵薦爲郡督郵領樅陽令有能名後以軍功封侯爲江夏太守侃備威儀迎母官舍鄉里榮之侃破杜弢平王敦威名日盛累遷征西大將軍荆州刺史蘇峻作逆侃爲盟主討平之封長沙郡公都督八州軍事年七十六薨謚曰桓侃性聰敏勤於吏職恭而近禮愛好人倫終日斂膝危坐閫外事千緒萬端罔有遺漏常語人曰大禹聖者乃惜寸陰至於衆人當惜分陰豈可逸遊荒醉生無益於時死無聞於後諸參佐或以談戲廢事者取其酒器蒱博之具悉投之江吏將則加鞭扑曰摴蒱者牧豬奴戲耳君子正其衣冠攝其威儀何有亂頭養望自爲宏達耶在州無事輒朝運百甓於齋外暮運於齋內人問其故答曰吾方致力中原過爾優逸恐不堪事其勵志勤力如此有奉饋者皆問其所由若力作所致雖微必喜慰賜倍之若非理得之則切厲訶辱還其所饋在職四十一載百姓勤於農殖家給人足數千里中道不拾遺郢楚間刊石畫像以祀之晉書

爲吏而不私一鮓則大者可知厥後身處富貴奉饋者必問其所由侃之廉皆母教之於爲吏時者也跡其功業炳赫謀無不成動無不利得力總在一勤寸陰之喻蒱博之戒誠苦口之良藥矣爲吏者既學其廉又法其勤何患不能遠到哉

晉陳留爲大郡號稱多士瑯琊王澄行經其界太守呂豫遣小吏迎之澄問曰此郡人士爲誰吏曰有蔡子尼江應元二人皆陳留名士是時郡人多居大位者澄以姓名問曰甲乙等非君郡人耶吏曰向謂君侯問人不謂問位澄到郡以吏言謂豫曰舊名此郡有風俗果然小吏亦知人如此同上

衡鑒者當以人重不當以位重爲小吏而平日留意人才不慕權位識高王澄一等矣惜姓氏之不傳也

褚翜音略河南陽翟人有局量以幹用稱嘗爲縣吏事有不合令欲鞭之翜曰物各有所施榱椽之材不合以爲藩落也願明府垂察乃捨之家貧辭吏年垂五十鎮南將軍羊祜言於武帝始被升用官至安東將軍同上

胥吏之小有才者未有不以迎合官府爲能者也褚君素稱幹用而致觸令之怒其不肯以是爲非阿諛取悅可知矣大器終當晚成自比榱椽豈虛語哉

劉卞字叔龍東平須昌人本兵家子少爲縣小吏質直少言功曹夜醉如廁使卞執燭卞不從功曹銜之以他事補亭子守亭傳者如令之驛卒有祖秀才者在亭中與刺史箋久不成卞教之數言卓犖有大致祖稱之於令即召爲門下史使就學從令至洛得入太學爲尚書令史至并州刺史所歷皆稱職同上

以兵家子而通文墨其好學可知不爲功曹執燭又見其風骨之矯矯也其後卒以學受知得大展其所學可見人惟懼其不知學耳不懼其屈於下吏爲人所辱也

易雄字興長長沙瀏陽人少爲縣吏自念卑淺無由自達乃脫幘冠也挂縣門而去習律令及施行故事州里稱之仕郡爲主簿至舂陵令王敦之亂雄馳檄遠近列敦罪惡募衆千人督率捍禦力屈被害意氣慷

慨神無懼色。同上

吏而不學則碌碌一胥史耳。豈能有所表見耶。易君之挂冠而去非薄之不爲。正欲一意講習爲致用之具也。古人自待之厚不肯苟且浮沉若此。他日忠義奮發就死從容其得力於學問者深矣。

涼張寔下令所部民吏有能舉其過者賞以布帛羊米。賊曹佐隗瑾曰。明公爲政事無巨細皆自決之。羣下畏威受成而已。如此雖賞之千金終不敢言也。謂宜少損聰明延訪羣下使各盡所懷然後采而行之。則嘉言自至何必賞也。寔悅從之。綱目

愚者千慮必有一得。況胥曹中儘有通達義理之人。特以素習巧詐不能取信於長官故長官不復顧問。而吏亦以中有所餒不敢侃侃直諫。若立身端正平日無作姦犯法之事遇有可以匡其政治者亦何畏而不言。雖有自用之長官當必爲之虛心聽受矣。

在官法戒錄卷之三

桂林陳弘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搢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法錄下

孫伏伽貝州武城人仕隋以小吏補萬年法曹高祖武德初上書言事至誠慷慨據義懇切絕無所諱帝大悅以爲治書侍御史賜帛三百疋後累遷大理卿出爲陜州刺史致仕始伏伽拜侍御史時先被內旨而制未出歸臥於家無喜色頃之御史造門子弟驚白伏伽徐起見之時人稱其有量伏伽與張元素在隋時皆爲令史太宗嘗問元素宦立所來深自羞汗伏伽雖廣坐陳說往事無少隱焉唐書

以小吏得微職能於上前慷慨論事不畏逆鱗則爲吏時必能持公道扶植善類不肯顛倒曲直陷人於罪詈者也及驟膺寵命喜色不形廣坐陳說往事不以小吏爲諱由其胸襟遠大自立不苟惟覺吏以人重而人不以吏輕耳

張元素蒲州虞鄉人仕隋以令史爲景城縣戶曹竇建德陷景城執將殺之邑人千餘號泣請代曰此清吏也殺之是無天也大王即定天下無使善人解體建德釋之入唐授景州錄事參軍太宗即位問以政對以上賢右能使百司善職帝稱善拜侍御史遷給事中貞觀中發卒治洛陽宮乾陽殿且東幸元素上書極諫帝即詔罷役賜綵二百疋魏徵聞之嘆曰張公論事有回天之力可謂仁人之言哉累遷右庶子後以鄧州刺史致仕卒同上

張公見執於賊而邑人號泣請代至千餘人其言曰無殺清吏曰善人解體則其自令史以及爲戶曹其廉而且惠有以深入人心可知矣至於幸東都造洛陽宮殿是舉也勞民傷財不可勝計元素極諫止之所全不少宜乎魏鄭公數其爲仁人之言也吏苟能不貪財賄有恩及人則患難可以全其生得志可澤及於人吏亦何憚而不爲此耶

湛賁爲郡吏其妻與彭伉之妻兄弟也伉登第妻族賀之坐上皆名士獨飯賁於後閣賁自是悔悟發憤攻苦後擢上第伉方過其所居之橋聞之失聲墜驢因名其橋爲湛郎橋林語

湛賁亦所稱有志之士故能因一坐之屈而悔悟發憤至於登第也最可笑者彭伉與湛本屬戚誼乃因其爲郡吏而一侮慢之繼聞湛第至於失聲墜驢何其鄙陋無識一至於此是可以戒世之輕棄吏胥者更可以勵吏胥之能自立者

柳玭謫授瀘州郡守渝州有牟磨音如呑秀才即都校牟居厚之子文采不高執所業謁見柳獎飾甚勤子弟以爲太過柳曰巴蜀多豪士此押衙之子獨能好文苟不誘進渠即退志以吾稱譽人必榮之由此減三五員草賊不亦善乎智囊

人之聰明者不趨於正則入於邪以押衙之子粗知大義必獎進之以冀盜風之漸減況府史胥徒類多機警而知文者爲之如能誘之以道義使歸於良善公門中多一行善之人即少一作奸之蠹豈不美與吏之知文者愼無輕自棄也

陽城字亢宗夏縣人少好學貧不能得書求爲吏隸集賢院竊院書讀之晝夜不出戶六年無所不通後爲諫議大夫以直言貶官出爲道州刺史治民如治家時賦稅不登觀察使遣判官督賦甚急城自署其考曰撫字心勞催科政拙考下下遂自繫獄判官大驚去唐書

欲竊讀官書而求爲吏其好學何如者爲諫官則直言爲刺史則恤民皆從讀書明理中來今吏胥之素通文理者公事之暇儘可披覽卷帙以長其識見即或不能讀書而官衙所事凡關典章制度人心風俗者肯一虛心講求其有裨於實用不少矣若視爲附勢營利之藪則壞心術而辱身命豈不可惜

裴晉公爲盜所傷刺隸人王義捍刃死之公乃自爲文以祭厚給其妻子是歲進士撰王義傳者十有二

三。國史補

裴公一代名臣。其傷而不死。雖有鬼神呵護。亦賴隷人之捍刃不顧也。士大夫身膺顯爵。泯沒無聞者何可勝數。王義一廝養之卒。宰相親祭之。進士爭傳之。身後之榮若此。人之顯晦。寧在勢位哉。

王藻。潼川人。爲獄吏。每日持金歸。妻疑之。因遣婢餽猪蹄十臠。及歸。紿云送三十臠。藻怒。酷掠之。婢不勝痛。誣服。遂杖逐之。妻告之故。因曰。君日持錢歸。我謂必鬻獄而得。姑以婢事試之。刑罰之下。何事不承。願自今切勿以一錢來。不義之物。死後必招罪咎。藻矍然大悟。汗流浹背。因題壁曰。枷杻追求只爲金。轉增冤債幾何深。從今不願顧刀筆。放下歸來遊竹林。即棄家學道。後賜號保和真人。臣鑒錄

放下屠刀。立地成佛。其人根器固好。亦賴賢內助之善於點化也。世有昧心取利。剜他人之肉以供妻子之歡。而妻子亦且喜其夫之善於攫取。共圖安飽也。豈知其所從來。有大不忍言者哉。

汴州白岑。有發背方甚驗。自云得之神授。每治一疾。必索厚酬。有驛吏張好古。欲傳其方。普行救濟。與數十金。岑不以真方授之。吏療疾不效。後岑爲虎所食。有一小囊遺於路。適好古奉差過此。拾得之。真方在焉。始知向日之假也。言行彙纂

好古爲吏。肯出重價買藥方以救人。則亦公門中之好善者也。至於白岑以一藥方而得重價。尚以假方給之。貪饕無饜。虎噬之報。亦云巧矣。囊遺真方。所以報好古也。好古由此可以救人矣。噫。人有不得已之急難。到官時。求主吏秉公一言。剖白周全。不啻病者之求方。乃或受其財而不告以實。其人之飲恨何如。恐亦不免虎噬之報也。

有人因他適回。見其妻被殺於家。但失其首。奔告妻族。妻族以壻殺女。訟於郡守。刑掠既嚴。遂自誣服。獨一從事疑之。謂使君曰。人命至重。須緩而窮之。且爲夫者。誰忍殺妻。縱有隙而害之。必爲脫禍之計。或推病殞。或託暴亡。今存屍而棄首。其理甚明。請爲更讞。使君許之。從事乃遷此繫於別室。仍給酒食。然後遍勘在城仵作行人。令各供近來與人家安厝墳墓多少文狀。既而一一面詰之曰。汝等與人家舉事。還有可疑者乎。中一人曰。某於一豪家舉事。共言殺却一奶子。於牆上舁過。凶器中甚似無物。見在某坊。發之果得一婦人首。令訴者驗認。則云非是。遂收豪家鞫之。豪家款伏。乃是與婦私好。殺一奶子。函首而葬之。以婦衣衣奶子身屍。而易婦以歸。畜於私室。其獄遂白。智囊

凡獄官司或難驟明。從事者從旁推勘。其疑似虛實。無不悉知。第恐以賄託之。有無爲出入耳。此獄情事甚幻。從事一片公心。爲之推究。卒能昭雪奇冤。豈非千古一大快事哉。念人命之至重。仁也。知案情之非實。偏訪仵作行人而得其首。智也。不阿順本官。而救其枉斷之失。忠也。一事而三善備焉。求之士大夫。有不可多得者。使君亦何幸而獲此也。惜其名姓不著耳。

嚴求微時。爲陽邑吏。陽宰器之。待以賓禮。每曰。卿當自愛。他日極人臣之位。吾不復見卿之貴。幸以遺孤留意。及求登公輔。宰歿既久。其子候謁嚴門。嚴贈擔石束帛。復遣家人賫黃金數十斤。伺於逆旅間。謝之曰。非陽宰之子乎。相君使奉金以備行李。又薦一官。地宅僕馬。畢爲之置。其子他日及門致謝。嚴曰。聊以報尊府君平昔之遇耳。一見後。終身謝絕焉。南唐近事

故官之子。薦一官而厚贈之。不負所託。已屬高情。至謝其請謁。尤不欲以德自居也。具此識量。自是公輔之器。豈有埋沒於掾屬者耶。

李崇矩。字守則。潞州上黨人。幼孤貧。有至行。鄉里推服。漢祖起晉陽。史洪肇時爲先鋒都校。聞崇矩名。召署親吏。乾祐初。洪肇總禁兵。兼京城巡檢。多殘殺軍民。左右懼。稍稍引去。惟崇矩事之益謹。及洪肇被誅。獨得免。周祖與洪肇素厚善。即位。訪求洪肇親舊。得崇矩。謂之曰。吾與史公受漢厚恩。戮力同心。共獎王室。史公卒罹大禍。我亦僅免。汝史氏故吏也。爲我求

其近屬。吾將恤之。崇矩上其母弟福。崇矩素主其家。財產悉以付福。周祖嘉之。宋初屢以軍功歷官至樞密使。卒贈太尉。謚元靖。（宋史）

（崇矩爲都校之吏。都校罹禍。麾下士卒。去之惟恐不速。獨崇矩始終以之。至身躋貴顯。都校子孫。均已式微。猶能撫恤之。厚禮之。不肯忘負。亦絕無嫌忌。不獨忠義所積。其識見有大過人者。宜其攀鱗附翼。爲宋元勳也。）

陳恕字仲言。南昌人。少爲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除大理評事。通判澧州。吏多緣簿書乾沒爲姦。恕盡擿發其弊。以强幹聞。爲營田制置使。太宗諭以農戰之旨。恕曰。古者兵出於民。無寇則耕。寇至則戰。今之戎事。皆以募致。衣食仰給縣官。若使之冬持兵禦寇。春執耒服田。萬一生變。悔無及矣。拜鹽鐵使。有心計。釐去宿弊。太宗器之。親題殿柱曰。真鹽鐵御史。將立茶法。恕使商人各條利害。列爲三等。曰。下等固滅裂無足論。上等計利刻深。此商賈之事。惟取中等兼濟公私。稍裁損之。可以經久。於是著法。財貨流通。真宗即位。加戶部侍郎。命條中外錢穀以聞。恕久不進。因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後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遂啓封禪之事。）知貢舉。薦王曾爲首。以疾求解任。薦寇準自代。準爲三司使。檢恕前後興革事。葺成一冊。及鐫其舊榜。詰恕弟判押。自是計使迭循其舊貫。卒贈吏部尚書。恕多識典故。精於吏理。前後掌計柄十餘年。人莫敢干以私云。（南昌府志）

（恕爲縣吏。折節讀書。成進士。則凡給事縣庭之時。無非讀書有得之地。即事即學。已與尋常爲吏不同。更與尋常讀書不同矣。觀其歷仕。除簿書之姦弊。論兵農之相資。雖有心計。而茶法惟取中等。同民利也。雖司府庫而奉詔不言充實。沃君心也。舉薦皆一代之名賢。與革爲三司之法式。有體有用。宜古宜今。非爲吏而兼讀書焉。能如此。人毋謂吏可不讀書。而讀書無裨於吏也。）

鄭惟則。熙寧初爲郡主庫吏。家苦貧。夜夢道士告曰。明日交官錢處。有異寶。汝能得之。後必致富。清晨惟則如其告而陰察焉。有古五銖錢。極細薄。自衆錢間滾出。圓轉不已。惟則輒以大錢易而藏之。歸自此家日多財。晚年遂爲富室。（建昌府志）

（爲主庫吏而其家苦貧。必能奉公守法。絲毫不染者也。故神靈默佑。使之自然饒富。吏之不苟求。不妄取者。斷無終於貧乏。不能自存之理。觀此。則奉公守法之吏。益有恃而無恐矣。）

李處厚知廬州值縣。嘗有毆人死者。處厚往驗傷。以糟胾灰湯之類薄之。都無傷跡。有一老父求見曰。邑之老書吏也。知驗傷不見其跡。此易辨也。以新赤油繖（同傘）日中覆之。以水沃其屍。其跡必見。處厚如其言。傷跡宛然。自此江淮之間。官司往往用此法。（夢溪筆談）

（此老吏事非切己。肯獻驗傷祕法。使冤者得伸。其存心亦厚矣。身當職役者。何可不細心體察。反從中得賄混行揑報耶。）

相府書吏張日新。嘉定初。玉堂草休兵之詔。有曰國勢漸尊。兵威已振。日新時在學士院爲筆吏。仍兼衛王府書司。密白衛王曰。國勢漸尊之語。恐貽笑於鄰國。不當素以爲弱也。衛王是其說。遂改曰國勢尊隆。兵威振勵。蓋吏胥亦有識義理者。文字之不可不檢點如此。（癸辛雜識）

（一字推敲。深關國體。其識見高於玉堂學士矣。甚哉。吏之不可不學也。）

黃鏞。充泉州解試官。校文日。有一卷黜落。晝寐。忽夢一老嫗。言其夫曾爲州司推款吏。嘗活二罪囚。有此陰功。故上帝敕吾孫當預鄉薦。今其卷已擕在案上矣。早起。卷果在案。弔後二場看。則論果可取。因取充數。及揭曉視之。亦甚平平也。（迪吉錄）

（能於無辜者死裏求生。則應舉者自當失而復得。此天人感應之理。非故神其說也。）

御史臺有老隸。素以剛正名。每御史有過失。即直其梃。臺中以梃爲賢否之驗。范諷一日召客。親諭庖人

以造食。指揮數四。既去。又更呼之。叮嚀告戒。顧老隸梃直。怪而問之。答曰。大凡役人者。授以法而責其成。苟不如法。自有常刑。何事喋喋。使中丞宰天下。安得人人而詔之。諷甚愧服。智囊

此隸具骨鯁之姿。而所言又深知大體。諸御史之嚴師益友也。安得以輿臺目之。惜不記其姓名也。

姚時可爲獄吏。有張邦昌之族弟某。坐謀逆黨。被逮。與其家屬同入獄中。張囑姚曰。吾自分必死。有藏金在某室中。君往取之。煩爲密營毒藥十餘服。俟命下。卽與子弟輩共引決。以後事託君。姚慰之曰。朝廷仁政尚寬。當爲公探消息。果不可免。徐爲此計。未晚。後張竟以不與謀獲免。張感其全護之恩。以百金餽之。拒不受。是時姚未生子。後連生八男。迨長立。皆有名譽。廷袞一謙。相繼登第。廷昂一夔。悉爲名士。人生必讀書

爲胥吏者。遇此等事。未有不喜爲奇貨可居。得遂所欲矣。方且甚其詞以恐嚇之。神其說以慫慂之。孰肯好言寬慰。委曲護持。卒全一家之命。力却百金之酬。由其滿腔中全是救人危難之誠心。不參一毫私意。不涉半點牽強者也。人服之。天佑之。子孫之多而且賢也。宜哉。

梵公宋時爲邑皁隸。邑令刑峻。杖責血流方止。公用葱貯血匿杖中。杖易見血。受杖者多因得活。一日令見公行不履地。詢知其陰德。大異之。梵公亦遂置皁隸不爲。修煉山中。後爲大神。同上

皁隸以敲扑爲役。其術不仁甚矣。然苟心存救濟。其陰德反多於尋常之人。謂必擇術而後可以爲善。畢竟不肯爲善耳。

王贊。澶淵人。爲檢校吏。遷本州馬步軍都虞候。周世宗鎭澶淵。每旬決囚。贊辨析中理。問之。知其嘗事學問。卽署右職。旋領河北諸度使。五代以來。姑息藩鎭。有司不敢繩以法。贊所在發姦伏。無所畏忌。振舉綱領。號爲稱職。宋史

史論曰。王贊奮跡小校。有奉公之節。繩姦列郡。不畏強禦。皆由其學問之有素也。孰謂吏胥不當學問哉。

何比干。字少卿。宋時汝陰人。經明行修。通律法。爲汝陰獄吏。每懇啓邑宰。從重減輕。從輕減免。所活數百人。後爲丹陽縣尉。多方矜恤。獄無冤囚。人稱爲何父。政和間家居。有老嫗來避雨。於懷中出一菜。凡九百餘葉。謂比干曰。君家世有陰隲。又治獄平恕。子孫佩印綬者如此數。言畢。老嫗忽不見。後子孫累世科甲。爵祿榮顯。一如老嫗所言。丹桂籍

以經明行修之人而爲獄吏。又通律法。必有求生不得。然後死之之意。與非理縱舍者有別。宜邑宰之見信而全活者多也。爲吏且然。及爲縣尉。矜恤平反者。豈可勝道。弈世簪纓之報。理也。孰謂獄中非造福之地。吏胥非行善之人耶。

張慶。汴人。爲省司獄。矜愼自持。日親掃獄舍。暑月尤勤。每戒其徒曰。人罹於法。甚屬可矜。況我輩以司獄爲職。若不加矜恤。則罪人何所倚賴。飲食湯藥臥具。必加精潔。因有受枉者。爲之緩詞請釋。獄中多獲保全。每重囚就戮。爲之齋戒誦經一月。一日妻病已歿復甦。慶年八十二。無疾而終。六子皆顯。人生必讀書

漢周勃繫獄。嘆曰。吾嘗將十萬軍。安知獄吏之貴。又司馬遷云。見獄吏則頭搶地。視徒隸則心惕息。可見人到獄間。生死之權。半操於獄吏。此地能矜恤保護。陰德最大。張君矜恤獄囚。無微不至。可生者緩詞請釋。已死者齋心誦禱。獄地有此生全實多。後之夫婦壽考。子孫衍慶。夫豈偶然。凡吏卒有管囚之責者。不可不學其居心行事也。

嘉善支立之父爲刑房吏。有囚無辜陷重辟。支哀之。欲求其生。因語妻曰。支公嘉意明日延至家。汝以身事之。彼或有意。則我可生也。妻從而聽命。及至家。妻自出勸酒。具告夫意。支堅却之。終爲盡力平反。因出獄。夫妻登門叩謝曰。公如此厚德。何無子。吾有弱女願爲箕帚妾。此禮之可通者。支爲備禮聘納之。生立。弱冠中魁。官至翰林。立生高生祿。皆貢爲學博。祿生

大倫登第。迪吉錄

見無辜而惻然動念。人或有之。至於堅拒其妻。不乘危以敗節。此心真可對天地而質鬼神矣。若無此一段皦皦之誠。則後之納女爲妾。心跡何以自明。而天之所以報之者。又豈能如是之厚耶。

項德。婺州武義人。郡之禁卒也。宋宣和間。盜發幫源。明年陷婺。而邑隨沒。德率敗士百餘人。破賊。因據邑之城隍祠。自二月訖五月。東抗江蔡。西拒董舉。北捍王國。大小百餘戰。出則居選鋒之先。入則殿後。前後俘馘。不可勝計。賊目爲項鷂子。聞其鉦。則相率遁去。方謀復永康諸縣。而官兵至。德引其衆欲合。會賊盡銳邀之黃姑嶺下。德戰死。邑人哭聲震山谷。圖其像。歲時祭之。宋史

一禁卒耳。忠義所結。可以捍衛一方。其平日之見利思義。積德行仁。已可概見。宜其廟食百世也。

蕭資爲文丞相天祥幕下書史。丞相起兵。資於患難中。扶持甚至。空坑兵敗。以全督府印功。升閤門路鈐轄。資性和厚。臨機應變。輯睦將士。總攝細務。任腹心之寄。潮陽移屯。與大兵遇。死之。宋史

信國爲忠臣。蕭君爲義士。至今同列史傳。千載下皆知有書史蕭資其人。豈不足爲書史生色耶。

張養浩自幼有行義。勤學業。元時由臺省掾。爲堂邑尹。毀淫祠三十餘。仁宗延祐初。爲禮部侍郎。知貢舉。進士詣謁不納。使人戒之曰。諸君子但思報效。毋勞謝也。爲御史中丞。時關中大旱。民相食。既聞命。登車就道。遇饑者賑之。死者瘞之。經華山。禱雨嶽祠。泣拜不能起。天忽陰翳。一雨二日。及到官。復禱於社壇。大雨如注。禾黍自生。四月未嘗居家。止宿公署。夜禱於天。晝出賑饑。無少怠。封濱國公。諡文忠。嘗著書三卷。一曰廟堂忠告。二曰風憲忠告。三曰牧民忠告。子引。拜南臺御史。臣鑒錄

由臺掾而爲尹。而能毀淫祠。却請謁。其公忠直亮。可以告天地。質鬼神。至於夜宿於公。晝出賑饑。無少怠。其迫切爲民。又如此。此所以有禱輒應也。

處士蕭𣂏。音拘陝西奉元人。初出爲府吏。語當道不合。即引退。力學三十年。不求進。鄉人有暮行遇盜。詭曰。我蕭先生也。盜驚愕釋去。元史

府吏之於當道。多趨迎之。恐後。乃以語不合而引退。其志趣過人遠矣。三十年力學。使盜賊聞名而畏之。當非偶然。使當道能用其言。留之府曹中。人之感而爲善者。豈少哉。

許衡。號魯齋。當元時徭戍繁。迫其舅氏適典縣史。魯齋從授吏事。參摭名議。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久之。以應辦宣宗山陵。州縣追呼旁午。魯齋代舅氏分辦。因執政方怒舅氏不敢見。先生代爲應對。及還。歎曰。民不聊生。而事督責以自免。吾不爲也。遂不復詣縣。而決意求學。遺書

魯齋先生。繼孔孟之傳。倡明正學。配饗廟庭。乃其少時。亦嘗從授吏事。人固不可以流品限也。觀其參摭名義。考求立法用刑之原。以平執政之怒。於羣吏中。早已鶴立雞羣矣。太息一言。純是萬物一體之心。後來希聖根基。已具於此。凡百吏胥中。當自問有此心否。有則宜提醒之。推廣之。毋使爲利欲所漸滅也。

黃翊。字孟翔。新建人。通春秋。工屬文。元末。棄舉業。爲盧陵郡掾。性剛勁。不可回撓。事礙於法。輒抱案歷階而升。摘其語與上官議。反覆相鉤連。上官怒斥之。屹立不少動。已而卒如翊言。安城土豪暴甚。州縣畏之。一旦殺人。上下相目。莫敢逮。同列憎翊木強。倔強也。嗾使行。豪樹柵自固。翊命拔去。抵其門。惡少年數十。執刃譁而出。翊叱曰。汝欲反耶。少年曰。反則不反。但汝足稍前。即刳汝腸矣。翊曰。汝主自殺人。何與爾事。顧乃同滅族耶。少年色動。翊挺身呼而入曰。汝即殺我。少年皆投刃走。翊坐堂上。索豪。豪知事急。出見求解。且誘以重賂。翊佯諾之。與俱來。置諸法。人見翊。咸戟手曰。此健吏不可犯也。至正間。大盜起。斬黃。將及郡。

郡二千石與官吏皆散走。翊獨立孔子廟堂。盜獲之。知為府掾。强之仕。使行官書。翊罵曰。死狗奴。我死卽死。其能官於賊耶。盜怒。反接於樹。（綁著樹也。）歷一日。意其自悔。抽刀礪頸曰。從則祿。不從則血濺吾刃矣。翊大罵。甚於初。賊砍首而去。宋學士景濂為作弔忠文。（南昌府志）

（事有違礙。輒與上官力爭。必如其言而後已。惟其理之直也。衆人置之死地。而毅然竟行。制豪惡如犬豕。惟其氣之壯也。骨鯁本於性生。忠義蓄於平日。卒之見危授命。殺身成仁。大節皎然。爭光日月。當日之二千石長吏。對此能不愧死。）

徐熙為成都吏。運使李之纙。專掩骼埋胔。積至千萬。熙共勤宣力。有金華街王生。死而復甦。述見冥官云。上帝鑒李之纙。德葬枯骨。注充顯仕。徐熙襄力著勞。與一子及第。後李三任御史中丞。熙子果及第。（感應事實）

（官司行一善事。率皆藉資於吏者也。當時李運使之吏甚衆。肯宣力此舉者。獨徐。則徐亦有心人也。為吏者無日不欲為官宣力。但狐假虎威。營私害公。適足以賈禍受殃也。何不留意於此等事。為積福種德之計耶。）

吉州城內徐姓。遣婢送金釵還人。婢插頭上。中途墜地。城卒李姓拾之。因隨婢行。觀其所之。婢入人家。倉皇卽出。至江邊。欲投水。李急呵而問之。婢曰。主母性酷。適命送釵還人。中途墜失。必遭箠斃。不如先死。卒還其釵。婢感謝。後婢嫁梅林渡村民為妻。一日卒將登渡。婢力挽到家。沽酒款之。忽聞渡口喧譟。出視之。渡舟溺。人俱死。李卒以留故得全。（感應事實）

（一守城窮卒耳。拾釵不取。復尾隨而還之。原有一段扶危救困之心。不僅於見利不取而已。若李止於失金之所。坐待來索。而婢又不知釵失何處。婢命之亡也久矣。其後款留酒食。不過尋常之報施。竟成拯溺之大德。為善之報。抑何巧耶。莫謂窮役中無善人也。）

豫章大祲。新建縣一民。鄉居窘甚。家止存一水桶。售銀三分。計無復之。乃以二分銀買米。一分銀買信。將與妻孥共一飽食而死。炊方熟。會里長至門。索丁銀。里長遠來而饑。欲一飯而去。辭以無。入廚見飯。責其欺。民搖手曰。此非汝所食。因涕泣告以故。里長急傾其飯而埋之。曰。若何遽至此。吾家尚有五斗穀。負歸以延數日。民感其意而隨之。得穀以歸。出之。則有五十金在焉。民駭曰。此必里長所積償官者。誤置其中。渠救我死。我安忍殺之。持金還之。里長曰。吾貧人安得此銀。殆天以賜若者。其人固讓。久之。乃各分其半。兩家皆得饒裕。（言行彙纂）

（胥役持片紙下鄉。百端苛索。雖犬不寧。豈知貧人之苦。至有求生不得者乎。若不因索飯喝破。傾而埋之。一家命盡。里長亦將受累矣。里長中多有與胥役朋比為奸。吸民財物。獨此里長憐貧救死。又委曲贍以多金。里長固非常人。而鄉民雖極貧。不肯昧金。亦屬難得。故兩人皆化災為福也。）

李質字文彬。德慶人。少為吏。天資穎悟。器度宏偉。博習經史。明體達用。沉浮府掾中。日以澤物為己任。元末。中原擾攘。質起義兵。捍鄉里。及德慶路陷。士民遑遑。無所依戴。推質守之。質日夜浚城隍。繕甲兵。扼險要。以遏他寇。一路賴之以寧。時據鄉邑者。多刻剝殘忍。質嘗戒麾下。非遇敵。毋妄殺。或執敵人來獻。率給衣糧縱之。家富饒。急於賑施。貧者咸有所仰。及太祖定鼎金陵。質遂散麾下。全城歸附。上嘉其忠誠。慰勞再三。賚予優渥。就擢中書斷事。轉都督斷事。皆能執法。丞相都督咸敬憚之。陞刑部尚書。尤慎於刑獄。盡哀憐之情。拜浙江行省參知政事。振紀綱。正風俗。勸農桑。興學校。舉遺賢。恤民隱。知無不為。為無不力。居五年。惠流兩浙。厥績以懋。嘗因乞歸省墓。上親揮翰賦詩以賜。復命藩憲諸臣。宴餞漓江之滸。人莫不以為榮。（掾曹名臣錄）

（當鼎沸魚爛之日。而能捍衛鄉里。寬仁好施。其有德於斯民甚厚。歸朝後。所居稱職。勳績燦然。何莫）

非浮沉府掾時所講明而切究者哉

單安仁字德夫鳳陽人少爲府吏晝夜以洗冤澤物爲事元末江淮兵亂安仁集義兵保鄉里時羣雄四起安仁歎曰此輩皆爲人驅除耳王者之興當自有別及聞太祖定集慶乃曰此誠是已率衆歸附太祖悅命守鎮江嚴飭軍伍敵不敢犯移守常州其子叛降張士誠太祖知安仁忠謹弗疑也久之遷浙江副使悍帥橫斂民名曰寨糧安仁置於法進按察使入爲將作卿尋擢工部尚書仍領將作事安仁精敏多智計諸所營造大小中程甚稱帝意逾年改兵部尚書請老歸家居常奏請濬儀真南壩至村樹灣以便官民輸輓疏轉運河江都深港以防淤淺移瓜州倉廒置楊子橋西免大江風潮之患帝善其言再授兵部尚書致仕卒年八十五同上

凡開國時率衆款附之人能始終保全者少矣此獨以功名善終固由其忠謹所孚亦向日洗冤澤物之報也

王愷字用和太平當塗人幼有大志沉酣六經諸史應公府之辟爲府史疏讞獄訟人服其平太祖取江南兵臨當塗召至幕府命爲掾參決戎事王師下建業又下京口民新附杌隉不安愷撫慰之始定陞左右司都事遇事善於彌綸日以薦賢爲先元戎宿將咸器倚之積功擢左司郎中總制衢州軍民事增城浚濠置遊擊軍墾廢田兵食並足威信大行民饑疫則出倉粟以賑修惠濟局居藥以治病者所生全不可勝數學校廢於兵愷爲浚泮池築杏壇建極高明亭設博士弟子員孔子家廟之在衢者亦爲新之退食之暇集薦紳之徒劘切道藝人士翕然悅服後婺帥劉震等爲亂欲擁之而西愷正色叱曰吾天子大吏義當死寧能從賊反邪賊初縮首不敢犯拘縶一日而駡賊聲逾厲命左右取酒引滿竟日達夜旁若無人賊知不可屈遂刃之上親爲文祭奠贈當塗縣男同上

天下甫定汲汲以招撫流亡薦賢興學爲事可謂深知治本者矣功業既就忽爲亂賊所劫從容赴義視死如歸有決策定亂之功自有生榮死哀之報孰非從府史中講求得來者耶

王堂字維政紹興諸暨人七歲能賦詩讀書日記千言終身不忘洪武初堂父以元故官謫濠梁堂侍行躬勤孝養後奉父還鄉辛苦闢草萊治田廬有詔發兵民築沿海城邑令推堂爲吏堂就役撫馭規畫悉有條理民不困而事先集吏之率兵民者多効法焉有司以賢良舉送堂至京因奉命使蜀還奏稱旨得疾歸時太康王師魯爲浙江布政使所用簿書史必慎簡賢良知名之士遂采輿論舉堂爲掾凡所言與行皆愜王公之意被檄督賦嘉興有推官不職不爲堂所禮銜之推官後坐贓下京獄誣詞連堂逮至誣竟直未出京病卒以子珏貴贈翰林院修撰堂自少負邁往之志操執剛正議論高明素欲有所見於世未及大施用衆咸以爲宜有子云同上

一吏之微能撫馭兵民指揮如意固其才識幹練亦誠意足以相孚也雖以掾終未竟其用而後嗣貴顯名列清華所謂不於其身必於其子孫者耶

劉敏河間府肅寧縣人爲中書吏時暮以小車出市蘆葦日載於家而後入錄事妻以蘆織席鬻以奉母人或瞯士以絹帛瓦器遺其家者敏懸於梁俟其復來竟還之爲楚相府錄事值中書以沒官婦女給文臣家衆咸勸其請給以事母敏固辭曰事母乃子婦事何預他人及胡惟庸謀反事覺敏獨無所與人稱其有行識洪武十三年由工部侍郎轉刑部侍郎同上

人所遺之絹帛瓦器官所給之婦女似於義可受而劉君獨一無所取甯甘刻苦自勵古人所謂淡泊明志甯靜致遠何多讓焉後之免禍患而躋通顯實基於此

萬鋼字仕堅南昌人少曾爲吏洪武中應聰明正直薦高皇帝問曰天下何人快活諸選人對皆不稱鋼從容對曰畏法度的快活上曰朕改一字守法度的快活即授廣平府同知有惠政鑿石改道石上有文曰萬鋼改路南行人咸異之廣平民爲之立祠南昌府志

畏法度纔肯守法度能守法度則理得心安災害日遠魂夢常寧諺所謂半夜敲門不吃驚者豈非極樂境界耶鋼自幼從事公門於天理王法實在有一番體驗故能爲此語實千古不易之論明太祖改一守字覺漸近自然要其吃緊處全在畏字也公門中無不知法度之人止因不畏法度遂至常常干法律有知法加等之文無非使其知所畏耳試看不畏法度者貪一時之微利喪一己之天良一旦破敗刑辱立至即使倖免旦夕而風吹草動無非驚悸有不長懷戚戚者乎吾願爲吏胥者三復斯言常從一點畏心去尋樂境也

洪武永樂間蘇郡有人爲嘉定縣吏其鄉人以事詿誤至縣潛白吏求助直之吏曰今自郡守下至縣首領官皆廉公奉法吾曹亦革心戒謹敢私出入文牘耶然若事既直汝第公庭實對決無枉理後果獲昭雪鄉人感吏情以米二石餽之吏堅辭鄉人不肯持去吏乃曰吾爲鄉曲故爲君受一斛其人別去後半載吏假歸以原粟奉還鄉人之母曰此若兒向寄我處今以還母近古錄

有理之訟一入衙門吏胥方故爲恐嚇或因以爲功或探官長之意以神其招攬需索之計此衙門人慣技也茲獨開心見誠勸其以實具對又慰以官長必無枉理如此舉止何等光明正大惟其事前絕無所爲故事後亦堅不受謝蓋始終一點主持公道之良心耳衙門中得如此者數人愚懦之受害者少矣吏胥之造福者亦多矣

龔翊字大章崑山人年十八爲門卒守金川門靖難兵由金川門入翊大哭宣德中巡撫周忱兩薦爲崑山太倉學官謝曰翊仕無害於義恐負往日城門一慟耳竟隱終身門人私諡爲安節先生藏書

龔生身爲門卒非有朝廷知遇之感非有股肱一體之義城門一慟殆發於天性之所不容已也其後兩薦不起高隱終身孰謂下卒中無節義之士哉

李友直字居正保定清苑人爲北平布政司掾史成祖初奉藩燕國建文廷臣有因齊藩不法遂建議凡藩國所在更置守臣於是擢張昺爲北平布政使昺至日求王府細事將爲不利友直密聞於成祖靖難兵起遂擢用焉友直質樸直亮知無不言甚見嘉奬日益信任出理餉運入嚴城守率以命之初授北平布政司右參議後累陞工部尚書爲人坦夷闓敏雖不與物競而持己正直亦不屈於物有恤人之心施濟弗恡與人言必歸於忠厚有之官往辭者必勉以愛民之政掾曹名臣錄

當燕藩未有釁端而守臣推求細故將爲不利友直之以實告亦見其公正也至於坦懷接物不激不隨官必勉以愛民言必歸於忠厚非獨優於材而且豐於德矣

徐晞字孟晞江陰人在縣三考皆兵房有戍絕勾丁而誤及者其人祈脫貧無可餽具酒食令妻勸觴而出避之妻有麗色晞絕裾而走徹夜具文移脫免他事類此由佐貳起家累遷至兵部郎中時同官一主事每向胥曹輒罵意在晞晞不爲動後主事歿晞爲棺殮送歸正統初授兵部右侍郎鎮涼州莊浪諸要害地遷南京戸部左侍郎會征麓川晞往督餽餉凱還以功陞兵部尚書卒晞謙德有容處事惟慎士論以此多之子訥舉賢良終尚寶司丞訥子世英以薦授中書舍人累官南京通政司左通政同上

救人而拒非禮之餽方是真能救人容人而施不報之恩方是真能容人即此二事便見大臣風度斷非凡瑣之器也人欲有所樹立當先從品行端方居心長厚始矣

況鍾字伯律江西靖安人始爲吏以薦授主事遷郎

中。擢蘇州守。授璽書。假便宜從事。初視事。陽爲不解事者。諸吏抱案牘環立請判。鍾左右顧問吏。吏所欲行止。輒聽。而諸弊蠹悉識之。吏喜。謂太守易欺。三日。召詰之曰。某日某事。汝作如此擬。應竊賄若干。某日某如之。羣胥股栗。不敢辨。命引出六人。卽庭下擲殺之。郡中謂太守神威。咸畏法。不敢犯。乃掃剔諸宿蠹。置通關勘合簿。防欺詐。痛繩衛卒之爲暴橫者。又籍民善惡名。而榜列之。示懲勸。令民婚喪。必以禮。諭告反覆。而校督其不如命者。威禁大行。疏減重賦官田。募民開墾荒田。以抵糧額。罷平江伯董漕歲取民船五百艘。辨誣軍。修河港。凡所論列。悉允施行。民困盡甦。逃移復籍。復與周文襄畫收糧法。建濟農倉。置綱運簿。防運夫侵盜。置館夫簿。防非禮需索。綜理周密。而行之又甚不難。大抵鍾爲治。專戢豪猾。撫善良。至寒門下士。挾片藝。皆獲收。故吏畏民安。述職。錫宴賜詩。九載滿。民上章乞留者八萬人。詔進正三品俸。仍視府事。卒於官。吏民聚哭。爲立祠焉。同上

爲胥吏者。一有輕視其官長之心。便作姦亂法。靡所不至。況公所爲。懲一以警百也。數人雖斃。而人知畏法。所保全者多矣。跡其摘發奸伏。設立條教。繁簡得宜。旌善罰惡。勸懲悉當。減煩重之賦。而民甦困累。立收糧之法。而吏無侵盜。要皆爲吏時熟悉利弊。見之真。故行之力也。至今江南人猶稱爲況青天。婦人稚子。無不知之。設專祠於學宮之內。春秋致祭。其遺愛在人如此。

黃子威。名輅。以字行。江西進賢人。少爲吏員。以薦署屯田主事。改長洲縣丞。涖政勤敏。省刑罰。陞刑科給事中。遷刑部員外郎。吳淞大澇。蹇夏二尚書交薦擢松江知府。首蠲秋稅。出廩給賑。請收古錢而罷鑄役。請免解京繕造材。民賴以蘇。在郡廉能明斷。治松者皆莫能及。以喪去官。松民乞留。巡撫胡槪以聞。上謂蹇尚書曰。松江煩劇難治。渠能得人心如此。從之。後以詿誤謫戍邊。民復請得宥。還職。久之老郡中。至今祠祀焉。南昌府志

觀黃公爲政。省刑罰。蠲秋稅。出廩賑給。請罷鑄役。免解京材。種種皆及民善政。良由爲吏時目擊民間苦累。無過於此。故一麾出守。行而宜之。民受其惠也。黃與況同爲江西吏員。蘇州松江同爲江南劇郡。號稱難治。二公治行冠絕前後。至今皆有祠祀。誠千秋佳話哉。

平思忠。吳江人。初爲縣吏。永樂中被薦。授禮部主客司主事。進郎中。時帝方事招懷。主客務方殷。思忠有精力。事皆立辦。尚書呂震特器之。俄以事下獄。北使入貢。他任主客者。多不稱旨。震因以思忠爲言。卽日赦復其官。時以給事楊弘爲陝西布政。欲使清強有力者伺察之。遂拜思忠陝西參政。未幾爲人所誣。謫戍北邊。會市馬西域。詔釋其戍。給冠帶。使夷番諸國而還。後卒於家。初郡守況鍾。官主客。與思忠有交承之分。至是數延見思忠。執禮甚恭。且令二子給侍。曰。非無僕隸。欲使兒輩知公爲吾故人爾。其見敬如此。然思忠居貧自守。未嘗以事干鍾。人尤多之。據曹名臣錄

平君爲人。大率清剛耿介。不逐時趨者。故入仕後再起再廢。不能一日安於朝。至其退居里門。雖與太守有布衣之舊。亦復遠嫌自重。此等人爵祿不足以動其心。況公門中非義之財哉。

鄭牢。廣西府吏。凡鎮帥初至。土官率饋獻爲故事。帥受之。卽爲所持。征蠻將軍山雲始至。聞牢剛直。召問曰。饋可受乎。牢曰。潔衣被體。一汙不可湔。將軍新潔衣也。雲曰。不受。彼且生疑。奈何。牢曰。黷貨法當死。將軍不畏天子法。乃畏土夷乎。雲曰。善。盡卻饋獻。嚴馭軍。韓觀。觀醉。輒殺人。牢輒留之。醒乃以白。牢爲士大夫所重。然竟以隸終。明史

官衙中於不應受之饋獻。因恐人之自疑而亦受之者。大抵皆黷貨者巧於借詞之故智也。牢以潔衣爲喻。而斷之以天子之法。可謂要言不煩矣。具此卓識。平日所以自律者可知。更能存心救人。遇

威嚴好殺之帥而曲行其保全民命之仁其功德尤無量也雖以隸終而名標青史流芳百世食報不已厚乎

楊旬夔州吏子椿年二十四大魁天下太守命旬解職旬曰念旬爲吏四十年家無餘貲惟留下三箇慳囊乞取來開看第一箇有三十九文大錢第二箇有四千餘文中錢第三箇有萬箇小錢太守問故曰每論獄囚遇有入輕爲重者從死罪請改流罪即投一大錢從流罪請改杖罪即投一中樣錢從杖罪改放便投一小錢今日旬男中天下都魁皆此慳囊所積也尚敢舍公門而自放逸哉感應篇注

按獄問罪主張原在官司然承行之吏苟肯悉心體究亦可以助官司所不及察楊公爲吏將所平反罪囚逐一登記足知其四十年中孜孜汲汲以此爲事苟可矜全不惜心力故能積至一萬數千之多名曰慳囊所得多矣彼同時之吏必有舞文骫法谿刻是尚者錢財雖可飽囊罪孽擢髮難數與此慳囊直是人鬼關頭豈止禍福分途而已耶

楊時習江西豐城人初爲吏後爲大理卿虞謙屬官仁廟時虞謙奏事侍臣有言此當榻前密請旨不當於朝班敷奏爲賣恩者又有言其屬官楊時習先導之密陳而謙不從者遂降謙爲大理寺少卿而陞時習爲卿其後大學士楊士奇奏對言外間皆云時習實無先導之言時習是臣江西人亦親語臣本無此言今冒居卿位慚懼不安士奇又言謙歷事三朝頗爲得大臣體者且今所犯小過上曰吾亦悔之因問時習其人若何對曰雖起於吏然明習法律公正廉潔上喜乃復虞謙大理卿授時習交阯按察使時習居官盡心王室交人黎季犛官京師求歸祭掃時習知其將爲變連疏請留之不得後果叛同事者皆署降狀時習獨不屈懷印歸朝至則已籍其家矣及檢得前疏乃復官掾曹名臣錄

虞謙奏事忤旨而時習以之得鄉所謂不虞之譽也在常情方居之不疑而時習懟懼不安且自明其實無先導之言即此見其舉止光明居心廉退矣至於識變幾先克全晚節其卓見尤不易及耳

王得仁名仁以字行江西新建人本謝姓初爲衛吏宣德間授汀州府經歷廉能勤敏上下愛之時衛官卒橫甚輒笞殺府隸得仁按奏置之辟中官入閩索府縣金得仁遽欲上聞其人踉蹌而去秩滿當遷軍民數千人乞留詔增秩再任旋擢本府推官數辨冤獄却饋遺政績益著沙仁賊陳政景反得仁與守將擊敗之禽政景等八十四人諸將議窮搜得仁恐濫及無辜下令招撫辨釋難民三百人都指揮得通賊者姓名將按籍行戮得仁力請焚其籍民多自拔歸乃俄遘疾衆欲輿歸得仁不可曰吾一動賊必長驅乃起坐帳中諭將吏戮力平賊遂卒汀人哀慟以祠祀請從之賜額曰忠愛之祠子一夔天順四年狀元奏復謝姓累官工部尚書贈太子少保同上

由吏員而爲經歷官卑職小絕無依傍乃能執法不回使橫卒伏辜中官喪膽非識力堅定未易及此迨奮力行間而處處以救人爲念全活甚衆此其仁心爲質又非徒以強幹爲能者也享身後之榮而篤子孫之慶宜哉

熊尚初南昌人宣德間初爲吏以才薦授都察院都事轉經歷正統末陞泉州知府剛方廉謹有善政會沙寇鄧茂七猖獗尚初奉檄監軍不旬日降賊數百人明年寇逼境守將不敢禦尚初率民兵討之拒於古陵坡中流矢卒郡人立祠祀焉南昌府志

剛方廉謹士君子所難能以吏員而能兼之尤不易得也監軍討賊不旬日而降者甚多其威信遠矣使非中道蹉跌勳業豈可量哉

胡鼎字宗器福州侯官人總角穎悟修潔寡言其父嘗曰兒不凡宜以學顯因資遣之鼎既遊庠序未幾棄歸時憲府辟從事諸從史相與言如胡某不宜

掾耶。得胡掾者。宜增重。爭羅致鼎。鼎之在憲署也。志弗爲貶。益樹奇操。人不敢干以私。嘗從孫僉憲分司於泉。孫兇惡而貪饕。莫敢與計事。前後從史不相能者。反爲所中。鼎摘其奸利亂法。詰闕飛章劾之。孫竟得罪。諸長佐每視鼎盱眙曰。斯吏胸藏陽秋。吾可弗自檢哉。由憲府三最。內選敘用。鼎爲主掾。掌牋奏。識典故以決羣疑。咸服其能。會尚膳監選清慎史。遂得官七品。階從仕郎。鼎晨入暮出。進止有常所。既執禮度。而儀觀清偉。青宮見而咨羨之。性謹密。內有事。未嘗言於外。或問之。直曰。所職上用。有司存焉。他吾不知也。退直無事。焚香振書。衣冠兀坐。神情脩然。如在物表。賓客非故知。莫與往來者。蓋在兩京獨處者十餘年。而人見之常如一日焉。掾曹名臣錄（吏長官者也。苟能正直無私。則官反長吏。以是知公道在人。不以勢位殊也。觀胡君之居官清慎。雅有儒者之風。又非徒以强幹爲能者。賢者之不可量如是哉。）

曾仍。字弘宗。福建莆田人。六歲失怙。日夜泣。水漿不入口。比長。禮度循習。應辟爲藩臬從事。矢心任公。持法惟謹。方伯廉訪而下。咸器愛之。既事。得冠帶。待次銓曹。時知府林慈。知縣張朝。教諭黃暹。相繼客死於京。仍悉爲之棺殯。經紀倉猝。而不愆於禮。教諭病且革。囊白金三十二兩。置仍袖中。曰。僕輩非所託。其幸藏諸。時無復與聞者。仍以虞患不他告。久之。完金授其子曰。此屬纊時寄也。鄉翰林學士林澹菴聞之。嘉其誼。語同列曰。掾之行。顧爾吾儒庸有弗及者乎。遂相與定交。任浙江小鹿巡檢。屬歲饑。民多亡匿爲盜。仍安輯勞來。伺其長而尤者。還致之。發擿如神。盜用遁去。境賴以不擾。越三歲。致政而歸。同上（居家而孝。從事而忠。人方攫金。此獨還金。不欺暗室之中。克敦友朋之誼。居然聖賢一路人。林學士謂吾儒有弗及。信然。）

劉本道。常州江陰人。少嗜學。有才略。由掾史見知於靖遠伯王驥。引置幕下。奏授刑部照磨。從征雲南。凡戰克攻守之策。多咨訪之。正統中。閩賊猖熾。命寧陽侯陳懋往討。尚書金濂綜理軍務。以本道識達。請以自隨。軍中事宜。悉以委之。本道盡心戮力。活脅從者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凱旋。陞戶部員外郎。景泰中。西北二邊境民不能生。本道奏請給價買牛二千頭。并易穀種與之。貴州邊倉侵糧事覺。展轉連坐。推本道往治。不逾月。積弊洞徹無遺。且立法以爲治規。時苗賊作亂。本道遺書總兵官李貴。貴如計討平之。奏上其功。本道曰。吾職在糧儲。用兵乃分外事也。固止之。竣事還。上嘉其廉能。進戶邦侍郎。總督糧儲。興利除弊。上復賜二品服以寵異之。同上（掾吏嗜學。有才略。屢贊軍務。著績邊疆。經濟卓然可觀。尤難得者。能活脅從萬餘人。放還婦女八百餘口。救濟宏多。陰功莫大。宜其以小吏而位躋卿貳。名垂史冊也。）

賈斌。商河人。山西都司令史也。景泰時。懲王振蒙蔽。大闢言路。吏民皆得上書。斌乃疏言宦官之害。引漢桓帝。唐文宗。宋徽欽爲戒。且獻所輯忠義集四卷。採史傳所記直諫盡忠守節之士。而宦官恃寵蠹政可爲鑒戒者附焉。乞命工刊布。禮部以其言當。乞垂鑒納。不必刊行。帝報聞。明史（有明閹寺弄權。流毒最酷。景泰時。雖懲王振之事。大闢言路。而根本未拔。餘燄方張。斌以一令史。抗疏直陳。且以古來忠臣義士。及宦官之蠹政者。臚列以獻。深得古大臣忠君愛國之體。惜其書未得刊行也。）

廣東吏張聚。以詿誤爲布政使陳選所黜革。時番禺知縣高瑤。發市舶太監韋眷通番贓巨萬。選以聞諸朝。眷挾恨。因誣奏選瑤朋比爲貪墨。詔遣刑部員外

李行、同巡按御史徐同愛、訊之。眷意裴必怨選、引令誣證。裴堅不從。執裴拷掠。終無異詞。行同愛畏眷、竟坐選如眷奏、與瑤俱被徵、途中選病、行阻其醫藥、竟卒。裴聞選死、上書爲選訟冤。其略云。臣本小吏、詿誤觸法。被選黜罷、實臣自取。眷意臣憾選、厚賂噉臣。臣雖胥役、敢昧素心。眷知臣不可誘、嗾行等逮臣致理、考掠彌月。臣忍死籲天、終無異口。行等乃依傍眷語。文致其詞。選故剛正、不堪屈辱。憤懣旬日、嬰疾而殂、行幸其殞身、阻其醫療。訖命之日、密走報眷、小人佞毒、一至於此。臣擯黜罪人、秉耒田野、百無所圖。誠痛忠良含屈、而爲聖朝累也。書雖不報、天下高其義。同上

官衙胥吏、凡被官司責革者、官司去任、摘其短而飛誣之。此中豈復有是非公論耶。裴被選黜、及選被誣、引裴爲證、以常情論、此正可報怨之時、況重以中官之權勢乎。乃裴誘之以利不動、脅之以刑不改、且侃侃正論、爲選身後訟冤。彼李行徐同愛、固所稱士大夫也、而枉法媚奄、顛倒曲直、有愧於裴多矣。裴以被黜小吏、所上一書、載在正史、奕世傳誦、豈非偉然丈夫耶。

張昭、天順初爲忠義前衛吏。英宗復辟。甫數月、欲遣都指揮馬雲等使西洋、廷臣莫敢諫。昭聞之、上疏曰。安內救民、國家之急務。慕外勤遠、朝廷之末策。漢光武閉關謝西域、唐太宗不受康國內附、皆深知本計者也。今畿輔山東、仍歲災歉。小民絕食逃竄、妻子衣不蔽體、被薦裹席、鬻子女無售者。家室不相完、轉死溝壑、未及埋瘞、已成市鬻。此可爲痛哭者也。望陛下用和番之費、益以府庫之財、急遣使賑卹、庶饑民可救。奏下公卿博議。言雲等已罷遣、宜籍記所市物俟命。帝命姑已之。同上

昭爲衛吏、而能極陳災傷之狀、沮人主好大喜功之思、識見閎遠、詞義激切、當時廷臣、愧此多矣。民間困苦、摹寫曲盡、讀之驚心慘目、與古之繪流民圖以獻者、寧有異哉。

餘杭蔣嘉、家貧棄儒、從刀筆爲郡吏、藉之養親。事祖母繼母至孝。人以冤苦投、無不救解。成化二年、一夕暴卒。至廣廷中、見主者呼曰。汝壽當終。念汝事親純孝、篤性懇至。況復公門積德。許回生、增壽三紀。夫公門案牘、奉公守法。勿以賄賂未得、置而不行。勿以舞文弄法、乘威嚇詐、加意苛求。勿圖報、勿務名、勿辭難、勿始勤終怠。耐心委曲成就、而後止。若力量不能、亦要勤勤懇懇、使寸心無愧。蓋拯彼患難、全彼身名、救一命、活一家。不特一人所關、實其祖宗父母相延之興廢也。況鍾九載黃堂、政治丕顯。徐晞財色不苟、濟困扶危、歷官二品。楊旬減囚積德、子奪大魁、皆案牘中所爲、得此顯榮特報。則而效之、福報不爽。嘉以此言敬錄於廳事。其後濟人益力。由吏曹辦事、得陶文襄之舉、歷官憲副。子儼、登第、傳鄉舉、僖名儒、嘉壽至百歲。

蔣君爲吏、敦孝積德、死而復生、爲善之報、已不爽。尤可幸者、主者所言、入情入理、步步着實。覺案牘中有許多方便利濟之道、隨人可行、隨地可施、實公門中萬金良藥也。蔣君因此益加力行、遂以致富貴顯榮之報。願爲吏胥者、將主者此言揭之壁間、以爲朝夕之警焉。

商輅之父、爲嚴州府吏、平生周急濟危、容過憫孤、積善好施、人多稱其隱德。在吏舍、嘗勸羣吏奉公守法、不可舞文害人。諸縣囚解府者、公委曲申救、多所全活。一夕太守遙見吏舍有光、翌日問羣吏家夜來有何事。對曰。商某生一子。太守異之、語其父曰。子必貴。命抱來看。看訖、命張黃羅傘伏送還家、即輅也。後三元及第。人生必讀書

一人之施濟有限、能勸羣吏人人爲善、方是無量功德。人徒羨三元、爲曠世所希、不知皆其父自爲府吏時積累所致也。

顧芳、弘治初年間、爲太倉吏典。凡迎送官府、停泊於城外賣餅江溶家。後溶被盜誣、至下獄。芳集衆訴其

寃。遂得釋。滐以貧不能報。願將十七齡少女。送顧芳爲妾。芳固却之不可得。暫留月餘。使妻具禮送還之。後江滐益窘。鬻女於商。又數年。顧考滿赴京。撥韓侍郎門下辦事。一日侍郎他往。顧偶坐前堂檻下。聞夫人出。趨避。夫人見其貌。似昔日恩主顧芳。使婢問之。曰。君得非太倉顧提控明制一品衙門吏曰提控乎。顧曰。然也。夫人跪而拜。乃言曰。是吾恩主也。吾受君之賜。復賴某商以女相畜。嫁充相公少房。尋繼正室。今天幸相逢。當爲相公言之。侍郎歸。乃備陳首末。侍郎曰。仁人也。上其事於朝。孝宗稱嘆。命查何部缺官。遂除芳禮部儀制司主事。生三子。皆中高第。享年百歲。同上

明其寃而却其報。全是一片至誠之心。何嘗逆料此女之必貴。且有相遇之日哉。惟無望報之心。而後之獲報乃愈奇。甚矣善事之當爲。天道之不爽也。

王文莊公鴻儒。甫成童。作書端勁。以貧依親屬爲府史者。從治文書。郡守段公堅見而奇之。留居府中。衣食之。親課其業。遂入郡學。爲諸生。提學副使陳選。嘗識其文曰。是經世之文也。居鄉試第一。成進士。授南京戶部主事。遷山西提學副使。劉忠宣公薦於孝皇。歷遷吏部左侍郎。以甄拔爲己任。崇奬實行。不純采虛名。嘗曰。濟天下事。惟誠實者能之。趨名者亦趨利也。不見夏忠靖王鹽山乎。唯知有朝廷。而不知有親黨。唯知有天理。而不知有身家。如是社稷生民乃攸賴云。近古錄

士之能書而貧難自給者。爲人傭書。猶是以筆代耕。硯田餬口之事。如今之貼寫清書。皆此類也。此中豈無有志之士。毋遽目爲賤役凡夫事也。文莊公之志行卓卓。何嘗以傭書稍爲貶損哉。

鄭某。號樂泉。福建莆田人。父珏。郡學生。將貢而斥落。爲藩司吏。官龍泉典史。九載滿職去。有惠政。民懷之。樂泉事父孝。長遊燕趙間。遇賊。以己金予之。而完鄉人所寄之金。寄者請分。固却不受。同上

明制生員被黜者。罰充書吏。鄭以微員而有惠政。所去見思。愈於坐守一氈。無所短長者矣。子孝且義。其流澤豈有既耶。

蔚能。陝西朝邑人。起家吏員。由光祿寺典寺卿。進禮部右侍郎。在光祿三十餘年。未嘗持一禁臠歸家。嘗偕僚聯名。疏請查入內供應器皿。下禁獄。問所繇。能奮曰。上怒不可測。能老矣。當獨任。不以累諸公也。降官。未嘗有後言。藏書

一事當羣情畏避之地。公道一時難明。有人能擔當一分。則受庇者不少矣。蔚公只此一節。亦足知其平日爲吏。存心利濟。非沾沾一身之計者也。

楊自懲。鄞縣人。初爲吏。存心仁厚。時令好苛刻。自懲常爲寬解。不使含寃。日久。令大信之。家甚貧。私遺一無所受。而囚人在禁無食者。撤己食之粥以濟之。令鞫事。常怒一罪人。自懲從旁請曰。如得其情。哀矜勿喜。喜且不可。何況於怒。令爲之霽威。生子守陳。吏部侍郎。謚文懿。次守阯。吏部尚書。孫茂元。刑部侍郎。茂仁。四川按察使。俱以名節著。今科第猶綿綿不絕。此上天福善之不爽也。迪吉錄

一片哀矜惻怛之心。隨處而施。故能使大令信服。而全活甚多。宜子孫之鼎盛也。爲書吏而欲昌厥後。當以此爲法。

黃岡王恩旻。爲縣刑房吏。有被盜誣者。陷獄中。王心知其枉。力言於令。獲釋。恩旻後以三考爲泰州判官。歲大水。值巡方御史至。恩旻具饑民冊。求請發賑。御史弗許。王抱冊投水中。御史憫其意。令人急拯之。允所請。丁憂歸。卜葬山中。見一處形勢完美。恐不能得。徘徊久之。遇前被誣者。曰。此非王恩人乎。何爲至此。語之故。且指其處。曰。此我家山也。吾荷再生恩。豈惜此一抔土乎。遂扦葬焉。孫濟。進士。官參政。曾孫廷瞻。

官大司寇。廷陳。官翰林。與李夢陽。何大復等。號稱嘉靖七才子。至今科第聯綿。黃圖縣志

王之脫人於獄。特心知其冤而白之。非爲買山計也。其人雖感激。亦不知此山之可以報王也。十餘年後。兩相需而適相遇。似冥冥中有陰相之者。語云。陰地由於心地。於此益信。身在官衙。此等被誣於盜之事。所見不少。盍惻然動念。爲之解救。培此方寸善地。比之百般計巧以圖吉壤。不且逸而有此獲耶。

徐一元。字在川。崑山人。任交河主簿。先曾在嚴文靖公幕。因三吳大水。爲草疏上之。得請。全活數百萬人。後子孫皆貴。至五世孫乾學。庚戌探花。秉義。癸丑探花。元文。己亥狀元。同胞三及第。從古未有。人以爲世德之報云。配命錄

玉峯徐氏。兄弟甲科。一門鼎盛。其先世積德行善。定非一端。此事載配命錄中。與家乘相合。尤信而有徵者。故并錄之。以爲世勸。凡地方水旱災傷之事。動關民命。官司雖有職掌。而心力或多不周。身在公門者。果能盡心籌畫。力圖救濟。雖無顯名。必有厚報。此正所謂陰德也。

萬曆戊戌狀元趙秉忠。父某作邑掾。有襲蔭指揮繫寃獄。趙力出之。指揮感極。無以爲報。請以女奉箕箒。趙搖手曰。此名家女。使不得。強之。又曰使不得。如是再四。竟不從。後其子上公車。途有拊其輿者曰。使不得的中狀元。如是者再。及第歸。語其父。父太息曰。此二十年前事。吾未嘗告人。何神明之告爾也。丹桂籍

救人之寃。甚力。却人之女。甚堅。掾吏中之忠信而正直者也。子中大魁。而若或示之符契。正以見天不負善人。雖未嘗告人之言。鬼神無不陰識之也。

徐珪。應城人。爲刑部典吏。先是千戶朱能。以女滿倉兒付媒者鬻於樂婦張。紿曰周皇親家也。後轉鬻樂王袁璘所。能歿。妻聶訪得之。女怨母鬻己。詭言非己母。聶與子劫女歸。璘訟於刑部。郎中丁哲。員外郎王爵。訊得情。璘語不遜。哲笞璘。數日死。御史陳玉。主事孔琦。驗璘屍。瘞之。東廠中官楊鵬從子。嘗與女淫。教璘妻訴寃於鵬。而令張指女爲妹。又令賈校尉屬女。亦如張言。媒者遂言聶女前鬻周皇親矣。奏下鎮撫司。坐哲爵等罪。復下法司錦衣衛鞫。索女皇親周或家。無有。復命大臣及科道廷訊。張與女始吐實。都察院奏哲因公杖人死。罪當徒。爵玉琦及聶母女當杖。獄上。珪憤懣抗疏曰。聶女之獄。哲斷之審矣。鵬拷聶使誣服。鎮撫司共相欺蔽。陛下令法司錦衣會問。懼東廠莫敢明。至鞫之朝堂。乃不能隱。夫女誣母僅擬杖。哲等無罪。反加以徒。輕重倒置如此。皆東廠威劫所致也。臣願陛下革去東廠。戮鵬叔姪。並賈校尉及此女於市。謫戍鎮撫司官極邊。進哲爵琦玉各一階以洗其寃。臣一介微軀。知禍必不免。顧與其死於東廠鎮撫司。孰若死於朝廷。願斬臣頭以行臣言。帝怒。下都察院考訊。抵以奏事不實贖徒還役。時孫磐以進士觀政在部。上疏謂近諫官以言爲諱。而非寵倖觸權奸者。乃在胥吏臣竊羞之。珪後以薦授桐鄉丞。歷贛州通判。以平盜功。擢知州。明史

直道自在人心。朝野豈無公論。惟持祿保位之勝。遂致依違顧忌。明知其非而不敢言。徐君一刑曹吏耳。絕無顧忌。痛切指陳。存天下是非之公。正國家刑罰之失。典吏之名。榮於公卿臺諫矣。

吳成器。休寧人。由小吏爲會稽典史。倭三百餘。刦會稽。爲官軍所逐。走登龕山。成器遮擊。盡殪之。未幾。又破賊曹娥江。擢浙江布政司經歷。旋授紹興通判。論功。進秩二級。成器與賊大小數十戰。皆捷。身先士卒。進止有方略。所部無秋毫犯。士民率於其戰處立祠祀之。同上

成器禦寇立功。居然將帥之才。而出身亦由小吏。是胥曹中不惟可以習吏治。并可以講武略也。其所以每戰必克。士民愛慕者。尤在於秋毫無犯。孰非本平日好行方便。不肯妄取之心。所推而暨之者乎。

猗氏人原良相者性愿謹明末爲倉老人受郭某交代皆平斛及役滿而代之者荆某也其人狡黠故尖其斛折數多良相夜寢倉中拜禱於神夜分忽有紅光見東南隅繼聞空中擲米聲覺米大充溢漸逼臥處質明則倉廩悉滿縣令聞之往驗溢米六十餘石人以爲忠厚之報云（隴蜀餘聞）

當含冤莫訴之時而鬼神爲之默濟其厄忠厚之報彰彰若此世有爲善不免受累而天獨巧於相報皆此類也

萬曆間增城縣獄卒名亞鐺（音如阿來）者素稱樸健值臘月逼除獄有重囚五十餘人號哭不止聲聞於外亞鐺亟止之問其故衆曰歲朝將臨合邑之人無不完聚我等各有父母妻子不能相見且係重犯勢不可出是以悲耳亞鐺俯首良久曰無難也我與爾等約今夕各還爾家俟正月二日齊來赴獄我釋爾罪應死爾俱不來我亦死爾來而或失一人我亦死爾人人來我至壽盡亦死等死耳何如行此善事而死也是時法網闊疎且值改歲不甚嚴稽悉放回家明年初二日前囚陸續而至按名呼入不失一人亞鐺鼓掌大笑曰善哉遂趺坐而逝獄衆感德浣濯其體而加漆焉以其事言於縣縣上巡按御史請爲縣獄之神今肉身尚在獄中（觚賸）

以獄卒而縱囚雖不可爲訓然其輕視一己之死而切於救衆人之死則固仁人義士之所存心也以視凌虐囚徒因而爲利者何啻什伯哉

江陰門軍張旺恨一鄰家一夕匿火將焚其室道經觀溝有畫師吳碧山未寢聞步履聲窺而見旺有怪鬼數百隨行頃見旺回則皆青衣童子前導詰旦叩其故旺曰我恨某不能已本欲焚其室既而默念冤冤相報將無已時故止旺自是猛然回首棄家入山修道遂證仙果（丹桂籍）

一念殺機兇鬼隨之一念悔悟吉神導之公門中人常作是想則欺人害人之心作發即止雖未能證道登仙而轉禍爲祥逢凶化吉所得已多矣

櫟陽尉郭鄩困頓無一善狀親友漸相疎斥每困倦時見二物如猿跳躍其旁心甚惡之却之不得後自悔過折節改行忽一日二物見形作人言曰我乃主世之災耗者君有罪故來相擾今君有悔過遷善之心當從此逝矣（同上）

災耗二物竟至有形可見今人處此必思所以祈禳之術豈知悔過遷善遂不復相犯所謂人有善念吉曜照臨者也吏役中有機巧過人而動遭刑辱困窮不免者焉知非二星作祟之故尚其以改行從善爲祈禳之上策乎

潘奎爲本郡掾慈仁好拯物太守御下嚴胥吏無敢啓口有豪甚殘暴往往誣陷殺人賄諸役煆鍊人無敢辨一日當審錄退奎伏地爲諸囚白冤并數豪不法事甚具守乃覆訊得實悉解放捕豪下獄後奎於吏舍生子守夢諸神騎乘鼓吹送一兒至吏舍醒而念曰有德者必有後是潘奎家也月給粟周之所生子即尚書恩也（江南通志）

鄉豪之誣陷良善惟恃錢多足以餉啖吏胥耳使吏胥盡如潘也雖錢如山積技何所施潘真仁人也義士也雪冤枉除民害功德最大神物降生克昌厥後夫復何疑

朱仲南爲縣主刑吏景泰末無錫大饑民無食者羣聚而之有穀之家强貸焉有穀之家指爲盜上之郡郡守擬以辟仲南爭之曰法當笞足矣守怒其徇榜掠甚毒嚴訊至再無異辭獄以不成英宗復辟諸囚邀赦出仲南曰我爲小吏活三十六人亦可以無負矣遂解役歸（同上）

强貸有應得之罪坐之以盜則失入矣仲南揆情準法執之甚堅甘受榜掠而不辭即使終不邀赦而在我之心已盡可無愧於三十六人也主刑之吏均當以此爲法

李太宰邦彥父曾為銀工或以為誚邦彥羞之歸告其母母曰宰相家出銀工乃可羞耳銀工家出宰相此美事何羞焉智囊

銀工之子為相此必其能行善事積有陰德與尋常業冶惟利是計者不同此正可為白屋出公卿行善獲美報者立一榜樣世人遇此往往不稱羨之效法之而反有薄之之意何所見之謬也胥吏之役不賤於銀工而以讀書識字之人處是非法紀之地苟欲為善積德較之一手藝人更易推廣試觀古今來祖父為胥吏而子孫登科第作公卿者在在有之三復李母之訓當益思其致此之由而厚自培植也

方麟號節菴蘇州崑山人棄舉子業為商未幾棄商為郡從事即府吏也其友怪而問之方翁曰子烏知士之不為商不為從事而為商與從事之不為士乎會歲歉盡出所有以賑饑乏朝廷義其所為榮以冠服選授建寧州吏目方翁不赴惟竭力農耕殖其家樂善好施以士業授二子鵬鳳皆舉進士志節較然有聲朝宁顧太史九和云吾等見翁與二子書亹亹皆忠孝節義之言出於流俗類古之知道者陽明子曰古者四民異業其要在有益於生人之道而已自王道熄而學術乖人失其心交騖勢利以相驅軼於是有歆士而卑農榮宦遊而恥工賈夷考其實射財罔利有甚焉方翁士商從事之說隱然有當於古者四民之義是以二子皆敦古道敏志於學其居官臨民務在濟世及物求盡其心也王陽明集

論尋常擇術郡吏不如為商商又不如為士也然苟以濟世為念則又不在此論如方翁之棄士商而為郡吏豈知其有益於人乃在士商之上耶得陽明之論可以勵世之為郡吏者更可以愧世之為士商而不如郡吏者

吳江朱大經繇吏員任倉大使甫半歲乞歸訓蒙度日取予不苟令公劉時俊訪求邑中善士鄉者或以大經對公書匾具禮差養民官旌其廬近古錄

由吏員而得官人所視為進身媒利之階者也乃不半歲而乞歸其志遠矣苟無善行何足動有司之景慕也以塵埃趨走之吏為矜式一鄉之人是故君子貴乎自立

段常浙江鄞縣人初為功曹掾有患疫癘者衆徙以避常曰夫舍中人皆兄弟也而急乃棄之乎躬視湯藥或竟夕不還其人有妾而弗䙝也素不貞潔衆疑之常每往必與僕偕明燭達旦久之人始服其至誠云後移役蘭谿晨出路遺一青布囊中有金也歸而懸諸廨舍往跡其人於士所俄有泣而至者曰我里役也掌收都料持五十金輸縣時天未曙假寐道左會縣官倉卒至前驅辟而遺之死無償矣常即挈而授之其人以十金為謝常曰君謂有還金而望取分者耶辭而去後奉化尹曹蘭谿尹唐同食於棘闈談及段掾事歎曰孰謂世無好人哉同上

此種居心行事求之古人中亦不可多得雖以掾吏終身而聞其風者足使貪夫廉薄夫敦其功不在夷惠下也

韓樂吾名貞字以中興化縣人陶甓為生居破窰中受業於心齋仲子漸習識字粗涉文史久之學有得以倡道化俗為任無論工賈傭隸咸從之游隨機因質誘誨之顧化而善良者以千數有縣令某聞而嘉賞之遺米二石白金一鍰受米而還其金令問政對曰儂窶人無輔左右第凡與儂居者幸無訟牒煩公府此儂所以報明府令檢案牘稽之果然益敬禮焉號曰樂吾從祀鄉賢觀感錄

樂吾一窰匠耳而曰講學以倡道人鮮不異而笑之今觀其因人誘誨從遊者化而善良與居者均無訟牒則其功又豈在講學者下哉吏胥託身官府苟能隨事勸導為之解紛而釋怨其人之樂從而有益也又豈在窰匠下也

李可從字信吾陝西盩厔人慷慨有志略充才官明季闖賊犯河南信吾倡義勤王隨督師汪喬年監紀

孫光祿討賊臨行抉其一齒留其家與妻訣曰此行誓不殲賊不生還家無憶我有齒在也賊陷襄城信吾從汪公抵死出敵汪數目之曰爾何官信吾曰才官耳願效死命汪奇之城破汪自刎未死罵賊被磔孫亦被執賊方加刃信吾以身蔽翼遂同遇害其子顯招魂葬於西郭襄城人爲表其墓曰義林顯孤貧能自立講學明道崛起關中爲理學宗工一時賢達皆尊師之即所稱李二曲先生也（李氏家乘）

襄城之陷一時三帥望風而靡信吾以營卒捍衛督帥同死王事襄城士大夫招魂以葬私謚忠武有以哉有子二曲讀書行孝蔚爲儒宗雖未仕宦而顯親揚名莫大乎是所以報信吾者不亦厚與

李珠字明祥泰州人充州吏事州守王瑤湖聞學有感勇決嗜學躬體實踐久之名聞遠邇士大夫異其爲人爭相褒美珠遜謝不居惟以導人爲善爲功課一時州縣吏書皁快感化遷善者甚衆有欲棄役就學者珠曰苟實心爲善在公門尤易施功何必棄役聞者歎服珠事親極孝母歿不能葬及期數日前啓壙得天全錢百緡珠號天泉適與錢合人皆以爲孝感所致後配享崇儒祠李二曲曰道無往而不在學無人而不可苟辦肯心何論儔類若明祥者可以鑒矣安得各衙門吏書盡如明祥之慷慨篤信則有益於官民有造於地方非少孰謂公門非行道之地耶（觀感錄）

善莫大於及物德莫厚於感人而能感官衙之人使之共遷於善此中所全更多蓋勝於享高爵厚祿不能有所化導者多矣奚必棄役而別求利濟哉

周蕙字廷芳號小泉山丹衛人爲戍卒年二十聽人講大學首章奮然感動戍蘭州守墩聞容思段公集諸儒講理學時往聽之有聞即服行久之諸儒令坐聽既而與坐講既而以爲畏友有疑與討論焉遂殫力就學篤信力行慨然以程朱自任有總兵恭順侯吳瑾者聞其賢欲延教其子先生固辭或問故曰吾軍士也召役則可若以爲師師豈可召哉聞者歎服侯遂親送一子於其家以受教嘗正冠婚喪祭之禮示學者秦人至今遵之迨老以父遊江南歷險蹤訪歿於楊子江人皆稱其孝而又重悲其死云後崇祀鄉賢李二曲曰小泉先生崛起行伍之中闡洛閩絕詣以振頹俗遠邇嚮風賢愚欽仰思菴薛子不遠數千里從之學卒得其傳爲一時醇儒其後呂文簡公又問道於薛以集關中大成淵源所自皆先生發之有功於關學甚偉然其初特一軍卒耳甚矣人貴自立也（同上）

廝養中有此大人物可見人性皆善力學在人無人不可與講學無地不可以爲學也始則爲人所役繼則爲世所師天爵尊於人爵也凡役於人者慎毋視爲可以不學薄待其身哉

程品廬陵人崇正間以吏員謁選至京適武舉陳啓新以疏請罷科目考選擢爲吏科給事品抗疏糾啓新其略曰啓新非叅科目也是壞國體也廢孔孟也孔孟之書修齊平治之要立身行政之本忠孝節義由此而出罷推知考選語尤不經按臣巡方有入境有考核有復命有歲叅有風聞又有大計黜陟法網不爲不密賢者自應選舉以風世不肖者自應擯斥以示懲云云（吉安府志）

程以吏員出身而力言罷科目考選之非其心之大公無我已可槪見至謂孔孟之書爲忠孝節義所從出是眞讀孔孟之書而身體力行者莫謂吏胥中無讀書有得之人也

歐陽光任興國人爲邑掾以公事至吉安拾遺金一囊守以待士者訊得實完而歸之居家多賑貧乏掩枯胔鄉閭仰其善行（激水志林）

人自厠身公門每以天下無不可取之財方將設詐以攘奪之遇一切貧乏急難之人則更漠然不

復動念矣今獨拾金不昧又復賑貧乏掩枯骨卹此而觀其於衙門必不肯為非理橫索倚勢害人之事莫謂吏胥中無輕財好義之善人也

王璋字豐年浙江人以掾吏起家康熙時知興國縣精強有幹才政治多所興釐閩海降兵屯墾邑中璋條請按籍授田析置諸鄉俾不得聚處合勢卒伍有宄法者按律繩之皆斂戢不敢動以鹽政罣誤去後屯弁應耿逆煽起為寇擾騷者數年故老皆言使王侯無去當不至此也同上

以掾吏起家於民生吏治留心已久故為令多所興釐更能約束悍卒以衛善良使故老思之不置可謂賢矣事在康熙間流風未遠尤足慨慕也

朱瑾字玉衡直隸肅寧縣人母早故事父能得歡心鄉里有孝子之目家貧棄儒業為府刑曹吏醇謹無欺為府官所信任交河縣貧民韓爵拾糞夜起遇羣盜脅令負贓至廟中賊分贓畢以布衫遺爵誣為盜首縣擬重辟瑾廉得其情力請於府竟得開脫爵知之貧無以報將子女為奴婢瑾峻拒不納曰此官府明察我無與也又本邑染布舖內殺人縣吏視為奇貨株連闔村十家苦累不堪瑾力言於府立令省釋悉追償所費被誣之村至今尸祝焉壽終七十生三子俱庠生孫闢庚戌進士今任山西祈縣知縣

執役官衙窺見官府審理獄囚有所省釋方且攘為己功乘機詐取不苛索於事先必受謝於事後況拾糞被誣闔村株累實由瑾一言而釋者耶力行救人之事而不居其功不受其謝吏胥中有此婆心盛德宜其後嗣之克昌也

桂林陳弘謀榕門編輯　　崑山葛正笏搢書　長洲張鳳孫少儀　同訂

臨川李安民書臣參校

戒錄

張湯。杜陵人。父為縣吏。湯為兒時。守舍。鼠盜肉。湯掘得鼠。掠治訊鞫。取鼠磔堂下。父視其文辭。所作獄辭。如老獄吏。大驚。遂使書獄。父死後。湯為長安吏。遷太中大夫。與趙禹共定律令。務在深文。為廷尉。治獄必舞文巧詆。深刻吏多為爪牙用。湯始為小吏。乾沒。取他人利以為己有也。與長安富賈交私。及列九卿。陽收接天下名士。巧排大臣。自以為功。為御史大夫七年。有罪自殺。漢書

張湯為酷吏之首。其深刻殘猛。自兒時已然。雖若出於天性。要因其父生平作吏。務以刀筆為事。湯耳濡目染。不覺習慣成自然也。磔鼠之舉。已見後來殘酷之端。父不聞有義方之訓。反使書獄以寵異之。遂致舞文巧詆。卒殺其身而不悔也。

趙禹。斄音貽人也。以佐史補中都官。用廉為令史。公府屬吏。事太尉周亞夫。亞夫為丞相。禹為丞相史。府中皆稱其廉平。然亞夫弗任。曰。極知禹無害。然文深。用文法深刻。不可以居大府。武帝時。以刀筆吏積勞。遷為御史。至中大夫。與張湯論定律令。作見知。知而不告。吏傳相監司以法。互相稽察。盡自此始。禹為人廉倨。為吏以來。舍無食客。公卿相造請。禹終不行報謝。務在絕知友賓客之請。孤立行一意而已。見法輒取。亦不覆案求官屬陰罪。嘗中廢。已為廷尉。始條侯卽亞夫以禹賊深。及禹為少府九卿。治加緩。名為平。以老徙為燕相。有罪免。同上

禹為丞相史。府中既稱其廉平。獨周亞夫謂文深不可任。真至言也。觀其歷躋通顯。秩非不尊。而與張湯輩論定法律。為嚴刑之始。卒以罪免。亦為法自斃之報也。

嚴延年。字次卿。東海下邳人。其父為丞相掾。延年少學法律。為郡吏。補御史掾。舉侍御史。為涿郡太守。所誅殺甚衆。郡中震恐。三歲。遷河南太守。其治陰鷙酷烈。曲法深文。冬月。傳屬縣囚。會論府上。流血數里。河南號曰屠伯。左馮翊缺。上欲徵延年。符已發。為其名酷。復止。後以府丞義上書奏延年罪名十事。下御史丞按驗。坐怨望誹謗政治。不道。棄市。初延年母從東海來。到雒陽。適見報囚。決囚大驚。因數責延年曰。幸得備郡守。專治千里。不聞仁愛教化。有以全安愚民。顧乘刑罰多殺人。以立威。天道神明。人不可獨殺。我不意當老見壯子被刑戮也。行矣。去汝東歸。埽除墓地耳。遂去歸郡。後歲餘。果敗。同上

殘酷成性。真與屠者無異。一死不足以快天下之心。獨惜其母賢智若此。而不能化誨其子也。傷哉。

陳萬年。字幼公。沛郡相人。為郡吏。察舉。至縣令。遷廣陵太守。入為右扶風。遷太僕。萬年廉平。內行修。然善事人。賂遺外戚許史。傾家自盡。以丙吉薦。為御史大夫。子咸。字子康。以任為郎。有異材。抗直。數言事。刺譏近臣。萬年嘗病。召咸教戒於牀下。語至夜半。咸睡。頭觸屏風。萬年大怒。欲杖之。咸叩頭謝曰。具曉所言。大要教咸讇同諂也。萬年迺不復言。同上

萬年自郡吏以至九卿。皆以諂諛得之。雖富貴終身。齷齪實甚。尚欲以衣鉢傳授其子。真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得志一時。貽笑萬世。自好者不為也。

王溫舒。陽陵人。少時椎埋掘冢也為姦。已而為吏。以治獄至廷尉史。事張湯。遷為御史。督盜賊。殺傷甚多。稍遷至廣平都尉。擇豪吏十餘人為爪牙。皆把其陰重罪。縱使督盜賊。快其意所欲得。遷河內。捕郡中豪猾。相連坐千餘家。上書請大者至族。小者乃死。家盡沒入償贓。溫舒具私馬五十疋為驛。自河內至長安。奏

行不過二日得可論報流血十餘里其好殺行威如此張湯敗後徙爲廷尉復爲中尉溫舒多諂善事有勢者即無勢視之如奴有勢家雖有姦如山弗犯無勢雖貴戚必侵辱舞文巧請所窮治大抵皆靡爛獄中無出者其爪牙吏虎而冠多以權富貴後有人告溫舒受員騎錢及他姦利事罪至族自殺其時兩弟及兩婚家亦各自坐他罪而族光祿勳徐自爲曰悲夫古有三族而王溫舒罪至同時而五族乎溫舒死家累千金同上

溫舒本無賴慘刻之人又復爲吏以事張湯得以逞其慘刻之技殺人至流血十餘里爲自古所未有其身死家滅且同時五族獲報之慘亦自古所未有也慘刻之人豈可一日在公門以肆其毒耶

尹齊東郡茌平人以刀筆吏稍遷至御史事張湯督盜賊以斬伐爲治爲淮陽尉誅滅甚多及死仇家欲燒其尸同上

在公門中縱不能有恩惠於人且勿結仇怨於人尹齊死後至不能保其尸怨毒之於人甚矣

咸音減宣揚人以佐史給事河東守稍遷至御史及丞治淮南反獄所以微文深詆殺者甚衆後爲右扶風捕吏上林中射中苑門宣下吏坐大逆當族自殺同上

捕吏公事也射中苑門無心之過也情輕法重至坐大逆之罪蓋緣生平好爲深文每將公事中偶然過誤煅煉成獄故天亦以此報之耳

趙繡涿郡蠡吾人爲掾吏涿大姓高氏賓客爲盜賊吏不敢追太守嚴延年遣繡按高氏得其死罪繡見延年新將心內懼即爲兩劾欲先白其輕者觀延年意怒乃出其重劾延年知其如此索繡懷中得重劾即收送獄殺之同上

事無兩可法有一定只須依理持平自可立身無過吏人引律查例往往心懷觀望陰持兩端不明道理昧却良心故繡本欲避禍反以觸禍可鑒也

陳遵字孟公杜陵人少爲京兆史日出醉歸曹事數廢大司徒馬宮謂爲大度士不以小文責之舉爲令後以擊賊有功封嘉威侯居長安中每大飲賓客滿堂輒關門取客車轄投井中雖有急不得去遵容貌甚偉略涉傳記贍於文辭性善書請求不敢逆所到衣冠懷之唯恐在後起爲河南太守久之復爲九江及河內都尉凡三爲二千石更始至長安遵爲大司馬護軍使匈奴還留朔方爲賊所敗時醉見殺同上

遵爲吏時以酒廢事既貴不改卒以醉見殺其豪俊之才甚可惜也耽於麴蘖者當知所儆惕矣

王立池陽人爲獄掾縣令舉立廉吏府未及召太守薛宣聞立受囚家錢責縣案驗乃其妻獨受繫者錢萬六千受之再宿立實不知慙恐自殺同上

獄掾之妻亦有受賕之事足見獄中人號呼望救百計營求千古一轍也立失於不知慚恐自殺則其真廉也可知爲吏者不但檢束自己幷須防閑家人共知法守乃免於刑禍

韓安國爲梁中大夫坐法抵罪獄吏田甲困辱之安國曰灰死不復燃乎田曰燃即溺之後安國爲內史田士匿韓曰田不就官我滅爾宗田肉袒謝卒善遇之同上

遇人在患難中即使死灰無復燃之日亦當加意存恤況屈伸何定始困終亨不可勝數柰何止知目前可逞不復留人餘地耶幸是大量人不計舊怨反善遇之然相形之下益覺前日之小人情狀無地自容矣

周紆爲南行唐長到官諭吏人曰朝廷不以長不肖使牧黎民而性讎猾吏志除豪賊且勿相試遂殺縣中尤無狀者數十人吏人大震後漢書

吏所以佐官理民者也不相倚而相仇爲其猾耳人性皆善而猾吏方且趨於惡猾吏不除民生不安故人側目非殺之無以彰公道而快人心不然吏人亦赤子也何至於此思之思之

王忳廣漢人仕郡功曹州治中從事舉茂才除郿令到官至斄亭亭有鬼數殺過客忳入亭止宿夜中聞有女子稱冤之聲忳咒曰有何枉狀可前求理乎女

子曰無衣不敢進恌便投衣與之女子乃前訴曰妾夫爲涪令之官過宿此亭亭長無狀枉殺妾家十餘口埋在樓下悉盜取財貨恌問亭長姓名女子曰卽今門下游徼者也恌曰汝何故數殺過客對曰妾不敢自白日自訴每夜陳寃客輒眠不見應不勝感恚故殺之恌曰當爲汝理此寃勿復殺良善也因解衣於地忽然不見明日召游徼詰問具服罪卽收繫及同謀十餘人悉伏辜遣吏送其喪歸鄉里於是亭遂清安（同上）

此亭長殺一家十餘口劫取財貨慘毒極矣彼方謂其跡已滅豈知怨鬼爲厲必使之伏其辜而後已也身在公門所謂攫財害人之事以爲必不破敗而其後卒至破敗無能解脫者其相報之巧往往如此可畏哉

黃蓋爲吳石城長石城吏特難檢御蓋至爲置兩掾分主諸曹教曰令長不德徒以武功得官不諳文吏事今寇未平多軍務一切文書悉付兩掾其爲檢攝諸曹糾摘謬誤若有姦欺者終不以鞭扑相加教下初皆怖懼恭職久之吏以蓋不治文書頗懈肆蓋微省之得兩掾不法各數事乃悉召諸掾出數事詰問之兩掾叩頭謝蓋曰吾業有勑終不以鞭杖相加不敢欺也竟殺之諸掾自是股栗一縣肅清（智囊）

長以誠教而掾以詐應殊負一番委任之意此所以見殺也

征東將軍胡質以忠清著稱子威亦勵志尚質爲荊州刺史威自京師定省家貧無車馬僮僕自驅驢單行既至十餘日告歸質賜絹一匹爲裝威受之去帳下都督（軍吏）先威未發請假還家陰資裝於百里外要威爲伴每事佐助行數百里威疑而誘問之既知乃取父所賜絹與都督謝而遣之後因他信以白質質杖都督一百除吏名（晉書）

吏胥於官之親戚子弟無不竭力趨奉者無非依附聲勢以爲媒利之計耳胡君清忠勵節軍吏無隙可乘及其子還家乃先期請假候之百里之外陽爲結伴陰助其費可謂巧於逢迎矣豈知其父子清操如一不惟不得其懽反以自取其辱爲吏而交結內衙獻媚左右者均當以此爲戒

元嘉中南康平固人黃苗爲州吏受假違期行經宮亭湖廟禱於神希免罰坐還家當上豬酒苗至州皆得如志還竟不過廟行至都界中夜船忽自下至宮亭湖有烏衣三人持繩收縛苗詰廟階下神遣吏送苗山林中鎖腰繫樹但覺寒熱舉體生斑毛爪牙化爲虎形性欲搏噬歷五年神乃放還以鹽飯食之體毛稍落經十五日還如人形後八年得時疾死（述異記）

衙門人誆騙是其慣技幾於無日無之故其視神亦以爲可誆者矣以人化虎事雖不經然作吏者平日弱肉强食呑噬良民其心已與虎狠無異戾氣所感形質隨之而化此理之無足怪者耳

隋大業中有京兆獄卒酷暴諸囚囚不堪其苦而獄卒以爲戲樂後生一子頤下肩上有若肉枷無頸數歲不能行而死（迪吉錄）

以獄囚爲戲樂之具可謂別有肺腸殘忍成性生理已絕所生之子形貌不全有同桎梏理也非怪也不知其心亦嘗感然一動否

義寧中豫章郡吏易拔還家不返郡遣吏追拔見拔言語如常亦爲設食使者迫令束裝拔因語曰汝看我面乃見眼目角張身有黃斑徑出門去一至山麓卽便成三足虎豎一足卽成其尾（異苑）

黃苗化虎尚復人形於五年之後此則永爲異類矣要皆其平時積惡害人之所致也世之嫉吏者每曰虎而冠虎而翼言其貪殘之性有似乎虎也觀此兩事卽吏卽虎非特如之而已爲吏者其猛省於人獸之關乎

主書滑渙久司中書簿籍與內官典樞密劉光琦相倚爲姦每宰相議事與光琦異同者令渙往請必得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弟泳官至刺史及鄭餘慶爲相與同僚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叱之未幾罷

爲太子賓客。其年八月。渙贓汚發。賜死。日知錄

渙以中書吏。交結內官。納賄招權。傾動朝野。參預國政。目無公卿。餘慶叱之而卽罷退。是宰相皆爲所操縱矣。乃不旋踵而贓發見誅。平生勢燄一朝俱盡。雖有狡兔三窟。奚益哉。

湯銖者。爲中書小胥。其所掌謂之孔目房。宰相遇休暇。有內狀出。卽召銖至延英門付之。送知印宰相。由是稍以機權自張。廣納財賄。韋處厚爲相。惡之。謂曰。此是牛裝滑渙矣。乃以事逐之。同上

滑渙之惡已稔。故罪至於死。湯銖之權方張。故罪止於逐。由前而觀。則爲湯銖者。誠不如滑渙威權之重。由後而觀。則爲滑渙者。又不如湯銖得禍之輕也。然湯銖當日。方酷慕滑渙之所爲。苟非被逐不至於滑渙之勢盛而禍烈焉不止。噫。世間貪贓犯法之吏。後先相望。不惟不以爲鑒。反從而倣傚之。殆不可解。

劉自然。泰州人。天祐中爲吏。管義軍案。因連帥李繼宗點鄉兵。捍蜀城。紀縣百姓黃知感。名在籍中。自然聞其妻有美髮。欲之。誘知感曰。能致妻髮。卽免是行。知感歸語其妻。妻曰。我以弱質託於君。髮有再生。人死永訣矣。君若南征不返。我有美髮何爲。言訖。剪之。知感深懷痛愍。既迫於差點。遂獻於劉。而知感竟不免徭戍。尋歿於陣。是歲自然亦亡。後黃家驢產一駒。左脇下有字云劉自然。邑人傳之。達於郡守。郡守召自然妻子識認。其子曰。某父平生好飲酒食肉。若能飽啖。卽父也。驢遂飲酒數升。啖肉數臠。食畢。奮迅長鳴。淚下數行。劉子請備百千贖之。黃妻不納。日加鞭撻。後經喪亂。不知所終。劉子亦慙憾而死。迪吉錄

假公事而髡人之妻。卽使能爲出籍。亦未必不遭陰譴也。髮猶如此。況於詐取財物。至令賣男鬻女者哉。世俗言及惡報。輒曰變驢變狗。不必實有其事也。怨毒之必報。理自如此。

潘逢爲吏。有民因罪而法未合死。潘曲殺之。後見形爲祟。他人卽不見。惟聞語聲云。陰中論爾。須去對之。潘召人禁呪厭劾。不能除。每日同飲食行坐。惟不入國門。潘問之。何不入其門。曰。我是鬼。門神不與入。潘曰。爾是官殺。何相執。不能取我命。空朝夕繫綴何也。鬼曰。爾不上文字。官焉能殺我。蓋緣爾命未盡。是以隨之耳。靈應錄

吏之務爲深刻者。動云尚有官府作主。與己無干。豈知一字輕重之間。伯仁由我而死。怨氣必不能銷也。下筆時安可不慎。

衢州一里胥。督促民家租賦。民家貧無以備殆。秖有哺雞一隻。擬烹之。里胥恍惚間見桑下有著黃衣女子。前拜乞命。云不忍兒子未見日光。里胥驚惻。回至屋頭。見一雞哺數子。其家將縛之。意疑之。不許殺。遂去。後再來。其雞已抱出一羣子。見里胥向前踴躍。有似相感之狀。里胥行數百步。遇一虎跳躑漸近。忽一雞飛去。撲其虎眼。里胥奔馳得免。至暮。從別路仍至其家。已不見雞。問之。云朝來西飛去無蹤。里胥具說見虎之事。遂往尋之。其雞已斃於草間。羽毛零落。自後一邨少有食雞子者。同上

柳子厚有云。悍吏之來吾鄉。叫囂乎東西。隳突乎南北。雞犬不得寧焉。追呼之擾。比比皆是。天使一雞巧示報應。欲需索者惻然動心。灑然變志耳。

郎吏馮球。家最富。爲妻買一玉釵。奇巧直七十萬錢。先是相國王涯之女。請買此釵。王曰。我一月俸金卽有此。豈於爾惜之。但一釵七十萬。妖物也。必與禍相隨。女不復敢言。數月。王知前釵爲馮球所買。歎曰。郎吏而妻首飾如此。其可久乎。後未浹旬。馮爲蒼頭鴆死。卒符王涯所料云。迪吉錄

宰相之女。嫌其貴而不買之釵。郎吏之妻。買之若不費力。非其家貲厚薄不同。一釵。惜福一折福耳。世之以胥吏致家富饒者。其什物用度色色美麗。多在官司之上。猶且誇耀鄉里。賣弄豪華。要之皆其速亡之兆也。果有餘貲。何不周給窮戚。施濟鄉里。爲窮人所不能做者。做一二件。庶幾免於悖出之後患。

陸元方子象先。爲河東按察使。小吏有罪。誡遣之。大吏白爭。以爲可杖。象先曰。人情大抵不相遠。謂彼不曉吾言耶。必責者。當以汝爲始。大吏慙退。嘗言天下本無事。庸人擾之爲煩耳。第澄其源。何憂不簡耶。唐書

共事公門。朝夕相對。有朋友之誼。卽當有體恤之情。小吏有罪。大吏不能勸誨於前。有罪方當爲之分過。乃爭白於官。以爲可杖。此中實不可問。陸公公恕之論。可使誣陷同類之猾吏愧死矣。

李日知爲刑部尚書。不行捶撻而事集。有令史受勅三日。忘不行。日知怒。欲捶之。既而曰。人謂汝能撩李日知嗔。受李日知杖。不得以爲人。遂釋之。吏皆感悅。無敢犯者。臣鑒錄

官之於吏。原以相資集事者也。吏有小過。不加鞭撻。所以養吏之廉恥。亦正見官之公恕也。爲吏者因此生感。生奮。豈非兩全之道。若以爲不足畏而玩視之。甚或以爲有所私厚於己。而陰以爲利。不但負恩。實爲自棄。得禍豈淺鮮哉。

唐有一吏貸軍吏吳宗嗣錢二十萬不還。逾年。宗嗣忽見此吏衣白來。潛入廐中。俄而馬生白駒。問其家。吏正以是日死也。駒長。賣之。適合所欠之數。丹桂籍

貸錢不還。或由力不能償。未必有心圖賴也。尚爲馬以償之。可見人之財帛。不容妄取。取之生前。必使償之身後。冥冥中不啻有持籌而握算者。若爲吏而倚勢欺公。非理橫索。較之貸錢不還者。喪心尤甚。業報更當何如。

包孝肅公之尹京也。初視事。吏抱文書以伺者盈庭。公徐命闔府門。令吏列坐階下。枚數之。以次進。取所持案牘徧閱之。既閱。卽遣出。數十人後。或雜積年舊牘其間。詰問辭窮。蓋公素有嚴明之聲。吏用此以試且困公。公悉峻治之。無所貸。自是吏莫敢弄以事。文書益簡矣。天府雖稱浩穰。然事之所以繁者。亦多吏所爲。本朝稱治天府。以孝肅爲最者。得省事之要故也。却掃編

吏胥猾獪之技。歷來如此。然畢竟有何用處。徒自取罪戾而已。

張詠在崇陽。一吏自庫中出。視其鬢畔有一錢。詰之乃庫中錢也。詠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足道。乃杖我耶。爾能杖我。不能斬我也。詠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千錢。繩鋸木斷。水滴石穿。自仗劍下階斬其首。申府自劾。崇陽人至今稱之。宋史

吏胥稍知律例。每以數未滿貫。罪不至死。肆志爲之。不復顧忌。不知飲啄前定。點水難消。且貪饕無厭。積少成多。放利多怨。偶一發覺。刑禍竟不可測。此卽繩鋸木斷。水滴石穿之意也。

包孝肅尹京。號爲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辯。我與汝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畢。果付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辯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捽吏於庭。杖之七十。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抑吏勢。不知乃爲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爲姦。固難防也。夢溪筆談

此計誠巧。但以捶楚而易錢財。細思終不直得。銜門中竟有以代杖爲業者。傷父母遺體。博酒食醉飽之樂。下愚不爲。柰何反以爲得計也。

吉水猾吏。於令始至。輒誘民數百訟庭下。設變詐以動令。如此數日。令厭事。則事常在吏矣。葛源攝令事。立訟者兩廡下。取其狀視。有如吏所爲者。使自書所訟。不能書者。吏受之。往往不能如狀。窮之。輒曰。我不知爲此。乃某吏教我所爲也。悉捕劾致之法。訟故以少。斷獄龜鑑

爲官者方慮事多。爲吏者惟患事少。事少則官不能欺。難於弄權也。此種慣弊。至今人共見聞矣。雖極狡詐。究何益哉。

宋初吏人皆士大夫子弟不能自立者。忍耻爲之。犯罪許用蔭贖。祖父作官。曾有恩蔭者。子孫爲吏犯罪。准折贖也。吏有所恃。敢於爲奸。天聖間。吏毋士安犯罪。用祖令孫蔭。詔特決之。仍詔今後吏人犯罪。並不用蔭。又詔吏人投募責

狀在身無蔭贖方聽入役苟吏可用蔭則是仕宦不如為吏也誘不肖子弟為惡莫此為甚禁之誠急務也燕翼貽謀錄

祖宗之蔭不能庇不肖之子孫吏有出身名家者當努力自愛毋重辱其先也

皇祐中趙及判流內銓始置闕亭凡有州郡申到闕即時榜出以防賣闕部吏每遇申到匿而不告州郡丁憂事故有申部數年而部中不曾榜示者吏人公然評價長貳郎官為小官時皆嘗由之亦不暇問太宗皇帝曰倖門如鼠穴不可不塞也遂嚴禁之同上

賣缺之弊自昔有之當綱紀肅清自無所施其伎倆凡起文出結惟宜秉公速辦以成人之功名不得勒措錢財高下其手也

中書五房吏操例在手惟顧金錢去取任意所欲與即檢行之所不欲或匿例不見韓魏公為相令刪取五房例及刑房斷例除其冗謬不可用者為綱目類次之封謄謹掌每用例必自閱自是人始知賞罰可否一出宰相五房吏不得高下其間智囊

多立條例原以防吏胥之奸不知例愈多而用例愈巧益佐其奸耳此種伎倆千古一轍故韓魏公釐定章程而吏不能任情高下孰謂清官難出猾吏手也為官者固不可不知而吏亦當深以為戒

宋時經略府承差某奉檄辦公止於驛舍怒驛卒服事不恭及去以飼馬殘草投於井中謂己無再過之期矣未幾復奉差過此時天暑渴甚臨井汲飲昔日殘草在內不及細視哽喉氣塞而死配命錄

官司差人狐假虎威到處肆橫以為排場應如此豈知顯報即在眼前耶可異者驛卒原無加害之心而承差自作自受何相報之巧也

寇萊公為樞密院王旦在中書吏倒用印寇公即行懲責後樞密吏亦倒用印中書吏人亦欲王懲責以報前怨王公問眾吏曰汝等且說他當初責爾等是否眾吏曰不是公曰既不是豈可學他不是陳鎰王文同為御史每入院陳或後至王輒命鳴鼓集諸道御史升揖諸道與堂吏皆不服一日陳先至堂吏請擊鼓陳曰少待豈可學他王至愧甚曰吾自知氣質浮躁不及陳公遠矣言行彙纂

為吏者罔識大體樂於有事每因文移禮貌間小有不平輒聳動長官展轉報復及至嫌怨日積傷僚友之和悞國家之事吏獨何所利於其間哉觀二公之度量宏遠以德服人為吏者亦可以爽然失矣

蘇渙知衡州時耒陽民為盜所殺而盜不獲尉執一人指為盜渙察而疑之問所從得曰弓手見血衣草中呼其儕視之得某人以獻渙曰弓手見血衣當自取之以為功尚何呼它人此必姦訊之而服斷獄龜鑑

奸徒作事瞞人未有不自取敗露者況人命乎弓手殺人棄其血衣可謂巧於掩飾矣不知呼儕同視意在嫁禍實己自留破綻也諺云若要人不知除非己莫為願作弊嫁禍之胥役嘗嘗三復此語

眉山有人竊蘆菔根而所持刃誤中主人尉幸賞以劫聞獄掾受賕掠成之太守將慮囚囚坐廡下泣涕衣盡溼參軍程仁霸適過之知其冤謂盜曰汝冤盍自言吾為直之盜果稱冤移獄於公公既直其事而尉掾爭不已竟殺盜公坐逸囚罷歸不及月尉掾皆暴卒後三十餘年公晝日見盜拜庭下曰尉掾未伏待公而決前此地府欲召公暫對我叩頭爭之曰不可以我故驚公是以至今公壽盡今日我為公荷擔而往暫即生人天子孫壽祿朱紫滿門矣公具以語家人沐浴衣冠就寢而卒後子孫果壽至期頤累世貴顯而尉掾之子孫微矣東坡題跋

程君一念慈悲不但得享天年而且澤流後裔尉掾有心煅煉非惟死不旋踵而且子孫式微善惡報應彰明較著若此閱之當為毛骨悚然

元符中宜春尉遣弓手三人買雞豚於村墅閱四十日不歸三人妻訴於郡守守責尉尉紿曰有盜已得

其窟穴遣三人往偵久而不返是殆斃於賊手願自往捕久之無以復命適見四鄉民耕於野從吏持二萬錢買之使詐爲盜曰他日案成不過受杖數十耳四人許諾遂縛詣縣送府黃司理治之獄成將擇日赴市黃念四人無兇狀詰得其實欲出之郡守不允强黃書押四人遂死越二日有皁衣持挺押縣吏二人追院中二吏同時四吏暴卒又數日攝令死尉亦死郡守越四十日中風死一日黃見四囚拜曰某等枉死上帝弁欲逮公某等感公意哀求四十九日始轉許三年及期黃果見四人復至遂洞泄血痢而死監徵錄

枉殺四人而官吏之死者倍之豈不可畏世之捕役緝盜不獲往往誣指平民以塞責而主刑之吏又從而文致其罪皆難逃此種寃報也

陳貫爲三司副使惡一胥狡猾欲逐之胥奉事彌謹歲餘並無壞事貫亦竟善待之貫偶宴客付錢令辦胥明日攜十歲女賣於東華門揚言曰陳副使請客所需十未付一今不得已賣此女也因密結邏者使聞於內貫以此罷官後胥惡死滅門感應篇注

官知胥之狡猾因無壞事不加斥逐竟善待之其馭下也公而厚矣宴客而發錢令辦更非違法擾索之事乃胥無隙可乘即藉此而中傷官長誠事出情理之外者也觀其揚言曰副使宴客胥今賣女最易駭人聽聞計則巧而心實險毒矣宜其有滅門之禍也

孫奮爲扶風吏尅取民財遂至巨富大將軍聞其富索白珠十斛紫金三千兩不與坐以叛逆抄沒貲產併逮家口相繼滅絕同上

吏以巧猾之才憑官衙之勢橫行鄉曲尅剝小民自謂惟我獨强不知更有强於彼者隨其後而鈔奪之且并其家口而滅絕之悖入悖出之理章章如此諺云螳螂捕蟬豈知黃雀在後可爲猛省

潤州一監征官與務胥盜官錢皆藏之胥官約之曰官滿分以裝我胥僞諾之既代去不與一錢監征不敢索悒悒渡楊子江竟死於維楊胥得全賄遂富告歸買田宅是年妻孕如見監征褰帷而入即誕子甚慧長喜讀書使之就學二十歲登第胥大喜盡鬻其產挈家至京師其子調官南下已匱乏至中途子病罄所餘召醫及維楊而死胥無所歸旅寓貧索無聊亦死可談

監征而盜官錢此不義之物胥獨吞之以爲彼固無可柰何也迨其人隱忍而死益喜更無後患可以安享終身矣豈知子喪財盡客死道途與監征同一結果吁可畏哉

常山吏魁徐信主上直道會有一道人贈以詩云一方眼目共推尊禍福無門却有門夜半忽傳人一語明朝推背受皇恩徐大刻之石未幾詹峒作梗誘其罪於徐夜半省劄下竟伏極刑癸辛雜識

吏而曰魁其恣肆橫行可知一旦惡貫既盈身遭奇禍道人能預示之而卒不能解免之也雖陽爲奉道奚益哉

廬陵法曹吏嘗劾一僧致死具獄上州時妻女在家方紉縫忽見二青衣卒手執文書自廚中出謂妻曰語爾夫無枉殺僧遂出門去妻女皆驚怪汗流視其門扃閉如故吏歸具言之吏甚恐明日將竊其案已不及矣竟殺僧僧死之日即與吏遇諸塗吏旬日竟死迪吉錄

天地間極惡之事一有悔心便可轉移惟衙門中下筆如山立案成鐵縱有懺悔之心而死者不可復生豈能償其誣陷之罪慎之慎之

徐文獻公琰元至元間爲陝西省郎中有屬路申解到省誤漏聖字案吏指爲不敬議欲問罪公改其牘云照得來解內第一行脫去第三字今將元文隨此發下可重別申來時皆稱爲厚德長者輟耕錄

院司書吏於各屬申文凡錢已到手者雖有訛謬必爲掩飾照應不然則吹毛索瘢無所不至竟有挾官府以不得不駁之勢不知適中其攫取之計也遇徐公則其計窮矣吏亦何利而爲此哉

周景遠爲南臺御史分治浙省每日與朋友往復其書吏不樂似有舉刺之意大書壁上曰御史某日訪某人某日某人來訪御史見之呼謂曰我嘗又訪某人汝乃失記何也第補書之因復謂曰人之所以讀書爲士君子者正欲爲五常主張也使我今日謝絕故舊是爲御史而無一常寧不爲御史不可滅人理吏赧服而退同上

書吏舞弊作奸懼不爲官長所容則窺伺長官陰私以爲挾制把持之計奸蠹伎倆往往如此非必盡出於公也御史本無所私故不加譴怒使之懷慙而退至於親故往來官場原不能廢倘有所干請則豈能不爲謝絕此又居官者所宜知也

胡鏌爲雲南布政使庫有羨金數千兩吏告云無礙官帑例得歸公鏌曰無礙於官不有礙於民乎叱之明外史

官衙攫取非義不曰無礙則曰舊規吏胥之聳動其官以遂其染指皆由於此不知財物非從天降不取於民於何得之不礙官則礙民二語喚醒貪官汚吏多矣

王克敬爲兩浙鹽運使温州解鹽犯以一婦人至克敬大怒曰豈有逮婦人行千百里外與吏卒雜處者汚教甚矣自今毋逮著爲律令夫人生之禍多矣刑獄爲甚刑獄之禍慘矣妻孥爲甚苟能於此存心體察則捶楚自不妄施囹圄自無冤繫矣臣鑑錄

罪人不孥法中之仁也况惡捕快往往以牽及婦女餽圖詐索更有私繫而汚辱之者最傷天理試念己若犯罪忍令辱及妻子乎報應非遠衙門中人皆不可不常作是想也

黄鑑蘇州衛人厥父善舞文起滅詞訟蕩人產業爲害不少晚生鑑登正統壬戌進士以青年美才獲寵眷爲近侍蘇人咸曰父苦事刀筆而子若此何天理耶景泰間寵渥益甚後駕自北還禁錮南宮及復位以舊恩待鑑陞大理少卿朝夕召見無期一日上御內閣露一本角微風颺之命取以觀乃鑑所進禁錮疏上數曰不意鑑之奸有是耶亟召鑑至擲此本視之鑑連呼萬死伏誅遂滅族吁使鑑寵不及此何能報之深耶迪吉錄

大凡巧於害人者天亦巧以報之鑑父舞文害人而鑑科甲顯仕似乎便宜不知鑑之首鼠兩端卽其父舞文之餘智也自謂巧於固寵不知卒以此滅族禍以遲而彌烈舞文之報抑何巧耶

戴月湖南靖人爲書手與儕假印勾攝害人甚多後發覺其儕俱承伏充軍月湖狡不肯招止問徒死於驛中一子行衢少年能文後忽狂酲窩盜或告之官官初猶不信鄉里共證之乃死於獄無嗣婦與盜通流落街市爲乞丐衆共指其業報云同上

譸張爲幻造物最忌忍刑不服原屬漏網身雖末減卒使其子若婦墮落火坑爲世訕笑悲夫

陳霽巖爲楚中督學初到任江夏縣送文書千餘角書辦先將照詳照驗分爲兩處公夙聞前道有駁提文書難以報完者必乘後道初到時賄囑吏書從照驗中混繳公乃費半日功將照驗文書逐一親查中有一件駁提該吏書者混入其中先暗記之命書辦細查戒勿草草書辦受賄竟以無弊對公摘此一件而質之重責問罪革役後照驗文書更不敢欺智囊

吏胥慣計無不於新舊任交代時乘其倥偬而舞弊一遇有心人其弊立見卽或未卽查察而事久未有不破者一事僞而百事皆爲可疑何苦以一身試法哉

施汴盧州人爲營田吏恃勢奪民田數十頃其主退爲耕夫不能自理數年汴卒其田主家生一牛腹有白毛方數寸旣長稍斑駁不逾年生施汴二字點畫無缺道士卲修嘿親見之迪吉錄

此與貸錢吏之爲馬劉自然之爲驢報應相同天道昭彰有債必還有冤必報身在公門者當知世間無可佔之便宜也○鄉前輩鄭季兌先生爲余言灌陽縣有某被一衙蠹陰謀詐害至於妻鬻子賣田產均爲所有某猶羈囹圄中後漸知蠹之爲謀中心飲恨常在獄中數曰吾此生不能報怨蠹亦垂老死誓當變蛇入其冢中吮其腦以洩此忿耳獄卒問得其故爲之惻然因與蠹交好乃言於

蠱遂懊悔。一日持酒肉入獄。與某飲。某既積怒。又恐蠱其設害。不敢近。蠱再三告以懊悔之故。且言爾田地現在。願卽給還。予爲代贖妻。可另娶。某初不之信。蠱於獄神前立誓。許爲立券。獄卒從旁勸之。其怒氣頓舒。遂彼此暢飲。某大醉而嘔。有黑一虫長半寸。其形如蛇。蠱益悔悟。遂設法保之出獄。一切悉如前約。兩人竟保全無害云。然則輪迴生死。雖屬佛家常談。而積怨既深。累世莫解。冤冤相報。亦事理之所必至。錄中頗採及輪迴之說。正以見胥吏作惡積怨之報。不於其生前。必於其身後耳。

秀州書吏陸某有因當杖。受勢家厚賂。陰誘官坐重法死。因魂常隨陸不去。每陰雨。因輒前立。陸曰。汝且去。我自來。不數月。嘔血死。感應事實

原情定罪。出入輕重。絲毫不可假借。自奸吏受勢家厚賂。便能增飾情罪。使當杖者竟至論死。官且爲其所用。手段可謂高强矣。及至冤鬼相隨。竟唯唯聽命。平日巧猾伎倆。至此獨無所用。豈非天奪其魄耶。試問所得之錢。至今尚能享受否也。○臨桂山峽邨。有李某窺鄰人有買猪錢八百文。鄰人局門外出。李入竊其錢。有幼子臥床驚覺。李遂殺之。攜錢遠颺。窮日竊夜行。不過二三十里。常覺幼子尾其後。抵飯店。店主具兩人食。詰之。則云適見進店有一小子相隨。何以不見。次日又行。覺滿目昏沉。不能遠去。自知冤魂不散。不得已轉回。邨衆執以送官。一訊立承。竟抵罪。此事余所親見者。然則冤鬼相隨。不去。前立索命。事理之所必有。未可以爲幻也。

米信夫。浙西人。爲縣吏。柔狡譎捷。里有大家。兄弟二人。以父死紛爭。因唆其弟以訟其兄。結合官吏。破其家而有之。兄弟抑鬱而死。米繇由是富者二十餘年。至元戊寅。遭謀逆訟。牽連到邑。見吏儼如其弟。抑令招承。罄其貲沒焉。忿而訟吏於府。見府吏儼如其兄。抑令招承。與其妻女子息八人。俱死於獄。迪吉錄

公門中人。往往遇事生波。樂於興訟。但求飽己之欲。豈知人之傷骨肉。破身家。而己亦不免於奇禍也。凡見爭構。不行解勸。及拖延不結。故留訟端者。皆當以此類推。

夏元吉爲刑部尚書時。一吏持精微文書請押。因風吹。爲墨所汚。吏懼。肉袒待罪。公曰。風也。汝何與焉。爾起。次日早朝畢。至便殿。見帝請罪。曰。臣昨不謹。墨汚精微文書。上命易之。公退。吏猶懼甚。公於懷中出所易者。吏大感悅。配命錄

墨汚精微文書。其事似大。然畢竟過出無心。夏公是以寬之。卽不選。夏公不免受責。亦自無大罪。倘若納賄舞文。雖事較小。夏公亦未必寬也。身在公門。無心之過。原不能無。有心之惡。切不可有。擇禍莫若輕。觀過斯知仁。爲吏者可以知所自處矣。

王文成公守仁。仕刑曹。典提牢廳事。往時獄吏相沿取囚飯餘豢豕。豕肥。則屠之分食。先生覩之。惻然恚曰。夫囚以罪繫者。給糧飯之。此朝廷好生浩蕩恩也。若曹乃取以豢豕。是率獸食人食矣。如朝廷德意何。欲督過之。羣吏跪伏請寬。且諉曰。此相沿例也。亦堂卿所知。先生卽日白堂卿。堂卿是其議。先生遂令居豕。割以分給諸囚。獄吏到今不復豢豕云。近古錄

陽明先生。每以良心提醒人。以飯囚者飯豕。此良心上過不去之事也。推此。則剋扣囚糧自肥身家者。其罪更甚。此心不可一刻安矣。

史桂芳爲兩浙運使。於錢糧入不增毫末。出不減毫末。吏曰。從來無此舊規。公曰。有甚舊規。此心不可欺處。卽舊規也。史公年譜

自來剝民奉上之事。無不以舊規爲名。官府有意釐剔。而吏胥必以舊規爲解。故官吏之營私染指。無不從此二字生發也。不問舊規而問此心。其何說之辭。吏至此。計亦窮矣。

正德間。陳良謨與同年數人。公車北上。至王家營渡口。陳之家僮與土人爭毆。陳薄責家僮。婉諭土人。座中一同年某。忽怒罵曰。咄。爾何人。敢集多人。上官船行劫。反誣我家人毆爾耶。縛而撻之。其人叩頭乞饒。乃放去。在座稱其才能。某亦揚揚得意。語陳曰。兄何迂哉。今之爲官者。才能智略耳。天理二字。却用不着。陳撫然不答。某後爲紹興推官。以浮躁削職。疽發背死。配命錄

此人所爲。卽訟棍伎倆也。今之託身胥吏者。往往類此。且謂不如此。則與鄉愚等。不見衙門手段。故事入衙門。幾無公道。良善何以安生耶。

嘉靖間。錢塘陸姓爲郡吏。毛經歷愛重之。陸有女。經

歷有子約爲婚未幾經歷提問落魄歸時欲娶女以行而陸妻變計覓他女代之經歷不知也既歸而其子學日進取科第官至操江都院移檄郡中取陸陸驚喜且懼及至操都偶他出先入見夫人夫人曰我父切莫提前事陸惶恐曰何敢言全賴夫人看顧也操院歸禮意甚渥贈三百金送回且曰後尚有所遺歸而陸之親女至陸對所饋金潸然淚下曰悲汝命薄耳女亦悲不自勝鬱鬱而亡陸亦繼亡後有復來贈金者竟以無人而返夫興衰靡定豈可遽以眼前論人方陸易女時爲避其衰孰知乃避其興乎（言行彙纂）

經歷命官也而與郡吏聯姻其於郡吏亦云厚矣孰知郡吏尚欲負之則此吏平昔之貪財勢而忘道義已概可見其父欺心其女自然薄命即理即數萬事都如此也

孫一謙爲南部司獄舊例重囚米日一升率爲獄卒攘去又散時强弱不均至有不得食者因初入獄獄卒驅穢地索錢不得不與燥地不通飲食一謙嚴禁之自定一秤秤米計飯日以卯巳時持秤按籍以次分給其食甚均見囚衣敝時爲澣補獄卒無敢橫索一錢者（臣鑑錄）

銀鐺犴狴間何等慘況不加矜恤而復刻削爲利肆其欺陵殘忍極矣孫君一一經理遽使地獄化爲福堂彼禁卒因此不能橫索一錢似乎失却便益少造許多罪孽其得便益也多矣

萬歷間一馮姓者爲選司胥役以奸弊得重賄爲大冢宰所知參送刑部究擬時選君以體面不雅思力救之馮猶未知乃私自籌曰必牽引本官則問官有所礙而大冢宰亦不得不從寬乃供曰賄所以進選君某不過說事過錢人也問官疑或有此以語選君選君怒令從公嚴鞫之幣賄果馮自得妄扯本官以圖脫漏也竟擬重刑（感應篇註）

馮吏牽引本官使鞫者投鼠忌器有不得不寬之勢計亦巧矣乃反增其罪竟擬重刑非有鬼神顛倒其間由其良心已壞自入陷阱也吏苟事事不昧良心必不致身扞法網即不幸而獲罪亦必有可生之機耳

永福縣吏薛某專工嚇詐虛揑狀詞能飾無理爲有理以此致富一日延道士鄭法林醮鄭伏而起曰上帝批家付火司人付水司已而家產罄燼薛渡江溺死子以盜敗女爲娼（感應實事）

工於嚇詐又能飾無理爲有理其人心思必巧文筆尚通者也乃不用以彰明公道而用於詐揑狀詞才足濟惡遂致上干天怒備極慘報向使其天資愚魯或不惡充胥吏其積惡召禍當不至如是之甚也故吏之聰明有才者尤不可以不慎

池州邵道充郡皁隸索取財物滿意則喜不滿意則拳毆之官命行杖極力施刑斃杖下者不可勝數後得異病手足窘束遍體腫決如板痕糜爛痛不可言因自呼曰善惡終有報橋南看邵道卒至皮肉俱盡僅餘骨在（人生必讀書）

衙門行杖之皁隸視杖下之血肉淋漓幾同土石若非自遭異病遍體糜爛不足以動其痛楚之心天以此顯報即以此示警也惜乎悔已晚矣

沙縣舊官弊政立宰牛稅壽州進士方震孺爲沙縣令吏某以此銀進方問故吏曰每殺一牛入稅若干總計所得稅歲不下千金方愀然曰吾何以千萬物命換千金稅耶吏復以衙門成例已久去此則宰牛無所稽考不便更張爲言方怒將吏重杖并下令永禁如律久之牙儈以牛病且死告方勿與深求第令埋之由是沙之牛得全活者甚多（同上）

衙門有一種陋規即吏胥有一種染指遇有欲之官則以本衙出息爲言遇無欲之官則又以不便更張爲言其實無非爲自己染指起見舊官設此皆若輩慫恿成之此所以謂之猾吏也夫民間宰牛官不查禁反欲收稅名曰稽查實爲之主持令其肆殺耳杖其吏而革其稅猾吏之計無所施矣

章該居宅弘麗因缺用典張吏金張厚遺牙儈換作絕券後該益窘請求絕出券視之乃已絕矣有牙儈

押證。該仰天歎息。張父子同日失音死。感應實事

張爲吏書。僞作絕券。押證分明。是以章該有口不能分辨。但飲恨於心而已。而吏之父子。同日失音而死。其欲言而不能。與含冤者無異。天之示警。何其深切哉。

徐某富而狡。心涎一里隣房屋。隣饒不肯售。乃令人誘其子賭蕩。遂至傾家。竟鬻屋於徐。後二子五孫俱病。夢其祖告曰。比鄰某爲祟也。徐懼。向城隍禱。有一丐者。立廟中大言曰。夜間殿旁。見有人訴徐某誘其子蕩產。丐者亦不知誰。卽徐某也。徐聞益懼。歸而暴卒。同上

所欲圖者屋也。與其人原無仇怨。乃因其家富饒。遂誘其子賭蕩。使有不得不鬻之勢。及屋已售。而其家蕩然無餘。父子不能相保可知矣。此與佔房屋而無害於人者不同。故其獲報。至於子孫祟病。身亦暴亡。此種陰險。豈祈禱可免耶。愚亦甚矣。吏之因事陷害。破人身家。大抵如此。

青浦郊外有一貧民。賣得布銀二兩四錢。中路遺失。被同行一金姓拾得。金姓爲青浦縣差。貧民苦求不還。金反以催糧銀在身爲名。將貧民毒毆。貧民失銀。闔家生計無出。徑往城隍廟。哭訴神前。其夜金姓鄰人。俱聞金家有鎖鍊聲。明晨金不啓門。鄰人視之。金已跪倒床下死矣。原銀猶在床側也。丹桂籍

拾金不還。人情多有。惟其身爲縣差。可以催糧銀爲名。遂爾肆其毒毆。謂非此無以見縣差之威。豈知適所以厚其毒而速之死耶。噫。二兩四錢。爲數有限。而在貧民。已爲一家性命所關。失而受毆。不敢訴官。而哭訴神前。情迫極矣。試觀匍匐公庭者。類多奇窮極苦之人。我以爲所得無幾。而已絕貧民一家生計者。豈少耶。

廣東小吏丁宗臣。賦性刻薄。見人貧窮。則非誚之。見人急難。更傾陷之。生平所爲。毫無善行可稱。五子。一聾。一跛。一瞎。一癱。一兩手反背。飲食需人。親戚朋友。見宗臣皆以爲不祥。不與爲禮。晚年罷職。益困悴。乞丐而死。配命錄

此種性行。在鄉里愚民。尚足爲害。身充小吏。尤易肆惡。五子皆殘疾。何相報之顯而速也。今官衙中如此行徑之胥役。恐亦不少。烏得與之一說此等報應。以警其後也。

有一鄉愚。誤買賊衣。被捕擒獲。帶至古廟。弔打備施。哀告曰。我實不是賊。現有城中某係我至戚。喚來可問也。捕喚某識認。某見賊情。恐有連累。堅不認親。鄉愚被拷而死。某至家。卽見披髮流血之鬼。呼號索命。曰爾吝一言。見死不救。爾豈能免乎。我已告准閻羅。與諸捕共質地下矣。某暴卒。同上

止於懼累。不肯相救耳。尚且立遭冤報。甚矣害命之禍。速而且慘也。彼惡捕者。手斃良民。其刑禍不延及子孫不止。

湖廣盛某。爲縣刑吏。素性險惡。人號黑心。家富。欲造堂樓。苦地窄。與鄰張姓言。不允。盛密令大盜扳張。張不能辯而死於獄。妻竟以地售之。樓成。得一子。六歲尚不能言。一日盛在樓中。其子匍匐而至。盛曰。吾爲子孫計。故設此謀。今爾如此愚蠢。柰何。其子忽厲聲作色曰。爾何苦如此。吾非張某耶。爾以無辜殺我。謀我之地。我來此正圖報耳。盛大驚倒地。七孔流血而死。其子費盡財產。亦死。丹桂籍

身在官衙。執掌刑獄。唆盜扳人。何啻順風之呼。未幾而被誣者以死。佔地既得。樓亦遂成。就目前而論。可謂求得謀遂。豈知其所以報之者。卽在膝前之子也。世之豪猾致富。而其子蕩費不能守者。焉知非讐人之索債耶。

祝期生有口才。專一顚倒是非。尤好言人短處。雖端人正士。亦曲加詆毀。必敗其名而後已。晚年忽病舌黃。發時必須刀刺血出升餘乃止。一歲常發五六次。哀號痛苦。寢食俱廢。血枯而死。葬後尸爲羣犬所食。配命錄

有口才而顚倒是非。好言人短。詆毀正人。至自刺其舌。血枯而死。相報亦云巧矣。可畏哉。

山東莒城馬長史自恃有才。作惡多端。一日有星隕於其家。光彩燁然。久之乃變爲石。自是無日無訟獄

口舌疾病等事。逾年。長史歿。家人離散。房產積蓄蕩然一空。其石周圍數尺。色微紫。有紋如字。至今尚存。同上

有濟惡之才。而又身為長史。故能作惡多端。星隕化石。乖氣致異。不祥孰甚焉。

宜興染坊孀婦陳氏。有姿容。木商洪敬誘餌百端。終不可犯。夜將數木擲其家。明日以盜聞於官。又賄胥吏繫累窘辱。以冀其從。婦家焚香慟訴。未幾商入山販木。叢柯中突出黑虎。嚙商死。同上

此何等事也。亦肯受賄。為其窘辱。是公門胥吏無不可要之錢也。欲以長養子孫。斷無此理。

張奉素習刀筆。尤工剝民之術。凡官長至。輒教之虐取民財。官有其三。七歸於己。巡按唐公捕之。以計逃去。時四野無雲。忽為暴雷擊死。五臟如刳。丹桂籍

胥吏剝民之術。惟願官之多慾。而尚刻。一中其計。予取予求。無不如志矣。上司縱有訪聞。官必巧為掩護。黠吏之藏身甚固也。抑知王法可逃。天誅必不能貸乎。

歸安陸居貞隅。令江右大庾。庾有府吏寵於太守。其父曾充隸。前令竟延作鄉飲介賓。公至。召隸且令穿鄉飲巾服來。至。剝其巾服入庫。笞二十。遣之。此時太守尚在郡也。自是郡邑鄉飲嚴肅。不敢濫赴。近古錄

盛典濫邀。求榮反辱。即使官長姑容。難免鄉里恥笑。何如力行善事。積福於子孫。將不求榮而榮自至。有過於巾服者歟。

金忠於人有片善。必稱之。雖素與公異者。其人有他善。未嘗不稱也。一里人為吏。數窘辱公。及公為尚書。其人以吏滿來京師。懼不為容。公薦用之。或曰。彼不與公有憾乎。曰。顧其才可用。柰何以私故掩人之長。言行彙纂

金公之公而且厚如此。平時決無非理過情之舉。為吏者柰何輒窘辱之也。大抵吏胥狐假虎威。不分貴賤善惡。概以盛氣凌人。視為地位固然。恬不知非。不但斂怨非宜。其薄惡亦太甚矣。閱此能不憬然。

保靖州楊大、王周、錢火兒三人。同一馱儒漢。避雨崖下。俄而虎至前。三人共推馱儒漢出。以當虎。不意崖忽崩。虎驚而去。馱儒漢反得免害。而三人俱被壓死。丹桂籍

衙門中便宜之事。巧猾者睚為己有。至於勞苦之事。馱儒者當之。而巧猾者最善狡脫。然利即害之所伏。究竟巧猾之得禍更甚於馱儒。避虎之喻。何其切也。

建州吏林達。屢侵人所有。里中有葬父者。築墳一區。風水最吉。達造偽券。稱其父未死時。將此墳賣我。遂以己父遷葬其中。里人爭之不得。葬畢。達夢其父曰。福田在心。不在風水。上安有偽契欺人。奪人所葬。而享福利者。今反因此絕嗣矣。達與闔家俱病死。同上

偽契佔地。里人爭之不得。無非以林達倚特官衙善於舞弊之故。達方自以為得力於吏胥。鄉人亦豔羨吏胥之有勢。不知此正厚其毒。以待其自取絕滅也。向使告爭理屈。不過佔葬不遂而止。何至於此耶。倚官勢而盜葬者。可以省矣。

盧紘任江南糧道。偶臥病。適屬邑解銀二百四十兩。暫付管糧吏張瑞昌收。隨奉遣他往。比歸。則銀失矣。詢守宅人。皆謂嘗啓戶而入者。張僕吳勤也。獨臥於戶側者。曹僕陳美也。付捕快拷訊。俱不承。張訴之於城隍及南莊五僊。一日同房吏曹璘方伏枕。忽厲聲曰。呼瑞昌來。張至。謂曰。銀是曹璘僕陸賢盜去。欲以授伊父。以百兩置大門內僻處。適璘父出。賢倉皇却走。時有菜傭吳茂歇涼戶外。竊窺乘間挈以歸。詎意非其所有。甫至家。母暴卒。子復痘殤。未幾茂亦疫死。總以取不義之財。故死亡相繼也。其五十兩一封。被竊見者分散。已不可追。其九十兩今在樓下床底。陸賢盜銀。曹璘不知。即張瑞昌失銀。亦因前世欠伊銀一百二十兩。今失去一百五十兩。多三十兩。俱令瑞昌擔承。若再追賠。恐冤冤相報。無已時矣。曹醒。不知

所云。衆挾曹歸。索之床下果然。四照堂集

觀此。知取非其有。殃禍立至也。前生欠負。絲毫必償也。人間曖昧之事。官雖不知。神則鑒察也。一事而可以爲三戒焉。作吏者以此類推。則欺人之事弗爲。而妄取之心可息矣。